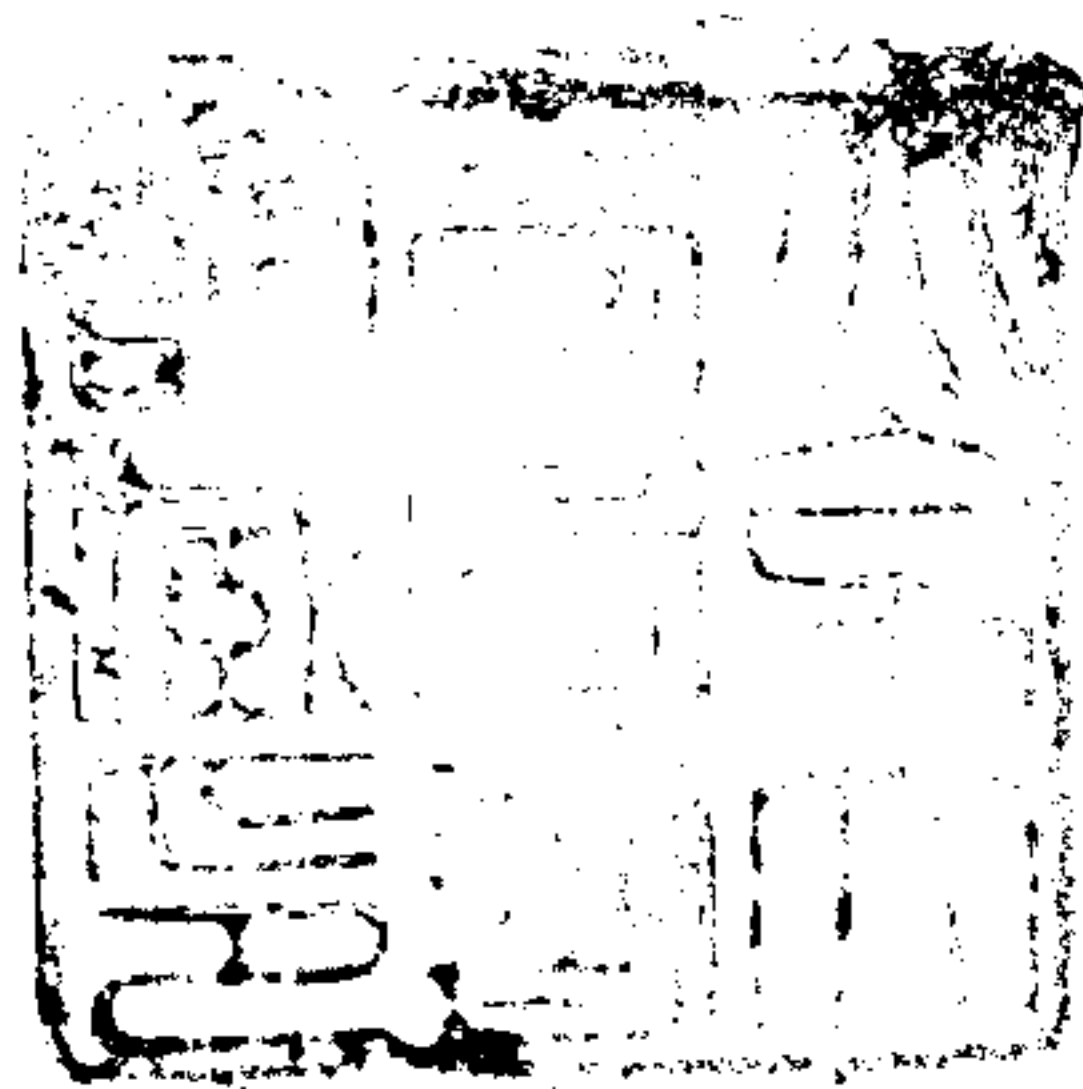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五九·史部·傳記類

- 孫徵君日譜錄存三十六卷（卷十六至卷三十六）〔清〕孫奇逢撰……………一
- 三魚堂日記十卷〔清〕陸隴其撰……………四五七
- 採硫日記三卷〔清〕郁永河撰……………六〇三
- 迎鑾日記三卷〔清〕宋 犖撰……………六三三
- 西藏日記不分卷〔清〕允 禮撰……………六九一
- 詞垣日記一卷〔清〕帥方蔚撰……………七二五
- 轉漕日記四卷〔清〕李 鈞撰……………七四三
- 求闕齋日記類鈔二卷〔清〕曾國藩撰 王啟原輯……………八一五

五五九·史部·傳記類

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光緒
十一年刻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一六八毫米寬二六八毫米

孫徵君日譜錄存二

〔清〕孫奇逢撰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十六

順治十八年辛丑七十八歲

後學 通州唐桂 校訂

在 世孫金桂 校訂

四月

初一日

別公路 翁園作客日之子喜煩過靜氣直花石閒
心入薜蘿謀生當世拙向友古人多歸路蘇門便
吾廬近邵窩

初二日

日譜

卷十六

兩兒自嵩嶽歸述兩室勝槩恍如置身於六十峯之
下歸夏峯當為一記以當臥遊

登封令阮節庵遣輿馬相迎以衰病不能赴嵩少之

約悵然賦此 長賦停雲對簡編臨河獨返剡溪

船遙瞻蘭發花為郭曾望鳧飛今是仙風雨何人

觀二室夢魂連夜過前川山靈笑我癡癡甚虛負籃

輿自在還

初三日

別翁園主人歸主人遣使討其中途宿止之地途過

王君祥赴蜀名山令仍作字寄方伯楊猶龍

晚春軍懷城外南尚莊為行塢宗伯別墅

顧伯玉來迎欲掃舊榻下之不得往

初四日

郭九如沈禹錫來迎禹錫欲邀入城以行迫辭之

伯玉手書 僕平生以友朋為性命今近八十矣

離友朋之樂無樂也有朋則山可樂水可樂即無

山無水亦可樂然我之所謂朋者固非泛泛類一

種有識趣人能起于匡其不逮然未可輕得也重

讓顧于伯玉其度幾乎去而來來復不忍去臨路

索書付此志勉

日譜

卷十六

二

晚宿中道庄

宗伯竹園有作 宗伯一頃竹栽栽欲插天深林可

避世甯直不聞喧惟來稽阮輩託此亦稱賢此皆

入嗜竹未窺竹之全清心與直節竹德有固然製

器前民用種竹勝種田誰知此一物三事俱備焉

我來臥其下魂夢覺清妍更羨衛武公漪漪洵斐

然宗伯晚嗜學氣化失其權流水響四圍明月照

前川勝遊應有述為作竹林篇

初五日

登月山 有引 嘗聞友人談月山幽勝恨不能登眺其

上辛丑四月自河陽歸薛宗伯遣人導之始得作
 竟日遊參崖登閣望太行嵩屋與黃河丹沁諸山
 水皆歷歷在目舉酒賦詩聊記歲月八旬老子尚
 於山靈有緣也 爭聞明月山突兀孤筇雖短興
 勃然無心翻作盡情遊攜幼穿林忘恍惚高閣危
 峯欲歛山僧佐之以蔬核極旨中原指顧間嵩
 嶽黃河恣飛越嶺頭尚滯欲歸雲洞口正啣初出
 月
 示萬鍾和尚 既不使酒養高歌便當坐禪消妄想
 告子勿求釋氏宗誰人於此能尋響

日譜

卷十六

三

初六日

至修武訪范精蘆為設榻因前其子一范有約口占
 以贈 中原推世德蘭桂復多賢學廢千年後道
 聞一日先甲兵元素裕風雅又爭傳好下南州榻
 閒留野客眠

初七日

漏下 刻始抵夏舉

初八日

始聞第二女孫云亡既憐其早失母又傷其未見父
 撫棺而慟者久之因謂諸子曰前王夢航太史女

歸甯病垂危欲送之夫家夫適應試於汴舅姑
 臣中夫馬已備而不忍其女之絕氣於途也
 於予予曰此便見慈父之心俗忘何足
 兒甫
 十九子歸五載既無母語母昔其母也况其婿亦
 在此讀書生死俱可無憾矣前日之告夢航者殆
 若為今日
 過二日移柩於舍東孝子廬復為詩
 一章 人生第一慘無母曰何特總之此苦腸女
 更不同子憶汝于歸時欲語不忍視去歲聞汝病
 每從中夜起今茲來歸甯舉家皆樂只憐汝父出
 遊絕不問家累比歸汝云亡撫棺慟何已乃知兒

日譜

卷十六

四

初十日

告親友 又孫云亡寒門薄德凡我親友見顧者如
 與孫婿有知請入賜弔其餘尊客槩不敢勞禮固
 各有主也

十二日

王五修自金陵寄書數百言搜剔微隱絕無自欺欺
 人之言此羅文恭嫡派也學者不痛無將就冒認
 到底只是的然第聞人有指摘陽明者意便不平
 此亦是為前入爭門面第求信心不必角口

蘇迴瀾名東在從二千里外致書修世好也其尊人
寰慶儀封廣文生平相與久而善予以出遊不及
親作報故紀之為存此段友誼

王君靜名麟九以書代贖

孫文正公曾孫存字易叔過訪夏峯修世好也

十三日

東許蘭陵 河陽領教邀有天絲嵩少之遊未果歸

途登月山頗足快天下事以有意失之無意得之
者大都多類是抵舍即欲趨晤因歲年長路神瘁
形勞尚稽此日前付楊猶龍方伯一函作名山王

日譜

卷十六

五

命過翁圖已面領去前札不必致也

十四日

送別蘭陵 年來書夢邗州月蜀道乘驄自衛河峽

嶺每從雲裏見旌軒重得雨中過題碑到處詩筒

滿考俗殊方紀事多倘遇虞山相問訊為言踪跡

久蹉跎

十五日

世之所以閱人者此晝夜耳自上古中古以至叔季
無非此晝夜之循環也人之所以閱世者亦此晝
夜耳自少而壯自壯而老無非此晝夜之循環也

有道時之晝夜安而樂無道時之晝夜促而憂非
晝夜不同而晝夜之所以閱人者不同也聖賢豪
傑之晝夜俯仰無慙姦雄庸愚之晝夜食寢有愧
非晝夜異而人之所以閱晝夜者異也從古此晝
夜從古此閱晝夜之人生而死死而生猶之晝而
夜夜而晝故易曰知晝夜則知死生之說此理甚
明輪迴之言愚昧殊不可解

十六日

贈李郎 道陵孫 懿祖詞壇久著名君能投筆續家聲
兩番過我思前好酒酒孤村對月明

日譜

卷十六

六

十九日

李國礎聯第後不 廷試歸省蘇門口占以贈 蘇

門山水幽且此中有伊人砥波靡短褐茅屋帶孤

雲書聲陸續林間起日手芸編對前賢家在穀皇

絕世界一朝射策走長安姓名驚注干佛裏羨錦

飛花趁馬蹄獨歸于舍娛菽水剝啄勞君顧夏峯

孤村濁酒挹蘭芷相對忘言意自深悠然實念君

于履曠臺並峙邵公寓姚許後先同一軌願言晨

夕素心人水色空濛山氣紫

二十一日

揭蓮六構斯暨諸兒過百泉為彭子凡築墓○飯夫
五載此中遊占得青山土半邱回首夏峯留戀意
欲仁仁得更何求

二十三

與田華石 弟自重懷歸來讀先生所刻示諸生文
感先生虛懷過甚鼓舞後學之意過切弟雖荒廢
愧非其人然亦不敢自外第有所見其不可者不
敢不告道喪學荒之後此事從不經人講說忽聞
此言人便驚詫轉相傳語波浪易生程朱不免於
偽學况其下焉者乎弟謂此事本同志共學之人

日譜

卷十六

七

不可得即平其情和其氣而不作危言激論者忍
亦難其人也昨以問病人城因病不能支遂不及
趨晤先生果不見棄相隄非還旬月之間可以一
會實有志於此道其聽其自來先生亦勿太疑心
也

二十四日

信社題辭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孔子會約也又
曰朋友信之蓋必主於信而後文章在是性道亦
在是則信天下萬世取友之極則也世之季也友
道凌夷凶終嗜末總成於不相信耳遂至感慨於

一人知己足不似管鮑之後不復有管鮑噫友道
至是尙忍言哉新鄉尚生感如讀書孟莊志在求
友以輔仁也因與尚兒注孫賢馬耿詣子結為文
社來請社名并社中條約予名曰信社且以喜聞
過戒勝心真實求信相勉勿徒襲取會文故事也
社中細碎之約是在諸子酌而定之務使有常而
已

二十五日

答韓子新 歸來值有女孫之慟然以感觸勞瘁衰
年遂不堪支今漸次復如初矣僕念吾丈常出門

日譜

卷十六

八

須家中安頓妥貼再作出遊此身精神幾何全然
花費在外面內便無至此真切之言不知果見信
否

二十七日

語蓮陸 學問無自得處到底是襲取徒切心勞然
非深造決無自得果熟則甘香出其中非覓而得
之也 學問到自得處便不膠於一轍雷雖行雨
亦能催晴誌定喜王生怒王殺既不得情烏能知
性 學問之道上因乎天而不與時逆下因乎地
而不與利逆中因乎人而不與和逆一逆則到處

謬戾天地之戮民也人情難平惡其不平也急欲

平之相激相搏其不平也轉甚何如靜以俟之咳

浪排天因風作勢風恬則浪自寂矣 嘗聞貧則

是道世上只有此一字可以安於無事之天顯名

者禍亦顯厚實者壽亦厚古今同慨 張文定不

治竊器之僕三十年不以告人只此識度何事不

平何力不辦 身隱者無濁名神隱者無清名古

今抱道之士不必有抱道之名皆所稱神隱者也

精神無主洗高竄其名在浮薄之世適足為患本

耳

日譜

卷十六

九

二十九日

與諸子曰忍耐不厭人乞假此仁人之存心也忍耐

不輕乞假於人此志士之處已也朝乞一毫暮乞

一毫則鳥不棲其林而况人可數求乎

與范射虛 軍懷歸來見督水公告多士文一幅弟

竊自愧而督水公亦未免多此一著講說也從來

學禁正病在多講孝弟力田人人具足只躬行二

字終身不能盡多一講說便生支節支節生而偽

學起矣程朱且不免况其下焉者乎弟已向督水

公囑其收拾此念老社翁亦不必向人多此一著

話頭也

五月

初一日

孝弟力田是人生第一等事盛世之風也世道衰微

人心巧偽只是不孝弟不力田耳此段風氣到底

銷鍊不盡時於田夫野叟見之雖猶然愚民之行

也哉卻是天地渾樸之氣散而未盡散者時留於

夫婦之愚故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

肖可以能行焉予行將次第其人焉之立傳偶談

於此

日譜

卷十六

十

初二日

哭李允繩 允繩訃來適子臥病既不能憑棺又不

能為位伏枕流涕語無倫次聊以寄哀嗣圖為君

立傳也 憶惜孔從初結契君為吾友之季弟嗣

後吾與君聯姻猶之彌子子路妻君內尚爾稱女

兄君兄事我毫無戾因之交好四十年出入追隨

已兩世君也攜家先出門擺脫塵緣無留滯師門

宗旨君能窺到處指示雲日翳成安夏峯鬱相望

守者行者無遺故君之心事我所知總不欲隱述

離際何必東海與西山只此已完拜墓誓願不足

此卷有餘二者不著可長逝病臥哭君泪已零悲
風日暮門獨閉

初三日

問交曰欲全交宜慎交君子定交而後處交定則不
改嘗見友人刻蘭譜一面半面之識皆列焉其人
之生不總不問嗣後相見顏色姓名總不記憶友
道之謂何而泛濫至此

初四日

總之一字可施之於人不可施之於己直之一字可
施之於己不可施之於人今皆反用之金忠節云

日譜

卷十六

十一

言惡不及人言善不及身此而不留意焉忠信亡
矣

初五日

無事不生事意常安閒有事不避事神常鼓舞若而
人者必所謂豪傑之士

初六日

理會本原而脫畧於事物者離精微而求廣大有此
廣大乎離中庸而求高明有此高明乎致知力行
不離日用飲食之常而得夫無聲無臭之妙此聖
學所以先致知也

初七日

書金忠節語錄後 予廿餘年自謂識金忠節誰知
未嘗識忠節也向止以忠節守負讀書抗節殉義
足盡忠節之大而不知其守負讀書抗節殉義皆
從深造自得中從容出之不費矜激不用安排真
所稱聞道其人與連日讀此編不忍釋手多創解
發前人所未發宗傳錄中不能不為君置一身也
其說具在請質海內學道諸君子

初八日

藏密於無形靜而無一物吉凶與民同患而萬物各

日譜

卷十六

十二

得其所堯舜孔孟之道六經四書之旨總不出此
得此要領靜非守寂動非玩物求志而天地之
位萬物之育氣象宛然達道也而聲色不大觀聞
俱冥淵默仍故此方是全體大用之學

初九日

問靜而存養是存養箇甚麼動而省察是省察箇甚
麼曰動靜各止其所故有存養省察之可言在靜
而養其動之源在動而察其靜之機此盡人以合
天之道也至若衆人以形質有蔽之身涉事物無
窮之變日向於動在靜亦動動靜皆非刻刻皆此

一書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版 反內

氣之奔逸放恣安所施存養省察之功哉不識得
不覩不聞卻去用戒慎恐懼在賢精神耳子曰智
者動仁者靜此得夫動靜之體者也不言省察自
無不省察不言存養自無不存養延平教人靜坐
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庶乎存養之意焉欲善動
亦必自能靜始故程子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

初十日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蓋謂帝德重華臣民敬
應其人安止其道光明治極矣乃虞廷授受何以
曰人心危而道心微我嘗思之此深明天道之言

日譜

卷十六

三

重其責於爲君之意非過激之語也自天地闢而
陰陽五行之氣日流行遷轉於其中孤陽常不能
勝陰陰故人心危而道心微勢必急須參贊付育
之至誠至聖以維持天地萬物於不毀然後危者
安而微者著皇帝王皆參贊位育之人即霸者雖
曰驩虞小補補偏救敝功亦非小若危而聽其危
也甘食悅色之欲不有以隄防之勢必鄰於禽獸
微而聽其微也幾希夜氣之良不有以長養之勢
必至於特亡大君以元后作父母靡人事非天道
可以難自諉乎禹承之而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

厥臣是真知人心危而道心微矣知危則安清寧
位育昔人事惡乎危知微則著草木變蕃皆吾道
惡乎微是之謂精是之謂一庖犧氏象而無言天
命之性也陶唐氏一言而盡率性之道也有虞氏
十六字傳禹修道之教也三者一也四千年來人
心之危者愈危道心之微者愈微然不能不望於
作君作師之聖人

十一日

答李舍生 尤繩作古渡斷者累日然有貴縣二三
君子爲莫逆交生生死死俱有所託此便足了辭

日譜

卷十六

四

墓出門之事又何憾焉至概寄清齋費煩主人周
族不言勞古人之誼於今再見矣聞玉乘都門作
主邀立兒相會此時歸來否幸聲聲僕氣弱聲啞
齒痛寔年多病初無好懷獨喜嗜書然亦不能多
觀耳性甫兄弟當大事此時正好理會子真云無
財不可爲悅孔子曰衿首裹形未爲不幸但論有
愧無愧不論有財無財也不能一一作字統此見
意
不能人口即知冷熱不能入眼即別黑白畢竟是浮
游影響之見意湖如何是本心未經斷扇之指不

終是信不及自己信不及惡能得人之相信

十一日

朱勉齋論學以盡人倫體天理六字爲至金伯玉極服其躬行實踐人不可及嗚呼盡之矣堯舜周孔豈能出六字外勉齋撫宣時以忠憤激勵將士其思死守不能守矢以死殉遺書伯玉以子弟相託伯玉報云宣或不守天下事殆有不忍言者弟職任皇城事果不濟必且投命大內宣鎮都城右臂無恙則已否則公候我黃泉不數日當相見耳二公定見定力竟各如其意此躬行實踐學問

日譜

卷十六

五

龜山語錄云今學者不知學成要作何用夫學者所以學聞道也道果聞則富貴貧賤患難何往而不得其用哉故曰朝聞夕可又曰四五十而無聞斯不足畏其望人之有聞也亦甚切矣然道卒無自見其聞也學至孔子終身只是見德未修善未徒過未改其志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到底無告學成自謂聞道之時真實聞道之人偏覺秦秦處處多真實暴棄之人翻覺聞道處不少

十四日

肯綮引 甚矣貴人之不可不知學也不知學則耳

目之視聽手足之持行日用之飲食居然人也而本心已失夜氣難存任斧斤之伐恣牛羊之牧而且以爲快心娛志焉總因不學遂至於是江東吳子聖開以視其弟於河北來遊泉上因過余余初接而知其爲學人也嗣是而過輒不忍去辛丑夏仲以其肯綮三十餘則質余語語窺其大論本體論工夫皆有源委非苟於立言者余益嘉聖開乃深於學者也就其所質而一一相商絕無扞格夫道喪學荒之後有二人之明是即一人之行也一人有一日之明是即一日之行也一人一日之明且

日譜

卷十六

六

行不可謂非大海之一勺泰山之一拳也傳景驥夜來有得於仁象山知之景驥知之乃知同此視聽同此持行同此日用飲食而知學者時物行生焉飛魚躍自有生惡可已之機不知學者貿貿然行之不著習之不察終其身墮而不知悟亦可哀已處廷危微構一學之源也未有學之名傳說之進高宗也曰學於古訓乃有獲迄孔而好古敏求千古學脈始統會於一身近而顏曾思孟遠而周程張朱皆所以衍其脈也當今之世衍此脈者實難其人然此脈無斷而不續之理則寄之於幾

希作見之良平日清明之頃者其端倪仍在耳聖
開思欲以已一日之明者欲與人共明思欲以已
一日之行者欲與人共行此就正意也余嘉其意
題數言於其首過原武當出以示張子天章天章
之意亦猶夫吳子之意也

十五日

因聖開有欲集諸友同講習之意令諸子若孫肅衣
冠進前而語聖開曰我輩談學宜先清閑的之介
此君子小人分門也實實從事親從兄信友做起
此便是真學問朋來可朋不來亦可實之不修而

日譜

卷十六

七

謬邀高譽究且不得譽而得毀多一不知學之人
便多一生事端之口有何益矣就目前一二姻友
各有身分不為君辱即愚昧諸子若孫亦頗知名
誼借君啟發充拓歛其逸氣收其放心衰朽固樂
此佳子弟聖開豈不樂多賢友乎不真實從簡然
處著手做工夫務立講學名目為已耶為人耶
過去者不宜係戀未來者不必將迎獨有見在之
一刻不可悠悠以漫嘗視之所謂素位也如君來
視汝弟十餘年相別他鄉聚首友于之情既翁之
好有無限樂意存焉生人之面目此時正好體認

如過予夏峯此係取友之事友鄉國友天下友于
古所闕於身心者亦豈細故受益受損俱宜默勘
此皆是學之所在見前之位在此則見前之學即
在此稍悠忽便非行素何云自得舜居深山木
石與居鹿豕與遊則木石鹿豕皆友也達人韻士
友竹友松友梅皆以寄其友直友諒友多聞之意
君以取友出門坐中有良友豈容覲面失之三無
道入眉端無煩惱胸中無機械口中無雌黃友之
益莫益於此矣馬子痛二親之慘死而絕意功名
傷結髮之客亡而粒不再續勁骨冷面不輕見貴

日譜

卷十六

六

人此皆千里士也諸子暨孫願知慕悅有道君肯
一鼓舞激發雖不足當松竹梅君不虛深山一遊
矣

十六日

兼山堂會語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言令
人凜然稍不自愛則淪於禽獸矣危哉然欲免於
禽獸者全恃有朋友講習講其所以遠於禽獸者
安在而盡心力以看其事如專以口說則其違禽
獸也仍不遠矣要時時做遷善改過工夫夫子至
聖尚憂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我輩只一自認

為義徒認為無過即非君子之存便成庶民之去
豈不危哉存者以仁存以禮存去者去其仁去其
禮無仁無禮不居然一禽獸也耶我輩不必侈言
為聖為賢只求不為禽獸可矣

十七日

會語 吾黨士凡能自好稍有執持者皆其有意見
者也不知意見二字最害事勝氣凌物是已非人
學者第一要治此病此病不能破除畢竟是一自
賢自知之人而已矣安望其入德而聞道哉舜之
舍己舍此意見也孔子毋意毋此意見也顏之克

日譜

卷十六

九

已克此意見也意見各不同豈有淺深理欲總之
執而不化能破除心虛無物物來自能順應我輩
吃緊功夫全在此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爾等
嘿嘿自省勿欺勿諱時時刻刻全力破除此件此
事真實為已學問外不必多講以恣口說

十八日

催樂輸 皇陵之金寒士俱不免子曰涓滴之獻
聊解我輩不忘故主之意云爾他何問先帝
遺骸孤鬼侵脩陵有詔勸輸金漫云涓滴成何用
但規不忘故主心

十九日

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忠在頑民此義正可參觀洪範
一篇備天地生生之大德萬物生民特以為載武
之心既可對湯箕之心自可以諒武明夷之五著
其位其天行之變而有常者與頑民沐股賢聖恩
澤之厚知為殷之臣子而已矣道固各有在也說
者云梁公體陽德而不置於陰許齊齋行道於元
之季其於箕子殆幾幾乎曰箕子以賓師自處故
能重道狄許委贖為臣自不可同日語耳

二十日

誠能動物不誠而獲高譽者未免入的然一路

日譜

卷十六

十

二十五日

午睡 僻巷宜娛老息心更覺閒無人非上古閉戶
即深山味薄猶堪啜詩荒總不刪羣兒爭索果一
笑慰癡頑

六月

初一日

懷張報劬 醋氣合藏舊新酬始到君方違七閱月
疑隔萬重雲暑冷心偏熱刑清德自芬開來疑望
處搔首對斜廳

初五日

讀易大旨完另有錄本

初六日

兩馮生急弟况之難事在聞臬司宋玉叔為作字韓

子新代達其意博兒稿另有存

初七日

為刁公望作墓表大旨入歲寒二集

初八日

考忌日 最怕是今夕嚴親見背時終身喪謂此垂

老益增悲

為遠陸母壽大旨入歲寒二集

日譜

卷十六

三

初九日

為遠陸父墓誌大旨入歲寒二集

初十日

為李繩立傳大旨入歲寒二集

十一日

斬雜岳與其合高月賓有陳子新集字解之博兒稿另有存

十二日

題記事引入歲寒二集

十三日

兼山堂會語 學問有源頭有枝派從源頭上立會

綱舉而目自張從枝派處討求窮年矻矻到底無

得何謂源頭性是也性乃天之所命健順五常之

德無一不備孔子性相近孟子道性善皆謂此干

聖萬賢總是一箇源頭非此源頭便是旁門曲

徑性無善無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性可以為善

可以為不善三說者從習後相遠處言之皆無病

若謂性無善性有不善性可以為不善則失之矣

告子性無善無不善卻是後源頭處說所以為禪

宗也即相遠之後由惛憒差惡能證是非而驗之

其相近之性猶在性學不明世所以無真儒耳一

日譜

卷十六

三

部中庸若復性功夫張子變化氣質亦是復性西

銘一篇統論仁體而其著手處自不處言不妄動

始我輩但時時提醒勿令此心昏昧放逸不患源

頭不清楚也

十六日

會語錄入信社

寧國吳聖開獲喜職鳴皋原武張天章俱於望日前

前至夏峯值連宵大雨賦此 不遠三人冒暑來

荒苦迷徑待君開更欣時雨連宵且欲稿生機一

夕迢

報夾侍 賢契不能來之苦已悉之不知不來之苦
當更甚耳不起復何以告病學師不能作主張豈
不自愛乃事將家如事渠望眼已穿而漠然罔聞
此事老夫既與聞其說當何顏以對彼家也莊事
房事聞俱中變總皆因不來之故當速作歸計一
到家便無難處之事長遠後願成何男子不盡之
言耿忠能道之

二十日

萬應閣東林諸君子退而講學海內負清名者爭相
引重而黨人則深惡其軋已間執其一二瑕疵者

日譜

卷十六

五

以相譴調指清釀為橫議陰護其所挾隨之人以
循天下之口甲寅乙卯間其說始大熾無錫葉茂
才字宗之官南太僕抗疏闢之以謂決裂國論敗
壞人心莫此為甚當是時言者方雄唱雌和引繩
批根茂才眇然孤踪忽發譴議羣驚且患聚族而
攻之業不激不隨端坐肆應累疏乞歸言者卒無
以廢蓋善毀者必不能使廉為貪恬為躁其素所
蓄積然也天啟中閣滿將作業已退休不及於難
高忠憲之逮也慷慨急難以免其子入取節錄

二十一日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吳橋陷訓導劉廷訓死

之廷訓順天之通州人兵掠畿南縣命謀棄城走
君要止之率眾以守凡三月每嘗我輒引去已而
盡銳力攻令繼城遁去君入學舍庵其妾趣去屬
其稚孫於所書借隆貴介而趨南城誓守者曰守
死逃亦死曷若守死為滿城忠義鬼乎泉皆願為
君死守三日夜城三隅擾亂獨南城晏然敵肉薄
而登如墻引射矢在衣甲血朱殷穴胸而出濡繼
屬於履君猶憑自力束胸拒戰連中六矢乃仆沒
年六十有五弟吏部君廷諫為之錄入取節錄

日譜

卷十六

五

戊寅高陽昭文正公闔門死之博野王秀才文正公
婿也亦死焉秀才王教官之第三子孫高苑介銓
稱其為人峻峻退讓攻苦力學死年二十有一知
其器資似德非庸庸佼佼者也秀才之死既非望
風逃遁定當握拳裂眦引頸就及進而陪文正公
之後乘登頓九天迴翔帝所退而與諸子相從英
魂瀾氣乘雷載雲匿薄宇宙之間秀才雖死猶不
死也惜失其名入取節錄

二十三日

黃素字真長餘姚人為山東道御史因都城一日

三震上疏曰阿保重於趙姚禁旅近於唐末蕭牆

之禍係於戎狄宵人為之咋指應山楊忠烈劾閣

二十四罪尊素抗論繼之極論廷杖非祖制日後

世史臣贊之曰某年某月工部郎黃燦以言某事

死杖下可不為惜哉乙丑黨禍大作楊左諸君考

死公除名為民丙寅以繼監疏逮繫坐厥考掠體

無完膚慷慨談笑抵死不少屈臨難賦詩南北向

叩頭以謝君父丙寅圍六月朔日也年四十有三

越五日出獄肌肉漲爛頭面不可別識矣南樂附

日譜

卷十七

三

逆奄入相楊左等皆無錫出死力相持柱公語

門人徐石麟曰乾六龍一亢如豕至矣如一豕蹄

則元黃至矣暴發之龍戰可謂亢矣南樂其如豕

也不務堅貞用解致復以俟時而出一決無復之

之計其可幾乎萬燦之杖也公語楊文烈曰可以

去矣楊曰苟濟國生死以之公曰言不用何濟魏

忠節將攻南樂公曰攻之急勢不反顧二憾交作

不可為矣公蓋有遠識哉入勇節續錄文忠門

二十四日

天啟中羣小嗾逆奄與大獄謀殺應山桐城嘉善等

其客汪文言不詔獄考問無所得而謀曰先是

經撫之獄劄部顧員外大章引八議議罷廷窮廷

窮楚人也顧員外楊左之黨人也以繫獄坐顧以

調通坐楊左則諸人一網盡矣顧已調兵部再調

禮部出為陝西副使奉嚴旨逮繫與楊左六人並

下詔獄五人後先考死移公下刑部獄命法司定

爰書公慷慨對簿曰某奉旨送法司據招定罪豈

容復辨欲辨則抗聖旨也不辨則自欺本心欺法

司且欺天下後世是亦欺皇上也不抗即欺無一

而可且五人者皆前死矣借某以實五人之招則

日譜

卷十六

五

某既自誣服又代五人誣服何以見五人地下乎

明公能昭雪此案則萬代瞻仰不然有鎮撫原招

在已頂真曰汪文言猶能為貴高我獨不能乎吾

不可以再辱矣呼酒與其弟大夏從弟大武訣別

起和樂飲之未絕復雉經而卒天啟乙丑九月十

四日也年五十常熟人萬曆丁未進士入勇節續錄文忠門

二十五日

嘉定李芳字茂村舉高曆壬辰進士選翰林院庶吉

士踰年而卒妻沈氏年二十有六教髮撫三歲孤

宜之底於成立天啟七年巡撫御史上其事於朝

詔旌其門卒年七十有三命甲子不旌節以節

其所應操者耳氏母子入都門茂材病彌留矣極

車而還無三歲孤兒氏豈有生理哉二十六年而

得旌旌二十四年而歿故不可以命婦例論也氏

平生嫻於禮侍舅翁朝夕洗腆不以妾僕妾舅歿

尤治喪事伯叔曰婦娶也不宜先氏曰未亡人家

婦也不敢後三年不茹葷非喪祭不出戶教子讀

父書恭事伯叔暨其父之執友茂材有弟長蘅久

困公車或勸其祿仕氏曰叔性有皂白傲世而不

喜俗人此非可以一榜入仕者也買山而居奉母

日譜

卷十六

五

借隱不獨可以全素尚亦所以藏拙也長蘅感其

言遂終身不出其賢明辨通多如此入京節錄

二十六日

貞靜夫人李氏新鄉禮侍郭蘇門先生繼配也十五

歲歸郭時東事急朝紳爭送家眷歸郭獨攜家人

都李新娶郭公疏陳東事隨即就道製瘁勞頓候

旨城外竟以病不起遺言令李氏他適為其為處

文也氏以死誓守志終身閒靜寡言笑不出戶庭

郭子姪亦不輕見子交其嗣君士標得聞其詳合

同志為文稱壽未幾復為文貞靜夫人同

古祝辭也後即以之為諡入節錄

日譜錄存卷之十六終

日譜

卷十六

五

日譜錄存卷之十七

康熙二年壬寅七十九歲

正月

後學 武步王 翰 校訂
永年武汝清

元日

在孫致世孫金桂
孫致世孫金桂

晨起拜天地祖宗畢謂諸子若孫曰余為七十九歲

人耳目雖衰肢體衰遲皆屬應得然四世一堂長

幼和雖老夫當此已屬過望矣回想從前光景

到處人情貼合我不敢言

未嘗有負我之事爾輩既思自立求

無不忠信之言無不篤敬之行便自一

日譜

卷七

百當 凡人者只是一箇不反已

初二日

述除夕詩 年年有歲除每除情各異迥迥既不一

所居亦殊地孩提至於今恍惚眼前事獨念俱廢

時百福無不備此日難再得轉盼流光易荊花又

復凋孤雁失羣次故園難久存蘇門而至止處旅

十四年眠食無定置不必苦家之所帥惟一志竊

幸于若孫四世一堂侍所樂還自尋祇勿甘暴暴

今夕較往夕殊覺無乖意長男千里來攜得曾孫

至親我遠勝日情景無二致飲

以此外復

何七十九歲人循省良多憐

初二日

攜諸兒飲霞表親丈對門神口占 十八年來新世

界眼中不見舊冠裳漢家制度獨存此相對欣然

一舉觴

望兒與王玉乘結婚東 先儒云古者與女之族必

擇德焉不以財為禮故痛黜夫論財者使之不得

比於人而曰君子不入其鄉世教日衰遠此道者

不敢槩望之於異己之人然不能不望之於同心

之友仁甫為言玉乘之第三女與望兒之第二子

日譜

卷七

年正相當以道義之交締秦晉之好此天地間最

快事也老夫聞之喜告 先靈即以其贖託仁甫

專致左右一言為盟永世勿替

貽合生仁甫字 仁甫悉季兒次子訂秦晉之盟於

玉乘深成不相外即勞借仁甫過玉乘齋頭致謝

懇之意新春之八日即便投啟恃道義之好自不

忍外也不能躬懇遙望祝切

初四日

子讓欠人傳嘗謂人至堯舜孔子而止堯舜猶病病

已修無圓滿之日而民安無窮之時孔子之願

在老安少懷友信而老於何日 於何日懷友
於何日信乎志大者久亦大志小者久亦小惟自
以為久乃廢可以不欠矣今又為下一轉語云以
為欠則竟 孔子畢世肯缺陷之會以為不欠則
豈夫愚始當下有固執之時孔子曰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語各有指
正不相妨非深造自得不足與語此

初五日

書張子衡公卷 憶昔乙亥立兒從子與鹿忠節過

孫文正先生忠節云此于少年有志今特來見先

日譜

卷十七

三

生其意自遠文正云二仲過我山望外長君同過
更出外因留十日海教誦切以一日之聚首遂
成千秋之知遇今衡公兩度過夏峯于固知其意
敬志文正之所以教立見者乎孔子自記志學之
年在上有五陸子靜悟宇宙二字遂成大儒王陽
明金山寺詩亦是其童子時作也衡公隨謹靜移
不獨家珍乃國寶當志學之年正宜拒膺襟高
著眼觀破流俗由陽明子靜而求入尼山之室方
是有志于與君家交四世矣交君家之外祖文正
先生亦四世源潔清流長詩書同 而平不取樂

此時習氣未蒙新酬伊始勿忘連 老腐儒一段
婆心是子所以不忘君家前世之德而併借以為
吾家桃李之榮請歸而質之君家大人應以予言
為然

初七日

高薦轡自北來 人日重來過草堂為言別後色淒
涼長安錯會書中意指點一枝待舉觴 君家心
事我偏知別去 於未別時同志天涯猶此屋况
多故舊樂遊隨

初八日

日譜

卷十七

四

王五修年來詢問陽武原武諸同人而君佐天章適
至未及三旬 度通知君有志不在此同人北地
詢名姓一夕幾千里和

初九日

題陟公行樂圖 圖行樂者是求之於迹也樂琴書
以消憂豈向琴書求樂耶顏子不改其樂孔子樂
在其中是天地間無一時而不樂也無一事而不
樂也鳥之飛魚之躍總是一活潑潑地陟公行樂
亦於此處尋之而已矣

十三日

劉聖之惠詩訓贈 衰遲何意論千古而度相過訂
世譜誠趣如君非等閒人中龍也文中虎 投來
句佳獎許深百泉呼酒一披襟結茅他日相鄰並
好與君家細討尋

十五日

十九日為王蓼航初度先期攜兒輩往祝 古道論
交自性真君今忘貴我忘貧素心何地無知已咫
尺蘇門足德鄰 俊傑識時能具眼好題到手肯
教虛幾人歸去緣終養十載逃名為讀書 五日
端為初度留蓬瀛何必海中求靜明忠孝神仙事

日譜

卷十七

五

許我先添第一籌 鹿門長幼盡提攜酌酒催顏
對綠萸從此兩家占德聚西豪舊 待重題 何
事周南滯此身承懽家有魏夫人里門一入旋成
閉卻埽惟容載酒頻 曾聞三經蔣元卿二仲相
將亦列名吾道干城真藉甚冥鴻逸羽入雲中

十七日

涉園序 國華孝廉城中宅後有善舍五楹子十
入城即館於此舍西偏隙地一區為堂為室為樓
為曲廊種竹栽花養魚遂成名勝子每過之搥門
人子弟輒為數日留壬寅元宵國初告成張燈甚

盛不謂世此獨微飲渴之時仍有一家一隅之
太平也子飲於斯食於斯寢於斯七十九歲人樂
而忘倦令高子薦馨為之記子題曰涉園立見華
兒妻兒皆從各拈園中之景各寫自己之情詩不
必唐音字不必晉帖王誠賢客誠佳自足為山川
風物之重葉為卷而叙其樂如此

十九日

高生別言 薦馨高子攜家來蘇門依子三載別去
非其意也不能不去者其勢也既去戀此更殷恨
不即來者亦其勢也今來矣師友情殷故舊在念

日譜

卷十七

六

豈容輕有別而不容不別者又其勢也勢之所不
能違者便是情理之所在我輩但求不相負奚論
不相離雖路同人爭以詩送之高子不能忽然於
子子何能忽然於高子為弁此語即日夕相對也

二十日

聞如和尚索書 諸佛千經萬典一言以蔽之曰無
善無不善故先儒云告子禪宗也其直捷下手處
在不得勿求尼山反求雪山勿求門宗各別法各
為用正不必強而同之程子本心本天之說其辨
入微聞如講師也請以此言質之

二十一日

元夕 三日郭公望招賞紅梅尊設多景樓得二絕

樓頭徙倚為觀梅霜雪嚴寒幾度迴無庸模寫

香和色章處偏從閣處來 梅花從古擬高人

與梅花有假真安得盡人皆韻士逢梅便自挺風

塵

二十二日

功名富貴能榮人更能壞人無道以處之尊已卑人

自廣狹人迷有卑凌尊小加大居然自以為是人

亦未敢有非之者風俗之壞禮教不明忠厚人不

日譜

卷十七

七

知學多坐此

二十三日

與劉子靜語 先儒論立身之道最先抵禦流俗流

俗者習俗也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不免於習俗則

亦一習俗之人而已矣君家德化先生謹躬率物

自開生面正所稱抵禦流俗之人前人作室而堂

構者誰前人力田而播種者誰光大前人之業實

惟賢子孫是賴從來創業難於守成創者從無而

開絕學之統守者自有而濬家學之源此之難易

何如耶德化先生以韋布而垂令範一六合兄以

登第而振家聲是之謂賢父兄子靜能勸贊其兄
以光揚其父方是佳子弟總自抵禦流俗始

二十五日

韓子新視子夏峯 滔滔東向何人砥俯仰今昔一

揆耳靡靡汎汎逝如斯悽悽惻惻夢中起我於古

人審誰從步步趨趨嚴所履吉人為善心無窮之

子聞義神獨喜譽之王子重一言申之胸中具子

史汝也能兼二子長癡腸不受匪人比位置古人

與今人眼底違識非控揣高子北去之子來標格

不同同一旨風塵我輩莫蹉跎千秋一日從茲始

日譜

卷十七

八

詩中三子用
子新問及之

二十六日

兩張一王三壯士設尊一茅延欸竟日姻友子姪十

餘人曾孫延齡亦與焉一茅奏兒舊所築之斗室

也每過此樂之忘非已有因憶名山大川從古閱

歷多少世代豈能長留一姓區區一花一木勢吞

知龜必欲據為已有絕不顧人之非鬼之責其亦

不思之甚也清風明月閒者便是主人誰一物於

性分之外不得私一物於性分之內亦不得此可

為達者道固難與俗人言

二十七

一日之閒接人應事吃飯著衣俱是道學自修之地
精益精密益密真無食息可閒精矣而仍覺其粗
也密矣而仍覺其疎也此是聖學學人便多自滿
便自畫自畫漸成自暴自棄總只在虛已不虛已
分途

二十八

人有知識意見不能自下者便多狹小前人古來以
才兒殺者即此一流人未聞君子之大道而沾沾
小有其才其不以火自焚者幾希

日譜

卷七

九

二十九

寄殷伯巖申息盟 言別有日夏峯徑草就荒二仲
甯不在念乎七十九歲人聾境雖甚眠食不一或
於前時伯巖邇來遊興如何息盟令弟蔡喜亦常
在都門否長兒立雅初擬過訪今以息事迫歸亦
爲二仲未必在里門耳于新託甥孫于度仲子過
伯巖所附此一問近况楊猶老久不相聞有便幸
爲聲意

寄高甥承五 念甥之伯父於學宮之東傍雙柳爲

余築室而居之數年時甥垂髫嬉戲頭角未及

余南來漸聞其知讀書不與常人伍余喜之既而

舉秀才渥城人稱其謹身守禮不落流俗余益喜
之辛丑冬立兒省視蘇門爲言承五高甥以遠在
千里外不能倚杖履奉教誨切願借一言以當提
命余愈爲色喜即此一念便迥出恒情貴家子弟
席榮享厚何知名行事甥獨有所請也其意遠矣
余無所以益予者謹身守禮四字願守之勿失謹
身則無敗度敗禮之事守禮則無不順親不敬長
之時得爲人得爲子只於此取焉而已甥勉之勿
忽

日譜

卷七

十

三十

寄李慈菴 僕來此十四年矣邱壠關心歸裝無力
日復一日今成七十九歲人先墓付長兒看守衣
食有諸子經營出遊客至夜眠俱有兒孫供侍目
前已十孫三曾老夫當此已過望矣幸貧乏如故
猶存故吾此可以對知己耳手教廬宇粗安屢空
如故僕正以屢空爲知己賀此乾坤何等時而我
輩欲堂高厚奉哉

示曾孫用柔 阿延甫十齡不遠來千里長幼秩秩

然三月無違旨此雖賦性清抑亦託先祉曾祖撫

曾孫所樂孰堪比侍食每加餐形疲神為起今隨爾祖歸晨夕相依倚遙遙千里關培基在赤子用

乳名 廷翰

二月

初一日

贈石明發助府 文宿耀方山成星臨衛水力回瀾

轍魚鱗尾無傷豈育士崇弊居宮塔喚而美海濱

清且廓流落欣託止夏峯寄樵蹤鄰並未百里幸

同草木榮未敢登階庖時授腐儒餐飲德前獨斯

鼓節贈紫芝盈秩芬蘭芷

日譜

卷七

十一

初二日

程郡伯念伊借督水田華石見杆草堂有紀探入郡

詩燕南一腐儒夏峯甘枯槁不敢見諸侯探入郡

荒草何期下士懷書幣存野老漂泊借雲深探入郡

承躬造並轡攜良傳不厭疏與棗霜風入座寒探入郡

昔志探討楚園自多材於今見古道賢也而冲探入郡

乾坤元浩浩

攜立兒奏兒訪蘇環中橋梓六年懶入郡三承過

草堂揮塵見肝膈春風浮我觴於今論宦達難得

此素腸况復橋與梓眉山父子行授餐意塵股垂

老重他郡仲春遊時雨草木沛芬芳攜幼共驅車陳荀遙相望

初三日

寄李爽五 濟甯之推也天所以報親文前此地方

之儉用力之勤豈今日而遂倦於勤侈於儉哉不

變塞焉乃所稱矯哉共勉耳

游鶴公勇 前接手字出國門易出里門難僕固知

出里門之難也流行坎止正不必有成心耳曾為

一詩未得便鴻今附徐使寄上太原守係貴鄉可

相知否前詢王若文近况

月譜

卷七

十二

寄從弟銘甫 奇鵬莽人也族屬之叙既有長幼便

宜善處弟謹慎人知退一步法則天地間自無難

處之事難處之人矣我常有字戒諭之弟但行所

無事耳獨囑

初四日

衛郡訪張穆菴 高軒兩度過夏峯光氣紫論交五

十年鶴鳴和屬于野老禮法疎咫尺儼千里春雨

鴻燕漁短笛為龍起攜幼及孫曾四世欣至止人

室酒至尊著膝俱馨美堂深者有基流長者無澤

古道烟千秋清風治遠邇

簡朱孟王 又見東風度廣華
留歡許使君車生
輪共放文人粉綠
醉獨尋野客家
愧我影形依木
石欽君譚笑帶烟霞
近聞借冠頻請
何日行看
到水涯

立日

訓孟二青題詩 入邨日云莫勞君
借郭神得陽催
去鞦韆骨倦山程到
門頌長歌音節見
鏗鉤論學
而知詩賜前人不鳴
論詩而知學商後不
則登其
旨本一源昧者自疑
驚於今風雅爭誰復
并縱橫
亦更有正音願子慎平生

日譜

卷十七

七

初六日

郭熙侯容膝居 茅屋草舍與高堂
大厦豈有二
乎哉見以為二者榮
通醜腐之念一之也
審容膝
之易安正得尼父居
無求安之言嘗試論之
只一
不求安則茅屋草舍
自安一求安則高堂
廣廈亦
不安
簞瓢陋巷之人正居
天下廣居之人耳
熙侯
以容膝為安當有味於斯言

蘇長公峨眉月素亭名子擬靜觀二字取程子放一

過去非靜收萬物回來是觀之意豈日見一
即此二字乃三百餘所題為在

孫徵君日譜錄存 卷一七

我耶我同下穀耶因思南北海此心此理同千載
上下此心此理同得其同雖異亦同也不得其同
雖同亦異也同而異異而同此中正好理會學問
初七日

題讀易齋 易者天地聖人之全體也伏羲文王周
孔四大聖人發揮不盡周易之道持以應時陰陽
欲化小人為君子不明於易事功學終苟道也
孔子假年學易孟子不言易卻深於易君家父子
講易有年請以此言質之

初八日

日譜

卷十七

七

郭吾亦有道以余曾知其先輩為遊坐此古誼也然
不敢承口占以贈 作客十年外相逢俱友聲而
翁元嘉落之子自嬰鳴文筆存前輩詩最適遠情
論交於此日古誼尚分明

劉長叔招飲兼投長詩 俱為河朔客倚倚兩相望
入座欽英傑趨庭見大方家聲未鉅鹿詩派續滄
浪屢對何云晚開尊意更長

初九日

李大公碧虛招飲 入載重來訪相逢便舉觴杯深
情應落意密語尋常琴劍欣欣待兒童族族望多

一一一

君愛野客不厭短絳忙

李穀且招飲 衛國多君子隨風每憶君十年曾識

面此日喜論文舊好能無念新詩未有聞莫辭今

夕醉勝友正如雲

初十日

請易齋下榻 易齋下榻擬南州相親忘言意自投

况是兩家皆父子乾坤此日更淹留 王意相聞

非漫遊古人一日是千秋近臣為主遠臣主此道

而今付水流

十一日

日

卷十七

五

留別招飲諸君子 淹留已十日勝友共披襟人生

兼新故論交無淺深雅風一代事鷄黍百年心未

別訂重約寒花徑可尋

十二日

蘓給諫北園示立兒 仲冬寒蘇門仲春歸故里撫

此三月間流光一瞬耳父子兄弟情處共各情止

不忍輕言別相看無二旨同載過衛源繼繼何能

已而不慎風塵夙夜慎所履

十三日

懼菴說 孟仲子易說懼菴子窺其意蓋有要也之

平仲子夙昔獨力不懼而自毀之者不懼也嘗

聞眾人訟當對質時為詩尚能作誓句是能以不

懼為王者今之號懼菴也蓋有所動忍於中者矣

辰正豪傑從戰兢惕勵中來非懼而何況得不懼

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惟無欲故不憂不懼不能無

欲則多憂多懼吾正喜仲子之多懼也可與言學

矣

是日歸夏峯

十四日

北園記畧 王寅春仲長兒立雅曾孫延齡北歸子

甲譜

卷十七

六

攜之過衛時望兒與淫孫館於衛二年矣子入衛

主蘇給諫孫中之讀易齋奏兒博兒皆以送其兄

侍四世共七人給諫率其長公賢及峨月甥茂才

郭駉臣山人矩在阿餞於郊外之北園園亦宏版

堂版壯麗堂之後有軒軒後砌石為小山山下有

洞題曰烟霞山之上東偏有小亭可容四五人山

后臨衛河環抱有致河北土沙壘起自巖特秀當

夕陽入座四望寥廓此身儼然在畫中已不能

名人不能給正須解者自得之五子西名其園曰

北園顏其堂曰鶴鳴聯詞之亭曰易齋何殊不澤

一寺即是名山因思古來名園佳勝不知凡幾而
康與代謝轉盼皆成陳迹其所長流不朽者其有
園某有堂某有亭存固以其子子子以益年多病
攜子若孫若曾盤桓竟日上下古今盡入尊前可
謂於此園有緣給諫父子亦真可為此園之主人
矣姬山人請為之圖為他日佳話

十五日

竹鄉記事 初四日攜立兒博兒入衛過介海郭公
望壯壯各具食晚方入城子新一青穆如迺於郊
外薄暮不至各歸石明府明礎遣役候於門外道

日譜

卷七

七

過其署是日即留宿署中五日蘇環中給事子義
月賢良設榻相邀暫辭過張穆巷司李晉六日拜
那伯程念伊兩日皆宿穆巷七日赴環中招環中
為下榻讀易齋八日亦宿讀易齋九日奉兒攜曾
孫延齡至穆巷設宴延款是日子家四世俱宿穆
巷以望兒注孫館於穆巷也十日赴程念伊之招
晚仍宿讀易齋十一復宿讀易齋前後招飲者參
軍將聖緒兄弟李穆如郭侯劉長取李合符任
舍直賈慶我蘇濬徐其可諸茂才李碧虛封君
李叔貞賢良侯康侯孝廉李環洲明經皆有分合

衣兼新故而到處追隨論文賦詩代主人作陪客
老杭行覽韓子新孟二青皆從游士姬在阿山人
郭吾亦揚率行兩明經臣特入郡送立兒北歸
十二日同其舅環中父子饒於北園十三日仍同
環中送於官莊此衛源十日子攜子若孫若曾所
會之人所至之家也官府守令非素所過存者不
敢往拜平生守不見諸侯之義輕見諸侯是輕義
諸侯也縉紳學士亦不敢先往拜因衰朽不能編
訪諸友朋恐涉異同也寒士相招者卷教之辭予
曰前薛貴人之招寒士之一茶一飯豈易辦乎為

日譜

卷七

大

十六日

記其概如此至酬答詩歌不能盡載
是日清明集族屬長幼各設其考妣位於先祠俾展
一日之孝思祭畢兼山堂設食稍存敦睦之意誼

十七日

試筆偶書 雲歸無處所水到有渠成一執便非
敬坤在運行 夷也既云隘不恭亦見偏所由非
所願君子日不然

李任真三生語 三生因惡候來晤予謂之曰

友道淪亡士鮮自立周元公請道義出師友出誠
為知言周忠介每相會則吟抗疏明廷易論交生
路難予初疑之忠介云忠臣何代無有管鮑之後
甯有幾箇管鮑此道令人棄如土其所由來久矣
以此論之果孰難而孰易耶

與環中父子語 儒釋之辨不明正在強不同以為
同一在人倫上做工夫有不得則反求一在茂藁
人。工夫有不得則勿求分明兩條路必欲
強而一之彼此兩失之矣

與李瓊洲語 望兒曾以友人婚姻事邀過瓊洲于

日譜 卷七 九

謂之曰古者男女之族必擇德焉不以財為禮專
以財為禮者君子不入其鄉此事大家相沿成風
須借有識力之人一砥此波靡耳

與郭吾亦語 吾亦以予言為其大人為避坐予謂
之曰史册上有人焉見其父執而下拜者其人答
拜其子云大人方願交惟如何下拜小子其人云
君家大人曾有是言某未之許也故不敢不拜又

有人焉見其子而自稱其父知者其子云吾家
先人未嘗言曾與某人交故不敢拜古人於此處
各鄭重如此 以上日譜俱係即
中節錄於此

十九日 是忠節第五孫洞觀出嗣其二祖恒岳客死臨洛陽
櫬不能歸孤寡七口無以為養忠節生平高誼撫
孤周乏之事不可枚舉至慈左乘馬而君二人難
履尾陷險破家不恤以知此人而子孫不免於流
離飢餓是豈天道耶迨勞孫德符迎至夏峯與韓
子新共作長計

二十日

與于新語三則 見善不喜聞惡不怒者無血性之
人也聞譽而喜聞毀而怒者血性用事之人也有

日譜 卷七 十

血性屬天分不露血性論涵養英人烈士血性不
能盡融涵養二字非聖賢豪傑不能恂恂如也聞
聞如也切切惻惻怡怡如也斯遠暴慢斯遠鄙倍
昔是從涵養見出 天地聖人不倉聚則不能發

舒我輩日日與人齟齬只憑此言動言舉動其發
舒也終日言而常有不言者存終日動而常有不
動者存便是翕聚切忌宜洩太盡 我輩須早有

一安身立命之地則任東西南北交馳而安身立
命者自在不然便是無舵之舟無嚼之馬其不沉
溺而崩潰者幾希吾人原無有一刻離得此身離

得此命其不能安而立者只是不能修身以俟命耳素位不願外章是安身立命的真訣

二十日

與石明璣 歸來閱丈人稱頌使君之德此中紳士無不知賢使者有此一段養老之典又聞于新云鹿忠節之孫孤寡堪憫並勞軫念乙丙紀事一册附覽亦見鹿氏前徵也

二十二日

問流從日舜流其工於幽州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國夷不與同中國此帝王禍世之大權惡以成愛後

日譜

卷十七

三

世不能以至公行之則所流竄多及忠直節義之士今功令職官十兩以上吏胥一兩以上應流徙安得職官皆伯夷而吏胥盡仲子乎仁人君子於此應有救世之苦心耳

二十三日

傳書 是非顛倒日星移路見不平老更癡凡事只憑天在上此心莫怕鬼來窺

二十五日

讀刑卿傳 家在刑卿故里傍年來日日說田光無端自刎成何事劍術全收促國亡 曾過荒臺日

舞陽無能小子更悽涼未知當日待誰氏易水蕭蕭飲恨長

二十六日

答保汝來儀等 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語誰能不疑正不可放過予固喜諸君之有此疑也保汝前后所辯者謂人性至善本自無惡其所謂惡者皆後來攪入的私心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似說不去是明與之相左也來儀云日之性能視則非禮勿視者此日而視非禮者不可謂非此日故善謂之性而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在姑就其

日譜

卷十七

三

言而解之試味下文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禮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意自活理會前入說語皆要會其立言之旨而融通其意莫呆看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子曰性相近習相遠相近處是性則相遠處亦是性善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一時活潑說話明是見人為不善習與性成故作此語若呆解成性惡便千里矣程子又言淵亦是水善惡皆天理俱與此意同

二十七日

孟子道性善是就繼之善善說荀子性惡是就流弊

處說有性善有性不善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就氣質說性惡壞人不可訓質氣限人亦不可訓無善無不善禪宗也又不可訓性善一言千古

定案

二十八日

問馬通刺客傳自曹沫至荆卿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此五人者果若是班與曰是不可同日論也丈夫作事類準之於義曹沫之劫齊桓也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及桓公許盡歸魯之侵地乃投其

譜 卷十七

三

七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此豈可以刺客目之豫讓之為智伯報仇也曰國士遇我國士報之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此二人者大義凜然非三子比同傳未免非倫

二十九日

趙酷吏傳後 嘗聞漢多循吏讀酷吏傳却都等十人皆以酷烈為聲是時民尚朴知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後甯成輩效而行之事益多民巧法約持儆却都而廉弗如趙禹文深雖孤行一意然用

法益刻張湯多詐舞智以御人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而目之王温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義縱以鷹擊毛鷲為治縱康其治放瑯琊都尹齊以刀筆事張湯聲甚於甯成楊僕治放尹齊滅宣為左內史杜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然此十人者天子初皆以為能禁姦止邪亦足快意一時而陰慘嗜殺溫罰無辜謂天道何予謂此十人者即小有能聲總皆天之戮民也太史公作酷吏傳以昭示天下後世雖曰瑕瑜不相掩只此酷之一字駁於斧

鉞矣

日譜

卷十七

三

三月

初一日

題游侠傳後 太史公傳游侠津津稱之不一而足彼固有所取爾也此等人行雖不軌於正然其言必信行必果不愛其軀能存亡生死人此固英雄之所喜也君子獨惜其不知學知學則勇於徙義勇於改過視曲儒抱咫尺之義卑論俗與世浮沉者天淵矣惟不知學以武犯禁遂使朱家郭解之徒令與暴豪冥行者同類而其笑之無足怪已吾友鹿忠節少年有俠士風非深於學問不能過

此闕也

初二日

題滑稽傳後 談言微中一語一篇要領當時聽言
之人未可與莊言故以滑稽出之總之言期於有
中不中而言不幾贅乎然不可律以聖賢之言此
所以為滑稽耳

題日者傳後 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
醫之中太史公所以為日者立傳道高蓋安勢高
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此一篇歸結處
見道之言也子謂身危不獨勢高古人尚可以貧

日譜

卷十七

五

賤而助志今人欲肆志於貧賤可得乎君子以
謹身正物思患而預防之庶可免咎

初二日

題貨殖傳後 大學平天下而其實際在用人以理
財則財之理也亦惟使家自為給人自為足合之
而成豐亨豫大自儒生俗士不知理財之務而謹
言理財之名民生所以日促而國家所以長貧也
太史公論富國富家洞悉人情通達事體能使其
意而行之無地不可富也無人不可富也無術不
可富也其言曰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

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此

雖有激自道之詞然亦占盡地步見惟巖處奇士
乃可以脫然於富之外耳

修禊日攜諸兒過資生牡丹園爾光挹初諸友先在

遲曠旭不至 古人修禊事茲辰訪友特攜幼過

西園花若與相期客以不速集日夕歡相持咫尺

素心人悵然復何之

初四日

開之初度值牡丹盛開洗盞更酌為紀此句 前賞

海棠攜友來今朝又見牡丹開主人况是逢初度

日譜

卷十七

五

嘆我權腸更舉杯

初五日

自贊 爾貌僅中人爾心太認真胸極窄氣極急所

志常未得伸二十之後連喪雙親病纏綿若將

終身猶幸兄我友弟我恭門內怡怡共守此貧精

髮十七年繼室三十二年室無交言事我齊晨男

有六問學即未成耕田鑿井彈琴詩或不肯自

甘於沉淪見前十孫三曾頭角嶙峋庶幾乎見我

祖我父之德之純爾今七十九歲雖入山非閉戶

雖避地非絕塵青松白石我師我友明月清風誰

主誰賓是則爾之行徑也亦聊附於三代之遺民
初六日

淡話一則 過友人園牡丹正開為連日疾風所敗
主人怪花之不辰也翦其豔者插古瓶中置几上
招客共賞不三日而花瓣落矣予曰子以愛之之
道促之也粉花絕根其能久乎樹以幃幕仍灌溉
之不獨惜目前且不傷來年之生意見不及此而
自矜用愛亦惑矣哉此其小者也君子愛人當審
之於此今有兩人鬪者發難之人與應敵之人未
嘗不各據其說以求伸旁觀者効屈突徙薪之謀

日譜

卷十七

七

則兩家陰受無形之福不知出此而佐之闕以為
愛而助之勢必至於焦頭爛額雖悔何追此與務
華而絕根者等耳明有人非幽有鬼責愛人正所
以自愛也切莫以愛之之道促之也

初七日

寄耿子亮 古來聖賢豪傑未有不經動忍而出大
凡生而逸豫無求不遂者自謂得天之厚而不知
乃天所以薄之也天將降大任苦心志勞筋骨餓
體膚空乏其身因極矣到得拂亂其所為益覺人
不足恃天不可憑而不知大所以成聖賢豪傑者

正在此時聖賢豪傑之動心忍性正所以善承天
之意耳骨脆胆薄皆未經動忍之人何足與任大
君家十歲能文垂髫別去二十餘年矣天之所以
苦之餓之而拂亂之者亦備嘗之矣動忍之後所
得自深若仍復悠悠忽與世使仰徒取青紫以自娛
是天之所以成我者厚而我之所以承天者轉薄
也雲鶴堂六年蒙君前輩之好不敢忘使乎歸附
此知不泛泛視之也

初八日

人生患不得意耳不知得意時卻要防失意失意時

日譜

卷十七

天

未嘗非得意也蓋榮辱得喪最易撓敗天良既榮
不堪辱既得不堪喪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是
惟達者自得之

初九日

躁人不足與言學豈能做事亦不是無事便謂靜靜
中之粉馳其躁也更甚無欲故靜全要誠得曹月
川云外不躁內靜外不妄則內專從事於此可
與言靜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易曰大人與天地合
德赤子也大人也天地也一誠而已矣喜是實喜

哭足實哭赤子何嘗有偽仁是實仁義是實義大
人何嘗有偽寒是實寒暑是實暑天地何嘗有偽
五穀之假鄉愿之亂皆從偽始

初十日

人動曰天地父母之恩蓋父母之恩人所知也而戴
天忘天履地忘地天地之恩則非人之所能知也
孝經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惟大則天地一
大父母焉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當皆以參贊天
地為事堯舜是參贊天地之人亦祇是唐虞之孝
子故曰孝者天之經地之義千古至誠至聖其道

日譜

卷七

无

總不出此

人心虛靈最不可有先入之見然不可不以六經四
書為先入之見心有主始不為旁門曲學所亂亦
所謂先立乎大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十一日

寄沈釋堂 某蹤跡沈淪不足當燕之半士兼以
朽弊曠漂泊蘇門益不復齒於當世之達人君子
矣然於當世之達人君子未嘗不私相念慕願
執鞭先生正某所謂願為執鞭之人也孟子
峯不謂書映傲然揚謙太甚某何足以當此雖存

姚汗先生再道宗盟垂髫即牛耳壇坫某之皈依
向違又在尋常文章氣誼之外大雅久涇儒風不
振元燈一線是所望於先生

十二日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是生平體認功
課薛文清王文成終身做此工夫不盡聖學嫡派
總不出此

道無形之可象亦無名之可舉只就聖人身上動容
周旋中禮處形見出來而道名焉所以為聖人之
道

日譜

卷七

辛

十三日

敬與知非二物非兩事敬是知之凝然不放處知是
敬之惘然不昧處對家國天下而言齊治平對身
心意而言誠正脩總之此一物第有本末之可言
此一事第有始終之可言古人近道全在知所先
後先其末者終者而後其本者始者則去道遠矣
姚江致知最得肯綮

十四日

得臨城吏部郎喬若曼廣文張純備死事一則入
忠節

十五日

吾身有大患曰多憂多辱不安不足太公之言曰謹則無憂恐則無辱靜則長安儼則長足有一病便有一藥以療之不用藥而自謂無病者是亦諱疾而忌醫自滅其身而不悟也

十六日

無血性不可以為人有血性終不可以語成人大凡憤激節烈之事皆從血性而出到得文之以禮樂則無智慮勇義之可名矣至誠至至至其天同體身天同用歸結於身不遇一喜怒哀樂中節而已憤

日譜

卷十七

三

激節烈之事未免猶有意在

十七日

姬山人為子寫真六子侍為贈二絕 豈是商家夢裏身一堂坐立自生春憑君摹寫肥和瘦頰頰恰如八十八人 舊業遺經付子孫菜畦菊徑樂乾坤 君家如肯重相訪乘興來敲處士門

十八日

對圖引鏡比看疑似 春光不入老來顏引鏡旋圖 疑似間人世百年能幾日須知達者自閒閒

十九日

送處丈歸淇水 婿家迎養莫嫌遲恰是榮公帶索時洪水源泉應不遠肯教有道苦長饑

二十日

題大姪度雅小像 爾像何其審也爾飲何其雄也吾喜爾之無他賜無偽言也不令人喜不令人毀亦庶幾乎古之遺民也

二十一日

跋孫子淵家藏文正公手蹟後 文正先生大節炳如日星矣兵燹之後遺文散佚其仲孫之澤輩多方搜輯亦得七八獨手澤墨蹟不多概見今之際

日譜

卷十七

三

來蘇門出所藏一帙見示雖紙墨敗殘而精光煥發恍於字裏行間透出具有一段不可沒滅處人常言賢子孫守祖父之業尺地寸椽罔敢失墜焉片言隻字亦罔敢失墜焉今田廬不可復問而遺文手蹟殘缺如斯賢子孫求勿過依前人光當別有在矣之濂寶之敬跋數語於後

知見泉子鄉之前輩欽其人而未悉其事偶閱孫文正公舊紀予以座師金庭公屬誌年家魏見泉在請教以魏曾泰潘公展者風節而潘為衙門前輩又浙人也代座師語而明浙之先輩聲藉以張言

者似屬未受而婉曲其詞則御史一生風節不著
故一商酌座師曰但憑公筆誰教先輩有此行此
等處原不必顧惜但恐座師有顧惜處故先說破

二十二日

讀文正公舊紀數則 璫賢方以客媼進女問三宮
遂假保和店捏三皇親私設錄三家紀綱各三四
十人証以多賍事下鎮撫劉僑僑問高陽公公曰
方今至上為若曹離間疎遠三宮其捏三家意在
三宮也三宮母也皇上父也父不離母而子更發
母黨之私重父之怒重母之過忍乎僑唯之而去

日譜

卷十七

三

高陽初入相帥御史衆疏稱皇上當禮古帝王
自稱孤寡之意臣下不可導以多大但稱萬歲有
旨降三級公疏不解首揆揭救不解高陽獨司禮
王體乾及魏忠賢言二璫曰御史不解道理豈有
說皇上不可稱萬歲皇上甚怒所以難解高陽正
色曰此老學究語說當稱孤道寡吾輩不當導皇
上為多大其心實忠敬望皇上為堯舜先帝以堯
舜望皇上此事書之史冊有不願皇上稱萬歲臣
子已是不雅又書皇上因臣下不稱萬歲遂怒加
降明豈是堯舜之世吾輩望皇上為堯舜豈可

不力解此事且皇上稱朕以皇上獨稱為尊耳朕
亦微渺如孤寡之意非多大也若人臣稱願皇上
與天同久豈有不可稱萬歲之理二璫曰便以此
語奏皇上得俞旨 孫淇澳清介自持以人言去
國同門有公儀衆懇之受文正以不受為佳衆督
過之公曰老師一生品望當定為清介自念門生
無益座師獨有相成此清介品望為少益耳一濫
受便壞此清介吾師當於何處著身老成者以為
然庶忠節嘗持此論

二十三日

日譜

卷十七

三

甲辰公及第大京兆許少薇問夢楊吳各言夢果奇
應公獨以無夢對少薇再問公曰凡當得者前定
前定故有夢非當得者未定未定故無夢少薇曰
可謂言語妙天下矣如此奇論何必夢公應笑說
夢者矣 閩中馮少墟曠周海門兩公雅稱道
學公未嘗入講兩公以為可與講也出語錄相商
既而海門南去少墟日相過從相期甚遠公自請
行邊少墟特為勗勉曰這便是聖人公曰吾輩正
不嫌偶學聖人之行以復我自家聖人之心能去
我斷斷續續做得純純常常願與少墟共勉之耳

此是公真實學問不講勝於講公嘗言少墟一段
真實慷慨之氣絕無分毫迂腐與之晤言輒發人
志意海門雍和大雅亦無迂腐氣生平得此兩友
之益為多 公乙卯南京試錄為異已者忌且將
之南京為何武我叙諫草大為劉芳瀛楊任南一
流人所憤然昔相與年友也南京回遇芳瀛於途
哭問曰奈何與何武我做這篇好文字公曰文生
於事願年兄做事十倍武我當有十倍好文字叙
之百倍武我當有百倍好文字叙之胸中儲好文
字尚多只恐用不著因問南場策題傷世公曰下

日譜

卷十七

五

筆亦知觸忌正如古所謂喉中有物必吐為快然
亦竊計之矣唐陽城賢者韓退之作諍臣論以激
之宋高若訥亦非不宵歐陽永叔激以不知人間
有羞恥事當韓歐未語時不開陽高之忠讜也安
知忌讜不自韓歐之一激乎願諸公能為陽高大
為國家進賢退不肖或超高陽而上之子即夕貶
網盡禍甚韓歐亦且甘之年兄為我語諸公但省
所為勿怪人議諸公朝夕彈文甯有避忌乎丁巳
大察元掌科詩教韓掌道浚以劉芳瀛輩之議擬
公降調掌院劉是庵一燎不可既擬外轉是庵必

不可曰孫所據綱常大關係吾輩一錯手將身家
性命付此公一事矣先是有謂公當請和諸公者
公笑曰今和何如初同也吾輩為君子所容不是
君子為小人所容豈非小人公生平冷面獨行不
與小人為緣多如此

二十四日

唐抑所清執不阿當是沈龍江郭明龍一流公又謂
龍江樸直忠懇真是司馬君實獨特立不容於時
無君實大業耳 陳錦衣居恭有疏請公督兵於
外而以知兵大臣從中聲應一疏省臺謂陳為沈

日譜

卷十七

五

銘鎮逐公也欲重處居恭葉臺山韓象雲共擬這
厥好生可惡著革了職公曰此子鄉後生其疏亦
自家見地且稱同鄉長者文武全材耳無他也予
纔列大政而遠處一同鄉天下其謂之何且謂史
聯岳曰獨不為年家子一語乎史向葉言之葉仍
為活語公曰畧從予說暫革其任予另疏復之葉
改票革任而去可惡字

二十五日

光宗皇帝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即位詔以明年辛
酉為泰昌元年隨於是月升遐喜宗以九月即位

衆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五匝月爲泰昌元年明年爲天啟元年集會極門會議公與鄭方水以偉以此議爲不然省臺諸公多主前議方水一言不可三掌科惠世揚李若珪魏應嘉幾於罵晉公曰國家緣情制禮禮而不情則不衷情而不禮則不典諸公所稱說盡情也禮則有極情則何限衆聞而就問曰大行皇帝一月堯舜豈忍無年公曰正謂諸公忍耳大行皇帝一月堯舜忍心奪其年詔以明年爲泰昌元年我輩奪以奉今上大行皇帝仍以今年八月後爲萬曆四十八年我輩

日譜

卷十七

七

御奪此已讓之殘以奉大行皇帝此一讓也皇上於祖非順於考非孝皆我臣子以婦寺之情虧皇上順孝曾不以大臣之禮引皇上順孝豈非忍乎魏曰豈有新君即位年餘而仍舊號似爲不吉公曰帝王以日易月自是變禮帝王人子豈有人子居位從變而以從親之號爲不吉者假如大行皇帝以明年正月朔升遐今上以旬日即位將以終年無號爲不吉而遽於是月改元乎他日一統歷並書兩號亦足奇也徐云履光啟曰此自古來典禮年兄未考耳公笑曰年兄博洽豈其不考無

亦世所知以附省臺耳豈其用所不知以罔正論乎自古易姓受命則當年改元若一姓相繼則明年改元即唐順宗八月內禪即令改元而憲宗仍稱永元至宋太宗於即位之年改元史以爲篡年兄何忍說此言退問廿一史帝紀當悉此議悔失言也事竟從衆議 公謂左浮邱曰今號爲正人君子者以同異分是非不以是非分同異堅壁同盟亦云去惡欲盡但身與邪正共處功名富貴之途其途甚隘合邪正之願欲甚奢王持世道者以隆途供奢欲即使朝廷之權盡爲我用亦有不給

日譜

卷十七

七

而又我亦在進退之中豈得自由無論我所號爲邪而擯棄者耽耽伺寡即我同類正人用之有次進之有倫口不暇給而玉表石裏之正人以同類之蠶合異類之魚爛而大羣渙矣自古以天下擯一隅而令一人不得番身有此天道乎秉公正無假道德持平恕無私富貴則同類不外擯異類不內訌大約寬之使其自容徐之俟其自化既振異已之正人無襲小人之同類然非調停異同而渾合是非者可手援也左大壘其說而衆不能用也後人以敗 郡守王翼亭國植廉直勁正二十州

邑百姓感之如父母州邑長吏有不妥不問甲乙
榜斥嘗之每單騎入州邑坐堂上較法馬閱監倉
簿令之立斷其應譴出者又或過粥場立捶其誕
誕者最加意學政拔其尤者獎賞之後皆登第其
考試不徇情面私書另為一案從未有公嚴明慎
至此後遷濟甯兵備而於郡有議孫藍石諮訪於
公公曰當此時有此等不合流俗官便當特拔以
風勵人羣可惑人言而不計世道乎方今大典要
百姓說好不只要士大夫說好纔是藍石曰予知
其賢未免惑於人言得大議而定 公嘗答人書

日譜

卷十七

禿

云王上勅旨以漢武鄉唐晉公命之僕敢不恕以
用嚴謀以成斷乃更有合於二公者成敗利鈍非
所逆觀生老病死時至則行此兩公的對禱所謂
奉義而堅之以命或有合也願與兄共勉之

二十六日

為孫文正公續集序入歲寒二集

二十七日

得侯木巷一則

二十八日

得湯道衡賀仲軾事一則

二十九日

題蘇門圖寄魏石生 予來蘇門近十五年矣空山
無人俯仰興懷魏子連陸嘗視子夏峯攜手泉源
登公和嘯臺訪康節安樂窩元耶律姚許曾諸先
正栖遲寄寓遺址眺望徘徊輒有欲移家共晨夕
之意瀕行圖蘇門之勝將歸而貽石生先生以當
臥游復謂子曰蘇門一席地蓋有元諸公化民成
俗之區也自先生至止我石翁嘗馳神於蘇山泉
水之間今對此圖如見先生矣子聞之愕然曰石
翁蓋當世之姚許也蘇門烟水自縈懷抱樵漁藿

日譜

卷十七

平

曠之人何足以辱意念哉崔文敏有言曰元有三
儒耶律晉卿之諫殺許平仲之興學劉靜修之不
仕三公固各有得也予私謂為靜修易為晉卿平
仲難先生今日固為其難矣維持世運鼓舞來學
撫此圖得無寄其寤寐之思乎

聞孫子淵至衛口占二絕志喜未敢寄子淵恐疑其
相促也 垂老懷人正寂寥衛源室迺卻人遙十
年兩地停雲意過我應知不待招 七十九年歷
落人烟霞到處不憂貧山家客至常乏酒為爾尤
謀進米春

二十日

友人以詩家叙謂之曰詩之大旨盡於思無邪一言發乎情止乎禮義有刺淫而無誨淫刺淫正所以開不存誠也鄭六卿賦詩言志見善於韓起則詩之無邪益可想見夫子又言詩可興觀羣怨而歸於事父事君則詩之所關誠重矣哉此所以稱言詩謂不學詩無以言子貢論學而知詩子夏論詩而知學步幾於此邇來論詩者鑿鑿然某為正宗某為旁派子謂不本於聖人皆旁派不敢強不知以為知也

日譜

卷十七

聖

四月

初一日

維舟三章章六句 維舟之憑所憑惟水可載可覆 順行逆止水之涸矣舟何以起 藐焉一身象欲如矢環而攻之機張心死內滑外誘人莫之砥 其不欲生莫不惡死靜言思之多違生理君子未仁小人無恥

初二日

行柳渡河口占以送 標泊兩河四十春何來又欲 商行律律令皮骨今垂盡琢句猶能字字新

初五日

與孫子淵語二則 聖門論貧富曰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均一非道也何以有不處不去之別此處莫輕放過曰求志曰達道求者求其所以達也不先求烏能達曰用行曰舍藏者藏其所以行也不有藏烏能行此可想見不去貧與之意只一不去非道之貧賤便是求志舍藏的真實地

日譜

卷十七

聖

子與氏之言曰事莫大於事親守莫大於守身只此兩言括盡天德王道之蘊不失其身以事親則於仁人者也此庸德也民鮮能之乃子所聞支淵氏其庶幾乎子淵以扇索書因錄其語以始之

初六日

寄泗淵語一則 子淵視子蘇門君家三世數十年情事齊到心頭信際問至於某為某之子某為某之孫余耳聞之而心實不忍聞也為小戶之子孫易為大家之子孫難况為聖賢家傑之子孫乎難之難矣泗淵勉之哉

初七日

趙完孫孝子錄 予嘗刻取仰錄孝子門亦有割股

事各教之曰弱者廬墓強者割股非古也于何取

焉子曰論人宜論世論孝宜論人律愚夫愚婦以

王公大人之事彼將能之于高陽齊孝子以促燈

為業而事母以成其孝足與魏童子以人役養母

而成其孝孫文正應忠節正各因其地以存其人

未可以執一論也完縣王學詩寒門小戶以鵝筆

為事而傷心於母之節而傷心於節母之病割股

和藥一服立痊且不欲人之知也此段至性可質

鬼神猥云身體髮膚不敢毀傷無怪全龜保妻子

日譜

卷十七

聖

者接踵而是子聞而附數語於冊愧文不足以存

孝子而孝子自足存也

初八日

報鹿靜觀 令五弟作古天與人俱不可問因兄且

晚榮挺不暇照管故未及相聞而先接其孤寡至

蘇門侯兄三年報績再交付其孤兒寡婦幸及門

韓子新肯來相助目前用度亦可無慮歸繼須俟

冬間血肉凝四方無他虞事已至此亦不妨從容

耳令堂尚康健乎舊有令四弟之變今復值令五

弟俱各死七十老人何以堪此慟苦也

日

才非有 者觀來俱悉起居佳勝且蒙軫念洵親

孤孀此誼自是古人感不獨鹿氏也孫少宰四朝

人物志不敢向年兄借觀但求錄其名姓見寄與

侯所靴一印正亦快事也兩考有稿本無清本浩

繁難以騰寫少宰如果有意容當寄目錄吏部喬

臨城止知其烈死未有事蹟大凡此等事非遺則

濫即不遺不濫矣而寥寥數語始末未備亦覺未

暢此事可與商者甚少恨無術補地共知已一頓

倒耳

日譜

卷十七

聖

初十日

贈紫城王全四孝子 何以見性善庸人亦至人祇

因嗜欲狃迷爾消其真我聞紫城于孝行亦何醜

口不誦詩書詩書在其身念母節而苦窮筆娛寄

畏到骨瘵母疾至誠可格神雖曰非古訓然自有

持循 爭表揚彼益為遠恐匹夫凜名行風義

動精神

十一日

任含真李台符執費北面各有詩訓此 七十九年

族病身何來二仲問行津滿前飛躍原無隱聞柱

徹時色色新

十二日

得曾孫鹿密觀為子志喜口占以謝 山居無擾氣

幽寒竹籟松風蔭自寬屈指曾孫今第四興來尙

欲盡君歡

十三日

人動言薄富貴輕功名靜言思之無所以高出於富

貴者富貴惡能薄也無所以高出於功名者功名

惡能輕也至於齊得喪渾成劇一死生此真聖者

事境地愈微學力愈密未可輕許也

日譜

卷十七

巽

十四日

附錄輔理學末 徐曰仁為祁州守祁生傳風從之

遊曰仁育而教之曰仁去謁陽明京師又從而之

南志在養親而苦於貧急思干升斗之祿遂得危

疾同門士百計寬之不得陽明為之語曰保爾精

毋絕爾生正爾情毋辱爾親盡爾職毋以得失為

爾惕去爾命毋以外物股爾性斯可以免矣其父

聞其疾危來視撫之同歸臨別陽明書以遺之

十五日

或謂陽明有而未嘗有無而未嘗無此言非禪乎曰

有而未嘗有有歸無也無而未嘗無無生有也此

正天之道也聖人之道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未

嘗無也無生有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未嘗有也

有歸無也凡天地間之形形色色皆從無形無色

中來到底仍歸無形無色中去明得此義方可與

言道可與言學

陽明子謂博約是一齊事不分先後人多病其失序

予問之曰子十年讀書將前五年專用之博文後

五年專用之約禮耶抑隨博隨約隨約隨博耶隨

博隨約博中約也隨約隨博約後博也故陽明之

日譜

卷十七

巽

言曰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仍所以約禮二之

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

亂之也知此則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良知又

何疑焉

任生問紫陽格物是窮理姚江格物是正物宜何從

焉子曰窮理當在致知內致知而不窮理則致字

是何功夫知明處當其說自不可易姚江真紫陽

方臣只在子心信得及如信不及何妨從紫陽

十六日

問陽明之學以致知二字為主勝此何所本曰彼實

見得道之所入非此無門也故其說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文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文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致知焉盡矣

孔孟之道盡於四書後儒未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能出於四書之外失者遂有毫釐千里之差我輩

日譜

卷十七

聖

學問只專求之四書足矣四書之言明白簡易非有艱深奧晦之辭只是人多忽畧不肯真實求醒迷究至於不省然非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雖醒猶不醒也

有道之世處處平康人人親長一切仁義禮讓之事皆無所為而為故無節氣之可言忠義降微而為氣節則有所為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氣節之弊流而為容氣遂未免有憤戾決裂之事士流於病拂民人於悍健世將有受其禍者從來容氣之人最害事皆因自視以為氣節耳

十七日

寄望兒 李發回濶孫進第一可喜也你四哥病有起色更可喜也東欠完文書抽出無端受累數年求內外無一人不困無一時不困且勞友朋周旋今始歸結可憐也亦可喜也靜觀陸安邑我心甚慰為爾師門之孤寡慰也連日望客雲集獨慶孫病疹甚險目前尚未大愈未免牽係耳

十八日

得新安謝諫妻陳氏節孝及其姪女張啟忠妻謝氏死事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日譜

卷十七

哭

十九日

寄濶孫 爾今入學矣抑知學之義乎學非專以讀書文詞為事也一日之間饑而食渴而飲倦而眠人來晉接事來應酬此中皆有至當不易之則於此見事親敬長之實於此見仁至義盡之妙不學不知學焉而無所以分其心者則專矣專焉而無所以雜其心者則精矣專而精則明生焉明則誠矣此學之所有事孔子自十五至七十好者好此樂者樂此學之時義大矣哉學者立必為聖人之志正當自今日入學始

二十日

復謝龍章 別來十五年能堪幾迴別每一追思忽忽如夢耶君少年登第吾鄉親友爭推其器識此固天之所以彰德門也不苟軒三字矧翁猶念之不置橋梓之家學於此具見至云秋爽後有蘇門之遊此中之山光水色固已欣欣望之矣

復謝葵甫 朕違雖久聞足下閉門讀書事親課兒外無他務僕謂此便是真實學問接來字歷歷所舉而行之者果無一非孝弟之事可喜也獨祝不佞一詩刻人貴縣誌中此卻不妥足下殆未之深

日譜

卷十七

思耳大凡文字不與本縣關係者不可輕入勿復不暇多及

二十一日

世有兩般學人一自命千秋視人無一不出其下二甲以自收視人無一不出其上此兩人者各有所得也亦各有所失也無自命之意則志不立一意自命則自廣以狹人無自卑之意則量不洪一意自卑則志懦而氣軟善學者以相劑為用而不流於偏勝所謂沂濶剛克高明柔克

二十二日

題朱子晚年定論後 學人無深造自得之力則晚

年而氣衰志惰昏耗乘之矣果能深造自得也境愈入而理愈明義精仁熟之妙所謂從心不踰矩者也豈初立志時便可幾及尚父八十有三源潔於敬義之誠武公九十有五拳拳於切磋之章朱子晚年而論始定正是朱子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處必欲護其未悟之言以為是而於其所既悟者反昧焉則覺是豈紫陽之知己哉學者一有自護與護人之意便成足已自封之病奚足與言學

日譜

卷十七

辛

二十三日

吳聖開詩序 夫子雅言詩又詔小子曰何莫學夫詩則詩之旨趣固發乎性情而本於忠孝聖門子貢氏因論學而知詩子夏氏因論詩而知學是誠善學詩者外此雖專門實彥門也甯國吳聖開以詩請序予不知詩烏能序人之詩然予知聖開之人蓋所稱當世之學人也聖開以其弟隱於中州之下吏過而訪之且以寓親師取友之意願予復舉而論學焉其說本於陽明近溪究其源近溪守寧國日與紳士所講習者匪朝伊夕聖開乃能實

體而力行之真空谷足音也發乎情止乎禮義其所為詩定不猶夫詩人之詩也夫亦各存其志也
已矣

有兩人者一以門閥自恃矜而足揚一途巡退讓若不勝衣子曰門閥高而自誇則俗將高者失其高矣寧不慮以非德望家聲乎退讓若不勝衣者定有以光大其門閥其興其敗於已取之而已

二十四

賢人聖人之格較富人貴人之格自不可以同日論然世人窮年屹屹殫竭心力馳騫於不可必得之

日譜

卷十七

三

場而為之即是者乃絕不肯過而一問此其故何與蓋人爵一途光燄令人艷豔則趨天爵一途闊淡令人厭厭則避天人理欲之分陰陽消長之介聖人在上猶不能定人之趨而况乎今之世嗚乎不忍言之矣

二十五日

寄鹿靜觀 恭喜羅安邑安邑無遺賦便是第一善地他可無問也作令與暑論萬不同暑論無錢提民社之寄猶然書生耳稍露手穎猶曰士氣上官尙自相亮令則責成重而冀望多一伯夷烏能飽

窮盜賊侯運來見作有司者無不驚目而愛其過計也功令森嚴凜平可畏仁兄豪手敏才自無棘手之事恐其以夙所自負者不能耐俗事容俗人激昂之過耳腐儒心不敢負公家四世德意故其自質直如此

二十六日

大凡好揚危言激論者皆其中不足而氣浮神躁故一觸之而即動有涵養人於古來興喪得失是非邪正之故閱之深矣名言正論亦只合平心出之一有危激便是客氣

日譜

卷十七

三

聖賢豪傑應事接人感而起延而動先者不得一毫成心一有成心便成道莫適莫亦世間大有心人必為其所當為必不為其所不為學者入門應須從此做起但不可語於入德之後亦適亦莫者君子而未仁無適無莫者豪傑而証聖

二十七日

問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應作何解曰莫不飲食誰不出戶道不遠人也鮮能知味何莫由斯道人之為道而遠人也誰得此意可與共學可與適道

境一溪而頓失其故恒人之情也閱萬變而不改其

常至人之心也至人之心與天同遊風雨露雷晦

明寒暑無日不轉換而於穆之體自如純亦不已

非天不足以擬至誠非至誠不足以同天天與至

誠一而已矣

二十八日

問夫子發憤忘食所憤者何事樂以忘憂所樂者又

何事也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有息便與

天不相似故其言曰學而時習之又曰好古敏以

求之此憤之所由發也時習而悅好古有獲則樂

日譜

卷十七

三

矣樂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何知老之將至

子之爲子如斯而已矣

二十九日

李孔昭 入畿輔人物考隱逸 孔昭字潛龍癸未進士

不殿試隱居勸門山中妻喪負薪躬爨養母自娛

上官訪之者避不見按君陳裴薦舉山林隱逸奉

旨督撫按起送復遁去古所謂名可得聞人不

可得而見者其斯人之徒與 歲寒老人曰明代

高隱之士如潛龍者應不作算二人龍德而潛者

也子尤多其母能甘與之借隱不慕富貴不矜名

節以視陶母范母何如哉

五月

初一日

刁克俊 入畿輔人物考隱逸

克俊字殷望邳州人天

啟元年恩貢士生平以古道自持教授生徒爲事

立義學遠近從遊者室不能容信義孚於鄉邦有

王彥方之風沒之日門人爲健報德祠歲時祭祀

不絕 歲寒老人曰余南來過邳居停報德祠者

三閱月因而悉殷望之人蓋篤行君子不慕榮祿

日譜

卷十七

三

亦因其鄉前有張明公後有曰仁徐子其教澤尙

未泯也邳生傳耳者從曰仁遊曰仁去謁陽明京

初二日

寄馬玉荀 蒲令之子過夏峯感先生提攜之德并

以感第第即不 先生之德耶去歲春初訪

行老猶有乘興登龍之意今歲肢體精神較去年

大減便不敢起此念矣擬遣兒代往望雅館於郡

李奏雅日侍病夫又不得即去幸舍親鹿長兄得

叨令貴孫貴孫之爲善地自不待言第更喜有太

夫之賢可事士之仁可友第素所惓惓於忠節公

不能忘情於其長君者今可借先生而慰此夙願
先生定鑒此區區不肯膜外視之也

初三日

重訂畿輔人物考至十五日訂完

十六日

寄鉅野令耿子幹汝 作官之難莫難於作令而作
令之難又莫難於今日之令功令如此之嚴而上
官無一處不厚望於令如朋宗黨無一人不屬望
於令一不如意而禍患詭譎立至然又不能如其
意可奈之何哉足下之苦僕頗聞之且憐之第愛

日譜

卷十七

詩

莫能助頹奮起精神先收拾地方人心接人應事
處處練習三月之後民情士俗洞然於心便可自
作主張能耐得俗方能脫俗能忍得氣方能吐氣
立志要堅規模要遠老夫厚望於足下者百樓七
年君家父子兄弟誼不忍忘耳

二十日

壽禹州史使君太君徐太夫人七袞 有序 韓生子新
為書巖史使君徵母壽詩并及兒子輩予非知詩
者近近日乞言之積山積皆遂謝不敢應韓生日
與孝與弟上之人實獨之史使君母慈子孝先生

一指指出與子言孝之意便非泛泛酬應也口占

一歸以竹子新并令兒子輩各為之佐綵舞一段

佳話 從來介壽有妙旨莫以曲說幻人耳忠孝

浮陽是仙訣不外尼山仁壽理蕭山梓里頌母賢

鈞堂士民歌樂只能令境上戴仁人方向庭闈稱

孝子子從韓生聞使君悅親信友同一揆與孝原

先本一身愛日堂前熾氣紫

二十七日

自十七至二十七重訂大難錄完

二十九日

日譜

卷十七

美

答問三編序 前此一編已覺其贅矣望兒復從口
請中抄六卷彙為冊予閱之而益覺其贅也夫既
贅矣仍問之不已仍答之不已此何為也哉蓋有
說焉不待問而知者置一言而已贅問而仍不知
者不妨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問弗知弗措也辨弗
明弗措也中庸以學問思辨行為誠之者之事于
謂一問答之頃而學與思辨與行俱在其中矣凡
問與答必有相反之說不一之論須有一確法以
定之曰惟理而已如論物之輕重必定以權衡如
辨金之真偽必定以礪石論道亦然只藉一理為

衡石人能不是已。是而獨是理之。是則無不決之。疑不昉之辨矣。蓋未有理之所是者。而非理之所非者。而是理之所既非。既是者而可疑。是可疑非。但有一種似。是實非之論。於理遠。又復彌近。故令人難辨。以此愈當尋認真理。擊排到底。以求歸一。此日用間。二子不能已於問。而予不能已於答。即二子不問予。且自問而自答之。以求明此理之是而已。

六月

初一日

日譜

卷十七

五

寄李相國坦園 南山有橋北山有梓鬱鬱蒼蒼儼在咫尺風浴日倚高岑玉樹千尋光氣紫文敏先生相度寬休休容德照青汗當時允稱一个臣至令翰羽表于官坦園相國頭正黑身應星文獎鼎列鹽梅蚤和大道亭先後絲綸天日白老農願爾久忘形印壑相安看子耕開來扶杖野雲平北聽燕山鳳鳥鳴

初三日

行河內知府丁泰運死事一則 入取節錄續集

初四日

贈呂崑峯 我於瀛海得二友斗南高氏崑峯叟二仲夙契大相同論交何意到衰朽斗南匣劍幾經磨晚歸西學堅自守崑峯落拓已有年胸中曠逸無俗紐一壺濁酒一卷書世事於我乎何有新悟仙方一味愁此是英雄人回首

初五日

問外邪易斷內邪難滅此語然否曰是亦未嘗深自體認夫邪安有內外哉大凡內念之膠固總因外境之牽纏外之得喪榮辱橫逆憂患死生果能一一看得破而了無介介乎不能也外不能了達內

日譜

卷十七

五

何能斷滅此原無內無外之道也斷除邪念須先淡世情處處讓人事事自反把橫逆事只看作平等強忍而行求仁莫近積之既久內念自平而篤實光輝可漸次而至矣

初六日

讀崑峯扇頭詩再成一絕 流水相看漫自驚飛雲落電有何情只應教子學耕讀列有從來不錯行思到人情幾欲喻君家何事嘆悽迷天來天事俱平等助向南地聽曉鷄

初七日

古崑峯詩序 歲在己卯獻縣高斗南訪予於百樓

曰其有鬱積於中恨才短胆薄自不能解行遊天下得一能了此者為之執鞭固所願也予心識之曰斗南真男子哉又二十年滄洲呂崑峯顧予於夏峯其言議風槩與斗南相似丁酉別去壬寅復來聯牀握手益信崑峯之逼似斗南也斗南非工詩者而亦間作詩崑峯雖不專以詩名而晚年陶情吟咏有香山鄒南之致憲使楊我蒿已序而刻之復問言於予予曰君未知風雅之道最忌腐氣君之詩固佳以八十歲腐儂不慣作詩之人而序

日譜

卷十七

堯

詩甯不為腐氣所中哉吾鄉風雅之盟為海內所推重者莫嚴峯戴公若也當歸而問之可也

劉大輅評入畿輔人物考理學 博極羣書淹貫經史

尤遠太極圖說只此十四字便是真理學北方數經兵燹文獻無徵遂令正人君子湮滅而無聞者多矣惜公僅存此數語猶幸公尚存此數語也非言并功德不傳誠然

與崑峯兼山室聽雨 孤村濁酒夏雲生且喜同君聽雨聲千里懷人今作三十年老我偕稱兄腐儒供給雖粗構豪客胸藏有鼎烹為語居停李學使

偷閒莫厭整雙旌

任明臣 入畿輔人物考方正 明臣字東海青縣人子唐子同門也君雄辯教諭得士心卒於雄雄士為之感泣有七十子之冠風焉

初八日

先考忌辰 五十八年孺子心每逢此日慟不禁形容夢裏仍如舊靈爽由來無古今 四朝豆豉時新業葉枝枝四輩人指示兒孫繼祖德好從薦享誠根因

初九日

日譜

卷十七

卒

報載嚴峯 子與氏論五不挾而之挾實難不挾父子之貴為尤難先生官大司農君及第乃獨能易其所難而問不能問寡此非中有所得真能好善忘勢者能之乎先生洵謙德不肖無可樂之道而矯誦忘人之勢則妄甚矣繼自今以後望仍如初利在還如司馬君實之遇堯夫者便可作千秋一校佳話先生此時為風雅主盟不肖謂風雅也道德不可作彼觀子貢因論詩而知學子夏因論學而知詩夫子均賞之聞字畫亦游藝之事技亦道也以道德出之則無一事非道德也別言書扇

頭請教道喪學荒之後不謂晚得先生為之啟異
何幸如之小刻三種附呈記室十年來無所事事
輯有數編無副本不及就正容圖續寄明年平頭
八十賴天之靈耳目雖曰聾聵心思尚未全迷有
便郵望時賜提誨其生近无何似聲意筆所未盡
者信且老以傳我心

切郡對春元入義輔人物考補遺 春元號明宇固安

人神廟館甥也孤貞為性風格自持如公三拜舅
姑之禮駙馬坐公主之右一一據祖制以爭即觸
神皇帝之怒罰國學習禮多方以折之弗恤也務

日譜

卷十七

空

請而後已羽翼光廟委曲獨瘁此其功固人
所未及知兩執親喪一秉家禮初請歸葬其父封
章伏闕竟以誠而動天再遭母喪飲血塌苦終以
毀而滅性平生不陳奇玩不赴俗筵架上無非聖
之書對客高談首揭忠孝兩字一任夫人以為迂
獨人以為執拗人以為矯情好名春元恬焉不辭
持益力一時朝士之正人君子無不願為交懽者
以數年邑紳士請祀於學宮學院左光斗批其牘
云希君在朝廷當是龍比一流在聖門可入曾閔
尸至時以為知言 野史氏曰子與明宇交最久

習其人 以好名然所好者忠孝節義之名而最惡
不忠不孝不節義之名此亦不思其好名矣其執
喪也牢守期而小祥始食菜果之禮隆冬大寒寢
苦枕塊鮮華丈夫鷄骨如柴竟死於喪室此亦誠
過然誰能有此過者彼能是是亦足矣

初十日

答戴問一則 千聖之道盡於易而易之道盡於閑
邪存誠之一言閑邪以存誠所謂盡人以合天也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此生安事不能不
勉勉焉而中不能不思思焉而得此學利事勉焉

日譜

卷十七

空

而未必中勉之又勉務期於中而已思焉而未必
得思之又思務期於得而已此困勉事及其成中
則一而所從入之途安勉頓漸由來漸矣其著力
處總自閑邪始而閑邪之功尤在於發端處而致
其決夫五之爻曰夫中行無咎蓋言其則中行而
可無咎周公善其補過所以開遷善之門也象之
言口中行無咎中未光也既中行無咎矣而復以
為中未光蓋言其源於大義而不得不勉焉從事
非體優游而容泮渙者故以未光病之所以清欺
謙之源也然則光如之何莫若以危危則朝乾夕

以德緝熙內邪自無因而起內邪不起自外邪不卒無妄則誠自存本體如是應用如是千聖萬賢知之一成功一總只如是孟子曰夫仁亦在乎孰之而已矣孰固未易幾也故頻復雖悔而無咎恒能久中而悔亡知其義之不可而夫之於外擇其中之可守而服膺於內峻如之業將炳耀焉敦復自敦良也此便是淨盡堅固田地又何內外輕重之可言孔子生安而自居於學知顏氏子克復歸仁亦可謂學知曾之忠恕思之戒懼皆是困勉工夫程子曰人心一有所欲以離道矣到得私欲淨盡時亦只是用閑邪工夫遷善改過夫子憂其未能何嘗有自見為無邪時候

日譜

卷十七

查

十一日

戴滄洲以扇索書 程子曰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陽明曰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窮理盡性正下學事以至於命則上達矣當下學時憂危惕厲覺掃盪廓清之未能如何便他臻美大聖神之域道不本於一統者不知道學必求其捷路者非善學也 周元公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夫忿

與然不善與過皆邪也懲之窒之遷之改之乃所謂閑邪也邪與誠不並立留得一分邪便減得一分誠有幾毫間雜處即息矣終與乾行不相似淨盡堅固田地只是箇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道之所以光也 二則仍足前問意

十一日

孟子曰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周子曰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是必由師友有之由孟子之言貴於己不待借於人所謂豪傑之士無文王 六出周子之言相觀

日譜

卷十七

查

而善為力甚易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既不能自拔於己又不能取善於人是之謂自暴自棄也夫

程明道謂孟子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分明以天自命明道能於此觀破真是天眼方能位置古今聖賢豪傑人之性亦大矣哉欲置一物於性之外不得也欲道一事於性之外不得也重里之遠恍如目前數千載之遙宛若昨日蓋性之量原自不隔陸子靜南

北海干乾上下此心此理同正從性字看出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識
得此分原定則我大而物小無處而非素位也大
行可窮居亦可不識此分原定則我小而物自大
無處而非願外也窮居不可大行更不可同此樂
育之乾坤不能履道坦坦而自貽伊戚可哀也

十三日

伊川謂良佐曰近日事如何良佐對曰天下何思何
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說了
又道恰好著工夫也此言總不說破如何太蚤應

日譜

卷十七

五

如何著工夫令良佐自理會良佐二十年後舉以
示人亦直稱述此語乃今思之發得太蚤良佐造
詣尙未至此恰好著工夫胡不容不至此也倘再
有人問工夫於何者必將曰何思何慮自無邪思
始君子思不出其位正閑邪之旨也

十四日

初向學時意緒紛雜須先靜坐故程門見人靜坐輒
嘆其善學靜坐中非無事做正要用省察克治工
夫一念之動或善或不善已有獨知覺其不善斯
釘截鐵務求根本塞源而後已成權既久當自有

天賦守身之日

十五日

泊心之道著一毫爭遠不得著一毫慢緩不得急遠
則凌節欲速見小之念乘之其咎為正助慢緩則
又沉澁無歸咎必至於忘忘與正助均害也忘之
病中於庸愚正助之病中於賢知勿忘勿助非深
造自得者不能

天地之覆載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忘不得助不
得至誠無息博厚高明悠久與天地相配亦是忘
不得助不得稍私意間雜此心便不能廓然純

日譜

卷十七

五

是大理不純處非忘即助孟子曰必有事焉謂集
義以慊心一應私心幾經掃除蕩滌方可言勿忘
勿助

好色好貨好勇好樂此皆最不美之名人所諱言之
事孟子謂皆足以致王似乎將順之過不知卻是
人所必有之情只以與民同三字喚醒便是情順
物而無情此最一段開關大手眼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人二君子小人而已矣趨仁
之路者仁之分數雖不同皆君子一流也趨不仁
之路者不仁之分數雖不同皆小人同歸也如枉

狷與中行儘不同矣狂得中之神狷得中之骨故皆君子也聖門四科各不同矣或具體而微或各分一體故皆君子也行已有恥不辱君命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言必信行必果儘不同矣均謂之士故皆君子也至於小人有明與君子相遠之小人

日譜

卷七

李

小人學術在是而治術亦在是矣

十六日

陳文孺入藏輔人物考方正 久矣世人之無交也一

貴一賤交情乃見一生一死乃見交情徒聞其語未見其人何幸而得之文孺文孺中丁酉式戊戌成進士其鄉同年易州鄭與清苑趙以闈中文招議罷科抑鬱死文孺皆與之約為婚姻官吏部郎以大叅家居所與話晨夕聯袂同遊老而彌篤者始終與許紫垣無間然且因紫垣而交予一見投懽穆然一老布衣耳宦績多可述不及備

聊估賈太公評入藏輔人物考方正 公子如家前輩

也八習其語言行事真所謂端人正士也哉公樂道人善嘗評其座右云平生不解藏人善則必逢人說項斯予極受公之知然不能嗣 良可愧也公少從馮驩胸余交河遊刻意為舉子業入官後從鄒南皋高景逸馮少墟談學亦不標講學之名嘗謂予曰東林諸公未必皆君子畢竟多君子攻東林諸公未必皆小人畢竟多 人此亦持平之論

十七日

日譜

卷十七

李

學問先要見出大總腦總腦不清則時時有難處之事在在有難處之人總腦清則天下之物盡在我而不足以增損我故得喪榮辱俱不足驚吾神擾吾慮而日用飲食之間盡皆性命流行之會然非閑邪存誠不足與語

十八日

問何一總腦曰亦就各人自認非有一定指稱也堯舜禹以中授受則中其總腦也孔顏樂處何在則樂其總腦也曾之忠恕孟之仁義則忠恕仁義其總腦也中庸道云吾學雖有所本天理二字乃是自

已貼出來能自己體貼則耳所聞目所見飲食
夢寐無非是這一件上下四方往古來今都一齊
穿和原非有兩件物兩件事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大凡貫不去者皆已私障之也陽明之良知亦是
自己體貼出來良知與天理豈有異乎

十九日

中州理學引 中州理學肇自月川月川以紫陽為
錫嗣後何柏齋王蒼谷崔後渠諸公皆以月川之
步趨為步趨而詆子靜為禪學陽明為心學夫學
統於孔門或具體而微或名分一體總之皆學孔

日譜

卷十七

充

子之學而識孔子之道 自顏曾思孟以暨周
程張朱雖未必盡聖人之蘊總是此一條路路以
同為異以異為同正不妨並存而互見之建安亦
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於江亦無王伯安明
宗云吾學雖有所本天理二字是自己體貼出來
儒學本天者理也見危授命經世宰物隨地自
見親之一理而已談身心性命一遇事便束手此
腐儒曲士之流實為理學之詭厲也

二十日

晨起京師友人過訪 出花野草與時新眼暗耳聾

旅病身不語三千餘歲事已成七十九年人乾坤
不盡當前色霜雪常合至後春桑梓有情勞過問
園蔬村酒未為貧

二十一日

訂中州理學編至二十六日完

二十七日

讀黃石齋思在華嶽詩有世間險阻苦未華
、山頂上行予翻之云莫托此身經履險無人行處
便休行世公矣情詩書有八句皆愁慘無聊之意
予為慮之為一絕 言志何人非性靈精神數處

日譜

卷十七

平

見他榮文夫墮地誰無事 把開愁緒此生

二十八日

題求志錄入廣美二集

二十九日

薦擊遊西嶽過夏峯有見懷詩用韻答贈 少年飽
福性最不耐容人老至識無定學疎道未親起予
闕汝意與爾性吾身登華尋奇蹟高皇夢尚新

三十日

五十年前問之鹿忠節云伊丙午房師王以悟理學
先生也今於曹月川譜中得王惺所乃知以悟即

惺所耳故前觀面而失之

日譜錄存卷之十七終

日譜

卷十七

壬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十八

康熙元年壬寅七十九歲

七月

後學 武勝王 輯 校訂

初一日

孔聖教世孫 錄

月川譜中載洪熙元年河間趙本來學本字致用宿
律人登乙科進士又永樂十二年保定鄆州王綱
來學父坦官給事中聞先生風遣子就學後中乙
科綱與本皆字廉從遊大儒其人定有可觀惜無
傳之者令後世無聞焉

初二日

日譜

卷十八

親友過訪者皆云此時銀一兩換錢六千秋糧一石
價不值一錢官糧累急功令最切銀日益貴穀日
益賤聞漸有棄已熟之田而播家洪定 故河決
衝溺百不堪言而稍有秋成者其苦又如此此等
景象不無隱憂之皆災異也因記之

初三日

堯舜禹以一中相授受中即所謂天理也危微精一
是堯舜禹之自己體貼處孔子注聖而生平好古
敏末不知費多少體貼凡真儒輩出不經自己體
貼終是義襲而取唐江村認理提綱九則亦是

貼出來

李國華 弟平昔最惡管閒事之人而已

卻似好管閒事者在他人以為閒事而已乃視之為切身義有所激而情不容已故耳竊念古者生長都門千餘里卜居蘇門者以與國老為至戚故相就國老亦以蘇門為古名賢姚許諸公化民成俗之地故相邀此姻戚中一段最美之意世世相好無相尤有無相通分宅而居此自情理之宜天于善平仲交久而能敬此語誰不聞之今未十年

日譜

卷十八

二

具呈爭訟冒暑赴審竊為二公不取也區區阿覩何圖輕重而至戚遂成仇敵耶致古老具呈者國老父子疎節之咎不容辭古老親屬尊輩亦常念國老之久病晉生之稚弱以大容小豈非長者自處之道乎腐儒之言已而與古老晉生各詳告之矣望兩家各退一步各反求己之所未盡者勿徒一吐責人也國老所借古老之銀如其未定當速完不負欠於人方可自嫌於己古老既不能焚券於前而必欲銖兩於後亦非策之得也李霖老妻如初事既相干自有酌裁聞王蓼老太太亦不

肯生視欲為兩家調停此亦豈好管閒事也故亦

以二公為賢者相如以迴車決勝於熾庭區何以不問取賢於賈復二公三思而審處之當無能為二公曲突徒薪尚不肯命之焦頭爛額此老翁為十年來與二公為朋友之意二公倘各已言定求相勝凶終隙末親誼之薄為人笑柄豈在哉下事論干古人黃仲山喜聞過命名無勇焉是望於高明

初五日

示諸重孫 爾淳年十四矣溥浴入九歲溫浴五七

日譜

卷十八

三

歲亦皆入小學授句讀隨班於先祠四時行禮此是爾等成人之始正在孩提稍長之時不知孝父母不知敬況長便是自喪其赤子之心安望他日之有成立乎聖功始蒙養古人有胎教悠悠姑息娛悅目前縱恣成性將由惡終皆蒙養不端貽之禍耳悔何可追爾等日夕講解從知識方起意念初動時即有此一番閑邪存誠工夫何愁他日不升堂入室也

初六日

題蒙養卷一則 即前初五日示諸重孫一版

初七日

再題蒙養卷一則 漏潛隨其父守道而途亦不及者謂其有兄之責養育諸幼弟其任更重遞推之而道亦重於博洽等博洽亦重於溫淳等溫淳日與令望兒字字訓解於諸釋孫諸釋孫固難望其領畧而為父兄者便從此日領畧起時時刻刻提撥警省庶不負為孝友堂子弟升堂者升孝之堂堂也入室者入室孝友之室也不孝不友祖父恥以為兒孫矣

初八日

元公以無欲二字為千古入聖指要明道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夫意之所向不必聲色貨利即功名道德一有膠固係懸之跡此心便不得泰然如何能靜虛動直物來順應無欲二字至近而遠至約而盡至易而難非深造自得之後未敢輕言也

初九日

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孔孟在當時亦均之為是人也只是以一身為天下以一日為萬世則固有大老存也在當日不覺其所闢於天下萬世者何在

在天下萬世後自覺之總之有見於性分之大原

不隔天下萬世於一廬之外能以其學於已者而誨於人師友之與從此始千餘年而有諸洛師友之道一光矣又數百年而有湯明及門之盛幾數千人且多賢者師友之道又一光矣此固當日孔孟之不厭不倦者所以貽留於天下萬世者耳

初十日

彭德司李毛會侯際可通訪夏峯會侯嚴州人云子陵本姓章避漢帝諱改姓嚴嚴州從子陵得名而子陵竟述其本姓今千幾百年矣會侯有句云

日譜

卷十八

五

故國今非漢方州尚守嚴亦可作野史中一段淡話

十一日

寄蘇澤公時轉江西按察使 弟淹留蘇州十三年矣皆借老親臺之庇蔭也目今七十九歲耳目雖云聾聵心思尚未荒迷無所事事與二三子弟聯有理學宗傳宗傳考各一部四書近指書經近指各一部藏輔中州人物考各一部餘還有數小種遠路不能就正一以消閑歲月一以報答穹蒼此老庸僑山居功課也親臺命世人豪當時與許命

殘喘不知尚有餘一語語否所惡者命門人取權
以書生投筆志欲請復有就江西一小弁以押運
而革運船之弊遂遭毒手今四十載生死存亡俱
不可知其友王某與之同登武備者沙遠往
探消息因叩古堦倘得生還便屬再造附此題十
年濶別之情臨楮翹首曷勝依依

十二日

奇安慶左忠肅子第 久乏音問天南天北惟有勞
結三年前白令親自都門曾寄一函伊時即有聖
字悉未得達又致西華公一函亦竟杳然廿年前

日譜

卷十八

六

有輩得諸忠手蹟一卷邇來遠近賢豪常來借閱
以當面對又有搜乙丙記事遺稿付諸梓者惡忠
節令孫時有昏耗近亦得親揚忠烈遺業周思介
子孫亦久不聞僕寄居蘇門十三年矣明年年
八十瞻懷往事悵然與思有舍親某過訪其友金
副戎囑採德門近况附舊記并孫文正誌文各一
册

十三日

以狂傲得罪下獄其友討茂秦行哭燕市告
諸貴人曰天乎冤哉生之諸公何不登馬討徒

令于戰後哀湘而用賈子歐生其以一書生投筆
意欲請復志亦壯矣獨不自量一押運小弁事
諸旗甲相沿之積弊反遭其毒手三年來生死存
亡杳無音耗其友某毅然走數千里為之申訴求
援此誼當不在茂秦下頌行過予諸同人際以大
觥為壯行色予書此以告三千里之篤於友誼者
莫謂當世無豪傑也

十四日

復鉅野令 奏見同詳詢治狀鋤莠之力具見象手
且禮士旌節養老諸善政次第舉行循吏規模露

日譜

卷十八

七

於此矣但王之以有恒出之以無欲學衛事功一
了百當更可喜者聞尊君止願足下做好官不愧
作民父母是以賢父而成其令子足下益宜自勉
老夫父子且借為門墻光矣心欲虛力欲實聞過
即改見義勇為此老夫所懣懣於良契者

十五日

薦馨問學問到晚年自得在何處當於何處用功曰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者
於於倫日用之間處處踏實不肯絲毫放過即三
十年來所拈隨時隨處體認天理是也此便是學

義義集則心慊何不自得之有中庸無人不自得亦只是行素不願外行素不願外正是深遠之道此段功夫何論晚年少年不從此處著手到底只是義襲而取聞的之分欺懷之介危乎微乎八十歲所望於二三同人者正在此

十六日

薦馨問放下有時全湊泊閒來無事不從容便是頭是道從容中道聖人矣學者可學而至歟曰謂聖人不能學是無志者也天子臣弟友教其未能視聽言動欲其中禮喜怒哀樂欲其中節此外

日譜

卷十八

八

聖人之事我與聖人不差毫釐只是聖人求其能求中禮求中節我輩不求能中禮不中節便棄聖人千里矣紫陽放下有時全湊泊明道問來無事不從容已見得頭頭是道便是聖人可學而至然其把柄在窮理在識仁我輩不能窮窮窮之理識明道之仁狠云學聖道無餘矣

十七日

復李爽五 憶甲戌謁孔林生洲在濟邀過其署中留五日而濟之山川景物猶依然在目中也生洲以濟起家今成當代人物未及三十年親又復來

治濟循蹟且出前人上其名世之業不問而知濟亦可謂於吾黨士有夙緣矣大難錄一編僕十八年精神所寄不敢謀諸梓者謂搜羅未廣多有漏遺且欲待其人而付之奏兒歸極稱親丈勇於為善不憚煩不惜費計日便可竣事切喜已收之人其精光既聚則未收之人其氣詭漸通繼有所得或不妨編入補遺此則親丈之事親丈之責也僕之所待者得其人僕之事畢矣不盡

十八日

寄耿幹汝 古人位三公恨不為令以令最親民得

日譜

卷十八

九

行其德也朝起一念焉暮可及於人 不無隔手無等待隨時利濟即事勢萬難之曾救得一分水火留得一分元氣從古真儒名世只是自盡其心焉南日虛心講求實心幹理剛心斷物累冷心攔流俗此僕與鹿忠節四十年相期素願冀一試之期月三年之間未得身親故惓惓於良友由求居政事之科非有奇行異能也曰果曰藝果不濡滯藝不糾纏此皆人可勉而能者即子貢之達亦豈絕德哉以吾友勉考一事果達藝之精神通體俱在至之以有恒出之以無欲何愁不契由求而登足

父之堂尼父之室哉聖門諸賢不必盡是理學經
濟節義文章皆理學之發用散見處也能成得一
件便是聖門之徒詞章應付鹿忠節恥之僕亦恥
之

十九日

復高司寇 殘年病骨日夕神遊渥水之雙柳居與
親臺聯袂接杯也冀成都歸蘇門承翰幣詩筆宛
如覲面益見老親翁之位愈高而德愈盛當代名
世應不作第二人 國朝於六部獨鄭重大司寇
正以其持天下之平 化存元氣所賴於仁人

行譜

卷十八

十

君子者甚鉅非親翁孰能勝此任而愉快乎為
行矣幹汝治鉅野錚錚有聲據見在旋為次第僥
有吏才但此時為令萬難於昔日親翁夙昔遇之
既在塵外此時須破格提拔成就敢生作一循良
吏亦親翁一大陰德也如有所壻必有所試僕固
窺其大端矣蘇門無事輯有數種無副本不及就
正兩小刻先呈覽

二十日

毛會侯問由求為聖門高第何為季氏聚斂夫子不
止於未仕之前乃鳴鼓於聚斂之後耶曰財用生

於政事由求居政事之利尼財固所優為必欲攘
奪其君刻薄其民由求亦不肯出此其仕季氏也
未嘗不欲其匡正季氏之失化小人為君子亦往
公山佛肸之意由或能領其概夫子寬由而獨責
求求無匡正真實為季氏用全非夫子之心其曰
小子鳴鼓而攻之警求也警季氏也亦所以警諸
小子也

二十一日

明道謂其門人曰諸君會此聽吾言而已未嘗學也
請問焉曰且靜坐夫舍聽言而從事於靜坐此何

日譜

卷十八

十一

說也蓋嘗思之必此諸公之精神全發揚於口語
之間而含藏意少故教之且靜坐澄其心而息其
氣然後可以細釋吾之言此程門教旨也看喜怒哀
哀樂未發氣象非有得於靜者孰能知之

二十二日

凡人卒然有非意之事須堅忍剛毅乃不入戰懼戰
懼多氣弱而中柔者故多危疑震撼不能遽定然
又思冥行但以勿動心為王酬酢應變處處而不
懈思惟聖人有許大幹濟之妙在

二十三日

小人陰險之性方足以爲惡君子與之相遇不論其在吾上在吾下只求不爲彼所欺害不求得其歡心一求歡非媚即昵均謂之比匪所傷不既多乎此係擇交事不可不慎

二十四日

劉思中評 畿輔人物考方正 野史氏曰予少時入郡

而公老矣簡出不會客遂未得晤諸長老爲予言

其人大概如此其沒也鄉評重之公舉祀於學宮

張泰評 畿輔人物考補遺 從來瑞之禍人固因此輩

性行之險惡然亦有因激而成者不能制取小人

日譜

卷十八

三

而謹躬守禮不爲小人所戕害此非豪手不能

二十五日

宋登春評 畿輔人物考隱遺 野史氏曰世未有真知

應元者故應元亦不欲求人知也荊州太守能知

君不遠數千里報之其知己之感也更倍於他人

乃知其隱於酒隱於詩隱於遊 其知希自貴

之意嘗讀放達高隱遺事易長人輕世傲物之心

此可 於應元而及之應元乃真狂狷者也

二十六日

王命評 畿輔人物考清直 受謫不急自解甯人負我

勿我負人欽甫可稱長者本傳稱饒城被水不浸者數板命爲文登城祭畢水落迄不爲災治風時盡食苗命爲文禱於神巖跡如插竟亦莫知所往情誠感格從古記之矣

二十七日

毛鵬評 畿輔人物考經濟 曰汝南以孝友媚睦之行

素孚於里閭而到處建立人推經濟此才節合焉

者也年僅四十有四惜哉

二十八日

送別吳聖開叙 甯國吳聖開學有所本予與之處

日譜

卷十八

三

逾二年矣一番晤對輒有一番裨益三五同人且

借以鼓舞摩勵津津乎日見其進也今當歸去過

夏峯言別予念聖開於學問一事真如飢食渴飲

其望人之共學亦如飢食渴飲聖開亦可謂痴心

也哉大段此件事須用功夫之方有覺悟亦自我

知之自我言之難以盡語之人即語之亦不過因

人指點強聒一語便生障礙若言下解悟了無違

拂非功與已齊亦未可以想像而言解釋而得也

夫子雖曰無行不與不倦爲謫然不啟不發不復

告者此中之權衡審矣涇陽顧子有言慈湖以傳

象山者失象山龍谿以傳陽明者失陽明夫龍谿
學有獨詣烏能甘學龍谿之流弊耶臨路無可爲
君贈但願日求進則日有自得學力愈深執見愈
破他日再相會當益有匡予之不逮者同學二三
子賦詩爲別予次其語以送之

八月

初一日

先儒拘泥之見紛紜於章句字面動滋多口亦大縛
人籠箝每以用功執著夫至脫然爲慮解縛則爲
妙剌然人品不齊工力不等又未可盡以解縛語

日譜

卷十八

古

增他人之縱肆也一番痛快處便有一番流弊處
知其流弊而預有以砥之補偏救弊因時制宜方
是眞實儒者

初二日

友問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愚破即知何云非知也
力行足以忘私私忘非仁乎知恥足以起懦懦起
非勇乎曰君言亦是解縛快語第就聖門觀之孔
顏之外更有何人稱好學者回也三月不違餘日
且至焉夫子嘆剛之未見仁必有勇根之慾焉得
爲剛由之果仁則不知據此則學有斷續者即不

可語於知者之不敏行有純駁者即不可語於仁
者之不憂恥待激發者即不可語於勇者之不懼
天行健至誠無息未能盡人以合天一毫強弱不
得也三近云者雖未必驟合已望而趨焉便可馴
至其功力正在困勉之間大學知所先後則近道
矣中庸忠恕違道不遠皆是眞實體認可想三近
之義爲山九仞猶恐一簣之不加掘井九仞猶恐
及泉之未能况廢於半途者乎

初三日

入城巽權堂下榻願菴作古愴焉有懷 下榻思前

日譜

卷十八

圭

日今懸已六年重來尋舊夢無語意潸然

初五日

題責志軒爲念怙 八月之五日過念怙讀書處几
上有古文彙集二編前編二十五卷自左傳至宋
後編三十五卷自周禮至宋無一字非紹開公手
抄紹開督衛河利賴最永丙申捐資客旅規七千
里既不能歸又不能葬焚焚孤孀莫念怙讀父書
有成以立門戶而慰游魂子視遺編對弱子病榻
依依呼孤兒侍側欲言悽斷之景况實際我心子
無所以益子者但願念怙讀父書屏除少年習心

習氣時時刻刻如對先人於此所編明誦書思承先立身之道端不外此因想其讀書之室曰責志軒猛自憤發急圖立志或急欲立而志不能即立總不能借助於他人姑待於異日直當念責吾志將陽明責志說錄一通置座右是在子之自策勵耳幼而無父曰孤詩取陟怙寄仁人孝子之思夫昔年字子以念怙今日題子居曰責志此亦庶儒一片痴腸也

初六日

與三無道人論易二則入大旨

日譜

卷十八

夫

初七日

答呂昆峯所寄戴最學書 學問不經關熱處走一番終是放不下入悅道德出悅紛華靡麗即賢者且不免須是一切風波是非榮辱得喪果然都無些子與吾身心性命不相干涉此纔是英雄回首直截入道之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是千古做聖賢豪傑的真路數

初八日

于杜若行畧 杜若名鴻漸安肅人順治丙戌舉於鄉介謝葵甫稱贊於雲宿舍戊子子過其家留十

日題其讀書之室曰必為野王辰登進士授醴陵縣令赴任視子蘇門約卜居相鄰為終老之計治醴陵有能聲時鎮長沙孤山過醴杜若不及迎孤山怒杜若往拜孤山不為禮踞地而坐杜若亦踞地相向而坐各無言久之孤山問曰汝何官曰醴陵知縣孤山曰我過此縣如何不禮我杜若曰今日特來相拜如何敢不禮孤山問曰不語杜若亦不語仍坐不退久之孤山復問曰汝何處曰保定之安肅孤山曰安肅有干大爺曾在某處作官你可知道杜若曰便是先祖孤山曰伊時有某人某

日譜

卷十八

志

初九日

鹿野史道傳贊 予幼而往來鄰中經過其第深定人爲子言正德癸酉鄉試栢菴公見克宏三場文即封一束遺之令放榜後始發乃對一聯云二三

千人中文章魁首四五十年來父子身元此時相
傳以爲美談暨讀其傳乃知公立朝居官官經
濟馨傳奕葉甯直科第流芳已也

初十日

人不能與人相處則自己無置身之地何以位置人
故能位置目前人者則可以位置千古一人而
求備則無人不見其短隨材而器使則無人不見
其長跛者可使守門戶警者可使司更鼓天下何
嘗有棄人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取千
古人之善是起千古人之朽骨而使之靈正所以

日譜

卷十八

六

嗚目前之聲賤而使之醒也舜之樂善禹之拜善
是何等心腸故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自開闢來
只此一善是人生真種子任世代遷流到底抹殺
不盡前聖後聖根源在此

予考人物而分爲七科正欲其多收人物也若限於
一格則不合式者多矣取其清則無病其隘取其
和則無病其不恭意在進取雖寥寥而無害意在
信果雖蹉蹉而不辭微固各有取爾也既有真門
入其門則收從古設科取士亦如斯而已

十一日

念菴云從前爲良知時時見在一句說卻培養一段

工夫培養原屬收斂翕聚甲辰夏因靜坐十日恍
恍見得又被龍谿諸君一勾轉了總爲自家用功
不深內虛易搖友朋勉勵與力也孟子言皆有怵
惕惻隱之心由於乍見言平且好惡與人相近自
於夜氣所息若能擴充長養常如夜之所息則時
時可似不見與人近時此聖賢苦心語也良知二
字是陽明公特地提出令人知聖賢不遠方有下
手處然上面添一收字便是擴養之意又良知良
字乃是發而中節之和其所以良者要非思爲可

日譜

卷十八

九

及所謂不慮而知正提出本來頭面也今卻盡以
知覺發用處爲良知又易致字爲依字則是只有
發用無生聚矣此段爲後來講學者中流一柱不
獨有功於陽明更有功於程朱

十二日

入聖學錄一則 成祖謂學士胡廣曰朕守藩時聞
暇喜觀易時王府官僚亦有知易者然未若武周
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不流動處蓋易貴知變
不失其宜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是爲要妙亦在虛
心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知易以內君子外小

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少次日周文入謝上悞
其乃命為侍講學士賜之休沐武周大異人

十三日

答田華石 昨承下問未盡一得之愚敢因臺旨而
詳言之無非借此以為求教之地也凡立言有宗
舉意有指第之宗指謂閑邪以存誠先生宗指謂
存誠自無邪然亦非兩事無二功也來旨云夫人
一生自幼至老一日自子而亥無一刻非邪之緣
其來不及拒其發不及覺其細不可檢縱日事隱
防無論邪不能止即止之為勞已甚稍懈焉邪將

日譜

卷十八

三

又伏故不如以一誠為主如大學之知止中庸之
慎獨曾子之忠恕孟子之不動心但使此物提醒
不昧則邪萌自消即如某日當空翹翹自滅如此
日日存自無邪久之不用閑無弗誠矣此是一了
百當之法只預存一誠自可省卻許多閑邪工夫
靜言思之誠何能預存曾子之忠恕一生自省用
多少戒欺工夫方能有自慊之時孟子之不動心
一生集義擴充長養浩然不奪於外豈一朝一夕
可得此之境地是欲淨理還有不期存而自無不
存之意非決盡羣陰閑邪之至豈易語此翁謂閑

邪以存誠下學也先生謂誠存自無邪上達也凡
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即在下學裏以孔
子之聖而曰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以顏子之
賢而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皆所謂
閑邪也下學也來旨亦明言之第未曾判定何為
下學從入門時說也何為上達從成德後論也程
子曰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愚故謂閑邪以存
誠誠存自無邪亦非兩事無二功也要知邪非淫
蕩恣肆顯與名理背叛只稍與吾性命相違拂便
非所謂未發之中中節之和君子戒懼慎獨致吾

日譜

卷十八

三

中致吾和急去其不中不和者而誠存矣誠無妄
邪者妄也留一分妄蝕一分誠兩者爭勝諺云道
高一尺魔高一丈學術治術各有魔聲也貨利從
外中之然其根卻伏於內或憂懼自內中之然其
弊卻流於外不遜不殖惟湯非知仁勇惟能祛或
憂懼至此之害與同之害和驢虞小補之害治均
之皆蝕吾誠耳大人不廢閑邪之功貞婦亦凜固
邪之誠危乎微乎惟精者閑邪也惟一者存誠也
六執厥中不期存而自存誠者天之道也生安不
廢學利學問之事久矣無人相商故於先生不敢

不盡其愚幸直教之

十五

問不親不聞何以爲中戒慎恐懼何以爲求合乎中

曰此念菴羅子談柄也平昔論此甚詳大指謂不

親不聞寂然無爲一無所著故曰只此是中戒慎

恐懼無時可息者功夫也所以求合乎中是本體

上著不得工夫慎獨知幾常令此心惺惺不昧陽

明謂人心無無念之時蓋指用功而言亦即孟子

不失赤子之心周子無欲故靜皆是此一件事寂

中有威感中有寂中庸憂道之失傳故直指天性

日譜

卷十八

三

以爲發端以爲歸宿其用功處每點撥要旨言道

之原則曰不親不聞曰隱曰微曰獨曰未發敬其

端也言學之終則曰闕然曰人不見曰不顯曰無聲

無臭要其歸也言學之功則曰不可能曰有所不

知有所不能曰不見不動無爲曰不倚據此則不

親不聞之爲中戒慎恐懼之所以合乎中斷可識

矣知識意見容不得一毫體道君子須向此處著

力

十六

認的不親不聞爲中則凡親親聞聞皆中也或新陰

雜念反觀而得或應酬紛擾體認而得或見聞陶

無意而得俱可不問也認得戒懼爲合乎中則

不戒而戒不懼而懼皆合乎中也或持守此心令

入規矩或掃除雜念不落私欲或不起別念直任

自然俱可不問也不必執定從那一條路徑入取

之左右逢源是在深造君子自得之

十七日

念菴答蔡白石云來書直於本體上自著工夫銘鏤

染習不識此件工夫當染習未發露如何銘鏤本

體上著工夫畢竟何似此處尙煩撥指當時白石

日譜

卷十八

三

不知如何裁答愚意本體上著工夫者謂不親不

聞本體也戒懼不親恐懼不聞便是本體上著工

夫念菴云染習未發露如何銘鏤見本體上著工

夫不得戒懼無時可息者便是用工夫以復其本

體也本體復則誠存是無可用力中真用力即謂

本體上自著工夫銘鏤染習亦可也蓋本體至善

原無染習有欲而後有不善有不善而後有學學

者去其不善以還吾無欲之體者也周子無欲故

無欲是立極工夫故靜是仍還其不動之本體

而已明道擴然大公物來順應便是濼溪無欲故

靜之旨悟者不在多言本體工夫一齊了當

二十一日

督九王濟美過訪 范陽初設面候已廿餘年歲月

予空擲探脩爾同愆貧知蔬食美開覓水山綠蘇

嶺嶺聲在今聞應爽然

二十二日

又贈王濟美 論年徒有三句長聞道慙無一日先

此伴工夫君記取助忘雙道是心傳

有器局人自不任客氣責弄精神眾人嫉賢妬能文

過飾非甘食悅色比匪隨俗有一於此便為物欲

日譜

卷十八

三

牽纏安望有出頭之日能不犯手自能做出大事

業來為百代殊絕人物

自入八月陰雨過甚晨起憑几雨滴簷聲不止偶讀

王蓼航太史大梁行云八月晝夜連陰雨城下水

從城上取九月忽傳黃河遷天明十七歲壬午重

咏之兢惕靡甯漫記於此

二十三日

戲題有引壬寅八月之廿三日兼山堂小集陰雨纏

綿經句不解濟美是日為上客揮塵卽杯饒有酒

人之致三十年已謝觴政忽爾添我酒勝因述舊

日譜語乃知嗜酒之根仍在無怪馮婦換臂下車

之 少年有異寄杯中常令柴桑拜下風酒印今

朝應屬子糟頭新起一英雄 陰雨孤村已暮秋

糟印經峇舊封侯而今老去談觴政嬰鏢猶能選

酒籌 不速三人冒雨來英英年少氣雄飲青州

從事各能傾已向新曹拜命起

二十六日

陰雨連綿喜得濟美共話破悶 淡句陰雨殊岑寂

千里朋來慰我思傷稼畝垣俱勿問一壺濁酒一

篇詩 一從渠水相違久此日兼山坐對時風雅

日譜

卷十八

三

只今鳴海內齊盟狎主定推誰 端木談詩兼悟

學西河論學並通詩學詩合併非歧趣會得如君

更不疑

濟美於予詩稍為移易頗快我心口占志感 八十

談詩亦自癡析疑共賞本無私蒙君點破成吾趣

益信前人一字師

二十七日

文人墨士知足以先人言足以文世遂居然以高士

負人亦以高士目之已無愧色人無疑辭以為

如是是可已矣嘗思之李延平曠然如田夫野老

舜無異於深山之野人夫與野人田夫無異者必
之不求先人不求文世已不見為高人亦且戴其
高而忘其高矣區區自賢自知去聖人之門日遠
安望升其堂而入其室哉

二十八日

大凡胸中有一物沾滯不能融化便是障蔽明道擴
然大公物來順應正是其融化之盡古人作用光
輝展拓得去如箕子佯狂亦只是委曲自靖御未
嘗有分毫不化處湯之南巢武之牧野尹之桐宮
周公之東征其義一也

日譜

卷十八

三

不融化不在大小一飲一食一話一言凝滯於心便
成痞塊看得破勳華事業亦是一片浮雲千古聖
人只是行所無事正見其能融化耳

二十九日

濟美和子詩數首所謂拋磚引玉也口占 磚拋玉
引語非虛老去吟情尚未疎衛武大公稱好學論
年俱在八旬餘 孤學謫才難入室多君造詣已
升堂花經風雨惜猶晚道在江湖意更長

三十日

題臥榻 一榻十年外幽懷信復疑大廷還自問

漏取誰欺去妄先非靜存誠亦是凝助忘兩不著

九川

初一日

籬菊將放客不待招賦此志留 東籬菊綻色初嬌
佳士相過不待招隱逸花留懶逸客也教心學不
蕭條 重九前期日復九知君有意錄山叟蘇山
舊業屬孫家好期嘯壘東叶菲 窮得菲來佐酒
杯柴桑已閉又重開至賓可互為賓主二子原從
一室來

日譜

卷十八

三

初二日

與濟美話夜 有詣成孤在交情老更癡同人久寂
寞後起應歸誰 意象歸來合源流未始歧清霜
飛片片燈下坐談時 列聖從頭數一人具一辭
同歸真會得前事後人師

王五修杜孟南抵夏峯

初三日

望公勇不至 故人憶別二年餘頗有音書計宗府
疎山里門終未易一枝竟得復躊躇 雲南扶黃河
正怒流乍晴閣尚滯扁舟兼山堂時留行客寒遊

送君共唱酬 馬嘶門外客疑來每向南村望眼
此際料君應念我精神彷彿更遲遲

胡信山寄周忠介子茂藻茂蘭書二紙規慰孫允

柵書一紙並左忠毅誌文至

初四日

杜君異令其長郎孟南千里持書祝予夏峯孟南予

孫婿也喜而賦詩 留孟南並寄君吳 憶昔江

村與百樓比鄰風雨喜相求白頭知己獨君在

里依然念舊遊 雛鳳英英現世德乘龍冉冉謫

門楣欲憑夢去猶疑幻攜得書來慰我思 新移

口譜

卷十八

六

籬菊帶霜開正是白衣送酒來恰喜草堂無俗客

他鄉攜手共登臺

初五日

姪孫永興至 入室值移菊適有人 爾祖作官爾父貧

艱危歷盡少年身出門千里能徒步便是吾家立

志人 夢寐難忘孝友堂他鄉故國兩淒涼無庸

細話從前事煮酒烹魚花正黃

初六日

讀之忻曹子語二則 中庸既說夫婦之愚不肖可

以與知與能而繫辭又云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

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蓋此件事百姓

原是知不得的故曰非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亦

是離不得的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由之百姓則知

所以鮮能也入德君子不甘為日用之百姓則知

止知幾詎可忽諸知止知幾必自致知始陽明可

謂知言 木忻子云於今且要理會如何是根本

方謂之知學竊思之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則性乃根本也故為天下之大本為天下之達道

若習心習氣原無根本一洗滌而習心去本心自

還習氣除純氣仍在能識得這箇消息方好著實

口譜

卷十八

完

用功若云不要苦力習心習氣如何銷融得盡

初七日

示王五修 膏爾頻來過草堂應知傳習不能忘隨

時識認斯天理老學庵中不易方

與五修語二則 天理在日用動靜上見非謂日用

動靜即天理也此處必須真實分明方有工夫明

道天理二字是自己體貼出來不能自己體貼天

理終與我無干 道在日用飲食謂日用飲食之

合乎天則者是道非日用飲食即道也合乎天則

是動容周旋中禮處由尸皆山道也飲食皆至味

也明道正於此體貼

初八

寄覺明和尚 子腐儒不窺禪理然竊聞之先儒云
告子禪宗也無善無不善一言指盡釋典千經之
旨然其得力處在不得勿求聖學以至善為宗其
著力全在反求此儒釋之辨也子嘗謂三教聖人
各有門宗法各為用正不必強而同之清亂師說
昔孫文正與王劬生同在館中遊西山一禪僧講
解中庸大旨劬生說楞嚴以答之文正笑曰今日
突見一怪事眾問之曰秀才忽變成一和尚和尚

日譜

卷十八

三

忽變成一秀才此豈非怪事今之擾攘互襲為此
論者甚多不知非尼山意并非雪山意也邇聞仁
人義士歸禪者指不勝屈所知者如性因頑石輩
皆雪菴和尚一流人君異為子言覺明其歸禪也
亦是英雄回首反求勿求之旨俱不必問或一日
與性因頑石過當不知如何共洒長沙之淚耳腐
儒不知禪而深有慕於歸禪之心故從千里外寄
訊未審當否

初九

與杜孟南語一則 父之執友等於伯叔古人鄭重

此誼晚近交道凌夷安問父執椰子厚以椰易播

是有交道人故磨碑記父友昔止生在江村嘗稱
其父執端坐受拜古道照人一日攜其長郎過子
獨拜牀下予欲答禮止生愕然曰不知老兄不付
許我為友如何加禮小子予竟立受迺密觀視
予蘇門予念與止生友不答茅郎恐答庶即乎今
孟南不遠千里特奉父命來念與而翁五十年道
義骨肉答禮孟南是不友而父也况係孫婿耶予
論友道忠節而翁之外亦不敢及及柳子磨碑記
父友予猶疑其多人多人便非執友矣此道危者

日譜

卷十八

三

受者俱不容汎濫 昔鹿忠節與及門子論舉業
而兼之論學人謂其多此論學也設二十餘年學
人讀其遺集又謂其多此論舉業也是皆分舉業
與學為兩事夫舉業與學果兩事乎哉陽明謂學
正有益於舉業邇本忻亦謂舉業無妨于學予謂
無一時而非學無一事而非學况舉業以吾之心
發聖賢之蘊而謂其有妨于學也豈不謬與不知
非舉業與學異而舉業之心與學異遂成岐嶷耳
思若諸大儒孰非業舉之人孟南今日攻舉子業
讀聖賢書明聖賢理功名富貴聽之於天此便是

其實學人其實舉業而翁舉業可謂登峯造極畢
以學人結束此身此忠管之矯情之子之家法
也

十一日

答黃載公問 知道無所不在則無時無處而非學
也吃緊下手工夫只是箇求放心三月不違庶幾
存之之君子日月至焉便不敢言不放求放心亦
只是去人心存天理而已一分欲去一分理還欲
盡去而理全復矣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再勿令其
放此復性之功盡人以合天者思類曾思孟語大

日譜

卷十八

三

賢以及周程張朱諸大儒其學皆是如此總是以
孔子為宗孔子一天也諸賢各分春夏秋冬之一
令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夫子之道
焉夫子其教化之大德餘皆小德之川流即夫矯
之與知與能亦不可謂非川流中之派衍支分也
所謂體用一源殊途同歸者耳若二氏則源各殊
而各有所歸固不必強而同之也子歸而靜坐一
一向自己心中識認欲耶理耶始知此心之放處
不少同日不及書姑就其語答之如過保汝嘗出
以共質

十二日

黃公初贊詩以贈之 老學殊慙燭光爾來
輝我此山堂斗間氣向杯中落天外霞飛塵尾揚
疑義共參忘夜漏孤懷欲往凜秋霜行生滿目原
無隔大道今知歸是鄉

十三日

與五修語 夫子一生學習只是箇為不厭悔不倦
而已矣誰人不在學誨中誰人能盡學誨事無一
時而非學也即無一時而非誨也彼問此答兩情
豁然便是成已成物之義即如今日載公初贊兼

日譜

卷十八

三

山堂彼云學也我云誨也而五修之贊佐於其間
共質所疑共印所信是即五修之學也是即五修
之誨也學誨非二事亦豈兩時哉昔從遊陽明之
門者先令詣錢王俾講說大義予毫矣而氣弱恐
負來者之意正藉五修闡發我輩多年共學之旨
此便是爾之實學實誨也我輩聚首一日當不虛
度此一日口頭襲取不獨誤人其自誤也更甚矣
遲借助良友果得一二同心共偕大道便了八十
歲儒儒報稱後蒼之一念耳

十四日

孫崑源視予夏峯愴然有懷 三世論交未識荆高

粵城外夢魂驚入門不問為誰氏探親依然似父

兄 離外清霜秋氣深回看前輩思不禁江河難

浣英雄恨天地應知忠義心

頽川蜀公勇迂途數百里是日抵夏峯踐夙約也

十五日

春秋時列國諸大夫如蘧伯玉管晏子產豐孔子嘗

亟稱之至與子貢論士而直鄙之為斗筭此何說

也蓋論人不求備孔子自不沒其長論士自有真

孔子豈容濫為取諸大夫伯佐也孔子志在東周

日譜

卷十八

雷

應不屑此驪虞小補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孟

子正從此處看出孔孟位置千古人在行已有

恥一句取齊有恥則不辱已不辱君則稱孝稱弟

必信必果規模不同要皆有恥之人也

十六日

劉公勇卜居欲近夏峯 獨坐高秋近曠臺得君欣

見一峯來奇人到處非無意面目於今又一開

十七日

孔子位置已往之人乃所以陶鑄後來之人於定案

之中要得其活法如知康勇藝四字足盡孔子之

長此定案也而文之以禮樂始可以為成人則活

也清任和三字足徵三子之品此定案也乃所

願學則在時中之孔子此活法也天下萬世無人

不在其陶鑄之中讀孔孟書須受孔孟之陶鑄方

是善讀書不向自己身上理會即謂之不讀

嘗聞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乃今

聖人往矣道仍歸之天地耶亦浮寄於日用不知

之百姓耶嘗思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聖人未生

無體道之人非無道也天地一未發之中堯舜湯

文周孔大聖人亦中節之和隨天地之氣機之所

日譜

卷十八

雷

發而列聖各有一中中之非膠於一轍也一時有

一時之中一時有一時之和天地之闕惜不離百

姓之日用聖人復起取足當下而有餘天荒地老

誰謂聖道遂終晦哉

天地間極怪異之事皆極平常之事見以為怪異則

怪異而已矣見以為平常則平常而已矣究之晦

其終不損乾坤之色風雨何常收日月之明天君

泰然一切錯愕震動不必留帶即與焉翳焉可垂

於前而銘鐘鼎亦與本性無涉也魏魏乎有天下

而不與只是我大而物小故能超脫自在陶公坐

高秋俗士不敢入陶公自平常俗士見之或以爲
怪異耳

十八日

與公勇詩四章彙爲卷跋其後 古人薄感恩而重
知己非謂恩可薄也蓋重知己之難也予於公勇
有知己之感辛卯歲陳使君濟水特令公勇勉予
赴召予以老病請公勇以爲然于於此時請公勇
知我迄公勇登第將謁選請于日本無官情得告
便來蘇門矣受官五十六日果以病請今果來蘇
門數年來酬倡之詩郵寄多未到令兒子彙錄於

日譜

卷十八

美

此見于兩人論交非泛泛也

復張穆菴 聞公署亦爲淫雨所毀便可想見小民
怨咨之情前紫淵託爲尙寶公立傳僕諾之且欲
轉託昨崑淵所委者乃誌墓之文也僕以兄囑於
前弟請於後且尙寶公素所傾心遂不敢託人亟
慮搦管及讀其狀見立嗣一事尙在遲疑又復停
筆竊思尙寶公忠孝大節光照史冊使無承祀之
人其在天之靈將無恫乎此舉紫淵不容他諉而
止待之即僕與親翁道義骨肉亦不容坐視也况
係高苑公之意乎親翁急與紫淵計之誌文稍稽

即圖報命

十九日

穎川劉郎甫十五歲送其伯父比部君詩二章讀而
悅之口占二十八字 郎名概 披讀新詩已冠軍遙
看穎上動星文只今海內推才子十五吟壇誰似
君

二十日

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此
非教人好名也蓋深憚人之去仁而不得爲仁人
君子也觀人不知而不愠避世不見知而不悔此

日譜

卷十八

美

意自見三代而下惟恐人之不好名亦是恐人之
不顧名義公然爲無忌憚之小人縱情聲色貨利
而曰我不欲作僞以欺世盜名耳

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此是一種孤意自
立不顧世俗之毀譽砥柱波靡有闕世教之人非
一味鄙怪知聚而不知散者也周忠介魏忠介生
豪華浮靡之地而清介絕俗真可謂儉矣固矣然
其本懷卻欲覆露一世遂以自命千秋
蘇門住山之人自公和始公和前非無人也有人而
不能管業與無人同至堯夫而業始大光堯夫特

於義公和火有光而不用其光正其本始也姚許
諸公皆實能任山之人君子居賢德以善俗死
無愧焉嗣此而管業者未有所屬子老而病買山
無資遂令相從之人有餓死黃岡者今潁川劉公
勇來此買山管業者其在斯乎

二十一日

公勇卜居蘇門子曰蘇山之業從此管理有人公勇
遜謝子曰以君之才應有一開闢大業借君管理
此特小試於一割耳因憶黃石齋與何義兆諸子
云宇宙兩薄上天下地往古來今是吾家祖業一

日譜

卷十八

美

件讓入不得然屋上三物日月星三者是聖賢原
物屋下三事理象數三者是聖賢本事宇宙上下
只此事物交盤不得夫既交盤不得又何以管理
此業靜言思之日月星是三要物理象數是三要
事我無愧於日月星者則可以為日月星之主我
無謬於理象數者則可以為理象數之主任天地
日月之晦冥亂臣賊子之抗亂而我惟修身以俟
之太極之理到底常留於宇宙間無欲故靜便是
真能管業之人白沙有句云無極老人無欲教一
番活動一番新此管業之人定須在此處取齊

孟南問理象數作何解曰一物有一物之理一物有
一物之象一物有一物之數三者一時俱有總之
是一件三百八十四爻莫非象也而理數在其中
矣

二十二日

孔明隆中便知三分天下儀封人一見孔子知為萬
世帝王師此皆非懸斷揣摩當窺其著底處何在
漢之季也曹操挾天子令諸侯孫權借父兄之勢
民殷國富此兩人者皆英雄當世未有其敵也一
見昭烈知非此人不能當彼兩人故為畫立家之

日譜

卷十八

美

策而成鼎足之形儀封人固知當世諸侯王之非
大有為也非大有為必不能用孔子天豈虛生孔
子哉一時不受其恩德奕世必被其教澤此必然
之理也聽其言以觀其人皆確然有可據之實封
人與孔明於當代之人物銜量已久故入眼自識
之
二十四日
為魏安樂見泉傳
二十五日
為李長垣霖霖傳

二十六日

為三霸州羅津傳

二十七日

為黃孟清侍御傳

二十八日

為孟忠貞肖形傳

二十九日

為成文穆靖之傳

三十日

為杜文學傳

日譜

卷十八

早

題耐菴

孟南讀書渥城索為書齋題額子以耐菴

二字令公勇題之公勇請耐字之旨于曰一人有

一人之耐一時有一時之耐耐固不同矣然其大

旨居家宜耐淡薄不淡薄則不能明志居心宜耐

甯靜不甯靜則不能致遠武侯是大有耐性人從

古英雄豪傑未有不能耐而能有濟者也公勇曰

善遂欣然操筆而書之

十月

朔日

懷渥城舊居 孟南舍學宮北郭雙柳步學宮東郭居

停六載傍官牆雲氣淒迷柳色涼草草花花過眼

事好留底本到繪案

寄懷管時可 五修言時可閉門絕應酬貧也體中卻

健 十載缺焉問起居聞君舊恙已消除賤貧非道

應須守兩地行藏共一漁

孟南讀書渥城為子言管仇兩生獄獄自立口占一

絕憶昔渥城六載餘同人回首幾躊躇傷吳渥乾

行相繼 忽聞二妙聯翩起正好南窓共讀書

初二日

復杜君異 意欲留郎君多住幾日再三謂老親客

日譜

卷十八

至

邸左右無人此至性也不忍久留每憶止生搗其

子來見父執恐不以此謹施之令即充孫孫孫

丈定不以為岐也公勇猛力拚官遠來築室相款

似不可令蘇門少范陽杜有道一府耳如何

初三日

寄蓮蓮陸 明年八十耳聾眼暗同當然爾猶幸飲

食如舊不廢讀書所遺盡於天者已厚矣魏石老

兩序獎譽過情得無令承之者汗顏即欲寄一字

山人通侯貴人尙在躊躇俟足下來面計之

初四日

一第下下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為李文正東陽傳

初五日

為張司馬學顏傳

初六日

為蘇中丞臯傳

初七日

為達督學其道傳

初八日

與田華石 恭喜得孫因道體尙未大健故不敢登

候公勇遠來相倚實以弟與先生為緣此朋友中

日譜

卷十八

至

一段快事果已於孟城築室歸取家眷昨郡尊忽

有一票謂各屬回籍第正與此功令相合嚴限促

行恐公勇未及來弟且當先去矣殘年隆冬欲俟

之春初恐不能待不得不急作歸計耳弟居此十

四年前萍水陳按君曾以隱逸入告見今卜居蘇

門山中非有他故也與先生相知之深敬以情告

初九日

為劉司農體乾傳

是日先慈忌辰

初十日

為所工部倫傳

十一日

題崑湖卷 為庸眾之子孫人鮮注目為豪傑之子

孫人易傾心為庸眾之子孫易於遺跡為豪傑之

子孫難於步武崑湖過予兼山堂適與穎上劉公

勇過相別之際公勇曰予生也晚不及見文正公

今九文正公之子孫如見文正公也為文以贈之

素未謀面一見傾心總為其為文正子孫耳故所

易在此然其驚心於文正公子孫者蓋有所深望

乎文正公子孫也使為文正公子孫者而猶然與

日譜

卷十八

至

俗浮沉庸庸無有異於常人則眾人之所驚而異

之者不將啞然而笑乎則又其所難者耳如必官

文正公之官立文正公之業始為繩武則又難之

難矣陶元亮祖士行為晉大司馬曾孫而乞食有

詩不為五斗粟折腰如元亮者始謂之能步武耳

能易其所難是在崑湖勉之

十二日

為劉少宰元震傳

十三日

為梁少宰夢龍傳

十四日

再題崑淵卷 崑淵再過泰山堂度五郎孝若在焉

予謂之曰昔人云海內一人知己足不恨文正公

與鹿忠節之謂也文正公云子在關門不患不能

對主上不能對羣臣只患不能對乾岳少有一事

一念之違於理而拂於情便對乾岳不過如何能

對主上對羣臣也乾岳實予畏友也乾岳每對予

云師相在鄉鄉之親友人人知之人人不知也師

相在朝朝中文武人人知之人人不知也某非三

年相從某亦不知某竊有厚幸矣兩家先世相得

日譜

卷十八

器

之深為之子孫者不可不知因舉茅止生東便門

左手勳名右手節烈之語以告崑淵公勇聞而竦

然曰予久知止生名乃今始識止生面

十五日

為張職方王敬傳

十六日

友人索書 凡祖父所貽我者株茅片瓦守而勿失

不知天之所以與我者宇宙兩薄完完全全一副

家共都是吾家祖業仁人孝子一件讓人不得靜

言思之能守祖業之人自唐虞三代以迄春秋戰

國寥寥幾人堯舜官天下天下至今在夏四百年

後而禹之業荒矣商六百年後而湯之業荒矣周

八百年後而文武之業又荒春秋戰國時統緒既

運似無承業之人而不知堯舜禹湯文武之業乃

總歸併於孔子之一身顏曾思孟皆與孔子共為

管業猶之乎四岳九官十二牧也薪傳於周程張

朱俱能承家立業象山兒時便能領略此事皆所

謂孝子慈孫能守祖業之人耳黃子道周謂獨有

屋上三件日月星屋下三件理象數交盡不得夫

既交盡不得則此件當屬何人管理愚謂吾人日

日譜

卷十八

器

與日月星相對日在理象數之中則此六件者正

不可須臾離者也豈不可須臾離者而謂與我不

相干涉乎隨時隨事能與日月星相對則日月星

仍是吾家三要物也隨時隨處不與理象數相違

則理象數仍是吾家三要事也堯舜周孔之業萬

古常新正於此得之子家地北君家天南四海無

家安問祖業而宇宙兩薄大家具御時時在眼前

事事在眼前幸勿以無家就荒可也

十七日

資生索書為題一絕 松菊依然十載餘草堂原是

舊仙居良緣猶幸託鄰直好與兒曹共讀書子
十四年矣安邑馬玉筍以夏峯一枝樓子夏峯莊
乃次生故居也風風雨雨晨夕相遇形跡盡忘喜
為兒曹獲此又友

奉歸籍之令已東裝待行因語同人 故國無依輕

去鄉眼穿即壠色淅涼切安未遂遠東臥逐客翻

為客計長 小車林外素相聞投贈無庸持白雲

粗糲百年野客味從來風月許平分

十八日

為王按察嘉謨傳

十九日

日譜

卷十八

哭

為孫太僕緒傳

二十日

李霖九學使逐後張裕菴君高賓皇未在其

傅一朝狼狽攜病琴就道一朝逐客又三人

入旬病且貧冰雪載塗難借渡再來誰復是知

津

郡伯程念伊為子樽詳留行太守風流留客行去

留元自要分明書生何與廢官令好待春魁路自

平

二十一日

為米太僕萬鍾傳

二十二日

為梁中丞應澤傳

二十三日

為崔太守景榮傳

二十四日

東田華石 昌言臺臺計留行歸夢依然馳五更為

問前期應有在客城直北是燕京

二十五日

報朱蓉月 寒天辱顧感何可言讀太史手字真切

日譜

卷十八

哭

眷戀一時無聊之情千載友朋之誼總於夜半瀕

行時一筆託出何物老腐儒而得此於仁人君子

唯有感愧而已府申一日未來此身一日當去倘

藩司再有別說亦無俟三宿而後出豈也店中取

酒亦不妨載此一段明德而歸

二十六日

為李鎮撫若璉傳

二十七日

為京師三茂才傳

二十八日

為郭忠武登傳

二十九日

為袁錦衣彬傳

三十日

為張憲使天衢傳

十一月

初一日

為張茂才詩傳

初二日

為傅太常好禮傳

日譜

卷十八

吳

初三日

為朱季靖希忠兄弟傳

初四日

為傅直拔時卷傳

初五日

已家韓君封僅徵來相商 為報啟行長至前街

官香各中賦若留我于各人等此日行致與日傳

初六日

許詳已下補不在歸籍之例又復留行 昨日來裝

今解裝行裝於水兩相忘從來世事如此

勞心費主張

初七日

報蓉月 藩司文已下霜天雪夜又復解裝太史公

旅中取酒俱可無用矣

初八日

穆衡寄扇索書 崑洲為子言其季弟穆衡謹言

動閑戶讀書子曰此便是佳子弟殊可為賢及足

慰高陽才子自古記之君家自文正公三世來才

名冠當世而闔門忠孝節義尤彪炳千秋一番發

越應自有一番欽羨嚴寒大冬枯寂之極春生方

日譜

卷十八

吳

茂此天道亦人事也處屯養晦以待陽和是所望

於昆季

初九日

題李氏家訓 岫旭輝之韻士也于與之處十四年

矣未嘗聞其有非禮之言見其有非動之動則其

謹躬率物者可知一日過兼山堂出家訓一

為類五共百有餘則皆切於身心性命日用飲

食之事而于聖萬賢修齊治平之道不外於此于

竟讀而益見岫旭之謹躬率物者固已有素矣豈

僅韻士而已哉于與氏之言曰天下之本在國國

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從古未有不能訓身而能
訓家者也躬之不逮而徒以言訓則家之人將曰
夫子以我以正夫于未出於正也不從命而從婦
家國天下豈有異情哉陸子靜理家三年學問始
有得力處蓋得本之義焉岫旭學詩學禮淑世淑
人故必自淑身以淑家始

初十日 一
與客談堯夫 好將萬里乾坤眼直認十管雲水身
透得此中真趣味堯夫之外豈多人

十一日

日譜

卷十八

辛

冬至家祭告祖先 奉逐客令刻期啟行同人代請
又復解裝歸去有心畏此嚴霜苟安視息敢忘蒸
嘗一陽來復用薦盤飴念我始祖移自外疆今之
故園又成遐方從龍貴人如 叩龍震密神
棲斯堂小大稽首來格來洋

十二日

寄孫紫淵 前託為令叔尚寶公化志初意欲借行
老繼聞行老久困於病謝絕文字昆淵來復理其
說遂不敢以衰遲為辭至立爾一事前不曾及豈
有尚寶公忠孝大節令作若致之鬼乎故孫對

楓立嗣李文敏為之主持鹿恒岳立嗣僕與聞之
今日之事紫淵事也僕與穆老亦不容漠不相關
大家已有成議小兒當詳以奉告

十三日

生日不為樂謂父母劬勞之日此至情至性也子極
敬其說然兒孫漸長稍知自立父母之誕辰絕
無秋水之懼猥云生日不為樂此之於性情何如
二三十年來老夫之辰諸兒之辰任彼集老友至
戚輩稱一日之觴亦不拒也論性論情固各有攸
當耳亦可並行不悖也是日為奏兒之辰姻友鄉

日譜

卷十八

壬

族皆集因錄此先致與祖先次拜父兄次受子姪
拜皆在先祠行禮禮畢觴客

十五日

讀高皇駿光論實足擴光之不逮光聞此言亦不能
稱無罪於文叔愚謂有高皇之論而子陵之高益
高光武之大益大二者各有其說不可以執著論
也

十六日

寄紫淵崑淵 立嗣一事族黨姻朋公義所在第在
昆玉自處各有攸當崑淵即有父命亦不宜自請

請則疑忽然於生父也紫淵即無父命亦不宜坐
 視坐視則疑漠然於諸父也化遠奉行業已後時
 若再遲延族黨姻朋將起而議之矣向寶公所遺
 子產二十年來作何料理應當照舊以存雅道一
 在報復非佳子弟之所以承賢父兄遺學官
 簡是人生第一大家當有志者要於此處整理者
 家國門忠孝節義全在昆玉撐柱幸鑒朴衷為荷
 十七日

乘之歸喜得是經好首口占以贈 出門三閱月往
 回五千里不辭行路難喜得詳就裏歌生具肺腑
 日譜 卷十八 五

君亦全終始因聞全將軍足稱燕趙士
 十八日

寄高似斗 邇奉逐客之令僕擬刻期就道郡伯謂
 部文滿人歸旗漢人歸籍為廢官解任者說因具
 文以請藩司批云某既未出仕仍入隔省立戶冊
 內請詳示夫既不與廢官同科而隔省立戶亦在
 相犯目今已具呈退地尚不知藩司意如何欲借
 一言於臬司轉達此情僕春間過里門庶幾日
 仍心再來此中兒孫墳墓亦不至闕然削色耳此
 事甚借大醜周旋故仍借大醜之使而圖之左右

十九日
 長至後七日晨起有暈 羣陰潛伏日相牽制得氣
 陽漸有權莫恃循環天運在此中人事恐多愆
 爭勝危微歷有年廓清何日是光天無遠三月
 顛子信不及時莫浪傳

二十日
 高皇待有元君臣可謂思慮之至即位語云坐位
 絕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
 百有餘年與元幼主書云自伊父子北征流離
 甯衣食艱辛未知是否古人得天下豈盡無人
 日譜 卷十八 五

決不如是故特遣成禮等護送備屬前云不絕元
 之祀與元臣禿魯乃兒不花驢兒等書皆反覆以
 天命人事禍福曉之大哉王言一哉王心
 二十一日

高皇命中書勞襲封衍聖公孔希學曰希學至京朝
 視爾中書下禮部用心禮待所有隨行者皆要歡
 心勿使有缺此一代開天大規模於此二事具見
 二十三日
 高皇甘露論云近代有元曆末而河水清至正年間
 甘露降靜思禪祥妖孽可不令人日夜憂惶所以

憂性者正為鬼神之機人莫可測若以必妖而必
其禍福兩忘者有之若以禍福非我之兆或福
漸臻若以妖之為害必逼其身肯日新其已其
消矣故前代忠臣碩士若有妖魅之作必致君
衣旰食以回天意若見禎祥之見急奏以光化人
非天恩於已也特以警省務在四海感之誠為
法也 按此論極確明末時亦有河清鳳見之
然不知所兆者何人也其與聖之瑞乎

二十五日

錄大祀文並歌 天與地不容分社與稷不容分

日譜

卷十八

五

以合祭為義歌中歸結康民正是仁人享帝孝子
享親於治國乎何有

二十六日

皇陵碑 去儒臣粉飾之言曲寫艱難困苦之狀以

告後世子孫於此見聖政於此見聖學

二十七日

道惠說 開口古與至蜂蟻倥傯身猶迷不知已

所謂與惜愛之勃勃起是非之齟齬今古賢愚總

歸此轍皆道之所慮也

二十八日

後世通譜序

二十九日

錄論羣臣務公去私

十二月

初一日

聞四姪維雅暨瀾孫婦王氏訃音舉家悽惻因令為
之設酒集合族之長幼而哀之為文以告

告四姪維雅暨孫婦王氏文 日爾維雅年五十矣

本分自守絕無外慕人見為無成我喜其能立不

依非為以玷家聲忍辱安貧此便是佳子翁聞爾

日譜

卷十八

五

之病日夕耽憂前承與來夏峯急促之歸恐與爾

不相見抵家三日而爾即逝也亦可謂不幸中之

幸也耶孫婦王氏素承祖父之訓亦可謂克家且

舉兩子老夫甚喜繼而聞其病病遂死是門家運

甯不傷心汝祖汝父皆慈愛遠在七千里外其生

其死又何以為情耶燈下數言爾兩人之靈應在

左右庶其嚮之以慰予心

初二日

錄問聖學

初三日

天地鬼神

初四日

人臣言行

初五日

論倫撰劉素

初六日

復敦歲年

學之不明非難明也固無人肯真其理

會徒模之於口耳之間故難也不謂吾為志意前

之後具大議解肯實做工夫如翁室其人吉初以

日譜

卷十八

美

仁而道始大光矣崇效天所謂上律天時也卓法

地所謂下襲水土也左右逢源無入而不自得有

何同有何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大學之至善中

庸之至誠德是此件然又有說焉夫子一生只是

下學上達在下學之中假年學易可以無大過下

學也所謂到底是用那工夫

初七日

擬問心

初八日

楊時學其子拜先祠

作字想劉石友以其先施也

初九日

賀遵易來探歸籍消息達仙先有書

十二日

陶靖節超然千古得力在我愛閒靜四字人皆知愛

閒誰實能閒皆知愛靜誰實能靜莫看得輕易非

怨恩雙遣正助兩忘者未易承當也

十三日

贈答沈釋堂 寒林長日賦幽居剝啄傳書到草廬

如許詩篇追雅頌忽驚霜雪隕庭除山川欲識元

日譜

卷十八

美

存韻老病空慚未讀書別後停雲南望切百門泉

畔冷樵漁

十四日

對客 老學庵中秉燭遊何期聲氣遠相投草堂七

省稱觴客便是羣仙海屋籌 不速如朋自遠來

百年粗糲供啣杯孫會羣舞堪娛客差勝當時一

老菜

十五日

得肥鄉賀應旌高誼一則入取節錄集

得鄆陵梁廷援友誼一則入取節錄集

得易州田廛故友于一則入取節錄集

得馮泰政思中一則入取節錄集

十八日

復王玉乘 迂客之令首嚴廢官解任因及隔鄰立

戶今俱申說明白可以不行矣然惟可以不行卻

欲一行為去可以復來且沿途訪親戚晤朋友前

別同人詩有句云小車林外素相聞投壘無庸持

白雲祖鬪百年野客味從來風月詩平分僕意已

定看新春體中如何學問一事寥寥無人極明白

坦易真是飢而食渴而飲卻乏人承當不能不切

日譜

卷十八

庚

望於親丈筆不盡言言不盡意幸與仁甫兄弟大

家鼓興以慰老懷

二十一日

楊暉 與泰兒行完婚禮一如昔與忠節所定楊

于舊式四季衣服兩家共辦一切用物隨分

酌量不必勉強塗飾耳目娶婦嫁女各有攸當古

人以論財為夷虜之道君子不入其鄉今士大夫

率於流俗此義不明甯甘破家抵擋流俗其難如

此子昔嫁女於賈方伯家為布衣一件獨之歸甯

服勿失吾家布素之意才止生書云江南錦

籍富不使涇毫入君家以玷清德以此為相愛相

敬其諸異乎人之愛之敬之與又有詩云短轅自

可牽羊在徹篋無勞賣犬裝于最服膺此言願與

拔俗君子共挽頽風因於此

二十五日

立春 此日春生見太和一年好景莫蹉跎平頭八

十身猶健履錄人稱馬伏波

二十六日

送楊暉庭歸里 婚嫁雖云在異鄉與君鄰里在空

腸冰清殊愧濁迂老玉潤堪稱坦腹邱裏舊一空

日譜

卷十八

庚

惟賣大琴書千里喜牽羊歸歟吾黨如相問八十

精神卻似常

日譜錄存卷之十八終

晨起沐浴率子若孫焚香以拜先廟

初四

兼山堂講語 保汝等過兼山堂謂之曰爲學有一

大公案非徒恃空談也吾嘗讀易見乾坤六子其

一大人家乾坤是老夫婦六子是小夫婦父子

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

矣不獨是說家人一卦正是說乾坤六子一節易

經皆乾坤六子之事也如今學者誰無老少誰無

父子兄弟夫婦所以講學者正要去法這人承效

法這人家須盡這人家的道理家庭日用間時時

日譜

卷十九

三

省察若於分有未盡處即真實去盡若於和有未

至處即真實去和然後所講所說都有著落不然

家庭日用處不照管卻別去說精說一將精一放

在何處豈不都是閒話父子夫婦兄弟之道當一

具在只須認出認得當下便頭頭是道至精至一

都在這裏若不認得當下則全體俱失更講甚學

古之聖人亦不過只是盡得當下不肯錯過耳試

看孔子生民未有賢於堯舜不至已乎然鄉黨一

篇何一非日用飲食之事與我輩今日之當卜有

何差別只有一段天命流行便是聖人子貢口不

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百官欲求孔子之門孔子

之門在何處只今我輩日用出入之門便是孔子

之門欲求孔子之家孔子之家在何處只今我輩

日用居處之家便是孔子之家孔子之門便是乾

坤六子之門孔子之家便是乾坤六子之家學孔

子在此學易亦在此此之謂實學

初五日

語諸子諸姪若孫曰余今五十年矣始識一箇字止

賴有同志者實履其境而深咀其味諸子諸姪諸

孫各勉之

日譜

卷十九

四

初六日

兒輩同榻 茅屋繩牀十五年羣兒俱壯我頽然形

神相對無疾惡可想羨皇太古前

初七日

兼山堂講語 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千

載上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此語果信得及

否試就諸子証之傳今越人天章豫人構斯范陽

人瑞田盧龍塞人相去五七千里而君臣父子夫

婦昆弟朋友有不同此五倫者乎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有不同此四端者乎聖人人倫之至有必爲



聖人之志者只就此四端擴而充之則塗之人可
以為禹人皆可以為堯舜故曰及其知之一也及
其成功一也三子果信得及只就當下一點不
昧之良心便可立地証聖孔孟定非欺人語也

初八日

寄馬玉荀 歲前奉送客之令廢官解任者歸籍隔
屬立戶者歸籍弟被首逐一時蘇門諸公盡皆星
散弟已戒期啟行府縣謂弟不在廢官之例且文
請留適揚猶老過衛亦遺字於諸上官弟從此以
燕人而成豫籍矣念夏峯一區十五年來添六孫

日譜

卷十九

五

一曾孫昨初七之日從蒙師者五此之託蔭於先
生者深且厚矣清夜自思當何以報稱此明德也
第今年平頭八十頽天之靈心思未迷敢以耳目
蘇贖氣血不足 廢棄燭耶邇來欲就 上者數
種無副本乏 今命望兒構斯搦稿請教望先
生一訂之 聞見不功增 別久思深面胎
雞期寄懷小詩仍親書之詩與字俱勿論見吾兩
人交非泛泛也

初九日

寄鹿靜觀 安邑非難治吾兄負吏才今既數月矣

規模章程定有可觀令祖生平恨不作令親民易
行其德兄能施實德於安邑其光於祖也不益多
乎其鄉先達曹貞老道糸儒宗於令祖為聲氣交
後人不知何如有文集幸為覓一部僕歲前奉歸
籍之令已束裝待行府縣中文請留今可以不行
矣然歸心已動欲一展墓不知能去否

初十日

讀陽明傳習錄 陽明云蘇秦張儀都從良知上所
勸得十分玲瓏所以策發功舉惜乎其不正用耳
王亮之謂只此一語便知良知是用世之書非僅

日譜

卷十九

六

僅正性命之書矣夫用世與正性命豈有二能正
用則為聖賢為豪傑不正用則英雄而鄰於姦雄
矣此處全在學力致知正所以防其不正使歸於
正也不正非專言詠正非專言誠就執涼一節論
之宸濠定謀南昌一克星馳金陵隨襲燕薊苟執
經經之信無權宜用變之術兩都解備噫臍曷及
此最初不昧之良質之天地鬼神正相符契以陽
詠亦誠也以蘇張出之誠亦詠也其發源
自別耳

十一日

古人有言曰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歷義文周孔而始成易歷虞夏商周而始成書故知立論者非後人論前人書而即後人自著書之道也有卦畫豈容無象有象豈容無文有文豈容無象贊即如本義程傳皆萬不可少非本義程傳遂足盡易之蘊易者大地日新不已之運在令後之學者勤心以取之終無有窮時自以為登峯造極無復有可加之地皆自滿假者也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至今日而霸業亦絕響矣然王風帝德未嘗不浮寄於天覆地載之間孔孟有志三代道雖未行而道未

日譜 卷十九 七

嘗不明孔明有儒者氣象伯清有王佐才昔人嘗稱之子謂陽明之學術事功最夔伊呂顏曾思孟豈有讓焉真學具士合并爲一如陽明者一洗腐儒曲士之陋習鄙言豈佞

十三日 元宵 涉園歲歲度元宵一夕春融萬慮銷苦樂世緣勘得破華山頂上亦逍遙

十四日 奎樓觀燈田水部招也 同人聯袂坐奎樓無限燈光面面收樂與民同今是古乾坤元氣借看舒

十五日 語劉震之 昔吾友鹿鹿節初讀傳習錄而悅之謂聖人爲必可爲因成大儒此書人讀者少知讀此書者必其有悅於心者也震之十餘年小友忽錄陽明傳習錄一則爲贊而北面焉其有得於陽明也深矣此事真如飢食渴飲最爲關切而舉世夢夢震之既有悅於此他日之成就可知不能驟取信於閩里願先從家庭子弟做起學術之明昧斯文之興廢吾友之衣鉢行將望之君矣勉之勉之

日譜 卷十九 八

十六日 李擁干索書 擁干英英偉器不問而知爲鳳毛麟念子尊人奉歸籍之令暫爾言旋其眷懷於子一日不知其幾回腸也子之春懷於父母自不言而喻子今日仰體親心閉戶讀書爲人爲子悅親願親正在此時子曰無友不如己者子夏曰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此是第一吃緊事少年識力未定易於習非試看益者三友是如何損者三友是如何從善之難百難於從不善況於一暴十寒子即聰慧萬不蹈此然無人提命不愁不到此鬼入說道德出悅紛華此是賢者一流人今求一入悅道

德者實未見其人敢望其不悅紛華乎老夫婆心
况子為吾家桃李且與子之尊人交善何忍不為
一言以告教之

十七日

問陽明揭良知為宗而教旨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
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
物又若合心意知物四者併揭何也曰四句中前
兩句無著手處著手在知善知惡知善便要為善
知惡便要為惡故一致知盡之矣

十八日

日譜

卷十九

九

陽明在贛諸冠平捷上設酒勞諸生曰以此相報
生瞿然陽明日自吾大征及登堂賞罰置主與諸
生相對並較無少增損此即諸生之助尹吉甫中
興歸而飲御乃在張仲孝友亦此意益信章車百
輛無異蔬水曲肱

十九日

奇懷蘇環中 一望烟雲恣行還北園亭醉聽潺湲
松鱗未長先成易 余嘗題其書 瑣閣嘗開綠愛山
老去交遊餘幾輩古來題品合誰班聞君近日詩
筒滿載酒何時一扣關

二十日

裴晉公曰破河北賊易破朝中朋黨難王文成曰破
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心中賊滅難破然能克己
之盡則能奏廓清之功顏曾諸大賢周程諸大儒
皆無憾焉至同寅協恭和衷之雅恐有虞三代後
難再見此景象此全在大有為之君深於學問而
知學之大臣佐之或可庶幾也

二十一日

孔子表章六經猶欲假年學易故通體是易孟子
學孔子者也雖不言易卻深於易漢以下賈而詩

日譜

卷十九

十

書舒而春秋曾而論語廉而孟子皆所稱讀書有
得者也而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其於論語也
何居焉亦論語廣亦中庸晏亦周易與亦春秋其
世何世其人何人恐未必有當也陸象山讀孟子
直接孟子之傳可謂善讀孟子程子曰未讀論語
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陽明手錄大學古本謂格致本於誠意原無以得
可補此之謂善讀大學

二十二日

王君佐游林慮歸將人大驪口占贈之 爾質元疑

靜固知樂在山與雲隨止宿存鶴自飛遺世網塵
無著塵心已盡爛何時非道方咫尺是元關

二十三日

春秋時已無王孔子因霸匡王故於五霸之興皆進
而書之君稱爵大夫稱字如大管仲之功善平仲
之交伯玉子進皆以君子之道歸之道法同所以
孔子前有三月之功戰國時已無霸孟子扶王抑
霸故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子誠齊
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治法異所以孟子終無
一日之遇後此儒者發明三代禮樂尊奉孔孟之

日譜

卷十九

七

傳揚則謂講求講去只是霸術何也桓文說仁說
義說禮說信便是霸術若是純王令人出而不知
那有許多好看名目熙熙驩虞正是如此開然的
然亦是如此

二十四日

曰仁而事陽明甚久聞道最早於學問頭腦處皆
理會的親切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
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修德性
的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此
六件工夫見為六則六見為一則一還有人單舉

明善一則謂說禮說意說性盡茫然說性一更苦
宵渺惟自顧此身尚覺實在謂從明善入無不可
謂明善有進於五件則又失之矣果於諸件茫然
宵渺豈有能明善者乎

二十五日

自廣狹人凡具片長尺善者皆不能免才具愈高而
此病愈甚更難以之論帝王真人起沙漠之語豈
與元王元臣諸書大哉王言一說王心兼漢唐宋
三王之長而無其短其度越千古全在知學

二十六日

大學心廣體胖論語悅樂不愠中庸無入不自得
子左右逢其源千古至聖大賢其所受學只有這
步子然此非可襲取而偽為之也心廣體胖須本
誠意悅樂不愠須本時習無入不自得須本素位
左右逢源須本深造隨取隨足常用常效不取不
足不用不效索影於形之外求響於聲之外此必
不得之數也

二十七日

人生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必先有主張欲作何等入
次設何等事方不惑於他或夫子所謂白志學而

立而不動者出到知命時日月皆天則之流行無
無方易無體變動不居不可為典要孔子從心不
踰矩與六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一箇境地

二十八日

道不離器離器何處竟道性不離形離形何處竟性
六十四卦之中無一卦非太極也三百八十四爻
之內無一爻非太極也謝上蔡曰洒掃應對便是
形而上者是在學者自悟耳

二十九日

吾人一口之間能討得箇境陽心靜便是幾皇以上

日譜

卷十九

七

人莫看得容易貧賤人役役於衣食境固不閉心
何能靜富貴人擾擾於名利境愈不閉心何能靜
素富貴人一旦而或失意每其事權境似閉矣而
此心之紛馳益甚愈求靜而愈不得靜也非其質
見道安能享此閒靜之福境非以無事為閉心非
以無事為靜真能行所無事而已正所以為能耳

二月

初一日

識吾說 吾與吾周旋久初不識吾也乃今恍然識
之猶未能遽認也謂人不識人人易信謂吾不識

吾吾亦難信初不知吾實不識吾也吾有身天人
參焉者也仰焉而無愧於天者何在俯焉而無愧
於人者何在不能令此身之不慊不悅也而謂識

吾乎吾有身志氣合焉者也帥焉而惡於志者何
在充焉而餒於氣者何在不能令此身之無惡無
餒也而謂識吾乎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此幼
而識吾者也顏子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曾
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受夫子不倦之誨而始識

吾者也吾敢言識吾乎哉靜言思之吾不識吾人
負吾耶吾負吾耶仍乞鑿於夫子從吾所好此識

日譜

卷十九

七

吾之路也不識吾惡能從吾能從吾不患不識吾
矣諸子各有吾吾各有好亦第各從其所好焉耳
夢驚 每從夢寐得驚發設道生平不自欺欲識真
元相會意須清夜子未分時

芥毛會候 聞臺駘已發鏡面左此良曉悵望實深

古人學優而仕仕優而學於先生見之夫學未有
不自淡者欲始元公主靜曰無欲淡之極也武侯

一生事業亦自淡薄甯靜中來所謂內聖外王總
是此件何意當此之時而有脫然於聲華勢利之
外真實力學如先生其人者黃僕四十年借良友

之矣持秉燭之光復得明公策勵此生何幸所論
韓魏公刑疏此真盛舉雖老舊生不足啟人聽聞
亦當具一稿請採擇也

又答 來教云生死禍福每一念及不能不介胸中
總由道力未堅又理事之餘即欲讀書讀書之暇
即欲與素友接談快談而此間絕無可語者遂不
覺鬱鬱終日更不能如人閉戶危坐想亦因歸國
之校未除豫此具見公近裏著己之功不作將就
肯認語見生死禍福四字道力則堅臨事愈謹斷
不敢輕以此身試不測嘗觀孔孟進德退我以期

日譜 卷十九

主

世之治亂為一身之仕止早於生死禍福勘得破
拿得定方能脫然無入而不自得非冥冥從事能
無懼而已矣固知公之不能不介於胸中也理
事之餘即欲讀書正是仕優而學陽明謂學即在
事上學既入官則讀書理事亦不可作攸觀也則
無素友快談而尚友於世位置古人便是陶鑄今
人昔徐曰仁守靜極處絕不知學曰仁為之政
舞與起今避風尚有存者閉戶危坐意在習靜程
門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然從古無離動之靜草
卓百弊無異噴水向空靜固靜亦靜也有得於

靜者躁動不得厭動亦不得無事自然閒適遇事
自然整暇又何必介介於胸中而鬱鬱乎終日故
我輩相會為難一番筒寄又以使乎歸路不能盡
言故再報此

初二日

問孔子四友謂子張為前有輝後有光曾子何以曰
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曰此處正可想見仁正
可想見張純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
仁也三月不違之外果達藝概不敢許克伐怨欲
不行亦不敢許而敢以許張哉仁與元運同體上

日譜

卷十九

去

天之載無聲無臭體仁之功不視不聞堂堂乎發
越之過正於闕淡之體覺有滯澁難與為仁誠難
之矣孟子云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張也非病在
光輝病乏為實耳夫子一曰師也辟一曰師也過
問曾子之意要知堂堂與聞聞侃侃行行俱是經
陶鑄中來
龍拍頭口流 俗傳此日龍拍頭猶恐龍眼尚未休
欲乘風雲難得便澄潭深處且藏修

初三日

人有言學問要看風月三十日謂此日為一年之新

局也又有言下棋千盤末後一著謂此著為一生之結局也人生難得盡善此著精得妙從前可謂論矣生平雖多可述此著精得不好從前之說亦可無論矣微乎危乎可容一息不悞乎

初四日

先聖先賢為傳道而著述六經四書遺已揭日月於中天矣後之儒者其聰明知識固不啻加於前聖前賢之外豈不一切可省然而其意愈紛頭緒愈淆者各在傳聲附響之人既不願於經書之行而又未窺前後幾大儒共協大道忠告之苦心遂橫

日譜

卷十九

七

肆詆毀程朱之學陸王之學但不見於屬筆且有詆思孟為小覺者此果欲明道耶亂道耶折衷羣言斷當以經書為主不謂其言者同而異異而同正可惜資有謬於經書者其同之所謂鄉愿而賊德者也

初五日

不思不慮不慮但思所當思慮所當慮則思慮斷矣不容不講不察不說但講其所當講說其所當說則講說省矣不容不非不非但非不必於已非不必於人則是非漸省矣

初六日

病不論大小寒熱虛實各有原委藥一誤投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人參藥中之最良者也用以療火症其有濟乎張良無縛雞之力使之舉鼎拔山有退然而返耳愚嘗謂用人如用藥無不可治病之藥無不可辦事之人因材量能化工省物是在國手

初七日

報李燮五 憶在雲宿舍三日不晤便覺疎遠今別近二十年矣甯禁瘡痍之思耶所恃彼已兩無愧者共在照臨之中各不虛擲此日故不必如麋鹿

日譜

卷十九

六

之常相聚羣僕八十歲磨生不敢以秉燭之光自甘荒迷此所以報皇天以對知己耳田華老來接手字知前刻告峻就中有可訂者願且不必出以示人但刷數册付姪孫可也令郎學已有成拭目捷書不及再字

初八日

語曰者 自有生民誰百年謾矜為術可知前箇中正在人難測預識死生便索然

初九日

解人髮貧 回首燕雲十五春夏草色燕離人繁

華久逐東風去兩字平安獨有貧

初十日

傳今過予言別爲此句送之 東粵兩週豈浪遊飄

飄萬里一孤舟而今指點經行處仁孝關心泪未

收 十數年來倍苦辛天教動忍出風塵歸家莫

笑頭顱舊入眼應驚氣詭新

十一日

春分脩祀事 一年祀事首春分山下清泉山上雲

老去此心無外慕謾云不見與不聞

答葉生二則 蕙辨葉生謂年來所行之事多非本

日譜

卷十九

九

心子詰之曰心與事不容離既非本心則心在何

處一切作事未免苟且我輩今日正須從此處研

究務令心爲事主事如其心有勢之所必不能行

者自強行不得天下無無道理之時順理而行本

心自無愧耳請以質之明師益友勿枉費此心可

也 據所述十餘年來兩入粵東尋父訪叔爲宗

兄翰子廷嗣勞瘁苦心百千萬狀俱自仁孝出之

此正本心之發越處其遂意不遂意時與勢爲之

也即今遊歷遊燕亦爲益爲養親計烏得謂失其

本心子謂心與事不相離正在斯

十二日

周元公之言曰人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廉哉斯

言其所以與醒人者至矣然喜聞過者誰與行已

有恥者誰與亦終於不幸而已必有恥則可教聞

過則可賢學道之人所以寥寥也

凡人未有不欲暇逸而惡勞瘁者乃竟多勞瘁而鮮

暇逸也咎在以作僞而欲求心逸勢必不能元公

曰君子日休小人日憂此正坦蕩蕩長戚戚之旨

答戴殿學二則 來教云學問一事對共睹共聞固

難而對不睹不聞尤難惟精固難而惟一尤難勤

日譜

卷十九

十

始固難而克終無倦更難據此皆實歷學問無庸

更端但料爲轉換不能對不睹不聞便是學義而

取的然曰亡何以對共睹共聞惟精是惟一的工

夫不到惟一處亦算不得惟精則精一亦不容作

兩件事也爲山虧於一簣掘井棄於九仞正爲倦

焉不克終者之戒不克終并其始焉而失之矣能

於此加勉永貞一心務求著底學問之道豈有餘

蘊哉 不睹不聞寂然不動之體此時無有與之

對者即所謂惟一也臥須無時不戒慎無時不恐

懼此寂然不動者方無間雜是之謂惟精精矣而

又見其粗也一矣而又贊其二也文王至道未見之心孔子何有於我之念到底是如此一德則全體俱非安有寂然不動之體和氣言言當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德所以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可見况臨大學乎明道極

十三日

語耿保收張叔大二則 本末終始着力自有序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象山先立乎其大小者不能奪極得學問王腦明道謂退之卻倒學了因學

日譜

卷十九

三

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蓋學本是修德有德自有言如修辭以立誠是為立誠非僅僅修辭也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是為蓄德非僅僅識前言往行也徒修辭徒多識便是玩物喪志 學問以何為主腦亦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而已元聖元公謂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獲其所若建於市此其所志也而志更有何焉者哉顏子大賢元公謂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此其所學也而學更有大焉者哉志與學總是一仁字見得親切得志則所志即所學不得志則所學即所

志窮達顯晦天德王道盡在是矣

張叔大來從學其人素在相信深人而客居於密縣者也名與泰

答趙寬夫 讀手教道即千萬世而上千萬世而下之道也天地之所不能私鬼神之所不能秘只此便見道不遠人為須臾不可離之物明道曰悟得句句皆是這箇道理已與後無不是此事也聖人性其情賢人化情於性常人情其性三言道盡好惡音情之發而知之用古人所以平治天下者全恃此大學自誠意便拓好惡至治平總不離好惡

日譜

卷十九

三

好惡得其真即所謂發而中節也皆忠恕平常之事而大本在是達道在是此為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只如此理會便是學問大頭腦若專在專上與人上考求日亦不足矣不謂足下遂能了達如此來教字眼繁多其貫串經書之旨莫不外此教言故不必逐字逐句裁答也

十四日

贈保汝叔大 盈盈一水鬱相望此日勞君過草堂故故新新各有意日存何用費商量 素心晨夕豈云遠大道由來未可私易簡乾坤時物在幾人

欣合幾進離

語保汝諸子曰學人最怕一傲字傲則心便施有以學問傲者有以意氣傲者有以家聲傲者有以富貴傲者甚且有以貧賤傲做之事多端傲之根最細學人每以此為得意不可與入道全在此上蔡七年不能去一矜字亦是此病未可除耳唯自體勘莫輕忽過便是克己 只著一箇傲氣意欲常伸卻易得餒然之氣充塞天地之間是也集義所生傲則一味害義惡能生氣舜之好問好察禹之不矜不伐孔之不能何有懇之若無若虛

日譜

卷十九

三

何嘗有分毫矜已長見人短之意

十五日

哭李國華孝廉 元宵燈火喊仁堂看仲哭君淚滿裳海內故人行且盡疎門良友又云亡頻年處旅憑為主晚歲長藤自乞方嗟我有漸程叙于先夫心事自明光 先夫高弟伊川問之曰知自修之義夫曰心事光明亦無可云云就徐曰仁六件工夫之外觸類而通之下學是上達的工夫閑邪是存誠的工夫踐迹是入聖的工夫戒欺是求樣的工夫卑遜是高速的工夫敦謹是中和的工夫中和是位育的工夫求志是達道的

工夫強想是求仁的工夫集義是養氣的工夫知

言是知人的工夫聞文章是聞性道的工夫形而下是形而上的工夫萬殊是一本的工夫盡精微道中庸是致廣大極高明的工夫疾敬德是誠小民的工夫誠小民是祈天永命的工夫諸如此難以概舉經書之旨當不外是悟則俱悟迷則全迷十六日 千古無離理之情無離情之理喜怒哀樂情也發而中節則理也故為天下之達道不近情之理其意不足索然無味不近理之情知和而和萬然自放

日譜

卷十九

四

均之不可行也咎在不中節

十七日

或問以禮節之與發皆中節恐不同曰未嘗不同但有安見之分耳以禮去節所謂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發皆中節所謂樂節禮樂有從心不踰矩之意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 寄揚翁龍 共城去清化僅百餘里先生駐節於此期數月未及一間起居愧歉何言伯巖屢展見禮謂新春先生暫移百泉靜攝甚喜發喘猶得再觀芝眉昨伯巖字中未及此第八十歲病大得見履

逐尚優游百門山下皆臺庇也此時可以不歸籍
然欲一歸展墓第故園房產俱非已有去當復來
不知能勝此跋涉否聞體近已勿樂喜為加額崔
河廳近頗自苦有先生為知己亦可不恨昨有字
來感劉令親推心置腹之誼先生一言其利溥哉
古人隨時利濟無處非立人達人之會於先王益
見草草不宣

十八日

伊川謂其門人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
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

日譜

卷十九

五

損也愚二十二歲應嗜囉暑月吐酸一粒不食者
常至五六月服藥四十年未瘳有客謂曰過六十
當勿藥果至六十而病漸輕近七十病始脫體今
八十矣猶善飯也伊川自謂吾以忘生流欲為深
恥愚生平最服膺此言

十九日

國華云亡子以衰病不堪臨知已之喪兒子輩勸且
從容往弔予謂之曰喜怒哀樂各有攸當當哀而
哀哀去則心安當哀不哀此心反增悽惻耳樂太
過則生悲哀不足烏得樂此中各有天則焉

此中風習極重婚喪之禮前輩創行固難後人遵行
匪易于十五年日鑿而心識之但就中有涉於習
俗以行禮而反失禮之意者不可不斟酌而損益
之是在秉禮君子力為之砥不必定與俗同也

二十日

寄王海菴 聞年翁邇來靜攝學問須是靜方能育
入然非無欲固不能也影響浮游雖在在有之真
實領略如俄而食渴而飲目中未見其人吾鄉哉
嚴年舊未得晤兩年來動以數百言相質其沖虛
真切卻似實實學道人年翁不知曾相與否有便

日譜

卷十九

五

亦不可失此共學之人也
寄薛行塢 久未得楊忠烈全集况有大序一讀一
快市嘗謂明代忠臣儘多前有容城楊忠愍後有
應山楊忠烈二公可稱明之二岳先生大序亦及
之見第非阿所好也

二十一日

是非好惡乃士君子行己持世之大端韓魏公不分
黑白語到小人傾已處氣益和平矯與偽與非也
蓋是非者致知之源存其是而去其非非一殊別
白於人也好惡者力行之實不使尚而不使加亦

豈為人哉魏公器量過人澄不清濁不濁乃能兼
國家和平之福不見顧厨俊及名成而國受其敗
者乎以虛名受賞禍李世君子多受其害其害是
容正其沉潛於是非而不浮動於好惡耳求已求
人不可不辨

復毛會侯 前承下問因使者立候亦覺有裁復示
肅者隨再錄一段竟便與韓魏公疏引同官而手
教又至廻環讀之冲虛惡至當此之時而有真寶
好學如先生者哉初覺其言之遠也及玩手卷
又覺其言之未盡也第在先生能思而若不能多

日譜

卷十九

毛

也而若寡在僕未免不能也而若能寡也而若多
先生得無謂其迂且腐乎先輩發行卷題數語以
志景行之思前小詩辱和可謂地磚得玉矣前請

二十二日

趙寬夫名御然舊以書相通邇復以燈相賞是日來
從學并攜其友徽州吳蒙功名聖貞

與諸子曰學問之道無他須先健勝心浮氣於師友
之言幾能領畧請前輩書定自己志便從今日做
起願我新舊諸友大家洗發其借大道立志在于
萬人之上虛心在千萬人之下方是真實向學人

客歲人吳子 多讀書知文墨復多粉飾自占地步

足下能搜剔隱微痛絕不肯護短餘非此乃所
謂學問人也當下既知言當慎便不輕言行當謹
便不妄行能謹言慎動就是存天理工夫何地何
時容得此子傲氣如云多思多疑以不思不疑對
治不得只就所思者何事所疑者何人窮究到底
是理是欲如其欲也便是素所搜剔隱微之病根
也亟去之果其理也亟存之只把此天理心存存
不放謹病之根自除遇事接人自無錯亂物即於
此格誠即於此立也羅近溪捧茶童子亦知戒懼

日譜

卷十九

天

王汝止樵夫亦能聞道正不必以不讀書少文墨
為嫌嫌耳况手錄鹿忠節之說約曰誦呂新吾之
呻吟語不遠三百餘里負爰蘇門雖曰未學吾必
謂之學矣

二十三日

寬夫問人自出胎時便有好惡御無是非然無作好
作惡及其長也御有是非便作好作惡便無真是
真非是性近習遠之說也學者用致格復性工夫
見得真是非則好惡自力然非清好惡之源恐其
是非亦不出也水靜則明鏡照還我無作好

作惡之去體則感應之問真是非不致故誠意而
始好惡而提頓獨一了百當格致之訣其在此乎
望指示曰問曰既明無庸復言之第知之非難行
之惟難非清好惡之源真是非不出恐好惡之源
正未易清也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惟純王無作
好無作惡是豈可以口頭襲取者乎仁人之是非
好惡與流俗之是非好惡萬不同也心有幾毫未
純則是非好惡便有幾毫未當水靜則明非明之
難而靜之難鏡鑒則照非照之難而鑒之難清好
惡之源須自格致始而格致之功總歸慎獨此

日譜

卷十九

完

明知行合一之旨是在忱信而力行之耳

又謂寬夫諸子曰求貧賤行乎貧賤此是我輩今日

第一緊要語聖人不去非道之貧賤現今日乃道

中之貧賤乎第貧賤實有不堪之憂苦心志勞備

骨餓體膚俱不必言至拂亂所為英雄豪傑幾不

能自主此而不移也誠難矣然而動心忍性增益

不能者御在此時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孟子

曰貧賤不能移此是聖賢豪傑的底本

二十四

魯寬夫 寬夫謂子曰回首從前三十年所自負為

英人志士不落人後者嘿嘿爾點皆令人愧汗無
地自容猛思改圖痛洗前愆而理欲兩念雜然血
至講理也又忽覺是欲謂彼也又忽覺是理率釋
互起茫然無依據敬請指示下手之處子曰于益
矣凡不反已而自謂無愆無尤者不知學者也學
焉而始覺此身之多愆尤蓋一心耳忽然而後理
是道心也忽然而後欲是人心也道與人心常爭
勝人欲中之天理天理中之人欲其根更細而端
甚微因知勉行工夫正要在其處料理孰為理孰
為欲孰為天理中之人欲孰為人欲中之天理織

日譜

卷十九

辛

毫不得混淆是非既真而好惡自方此便是惟精

工夫意即於此誠心即於此正便是惟一

謂諸子曰先儒云顏子沒而聖人之道不盡傳果何

所指也寬夫曰顏子頓悟者也觀其問仁夫子即

以全體告之天下歸仁之語他人必信不及便不

敢直下承當使顏子不學沒則夫子之道全在顏

子矣子曰用行舍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孔顏原是

一箇人故顏子沒而子曰天喪予孔顏亦只在仁

上取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此一箇字

先儒云孔子無跡顏子微有跡孟子跡太著所謂顏

子微有跡者又何所指也寬夫曰子在回何致死
一語英氣少露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
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子何
此言豈不亦露大約還從一問未達來天行健於
穆不已孔子與天同運渾然一天也自無跡顯于
一問未達便是一問之罅漏故曰微有跡易曰不
遠復孔子曰三月不違仁自見

十五日

夜來舉伊川問謝頴道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
何慮伊川曰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說了又

日譜

卷十九

五

道恰好者工夫也既曰發得太早又道恰好者工
夫此何說也寬夫曰是從本體上著工夫此亦說
得是因爲暢其言與諸子共質之天地之間只有
一箇感與應而已原無甚事顯道天下何思何慮
謂物來順應不必預設擬議伊川曰發得太早猶
之乎賜也非爾所及也謂非爾所及正欲其及之
也故又道恰好者工夫其若工夫處亦只是戒懼
慎獨絕其不必思不必慮者以還我何思何慮之
體寬夫從本體上著工夫想亦如是程門每有此
微旨令學者參會故爲會鍛鍊人若言下一首說

破人亦直視作等閒耳啟人參引人悟君子引而
不發躍如也禪家又惡得以此爲口

語李升如 升如問年來亦知孝之一字當勉然外

面雖打點得過返之無言之地殊覺不如好聲色

貨利者之親切欲尋受病之源又茫無著手處曰

此還是孝之念未到其切第想父親愛子之心憂

子之疾食不甘寢不安而矣笑說孤尙堪親息乎

好聲色貨利之念如何能容得住

升如謂將及大祥猶不飲酒同坐者再說之終不

飲下曰一念不忍飲酒之意是一念不忍忘其親

日譜

卷十九

五

也從此引而伸之將念念不忘其親事事不忘其

親豈不稱仁人孝子也哉瞬息三年黃禮已過此

二十六日

與諸子曰此理充塞無間原不得有一席無理之地

令人教駭以自恣此理流行不息亦不得有一刻

無理之時令人取逸以自肆我輩行庸德謹庸言

行之而只是不足謹之而只是有餘言不顧行已

自可恥况六言不慙召愛敬我不祥莫大焉絕怨

尤而安本分忘毀譽而求自慊是八十老人所深

至於二三子也

德隱逸吉民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二十七日

昔人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遠亡之理此說亦未為非但不知天與我之性我果能盡則形雖亡而此一段精氣神理當自常存於宇宙之間若不能盡則當生之時而神理已亡矣朝聞夕可謂不聞則聞生耳與腐草何異

是日清明率兒孫暨羣從家祭事竣燕會修敦睦之意

日譜

卷十九

三

二十八日

吳應賓徽之休甯人其母以小忿為一嫗家毆死應賓擊堂鼓投狀憤不顧身時刑廳署縣事以擊鼓非法責十板徐審其真情問抵實仇家多驚擾竟不能奪後從戎闕東方撫軍一藻授遊擊武弁非其志遂納監考授武英殿中書辛巳差淮南提餉史道隣亦重之賓有氣誰能解紛故為鄉黨所排重字君聘其兄用賓字于王府學生隆武時獻策授江西建昌府理刑歷任五月兵至不降逃入山中百姓憐其憐留任一年送回籍是兄是弟可以

吳天臣報君恩子報親兩兄弟無愧焉

程壽休甯邑學生素知學之西九月二十三日兵至徽城翼日約著儒衣衣上書數行誓不降隨四字遙拜帝闕辭祖先繼程氏宗祠內入文忠門

二十九日

晨起語二三子曰孔子云百行之本忍之為土終之曰自身不忍患不除一味忍耐勢必同流合污包羞忍恥而不辭于輿所云恥之於人大矣無所用恥焉將無有微碼與寬夫曰知恥近乎勇勇則忍矣志士不忘在溝壑所恥在彼所忍在此蓋勇以

日譜

卷十九

三

行之也孔顏樂處所樂在此所恥在彼則忍以行之也樂則未有不知恥未有不能忍者也子曰此足解拘曲固執之病可與言學矣

別寬夫 舉世誰先覺孤懷秉燭運古人不可作大道豈容私論向晚年定學從歧路疑新聖儼在望應足慰予思

三月

初一日

寄依石于用以自砥 依石須如石無言但照頭胸中無一物只合與天游

卷十九

或問辟世與避世之義曰辟世必隱避世不必隱隱則入山惟志不深不必隱如天山之兩相望而不相親故曰避聖人只不悔而已辟世高避世大賢者避世聖人避世

問夫子與季路論鬼神曰未能事人是以盡人為至而鬼神聽命焉子思子論鬼神開口說之德之盛說體物不遺說使天下之人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若鬼神為至而人聽命焉何與夫子之言迥不同也曰說雖不同意實

日譜

卷十九

壹

無異鬼神之德即率性之道也體物不遺正所謂不可須臾離也總是以鬼神情狀發明中庸微顯之義須識得鬼神與中庸合德處而後之所以虛者誠也誠者天道誠之者盡人以合天之道與夫子以盡人為至正不得作岐觀

初三日

或謂大學經世之書中庸傳道之書而經世者必本於修身則修身亦所以傳道也傳道者必極於天下平則天下平非所以經世乎分之二合之惟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知此義者可與讀學庸耳

與讀論孟可與讀經史

示可權誠甫兩少年 爾兩人既少知文路宜專心定志日有知而月無忘時刻不可懈怠最忌戲言戲動此雖小學淺近之言而夫子以之訓子夏東銘一書張子以為入德之始豈可忽諸

示五孫清溥浴溫浴 家道之興係乎兒孫兒孫須蚤教誨方能成立吳因之有言天之生上知不數矣下愚亦不數中人之性介於可成可敗之間而慈父之心烏得不審於成之敗之之術今五孫同入小學清十六浴七歲大者學文小者學對學

日譜

卷十九

貳

破質未必上似亦非下日日訓勉自不流於匪類老夫年八十矣日夕娛悅者汝輩汝輩知此時時策勵兄率其弟弟從其兄雍雍睦睦讀書讀詩此便是三代以上人家清以上有三兄漸知學浴以下有兩弟亦解語他日無敗類非託祖父之德不至此

初四日

問大學一書還是以修身為本還是以誠意為本曰修身未有不本於誠意者意誠而身自修誠意傳中德潤身心度體胖其意自見開口說毋曰致也

即經文所謂先致其知故陽明只拈致知總之是
一件事一套功夫能致知以誠意心正身修一齊
了當朱子曰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罷了不
商有些小病痛亦輕

初五日

復田華石 不知先生之東行也舍親以無知之人
所求無厭殊為可憎幸爾令親為父母此後萬不
可曲徇并致弟不安之意先生以愛弟之過周旋
委至弟惟有感愧耳

初六日

同鄉有赴縣任者過問吏事予曰愛民好士敬事
大夫此政體非政本也政本須無欲無欲則心清
一切愛民好士皆出之以至誠養上治民皆本於
此我無所取庶免人之觀觀功令森嚴可不慎諸

初七日

學問不長進多因已不肯舍人不能容不肯舍已便
自護已已一護內實多欲何以容人不能容人便
自責人人一責其身不恕其誰與我積漸而在文
過彈非皆自護已一念生嫉賢忌能皆自責人一
念生舍已之盡者為至聖知己之當舍者為大賢

日譜

卷十九

美

不能舍則自用而已矣妄人而已矣實能容之為
樂育勉而容之為舍忍不能容則褊衷而已矣冥
行而已矣諸君今日既有志向學靜言思之果無
勝心否果為人留餘地否不能也而不能而日思所
以能之如疾痛之在身務求克治則護已責人之
私便無地可以自容此共學第一吃緊事勿徒作
口頭語也

初八日

予輯人物考二編無孝友專門客少之予曰未有
人物而不本於孝友者猶之漢史不立孝友傳之

日譜

卷十九

美

意至取簡錄則亟稱之自王公以至牧豎無遺焉
過於從遊士先後得五人固安賈生三槐兩執親
喪廬居各三年為不御內也一時賢士大夫左忠
教鹿忠節皆敬禮之三槐俱得稱門下士新安仇
畫樓居父之喪既葬宿於墓傍僧舍為不御內也
李九繩客死成安長子體天歸其妻於母家季子
明天令其妻朝夕侍母各居宿館中仲子合天自
襁褓出嗣伯父亦安置其室於別所而奉生母以
終生父之喪為禭禭時未得為嗣父喪也三兄弟
各有一段仁孝苦心故嘉其志而述之以勵其後

初九日

楊猶龍之言曰良相之於天地如良醫之於人身其虛實用分調劑就其緩急用施引導其利之醫也補是至公孫僑諸葛亮瀉是用姚宋之醫也治其標司馬光文彥博治其本子謂得此說而通之自開闢來以暨日用間應事接物修己治人莫非補瀉標本為之運旋於其中帝之後不得不王王之後不得不霸孔之後不得不而事功學術遠矣今日補瀉標本一一可考而究也邇來學人謂崇陽之後實病不可不瀉姚江之後虛病不可不補亦其時與勢為之也一成而不變則不達於天運亦烏能合於時宜時時有標本時時有補瀉是在良相良醫之識時務妙用其調劑引導之法耳

初十日

為趙家後別瀉立傳 入人物考清且門

十一日

為趙家後別瀉立傳 入禮禮

十二日

符本大 賢友四開其目俱明無復疑義矣第鬼神幽微難曰知人則知鬼神狀人果能知乎不此也

日譜

卷十九

五

人依舊不能知鬼神耳死生難破雖曰朝聞夕可

然果能有聞乎不能有聞依舊不能超生死耳知善知惡非良知本體能知善知惡者其良知本體則當思所以能之者應作何功克己之已能善仁由己之已能為仁則當思所以為之者作何事恐知到此而行未必即到此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第就今日之所知者據得定無復再起疑慮務求知人以質鬼神聞道以了生死格物以復良知之體四勿以盡由己之功知一分行一分行一分方是知一分程門高弟晚年流入於禪未免為

日譜

卷十九

五

鬼神生死所殺并良知成迷為仁不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非一明不復昏一信不復疑也一日不提醒則一日即昏昧一事不提醒則一事即放逸為山担井猶以九仍見葉中道半途者不待言賢友乘今日新聖初初正好用者底工夫願與共學諸友勉圖砥礪以觀厥成

十三日

語諸子曰處廷授受曰中孔門傳習曰仁克己之已由己之已總是一箇已非別有一箇已代替此一箇已也人心之心道心之心總是此一箇心非又

有一箇心換去此一箇心也克復而天下歸仁精
一而允執厥中正非有二義

十四日

題毛選君有環先生狀後 先生立朝在神廟丁未
戊申之間予時遊京師凡屈指海內清貞沉毅可
當大任者莫不首先生也今逾五十年矣先生之
潛耀升沉俱不聞王寅先生曾孫曾侯以彰德司
理借便顧予夏舉論學禮禮別後又兩以書來質
所疑且以黃貞父所為先生狀見示乃知即神廟
時都人士所稱能當大任其人也向徒聞其名今

日譜

卷十九

三

讀其狀恍見先生矣先生蚤慕文成良知之學曾
與龍谿握箸析義超超有會李兒羅居幽囚中講
止修之學借同志諸獄受講連朝昏不懈只此嗜
學一念自得者深故能於得喪夷險履之若一為
令居銓居鄉凡所施為要以理為主而氣赴之故
不仆蓋天下無無道理之時苟無所扶持以自固
則焉能死生其所以怵惕我者隨在而是甯能無
介介乎先生有本之學出處儼然不用火則用甕
其於易也深矣貞父稱其治邑如朱邑立朝如毛
介居鄉如范希文子謂終自其嗜學一念來孝友

則真孝友清介則真清介弘毅則真弘毅固非義
襲而取之也予更有慕焉自九十三翁六世同居
元氣淳固而生先生先生以理學起家又四世而
會侯能傳其家學此豈尋常爵位名譽所可比擬
因附數言於狀後以識五十餘年景行之思

十五日

張巡簡傳 張初采字文甫涿州人初選浙江泰順
縣典史以廉惠著遷山東豐國鎮巡簡署蒲臺縣
丞崇禎十五年東兵入掠蒲臺素無備居民驚變
皆散去左右以歸鎮請采曰有事而避非義也十

日譜

卷十九

三

二月初七城破被執一健兒持刀喝曰與我金活
汝采此曰我廉吏安所得金有且不與况無有乎
健兒怒麾羣卒鞭之至數百體無完膚采復呼曰
速殺我無徒苦我也遂被害縣令饒亦死之予因
有感於文武大吏偷生苟活者多矣而仗義死事
者乃在卑秩末員且署官也則官豈論大小哉節
豈有輕重哉從來忠臣孝子做到絕頂處只謂之
不失身亂臣賊子陷到極惡處亦只謂之失身人
孰無身亟思審處巡簡體無完膚是乃所以完其
身也 入東節錄錄文忠門

十七日

保汝告歸口占二絕 高林誰築讀書堂豈意行跡

滯遠方今日葦茅欣待止好將疑義共商量 墮

地懸弧在四方男兒行止豈拘常願言永幹於茲

士又將并州作故鄉十年前是經於兼山堂東昨

滯跡還方音問杳然保汝應無忘此意也臨路拈此為別

十八日

問仁與德何別口隨所得淺深皆可以為德而仁則

德之全也觀據德依仁自見問仁與義何別口就

本心安適處言曰仁就切身斷制處言曰義仁包

日譜

卷十九

得義義正所以成仁君子合義禮遜信而德完其

為仁也問仁與道何別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

也人能弘道道須以仁弘修道以仁仁乃以體道

天地之道聖人之道總之一仁而已矣

十九日

問孟子願學孔子者也故曰孔子之道得孟子而大

光又曰朝之死仲尼之道不傳然觀其語言行事

卻迥然不同孔子凡事謙退如曰即無能焉是吾

憂也何有於我哉與上大夫則問閭事君盡禮違

眾拜下對陽虎猶婉其辭巫馬期告之以過則曰

即也幸此其中虛善下員是太和元氣孟子以知

言養氣自多而以天爵良賢自處故就諸侯王而

曰彼以富我以仁彼以爵我以義將與王而不果

曰齊人莫如我故王且以守先待後自矜其功於

天下後世此其所願學者安在也曰堯舜之後不

能不有禹禹之後不能不有湯武湯武之後必襲禹

之跡而禹又何必襲堯舜之跡也時至事起繼一

天而已矣文王事殷武周革命孔子曰定考時至

戰國更不同於春秋能自得師者歸其意而不師

其跡孟子所以為善學也

日譜

卷十九

二十日

問堯以不得舜為已憂得舜而堯之憂釋矣舜以不

得禹為已憂得禹而舜之憂釋矣不知堯舜

之憂釋遂無所用其心哉曰為天下得人之憂釋

而危役精一允執厥中之念則無時可釋也至誠

與人同運時息間斷便與天不相似請有啟手之

日在足之期而毫無所用心者誣矣

二十一日

問養氣二字是孟子創獲程子云孟子學已到至處

仲尼只說箇志孟子便說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

而進戰補湊於見聞他資於外物乎中庸致曲致
此而已孟子擴充擴充此而已朱子因其所發
而遂明之明此而已陸子先立乎其大立此而已
陽明致良知致此而已此其大較也然其說卻不
謬於聖人本心二字自是子靜

二十六日

入城報新令也

二十七日

晨起葯房共學之長切同集講之曰吾人一日之間
人心道心倏忽起滅不知幾番轉換人不知而已

日譜

卷十九

三

獨知自慊在此自欺亦在此各人自省素即有片
長尺善不足恃也一罔念即狂九切歸於一費凡
片長尺善何足爲護身之符素即有積愆叢謗不
可棄也一克念即聖惡人可轉爲君子而積愆叢
謗又何足爲居身之玷罔念而克念可喜也生路
也上達也舜之徒也克念而罔念可悲也死路也
下達也瞽之徒也願葯房共學之人勿恃其長勿
諷其短過則改而善則遷不思不爲善人君子

二十八日

夫佛西方之聰明人也其息心以忘世絕塵以逃生

孫徵君日譜錄存 卷一九

初亦不過求其無累於身而止至於仙則亦山中
老人之有壽者耳未聞有不死者也總是二氏之
徒竊附其師說爲輪廻昇天幻妄不經無識之人
偷亂驚傳其波談遂至於是有志於學者須先定
此識以免歧路之惑

二十九日

夕正學之諫文皇也與夷齊叩馬之諫同蓋夷齊欲
武王爲堯舜故遇征誅而名曰暴正學欲文皇爲
周公故遇靖難而不改名曰順然武王不殺夷齊
而文皇獨殺正學且坐誅者八百七十三人亦慘
矣說者曰正學亦與有過焉妻子宗族親戚朋友
何罪正學致命遂志合以一身了此而蒙慘至此
者蹈白刃之烈士而非能中庸之君子也

四月

初一日

大凡激烈不平之氣皆人心之天理賢者發之不自
者絕焉衆人偶觸而輒散所貴乎學者常令此心
之天理既不至絕而散亦不可過爲奮激過爲奮
激便流入於快人節士無理不憑氣認性不認情
此不可不辨

日譜

卷十九

四

一〇三

位二日

或曰風俗之變非人為之時勢使然也二帝之時不言而化無為而治三王誓誥便已多事誓誥不已又有盟會愈變而愈紛矣南巢之役與牧野同而武較湯則少一慙伊尹周公正堪伯仲桐宮之舉尹不為嫌天下不疑公處流言畏懼遙避視尹則有間矣齊桓晉文狎主齊盟而一正一譎亦豈可同日論哉漢高權術光武謹慎蕭何韓之委其民以致賢人鄧禹對曰延攬英雄務悅民心此可議東西漢得天下之大端矣唐太宗雄才大畧定鼎

日譜

卷十九

完

不難而綱紀不振去漢遠矣宋藝祖祖述宗廟六略已見而黃袍加身甯無遺憾焉崇備重道遠邁漢書此世統也道之升降治之污隆似成一往不返之勢矣非聖人之所能為也非天地之所能為也或曰不然明高皇承元大亂之後起自匹夫德比堯舜功過湯武漢唐未益不足言惡在其為一往不返之勢乎後唐明宗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願天蚤生聖人為生民主此其心通真堯舜為天下得人心之湯武且不敢望而况其餘世有古今心無古今堯舜禹湯之心不盡沒於時君世主

而皋夔伊周之業豈盡絕於後賢後儒王陽明功在社稷薛文清志同聖賢明代君臣於古何愧是在君相奮起何如耳委之氣運畢竟是不能造命立命之人

初三日

與醫之語 從來天地元氣宇宙生機借熱心人留之心惟熱則物我一體痼疾乃身是心也乃所為仁之端也賢者獨無喪耳眾人偶一遇靈不肯正與相反賢友二十年所存所發氣能孤往不服願其力之不遠由之車裘與其當不得專美前也

日譜

卷十九

辛

有說於此孔門立達為仁博濟堯舜猶病必取諸彼以與此空所有以益無孔子當不以裁冉子之與粟母原思之辭祿也熱心不可少太熱則過矣

初四日

張龍城過訪名中選湖廣沅州人舊藩縣令復魏蓮陸 讀過回集有許多關係世教文字石老真大有心人近指答問兩序自是此老親筆他人不能代也所云祝詩石老用情如此之殷何各一詩但前有蘇門圖如再為之似覺重出山人於貴人酬酢不得不慎重不可取厭也

太僕書王名山攜其姪仁過訪真筆

初五日

臨君王惠過壽言 惠迪公吾鄉之隱君子也精岐

黃帝病到手輒瘳然存心利濟病入之多病而勤

施無倦醫也而通於學者也予謂為學而不能知

道被道而不能淑身與知醫而不能醫者皆無

同乎相能造命醫亦能造命故曰功同聖賢黃也

聖賢之言藥石也讀經書總以清心之病封刀圭

總以清身之病病在身者其症顯病在心者其症

微症顯者皆得而治之病微者非他人所能著手

日譜

卷十九

三

惠迪公今年七十矣有一病處一反所存活人多

矣其不孝不友不忠不信之病久入膏肓不知公

當何以療之耳譽之不遠千里來為其尊人乞言

予生平困於病暮年始逢公譽之有依賜從遊久

予亦每施苦口之藥治未病勝於治已病若家橋

梓自熟此法

初六日

青王信宿言別口占留之 有引 蓬陸申之為予言青

王其人其詩甚悉予嚮之二十年矣不謂青王亦

簡予不遠千餘里過視信宿言別似於千餘里一

十年相禱之意太忍也因占此 平生性命託朋
友老至形衰心更痴二十年來求識面相逢恨晚

願歸遲

初七日

示瀾孫 爾生三十二年矣隔越十四年今始再來

我心之喜可知然留爾父子在家者守祖墳墓是

人生第一緊要事爾等無違禮度我稱釋其享古

人豈不達親我不能一歸展墓不獨我殘歎於往

還而臨路之賈居家之賈且難辦理更有苦者老

兄弟老朋友俱已作古八十歲老人此情何堪與

日譜

卷十九

三

爾言此者望爾切責爾重也爾不能行立身則

孤此望負此責矣祖父之靈得無有恫乎勉之勉

之

初十日

讀孫婦王氏傳 瀾孫婦王氏予南來始自閩歸十

四年為婦雖隔越千里其賢而知禮心甚喜之禮

之乎其姑奏兒婦也訃來予哀之亦猶之乎哀恭

兒婦也雨婦皆賢皆天家門不幸予之不德可知

然其祖父遠在數千里外憫何以堪所慰者奏兒

婦予有哀辭今瀾孫婦又得其舅立兒之哀殆過

於予兩婦俱當入取節錄以備野乘

十一日

一門四烈婦 甲申闖逆陷保定太學生王元慶妻

徐氏婦居久同姪婦生員王廷初妻賈氏男婦進

士王廷初妻張氏孫婦生員王洛妻王氏俱投井

死徐婦父世職指揮賈氏父方伯鴻洙婦居苦節

撫兒子以存宗親夙以孝稱張氏父太學生張爾

翔王氏父進士王世珍以新婦方入門遂歸此變

隱一門四烈婦非家教素修安能倉卒遇變而

如歸甲申大難錄偶遺洛妻王氏故再誌

日譜

卷十九

蓋

十二日

寄耿子亮 從古聖賢豪傑未有不經動忍而能有

成者也先儒云心動則心活性忍則性定心活則

不為欲所役性定則不為氣所動心性中作用充

滿無虧欠便若見為增益耳然增不增於安樂而

益偏益於憂患夫人亦何樂乎其有憂患哉蓋不

閱困窮拂逆之境則真性不見天因無一不在其

仁愛之中然非聖賢豪傑則不能善承天意鮮不

以憂患自摧折憂患不替生唯知憂患者能生之

安樂不自死唯耽安樂者乃死耳子亮十歲能文

具有慧性使其且晚得意父子兄弟聚樂一堂豈

非千秋快事然非天玉汝於成之意也二十餘年

艱難險阻拂亂所為者不已至矣所為因心術處

以善承天意者當自有鍊動其心堅忍其性不役

於欲不動於氣者矣子愉臨路適是經書來七年

患難旋不挫折此亦可謂善承天者矣

十三日

寄申之諸友 世事至此尚敢開口論天下事天下

人哉循省從前亦覺多說幾句閉言語多做幾篇

閑文字今羣矣痛自誠因念諸友犯此病者不少

日譜

卷十九

蓋

幸轉相告語共誠之昨青三千餘里來訪信宿伯

嚴拉去看病殊非青主意也

十四日

為貞菴君作誌文傳青主母也

十五日

或問者書之義曰聖賢性命英雄經濟剖人詩文皆

其中懷之所不容已必欲一發舒之以為快第有

孤憤之過語多激烈遂有犯時觸忌自罹殃咎雖

曰氣運使然殆亦昧於聖賢語默之宜明哲保身

之道耳况性命經濟詩文那一句不經前人道過

請息心靜坐以養吾神

十六日

第十二孫生因念 先君子見背時尙未有孫今孫

復生孫矣告我 先靈應爲一慰

十七日

或問做人何先曰言其所當言無言其所不當言行

其所當行無行其所不當行如斯而已矣子無以

爲少也孔子一生謹有餘勉不足其着力處全在

此我輩日夕自省病痛只是言其所不當言行其

所不當行正與聖人相反

日譜

卷十九

五

十八日

聖賢爲垂訓覺人而有言不能垂訓不能覺人多一

言似多一罪案求快今日之口水落石出當何以

施而甚哉言不可不慎也吾非敢尤人之多言願

鑒此以結吾舌

十九日

見善不喜聞惡不怒此無氣人也遇事即枯有懷慨

盡此熱心人也二者相懸生平所好在此所惡在

彼乃今思之前項人不生事不招禍得涉世之道

焉衰歸德蚤見及此後項人熱心之過願爾後及

之禍豈容不慮

二十日

不可爲而不爲安其本分之常賢者皆知自勉不可

爲而仍爲力挽江河之運非大聖人豈能任任當

其才則于鈞可加任遠其長則一毫以弄士當自

量不可輕借口力不能縛鷄而妄思搏虎其不爲

所噬者幾希

華士務博修士務約務博者氣浮於理嘗滋潰敗之

憂務約者行餘於言定爲光亨之本國家以此取

士必得吉人我輩以此定交應獲良友

日譜

卷十九

五

二十一日

問讀書應先何文曰讀書爲明道理凡古人文字有

不本於道理不根於性情者不必讀五經四書須

先理會得透徹方好折衷羣言大凡非聖之書最

易引人浮靡之言最易傷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不可不慎也

問八股之業既無關於聖賢又無關於經濟令英雄

傑士困頓棘闥風塵皓首不亦勞而無用乎曰英

人傑士無所以寄其才而用其心者則必別有所

用改爲此制以收束之此業精何業不可精何妨

於聖賢何妨於經濟大聖人一代之制度因非苟焉而已也議者欲廢入股罷利報恐舉能而入股廢將無所以安頓此人心也

二十二日

謂淵孫曰人當思所以自立之道莫謂子然此身無國天下國家遂可苟焉而已也當思在一家則為一家不可少之人在一國則為一國不可少之人進而求之在天下則為天下不可少之人在千古則為千古不可少之人堯舜周孔不必言即如吾鄉之劉靜修楊忠愍非所稱天下士乎千古士乎

日譜

卷十九

辛

初亦家之人耳鄉之人耳時主勢起或以理學顯或以節義顯遂成千古士吾曹豈可小自待甘以第一等讓人以第一等讓入而以第二自處古人便謂之無志靜修為有元理學第一人忠愍為明代節義第一人嘗有句云本來面目頻頻照恐落寰中第二人志固素定也靜修忠愍猶曰前輩隔遠尚陽之孫文正定興之鹿忠節非耳聞而目視者乎今已居然千古矣忠節亦有句云寰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裏尋孫鹿二公理學節義經濟文章皆屬第一然第一不卜於致身之日而卜

於立身之初矣小子勉之哉爾已為吾家不可少之人矣進而求之是在爾立志焉

十三日

問從來好客之人有不惜破家養之亦有見客若捕幽履輒思逃也兩者皆高人風致孰為優曰客亦不必好者好其所當逃之客則為此匪客亦有不必逃者逃其所當好之客則為慢賢正不必有成心耳

日譜

卷十九

庚

柴陽深靜精微四字道盡千古聖人之蘊有一毫汚染非潔有一毫塵垢非靜有一毫夾雜非精有一毫表暴非微堯舜湯文周孔只是如此總之無一毫人欲之私耳志聖人之志學聖人之學離去人欲存天理別無法在

十四日

示潛孫暨永興永徽兩姪孫 予南來爾纔五歲今十五年矣娶婦生子儼列成人上有父母兄長下有妻室子姪將於爾觀孝弟之道焉觀刑子之化焉非可苟焉而已也十年來傳爾慧性且晚可取青紫大家聲然非予之意也古人有謂聰慧嫌其蚤成不為重器又有云少年登科一不幸夫人生

所最得意者莫過蚤登科乃云不幸哉蓋真見古
來當大任一流必經動忍拂逆未有百不經涉生
而逸豫而不敗德喪志者憶予十七歲上公車倘
邀一第入仕籍不獨貽禍地方而敗壞此身不知
稅駕何所今竊得以老處士終不可謂非天之眷
佑也身有道而非利心無懷以為氏無榮辱無得
喪四世一堂日耕日讀各安本業頗無外慕爾今
日只一意讀書但能以好合既翁而得父母之願
此便是當代第一科人所得不既多耶吾家自高
高祖沐陽公身有實德人號佛兒爾有祖孝弟嫻

日譜

卷十九

五

陸續承前業爾祖爾父安貧守志不墜家聲孝友
堂一席地是吾家歷代相傳家具守而勿失長幼
卑尊人各有分擴而充之俾堂構煥然新是又
所望於賢子弟之善成厥終也永與承徽俱非無
關係之身其禮若父固切望其自立不貽羞於地
下大家砥礪相觀而善義則從而過則改勿悠悠
忽忽漫視此身為不足重輕孤老夫千里外懸念
之意

二十五日

溪老辭有引予家自先世來壽未有過古稀者予少

得肯病纏綿四十餘年應不壽御得壽今日入十
夫耳目雖不靈心思仍不迷飲食尚健以不應得
而得之日揣過當陽居窮營為賦此辭聊以娛老
予少多病身如漏舟暮年落拓厥疾始瘳世間
平散身任沉浮人有賢愚我無思仇緩步當車委
願無求食當肉藜養優游親友情誼孝書消憂
朝發夕殮子職用修少者弄筆於南窓壯者荷鋤
於西塲幸遵孟氏之三及盡排予于之四愁切慕
高石公之家範更仰郭有道之風流車中膝上不
之孫曾謀身營家恥作馬牛心絕意外之馳逐事

日譜

卷十九

六

饒分內之清幽客來相對無苛禮倦至即服省廳
酬俯仰天人兮但求生事無遺憾疾病死生兮好
憑造物之去留

二十六日

寄張丹九姪婚 故園子弟來為詢別後事兩家語
相親感子情為擊女姪中道折肱尤立未遂十年
謀而難千里徒灑淚不獨悲女姪心為阿成瘁因
憶武城宰孝友而廉吏厥後未及昌兒女皆願贖
余老輕去鄉聞子皆周顧念之倍倍神隨風增長
唱

寄孫紫淵 立嗣一事族黨姻朋公議所在第在昆
 玉自處各有攸當崑淵即有父命亦不宜自請自
 請則疑忽然於生父也紫淵即無父命亦不宜坐
 視坐視則疑漠然於諸父也况尚寶公作忠作孝
 斷不可令作若敖之鬼及今舉行業已後時若再
 延延族黨姻朋將起而議之矣尚寶公所遺房產
 二十年來作何料理應當照舊以存雅道一有輕
 量便非佳子弟之所以承賢父見也字宙南謹長
 人生第一大家具有志者要於此處整頓君家關
 門忠孝節義全賴昆玉撐拄幸鑒并哀哀淵淵

日譜

卷十九

三

穆衡暨諸昆季并以質之見非一人私意也

二十七日

先儒所云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此語意
 宜理會盡靜之一字殊未易言而動中習靜尤未
 易致易曰艮其背行其庭艮其背者心止其所而得
 靜也行庭者心行而不離乎靜也見靜非寂然不
 動而習靜正不得離動考亭稱濂溪為政精密嚴
 忍務盡道理陽明平叛新擒甯藩羽檄倅修之際
 俱以靜行之蓋不靜則神浮氣躁則叢脞不及
 則遺忘安能以有濟謝顯道宰鹿城胡安國以典

學使者過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
 肅然起敬謂顯道能化反此輩遂稟學焉古人云
 輪刃上陣時有老衲坐禪消息凡事到手隨時隨
 應如雁過長空影不留痕所云一動一靜之間天
 地人之至妙者殆庶幾焉余幸矣有志未逮切有
 望於同人

二十八日

入城答史赤豹 赤豹名可程癸未進士選庶常甲
 申後不復仕其訪于夏峯也初不意其為赤豹坐
 定始知之因交拜於草堂三十年登氣之始一朝
 相見故不敢不鄭重

日譜

卷十九

三

霖九邀飲以赤豹華石蓼航皆持準提素食招客且
 不談賦甚不自安予曰飲食之道各有攸宜當素
 而素則素之中正有味在至於設戲更不必然同
 年兄弟久不相見不知有多少緊要話欲說安得
 有閒工夫看戲俗席雅會自不同科今日止當以
 雅為妙

十九日

赤豹以其兄督師公傳相託予曰人為當代百代之
 人則其傳之詳畧任人各為之此公傳也至家傳

乃示後世子孫者身必詳核八十歲人便不能勝
任第極其緊要入予人物考而已

三十日

赤豹將別去口占以贈 紫氣西來慰我思
接敢云遲他鄉偏遇失家客纔更恰當焚祝期尚
有山川供謝屐勉從涕笑和陶詩絕林相對忘殘
漏揮塵涼生五月時

五月

初一日

題更忠賢傳後 忠義自初入仕至關部督師精勤

日譜

卷十九

五

敏練隨地効忠可對宗社神人可對天下後世河
無愧也第當頌氣之任須有遠大之規知人善任
則人之能皆我之能也安能以一手一足左畫方
而有畫圖乎擇君而立間不容髮約馬士英與共
功此最失著天下事不可為矣總之天也非人之
所能為也

初二日

前聞南中有文字之禍昨見京報有刻書之禁靜言
思之無前日之刻則無今日之禍也刻誠多事禁
未必不是因為一絕一自從義書始開天辭說紛

紛千百年大道未亡秦火後初聞新禁亦欣然

初三日

人生於五行亦死於五行就木歸土此正命也死於
水死於火死於刀劍之下此非正命也君子能立
命則見危授命致命遂志無往非正命焉彼無所
聞者雖老於牖下亦難以語體受歸全

初四日

人生各有所願有願則求求而不得則鬱且悲多方
禁人之取而人不能自禁遂不免於長戚戚耳乃
有所可大願者不禁人之奢取且隨取隨足即不

日譜

卷十九

五

足而人既相忘已亦無憾卻無人肯過而問焉老
安少懷友信孔子之願也人人親親長長孟子之
願也此願當下俱足即不足缺陷在世人無我尤
國滿在心我復何愧堯夫有云每日清晨一炷香
謝天謝地謝三光所求處處田禾成但願人人壽
命長國有忠臣扶社稷家無逆子惱爺娘四方平
定干戈息我若貧賤也不妨堯夫之願其即孔孟
之願與此願固自難遂願雖虛而志卻實堯舜湯
文造而在上實致此願於天下孔孟願有窮而在
下獨抱此願於一身除此則自私自利而已矣自

私自利乃所謂願外志聖人之志學聖人之學全審之於此

初五日

謂望兒瀾孫等曰復克恭以一給事中非徒白沙遊則亦湮滅而不聞矣因念仁卿發解博學絕意仕進痛父殉義鬱瘁而死亦可謂有子矣只為自己不曾奮起一段必為聖賢之志遂不能以理學世其家未免以悠忽錯過是為父不待而與諸子也
初六日 鄒東廓累世理學畢竟是子若孫能自策勵

日譜

卷十九

奎

題可同憂患卷 周夢洲有慨於友道之不可也曰上疏明廷易論交世路難黃石齋又謂友道之未必不古也曰白髮到頭近貧交入骨親以予觀之石齋之意亦猶之乎夢洲之意也然斷金之益豈獨貧交也歟哉乃猶幸有此貧交交道苟不至淪喪耳歟生是狂定與諸生故園園古後棄筆于筆以武科升江西梓潼縣縣核積弊船役不得為竄羣姦因難竊竊數年不解遂歸空室止一子相隨逾幾載不通音問其友王柔之家亦貧素同是經其患難者聞之備儼程徒步走視往返數千里

探得一信云事平已轉官漳州矣歸未久又傳事申喪尚稽江右柔之復卜期徵入江右而長經寄字始到柔之者真能不負其友者也貧交入骨親庶幾見其人矣予曾有詩一章贈之是經具片腸予之基相從於患難之中勞瘁萬狀實生其父真孝子也便是經非其人柔之既歷吳豫復徵入江右豈不為多事乎

初七日

取節錄一册 老生吳會江西東鄉縣人父贊化母曾曾適贊化七年而稱未亡人會甫五歲復生遺

日譜

卷十九

美

腹于長慶家僅破屋三間曾氏以紡績育一子讀書婚娶俱未失時後得沉疴醫藥罔效會割股以進一夕而瘳會初抱羸疾後卻健簡婦而得孝子孝子而享長年天之報施豈與哉 人節孝門

初八日

尚吳天章 梓州孝廉 馬生歸寄所惠關聖數編盟水
執之知足下乃心關聖之心也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則聖英靈震耀萬古總在於此不獨關聖堯舜湯文周孔亦只是此心光明如日多一分交雜便減一分光明全體開蔽便全體剝離關聖

一生此日此心故亘萬古此日此心也足下之爲此編也意在斯乎僕於萬恩壬子瞻真子先生於京師心事皎然如日貴州時卷先生令容貴心任事容人尸視總之心無點染故久而彌光不知其千古孫能世其業否僕嘗聞山石多君子於今益盛

初九日

復揚揚貞之 提起賢勞二十八年情事齊到心頭今幸功名有成此後爲忠臣爲孝子以慰若母井中之魂是在爾之自奮耳若父人不聞問心切念

日譜

卷十九

李

之聞切欲省視取道蘇門亦非甚迂望之望之

初十日

復靜觀 令祖生平恨不一作令今足下爲令矣當念令祖欲作令之意爲其親民而易於見德也作令於此時誠難考亭稱慶爲政精密嚴懇持此四字久而靡懈當自有鳴琴臥理消息以此望足下八十老人四世相與之誼也

十一日

客問殺人復仇罪宜減等律有之乎曰復仇之議見於經傳與子史而律無明條謝愛人者之不可以

復仇減也韓愈只有復父仇者具其事 奏賜如不具聞而擅殺之恐其闕隙長覺使殺無已時耳孔子垂經典率陶定律令合而參之其意未始不相通也

十二日

復田華石 甲申錄徵轉考兩集俱不欲示人故彙本多有填改赤老既託代臆則此番正借清理耳鹿忠節說判知此時不暇及不敢併呈東昌先生二刻即留案頭見此老非苟於立言者不可忽也

十三日

日譜

卷十九

李

遷義哀集序 或問避世與遷世之義予曰避世必隱避世不必隱辟則入山惟恐不深古人所以有不留姓字於天壤者是已迯則如天山之兩相望而不相親聖人處此雖有不悔而已辟世者高遷世者大辟之遷之此聖人賢者之所自分也予聞友三無道人讀書懷古嘗輯經書中遷世之旨爲一訣首取於易之潛龍蓋惟有龍德而後可以遷無龍德何以遷焉看粗不足榮禮義固無愈也從來處士而盜虛聲者無所挾以自固者耳荷賈大人一流總謂之辟世夫子叙列於語語中未嘗

不為其誼至教逸民不降不辱中倫中慮中清中
無道人是編或有取於斯

十四日

寄戴巖學 語霖老備悉近况真是勇於入道某嘗
向友人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道窮於人所
難處能一切捐捨一切判斷此便是能見諸行矣
何尚有毫末疑似之辨而諫諫於問不能問冥者
即此事眼前具足而無止境皆有是端而不一擴

日譜

卷十九

癸

尤能見得滿街皆是聖人人皆可為堯舜此心之
本體方現此道之境界方寬先儒所以有南北海
千古上下此心同此理同之言我輩雖相隔遠無
由識面而此心可以相信原無異凡庸也至於功
力淺深不可言論學問所得不可執一明道云吾
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某於
此言方見明道先生面目並以發深省也

十五日

筆餘示諸幼學 蓋聞實修未著固志士之羞名譽
徒降夏君子所恥邇者朋來自遠未必皆識面聞

名意偶相投或妄擬一時千古貴人降心於渤海
高士策蹇於西山渡河渡江造廬而頓或奇或偶
特地相臨每動長者之車頻依幽人之夢日新其
腐抱愧巖眉所賴吾子若採葢祖父之德宜宜以
聞更藉吾及門士光臨友之虛青出於藍子雖毫
尚思以勤補拙爾正銳當令即始見終氣憤必厥
志伸乃達士以品節見重學以嚴正為宗風子
切不栖界柯弱幹之中蘭莊自芳豈爭桃豈李研
之日勉矣自愛慰我老懷

十六日

日譜

卷十九

辛

寄臨千里 容去易僅百里且四十餘年年家之好
兩相企慕竟未得一見顏色此誠大欠事致幸
年乃承千里外惠詩見懷此又大快事嘗聞詩至
八首意興便覺索然年兄詩已三十首餘勇尚可
賈也不知老腐儒何以得高士之繫思至此於年
軟筆愧不能屬和吾為素知年兄者稱其容色辭
氣是漢魏以上人乃多有談話令人坐臥其下不
忍釋此又一奇事行人在便附此則當一函書
不盡言旨不盡意

十七日

人有言雅懷每細於俗慮濁福不於清流愚謂既
率俗慮便非雅懷業名詩流安得濁福原無兩全
之道除一分俗添一分雅去一分濁添一分清以
清聲自負而仍溺於俗慮享此濁福者此天下人
之同情奚足以當豪傑之士

十八日

古今人多有以夢寐之事據為實境為詩為文刻而
傳之流傳既久○為真靜言以思平生最相契
慕之人一朝而判死生或隔越數千里或別離數
十年那能不思思矣那能不夢故我思即思我之

日譜

卷十九

主

人也吾夢即夢吾之日道情之相感理有固然必
欲據之為實境實事則夢中說夢幻益甚矣舊稿
中尚有記夢者不必錄

十九日

人亦孰不欲富貴有不祿而富不爵而貴者乃其富
貴也人所欲不在此人亦孰不愛閒靜有無營故
閒無欲故靜者乃其閒靜也人所愛不在此所欲
非所欲所愛非所可愛其亦愚人之心也夫

二十日

成我存懷山賦魏環溪學稼辭撰寫山家趣味稼中

受享因未入山故懷山未躬稼故學稼若任山而
不得山之趣躬稼而不得稼之趣馳情於軒冕動
心於朝市其不為山靈之所羞而樊遲之所笑者
幾希

二十一日

報有年 邇來友朋質問者甚多然除力行之外別
無工夫動忍拂逆全要真實經歷方是善承天意
有年慧性深心進此一步莫落流俗巢裏切望切
望

二十二日

日譜

卷十九

主

答孔心一學使 舊有近指一編自慙腐語絕無心
得石老以相愛之過欲序而梓之某止蓮六之末
然所託衙司之字則不能令其不達也功令既有
刻書之禁則小言斷不敢旁付梓人矣敬呈一覽
尚望擲回原稿某嘗作字回石老耳八十歲老山
人無足比數然以雅桑之韻不敢自外先生焉謙
過也足以愛之之道業之也

二十三日

寄魏蓮陸 當事者行時差人取近指授梓僕回云
石公相託之字在功令禁刻之前接蓮陸親來奉

謁既聞有禁僕遂止蓮陸不來然原函備李自不
敢浮沉也腐言愧無一得因力辭之當其又託田
水部借觀雖付去請教仍囑勿刻至石公相愛之
意適出塵外僕無一言焉謝感思知己之謂何敬
哉一讀道丈代為致之山人與貴人相通禮法自
疎想大賢不遂督過

二十四日

寄魏石生先生 企慕先生二十年矣草野之人雖
引分未敢通候然私心竊謂魯齋復起興學之事
實拭目焉前連陸繪蘇門圖歸僕援首賢故事敢

日譜

卷十九

畫

付一言於簡末不問而知先生有同心也至殘喘
寓齋謬蒙長綯既梓其答問又欲梓其近指大序
兩篇過情獎借無言何足以當此正先生念切興
學美藉耐請自愧始云爾頃心老過百泉承先生
之意即欲命工僕以功令森嚴自當遵守况淺淺
小言不堪出而問世已詳之蓮陸字中而知己之
感奕葉勿替矣

二十五日

孟輝齋選集名騰鳳明季孝廉不赴公車借李蘭如
名芳華周元珠名猶龍過訪

二十六日

復田華君 連日來湖海相親者以先生於當事頗行
時方通釋開即此二語印之古語便是古人第謂
處身處人會宜如此可原無小大人亦無古今只
行手所當行止事所當止如斯而已矣當事者
路華人靈靈氣承夫天中問付去請教勿刻
為妙不必問解講之 顯不禁也

二十七日

寄銘甫弟 予嘗於 湖口見弟之形容色笑
亦入老境十五年履 運那能不相憶也叔父實德

日譜

卷十九

畫

亦彰其體者全在 吾弟聞展經已露頭角天之
報地善人其在斯乎 是在弟之益自低爾耳千里
寄書并以志勉

二十八日

凡為祖父者莫不 欲其兒孫登第以光揚祖父聲
言思之光揚之事 必是孝子賢孫修身砥節之士
若非其人便與名敗 玷辱祖父家聲卻不如孝
弟力田不恤人非 且九廟享無事之福豈不美
哉府府自守無所 所失赫赫多譽德不能
副全體復 大得一所以防大穴也

二十九日

冬夏儀 冬日飲湯夏日飲水飲食非外害心易已

冬日夜裏夏日夜裏時有做宜天不能奪 冬

日正藏夏日正長動靜自極意無禁 冬日宜

溫實日宜清蕭然一飲陰陽不爭 冬日人變夏

日人畏愛畏何加吾道而費 冬日行陰夏自行

陽與物無競人自相忘

六月

初一日

問既無知人之明又乏容人之量當以何法強之曰

日譜

卷十九

幸

不知人谷在不知言孔孟固言之矣不能容人谷

在不自反能自反則無不可容之人矣凡事當慎

之於始不可徒於事後自悔也

初二日

寄賈錫書于 轉盼便是春闈往見登名士之壇者

僻居 備道訪末坐人偏親就甥不難於登第以

名士登第方於祖德有光屏除閑事一意下惟

是所囑也老夫雖老日語未荒飲食猶然如舊賢

甥母子應為一慰

是日瀾孫北歸

初二日

報秦晉顏乃來 涇城聚首轉盼二十年老親翁儼

然作名世事業俸以八十歲尚視息人間且承雅

誼惠存故人誰謂古道不在今人也聞孟嘉久在

幕中此兄篤摯愈久愈令人相念老親翁亦可謂

久而能敬矣

初四日

報鄧孟嘉 往聞足下之談別山也後果轟轟烈烈

作一奇男子足下誠水鏡哉言別二十年矣兩地

萍踪不堪細語今幸得相聞燕楚秦豫猶之比鄰

日譜

卷十九

幸

亦幸矣哉

初五日

語云尔歸湖去我歸山大家閑事休管斯言也特為

我輩下硬不獨閑事不可管即閒文字當少做閒

言語當少說八十歲尚不警省更待何日

初六日

跋陽聖類編外紀後 世人之所喜談者怪力亂神

也聖人之所不語者怪力亂神也日用飲食之常

子臣弟友之事美大聖神之靈蓋於斯陽聖之威

靈辰耀今古亦祇是生平信義足色從有諸已者

進之以至於聖神之域沒後之精英不散感應之
事自有之然闢聖之所証聖入神者不在乎此諸
君神奇乎闢聖者却是淺視乎闢聖也子之不語
者謂證之徒亂人意闢聖讀春秋識大義定不願多
此曉曉耳

初七日

讀歐陽集王武恭為御史中丞孔道輔等糾恭罷極
密久之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書公者也公愀然
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
於是言者終身以為愧士大夫服公為有量彼一
言抵隙相警無已視武恭甯不愧汗耶武恭名德
用字元輔其先常山真定後為鄭州管城人

日譜

卷十九

三

初八日

王生洲與劉孔昭素相與洪光時孔昭諱於朝生洲
疏糾其無人臣禮後孔昭謂生洲曰不意君出疏
糾我生洲曰素日之交私情也今日之事與朝廷
大體豈敢以私情而廢公義乎生洲孝弟嫺熟之
士吶吶者不出口臨時卻能進言殆所謂柔而剛
者與

初九日

問廣居正位大道從來居之立之行之者何人必何

如方能居之立之行之也曰此箇居人人可居而
人不能居此箇位人人可立而人不能立此箇道
人人可行而人不能行堯舜禹湯文武所謂得志
與民出之孔孟所謂不得志獨行其道具體而微
者道未大光各得一體者窺其一隅然一月至焉
一月至焉則至之時即所謂居之立之行之之時
而微有斷續則又曠焉小焉而逃焉者多矣須終
食無違密之於造次顛沛方能止而不違雖子不
拔坦然無碍生安學利曰勉皆是居此位工夫不
知用工者不足怪有故毀其居敗其位與其道者
則謬戾甚矣

日譜

卷十九

三

初十日

人生而以丈夫稱亦貴之矣丈夫之所以貴者以仁
為之心也大丈夫純以仁用事故不淫不移不屈
小丈夫無得於仁故血氣用事而悍悍然見於面
若賤丈夫則良心盡喪面目全非故乞墮登壇無
所不至以全失其所自貴者故賤之也丈夫而以
賤稱則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十一日

日月麗於天日月即天之心也心麗於人心即人之
日月也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而聖人之功與
天地為配日在天上心在人內便是以天自處今
人不見古人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亦見我與古人
同在照臨之中矣象山見時輒悟字宙是一家人
學者不能於此處領略誠恐是與商行事終是
齟齬烏得為命世之士

十二日

先考思長 萬曆乙巳至今 別我嚴親甲欲扇掃風

兩竹箕裘天時水土無常運漫說與然是故邱

日譜

卷十九

文皇時自口外小興州城郭內從今或謂占序
家共城又十五年矣考之靈爽或有依仗於此乎

十三日

闕聖論畧 世之論侯者多回護其生平之短而苛
其說人之姦然謂俱不必然侯之所以為侯與侯
之所以誣聖入神者短處皆是其長處正不必護
彼敵人各為其主各思成功又何庸苛責焉操使
張遼操使侯當日內普鄭劉之志外備附曹之
言操可欺乎不可欺何以能長往也爾婚馬使驛
若已甚然我氣勃發目中無權語何暇擇荆州諸
將糜竺等皆小賢子耳侯安得著意總之侯抱此

負義過於自信故陸遜獻書曰蒙稱疾一無所疑
種種於人事未必請而於天道固可實也侯自無
疾人何必諱者夫成功則天也武侯之五次原武
穆之朱仙堡不能稱決於一時益令滯滯於千古
又何致恨蒙遂徐晃輩哉按此穆之論武功不成
曰穆而穆穆古通用蓋傷侯之死國而志未伸也
岳飛謚武穆與此意同後世以為謚殊乖情理
此不可不辨

十四日

或問漢高厭薄儒生嘗欲解其冠雨之後儒稱其在

日譜

卷十九

光武上唐宋遠不及何也曰漢高之所厭者豈儒
耳若孔子儒行解所稱其自立有如此者其容貌有
如此者其備預有如此者其剛毅有如此者其寬
裕有如此者其舉賢授能有如此者種種位置備
自是天地間偉然之大丈夫漢高若遇其人方將
寧為而後臣之留侯且遷席敢謂其冠乎

十五日

宋兵部侍郎王祐自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
為三公者後其子且相真宗十有八年為名宰相
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名德

賈氏之為人祐之所自信為必有三公者若持左
德所信於祖父者深故謂天遠福善禍淫事自不
爽若謂以已之有德而必後之果與則証甚矣

十六日

客有覽靜古烈士之輕生者余曰長生不足羨輕生
望死極惜而死則失所以謹身矣孔子曰人有三
死皆非其命也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逸過度者
疾其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
止者刑其殺之以少犯眾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

日譜

卷十九

全

不量力者兵其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
皆皆由於輕生耳長生必流於元輕生必流於佞
君子均無取焉謹身以俟命而已矣

十七日

諸奏見等自任在江村與爾師論目前親友爾師所
最心服者前惟范太公一泉後惟愷陽先生耳
曰賈太公固恬無間然矣董懷洙賈孔濶劉善同
王生淵俱有可述目前爾見吾聞雖各有見長之
處亦不無為短之時轉盼間恐求此等人不可得
蓋學舍與人之根本古以此取士能於此無愧

便可謂士矣如范太公成宇杜公濟江 兩外祖
公秋意爾伯父相我公皆於此無愧近 可公望則
真其人也漢有孝弟力田科爾等只讀 百明學便
是真學真士孔子曰幼而不能強學老而無以教
吾恥之今日教爾等以孝弟力田并以孝弟力田
望人此老夫不負燭光之至念也

十八日

問後進之士亦可有列六行之中者乎曰有之固安
之真正鄉新安之仇吳渥容城之孫備九皆以孝
弟言行不苟惜乎蚤亡同儕固未得悉其人也其

日譜

卷十九

全

餘諸子或以孝弟稱或以嫻睦稱或以任卹稱且
有以節義文章稱廉靜寡欲稱種種不乏但恐不
能遠之不移漸圖充實間聞有有初而 終者矣
是在二三子勉之於學日有知而月無忘則厚幸
矣

十九日

與毛會侯 前委為前輩選君先生題一段久附
行未有便寄非敢忽忘也今附上邇學人多疑往
優而學一語謂仕無有優時若見為優則滿傲之
心生矣弟謂仕固無一事而非學也無一時而非

學也正於事有執手之虞情有難白之意人多經
縉而後獨遊可謂若見為仕之優耳然江富俗俗
繁劇之時而不廢學則其榜樣也道翁治狀遠邇
貽服不獨字下所稱仕優而學者非耶衰遲無絲
抵掌一談臨楮神馳

二十日

鬼神生死之事夫子於由賜言之已悉足破流俗之
惑然流俗之惑自不能破也因為里言用志警醒

垂髻立志脫風塵老至依然尚認真錯足便成

千載恨回頭那許再來身欲知事鬼須為鬼見在

日譜

卷十九

全

作人只論人覆載照臨無兩域一週微悟一廻新

二十一日

有友謂予曰公從遊士某未盡識其人敢就其所知

者而質之正卿何如曰敦倫之士白首不失為赤

子問鳳馨曰癖好山水詩酒自娛問伯巖曰事親

孝盡其弟如畏友甫入官即求退問葛監曰以其

孝成父之忠併能成其弟問于度曰事不慈之母

終以無違言四十年老貢士忍死不謀一官問進

陸曰善其事而能以信退為心固是經曰可同憂

患問保汝曰能鼓動人向學問習仲申之曰為機

文則逆聞之罪糾義族而討之問子新晉之曰經
財熱心名義事問博斯曰念二親慘死并不應童
子試妻亡二十餘年不再娶問扶陽曰善事異母
兄無間言問仁甫曰事生父中請中理問五修曰
不拂天理不違人情問治城曰孝勇力曰問天章
曰棄靜寡欲問馭臣曰有執不用沒於流俗問元
夫曰通而不窒可與共學問君異國德曰二子忠
節門下士守忠節之志者是在二子

二十二日

謂保汝曰甚矣知己之難也孔子尼於陳蔡子路謂

日譜

卷十九

全

不見信於人子貢謂少貶於已顏淵曰不容何病

不容然後見君子非顏淵則孔子無知已矣顏淵

食埃墨子貢謂為改節孔子曰回必有說非孔子

則顏淵無知已矣甚矣知己之難也顏淵死孔子

曰知我者其天乎非虛語也

二十三日

問漢昭烈伐吳報壯繆之仇子龍謂魏實賊兵宜

先魏孔明亦主其議昭烈竟伐吳此舉與當曰皆

是也孔明相也子龍將也將相皆國自有公議昭

烈於壯繆雖屬私情然自桃園盟心終身懷夷蕩

死靡一則昭烈之義數此為大其先吳也亦情之所必至也雖敗而心無憾孔明于維何已幾知昭烈之心三人各成就一節是而已

二十四日

謂保汝等曰有包舉一世之意然後可以尚論一世之人有包舉千古之意然後可以尚論千古之人九德為天子六德為諸侯三德為大夫須九德可位置六德六德可位置三德三德可位置一節一藝如以不忠不孝之人而位置真忠真孝之事豈能明是非而定功罪乎此學豈于未可輕饒舌也

日譜

卷十九

二十五日

問孔子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此何說也
子思子孟子似論性命其旨與此同與否與曰
澤池無名自于分天無分地實分人聖分人聖命始屬於人故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人各受陰陽剛柔以生故曰形於一也中庸一言以微之曰天命之謂性猶是天子之旨耳然命與性同時界賦孟子謂命也有性性也有命亦豈有異於夫子哉易曰盡性以至命性原可以自主而命仍歸之於天故至誠至聖功夫只是一盡性

二十一日

得蔚州趙恬如事一則 八取 錄續集

二十七日

王翔九索書 客有自遠來者將行請數言以為服君之地予曰人莫不飲食甚鮮能知味也客領之問孰可稱知味者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孟氏其知味者乎請益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客領之問孰可稱由道者曰行之而不著焉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孟氏其由道者乎客愕然有

日譜

卷十九

全

覺曰向來自以為知味而不知飢渴之害心自以為由道而不知此心之茅塞轉甚乃今而知吾人之日用飲食出入動靜皆天地聖人之秘藏僅僅飲食云乎哉由戶云乎哉然踴躍而別知九子年友翼聖之孫嗜書敦行數月之內兩過于問學瀕行索書即以與客語者遺之 陽雖當倍於客聊以此為驪歌

二十八日

問孔子說夏禮說周禮以至聖之明廢自足取徵於世如何又借文獻於杞宋曰一代有一代之典章

制度一毫已意增損於其間便是自賢自知自用
自專聖人豈敢

日譜錄存卷之十九終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二十

康熙二年癸卯八十歲

七月

後學 永年武汝清 校訂
武陟王 駱

十二日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二十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二十

聖王經世宰物上因天下因地中因人因人云者順
人之情也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德禮以耕之種
之政利以安之鋤之然後享田之利以立於無過
之地如棄其田而不耕種交鋤將并廢天之時荒
地之利是之謂逆天地何以一日立於民上
問聖人達天下萬世之情而無滯將何所學而能乎

日譜

卷二十

曰聖人蓋學於天者也天有典禮聖人因而循之
之自一身而一家而一國而天下自一世而百世
而萬世其典禮同則情庸同循此是謂大順倍此
是謂大逆順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逆則家破國
亡而天下喪若譽之隨聲影之隨形此不易之理
也

十三日

入城為督水田華石公舉在時凡舉梓園屏之事多
係當事者私人此舉乃出於素所未嘗謀面見三
代之直道依然在人心中

十五日

晨歸修中元祀事

十六日

宿州同王喜德不知何處人因王生寄詩扇情真語實今扇將敝矣恐後失其名識於此

十七日

亡弟啟美生辰 七年後我生廿年先我死誰家無兄弟克恭真如子雙奉告願時我病幾不起嗣後名飄零我借蘇門止幸子有孫曾孝友堂永祀堯年懷二人鶴原情難已潔室修祀事子位傍考妣

日譜

卷二十

二

今夕子生辰靈爽應在此

瑞源採芹兩過山堂修世好也予初交其父今復交

其祖占此贈之 年少初登萬里橋英英德器自

雲霄念予衰腐交前輩特地相看不待招

城中歸來兩日尙覺疲困爲拈此句 十里城南一

草堂夏茅深處色蒼涼耄年尙爾乏甯靜謨自隨

人作俗忙

十八日

問君者人所明非明人者也然則舜明於事物察於人倫者非與人所養非養人者也然則明君制民

之產養生喪死無憾者非與人所事非事人者也

然則以大事小樂天者非與日正不相悖爲君

徒欲明人而已則過謬何以能明廢物而察人倫

也爲君失政不能爲民所養何以能令民養生送

死無憾也爲君事人則失位何能以大事小而樂

天者也道理到通融處橫說豎說自無窒碍凡有

窒碍者皆執一之病舉一以廢百也故謂之賊道

問風俗之厚何道以致之曰燭其廉恥之心而已矣

人無論貴賤貧富只寡廉鮮恥便與禽獸無異將

何事不可爲簞簋不飭帷幕不修臣節未若下官

日譜

卷二十

三

不職行事不講五者大夫既有此罪先王不忍加

刑而爲之諱所以愧恥之令彼改圖此古者刑不

上大夫之意也大夫知所恥而不罹於罪士庶人

亦各有恥心有不畏而思奮以免於罪戾者乎無

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

徙無罪而殺大夫尙忍言哉

十九日

問刑不上大夫所以爲之以廉恥之節也禮不下於

庶人豈庶人遂無廉恥而不可以治於禮乎曰禮

不下庶人夫子謂不責之以備禮也非謂不可

禮治也雖然如以禮士大夫之禮而加之庶人亦豈所以爲禮哉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九一分不得貶一分不得放日親親之教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又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禮之所與與天地並禮豈可苟焉而已哉禮不下於庶人正不敢苟焉而已也

訓郎孟嘉見懷 羣年無事閉柴扉忽接瑤華色欲飛夢去每思遲水月詩來猶念百門初舊交獨有青編在壯志今因白髮遠勝地主賓良不偶函閣紫氣久忘歸

日譜 卷二十 四

二十日

秦中方伯顏乃來惠書見訊偶憶舊游感而成咏
十五年違渥水清君飛天際我山岑每當夜雪思
游櫂空爲秋風感暮砧遠使警從秦月照長天劍
倚葦雲深祇今海內需名世悵望西來紫氣侵

二十一日

觀人之法有三於人之所不敢爲者而孟浪爲之此
雖過當然其氣不靡於人之所不堪受者而俛首
受之此雖隱忍然其氣不躁有情雖不容已勢必
不能赴而宛轉圖維務求其達此豈委折然其氣

更雄此三者不可以觀無心胸之庸人而可以觀
有血性之男子

二十三日

程門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子未見有能靜坐之人
也固知學之難也爲此志慨并志勉 大家終日
逐迷途王靜功夫半箇無除卻忘時即入助須從
寡欲認真吾

二十四日

問溫嶠絕裾人多非之然聲名顯達以彰顯其母豈
不可贖絕裾之失曰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

日譜 卷二十 五

又恒言兒行十里母就憂又朝出而暮歸倚門而

望朝出而暮不歸倚閭而望此千古爲母者之至
情也不知嶠當絕裾時亦曾一念及母氏之情否
惟不顧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嶠亦忍矣哉

望兒尙兒出門之翼日清孫薄孫浴孫等移書几於
兼山堂之西偏意爲娛老夫晨昏也予謂家庭元
氣全在蒙養長者以是教幼者以是承則無喪身
敗家之事擴而充之引而伸之得爲人得爲子總
肇於此

王伯常傳畧 伯常名士良安書諸生也性豪宕不

夥多不理人口然任俠自負不畏強勢氣之所激亦能緩急人予來蘇門之明年伯常因尤繩而執贊焉制產與貴人隣貴人不悅其僕每侵之伯常集其諸僕而告之曰吾鄉田產供從龍諸貴人采地今來卜居尚望先生長者庇蔭必不相容吾將火其廬舍而訟言於朝班矣嗣後貴人遂恬然相安伯常於潁川道史君最密時潁川劉氏弟兄微有波浪伯常從中默定之知重聲氣也後渡江失足葬魚腹中子不能自立一孫念源甫成童今伴諸童孫讀書夏峯

日譜

卷二十

六

二十五日

寄望兒等 爾等何日入汴既入秋闈當盡職事爾等淺學功名不必熱中第制勝有具不患不際時也見少傅有事公卿之義晤河廳有處朋友之義此等事當想聖人何以款然其未能則謹躬慎言以對長者豈容得一刻放肆尙兒淫孫不必輕會人程門見學者靜坐輒嘆其善學況在此時一切應酬望兒料理可也

王我驪小傳 我驪名鴻坊容城諸生也貌魁梧有胆氣奉父命來從遊其父與伯屢為惡生其所窘

辱其伯竟以憤鬱死坊思有以報之會惡生事敗發口外為民然御安生於家縣令畏而庇之不敢問坊具呈撫軍即時驅之出境聞縣稱快不幸早亡無所表見鹿忠節亦深惜之憶其亡也在甲戌

二十六日

送別田莘石 有序 余來蘇門十五年矣時督水使君為安邑馬公相與甚善嗣後凡以督水至者無不善也公以辛丑秋奉 簡書至相與更在塵外至公之學術政績特立獨行恐於當世不居第二余嘗謂循河一署清冷之極洵非善地至成當事者

日譜

卷二十

七

之清操則善莫善於此矣況百泉片地為有元規許諸大儒化民成俗之所非君孰可以嗣諸公者公三年報滿將行輝之士民感公之懿德繪屏為文以送之余受知更深且厚復為里言以當驪歌 我家易水上君挾出西秦相望道路長邂逅百泉濱使君介節士嘖笑不同人余老蓬蒿問好茂出風塵我忘哀且腐君恕病而貧濁酒孤村月聯鑿訪我頻學術述孔孟交遊說陳荀全資學問力欲使風俗涵山水有獨弄琴心問夕晨余昔有歸志昌言挽車輪今君直北上離緒獨送巡百門

水清漪蘇門山崎嶇斯人懷此意明德如常新民
無偽是非好惡不能殉贈以夏峯雲佐以夏峯藉
臨路難爲言天涯歌此都

二十七日

有友赴秋闈者過予謂公自前庚子迄今六十四年
矣就一身之所經涉濃淡炎涼不知幾變更也予
曰世運有維新人情仍如舊子赤貧士公車十二
次假館授餐者始終如一也今來蘇門素未謀面
之友朋假館授餐之意無異都門之紳士以此論
之古今人情畧不相遠第患我自處處人道有未

日譜

卷二十

八

盡耳我朋薄冀人用厚未之前聞

簡田幸石 杜陵有句云衰年病肺惟高枕此弟今

日談課也屏金尙有存者無處歸者首事生欲刻
屏文弟別贈一篇亦付之矣容易錄請教園華肉
未寒而人情危險駟詐百端勢不立傾孤兒之家
不止先生軫念存沒何以默運曲笑而不至爛額
乎知相聞之切不待弟囑也

亡妻忌辰 憶昔戊午年結髮人長逝婦道守庭訓
與我甘粗糲兒女共五人性行各無異其丁父母
艱秉禮一何厲風子有嘉言每匡我不逮今夕子

忌辰四十六年計子已有孫曾庶儲爲家祭我盡
寄蘇門子魂飛天際

二十八日

示子孫 家學淵源二百年不談老氏不談禪爲貧
何似爲農好富貴苟求終禍緣 堪笑庸人慮目
前白墜陷阱冀安然道人拈此作家誠淡薄出來
是祖傳

舊有集數種盧龍及門諸子爲子訂訛偶成三絕
今世誰人據上流烟霞片片是仙舟榮枯得喪何
須問萬事惟應一笑酬 幼安皂帽向遼東賢士

日譜

卷二十

九

劉虞豈技窮我有殘編勞正字月明濁酒與人同
君家世在盧龍塞好向無終探子春遙薦百泉

一勺水掃盟餘話句猶新 書有雙峯集止生題日
掃盟餘話取子春掃地

而盟
意也

二十九日

憶孫對楓孝廉 有引 對楓中萬歷已酉明年會試未
及入場而沒十年作秀才考試從不居第二三元且
之明日即讀書足不窺戶沒年二十六無血丸有
志未竟情也惜也因成二絕 憶前已酉論夜初
我長君家五月餘名士風流光正燦友星忽爾殞

公車 吾友堪稱北地才百科三世泰方來國無
信史傳遺事此夕思君西日開

三十日

答張叔大 來字所質四則以見性為識吾此無疑
義矣萬物原是一體果見得是一體便是見性便
是識吾生也浮漚死也冰釋正是生死一體之意
省得是如此其生其死與時偕行何吝心焉所謂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至朱子斥觀心之非而文清
卻言靜坐觀心此等處便不必執泥儒者之言各
有對症論天下事理論古今人物必欲同出一口

日譜

卷二十

十

萬無此理試看孔子論仁論孝論行何嘗執定此
等處不看破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八月

初一日

朱子斥佛氏觀心之非非佛氏也非非觀心也其言
曰只廢三綱五常已是極大罪名其餘不必深辨
若以觀心二字為佛氏所有觀喜怒哀樂未發氣
象萬物靜觀皆自得舍心何以觀乎醒得學問頭
腦橫說豎說無不可不然舉足成迷開口有碍
尚學問從何處下手曰從人倫日用處下手聖人人

論之至也盡得一分人倫便是一分學問人倫無
缺陷學問始到家孩提愛親敬長敬兄是學問的
本體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是學問的工
夫就聲色殖貨利斧斤之伐牛羊之牧是賊賊學
問的路數吾寧試於日用間嘿自覺受敬之良
到底相沒不得而為不為欲不欲以不自主
至不自覺遂成旦旦之伐此語真堪痛哭而震之
謂日夜之息是學問胚胎處大約不重名節不修
行誼之人決不可以談學問

日譜

卷二十

十一

能令人慕而思就戀而難捨其伐也其牧也正彼
見為快心得意之時也知生於憂思死於安樂者
纔是知學

初二日

與二三子曰人每致慨於交道之難也憶予與伯順
四十年予不知伯順之非予亦不知予之非伯順
賈孔灑嘗向人云彼二人之交真古人也伯順曰
予何不說我三人之交真古人也孔灑曰予自揣
未能如二君之相忘於無言故不敢竊附耳
是日丁祭予雖在客猶得頽年享昨感而賦此 生

不逢時老素王二千年後德猶彰只今丁祭警天壤八十迂儒飲豚長

初三日

靜修先生負異才無不讀之書當日著述甚富今集之所存者特十之二三而四書精要遺失更可惜也精莫精於四書要莫要於四書於此中定有獨得之妙鬼神何故闕之而使不傳豈有意茹之耶不能不致憾於後嗣之乏人也有杞有宋尙不足徵况無期功乎

初四日

日譜

卷二十

三

晨起 如何是聞道舉似已非真未悟難言悟教人恐誤人 好惡原相近幾希幸有存欲知宗廟美須是自關門

閒行 閒向空林聽鳥鳴農人恰喜此秋晴長饑應是無奢願險趣經多路自平

初五日

劉生見顧 採芹得意少年場特地相勞過草堂對坐移時無失處婆心不覺話偏長 後生可畏尼山語此語全為勉後生一日縱恣失所畏好乘朝氣對孤榮

與新進文武生曰自其同者而觀之萬物原是一體

自其異者而觀之文武分為兩途要知兩途自兩途一體自一體途之殊也將至於萬豈止於兩而本之一也原無有二故祇見為一天地之道為物不貳聖人之道一以貫之惟不貳故不測貳則可測矣惟一故貫貳則難貫矣孔子每以此語及門唯者獨參而賜猶在疑信間有志於學者須先從此處參悟

初六日

自警 丈夫墜地與天鄰堪嘆穴中闢日新默簡此

日譜

卷二十

三

身仍處穴何時透得此根因 老年何事猶浮動學道功夫總未真一處未真渾是假此中端的不由人

偶會 世路崎嶇心自享華山頂上有人行眼前須是留餘地莫讓拔刀助不平 雲雨覆翻能日新

野人迂拙老逾真卿行卿法我行我君子出來有小人

初七日

催呼 滿場禾稼未為貧穀賤傷農此語真一兩中金糧十石催呼里老日頻頻 觸目催呼莫起瞋

早完官稅主不臣只愁不得點金衙入眼空悲劇
肉人

習勞 老來最恐常多事多事在心不在行會得戶

樞沈水意習勞御是譬攝生

節勞 年來無事愛閒吟殘喘思多原不禁邵子遺

丁安樂訣終辜浮氣莫擾心

初八日

人謂賢人君子無且晝之特亡儉邪小人亦無夜氣

之滋息子曰不然天理流行即賢人君子亦有暫

焉蒙晦之時夫子所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良

日譜

卷二十

西

心發見雖儉邪小人亦有倏然呈露之頃孟子所

謂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正天命

之性君子亦未能盡得全小人亦未能剝得盡人

心雖不古古道猶在人三王不謬百世不惑者此

物此志也君子日達於上而小人毋流於下者正

須學問之力

是夕入場有述 斯文未喪試門開士子三千鱗次

來戰勝應須先料備天香會向臆人裁 憶我公

車十二上兒孫今夕又觀場文不飽色終難售名

士登壇趣味長

初九日

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蕭望

之剛直以不能耐辱而死周公瑾英偉以不能制

氣而死未免是器小少修行之力涉陰受袴下之

辱仲達受巾幘之辱卒能有濟此忍不忍之明效

大驗也聞李國礎困困中讀書全不動氣事至於

此處患難之道便合如斯

初十日

瑞田問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夫子分明責參先生并

謂責無此何說也曰古今之人情不遠就子父子

日譜

卷二十

五

言之子杖可權仆地可權曰予無罪子曰致令爾

父以不慈殺子則不孝莫大於是子聞此言能恬

無愧於心乎不慈殺子斧鉞儼然無立身之地

矣我故曰夫子之爐錘參也顯而淺而爐錘點也

隱而深

十一日

子與氏之言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

者人亦殺其兄一聞耳以此推之好暴人之短而

發人之陰者實自供其短而自昭其陰耳此鬼神

潛行其意而巧為之罰彼且侈然自以為得計亦

愚矣哉舜之大知隱惡揚善迥乎向已聞人過失
如聞父母之名心可得知口不得言馬伏波其見
道者乎

十二日

憶昔丁巳自都門歸里牛倖度相送五十里淚眼相
看感動行路丙子鹿伯順殉義今將三十年矣時
在寤寐夢中爲句醒而次第之 丁巳牛君丙子
鹿生生死死心何撲論交亦怕相知深復恐別時
又痛哭

或問天命亦杳茫降祥者不必君子降殃者不必小

日譜

卷二十

六

人詩書所載亦令人有信不及處曰汝自不信非
天命之不足也惟天之命自古迄今何嘗錯一事
何嘗爽一人君子所以爲君子只是畏天命小人
所以爲小人只是不知天命孔子自謂五十而知
天命又曰知我者其天是豈杳茫而無據者哉儒
生俗士以井底之見測廣大之天是之謂不知量

十三日

諸兒供饌竊慕茅容然連朝殺生則非老夫不求安
飽意也四以示之 少壯之家計蕭然老病身殺
鷄非所願屠鴨更傷仁寡德方知味多營雜爲貧

山中閒受享樂事在天倫

兼山堂靜坐 山近雲堪愛秋清花正妍一心無惡
趣萬事有良緣洗硯吟乘與拂牀倦就眠祇將閒
送老何用學神仙

十四日

奏兒近習岐黃術療人頗有効因以有恒勉之 八
十年來事日新見孫耕讀是家珍秘方海上誰傳
汝時有敲門請藥人 家在燕南高尙郊由來思
邈是前身有恒便見修行力無物能生萬物春

勉諷兒 飄零書劍已終身農圃年來思問津喜得

日譜

卷二十

七

兒曹明大意學藥巢許總同鄰
月下誦孺子習對 孺子連看坐月明何人不有性
中靈好將對句發天籟一簣能教九仞成 老學
菴中日倦眠孤思難以任師傳兒曹莫設忽今夕
童冠曾哲仍現前

十五日

老態 齒如旅客勢難留兩耳聾聾無暫休昏眼怕
觀小楷字思來沈澁更難收 虛語焉能當實修
殊慙力薄願難酬補天此際誰豪手邪世凶年兩
未周

且夕月光皎潔可愛且王生得子族子得孫門人收
 舊姻戚兒孫咸在四絕志喜 王生四十方生子
 族子七旬甫得孫嘉事世間推第一好乘明月倒
 新尊 月到中天更皎潔老年亦助一精神生平
 尚友論于古今月曾燈照古人 郝生家世住涼
 州馬子范陽張白溝不速相遇忘至客郭侯今夕
 又封侯 孫婿孫甥俱是主門人門客豈為宸好
 將今夕忻和意慰我乾坤老病身

十六日

邑令過訪 仙令何來過草堂語言真率意昂藏入

日譜 卷二十 六

門脫帽忘賓主亭午呼杯到夕陽

坐月 賞花須在方閑際翫月只應未望前留得一
 分餘地在益謙損滿古來傳 生明生魄兩隨緣
 天道繇來尚自然會得此中真妙訣林枯露落又
 生妍

十七日

有感 雲雨覆翻車日推一端未竟一端開鬼神播
 弄人難測爛額顛頭幾禍胎 一獄纏綿已二年
 此時機阱如深淵無端相護相連引何日波平直
 道還

勉語兒孫 孺子安知大國風欲將長劍倚崑崙
 兒謾道乏文墨好豈徒求紙筆工

十八日

詔罷八股 有序 八股之業體不益性用不經國致恨
 於安石之作俑者多矣然 祖宗三百年功令名
 世疊出誰受此八股累者豈謂白首困頓遂疾俗
 而思避乎因為句 忽接汴城家報來 詔停八
 股議新開國家數百年功令行止斯文係盛衰
 前代繇來重制科十餘策上竟蹉跎文不及格明
 王彙老死山林得已多

日譜 卷二十 九

十九日

友人手錄答問暨節義諸傳示此 閒閒十畝勝封
 侯何事逐年汗漫遊此日未能即歇手好教典盡
 自回頭 錄得數篇甯幾何謾云積少漸成多此
 中微有脫胎術是在君家自揣摩

二十日

窮居 甲申生我日前後六朝民榜櫟遺明主涵濡
 你外臣黎羹堪飽腹茅屋可安身無事消清晝孫
 曾索果類 長談怯氣弱客晤漸來稀世自宜竟
 厚人躬忽細微賢愚誰是得天地一危機時運既

如此謾言吾道非

二十一日

與田華石 昨先生云道臺吳老公祖詢及袁朽弟
燕南鄙人寄信輝縣自宜躬叩增輝少展夙昔瞻
仰之意然衰病不能出門者勢也不知古之為士
者不敢輕見諸侯非自批也乃所以尊諸侯也士
與士相見大夫與大夫相見諸侯與諸侯相見各
有一定之體以士也而求見諸侯不幾褻憲體而
失嚴重乎弟六十年守不見諸侯之義蓋引分安
卑至如先生志勢下交乃先生以古道自處豈弟

日譜

卷二十

壬

之所敢望於先生吳老公祖弊絕風清光揚祖德
自是當今名士甯獨冠冕中州弟之嚮往久矣昨
孟縣喬孝廉見顧政恬懷靜感刻入骨是誰之賜
此段關係甚重先生亦不可不知耳小刻四種借
手請教并致弟區區之忱臨楮神往

二十二日

甲乙紀略 稿入集

二十三日

復韓子新 吾丈熱心家手同人共推然須有一番
沈思靜氣方能收熱與豪之用割雞不用牛刀劍

豈慮施細碎耶年來每以此相勉非至今日始作

此言也瑞田父子適在兼山堂靜坐手之所錄口
之所講覺有進益目下為其子畢婚後當打算一
著底事還須熱心豪手人共商之耳寬夫銳志向
學誓無退轉此段關係非小大家聚首共為策勵
勝與僕日夕相對也

復耿保汝 學問之事我有主則忙亦閒俗亦雅我
無主則雅亦俗閒亦忙所謂靜固靜動亦靜也前
番以應酬而成良悟亦只是我有主耳應試者與
看應試者具未回向來訓答未免繁雜未免勞苦

日譜

卷二十

壬

然亦以有主之心行之會得戶樞流水意習勞卻
是善攝生報維章字鴻鵠不與燕雀爭羣蓋為沒
緊要事不宜負氣僕生平害此病故敢告人實心
自勉餘不及一

中州策問 選舉之法何助乎仍可行於今日否日
今世何嘗不選舉但所選非所舉所舉非所用耳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而不仁者遠湯有天下
選於衆舉伊尹而不仁者遠此真選舉之法也二
帝三王皆用此法周禮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而察
興之六宰以六計敎羣吏而然陟之故所選當所

舉所舉當所用原非苟焉而已也漢有孝廉茂才之科賢良方正之科唐之科目愈繁至有宋而避舉之典卒不廢此皆選舉之遺意也明季保舉一案且數百人而所舉者與所保者豈皆賢賢不問而知其終難行耳嘗見當日所保之人一聞部催蹇裳而就竊思國家既以賢者待我而居然遂以賢者自負不知果能適於用否耶陳白沙之不受考吳聘君之不受官猶得自處之道焉新朝選舉日廣而求治愈速欲速不達見小利大事不成孔子固明言之矣恐賢才終當暴足也

日譜

卷二十

三

第二門 唐虞三代之隆不求之唐虞三代第問堯欽舜恭禹儉湯寬武之敬勝足矣漢高之寬仁孝文之恭儉所以馴致隆理唐貞觀宋元祐非太宗之精敏藝祖之忠厚亦何能遂治平歟所盡者人所格者天此從來不爽之符也天人三策謂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居大冬而至於空虛無用之地蓋天道有翕聚方有發散春生夏長秋收之功用全醞融於大冬空虛無用之時此禮運天下之肥也豫順之徵即唐虞三代之隆不是過而必耕以禮種以義耨以學聚以仁安以樂則

堯欽舜恭禹儉湯寬武敬之說也治道治術原本有分而后世分而二之形曲而求影之直源濁而求流之清有是理乎

二十五日

東郭公望 駸臣得售俱見前輩厚德而老社翁一段苦心天實鑒之弟之喜不啻不寐矣但願駸臣為孝子為順孫為忠臣為義士便從今日做起乘新例鼓銳氣抵擋流俗作一箇真實學者此弟之所厚望於令姪也

二十六日

日譜

卷二十

三

悼李信甫 有引信甫九繩第三子也高才能友不應考是父喪不茹葷不御肉既近喪禮浹夷信甫兄弟可稱中流一柱服甫闕以脾病傷生聞而悼之賦器特為載道來英英卓立志不回堪憐短折身難順天地何心似妬才 事生事死真孺慕夕可繼來貴有闕泉下而翁不寂寞無庸致恨喪斯文

一十七日

問學頭腦所在曰大學之道已明說在明德在新民在止至善此外豈有餘蘊乎不能傾略此三者何

以爲大學之道一訓四書只大學之道四字證之
學而時習之時時習此明新至善之道也有朋自
遠方來與人時時共習此明新至善之道也不知
不愠此箇明新至善天道也原望不得人知故夫
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天命謂性上天之載一節中
庸從天起從天止其義如是孟子道性善是真知
大學之道者

二十八日

示諸子 君子亦有言利之時止謂之喻義小人亦
有言義之日止謂之喻利以其心之有公私也曾

日譜

卷二十

五

子養曾皙亦有不請所與之時曾元養曾子豈遂
無請與之事然在曾子爲養志在曾元止爲養口
體以其賢之有大小也不賢者并口體而失之賢
之小者亦難以養語養志孔子以至德贊泰伯中
庸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謂之善繼志善述事
此之謂養志陸績懷橘茅容殺鷄偶爾孺慕之事
千載下謂之孝子趙苞溫嶠此豈等閒人千載下
謂之殺母逆賊謂之忍心害理亦其 道之有幸
不幸也可不慎諸

故人王君山過訪 我老樵蘇君養魚誰知一別七

年餘欲憑夢去猶虛語願有書來慰客情
雲恣往返在羣野鶴自蕭疎入門促膝忘賓主
秋依然見古初

九月

初一日

與君山論友 君山曰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
天下之士天下士不敢謂多見其人如所謂一鄉
士一國士者隨在有之是在人自取耳予因問素
所友之人君山曰睢州湯荆峴名斌上蔡張冲西
名沐光州孟公澄名俊汝陽李無願名士端顯時
不同俱堪爲一國士予曰君之四方素聞其三自
是天下士千古士鄉國豈足限耶

日譜

卷二十

五

初二日

寄張內黃冲西 久聞風義無緣贈賄適田華老每
從東歸具述大君子雅注私心益嚮往之頃君山
兄過草堂備悉生平所志所學且得內黃治狀自
是姚許一流弟輩矣百無關心獨於海內之賢豪
長者願切執鞭况咫尺斗光惠邀河潤又素承春
念者平小言四種附呈請教贈言一册統上見華
老實爲德於燕門也不盡欲言

復李無顏 君山兄見顧草堂屈拾當世士因得備
悉所志所學私心益切嚮往不知其人視其友即
君山之推重可知道兄之取友矣僕生平以友朋
為性命今耄而病過訪未能向可於郵筒中通聲
問也

孟列婦軒氏 烈婦軒氏睢州人父林諸生明介肅
公之裔也十五歲歸杞縣孟宏恂為宗伯公
孫病且革宏恂語婦曰我且夕死汝有六旬祖母
在喪事畢即歸與同居勿久留也氏泣曰若無過
慮脫不諱請以身殉時祖母自睢入杞視宏恂病

日譜

卷二十

美

氏謂之曰吾祖吾父向未歸葬祖母孀居良苦撫
我成人今我又將先祖母去因淚下露襟出衣一
襲曰此孫手自制者為祖母送老叙環各一皆祖
母所賜留為吾祖父喪葬之用祖母曰孫婦縱不
起汝不念三歲弱女耶氏曰吾有當死者三無子
當死年少當死舅姑棄世無依賴當死皇問女子
祖母知其志不可回救淚而歸宏恂卒氏以素帛
自經死七日而殮顏色不變香氣透梁棟間時康
熙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得年二十有二湯荆
峴賦為之傳予撮其畧云

入取節
錄續集

初二日

君山徒步過我作此留之兼訂後約 別久相望切
無由接色笑徒步數百里驚喜出意料君年逾半
百氣歷諸年少挑燈話衷曲兩心耿相照腐氣已
銷除兼得聞四妙三人夙有聞聲氣相感石間讀
詩與文落筆多奇峭文王有四友孔子與同調此
道人凌夷朝盟而夕掉况復顯與晦託契別有要
雲臺與釣竿此心難得肖願言頻過予蘇門有長
嘯

初四日

日譜

卷二十

元

寄駿臣 年少登科一不幸古人斯語諒非欺終身
成就從茲始試看文恭及第時 羅念慈中狀元之
日袖米過報國寺
就范其
泉講學
得舒烈婦王氏王烈婦方氏湯烈婦趙氏事三則 人
節錄
續集
得光州王講及侍人周氏節烈一則 入取節
錄續集
梁以道送趙寬夫之蘇門詩念子特甚感而懷之
初甫堂中送友詩未曾謀面感相知素心人語
元非泛咫尺天涯繫我思

初六日

得光州王鬚孝友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初八日

士大夫最怕有傲骨而尤怕有媚骨骨傲則氣滿不
欲一人居我上此之病病在不知學骨媚則志昏
凡可以趨附而苟得者將無所不至王莽時日頌
功德數萬人竟移漢祚其病只在一媚逆瑞彪虎
輩推折正人戕賊元氣而國祚未移者畢竟楊左
諸君子之死所留也曹節王甫輩之不至為莽又
安知非節義熱維之力哉往聞梅長公有此議因
拈出以示同學者

日譜

卷二十

天

得百三十歲翁陸守寅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初九日

孟城登高有紀 客裏逢重九聯袂孟城闖王子我
故友田叟托此鄰兒孫十數輩童冠四五人張氏
初治具鷄黍漸來頻闖南與冀北渾忘誰主賓耄
年猶健步貧交入骨親人不及修禊樂同點莫春
無營心自適田家趣味真雲臺暮未歇釣竿月方
新到處是桃源誰人解問津

得烈女程氏陳氏死事二則入取節錄續集

初十日

與君山語 明之亡也未可全咎君而并研董皆屬

如范景文倪元璐二三端人皆不得効格心之益

故危亡在眉睫間張鳳翔請急調各督兵會剿緩

且無及猶面諭云或能有幾不必及違其視之太

輕者因并研輩未有痛哭流涕之言耳有君無臣

豈謬語哉

得賢婦趙氏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東君山 讀家刻與孝經明說經世三卷足下以孝

友而抱經濟同人罕見其儔淺人難窺其蘊無怪

乎有腐而心疾之說僕正於此得足下之真面目

日譜

卷二十

天

耳因念寒家自先大夫以清白吏傳家後有亡弟

武城宰繼之先君以孝友傳家先叔先兄以孝友

繼之先祖妣先妣以賢母垂範從嫂暨亡室弟婦

姪婦兒婦孫婦稱賢婦者數人從妹仲女烈節亦

足述也人各有傳誌實錄可據但散在各集文亦

繁多煩足下彙而為一各為一段總成一篇名為

孫氏家傳並煩大手為一序單作一册以便觀覽

足下孝友而深於學者也教以請教已令兒輩搜

諸集中實錄以備採擇

得賢婦單衫君事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十一日

貞毫君太原傅道人山母也姓陳忻州諸生勳之女
母周節婦甲申後山棄家而旅隨所寓奉母任母
絕不以舊業係念甲午山以飛語下獄禍且不測
從山遊者會議申救貞毫君語衆曰道人兒自然
富有今日事即死亦分不必救也但吾兒止有一
子眉若果相念眉得不死以存傅氏之祀足矣逾
年飛語白山出獄見母母不甚悲亦不甚喜領之
而已謂道人兒死亦分見死非不得其死也既非
不得其死復何恨不死而生亦何疾其不甚喜

日譜

卷二十

手

不甚悲貞毫君之達識蓋未可尋常測矣入取節錄續集

十二日

女子之保身丈夫之持節要在當下立斷遂完其殺
身成仁舍生取義之事稍一遲回則愛生畏死而
包羞忍恥者將無所不至矣嘗聞一女子素笑木
蘭藏身危險而身陷賊中委曲婉轉猶矯語人曰
未嘗失身也竊恐其笑木蘭者轉為人所笑也
夫死稱未亡人一日不彳亍一日未敢以完節稱之
慎所修也孝事舅姑舅姑沒則孝之事可無憾矣
稱婦人之節孝者宜準諸此

得列婦郝氏一則人取節錄續集

十四日

寧元城黃石翁 前承在顧六十餘年世譜宛在目
前且年兄遠心名理以儒者而繼承相君之業更
快事也第以相隔遠不能時晰疑義偶有便廢幾
鴻雁之傳以傳我心前所云忠愍先生集幸即付
之客坐手書不及多敘

日譜

卷二十

三

寄伯巖臆盟 揚猶老遂作古人人之三亡邦國歿
瘞況在同心傷如之何後聞伯巖復與書至再是
清化此足徵友誼矣僕既詩一幅煩為焚之猶老
靈前聊將數百里八十歲故人一慟臆盟讀禮遠
不及慰問亦欲為數言弔太君懿徽容圖另致命
世兄久不聞問煩致念孟二青一詩并寄焚之客
坐手書未遑多敘

十五日

論易 元統會運世猶年統月日時也一元十二會
一會一萬八百年一卦統一會一統一千八百
年合六爻得一萬八百年之數自禹八年甲子八
姤初爻至威烈王八年得一千八百年自威烈九
年入二爻至明太祖十六年得一千八百年自太

祖十七年入娠三爻矣爻詞曰九三臀無膚其行
次且厲無大咎此不能保全功臣如人之臀無膚
股肱不厚之占也士君子當此時宜退藏為第一
義蓋從古治日少而亂日多夫子終身行而終身
藏況九三過剛君剛臣柔不啻於退避之義豈有
不陷於危厲者哉大之而元會運世一會有一卦
至之小之而年月日時一月有一卦主之總無一
時一事不在卦爻之中所謂大莫載而小莫破者
也不知易請觀之天不知天請觀之孔子堯夫得
其數程子得其理得數之精者凡物之成敗始終

日譜

卷二十

三

十六日

論私諡 橫渠張子沒門人欲諡為明誠夫子質於
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訪於溫公溫公以為不合於
古禮非子厚之志其與伯清論諡書甚詳適有人
焉其門人諡為傳道先生以質於子子曰傳道二
字非顏曾思孟周程張朱誰可當此者後改諡海
內不知者或誤以為子之所諡也子素以溫公之

言為當理豈敢輕議

十七日

問婦人稱賢稱孝作何分別亦有輕重否曰不可以
輕重言而未始無分別也孝專主事舅姑言賢則
升睦姻黨立聞範識大體在內孝之名專賢之稱
大

貞靜夫人郭壽門先生繼室李氏也詳在集中入版節錄

喪祭之廢也久矣所不廢者獨三年之喪自期以下
冠服之制皆畧不為意即三年之喪亦僅存儀節

日譜

卷二十

三

所稱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而不茹葷不御內者所
見亦罕矣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蕪蕪不嚴真
實講求其義者誰其人哉風俗之漓人心之厚必
自慎終追遠始

十八日

伊川云有德之言如聖人說聖人也造道之言如賢
人說聖人也聖人說聖人事只是家常茶飯惟其
有之故其言之親切而有味賢人說聖人事則明
布條教望以為的兢兢焉惟恐其失墜焉孟子以
後儒者之垂訓立言大約皆賢人說聖人事也

張子厚見世人汗漫無守於孝人以禮為先欲其正
容謹節有所持循明道則不然先使學者窮得物
理卻從敬上涵養出來一從流處過源一從源處
溯流此中不無差別耳

十九日

學者處已處人最宜平恕然平恕二字實未易言耶
和叔恕敘述周茂叔聞道早王荆公為江東提點
刑獄時已號為通儒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
至忘寢食後新法之行倘再有茂叔與之裁度酌
量荆公未必不樂從也已無執拗之名而國受無

日譜

卷二十

語

事之福無奈諸君子事成於激而荆公之懷也益
甚善乎明道之言曰吾輩亦當分過於此見平恕
之難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明
道其度乎

二十日

憶昔初登賢書先達客有謂之曰孝廉之味不可不
嘗亦不可久嘗予曰孝廉之味正宜久嘗不久嘗
孝廉之味將嘗不孝不廉乎三十年後又有客謂
之曰孝廉之味久便不耐咀嚼乘今日有進身之
機當圖効用余曰一圖効用便入不孝不廉之路

矣致知力行兩般保守老頭巾殆將終身為不亦
樂乎今耄矣幸不食言偶拈此以告我二三子之
為孝廉者不久嘗固好即久嘗亦未為不好二三
子皆學道人也諒不棄予言

二十一日

嘗聞危亡之言則心日兢惕而善心生嘗聞逸樂之
言則心日怠荒而不善之念起故人君貴有忠直
之臣士人貴有直諫之友其所關於國之治亂身
之污潔者良非細也

日譜

卷二十

語

羅豫章曰三代之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漢唐
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
愚謂非經術古文之誤道世原非三代之世心原
非周孔之心也六經語孟亦經術亦古文心周孔
之心則自能因言以証道非其人焉能經術古文
罷八股科後何途以取士耶保舉徵辟亦嘗間行
之恐亦未必得周孔之心也

二十二日

龜山教仲素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則可以入道此
拍國啟銷仲素於言下省悟做一生服膺此語疑
乎以書謁仲素亦曰伺聞之道所以治心猶食之

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者皇皇焉衣
食之謀造次顧沛未嘗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
世不知慮豈愛身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是可謂
於心害上著猛省矣傳濂洛者龜山傳龜山者仲
素傳仲素者延平晦菴之集大成以此

二十三日

有宋文明之會諸大儒接踵而出晦翁當時亦不可
學不得君矣一拂時相王淮意遂有疏毀程氏之
謂以陰詆之道學二字禁錮天下賢人君子如所
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

日譜

卷二十

亥

已晦翁歿而偽學之禁益嚴舉世以為陷阱嗟乎
程朱之學何負於世而人嫉之至此耶陽明偽學
之禁亦猶之晦翁總之道高毀來從古已然無足
深怪也仲尼不免於毀而況其餘

二十四日

爲王玉乘作序 精入集

二十五日

龜山之言曰學不聞道猶不學也然非不達仁安能
聞道聖門果達藝皆不許其仁豈後之儒者能出
由賜諸賢之上耶孟子敘列道統聞知見知寥寥

幾人諸儒即有所窺亦猶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
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不可謂非聞亦難以語
堯舜湯文孔子之聞也東漢名節與聖人之道畧
無彷彿孔明君實亦行焉不著習焉不察則聞道
豈易言哉

二十六日

復王玉乘 得捷音真是喜而不寐區區非爲一賢
書喜也喜有人焉足爲科第重則益可以借科第
以自勵此昔人所謂繫籍聖賢耳信甫云亡令人
悽惻幸而有子且其子已得託亦足爲慰含生於

日譜

卷二十

亥

李氏父子兄弟生生死死之情可稱古人交矣貴
鄉風俗之厚實借諸友維挽

二十七日

與劉震之語 道有統宗學有源頭不從此領會終
曲說也孔孟而後千數百年而有濂洛關閩四子
之後又數百年而又清文成諸子生元燈一線如
日中天宗門雖微有差別要皆川流而歸教化總
之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
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

鼻之用見於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
常此雖黃勉齋所親受於紫陽之言而孟子仁者
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之統宗學之源頭此足以
蓋之劉子震之潛修好古嘗有契於姚江之旨曾
書傳習錄一則以贄予此中人二因震之而始知
讀傳習錄則震之亦可謂拔俗之士矣因念德洪
汝中初從姚江也二君之父疑有妨於制舉未幾
二公同登第今歲癸卯吾黨士登賢書者四五人
震之首膺是典予書此以告之俾知其統宗知其
源頭而已矣

日譜

卷二十

三

二十八日

為李信甫作輓聯 讀禮方終無限情思隨地下

立身罔玷徒勞魂夢遶高堂 何日歸來杜鵑啼

破山頭月 此時長在鴻雁悲殘瓏上雲

二十九日

自贊 垂髫有志白首無聞既虛可畏之時思効補

拙之勤七十較六十而加甚八十視七十而更毀

秉燭之光不熄日月之明何分但循衛武切磋之

詠可策太公敬勝之勲引養引恬野鶴孤雲不慕

利祿可謝元纁聊以為後學析疑而辨惑亦可為

鄉人排難而解紛予蓋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
竊自信天終不欲喪斯文

三十日

嘗聞夜之所夢必平日有此事有此念故有此夢亦
有從不經思從不涉想而忽有此夢者總因志氣
之不清戒慎之不密到不能把持之時本相自爾
呈露不能慊夢寐終自欺也學者用功首當驗之
於此

十月

初一日

日譜

卷二十

三

贈駿臣 世人鳴得意無如少年登科然古人以為
大不幸何哉蓋天之生上智不數矣不借師友之
訓不待學問之功而不淫於富貴不移於貧賤古
今有幾人而敢冀望之冠進賢館墨綬者耶天降
大任必經動忍少年一切未諸驟獵科名汨沒於
聲華勢利之中將喪其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卒不
自覺也古人之所云不幸者殆有鑒於此矣予來
蘇門駿臣甫垂髫而歌採芹與其兄駿臣同奉父
命從遊夏峯今且數年矣出入無違禮無違言而
相信益篤予愧非濂溪而二子有吟風弄月之意

予之所望於君家兄弟者當不在區區科第間也
。今癸卯駿臣方逾弱冠而以麟經魁多士闕牘飄
飄仙骨不沉半塵聞報之日無不嘖嘖歎賞謂先
輩以積德食報而駿臣遠巡退讓古人所慮為不
幸者吾知免矣君之前輩以鄉賢祀學宮者五人
吾友公望君則又所稱孝友嫻睡任恤之士家學
有源少年登第自足起人敬而令人畏行且為真
儒為名世矣予將拭目望之

初二日

復君山 學問之道克己為難賦才高而功力深者

日譜

卷二十

早

更難之難也吾丈虛懷採納能易人之所難則不
及人不為憂矣

復居易 向來為令姪之疾是憂今聞霍然快甚快

甚何時過草堂聚數晨夕遙遙衰腐之願也尊刺

太謙敬辭之掌記

呂原明希哲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邊墮水

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

不動矣此古人力學隨時省察以自進益所以能

一生死渾成病也

初三日

天下事口談易而力行難嘗見有聲名藉甚致位廟
堂得行所學者夷考其事非過當則不及耳乃知
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
業未許腐儒輩輕借口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俗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
自和叔有力焉和叔在道甚勁然鎮密有所不逮
於與叔和叔兄弟守子厚之學甚固長兄晉伯名
大忠次和叔名大鈞次與叔名大臨皆躬行君子
也故人皆悅而從之

初四日

日譜

卷二十

早

謝顯道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彥明送焉問曰何以
教我謝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

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

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

子曰可謂益友矣予舉此言以告雅雅曰借

烏頭之力以悅顏色強筋力把持不由自己須自

作至張問奕倩奕倩曰顏色悅澤筋力強盛自外

入者必不能久子曰汝二人既能領畧此意便當

及時奮發能自得師則三人行皆吾師友也千古

上下皆吾師友也藥多力自行豈專借此烏頭力

哉

初五日

胡文定安國嘗云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文定未嘗及二程之門而程門高弟楊中立等皆推重之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侯仲良亦云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今天下惟公一人耳子三人寅甯宏程門弟子三段 入答問

日譜

卷二十

聖

初六日

牧堂老人蔡發字神與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辯析益精往師元晦元晦驚為老友對榻講論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必令先從元定質正焉嘗曰人讀易書難乎通讀難書易故疏釋四書及為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啟蒙一書明屬元定起蒙黃勉齋曰公負英邁之氣蓋該洽之學知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子沈次子抗皆能世

其家學三世一轍

初七日

世人動謂儒者濶遠事情不達世務予於諸儒中得二人焉王文成功業燭然固人所皆見皆仰而黃忠肅幹守邊備禦籌畫閫事忘忱遠慮宛然得諸焉孔明遺意情不與時偶未竟其用後世無聞焉說者曰幹不以經世顯而乃身任斯文之寄予謂經術經世原不可分二事也

日譜

卷二十

聖

學者隨時隨事利濟於人便是立達故不必待仕宦有職事方為功業語云分之所定一毫躋攀不上善處者退一步耳古今人只為有進步無退步遂致敗德損譽未嘗不欲仕也惡不由其道蓋得退一步法也

初八日

問太極之義 入答問
問河圖洛書之義 入答問

初九日

問伊洛淵源 入答問
晦翁嘗云敬夫伯恭 入答問
獻縣高斗南近已人迫而憶之伊奉西學曾云靈淵

不散故有未句 交爾廿餘載豪情我獨知夏奉
三過問秋月一囊隨志定天難奪神瑩鬼不疑靈
魂果有在應許再來時

初十日

問周程之學所以同 入答周

十一日

定遠薛二吉過訪惠詩答贈 取友能迂道斯人亦
勝遊慙子學腐拙喜爾韻清幽世事雖難終身
自有酬今歸故里去品藻薦前修

十二日

日譜

卷二十

學

子厚不多與人講說意在蓄德不務口耳明道謂之
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人各善其所習自謂至足當
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
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闕中學
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昔鹿伯順亦云世無先覺
我輩不得不謬頌以提掖後人同志觀摩習俗亦
爲一變

十三日

問明道官不尊一段 入答周

十四日

有謂世上絕無好人者此妄誕之人非有德者之言
也有謂世上無一非好人者此長厚之人亦非真
實用力於仁之言也人自有善惡我自有好惡毀
譽不可有是非豈容無見善不喜聞惡不怒便是
無是非之心如不止不怒而且頌之則自喪其心
視作惡之人罪當加等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
人

十五日

冬月 月惟秋乃靜冬月靜於秋入夜風聲寂橫窓
竹影幽心不受物累動自與天游所照誰能外光

日譜

卷二十

學

疑無盡頭

十六日

寄函樓主人 兩度過函樓无棟列經史腐儒酷嗜
書欲攜二三子坐臥於其中相與探微旨不謂日
就衰咫尺儼千里葉根不得味誰與彌殘齒目漉
耳愈聾老態遽如此君自鳴琴歸師友橋共粹一
堂具太和樂事誰與比鹿子尋樂款肯榮在認理
君爲闢其義千儒同一揆因憶鹿季郎生死爲君
累此誼久難忘真足爲世砥

十七日

送朱孟玉勳官開封 四載託知契爾度過山堂手
標欽玉立言識見所賜慙予學且尚君也古循良
遇事欣遊刃到處裁甘棠聲譽日益隆操修凜如
蕭宇下戴清德過庭訓爾彰茲擢右汴城一河鬱
相望雖云暫別離席寐時相將駕輕而就熟踴躍
亦康莊伯道宦非違世道小行厥我知君至誠焉
一往而不感剪我夏峯雲載以明月光題詩識明德
相送到河梁

十八日

兩寡婦孫氏韓氏行畧 孫氏子從兄育我公諱奇

日譜

卷二十

吳

才之女韓氏子九州婦也從兄生平義俠自負從
嫂王有賢德女嫁王見知見知無子且不壽九州
亦無子亦不壽兩寡婦同室而居同炊而食二十
年以手指度饑時不免於飢寒而寡婦忍死以待
鄉族皆稱其賢從姪女今年六十矣韓僅少三歲
韓之父生員蘭臺為雄縣望族以積善之家而飢
寒孤苦至是天殆不可問矣附家傳後使吾家男
婦如此兩家之貧而知禮亦足風矣

十九日

與李仁甫婚書 僕初與君之嗣父結金蘭之交繼

復與君之生父有聯襟之雅誼重矣情深夫而君
之兄若弟遵父命來學且移家相就此之為志實
追古人憶君之生父言歸時曾握奏兒手謂吾兩
家後嗣應有朱陳之好即徵先有言僕且念之况
其言在耳敢忘斯德乎奏兒長男與令愛年齒正
合特託仲玉一申前好信以成之但圖一牽羊而
往言可復也更無勞賣犬之裝卜吉告忱伏惟慨
諾

二十日

祝穆卷初度 與君交四世懿德俱堪譜君之大父

日譜

卷二十

吳

翁醴融擬上古尊甫兩兄弟人龍而文虎我每入
郡城尊開神鼓舞兩次待公車氣誼超流任君也
駕夙好不謂我迂腐過我咸前驛入門忘賓王夏
峯雲可怡兼山荒代庸靜對自恬愉有言皆肺腑
我之子若孫幸俱叨時雨三桂遊吾門我且師之
及此韻在古人有陳何足數今夕臨初度祥光滿
庭戶有德古惟刑咏歌在四宇

二十二日

述懷 日用優游老逸民任教枯寂有陽春與人無
悔非行恕律已能廉豈愛貧 也非富貴也非貧

明月白雲可結鄰愛與儒生談處事頭忘樵爨是

陳人

二十三日

客有謂俗可厭者有謂俗宜耐者予曰厭俗非仁厚

之心耐俗仍有非薄之意因作此句 厭俗辭來

高士癖即云耐俗亦非仁何如大造能容物動植

飛潛總一身

客又謂不能變俗恐為俗所變予曰對顏曾一流可

為此言由求便不可況其下焉者乎再作此句

俗事從來最壞人不能抵擋便隨塵既無治術還

日譜

卷二十

哭

三代肯向波流置此身

二十四日

為臨江司理李愷著立傳 精入集

得第五曾孫

二十五日

有客過訪 前朝耕讀舊家風不慕榮華不醜窮敝

跡到門非石隱夏峯不在萬山中

二十六日

陰陽消長 夏至生陰冬至陽尋常寒暑領流光積

成元會無停刻太極分明有三張

二十七日

錄高義三段入取節續集

二十八日

季廣之名聲會稽人寄籍潯陽以從遊大醜之門而

過我山堂且惠詩未信宿欲別去句以留之 源

淵師友氣相求惠我新詩韻亦自迂道山堂應有

意百年粗糲暫淹留 越中山水稱奇絕何事驅

車汗漫遊寄語城南 逸士故人八十尚優游

二十九日

廣之善弈復善醫再占二十八字 雖云對弈動機

日譜

卷二十

完

心有所用之猶勝已醫隱於今稱識時河間攜手

應同几

十一日

初一日

叔大舉子方數月靈氣異常子見而憐之臨路口占

四載出門非浪遊英英掌上夜光收漫云明月

船空棹虛在實歸已得秋

初二日

讀賀克恭集有述 肝衝千古士伯清藥我思何獨

思伯清令人不忍欺嗣後五百載克恭能繼之地

僻乏文學公也挺自持自信以信人立誠而修辭
邊師吐其實亂卒亦不疑誠與物相感物自不能
私甯直符伯清并可印宜尼心留一念為誠有一
分離人盡而天還此際審獨知

初三日

偶與友人話雙峯舊事 四首雙峯掃地盟青松白

石解嚶鳴匹夫有志成搖落餘語猶堪憶止生

守山樂茅止生名
其集曰掃盟餘語

初四日

雙峯舊有茅屋三間同志者頽以書院且為交而勒

日譜

卷二十

辛

之石今二十餘年不履其地矣因而憶之 乾坤

草草失承平每憶雙峯聽鳥鳴無意別來二十載

青山於我尚多情 諸子誰堪守舊盟五峯原以五

公名 漢王與有五子
避秦亂於此 二千年近留遺韻茅屋依然

誦讀聲

初五日

復奔倚婚書 古云婚姻論財君子不入其鄉僕幼

而聞此語力與同志抵擋流俗昨與仁甫書但願

一牽羊而往更無勞賣犬之耻此足下所親見也

止生江南錦綺斷不敢以繼辜異清德此亦足下

所熟聞也昔與尊君有訂盟之意而未果然僕實
念之執介者至鄙懷為慰故敢竊附於以兄子妻
容之誼都門俗染更深願足下力抵之而無與俗
同應有回啟我輩正不欲拘此格套耳

初七日

為毛二公副使作傳 入續取節
錄文忠門

初八日

得高義三則 入取節
錄續集

初九日

築墻有感口占示諸兒孫 彰德城中仁義街事雖

日譜

卷二十

壬

往矣我興懷山河從古無常主枉費機心去弄乖

宅是誰人住者誰機緣預定鬼難窺開中奈得

此消息占盡便宜卻受虧 卜宅由來先卜鄰鄰

家失睦豈無因果能嘿自存三反難道他人是亥

人

初十日

都平倩名甫成成進士為其祖節烈乞志墓文

十一日

入城三日歸為陳子廷作小傳 入取節
品望門

十五日

張穆卷司理過訪

復毛會侯司理 接臺札不敢自信為勝任以自愉

快嗟乎久未聞此語矣承叔有言理冤獄者求其

生常至於死況常求其死也今大都求為人所愉

快為勝任而能自信以自愉快者或寡矣矧敢望

有不敢自信以自愉快其人耶正非窮理格物戒

慎明格未易為此語也此明公實學所在由是推

之則本身徵民之道不越是矣昨望兒入鄭道謂

左右睽隔之久想有以教我也

十六日

日譜 卷二十

至

義僕郭向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十七日

復陳謫公 足下駁才且世德固宜一瞬千里乃竟

淹蹇多年重罹患難此天之所以巧於成足下以

彰先世之德也此時之功名無所建樹隨俗苟且

似不足為重而文章千古事英人才士尚可自託

以不朽天之所以遲回顧慮不肯輕發足下者蓋

以老其才而大其用豈輕困一人者哉細心虛心

四字便是承天之意而虛心更才人之所難才人

而果能虛心也當不獨以文章重矣僕為儒而腐

孫徵君日譜錄存 卷二〇

立言非所長亦非所願也獨此一念欲人為善人

為君子之心頗切故凡有下問者便喇喇不休且

張子厚設教須俟人有憤悱然後啟發伯潛隨時

啟發且能啟人讀啟人排僻難有志焉而未之逮

也桑榆空老無可報稱天地父母之高一佳詩推

詩太過殊覺汗顏家傳合稿敬謝于度完天行界

附覽嘗云人生患無可述其有可述豈患無有心

人哉

吳次尾傳畧 洪光朝馬阮誅戮東林諸儒生後輩

亦不肯放過次尾幾不免後戮歟危坐正冠徐起

拜故君辭先人引頸就刃意氣彌振其友侯生弔

之云次尾讀萬卷書識一字是明三百年獨養此

士存此數語俟後考

得歸德舉人陳維翰清直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十八日

得宜興進士湯兆京品望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十九日

得雪園四子吳伯裔伯允徐作霖張渭死事入續集

二十日

一四九

朱仲琳過我夏峯值賓客甚眾有指而目之曰此孟嘉也因贈以句并致其兄孟玉 野鶴原非鷄共鳴堂中爭識孟嘉名老年無事惟朋友喜得君家難弟兄

二十一日

得宜興任源遠義俠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二十二日

得司徒侯恂應變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得侯執清抗節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二十三日

日譜

卷二十

香

得歸德府侯方域抗節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得僕李五素無禮於其同儕兼侮辱其母兄人人謂之于亦嘗惡之逐之一日母病且年老歲之元日

僕忽謂其妻曰我向來於母缺養乘新年割肉一片以療母疾母疾果瘳後至母死無敢有犯先是

里人有趙廷柱者曾割股愈母已載之前錄中因無家來蘇門依于于築一茅以居之名曰孝于廬

有郭姓者見其瘰癧依然大驚曰我素無禮於母從此而知所事矣李五或亦問廷柱而與者乎或

曰割股非孝者在會典于曰此未可以執論也與

讀書明理之人言則髮膚在所愛而此凶悍無知之人得不愛其髮膚以事父母何嘗非教孝乎僕

舊未有名名曰福入取節錄幸子門

吳人茅止生元儀甲申前二十年謂子曰天下大物將有所屬石敬瑭以山後十六州酬贖我廷子之

二十四日

鄉陌溺者四百餘年今獨不可遷一支於南乎後李自成陷將熾元儀為黃巢考甚詳曰子非考黃

巢也考李自成也李自成為他人辦薪水耳言之

歷歷後皆驗元儀素有表革之志甲申前三年以

明居病及金陵時范質公為南樞視合驗入取節錄續集

大河南北有兩孝廉一者遙集騰鳳一張勉客翻閣

之人言勉客篤行寡欲之士兩語遙集是蓋以天

下事往來胸中者甲申後閉門讀書不赴公車

取節錄高尙門

香

二十五日

得歸德周司空抗節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得雲間舉人彭震高尙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得大梁孟觀抗節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得歸德周司空抗節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得雲間舉人彭震高尙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得大梁孟觀抗節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得歸德周司空抗節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得雲間舉人彭震高尙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得大梁孟觀抗節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二十六日

王御史孫蕃號生洲生平以孝友著聞予固親見其事何太孺人與事其兄孫遷也至撫其弟之孤寡倍為體恤予因與之締姻娶兒其婿也婦甚孝而天後嗣孫復為其長子一曾婿婦亦孝而亦大御史與人極和易而大節毅然不可奪疏系中貴劉元斌領兵揚掠斬以正法兼誅其大瓊王青民又疏起一時朝望在籍者范景文等十七人宏光朝為孫開部承宗鹿太常善繼請益時巡下江金陵不守遂遜於閩御史以事親從兄者而信於友也

日譜

卷二十

美

於君又不作悲憤之意感激之名到處只如行所

無事者入德取節錄品望門

得陳定生友誼一則入取節錄錄集

二十七日

定與諸生許願達就發奮許願純之從兄弟也願純漸得寵於魏忠賢達遂與之疎後勢漸熾達遂與之絕嘗曰祖父不敢以為兒孫我敢以為兄弟乎魏忠節長子學伊曾匿於其家命子啟祥從學庶忠節望兒其婿也入取節錄錄品望門推賢諸生王一曾字景沂性生孝友更饒幹濟丙子

戎寅間結客有古俠士風甲申後從父遁跡閩海眷屬百餘口生生死死於顛沛流離安頓局到至如南北隔越音問不通者八年忽掉扁舟攜三稚女往返萬四千里以完婚如之約止之識畧過人遠矣不愧其為生洲子也入續取節錄錄品望門

二十八日

常慎獨者容城典史也丙子予在圍城中定與安肅安州雄縣皆陷殺甚慘容人恐陳孝廉述志懸闕帝像於城頭予問其故述志曰關帝威振華夷于載下仰而畏之斷不敢射其面予曰借以鼓勵羣

日譜

卷二十

美

心可也圍攻益急常慎獨向關帝廟求簽忽自言於眾曰關帝顯聖面上有汗赤兔馬亦有汗滿城男婦老少爭辦香楮往觀之人人若見其有汗也婦人童子爭運磚石於城上勇氣百倍絕不知其為大敵也事定予問獨曰關帝面上之汗如何獨曰某一時偶為此言耳予曰此便是關帝之靈鼓動人心之靈處也入取節錄錄品望門

二十九日

舍魏忠節兩君 渭公信山先後來蘇門兩接手書雖日月間隔山川修阻而情致委備甚悉如見其

人及詢渭公信山皆能言二君操已嚴潔不苟交游克承世訓以光大前業又未嘗不嘆息嗚嗚想見其丰概為賢者後起是難矣宏卓罕有如二君良可慰也僕今年八十矣雖髮白齒搖矍矍日甚所幸此心不迷嗜書嫉老聊自欣喜耳今舍親王公遠移守貴郡此後聞問當復不親藉此便寄數言唯以時自愛不敢多及

十二月

初一日

與王公遠太守 咫尺清光未獲瞻晤并疎音問歉

日譜

卷二十

庚

如之何年翁不督過且念馬齒之長復借同人為祝此誼良厚愧何以承聞已京裝且晚登舟矣嘉善故人魏忠節其孫某某皆能自立幸年翁一禮遇之一函轉致

初二日

與崔玉階太史 前歲楊郎過蘇門為僕言臺下搗

謙篤厚當世之麟鳳也僕心僕之所未敢輕通一聲問者謂老山人花樣不時恐為新貴人厭不意其不厭而且有願見之思歲寒卷中大章固情見乎辭矣迴環展讀感而生愧適寓波君字來因付

數語云君家太史高情雅韻更喜白水公之有子此仁者有後信然

初三日

復李巖同 十年之別僅得於孔弁一通音門不謂先生尚憶故人而輟輟遠遊者注至此也弟嘗謂先生是大福德人未幾而宦業隆起長君復以英年登賢巨扁莫大於斯然非有大德何以至是而弟之所望於先生者則更有在元之興也殺機熾而學校微非邪律音卿之諫上嗜殺而許平仲之化民成俗與學自任不知當日之世道人心竟作

日譜

卷二十

庚

何狀是音卿平仲之願德固與天地無窮極言識荆時已著此念矣弟今歲八十歲時耳聾復氣弱親師訪友自分無釋明春之杪果有蘇門之遇尙當鼓短笻追隨道展一傾此衷曲耳令岳先生大節弟已刻於甲申大難錄遵功令未敢示人題復輯入中州人物考昨都長公以誌文相委但愧衰年軟筆不能闡揚臺命代草行述亦稍次第前說以報

初五日

馬世龍為關門大帥朝貴爭欲殺之以為閹部罪案

移家居以節死而浮議好息子瑞國亦為所聞

陷榆林而瑞圖戰死君子曰世龍有子

魏大中為吏科都冬月不設火留相知者用飯輦茶

四器點心一碟酒數延而已周順昌為吏部郎居

朝房留客一如大中二公俱不赴席不請客縉紳

初六日

儉德六十年所見只此二人

延津諸生李挺有俠腸每遇不平輒有拔刀相助之

意一日過其册叔孝廉國華正為惡少所侮尋挺

卒遇之以掌撻其頰少年屈折卒不敢逞字瑞舍

口譜 卷二十 卒

石首鄔孔彰字孟嘉其父孝徵作新安廣文卒於官

孔彰來歸櫬時盜賊正熾櫬不能即歸也孝徵門

人亦留之孔彰曰亡父遊魂日夕思故鄉而不孝

棲遲於此盜息無日櫬將終不歸乎予問過盜將

如何孔彰曰某與一僕挽喪車而行此須盤費衣

服彼欲便與之料不殺我乞食而行亦不辭也倘

不幸見殺即與亡父同埋一處耳子曰君有此

初九日

段至心盜豈非人子哉因送之行入取節錄 孝子門

衛水司田本沛清直一則入取節錄 錄續集

衛司理宋之儒清直一則入取節錄 錄續集

初十日

太原傅山號清三有至性能文章家素饒裕甲申李

自成陷京師至尊崩於嶺山不忍宗社邱墟而依

然安居樂業作儒家翁也乃盡散家財為黃冠之

遊所在奉其母以往而母亦恬然安之不喜見俗

客甲午中紫語下獄久之始白子自甲申聞其名

癸卯始見其人大約是鄭思有一流子眉亦有異

才入續取節錄 錄高尙門

日譜錄存卷之二十終

口譜 卷二十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二十一

康熙三年甲辰八十一歲

正月

後學 永年武校清校訂
武陟王 輯

初一日

在漢道遠 聖學 聖德 聖功 聖業 聖教 聖化 聖澤 聖恩 聖德 聖功 聖業 聖教 聖化 聖澤 聖恩

先拜 祖先後應酬宗族鄰里晚與馬欣一生暨兒

孫酒慶新歲也

初二日

寄高似斗司寇書 稿存原本

初三日

書伯兄傳後 稿入集

日譜

卷二十一

初四日

客至 客至不能揖榻次羣徒倚非獨示忘形

固如此

初五日

天雨雪 世上孰為潔最潔莫如雪忽然積尺餘乾

坤成玉結偏於水雪人觸目欣相悅

初六日

郭芝仙書

初七日

寄馬玉笋 馬慶修

初八日

寄鹿靜觀 寄乾真振公昆玉

十八日

金陵朱生某歸省其祖母過夏峯言別子曰子生長

於斯今歸而省祖母展先墓不忘其本矣况代父

定省其母則可以慰南北兩地之心係此行也因

呼酒連舉數盃以壯其行

二十三日

別嵩三 淮上吳子名珊字嵩三自甲申謝舉子業

而有志於學因其友趙實夫不遠數百里過夏峯

日譜

卷二十一

而北○○○其詩俱可觀其人更謂恬無才人

之習氣余與之語連晝夜絕不見有齟齬於心而

遠拂於色則其中之所得可知也瀕行所質六則

大都先儒之論辨我心有不安者不必曲為解第

折衷於孔孟而已君年方壯如日出之明進進不

已何患無到家之日子與氏曰夫道若大路然豈

難知哉歸而求之有餘師余無益子矣

二十四日

原○曹雪帆名連握來贊

二十五日

入城

二十六日

諸大夫各延款

二十七日

送雪帆北上兼致汪若干

詩附

二十九日

麻城人周之瑜為余言梅長公以黨楊大洪被逮

熹廟棄羣臣得不死

三十日

臘正兩月應酬頗繁八十一歲人遂疲因難支因念

日譜 卷三十一

三

太公衛武策勲好學皆在耄耋之年邈如湛甘泉

王龍溪八十猶遠遊也嘗思之凡應事接人而

苦者才不足耳識不足耳胆不足耳才果足勝天

下之事識果足以破天下之疑胆果足任天下之

難則應事接人遊刃有餘矣要在此處見學力

二月

初二日

義方賀泰 高尙宋之盛

入取節錄

初八日

滄州陳子石名奉教來問學

初九日

新安李燮五因刻甲申大難錄被逮犯私刻之禁也

刻書既違緝書者無不逮之理但此事本末順治

九年奉有詳察確訪明末死難諸臣之 旨而在

庭諸臣各舉所知有至四保以上者其敬慎可知

疏中且云嘗聞帝王致治莫不旌表忠魂崇重節

義昔武王入商封比干之墓明祖定鼎建余闕之

祠其所闕甚鉅故燮五有此一刻亦遵此段 功

令也刻甫就忽聞有私刻之禁燮五即焚其板今

此書既已封進舉朝皆知緝書之人所犯罪名某

日譜 卷三十一

四

當順受但刻書在未禁之前當事者或未盡知耳

十一日

為濟上事具呈為自行赴部辨明事某自順治九年

奉有旌表明末死難諸臣之 旨在廷諸臣各有

保舉某仰見我 世祖章皇帝日月為昭之心於

未禁刊刻野史之先某曾擬拾殉難諸臣及一時

內外文武士民同死甲申之難者集成一書以備

盛朝採擇於本年二月內有族人自濟甯冒易

聞知州以此書被逮某恐其中顛末未明行年八

十一歲雖耳目聾願自行赴部口陳其詳謹索

呈本縣父母即刻就道為此具呈

十二日

喜晤亦雪海於郡伯坐上 與君言別十五年患難

相逢志益堅與我周旋猶勝我人謀卻是屬天緣

十三日

郡伯過寓言別且致吳道尊相留之意諸友門人輩

送之十餘里

十八日

過彰德望拜韓魏公祠 未肯輕將胆許人無才無

識胆非真毫年敬借先生意好鎮蓬飄未定身

日譜

卷二十一

五

十九日

此番入郭城屈指已四度矣景尼作古女孫云亡遺

孤女五歲撫茲情事愴我老懷口占示友郭友杜

十六年來四過君過君今日君不聞昏眊益切

相思淚愁緒紛搜入亂雲

二十日

彰城阻雨 雨雪霏霏匝地來欲行且止幾徘徊以

身歸命應先至需次唯求天眼開

二十一日

闕帝籤告吉 痴子祈籤抱隱憂神云守已免管束

從來俟命惟居易天意人心豈雨謀

以書致毛會侯司李是日會侯過輝亦遣人來問

二十二日

過淦水憶張湛虛司馬 羣年日日賦停雲國士相

知獨有君今日有懷難告語西州泪酒不堪聞

二十三日

過沙河 平沙十里望中餘寸草不生難莫居孰言

北關風景好春光猶勝我初

二十四日

過順德輓楊猶龍 十載蒙君塵外知百年天地幾

日譜

卷二十一

六

多時拚官不蚤身羈旅留得孤魂明月隨

二十五日

春分塘馬舖居民黎明香燭為祭 香燭黎明為禱

祭居人云是古來傳道人更與土人說拜罷春分

拜祖先

二十六日

金提店張甥傳劉震之平安報 劉子都門讀寄語

俱云無事任安眠其中應有從新客謾道如今少

亦連

奕倚奏兒淫孫昔先王一日行震之於保定道中遇

奕備定州過途尋真定遇奏兒於順德道上

迎余是夕借梁甥○○同宿大甯舖得韻兒都

門家報眾議回車遂不及○○○展先墓

二十七日

大甯舖旋車

二十八日

語韻兒曰憂患恐懼最怕有所一有所則我無至風

吹草動便生憂懼古來忠臣義士孝子悌弟只是

能自作主張看得著底無事不宜生事有事不宜

避事讀書學者正在此著力

日譜

卷二十一

二十九日

沙河北園有母節子孝坊 沙河城北風光好旌表

巍然節孝坊兩字千秋闢地派世人莫視作尋常

過臨沼闕李承蠅暨其諸弟來居因憶鹿洞觀 世

誼相闕念爾殷我來此日爾不聞東君見額詢情

好疑信猶然強半分

三十日

晚宿黃梁 遙望高枕夢魂驚此日重過深有情欲

向希夷問睡法何如片刻足生平

奏兒先回

三月

初一日

李○○令其嗣掌六持書賦詩視予黃梁兼致靈液

答贈 我過沼干道相望紫氣深德門多俊秀吾

道豈銷沉一夕攜壺意千秋伐木心詩工在病後

應自有知音

李家西亦攜具踵寧六至

初二日

王張攜立兒家報自故園至

初三日

日譜

卷二十一

過成安下榻舍生自覺齋

初四日

弔九繩父子墓

贈舍生玉乘二子 有引 余三過成安其俗醜朴二三

同人矜禮法重友誼即九繩父子生死存亡以魏

村為歸舍生有古人之誼焉信甫云亡玉乘篤念

姻壻代營喪葬此豈尋常世法子弔九繩之墓撫

信甫之孤而有感於二子因為一絕 詩佚

初八日

宿光村舖謂望兒曰來時於此阻雨眠食亦得安閒

今類一祖父之蔭淑恬浪靜而版圖因德似雙
支豈勇於前而怯於後哉志有節不帥也志能時
則氣鼓志不帥則氣餒矣

初九日

有洪縣親友餽酒肉分惠於盧頌夢時年九十二

初十日

入衛郡賸程念伊念伊云適問令郎見顧云云余曰
未到寓即來面不知小兒之到此也念伊因命筆
奏雅再至余父子兄弟同聚郡伯所宛然家庭骨
肉也

日譜

卷二十一

九

是夕賸曹子顧爾堪兄弟以魏忠節聲氣之好相見
甚懽欲過訪夏峯閣予北行有詩一章記之

十一日

賸道尊即行于顧兄弟看行謂從人曰此中定有張
姓者
曰何以知之予顧曰張于度大仇昔與
先生周旋左魏之難今其子弟固應有從先生者
耳奏兒曰不獨其子弟兼有其叔子顧大笑而別
此者出門時遇郝雪海
殊喜得
此二友

十二日

夏峯宗族鄉黨皆來相勞

十三日

具呈本縣 呈為具報中途退回事某二月十二日
投呈本縣願赴部辨明八十一歲病軀駕車北行
值天陰雨日走四五十里着人先往尋下處至二
十九日到定州明月店去人自京同始知濟甯李
知州進呈之書與某絕無干涉得此信於三月初
一日返四十二日抵縣因前呈申報不得不再
具呈本縣老父母以便據實轉申銷結前案為此
具呈

日譜

卷二十一

十

十五日

是後數日應酬賓客

十六日

王襄航鴻濟甯進書全抄至極贊濟甯之為好男子
余曰濟甯有子還當勝濟甯耳

十九日

穆巷目泝以書問慰答云此番波浪固其自取幸借
庇不罹於咎從此有閉門修省而已至親翁此事
代為謀真不啻自為謀僕亦不能一一舉以相謝
背人云言之淺矣不言深矣

二十一日

韻兒自北歸攜有進陸暨諸同人字

二十二日

詮孫亦自北歸

二十四日

復鄧其可 自招波浪貽懼同人往返相對之情具

見相闕至謹此意亦不徒以口舌為感也深閉衡

門實獲我心矣人間樂事第一是父子兄弟相聚

此行真不啻登仙同此覆載同此昭臨但願各自

策勵勉監明德正不必日夕羣起耳

日譜

卷二十一

十一

二十五日

復戴滄州 憶前札有買舟南下之語故與子石約

過相訪或亦天假之緣也中道回車此願雖未遂

猶幸八十一歲病骨稍免跋涉不罹於咎未必非

借庇蔭耳歸來杜門修省舊稿可焚口亦可緘矣

默之一字原聖人微妙處默而識其默足容此是

何等功力何等境地願與道翁精思而實體之

二十六日

君子小人之分惟在順理與從欲而已順理則安從

欲則危順理則憂勤惕勵不安乃安也從欲則危

情縱意安乃不安也學者須要天理人欲之間見

得分明一毫相雜則理終不能順而欲終不能不

從矣

二十八日

曹月川謂生死路頭惟在順理與從欲順理雖憂危

患難皆生路從欲則安樂富貴皆死路蓋理無定

在故作聖功夫只是窮理除陽人鬼循環無端能

窮其欲中之理而容不搖至又能窮其理中之欲

而似不亂真則精益精密益密非慎獨知幾之謂

子豈能瞭然於心目之間而不使有毫末之離哉

日譜

卷二十一

十一

窮理所以盡性性即理也盡性所以立命命即理

也曰天理曰至誠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隨意取

名其實一而已矣

二十九日

今古人物總在天覆地載日月照臨之中而實能與

天地相對越此心揭日月而行者自帝王師相以

暨數大儒之外生而夢夢死而夢夢千萬世億萬

人與草木同腐禽獸同蠢者滔滔皆是真可哀也

抑知此身從天地來其形雖小理與天地渾合一

飲一食一話一言一動一靜莫非天理之流行孔

于之知天命正在飲食起居語默間與天命相通
微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我輩今日事事不悖於天
理便是入孔門庶幾路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則
天固古今聖賢之統體也

輝令將余呈詳於上臺豫督劉奏之余復北上先入

汴晚宿郡中任舍真家合符照吳各攝壹來歸

三十日

開美洛美來別晚宿延津李曉生觀察齊程都伯適
自汴歸遂旋車

四月

日譜

卷二十一

吉

初一日

延令來晤晚至衛郡

初二日

郡伯守道視余寓有未盡之言令望兒入見尚謙竟
夕始知司道在閩之謫

初三日

望兒與司理自汴歸具呈稿先與府道觀之皆
曰妥次日令報縣

初四日

構斯與途孫先往

初五日

寄一六公望字有云 十六年未及過里門一民

先墓尚堪為子哉當事者正所以成我也 又與

傅巖云聞鼎言詣至翁雖不免於行較此一段明

德商往皮骨若增之壯矣

初六日

有一生過說談言微中紀以詩 人心結處翁難開

片語投機春立回不謂腐生能解此匡余不逮勝

醫來

初七日

日譜

卷二十一

吉

聞又有異說口占示諸兒 獲罪於天無所逃就中

庸有成兒曹從來憂患屬生趣辨得一心好打熬

寄王夢航 先生相陶之情委曲周至第一一舉以

鳴感卻淺矣忽聞又有異議總是翁之罪莫不敬

萌怨尤也俟命二字聖有明訓第不及一語言為

歎

初八日

舍真合符照侯驛臣四子為竟日談

初十日

公望一六來送

十一日

宿淇縣

十四日

耿子亮到夏峯值予已出門借弟子偷策蹇追至宜

溝朝贊再拜○師弟之情

十五日

拜稽侍中祠 晉室忠臣稽侍中一腔熱血凜悲風

於今碑字雖難識千載人心憤慕同 晚宿友郭

齋

十六日

日譜

卷二十一

五

魏武舊都 口眼不多更事多阿瞞憑此定山河當

年鼎足三分者早已經人入揣摩 晚宿磁州

十七日

拜湛虛祠 有序 春仲過此曾有里言識西州之慟因

時迨北上未及焚告今再過期稍暇率兩兒再拜

祠前先生知我之深諒不棄朽腐也口占一絕

登堂此際氣懷深當日音容未可尋欲向先生供

一爵蘇門荊藻夏峯雲

十八日

再宿黃梁 塵世茫茫誰問津古今甯有幾多人不

留忠孝留仙跡隱性分明別有因

與隨行對語 驚濤共雨泛危舟此日汝恬汗漫遊

忠難經多平等事莫愁樹葉破人頭

邯鄲道中 邯鄲古道直如矢馬足車塵無刻止但

得能逢俠少年雖盡願結為知己

舍生仁甫過視黃梁 成安二子情無已往也不辭

二百里兩月之間三度過黃梁共榻夢中起

烏盟道視

十九日

車中偶占 車中共載兩兒隨夜宿朝餐總不離展

日譜

卷二十一

六

墓向辭千里道迨吾適足慰吾私

旅店題壁者過憤 世事無庸太不平華山頂上有

人行不經險處真不見大道無言自化生

二十日

望二青不至 孟仲會期隨我來栖遲旅次幾祭饗

不來斷不輕相約疑向新鄉載月廻

宿金堤店

二十一日

柏鄉城南二十里構斯及之 平生擬孤標俗士不

相入見義能勇為我意借爾立 晚宿柏鄉寶山

輝王雨若二廣文攜壺來視

二十二日

熊兆可來顧給印結

過關孝廉澹園託為王生洲寄字

二十五日

由真定府起行宿新樂縣

二十六日

過唐城訪郝雪海其太公聲遠辛卯拔貢止宿其鄉

醇朴郝氏聚族而處河流遶其西花木甚茂為經

句 唐城訪故人故人輦上去太公為止宿疑是

日譜

卷二十一

七

武陵處

二十七日

宿方順橋

二十八日

蓮陸譽之宏納來迎至大吉店 晚宿蕪子家

張十卿呂文甫來晤 趙又元聞余將至候數日得

相面

二十九日

淨意居偶書 再入郡城十七年連朝相對意欣然

從來性命託朋友竊幸衰廢更有緣

五月

初一日

過石屋 高子耽詩酒夷然石屋中肝腸別有託種

菊在墻東

贈鹿宏納 此日欣相見觸子五世懷所期無限意

霜雪有春翅

初二日

抵安肅宿謝彝甫齋 荆孝廉鳴瑞來顧

初三日

立兒率族黨來迎晚至北城拜先祠

日譜

八

初四日

告墓文 兒不肖漂泊蘇門十有六載拜 墓缺焉

為罪蔽甚蓋因馳者矢萬水瀉火熱念 始祖自

口外徙居為子孫久遠之計今即不能起我 父

母九泉之下而面為霽度時至事起或亦有不得

不然者為守為遷兩不容廢我父我母謂之何今

率望兒韻兒控修葺澤之薦告此哀曲天時人

事又不知作如何安排也託賴父母今已八十一

歲轉禍化凶實惟積德

初五日

入城谷看諸親友

寄魏石生 鄆城之地有如春元氣醕醞產異人廿

年兩走鄆南 閭里爭傳有鳳麟憶昔名馳左掖

蚤避人長欲焚諫草絕學能與平仲思偏向榛苓

姿探討自從特簡秉銓銜遐邇服司馬名一代

人才歸大治千秋信史昭孤藥野人本是漁樵者

息影蘇門踪跡寡已甘白首飽盡魚敢問黃金市

駿馬先生意氣撼崑崙肝胆由來別有存詩著

門正風雅書編槐下續宗源時時芳訊從蓮陸抗

俗方知古道敦聲味繼聞楊鉅鹿蕪蕪常向鹿江

日譜

卷二十一

九

村江村遑事傳乙丙燕趙遺風應耿耿陵谷未移

人已非辨香獨奉鄆南境鄆城今日之江村寤寐

伊人天日炳

初六日

寄高似斗 十年踪跡隔龍門雙柳依然雲樹繁

我迂疎思世德得公推解廣君恩祥刑棘靜圖書

貴養稽山深廩鹿尊白髮長懷黃閣誼壤歌親見

古人存

初七日

幸諸子若孫過買家庄拜 祖塋

寄在王階 塵外論交情性真青巖黃閣絕為隣一

時風雅推橋梓千載都俞見王臣印室非耽身已

老聲名欲遁友偏親從今擊壤南山下種月耕雲

樂

朱李八子徒步來顧 八子城中聯袂來蓬門岑寂

破蒼苔新知舊好疎遠久頓使衰遲懷抱闊

初八日

至定興過一泉先生舊居東箕生 三十年來過此

居先生顏色宛庭除肯堂肯構規家法耄矣官舍

只讀書

日譜

卷二十一

十

初九日

飲雙槐亭 憶植雙槐誰手摩應知今日陸偏多相

望有意如遲我草木欣欣亦太和

初十日

過桓侯廟 生前稱虎將沒後為明神侯乃真剛者

尼山思此人 晚抵涿城

語陳范彭 白髮傷離別倏然十六春君仍稱逸老

我尚作通臣客味貧方諳交情久更親老年兒女

意夜話短繁頻

十一日

與陳全結話舊 憶昔初相見今逾六十年台離因
氣歎此暗倍欣然 似陳字肩 憶昔從兄在百
樓朝朝暮暮幾經秋而今學已升堂矣穀積應為
檢成留

十二日

貽鹿冷御 英英頭角自雄風五世相看眼中紫

祖貽謀世記取與人同處是不同

蓮陸鄴藩北來冀日歸里

十三日

金九治見顧 久從仲子得知名此日相適似舊盟

日譜

卷二十一

三

形跡盡捐談自快千秋氣誼喜嚶鳴 萬里雲霄

一敝裘塵沙眼底豈容容此中自有劉皇叔應據

元龍最上頭 是日望兒入都

十四日

題園鎮讀書處曰懶齋 紫陽訓懶曰快也尼也夫

不懶安得快不快又安得足耶聖人到極至處只

是無不懶之事無不懶之時所謂無終食之間違

仁日月至焉至則懶至之前至之後則不得懶矣

我輩豈無一事一時之懶然不能保其果快也足

也誠意戒欺求懶只此一章大旨已盡故謂之懶

門隔過此關便無難事其名其齋曰懶因記其略

江村盟約未曾寒欲拓前規戒苟安語言習處

操功易夢寐懶時著力難

贈張叔大有序 叔大相從於夏峯志甚銳但為日無

多今復來此事時時操習不容傾刻停歇幸此中

多君子當不虞其墮落也口占志勉 肩承此事

豈疎遠日用應須得所歸未竟厥功只寡過欲成

其事但知非

十五日

木宜惠秋石 老病殘蓬五月寒幾番醫藥掃除難

日譜

卷二十一

三

得君秋石應多效足健身輕把釣竿

贈陳子重 世譜今將七十年喜君室構尙依然鳳

毛濟濟堪昌後名德由來別有權

十六日

五老社有序 王王盤八十陳金溪七十七陳范彭七

十四徐不宣亦近七十合子八十一共三百八十

歲為五老社 涿鹿停車得四人合子三百八十

身願言結社為吾友種月耕雲託此鄰

十七日

讀白沙詩有述 真儒性地本英豪曲士矜莊祇自

勞不用拔山九鼎力 粉物欲與天高

試筆 百年天地一孤舟 渡入清江萬里秋 縱有波

濤隨指定崎嶇一過是安流

十八日

偶述 人情多幻眼宜暗 世事難聽耳可聾 不見不聞卻省力 何勞避俗過墻東

二十日

自憐齋數晨夕 玉盤丈招飲毫而倦 初臥一室甚幽 至人遂再進一室更幽也 予心樂之云 更有一室 三折而始入 乃張叔大讀書處也 壁題一語云 不

日譜

卷二十一

三

知壘嶂重霞裏 更有何人度石橋 予語國鎮田此 可與言學矣 蓋學問到深微處 其妙境始見 升堂入室 豈一蹴能就 故深造自得 始有居安資深 逢源之趣 叔大勉之 哉 須於壘嶂重霞 尋石橋樂地 玉盤丈人子若孫 共搆之 尋此樂地 惟數學半成 物乃所以成已也 是日題玉盤丈人行樂圖 稿入集

二十一日

馭叔紅江攜樽過濂齋 羊求聯袂榻邊來 為破蒼苔 苔蔭徑開舊德新 開人共仰千秋一日好 啣杯

二十二日

為國鎮家譜序 稿入集

進修之事 學者時刻不容 錯過 衛武公耄而好學 太

公丹書亦在九十之外 是可以遲暮之年 而自甘

菲薄乎 少壯時愈不可 悠忽 倘一耽樂 自謂途長

修短 非人之所可必也 顏子不蚤自立 命時息之

間已過三十 悔曷追矣 願與同志共勉之 題閱

又損小像 稿入集

二十三日

乘車至定興

日譜

卷二十一

三

二十四日

李介菴李璞玉治具話舊

二十五日

范陽諸友送別關外 瀕行口占 氣運原憑人力持

提○三世見心痴 斯文未喪 視天意多士 英英慰

我思 平生託契在范陽 此日重過 意更長 故故

新新相盼 切切想 臨路塵不揚 晚至北城

二十六日

奇馬玉笋 搆斯到前事 已結弟至中途 而返 殊以 不及過里門 展先墓 為歎 不意忽生支節 當事

者又假之入 園門也借此得遂十餘年之墓之
願停車派鹿諸老止勿前恐滋多事守官事
釋其疑弟此身復損不能即南且故園親友信切
眷戀亦不忍即南也構斯追隨道途備悉情事筆
所未及者自能道之

二十七日

寶藏社自 先大父至濶孫輩五世於茲矣二十餘
年漂泊他鄉今始過此俯仰與思徘徊不忍去山
僧掃榻偃臥者久之為占此句 相繼百年文會
友衰遲過此倍與思禪房几榻仍無恙賴有山僧

日譜

卷二十一

五

好護持

韻兒與構斯回夏峯

二十八日

夏至時祭宜於祠因十六年在各祠祭未全疎展墓
已缺焉故先陳菓酒拜祠下仍之墓藏形埋骨之
地人子有隱痛焉且俾諸孺子各得借祭餘以薦
其考妣也

二十九日

為梁方伯作誌文至翼日稿始就另入集

六月

初一日

城中親友十一人各攜酒樽來顧
示從姪廣雅 祖父兒孫一氣相貫原無隔礙祖父
積德於前子孫未有不食其報者如自他不善身
將不免豈能庇其子孫乎爾讀父書天知 且誌
耶吾家突葉書香 佛祖開闢爾祖 爾祖
繼其後前所未盡發洩者端在爾身此事乎功倍
之時也爾勉自策勵輝煌前修勿悠悠自甘坐失
事會切於爾有望焉

初二日

日譜

卷二十一

美

雅生過訪 憶昔飛觴嫌燭短年來倚寄見情深床
頭金盞雖削色壯士途窮可問心

初三日

晨起謂諸孫曰爾輩知幸我冉求乎夫子於幸我曰
於予與改是曰甚矣予之不仁也曰成事不說於
冉求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曰今汝畫據
此其菲薄之也至矣似不得稱高第列十哲之內
然不知此二人者卻是孔聖人所一日不可少之
人觀其六侍曰言評不辨宰子侍論成人曰冉求
之藝此足見二子矣於相關之○○○大鑑鍾正

見聖教

是日土申之田治埏借田界埏迺理崔魯望若泰來
顧界埏魯望亦執贊

初四日

與申之四子論修譜以明仁孝忍餓以立志氣讀書
以廣聞見申之又增一語云余足以免恥辱

初五日

午睡起 短墻曲徑板門開北牖南薰暑氣回老病
貪眠渾未醒等閑失禮故人來

初六日

日譜

卷二十一

毛

陳天行明府來訪

初七日

杜君吳攜南孟港子公式文甫獻甫過視 年來日
日賦停雲老將幽燕獨有君此際相過携眾妙坐
深月皎氣氤氳

初八日

先考第六十忌辰攜子孫曾三世拜墓 久客今歸
展墓門兒孫又復長兒孫夏華煙雨蘇山並干里
相將佐一尊

初九日

窮親故舊見顧者近三十人

初十日

為崔西星述行畧

十一日

為孫玉屏作誌文

十二日

贈箕生 憶侍君大父吾壯君尚幼披編徹中夜問
字無白晝而翁時在側愉色及左右善道與安貧
投契泯聲臭厥后君出山努力事哲后亮節冠庭
辰大名垂宇宙不謂履感盈依然篤故舊顧我山

日譜

卷二十一

天

之真邇我郊之園夕景娛函丈疑義每窮究君復
擅風騷篇什日云富能開大雅先不愧爾儒後維
南我處遙懷思取屋漏願言得近之百年治老壽
君家三世書還須恣我讀雲樹餘清芬與君長相
激

十四日

高舊簪寄字到前案始結

陳國鎮 謙齋淹留半月君家父子兄弟殷殷相
愛之情更麻相屬且喜諸同人氣誼迥出時流大

慰病叟二十年夙願趙忠毅有言凡行之孤高而無兵為鄰者不可謂德諸君之景附響從可卜梓昆王之立德矣韻兒抵家即南行僕連日體中稍可支持但日有酬應氣弱仍如在懣懣時也前案既結意欲在家休息明春始礙出門耳為范箕生作宗譜序次日始就 稿入集

十七日

寄輝令 昨從舍親處知當事盛意即令來役與豚兒赴闕左右復承遣使遠來足視相闕至意僕人客歸故鄉親族依戀且支體困憊難支南旋無期

日譜

卷三

无

夏峯家累知在覆蔭之下可免千里牽勝也道府諸公祖問及鄙况煩以此告之不一

十八日

八姪索書 行已有恥對無恥而言也循者有所不為對無所不為而言也賢不賢之分豈有遠哉夫無所不為正是其無恥處故孔孟每提一恥字以激勵人知所用恥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十九日

跋忠愍手蹟 稿入集

二十日

大聖舍己大賢克己庸人私己小人護己人人有欲護之己其病易見自私各不同先儒謂二氏亦是自私自利故夫子語顏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正克此自私自利之己也克如克敵務求必勝不待克而自無不克則聖人矣到得聖人地位徒義改過仍是克己功夫舍己只是克己到純熟處

二十一日

人生一日之間百年之內其衣服飲食之需亦自有限然人欲富貴之心則無限也能澹其求富之心

日譜

卷三

辛

則疏水簞瓢自樂人生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涉世之期亦自有盡然人欲生惡死之心則未有盡也通乎晝夜之知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斯二者原無可感而大政不解舉世皆然併孔子之言而莫之信也

二十二日

牛昌瑞視子樂是廬因憶其父仰泉兄生平高誼黯然而懷 不見而翁三十年與君相對意淒然那堪回首述前事定有詞人奮筆傳

二十三日

考浦陽鄭氏義門自宋建炎初至洪武十年同居
十有餘世歷二百六十餘年守詩書禮樂之教
墜宋元二史具載孝義傳中其持守之規前後共
計一百六十八則刊布已久同郡朱濂為之序始
自冲素處士氣後多聞人今又三百三矣其家範
不知尚能繼承否因為友人作家譜序而深有感
於鄭氏之難能也

二十四日

為姪孫永錫完婚

二十五日

日譜

卷三十一

三

吾人一身總為門面二字作苦不自愛惜不知輕重
不顧是非此不能自立倒闖門面者可知愛惜知
輕重知是非勢不能辦力不能行而敗行喪心多
方粧飾此謂之亡為有虛為盈約為泰難乎有恆
矣立門面盡其在我者而已粧門面則徒致飾於
人者也此中相去正千里耳莫以粧門面者作立
門面須是知學

二十六日

乾父坤母分陰分陽陰陽合德而成至善非謂陽善
而陰不善陽為君子而陰為小人也乾六爻皆陽

坤六爻皆陰天地可以善惡論耶六十四卦
陽爻皆吉陰爻皆凶也易時而已陰適時則吉陽
非時則凶婦人合禮則吉男子不合禮則凶豈男
子皆善而婦人皆不善哉馬遷不為婦傳立傳子
疑之男正位於外女正位於內陰陽合德士庶宜
家諸侯宜國天子宜天下所關豈淺鮮哉于目錄
婦德之節烈賢事而論列之如此

二十七日

吳甘來殉義時與其兄子家儀訣曰我不死無以見
志汝父死無以終養古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使

日譜

卷三十一

三

皇上在則土木衰彬遜國程濟皆可為也否則求
真人於白水起對鄒於有仍是我雖死猶生也祭
力勉之

二十八日

樂是廬記 余宅後隙地茅屋三間築自丙子子兄
第父子日夕聚首於斯鹿仁卿題曰樂是廬取淵
明樂是幽居句也子甲辰歸來兄若弟自子出門
已故猶得集于孫曾寢於斯食於斯誦讀於斯客
至琴棋詩酒於斯暇則羣會之少者竹馬嬉戲於
斯籍自付祖父伯叔兄弟俱未永年子幼而多喪

過六十始漸有瘳也今逾壽矣四世一應慶夕
養豈非天幸也哉大暑記

二十九日

為杜君異母夫人誌畧 稿入集

閏六月

朔日

家訓二則 晨起率于若孫祠堂焚香羣從續手曰

謂之曰我等聚族而處佳晨令節生忌期望得來

祠堂瞻禮祖先父母是祖父之魂氣常在兒孫之

誠敬常存也只此是人生第一吃緊事明此而為

日譜

卷二十一

三

農是良善之民明此而為士是道義之士祖父恬

熙於上兒孫敦睦於下豈非一室之太和而一家

之元氣也哉願我子若孫世世勿替

又謂之曰知勇辨力爾等不足謹厚樸拙爾等有餘

夫知勇辨力此四者皆民之秀傑然不能惡衣食

耕鑿以自養反不如謹厚樸拙者之安分而寡過

也試思吾家先祖百年遠近頌佛兒不衰者正謂

共謹厚樸拙耳多一分智巧損一分元氣爾等大

家培此樸拙之心便是真能守祖之孝子願孫

初二日

論讀書于第 爾等讀書願求識字或曰焉有讀書

不識字者哉余曰讀一孝字便要盡事親之道讀

一弟字便要盡從兄之道自入塾師抱書本莫不

識此字誰能在自家身上一一體貼求實致之於

行乎童而習之白首不悟故讀書破萬卷祇謂之

不識字王汝止謂良知謂不行不算知有德夫者

竊聽已久忽然有悟歌曰離山十里路在家裏

山一里柴在山裏如樵夫者乃所稱識字者也

初三日

齒勿忘警四言古一章 老年善飯身其康強一朝

日譜

卷二十一

三

慎厥齒用傷少合多離百味失常耳既鮮聰目

亦少光背後殘缺通體不良百年如寄境促情長

飢渴害心自取咎殃

孝友堂讌集有感 廿年常作客疎違孝友堂此日

過里門孺子為稱觴羣從咸在列離緒語各長頁

時不須臾一室互相望忽憶武城宰令我心旁皇

矣未殞雙峯我乃遊四方所嗟兩猶子少者更先

亡猶幸孫振芹有曾亦請夏盛衰闕家運天意有

翁張廉吏多令德厥後自應昌

初五日

學問之道不必先務有功於人第求寡過於已此二者固自分也求有功或以事績顯或以文章著意欲馳於外求寡過淡然無營祇免於於已安計聞達於人此間然為已之學也然而未易言也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真見道之言

初六日

雨中迷事 無風忽起浪浪起成安流所恃數同人默為曲突謀崎路入康莊危履得縗繆中道逐回車勞瘁思暫休不謂事內寢外復有所求衝炎搗二子到處病淹留問程千里餘計日將月周狼狽

日譜

卷二十一

五

入里門匍匐拜首即痛定翻作喜曠然盪新愁去年歸于舍展墓勝封侯因憶當事者用愛非用等喘息幸苟存仍復藉良儔多言自取侮焉敢於人尤雨氣滌塵襟述此誌同舟

初七日

大凡向學之人獨立之意多近於方方之弊也為單板隨人意多近於圓圓之弊也為軟熟適有謂南臯圓而少墟方以少墟之方方南臯之圓以南臯之圓圓少墟之方者其惟顧涇陽與高景遠乎子請初學宜以方入學力深單板自化斷不可失之

軟熟耳白沙有句云平生最愛孫思邈自古高人方又圓伯夷監監處亦是方之過柳下惠不恭不恭亦是圓之過聖之時乃所謂方圓之主

初八日

先祖令沐陽祇收新生公宴二練先考與先伯各作衣一件亡弟宰武城解組歸來止剩銀十八兩仍與諸兄共之為二絕以示我子孫 兩載沐陽祇二練此心無欲豈鳴廉為人受過不輕訴縱有官嫌無鬼嫌 解組歸來十八金无囊雖薄入人深况仍分給諸兄弟后土皇天鑒此心

日譜

卷二十二

五

初九日

三賢詩 有別 容四境之內絕長補短僅可五十里也而理學有靜修義士有敬益忠臣有椒山接踵而出謂非地之靈也不可作三賢詩與生於其鄉者共勉焉 文靖元大儒處士召不至非不事裕皇易稱高尚志祖父生金元舍此身何真尊道與行道情同事然異希聖學已深點由置非位俎豆擬孔庭後來如薪積 義士事還田元史載孝友義從孝友生此意乃真厚田去四百年子孫環相守耕田只耕心心田能耐久堯舜讓天下天下至今

有莊以興讓名兩字自不朽 忠愍烈節士龍比
共嬰鳴矢志誅國賊急聞請劍登一歲官四遷圖
報有至情祇完當日事豈計百年名與身孰親
殺身仁乃成賊魄從此奪天地為一清

初十日

胡炳南 此諱也誌太畧失其字然屢徵不就講道林
尖山卒賜配餐靜修便見其品為作此詩

胡公元進士天子不得臣講道林尖山同志有五
人時稱五丈夫相聚無宵晨雖不傳所學但云卻
聘頻自是靜修契企慕有獨真沒而賜配饗同德
應同鄰

日譜

卷三

七

十一日

一子詩 有引 希直希古二人師弟也以古道自任者
也吾鄉學脈肇自靜修二三君子行之不絕胡與
二子今皆配饗靜修祠 道義由師友二公真其
人希直篤信士所連在敦倫邑學與國學到處皆
認真文清暨文靖從祀疏請類稿弟同告歸慕容
風氣滄希古師事之志意迥不羣諸生詣世務整
鑿叩關陳七疏請靜修較師言更詣師沒倚墓側
端木其後身雙璧儼在望風義人逾新

十二日

過王氏莊悲逝者之絕嗣感存者之凋殘愴然有懷
束髮知求友諸君託契時相過無宵且相見慨
舉厄語言忘忌諱憂樂更共之甲申前後間少合
而多離國難與家難轉徙無常期我來自蘇門琴
亂竟如斯庭屋鞠茂草十人九靡遺僅存一老儒
是我舊館師蕭瑟目 愴多所悲副 雖善
飯徹骨貧難持握手話 觸 觸自心懷其有悽難
具陳作此寄我思

十三日

志士吟示諸子 何以謂之士志外無他奇所志無

日譜

卷三

八

顯晦屹然挺自持非求不能尚尚處求不移一物
不能加萬理有獨窺伊周與孔顏總一志所為歛
畝樂堯舜思兼三王時用行而舍藏我與爾共之
古來明哲人道各有攸宜此語人共聞作事聊相
離志原未能信固爾多狐疑願先立其大志帥氣
應隨崩浪響聒天寸心自坦夷榮公老彈琴其樂
復誰知淵明嘗命子詣切望企而汝輩亦非愚
勉慰我思

十四日

常二河端函來候

朱祖文傳贊 張果中傳贊 胡向化崔庚傳贊

孫兩頑兩祚侯保傳贊 以上俱入集

十五日

祠堂瞻禮羣從子弟兒孫咸至謂之曰祖父之精神

其所憑依在兒孫存亡生死原不相隔第兒孫之

誠敬不至則祖父失所依歸仁人孝于格天地格

鬼神須自格祖考始可不慎諸

十六日

贈魏蓮陸 廿年如飛蓬邈與世相絕所樂獨明傳

肝腸潔猛力拚一官衙門廿守拙時視我蘇

日譜

卷三

三

門無相悅囚友六侍中子應非一列艱危憶

昔年氣誼一何切 爲丁亥事 今歲二月間崩浪筆

川央子雖無所言默意有獨挈憂患見平生同人

俱心折壹年偷視息子端爲我設

立秋 一葉梧桐暑氣除衙門之下具琴書壹年設

道乏功課有字無絃俱足娛

里門四首 我今過門里宗族欣來視少者面未識

壯者貌亦異本是同源人話言絕無僞繼而搗酒

漿各訴別後事雍睦宗之光惟情入夢寐 郝曲

知我歸欣然談在昔云去已多年今幸共晨夕

步攜兒孫相與勞行役斗酒佐鮮鱗往來乘農隙

休戚累世同亦爲別離惜 言念我桑梓孰非同

室人但以別離久緣疎益得親長幼聯袂來晤言

各率真有酒須一酌粗糲不言貧吾鄉有先達爲

高正有因 邑令聞我來單騎欣垂止郡長聞我

來函書佐統綺天下有故人致言留轍執自愧一

腐儒垂老家常徙問也而過情中夜常自起

十七日

汝器字說 稿入集

十八日

日譜

卷三

早

李都督來先傳贊 吾鄉知後之有楊忠愍而不知

前之有李忠愍也李忠愍以世職洪永間投浮圖

峪守備積功至總兵鎮遼陽癸丑之役以一當千

連戰四十餘里至八角大虫嶺環圍數十重與長

子松俱戰死事聞贈少保諡忠愍亦烈矣沒之後

表章無人鄉黨且不傳後死者之過也無怪乎古

之英人烈士多湮滅而不聞者也魏彥昭系劉瑾

疏亦失傳惜哉

二十日

爲張湛虛作易注序 稿入集

二十一日

贈耿是經父子 有引 是經投筆隱忍執功名志固存

在而以清姦弊之故致遭諸姦侮歷八年憂患今

如白子之基日夕追隨苦心志勞筋骨實生其父

君子謂之有子有此孝子豈不勝升大金印哉臨

路贈此 馳驅八載飽風霜動計程途萬里長憂

患生人君記取更留孝子在天堂

二十二日

衛源遇王錫類 我本幽居士與君別有緣交以司

寇合意在司寇先別久勞相念迂道思披貫執手

日譜

卷二十一

聖

清河濱相見各歡然沽酒話旅舍賞趣在言前依

依記別時為賦停雲篇

二十三日

咏割耳三節婦 有序 李冠妻任氏都御史侃之姪婦

也孫光祿妻李氏都御史侃之孫女也孫國祿妻

陳氏明經守謙孫女也國祿與光祿為同族一線

元燈相觀而善依三節婦詩以志欽企不獨為巾

幘稱光也 容城有二節貞風凜箕箒雖云未亡

人偷生不肯苟皆以耳殉天剛心復勁手操刀不

遠巡但求身無負死易行孤難大義有所受殘形

形乃全名與霄壤久任以完節終烈方褒身後李

問任女姪居婦纔十九生而被旌綸水持器人口

陳與李素習相觀善如姆前後百餘年三婦稱節

首源淵共一燈天以地為紐唐庚魏河妻割耳傳

不朽吾邑有三人堪與房氏偶

二十四日

兩從子經雅述雅住北庄相去僅里餘烹魚沽酒為

款時攜二子一孫憐然相對足稱雍睦而隔籬際

昭子舊紳見齊君嗣孫孝廉念川從姪也復攜酒

果至俯仰今昔故交在念益不能忽然為別 念

日譜

卷二十一

聖

我厥初惡忍辭故人零亂更堪思淹留竟日忘歸

去炭是陪風  時

二十五日

論子若孫暨羣從弟姪曰人患不富貴耳患無才技

耳靜言思之富貴不無取禍之道才技亦有招殃

之理古來史冊影儀俱在反不如庸庸碌碌者之

足以自全其大而苟免於世汝等既無富貴又鮮

才技卻非不幸須先有一段苦心志勞筋骨餓體

膚之意賸跡自隱閉戶讀書則苦乃所以得甘不

待甘之時見甘能苦之時而甘已具矣勞乃所以

見逸不待逸之時見逸能勞之時而逸已具矣餓
乃所以得飽不待飽之時見飽能餓之時而飽已
具矣此立身之急務度世之良方也況當此時有
不得不苦且勞且餓之勢只要討一箇恬然安之
便是真實學力

從弟銘甫攜醴酒過樂是廬 入門曾治具破例爲
我設今攜醴酒來祇緣久離別予固知我腐我亦
喜子拙生平無偽言獨守固窮節厥考既作室堂
構肯中輟承前復始後時時有要訣季父德淵深
藏修終未泄事半功倍之於子見遺烈

日譜

卷二十一

三

二十六日

夢寐時驚兒子輩呼之始覺人謂高年多思心血不
足使然余謂獨知未慊故也爲一絕 何來夢寐
輒相驚祇是源頭未得清能使此心無一物何思
何慮到天明

潛孫作幼學壯行論余語之曰學是學何事行又行
何事也伊尹賦歎樂堯舜之道是其所學喑然之
後欲親見堯舜君民之盛是其所行夫子隱居以
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求志即求堯舜以來相傳
之志達道即行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期年三年

之願雖虛而緩來動和之畧固已結於天下其
其所學使然也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天下此物此志也故言必稱堯舜非堯舜之道不
陳於王前此是願學孔子實血脈學者尋孔顏之
樂便是樂堯舜之道堯舜之道不能得之躬親則
孔顏之樂決不可使一日不在我此夫子所以終
身行而終身藏也行聽之於天藏盡其在已不肯
舍所學以從人孔子之家法至今在

二十七日

從弟奇鵬勇於改過予嘉之爲作此詩 爾一莽男

日譜

卷二十一

四

子殊爲宗黨憂我念同高祖用愛似用仇爾乃不
我怨推剛以爲柔止酒三十年矢志洗前蓋聞星
頌聲作時親有道流恥過而作非尤矣拙於謀周
處三書除攜手可同舟

二十八日

作悼亡有引 三姪量雅亡十二年四姪維雅三年六
姪把菘九年九姪調雅近二十年矣時有遠近總
論我老懷也作悼亡詩 言念二十年猶子四開
訃今我歸故園何堪木拱墓量雅一酒人願解詩
之趣從我於蘇門躬耕非所務聞有佳山水津津

入寒窟性命託友朋一豎半臨路積勞臥舊居
 焉先朝豈難雅性朴直本分無外慕從父宦武城
 蕭條如必寓野老語桑麻一杯具遣兒遠視
 予知爾念我故我歸爾不聞悲風來日暮掩雅亦
 深心於人無所許不知有機械何知有學問已與
 世相忘慕蕭蕭不火所差有成亦未過世
 節在後人天道豈行誤知雅美儀不讀書少微情
 思以一幣百中夜心為子嗣未及立弱冠念三
 仆弱女雖非男大意有注悼爾年皆促悼爾情
 各苦慘慘精愁雲恹恹如雨

日譜

卷二十一

五

十九日

五壽有引從第奇志七丁四從姪大雅七十八祝誕
 七丁七高雅七十三以雅七十一作五壽詩一
 門壽有五俱是同祖一年近四百合為祖一身
 學農兼學圃模而氣清人皆笑拙謀我謂守祖
 行宜亦云久所聚世貧無金以遺後後復得
 得因等者雖不足耕皆良民得歡如樂作培培
 可得我來自蘇有良養侍侍意意
 長而親親壽倍於昔先德可無無無
 譜錄存卷之二十一終

後君日譜錄存卷之二十二

庚辰三年甲辰八十一歲

七月

後學 武步王 輕校訂

初一日

在孫世琴墓前

贈李鄰蕃 之子是良友况復結朱陳愧余父子拙
 愛爾命兄真憶昔家常從三臺舊此鄰靜修遺教
 在風氣欲還醜君自出流俗襟期抗古人垂老余
 南下結亦衛水濱廿年懷故舊千里走風塵余我
 羅憂忠君不辭苦辛世事若觀火誰先為從君
 喜有仲連相攜共渡津一言重知已殊愧腐儒身

日譜

卷二十一

一

初一日

昨過范陽道季方挽我輪今歸臥飲廬元方共夕
 晨秋風黍禾香君當過我頻
 贈九十三歲王叟 無機無械一愚民不受彫傷氣
 獨酌較昔榮公加二歲縱然帶索不憂貧
 初二日
 知已說 稿入集
 劉默池宦歸詩以候之 蕭蕭萬里一孤身宦况於
 君吳止貧逢此百羅神有主天心王汝豈無因
 初四日
 陰花呈招飲 論交兩世喜同聲攜幼相過洽友情

招飲正不勞治具披衣起坐待天明

初五日

柴太公宗之 久客今來過故山幸從姻譜識仙顏

夷由筆墨堪娛日身與白雲到處間

初六日

贈劉重華 我雖常作客知君已有年始自庚子歲

還復締良緣相見無宵晨有疑共披宣精氣君方

壯旅力我云愆人生貴適志勿為物欲牽磨撫無

絃琴或讀聖人篇求志與達道顯晦 有權居已

有深情復運豈茫然

日譜

卷二十三

二

與劉公理語一則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皆見皆

仰何等光明俊偉恥過依非賢盡心力祇成其為

小人而已矣史冊中兩般人影樣俱在第看遺傳

正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其使乎云欲察

其過而未能此與夫子憂不善不能改與假年學

易可以無大過同一心事此所以為夫子之友也

清夜自認我輩果有此一段心腸何患不升堂入

室乎予嘗有贈友聯曰未竟厥功須寡過欲成其

是在知非公理自叙從前浮躁處多過誤不小較

伯玉知非還早十年只此一不獲痛畏改之念便

是真實學道之人述此以堅其末路

初七日

天垂象帝王法天以經理萬世如牛郎織女此正天

以男耕女織昭示天下萬世帝王則之令男歸耕

而女歸織曰男女則盡乎人矣曰耕織則盡乎男

女之事矣此正天人相通之脈絡一理相貫一氣

相感世人於七夕多作幻妄之談如鵲橋乞巧等

說不知何所取爾也

初八日

復張十卿呂文甫 十六年不入里門得拜先地為

日譜

卷二十三

三

幸又喜得晤雙璧三日傾教令人意靜神遠 九幸

之幸也僕平生無他嗜好獨以交朋為性命正切

席席忽接手書相念之殷益增我企慕耳相隔不

遠握手有期諸懷面悉

初九日

胡登子招飲有懷信山 屈指別君幾度秋蘇門烟

雨共追遊我今歸里飲君酒君卻依然天際頭

初十日

重華召飲 清秋移坐月光深遠迥集來俱素心醉

客主人不易得羣年竟夕喜披襟

是日夏峯家報至計三緡

十二日

連日齒痛夜痛則不能寐晝痛則不能食衰年口服

尚不免於飢渴之害况饑渴之害心有百倍於飲

食者乎當甘食之時而害心者已伏初非雨候故

日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孫魏二子設款兩家各有父子兄弟迎于暨兩兒六

孫實至計十七人 禾香秋色穠初新一室迂于

三輩人老幼堵東疑避世儀文不事性情真

十三日

日譜

卷三十一

四

子年八十有一在家在外時與老人為終嘗若昔人

金谷會石季倫至之此無足述而文潞公之香英

會司馬相公之真率會豔慕千秋矣尤勝者則白

太傅之香山也一時九老胡果年八十九吉臥八

十七劉真八十七鄭據八十五盧慎八十一張渾

七十七易則七十四僧如滿九十五遺老李元李

一百三十六餘不及七十者雖與其會而不列其

名洵古今希觀焉

十四日

明朝優禮處士二人曰陳濟與馮永樂初詔修國

史濟以布衣同學士解縉為總裁大宗伯李至剛

以下僅充纂修官英廟特遣行人召與同至賜晏

文華殿投左春坊左誦德三以老疾辭三降溫旨

慰留復賜銀幣給月糧遣行人護歸俱曠典也

十五日

合族老幼八十餘人 祠祭畢各詣其墓立旂數處

時果祠前躬移列坐修敦睦之意

常二河屏騎從策馬過訪樂長廬

十六日

拜季父成軒先生墓 季父別將四十春尚留古道

日譜

卷三十一

五

始今人回思聚願庭闈日猶幸鴿原墓比鄰

十九日

題望雅隨筆錄 爾鹿先生嘗云讀有字書要識無

字理理無一處不在無一時不在無一物不在書

則隨人意與所至隨處隨時隨物而文生焉要無

不本諸理若離理之文何以為文余少年讀書有

會心語輒記之册名曰隨筆錄其業已不存矣今

爾此册亦無倫類殆似余少年所錄者然余閱之

雖無倫類無不可以一節見全體正以理無偏全

無精粗無小大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

謂之知不仁不知又何見焉爾庶幾可與言此亦名其別曰隨筆錄

二十日

題注孫史約 凡經史載籍總以明理讀書破萬卷何為然理須証之事而始明蓋天地間無離事之理故窮經者必考史庶不至有體而無用耳真能領悟者任舉一事而理在任舉一史而經在萬殊原於一本一本散為萬殊此物此志也注孫從子過里門服事之暇讀史而提其要錄三百餘葉成帙標曰約史志少也子曰史極博而子以約蓋非

日譜

卷二十一

六

博不能約也不知約之義者未有能博者也世間鼓籍何限逐處窮搜老死無完滿之日故夫子呼參曰吾道一以貫之又語賜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夫子之所謂一即所謂理也曾子之忠恕正以明此理也不忠不恕安得一進賜於一亦進之以明此理耳欲凡學者須從一上做工夫方有要領顏淵曰約我以禮正是一貫之傳夫子所以獨稱顏氏子為好學子淵史當知所以主張乎史之中者則約之時義大矣哉
烈婦王福吉妻李氏一則 入取節錄

二十一日

晨起謂諸子曰吾人應事接物我之所得自作主者有義在焉一毫臆見無所著我之所不得自作主者有命存焉一毫人謀不得用一歸之義命則貧賤富貴禍福死生將無入而不自得矣彼破義衡命者費盡心力究竟何益祇成其為行險之小人聖人開口教人只是知行兩字離知行別無入聖之路然知行兩字又是分不開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知也而能博能審能慎能明之心則行矣篤行之行也纔完卻一箇知覺齊謂不致知

日譜

卷二十二

七

命耳順是箇知字到耳順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是謂不思不勉而得而中亦是分不開的

二十二日

寄魏石生家宰書 稿入集

題米元章墨蹟後 予未嘗學書然極賞元章帖之有姿態書雖一技耳精光刊在世處技即道也為魚花木與我無隔況筆墨之靈通人情性因閑知止閑帖而附此

二十三日

十六年前客居新安薛錦軒齋頭揭倪文正字一幅
字固佳因文正之人而益賞其字予囑而珍之謂
其人往矣其字之流傳於世者自不多得也今瑞
夫以字歸予予恍然若見其人為一絕 揭將文
正真書來尺幅無多雲漢回筆底精光能注世真
人生面又重開

昔人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余謂何止兩日即
千日百日不足盡之果能於一日之間思慮不起
天君泰然此便是日一至焉月一至焉光景日日
如此日則雲淨天空已克禮復而天下歸矣雖一

日譜

卷三十一

八

日而百年可也一日而千秋可也莫輕視此一日
故昏昧之人卻似日日靜坐然沉冥也而非靜也
明知慮之人日求靜而愈不能靜身體之自見

三十四日

問樂天曰天者理也循理而行有自慊無自欺故無
日不樂也樂者性之體君子坦蕩蕩只是完具此
性之體耳

問知命曰命者天道流行之命君子知命不可違故
富貴貧賤患難死生惟其所值有順受而已樂天
便是知命知命便能樂天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

人生最安樂之事曰安處善樂循理柴陽以此釋
富而好禮愚謂貧賤患難正憑此處善循理而行
然後能無不自得善與理又非是兩件總只是一
點實心毫不以人偽問雜到處自無行不去者此
之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李心遠過訪因憶其伯雲竟俠男子也口占此句
五十年前汗漫遊君家前輩喜停舟一時俠氣飛
香漢恍見荆高易水頭

二十五日

報刁非有書 稿入集

日譜

卷三十一

九

二十六日
天地之所以悠久而無疆者以二氣相推遷隨時變
易以從道也如一歲之中春豈能長春夏豈能長
夏秋冬豈能長秋冬變動不居故能生物不測聖
人法天道變於未窮故不至有窮時待其窮矣計
無復之始求變通甯有濟耶自天地以至於一身
一家事事物物此理皆然

二十七日

語田儂蘭一則 答張介峯字 稿存原本

二十八日

語諸子曰我輩論前人要虛心和氣毫不得以愛憎
參之大凡前人建一事立一言不知費多少苦心
而事始成言始立我輩即有一得之見欲效忠告
於前人此中自不得太認真過負氣徒快一時之
口談也學問之道表裏處多則闊修處少與人言
須看其能承受與否不得強聒以失言此熱心人
之病予耄矣尚不能除偶有所觸括以示警

易下卦屬內凡物在下者皆屬內故物之與也是下
面人捧擁裏面人和睦相推尊故與如下面無人
尊信裏面不肯相信而推讓此是良謝氣象從來

日譜

卷二十二

十

興造功業者未有不由下起由內順者也下起內
順是充實積累恒久之道不此之務而長駕遠馭
如何能彌縫的久遠孔子論士曰宗族稱孝鄉黨
稱弟又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父母昆弟之言
此便是下起內順之明驗也

二十九日

答孫紫淵書 稿入集、

三十日

與鹿生語 孔門四箇大題目曰子臣弟友太常公
生爲理學名臣死以封疆殉節所求乎臣以事君

之道何愧焉解元君爲其父請卹典不飲酒不茹
葷不御內鬱悴而死君子曰死孝太公急左魏之
難破家捐軀俱所不顧直求無負於友朋之誼此
於先施之何如也爾伯以祖允讓弟慰大父之心
可謂能友矣予昔日爲鹿氏家訓序便以此立言
率福攸行是在爾勉之

八月

初一日

顧炎武字甯人崑山人以鳧盟字過訪先曾聞之赤
豹與青王

日譜

卷二十二

十一

甯人子十八捐館聘王氏年十七未婚過門守節巡
按御史上聞奉旨旌表、

初二日

去非過視口占 倏爾行年逾古稀白頭尙自坐書
幃看君舉止猶豪健五斗堆花興欲飛

初三日

秋分率子暨孫曾祭於祠按祭義祖父之上士不放
僭及若合族人共舉則不得不各及其祖先俾得
展一日之敬

初四日

語諸子若孫三則 斷譽而喜聞毀而怒人情大抵皆然譽而不喜毀而不怒此不獨器識便見學問至聞譽而有自歉之意聞毀而有喜過之心則其過人遠矣此未可襲取於口頭間也 邇來學者有襲直諫之名而面訐人之過者心雖無他而人則難堪怨望謗訕所餘來矣咎在忠告之念未誠而善道之功全隳耳勿欺而犯信而後諫事君交友須致審於此 夫子嘗曰吾志在春秋又欲假年學易則易春秋二經夫子之精蘊奇焉更非他經可比歐陽文忠不信易為孔子之書王荆公欲

日譜 卷二十二 三

廢春秋此二人者歐陽千古士王亦一世文人也何至於二經冒昧至是靜言思之二經精蘊莫測昧者全體皆失恐知者亦未必全體皆得也知得三分五分便是具聖人之一體知得六分七分便是具體而微若云通體皆盡須是聖人復起

初五日

攜幼偶過侑齋治具相款因知其為誕辰也口占詩祝 少壯交懽老益親白頭甯有幾多人偶來好作稱觴客恰值尊中漉酒新 或問經與史有二乎曰經體也史用也體用一源聖

乎二或曰明經以讀史讀史以証經此之謂通儒乃有措之行而歸祖履其事而茫昧者何與曰此紙上之經史而非胃中之經史也經史之靈與吾心相流通吾心之經史靈則事事物物安有不靈之理

初六日

為才非有用六集作序 稿入集 為半起整立論說 答鹿靜觀字 答鹿密觀字 答賈齋子字 以上四稿俱存原本

日譜 卷三十一 三

初八日 寄范箕生 姚生事不知親翁之先有言也至煩委曲再為補履實僕之過介蕃來云出門之具已備且晚至矣因即屬之而致鄙意我輩相與之情別自有在萬不宜多此一番跋涉也且才星短堦之外四面無鄰似非貴人停驂之所夫以如此高年特訪故人僕即不佞甯忘新雅耶

初九日

蘇門親友公書私書計二十五紙付韻兒來知 蘇山恁有情同人累屢遠相迎故鄉已絕并州

望恰似天教又啓行

初十日

范箕生攜其子弟過視信宿有詩一律

十一日

孫鼎甫名立勲執贄

十二日

劉生習甫字說 稿入集

十三日

鼎甫問爲學人門日諸儒殊途同歸周子王靜曰無

欲故靜程子主敬有纖毫之欲便不得謂之敬陸

日譜

卷三十一

西

之學德性朱之道問學陽明之致良知總是去人

欲存天理而已生安之聖欲不期去而自去理不

期存而自存所謂由仁義行非行由義也覺得是

欲而即去覺得是理而即存此之謂學知利行身

之之事明知是欲而不能即去明知是理而不能

即存定須求志責志以百當一以千當十務令愚

必明柔必強此所謂困勉之事也以孔子之天縱

竊自附於學知則困勉之事是在學者自厲耳

十四日

身與世不相違必其身與家不相違身與家不相違

必其身與心不相違心一違其身則家必不應所

謂身不行道不能行於妻子人皆與我爲讐矣雖

州里行乎哉 安得素心人與之話晨夕蓋心本

素或以利染或以名染或以技藝詞章而染其素

之存焉者寡矣此昔人所以泣路歧而悲素絲也

不受諸樂必也素傑之士 碧齋錄云薛河東胡

餘干考亭之孝子陳新會考亭之賓客王新建考

亭之忠臣愚謂孝子固可喜而賓客忠臣更不可

少合之見考亭之大

十五日

日譜

卷三十一

五

與王悔菴字 稿存原本

學者須是名利心放的下不求人知不求苟合纔好

一意近裏者已做工夫林艾軒曰予五十之年只

合僻處袖手自稱老夫如何更對人稱得門生從

來頗見懶作書合此二懶應使出人前不得味斯

言也艾軒恥爲奔競非以做物肆志爲高也豈真

懶於人事也哉

范文正自做秀才便任天下嘗言居官盡心即是學

聖人處故應官所整經術顯行作人爲多泯道學

之名踐道學之實際訓詁拘一不適於用者天淵

矣人謂為真儒有以也

坐月時命姪兒孫姻戚外吳今夜是何夜相看無片

雲天南與地北同室未信分履載皆胞與英人

意更投良宵君莫負好景是中秋

十六日

四十年前予友范景龍贈聯云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雖曰未能借以自勉乃今思之是非心太明不能渾然便是口過人有言樂護人之善事者每多善緣喜發人之陰私者必有陰禍此不可不慎也

日譜

卷三十一

去

逆心之言求諸道逆心之言求諸非道廢幾乎不聞譽而喜聞毀而怒矣此亦平等事賢者猶難之況其下焉者乎寡過而未能伯玉所以為君子也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我輩當使人忠我不可使人怨我

十七日

古來才人文士其著述立言者多矣然德之不修非偏執則誕妄故其言不足以傳聖人以常道教民明王以用物成治四書五經皆其濟世利用之言而聖人以此治心藏諸淵默

人生有有形之坎坷有無形之陷阱有形者人知避

之無形者且爭趨焉甚矣其愚也此卦為親附之

義而險居其中需卦為宴樂之象而險伏其下防

微之意亦深矣哉

十八日

或問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子何視仁聖太難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何視堯舜太易曰此處正好參詳隨世隨人立言皆有功於天下萬世不有其難則玩忽生而人視聖人為平常孔子原見其難故有所謂亦為之而已矣非抗辭也顏曾謹守師說

日譜

卷三十二

七

自無異旨孟子時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其道性善而必稱堯舜所謂離合而與之相究正是其願學孔子也薛方山謂元晦孔子教人之法子靜孟子教人之法正可相究而不可相非

十九日

一老友久瀾過而問曰君何所樂曰貧士暮年原無可樂處但不會愁耳因占一絕 茅屋三間不用椽主人家世只殘編兒孫本分不多事渴飲饑餐倦即眠

二十日

拜靜修先生墓同高魏劉楊李暨諸兒孫共十六人

拜墓疎遠二十秋同人遙集景前修當年尊道

和行道應讓先生第一籌 期功雖少豈無節守

塚隳來有里人未喪斯文天意在精尤位世久逾

新

二十一日

同薦懲違陸鄰蕃立兒望兒過源城主聯斗開菊齋

二十三日

高似斗司寇招飲 親友來視

二十三日

日譜

卷三十一

六

遊管公式書齋杜君異為余言每來訪公式常閉門

靜坐余曰只能靜坐便見其心之所存矣此是學

人入手得力處老腐亦不覺有聞人靜坐而喜之

意

二十四日

語兩仇郎 孟子有言人生第一樂曰父母俱存人

生第一苦曰幼而無父母者天地也無父何情

無母何恃所以為無告之窮民爾兄弟幼穉此苦

殊可憐爾幸有伯父撫育為延名師擇益友猶

子即兒此又爾兄弟不幸中之大幸也爾父平生

孝友故爾兄弟今日得蒙孝友之報爾等之所

報亡親於地下以慰伯父之心者須發憤立身顯

親揚名以圖其大爾家前輩有忠臣有孝子爾父

亦守節之士觀型不遠第在爾兄弟勉之爾父昨

事余余何忍忽然於爾兄弟我聞古之孝子於如

之亡也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又云臨深履薄終身

流惕爾師既已命字子以慕孺惕孺二字望爾兄

弟或作又字或作齋名以存老夫一段關切之意

此字善於湛子座中甫畢同人言及二子之父

吳渥以偶病卒於易水邸舍吳渥之室張書夜覽

日譜

卷三十一

九

泣欲相從於地下時二子尚幼姊若妹共六之人

皆未成立張竟以命殉吳渥之孝室人之節俱得

足色慕孺惕孺念此又當何以慰若父母九泉之

望哉書此示二子為取節錄一則

十五日

語 曰天下事大都利害常相半惟讀書有利無

害蓋讀書所以明理也理明則真性出頭不誘於

俗習不染於物欲為孝子為常弟為善人為君子

無一不從書中討求程子謂未讀論語時是如此

人既讀論語後仍是如此人便是不曾讀陽明語

讀書有不省悟者只在自家身上體會便自了當
吾子美質慧心年未弱冠志在於學家之肯子國
之俊士於今日卜之矣從來有讀書破萬卷而謂
之不識字者不明理之故也

二十六日

贈辛任衡 憶昔而翁把臂時十年歲算見心痴名

醫從古同良相此理分明未可欺 隱德由來天

地知神童垂允豈偏私論交二世慙予腐相對卅

年繫我思

二十七日

日譜

卷三十一

子

劉蝦徵招飲重華在坐二人皆庚子余蓋前庚子也

為一絕紀之 為客蘇門十六秋歸來猶作少年

遊前庚子合後庚子何幸同堂運酒簪

二十八日

高甥索書 讀書做人非兩事也讀得一分書做得

一分人孔聖人做到絕頂處只是好古敏求古之

中無人不能不獨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所謂賢者

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非好古之精神所寄也

爾等讀書讀一字識一字識孝弟字便不為不孝

不弟之事識忠信字便不為不忠不信之事余前

所言爾既粧卷置座右已見讀書做人之意只勉
勉勿替學問充實人自足色矣

二十九日

杜于君異借渥城諸友送郭外橋下言別 河梁揮

手問行期又道春明亦未遲此意分明鄰與湛合

將李杜一題詩

李于介蕃有范陽紀別詩用
謝文莊青原山送湛甘泉事

王文甫問做人之道曰道不遠人如喜怒哀人也哀樂

人也不中節則為道而遠人矣視聽人也言動人

也多非禮則為道而遠人矣于臣弟友人也于不

于臣不臣弟不弟友不友則為道而遠人矣做人

日譜

卷三十一

子

之道喜怒哀樂勿敢在情視聽言動勿貽非禮于

臣弟友務求盡分而人之道盡於此或曰此孔聖

大聖大賢之事以之望後生小子殊失倫序曰道

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仁則入乎不仁豈可以

其為大聖大賢之事非予之所能也而謙讓不違

退處於後猶之乎矜兄之臂教之姑徐徐云爾酒

掃應對悟之即精義入神以聖人為不可學者是

自甘於暴棄者也爾父志學二十年矣爾兄若弟

能承其業父子兄弟相為師友便是人倫樂事者

夫實為之喜爾兄若弟勉之

九月

朔日

拜先祠弟姪輩問曰高年作客數日應酬長幼問答得無太繁乎曰親朋久不相見相見自是懽然且此有問者皆油然而自動一善念正好迎其機而引之伸之彼問此答真意流行爲在此誨亦在此以爲繁而厭之不獨失人亦豈自處之道哉

初二日

家報示奏兒等 故園五閏月矣族黨親友極其懼治且眷戀祠墓我已打算不必出門顧兒將彼中

日譜

卷三十二

三

紳士公私書二十五紙來惓惓屬望又令人不忍忽然擬九月抄起行暫住成安而家問骨肉相留者衆恐又不果行耳俟望見淫孫歸定之

初三日

語立兒等曰天地何功在乾坤之後鬼神何事在性命之先語宜參會蓋天地即乾坤也初有天地天地一邪廓耳無所施其功自易知簡能而物行生天地之功始著故曰功在乾坤之鬼神陰陽之德人之所以爲性命者也鬼神即性命也體物不遺萬物實託以爲體爲用成始成終故事

在性命之先然天地鬼神同體一太極故曰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用一而已矣

初四日

有志於學者須有一孤憤獨往不受人世牢籠方可與入道終日悠悠隨時俯仰到底足鄉愿習氣白沙有句云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此語有氣骨不依傍他人獨闢生面然亦要活看若云不向尼山行處行則無忌憚矣孟子言我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立言各有對症學者最怕執著

日譜

卷三十二

三

初五日

問何是太極曰太極者極至之理所以生天生地生人物者也天地人物未生之先只此一太極以立其體天地人物既生之後統此一太極以妙其用寂然不動太極之靜也感而遂通太極之動也動靜之相續渾然處莫非太極之流行非動靜之外復有太極也庸氏因已發以求未發而心極廢乎可立周子養未發以全已發而人極於是乎立其賢一也

是日霜降掃子若孫若曾拜墓

初六日

為永興姪孫復郭扶陽婚書 稿另存

對菊有懷杜君異 元亮何為愛此花此花今日落

誰家呼兒漉酒東籬下貯待城南老孟嘉

初七日

客謂終日亦無甚苦只是不覺其樂日不覺苦便是

樂若有意作樂則有樂之苦矣蓋人生之苦不必

盡在抑鬱貧賤而富貴人之苦殆有甚焉但得不

苦何必求樂得樂之趣者只不覺苦而已矣

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子思曰

日譜 卷二十二

香

學所以益才也大凡人不可只是不學未免為空

生徒死之物穢天地之間黃魯直云士大夫三日

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

人亦語言無味

初八日

所貴乎學者立身固不宜苟立言亦不宜苟特立獨

行足以洗濯污習即語言文字未必盡傳亦復何

恨苟一篇撰述得罪名教著述充棟將焉用之後

世之所以薄楊子雲者以其獻美新之文也

宋史稱明道平居氣象清越灑然如在事外及遇事

則與賤者同起居飲食能堪人所不堪夫惟能在

事外而後能與人同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到

底只是行所無事天下事斷非著迹者所能辦也

初九日

重陽作 端午前期抵故鄉中秋已過又重陽兒孫

依戀難為別急欲束裝復解裝

午飯後攜幼共鄉叟寶藏寺登高或曰野寺無高可

登也曰三二尺與三五丈均高也遂通高阜夫豈

有定境哉得其意焉耳假令數仞千層老夫亦無

此濟勝之具矣緩步殿臺之上億從前結社之地

日譜 卷二十二

香

嗚少年輩春明於此作文光揚前人之意因坐出

宿禪榻壺觴引興遂至日暮戲謂其僧曰我輩錯

半日之閒汝卻添半日之忙忙其所閒閒其所忙

閒忙亦豈有定境哉無心焉耳此際頗有童冠味

歸之趣

十一日

題忠孝廉節圖

出師兩表三代後之至文也人固伊說之人故其文

亦伊說之文自此管樂謙言之耳蕭曹又何足以

擬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皇天后土實鑒此心

懷英反周爲唐千古之純忠也白雲悠悠吾親舍
其下實無頃刻可忘其親忠從孝出忠乃足色死
之懼不得爲人不得爲子者正所以能盡事君之
道 世之稱楊伯起者爲卻暮夜之金也陶西夫
子其可稱述者固多此其大節者耳周家六計弊
羣吏以廉爲首此處一失萬事瓦裂士大夫須先
立關西之志 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子卿之節亦
苦矣然不苦不足以見節文夫生世能以全力辦
得一件事便無忝所生無慙俯仰若子卿者乃所
稱不辱君命者耶

日譜

卷三十一

三

十三日

自入卑酬應甚繁無米之炊惟濶孫任之因示以句
瑣屑惟家務此中難徑情我聞陸子靜於學得

分明

十四日

朱子云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愚謂如無事
者不言而事治行所無事也此心要隨時隨事類
類提省便不至昏昧放逸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
至矣是夫子教人以提省之法提省久纔能如無
事

仁者人也仁非人則無所附麗之處性者心之理理
非心則無著落之處不明於此性與仁天之所命
而心與人一知覺運動耳烏能渾合而爲一哉

十五日

成趣園偶書 昔人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此
解人之語然猶未甚解也果有得於靜坐之意一
日克復百年可也千古可也奚兩日之足云邇陳
幾亭功課謂一日三分一分靜坐一分應事一分
讀書此猶作三項言之予謂應事亦靜坐也讀書
亦靜坐也所謂靜固靜動亦靜耳偶攜幼過菴升

日譜

卷三十一

三

成趣園雲淨天空片塵不起因憶昔入武陵桃源
亦只是一念之靜遂若見人地皆仙仙凡之隔聖
狂之分也日涉成趣淵明自是解人菴升應作此
解

十六日

欲令望兒淫孫先歸蘇門示以二詩 柴車初駕日
崎嶇不堪行千里會雲暗孤峯一月明天心原自
坦王道喜歸平莫訝西山暮年來習養生 二子
今歸去并州是故鄉此中無所藉焉注不能賦雙
劍及時心 燈續脈長試看東廓氏奕葉有馨香

答范箕生書 答王夢航書 二稿存原本

十七日

復李侯表 尊札暨經千言俱出肝鬲愛我之深教

我之至至謂履荆棘若平柯踏波濤如實地第之

誠力自揣原未到此安敢作欺人語耶廟堂諸公

為國家留元氣為天下護善類此段誠遠近前代

覽語鄉圃札便見此語匪謬潛龍以不見成德君

子唯括囊無咎第不獨用以自勉且以之勉同人

里門親友見顧者每出大札示之莫不佩卓識偉

論確乎不拔且共訝三無道人以瓦橋老布衣一

日譜

卷二十二

天

巨而升堂入室亦奇矣哉學問之事原從悶然得

力親翁三十年功在不聞不見他人烏足以知之

望兒先歸數月行跡自當口悉

十八日

開美卜居楊村 與君皆失路漂泊不同方並鬱蘇

山側停車易水傍執經名藝苑投筆老成行麟閣

原多霧漁竿月正長

十九日

寄張報劬 瀕行時相聞之切為謀之周此誼僕心

可得而知口不可得而言也蓋親翁以邪奚自處

僕何敢不以叔向自待耶里門半載意頗以適因感前之驅我者乃所以愛我也

二十日

開美索手書 鹿忠節與開美所居之鄉皆名江村

相隔里許一西江一東江予四十年時居西江之

北海亭則亦半在東江也東江諸社聲著文壇所

刻有相關草人傳誦之論親論年予以翁蓄開美

今且四十年矣會兩江俱為從龍人采地開美於

是投筆初官楚後官豫適自豫解任適訪予蘇門

適予正有事歸里因並書就道今卜居易水之傍

日譜

卷二十二

元

臨流繫鮮兄弟同載復來過予予曰雲臺邊霧多

釣臺邊月多忠節常對同志以之作歌開美今日

歸來仍不失師門之旨予既贈以詩復述此以存

西江實錄

二十一日

梅仲子雪園十七歲採芹讀書知大義事親從兄素

孚於宗族鄉黨予在渥水時來晤且暮莫拾青紫

無奈數奇困於病廿三歲而天父母憫不欲生兄

鹿率薦手足之誼請於父魁陽公以已之子嗣之

魁陽公曰汝止一子無出嗣之理逾十餘年鹿奉

始舉第 予再請於其父父曰可矣予入聖門鹿
幸爲余言之予曰缺陷世界而不失圓滿之意其
君家父子兄弟之謂歟雪園孺慕雖盡其年能盡
事親從兄之道於爲人子爲人弟固無愧也鹿萃
以子嗣弟之意鬼神鑒之故久不育而再育以遂
其願魁陽公十餘年恟悼其幼子之念今始可以
歡涕爲慰矣父之慈兄之友俱淋漓篤摯予謂於
缺陷世界而不失圓滿之意者其在斯乎

二十三日

題百鶴圖 百鶴之中有子有孫有飛有立有臥有

日譜

卷三十一

三

食有鳴有和各適其性各遂其生世之仙禽鳳凰
爲儔豈與凡鳥連類而共棲者耶

二十四日

望兒淫孫歸蘇門 余謂之曰學問之事須驗之人

倫事物之間出入食息之際試思爾等此番何爲
而來能無愧於所來之意便是學問實際處詩文

經史皆於此中開發身心性命皆於此中發露省
得此段道理隨時隨處皆有天則便無虛過之日

二十五日

古人貴學道而賤獨思蓋道者帝王聖賢之總途所

以譬之於日獨思則一人之見易於偏執所以譬
之於火學道而不廢獨思則無罔與殆之病此聖
人之所貴也

二十六日

應事作人總在道理通徹胸中無凝滯故八面環瓏
沛然莫禦聖人因物付物非預先安詳也陸賈韓
蘇等文章到家矢口成章亦只是道理熟等無凝
滯

二十七日

借君異訪開美兼貽其兩郎 海內故人零落盡江

日譜

卷三十二

三

東一阮老逾真廿年相別今相聚更見貧交入骨
親 同人過訪老兼頗喜擁雙雛意外和奇處只
從庸處得此中真樂更如何

二十八日

任儔士索手書一則

二十九日

贈田頔不 有引 已巳余同茅止生鹿伯順杜君異立
兒曾宿其太公之樓頭今其孫穎禾與立兒同以
辛丑貢於廷舊好新盟雨念齊集因爲一絕
十年前此地遊人豪海內共依樓塔追大父滌尊

意更喜新盟踵故修

三十日

高斗南去世寄字於其諸郎

十月

朔日

拜 墓風俗謂之送寒衣寄霜露之感

初二日

曾孫椿齡甫五歲給粟數枚食其半留一半需後用

偶欲給女兒而粟盡矣椿齡急出其中所握者

與之無難色也因念不學不慮之良正於孩提驗

日譜

卷二十一

三

之大人不失赤子不失此耳喜為一絕 曾孫剛

過四齡餘食粟依然見性初恰與讓梨同一意良

知原不待詩書

初五日

郭抱陽同扶陽盧子肯過樂是廬 故交獨君在儼

然入十人言別二十載鬚眉入夢頻回首雙峯時

保障不容涇平生推友于更於毫見真借帛兼借

友過我話宵晨顧影慙衰疾促膝覺孺親二仲我

良契星聚豈風塵

初七日

寄夏峯家報 寄去椿齡讓粟詩夏峯孺子可曾知

世間好事惟有此祖德宗功天鑒之

養氣窮理之人作事決不模糊為文決不蹈襲從古

聖賢豪傑行各造其極文各極其妙只是理明氣

暢

初八日

問伊川祭始祖晦翁不敢行何也曰此語不必執定

祭義冬至祭始祖未嘗說士大夫不許行即如云

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士大夫於元且之日豈慈

漠然不一贈禮乎況始祖吾身之所自出也木本

日譜

卷二十二

三

水源何忍忽然或祠堂設高曾祖考位而不及始

祖耳

初九日

先妣忌辰率兩兒諸孫詣會孫拜墓 憶母多年因

病鄉夢中猶切簡醫方訣時兒輩皆無子今幸孫

曾各數行 已成八十一年人波浪忽驚旅病身

畏墓疎違天欲罰故教千里逐風塵 半載相所

守敝廬一堵凝望即庭除欲過甲子惡客杳長是

孩提速膝初

初十日

不寐看孫夜讀兼懷一獄人號君吳為羊卒處士第
生自號為梅山人子四日

為二

顧影忽驚髮患餘廿年今夕臥荒廬有時據枕不成

寐則聽會孫夜讀書 崇峯處士橋山人斐聖詩

思老更新顯晦雖殊儼二嶽干城吾道託雙鄰

問忠信曰聖人每言忠信而又單言信蓋言信而忠

自在也離忠之信信在口無論非忠並非信君子

不重章曰至思信于張問行曰言忠信絜矩曰必

忠信以得之皆是忠信離不開的聖賢學術帝王

事功具盡於此大凡信不近義者總緣不忠故不

日譜

卷三十一

三

可行

問兵食曰兵食信三者聖帝明王經理天下之大法

千萬世不易不得已而議去於三者之中曰兵

去於二者之中曰食蓋無信以固結之則借寇兵

而適盜糧有兵食而不得兵食之用比比皆然則

兵食安能與信較重輕乎成天下事者在信兵食

皆從信出

十二日

人生所貴者壽也然亦有幸不幸焉申公年八十餘

而應聘為治不在多言之對得壽以名夏貴七

十九而降元忘君事仇之恥得壽以敗名至宿儒

名士亦有幸不幸焉西京郊社之禮至王莽轉攻

而後定劉歆主之也東京宗廟之制至董卓入朝

而後定蔡邕主之也文禮雖云復古而劉蔡之身

名竟何如哉

十二日

嘗聞之人言俠非狂也然與狂相近中行若以狂為

骨未有媚骨而成中行學道之人須具一段俠氣

化其游俠之習氣而用之於學則志猛而力專若

奄奄無氣之人一無所成安望其能入道乎以武

日譜

卷三十一

三

犯禁俠而小人者也其與狂正千里耳

子靜之求必而其徒棄經典焚陽之窮理而其徒泥

章句非教者之過學者之失也數百年後兩家之

徒則竊餘唾仍然聚訟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擾

之耳實行不修徒滋議論無怪乎取人輕薄

十三日

經表而節行振矣節行推而清談起矣世變之移人

實為之所貴乎補偏救弊適變於未窮不至有極

重難返之勢者非聖人不能或曰夫子何不能使

春秋之世為成周曰未得位行道也如有用我養

月三年已壽之熟矣

銘甫問學不厭誨不倦足盡夫子之蘊乎曰學不厭
知也教不倦仁也夫子自志學至從心只完的一
箇不厭自春秋之世至天下萬世只完的一箇不
倦所謂當年不能殫累世不能究者已殫之究之
矣

十五日

示述社諸子一則

十六日

答顧甯人書 二稿存原册

日語

卷三

庚

十七日

君異偕公傑來費

十八日

入渥城司寇行矣喜五修且至 衝寒三十里心急

轉行遲未及見安道爾來慰我思

十九日

題瞻斗以雲霄 無心出岫野雲和紫氣年來此地

多高枕頻頻忘客夢乾坤到處是行窩

二十日

楊遜子爾淑杜孟南却管公儀有度介杜君異正名

師生見其志之不列也

二十一日

周感斯有第四人于姪入人色養其母八十矣 色
養堂八十年同情兄弟世稱賢從來八士性周
有雍睦能操家運權

二十二日

贈劉股劉孝子 劉股不為訓是在至性人自為之孝
子方十五名子信可孫孫孫孫
三子余字 劉股能令母病瘳此方特修何人留至
之以成叔 心孺慕格神鬼未可全從古訓求

二十三日

日語

卷三

毛

劉淑巖字說

二十四日

管公式字說 君異七十初度

二十五日

金華歸紀通判秦瞻陳公行略

二十六日

寄高司寇字 以上五稿存原册

二十七日

渥城諸友攜其子翁視子以雲霄君異拍其師鹿忠

簡聯云風雅春秋大文章遠從舊題目芝蘭玉樹

佳子翁樂有賢父兄予曰賢父兄佳子弟只此六
字便見唐虞三代之隆父兄曰賢爲其慈也友也
子弟曰佳爲其孝也恭也一家之中父慈子孝兄
友弟恭推之而國而天下莫不慈且孝友且恭所
稱帝德克明九族雍睦百姓昭明萬邦時雍者只
此六字盡之矣此雖舊題目乃是古文意願與諸
友共勉之

一十八日

君異借滬城諸友十八人送之北門外入夜底家

十月

日譜 卷二十二

美

朔日

程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釋氏所謂滿心見性是

也若存心養性則無矣愚謂釋氏不能存養即識

字與盡字亦異盡者擴而充之直令此心與天地

萬物相爲流通釋氏全無實用卻不盡心知性也

初一日

與立兒等曰論語學而時習之知之不如好之好之

不如樂之知及之仁能守之總是這件事也中庸

或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利而

行之勉强而行之亦總是這件事也孟子盡其心

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陽明謂生知安行
之事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知利行之事
妖而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困知勉行之
事這件事始有歸著之處矣

聖狂賢愚分途只在虛已不虛已已虛一分則受一
分之益虛到十分處便是聖人大舜好問好察合
已從人是千古榜樣禹岸善言由憲聞過與大舜
同一心事彼剛愎自是者一話一言惡人指摘遂
成讐怨且於己之所護者人有一指及之操戈相
向并無已時議論之多元貴之始也

日譜 卷二十二

美

初三日

寄王悔菴字 稿存原册

初四日

題公傑卷四則 公傑撰陽明念菴集來此二書乃

江村鹿忠節生平最得力之書與余四十年所講

求者因爲舉其大旨陽明談良知固出於稟受之

自然未嘗泯滅然欲得流行發見常如孩提之時

必有致之之功此陽明教旨其徒遺致字一語言

良知遂以傳陽明者失陽明矣念菴謂必如孟子

日夜所息與愛敬之達四端之擴充始有入手處

其學專以戒懼為主痛除一切將就冒認是陽明
之後萬不可無念卷案頭既有此二集日夕玩味
則子之書便可了然 讀書不能記陽明曰只是
要醒的讀書不能醒陽明曰反而求之於身五經
四書皆我註脚夫讀書不能醒即萬卷亦奚以為
不反而求之於身到底此書無醒之日讀一字
識一字知在此行即在此 理義悅心讀書方無
扞格之處從來無不悅口之芻豢而理義之悅心
者寥寥其人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
語煞甚怪嘆人都看作平常 天地間最可樂之

日譜

卷二十二

甲

事莫過讀書得同志人共讀書疑義相質更可樂
也故曰讀未見書若獲良友見已讀書若逢故人

初五日

冬至率卑幼 祠堂公祭

問心性才情四字源流同異如何曰請以孟子之言
証之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此之謂性思則得
之不思則不得也先立乎大小者不能奪此之謂
心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嗚呼而與行道
之人弗受此之謂情凡有四端於我知皆擴而充
之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此之謂才性從命之於

天者言心從具之於身者言情從發之於事者言
才從用之於力者言源本於性隨處異名總是性
之流露故孟子道性善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
也

初六日

示孝友堂子弟 讀書要認字加大學定靜安慮四
字此聖學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總不外此中庸
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是徹始徹終工夫到地位天地
育萬物只在人所不見處著力學而時習之孔子

日譜

卷二十二

甲

自十五至從心只是此一件事亦有仁義而已矣
兩字結束孟子一生讀書無至極作人便無把柄
無疵之舟無啣之馬汗漫流蕩將何所歸平復
未嘗學問然誘染未深以虛心承之實心體之當
自有悟入處耳

初七日

史稱張翼德嘗就劉子初巴宿子初不與語翼德忿
恚孔明謂足下雖天素高亮少降意子初曰大丈夫
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元德聞
之怒曰子初才知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

獨任也吳張昭亦對孫曰謀論子初謂仲謀謂
子初容悅元德交非其人倘足稱高士乎愚謂此
足見子初之品未知子初之心也元德收川公論
不與其不語翼德語也蓋有隱忍於心而不能明
言於口者子初之意孔明自知之元德亦知之則
翼德亦未嘗不知共為包容不至事之決裂自暴
其短不然子初能飽翼德之老拳耶子初心事當
令千載下共仰之不獨以稱高士也

初八日

谷部雪海論學書 稿入集

日譜 卷二十二

聖

初九日

寄傅青主 憶昔臺旌過夏峯夏峯之山川草下席
增光氣未幾有史君赤豹來自貴鄉翁謂山石多
君子赤豹云傅青主之外安得復有君子耶詢其
故曰尚未識荆而令人傾慕至此道翁其為世
鳳哉弟春初偶罹風浪三月之內往返道途三千
里幸風浪平而偃臥里門者八閱月爾甯人自北
而南假道過訪念足下不置三舍我輩修到香齋
往更甚造廬講教借以通我兩人之淵懷耳太君
誌文託寄已久或不至浮沉乎令姪不另字扶九

歸家否

喜晤劉範修 憶昔蘇門別於今十載餘頻頻一握
手堪勝寄雙魚

十一日

念菴謂致知者至所知也致知何在在吾與天下感
動交涉通為一體而無有乎間隔則物格知至得
所止矣故格物而後知行合一聖學之全功也白
沙所謂見得體統該括後更有分殊處合當理會
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者正所以格物而不使
間隔非必覷破時一齊便了只須守之而已

日譜

卷二十二

聖

十二日

孟子願學孔子者也陽明善學孟子者也良知立教
故嘗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且好惡三言為證
是三者以其皆不經學慮未嘗作偽故謂之良也
然端倪偶發全體未復故言怵惕必繼之擴充言
好惡必繼之長養言愛敬必繼之達天下此致之
之功終身無息若只以一念之明為極則一覺之
頃為實際凡天下之人皆仁義之君子矣有是理
乎邇來立教者急於引人以善作此快論然執之
為是則誤矣

申張之不得為剛以其慾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
欲蓋無欲之難得其寡焉者故雖有不存焉者亦
矣周子主靜其自註云無欲故靜是切樂不得
一切動不得故能為立極種子非此則無以復可
為靜也孔門相傳脈絡至周子始復

十三日

題拳留卷後 此啓美解武城任紳士贈別詩也迄
今三十年矣追憶當年光景死在目前第之治武
城也僅一歲餘且強半臥病而武城之手彙明經
相戒不請託閭學相戒不上堂授公事公亦不至

日譜

卷二十二

聖

子游所得滅明止一人今何滅明之多耶武城士
於吾第未任之先既去之後不知如何行徑而一
年零四月所得於武城士者終始如一也此武城
士之攀留與第之所貽留於武城者各在有意無
言之中矣第之解任也原以撫軍疏參改教時道
府相愛之甚而司李未權撫軍疏出眾疑李中傷
之欲難為李第代為解之曰求去改教出自職本
意與李無干也第歸矣未幾李竟罷去先是第以
病請於府府云錢糧號件所完獨先病未嘗廢事
也請於道道亦如府言故於李公有不能忘情者

附此事於卷末存武城一段公案

十四日

子亮自南中寄書相質子愉自蘇門過視此見其志
之所存也因贈歌子詩 感子臨歧意宜濟時
時往回三百里千載有心期 本是如親子何來
託友生固知別有意一線繫燈明
鹿郎若孝歸娶 不堪回首憶江村忠節裔孫客裏
存歸娶宜家仍託寄拜堂無地更銷魂

十五日

與孫如韓趙顯昌一人書 復歌子亮書 稿存原

日譜

卷二十一

聖

本

十六日

問修身齊家之道曰修身齊家四字大學經傳訓若
日星豈從經傳外而別有修齊之道乎今只在設
誠而反証於心焉耳即經傳求之而吾心在焉其
概於吾心者必於經傳之旨有未盡也即吾心求
之而經傳在焉其不合於經傳者必於吾心之誠
有未盡也

龍章問治邑如家愛民若子如何曰仁者通天地萬
物為一體況吾之邑吾之民乎其不能參視之而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4

子視之也私欲隔之也今之作門面者亦未始全無如家若子之意然未嘗盡絕其自私自利之心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一不遠矣臨民出治之人而念及如家若子之道此心之涵育正未有窮耳

十七日

葬甫問孝友恭信最緊要者為何曰日用倫常之事隨所觸而一以至誠出之固不分小大也一涉偽心有疾惡安得為盡分先儒謂倫常事物之間有多少不盡分處只為此心無虧足之時也故夫子

口譜

卷三

吳

曰即未能一焉凡自謂孝友恭信者去道遠矣又問題慕齋之旨曰大舜終身止完得一慕字他人少時皆慕漸移於少艾妻子得君慕遂衰矣試嘿自簡黜即不為妻子等所移而至誠淋漓較孺慕畢竟有間孺子慕忘其為慕凡自矜其慕者皆慕之衰也須是大舜

十八日

亮公問以孝作忠治國平天下之道曰臣子未入官則身者親之身也竭力以事親而已矣既入官則身者君之身也即以其事親以事君故曰孝者所

以事君也百姓昭明萬邦協和總完其為子之事始於事親終於事君顯親揚名孝之大者堯舜亦止是唐虞之孝而已矣

十九日

瑞玉問庭闈聚順最為樂事果何道以致鄉國天下皆如是曰人人親長而天下平此唐虞三代世界孔子不能使春秋之時人人皆親長孟子不能使戰國之時人人皆親長無三王之權惡能寡民之過時與勢為之也一家仁讓一國興仁讓亦就有國與天下之人言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便是孔孟

口譜

卷三

吳

之心親見唐虞三代之意問讀書懷古當退而潛修德業乎當進而奮志功名乎曰潛修德業隱居以求志也奮志功名行義以達道也豈容分為二事有用我者可行則行無用我者可藏可藏如必於退藏則烟霞沉痾之士也必於進取則富貴利達之人也以德業為玉而功名聽之蓋修德問業在我者可以自主功名進合有數存焉

問念菴隨僑也其言曰自宋以來號為理學者數十家其書至連數十百卷往往轉於理氣之有無動

之存自轉相駁難至於漫衍贅復無以見
聖人用意之微讀之使人心煩而目眩斯亦孔氏
之厄也斯言也豈非大而無當乎令人行途之從
也曰無傷也百川總歸於海空言無益於聖所謂
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孔聖人之微言雖
不專賴此而明亦豈因此而晦人各有得固已並
存於天地之間念巷不惑於聖人亦復效忠於諸
儒耳

二十二日

問宗法曰儒者論風俗必先立宗宗之為言相率尊

山譜 卷三 吳

之云爾先王知人之耳目心志不可無所宗也故
有大宗小宗之說約其視聽之所注禮樂之所至
而不至於渙散此宗法也古宗必有祿秩而後立
故其尊比於君長宗之人不敢以其分隨之以今
時而談古宗則難矣仁人孝子嚴廟視以奉際維
緝譜牒以明昭穆以族之長而賢身為人宗者正
祭祀是猶行古之道也念巷有尊焉者志賢賢之
說以行輩長者主之曰尊尊行學年高者主之曰
長長行與年不足而有德曰賢賢

二十五日

邇來凡有所問者大都為外境所擾苦無所避思得
屏居一室庶得靜觀吾心存亡有無之故及稍得
休息而內境之擾紛馳益甚明道靜固靜動亦靜
我輩動固動靜亦動僕深感此言之非欺我亦嘗
思至靜以攝動然未能無欲視則逐於景聽則逐
於聲思則逐於事與物而吾之靜不復存矣夫思
與視聽既不可少而逐與不逐其機常存乎倏忽
微眇之間靜言思之非無欲之盡顧安能無所存
而自無不存乎願與同人共勉之

二十六日

日譜 卷三 兪

濂溪王靜立極即子思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意
而見微而顯非不動也靜為動根靜在動中故動
感而遂通仍不失寂然不動之體明乎動靜之義
者靜之一言盡之蓋有欲而後有動有動而後有
善學者當於未動時置力是謂知幾幾者動之微
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猶曰動而無動之云也周
子幾善惡之言非謂有惡幾也言惟幾故別善惡
能知幾非一念之善可能盡故曰吉之先見蓋至
善也常以至善為主是謂先幾如是而有失有過
其復而改方不甚遠

二十七日

有必為聖人之志者須知吾之一身乃天地萬物之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是故感於親而親感於民而仁感於物而愛或仁覆天下或天下歸仁總不肯自小其身耳如安於近小而弗觀其全矜其智能而不適於用譬之一家不知承承繼繼父之遺光復門祿而顧顧栖於一室身口是計其室與未窺其積聚未復豈所稱克家之肖子哉

二十八日

外孫楊令名九歲被掠別三十年矣還家故居

日譜

卷二十二

辛

二十九日

人人有至樂不知自尋而伺人之顏色以為欣戚人人有至寶不自愛而冀時之用舍以為得喪亦堪矣哉總緣自私二字為之祟其私之心以為我得偏享其樂獨據其寶也豈知盡喪所有乎明道擴然大公物來順應此固無私之可言而強忍私欲則勝私之道也

三十日

為四亡姪維雅作墓誌文 稿入集

十二月

初一日

或問邇來侈言報應之說謂某神某仙有求必應竊疑之善積得福此理之常如以不善而祈善報神將聽之乎曰此痴心人假神物以為利濟意非不善也然不知善則吉不善則凶居易俟命何用假神與仙佛以稱奇秘不敢加於吾堯舜周孔諸大聖人者此亦其知之不容偽也

初二日

大學中庸皆孔門之學皆以聖經知止二字最重蓋知至善之在吾心無一私之間雜故能定靜安慮

日譜

卷二十二

壬

而常得所止也此聖學最縝密處於無漸次守若漸次致知在格物知止之功也物格知至則知止矣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定靜安慮之實也物有本末言物本於知也事有終始言事止於知也知此先後以盡知止之功不近大學之道矣乎明知止之外無所事於他求而又無所不該者也曰知止曰知所先後曰致知曰知本曰知之至無二知也曰物有本末曰格物曰物格不離於知也知之所係大矣哉故知止二字括盡聖學之蘊中庸憂道之失傳而作故其形容道體更無

餘恐人有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故直指天性二字以為啟端以為歸宿而中間每至用功處輒點撥其旨要言之言道之原問曰不獲不聞曰隱曰微曰獨曰未發啟其端也言學之終問曰淡簡溫曰人不見曰不動不言曰不賞不怒曰不惡曰無聲無臭要其歸也言學之功問曰不可能曰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曰莫能微莫能載曰不可度思曰不見不動無為曰不思不勉曰無備無患也孔門相傳之義大段如此天性者至善之源頭至善者天性之顯著亦非有二也

日譜 卷二十二 垂

初三日

天下事未有不自求而可徒手得之人者明師益友可以開發我輔助我而著手用力則由已而不由人一日用力而力足力不足者不用故也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豈真力之不足哉

初四日

書八姪趣雅扇 此身自立最難而自立於頽廢之餘尤難之難矣頻年之簡持不當一朝之敗縱欲以一日之收攝而遂謂終身不復放逸也有是理乎

初五日

問清忠果達藝夫子皆不許其仁去與奴與死夫于皆許其仁此何也曰仁者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清子學未至此雖各具仁中之一條豈得以一節而概其全體微箕比干統體皆仁故墮所發露皆仁也豈得以一節言聖人之行不同也歸潔其身而已矣非孔孟不能識仁

初六日

問夫子四十而不惑豈志學與立之時尚有何惑乎孟子亦曰我四十不動心豈四十以前心尚有何

日譜 卷二十三 垂

動乎曰此孔孟自証自信之言斷不誣也是非利害曉然在人心者不惑不動非難惟學術之疑似兩在其端至於極微而不可辨事任之疑信不一其心至於晦蒙而不可白則不惑不動誠難矣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曰我知言不惑不動總在知言孟子學孔子真血脈

初七日

吾友云亡未見有出身擔當此學者以飢食渴飲之事而漫然視之絕不相干即有口耳支吾亦只是一段人事應酬耳若真擔當此學一切俗情雜欲

俱自退聽眼前溫飽何足繫心學問路徑已極分明而悠忽不肯實用其力錯過此生無一受享真可憐也

初七日

告先祠文 韻兒年二十有三從無生育其婦翁謀為置側室韻兒以家在千里外幹止未定此非所急也中辰兩過里門其從兄抱雅故已久有子四人擬攜其行三者往籍思之兄之孫即吾之孫也況皆吾 考妣之曾孫也何不可印以之為子乎因卜吉定名虔告 祠前并聞之族之長幼命名

日譜

卷二十二

五

曰浩

初八日

何謂知幾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何謂研幾曰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研幾在寂然不動之時故能變化化而不離其宗知幾在感而遂通之際故能不變不化而不失其主易贊知幾為神而以介石先之朱子曰介石理素定也是素定者非所謂寂然者乎周子言幾曰誠無為幾善惡書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夫誠也安止也非所謂寂然者乎此之謂先幾之學非至誠其孰能與於斯

復孔養遜 僕嘗謂令師既歿出身擔當此學者實

未見其人口耳支吾反躬多疚此不必言即其人矣矣而中無所得意多未瑩亦難以語學也僕老矣不敢忘一息之尚存八十較七十而稍密八月故園無日不拈一二段與後生輩言之目前即不能領畧不能不冀望於異日耳前見說書且瞻晚年道力雖未必全是然所是者多矣此須清心靜對去成心破己見細為披陳未可草草作應酬套語也不意道丈於此道真切用力大為師門生色來教不能一一裁答然心實喜之

日譜

卷二十三

五

初九日

天地之道一陰陽盡之矣古今之運一往來盡之矣生人之事一感應盡之矣死生之說一晝夜盡之矣四者一陰陽而已陰陽一誠而已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初十日

問諸儒得失曰我輩今日只管講論前人某如何某如何返之本身毫無干涉畢竟是說閒話果能自為謀第看此時此身無論顯晦窮達各有近裏著己之處自家性命自家醫治何暇道他人長短耶

求人偏明求已則暗此最學人通病念卷有言伊
川講明後又出幾箇聖人源溪未曾講明又何曾
誤了春陵夫子故夫子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
得

十一日

寶藏寺重修大殿疏文 稿入集

十二日

李瑞徵李發長來贊

十五日

管振聲周維翰陳大廷來贊

日譜

卷三十一

五十六

十七日

復巖瑩 春夏之交往返道途者三千里端午前三

日始抵舍繼而耿生從津門寄一函併子石

一函亦意其不能達也客久不歸即壘關情宗黨

係念遂不能即返蘇門耳遠辱使乎不獨見伯玉

之面并見伯玉之心矣霖老久不相聞在蘇門乎

故園乎匆匆不及多致使乎自能悉鄙意也

十八日

簡梁叟 昔南都有九十六歲人呼為百歲翁當道

者旌以人瑞老兄適值其數而康健仍適之其瑞

十九日

復王郎 器識所以載道也全在不露鋒穎不見才

知乃足貴耳此君家今日第一吃緊事宏納臨路

手復不暇多及

二十日

夏峯家報 十四之辰前三日函各至後五日而客

散遠過親朋十餘州縣詩三十餘章更喜爾姊

十二年始一歸家幸諸女姪女孫娛我老懷應酬

日譜

卷三十一

五十七

雖煩亦不至過疲也高陽事宇甫至而昆湖來信

言文字之禁汝家關係最大渠唯而無別語

族黨惟恐南去獨國鎮一家有勸駕之意

二十一日

復挹初 十五年過蒙款愛此心蓋無日不在會心

亭也所不能即返蘇門者即壘關情宗黨係念不

忍忽然言去且殘年涉遠途冒霜雪實難勝任竊

思梁太素八十二歲倔強不肯服王龍谿湛甘泉

九十之外不廢出遊况蘇門吾之并州也僕早暮

尚思鼓其出門終不忍負知己之眷戀耳

一十二日

保汝問顏子自問仁之後夫子事業都付之顏子顏子沒而事業亦竟不傳不知所付與不傳者何所指也曰孔顏事業只是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克復而天下歸此外更有何事故曰都付之顏子顏子沒未聞好學不敢許其心之不違仁也故其事業有不能盡傳者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事業都是此一箇字象山宇宙二字見出此意孟子認的仁字真故曰其道大光

二十三日

日譜

卷三十一

三

復陳范彭 鹿郎事已與令五郎許言之今復惡衣二套益見親家之高謹也翁亦具薄儀且脫遺讓兒送鹿郎到養遠家以完此事

復陳國鎮 方當壯年體中何多病耶多病道生心鬼神固以此成之矣病中吟字字見學力所詢南行此僕出門初念也不能即返蘇門者不獨情與理不忍去亦時與勢不宜去在家在外只求無疚於心足以對先靈而無愧昆玉相愛不與眾同昨寄夏峯家字亦言之矣春深體健圖之

二十四日

題柴宗之石卷 人有言事若可傳多且癖癖於山

癖於水癖於花木癖於琴棋癖於仙佛事雖不同而其所係戀而不能割皆癖也徑問米元章癖於石題米友石亦如之夫豈其由奇耶易曰其介如石朱子曰介如石理素定也元章等之癖於石也吾不知其理之素定者何如倪玉汝黃石齋其石亦名於世人寶之如拱璧所謂其介如石者殆其人與子友宗之亦有石之癖子家有一幅宗之臨摹宛肖其筆所摹諸家之石彙為帖俾子升其首予題曰石言乎介而附數言

日譜

卷三十一

五

二十五日

常二河贈言 稿入集

二十六日

高子續集序 稿入集

二十七日

遣兒送鹿郎於養遠家俾婚

二十八日

兒童嬉戲 此日天教入里門琴會嬉戲娛於昏牀

頭金盡飛無粟先世清風此輩存

二十九日

自嘆一絕 今歲事云暮慨欺我自知莫留
好與陽春期 此日為歲之終一歲之行事有愧
無愧或愧處多而慊處少立刻澣銷餘刷好為新
年砥礪之地如仍以污垢之身而度新年年復如
是老即至矣豈不可悲

日譜錄存卷之二十二終

日譜

卷二十二

辛

孫徵君日譜錄存之二十三

康熙四年乙巳八十二歲

正月

後學 永年武汝清 武步王 輅 校訂

元日

九世孫琴謀 鍾士 纂 續 纂 窮

率卑幼拜 天地戴高履厚不敢忘生成也設位設
祭持禮習俗由而不察之故

先拜祖考妣於神主前設食果次同族人拜於祠堂
祖皆有位族之人各得致孝於其祖考也拜畢序
行齒分四班俱東西向公同一拜尊長受禮或行
尊而齒少行誼未孚於宗黨亦不宜輕受拜香燭

日譜

卷二十三

一

果品取辦地租 祠堂謂羣子弟曰清明在躬志
氣如神願爾等乘今日元旦洗滌舊染嘉與維新
一人砥礪便是一箇好男子大家砥礪便成一家
好人家叔季中三代樂莫樂於此矣貴莫貴於此
矣 祠中事畢各攜酒具孝友堂讌集

初二日

語諸子若孫曰心性才情雖有分別同出一源隨地
異名學者只統體理會心不放而性自復才善用
而情畢順總在去人欲存天理作功夫知者不在
多言愚者言愈多愈不解

問宗法曰念菴有言宗法爲公卿大夫設也始封之
于百世不遷所宗者大故曰大宗宗其繼高祖者
五世則遷者也所宗者小故曰小宗此皆有君長
之義焉族人不得以齒加之古制廢貴賤殊勢宗
法不可復行矣

初三日

拜墓北方風俗通行

答魏遵陸問學書 稿入集

初四日

勵後學二則 學人第一患無志自甘庸俗卑卑

日譜

卷三三

二

妮無挺拔之趣此病極難救藥故激發其氣之知
憤而後可敬也有志矣又多挨傍格式拘攣意見
自心自性絕無靈氣須使之自悟而後可與共學
也悟矣而憑藉虛見侈然自足不能純心滌刷日
有知而月無忘則亦鹵莽滅裂終於道也遠矣學
人知此三病而不自護豈患不及人哉

學問之道要常收斂精神不可使纖毫逗露於外則
應事自不忙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只是中
有所主不爲外物播奪孟子之不動心全在集義
告子不得勿求是外面硬把捉的雖別派然亦有

獨詣焉

初五日

復于菴字

問佛氏脫離生死一段 二稿在原本

初六日

過去未來俱不必留戀預期只要當下討的一箇受
用便是素位不願外之君子孔顏疏水曲肱樂在
其中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晦菴著椅卓在屋下
坐便是受用若貪慕外面高山曲水便是不受用
底此皆所謂當下也

日譜

卷三三

三

初七日

入城赴親友之招下榻嶧亭作我軒曰人人有我人
人不識我惟不識我故不能作我目隨人視耳隨
人聽與俗浮沉中無所主間有剛愎自用似乎作
我而其失我也更甚世說與我周旋甯作我子請
得而廣之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丈夫自有衝
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堯舜周孔諸大聖人顏曾
思孟諸大賢周程張朱諸大儒以迄吾容之靜修
椒山皆能作我者也以作我名軒意固有取於斯

初九日

揚玉川別二十餘年矣一見懽然不覺老懷之傾倒也口占一絕 久客歸來少舊人喜君氣韻老逾真平生託契元非苟懿祖貽謀自絕塵

初十日

鄴巷重華過話 作我軒中幾日留燈前片片紫雲浮坐深二仲忘歸去聊借迂談代酒籌 東髮論交天際頭文人俠士一齊收耄年尙友洪洪老學問由來無盡休

十一日

移榻鄴蕃玉源堂左側君拱如韓重華鼎甬形上華

日譜

卷三十三

四

呈顯昌西山環集作三昔陳荀相聚僅兩家我輩今日數倍之矣口占此句 避地他鄉二十年歸來相對倍懽然乾坤到處忘賓主不數西豪星影傳

十二日

欲富貴惡貧賤人情乎聖人不處非道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豈矯情也歟哉蓋以知足爲富脫俗爲貴則尋常之富貴非所論矣以無見識爲貧無骨力爲賤則尋常之貧賤非所論矣此可爲達者言難與俗人道也

十三日

同八集如韓齋齋忠愍先生舊居也對良朋而懷前哲因爲此句 容城千古一忠愍忠愍舊居履易人屈指乾坤誰是三春風皓月與時新

十四日

題重華拙軒 濂溪曾有齋亦以拙爲名拙非人所貴於世鮮得亨何取於斯若借以爲榮我思無極老所惡知巧生無欲方得靜萬物不能驚力欲返鴻濛天德度有成大巧乃若拙拙極巧還分尼山知有管拙總歸至誠予也儒而腐竊自愧生平

日譜

卷三十三

五

未領拙之趣安敢以自鳴誠讀拙齋賦此義最分明

過形上書屋謂其兄弟曰世間最難得者兄弟最難處者異母之兄弟子兄弟四人三母也而怡怡然友恭谷盡無猜無嫌爲吾邑所推重不獨子兄弟易古人之所難更爲尊君泉下稱慰焉有子如此可謂不死矣

過鼎甬齋因憶昔年土寇破城無不被掠之家一夜吞仗劍爲之守戶諸賊不得入有欲入者叱曰此孫舉人家也家貧教書安得有金帛于諸賊皆有

所得獨此人空手而出若特為守戶而來者夜客
固有子于祖父之積善豈容誤也

十五日

閩邑紳士各具靈楮邀梁王薛李四老者城隍廟公
會谷家子孫侍杖梁九十六王九十二薛八十七
李八十因為句以紀之 朝廷養老設鄉飲敦古
同人饒大年壽近丁齡真世瑞戶樞流水是真傳
邀君拱以詩代柬 誰教春色恁蕭蕭地僻風清似
寂寥一具寒傭一斗酒與君汗漫話今宵

十六日

日譜

卷二十三

六

宋郎名鍾姻友四其孫也早孤母十九守節死易立
孤難氏為其難者矣鍾偉貌能讀父書然家益落
母子依其舅氏而居子謂之日顯親揚名孝之大
也能使其親為貴人之親固為顯揚能使其親為
賢人之親更屬顯揚之大以貴人顯其親則命聽
於天以賢人顯其親則權操之自我第就今日誘
染未染孺慕猶切能屏除一切少年習氣而窮餓
動忍加心愈堅何患乎身不立而名不成乎舍此
無以堂上而光泉室之路矣宋郎勉乎哉

十七日

或問心取譬於猿意取譬於馬此何說也曰猿喜玩
弄馬善馳逐蓋謂心與意紛飛營營千古上下六
合內外無頃刻定靜之時禪家稱木石灰只是令
猿馬不騁此心常定此意常靜耳但不似聖人無
意必固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則心之猿意之馬
皆為之飛魚之躍矣

十八日

數日城中與親友定六器之約即新親遠賓亦不宜
過入器蓋吾邑當豐盛時請縣父母一席肉不過
四斤淺碗絕未見有用大盤者今當國占之後神

日譜

卷二十三

七

士無不貧之家卻者於往昔此非好消息也吾黨
懼矣願我同志一席省兩器終月終歲所備儘多
於人心風俗豈日小補哉

過啟聖祠謂同人曰士人有一命之榮皆得封其親
如已官至貴為天子尊其親為太上皇而極矣獨
孔子尊其父為啟聖公開闢以來第一孝子顏曾
思孟周程張朱各能尊其親以配饗啟聖視恩命
三錫者不啻星淵矣

十九日

昔有老禪每日晨起問主人翁在家否在則點頭曰

在不在則搔首曰不在我輩於平日時時夜來至人之在不在在鬱晦時叩日間主人之在不在不在則汗而愧愧而憤自咎自責不肯纖毫容恕常豈如是此心有不存焉者寡矣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戒慎恐懼是聖學徹首徹尾功夫勿視之太易雖云不學不慮之良與知與能然操存長養非深造惡能自得乎為之難而易者至言之易而難自阻矣從困勉入門者畢竟實際借口生安徒竊虛影耳學者莫輕自誤以誤人也

日譜

卷二十三

八

二十日

儕輩久讀太極圖解故其筆下論議見八頭顧北方學者莫之或先也貽一詩志勉 別來南北十餘年學問源頭已了然尋昔濂溪無欲訣孔門獨此得宗傳 寄人籬下幾多年晚讀淇澳有斐篇起味無窮惟自取行生時物日當前

二十一日

與柴君拱書辭飾虛 稿入集

二十二日

高甥七郎奉祀說 稿存原冊

二十三日

寄張文峯 讀扇頭詩見吾文學力大進里門十月每於親友齋頭微吟短幅皆有意致且聞貴衙門中清而有執極力為民造福真所謂文人而善吏事也哉喜甚喜甚更喜有堂翁同心合德益見千載一時勉斯尙在都否聲念

二十四日

祠堂設位高祖南向曾祖祖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不正對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祖妣南向曾祖祖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

日譜

卷二十三

九

席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陽明家祭如此法行

二十五日

于聖萬賢總之此心凡言存心養心盡心求心正心皆所謂學以復此本心之工夫也陽明曰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譬之植焉心其根也也者其培擁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

郭扶陽為其長子昭質立嗣說 稿入集

二十六日

問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豈四十以前
 尚有惑之動之之時耶曰此孔孟自信之言豈非
 自欺以欺人也學術凡似是而非者縱橫顛倒莫
 可究詰各就其一偏之見其習熟既足以自信而
 條目又足以自安非從事於危微精一之學者莫
 能得其受病之源則不惑豈易言哉一惑便為彼
 所播奪而此心動矣知言養氣便是不惑的工夫
 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學則合符傳說選志務
 時敏非所謂好古敏求者乎厥脩乃來則立矣道
 積於厥躬不惑也知命也厥德修罔覺耳順也從
 曰譜 卷二十三 十
 心也人謂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子謂商之興也道
 在傅說
 陷於習俗溺於聞見佞佞然自以為是矣然要領未
 學如舟無舵安能涉風濤之險而免傾覆之患乎
 大聖大賢固各有要領如明道以體認天理為要
 領陽明以致良知為要良知天理致即體貼之功
 總是實有諸己之謂不滯見聞而見聞莫非天理
 良知之用不離習俗而習俗總歸天理良知之真
 入火不焚入水不溺纔是無入而不自得之君子
 一十七日

作楊乾行族譜序 稿入集
 二十八日
 尚兒自蘇門來省視攜諸親友書十六紙
 二十九日
 作周氏族譜序 稿入集
 三十日
 作管公式族譜序 稿入集
 二月
 初一日
 取節錄一則入文忠門 稿付本家
 曰譜 卷二十三 十一
 初二日
 望江村 聞行北望是江村皓月疎星今尚存漫語
 講壇成馬肆真人面目豈沈淪
 初三日
 對外孫楊令名口占 丙子范陽事非邊子母分生
 生與死死聲淚至今聞
 初四日
 春分率兒孫弟姪家祭
 初五日
 與耿子愉話百樓舊居有感 六載樓邊憶百樓一

時真王亦風流忽然點淡各星散草色淺迷樹色

愁

初六日

作歌近我狀略 稿入集 此後為渤海日譜

初七日

語戴履極 學人最患有忽心忽則怠最患有勝心

勝則滿最患有執心執則偏三者其病均也履極

奉父命來迎余三百里外且贊焉余喜其靜穆

和絕無二者之病其師若虞曰履極少年有志司

農公衣鉢可傳余益喜復進之曰三病非一去不

日譜

卷二十三

七

來今日能無不能保異日不有若時見為有則可

永保其無矣履極始終罔懈其於學也庶乎

是日赴戴司農之約司農書六日晚到七日早陳若

虞同履極見顧書到之夕意正欲由滄州覓舟過

蘇門遂諾之遲二日同行履極師弟仍望遠發兒

孫方黨聞且晚由滄而南各含悽相向目視而口

不忍言子正以祠墓關心夜不成寐晨起遂以此

情語一客二客忽然若有所失也再三致司農公

屬望之意子不能忍然於骨肉之間又不能忍然

於友朋之際忽忽若有所失尙兒謂此時且不必

計及南行只以赴戴先生之約此中便可脫然立

兒亦謂正好借此出門一遊因與二客曰我輩目

前即行姑待恐又有牽滯留尙兒浩孫在家等候

韻兒隨行是日宿雄縣蕭召子攜魚酒來晤

初八日

宿任邱仁累問不改其樂是如何曰不疚無惡吾人

心體自樂只為貧困難堪遂有改其樂之時顏子

克復力到樂自不改故曰非樂貧也亦非樂道也

只不改其樂耳

初九日

日譜

卷三十三

七

宿河間府王借徵來顧

初十日

宿景河驛 若虞謂理學不專主於節義節義必本

於理學余曰此論極是請為君釋之危邦不入亂

邦不居有道見而無道隱此理學不專主於節義

也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節

義必本於理學也

十一日

抵滄州司農公令其四子大矩長孫海平迎于西

河晚入城為子下榻定園 定園主人問心如身

得靜曰濂溪云無欲故靜問心如何得無欲口隨時隨處體認天理天理熟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十一日

陳子石問先考臥病六年滋味不充自怨自艾終喪蔬食水飲不食菜果可歟小祥之外食鹽可歟抑不可歟曰不酒肉可也不菜果則非矣不食鹽更非矣此身父母遺體豈堪如此摧殘子孤身也又喪子此身關係甚重萬分珍攝不宜蹈此非禮之禮喪禮在疾酒肉亦不思兄苦節爲親友所重爲親友所憐僕重之憐之不在親友後然更有望者

日譜

卷三

古

守身爲大守身之意義甚長而此時保愛其身勿過毀則目前第一吃緊事也

十三日

孫陽陸戴王絜戴晏三人執贊

十四日

劉景玉呂鍾息王啟佑等十一人來顧

答定園問 陽明知行合一之說此聖學之全功也盡於致知在格物一言念菴云致知何在在吾與天下感動交涉通爲一體而無有乎間隔則物格知至得所止矣故格物而後知行合一尊德性在

此道問學在此有何虛實之病乎陽明教旨無善

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

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是徹上徹下語正見知行合

一既不病實又不病虛其所謂無善無惡者不惟

無惡之可言并無善之可言正所以爲至善耳因

語出告子遂羣攻之第思此言亦何嘗謬於聖人

無聲無臭太極至善與孟子則可爲善乃所謂善

耶文成當日具見心之體自如是故不欲人鑿壞

其方面據耳據口據紙上意見者又何須深問耶

我輩今日亦非信文成第自信其心焉而已 又

日譜

卷三

五

答號物之數有萬自一草一才以至家國天下皆

是物也故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有何巨細精

粗之可言格物者我與物流通無間隔正是萬物

一體正已物正之意豈有誠正修之後而始窮理

者乎致知者知之明格物者處之當正見知行合

一古大學格致無傳文成確有可據誠意傳中如

惡惡臭如好好色豈空空無著者乎格致已在其

中矣天生文成爲崇陽作忠臣諍子而攻之者乃

以爲入室操戈俟後聖而不感當自有在又何怪

平泉論之紛紛哉

名利色根如何能斷滅的不通不道便是聖人一切之
斷滅則成枯禪矣然此中自有禮教防維於其間
所謂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如珍兒之信
東家之墻不獨孔門名教在所必誅朝廷大法亦
豈輕者哉幼學正在存禮義之心以絕物欲之
便是入聖之路

十六日

答經碧 視聽言動已也有已則不能無非禮之視
聽非禮之言動四者與吾身最相關切達而上之
君子只是四者中禮達而下者之小人只是四者

日譜

卷二十三

六

之不中禮故夫子與顏子論為仁之功只曰非禮
勿視聽非禮勿言動而已視聽言動無非禮則無
不中節之喜怒哀樂無不盡分之子臣弟友此是
徹上徹下一了百當之語堯舜達而在上仁覆天
下顏子窮而在下天下歸仁潛見不同總是此一
件物事兼善固足樂獨善亦無悶天下歸仁是已
與天下流通無隔碍察上察下無非鳶魚飛躍之
機若云天下與仁此必不得之數也

飲經碧桃圓有幽致一柏更奇此中勝槩也

十七日

答紳黃問二則 學以復性為至大學之知止中庸

之修道皆是復性功夫帝王賢聖總不越此學而
時習之之字雖無把柄可指然總是這件事兩論
所載逐章逐句皆是時習這件事而不能滿這件
事之量博學之知及之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聞而
知之見而知之凡之字皆指這件事也堯以是傳
之舜禹湯文周孔以是傳之顏曾思孟周程張
朱皆是這件事了然於心遇事接物自無明而復
昧認欲為理者明昧相乘私欲間之仍是窮理未
到窮理盡性以至命學問之道始終一窮理而已

日譜

卷二十三

七

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也何也曰誠也
凡事豫則立誠則無不可行達德之所以行達道
也明善正所歸以適於誠之路不明善便有認欲
為理之 明善即紫陽之窮理陽明之致知非兩
件事物也善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應事接人誦詩
讀書此中正好體認

張九許名夙抱過晤

十八日

跋偶見錄 答陳子石書 二稿入集

十九日

孫高子謂某於善亦知揚之至於惡雖勉強緘口而此心不能相忘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有是非則有好惡見善不喜聞惡不怒是無是非之心而好惡拂人之性者也不及如探湯無以尙不復加此正真實用力於仁處非稱人之惡者可同日語也舜之隱惡亦非不知其惡但不忍稱之且其其轉惡而爲善若好稱人之惡則其心險而刻矣馬援之戒其子也曰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心可得而知口不可得而言此老成閱歷之言

趙來吉名時泰執贄前曾有書相迎 高提南來額

日譜

卷二十三

六

二十日

答劉起亨 隱居求志志其所達之道也行義達道達其所求之志也顏子隱居者也天下歸仁焉稷行義者也仁覆天下總是此件事攜以爲窮達故能獨善而元氣周微於一身兼善而元氣周微於天下禹稷顏回同道意在斯乎盡性了命之學到底不離此件事荷簣丈人之流隱也非求志也志如此立求如此求而已 又答喟然一嘆顏子悟後語也原得力於博我文約我禮蓋文禮非二物博約非一事也文者禮之散見禮者文之統宗也

中約約中博孔顏一生功力在此間鑄萬世亦在此欲從末由仍是望道見之意

朝聞夕可蓋謂人生墮地一番凡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一聞方是生順而沒甯如不聞道則生爲枉生死爲虛死耳真真切切望人聞道之意二氏之學脫離生死費百千萬言孔子以七箇字盡之至孔子與老聃授受微言腐儒寡昧未領其旨

二十一日

答來吉 未嘗學問便不知雜念之起滅無常安得有掃除廓清之意掃除廓清誠未易言也元公主

日譜

卷三

九

靜立極其自註曰無欲故靜無欲則誠矣仁矣存誠之功始於閑邪爲仁之功始於克己而邪與己之潛伏始而橫攻之猶易到得似是而非認欲爲理則吾閑之克之之功當益謹越久之而誠自存仁自歸情順萬物而無情此方是掃除廓清之會也

一不提醒心又放逸邪與己爲之祟也邪非一去而不復來之物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故精矣而又覺其粗密矣而又覺其疎切磋琢磨之味到底只是用閑邪克己功夫三月不違此心之存而不放也

日月至焉此心不能保其不放也夜氣之息此心
偶有存之之時也日晝梏亡則此心一放而不復
存矣危哉微哉

陳若虞名過堯以老友仍再拜請就弟子之列

二十二日

舉四書中七段語若虞令其自會一在明明德在新
民一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謂明德在民上
則必民新而始謂之明德也則明新是一件事修
己在人與百姓上修必人與百姓安而始謂之修
己也則修安是一件事此就平治天下之大人君

日譜

卷三十三

三

子言一下學而上達謂上達在下學之中只事一
件事一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謂高遠在卑邇
之中亦只是一件事一博文約禮一文章性道謂
文乃禮之散見禮乃文之統宗隨時博隨時約只
是一件事文章乃性道之發露性道乃文章之歸
根發露處可聞歸根處不可聞亦只是一件事此
就人生日用統同道理言一形色天性也謂天性
非形色安附著則形色非僅一軀殼之物則形色
天性非兩件此就愚夫愚婦所各具者言經書中
此類甚多若虞一一理會與鄙意正合真可與共

學而適道者耶

二十三日

履極門賦性柔懦不能自立心切愧憤求為指示曰
質有剛柔剛柔各有善惡變化氣質正須學力以
剛克柔以柔克剛以剛克剛以柔克柔古人皆有
已試之方在今既知懦不能立而有愧憤之心知
恥近勇夫孰得而禦之所慮者流俗有權由來者
漸行不著習不察者有之矣虛心體對於人倫事
物之間日用食息之際時時見有善可遷時時見
有過可改則傳家學而光師門者良有賴焉子亦

日譜

卷三十三

三

額讀書之所請以不疚無惡四字為砥礪之心之
助

二十四日

答戴經碧書 為一樂堂說 二稿入集

二十五日

為若虞題特立軒說 稿入集

過陳子石廬中 有引 子石倚墓門而居不食鹽無僕

從節太苦余過之不忍相對真所謂孺子慕也臨

路為二絕 蕭蕭夜雨共哀吟讀禮挑燈意更深

世借草廬高物色人從孺慕見天心 為人百歲

只爲子學道終身總學貧定力原從貧處得猿啼
鬼嘯也成隣

二十六日

留與大矩書 稿存原冊

二十七日

與紳黃語一則 稿存原冊

題行素堂復爲一說 稿入集

二十九日

留別定園主人書 稿入集

三月

口譜

卷三

三

初一日

樂是道人說 稿存原本

初二日

輓呂崑峯 憶我崑峯之在蘇門也一見而稱相知

三過草堂惠葛惠詩年雖遲暮心血猶痴與高鴻

臚而託契代戴司農而質疑儂實欣合論交於斯

今我來滄登其堂而故人不可見甯禁懷其不及

拜其墓拜其王聊寄予思崑峯崑峯已而已而

留別陳若虞 從來號儒者多矣僞儒賊德孔門有

律令焉腐朽 自謂多學溺章句而不適於用拘謹

之僻無敗度敗禮然規規狹天子之所謂小人憐
也窮儒露英氣史儒駟詞華須從自己性靈中深
造自得經濟氣節文章俱不足以同之此方謂之

通儒

別趙來吉 吾人不知學莫不以苦趣作樂趣何謂

苦趣世上一切濃艷以薰心者皆是也沉溺不返

樂極生悲苦莫苦於此矣何謂樂趣澹海明志寬

一靜致遠循習既久無窮之味出焉樂莫樂於此矣

學者須先破此闕定此志向後纔有實際處

別孫藹孚 古人見道之言不必盡出自學人之口

口譜

卷三

三

如劉元德勿以善小而爲勿以惡小而爲之真

聖人之言也英雄人一口道出便足千古君子之

於言也可苟焉而已哉一念苟念念皆苟一事苟

事事皆苟不荷二字便是言有物行有恒

初三日

別仁果 學者以第一等事讓人便是無志故須立

必爲聖人之志而後可然此未易言也情識滑於

內習俗播於外波濤震盪而我以孤柱砥之非知

勇之士烏能勝其任而愉快乎故不立則責志責

之而疚生焉無地自容則知奮矣夫子自言曰

發憤忘食意亦如斯而立而不惑皆憤之發也知
命耳順從心則樂矣然非發憤惡得此樂乎假年
學易始終一憤焉而已矣

別丹敬 聖賢千言萬語總欲人在身心上著力而
著力於身心者寡矣蓋以養心者害心養身者而
害身率莫之自覺也故孟子曰人有鷄犬放則知
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又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
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此
洞見千古之陷溺而急為拯救我輩讀之當猛烈
汗下少年身未失而心未盡放當於此處著眼

日譜

卷二十三

三

稷日定園父子兄弟祖孫置酒為別若虞獲南會軒
各攜尊相就登焉臨歧挑燈賦詩所謂知有前期
難分此夜予因口占二十八字以訂後會 百泉
易水各安流乘興出遊一葉舟已與諸公有約在
六年一度過滄州

初四日

歸里定園主人含懷相對于難以會城湛甘泉語相
慰勉然中情實依依也經碧賦別詩一章仁累丹
敬送之河西若虞欲送余抵舍余辭之仍同捷南
至二十里鋪河橋言別有七言二絕是日宿景河

驛

初五日

過河間謁乎大矩先候於東關旅次趙來吉牛純一
河松友呂鍾息王借徵劉介錫繼至八人者候試
於此人各有辭來吉介錫以所用功相質行迫拈
一聯以答其意曰學先不睹不聞地功在勿忘勿
助問登路復為一詩 滄州有八士赴試在瀛洲
識面雖前後論交總應求兩言答眾意片刻足千
秋牢記郵亭處他年話勝遊晚宿府北舖

初六日

日譜

卷二十三

三

車行一絕寄定園主人暨諸同人 一節千里老不
休明月清風繁雨頭寄語諸公休悵望滄州此後
是并州是日宿冀州

初七日

過西張市念懷豫公篤厚忘機生平所敬者余與伯
順小鳳公豪舉高談帝於余有知己之言因路疲
不能為詩吊其墓過八于仍令韻兒拜岳父母墓
下岳翁有厚德早世岳母三十年以余家為家前
後子女皆其撫養是晚抵舍

初八日

奇數嚴準 如二十餘日一切功能富貴之氣其

已銷除專意向學即此定力何愁不升堂入室耶

僕語無忌諱而道翁絕無違拂者蓋借以鼓舞同

人身先率之之意爾一路來瞻懷道體凡性命外

一切沒緊要事俱宜放下靜攝調養康強依舊方

好整理洪濛來全副舊家當公望恰有字到六行

之士已付之公僕所存念菴集一册附去仍望歸

原本也

初九日

示孝友堂子弟 欲滄州達成安其路省便因未與

日譜 卷三十三

天

爾等明言故復歸來學問以勿欺為主勿自欺乃

得自懺戴司農功能富貴之習氣盡銷宛然一書

生侍坐此叔世所絕無者爾等少年纔知讀書須

要有器識司農足師也若愚來吉子石介錫俱是

真實篤志之人古人親師取友得此等人為夾助

自不至下流耳凡我孝友堂子弟當勉之常如老

在家時可也

書山谷卷後 詩文字畫學人之餘技耳然在聞道

之人該不足貴有所以重於此者矣山谷字固足

傳其人負節氣更可傳也自是眉山一流此卷公

傑好存之暇中出此與同志者清玩

初十日

復杜君異 自滄歸尚欲過新安與同人盤桓數晨

夕不謂南來之人日集勢不得不速於行也再擬

奉迎道駕過草廬話別又以病婦臥牀曾孫出痘

遂不暇及享子見顧備悉此情宛與諸同人共對

耳享子刺中裁去下晚學三字此湛子舊例亦可

農新例也今歲出里門之日即來歲入里門之日

已從戶打算矣并以語諸同人

十一日

日譜

卷三十三

老

題李古占責志軒說

十二日

春暮南行君拱煜華重華三親文暨晉享道契酌酒

賦別 依依柳色弄春晴話別今朝酒欲傾易水

蘇山千里道一年一度結新盟

十三日

題李公傑坦坦齋說

十四日

辭鄴蕃之招 連日同人聚晤在彼即在此也政不

必一一設款况親丈亦料理出門陔南南北之局既

有定期轉盼便是歸來之日無庸多此一番叙別

耳

十五日

辭君拱諸同人出餞

十六日

宿公傑之家君異父子借湛子公式泗音翼五獻五

文甫來就吉占復愚亦來就

十七日

宿丹九之家 辭親友出送 千里迢迢日暮時二

三稚子一肩隨勸君莫載河梁酒省得臨歧惜別

日譜

卷三十三

天

離

十八日

過安肅陳子才留款 劉嘉善仍送之郡晚抵外孫

燕子家 連陸迎之城外

十九日

李茂九子別 耄年仍去國臨路意何窮大道無南

北 徒渾異同酒斟燕市月帆掛衛河風非作隨

陽者年年伴塞鴻

二十日

郡城連陸譽之聚五延款

三十一日

南關外河橋三子別 石卿介節士聞聲二十年謀

面雖未久託契在言前管子不羈才與我為世友

歛華而就實先德驟來厚呂生富文學最喜讀異

書行藏亦何心待價而沽諸三子不速至雅意出

風塵欲別不忍別執手問行津

姪孫永徽外孫燕子俱於此處言別

大鷄店三子別 文學與政事連陸能兼之當其哭

秦庭肝胆皎不欺燕趙回多人之子尤稱奇譽之

敦孝友車裘友不私有時囊羞澁伯休是所師公

日譜

卷三十三

天

理負俠氣所願在酬知男兒固有志不顧俗子嗤

三子送我行含情各有辭因念高子病此行不余

隨千里如同堂豈其惜別離願言慎前脩臨路且

舉厄

三十二日

宿唐城郝雪海家其太翁與其莊鄰惟揚留款

三十四日

過真定荆石話於旅次

三十八日

王玉乘遣僕馬迎於順德

二十九日

抵魏村晚集玉乘仁甫於舍生齋頭話夜

寄劉公勇去歲往返路途五千里幸得安息故慮慮

難中卻得二三良友語次每及道翁無不神往色

飛也過敝郡譽之備述令兄相念之意且云靈騷

正在署中且晚來訪僕之意孟庄草堂久望主人

不至殊覺寂寞前為鉅野令曾寄一函於令兄不

知還在意否

四月

初一日

日譜

卷三

三

入成安諸親友來晤王玉乘為予設榻求信軒

初二日

顏兒攜幼先歸 報穆菴字云昔人謂行路難八十

二歲人行路更難之難矣今已抵成安俟小孫婚

事畢即圖晤教年求承親翁相關之切相念之殷

僕即不佞甯忘斯雅筆不及贅者顏兒口悉之

余甲午過成安培初為予設榻瀕行仍送之魏村言

別意惓惓也甲辰再過心緒匆迫不及晤乙巳復

來正欲與素心人話數晨夕不謂培初於數月前

已作古人矣對其子若弟不覺為之淒斷衰遲不

及魏門拜其主而告子衷已矣故人復何言哉

初三日

為王玉乘題求信軒說 求信者取漆雕開吾斯未

能信之義也夫有諸已之謂信未能信則求信此

必然之理然何時是見為能信之日哉朱子曰許

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雖已

見得如此卻自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何時是

見為能信之日哉將有愈求而愈覺其未信者矣

堯舜猶病文王如傷總此不自滿假之一念夫于

悅開意在斯乎所謂見大意也玉乘登進士行將

日譜

卷三

三

為令篤信力學氣魄甚大予以求信額其讀書之

軒美大聖神之業俱自伊始真儒名世當不作歧

觀也

趙載甫應文子敬廷燦父子同贊

初四日

餘慶堂說 人生父母俱存謂之具慶有祖父母在

謂之重慶然非徒襲其跡而不既其實詩曰妻子

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子曰父母其

順矣乎此所謂真慶也余甲午過老友九繩齋時

載甫從九繩遊與其兄若弟觴余務盡驩甲辰過

李子合生載甫又偕其◎成勳子子敬就而賜公
子敬時從仁甫李子遊日每過而問焉漸行且遠
之柏寺營意惓惓也乙巳過玉乘王子家載甫父
子同執贄而問學焉余謂學豈在人倫事物之外
哉則目前四世一堂而祖父子孫兄弟羣從如
妯娌莫不各有當然之道能於此無凌替抗違儀
不忒而正是四國此便是唐虞三代世界所謂仁
義知禮樂之實總在事親從兄中此外豈復有學
問哉餘慶堂甲辰所題曾有一詩今復爲之說能
常保此慶之餘也第各盡其事親從兄之實而已

日譜

卷三三

三

矣

寄李承嘯 去歲翁從南來老親翁款我於城之北
繼而弟從北來老親翁又款我於城之南且凡爲
第謀者一如其自爲謀竊自忖何緣而得此於大
君子哉昨過臨沔欲登堂一晤因所攜家口衆多
行囊蕭瑟不得不兼程而進聞是日老親翁已出
門故不能俟其歸圖一快談耳念之悵然公家昆
玉暨諸令姪前番相晤者俱煩聲意

初五日

讀陽明年譜 先生在滁而門人日益進然游學之

士亦多放言高論漸背師教者因思之閱邵存書
之外別無學術事親從兄之外別無事務各人盡
力彼此不相假貸真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也則
講學之名可不立烏相忘於林麓魚相忘於江湖
豈不妙哉受教者與立教者各不可不慎也

王淵脩特簡執贄

初六日

題求信卷三則 蔡宗充許相卿季本薛侃陸澄同
舉進士陽明語之曰入仕之始意沉未免搖動如
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亦自至張未得不知前

日譜

卷三三

三

友卻何如想平時工夫須有得力處耳按諸子在
陽明之門已久定當卓然有以自見而陽明猶深
爲之慮則開之所謂未能信者誠有未易信者耳
冒昧承當勢必自悞以悞民甚哉求信之功不可
不急講也 或曰果達藝夫之皆許其從政三子
亦欲然無自款之色至以仕使開而開曰吾斯之
未能信則三子於開之未能信者而果能信之乎
曰果達藝三子以才勝也吾斯未能信開以識勝
也以才勝者就事上理會能辦得此事便足勝其
任而愉快從心上理會識之所到而力未必能到

何時是圓滿之期故曰見大意天子之悅與與然
總是一意學者須是有三子之才而又存問之誠
方始不偏未可輕置優劣也 夫子與弟子對問
四代禮樂畧說四件作一了準則弟子自能領悟
能克復歸仁為邦之事其所優為者耳此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之大規模用行舍藏惟我與爾有是
夫之真下落也至與仲弓論政曰有司救迺舉賢
語子路曰先勞無倦語子張曰無倦以志語子貢
曰足食足兵民信或以條件言或以居心言皆真
切下手實際作工夫處所謂一節見全體也學術

日譜

卷三三

言

不能平治便非真學術平治不本學術亦非真平
治豈有外天德而能行王道者乎此孔門所以為
百世王之法千聖之宗也腐儒不解其大而區區
聚訟於字句之間亦愚矣

初七日

陳良哉見惠蜀中來覆唐文集一部其大旨以格物
二字為主物乃物欲之物物格而後知至克己復
禮為仁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三句話乃一句話也
何也物也己也欲也皆有我之私也格也克也寡
也皆除去有我之私也紫陽是說前一步工夫

明是說後一步功夫皆有欲效忠告之意至謂
德不作虛靈不昧即五達道也自其共由於人
之道自其實得於己謂之德自其通於天下曰
自其昭於天下曰明非有二物也即下文言敬
仁敬孝慈信之德也言齊家孝弟慈之德也
國宜家人宜兄弟父子足法之德也言平天下
老老長長恤孤之德也一部大學精結於此不
道而言德者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也此正五帝三
王以德服人之王道耳若以人之所得於天而
豈不昧為明德則尙未見之施為以何事明德

日譜

卷三三

言

天下哉

初八日

仁甫問由修身至致知步步推入到此工夫極
唐以格物物字作物欲之物格去物欲而後知
是致全無功夫也前此誠意正心獨非去欲乎
非致知恐理欲之微茫審之不明遂至認欲為
者至大學以明德為頭腦以新民為著落體用一
原元無可問瞿唐謂明德即五達道後邊物有本
末應如何解曰格物訓格去物欲此亦是徹上徹
下工夫但既知紫陽窮理是說前一步則去欲豈

在窮理之外耶不去欲何以爲窮理也正心誠意
致知去欲自在其中矣到此時聖學固正知明
處當正是正已物正知行合一陽明之說安得又
待後一步乎以達道訓明德於理亦不備但德既
虛靈不昧其所設施自著落在達道之中有體豈
患無用哉瞿唐學術甚正集中亦多快論然其所
効豈諒於先儒者往往亦有偏處偏處由其識力
未到涵養之疎而一快處頗爲明省不可不存其
人也

初九日

日譜

卷二十三

三

爲陳良哉題其讀書處曰慕齋因爲慕齋說 慕之
義有二良哉生二十有八矣其專人皆歸公而公
是年捐賓客則良哉蓋生不識父之人也爲人而
不識父而則幼孤之慟與此生何異其慕也何思
慕之意焉父逝而母失其所天則孤兒寡母以
爲天二十八年來鞠育教誨撫養其子以有成焉
母氏之心亦苦矣良哉依依膝下有孺慕之意焉
兩念迴環良哉蓋有朝干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廻
腸者其中情之慕豈復有隨時隨地而移者哉余
乙巳過成安君兄弟延款備至復惠余瞿唐集爲

前此所未見因請額其讀書之室而題曰慕齋併
爲之說

初十日

性甫兄弟雲窩聯牀贈此 耆年最苦行路難風浪
忽驚胆欲寒五月驅車四千里顛顛悽悽夢中起
黃梁祠下集同人北去南來迥視頻多君策蹇節
鄆道偶有所聞輒迎告一朝事定波復平感恩知
已賢公卿故園地占留難久長途折來迴還走竟
夫到處有行窩成安城中風氣和雲窩聯牀兄若
弟兩世姻緣託道契既翁好合承慈顏何慕萊子

日譜

卷二十三

三

舞班爛

十一日

望兒構斯晚抵成安

陳周甫吾樓說 子庚寅過柏寺營訪九繩皋南公
就而設款談竟日不忍去因論交焉甲午再過成
安皋南公作古人矣愾然傷之乙巳復來周甫以
前好且爲玉乘門下士尹公勉之取友必端故頗
過于嘗泊具延子過吾樓樓雖僅斗大之室而致
幽境異若別有天地也因思天地間樓閣臺榭其
精妙脫俗堪講畫圖者不知凡幾而三人不傳聞

樓閣臺榭豈能獨傳哉余意矣不能為詩咏吾樓
之佳起一觴竟日三五素心子且偃臥其中不復
知樓為周甫也命筆識之如此 又題一聯云
日裏鷄鳴利善闕頭分爾室眼前天際鷲魚爾處
問吾樓

十二日

邯鄲徐夢松字光齡壬寅與立兒同貢自謂嚮慕之
久願就弟子之列

十三日

薛敬軒陳白沙於宋儒有言之不是者絕不論其是

日譜

卷二十三

三

非回其尊信之專亦謂先章不可不察也陽明古
本大學格物等說雖有背於紫陽然論學皆底
道理天下萬世公共之是非非拘人之短言人之
之過也觀其言也我於紫陽有固極之恩其心亦
苦矣瞿唐開口駁宋儒以直接孔孟自負易六十
四卦有二十與宋儒不同三百八十四爻有一百
五十爻不同有意耶無意耶

十四日

讀瞿唐集 我與瞿唐接踵生耄年始得悉生平直
惡獨見無倚傍每讀佳篇眼欲明 奇人籬下便

尋常新泰祿期可雁行當日獨盟優入室百年公
論許升堂

開廷儒字殿陸延秀字美士執贊

求信軒講語 時在坐者構斯玉乘性甫仁甫舍生

載甫殿陸美士子敬定一奏雅尚雅因語之曰爾

等數人有登賢良而入仕籍者有苦志燈窓者有

甘心林泉者雖云人各有志志各不同但其敦本

砥行不落流俗其趣向則一也子曰隱居求志行

義達道顯晦原非兩途孟子曰大行不加窮居不

損窮達分固有定瞿唐之言曰做隱者即做宰相

日譜

卷二十三

三

何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
道人知之亦豈算人不知亦豈算天子不得臣諸
侯不得友豈不是做隱者即做宰相做宰相即做
隱者何也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焉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
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惟知容天下之賢愛天
下之民雖有宰相之貴而忘身忘家豈不是做宰
相即做隱者必如瞿唐之言則隱始成其為隱而
隱何不樂更不必多一求達之心達始成其為達
而達何不樂亦不必多一求隱之心用行舍藏惟

其時而已矣總之一無欲而已矣無欲則反身而誠把柄在我故能入火不焚入水不溺

十五日

學不能變化氣質咎在不自覺悟安於舊習又無良師益友誨訓切磋遂終身悠忽而不自知也愚魯辟彊皆氣質之病非善變亦烏能升堂入室乎三戒四勿是閑邪功夫閑之久則欲自寡而心遂清此中便有竦然而不敢懈者所謂敬也敬到無雜處即誠矣非敬之外又有所謂誠也觀文之緝熙敬止純亦不已自見

日譜

卷三

甲

學問無把柄日間則東奔西馳夜間則胡思亂想陽明以致知為把柄則無念無事而非致知也朱子以窮理為把柄則無念無事而非窮理也程子以主敬為把柄則無念無事而非主敬也此收心入德之要然三者又只是一套事

十六日

孟子曰入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原乎斯言日夕警惕莫謂去禽獸遠只一無禮無義便是禽獸之行清夜自思果能義制事而禮制心乎是安得不反躬自訟也

春生秋殺是天道之自然而然人於一切倘來聽其自然則即天之自然矣故康節詩云天道無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聽其自然事簡而心閒天下何思何慮凡營運而憧憧往來者皆逆天者也

十七日

每見富貴之家其子孫或多不肖愚謂水滿則溢此必然之理也挽回不肖之輪推轉不肖之樞當必有其道矣一家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健婦順和氣薰蒸吉祥莫大焉貧也固足樂富也自好禮豈復有陳陳之積為大盜之資者乎不見有滿

日譜

卷三

甲

之時自不至有衰之日所謂權不自氣運操而自我操者也

太極二字孔子之言已明備無缺包括無極在其中矣周子恐人錯認了太極二字為有形之物故云無極而太極說平了便成兩箇似孔子之言為未盡必俟周子之言始為明備

十八日

答景乾真 八十二歲病夫奔走道路誠是苦事念出門十六年得一上先人之邱壠與族黨姻戚握手話舊此又老夫之快心事也在里門年餘同人

中究心斯道者尙不乏人至少年後進之士氣甚
猛將來所學未量每念門下相隔之遠近日造詣
定自有入處但此事要自己堅持而師友之助亦
不可少構斯在彼當常與振公昆弟鼓舞而發明
之無異同堂共証耳

答馮振公宜公 里門年餘老懷殊切眷戀但夏峯
一枝相依已久古人有言卻望井州是故鄉良非
虛語僕稱喜短筇所到不乏同志之人近日與諸
友講論頗有相信之機念君家大人力肩斯道昆
玉得之過庭者已非朝夕此段志願全要自己憤

日譜 卷三十一 聖
發即父兄師友亦不過啟其端耳與乾貞字亦是
此意可互看之此老夫千里之一念也

十九日
與宋艾石臬司 弟漂泊衰遲不足當燕之半士今
且聳曠自廢矣分不宜輕適當世之大人君子然
念先生守鄴時每過蘇門過辱格外之知遇迄憲
節入閩瀕行復承寵誼曾託寄舍親王生洲一函
嗣舍親字來極道仰荷煥拂此固先生不棄迂腐
而施及於天末陳人弟之感佩當更深於身受之
者頃聞特擢三晉西望福星如在几席不揣草野

僭附一言前候左右安邑鹿令係忠節公之孫忠
節爲北地大儒第四十年受良友之益者曩相鄉
鉅鹿諸公皈依表章有功末學先生爲人倫藻鑑
當世秉其鈞裁弟念其祖而庇其孫先生定亮我
心矣馬玉老頗稱忘形交先生自知其人便郵希
代致不一

二十日
語成安諸子曰從來走富貴一路者只初上路時氣
便浮神便昏識者已知其非任重道遠之器况富
貴未必得徒自喪其生平走貧賤一路者無堅定

日譜 卷三十一 聖
不移之志便窮愁抑鬱有不堪之憂縱強爲排遣
中情之無聊益甚故學孔顏者須從樂在其中不
改其樂處立根腳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
故能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此之謂大行不加窮
居不損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二十一日
望兒攜酒孫至
爲玉乘行禮率兒輩三人偕冰公兩位布帛簪珥數
事米麵菜果數盤而已此外無餘物也婚姻論財
舉世皆然玉乘以新賢良力行古道此其謙趣有

大過人者矣憶茅止生貽子書云南浙錦綺之鄉
斷不敢令纖毫入公家以點清德玉乘他日官尊
祿厚其不令于女失其布素可知也

臺許惠新詩墨竹口占以贈 老休無家客孤節信
所之長年懷快友此日讀新詩避俗原宜竹逃塵
且舉厄乾侯有約在莫負菊花期

二十二日

題閣殿弼美士兄弟讀書處曰既翁而為之說達道
有五達德有三而所以行之者一蓋一倫足色而
四倫未有缺陷者仁足色而知勇未有缺陷者所

日譜

卷二十三

星

謂得其一而萬事畢吾道一以貫之君家兄弟人
以友于稱五十年來所見所聞殊無間言即既翁
而好合可知即既翁好合而父母之順可知謝疊
山有言無兄弟之樂者雖有妻子之樂不樂矣所
謂得其一而萬事畢者君家兄弟勉之

不苟軒說 墨霖唐子讀書之處與子居停相鄰時
搗鐻過談一日請額其讀書之軒余題曰不苟子
曰君子之言也無所苟而已矣蓋苟不於其言也
必其念先苟則言自苟而苟又不止於言也言既
苟則事無不苟唐子曰詩三百蔽於思無邪之一

言其不苛之謂歟余曰子可與言詩矣子而論詩
而知學子貢論學而知詩古人之意正不相遠子
可與言學矣

二十三日

兩臥肖渠樂善齋醒而有述 老至疎慵萬事空一
節明月與清風酒盃到手即酣臥風起西方月起
東

二十三日

將歸蘇門留別駿止兼致太翁 越中山水多奇絕
邇來諸賢靈氣結夢寐山陰道上行對君宛是抱

日譜

卷二十三

星

芳潔尊酒相看話昔人水晶盤冷肝腸熱南山之
橋北山梓是父是子我心折君本越人籍郡陽雨
地氣聲同在列怡如社燕與秋鴻相逢未幾復相
別蘇門姚許有遺蹤山水為君一坐設

孔子欲假年學易曰可以無大過矣則易固四聖人
之心傳也然取義於象則象斷非無為而設故十
翼曰象者像也米儒以象失其傳止言其理則四
聖人之精蘊自孔子沒已半淪亡瞿唐自謂三十
年求溪始有悟於象之義曰所以根據之者則德
也孔子曰君子以懿文德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

君子則吾亦之有得日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詞
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執此之說可以論易也

二十五日

子曰商也後當日進賜也後當日退門人問故曰商
好與勝已者友故當日進賜悅不若已者故當日
退噫此所以鑪錘二子者至矣可者與而不可者
拒固有當於勿友不如已者之旨穎悟如賜一聞
汝與固也孰愈之問則遜謝不敢當日何敢望固
是豈專悅不若已者哉夫子之所以鑪錘二子者
至矣蓋亦所以鑪天下萬世也友道淪亡故以礪

日譜

卷三三

吳

我友

寄別徐兆齡 生涯久已付樵漁到處猶懸名未除
種藥聞君尋伴侶蘇門有我一茅廬

寄別郭飛光 兄為明月翁清風照我迷離啓我靈

世德堂中招飲意好留菊綻過籬東

趙旭陽見顧 里門依戀路行遲到處淹留轍跡迷

十載懷人勞旅夢一朝抵掌樹相思

留別成安諸友 十年三度過乾侯故故新新爭款

留此地於余有夙約南來北往作咽喉

二十六日

許子雄縣生也少有俠腸多技能嘗為子卜有言

驗人亦多奇之然余所以重許子者更為其坦衷
質行生平無負人之事故到處人皆信之爭為下
榻因憶嚴君平成都賣卜盈百錢即撤簾下讀乃
知傳芳遺烈者固不專在顯赫也乙巳之夏予適
在成安子不遠三百里來視余同人佳其意因贈
以詩余引其首

贈王定一 有引我聞在昔醜龐之世亦有象恭之人
則叔季之人亦有篤實之處天地之剝復陰陽之
消長亦理之必然也王子定一一朴實頭耳似少

日譜

卷三三

吳

文相習久真意流行文而理翻覺文多者之可厭

也因贈以二十八字願始終勿失此樸實之一念

元氣凋傷務氣深幾人物欲不相侵似君別是

一天地三十依然赤子心

與梁甥語 憶若祖林生平忍辱與其父同一為善

之心同有忍辱之實此吾鄉德門意其後定當奮

飛以大其家聲乃無端觸厲網身死家破慘不忍

言豈詩書所載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積善之家

有餘慶積不善之家有餘殃等語皆不足據耶何

以積善之家而返得惡報也靜言思之天道斷乎

不爽但不可測以欲速見小之心爾輩能發憤而立天地鬼神到底是福善禍淫之理事半功倍安知不倍償於後日乎桐江一線繫漢九鼎爾其勉之老夫有厚望焉

二十七

涪孫完婚於魏村一切應酬事務皆舍生辦理是日有客賜顧者舍生代余觴

二十八日

余甲午過成安介修英英煥發意且晚可奮飛也乙巳再來則儼然讀禮矣一舉一動一話一言皆為

日譜

卷三三

哭

謹慎余偶為一聯云學禮學詩當憶趨庭之日肯堂肯構益深作室之思為介修志勉亦不忍忘若

翁云爾

二十九日

一友問邇來有講明善者其說與陽明致知是一是二曰一也友請問曰善即不學慮之良明正所謂致也友曰明善之後再加一番窮理功夫是明善而不窮理也格物訓窮理則所謂致知者何事愚意由獲上治民悅親信友而推至於明善則明善是歸結處由明明德於天下而治平修齊正心誠

意以推至於致知則致知是歸結處格物訓知明處當亦猶之乎獲上治民悅親信友而已以第一入門功夫作結局功夫此原聖學明晦所關況大學古本俱在甯敢於背聖而不敢於異朱是不得為尼山孝子恐亦非紫陽忠臣也余曰子可為陽明同心之友矣此說既有陽明倡之當自足以俟後聖亦不必我輩太饒舌也昨見來瞿唐亦謂窮理為前一步又謂陽明之說為後一步而以格物訓格去物欲則窮理去欲是一是二孰先孰後又不得其解矣多指亂視無確然之見者亦不必曉

日譜

卷三三

哭

曉自鳴也薛文清陳白沙凡於議論前輩處絕不置一語亦是涵養乙巳至日自覺齋與諸子語淵修素手字因書之

好勇好貨好樂好色自古及今四箇大賊凡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無人不在其劫掠之中孔聖人憂之故與顏氏子商量為固圍之策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防賊要著莫過於此矣惟恐其少有懈怠賊得乘隙而入也嚴之於手目所共指視之地又嚴之於獨觀獨聞之地更嚴之不觀不聞之地無時不戒慎恐懼然後賊各退

聽而四壁晏然喜怒哀樂無不中節子臣弟友無不盡分而天地位萬物育皆始於此孔聖人有功於天下萬世者其在斯乎

三十日

寄張穆菴 稿存原本

日譜錄存卷之二十三終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二十四

康熙四年乙巳八十二歲

五月

後學 武陟王 駱 校訂

初一日

九世孫張子世孫 鍾士 撰 駱 校訂

臨路徐兆齡趙載甫李含生王玉乘閻殿弼閻美士李性甫李仁甫王淵脩趙子敬咸搗酒過自覺齋言別余語之曰友誼之衰也成於相合之易故其相離也亦易古人論交皆告知祖先以其身之淑慝攸繫列於五倫之一故不得不鄭重其始周子元公有言道義繇師友有之是無師友則道義之

日譜

卷二十四

一

名不立故古人有所謂父事者焉兄事者焉師事者焉友事者焉總之為發明道義二字自尼山續堯舜周文相傳之道嗣後統不在上而在下顏曾思孟四大賢周程張朱五大儒古今所推為傳道統者也孟子願學孔子然非點畫摸擬孔子前儒所謂離合而與之相究非相左也姚江崛起乃紫陽之忠臣正如孟之學孔他日當有人推子靜為見知姚江為聞知想當不謬於聖人耳孔子論學在躬行上取齊我輩今日第務其實致於躬而已人亦有言百箇公卿不如一箇聖賢然公卿

難到而聖賢可為願我同人勉之陳太邱郭林宗
王彥方皆能以一人維挽風俗顧力行如何耳語
未畢唐墨林介李仁甫來贄故及之

成安同人攜尊至魏村視行八子復追隨過漳河力
促之歸八子者合生玉乘性甫仁甫美士子敬淵
脩潘潛夫也詩以紀之 漳水橋頭送客行衝炎
折柳不勝情後人指點河梁處應為諸君紀姓名
是日晚宿孫陶夜雨

初二日

入鄴郡李友郭處視外曾孫 晚宿羨河舖

日譜

卷二十四

二

初三日

宿淇縣

初四日

至衛郡宿穆菴署中

初五日

歸蘇門呈道郡諸公暨諸友人 烟樹蒼茫北道泥
指南幸借免多歧滹沱渡晚忘夷險蘇嶺雲生任
合離子孟博南歸人久望幼安東去眾還疑故園
首蓬蒿滿衛水灘頭繫我思

初六日

含真合符攜具過讀易齋

晚抵夏峯瑞田奕倩駁臣駿臣引逸等迎於郡珍之
襄臣希文等迎於途宗族兒孫攜幼稚候於郊

初十日

是日夏至冬至養陽夏至養陰養陽之法以培養陰
之法以伏故君子順天道以治其身即以之治人
一有拂逆便失節宜之宜烏能與天地合德

十一日

宋諸大儒倡明理學功在天下後世而當時有偽學
之禁遂不得收明道之功明有遵朱之令三百年

日譜

卷二十四

三

太平實崇儒重道之明效大驗也儒術之闕氣運
顧如此哉

十二日

與郭熙侯駁臣駿臣論發憤 學人要日日有憤焉
求進之意方免於墮落一有悠忽便成苟安雖於
日用飲食之間倫常事物之際未見有缺德敗行
之處然不見其進便是退此夫子所以發憤忘食
學如不及日日憂德不脩義不徙而不善不能改
也我輩可苟安而不思此一憤乎願我同人共勗
之

十三日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語足盡天下之事足盡天下之理足盡天下之情未感之前無思也無為也既感之後思而仍還無思也為而仍還無為也依舊是寂然不動時時寂時時感時時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故曰天下何思何慮

十四日

流光迅速少者忽已壯壯者忽已老苟焉視息誰得此身有當止之處遇事眩惑舉念紛擾形神交瘁真是罔生大學知止而後有定一節是聖學實際

日譜

卷二十四

四

功夫欲免此苦須從此下手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黃勉齋謂此語信有病朱子曰大節既是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微不當之是也愚謂子夏此言是眼見的人多踰大節故為此救急之語非為小德可出入也當會其意子思誠者自成也此語本無可議楊慈湖謂不曰自誠而曰自成是猶有成之意是於誠實之外復起自成之意失其誠矣未免無忌甚矣言不可不慎也

十五日

問易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實以居之仁以行之與中

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論語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同異如何曰夫道一而已矣安有不同者哉或偏舉或全舉隨時發論意自統括學聚問辨即中庸學問思辨之事竟以居仁以行則篤行之專也知及仁守莊蒞皆所謂篤行也禮行孫出信成亦皆所謂篤行也力行近乎仁仁以行之言一仁而義禮知信一以貫之學問須先理會頭腦此非訓話之所能解也非智思之所能道也

日譜

卷二十四

五

十六日

諸儒之言大約皆大同小異然非中有所得則論事論理未免有扞格而不能融洽之處遇事不感處勢能靜不問而知其為深造自得之士

寄田華石 里門年餘雖不能親炙道範竊喜其聲光伊邇今歸蘇門殊覺瞻戀靡殷也弟八十二歲人僕僕道途真屬多事然兩地牽腸有不能忘情者先生應知此衷曲耳近聞榮轉西曹此署從來多賢至先生當益大其聲稱先儒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今日之西曹真利濟

之地先生想必有以處此矣茲裴生入都布候左
右裴生有所欲商先生已洞悉其原委此事闕一
方之運即百年之元氣係焉先生有造於蘇門久
而日新諸生今日之屬望以明德素孚於人者深
也溽暑不能一一諸惟心炤

十七日

寄高司寇書 付裴挹初 稿存原册

十八日

復賀居易字 稿存原册

十九日

日譜

卷二十四

六

讀楊慈湖易傳 刻入宗傳

二十日

或問慈湖不起意與大傳無思無為寂然不動其旨
正合此周子之微言千聖之心法程門觀未發氣
象實始於此何得謂非是日程正公有言是有此
理賢初發的太早然正好用功不起意即夫子之
絕四也非至誠其孰能之誠不可為也由思誠以
合乎誠皆學利困勉之事此所謂下學而上達離
卑邇而驟言高遠將何途之從正好用功謂還當
從下學做起

二十一日

客問師為天下善何謂也曰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
惡以至於中然非有先知覺之人發聾振聵使後
知後覺者有所持循有所領畧烏能自易其惡以
至於中乎故天下之善莫有大焉者矣周元公固
詳言之

二十二日

問程子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事理有二乎知覺
有二乎曰理是事之歸著處覺是知之明確處言
一亦可言二亦可正不必拘泥

日譜

卷二十四

七

二十三日

周元公謂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
改過而後至此正所謂盡人以合天千聖不易之
理說者必謂誠無為誠無事寂然不動不假人力
離人力如何得復其無為無事寂然不動之體

二十四日

天地之道一陰陽盡之矣陰陽之道一消長盡之矣
自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至於乾陽以漸而
長也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至於坤陰以漸
而長也復者陽之息乾者陽之盈姤者陽之消坤

者陽之虛垢者陰之息坤者陰之盈復者陰之消
乾者陰之虛消息盈虛四字循環無端遂成終古
舉人世一切進退存亡始終生死大小長短皆造
化自然之數一定之理夫豈有外焉者乎彼妄言
長生者不能居易俟命是欲獨立乾坤之外長爲
陰陽之主此必不得之數也

二十五日

誰能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
知味也此語怪嘆之極無聊之極人不能一日不
由戶一日不飲食而由道知味者千萬人無一焉

日譜

卷二十四

八

此其故何也蓋不知所以養身不知所以存心故
不知日用云爲無非斯道飢食渴飲至味存焉孟
子謂拱把之桐梓皆知所以養之至於身而不知
所以養之者鷄犬放皆知求心放而不知求真是
可哀能求放心知養身則不患不由道不知味矣
姬生因子見顧爲其父病素食子舉以語衆曰此便
是知飲食之味也因爲一絕 飲食誰能不失眞
愚民祈福轉邀神爲親抱恙甘茹素之子堪稱知
味人

二十六日

訓誥孺子 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性生之良也知

趨附而習操其權性失其初矣古人重蒙養正以
慎其習使不漓其性耳爾浩年十七雖近成人依
然求子溥十三沐十二雖然孺子漸近成人浴浴
皆九歲漢六歲湛五歲曾孫乾齡四歲坤齡兩歲
九歲以上者讀書習禮日訓之以事親從兄之義
并令之授搗搗愛其誥幼六歲五歲者亦知歌詩
納履揮扇四歲兩歲者日來索果餅瓊蓮膠下以
娛老懷于八十二歲人撫有三世託祖父餘蔭也
竊思今日之孺子轉盼便首長成此日之蒙養不

日譜

卷二十四

九

端待習慣成性始思補救晚矣夫家運之盛衰亦
何常之有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氣固結而家道
隆昌此不必卜之氣數也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
弟不弟人人凌競各懷所私其家之敗也可立而
待亦不必卜之氣數也端蒙養是孝友堂第一關
係事諸孺子父勉之

二十七日

士大夫教誡子弟是第一段要事子弟不成人富貴
適以益其惡子弟能自立貧賤益以固其節從古
賢人君子多非生而富貴之人但能安貧守分便

是賢人君子一流無奈人不安分畢世經營舍其所易而圖其難究竟富貴不可以求得徒自喪其生平余謂童蒙時便宜淡其濃華之念于弟中得一賢人勝得數貴人也非賢父兄烏能享佳子弟之樂乎

二十八日

訂周元公傳

二十九日

訂程純公傳

三十日

日譜

十

訂程正公傳

六月

初一日

書元公語錄後

初二日

書純公語錄後

初三日

書正公語錄後

初四日

書明公語錄後

初五日

書朱文公語錄後

初六日

書陸文安語錄後

初七日

書王文成語錄後

初八日

書薛文清語錄後

先考忌日自萬曆乙巳至康熙乙巳甲巳週矣前後

閱六帝強半客居巫兒孫薦時食

日譜

卷二古

十一

初九日

為理學宗傳序

初十日

書羅文恭語錄後

十一日

為章本清傳

十二日

書顧端文語錄後二則 以上自二十八日至此俱

刻入宗傳

十三日

或問無善無惡心之體此陽明之教旨也而當時偽
學之禁後來諸儒指摘皆始於此不知陽明當日
如何下此語曰古人立言質天地俟後聖各有獨
信之處安得賢愚好醜一槩取齊從來稱孔墨稱
荀孟相沿千百年而始定為孔孟元公儒宗也從
祀獨後而無極之議紛然各無傷日月之明更足
見天地之大或同而異或異而同正不妨具存之
以助一得

十四日

程朱有偽學之禁陽明有偽學之禁所謂道高而毀

日譜

卷二十四

十一

來也此二字媚嫉之心嗜殺之手究竟於諸儒無
加損而斯文之扼塞可知至焚坑之禍古今為慘
豈天之欲喪斯文耶抑有所以致之而然耶

十五日

聞范箕生訃音不禁悽斷撫念今昔為四絕 曾憶

趨庭便學詩人驚小范自多奇豪吟力欲追前哲

晚得茅生有所思 箕生古今詩選列 齊盟狎主

有滄州詩選一編元氣留星殞維揚鶴不返白雲

今古此悠悠 詩選數十卷戴 友道凌夷等路塵

磨碑紀姓復何人多君到處堪垂範父執相看愧

我身 廿年風雨渡滹沱白首相逢發浩歌漫訝
此番成永訣斯文未喪貫星河

十六日

幾善惡 孔子言幾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
之先見者也言性則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善
成之者性也惟其以善言性故以吉言幾周子曰
幾善惡是吉凶之並見也似與孔子之旨相背非
然也當會其立言之意書言惟幾惟康必曰安汝
止惟時惟幾必曰勅天命一日二日萬幾必曰兢
兢業業則是兢業勅天安止正謂動而稍涉於顯

日譜

卷三

十二

即冒非幾之戒而微即鄰於危吉即入於凶矣不
遠之復正在此時謹凜於孔子之言何戾焉孟子
道性善程子云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其
立言之旨各有在亦豈遽戾於孟子哉無以文害
辭無以辭害意是為得之

十七日

今歲酷熱覺從前未有此後數日但悶宗傳隨意

數語則用以消暑且銷病也稿俱在宗傳

七月

十二日

復心洲侍御

八月

十二日

復成安諸同人書

九月

初七日

復杜君異書 以上三稿俱入集

初八日

寄立兒家書 潛孫進第一名可喜也我之所望於

潛者乘此方新之氣立志做人不可落第二纒於

日譜

卷二十四

古

祖有光我前在家已無不盡之言矣成安留佳月

餘士風醞厚我意明成由成安而故城出故城而

滄州由滄州而里門自端午抵夏峯四閱月日夕

與博雅料理宗傳目前始就思錄一清本出入攜

帶此是老夫饑食渴飲第一快事也始信衛武毫

而好學老時方解學之味非好勞耳濶孫天性孝

友此事自是可望永徽既入場不可悠悠閉過歲

月楮輪讀香否潛孫歲前能來否箕生作古人又

奪我一老友挽詩一幅便寄焚之靈前柴太公還

在容城乎李茂諸子別詩一幅寄公傑鄴番重華

諸親友聲致薦醫病何如宗族鄉黨賜之守分

初九日

報劉公勇 客歲奔走風濤因得上先人之邱壠深

以為幸春暮復南還讀去歲手教並贈上惠詩甚

切嚮注挹初自都門回出大劄真如聚首一堂蘇

門並耕之約雖未得遂而此行當更有進於此者

姚許俱起家蘇門其事業彪炳以繼往開來自任

癖烟霞而肆志者豈可同日語耶僕爾人敢以二

君期足下以此言為然否願甯人近在何地并訊

二十日

日譜

卷二十五

古

復戴巖學 復荆碧

二十一日

復陳若虞 答陳子石

二十二日

答趙來吉 以上五稿俱入集

二十九日

與熙侯語 天地間道理平鋪直叙無時不在眼前

只無人拈起便與我不相干涉偶爾於景而會於

心水流花開鸞飛魚躍莫非真趣流行熙侯於雪

霽頓覺瑩淨欲求鞭策使此生復作光明人夫統

體之光明自一念之光明始只保此時此際之瑩
淨勿令纖翳得乘間而入則此身便精精潔潔在
塵而不染於塵也在俗而不囿於俗也此段義味
人不得窺己自領悟於賢友有厚望焉

十月

十六日

鄒陵梁以道廷掇杞縣馬乳籤千秋來贊贈以道四

絕 舊德新酬各擅奇欣余得親未云遲行生滿

目恣人取野徑蒼茫慎路歧 衛水君家是舊遊

今來更喜得同舟泉聲山色無增減孫邵風流誰

日譜

卷二十四

六

匹休 唯火有光不用光不燼不扇雨相當元儒

一代成星聚寒石應同攜手行 卜築蘇門十六

年一編遺事待君詮丈夫志肯甘搖落雙眼須從

天外懸

江公孫貽予詩賦答 江右一名宿吏隱在鄆城誦

詩推彭澤談學式文成鄙人爲我言未面心已傾

連朝接紫芝穆然元氣呈君謂得胸失我亦疑端

清漫云官職卑守道身自榮但能存利濟焉在

能亨賢者處末僚氣運孰與爭冷署無塵事展卷

對孤榮學尤難後獲道在艱得貞子也儒而腐欣

君壯友聲

二十一日

贈李霞表 昆橋老處士來垂衛水綸閉門性嗜讀

混跡不言貧胸中無機械眉端不感顰口爪絕雌

黃與物惟一真舉以號三無真不愧古人在孫

邵間大易有傳薪我向君問易君爲我指津無隱

不披宜有言必中倫君爲我益友况復託良姻君

年今古稀少我十二春命兒多釀酒是夕我作賓

攜幼同致祝桃源是避秦

二十五日

日譜

卷三十四

七

示立兒家報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孟子曰

理義之悅我心今幸矣更覺此言之親切而有味

且劉晏理財覺財流地上孔子無行不與食息起

居獨處皆時 勿物生之趣學者不能於日用之間

活潑潑地縱把捉排遣終乏自得耳近年功課料

理學宗傳一編共得百四十餘人有玉有石有肉

有外人人有悅心自得之處日夕玩味覺無物可

以勝此思錄一清冊明歲攜之北去與諸同人共

探此中義趣江西人極推邵定字吾家有此

可細閱有關係理學者錄來學問之事全要打

精神夫子向且發憤我輩豈可悠悠瀾濟興微俱
可使之知學無愧孝友堂子弟

二十七日

寄魏蓮陸書 稿入集錄

王節婦劉氏小傳 入取節錄

十一月

十三日

與郭公望 十日盤桓不獨疑義與晰且得大暢宗
風素心人如老社翁真受益不淺也翁就正心切
故不避久擾古人使速作黍豈在區區形迹間耶

日譜

卷二十四

六

承手教致威如虛心求益之懷第從來論交絕不
立此界限此知已所深悉也威如任道之器
弟極愛之數年相與無不盡之言豈敢為門外人
視之乎

十五日

冬至家祭 至日修家祭孤陽一線迴孫曾今滿眼
一本萬花開

新鄉尙重字威如來費時學使將臨錄科余謂之曰
文事盡其在我賞鑒聽之主司須先淡其得失之
念方可以向學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先輩有言人

以不第為恥我以不第動心為恥志趣遠矣

二十三日

上蔡張冲西以書令其二子來贄

復張冲西 兩郎君持翰貺遠來問字僕即毫荒敢

不披衷以負此段雅誼耶竊謂學有實際不在誦
習周元公以去就爭一囚程明道令愚民不忍欺

此正從無欲定性中流出無不可以一節見全體
不能親民何以為明德也

不能安人安百姓何以
為修己也元有三儒晉卿之止殺平仲之興學
修之不仕僕嘗謂為靜脩猶易為晉卿平仲難今

日譜

卷二十五

六

日正望老父母勉圖其所難耳郎君美質兼以庭
訓所賴以張吾軍者匪淺

十二月

初一日

與王玉乘 令愛此來拜家廟見諸姑洽妯娌此皆

婦道所關詩云之子於歸宜其家人者其斯之謂

與僕喜而生感於此見親丈教家有方政見我輩

學問實際也

復趙載甫諸同人 僕平生以友朋為性命晚年得

諸英才而教更足樂也別世聲不隔願我諸賢

其相砥礪先儒有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
畫前保汝適來亦有句云任他位育無窮事盡在
尋常去欲中正所謂夫道若大道然豈難知哉只
求之父父子子兄弟兄弟而足矣

謂原舉庭舉日程大中令其二子伯淳正叔受學於
濂溪子之 弟奉父命而來余雖有愧濂溪然不
能不以程氏兄弟望子之兄弟程氏家學正不在
遠弟看大中是何等父伯淳是何等兄正叔是何
等弟子之父子兄弟當勉為程氏之父子兄弟也
孔子之行在孝經堯舜之道盡於孝若此外豈別

日譜

卷二十四

十

初六日 有學術哉第望子兄弟於事親從兄勉之而已矣

初六日

谷冲西問學書 稿入集

初八日

述劉汝朴王政行倡義葬先 帝之事入取節錄思
陵

十一日

洛陽王符如石基昌 延津申宜國來費

十二日

與耿是經婚書 大道凌夷婚姻之禮似存而實廢

也較門閥論財物銖銖分明此君子所以不入其
鄉耳令弟保汝第二愛吾家之曾甥女也次孫淦
有子齒既相若以骨肉為朱陳道誼姻盟世世勿
替何樂如之一言為定告之先人應加喜慰

十六日

題西齋詩後 詩者志之所存也以精神敷紙上各
不能自掩偶閱西齋詩則四子之神情趨向宛宛
在月中矣共學有人此第一樂事三子子久習其
人獨未識升階保汝為子言其素修且道借來過
訪之意雖未謀面今已盟心矣因題數語於後以

日譜

卷二十四

三

寄我升階并以告夫三子者以志也

十八日

送是經兄弟 有引是經兄弟依余夏峯結茅兼山堂
東畔稽棲密縣十餘年今約元宵後定來因為此
詩以促之 十六年來輕去鄉大河南北兩相望
三間茅屋遲君久榻設元宵梅正香

十九日

訓語一則 小小得夫輒生喜戚此其器識可知也
不知得意處卻是失意失意處卻是得意得意第
在人默自領會耳即如考試一事出門快意試輒

前人不問而知走入利達一邊去如動遭推抑有前人之具而際會不偶怨天不可尤人不可不得不走入學問一邊求利達到底是失意學問到底

是得意何苦何樂何去何從是在爾輩立自決擇

老夫八十三矣於榮枯得喪經閱已久此非剽竊

日耳之言也爾等勿忽

二十日

答張冲西問學書

二十一日

答顧伯玉書 二稿俱入集

日譜 卷二十四 五

二十日 乙巳除夕是日立春得絕有引懷從前攜家居部

門七年與鹿伯順楊爾承同赴公車者又數次百

樓渥水各六年江村武城雙峯邠州或一年半年

今在蘇門十八年此夕構斯與伯生督諸幼學誠

甫獻甫等手錄子所輯宗傳時刻不投喜而賦此

八十三年客裏身題詩除夕氣猶新故鄉何必

升州望宇宙元來總二春 客裏逢除五十年同人

相聚便安眠喜今滿眼孫曾輩共學恰來有二賢

日譜錄存卷之二十四終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二十五

康熙五年丙午八十三歲

正月

初一日

一切事始往年

寄北城家報 舊臘新春應酬甚繁氣覺弱不能多

說話然飲食尚如常也歸家之念甚切但有兩難

辨須是兩湊合方遂此願出門盤費到家道活此

豈容易李隸九來云戴巖聲欲乘舟過蘇門又內

日譜 卷二十五

黃令張冲西以二子來學欲竭力傾梓宗傳之事

或可借此從柴君拱遠滄州不知得一湊合否八

十三歲人賴天之靈心思不迷宗傳一編幸爾就

豬固不論梓不梓耳老來於此似稍有所窺一飲

一食一話一言莫非天則第在真實理會耳凡我

同人見訊者出以語之此中長幼津津有向學之

意故切望於爾等

十六日

張天章王伯生問交曰道義之交生死之交肝膽之

交聲氣之交託寄之交山水之交忘形之交忘年

之交貧富之交貴賤之交最下飲食之交元公有
言道義由師友有之故居一桃園之義期以同死
程嬰杵臼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
後皆有義存焉嬰臼事即所謂託寄之大也皎然
不欺所信者義且聲氣應求樂山樂水非道義孰
能之忘形忘年亦是道義淡冷一富一貧乃見交
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即如
所謂飲食者無害心之饑渴正見理義之悅心總
之不受比匪之傷則無一時一事非道義流行之
會交之於人大矣哉天地交曰泰君臣交亦曰泰

日譜

卷二十五

二

人有交而四倫取裁焉身之泰莫大焉故交為聖
門第一義

十八日

再與二三子曰前論十二交以道義出之一一皆道
義也不以道義縱許人以死匹夫之輕生者耳所
胆非真聲氣皆假託寄無關於名道山水無借於
品題忘形忘年親渴之私耳富貴貧賤詭瀆莫甚
以文字相誇謝酒食相徵逐皆其交之盡也損益
相鄰受益難於受損故正人難親匪人易比孔子
嘗謂商當日益陽當日損以商不與不如已友賜

悅不若已以賜之賢孔子尙慮其後我輩今日
萬不可失身於匪人爾等勿忽

是日爲浩溥沐浴浴漢六孫延師構斯人學論之曰
爾等長者十七幼者七歲猶未離孩提稍長之時
正在知愛知敬之日雖異父皆同祖吾家自高
祖以來忠厚開基今孝友堂尙依依如新也爾等
爲兄者宜愛其弟爲弟者宜愛其兄大家和睦敬
聽師言行走語笑各循規矩程明道洒掃應對皆
精義入神之事莫謂此等爲細事也聖功全在蒙
養從前大儒都於童稚時定終身之品爾等勉之

日譜

卷二十五

三

勉之

十九日

與構斯曰張橫渠謂教小童亦可取益料已不出入
一益也投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
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爲
憂則不敢墮四益也余請得而廣之濂溪師爲天
下善則善柔善中焉止矣此正橫渠變化氣質之
說也夫氣質到情開物誘之後蔽錮深而習慣成
性變之誠難當此孩提稍長知愛知敬之初天性
用事導之善則無不善矣引而伸之擴而充之

火始燃泉始達自無中止之勢師所以善一身以善一家善一鄉善一國善天下胥自孩提稍長知愛知敬之良達之耳此外豈有他道哉孔孟以師道善萬世亦是率由此道也以此廣積累之意益更有進焉者矣

二十一日

晨起謂二三子曰夫子嘗云吾未見剛者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甚至云古之民此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豈及門顏曾由賜諸賢皆不足

日譜

卷三十五

四

足以當此乎夫子何屢嘆其未見至於且難其人也柴之愚點之狂何遜於古仲由喜聞過豈與內訟殊科曾之忠恕顏之克復非所稱好德者耶好仁惡不仁者耶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此自強不息之君子非剛者與夫子所致思之人日夕在側而乃云未見非忽之也蓋立言之意各有對症因人起情隨在指點無非陶鑄斯世斯民共偕大道之意如未見剛對不剛者而思剛對不好仁不惡不仁者而思好仁惡不仁對不好德者而思好德對不訟過者而思訟過思古之狂正對今之狂耳古

之矜正對今之矜耳古之愚正對今之愚耳會得言者之意處處皆靈一有拘泥觸處成碍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是周無遺民也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方可與讀五經四子諸儒之書

二十二日

孟善長八十 春色蘇門誰與分當年姚許又逢君 山中此日推林長洗耳鸞音天半聞

二十三日

宗傳凡例三側 已列入宗傳

二十四日

日譜

卷三十五

五

讀易一則 易之為道也真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耶然總是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看一部易經大象便知天地萬物之實理皆備於人之一身聖人所以萬善皆備者亦只是了得萬物皆備於我之本體耳故體天行之健就是自強不息體地勢之坤就是厚德載物體雲雷之屯就是經綸體山泉之蒙就是果行育德以至各卦各爻莫不皆然所以明道先生說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又曰莫非已也己立後方能了得天地萬物故得易能立己卜筮亦是卜筮自己孔子教人學

易都只是要將爻象實理反在自已身上受用如
釋係於包桑便要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釋先
號後笑便要君子出處語默如金如蘭如釋天祐
吉利便要君子履信思順又以尙賢如釋勞謙有
終便要君子德盛禮恭不伐不德以至釋介石釋
履校釋荷校釋藉茅釋負乘釋射墉釋覆餗釋困
不釋鳴鶴莫不皆然可見天地間萬象萬物無不
是我德業所在無時無處無事不是我進德修業
所在所以君子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象
辭變占莫非已也觀而玩之莫非爲已也余久著

日譜

卷二十五

六

此意得孫淮海而暢我之所欲言因以告之共學
易者

輯鄧潛谷書經釋 稿存原冊

二十五日

蘇環中初度 每過城頭即扣扉幽情真與宦情違
藏弓卻爲身能退鳴鶴還看雞已飛畏說避人焚
諫草忻傳愛客解征衣春風多少稱觴者逸賦新
詩倚釣磯

二十八日

易經釋義

二月

初四日

春秋釋義

初六日

詩經釋義 國風

初七日

小雅

初八日

三禮編釋序

初九日

日譜

卷二十五

七

題復嬰王君傳後

初十日

報戴巖學 復經碧 復失矩

十一日

周之瑜公誼一則 入取節錄

十二日

復趙來吉 復陳子石 以上諸稿俱在原冊

送賈震東北上 百泉一水開名津百泉使者多偉

人憶我移家歲辛卯安邑之馬建節新杵日之交

人莫識夏峯烟境自耕的江陵督水推年少一時

區雅不沈淪山水有緣富平至人憐冷署不知貧
力挽頽俗興絕學時勤問字出風塵高軒實德富
平至里門又與安邑隣安邑舊知曹夫子私淑君
當傳其薪督水職分原在水君之德澤在斯民巷
僻時聞聲剝啄春來忽劇別殘巡遣兒折柳命僕
采蘋豈與當駕我曳其輪馬蕭蕭分車鞿驂君其
念我於水濱

十三日

答任含真三則 不悶痛癢只是識仁字未透禹稷
已饑已溺伊尹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孔子欲立立

日譜

卷三五

八

人欲達達人總是一體萬物之意此意汨沒遂有
隔膚而不親者致勞諸聖諸賢諸儒千言萬語屢
發此理無非令人絕去己私復還人體其扼要之
力全在強恕固收放心之要訣也 天地間事凡
有疾惡於心行自不慊孔顏之樂全從不疚無惡
來戒懼正是其恬愉處非慎獨一心而所樂又一
心也離慎獨而言樂是恣肆耳惡得樂君子有三
樂重在不愧不作上方能享得父母兄弟弟英才之
樂 名利之根既不能合下新絕須先以淡字對
治東脩多寡聽之於人功名得失付之於命只不

務虛名求實利雖日在名利之場便是超出名利
之外請觀之夫子曰東脩以上未嘗無悔焉於衛
卿曰得之不得有命亦只是淡到極處

十四日

贈張冲西 濂溪無欲方能靜明道識仁自認真會
得貞元消息處姚江之後屬何人 絃歌雅化已
三年仕學何嘗分後先千載薪傳誰認取乾坤此
日又開天

十五日

春分 家祭春分日奎餘靜閉門焚香無可告幼子

日譜

卷三五

九

率意錄 宇宙元同室幽明亦不分薦類當此日
燕月映嵩雲

潛谷詩釋 敬之 聖學本天天顯日臨故首戒之
敬重戒之敬天天高高在上矣人遠之不知其邇
也以弗敬也乃其顯日陟降厥事矣無大小眾寡
無粗精不體也一豫怠天日臨日監之敢不敬乎
嗟夫此文王之所以小心翼翼也

十六日

攜保汝韻兒過內黃晚宿舍具筵齋 此後當作
內黃日譜
贈任太公託術 太公八十一開身世事無營老更

真此是長生最秘訣結茅願與君爲鄰

合真郎君嶽立舉秀才第一爲句以贈 初步欣覘

第一人橋頭萬里氣方新況當老鶴身先倡之子

飛鳴自絕塵

聞人說望京樓 特起高樓望帝京帝京不見轉心

驚士人尚記當年事母子情深兩淚橫

高義梁維明一則 入取節錄

十七日

甓齋阻風 每過甓齋意未窮主人迥不與俗同一

堂三世俱渾樸不於口今於其躬孝友二字是家

日譜 卷三十五

十

學我亦於此卜興隆再讀王人省過錄點點滴滴

見心童三十餘年無物誘無愧何妨有不能我正

徘徊未忍別前年阻雨今年風

十八日

過尚樂村訪母姪陳英姪孫宗禮宗信止宿爲賦此

詩 大道之傍尚樂村中有先慈姪與孫故園映

田供采地千里負鋤來耕屯我過內黃經其廬特

遣兒子先叩門一聞我來出郊望衆手推輪疾趨

奔先慈見背六十年得見其族母若存飯脫粟兮

儘足飽語無忌諱色彌溫同居鄰舍皆吾里各出

酒菓話朝昏異鄉更覺情逾篤到處自是一乾坤

十九日

過濟縣訪李梅臣不過 蘇門言別十年餘君老林

泉我老漁假道相過一問訊人傳近日可回車

相望咫尺雁聲聞垂老交遊獨有君檢點行囊無

可贈百泉烟雨大任雲

二十日

至井店冲西使君遣役具肩輿候三日矣

二十一日

過臺城郭非石遣人迎於道設具相留鄉人各致酒

日譜

卷三十五

十一

饌於旅舍

過新張集周良史閩夢求王憲揆同攜具候於亦樂

堂蓋汝使君之德化而施及於其客也謂韻兒等

曰此彬彬濟濟者古絃歌之風也原舉廷舉與其

妹婿王見心社友周文謀黃漢型迎於郊外型會

奉使君之命走夏峯相邀 晚入內黃使君候於

居停夜分不倦

二十二日

攜韻兒保汝伯生與使君交拜於居停以足交

二十四日

王見心字說 王子小明少年有識解予問其字之義曰王且字子明因有此字曰子嚮學須以聖人為志且則非矣予謂且乃平且之氣作聖之功正要從此時立志為易之以見心取復其見天地之心之義

張仲誠字說 冲西求更其字曰賤字於名義無所取且兄字伯簡今欲從仲何如曰天地之道一誠而已聖人之道一誠而已先生之學一誠而已誠字亦與尊謙近之請字以仲誠何如

一十五日

日譜

卷五

七

年家于王延祉來見 題居停為宿雲軒取陶靖節白雲宿簷端意也

答周文謀問孝 聖賢論孝既詳且盡然總之以一言曰守身身者天地父母之所生能守則無愧天地無忝所生世人以一命之榮便謂之顯親揚名能以其身賢則親為賢者親能以其身聖則親為聖者親顏曾思孟周程張朱皆能以其父俎豆啓聖此視世之以一命榮其親者何如耶 孔門封誥只有此守身一條君他日即貴顯斷不可忘守身也守身之義又有孔孟之條例在 又問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道字當作好說作不好說曰作好終身守之不可改也作不好即時改之何待三年此處只論人子於父所行之事有不忍之意道字活看

二十六日

為道一錄序 稿入集

答漢型問天人之別 循理為天無所為而為也從欲為人有所為而為也無所為即從欲亦天有所為即循理亦人似忠信似廉潔豈非循理聖人惡之古之民也有三疾未必合理而聖人思之總言

日譜

卷五

七

其本體而不取其形跡此聖門取士之法

二十七日

呂新吾先生八景 泰山喬嶽之身海濶天空之腹和風甘雨之色日照月臨之目旋乾轉坤之手磐石砥柱之足臨深履薄之心玉潔冰清之骨 癡山水之樂者日覩景於外吾身具此至妙之景乃藥而不顧自沈於苦海因拈此語以告我同人 二十八日 楊紫芝問學從何處做起曰從當下做起一人有一人之當下當下有當下之事當下有當下之心盡

其心以爲其事此之謂不學以口而學以躬是紫
芝曰某企慕先生久矣因鄉居去城三十里親老
不能時刻離故不能常侍教曰此正君當下所當
自盡也仁之實事親是也問安視食婉容愉色事
有大於此者乎學有急於此者乎知年之日喜懼
交集仁人孝子篤摯之情仁義知禮樂之實全蘊
於當下之一念孝弟足盡堯舜正在此中認取耳
紫芝曰某氣不平和常覺過失處多非任道之器
也曰知病是藥覺的不平和便須克治務令不和
時嘗有喜鬧過之心久之氣質自變矣則改過又

日譜

卷三五

西

變化氣質之要訣也紫芝曰喜過自好然不能即
喜奈何曰聖門喜鬧過仲山之外不聞有第二人
固知君之不能也當自不怒始

二十九日

內黃令君率其僚屬關縣紳士就講於宿雲軒余謂
風俗之美司風教者與地方大夫之賢士之仁者
共操其權今日之內黃猶春秋時之武城也一時
有一時之唐虞三代一方有一方之唐虞三代豈
不以人哉昔朱子講於白鹿洞象山適至發明義
利之辨聞者汗下至今皆服膺其說使今日者使

君不爲紫陽則某亦豈爲象山乎學之事莫大於
明倫而功莫要於時習莫切於立志子臣弟友之
道具在現前不可須臾離者吾人無時不在道中
則無時不當在習中一節論語句句皆時習之功
其爲人也孝弟便是在孝弟上時習不可巧言令
色便是在言色上時習三省吾身便是在爲人交
友師傅上習道干乘之國便在敬信節愛上習以
至無友不如己者過則無憚改何處非時習之地
但人不能立志耳孔子自十五志學以至從心不
踰矩只滿得志字之量然志亦難立義利之介最

日譜

卷三五

五

微而聲色貨利之私中人最細纔爲所誘便是志
之不立急須照察真實克治不使一毫欺僞存於
其中始得孔子生平不輕加人以賊字而獨以鄉
愿爲德之賊者以其忠信廉潔皆出於僞也時時
照察時時克治務去其欺而求其慊方能日用倫
常果不離於道耳故願學聖人者當自立志始
講畢眾捧而出三四年留後請益又謂之曰少
而好學如日出之明謂之朝氣暮則情矣一日有
一日之朝暮一歲有一歲之朝暮一生有一生之
朝暮諸君各乘此方新之氣立起必爲聖人之志

何患不至聖人地位

三月

初三日

謂保汝伯生等曰爾等皆學人也要知學乃日用尋常之事言亦日用尋常之言人總不能於日用尋常之人故先儒詩云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孔聖人木鐸萬世直是以子臣弟友之道還之於子臣弟友之身視聽言動之禮還之於視聽言動之人喜怒哀樂之情還之於喜怒哀樂之性非能於人身上少加步子故曰君子以人治人

日譜

卷三十五

六

聖人因物付物連日拈此二語為談柄爾等日夕相從省得便好下手工夫 凡能受益者必有虛心者也若無虛心則斷不能受益凡能益人者當必有真心者也若無真心則斷不能益人予嘗以此自反殊覺其未能伯生能受保汝竟夫之益便見其心之虛闊誠甫廷舉時有感伯生之言便見其心之真此二字是千聖萬賢真訣伯生益勉之

仲子廷舉以紙索手書謂之曰知行合一子聞之於廷訓者悉矣既悉知行之合一則凡合一者可得

而言矣請舉數則以例其餘明德親民非二事

修己安人非二事也博文約禮非二事也文章性道非二事也惟精惟一非二事也卑適高遠非二事也下學上達非二事也形色天性非二事也存心制行非二事也求志達道非二事也尊德性道問學非二事也諸如此類不能盡舉然此其大端也能於此處徹底無疑學問便有頭腦不得其頭腦而逐字逐句理會粘滯拘泥去道愈遠陽明木領大能喚醒舉世之迷大端正在此

初四日

日譜

卷三十五

七

題馬新用勸睦同族後 讀勸睦文胞懇為聲聲萬餘言入情入理可以化家可以風世起壞讀之令人起敬君家黃之大族一家仁讓一國興仁讓孝友為政其謂是歟

初五日

漢型索書 南山之橋北山梓孤意獨行為俗砥恥依世上飲食人父母以此誠其子子也遵命不敢違彼君挽之亦不止過則過矣見骨格古之遺直猶可擬余以此字號而翁子其勉為天下士 文漢索書 未見文漢漢型為余言文漢既見文漢

使君爲子言文謀更詳於漢型也予在此將兩旬
矣文謨晨昏在焉真可謂素心人與合前後所聞
者殆不爽也文謨今日得師得友他日所進自不
可限量予臨路復請教言其心之虛可知予嘗謂
非虛心不能受人之益非真心不能益人文謨第
常常辨一虛心受其師其友真心之教更不必他
有所請矣

三子詩有引三子者漢型文謨伯勉也張使君愛之
如子與原舉廷舉同視席他日學成培於此際臨
別賦此 扶節過內黃內黃風氣厚三子稱曰得

日譜 卷三十五 六

晨夕過迂叟容色亦矜莊作事無一苟去取不隨
人孤意有所受臨路不忍別行將觀其後

爲馬介爾題鶴鳴軒並聯曰最難得者佳子翁何樂
如之賢父兄

爲馬伯勉題不板齋聯曰淡泊明志宵靜致遠

爲郭非石題自體齋聯曰要知此事從心得須信他

人著力難

爲張廷舉題無欲齋聯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初六日

別內黃使君主人父子饒於郊外

馬新周樊鼎位黃漢型周文謨黃維福馬伯勉同郊

饒於太山廟

田大有王玉昆趙鼎石程皇爾王荆石同郊饒於三

皇廟

至新張周良史王憲摯同饒於亦樂堂

晚宿郭非石自體齋馬介爾攜子隨修來送非石尊

人衛襄攜其孫曾出見爲題一樂堂

一樂堂記 稿入集

廷舉送至臺城別去

日譜 卷三十五 九

體齋留別馬介爾橋梓有引子來內黃遍識黃之紳

士而介爾於廣坐中意有偏注焉繼而攜其長君

閣修再過子益驩相得也子行復相攜來送之臺

城臨路賦此 攜幼出郊廿里餘勞勞亭畔意躊

躇前未卜無他屬好事而今只讀書

初七日

非石止宿翌日偕行至井店 攜衆過君廬止宿情

無已一堂四世人老幼色彌喜數面成親故暗風

猶在此翌日我登車更送二十里

初八日

保汝伯生登大伾山子不能往 昔過大伾曾記勝
尚留短句在孤亭山光似有招子意筋力衰遲車
轉停 山不在高水不深至今再蹟尚堪尋陽明
碑在猶宜讀助爾高談暢爾襟

車中憶內黃使君 一見執御兩生隨暮暮朝朝入
我思尼父當年為道計耄餘奔逐欲何為 內黃
挺挺剋非塵自命姚江之後身謂我心寢寢勝我
相看莫逆更何人

語伯生 尼父當年御者誰魯論獨記來和楚韻兒
先去伯生代古事今情堪寄思 年來最是行路

日譜

卷二十五

壬

苦此夕忽然有獨醒悟得戶樞流水意動時坦坦
靜惺惺

初九日

有會四言一章 學無究竟工無定程身與境會其
性自靈非行仁義仁義無形履道常坦靜坐獨醒
鳶飛魚躍水落山青

再過尚樂村 尚樂於子別有綠樹頭榆柳勝甘鮮
窮親到骨惟真意真到極時便見天

初十日

與從行三子曰 自堯至元三千七百二十四年元

運九十年明運未滿三百世運可記者僅逾四千
年耳堯舜之後再無堯舜孔子之後再無孔子周
程之後又少程周文清文成之後又少文清文成
矣世道升降可為慨

十一日

留別用拙齋主人 用拙齋中三日留主人真意實
羣流聖凡分界憑誰問真到極時性出頭
用拙齋不寐與望兒話夜 父子元天性相關出自
然夜深榻畔語為慰我安眠 終宵數起坐疑是
昔眠長心氣由來短耄年豈異常

日譜

卷二十五

壬

程念伊太守楚人也問其鄉若胡若劉若曹皆為人
所推先生定有所聞敬請教曰二先生者俱未面
劉聞未確胡有讓之者曹原無間然矣
晚抵夏峯

十二日

日內黃歸夏峯之翌日姻友霞表來慰勞苦因以語
之 出門未及月漫自苦凡塵所得內黃分應非
第二人仕優而力學絃歌四境新歸暇在姚江江
村託比鄰志意能孤往凡事惟認真念之所不許
決不肯出狗衰腐實受益江村再現身細細為君

辭君自不願狹

十四日

讀椒山先生年譜或問之曰孔孟處先生之時應別

有道否曰先生之忠亦可謂仁至義盡矣然聖人

無一定求死之理先事而避不與之共立乎其朝

亦無不可一歲四遷官欲收為已用也不能轉小

人為君子則委曲自為疎遠計不為彼用亦足矣

先生與方正學于肅愍海內共推為三異人愚嘗

謂正學亦只合云某已委質為臣不復能再事殿

下願早賜一劍以見高皇帝在天之靈不必激烈

日譜

卷二十五

三

至八百餘人誅戮之慘也聖賢處死之道不可不

慎

十五日

仲誠曾問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此二條是天

下第一不可必的事唯聖人信之陽明戰無不克

招無不撫可以想見地位祭則受福更為難事陽

明還未能陽明讀了這一件於孔子便讀了一大

半邊去伊時子應他云仁不可為眾也此操之於

已祭則受福須與天地合德鬼神同吉凶古帝王

享禘天下如視諸掌正在此迄今思之祭則受福

亦只是誠敬一念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便是合德

同吉凶陽明於此似無慚德焉不知仲誠果何所

指也

十六日

仲誠謂季康子饋藥若在他入便不肯直應曰即未

達不敢嘗遂落我藥一邊去夫子不且微生高正

是如此集義裁製從此參取

仲誠謂上蔡才力儘高強當日未免靠著人便不肯

備用故願學者二程而亦卒止有那等成就若陽

明無人靠得將才力儘去使成就自是精微廣大

日譜

卷二十五

三

余曰才力弱的急須得一人靠他才力強的人靠

著人反被人限量了有這兩樣不可不知上蔡未

必被二程限量然不待教之豪傑無文王猶與卻

拓人胸襟開人眼界

十七日

與容月 尊目何痛之久耶僕問目者心之苦心有

所鬱而不能解病遂纏綿於目昔紫陽嘗病目矣

久未瘳因悟向來著述自誤誤人不少痛自悔恨

故晚年方是真能開道社兄今日天固有以啓之

甚勿虛此一番病目也

十八日

或問顏子克己與孟子求放心是一是二曰烏容二
筆瓢陋巷不以其樂與後聲數十乘從者數百人
傳食諸侯是一是二曰烏得一然則顏愈與魯懸
陋巷正與蔬水曲肱同一家法且孔子周流魯論
記冉有僕子路問津不聞其數十乘數百人也曰
論大聖大賢當觀其全體顏子親侍杖履點點畫
畫模擬夫子孟子相隔百餘年戰國較春秋時又
不同矣所謂離合而與之相究顏子沒而聖人之
道不盡傳尚有曾閔諸賢在孟子沒而聖人之道

日譜

卷二十五

五

不傳謂其時無人也二子固不可以優劣論也

十九日

張汝霖來贄

二十日

贈馮南果齋說

二十一日

過鄰人牡丹園 攜象閉行過草堂牡丹爛漫撲人
香賞花不必偏留意境會情生趣更長 盡道杜
丹花富貴幽人便見有幽香由來濃豔不關境華
士失常貞得常

世人於學問茫茫蕩蕩原無把握在手將何所據之

以為行行之而有所利耶無怪乎所一箇不勤而
貴不祿而富之奇珍至寶輕易喪失而不顧至勞
諸大聖諸大賢諸大儒千言萬語喚醒沈迷而守
死固真可哀也

二十二日

王伯生辭行語之曰無端而獲高譽君子之所恥也
無實而甘下流更君子之所恥也周元公曰德業
未至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耳于本強人也學焉
不息不患不近仁矣過保定陪蓮陸過涿州陪國

日譜

卷三十五

五

鎮二子皆閩修當有以匡其不逮

二十三日

肅徵再過夏峯言別自述矜心躁氣卒不能消除余
曰子何言之易也上蔡程門高第功夫惟在克去
一矜字自言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
皆此之由與矜同源總是氣質用事學不至變
化氣質如何便能消除明道少年好對鏡見茂叔
自謂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
未發耳後十二年見獵有喜心乃知茂叔非虛言
肅徵正可與同觀書此為別後請益之助 又謂

肅徵曰作德心逸日休君子所以坦蕩蕩也作偽
心勞日拙小人所以長戚戚也一生之人品得失
苦樂榮辱禍福總係於作德作偽之一念天不能
操其權人不能代為力於已取之而已矣

二十四日

元公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朱子亦謂聖人
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此是從何
看出嘗思之孔顏原非兩個入故曰惟我與爾有
是夫其沒也則曰天喪予其動靜語默固無之非
聖人之蘊也夫子自謂仰之好學又獨稱顏回好

日譜

卷二十五

美

學則其學處又無之非聖人之蘊也徒以語言文
字為發揮淺矣時行物生天何言哉迺保汝至聖
以語之應曰聖人之蘊一仁字仁之體惟顏子
領畧得全故聖人全體在顏子身上見不知是否
余曰此足質元公矣

二十五日

友人有卷欲首尾燬完始歸予曰正宜留餘以為再
加之地此生生之數也如一時完具便是老陰老
陽孤絕無了生氣滿損謙益時乃天道善承天者
福不可享盡勢不可使盡話不可說盡聰明不可

用盡好題目不可占盡留有餘以還造化便是
見孫長久之計

二十六日

已後料理書經近指

四月

初四日

曲阜顏光敏字脩來復聖六十七代孫持齋甯人字
來訪言同邑有陳懷真字去偽孔貞璠字琢如皆
留心於學

脩來言及先人節烈事二則顏允紹顏容瞻俱入取

日譜

卷二十五

毛

節錄

初七日

贈內黃張九芝 黃池春樹夏峯林劍塚鶯傳來好

音種藥苦無高士侶因君一七見天心九芝精岐黃故及之

十五日

復馬玉筍 復鹿靜觀

十六日

已後料理讀易大旨

二十九日

訂歲寒集抄

五月

初三日

語諸子曰從古大聖大賢俱是從心上做功夫孔子自謂七十從心不踰矩則自志學而立而不惑而知天命皆做功夫時也又謂圓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凡語之不惰亦足以發不遷不貳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皆圓做功夫時也孟子自謂我四十不動心則凡知言養氣強恕反身必有事焉勿忘勿助皆孟子做功夫時也不用功如何得到孔顏孟子地位心神物也用則靈為聖為賢不用則蠢違禽獸不遠矣故孔子即博奕以警人之不用心即巫醫以警人之不恒心孟子即鷄犬以警人之不收心即桐梓以警人之不養心即鴻鵠以警人之不專心即權度以警人之不度心即牛羊斧斤以警人之不操心即飢渴以警人之皆害心即從小體以警人之不立心即行道乞人以警人之失本心即異於禽獸幾希以警人之不存心即耳目口鼻同嗜以警人之不以禮義悅心其言愈切其志愈悲矣人人有心以不用而為愚為不肖猶可言也以亂用而為凶人為戮民不可言也可不慎諸

日謹

卷二十五

无

十五日

復張仲誠書 入歲寒二集

十九日

夏至家祭 八十三年霜露身每於家祭必躬親寸云如在非虛語受福未能敢認真

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二者相提而論仁不可為眾是戰必克之明效大驗也祭則受福是何光景於此正可想見仁人孝子之篤摯處

二十日

寄魏蓮陸 忠愍祠碑記 羣年軟筆不能暢所欲言

日謹

卷二十五

无

竊思乙丙楊大洪而下若干人甲申范質公而下若干人皆有不可逃之義不可偷之生若先生者一歲四遷其官分宜方欲收之為已用先生不能化小人為君子則避跡潛藏不為小人所用未為不可乃浩氣凜凜力除巨奸雖以觸姦而死而實以死誅姦且弁誅其逆子黨惡所謂忠而仁者也從古聖賢多由豪傑錮鐘而出先生孤憤獨往不受權姦牢籠正其見理明學力深故能視死如歸耳二河常公祖乃有此快舉哉經一番洗發人心耳目便有一番振聳其功德當與忠愍先生俱永

二十六日

爲人心道心說 二稿俱入集

六月

初八日

我考於萬曆乙巳年此日見背兒即於伊時應嚙雞吐酸近七旬病始瘳今八十三矣憶從前作客之日多於在家然不敢以旅且病而廢禮也率五男十孫一曾孫薦時物是日值新安王門孫婿王贊來就婚并告几筵

十一日

日譜

卷二十五

辛

兩王郎字說 稿入集

十二日

問夜氣且氣作合分別日有何分別孟子深痛世人之喪其良心者惜亡反覆特爲拈出此二字就夜間之滋息則謂之夜氣就平日之清明則謂之日氣此是人所皓亡不盡之處天留此一線生機以俟人之自復自轉不使終淪於禽獸者此耳夜氣者人心剝而欲復之時日氣則人心復而未剝之候也

十三日

學問從根本上做功夫其所成就自大若從枝葉上

去做銖積寸累窮年屹屹濟得甚事象山領悟的宇宙二字便是天下古今是一家人陽明按不窮源之論掃蕩廓清之功正是欲復我上下四方往古來今舊家當也此副家當凡號爲儒者皆有意去認然荒迷已久開闢維艱尔迷尔醒倏得倏失此必宇宙在手造化生心之人方有這段大受享

十四日

問知行合一自陽明始暢其說從前諸大儒卻亦未嘗明說知行是一人亦無疑之者陽明特揭合一

日譜

卷二十五

辛

之旨即及門之士亦多疑之至今辯說無已不勝乎以求明而反晦乎曰合一之說聖人重躬行之意也陽明暢發明盡無復可疑再有疑者正是私欲隔斷之人彼既不能行自無望其能知矣所謂可與達人道難與俗士言

十五日

客問唐虞三代之治還可再見於今否曰孔孟老於道途不能轉春秋戰國之時爲唐虞三代氣數使然天地鬼神莫能違也客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復而剝剝而復陰陽消息理有固然胡不可

轉也曰謂三代之時果遂同於唐虞乎漢唐宋之時果遂同於三代乎此皆莫之為而為者也天也客曰明高皇邁述自身德比堯舜功過湯武超漢唐宋而上之惡在其不可為唐虞三代也曰予之所言者堯舜與人同之性體也余之所言者堯舜有獨至之實功也人無堯舜之心則乾坤之毀也久矣必如九官十二牧之同心一德而黎民於變時雍恐邈乎難再觀矣此天地鬼神所不能違而況於人乎

十九日

日譜

卷五

三

跋石生約言錄 楊入集

二十日

二三子問同儕中有因親及親行輩不等者坐次之序宜叙齒宜叙親曰此自有情之所不容已者不容強也既係姻戚豈容失次前者雖少不為抗後者雖長不為謙分有定也如非不可解之親彼既長年即謙讓不違我自有尚齒之義況道義由師友有之必欲以前輩自居是做氣也學問中最怕此一傲字

二十四日

保身於身所大欲德人於人所不知守志於志所未得輕世於世所不驚樂生於生所聊託惜福於福所過享敦讓於讓所不堪祈天於天所未定真名言哉錄置坐右日夕咀玩并以示我子孫當共珍之

二十五日

日譜

卷五

三

為飛戾天為與天相忘魚躍於淵魚與淵相忘上下四方呼吸動靜混成一片無所之而不為是孔子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只是與道相忘于淵得之而欲罷不能子思得之而曰可離非道未窺此體以我合彼終有隔斷處罷即在於作之時離即在於合之日矣

出迷入悟關在一憤憤生於恥而終得樂大憤大樂小憤小樂常憤常樂不憤不樂或謂孔子豈有恥而發憤焉曰非然也何有於我哉是吾憂也即未能一焉是皆其所恥也恥則若負人世之大疚豈容不憤故惟孔子而後能憤他人則不見未有不見可憂不見未能其何能憤哉憤者孔子之下學也

學之淺深卜於藏玉韞於石韞畜於淵聖衷於愚故

夫子曰不患莫己知而悔生平之
爲不厭誨不倦者總歸於一默此中境趣非等閒
人所能窺測也

我聞曰處老之道天者天之人者人之子孫者子孫
之噫斯言盡之矣從古達人了徹生死只是如此
何庸心哉

二十九日

吾見有爲生計者矣未見有爲死計者也爲死計則
必思所以全而歸之矣吾見有爲子孫計者矣未
見有爲身計者也爲身計則必思所以全而生之
矣人有可以建天地者天地亦助之有可以質鬼
神者鬼神亦避之全生全歸而已矣

三十日

范文正人皆知爲人物第一然不推爲理學也當其
睢陽掌學作人爲多啟張子名教之樂而令讀中
庸贈孫生養母之錢而授以春秋教賈黜不欺二
字而終身用之不盡嘗言居官盡心即是學中人
處故自做秀才便任天下及歷官所豎經術顯行
泆道學之名踐道學之實視訓詁拘一不適於用
者不啻百之即與周程並稱真儒奚不可以經術

日譜

卷三五

帝

經世務正有用實學也特爲拈出以俟尙論者考
衷焉

日譜錄存卷之二十五終

人有言曰吾之於生也亦甚勞矣少而食日夕為謀
生計壯罹憂患家國喪亂久無甯居暮年多病家
口為累為死計兼為子孫計既苦其身以事勞攘
又苦其心以耽思慮遂未得一意料理學問竟成
墮落今老病侵尋復何能為余曰子從前閱歷之
境皆學問之實際處年既高矣無病亦是病目前
不必別講學問家庭和順親友契合日與竹石魚
鳥相親所得已多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間反生
慶幸偶有拂意不必煩惱歡喜領受慎風寒節飲
食嗜欲澹泊坐臥隨意毋以病為苦毋以死為患
莫切於此矣

日譜

卷二十六

三

十一日

作善降祥依不善降殃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如此
等語經書所載不啻詳矣乃世人畢竟不知作善
而多自求禍也其故何與我嘗思之正所謂賢知
之過而愚不肖之不及也鄉村男婦不明於善而
以號佛燒香齋僧建寺為善事不顧父母之養聽
類之人又厭庸德庸言不悟性善之旨而每窺入
禪門此聖人之道明而未盡明行而未盡行總此

過不及之兩般人為之祟也此兩般人不知所謂
善故不知所謂福種種感應之說皆是謂愚夫愚
婦說法蒲坂揚舜原之言曰見在之福積自祖宗
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之子孫者不可不培又
曰見在之福如點燈將來之福如添油此語渾合
可味

十五日

與魏蓮陸書 與常一河書 二稿俱入集

二十七日

結髮妻槐氏亡在萬曆戊午之七月今夕其忌辰也

日譜

卷二十六

四

語云妻賢令夫貴妻惡令夫賤憶予乙巳後連丁
兩親親居宿於外時氏病予來視氏曰男子既為
父母大事便不必以妻子為念矣予下第中懷
抑鬱氏曰君秉志遠大奈何於此介介噫此豈婦
人女子之言哉匡子處固多此二事實予良友中
心佩之因為一絕 結髮人亡五十年古云夫貴
藉妻賢生平良友實惟爾壺德依依在目前

八月

初一日

復蓮陸 數日前有一函并寄常公祖一函付穆卷

使者不謂其尙未行忠愍先生碑文亦付之矣七月杪接手字暨所梓答問此事大有所費廉吏豈有餘力及此哉常公祖既為料理應借重一序僕贅一言便覺蛇足幸致鄙意無善無惡心之體非謂性也僕邇來正拈此以語同人何期與吾丈所見正相符也此亦陽明精神發越一語醒轉便可省許多夢語矣甚快甚快君異國鎮立雅章吾丈時為提攜同志不孤則興起者眾此氣運攸闔不可不勉筆不及者望見字詳之

初三日

日譜

卷二十六

五

謂諸子曰若輩知昌家之道乎留餘息盡而已日見於晝月見於夜而半不見星半見於夜使日月星常明而不晦也則天之道息矣人生才智甯有幾何人爭物競立盡之數也

初六日

訂聖學錄

初十日

天下無不可為君子之人而有不能為君子之勢習與眾君子居則難乎其為小人也非甚庸愚則欲不為君子不可得也習與眾小人居則難乎其為

君子也非甚明睿即欲不為小人不可得也易內君子而外小人但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各得其所而已君子在上則足以制小人小人在下則順以從君子君子不獨為君子小人且恥其為小人明王治天下聖人平人情如斯而已矣故君子之待小人亦未嘗疾之已甚也

十三日

孔子生春秋之時而不能為二帝三王之事所謂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亦不可強者一毫強為之意便非天則

日譜

卷二十六

六

之流行邵子曰事無巨細蓋有天人之理修身入也遇不遇天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便是以天自處中庸居易俟命孟子行法俟命皆是一箇血脈

十六日

韓子新視我夏峯正值中秋集同人夜坐 盧龍韓氏子風義最煥發恥為鄉之人寰宇恣飛越前後有輝光吾門稱清樾別去兩經年策馬來相謁子極喜子來況值中秋月同人各攜尊佐之以餉核懽情不自持微隱無不竭爾我有同痴熱腸猶未

欲洗心而察厥大易已明揭

十七日

尙見詮孫秋試歸 功令森嚴殊可畏常思退步讓
人前何如閉戶讀周易靜玩義文先後天

二十一日

與二三子曰學人無一段真實悔恨之意逐日偷墮
苟簡不肯深探力行便是自暴自棄胸翁一生持
敬集義用功何等切至到得晚年覺於緩急之間
微有倒置處自誤誤人不少故每向人悔恨日前
為學緩於反已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註文字亦坐

日譜

卷三十六

七

此病回首茫然愈不自快只得惶恐痛自警省不
知悔翁之悔堅執從前為是不足與言學即知悔
翁之悔遂以為今是而昨非亦非深於學者也賜
也未聞一貫則文章自文章也性天自性天也參
也未唯一貫則一貫仍一貫也忠恕仍忠恕也本
未終始豁然貫通此惟功深力到者自得之晦翁
非深造何能悔悟我輩因後之悔悟遂笑其從前
深造之迂且拙也亦惑之甚矣須自己覺有悔恨
處方可與言晦翁

二十二日

鳶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向者此

明道悟後語也晦翁晚年始云乃今曉然無疑然
則晚年以前即強說無疑畢竟有疑晚年以後即
欲有疑元無可疑生熟安勉之界此中一毫假借
不得明道如此晦翁如此後之學者孰不聞兩先
生之言而今能曉然無疑者終寥寥其人也此與
守書冊全無干涉故曰知此則知仁

二十五日

秋分家祭郭公望適過余拜其祠客問拜他人祖父
禮與曰古人論交必告祖父如公望者先人既聞

日譜

卷三十六

八

其名矣自願見其人也此未可泛論耳

二十七日

寄田莘石書 寄陳子石書 二稿俱入集

九月

初六日

訓諸幼孫 古人重蒙養蒙童之時尙屬孩童用事
知愛知敬之良渾然未整待其整也而欲還之隨
則功力費而取效遲故乘其未整而保之勿失蓋
不止事半而功倍也酒已受室列成人自浩而下
或十四或十二三或八九歲或六七歲正在童

蒙日日知孝知弟不為物誘情遷則終身之成就
全係此時勉之勉之

初八日

讀適菴外方草 迹跡緇衣數十年元初面目尚依
依然歸儒更喜非逃墨所學繇來一本天

初九日

籬菊開何晏只因得令遲色香發動處正是成寒時
人知君是隱我謂君為義花幹永不離陶公見
大意

留耕堂集長幼諸同人登高余耄不能往為拈此句

日譜

卷二十六

九

登高今夕事送酒幾人來愧我之筋力迢迢一
望回

初十日

金壇曹健浩號知我來訪

十一日

不退書來即事一絕聊志懷勉 籬菊迎霜挺故叢

生成端不畏秋風年來悟得蒼公意只在君家任

運中

十三日

楊王兩孫婿讀書夏峯皆承父命此一意下帷夜以

繼日喜而拈此 二子軒軒意有餘恥從流俗度
居諸世緣未染心無累正好兩窺讀父書

十四日

兼山堂諸孫夜讀因憶人言祖父乃點燈之人兒孫
相繼添油勿替則燈光永無歇滅此語最切因為
此句 祖德由來是點燈燈如日月永升恒兒孫
相繼儲油待油足何虞焰不蒸

十六日

與諸孝廉語 孝廉舉自漢家具千有餘年面目塵
我與諸君新立約顧名思義省吾身

日譜

卷二十六

十

十七日

攜望兒訪李岫旭有道輩與茂才治具相留有紀

浙江潮比蘇門嘯公和千古稱高調出入千層雲

水身安樂窩中獨推邵姚寶平仲與音卿有元一

代文是耀我移蘇門二十年欲結異代幾憑弔豈

謂今人無古人因聞王諱古秦諱蘭亦二妙我所

識荆李有道二人相視應相笑今來設得夏峯西

松菊竹石亦幽峭小築澹菴可棲遲主人位置心

多竅幽事偏宜有韻人此心空洞月來照百泉名

勝多天觀如此邱壑亦堪眺盡日盤桓記勝遊君

家貧至我老少

十八日

贈李郎 愛爾丰姿迥出塵須從動忍見天眞覆舟

聞說多風順憂患場中寓至仁 拂亂適來有接

深只將違忤你知音試看自古承天降舍此別無

化育心

十九日

贈賀蓬仙舉孝廉文 稿入集

二十日

段伯玉孝廉見顧喜其布素不落流俗口占以贈

日譜

卷二十六

十一

蔬食布袍意知從明志來狂瀾一柱砥生面又重
關

二十二日

問窮理盡性以至命日三項有漸次而無分別只一

窮理盡之理者性之理也即天之所以為命也言

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而性有不盡者

乎命有不至者乎窮理二字是徹上徹下徹始徹

終知行合一功夫專以窮理屬知殊失聖人繫易

之旨

二十三

贈任孝廉羽詵 驅車過郟城傾倒誠伯雨論交第

與暑氣誼在千古有孫績家聲努力繼祖武十七

歌鹿鳴警然振毛羽最愛骨格奇世事未全觀年

少戒登科斯言當記取憶我登賢書與子年同數

初入利名場搖搖難自主器識子非凡況素佩庭

誥既不染世塵肯與流俗伍更念子一身有生不

識父母節十五年成子差可補思義而顧名孝廉

有成矩歸語祖膝前應不謂子腐

二十四日

蘇環中過訪 羣年癖好在幽居非山非水一老漁

日譜

卷二十六

十二

朋友從來為性命忽傳門外已停車 經年不遇
我山堂禾黍登場新釀香有客攜來魚一片呼童

綠甕共君嘗

二十五日

口占贈劉望之 之子相過已數年不談仙術不談

禪心痴自有痴人賞肯謂途窮向世憐

二十八日

駭臣下第借諸昆友白雲寺賞菊 莫訝秋風失意

歸大夫豈是愛輕肥一番動忍一增益肯向空山

老布衣 聞說白雲菊正黃風霜飽歷始馨香既

名隱逸復稱義時豔何能較短長

三十日

忠節二則 友誼二則 烈女一則 俱入取節錄

續集

十月

初三日

與李性甫昆玉婚啓

初四日

獻甫渡河采史以道寬夫不及各書口占代柬 大河

之南有三子以道寬夫與采史采史高風重跋樵

日譜

卷二十六

三

每說出遊色爲喜去年雪滿夏峯村以道衝寒來

自杞同人屈指有寬夫遠看大隗山氣紫近聞同

學有錢生一笑嵩雲家欲徙王子騎驢渡大河攜

得諸君詩滿紙頃讀石菴太室書歸儒原非逃墨

耳元是自家屋裏人不同他人間軟軋衰年相望

意徒殷爲賦停雲儼在尺

初五日

江公孫劉一六夏峯信宿臨別口占二絕 二仲兼

山信宿留語無忌諱意相投一時江右與河朔者

學菴中誰並儔 時物行生非口傳由來大道日

中天滿前飛躍折不出心會應須在象先

初九日

睢州湯斌字孔伯統荆峴來贊

十二日

爲孔伯題遜志說 稿入集

潛孫永興姓孫二人自家園來覲

十四日

荆峴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請發明此義曰朱子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

此理是道在陰陽之前也程子說在物爲理謂有

日譜

卷二十六

四

物方有理易以道陰陽其理止此矣故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是天之所以爲天於穆不已

者謂此純粹之善也成之者性是人之所以成人

純亦不已者謂此天命之性也此天人合一之源

孟子言性善正從此看出無善無不善有性善有

性不善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甚至性惡之說皆

從習後言之故曰習相遠也此中又疑于少保南

宮之錮太子之易雖無一言意必有造膝陳請而

不能得者此可謂善於尙論矣社稷爲重君爲輕

孟子言之而少保行之此真聖賢而豪傑者也南

宮之錮太子之易少保豈容無言蓋大欲所在少
保有不能奪者不忍顯諍以暴君之失德此衷亦
苦矣孔明之言曰法孝直若在決能制主上東行
卽東行亦不至如此之敗觀孔明有不能得之於
昭烈則少保之不能得之於景泰可知少保嘗自
言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豈可以輕測少保之心乎
至論大禮之議原與漢宋不同永嘉之說亦是天
理人情之正後來小人附會希圖富貴至入太廟
則謬矣此言深得議禮之公僕嘗謂繼統非繼嗣
一言已定永嘉之說誠不謬廢宗入廟卻於理不

日譜

卷二十六

五

合小人媚說世廟殊非永嘉後神宗祔廟時序
宜祧孝宗議者謂孝宗功德大先祧廢高宗陽孫
愷陽先生謂廢宗失在不宜入豈在祧耶道丈久
司史職此事應有定議當時諸君子未免過執已
見也貴州先輩有魯先生名邦彥其學術氣節心
頗敬之有全傳幸示之補中州理學編中

十九日

爲節烈湯泰人趙氏立傳 稿入集

二十日

宗傳考中已刻黃石齋姓名刑峴韻前在館中曾題

疏表章奉嚴 旨爲抗本朝切責之遂易以陳幾
亭存此一段公案以俟後世

二十一日

與張仲誠書 稿入集

二十二日

刑峴告歸口占送之兼柬仲誠 師友道久衰江村
不可作京以燈燭光空山自寂寞舉世如鷄羣子
也雲中鶴道行待其人乃身欣有託相視在無言
魚自飛躍借登邵子窩空中觀樓閣月窟與天
根開闢而啓籥欲別不忍別後晤有夙約歸當過

日譜

卷二十六

六

內黃尺即濂洛

二十五日

皇極列五福而壽居一夫壽之所以爲福者在進德
最大在改過尤急若過不知悔悔不及改只與草
木同行豈不同生于年八十有三一日不填溝壑
一日不敢暴棄已往之失務要改圖方來之愆定
不誤八聊以答天地之生成報父母之劬勞不然
日日悠悠是成老而不死何福之有書置座右用
以自警

二十六日

與中兒盟書 與魏石生書 二稿俱入集

二十九日

寄宋郎健

十一月

初一日

李即字說 擬議 與馬玉笋字寄宗傳諸刻

初二日

問紫陽著述甚多有意為之耶無意為之耶曰諸大儒於著述一事最為慎重朱子嘗為刻二程書責劉共夫以費卻如許官錢糧不令覈當此其心之

日譜

卷二十六

七

慎重可知陽明每親及門所載則○頓覺性欲少之為快邇陳幾亭為高忠憲訂遺集亦云體忠憲之心意在貴少若不自盡其心罪豈在共夫後哉蓋醇儒自無畔道之言或尋常耐應可有可無在仁人君子已付之行雲流水故存之不如勿存以少勝多四書五經是已

初五日

申氏家集序 資治說約序 二稿俱入集

初七日

謂清孫曰天下無無事之人或讀或耕或出或守莫

不各有當然之則如爾父在家代我守祖父墳墓

爾來蘇門代爾父侍老夫眠食爾七叔在外處館

佐爾五叔農事之不及爾十叔日與朋友講習代

我應酬筆札爾十一叔十二叔寒暑暑侍老父

寢處雖日用飲食之事皆性命流行之會也永與

來視我且得與女兄叙十八年之疎遠中皆有天

則焉認得此意則日日在天理人情上討受享認

不得此意則日日在夢迷中所謂罔之生也爾性

頗慧我望爾知學學之不已悅樂自生善守祖父

業者守此而已

日譜

卷二十六

六

初八日

潛問宗傳考何獨遺吳草廬曰草廬以宋孝廉而仕元故既祀孔廷復議出後儒又摘其論諸葛公行不著習不察以為無忌憚夫仕元誠不可或亦孔子往見公山見南子之苦心若諸葛公共著之察之者固自有在然以較舜之著察則有間矣草廬誠見大未可全非甯為有瑕玉不為無瑕石余終不忍怒然於草廬也存此案以質後之君子

初十日

潛問蜀黨洛黨之名東坡文人譏訓道學此無足怪

伊川先生大儒也何至亦不能容遂開隙作敵耶
不知明道先生當此如何曰明道嘗有言新法之
成亦吾黨激成之當與分過故安石憤嫉諸賢獨
不苛求明道觀此則明道定不欲有洛黨之名耳
十一日

語永興曰爾祖宰武城歸里之日負大親友百餘金
仍以館金完債爾祖母爾父亦不免於饑寒凡聞
者見者莫不憐之爾鹿先生忠節公獨愛而起敬
謂非古之廉吏安能至此吾家老祖沐陽公以廉
吏起家爾祖能繩其武我輩俱得為清白吏子孫
日譜 卷二十六 九

較以金帛田宅遺後人者榮多矣爾祖常語余曰
我祖沐陽公一任止受新生公宴小紬二疋以弟
今日視之覺於先德有愧也惟自覺有愧始無愧
耳留餘忌盡天之道也當常處其不足以為可增
可加之地若增無可增加無可加立刻旁若大為
爾目前之計要安分耐窮教兒子讀書不失禮於
宗族鄉黨間法祖在此立身在此勉之勿忽

十二日
語永興曰子已丑辭墓出門到處掃一室為祖父位
亦設爾祖暨爾伯祖位於其傍或疑之曰禮以義

起也余尊父命少與仲兄季弟受業伯兄伯兄捐
館後頻遭兵火避地山中癸未爾祖臥病雙峯數
月時刻不能離也己丑春仲兄臥病里門時刻不
能離也墓後余始南來言念生生死死繼繼之意
烏能一日忘為位於傍晨起瞻拜依然父子兄弟
同聚一堂於情稍安於禮何悖況吾兄弟同居而
未嘗不分居分居而未嘗不同居居家原未有堂
鹿伯順額其讀書之室曰孝友堂四十年聚廬而
處今日兼山堂何恐不一置位也旅即家也沒即
生也宇宙元是一家況父子兄弟之際爾輩為孝

日譜 卷二十六 十
友堂子孫要識此意

十六日
與魏蓮陸書

十九日
與張仲誠書

二十日
答魏石生書

二十一日
知統說 以上四稿俱入集

二十三日

與尙威如 易說六段偶爾拈出未有深解吾文一
一發揮暢我之所未言其於易也深矣易乃聖學
之源能於此理會五經四子諸儒語錄一以貫之
進進不已其所成就正未可量耳勉之勉之

二十五日

題理學集要序 稿入集

二十六日

慎獨說 稿入集

十二月

初一日

日譜

卷二十六

三

寄立兒家報 爾師云亡同人因循悠悠此道削色
老夫三十餘年孤力肩承此心亦甚苦矣不意晚
得湯荆峴張仲誠兩人者深心定力當下承認絕
不辭讓助我非小真爾師私淑弟子也潛孫似於
此道有望著他在此多住幾日不可錯過時光耳
我體中較前迥不同矣歸里無時爾等念此長途
懼甚於喜不可不知

初六日

永興歸里 千里衝寒去拜床傷老懷含悽不忍語
別緒幾重來

初十日

題內黃摘要後 稿入集

十五日

申之字來云馬生習仲依古懷惻者久之謂三無道
人曰馬生在未必令人企慕生逝矣御令人惋惜
生高才能文章弱冠即著聲諸生間甲申學使者
按上谷闖逆烽甚惡生不候試歸集同志倡大義
擒偽官闖逆西奔清朝定鼎生解散義旅遷居東
海九仙山養晦二十餘年絕口不及世務志士不
忘在溝壑生度幾近之今已矣如生者恐亦不得
名以聞於後世

日譜

卷二十六

三

二十日

更氏廣傳錄序 稿入集

二十四日

題願學堂講語後 稿入集

除歲前二日示兼山堂共學諸子 聖學由來在日
新新不已與大荆洗除舊染迎新歲到處生春
春滿身

除夕子姪孫曾輩家集 十八年來此歲除兒童林

立壯頽如誰知問學不嫌老怪道淇澳毫嗜書
八十明朝又四年閒來循省覺多愆百千身事俱
無意猶冀朝聞了夕絲

日譜錄存卷之二十六終

日譜

卷之二十六

五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二十七

康熙六年丁未八十四歲

正月

後學 姜源潘 江 校訂
武陟王 翰

初一日

世孫 孫世孫 孫世孫 孫世孫

拜天地祖先如往年畏寒不能應酬親友但於臥室

中一拱手

元日詩 偶讀衡 元日詩時當九十語多奇端人

更自推風雅愧我疎迂老益痴

著家禮酌別有單刻不錄 其板為李松友攜去東阿別無副本

十一日

日譜

卷二十七

家禮酌成

十五日

為家禮酌序 稿入集

二十五日

為家禮酌跋 家禮之行於世者從來不知幾多家

而文公獨著文公家禮文公所行之禮也有程子

所行者朱子不敢行兩大儒行誼謹嚴晰禮深微

千古而下推程朱他人莫擬焉然且不能概同况

人各尊所聞行所知其同而異異而同者亦天時

人事之不得不然也何足怪乎文公亦云凡禮有

本有文愛敬其本也儀章其文也愛敬不可見因儀章以見其愛敬故常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書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如本之不務而儀章度數模倣曲盡失文公之意矣

格物說 格物致知為聖學全功故聖經一章歸本於此此處不明而能明德親民止於至善者未之有也先正之言曰天地間觸目皆物日用間動念皆格一部大學皆格物六經皆格物孟子七篇便可作大學注疏然則天下古今止有此一物千聖萬賢止有此一格本無同異緣朱子補傳陽明復古本

日譜

卷二十七

二

遂成聚訟近魏柏鄉黨諸家之說而欲定於一又目為之辯其言曰石經古本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在本亂而未治節下似以知本盡格物而不復有釋格物之文矣意者格物之義古人自志學以後無非此事故不必贅言耶然未嘗以傳為必不可不補亦未嘗以古本為不可復此柏鄉之微意也愚請得而申之朱子當日之意以理有未明則知有未盡若偏以窮理屬知也故陽明云窮至事物之理其用功之要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在一理字若上去一窮下去一理直口致知在手物其可通乎故於五百年後效一詳論曰格正也物之得其正而理始極其明此於朱子之

說亦兩相成而非兩相背後儒未解其理之一而徒執其辭之殊遂爾戈矛竊思朱子所編取者程子之意也程子之言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在父子則親在君臣則敬又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斯言也正博約合一之功豈徇外誇多與世之博物洽聞者同耶朱子又曰凡物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

日譜

卷二十七

三

蓋其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總不外乎知之明處之當兩言而已矣未有知之不明而處之能當者也亦未有處之不當而可謂知之能明者也紫陽窮理說的渾成陽明正物說的直截總謂有物必有則窮理窮其所謂則也正物正其所謂則也以親遠父子以義遠君臣以叙遠兄弟以別遠夫婦以信遠朋友是合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以為物不離平治修齊誠正以為格朱子恐後人不守格物之說而事幽深恍惚之論既補其傳又於或問發明之陽明正恐學者以紫陽格物為偏

於知也請致知在實事上格又曰去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道為天下公共之道學為天下公共之學紫陽與陽明其實何嘗相背百餘年聚訟訟愈多而旨愈晦矣後儒兀然有心於一草一木之間以為格物如是此豈當日學問咎在枝上生枝竟成歧路故道之不明也不在無言而在有言不在寡言而在多言非敢為兩家測得道理固自如此因為之說告我同人

一十七日

大學古本說 一部大學其要總在誠意誠意之功

日譜

卷二十七

四

在格物誠意之至是謂止至善然其發機自致知始故陽明之言曰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專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誠意格物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陽明學以致知為宗洵要領哉知止知所先後正致知也此謂知本二句在本亂而未治節下知修身為本斯謂知本斯謂知之至正以知本盡格物不復有釋格物之文矣修身惟在於誠意故特揭誠意示人以修身之要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格致洪興之詩切確瑛磨言格致之

功也格致以誠其意則明德止於至善身修而親民之功亦在其中矣故民之不能忘也親民而民不能忘亦不過自明其德而已明新止於至善纔謂之修身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從親民中聽訟一事要其極亦必本於明德則信乎以修身為本矣修身工夫只是誠意就誠意中體當自己心體當令廓然大公若以隨其情之所發而辟焉此謂不修不可以齊其家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亦只是誠意以修其身一家仁讓一國仁讓有而求無而非藏身之恕總只是誠意以修身宜家人宜兄弟其

日譜

卷二十七

五

儀不正是四國纔謂之修身絜矩而為民父母功夫只是誠意而親民就是矣慎德寶善到底是誠意以修身得眾得國失眾失國道善則得命不善則失命到底是以身為本休休有容是能誠意者媿嫉以惡是不能誠意者意誠則德明德明則民親明德即修身也身總格致誠正以為修之實身合齊治均平以滿修之量古之能明明德於天下者莫如堯舜堯乎惟天惟大惟堯則之協和萬邦平章百姓惇叙九族要自慎厥修身始以此思本修身為本然耶否耶此大學之旨陽明謂無

錯簡不必補傳亦未嘗不真截明快學者能循此而求之或可以復見聖人之心矣

二月

初一日

馬玉壺茂才傳 玉壺名潔家世定興警愚先生仲

子也性偶儻喜風節諸生中咸推重焉與鹿忠節友善子識君以忠節子之與君結姻也亦以忠節忠節為定興十三場籽粒地數千頃土瘠賦繁民不堪命五年心力請於上得折徵減地糧之半此永賴之利也君始終贊勳之已實無敵地而急人

日譜

卷二十七

六

之飢溺不啻已飢已溺也天啟時逆賢大修皇極殿取車於定興涑水新城聞邑見沛客氏邑人子其母倭佛君受意於其門僧僧謂君指以告二縣之車盡捐邑令缺委署者魏某也令所私余州判視象饗餐放橫勒日糧完商人衙役暨驛馬夫悉索見面禮抗者笞幾斃君曰言於諸縉紳達之省道仍率闖學具呈委署者怒挾瑞勢欲中傷君君使聞瑞之要人以憐之委署者不敢動遂逐余已已之變羣小乘機搶掠邑令某盲不修守禦惡聞警報百姓棄城走官商等詣大俠王福安日人

心洵洵勢不能自有其財倘能防衛願均分遂立合同逸去及事平眾欲薄酬王怒曰爾等財物皆

余性命所易詎可食言眾無以應謀於君君告俠曰爾禍不遠矣驚問故君曰危亂時眾以財託子非慮他人慮爾為禍端耳今事既定矣若以酬爾之物為與訟之計爾能保其必勝耶奈何以身外物喪生平俠感悟立焚其券不索酬邑西南為巨馬易水河陽漚流於津要建橋梁二每歲秋修葺夏拆收吏胥叢姦居民苦之沈君迅以新城令兼攝邑篆會里猾以百金賁綠董其事沈疑之商於

日譜

卷二十七

七

君君詳言其故沈即寢其營謀者舉廉幹二人任之省民力多而成功速復下令俟拆橋時貯本廟中封識之乾者聽民易之償以濕炭為例民大稱便沈君扁其門曰吾道少微丙子春部牒飭守禦勅附近郡邑城增高補厚踰三月者罪不赦邑令鍾君四達懼違期造君慮商之君同邑紳士誓於神畫地沾料不階官吏令士紳分任之百姓鼓舞從事不兩月告成是年秋七月東事急邑令病馳守禦太常鹿公善繼家居江村君與工部郎范君文源走江村促之入誓以死守廿九日城陷君與

鹿公俱死之繼配田亦以死殉嗚乎君僅一諸生也生以慷慨磊落雄里閉閭復以大義所激而死生平雖困於遇而能隨事利濟為德於邑邑之人無賢愚貴賤莫不知其人此足以槩君矣子四人長爾植二爾標三爾材皆諸生四爾楹從子游能立志於學不愧君之子君死逾三十年予今八十有四猶得吮禿穎紀生平竊以為君慰云

初三日

常二河介魏蓮陸書以贊

初四日

日譜

卷二十七

八

復魏蓮陸青 接手字以去人欲存天理六字持之終身老夫真是喜而不寐去欲存理人恒有之而持以終身恐日月至焉者亦未敢輕言也由鷄鳴平且而密之食息起居由食息起居而密之造次顛沛無時無事非去欲存理之會此便是自強不息之君子知已發此大志願老夫安得不喜所云柏鄉公於朱王不無抑揚此正見柏鄉之定力昔陽明與羅整菴手書面論倍為詳切而整菴之守朱說益堅兩人者固各有得也不必強而同也僕慮遠紫陽者不能盡紫陽能盡紫陽又復何憾我

輩今日持論似乎遵王王與朱不同大段在格物柏鄉所彙格物冊僕閱之為一說兩賢之大旨固未嘗不合也後之學者乏融通之見失原初之旨支上生支遂成歧路若其當初八字著脚真實理會做工夫有何不同乎我輩既有此志先以虛心為子咸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近儒有言看古人於異處正好著眼今日試於異處而加體認之功可以見吾心之所主矣柏鄉公又云於寬收之中而嚴析之僕極服膺此言老年精力衰耗而求益之心無時自解感柏鄉提攜殷切真可以助我不

日譜

卷二十七

九

遠也曩於二河公道義之好在風塵格例之外今復於千里外介吾丈正此名色固賢公祖問不能問寡之懷僕益切汗背靦顏矣昨王永年公來贊僕自念昏耄種種當息交絕游以邀造化焉得為父母公祖請益地乎再言者容城有百歲翁梁州收係先伯母之姪其子若孫皆著聲諸生間欲煩二河公祖題一扁以旌其門亦循吏一段雅事也代為商之

初六日

復王申之 習仲已矣良可憫也前手字到即題數

語入集甲想其人身分無缺自當有聞於後耳治
挺讀禮益礪初心此便是真讀禮也聖賢豈在遠
求哉獻曝牛繩武昔年于高斗南知其名舊曾寄
一函僕亦有報字失記付何人不知曾達否晤時
一及之子賤得與君子而始稱為君子易直法乾
諸君子正相與以有成也樂多賢友老夫千里外
聞之為之一快

初七日

寄汪若干 相別十餘年相隔三千里鬚眉色笑時
時在意中也每憶臨歧以傳道闕西自任想所學

日譜

卷二十七

十

迥益精進此番大物不問知屬君家矣聞廟堂諸
老深心學問不減姚許當年公來恰是其時使者
行迫不及多叙

初八日

答常二河問學書 辱問致知格物異同高明所見
直透本原足破近儒之習某近有格物說欲質之
同志大約謂天地古今止有此一物于聖萬賢止
有此一格只緣朱子補傳陽明復古本逐成聚訟
今就格物而論朱子謂即物窮理陽明謂為善去
惡是格物某嘗思之朱子謂理有未明則知有未

盡若偏以窮理屬心也又曰凡物必有當然之則
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
異於已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由此言
之亦是求理於心非就事物而求其理也豈如後
人向一草一木而求其理乎陽明謂格正也物之
得其正而理始極其明如事父不成向父上尋箇
事的道理只盡吾心之孝以至於君臣兄弟朋友
莫不皆然此固是求理於心然欲為善去惡捨窮
理又何由辨乎窮理正為善去惡功夫總之窮理
者聖學之首事正物者聖學之結局某與吾友江

日譜

卷二十七

十一

村論格物朱王入門原有不同及其歸也總不外
知之明處之當而已至用功先後雖有次序其實
合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以為物不離平治修齊誠
正以為格也此處求信於心共借大道而已又謂
孟子言性善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至陽明言無
善無惡心之體世之儒者羣起而攻之謂心性一
也不幾同於告子乎余謂陽明之所言蓋心也非
性也心性必不容分而才情相去倍蓰什伯千萬
亦必欲強而同之乎來教謂孟子言性善者指天
命之性而言而陽明指此心寂然不動時言也夫

心常寂然不動有何善惡之可名而天命之性自
在其中正與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極合高明
之見可謂得其本矣知此解即程子言惡亦不可
不謂之性意固各有指必以其辭求之不幾類苟
子性惡之說乎大凡我心未化自謂為孔孟固濬
籓而訟之聚也滋甚我輩惟虛心而體認之不必
向人問津梁也

初十日

耿母壽言 余來蘇門二十年矣同人之相從而南
者或以父子或以昆弟或盡室相依其來也或有

日譜

卷二十七

主

次月或有數年或始終共處而耿子是經與其弟
保汝以已丑冬南徙丙午春始奉其母至遡出門
之日浮家幾二十年其間漂泊窮困不知凡幾終
遂相依之志且奉其母以從若耿子者可謂知所
重矣今歲丁未春二月十三日為是經兄弟率其
子若孫稱觴膝下之日母孺人春秋蓋七十有三
人皆稱神明無恙猶能課紡績理醴醢家務井然
余曰此猶未深知耿母者也母杜姓為范陽士族
結縭信我君佐其為知名士當神宗末年天下
多事左桐城校士畿輔以君為文武冠君資志而

股今且三十餘年矣母以一身當門祿中衰之日
大義用彰家由有孚卒能教其子以有成昔余僑
居百樓母道其子問業嗣後避地雙峯相依北城
頗知母之賢所謂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母豈尋常
闕職之所可幾者哉是經相從於兵戈患難慷慨
果決大有幹濟為同人所引重保汝奮志於學辨
疑質信日有實詣今之尹彥明也母可謂有子哉
昔尹彥明為程門高第當不對策而出母聞之喜
曰吾聞子以志養未聞子以祿養今保汝絕意進
取課童稚誦讀一室是經率其子之基躬耕佐菽

日譜

卷二十七

三

水母撫賢子若孫若曾天倫聚頤怡然安之他日
披表懿徽母當與尹母并傳老夫竊有以望耿子
矣

十三日

書繫辭下傳第七章貽蓮陸 履謙復恒損益困井
巽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
孔子繫易於此九卦深有味焉三疊言之其所自
得深矣蓮陸於千里外索手書書經文以貽之日
夕玩索而有合也升堂入室其在茲乎

與步伯潛語一則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于張于張

曰于夏云何對曰可者與之共不可者拒之于張
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
若此者兩人似各有所得也而不知于夏固得之
毋友不如已于張固得之汎愛眾而親仁正所謂
各得聖人之一體耳知此解者朱陸之異同朱王
之異同皆川流於教化之中俱可相忘於無言矣
伯潛舊從李信甫遊信甫端人也其取友必端因
與之談古人佩章佩玦取友之事甚詳克之大象
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講習之義其樂無窮伯潛津
津若有會焉臨路此以贈之并以志勉

日譜

卷二十七

五

十四日

與兩孫婿暨諸孫曰當此之時自宰相而下以至為
農為工為商無一人不擔干係無一人不費經營
風風雨雨朝朝暮暮何處是安心適志之時獨爾
等此時榮辱不關於身飢寒不勞於慮終身成就
全在此際若悠悠忽忽漫常度此歲月此日因循
過後追悔天無力挽日無戈豈不可惜老夫八
十四矣不敢一息偷安故深為爾等惜此光陰也
爾等只要看得此時果是勝似一切諸人便不肯
自暴棄耳念之勉之勉之

十五日
密縣有道錢佳選字升階來贊

十七日

題元洲先生傳後 憶萬歷間予以上策公車時有
以宗藩發問者予謂支屬太繁不得與四民同業
雖尊寵之而實禁錮之也其中豪於才者自不乏
人不得一吐胸中之奇每多自廢其言格不行予
旋罷公車業嗚乎如元洲先生者怡志詩書致身
倫彝豈非所稱特立獨行之君子哉惜其以夷猶
山水終也迨其後得通籍如士子例先生之子憲

日譜

卷二十七

五

之君首應拔擢之典兩為令著循聲未幾賦歸來
予以是嘆先生父子之不遇也豈非天哉予嘗讀
其盧白齋詩愛其性情之真迄讀趙子所立傳又
嘉先生識力之遠也語云有是父必有是子於憲
之君有厚望焉

十九日

答馬茶史書 升階來出手字兼讀大什如見有道
面目大醜地僻正好棲遲高賢且有寬夫升階在
彼朋友講習人生第一大事皆於此中究竟取聞
友入言及當世之詩人文人名振一時到老全不

得力此程子所以有不學便老而衰之語升階言
足下儘精微恨不得一面質前乳鑿令孫同以
這塊歲少年英氣可嘉且家學有源足下教澤所
被實有日益耳

于印

答趙寬天書 夙望足下一來亦知其不能來也八

口為累念不能出門不意其更兼之以病病與貧
原相因因貧而病病且益貧此兩字因倒多少英
雄能不為之困便是真性出頭之日竟夫益矣生
於憂患此中有實領畧耳升階樸誠任重之器僕

日譜

卷二十七

六

嘗謂人不能自立患在無良友夾助君子以朋友
講習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此言豈欺我哉於此見
寬夫於此見升階一仲之助我良非淺鮮為之一
快伊川紫陽理學之正宗也此不待言謂足盡
尼山之蘊恐亦不然康節之鑄伊川也曰眼前地
步放寬些此康節之所以大也所以為內聖外王
之學也人謂薛文清紫陽之孝子王文成紫陽之
忠臣陳白沙紫陽之賓客紫陽而有此佳客豈不
為紫陽之重乎兩先生端嚴方板正須有一種弄
丸養端倪之趣幾見鳶飛魚躍活潑潑地此何足

為康節白沙病耶我輩尚論古人要此心信得及
莫逐他人口頭也喜吾友病中磨勘真切做性命
功夫筆不及悉者俱詳之升階矣

二十一日

與升階語一則 夫子珍慨於古之民也有三疾今
也或是之無豈一時及門諸賢無足當此選者乎
此正未能何有若無若虛之意其所以自鑄以鑄
及門者深矣予亦嘗謂同人中如某者似古之狂
而又恐其流於今之蕩也如某者似古之矜而又
恐其流於今之忿戾也乃今於君而見古之愚則

日譜

卷二十七

七

真古之愚矣夫子嘗稱柴也愚回也如愚如愚者
不愚柴也來由其死矣其愚正不可及也相對數
日頗得其有意無言之隱故以此言勉之或曰愚
與魯何別曰別在各人之造詣造詣到變化氣質
處便無分別耳

二十四日

升階言別口占志勉 兼山來有道相對寡言辭子
亦非助我於言無所疑自任非塗飾某史是心知
升階真吾翁寬夫豈我欺子既能取友焉能不得
師歸臥嵩雲日長如衡水時吾道欣有託子心已

無歧古愚今再見臨路係于思

二十五日

陳道入學金記 稿另存

二十七日

陳子石廬墓禮成贈言 稿入集

二十八日

述節烈事一則 崇禎壬午閩寇蹂躪中原上蔡知

縣許永應送眷屬歸里士民請於公為城守計公

絕不言密令備棺賊至自刎死閩邑得全公山西

曲沃人戊午科舉人 許令殉節後有汝甯府焯

日譜

卷二十七

六

唐官姓失名署上蔡事當殘破之後人心洶惶公

至申以大義民歸之如市是時官兵乘隙掠民間

財物婦女公毅然力爭之不稍憚迄賊入猶巷戰

罵賊而死公山東益都人 兩則舊聞之楊畏公附錄於此

三月

初一日

答陳子石問 聖學只在誠意誠意只在慎獨此言

與君言之四年之前君已身體而力行之矣今復

云人事繁冗向所操存者以是荒退豈謂獨只宜

於靜而不宜於動耶先儒教在事上磨鍊若喜靜

厭動豈不自誤一生君既明知如此又苦忙中忘

了忙中天理人欲辨不真其咎只在慎獨工夫做

之不熟耳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未熟自不得言熟

仁者先難而後獲未獲之前其難正自苦人耳君

益矣以此自懼行將無懼矣以此自恥吾知恥之

可勉矣君益矣

答戴荆碧書 子石來接手字如覩芝眉難賠之累

雖費拮据不失甯靜如此定力是豈偽襲而強鎮

之者哉學問要在事上磨勘操得此把柄何難存

廓清告成之日子石具迷邇來勉德存誠實有著

日譜

卷二十七

九

力之處病叟於千里外聞之不勝鼓舞恨不即握

手一談也中庸中和位育所謂誠也然非用戒懼

慎獨功夫未發安得有中發安得有和連日正與

子石誠切言之而高明已先道破子石讀禮有成

在子石亦祇盡其所當盡者親翁可謂愛人以德

矣

初一日

答戴道素書 接手教暨答來吉二書八十四歲衰

病之人讀之不覺鼓舞竊念江村云亡僕以備骨

孤孀獨肩危緒日夕殞越是懼不意道翁虛懷過

甚以能也而助我之不能以多也而益我之寡是
天之不忍泯泯江村也邇來南北同人或長或幼
或舊或新多津津有憤發之意近稿二十餘篇與
諸同人論學者因乏抄錄之人遵陸索去欲付之
梓俟其成也當就賢耳聞道翁搜集諸儒語錄宗
傳諸儒考中有未備者幸留心一訪求之昨湯荆
峴過夏峯此君真有志於斯道亦有意南去搜書
與張仲誠可稱豫中二士宗傳將就緒而仲誠解
任停工此際想天意又有安排耳子石贈言暨答
書請教子石之刻意獨行來吉之力任大業俱已

日譜

卷二十七

干

窺見堂與但向前幾微天人之辨須借師友左右
夾助因時而補救之非道翁其孰望焉

初三日

答劉介錫書 瀛東一晤為時無幾然猶幸有此一
晤也接手教宛如面談實處著力四字便見功課
所云靜中一點光明如月在波心但不能持久此
段光景禪家儒家皆有之僕不知禪之說聖門日
一至焉月一至焉非所謂一點靈明如月在波心
者乎葆而存之三月不違則顏子矣終食無違則
孔子矣到得終食不違則心在人之中便如日在

天之士然非素用戒懼慎獨功夫安得此天空日
霽景象中庸戒懼慎獨後方能有未發之中中節
之和程門所以見人靜坐孤嘆其善學其靜也正
所以善其動若一意以默坐觀心為靜則釋氏之
稿滅一身與聖門之茂對萬物此中正天淵耳定
園主人謂來吉曰觀心而不得其念前之心則日
日觀心日日可動也念前心者即未發之別名也
觀者即戒懼之別名也實求其念前心而觀之則
萬物之來對以性不對以情既不著喜怒哀樂焉
得有不靜之理若不得見念前心則萬物之來以

日譜

卷二十七

三

肉團心對之喜怒哀樂之發耳是對以情不以性
焉往而不動哉此係釋儒分關之介君家不可不
早定其嚮也

初四日

慎齋說 子石甲辰過予問學子曰慎獨二字千聖
萬賢之總途也舍此別無學問子石歸而領其齋
曰慎丁未再過予請為之說予曰慎之一言徹始
徹終之義也大學雖專屬誠意而格致誠正修齊
治平一以貫之中庸戒懼慎獨故未發而中中節
而和到得天地位萬物育而仍不弛其戒慎之體

慎之時義大矣哉易所謂終日乾乾而夕惕若也其戒慎中之恬愉乾惕時之發舒其辟益輝光便可想見若以踞高踞厚畏首畏尾以為慎咎必至於慎而無禮則惠與戒慎正相反耳子石歸與諸同人共闡此慎字之義

初五日

答子石問 君之發問者數矣一則曰氣質暗懦暗則無料事之明懦則無辦事之畧故事來便忙再則云靜坐時提起此心微有虛明端倪但不能涵養持久三則曰靜時體認太極陰陽五行之理亦

日譜

卷二十七

三

稍有所窺但倏忽間又復放失而伏藏之欲出矣依舊又忙明知忙是病而卻不能不忙厥疾何日可瘳據此是欲從靜中下手作功夫者然靜與忙對靜矣而何以又忙蓋虛明端倪猶屬乍見之良終非實有諸已此靜之原未徹故靜之效未彰耳知止而定靜之原也安慮而得靜之效也知忙是病而病不能瘳咎在於不知止故中搖外撼而天君不泰止者吾心之本體非知止焉能得止非慎獨焉能知止慎之一言徹始徹終心廣體胖之君子從容中道之聖人總於此而得之

初六日

題扇寄王啟佑 渤海王啟佑茂才受學於陳子石有道子石過夏峯問學余曰論本體只是性善論功夫只是慎獨善兼天下古今以為量獨合隱微見顯以為功子石躍然請書貽啟佑啟佑定園子婿也黃勉齋傳紫陽之學余更有厚望矣

初八日

子石問沾滯之念因不斷而起斷矣恐未盡合於理如何曰試平心思之由求聖門高第也居政事之科其所行果能盡當於理乎故夫子一教之曰有

日譜

卷二十七

三

父兄在欲其慎重也一教之曰聞斯行之欲其果決也總令其合於理而已不合理之斷斷且為冥行矣事之來也以吾獨知之良照之是非可否自莫能欺陸子靜所謂非本心焉能斷訟扇者之曲直耶慎獨功熟自然合理請試之自見

初九日

與子石保汝等曰甲申以前大有學力之人甲申以後少一失足從前之學問皆虛可惜也甲申以前未嘗學問之人甲申以後猛自砥礪向後之學問皆實可敬也人生而始終無瑕者上也吾不得而多

見也不幸而偶值其瑕闕過而自喜見過而內訟
此便是超凡入聖之路周子曰不幸不聞過時時
見有過可改此我輩今日最吃緊功課也

十一日

兼山堂語諸子三則 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
地也言可苟乎哉行可苟乎哉嘗思之五經四子
之言言也而帝王聖賢之行事即在其中矣此所
謂動天地也然皆從不苟言不苟行始子曰慎言
其餘慎行其餘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古
者言之不出恥躬不逮慎之至也小人不知其動

日譜

卷二十七

五

天地故肆言冥行而重得罪於天地 易曰同心
之言其臭如蘭非言之難而同心之難也知不能
與愚言賢不能與不肖言有時而知與知賢與賢
亦不能相悅以解則勝心難化而已私未克也夫
免有目廣狹人之意顏子之若無若虛甯直於夫
子之言無所不悅而其問不能也問寡也祇覺不
能與寡之言亦可味也舜之好問好察亦是如此
學人自立甚難因無麗澤之益非謂友盡乏直
諒也因我不能受直諒之益則諂諛者至矣欲不
敗得乎易曰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我不能令

人以易知易從而欲奏可久之德可大之業此必
不得之數也孔子以友輔仁子與氏以友天下為
未足又尚論古之人取友之道皆自己操非坐而
待友之助我也

十三日

送江公孫歸江右 稿另存

十四日

廣居說 稿另集

十五日

復李和公 憶昔雲宿舍尊君無三日不見顧也道

日譜

卷二十七

五

義骨肉絕無形跡迨入官遂爾間漏音問亦不能
頻通甲申錄之刻尊君一段表忠盛意迥出時流
不謂反以此累僕初聞之具呈當事自請赴部代
為申辨賴天之佑尊君慷慨直認聊無懼怯此古
人之誼也敢望於今之世哉迄事完回濟曾有一
函阻於閩人未得達此中耿耿殊不能自對以對
知我也今尊君作古矣追思夙昔之雅兼念邇來
同患勤何可言所委誌墓之文自不忍辭也但毫
年軟筆不能闡揚懿德耳姐丈才敏心慧定能光
大前人之烈前事不至焦爛僕已心識之矣亨子

兄翁和公益友也幸大家砥礪老夫竊有厚望焉
濟寧州知州燮五李君墓誌銘稿另存

十六日

寄湯荆峴 江村既及僕以骨脆胆薄孤力肩承三十餘年間有同人欲代為僕分挑此擔僕未敢輕付也何幸得親翁言下承當僕即於言下已付之矣天挺弘毅之資自無頹越之慮是天之有意於斯文也豈偶然哉宗傳梓未竣而仲誠解任任至三公九卿到底有解之之時何如解以此時解以此事仲誠得一意學問豈不成一完完全全之人

日譜

卷二十七

美

也哉別後有文字數篇欲請教不及錄亦夔悉之
十七日

答賀宣三書 前柏鄉公字來亦云與親翁所談之旨大凡談學者患無定議定力不必紛紛說異說同是宋者非陸是王者非朱第從家與鹿江村四十年所講習者喜子靜陽明病快宜截符子與氏教人之法然於紫陽則尊而行之未嘗敢有纖毫異議也柏鄉所著知統格物諸書確守紫陽第正願其守紫陽也所云願先生兼為陽明者謂紫陽與陽明皆是衍孔門之派原非兩家人也分為兩

家者拘曲之見非大道之公也諸賢諸儒要在行己上取齊不在文辭內求同有近稿數篇與柏鄉諸公聞發此義連陸欲付梓容圖請教耳內黃解任所刻宗傳不知能告竣否計甫草之語未之聞也書即有之何必毀此正不足為陽明損也葵石先生以大母之傳見屬殊愧耄年軟筆不足光揚懿美但不忍負沉重之以天命乎草率完付使者是盟性習圖簡而盡足規近日學力歲前見盟向博兒云親翁前事已結得結便結不必定欲如何三百八十四又未有以退凶者此是講學實際也

日譜

卷二十七

美

又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已成鐵案然偽學之弊不免於身而遵朱之令乃在於異代孔與墨同稱孟與荀並列一時之毀譽是非正不足以定人品也陽明無善無惡出於告子早已與及門言之固知有今日之議矣我輩今日遵紫陽是欲從紫陽以見尼山遵陽明是欲從陽明以見尼山蓋紫陽陽明各有得於尼山猶顏曾由賜諸賢各有所得各不相同總之要各成一箇面目正不必強而同之夷尹惠皆聖人徵箕比皆仁人事各絕絕而理歸一致所謂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今日之

柏鄉今日之許平仲也遼紫陽是其定方定見然須有由紫陽而見尼山之意方是盡境方成得一箇紫陽出第屢有字皆是此意因其雅重親翁故刺刺言之柏鄉能做出箇平仲吾黨之幸也世道之幸也第耄而病不能出門晤而未卜故於前紙未盡者再言之然所欲言者終不可以言盡也

十八日

為百歲君傳 稿入集

十九日

杞縣劉文烈一門六烈婦 甲申三月闖逆陷京師

日譜

卷二十七

天

劉文烈以狀元官中允身殉於難其繼室萬安人先投繯死側室李氏毅然曰我獨不能乎與萬安人同縊文烈揖之曰汝事已畢矣鉅鹿史臣楊思聖已為之傳可謂備矣先是萬曆甲辰文烈姪自立邑洋生負俊才矢志攻苦疾革妻許氏無子期以同死立沒許毅然殉之府縣上其事直指金請於朝廷坊旌表自立命自修妻曹氏慕嫂許氏之節修死欲自縊其父母老而無子止此一女強奪乙以歸氏竟不食抑鬱成疾不服藥月餘而死文烈迎其喪歸合墓焉載祀志文烈族孫某者娶於

焉鄉居程家壩崇禎戊寅盜賊縱橫有賊首張判子者過杞掠更甚欲攜氏去氏大罵遂被害康熙丙午文烈姪曾孫項於臘後七日中酒暴卒妻馬氏即文烈元配馬安人曾姪孫女也與其祖父訣誓以死殉越六日耗吭而死年僅二十一氏事舅姑以孝稱姑廢遺女幼氏撫之備極體恤死之前三日猶為其小姑出嫁孟氏 噫劉氏一門何多女丈夫也或自甲辰至丙午凡六人死之情事雖各不同均有合於大易安貞之旨惟安則貞貞則烈六婦人所以各憐於心亦各無愧色也予嘗仰

日譜

卷二十七

天

稽六經春秋與詩節婦各一若烈婦之節不經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惟宋伯姬一節已烈婦古何寥寥而今何藉藉也豈坤維之氣獨鐘於今之世耶獨怪司馬遷班固不為文烈之傳也男正位於外女正位於內家宜其家國始成其為國周有十亂爰及婦人則女德善惡家國攸繫顧可忽乎哉六婦人皆文烈公身之所型其烈也更於文烈公有休光耳特合而表之以俟采風者

二十日

語首石劉子曰計與爾別倏忽八年矣流光難再德

業宜修況爾為文烈公家孫稍不自策願不獨人指而目之清夜之間何以與若祖相對也其表兄馬定之端人也深然其言

二十一日

新安孟如玉孝廉名瑀以其祖雲浦先生文集見寄雲浦九西川門人也源淵姚江錄其語之精者入宗傳考

二十二日

邱鳳號方山河南之新安人少為憲司吏後官南京龍驤衛經歷以行誼重於當世其友愛尤為足色

日譜

卷二十七

三

精於治田常多獲翁欲以田易公田公欣從焉後治易田復精復多獲翁又欲易其妻有難色曲以禮誨之其妻悟卒從其易聞者嘆服孟雲浦有文記之入續取節錄友門

二十四日

兼山堂語諸子曰 人看聖賢太高便不能合下承當愚謂聖賢初不在遠只今世人所戀而不能割者一刀兩斷便是大知大勇所謂克念作聖是也明知其不是而前瞻後顧有載胥及溺耳於人乎何尤

孔顏學術堯舜事業只是箇隨分盡心而已果能隨分盡心無一毫欺偽則窮達皆有位育在

尤西川嘗語門人曰輕得利便入得門輕得色便升得堂輕得名便入得室愚謂門與堂與室有淺深而利與色與名無輕重

道理無窮隨時猛省故三人行必有師西川曰先覺阻遠不得已與諸友商確為自省之伴鄙見亦時有異同見義理之無窮也敢執著乎愚極服膺此語故於朱陸之不同朱王之不同不敢有苛論焉

大學言心不亡性非遺性也中庸言性不言心非遺性也推之論孟五經或單言或并舉詞有互見理則歸一後儒以氣質之性論心以血肉之心論性總不識心性者也

日譜

卷二十七

三

孟雲浦論發而中節就是未發之中蓋物來順應廓然大公本體毫無所馳逐故曰中節者中也是謂發猶未發此說最確第謂人有此心便無有未發時雖寐亦未嘗不發此是對賢知愚不肖之過不及言若真能戒懼慎獨不問動靜無一毫夾雜無一息間斷則念前之心即未發也無中安得和程門教人靜坐看未發是教人慎獨耳

二十五日

奇毛會侯書 昨見先生序孟雲浦集云姚江之學上接洙泗而下衍濂洛之傳本自無過世儒以異學議之皆學姚江之學而過焉者也如今人習紫陽之學而僅為帖括先資者豈亦紫陽之過乎第極服膺此言恨不能即握手一快談也

二十六日

孟子以扇索書 步公過夏峯以所刻新詩見示且索書余腐儒也不知詩烏敢談詩竊聞諸夫子矣曰詩可以興邇事父遠事君又曰詩三百總蔽於

日譜

卷二十七

三

思無邪此詩之大旨也故子貢以論學而知詩子夏以論詩而知學詩與學原非二道也陶彭澤杜少陵雖詩人乎而忠孝大節隨感而動實學人也吾願步公詩學人之詩此固步公之志也豈俟余言

一十八日

寄沈釋堂書 稿入集

二十日

語潛孫四則 吾家始祖自永樂時奉詔內徙使當日無此一徙則小興州之城郭人民安在哉舜文

之生於某處遷於某處卒於某處故國墳墓之志未嘗不在念而天時人事之推移變換聖人不能不與時偕行總之同一覆載千里之內千里之外猶比鄰也百世之上百世之下猶接踵也規規於眉睫之間則井底之見耳 家運之盛衰天不能操其權人不能操其權而已實自操之父慈子孝兄友翁恭男正位於外文正位於內即貧窶終身而身型家範為古今所仰慕莫盛於此矣如身無可型而家不足範當興隆之時而識者已蚤窺其必敗矣 孟子論友善辭一鄉一國而進之天下

亦可觀矣然以古今視之則天下亦猶之一鄉也有一世之人有百世之人有千世之人有萬世之人不到萬世之人豈遂為盡境乎孟子舍夷惠游夏而所願學者惟孔子此方謂之能尚友世之談學者無此大眼界大志願而沾沾於諸儒一字一句之異同則其所成就亦可見矣 孔子曰四十而不惑孟子曰四十不動心豈四十以前猶有惑之動之之時乎蓋前此信不及到四十方信得過此安勉生熟之介耳共學適道與立與權深造自得居安資深大聖大賢各有不容躐等之功學者

日譜

卷二十七

三

孫徵君日譜錄存 卷二十七

希心於頓悟即偶露靈於一朝終難據以為不拔之業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四月

初六日

答張仲誠 二月杪忽聞老父母以醫事受累心殊不快既念學問一事要於拂意處磨勘於此不礙向於何處自試乎此第可信高明於無言者也嗣衛守程公祖有字言內黃近狀且云宗傳一書必欲竟此事第謂天下事以流水行雲處之即有缺漏正造物伏一生生之機耳張兄來接手教兼讀

日譜

卷二十七

五

新刻六書至中有云無入而不自得正無處而非學具見近詣精密天以無緊要之事而令之罷官應以至要緊之事而令之自任所謂在彼而不在此也崔太史聞已抵長垣此來足覘學力實踐湯荆吧頗有字去即以鄙懷告之矣聞兩郎君已歸里後會總難預卜所恃同此覆載此心應不隔耳補遺一冊如未刻且停工乾坤以未濟終焉

初七日

自叙年譜

十四日

保汝兄弟為其子若孫行冠禮此曠舉也因係外曾孫子作復以伸勸勉之意

二十日

寄王生洲 令孫舉於闕甚可喜聞老親翁體中甚健更可喜我輩俱生於燕之南今一在閩一在豫尊年八十一翁復多三歲前期之暗自不敢必所恃者南北海此心此理同千古上下此心此理同雖萬里仍比鄰耳自有天地以來其能撐柱天地之人處處同堂接席未嘗有世代時地之限我輩雖老亦不敢不勉寒暄語不暇及也

日譜

卷二十七

五

二十一日

潛舟北歸 爾來七閱月吾言無阻長幼有攸宜志趣無消阻我意乏前修爾英張後緒季通與謙之兩家後堪侶欲行又復留念我久在旅臨路賜墓祠台懷不成語

二十三日

訓周四明使君見訪 蘇門山下茆結屋門連夏木流鶯宿一別燕山逾廿年猶得他鄉安半菽使君飛鳥來共城深谷爭傳循吏名余老得同鄉井譜高風嘗見欵柴荆柴門不閉安子拙門外徒勞深

車轍風雅一時有所歸文人更事合符節類漢嘗
思薦昔賢挺之康節憶當年公也差堪後與先予
其學易百門泉

二十五日

題趙仁甫傳後 有元一代推理學名臣人皆知姚
許尙矣而姚許當日之淵源者蓋江漢先生趙仁
甫復也余在蘇門尋太極書院之遺跡不可得而
百泉志竟無仁甫姓名豈非尙論者之疎畧歟予
於元史兩史考其詳又魯齋年譜中載姚雪齋隱
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仁甫魯齋即詣蘇門

日譜

卷二十七

美

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菴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
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於中這一一手
錄以還按此則仁甫之有造於姚許也大矣予已
錄入宗傳考蓋仁甫之學不獨關北方草昧實係
一代文運而對世祖不忍伐宋之言且終其身不
得榮以祿此其心亦苦矣曩百泉書院中奉濂洛
關閩諸大儒一放太極書院之例而寓此者宋之
康節元之姚許暨賢子登王秋澗皆得享俎豆於
一堂而令江漢先生滅沒於寒石冷草姚許諸先
生九原可作不獨嘆共學之失朋而並迷淵源之

所自後學者豈可視為前人之疎畧而任其缺漏
歟有志於風教者其將有者於斯

五月

初四日

語耿子亮 嘗讀降大任一章至苦心志勞筋骨餓
體膚有志之士尙可自勉至拂亂所為則天不可
憑人不能主亦危乎殆矣然到此際真性出頭纔
是動心忍性之會所謂生於憂患者也子亮於此
蓋已備嘗之矣他人不能代為摸畫也其所為動
忍而增益之者亦非他人所能摸畫也雲鶴堂借

日譜

卷二十七

美

居六年賞子於十歲能文之日甲辰追予於二百
里外旅中納贄此豈泛泛吾無可以益子者第願
無忘子與氏生於憂患之言而曰提撕警覺之此
便是陽明之龍場耳獨知之地要信得過未發以
前須認得真區區老懷臨路轉切亦非他人所能
舉畫也 獨知之地要信得過者何也獨兼天地
萬物以為量慎合隱微見顯以為功此聖學所以
重誠意而誠意惟慎獨其獨之所知稍有一將就
冒認之念便屬自欺戒欺求教故我輩要信得過
耳 未登以前要認得真者何也不從戒懼慎

獨後安得有未發時耶若一意以默坐觀心為靜則釋氏之稍滅一身與聖門之茂對萬物相去正天淵耳人不能無喜怒哀樂於已發之和方見未發之中時防歧路今日故須認得真耳再書此以補前言之未盡

初八日

嘗觀目前之人未有不樂據一日之權位者而抑思權位之自速其辜而顛卽於冥乎何不思之甚也偶讀易之大有惟初九上九不處其位故初九無咎上九無不利以此視彼其所得不更多耶信以

日譜

卷二十七

癸

發志則不論有位無位所不容一日離焉者也

初九日

張彥中字美士大學生和州人性倜儻不喜逐流俗好面斥人過鄉曲憚之而重友誼里有楊生某者貧不能葬彥中曰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以稻百石襄其事又嘗以地方不便事宜上書當事者語極切直當事者雖惡其諍論而詘於理也容之諸如此類不可枚舉此足見其概矣 人續取節錄義

十二日

俠門

寬夫字來云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猶云天下之動貞夫一見吉吉也見凶亦吉也故繫之本辭原無凶字周子曰幾善惡則善惡雜矣一雜則用力又難甚矣夫既云見吉吉也見凶亦吉也則周子幾善惡便非草草深出惡字繫辭既無凶字自不必深彼固各有所指也易之言不可為典要如無妄也卦辭言不利有攸往爻辭又言往吉頤之六二凶六四吉均一顛頤也而吉與凶判焉諸如此類不可枚舉彼固各有所指也會而通之不一乃一一乃不一天地何功二語乃魏環極夢中所

日譜

卷二十七

癸

得之句偶拈以語同人亦不必深論也

十三日

答王人能 僕今年八十有四萬慮俱忘所不能釋於懷者獨此求友一念人生只此學問一事若非真實師友鮮不蹈半途歧路之嗟吾夫子所以言以友輔仁元公所以言長無師友則愚今人不知師友所關重大總由不求自己學問進益耳予亮既有此志自有同志之友出手字真切求益之心具露筆楮聞天下事不患我之不能第患我之無志果志無他轉移未有不底於成者精一之域

無他奇異連日與子亮所言想自可爲足下道之
論本體只是性善論功夫只是慎獨盡之矣吾鄉
失業之後大半萍棲遠方唯願自愛千里虛懷無
可爲請益地南望唯依

二十三日

陳國鎮自丁酉後再至夏峯

二十七日

語國鎮 學須有自得方能居安資深而左右逢源
其所以考三王侯後聖建天地質鬼神者全憑諸
此不能自得而詞章愈繁性靈愈晦矣江村先生

日譜

卷二十七

甲

認理提綱尋樂大旨二篇其周之太極圖通書張
之東西銘耶涇陽謂宇宙間有六篇大文字如讀
此定謂有八篇矣宇宙間止有此理止有此樂任
人探索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子同親承其教者
其所以光大師門而啟佑同人不能不有厚望焉

二十八日

與程念伊 內黃令君所刻宗傳其板已送至備
源切思目今力役騷動老公祖倍極勞瘁安可以
此瑣細相煩耶況張舍親不日便作行客矣天地
間事如何纔是完成乾坤以未濟終焉未卷正下

必刻鬼神欲有所待也

又五月

初二日

爲江夏御史吳磊石公墓表 入集片

初三日

復負懷老 三月之內兩接手書疊疊數百言而
消意緒宛宛在目所云日在患難中磨煉者此是
學問實際處未可以口頭承當也目前事得結便
結退一步乃是進一步耳高明自有以處此再委
爲吳峻季父母尊君侍御公作表墓之文切思侍

日譜

卷二十七

甲

御公爲當代殊絕人物天日表之河嶽表之區區
表腐之言何足爲重輕但念吳父母千里遣使之
意第四十年嚮往侍御公之心又情之所不能忍
然也沉重之誼切大命乎心思不敢不竭但殘年
軟筆文止此耳老親翁幸爲潤色之勿復不盡

初四日

復吳峻季 朽弟流寓蘇門二十年矣故園父母公
祖踪跡疎獨於老父母任印治狀雖避河潤而
聞問缺焉然之事實所目擊而心識之者未
嘗一日忘也至令先翁烈節不獨奪豪紳之魄而

魏崔諸逆接踵受盛實肇於此如此大人物天地鬼神風雲河岳皆借以生色而流光區區腐言何足為墓門重耶然辱雅意相託不敢自外勉強成篇以付來使又正詩仍繳上茅止生有二十八忠詩其刻本不在案也上生王子雲友也又同難錄舊有刻本適因搜啟顏兩朝遺事當事者已呈送禮部矣所賜諸刻傾訖附小刻四種請教

初五日

讀劄至垢卦見子輩請錄其大旨因書之以俟再讀從此日始

日譜

卷二十七

星

十三日

省齋說 郭子駿臣負雋才少年登賢書余謂駿臣富貴固所自有但恐不能抵撫流俗所志未足發上下之光徒小就耳同人問故子曰前輩宗伯大赤兩心皆以賢者而在高位爵與德不能兩譽以不類於前人其自立信難於孤寒之士丁未再下第歸葺孟城舊址為下帷之計且曰悔從前之未讀書也請言額其室子曰子其知所重矣為山而未成一簣也當不得一箇滿平地而雖覆一簣也當不得一箇自奮奮滿介在念慮之微而成敗止

分聖狂竹判子試省之滿耶奮耶子其知所重矣曾子之不忠不信不習有省子思之不疚無惡有省孔子之見不賢而內自省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省之時義大矣或以省名齋悔生奮奮生省程子所謂志以發上下之光上襄祖德下啟後允其在斯乎紫陽存養省察雖分動靜實無內外無粗微始徹終只一省字盡之矣子其勉之

二十八日

別若山兼致孔伯仲誠三君子 命駕輕千里胡為宿留因君識二嶽於我得同舟議論空時輩文

日譜

卷二十七

星

六月

章見道流歸途勞寄訊垂老念朋儔

十三日

徽諸子方稷字芭漢來贊 芭漢徽人而寄居大河之南 醫隱有志於學丁未之夏過夏峯留浹旬 謹言慎動所謂不學以口而學以躬者也予家有病者且借以有起色因憶損之四爻曰損其疾使過有喜蓋人之益已莫大於知己之疾惠之利之皆不足以擬也念菴有云損疾費速不爾則又為疾改過貴勇不爾則反為惡學者學為損疾而已

損疾正所以為學也念與欲吾心之疾也懲之

之乃所以損其疾也最聖學之急務良相名醫也

功正於學處見其同功耳芭漢臨路聊以為別

十五日

讀易大旨下經完

二十二日

名梁以道 同人自河之南來者每道近況為催役

所苦僕謂既不能脫然無累亦只合順而受之不

必過苦也何處非學苦心志勞筋骨拂亂所為正

是天降大任實際處不可輕易錯過辱念欲過兼

日譜

卷二十七

雷

山堂僕極知出門之非容易但得讀書有省發聚

皆可即不聚晤亦何不可邇來勉強讀易殊恨無

高人點醒尚在夢覺問芭漢歸草復不盡虞城楊

晉菴先生真姚江嫡派也讀之甚快惜相見之晚

日譜錄存卷之二十七終

孫徵君日譜錄存 卷二八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二十八

康熙六年丁未八十四歲

七月

後學 斐源潘 江校訂

二十一日

在孫世孫孫金桂二世孫容賢判

答李延同書 稿入集

二十三日

答趙寬夫書 保汝渡河以志帥氣不苦蕭索便見

學力望兒亦有借行之意然勢實不能也足下病

後數札真切為性命之計自非庸庸冒認者此此

心常見在見在者見在於理也此最是大槩柄僕

日譜

卷二十八

嘗謂學者要識得一定之理又更識得不定之理

一定之理便有執滯究竟不能免非禮之禮非義

之義不定之理最善解脫所謂為飛魚躍與必有

事焉而勿正恍然無疑者此非心思之可度也非

訓詁之可解也會得此意則經書中在拈一句無

不可升堂入室後則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受享無

窮天地間何樂足以喻之僕衰矣切有望於同人

二十八日

讀易大旨上經完先下經而後上經也

八月

二九三

初九日

與王玉乘書 中書之選不獨為親文喜得京秩局
閒而事無棘手得一意學問此天地鬼神之有意
於篤厚君子也吳許一流斷不可讓之專美前世
邇來宰相而下談學者不乏人此亦氣運然耳僕
毫矣強勉讀易感暑抱病不敢廢業故屬望於同
人者轉切聞欲過夏峯甚慰但路遠且赴選伊邇
恐無此暇刻也

二十二日

上下繫辭完

口譜

卷二十八

二

讀雜卦或問比何以樂師何以憂也曰二卦皆一剛
五柔比順在內故樂師險在內故憂此以綜言四
二卦同體文王相綜為一卦後言綜者做此除錯
八卦餘皆綜也因問錯曰來矣辭云文王序卦六
十四卦止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相錯
蓋伏羲圓圖乾坤坎離四正之卦本相錯四隅之
卦兌錯艮震錯巽故大過頤小過中孚所以相錯
也錯者交錯對待之名陽左而陰右陰左而陽右
也也綜者高低錯綜之名陽上而陰下陰上而陽
下也

二十三日

寄張仲誠書 臺驂歸里知有里中之樂此非有學
力者不解也諺云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郎君
能繼父志足而又足台臺以循令賦歸輕而又輕
讀易課兒此樂何極第近並心讀易稍知此中之
趣味暑月抱病竟與之相忘纂有讀易大旨刻下
將告成矣恨相隔之遠無由就正昨保汝渡河以
六書寄荆峴訖承委作序已梓成留夏峯當寄內
黃諸士曩得孟縣高士喬遜集頃晤知篤學力行
可為吾道負荷者其弟係貴同年想定知其人也
玉階近有字云欲展假作蘇門之遊其尊甫自西
旅尚未得回耳宗傳幸已告完程念老必欲贊其
成皆大君子有以感之也

日譜

卷二十八

三

二十六日

問諸儒謂易之蘊多在中庸或指至誠之配天地無
疆耶曰會其意無之而非易也子思子以費隱言
道而證之鳶飛魚躍鳶魚者象也飛躍象之錯綜
也其天其淵其升其沈變化化活活潑潑孰為
對待孰為流行意者有機絨而不能日已耶此天
地自然之易也故善言易者莫如子思子

郭青螺序來易云伏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

而作圓圖圓者一左一右之形也雖未名錯而錯義已備文王繼伏羲分上經為十八分下經為十八而作序卦序卦者一上一下之說也雖未名綜而綜義已備孔子悟伏羲圖圖為錯文王序卦為綜故曰錯綜其數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嗚呼盡矣顧象極於錯而未知所以錯象極於綜而未知所以綜即孔子未明言也王弼掃象范甯比之彙紉伊川專治文義不論象數自云止說得七分朱子直云象失其傳理會不得失辭起自梁山研心圖象積三十年而易註始成其言曰錯者陰陽

日譜

卷二十八

四

相錯陽錯其陰陰錯其陽如伏羲圖圖乾錯坤坎錯離八卦相錯是也綜即今織布帛之綜一上一下如屯蒙之類本是一卦在下為屯在上為蒙載之文王序卦是也定天下之象如乾坤相錯則乾馬坤牛之象名震艮相綜則震雷艮山之象名是也雖然此猶得之圓圖序卦中也其論八卦相錯為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有四正錯有四隅錯論綜有四正綜有四隅綜有以正綜隅有以隅綜正論象有卦情之象有卦畫之象有大家之象有中爻之象有錯卦之象有綜卦之象有爻變之

象有占中之象論變如乾初變即為姤兌初變即為困離初變即為旅震初變即為豫之類一一從錯綜來不假安排天然照合其自謂孔子沒而易已亡若至今日始明豈虛語哉

二十八日

黃貞父曰自漢而下言易者無慮數十百家談理者宗程朱王輔嗣者流且將掃畫而去之也談象者九家談數者堯夫而楊子云且投元而測之也京焦氏之占漏於卜筮遺道義談禍福愈失之矣總之所謂舉其一者也善讀易者莫妙於以經解經

日譜

卷二十八

五

而不以意識學問解經以經解經之法莫妙於錯綜其數一語以經解經又莫若以身解經吾自觀吾身靜而作何象動而流何形龍象乎馬牛乎羆文蹻躅乎致虛而履實擬言而議動錯綜成乎神爻象成乎身此楊慈湖已易之旨也

二十九日

告諸子 富貴名譽壽考人生之所深欲而不可必得者達人於此正不必求得則偶得之而庸夫俗子所快然以鳴得意正達人君子之所甚畏而惕然靡甯者以請觀之天時功成者退靡隆不替惕

茂華榮育幾何時而蕭瑟枯寂旋復繼之矣故乾坤以未濟終焉知此道者神明內藏精魄莫管前精交而形全誠立明通明至誠從誠明合而天全又安所窮哉區區富貴榮名奚足云

九月

初一日

為延津諸生李瑤合誌畧 稿入集

初二日

語二三子曰讀武侯全書餘姚虞後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

日譜

卷二十八

六

兆矣孔明聞倭憂溫意未之信及溫被放孔明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惠恕溫字也按溫以中郎將使蜀孔明亟稱之曰江東菽廬中生此奇才乎唐荆川曰即孔明此言可以見其於清濁之間必不稍已甚之祭故賢愚皆樂為之用豪傑成事聖賢立德大都渾厚意多太清無徒便傷元氣我輩須進此一步薛濬孟曰權之忌溫忌其心在漢室耳孔明故若不解者而為此二語以解權之疑權遂不覺人孔明毅中矣

或問諸葛公食少事煩司馬懿聞而喜曰孔明其能

久乎未幾祁山之師未捷而營中之星已隕論者

遂以為孔明致死有由仲達料亮如神矣此語然

否曰此不達於理者之言按成敗而論勝負前人

辨之詳矣不知諸葛與司馬一賢一姦天淵相去

豈敢並較其所云食少事煩者偶億中也天之未

欲平治天下也諸葛將奈之何周公之論壽也必

稱無逸食之少事之煩亦戶樞流水之意非所謂

無逸乎宜其養壽命之元延靈長之慶而顧謂其

不久也蓋自揣非敵甘受巾幗之辱畏懼之極無

日譜

卷二十八

七

可奈何故每作論語以安眾心若謂懿知孔明之必死彼百姓告喪追思遙適及親姜維之反旗廻指遂不敢逼卒成死諸葛走生仲達之謠嗚呼彼能卜孔明之死於尚生顧疑孔明之生於既死耶天不祚漢俾姦雄得志數也運也聖賢當此但盡其所可自盡者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孔明夙志如此所以天下後世仰之為帝臣王佐懿何人斯乃敢與之爭長較短故

初四日

三國時若徐庶黃權者真篤於交情者也二人業已

去漢視世變紛紜能無技藝乃不但終身不忍謀
漢并不爲魏建一功畫一策又何奇也故知推誠
和與令人心死

初六日

問人生何事爲第一曰教子是第一事子成人榮及
先世慶流後裔事更有大焉者乎嘗讀後漢書蜀
一時君臣將相咸以善道教子昭烈曰勿以惡小
而爲之勿以善小而爲武侯曰學須靜也才須
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向朗曰師克
在和不在衆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

日譜

卷二十八

八

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考蜀之亡也關氏
後彝一門滅於龐賊之手外更得八人焉北地王
護武侯子瞻孫尚張飛孫遼趙雲子廣傅彤子懿
李恢姪球皆所謂不愧其先者也若黃權之降魏
已入矣權于崇可以無死而主於必死殆更烈於
諸人也亦一時君臣有以感之也是皆得之家教

初七日

羣疑滿腹衆難塞胸武侯此語甯直爲劉繇王朗道
古今曲學粘滯之病大都坐此淡泊明志甯靜致
遠甯直誠其子千古聖學之源也其告下也曰吾

心如稱不能爲人作輕重其語勢也曰忍屈伸去
細碎廣容問除嫌吝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只
此數語全是聖賢學問張良以下俱不能及乃知
孔明事業俊偉辭性地澄徹也

答金仲遠書 稱入集

初八日

諸葛公兄弟三人各以身分事三國而不相猜又皆
三公也皆自致功名封徹侯而公休獨不終世說
乃以是譬之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爲斯言者
必賈充之徒自以鬻國弑君取富貴爲得討論人

日譜

卷二十八

九

成敗而不識逆順是非之便者也考其行事恐公
休亦不分爲狗也壽春討昭忠肝義舉可對星曰
及敗死而麾下數百人無一降敵者且曰爲諸葛
公死不恨此豈常人所能及哉亮爲龍以識正統
也瑾爲虎孫劉合力併操也諶爲狗論魏非論魏
也王世貞曰不但公休而已也公休誕字即于瑜
之子元遜元遜恪守其材亦孔明流亞也識度故
不及耳元遜事事效孔明而後竟天淵者孔明密
元遜疎孔明靜元遜躁孔明遜而順元遜遂而僞
孔明嚴而仁元遜嚴而刻耳嗟呼孔明之忠漢也

與子瑜之忠吳也思遠之繼孔明而死忠也思遠
瞻字尚之死孝也壽知之亦能言之公休之忠魏
也壽不知之矣後世尚能知之而元遜之忠吳也
後世亦不知嗚呼壽不惟不知也而列公休於鍾
會列元遜於孫峻孫琳能不冤哉

初九日

宋曹彬建隆二年為都監伐蜀謁武侯祠視宇第雄
觀頗有不平謂左右曰孔明雖忠於漢然疲竭蜀
之軍民不能復中原之萬一何得為武當因其類
敗者拆去之止留其中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可

日譜

卷二十八

十

俄報中殿推塌石碑彬驚視之出土尺許石有刻
字宛若新書乃孔明親題也題曰測吾心腹事惟
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敢窺測
哉遂令蜀守新其祠宇為文祭之而去說者謂彬
所遇之時不同固應有此語使當漢季不過與子
龍並驅爭先敢望忠武愚謂孔明此言乃感彬直
諫之意非有憾辭也後傑曠世靈爽相接彬惜武
侯之志未竟而身後之俎豆儼然此正其不伐功
之意而武侯之拜善正見其生平集思廣益所以
為王佐也

十一日

武侯歿身以迄今日評者不知幾千百家錄其有當
於愚意者數則以寄子憑弟之思 文中子曰使
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與乎 或問程子曰亮
果王佐才何為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為於天下曰
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
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覺
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武
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某謂之曰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日則不可若以天下之

日譜

卷二十八

十一

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殺君孔子
請討孔子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 許魯齋
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有復
漢討賊為當然至於成敗利鈍歸之於天只得如
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張異度璋曰人之知武侯不如武侯之自知其
所明告漢帝者只曰謹慎而已觀其出師請命小
挫請取用人如恐不盡聞過如恐不及至儉約終
身不使死有贏財以負知遇畧擯于古而不以先
人勲蓋一時而不以自伐真到底謹慎人也夫曹

馬之才不甚後武侯其失處只一不謹武侯之才不大過曹馬其得處只一謹慎相天下者可知所以自處矣 薛諧孟宋曰孔明久爲修士所歸英人所憚何容復贊即其所自處淡泊甯靜固已詳明欲生集思廣益不啻笑言啞啞矣矣所獨賞尤在考徵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四語夫自尊而卑人此後繇所以敗而孔明置身四達與衆共評不亦善乎 裴晉公曰度嘗讀舊史言求往哲或乘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

日譜

卷二十八

七

公其人也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臥龍故元首心與元德神交泊乎三顧而許以馳驅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續承舊服結吳抗魏拂蜀稱漢政刑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財用足而不日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日殘人以逞其底定南云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懾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死徙而無怨德及於人心雖奕葉而見思此所以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先生主

之志不難矣 方正學曰事固有晦塞於一時而較著於後世者蓋愛惡取合出乎恒情者或汨於流俗之見或眩於強弱之勢或以事功成敗爲賢否是以往往不能合乎大公及夫時世遠而愛惡銷大賢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儉人卑陋鬼瑣之說譬如日日出而魍魎亡嚴霜降而蟲蛇蟄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是非正僞燦然昭布於萬世是豈人爲也哉斯理之在人心窮宇宙而不可磨滅者天之道也天道必久而後定固有必然者矣 當東漢之季曹操以螟蛉之智陰賊國命而竊其

日譜

卷二十八

三

權然授其子俾行僭奪其爲事至秘其爲跡至暴當是之時昭烈孔明以雄才大義引既絕之緒而續之有汎掃海宇攘除姦凶之心使漢祚未訖昭烈優於光武而孔明之英傑豈止致主於二漢之隆而已哉固將紹三代遺統魏乎軼出百王之表而未知所止也彼陳壽不足以識之顧扶彼而抑此義夫志士爲之憤鬱者數百歲及于朱子出而筆削綱目之書然後有以合乎天道而當乎人心正統尋而僭亂詘有功於人極甚大 黃同軌曰隆中龍臥是無東漢管中星殞是無蜀漢天能壽

公能壽漢本伊呂之流胡管樂之願據諸家
之評此所以志士尚友願希孔明而未必為子房
此可為知者道耳

十四日

得太康中丞張維世進士馮貞吉死事一則入取節錄文忠

門

十五日

復吹亦變書 令叔祖泰照作古老成人凋謝不獨

一方失此典型也聞彌留時念夏峯不置深我懷

惻思欲為立一傳便中幸以實錄見示張中丞烈

日譜

卷千八

古

節令人起敬奈何以失鄉曲之權而廢其大義哉

并馮公已錄存之入甲申大難集也廻環手字具

見邇來體認真切懲窒久之羣疑眾難自不能經

擾至於受人指摘惟恐言之不盡更是人所難伸

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勉勉勿忘不愁不升堂大

室也

十六日

楊晉菴論性大旨漢唐以來性學晦塞宋與羣哲挺

生太極西銘等篇剖抉性命之精妙契天人之撰

斯道乃昭如日月而天下學者知有向內工夫不

塵辭章之陋者則諸儒羽翼之功大也顧其時天

荒初破舊見難除玩其著論如理氣分合之論氣

質義理之談惟真與精猶假妙合太極陰陽平分

道者尚似恍惚意度之見未底至當歸一之地也

乃者性學二十篇謂盈宇宙間只是一塊渾淪元

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為之而此氣

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氣質者義理之體段義

理者氣質之性情舉一而二者自備不必兼舉也

今謂義理之性出於氣質則可謂氣質之性出於

義理則不可謂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合并而來

日譜

卷千八

圭

則不通之論也猶夫醋然謂酸出於醋則可謂醋

出於酸則不可謂醋與酸合并而來則不通之論

也且氣質何以姓名也謂其能為義理也氣質而

不能為義理則亦塊然之物耳惡得以性稱之四

字出於宋儒亦但謂補性之所未備而氣質外無

性恐亦不得而知也夫子說性相近也只混同說

箇性字蓋義理則一下不得相近字惟氣質則可

以言相近也然則夫子豈專以氣質論性者哉蓋

性凝於氣質而氣質之靈妙即為義理故言一性

字而氣質義理自渾然具在註謂兼氣質則分而

二之矣一字輕下而旨趣便自不同微哉微哉善
乎范生志伊曰識得氣質之性不必言義理可也
蓋氣質即義理故不必更言義理也又云識得氣
質之性不言氣質可也蓋氣質即義理故不可專
目爲氣質也此二段語下段更爲精絕學者悟得
此則不惑於氣質義理之兩說矣

十七日

氣質之性宋儒論之詳矣再經晉菴一翻點定羣疑
衆難從此了了至謂陽明無善無惡原指心言未
嘗謂性無善惡真足以啟後人之覆闔衆多之口

日譜

卷二十八

六

予最喜先得我心之同然無奈攻陽明者到底不
解一塵之隔若干層鐵壁百雉重關而解粘脫縛
直徹當下恐孔孟而後指不敢多屈也晉菴稱解
人哉予宗傳一編梓甫跋而以道梁生以此帖至
子曰又伏一生生之機矣

十九日

寄崔玉階 頃聞鄉人傳太翁賦歸有日親翁請假
展期此時優游子舍三樂萃於一身天假有道以
人倫之盛親翁於此自有以答春祐矣近讀熊敬
菴太史應詔陳言一疏甚服學識純正當與許魯

齊五事疏並傳斯文興起吾道不孤語云不知其
人視其友更爲親翁稱快也

二十一日

復韓子新 每與瑞田對話輒念子新不置亦知近
况懷抱不佳然正於此驗學力耳葉君自是飲男
于因既爲焚琴詩引其傳留侯大手人爲之可也
令愛得遂殉夫之志於未亡人之事畢矣父母之
心亦可自慰違命附數語於張生傳後

題焚琴詩 琴何以焚而焚琴又何以詩也徽人葉

魯白者知讀書偏嗜琴見有善操者即悅而學之

日譜

卷二十八

七

不盡其數不止甲申後客淮上過前太常楊懷玉
懷玉曾爲前朝審定郊廟諸樂章更善彈琴魯白
契之盡棄所學而學焉性復嗜飲罄囊中金市名
酒招所善任俠土豪飲無虛日常曰荆卿高漸離
是吾徒也與韓生子新友善丙午秋過子新禹州
高邸偶感疾竟不起子新念朋友死無所歸之義
歿而葬之潁水之陽魯白囊獨一琴子新爲詩入
章哭之而焚其琴於墓辭曰昔子期沒伯牙終身
不復鼓琴積康死廣陵散世遂絕響山陽之悲人
琴之慟烏能已於懷嗟呼此韓子之所以焚琴而

同人之所以和焚琴詩而成賦也予嘗慨友道廢
夷即素以氣誼自雄者鮮不以生死易念吾黨如
韓子者亦可以風矣聞禹州刺史史君賢而能禮
士築墓樹石殊惓惓於葉子之死然則葉子既死
而猶能令賢使君愛慕不衰者又豈一琴之足傳
耶

二十六日

語諸子若孫 元公云道義由師友有之我念自少
至壯所受師友之益者汝輩固未盡知其人也蒙
師肖林槐公因係岳翁秋亭公之兄故愛之極至

日譜

卷五

六

繼從公宇張公待之亦不同流伍丁酉進學後因
家落遵父命從學伯兄崇我公庚子登賢書時而
大座師荆巖楊公諱道賓問雍顧公諱天俊房師
然敦孝公諱石麟各以砥行礪節相勉每見諸切
意在言外惜少年志未定不能領畧孤負諸老嗣
後從季父成軒公學得定與鹿伯順時相切磋所
請以一人而兼直諫多聞之益者也伯順之父成
字公翁恒岳子仁卿皆相信如伯順范一泉先生
以清節鼓勵後輩于懷涉孫箕生皆敦世好楊爾
爪馬玉壺許雲衢三人者俱以友朋為婚媾者也

清苑賈太公啣恬篤厚君子孔淵亦以朋友為婚
姻外有許紫垣潘子美高陽孫文正子楚惟魯章
雄縣劉善同蕪寰慶固安楊明宇子允諧任縣任
東海同門友為雄縣論得士心宛平韓參夫布衣
與尚景逸談學晉州王時行容城崔西星胡欵華
二人亦姻友牛仰泉布衣而俠者也以上諸人相
與各有本末然皆有以匡我之不逮其餘麗澤之

益不能盡述錄其久而敬者爾輩庶可因其人而
考其行事焉歸安茅止生以患難而締婚姻故錄
之從前及門士作古者亦有幾人為爾輩所當知

日譜

卷五

九

者固安賈正卿以孝行著聞新安仇異渥清修自
立楊乾行解官後有志向學容城孫備九孝友王
我疆有氣魄李因之知自好蔚應昌相從守城守
山清苑王念尼官至侍郎每有字來楷書細字倍
為循謹但溺於禪安肅于杜若亦清謹卒於官乾
行社若皆卜居蘇門而不及來可惜也新城張于
度有俠士風清苑賈用汝亦謹持士雖係門婿一
就子家受學一延于京師從學皆遵父命也寓成
安李信甫孝友能文不幸短折子以孫聘其女雄
縣馬習仲擒逆圖偽官後避地九仙山未有的訃

猶冀其傳之未真也乃今已矣不禁淚斷太康耿
泰照端人也一方表率聞其彌留時念夏峯不置
口益不能不愴我老懷也

二十八日

憲甫索書 世稱八洞神仙有文有武有老少有貴
賤有殘疾有婦人蓋無人不可以成仙猶學者無
人不可以証聖也少墟集中載有周小泉者年二
十爲臨洮衛軍戍蘭州守墩聞段容思集諸儒講
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即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既
而與坐講既而以爲畏友有疑與訂論焉後遂卓
然爲有道之儒也渭南薛思菴執弟子禮師事焉
其全傳可考也憲甫學書未成而學劍子窺其劍
有向學之意故每與同人談憲甫兄若弟傾耳聽
之同人行將以爲畏友矣因索字而書之

二十九日

鹿忠節兩曾孫從保汝受業 洞觀客死臨洛關子
爲迎其孤寡來蘇門與靜觀約俟三年政成以孤
寡付之今靜觀六客死於官署孤寡無可付之人
矣曾孫二長海次源海近二十源亦十餘歲數年
來屢遭閹凶父書高閣忽過予自傷暴棄廢墜祖

日譜

卷二十八

三

德商所從事之人予曰此固老夫所日夕冀望於
爾者卽具贊令博兒引就保汝而北面焉因謂保
汝曰我輩今日之講席總是忠節之堂構可令其
遺孤零落而不思爲之佑啓哉此子之責也毫矣
而轉屬於子則子之循循善誘可知也

三十日

談長益過夏峯題云半結茅菴半種松夏峯未見有
何峯一從君臥長林下壁立巖巖幾萬重趙寬夫
寄字云遙企宮墻歲月同烏鳴花笑四時風年來
多少無言教處處青山見夏峯子偶閱二子詩而
衷其意 到處青山誰與同歲寒 斲對柏和松丈
夫各自開生面一恁他人說夏峯

日譜

卷二十八

三

初一日

元儒楊元甫名恭懿號潛齋高陵人父天德力學恥
爲章句儒至元七年與許魯齋同被召不至十年
帝遣協律郎申敬來召以疾辭十一年太子下教
中書俾如漢憲聘四皓故事再聘之丞相遣郎中
張元智爲書致命不得已乃至京師帝遣國子司
直勞其遠木帝親詢其里族氏師承子姓無不

周悉詔與學士徒單公履定科舉之法奏入帝善之會北征辭歸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闕與太史王恂等改歷明年歷成授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辭歸當歷成進奏日諸臣方列跪帝命先生及魯齋起日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說蓋異禮也二十年以太子賓客召二十二年以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議中書省事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魯齋會葬歸語學者曰曠世聖與夫夫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修人極蕭維斗對誌

日譜

卷二十八

三

其墓曰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於學真知實踐王乎敬義表裏一致繼前賢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司徒謂魯齋也諡文康所著有潛齋遺稿若干卷子寅累官集賢學士有父風

初三日

紫陽楊先生名奐字煥然乾州奉天人元初隱居講道授徒抵鄆縣柳塘門生百餘人初紫陽閣稱紫陽先生嘗避兵河朔河朔士大夫想聞風來應接不暇以耶律楚材薦授河南路徵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既至招致一時名士與之議政事一以

簡易為事公私便之時論翕然在官十年請老於燕之行臺世祖在潛邸驛召先生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請歸築堂曰歸來以為伏老之所著授著述不倦卒年七十歲在乙卯諡文憲關中號稱多士一時名未有出其右者初翰林學士姚燧早孤育於世父樞樞督教甚急先生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分何以急為乃以子愛之燧為名備其學得於先生為多元好問譏神道碑稱為關西夫子江漢趙復序其集稱其志其學粹然一出於正即其文可以得其為人所著有還山前後

日譜

卷二十八

三

集百餘卷

維斗蕭先生名對號勤齋奉元人讀書終南山力學三十年不求仕進博極羣書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維斗為識字人及門受業者甚眾鄉里乎化世祖初分藩在秦徵侍藩邸以疾辭授陝西備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妻為質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武宗初徵拜太子右諫德不得已扶病至京師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固辭歸七十八終於家諡貞敏劉致諡謚畧云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

召之臣蓋志意修則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蟬
蛻塵埃之中馳遊萬物之表不事王公高尚其志
者以之於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巽
十君子之趨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已彼不求人
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上徹帝聰鶴
書天出猶堅卧不起不得已一至卒不撓其節不
隳其才而去不既貞乎以動自居其好古不怠不
既敏乎先生真履實踐一以洙泗為本濂洛考亭
為據稱為一代醇儒門人涇陽第五居仁平定呂
思誠南陽李木魯珩為最著所著有三禮說小學

日譜

卷二八

三

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世

初四日

予嘗謂論人太刻者於人無加損也徒傷已之忠厚
耳容城劉靜修覃懷許平仲兩先生生平履歷無
可間然為元儒之冠而議靜修者謂渡江一賦幸
宋之亡此四字甚傷先生之心也以哀憫之意而
為幸誤矣誤矣予已有辨載邑誌中矣至謂平仲
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但書許
某之墓議者謂臨終之際天理發見夫平仲豈俟
臨終而始有天理之發見哉斯言亦過矣過矣傷

平仲之心也二老同時被召平仲過容城訪靜修
靜修曰公不出則道不行予亦出則道不尊二老
自祖父以來世金元人於宋無故士故主之誼而
虞廷猶夏之嚴孔門尊周之律二老身行道明道
之責者此豈不聞焉蓋渡江之賦許某之墓而滿
腔悲慟可對天地可泣鬼神而議者淺之乎窺而
先生矣元儒未經明儒表章遺失者甚多故於二
老有深慨焉孟子曰尚論古人是以前論其世也此
之謂尚友

初五日

日譜

卷二八

三

雲骨子過兼山堂談易其言曰元亨利貞雖云四德
要知元亨是象利於貞則占也方不失文王之意
初九潛龍勿用九數也潛龍象也勿用其占也上
九亢龍有悔上九數也亢龍象也有悔占也所謂
觀其象而玩其占者觀此玩此而已矣餘倣此又
如終日乾乾夕惕若占也而象在其中矣履霜堅
冰至象也而占在其中矣餘可類推也本義來易
皆如此說雲骨拈出便自了了臨別手書云易生
於數卦詞又詞俱有象占象所以象數占所以處
數以理言象如冬日夏日處如飲湯飲水六十四

卦即六十四箇數如六十四箇天下相似此象之意也每一卦大象必曰君子以云云此以理處這一箇數一箇天下相似此占之意也要知六十四箇君子只是一箇人此大用易之說細觀夫子最重仁

初七日

同寬甫名恕號渠菴奉元人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至元間闕以先生貢禮曹辭不行仁宗初即其家拜國子司業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

日譜

卷二十六

庚

即奉元置魯齋書院中書奏先生領教事制可之後先來學者殆千數延祐設科再至鄉試人服其公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召入見衷官賜酒慰問繼而獻書歷陳古誼盡開恬酒養之道明年春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疾辭先生之學由程朱上迺孔孟教人曲為開導扁所居曰渠菴時蕭維斗道高當世士論並稱曰蕭同家居十有二年人望之若景星鄉里稱為先生而不姓至順二年卒年七十八贈翰林直學士封京兆郡侯諡文貞所著有渠菴集二十一

卷

十一日

示諸子 藍田呂氏四兄弟進伯名大忠其先汲郡人祖通博士塋藍田後遂為藍田人進伯從程正公學正公稱曰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只是到底第大防大鈞大臨防字微仲進士及第元祐初作相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贈太師宣國公諡正愍鈞字和叔初學於橫渠又卒業於一程以聖門事業為己任識者方之季路與兄若翁崇禮化俗橫渠歎秦俗之變和叔有力臨字與叔以臨

日譜

卷二十六

壬

入官不復應舉或問其故曰某何敢撓祖宗之德范學士祖禹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為諸官未及用而卒與叔初從橫渠又卒業程門程公語之以識仁默識深契豁如也作克己銘以見意婦翁張天祺語人曰吾得顏回為婿矣正公文公皆亟稱之子聞之先賢云五倫之中惟弟兄相與最長如藍田者事功節義彪炳一時且俱遂於理學尤然躬行心得此便是天地間第一等人家子極仰之慕之誰家無兄弟爵位勲業固有天制之而立志窮學家庭之間自為師友夫誰不可以自勉

立兒且來此件事是老夫所切望於爾等者勿忽
含履就館索手書 孔子與及門論仁處極多而有
可持循最切於我輩日用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忠恭則身有律度敬則念有操攝忠則言無欺僞
此内外交修之符人已兩得之道也爾出門三者
齊集此處皆須學力莫謂此聖賢事非後生輩所
及也吾鄉前有靜修先生後有忠節先生且爾之
祖父亦砥節士爾其勉之

十一日

語三無老人曰鹿伯順嘗云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

日譜

卷二十八

无

無官是無家也抑鬱亡聊往往而是此固卑卑不
足道有一種高節清曠之士以官署爲郵亭朝出
視事一肩行李駐之堂壁有不合輒掛冠去此急
流勇退之夫我輩不可不時有此意勿令王元美
笑仕宦不止名教罪人也此伯順初入官之言後
歸田又曰吾向云官署一郵亭今而知身世一郵
亭也當官一日不可令一日有未完之職分到去
官時便不及完矣在世一日不可令一日有未盡
之性分到謝世時便不及盡矣由今觀之伯順真
達人哉真能爲歸全之計者吾未見其人焉即真

能爲歸田之計者亦寥寥其人焉信乎大夢終身
不解須解得此或方可冀一朝之有聞也

十四日

有憶 閒居何所憶我憶大河陽吾黨二三子
欲成章盈盈一水隔遙遙夢相望每訂渡河期貧
病難束裝程子疾有廖子心終不忘學本在躬行
未可口承當此道地未墜斯文天豈喪子與有狗
願直登尼父堂性惟善自盡優優而洋洋秘者不
能洩顯者豈容藏總之行無事不必劍非常飲食
有至味崎嶇盡平康豫中多前修繼起更輝煌
寐我思之伊人各一方

日譜

卷二十八

无

十一日

夜來臥醒明月照窻忽憶孟子夜氣不足以存則其
違禽獸不遠矣不覺凜然懼又不覺躍然喜也夫
何以懼也懼其以人而淪於禽獸也慙負天地汚
辱父母甯無懼乎又何以喜也喜違禽獸復轉而
爲人也性吾自盡命吾自立甯無喜乎夜氣一字
真是起死回生一粒金丹也孟子真有助於聖門
哉孟子自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予思之浩然之
氣固夜氣之所積也存存不息平且如是且晝如

是極之而造次顛沛無不如是集義而氣自充氣充而行自慊將見剛大之體復歸於徑寸之舍而道義之配自塞乎天地之間矣夜氣夜氣人禽之關亦死生之關也

立兒攜兩曾孫延齡椿齡至椿齡纔八歲各為其長

上行禮秩然如成人老夫喜而加餐口占二絕

衝寒千里過蘇門手挽牛車攜兩孫八孫稚兒能

學禮淋漓元氣獲孤村 家在北城來夏峯城無

城也峯無峯歲寒但有人高臥峻嶺堅垣疑幾重

十七日

日譜

卷二十八

三

孫公和火有光而不用其光真見道之言也三復之

令人起敬為賦二十八字 夏峯落落一孤村中

有山人亦姓孫山半鸞音雖絕響火光勿用是宗

門

十八日

題孝感卷為高郎箕源志勉 高子薦馨自甲申從

遊予在新安居比鄰勸予修新安志北城在胡渠

皆從之又從予來蘇門訂予四書近指且各有所

發明也三十年來凡與同人問答之語渠一一手

錄成賦予甲辰歸里渠猶頻過北城省視乙巳予

復歸蘇門過其家固憂其將病也丁未冬立兒攜

其所題孝感卷來備述病中瞻懷師友之誼篤念

父子之情較無病時倍為淋漓讀蓮陸所叙孝感

始末薦馨乃所謂以父之慈而成子之孝也哉慈

孝兩倫並重天地古人有時並言之有時偏言之

蓋天下無不慈之父而多境移情遷之子子與氏

人少則慕父母章固諳切言之矣高郎於立身事

親之義聞之已熟睹而翁孝感之手題吾知其必

雖然喜喜得父母之我愛也又知其必惕然懼懼

萬一於顏色飲食之際子夏猶未免其難於色也

日譜

卷二十六

三

曾元猶未免其養口體也孝之量固未易盡也力

有可盡無不盡之方力無可盡無不盡之心是在

箕源勉之箕源從望兒受句讀且薦馨愛子也故

不忍作門面語雜香與梓應知我心

二十日

復蓮陸 邇來科理此事者吾鄉舊人全借吾火手

字云云具見頭腦分明孟子云利善之間舜跖之

分也利善之間中間無立脚之地不向上則落下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我輩

既不肯作跖直須奮起為舜的精神一直到舜的

地位方是歇脚亦是就人視舜若見爲無可加悲
舜之自視仍是猶病之懷也文之望遠未見孔子
何有於我同是一般心事後之儒者不能使人聖
域只是少此一段虛公無我之意漢儒去古未遠
薪盡火傳不爲無功而宋儒全非之宋儒於性理
之學可謂明備而明儒又病其詞章太盛遂極
卷謂陽明無善無惡論心非論性此最快人至謂
宋儒亦不識氣質之性又失之矣伯夷聖之清三
子曰隘正謂其少此猶病未見何有之意耳不能
克已苛求前輩此箇病痛全是有意見人自負爲
日譜 卷二十八 五
知學者我輩今日宜從此處廓清着力弄小小箇
條也每與同人語此亦多有快論恨不能一一錄
寄耳
三十一日
寄常二河 每有保陽人來無不口碑常使君也
小兒至備道體中清況云尙不能理事嘗聞之古
人學問多於病中得力蓋病中之聲華世味一切
俱淡則真性遂爾出頭所以謂多病道心生此亦
是真實閱歷語也僕謂使君之道力堅定無之而
非學也自無之而非道也所更有進者病後不宜

多思慮病後更不宜有正助暗懷明德以此效良
刑諸所欲言遵陸自悉之
寄高司寇 頃立兒自故園來知親翁已錦旋里門
矣僕怙快私衷爲之輟然慰籍僕嘗讀林下何言
見一人之詩念古人以此爲難今親翁飄然而歸
此段因緣僕頗企羨渥城人文蔚起且庭蘭森秀
所賴大君子鼓舞而興起之衰朽之軀無家可棲
不能即歸首邱一遂晨夕相依之願鄙懷歉仄聞
令弟姐丈潛務在都未審南棹何期也
十一月
日譜 卷二十八 五
初一日
或問日有知而月無忘所知者何物而所忘者又何
物也曰此在人各自葆認人各有新所得人各有
舊所聞總之不離乾坤之易知簡能而已易知有
親易從有功故故常存新新不已終古如是須臾
如是可久之德可大之業舉積此矣此是子夏篤
信聖人處我輩然自體會須是真能有知方可言
無忘不然無忘箇甚
初二日
復戴歲華 憶前別時曾云一年一度過滄州原非

虛語也今又三年矣精神大非昔比此言似屬空言竊思之吾人一點性靈上下古今毫無隔碍孔孟周程未嘗不時時同堂也我輩相去僅千里各監明德音問頻通正如比屋而居晨昏共語此神固無日不到定園也一年一度云乎故手教云人欲之來或對境而猶然忽動或境過而猶有沾滯畢竟一刀兩斷過而不留八字終未到手此便是真實用力處聖人無別法只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顏曾而外便難語此諸大儒皆於當境不敢放過嘿自磨劫我輩今日恰好在此處作功夫耳

日譜

卷二十八

論

得廓清天晴宇泰將且暮遇之矣昨有人問問道是如何光景曰此非可以語言揣度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堯舜之猶病堯舜之問道也文王之未見文王之問道也孔子之何有孔子之問道也若驟然自以為問道恐於道遠矣

初三日

復陳若愚起來吉陳子石孫齋復劉介錫今歲筋力益衰耗夏峯去共城十里終歲不一入然猶不能忘情於滄澣之間者為定園橋梓暨吾同人耳接來札知同人相念特甚僕謂千里同堂恃此心

日月易逝所望共任斯道俾易簡之理實見於日用飲食間故常存新新不已僕雖衰廢亦不敢自外也

與孫北海少宰 某身老樵漁漂泊自廢分不敢通當之達人君子然於先生有不能嘿然者蓋先生自投林以逆力振正學元燈一線久為修士所歸至濟上一事借先生曲突之力居多此九某所偏受其福者自付謝陋何以得此於先生長者哉嘗聞那吳往見於范宣偉節陳說於竇霍拯溺救焚之心亦云苦矣而叔向未有感恩之辭孟博竟

日譜

卷二十八

論

無報德之語某不敢方古人而先生則遠過之矣此言久不敢瀾左右偶值定園主人遣使見過附布區區知定園為先生石交也前讀畿輔人物志甚佩人倫銜鑑聞著作甚富不知肯惠教否小集友人有害木者候成另呈大教

初五日

寄王玉乘 仁甫來為予言玉乘邇於學問一事勉勉不忘自以為此番入官局冷身閒得一意此道病叟聞之喜加一餐也竊思宋元之際道在許子因取元史讀之許子與學諸儒蔚起指不勝屈也

令兒子輩錄之欲爲一帙不獨識宋元之際且以見清明之際也目前之爲吳許者當曰不讓前代玉乘懋哉懋哉此事莫視之大難而有畏心飢而食寒而衣不容姑待一日用飲食之道也第就今日入官設官必有事我敬其事焉而已矣作官必與人與上大夫與下大夫各自有體我忠焉而已矣此等皆學問實際處也外事與人而言學非孔門之所爲學也

初六日

既翁軒集諸同志地合四百里人足瀛洲之數業文

日譜

卷二十八

美

業武者相半余攜諸兒暨八歲曾孫咸在賦詩觀射頗娛老懷因謂三無道人口隨陸無武釋灌無文未免偏勝今日之會文事武備相資爲用又想陳荀之聚千古美談文若已有慙德勿文尙忍言哉天人之際以德相感恐當日太史之占亦浪語耳口占二絕 隨陸由來陸少武可知絳灌亦無文既翁此際洽鷄黍彩筆摩訶照暮雲 陳荀何事驚天象千古馨傳誼尙新更想幼文何忍道德星恐亦誤隨人 懷賀宣三 與君言別久猶幸雁書頻相與斯疑義

攜手問渡津江村認理編註註劉宛神柏鄉親接席知航聞最真宇宙原非冠形隔情自親前昔飛隼數譽等浮塵函樓與兼山相望猶此鄰斯文天未喪此道豈容湮勉言接明德珍重百年身高齋渾水徒猶夢到函樓開帙看孫讀呼觴共客酬薦讀思北海懸榻憶南州欲待春花發溪邊問鷓鴣

初十日

示諸兒 事親若曾子于與稱養志茅客鷓奉母林

宗獨賞意此事馨千古定案莫敢易老夫不解飲

日譜

卷二十八

美

酒或偶爲備林宗高士流一食忍獨嗜今人效古人不必跡相類稱孝不必同具孝同一致游夏各言孝敬與色無責菽水足稱惟聖人有明不二親見肯早稱權無一遂粗糲矢終身過享便愧我祖人稱佛總之一無僞十年冰葉生百世兒孫地祖是點燈人燈明油常嗣八歲孺慕兒源淵有所自念汝六兄弟人各有所事柴桑五男兒紙筆第二三義所好別有在不爲劉氏果陶郎俱絕俗若翁得高壽此意人鮮獲諷謂非全器四世合一堂雍睦無訢頌勉勉啟後人前修庶不墜

十一日

寄銘甫三弟 字到知前月初九養甫弟無疾而逝
動哉動哉予年八十四養甫亦近八十矣在家相
與既久且從子蘇門又復幾年忽爾云亡勿能不
愴我懷也從雅我知你大哥相念亦促之歸去一
看渠云須攜家同去目前力不能也不意遂至於
此已矣已矣夫何言此字弟看過令從雅焚之你
大哥墓頭亦將我千里一慟

十五日

聞崔成一自白水解組歸適令子玉階太史請假來

日譜

卷二十八

天

省長垣一詩寄懷 歸訊頻聞欲解官巾車山路
獨衝寒門迎金馬承恩渥烏脫花封賦別難每憶
舊遊尋野侶旋營小築護庭闈淵明豈為思松菊
五柳從來三徑寬

寄懷崔玉階學士 軒車曉日發長安詔許甯親罷
數寬客路共傳金馬貴他鄉偏重綠衣歡圖書河
洛人相符雲樹山川歲欲闌我築一茅隣卻許遲
君春色共盤桓

二十日

天章問白某之大病根有二好性急好負氣如何使

不性急不負氣幸明以教我以效書紳子曰我最
怕世人之不性急不負氣也見善當喜聞惡當怒
有一種不性急之人不惟善不喜惡不怒且有喜
人之所怒怒人之所喜者此性之急與不急之驗
也見賢思齊見不賢當自省有一種不負氣之人
不惟不思齊不自省且忌人之勝我而妬人之不
如我此氣之負與不負之驗也子能急其所當急
如飢而食寒而衣則善矣負其所當負如升諸天
如墜諸淵則善矣

二十三日

日譜

卷二十八

天

或問孔子時習是如何曰無念非戒慎恐懼之念無
時非見賓承祭之時無事非不願勿施之事無人
非同胞共室之人此孔子之時習也同之三月不
違會之日有三省亦是如此彼日月至焉者則有
間矣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若小人者流所
習於不肖伐性之斧斤未已收心之牛羊又來天
理漸滅良心桎梏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習而
上者達天德習而下者匪人類習之所係大矣哉

二十四日

示立兒 爾年近六十爾心猶赤子人謂口無偽我

謂胸無洋謀利與謀名二者俱所恥自誓確然
不入鄉愿墨異母兄翁間差堪古人比師友在庭
闈三樂俱備矣洋友堂家風北海亭宗旨今夕爾
設辰厥弟治尊簋重稚各欣榮老夫色爲喜生日
不爲樂此言自足執對父而攢眉毫釐便千里藍
田呂氏昆名教斯爲美柴桑五男兒晦跡輕筆紙
隱顯雖殊途前後有同揆爾弟若爾訓爲爾厥素
履率先不以躬文言徒盈耳讀得有字書足識無
字理

二十七日

日譜

卷二十八

早

自省二絕 天地元來一泰和無端風浪自生波禹
之行水只無事何用沾沾以自多 人能引道子
嘗云道在眼前誰得聞迷者不知燈是火坐令人
道遠相分

十二月

初一日

復顧甯人 自修來別後於上谷郵寄臺札至嗣從
公勇字中得聞在都音耗知足跡所歷與學問所
得於此著書羽翼經傳真非淺學俗士所可窺其
潛僂僕雖衰老竊爲吾道之有人足賴也頃接手

教殷殷提攜之誼不遺老夫異地同心深感大德
僕幼而有志老無所成中夜思維汗流如雨然念
精神馳逐意識橫據此心毫不能自主尚敢言精
絕學爲世用哉學無所得已可概見今歲掃除閑
隙明即手錄義念道翁博學有年斷義獨精
其返約之密義望惠以示我札中以章句文辭名
教器數若歉然以爲非道者僕謂即章句文辭名
教器數以爲道則不可合章句文辭名教器數以
求道則又不可惠程子曰聖學本天周子曰聖希

日譜

卷二十八

聖

天孔子以時習而法行健原與天合體乾坤易簡
之理時物行生之道無一不備孟氏願學孔子只
認出面目孔孟教人家法原在下學躬行上取齊
豈空談心性專事高遠乎札中所云舍博文好古
而但言尊德性者空虛之學舍出處去就辭受取
與而言志於道者無本之人此足覘合體用一知
行達內外之旨僕拜教多矣音統何日可成毫餘
得讀此書再有進益未可知也草復不既聞駕駐
小澣署中史赤老近有音問否便中幸示之爲祝

初五日

寬夫升階至西華程起鳳字來儀因病贊以府校奉
墨託寬夫轉致再拜而送之以志歸依

初六日

與薛大武 驚聞太翁先生凶耗老成凋謝世道奚
依悲悼之懷更傷遲暮不佞以衰老不任出疆此

心疎仄無以禮道偶率成誄言聊志知己之痛

用將鷄絮不能躬送墓門實負知遇諸世翁仁

孝性成當此大事自有以副遠邇之望不佞感念

世誼竊為太翁先生志懋也

初七日

日譜

卷二十八

里

答湯孔伯問學書 僕生平求友老而轉切天壤雖

大而有志者寥寥中夜思維可為浩嘆去歲得接

有道不獨心志孚合而且以身承管衰老深快同

心別後神情夢想宛如對語一堂益信同此履誠

同此照臨真如此屋而居耳讀易大旨近日告完

尙欲策燃燭之光冀一朝之有聞仍欲再為進語

方可出質同人此時正不必艾木也手札疊疊數

千言所見已窺堂奧其言自無游移皮膚之病讀

之見全體靈通老懷鼓舞能信及此縱有千萬頭

緒礙熊種種皆不殊本來所有此意惟須涵養耳

近日同人遠近皆有可觀要求信此心正不宜與

人多一番辯論總姚江之學可考先王可俟後聖

因龍谿之言遂開紛紛之論龍谿實不能辭其咎

此論確當僕明年八十有五肢體日憊所不減者

方寸一點靈明耳渡河之約即有此心恐成築

亦不必預為惶惶也

十五日

崔學士玉階名蔚林以父承一公命過兼山堂再拜

而執贄焉

十六日

日譜

卷二十八

里

復崔承一書 望兄旋具悉德門近況相距匪遠益

深瞻慕當此之時親翁可謂以厚德而享奇福矣

僕耄而病自江村沒後知己寥寥孤方有承此不

絕之一線三十餘年艱蹇因德者屢矣幸似君天

挺英質力掃塵氛真窺堂奧起予助我實深倚藉

真是喜而不寐程大中不得專美前代僕雖衰得

此良友敢不益策燭光乎

十七日

復張上若書 弟一生咕學於經傳未有所窺聞一

展卷知多扞格即春秋一書開卷讀胡氏傳便多

與心不安處後見賀景瞻歸義一書稍有相合胡氏主行夏時一段札中所言先得我心把柄在手其餘自可類推也至易道甚大衰老血氣銷耗不能研入間取先正書讀之雖探諸說而以鄙見尚不敢示人第妄欲以日用常行之事求見四聖作易之心至互錯綜雖有易之一體要非所急術數借之牽引傳會尤非正道札中語言已見大源甚服中正之論俟再

二十日

郭公望投書其猶子遇熙與博兒結姻也報字有二

日譜

卷二十八

留

十年友道相關何必嚴君問字千百年婚姻伊始更慙小阮執經信以成之言可復也之句

丁未除夕語諸同人及于若孫舊歲當除新年伊始吾願爾等爲吾黨之小子莫若一鄉之愿人愿人夫子謂之爲德賊無人不惡之矣然無人不落其巢穴中姚江聖賢豪傑猶自謂南都以前尙帶鄉愿氣習此是姚江勿自欺處方不落義襲而取狂簡之斐然不羈其神情韻味正非柔靡者所能強襲也僞中行真狂狷此中正千里耳吾思其江村吾友而後難再見矣

題韻兒彙抄序 陶靖節之言曰家有五男兒俱不

好紙筆豈有靖節之五男俱不好紙筆者哉既賦歸來而五男俱不求仕此靖節之所以爲晉節士也余男六紙筆俱無所長然爲耕爲讀亦各有所事事也甲申後故國供從龍人采地長男守先人祠墓餘皆來蘇門浮家累衆韻兒始一意躬耕有暇取宋元史鑑讀之錄其有當於中者若干人余曰子何獨錄宋元也曰宋元之際其清明之間乎恨不能多識其人余曰子猶存乎見少耶子與氏云夷尹惠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

日譜

卷二十八

留

終

則學孔子也陸放翁云生平尙友論千古不是梁鴻斷管甯白沙亦云單學堯夫也不孤鹿江村生平所學專注姚江起濁貴一一則易入人總子一子臣弟友而已學總之一身心性命而已能爲孝子者爲臣必忠爲友必信能盡其性者身心豈有疾惡哉廣涉博覽一無領畧而猥以學人自命甯不爲不好紙筆者所笑耶敦本務實不求人知人亦不知靖節五男殆庶幾焉子其勉之哉躬耕以佐兄若弟之讀且自己亦不廢讀此便是實際學問也丁未八十四翁手書於兼山草堂

韓子名坤業以其兄子新字來贊 坤業四歲父死

於難母沒勸母兼勸其父廬於墓者三年里人焉

立孝子碑

初六日

子厚言別臨路口占 伊別詩有此 播易歸孤竹

敢負吾師道向東之句 播幼翩翩過草堂不煩

執贊姓名香論交應有信諸已無忝所生師用光

連朝論易兩心同且喜君歸吾道東孤竹喪夫

生氣在頑廉懦立是誰風

初七日

日譜

卷二十九

三

梁以道字來云程來儀於歲前已作古號以二十八

字 未經謀面已云亡遺韻空留照屋梁字有同

人能載筆 管教心事不淺涼

初八日

與崔玉階書

為申見盟題卷 一稿俱入集

初十日

春分家祭 四時薦養首春分祠祭西鄰易有闕焉

慕孫曾隨拜起一堂和藹氣蒸雲 荒涼易水燕

山頭客舍燕門二十秋處旅古人非得已故園又

恐作興州

十三日

燈下立兒六人暨四孫一曾待余謂之曰老夫八十

五歲矣賴天之靈心思不迷尚堪眠食爾等六人

過五十者三近四十者三孫十二長者近四十幼

者近十歲曾孫六大者已受室矣念爾大父不諱

時子兄弟四人俱未有子今撫爾等三世頗知護

祖父之書此奇福也老夫清夜循省實不克堪且

思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君子之三樂也老夫幼

而得良友之提攜老復獲多賢之匡扶遠近近

日譜

卷二十九

四

賢貴不挾慮心就正老夫方自愧不能為請益地

而諸賢實有以助我此又一奇福也又聞好名好

利兩者均之病道余自二十後甘貧守分矢不忘

在濟壑之志為二親見背未伸一日之養而妻子

受享此情何堪故粗糲自甘時常絕糧爾師之匡

我愈切老夫之刻殷益堅時親知有憐予而督過

爾師者爾師欣然曰人非有品不能負若輩烏足

語此耶爾是負雖日甚而色不淺涼絕跡官府而

官府卻益禮之欲致一屬勉而不敢受也又視我

為守窮我自視亦一奇福也賢使君每下旌廬之

與聖天子會頒表間之書老夫承之實慙過情今
耄矣蘇門二十年屋漏中之疾惡不減而士大夫
之獎譽日隆子實懼之願爾等之力學修業蓋前
愆以承後譽勿悠悠輕度此歲月此更一奇福也

十五日

語二三子 讀前聖書有未欣合者當徐為理會或
十日或五日或百餘日其不可曉者終當了悟若
迫欲求解意反踣矣晦晦相仍贅贅無已蓋以後
儒之訓話作前聖之神化遂多觀面而失之道之
不明多坐此迷時千里萬里晤時即在目前楊敬

日譜

卷二十九

五

仲聞斷扇而悟本心再不復有贅言矣聞之不違
原無可違也參之一呼即唯自不容不唯也學未
至此夫子亦豈能強贅焉

十六日

客問貴人以謙遜自處見其容德如在寒士不疑於
諂乎曰此不識謙字也謙者內止而外順故其為
卦六爻無凶德如內不止而外順則為象恭為色
莊君子弗貴也以貧賤驕人者亦是內不止識得
謙字真自無所謂驕與諂矣

十七日

李古盤卜葬蘇門輓以二絕 癖意獨行恥俗同
寒挺挺一孤松貴人欲見公不見驢背攜壺過夏
峯 欠人二字未前聞切囑為君作傳文自謂欠
人人不欠遊魂飄有一閉雲 余嘗為君作欠人傳

十八日

死生之說只原始及終四字已說得明盡或問人有
既死而復生者曰此原生氣未盡絕也又問人有
未病而先知其死者曰殆生氣已將盡也舊與一
生相與及歿其嫁女勸未與父訣抵死欲開棺一
見賢開棺而氣息微存不移時睜眼復生越七年

日譜

卷二十九

六

始歿使非此女則長逝者之抱恨何極而其子亦
不知已實有死其父之罪夫子曰慎終慎之一字
仁人孝子有無窮之思焉

二十日

蠱卦六爻專言幹蠱而以有子考无咎為主故幹父
而危厲乃身亦得終吉幹父而有悔乃心亦終无
咎總之以其貞也凡卦爻中未有云不可貞者九
二幹母之蠱獨曰不可貞何也說者曰九二以陽
居陰本不貞也然惟其不貞也是以得幹母之中
道也若貞則反失幹母之中道矣此義至深誰則

知之

二十二日

謂獻甫孫婿與浩溥諸孫曰在昔有兩人者共學一

慧而敏一朴而鈍鈍者有成而敏者坐廢蓋敏自

滿而銳中虛也從古大有為之彙傑只要一箇虛

心凡謬妄昏迷甘蹈非類者只是一箇自滿爾等

誘染未深還是天機用事詩書孝弟循循進修只

此便是佳子弟豈患不為名人學士耶一生成就

全係此時上蔡張子熈王子志且年未弱冠開口

發大議論津津古人椿齡孩提知愛知敬此皆爾

日譜

卷之二十九

七

等所目觀也擴充長養葆而勿失無人非赤子無

人非大人此老夫所期望於後生小子者良非草

草也勉之勉之

二十四日

客問處憂患之道曰易之一書下繫第七章三陳九

卦以明處憂患之道第一節履德之基也著力用

功之謂基謙德之柄也虛懷有執之謂柄復之本

恒之固也深根固底之謂本外守內守之謂固損

之修益之裕也獨除本無之謂修充積本有之謂

裕困之辨井之地巽之制也考鏡功力之謂辨安

止不遷之謂地潛入善用之謂制見得九卦是

學定序易道淵源均之免吾身險阻之患而歸於

易簡之善耳二節著九卦之善三節著九卦之用

凡聖人之處憂患者德也反身修德德全不危以

憂无憂患無患也非以憂患故修德而防危也豫

之至也

二十五日

余追思從前相與之人亦每有不甘與草木同腐禽

獸同蠢者至書諸座右以自策勵及到歸結後文

章事功節義仍屬草草無可稱述乃知從前有志

日譜

卷之二十九

八

之士功不專一行未足色且前且卻若任若讓非

誤人也應自誤耳事功節義迫之而起文章行誼

隨時可勉有一事到家便自有一事任世真文章

亦須以真人品出之雖豈非所貴也

二十六日

田治堃來云趙又元作古愴然有懷 憶君千里步

行來 又元奉父命于 上谷棧遲待我回 余甲辰臨

於保 再時遂成千古別 好留孤韻照燕臺 又元

順童 子試 從未

二十七

史亦豹談長益兩人者別久矣交各不同各有相得也正在相念適田子治垣有丹徒之行寄二君久欲過而問焉臨路各寄問復為此句 自計生平不自欺兩人於我有心期該投未有該不應我固一痴君兩痴

二十八日

新鄉孝廉段玉伯名廷瑄以駿臣來贄

與玉伯語一則 武侯之言曰識時務者是謂俊傑

夫一時有一時之務一人有一人之時欲稍違拂焉而不可得也曲士不識此義而以圓融隨俗之

日譜

卷二十九

九

人當之此真學術真事功所以寥寥也孔孟不能轉春秋戰國之時為唐虞三代而竟老於道途正孔孟之時也欲稍違拂焉而不可得也我輩今日第謹守我輩之時務一切是非毀譽付之罔聞故陸子靜云抵撥流俗必豪傑之士

二十九日

劉公勇素手書為寄此則 堯夫詩云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層雲水身黃石齋謂此等本領獨堯夫能之紫陽亦謂堯夫本是要出來有為的人然又不肯深把手做才覺難便拽身退正知其不可

為而不強為所稱知幾者乎夫幾者事之微而動之先見者也從來幾箇大聖賢大豪傑事不說時手之處只是於幾處看得分明故能卷能舒能出能入此身位置得停停當當任後之人索癩求莊而我不可開之以隙隙自不得而乘之聖學曰知幾名世曰識時一而已矣公勇自長安憶余舊詩且索手書附數語於其後

三月

初一日

送盧有懷歸闈 極北極南各一天蘇門相聚廿餘

日譜

卷二十九

十

年君歸今夕余心慰萬里長風指顧前 懷大隱 塞外天高雁陣哀故人白髮獨登臺芳君念我失相訊猶望鴻歸繫帛回

初五日

張仲誠攜廷舉暨內黃漢型六子過訪夏峯越三日六子別去而李子八人復來口占一絕并五言古一章贈之又勉廷舉一章皆在初十日 投合一朝千里輕公來我意已先傾塵揮舒卷千秋事不向如來行處行 平生託契在江村上蔡依然指示存始始終終匪不遠好憑良友証崑崙 文旌

過夏峯內黃來諸士教澤入人深門翁洽凡隨類

感在精神全非塗觀美昨送鄒謙之今見王汝止

姚江再現身前後有同揆 勉廷舉 之于府軍

來往反于餘里此中有至愛百行從茲始語言寢

與問性命儼在只聖學重德行非以文飾美之子

慧心人能探秘密旨父業與師傳端有至不爾物

欲不能賊流俗有所砥歸以語王生勉之固所止

十三日

贈張仲誠三絕 樂陽講院樹甘棠學道於今見內

黃去者在途來者續粒歌一日百年香 擬前前

日譜

卷二十九

十一

期春色深百泉此際好披襟後人指點今猶會據

起頑廉懦立心 君來不遠千餘里我去百門僅

屣比遠路非難近路難離山一里柴山裏

十四日

文謨家書 前在內黃文謨晨夕來晤余樂與之言

迄行又步郊外戊申春仲誠顧我及峯黃及門士

接踵至余曰文謨當來語未終而文謨已及門矣

其容色辭氣較前更進余益樂與之言瀕行乞數

言以當晤對余曰讀子百泉記遊於此道已見分

曉只要時時提醒不可有忽心不可有勝心忽則

志勝則助聖學徹底工夫只是箇必有事焉勿忘
勿助而已

二十一日

是夕楊王兩孫婿暨浩博用霖諸孫曾侍余出對云

問心在不在有對以責志立不立者省內我亦不欺

者見善及不及者看意欺不欺者養氣充不充者

余為之喜曰此皆求放心之路也時時提醒此念

心可常在矣因為之語云心原無不在孩提知愛

知敬此心渾然在也及其長也情遷物誘漸奪其

所在矣奪之淺仍有去而復來之時奪之深則去

日譜

卷二十九

十二

不復返孩提渾具之全體斷喪無存所謂與禽獸

不遠者無他咎只是心不在耳爾孺子輩只就今

日之本念各各葆而勿失便可卜他日之成人矣

後生可畏畏此也孺子輩勉之

二十二日

為鹿江村先生年譜序 稿入集

二十三日

答呂文甫書 稿入集

二十五日

立夏前一日有述 無計可留春明朝即入夏素不

知惜陰空自驚飛馬 忙總逐塵事問徒尋酒
賢愚同閱此生面待誰開

二十六日

立夏二首 春以成功去夏因得令來乘權與謝事
化育此中胎 日月雙輪轉乾坤兩箇陳孰為樞
紐是萬古有常新

四月

初三日

嵩初適菴來訪口占以贈 有引 適菴雖寄跡禪門其
詩其文多肝腸之語於聖學極深且問其接引書

日譜

卷二十九

三

生輩嚮學蓋所謂禪而儒者也儒嚮禪陰德吾道
聖門之功人昔有異人與陽明論最上乘曰周茂
叔程伯淳是儒家兩箇好秀才又另闢一宗門矣
因書以貽之俾後之人知夏峯之適菴未可與昌
黎之大顛肩山之佛印一律觀也 何意適菴飛
錫來相逢似舊老懷開逃楊逃墨潭不用恰是箇
門好秀才

初四日

答錢升階 來書謂近日用求放心工夫此一言足
盡學門之道又云終日守此工夫恐無長進則不

識所請求放心矣夫心何以有放也邪念起而心
始放求放心正是時時用閑邪工夫邪閑而誠自
存其長進孰大於是寬夫先明本體本體明其用
自充暢菴留心經濟經濟即所謂用也體用二字
原分不開如衣食是體而飢而食寒而衣則用也
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學者不明於用弁其體
而非矣五經四書句句都是用處

初八日

答適菴 稿入集

復許典三 稿入集

日譜

卷二十九

四

初九日

公望率其子姪來會親此結姻之始也

十一日

毛惕菴與奏兒結姻是日親來投婚啟

十三日

謂諸子曰言語忌說盡聰明忌露盡好事忌占盡小

獨奇福難享造物惡盈即此三事不留餘人便側

目矣

十四日

甚矣哉良心之易放也夫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難矣哉又曰奉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
哉孟子曰人有為大故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
求哀哉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
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蠶之精亡夜
氣不足以存則其遺會歟不遠矣是豈人之情也
哉聖賢費多少苦心多少言語於此而尚不知警
省甘與禽獸同蠢可謂自取之甚矣

十五日

注孫自館中歸語之曰在大家家作百寶須先令
人敬重若子弟方收歛不敢放肆然未可遽求之

日譜

卷二十九

五

主人與子弟也我之言動不有與人處一味真
和易主人自不肯慢我矣其教子弟也莫忽其幼
穉不可與理言者其知愛知敬之良而防其物誘
情遷之實終身成就正在蒙養時培基老夫邇來
見的會不學不慮之良別無作聖作賢之路較易
知坤簡能人得之為良知為良能於孩提稍長時
方能識認過此則無及矣向來何以裕餘讓果讓
坐作榜樣意在斯乎

十八日

博兒與妻抱初結婚投書

四月之內成婚姻者三家老懷竊自喜也姑一絕

君子何為不入鄉戚因婚家作財場請安一案成
佳話遠邇談來舌齒香 一月之中三訂親素心

共照迥非塵宰宰為聘裝為大雅俗由來只在人

十九日

晨飯後用柔掃除 祠前鶴穢極其潔淨浴孫來因
與之共清几爐上之塵余因與立雅曰洒掃應對
便是精義入神即此推之事關仁孝何巨細精粗
之可言是在人識認而擴充之耳

二十日

日譜

卷二十九

六

讀抱初報婚書有倚居既愛風俗古婚嫁因之定禮
謀遠謀二字令人悠然興思夫婚姻之道富與富
婚貴與貴婚此人情之同然稍不相同則相形而
嫌疑易啟從來凶終隙末總皆起於論財甚至琴
瑟不調亦皆由此只不論財彼此相體久而益親
便是真骨肉便是好風俗夫子曰里仁為美美莫
美於仁論財則不暇問仁矣

五月

初一日

問盡心從何處去盡求放心從何處去求曰未言盡

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仁人心也只理會得仁字
分明心便自盡不以仁存心心便放了求放心亦
只是令此心生意盎然心何來合場聽山答程仲
素云須先理會仁之為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
性是三者初無異也

問率性是如何日事事循天理而已問知命是如何
日事事循天理而已天地間有天理外之性命哉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問易簡曰龜山有言行其
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
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只是一

日譜 卷二十九 七
箇自然之理

初二日 答戴滄州書 稿入集

初三日 答陳子石書 稿入集

初六日 答劉心洲書 稿入集

十五日 劉公勇銓部自長安寄詩見懷次韻答之 壹年終
日無甜餘聞道長安惠尺書已分故人天際遠忽

疑衡宇對茅廬 九十猶傳帶索翁習琴堂時聽
松風 君結廬王坡題日留知音竊比彈同調蒲柳
琴堂與余夏峯此階
慙言附藥籠

十六日 投劉公勇書 稿入集

二十日 題荆園小語 稿入集

陳不退視子夏峯口占以贈 當世誰堪第一流幽
燕老滄氣橫秋而今不乏荆州眼應臥元龍百尺
樓

日譜 卷二十九 六
六月

初七日 題教言後 稿入集

初八日 題樂善銘後 稿入集

十一日 先考忌辰

十二日 沈廷臣字日俞順天籍來賀

王枚卜與淫孫結婚投書

十五日

語郭漢臣任岳立 余老矣因憶從前所與之人有
見為少年老成而器識不凡者心切敬之曰此家
之珍區之寶也後其人果有以自見同人遂以予
能相士夫子非能相士也人之厚薄成敗賢愚皆
人所自載彼各不能藏而吾何能為彼藏也予三
年前見岳立今見漢臣且得閱二子之試卷器識
沈靜文復靈快余為之喜曰此衛郡俊傑也因為
合真致慶曰父子師弟之樂天地間最快事能享
此樂者斷非尋常世味之人二子尤大家聲彰顯

日譜

卷三十九

九

二十日

師門在指顧間耳然余所望於二子者一為王宗
舜一為林春則老夫亦與有緣矣

二十五日

見聚星明忻承問俗樂衰朽不訝踴躍應數生
冀清公自成都寄故人鄔孟嘉將換髮字至

二十八日

寄毛會侯書因李焱九觀察漢中故付之

七月

初二日

示酒孫 人有謂不應考便不讀書而廢學者又有
謂應考便壞心術而廢正學者此皆迂曲腐儒之
論也夫讀聖賢書是欲做聖賢之人耳聖賢之人
豈專在舉業哉亦豈有外於舉業哉茂才明經孝
廉賢良方正皆非舉業也然皆精於經術心學
問之人舉業其緒餘耳爾入學矣既登士林從此
立身行已躬修實踐者便自有在入孝出弟親師
取友無處非精義熟仁之地無時非考德問業之
時先儒有云道非虛無也日用而已矣以日用為
道則堯舜三代之勳也

日譜

卷三十九

辛

初九日

徐兆齡寄節孝事三則 入取節錄續集

十四日

兼山堂講語一則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學者學為君子也試以返獨知之地果能喻義否
耶滿口是義滿腔皆利此不足論即平日皎然自
好自視固義之歸也及熟察之念慮之微夢寐之

際有為乎無為乎未有不汗焉而負大疾者不自
疾仍自欺之小人也學何以有成子曰君子坦蕩
蕩小人長戚戚學則吾心之無所為足以自勝
自快而毫不發於外即欲不堪焉不蕩蕩焉不能
也義利之介學者大闢有為無為兩言判定三月
不違其度平日月至焉恐猶難之

十七日

寄劉公勇 前有一札付駿臣想得達矣茲有言者
劉一六辭官人多謂不然其語僕曰無割不斷處
但恐辭不受耳僕深信其言之非謬渠欲借重代

日譜

卷二十九

五

為一籌恐不見信借僕致其意君子愛人以德細
人愛人以姑息非道翁其誰望焉

二十日

陽明撫南頓越士王思與語人曰陽明此行必立事
功人問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羅近溪自有
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一翁謂之曰此君心痼
疾可不亟圖廖耶近溪愕然曰是予心得曷言疾
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近
溪驚起汗下執念漸消此二段要看得活潑陽明
之不動孟子之不動心也近溪之不動強力把持

天體漸失故為心病此等處極多學者要破此執
見方有自得

二十六日

元公曰人不幸不聞過仲由喜聞過令名所以無窮
也此語三尺童子皆知之而真實喜聞過者賢士
大夫且難之矣嘗思之凡有累於吾之身心者皆
過也知其為過便宜改圖如今聲色貨利人人沈
溺於中明知其非是而樂與之相親非無欲斷不
能當下立斷知改過之難則喜過者自不容易夫
子憂不善不能改又稱顏子不貳此是孔顏事規

日譜

卷二十九

五

人過者切莫看得大輕省目中絕不見有喜過訟
過之人某某近有此意同人共勉之

二十九日

偶有所會 理惟仍舊毫無異氣卻因時未有常香
餅已完難入口剪花雖艷不聞香經綸到手為拍
點受理隨心自王張運米搬柴皆妙道向餘何事
費商量

八月

初三日

答崔玉階問學書 稿入集

初十日

坐月有引 戊申中秋前玉階太史過兼山堂盤桓數夕有結隣之意諸兒環侍保汝每夕來坐月共話偶憶名酒飲嘉賓娛此良夜亦快事也忽劉履之孝廉攜惠泉一罇王夢航太史亦以聽槽居家釀二尊至進夕月下對飲纔傾一盃輒爾醉然助我譚興入夜忘倦父子師弟之樂于與氏所以稱王天下而不與又安知此日之兼山堂非當日之天泉橋乎因拈口絕老懷志喜蓋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亦所望於諸子者殷矣 月惟秋乃淨相對

日譜

卷二十九

重

足添思今夕是何夕天泉橋畔時 此月照人久古今誰得欺羲皇何世界光映只如斯 揖讓三盃酒征誅一局碁理元無小大會得復奚疑 莫妙惠泉矣聽槽豈談之淺料變理意康節是吾師 天泉橋証道 錢王証道至今疾疾者不知知不疑 利鈍兩根各有語尼山教旨正如斯

十一日

王夢航太史索詩為魏母八十壽兼寄環溪 夏峯門外芝蘭倚我友列咏欣倒屣開顏先出蔚羅書 筆墨無多神滌新 北闕夙傳詩事多西川近報

堂喜十年將母感君恩千言人傑在尺蘇門有 叟隔樵漁一人當世想知已經學於今有所歸腐 齋大業全臣子始信一堂有太和偷餘何事恣口 耳對友遙思欲舉觴西望停雲山氣紫

十三日

午睡起 几上一碑稱閣之乃輝舊令陳益吾必謙 祠堂碑記其門人輝孝廉王遵道筆也記之日在 癸亥十月文極疏宕可喜余不識益吾益吾在盛 中過白溝飲于度念余與伯順以余兩人為錢牧 齋友益吾其姻家也輝之循令益吾之後難得再

日譜

卷二十九

重

見益吾矣此稿宜珍之入蘇門遺事冊勿令後之 人嘆徵文考獻之無從也

十四日

喜過一則 余嘗以聞過則喜見過內訟望同人然 清夜自省已實未能夫以已之所不能者而厚望 於人亦或矣切思之學問一事不必求有功只求 寡過故夫子以不魯不能改為憂又曰假年學易 可以無大過矣遺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全是聖 人心事此便是良友之益余嘗過滄上張湛虛以 司馬家居謂余曰天地間一物不見父之人乎

余曰無之曰實有之不幸 家余曰果有之
子之不孝父慈未至港盧曰先生之言是又一日
因其弟之不受而督過之以語余余曰弟不見象
之不是方能化象令弟不讓書即不才未必至象
港盧遽然曰此余之過也子之過也聞過則喜可
馬其庶幾乎

十五日

是日秋分家祭連朝雷雨晨得晴霽 秋分當月
家祭值令節皎皎天氣清光靈應亦悅 卷午晚
拜艱左右孫曾挈祖父一燈明光同月永燦

日譜

卷二十九

五

坐月口占 一年一度過中秋今歲同人減酒籌西
北兩隣衰且病老夫尙自展眉頭 坐中多半少
年場除卻兒孫子弟行滇叟蘇門常作客八千里
外月同光 日照月臨共一天平波俯伏默推遷
果能會得此消息便見幾皇世界間

十六日

或問如何行善事 在昔善修閣自持今人惟恐人
不知只因念起有差別便是乾坤升降時

十八日

許州刺史令其子半字介

二十日 與趙介茲語一則 稿存原本

二十八日

高孫祭祀家祭予王之祭其祖母望兒王之祭其母
滄孫王之

祝文 某月日不肖孫男某謹以系羊羔佳釀祭於
歷代祖考祖妣暨我 顯考顯妣之靈曰惟我先
德聿厚後蔭彌深越在他鄉積有歲月不獨孫曾
繁衍且幸先世書香不至願越今四孫濟濟乃望雅
之次子也叨列邑庠雖不足光大祖德差可託寄

日譜

卷二十九

五

書香昔人謂先世之燈常明不滅須後嗣之滋續
而勿絕望我祖父默啟默佑俾後之知覺不遠則
先世之潛德益著茲於良辰敬修祀事神其如在定
格之敬之也耶

日譜錄存卷之二十九終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三十一

康熙七年戊申八十五歲

九月

後學 武清縣徐紹康 附校訂

初五日

九世孫世直孫世維孫世勳

一心也約言之合意知物博言之合天下國家與身

而後成其為心大學八條目之中血脈仍是一貫

正是此心之全譜而心之發動在意格致者誠意

之功離卻意更無格致可言故格致與誠意一而

二二而一者也謂格致之後別有誠意工夫誠意

之後別有正心工夫豈正心之後又有修齊治平

日譜

卷三十一

工夫耶

初六日

為浩孫結姻王仲玉

初七日

生平與吾友講求此道者四十年似亦稍知路徑然

說不清拿不定畢定是義襲非集義畢竟是強恕

非恕行今遂且病始覺得知只行其所無事道原

須臾不可離劉念臺曰三十年來胡亂走而今始

知道不遠人

初八日

語諸同人二則 人心虛明 然無累如皎日之在

長空忽乘於物感或理或欲紛紛起滅皆意也而

此心遂著於意上故曰心無體以意為體而意之

或欺或憚人不知而已獨知故意無體以知為體

而知之戒欺求謙非懸空揣度總歸著在物故又

曰知無體以物為體據此則物無用以知為用知

無用以意為用意無用以心為用此之謂體用一

原此之謂顯微無間 喜怒哀樂未發為中發為

和然未發而喜怒哀樂未始淪於無發而喜怒哀

樂未始滯於有蓋中自和自離不得中發未發

日譜

卷三十一

二

有時位而中和不得以時位言也故君子只戒慎

恐懼於不親不聞而已矣中庸末章由人所不克

處一步推入一步直至無聲無臭至矣正是戒慎

不親恐懼不聞的公案

初九日

讀劉子學言有示韓泰夫云力刻浮夸之習深培真

一之心又曰從聞見上體驗即從不聞不見消歸

從思慮中研審即向何思何慮究竟度幾慎獨之

學泰夫宛平布衣也嚴守程朱子從弱冠後即與

之友甲戌年同在武城醫中住三月餘遊學江南

渠曾與高忠憲遊歸而向子言之甚詳此在乙酉之前後從念臺遊則未及聞也音問久絕定作古人矣讀劉子語恍見故人於字裏行間也

初十日

得安邑馬玉笋書喜而拈此 故人千里寄書來未及開緘顏已開更喜北堂毫且健總抽不負養親回 言及忽經十七年君顏猶壯我頽然兼山治具延相念儼似陳荀促膝前

十一日

天地間理一也待於心為德本於生為性蘊於靈為

日譜

卷三十

三

情達於情為才直於初為命體於自然謂之天得其一而萬事畢中焉而已狂於一隅殊乏通方舉一而廢百君子之所惡也

十五日

復馬乾貞馬振公諸友書 稿入集

十六日

子之刻宗傳也妄臆以濂溪為孔子之聞知以姚江為濂溪之聞知此一時之偶見如此忽友人寄劉子聖學宗傳其言曰周子其再生之仲尼乎明道不讓顏子橫渠紫陽亦曾思之亞而陽明見力直

追孟子自有天地以來前有五子後有五子斯道可為不孤讀之一快公先得我耶我先得公耶抑南北海此心此理有同然耳

十八日

復馬玉笋 與先生別十七年矣人生可堪此幾回別了每一念之不禁清夢三更去忽視桑雲天半來隔封色喜捧讀神馳再詢阮兄恍見鬚眉色笑於字裏行間也先生歸來北堂康健芝蘭森秀此第一福德慈孝友恭一堂雍睦此從古大聖大賢所不能必得而身享之者愉快當何如耶更喜山

日譜

卷三十

四

居功課一日所接之人所行之事皆修悟之資修悟之功正陽明所云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外豈有餘蘊哉會子之推尊夫子也曰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宰子曰賢於堯舜于真有若以爲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然鄉黨一篇記聖人衣服飲食揖讓履處而聖人之精神面目台盤託出我輩今日正要在其中修証所明道不遠人道不可須臾離合外內動靜有無微顯窮通順逆一以貫之窮通來氣體雖弱顯於此究無支離渙散處何拍以語同人同人亦有信得及者恨不得與先

生暨諸似君一暢言之所囑構斯事即於
翼日治具招公望以公望與翁新姻且先生舊好
也集諸兒諸孫諸曾孫鹿伯順之曾孫于度之
子孫共醉先生之酒共飽先生之德覺原荷當日
之星聚還當讓我輩今日之遙集且宗傳刻成敬
呈覽

十九日

河津阮生徒步來訪 千里徒行過草堂志能作主
氣偏揚受人針砭不合溫此是學人入道場

二十日

日譜

卷三十

五

陝西李灌高尙一則 入取節錄

二十五日

復馬滄淵公孫書 名麟次玉次峻 稿入集

二十六日

答趙寬夫問學書 稿入集

二十七日

滄洲李玉鉉字居胤介帥于石趨來吉以書來贊

二十八日

讀易鈔六龍即元亨利貞分現之神而元亨利貞一
元也知此則仁義禮智信皆性中分現之神而仁

義禮智信一仁也諸儒說太極說識仁說主靜說
窮理說致知皆太極分現之神一而已矣得其一
而萬事畢學者全要省得頭腦不然處處隔斷如
何能統宗會源見字泰天晴之會

二十九日

答戴司農書 稿入集

十月

初一日

答趙來吉書 稿入集

答陳子石書 稿入集

日譜

卷三十

六

答李居胤書 稿入集

初四日

清直李振家傳 全文載原本畧入取節錄

初六日

爲易經大旨六則

初八日

獲嘉王柔字裕卿新鄉孫續結配京張琰仲昭張璘
叔文郭景暉平伯劉若武愷心杜晉卿又類同日

來贊

初九日

初十日 稽顙七子歸 七子及門已夕陽夷齊沮溺數相留
尼山為侍兼為友助我燭光輝短燭 堯舜可為
文可師為之即是夫奚疑各人試認生來面夜半
披衣起坐時 未停塵尾卷重開長幼欣承賜老
饜野色更無山隔斷信手拈來處處裁

與崔承一書、稿入集

十一日

兼山堂獨坐偶憶吾友之言曰院深人靜飢而食倦
而眠無俗事俗人擾亂此便是別有天地其樂不

日譜

卷三十

七

可以言傳也又云某某正得意受享之時使便與
我相易而處彼固不能耐我之淡薄我亦不能耐
彼之濃豔人各有願斷不能相強也

十二日

劉念臺宗周記畧、稿入集

十五日

為楊晉菴立傳入宗傳

二十一日

祝三無老人 上古遺民孰與儔蘇門山下好談修

少微彩霞長庚耀讓我先添第一籌

二十四日

問人心道心果一果二曰非一非二心一也而人與
道則非一矣道心者屬於人而不移於人者也此
箇雖體物不遺實觀聞俱寂故曰惟微若乃人心
即此道心之著於形氣者也乘氣出入視夫寂然
不動者殊矣故稱惟危然人心不可以人欲言欲
字從危字見出危亦非專以從欲而得名也且只
就動以天處言有多少變化無方在人心之危卻
是本體應合如是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人
心而不惟危則亦物焉而不化矣只這人心二字

日譜

卷三十

八

便自惟危的了或曰心發而為意幾危又曰心之
流弊為危均非虞廷本旨也惟精云者非不察於
二者之間惟一云者非去一心以存一心也謂於
入心中認取道心令其至一而不容二耳至一則
中矣精為一設精字有功夫一則純是道心無復
二者之說矣雖則純乎道心依舊只是此心非別
將箇道心來換卻此人心也蓋人心之體一則安
不一則危故有惟危之心體自宜有惟精之功夫
危者安則微者著無兩事也虞城所見如此故謂
性無不善心有不善文成無善無惡心之體言心

非言性也與此章議論正合

二十五日

保汝曰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謂無善之可名非有不善也此卻是陽明本旨又虞城之益友也

二十六日

楊晉菴曰格物之義後賢見註釋未受各出意見有謂格如格去非心之格謂去其障礙而知體自明也有謂格至也至物猶言到物謂知不可懸空而致必到物上方可實用其功也有謂格正也其物之不正以歸於正也愚以諸說皆質之復所楊

日譜

卷三十

九

先生先生曰各有攸當要在實用其方併可據以入德耳愚以為此亦未定之辭也聖賢立言常指遺為物如明德新民道也而命之曰物有本末則知此物字即前物字故致知之功即格此明德新民之物而已此學問簡易明白之功入大學者不必致於紛紛之說也晉菴之意固定一說矣愚謂各有攸當四字八河環瓏活潑潑地如格其不正以歸於正須先格其非心亦必到物上實用其力方能去物之不正以歸於正三說非截然三件也正所謂一致而歸耳之大通之見而此字句之

跡遂分歧路而成聚訟矣此朱陸未王至今為口實也

二十七日

楊復所曰自古聖人無一箇不是誠之者此言最確虞廷之危微精一孔門之發憤好古皆所以盡人合天也

二十八日

後來看書多草草故辭實得處有問虞城曰淡簡溫三句歸究到人身上畢竟是何物如此曰這是形狀中庸之德最恰當處又問何物為淡曰性是淡

日譜

卷三十

十

物語單須是見得何以為淡又何以不濼又見得於此淡處至淡澀而不可歇手方是有實得處

十一月

初一日

兼山堂語諸子曰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我輩然自有察然不能不落在眾人之中諸子請問曰一日之間動靜語默著衣吃飯應事接人俱性命流行之會果能一一中情中理而各有攸當乎不能也故曰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誰不由戶獨不由道此皆行焉習焉而不著察之

過諸子請問曰孔子鄉黨一篇微言微動無不中
理豈容有古人作則者心在而道從出矣舜之明
物察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正是如此天道時行
物生萬古不易而萬古不能著察其所以然明得
此則維天之命與聖學之純俱可了然於日用之
間矣

初二日

大凡逞才華弄聰明矜已狹人皆曲學俗士未聞君
子之大道也夫子之默識文王之穆穆與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同一機軸故顏子潛心仲尼直從無

日譜

卷三十

十一

聲無臭處醞釀耳善學者從事於斯方是大而化
之聖不可知的路頭

初三日

虞城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此是庶民
家道統之傳而歷代聖神都藏在這裏或疑其過
予曰卻是實理帝王之命主於民心民之視聽天
鳥符而違之天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

心性同異甚難言矣虞城曰性主其靜以待天下之
感心效其動以呈吾性之能無是性心安從生無
是心性無以見

初四日

郝雪海問學問須有一段真實自得不可搖奪處方
顯不破推不倒子適讀虞城集因語之曰即如此
公亦各有一段自得也或問天可知乎曰天如彼
其昭昭也何難知之有匪獨知之第覺日用動靜
無道而非天也又曰人亦天也惜乎不察而自小
耳修道之教立命之功皆是樞柄在手而造命自
我也又曰古今以來多少事變山川崩竭而天不
動也國家興亡人物代謝而天不動也龍鳳虺蛇
並出君子小人並進而天不動也而天之為天只
如其無聲無臭而已如其時行物生而已彼
無常變態竟不能逃天地範圍也故君子定性之
功當如是彼不能深造自得者而能為此言乎

日譜

卷三十

十二

初五日

邇有詭心學問者謂孔門七十二賢未必皆高弟也
而血食萬年垂休不朽乃歷代帝王如漢唐宋諸
君卻不得與匹夫論優劣果何所挾持而得此哉
曰之証夫子賢於堯舜矣堯則天舜協帝而曰
賢之且遠不幾於誕乎非然也此生民秉彝之同
然也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世遠而民幾與之相忘

得夫子之刪述六經而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始揭於中天夫子以後顏曾諸大賢周程諸大儒之統緒又自夫子開之或識其大或識其小莫非夫子之道所川流而布濩也是夫子爲一元之主宰而諸賢或職其會或職其運或職其世各有攸司此種道理亘古今徹上下君所以君臣所以臣父子所以父子兄弟所以兄弟天地萬物所以位育皆此一流人爲之撐柱不使斯世斯民淪沒於禽獸厥功大矣夫子當年思狂思狷思善又思有恒皆爲存此幾希之一線千載下凡側俎豆之末光者

日譜

卷三十

古

皆曰所致思之人也彼晉楚之富趙孟之貴烏足與此一流絮長短而較重輕哉

初七日

瀾孫至 攜得故圖書數紙驅車千里過蘇門老夫且喜身猶健祖德榮昌視有孫 舊云爾是培基人倘爾斯言應有因但事爾親深爾于此中便具一完身 好將棗栗與松蘿供客負瞻清話多樂事當前無外慕語和人意是天和

初九日

聞張石卿作古因憶潘子美 上谷推民望石卿第

一人如何無病逝賸可百其身 石卿今在矣子美久云亡吾黨稱修士保陽留耿光 二子皆吾友潘郎交更深江村曾對榻一夕百年心

初十日

偶書 定志源從痛逆持志能作主氣應隨任他哄動天和地依舊寂然翁聚時

十九日

與瀾孫語 余南來二十年矣爾隨爾父在家守祠墓此是人生第一緊要事凡立身行已進德修業俱於此中探取便可爲仁人孝子矣陸子靜學問

日譜

卷三十

古

在理家物處于米鹽葑雜而得其不容已之情況乎以長子長孫而代父主家祭祀先之禮其一二肫然不可解之情更當何如耶爾樸茂謹守之士吾不慮其敗度敗禮第於學問之道未得大明須是於主腦處恭敬捧持恭謹擴充方是與鬼神合德底本領故學須先立其大楊晉菴之言曰篤實之士可與入德爲其機知少而渾朴未漓也第懼其爲氣稟所拘耳有志者直以聖域爲歸有不問處疑之精一孔門之博約者所志不存焉此謂千古家樂之襟期而庸庸者思足以語此嗟夫自學

問之道不明陷溺了多少才知聰明之士老夫幸
得良友夾輔切而不迷於所趨今耄矣於此道稍
覺親切故所望於子若孫者獨此事最為緊急爾
豕孫也上佐其父下攜其弟是在爾勉之

世儒謂陽明白沙之學皆自禪來予謂儒與禪有不
得不同者儒不必避也禪與儒有不得不異者禪
不能強同也如磨鏡然彼磨用以自照此磨用以
兼照故有自私與兼善之別

二十日

明代人才亦云盛矣萬曆十五年前仁賢布列天下

日譜

卷三十

五

宴然嗣後新建張公當國但排意者即加斥逐且
株連夏引罪一人並及闕衙門臺省吏部頗矣洞
謝諸賢去國卒登鬼錄侍讀張陽和少宰鄧定宇
少宗伯楊復所尚實孟我疆侍御馬誠所倉場尚
書耿天臺掌詹曾植齋少司寇朱見堂少司農張
元冲中丞魏見泉吏部郎孟雲浦魏崑崙金憲馮
應京諸賢造詣雖有淺深要皆君子之人也惜志
未盡展錄之以備後考

二十一日

兼山堂語諸同人 人生第一要務莫要於明學

之不明則君子少而庸人多世之治也與誰共理
天下未有無真儒而能有名世者故學也者與賢
致理之要術也有一分學問方做得一分事業有
十分學問方做得十分事業由求必不能為顏曾
蕭曹必不能為伊呂天德王道總之在學術上取

齊先正曰有志之士當必以興起斯文為已任
孔顏之樂程朱不曾說破令人疑後儒疑非樂食併
非樂道曹月川孟我疆曰孔顏之樂仁也夫仁非
道乎既非樂道何云樂仁蓋日用間無厭無逆無
往非仁體流行所謂不違仁也不違仁即所謂不

日譜

卷三十

六

改其樂也然非好學而仁何能不違夫子固自言
之矣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夫子自謂不如即之好
學又獨稱顏子好學使非好學則離道而去仁也
蓮矣安能樂食

二十二日

子曰可與其學諸君知其之義乎昔人謂二炭相燃
其中焰生焰不在此亦不在彼而在相合之間蓋
物聚而氣盛也分而置之不獨無焰且將不燃矣
此有友無友之辨也共之時義大哉得共之義者
漸而道道漸而立漸而權總皆麗澤之益夫子所

以樂多賢友炭愈積而焰愈光彼孤立無助者有

奄奄待盡耳

二十三日

變化氣質當在持志上醞釀

蔡子莊嘗此微余今二十七年矣舉目視之若

昨日也

學問一事人果見到最急不可緩處自然歇手不得

須見得古人惜陰所作何事也鳥之飛魚之遊草

木之生長亦均度此光陰人不惜陰亦物焉而已

二十四日

道可一朝而見不能一見而熟此從心不踰矩必有

日譜

卷三十

七

待於七十之時

昔人謂敦行功小明學功大蓋敦行者祇得一人為

君子明學者可令人人為君子所以有大小之別

學不遷性根本不固一有敗露便成偽儒矣戒哉

學人須是自已作主張得失豈辱如風雨晦明於木

虛有何干涉

學無自得剽竊他人一知半解強謂了然如此之病

最難醫治

能多容得幾箇橫逆愈見德量之淵深顏子犯而不

校全不動一絲聲色

天成就人全在拂意處驗學力

二十五日

孔聖人自謂無可無不可似無繩墨之可遵然萬古

之繩墨不能外焉舉之無其體也凡天地間之體

皆其體也似之無其用也凡天地間之用皆其用

也人人飲食寢處於其中非日用而不知則厭薄

而不知自有至寶而自失之可奈何

孔子好古敏求其所好而求者何物耶又曰如不及

猶恐失其所不及而恐失者又何物耶意者即與

回言而終日不違者是耶其餘諸賢未之有聞孔

日譜

卷三十

六

顏可謂千古莫逆矣真所謂一人知己足不恨者

耶

天地間第一等事第一等人第一等樂只一學字全

收之無奈其不學遂未免全失之

紹興蔡子莊名祖襄介韓子新書來贊

二十七日

語子莊 子莊蕭山人前有陽明後有念臺兩先生

明之大儒也真如宋之程朱焉子莊生於其鄉其

所契慕觀感者久今過兼山堂問學固知非泛泛

也自陽明以古本大學劾詩論於紫陽後之學者

至今矣之念靈出而有前五子後五子之論與于
 聖學宗傳不約而合五十年企慕其人恨未得見
 今乃得見其同然之心也夫四海內外千古上下
 此心此理原無不同只稍有執著便成歧路朱陸
 王朱小有不同正欲其借大道而拘曲之士枝外
 生枝遂成聚訟此皆不明於學之咎也于莊第守
 其鄉之先達所來而至者聖學在是矣
 二十九日
 為楊孟諸子評 萬曆三十年間以儒自命者多矣
 而洞然見道確然有守以殷然以善望人者其惟

日譜

卷三十

九

孟我雖平楊復所充而至於大賤然空中樓閣乎
 張陽和本忠信以進德而精研卓詣處須復所
 一轉趨近溪明德處孜孜不息新民處兢兢懇至
 宛然有不厭不倦之風乎然知和而和幾於柳下
 惠不恭矣都定宇昭曠豈然操履簡然其風風翔
 於千仞者乎然體立美而未行中年化去其斯
 文之不幸也故楚何以先覺曰任接引怵慙殆亦
 吾道中赤幘歟然猶有未斷之名根若磨州之張
 懷琴川中之邵仰齋關西之馮少墟東省之周際
 齋皆闖然自修確然純正所稱慙慙君子非歟

十二月
 初二日
 答崔玉階 學問一事原為自家安身立命入聖達
 天所稱天下第一等急務第一等快樂者無逾於
 斯然非天下第一等人自昧焉而不知求慙焉而
 不敢任何幸耄年而得不待教之蒙僕為之強輔
 助我燭光此豈偶然也哉非求異不苟同便有深
 造自得之趣此所以欲罷而不能也格致鬼神辯
 論胸中了徹筆無粘滯可謂發姚江之蘊矣正中
 自有感之意在

日譜

卷三十

三

初二日
 寄張仲誠 使君歸山人有謂其道未得行者僕謂
 萬世之事惟退處者當之赫赫榮名豈能與之較
 久近哉使孔子當年得行其志不過率幾一流耳
 何能作萬世帝王師聞之先正云孔子刪述之業
 在四旬八九時公歸幸留意疎見楊晉菴與馮少
 墟論人心惟危曰凡純乎天理者不危純乎人欲
 者亦不危惟條理條欲可理可欲變動活潑不可
 依以為安者方稱危以此論人心可專以人欲言
 乎孔聖之言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此

形狀危字甚妙處然卻是論心之本體如是不正
以人欲言也此說或有當於高明因附覽

初五日

語諸子若孫 學問之事人之所是者勿便以為是
須實見得是人之所非者勿便以為非須實見得
非乃為自得邇來覺得方寸一點靈明是我真實
家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與我都不相干

初六日

淵孫臨路示此 學人有三等一循理一縱欲一不
理不欲第因循歲月而以常人自處焉此三書宜

日譜

卷三十

三

有所擇矣于與云必有事焉又云為問不用則等
舉之矣爾等須令有所事勿使才塞其心識此之
謂知及存此之謂仁守恐其未確而親師取友就
正有道之謂好學邇來問業者動云無下手處夫
惟不肯下手則終身苦下手矣其心才塞也豈待
問哉論語云亡虛約中庸之淡簡溫皆是人性盡
圖聖賢苦心描寫出來未可草草看過何去何欲
自體自認與諸舍共相勗勉勿以常人自處則
字及堂家聲永永勿替矣

初七日

答孫紫淵 前字已減連陸復奇手札暨中堂公大

詩至山野老生何足當大君子眷注至此且格骨
清逸命意深遠拜教良多山樵不敢屬和亦守安
卑之意也近集原蓮陸就所存付梓敬謝之費僕
亦未嘗聞所商與連陸言之可也至草野迂腐之
談不敢為立言之業何敢乞言於當世之賢宰輔
乎即栢鄉公之序亦連陸之意非僕之所敢聞耳
明史之修廟堂自有定議製職之人非庸當同原
長安諸老亦有字言及僕已具實陳之矣

初十日

日譜

卷三十

三

陳國鎮臨路手書為別 宇宙間江河可使變遷也
代可使興替人物可使凋謝惟此學不可使一日
而不明吾猶諸唐虞而得堯舜猶諸三代而得禹
湯文武猶諸春秋戰國而得孔孟漢唐之世寥寥
乏人天人原道之篇猶在朦朧之際宋周程諸儒
出而天下靡者始稍醒矣明代陽明崛起振鐸斯
文字之師江村先生獨得其宗為吾黨開晦昧之
傳一時遠邇窮達浸浸興起此莫非私淑江村先
生也江村得力姚江而一時有志之士皆知私淑
江村余聞昔人有持海方異種者遺一粒於中國

初則共相訝之矣久則美而愛愛而傳不數年而
滿中國矣故明學者布德之意且又何患其久而
洽乎尊聞行知光大師門之業不能不厚望於吾
子於其行特贈贈焉

十一日

語照侯 學問之道二帝三王伊周孔孟以暨周程
諸儒一言以蔽之曰止至善而已然善無聲臭止
鮮持循必修身有實功斯止善有實際蓋至善猶
的焉而修身則張弓挾矢以收命中之能者也故
一止善而旁蹊曲徑權謀功利之說無由入矣一

日譜

卷三十

三

修身而凌空駕虛飾智驚愚之習無容混矣故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豈是皆以修身為本劉念臺曰
三十年胡亂走而今始知道不遠人語修身也此
孔子之所以語曾子者

十二日

寄懷承鹿王叟 屈指別來已五春每臨曲水便懷
人燕南豫北千餘里遙望君家若比鄰

十四日

生日有述 我生八十五閱歷六朝君舊帝與新帝
野叟名具聞公車十二上妄意寄斯文外臣容集

許何啻賁元繻一息不敢懈秉燭冀策勳籌客遠
近集賓主氣氤氳此際陳疏水先靈應亦欣
二十九日

除日 八十五歲又歲除皇天佑我老樵漁苟全性
命愜子願況復有兒讀父書 壁間啟歲一題詩
當境欣戚祇自知客裏逢除五十度積習不
緣隨 明朝霜鬢又加年寡過功夫豈得然
毫焉學益力燭光雖短敢安眠 學道時時
聞眼前是道誰能分可聞不可非難學
已出羣

日譜

卷三十

三

明代學者自薛王鳴鐸陳胡振響嗣後津津然天下
始曉然知趨於學應從祀而未及入者尚自有人
大約昔躬行君子也談鋒太銳恐躬之不副思偶
為一詩示我同人

學問要從躬上得文辭璀璨總浮塵年來疎漏堪憐
我老去空談恐誤人萬紫千紅渾是舊單枝獨葉
漫誇新洗心藏到無言處此箇功夫誰認真
一場大事真是奇怪人卻看得平常漫不警省無怪
乎以因循而成暴棄也偶拈此句告我同人幸於
平常中看得奇怪又於奇怪處看得平常方可登

聖人之堂入聖人之室為聖人之徒也箇箇人心
有仲尼不求吾心之仲尼而求仲尼於仲尼愈求
而愈遠矣 試思孔門何所事終終日與不關
三千徒眾推愚魯不事文章不入官 闕里開闢
老逸民東西南北莫棲身而今普地尚文周禮代
君民拜聖人 這場大事有誰知漫自模稜拜作
尼簡臨當年裏面日聖人與我無差處

示浩溥兩孫暨楊王兩孫婿 試思孔子何以稱至
聖顏曾思孟何以稱大賢為其為萬古斯文至聖
也使無孔子一流人則師儒之教不立而中道絕

日譜 卷三十

義廉義謙恥無所招構乾坤亦謂然何也矣
秦漢以下諸君不得與孔子較優劣則與焉焉
文武世遠言聖人漸與之相忘而孔廟無耳目无
子以至守令無一處不奉蒸嘗果何所扶持而得
此乎自生民未有賢於堯舜洵非虛語也從來讀
書者七八歲入小學人便呼為學生做秀才便為
進學暨登舉輔仍自稱為學生以其所謂者聖人
之言所謂者聖人之事也余放功名之念久已不
到胸臆間于孫輩有業舉業而問學者余親教其
志靜言思之舉業何妨於學人自誤舉業耳何足

進學而論出入廟廷仰瞻四額堂曰明倫才曰俊
秀對宮墻而勤仰止之思誦詩書而加體驗之力
則藐焉一身便是聖人之徒肯日有就月有居如
掘井之日就於深為山之日就於高此豈非
之最榮本分內之良貴我後經營身心之外皆起
於學之不明也非舉業之咎也余向來以此望同
人中之顯達者謂明學為人生第一急務學為天
下第一偉績今以告後生小子以爾等四人習新
八股之業微有隙明且晚可博一第子員立身在
此顯親揚名在此當及時發憤學日求進擬禁如

日譜 卷三十

松和之登高嶺堂然如圭璋之列清廟斯謂之貴
進學斯謂之真秀才不此之圖 致身
要浮名耳春華耳終難以語聖人之徒爾等勉之
日譜錄存卷之三十三終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三十一

康熙八年己酉八十六歲

正月

後序 新刻孫徵君年譜

初十日

孫徵君年譜錄存卷之三十一

復王夢魁 兩札出自眉前并力學之久固不知

此言亦不能為此言也 夢魁於事上猶易而

於意中實難 遷伯王欲其過而未能以其

千聖要訣與夫子假年學易可以無大過之

相契合足下年未四十懷希聖之思立見性之

舉從前夢與驟急一切浮情客氣當自消融先

日譜

卷三十一

謂學問不必專言 但於志仁處理合通安從

生如云意中之過未能卒舉畢竟志未真切

日宜三復附去會約一册來既登請

十七日

答周四明問六則 問 老而安死然後不

夢周公此言未達曰此言聖人化境也知

是也此中不容有一念之存不安死是徒有死生

之念在夢周公是猶有用世之念在心與天便隔

一層故必心與天化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夫

于一生應過多少學力纔全全的天命流行了

是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三句話乃一件事 問仲

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兩端之教此言未達

曰學與教原不分兩事自始至終但有生熟而氣

更端始學在母慈必固表上用功母慈禁止之辭

久而至於化則絕四矣故曰絕兩端之教 意必

固我固是大有神機與力的人然神最奇等非

聖人不能知也不能知如何得此心空空而竭兩

端之教即字妙會即的穆得使他人自動 問

敬者主一無間人謂一則是未發之中否曰眼前

事 物物無一非性命流行只為說的太精微便

日譜

卷三十一

令人無處把捉不論發與未發惟存一敬之心

則敬在而中即在矣 問中有三則皆謂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萬感未形之際刻刻有敬長至於

操存純熟乃可言實然歟曰聖賢千言萬語非

教人求中有三則喜怒哀樂未發何以見中離已

發何以見中有三先儒有說中有三則實久有說

中有三則虛總其要中有三故實是真實虛是真

虛虛實亦不作歧觀呂新吾性心是歸深層得之

心正是常存敬畏耳 問周子三賢出無欲也然

無心必由敬也然則一此聖學始源也能主敬然

後能欲去理全而至於靜有欲何以爲敬不靜只
因有欲 問正公危舟不怖曰心存誠敬一父老
曰不如無心二者優劣何如曰心存誠敬所謂中
有主則實放外邪不能乘虛而入也父老所謂無
心則老而衰死時起由心存誠敬然後能至於安
死可分安勉不必分優劣若以無心爲無心至於
陵強狂妄 先備有言從古聖人言聖人以合
有持德有仗據神化之事不可輕以告人危舟也
夫與杞櫓老人偶出高論正見造語之無極止名
世與真備原有別錄也

日譜

卷三十一

三

十二日

答王敬伯 前在貴州飛顏接辭因知非流俗中人
也後於子石得悉慎繁篤實更是載道之器夫道
在眼前無之非是人人俱足真是不可須臾離也
無索人之爲道而遠人則不可以爲道孔聖人四
字教條垂誦萬世曰子臣弟友無人不在于臣弟
友之中無人能滿子臣弟友之分故夫子自歎其
未能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躬之不闕而徒
事於口耳文辭曲士耳末技耳豈足語於君子之
道哉來札云日用人倫問求無愧於心此孔孟庶

本也僕向來與諸同人所言雖人各問答其大意
總在躬上取齊可互觀也附會約一則

十三日

坡上伯與天章辭歸子語之曰二子可謂沉潛而篤
於學者矣然沉潛之人發揚意少未免因循今日
如是明年如是勢必至矣其故步如無價寶珠埋
沒泥塗與淵中初遇之久且忘之則有從安指示
者且不敢認爲己物良可嘆也須奮起精神自有
知月無忘方有深造自得之趣試思孔子一生學
習其所云如不及而猶恐失者是何物耶我輩果

日譜

卷三十一

四

看的如此真切自然欲手不得一子勉之

十五日

孔子贊 七十從心老而安死不夢周公一念不起
人也而天統亦不已春秋延民不求榮仕天子北
面普天同祀生民以來未有貴於堯舜遠矣

十六日

鹿伯順贊 公爲諸生處女守身公舉孝廉俠士爲
鄰自入官後到處認真修明職掌清貞絕塵不計
待喪不顧喜與天子宣習宰相怒曠徐理所請不
爲其神戎馬游書學習益純江村之帝姚江之濱

百有餘歲道域同球以子靜為知已依元晦之忠
臣嘗自命為吾黨之狂簡豈甘心於君子而未仁
力能開闢學社固循破腐去偽溫故知新子固十
年所心服而敬事以一身而兼直諫多聞之三益
者實惟公一人

十七日

顏子贊 學庸語孟子曰子之文章自出於心
獨顏氏子既鮮發舒發論語不遠於此若然者
虛何以曰萬世敬澤無窮者蓋子虛又何以曰顏
淵死而孔子之道未盡傳其言言而之無窮其無

日譜

卷三十一

五

窮也夫子之道如日經天即無須會思孟豈淺能
淤抑又思之未盡傳實未盡傳也夫子之道與天
同運再添幾箇原曾思孟仍覺其疎於吾言無所
不悅惟我與爾一體自如回之言曰子在回何敢
死子之言曰淵死天實喪予夫子嘗自謂即之好
學又嘗稱顏氏子好學一場大孝孔顏相與以有
成其所好古敏求知不及而猶恐失與有進無止
語之不慚不遷不惑者攜手同車一不違仁於終
食一不違仁於三月一復心不貽矩一從微而末
由雖日一問之未達蓋天不假之以得語

十八日

曾子贊 忠恕盡道弘毅當仁貴先若平斯遠刻述
之際破益純於啓手啓足之辰以濯以暴得歸之
神若無若虛信友之真一魯一德質亦似有唯存
喟自為鄰國勿之請事三省之守身這場大事尼
山首門前無所因于與氏私淑於百七十年之後
子思子雖嫡孫尚未得於躬親一時共學百代明
裡實惟我復聖宗聖之二人

十九日

子思子贊 中庸之書大易之微一誠為至高聖同

日譜

卷三十一

六

歸仲尼統天地萬物之全于思闡天人性命之幾
語大小而莫載莫破察上下而魚躍為飛既揚先
聖之輝又傳後賢之衣有是祖有是孫有是師有
是弟一燈相續萬古同輝至誠至聖總仲尼一身
之發現而天之生物不測鬼神之神不可掩亦昔
仲尼一身之發揮此道甚費此理最隱述聖為能
窺其秘而洩其機

二十日

孟子贊 顏曾於孔子一步一隨孟子學孔子乃合
乃雖離合而與之相究歷學其時時之所在與世

推而任止久遠原無成案時受取子豈可預期義
利之辨如明指掌王霸之分較若列眉欲開欲閉
欲泄欲撫總屬任已之私好貪好色好勇好樂而
爲政王之資且氣夜氣苟一亦之有發集義養義
聖學莫之或欺孔子之道人謂得孟子而大光陸
子之學亦自謂讀孟子而有得於茲論語孝弟爲
仁之本故孟子當年對諸侯王開口便以仁義爲
辭七篇之中又每於孝弟而寄思仁義禮智樂之
實只一孝弟盡之守先王之道以孝弟守之待後
之學者以孝弟待之此是願學真血脈千載而下

日譜 卷三十一 七

孔孟並稱意者其在於斯

二十一日

十哲兩廡詩 十哲諸賢暨兩廡總從教化見川流
孔庭一席稱天爵若箇侯王敢匹休 有若何爲
居廡下濂溪明道已升堂姚江猛力留孤柱抑者
非尼卻足揚

二十二日

六子憶 文靖元時第一人甯陵恰與洛陽鄰起東
飲味皆同調更有江村好認真 客問何爲憶六
子也予曰文靖鄉之前輩私淑久江村吾友也四

子者各有集子讀之語多同不知彼先得我心之
同耶我先得彼心之同耶同者自不能強爲之異
故並憶之

二十三日

裕卿配京張仲兄弟暨學伯體心又預同日來
後來每同車恂恂然知爲孝友士子語之曰學何
爲也哉學古人之爲孝子悌弟者而已矣矣矣唐
虞之孝子也孔子春秋之孝子也孟子之孝子
陳乃所以願學孔子故七篇之中陳王道則以孝
弟而爲王道明聖學則以孝弟而爲聖學無一句

日譜 卷三十一 八

話一樽事離了孝弟尹吉甫作周宣中興歸而飲
御乃在張仲孝友今之張仲非昔之張仲也而孝
友則一也體心之求信信此孝弟而已矣又預之
必爲爲此孝弟而已矣羅近溪曰孝弟二字爲天
下後世一切有志之士安魂定魄一切拂經之人
起死回生肯哉斯言日宜三復

二十四日

有所思遂爾朋從善此志警 一塵拂去一塵生沒
羨古人無事行功力未深難強合天空雲淨月常
明

十七日

同作者七人曰指良門荷篋等無疑幾門知其不可

而為一語雖語語然初把夫子一生心事

養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如言知已亦不足

心於世楚狂講了他的道理天下欲與之

別有一種道理沮溺謂天下無道難以居

政以天下無道我當與易乾坤不毀全信

義大人只曉得深身所以為隱者孔子當

有深相知者故曰其我知也夫黨人大

指在博學使失之矣七人者俱非常人

日譜

卷三十一

九

重他只是他這講無道則隱一說未嘗

自卻不得孔子之大謬者莫看依是輕

二十九日

奇歌子亮 學人自立甚難必須借助於

自不乏大夫之賢士之仁節在我輩

之友之者我之身果賢耶仁耶彼仁

我也取人以身從古記之夫子偷路

公車時早來兩月為慰

二月

初一日

易為道學之源不知易則不知天地之消息

一物耳盈天地之間只是陰陽兩端

間一消一息有許多變化之理

身故聖人一一以身印之六十四卦之

地萬物之理總在一部易書中矣

序卦傳 劉念臺云有天地然後有

易書綱領三才之義著矣盈天地之

也此段見人物初生氣象物類不

畜至受之以履此段初為人

受之以否此段由人

之會自乾坤至此

事也此段自否

而且隨象歸有事天下復大

至者飾也此段又經有事之後

平文物之盛飾然後

又閱十卦矣至此仍言

至受之以大過此段又自世道

體建用之機物不可終過

轉入誠明一路為治過之本

日譜

卷三十一

十

上卷三十卦乾坤立天地之體坎離效天地之氣
中間妙是四陽卦相錯而成合之見先天之妙氣
化為王而人事應之故治日甚多亂日嘗少有大
然後有萬物至禮義有相錯就乾坤推測成男
成女為夫婦之道以見其甚大如此天運之變
恒者久也成恒反對上文首言夫婦之道而至其
以久是合之物不可久居其所至夷者傷也成恒
之後便繼以避見世道不好消息雖壯亦不可恃
也而終歸於夷也傷於外者至受之以解此長終
夷之後復自合而乖由難而解見人事不常之故

日譜 卷三十一 十一

解者緩也至受之以益下經四十卦而受損益其
變從泰否來一是開氣化盛衰之始一是開人事
盛衰之始故雜卦曰損者盛衰之始也益而不已
至受之以非此段從益之後得決因得通得變得
升仍得困以下見人事消息進退之說升進不可
不羣至受之以艱此段又推治道盛衰之會至器
者莫若長子至長者止也又推及至德以掘盛衰
之理物不可以終止至歸妹自損益而後又開十
卦至此仍序夫婦之道於父子之後而得盛衰之
會得其所歸者至受之以旅又推之世道盛衰

之大會旅無所容至小過又轉入八事上見得失
憂虞不常之故有過物者至未濟終焉為世道盛
衰之終會下經三十四卦成恒立夫婦之大義既
未濟效生成之大功其間妙是四陰卦相錯而激
合之見後天之易人事為至而化氣應之故成恒
常多吉氣常少 或問孔子所至未必盡是改王
之意曰股周易已不同於夏商周起孔子而再為
更置亦未必盡同氣運人事感衰消息夫豈有一
定哉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

日譜 卷三十一 十一 初六日

復湯孔伯 別後時切念之念僕四十年孤方獨承
之擔一旦得其人焉付之此身輕快何言然僕身
輕了一分未免為知己重了一分也前付刻心局
一字未得報亦疑有字云作者未回王吉來廻環
手札若觀芝眉細亂起居吉云小人侍左有書
年在家在外絕不欲管閒事喜讀書族人少而安
分門下人不致生事家固不饒日用亦 常往祠
堂中瞻禮老夫聞此言笑謂構構係汝 諸兒曰
何物王吉乃能為吾孔伯為生面耶於小人之口
得良友之躬只此便見任重道遠實際處邇來遂

近同人浸浸乎有憤與之意且有未及志之
而便欲立志者劉念臺之言曰三十年胡亂走前
今始知道不遠人念臺集中多與論至月子其
生之仲尼乎陽明見力直道孟子自有天地以來
前有五子後有五子斯道可為不孤宗傳一編矣
意以濂溪為孔子之開知以姚江為濂溪之開知
不謂念臺先得我心之同然耳近讀楊處恭集
真實做工夫人不可少也橫今年八十有六矣
此一件事方稍覺得與吾身原自親切始知孔
人一生好古敏求如不及然恐夫者死不嘗假而

日譜

卷三十一

五

食渴而飲即欲飲手不能思此段意殊難以與
之於人二三所與言者又不符其常聚首每
至竟欲令博兒與保汝歲一過
謂友朋之益如三炭相燃其中焰生蓋物聚而氣
勝也分而置之不獨無焰且將不燃矣保汝
辭館意同有在此時正好料理出門不謂兩人
各以父母風燭兒女婚事不能出戶願莫之是
經有事太康屬之往贈此君有心男子也可惡
中情事耳保懷博兒前之

初八日

語諸子曰這件事聖賢千言萬語費多少苦心喚醒
迷途人只上不醒以為充不的假解不的偽絕不
照管自有寶而自失之知求為大而不知求心知
養桐梓而不知養身真可哀也已我輩果能知的
聖賢憫天下萬世之苦心當自有愧汗而食不下
咽者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語之不
情又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此正與發憤忘老不
及猶恐失同一功課干載下不及見孔顏孔顏之
心至今宛宛在也見此心即見孔顏矣處江村
云為甚不情顏子境界情不得了自已性命得夫
子發覺何處得以自匿何時得以自已批動消息
欲罷不能知孔子其天知顏者其孔

日譜

卷三十一

六

十三日
復趙寬夫 吾又自前番病後覺得胸中絕無粘滯
此便是從苦境中磨鍊經此一番長進其誠趣自
是不同生薑樹上長常亦由你說學問之事只是
要不自得自得則居安資深而左右逢源纔是集
裏不能自得無破綻終是義襲前所云到底話
為寬夫大有識力人徹底清徹不令有一事一念
之取無務求一箇天晴字泰此老夫所深望於長

友者此也五倫做叙慶在大和窮達善妖一齊
盡自是確論然詩書所稱一人有德萬邦惟慶等
語畢竟就榮昌順適一邊言孔之移身成仁正之
舍生取義顏之不幸短命於慶之理無妨畢竟不
可為慶之事耳所欲所惡所樂俱是性命之理所
謂本體皆順而工夫皆逆學問全在道上得力迥
來正與同人者力講習此段

十四日

復錢升階 道地者不可須臾離也無一物一事

一時一念而非道也真如日日不厭飲日日食

日譜

卷三十一

五

不厭食人不知只此是道故曰莫不飲食鮮能知
味劉念臺曰三十年胡亂走而今始知道不遠人
盡恍然有得於飲食之味也耳所聞目所見無處
非性命之流行則無處非悅心之禮義此之謂知
德此之謂明道孔子忘年忘食顏之有造無此昔
有得於其味故不容自已吾丈既知於日用飲食
中靜養者力之久其味自出此段事原不借力於
朋友第無朋友則作較柔之僕回想從前非真友
提攜則墜落也久矣老夫今日於同人者大
家鼓舞相與有成昔人一炭相燃其中炤生分而

置之不獨無炤且將不燃矣

十五日

讀洪範雨暘燠寒風與貌言視聽思相為流通讀易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
為手兌為口是合八卦而始成其身帝載不可見
所可見者八卦之效靈心靈不可見所可見者衆
體之用事堯則天文德之純與於穆同一不已孔
子曰知我其天則人與天原分之而無可分亦合
之而不符合者也若以為漠不相關者豈能與易
故作欺人語哉周子之言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

日譜

卷三十一

六

天我輩但立必為聖人之志則日用之間有大則
焉將見五行之運八卦之德不在天近取諸身而
足矣邵子曰以一物之物為萬物之物者人地以
一之人為萬人之人者聖人也人而聖人則人
也而天六三無道人渡河余舉此言相質三無道
人曰然請錄以告夫同志

十六日

得馬習仲書 說言初聞擬與同人為位得斯力止
之日未有的據不宜張皇料習仲必不至是手字
來構斯適在坐日習仲遭此一番大病學問當是

益一番矣來人倚馬索回音不及多作書聊謝
字令習仲見老夫面目也別論學脈談說二技具
開我輩生平非數語所能了當也須俟面商

十七日

復梁人電 別我以道久矣心切念之題語成集

則棄不忍釋手此是入字許也 復做工夫者

當補入家傳耳每讀其錄見我以道手錄其說一

一 一閱俱非泛泛聞此見此心之不放房中在此

一部集其受益自是不淺老夫入十六歲家廢信

於往年獨心思尚未至於此離離念盛之言曰三

日譜

卷三十一

七

寸年胡亂走而今始知道不遠人獨行先生其

宗旨正與我輩相符恨不即握手一詳言之按劉

振之將來手字匆匆草復不盡欲語

十八日

以誠齊家語序 國有祿祿有諸由來志之要非

徒點綴文明飾細節已也 以後王君公憤行於

上與仁義讓本一家以盡諸家大夫卿士為行於

下思孝思弟合其所以則一家漸之以昭其辨台

之以治其情分而不散久而不遠誠親睦之隆規

適治之大道也然國廢自遵成憲循舊章未有或

廢者訊家 除一二世後 有者 亦流其

棄之故或以家世謝而昆裔不其或以白屋子名

未形疑為僭而不敢修視為不私而不敢修及

籍記不備父老不傳族黨之紛糾氣祖父之名入

失欲修而不能修相率擯擯遂致本原而秩序

頓墮不識面不識名付之路人付之泰處者此上

也不知有此身則有身所自生身所同氣一體

之人一傳而派衍再傳而流分不急修學前人今

日待之異日會何念此派何由專起乎故舊家之

世次綿延我不必以關國嫌也舊家之數庸庸矣

日譜

卷三十一

七

我不 素歡也舊家之孫子 必以

單弱屈也各記其行事姓名親親陸穀元氣存於

一家雍和將進而國在天下矣蓋人生百年所

勤懇焦勞者咸身外事惟此為不容緩圖者自己

已後吾鄉蠟連兵少予每於親知語次多及修

事信者俯信然接踵而行者尚未果見今秋公

與極纂成其家譜可謂知所重矣憶居百樓六年

曾取氏五世從子遊者數人從星尾遊者數人

孫永興妻於其族極為吾家武城守之志好與

孫為朱陳好故於其譜之成也樂

二十一日

威如讀易余語之曰廣八卦之象廣止此乎威如曰

舉此以例其餘耳萬物皆八卦所生也子曰子可

與言易矣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不得其言意而一

句洗一句經聖人括出者便信為理之所有未經

聖人括出者便以為理之所無一句通不去矣子

解此可與言學矣

二十五日

第五孫女出嫁於毛氏

三月

日譜

卷三十一

九

初一日

或問揲著之義曰大易本之言之曰子曰受命如繇

可與酌酢神以知來知以應往等語此亦惟中孚

無妄之人可與言此若非其人恐神亦厭其賤而

不告矣列念臺曰卜筮之法相沿舊矣至其間一

切配合造化處蓋亦微會及此曰借以尊聖人之

教使人不敢褻用耳讀聖人書要得其活潑之意

夫子曰要盟神必不聽豈謂向去子作此語耶夫

子一神也用易之人統體是易則聖人即者卦六

爻矣凡吉凶之幾兆端已發將至而未至者曰來

吉凶之理見在於此一定而可知者曰往知來者

先知也藏往者了然蘊蓄於胸中也

初五日

保汝問知來無可疑藏往何也曰天地間凡事物理

數一往一來盡之矣來者不知由往者未得了然

蘊蓄於胸中也氣運之盛衰與廢人事之得失休

咎在事昭然來者可鑒夫子曰百世可知正所以

驗在也藏往知來非二事所藏而不用者用智而

不用卦无卜筮而可知吉凶猶神武自足以服人不

假於殺伐之威此聖人之心易乃作易之本

初九日

奏見攝溥孫親迎於成安

湯孔伯問朱子謂程傳言理甚精而象數未備來歷

猶先心象學二十九年其注易或以卦情或以卦

形或以卦體或以中爻或以爻變或以占中或以

錯綜與孔子言錯綜其數非其中爻不備序卦雜

卦之相聯相配以無不合不知果皆自然之理與

抑未先有牽強之說與程子之學或可與程家並

行而不悖與曰易之為書詳變象占四者而曰河

出圖洛出書不自然之文章聖人則之以立其辭

天地變化有自然之變聖人效之以立其變天聖
象見吉凶有自然之象聖人象之以立其象天生
神物有自然之占聖人則之以立其占皆自然而
然豈聖人勉強自作哉程朱在易大殺已具謂易
之精蘊程朱說盡後儒不必再言則乾坤之變也
久矣程朱言程朱之言罷塘言罷塘之言皆皆相
生各具一體皆所科大易之功人也平常謂易是
本書不知易卻是箇人謂易是易文周孔固大聖
人不知吾心中亦各具有一部易在學易者不
向義文周孔問易第問之自心而已

日語

卷三十一

五

初十日

易不可為典要此語理會的明白方可與言易如聖
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
而末又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而成之不言而
信存乎德行何也蓋立象盡意者聖人作易之意
得意忘象者聖人用易之妙也指各有在豈容執
論 形上形下千古論道要語也上下總不離形
道器亦非有二前五謂字謂者名也後六存字存
者在也上文言化而裁之名之曰變下文言化而
裁之在乎其變意各不同名者反指天下之道理

在者專主大易之卦

十九日

復崔玉培 言別三月時入夢思不謂述有慈憐之
變為悼何言竊思之天下事變無窮古人未有不
身經者常變順逆無無道理之時何常倫理中一
件事是色便可頂立於天地之間矣子曰孝悌
子孺人無間於父母是孝之言人子之辭故不
者繼母而問子以繼母而得為大賢親及以孝
而處繼母之賢又且 以繼母之賢而益成子之
孝此便是孔門中一道真封語夫何 正以

日語

卷三十一

三

嫁女娶婦皆懷四月初當遣博兒行候匆匆不多
及幸自愛古人不敢執杖見父更當為太公自愛

二十三日

答湯孔伯 趙錦帆久相與知其為詩人地跡過兼
山堂論學大吉正與我輩合其論易也謂程朱之
來不得謂孟子之道得陽明而大光且有引
人向學之意魏環溪十年聲氣通以書來其言曰
某不自揣有日知嘉言錄一書成而未梓備言錄
一書始而未成皆深察夫備而雜雜空言一而無實
用著以自警聖賢數百言皆若痛癢此君人多稱

之道文可悉其人否前字從日請中錄之以付
臣忽阻雨不能行念同人良會之艱有便鴻故不
敢輕錯過然中之所欲言者原非筆舌能盡也

四月

初四日

節孝婦崔氏 入取節錄

陳留縣崔氏黃垆村人魏一魁妻年二十而婚無嗣
時在天啟丙寅地勤井日事翁姑以孝聞翁姑沒
氏三年負上為築一塚巍然并築其翁之父母塚
亦加之魏單寒之族既無夫黨又失歸甯有田十

日譜

卷三十一

五

餘畝紡績以易粟米歷長已許荒年未兵燹桑田
滄海終不能奪其志隱也仰止節孝具至本縣已
申文旌表矣氏年已七十艱貞足嘉段玉伯孝廉
親過其廬歸而為予言因錄其槩

初五日

贈程高菴 高菴子鳳陽人以寫神擅名王夢龍大

史稱為頹唐之後一人也見輦輿及門二三于
至草堂後為廡備存此老面目子曰古來名人
傳至今日者傳其人也非傳其形也人不足存形
於何有菁菴曰天地間無一物是有無一物非有

子聞之曰程君非繪士乃學人也無一物是有有
仍歸無也無一物非有無仍生有也知此則凡虛
實動靜內外始終一切盈虧消長之理總不外是
菁菴其學人乎繪事其藝餘耳易曰象者像也易
尚象舍象不可以為易而又曰像也則又無道象
之可執矣故劉念臺曰象即所謂形而下者也像
即所謂形而上者也菁菴于意在象先故落筆自
入微妙無庸煩上三毫也願行書以為贈

初七日

八十六歲像自贊 問爾為誰曰歲寒氏歲既云寒

日譜

卷三十一

五

爾何為耳曰幼讀書妄意青紫長知立身願受
恥雖困公車屢蒙薦起骨脆胆薄不慕榮仕衣履
文然食甘糠糗隱不在山亦不在水隱於舉人七
十年矣選勝多男及門有士老而學易欲探廣旨
聊以卒歲如斯而已

初八日

復魏環極 僕初知先生於大隱繼而從申臯顯

中柏柯公集中似其槩邇郝雪海王夢龍趙錫勳
諸君過草堂俱稱當代學人任道之勇執德之固
不復有歧路轉念者惟蔚州公一人而已馬王筍

每有字來亦詳言之夫諸君之推重先生者未必盡深於學問之人然莫不以先生為宗則先生之品行服人由來久矣某以衰病野人舉切稽慕自不敢輕通姓名於左右去歲蓼庄以手字見示始知先生之嚮野人亦不啻野人之嚮先生也故不忍自外謬附一言為文母太君致祝乃蒙虛懷下質娓娓數百言真問不能問寡之盛心也遐環大札字字淋漓千里之外不獨見其面已見其心矣所論訂正三種僭為一評聊以見意先生不吝一字欺我某何敢有一字欺先生哉竊思真儒名

日譜 卷三十一 三

世代不乏人遠不具論宋元之際道在許子當年與靜修同徵過客城尙進止靜修曰公不日則道不行某亦出則道不尊二子固各有所處也渴朋之際道久矣有所屬矣先生與栢鄉公真道此事不任還教誰任知兩先生斷不肯輕讓之他人耳某今年八十有六矣幼蒙良友提攜稍知自愛今幸矣叨兩先生之知更出意外舊日濟上之書先生定開之一息尙存敢不自勉以辱先生之知過乎晤而無勤勸言直率先生自諒之先生搗諫太過某何敢承敬辭之掌記

十一日

錯綜說 錯綜之說揚於來非自來創言之也孔子固言之矣曰錯綜其數亦非孔子創言之也伏羲圓圖一左一右之形也雖未名錯而錯義已備文王序卦一上一下之說也雖未名綜而綜義已備孔子目擊之而道存焉故曰錯綜其數然亦未明言之也至矣鮮而始暢言之綜有四正錯有四隅錯有四正綜有四隅綜有以正綜隅有以隅綜正論象有卦情之象有卦畫之象有大象之象有中爻之象有錯卦之象有綜卦之象有爻變之象有

日譜 卷三十一 三

占中之象皆持千古未發其自謂孔子沒而周易已亡若至今日始明始非虛語也包有說焉畫前有易卦未畫亦不見少有畫而卦辭爻辭象辭亦不見少迨有卦爻象象之辭而始知其不可少也嗣後談易者漢惟于雲宋則有堯夫至程朱則專主於理不論象數雖自云止說得七分象失其傳然象之義俱在其中矣亦不見其少也今矣鮮錯綜其數夫闢前聖前儒未發之蘊易云大備矣然易之蘊果盡於此乎非也造化之妙到底有不盡之蘊幾文言幾文之言周孔言周孔之言程朱來

亦各言其所言而已不知此不可以學易不學焉
不可以入德請以質之同人

十二日

與崔玉階 歲前郝海見顧謂先生有志於學
在何時日自讀禮始雪海曰學從孺慕發念其學
乃真時欲謝客鹿伯順獨曰居喪他事可廢萬不
可廢學朋友講習正所以助我讀禮也先正論之
詳矣舍學復何事哉後伯順居憂從學者日衆鹿
先生平生多病僕相伴於喪次者五閱月今日親
丈色養太公之暇亦只有與一二良友商確此件

日譜

卷三十一

三

便是真實讀禮耳

十三日

寄三無道人 親翁渡河後每讀易有疑欲質便覺
無人來易誠大有功於四聖然其精意妙法似自
錯綜其數一語出要皆本原程朱會通諸儒而閱
明未備者第新有錯綜說保汝已錄之付寬夫矣
敬以質之高明大都讀易全要見自己之易程朱
言理程朱之易也矣辭言象矣辭之易也謂來有
功於程朱則可謂來歷倒程朱則全失之矣

十四日

寄趙寬夫 形衰氣弱日甚一日然日求知月來能

今日方覺此件事最關切於身心性命為萬不可
已時與保汝言之頗暢老懷也許州使君丁艱同
人已遠為之悵然不能為其大君致奠一絲為慰
附瑞田代陳郵意介茲命器也勉之進修以大家
聲老夫亦借光矣邇來同人頗有與起之意昨游
州魏環極十年氣味千里音書娓娓數百言無一
字不自肝鬲中出真此時第一學人也所欲與者
丈言者甚多不及一一瑞田能道之

十五日

日譜

卷三十一

三

兼山堂勉二三子一則 學人通病始於見己之長
而見人之短究且護己之短而棄人之長舜之好
問好察文之望道未見孔子未能何有顏之若虛
若無全是拍這等病一毫意見不設所以其用在
天下後世木石皆有靈性飛潛總是化機而況於
並生同體之人乎大凡人有勝於我者則敬而寡
之人有不如我者則引而進之甚至於橫逆之人
且矜而容之則無處無時非進德修業之地其不
及人不為憂矣予患此病久今雖毫矣仍時時服
此藥也故以告我同人

十六日

寄趙介菴 學之一字從古有之至獨闢此門專習其事自孔聖人始故孩提之童從抱負本入小學人便呼為學生即至三公九卿仍自稱為學生為聖賢豪傑忠臣義士名公宰輔無不從此入門從此起家則天地間之最美最樂者誠莫如學矣然人習其事而不能享其樂者只未嘗實致其力耳夫子入孝出弟一節孟子專舉從兄一節此便是真實用力處夫子之道盡於此堯舜之道盡於此介菴勉之隔遠晤難存此字即如對老夫也

日譜

卷三十一

三

十七日

重訂讀易大旨此日起

二十七日

復得玉階 昨兒輩歸備道香梓情事或切切為子疾之憂或慷慨為父病之懼此人生至性所謂南
北海心同理同也然提一髮字一懼字固各有所以釋其憂懼當境中吃緊之學力焉未可以作口頭語也僕嘗謂家禮者乃各家所行之體原非定率周公成文武之德廷乎諸侯大夫暨士庶人最妙在一達字達豈有定案哉呂新吾先生有四

禮疑梓傳已久蓋疑乎其所不得不疑也僕因而有四禮酌酌未定故未敢示人耳

十八日

涿州庠生萬世法妻劉氏為碭山縣知縣劉養性女世法歿時氏方十九歲遺孤榘方數月而氏矢志靡他堅如金石方世法沒時家故饒及榘長而家業蕩然至不能供朝夕氏恬然安之未幾榘妻卒榘亦相繼逝氏茹苦彌堅人憐而義之

五月

初五日

日譜

卷三十一

三

寄張如磐 前賈輝老寓林慮時嘗往返金陵得聞有道起居今雖歸羽久疎而東山重望尚與噴於吾鄉後學之口老親翁洵當世之麟鳳哉第哀感日增今八十有六幸不填溝壑策燈燭之餘猶與二三子弟效老生腐談然亦自怡其多事特草野人報稱穹蒼之不容已耳茲鹿忠節公仲孫沈心南遊訪友過金陵思一晤模範草佈數行聊當代回鹿生名家子老親翁道德宗盟定念其先人而不憚賜之教誨也

初六日

寄曹子固 憶甲辰之暮春於衡源逆旅與有道僅
一祀曹伊時僕僕風塵相見之風雖老固猶
之軀頓忘其勞倦也先生家世為斯文之宗素
如僕亦叨有良緣別後每馳懷佇雲無由一問動
定昨小价隨湯孔伯南歸傳先生亦念病於口
頰蜀益切懷慕茲鹿忠信孫沈心南遊便道駕
湖嚙之一候起是忠信公當日與左魏諸君子生
死交情誼自千古今諸家後是俱堪步武鹿生得
備識其人一聯舊好亦女道中一段佳話先生為
道義聲氣所歸想定樂聞此言也老况不致陳南
望不勝馳慕

日譜

卷三十一

三

初七日

寄崔惕菴 春暮令甥自四明來得悉近况深慰老
懷承手劄殷切兼分清俸遠餉知已相念之意可
謂久而益篤矣感佩曷極反覆札中之言具見道
念勃然皆自磨練反勸中証驗宜成可期把臂入
林或當有日耳茲鹿密觀南遊逆陸為之介紹一
照顏色附此聊通寸心密觀忠節矯尤我輩昔辨
香江村之人舊日之交游無過而問之者道太為
道義熱腸想不惜片晌春風一為名裔暫慰顏耳

老况不及詳陳密觀能口道之僕童年讀易近
始覺得用易之道在倫常日用間不反而求之吾
身不知易之親切易之精妙不盡

初十日

與程念伊 頃途孫家字來傳老公祖近奉採訪山
林功令欲以豚兒姓名應之袁廣文再述臺旨始
某父子聞之惶悚無地若難以自對對人者故遠
鄙衷萬惟慈恩治某迂拙衰腐溫叨弓旌大典屢
矣自愧無能報稱朝廷異數今八十有六幸以守
拙苟全數年來幸兒孫耕野授屨得安半菽即終

日譜

卷三十一

三

餘生是皆明公之所賜也某一生於食有緣諸生
皆自食其力耕鑿洒掃兒孫身自為之豚兒博雅
在某左右居家則任書記瑣屑之事出門則代
力奔走之勞因是學業久荒不能進取年已四十
遂成廢業今老公祖何所聞而欲濫磨大典不猶
孺子學業未成行誼未立有辱知人之明而治某
毫釐之年父子又來過情之誦老公祖相愛在格
外尙望相成以德也已竭袁廣文重震此舉前懇
鑒其愚誠另為採訪豚兒因此稍知自勵勉圖進
修矢報知遇正在彼而不在此也

于二日

聞金仲遠客死并從賦此志勸 論交君伯氏
在帝里聲氣微堪驚若復勤蘭正言看西皮年
我於滌水章句慢條分倫多斯大吉獨情難
絕意接青紫疾哀散遺文不惜心力矢理學忠節
編照難流雙美濟難慎儉備解盡胸中津蘊秉故
家風善氣薰遠邇六侍之子游四友之類子行矣
各飄蓬魚屬艱筆紙丁未數行書展勤期過視我
方眼為穿因問忽及耳丹徒遠夏夢語焉疑是否
深冀是者否何來石者是身其件子行已矣曷能

日譜

卷三十一

重

已人謂溝壑死我謂天下士

十三日

書扇贈病觀南遊 密觀別三年矣念我壘面病已
西春暮夜來視于蘇門且欲過白下訪如石公
兩君子愜行子語之曰古人之遊山水第一事
賢取友急務也君家忠節公聲氣滿天下北海尊
一席地當世之賢豪義烈望以為歸宿之望今子
如入其鄉而過其廬可不一問其家世之與君于
孫之消長乎其與子論交者皆私淑爾祖也風
雨河山之慕兩地應有同心亦當一過而問焉

十五日

以語子即子之面晤也孟子論友善由知國而天
下又尚論古之人今日之遊當取義於斯
與王公遠嘉興太守 老年翁王謝高踪與黃偉籍
不伎於維桑 稔聞風義久矣前分理
北河相距密邇未遂識判時辰尋其屏龍及蓬茅
豚兒在湯港署中復承高誼感佩寸心至今猶依
依左右也近聞鷺湖治狀追古循良茲因鹿甥婿
常觀有因明之行便道化纒一叩頰色鹿生忠節
公嫡允自失業後謀生為艱老年翁應念其名裔

日譜

卷三十一

重

不惜片晌坐之春風也貴治魏忠節先生第之舊
交也其諸孫九柵九枚諸昆弟安貧力學能世其
業賢使君表忠關幽正老年翁意念中事耳草此
佈候不盡馳溯

十六日

寄甥少君諱九柵 自蘇渭公喪手翰暨詩集後胡
信山再傳函制千里殷殷恨不遺老夫可謂篤
念世誼矣猶是耄廢之人不足為迎家交誼之重
每念名德之裔天必俾以賢 其家聲當日共
事諸前輩雖久陽泉壤而後昆蔚起人爭羨慕

賢者從學品兼長則又請齋不敢雁行也甲辰之
春與令親曹子固邂逅於衛源逆旅得聞隱居嘉
況口端佈聞茲鹿密親南遊取道奉訪敦敘世誼
因念兩忠節先生生死交情侯得遺體月夜自擊
當日情事今四十年後兩家之孫枝得聯舊好共
斯策廟亦後死者之快事也

十七日

與周四明明府袁萊徵學博著 辱承瑞鑑龍顧草
廬孺子何知當此殊感首領多愆益深表裏之誠
揚也昨已函原部謝詩家原鑒老親鑒為朝廷慎

日譜

卷三十一

五

重大典不宜濫及於非德之人宇下之士庶一村
一藝之長自不能逃於明鑒今此一舉愚父子之
貽譏取笑不足惜不重為明公知人之累予常
衰老久踏虛聲望兒愚昧頗知過情之恥當再與
友人仰懇當事務期得此傾叶衷曲稍待嘗
圖樞謝豚兒 敢與長者酬應統俟扶掖務
軀泥首培下 祈 不盡

十八日

再復周明府 老親臺之相愛相成愈殷而愚父子
之愧心汗背益甚曉聞即圖再懇不尊忘無不垂

諒者又復不盡

二十日

寄戴景華 僕邇來讀易疑無所窺而此心頗專輯
有大旨一編亦漸就緒向以為易是本書今乃知
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天地間無一物一事莫非易
之所周徼也弁無內外精粗小大虛實之可言有
卦辭所言如此而又辭便不同有爻辭所言如此
而象辭又不同道豈須如是乃備君子所以同而
異異而同也學道不知易如何能折衷學備是則
偏之為害聚焉未能所持以神相往還者敢行筆

日譜

卷三十一

五

墨耳故國家口與舍親劉重華孝廉家口同舟南
來孝廉晉謁渠便知僕之近況也邇處合籍偶見
錄同人索觀者衆幸再附幾册茅止生于孫零落
遺民罕存前刻其詩不知可得一二册否或煩記
室錄一册見賜亦可也大親翁六親翁暨諸郎諸
孫一堂四世講習此段奇福今古罕有諸同人不
及一一

二十四日

再與程念伊 前函以博兒謝匾不堪滯應大典據
實致辭左右隨以此意告之縣學謂老公祖定諱

故喜子新之有此擇耳因念天下事感於我者不

一我一一應之將日還劫而不勝勞矣力終不

能濟也唯先清不感不應之原而後善其為感為

應之用同歸途第求其歸之同一致百慮第求

其致之一而已書此以當諸益之助

二十六日

嘉靖庚子韓德潘邦奇以庚子至而天試事在圖書

策諸生時有鄧鏗者以應對曰夫圖書理數而已

矣圖出於前而義文周孔因之以成易書出於洛

而禹箕因之以作經然卦之數八象之數九而圖

日譜

卷三十一

一

書之秘已洩至朱子作啟蒙以盡乎卦之變而其

據也以四三變而一爻具九變而小成十有八變

而大成泰子作皇極以盡乎數之變而其據也以

三一操而繼以立再操而目以具引伸觸類而四

千九十六卦與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於是乎備

然易之操四而變三其體方而用圓範之操三而

變二其體圓而用方雖奇偶不同而實涵合一之

妙何患數窮乎理理寓於數不滯於跡而達於理

天下之能事畢矣豈不知何縣人存以續考

三十一終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三十一

康熙十一年壬子八十九歲

七月

後學 永年 武汝清 校訂

初二日

在燕 世孫 孫金 孫世 孫家 孫

讀俠客行有感 燕趙悲歌風日斜而今誰是魯朱

家有情女子化為石無氣丈夫猶讓蛙

或問出處子曰各求心安不向人裁決也因為一絕

世事漁竿與將壇兩途惟意各求安雲臺多露

鈞壘月詩向鷄鳴靜裏看

天地間凡有盛衰強弱者皆氣也而理無盛衰強弱

日譜

卷三十二

一

之異而巍然常伸於天高地下之間古往來今之

際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程伯滔天理二字是自已

體貼出來則理足以取氣矣

西銘云乾吾父坤吾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此是心

廣體胖背而益背手舞足蹈的註疏學者要須識

得

白東谷曰天下之事因之而已矣事前勿迎事後勿

辭事後勿與而事前有思患之防非迎也事後有

保終之慮非與也皆因之而已矣而其間難易之

數又有天焉雖欲不因得乎

魏環極曰孔門時習之學只是求仁一語盡之矣蓋仁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古往今來為一家仁外復有何事

薛文清謂尋孔顏樂處不過天命之性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脾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以此為樂故王天下不與存焉

鄭端簡謂一家之中父母親族童僕相安終織雞豚果蔬各遂其生即是一家之位育

明道先生治惡以寬處煩而裕廓然有天地酒容氣日譜 卷三十一 二

象

人刻刻與天相為流通蓋吾身之氣無一處不是造化氣機流動可想茂對時育萬物之妙

憶昔在孫文正座上有一通家子來謁宦已顯矣公謂之曰我輩今日且不必言對君上對僚友對天下人民只要上對祖父下對兒孫對不過祖父則祖父羞以我為兒孫對不過兒孫則兒孫羞以我為祖父餘其後者耳聞者肅然

初二日

問思多不能寐如何曰孟子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

不思則不得也書云思曰睿睿作聖思之功用亦大矣哉孩提之不思不慮與大人之何思何慮絕乎天而不與不能不與則有近思焉慎思切近著已思不出位君子之九思是已慎思者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邪思一入則顛倒錯亂此心遂作至不定魂夢不寐古人有自上牀便不敢思量事正是閑邪工夫閑其位外之邪思盡其位中之應思思誠者盡人以合天之道也不能不思而得則思焉而得不能不勉而中則勉焉而中困勉之思與學利之思究與生安同歸余正慮此病為子立

日譜

卷三十一

三

方先療我疾藥多力自行切莫諱疾而忌醫也

初三日

復賀宣三書 稿入集

初四日

書扇贈裴挹初 子之所慎曰疾其教孝也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未疾而慎則既疾而慎益可知已白東谷之言曰疾求其心之所安莫躁莫急不怨不尤莫移怒於兒孫與僕役此便是病中得道不惟遺病且以護持元氣閱親文有讀宗傳之與諸儒未有不在此處得力者請即以此讀起

初五日

兼山堂示諸兒暨諸孫會 稿刻入集

初七日

復寶公子求文書 稿入集

十一日

任含真與博兒結姻是日來抄書 稿入集

二十七日

與程念伊書 稿入集

又七月

初四日

日譜

卷三十二

答趙寬夫問學書 稿入集

初六日

答魏柏鄉相公 稿入集

初七日

寄陳范彭 令媛云亡回首二十餘年老夫衣服飲

食多經其手每一念之不禁淒斷然為婦事畢無

忝所生親翁亦當自慰矣所懷者無血允未免是

一段欠事歲之前後欲為小兒續絃命臥牀逾年

痛苦不可言然朋來自遠卻得數良友亦足樂也

有江夏吳稜季其父御史名裕中死逆璫手茅止

生有二十八忘詩稜季切欲得此詩

生集中錄一册見寄此時郎君定人都使桂香發

時當遣小兒往賀蛟門臨路匆匆不遑三如盤曲

水流觴此段雅趣幸為致念鹿五樹集古為忠節

悼傷幸得一遺腹子

初八日

大鵬見顧夏峯 赤鳥踏蒼苔荒崖露色隔久際思

駐馬乍對且啣杯人老懷良友時數仗吳才爾河

民力竭珍惜此重來

十一日

日譜

卷三十一

舊有句云閉嘗尚友論千古能不醉心程伯高

消專上臨民接人應事總一王誠誠自以自生

成如取佛首就觀之辨錢之真偽片言立解固生

於誠也程昉揚言於泉曰澶卒之沒乃程中允謬

之善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

能爾也監酒稅者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王簿將

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為言

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

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噤不敢言後亦私償其

所盜卒以善去此可謂不怒而威矣荆公與先生

不同道而嘗謂其忠信有犯小過者先生謂曰
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嘗
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為盜今
何面目見之遂自經先生與人交亡隱情雖重僕
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學已入室才堪用
世凡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以至行師用兵戰陳之
法無不究其極其更事精密詳練先生可謂通儒
全才矣伊川每言某不及家兄非謙辭也余之醉
心意在斯乎

十四日

日譜

卷三十二

六

兼山堂與構斯語 士君子立身行己第一著以誠
實為至大學之道大矣蔽之以一言曰誠意中庸
之德至矣乎蔽之以一言曰慎獨獨不慎而意自
不誠縱有聲聞未免為色取義襲君子之所恥也
余平生最敬愛程伯淳伯淳接人應事總以至誠
出之誠自生明明自生威王荆公逐異已者亦稱
其忠厚而僕隸愚民皆不忍於相欺我輩第自省
察果無自欺欺人之事人何忍於欺我如其不然
人誰肯以至誠待我乎故君子只有求己一事躬
自厚而薄責於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已

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極之而位天地育萬物皆已
之事也認的此已宇宙總是一家不認的此已一
家橫分楚越一念之公私達而上者為君子達而
下者為小人夫子憂學之不講而修德徙義改過
正講學之實際也伯淳曰吾學雖有所本天理二
字卻是自已體貼出來談學者最怕傍人口語全
不自已體貼一事聚訟數百年不解而因訟生訟
枝葉愈繁矣子學人也於此已有領畧聊述此以
為與語諸同人講習之助

十八日

日譜

卷三十二

七

清涼散引 稿入集

十九日

口占贈湛海和尚 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儒術
自儒術仙禪自仙禪法固各為用無事互相牽尼
山遇猶龍敬禮最為先告子禪之宗子與亦有緣
用世與出世何必論備全儒門兩賓客共對俱欣
然

二十二日

福清魏惟度內江張又益南城吳星若過訪口占以
贈嬰嬰鳴鳥好音來老至逢人懷更開蓮袂後先

擬玉映驚看紫氣滿蒼苔 威鳳遙瞻衛水滔草
堂星聚未云遲風標乍接留青眼況復金聲擲地
詞

二十三日

示同人暨我子孫 甚矣人心之無足時也逐日營
營總是願外不知富不可以求得越分妄求餘殃
在後貪人之有有則爲人所貪如欲千百年富貴
此必不得之數也昔有人自稱爲富貴之家客曰
富貴如何便成家也富貴如以我爲家不應走向
他家矣既走向他家是以我爲逆旅耳郭進建第

日譜

卷三十一

八

落成日列諸匠役坐於子第右或謂不可公指匠
曰此造屋者指子第曰此賣屋者何得越序識者
謂爲名言今之人爲卑官則恨不享大位及位高
而顛躓傾危回想卑官而受清甯之福天上矣布
衣糲食妻子相保則恨不富貴一旦禍患及身骨
肉離散回想布衣糲食妻子相保時天上矣人聰
明強健則恨欲不稱心一朝疾病淹纏呻吟痛苦
回想聰明強健時天上矣從古及今無人不犯此
病若能先見一步蚤退一分必思明哲之士物莫
大於天地日月而子美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

洋事莫大於揖讓征誅而康節云唐虞揖讓三
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人能以此眼界吞吐六合事
來漚生大海事去影滅長空在境遇之紛投而
只謂之行所無事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而把
柄只在一已得力只在當下此段受享人人俱足
無奈舍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是在我
輩一猛省便是起死回生之術也許伯康遇神人
授一衛生之偈云自家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
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

二十四日

日譜

卷三十二

九

復李梅村書 稿入集

二十五日

復魏惟度張又益吳星若三君書 稿入集

客來友人謂無一下箸之物余曰無慮也溪雲峯月
正是絕好供給戲爲之句 殘年多病臥荒村不
速時來一叩門漫道空厨無物獻溪雲峯月俯清
尊

一十七日

李舍生視余夏峯口占志喜 相隔三百里五載輕
別離君年近耳順我與榮公期堪此幾迴別今來

慰我思友道久淪沒君家能振之允繩客底安生
此借一枝沒為小宅兆骸骨託於斯澆俗可還淳
扶輿而持危從遊廿餘載曾許不自欺玉乘仁甫
逝此道君何辭忘信質未解好學豈云遲莫漫言
歸去聊爾一追隨

二十八日

兼山堂示諸子暨諸孫曾 吾家有孝友堂爾師庶
忠節額之山左劉幼孫諱重慶書之迄今五世矣
嘗與爾伯叔相勗勉日夕兢兢恐負二君題額之
意今爾伯叔已矣吾老矣是在爾等勉之哉一人

日譜

卷三十一

十

不類便玷家聲孝友非難事然卻非易事不難日
用飲食之間總以一念孺慕為至去子與游論孝
日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與于夏論
孝曰色難服勞奉養會是以為孝乎夫不在養
之外也色不在服勞奉養之外也曾子養曾皙曰
養志必有酒肉必請所與必曰有則其敬與色可
知已三必字亦要看的活孔子蔬水曲肱顏子簞
瓢陋巷亦有行不去之時故余嘗謂養口體未嘗
非養志也矯而行之則偽矣此處豈容得一毫偽
為哉夜來老夫久不成寐呼韻兒語雜念漸清沐

孫睡醒起謂老夫搔背癢余謂韻兒曰此念便從
孺慕中出可稱孝友堂子弟矣晨起述之以慰吾
私

秋夜不寐有述 衰病苦長夜坐起力不勝好夢成
匪易良友見何曾骨瘦難貼席眼暗怕親燈呼兒
與其語游思亦漸澄

二十九日

夜長苦不能酣睡憶我二親見背久極思於夢中冀
得一晤因拈此句以志悵惘之懷 處旅忽驚廿
四春每從清夜省吾身獨知一念心難憐隱不違

日譜

卷三十一

十一

親愧古人

博兒等在汴有懷 每憶兒曹入汴京此時此事卻
非輕丈夫各有千秋志漫勞倚門望眼瞳

八月

朔日

午睡起有述 壯齡多病老方瘳眠食清安二十秋

皇極康甯稱五福福過殊愧德非儔

初二日

客至 秋巷登場不正香田家樂事卻非常客來不
慮無供給作酒還宜作黍嘗

初三日

郝雲海過訪謂子年五十不久當歸塞外作家與先生隔漸遠而晤益難當何以教我乎曰古人五十五服官政夫子五十知天命蓋人到五十五倫始備經涉而人事之曲折天命之流行總不出五倫之中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倫理無虧而不免於貧賤患難者天之所以位置公者更遠且大公之自處定裕如矣別有問答在寬夫錄中

初四日

寄李松友 書入集

日譜

卷三十一

三

初五日

復李梅村 書入集

初六日

孟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哀哉三復斯言真令人愧而欲泣且晝浩亡之時此心之在與不在不暇去問鷄鳴平日之頃良心來復之會當於此時認取此時而不認取終無求放之時矣心在則睥面益背無入非自得之時心不在則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尚可覩焉而為人乎夫子曰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誰不由戶莫由斯

道又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羣居終日言

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皆是為放心者下藥而人不悟也一悟當必猛然汗下孰肯以天地父母所生之身而甘與禽獸不遠哉不待存而自不放生安一流人嘗存而不放學利一流人放矣而求求焉即得困勉一流放而不求求不復得即有一念乍見之惻隱卒然之羞惡電光石火無濟於事則聖人可柰之何

心之放也非謂得罪名教居然不齒於人然後謂之

放回之三月不違會之吾日三省心存而不放也

日譜

卷三十一

三

其餘日月之至果蓬蓬皆不許其為仁師之過商之不及俱有不可保之時所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小人之放與此正千里耳人人有証聖之路只一求放心盡之心即不放仍覺其放乃真求放心者也

初七日

寄語劉震之 邇來成我存談學專言耐字謂涉世立身須有得於耐之義方能有成要耐的貪耐的耐耐得屈辱耐的小人耐的橫逆舉史冊中唾面償金辱馬牽牛等事一一搜出以為磨礪之助老

夫每以此語同人共為揚勉搆斯推韓子新韻兒
推劉震之各指其事歷歷余為喜曰吾輩而病然
自省察尚覺血性猶在二子於此處裕如此便是
真實學問顏子犯而不校必是曾子眼中曾見他
不校非口頭虛語也二子益矣臣余不逮因即君
吉士來云吾丈山中養病瘡口未痊耐之一字可
謂一粒金丹述以誌勉

初十日

步成我存韻 斗山久矣慕先生並視霖膏奏治平
名世乘時功欲就大儒明道氣先迺思飛京聲

日譜

卷三十一

十四

魂躍札到荒村鳥雀驚病榻披衣微臨對天南地
北兩襟橫

十四日

病起自慰既賦思賢更懷良友見余平生之所樂也

家世容城之士族仕宦不顯居家陸香一脈

逾百年生平良友西江鹿先人祠墓豈輕離無田

可耕居之屋故人邀我過百門暫借一枝為巢宿

旅處官紳幸相安士風道厚客不逐共城太史衛

郡蘇陽武錦帆新一六公望今日之林宗舊契新

烟意雍穆五人不速時相過都忘忌諱吐心腹大

夫之賢士之仁暮年何幸蒙陶淑且有高朋自遠
來不嫌野外供粟菽漫道人情似秋雲病叟到處
皆骨肉

壬子秋簡郭駸臣任含真兩道契 任生未入關郭
子不事同人共徘徊我獨觀識器順風多覆舟
得力在拂意憂患生之途前賢言已備於此不動
心便是學問地二子有同心斷金乃其利

十五日

憶往示秋試諸兒孫 倏忽行年八十九聞來往事
一回首還思俱存無故時此樂人間真稀有椿萱

日譜

卷三十一

十五

繼殞荆花茂白頭猶及貧相守墳簷聲銷鶴和臨
孫曾過壘神欲抖我比柴桑多一男半事紙筆半
南畝兒孫五人入秋闈學未成章心徒嘔老夫公
車十二上親嘗辛苦不在口小子觀場好讀書富
貴豈容以求取

十八日

九經抄序 九經抄郭子駸臣手錄以為明學之地
其用心亦良苦矣子謂經書任從何處理會無不
可直証源源本本蓋萬殊原於一本一本散於萬
殊自堯舜以至孔孟自孔孟以至程朱只有這傳

事學只是做這件工夫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二則不貫矣郭子自序之言曰道無大小無微顯無古今目前一事而天地人物盡在其中此段領會不借九經之抄而郭子卻自抄九經而始有此一段妙悟耳學術人品文章事功只是這件事時至事起不待安排老夫行年九十四十年良友提攜依稀見得此段光景駭臣一口打并出來子益矣操存舍亡涵養擴充勉勉勿怠

十九日

與諸同人曰我輩立身當以千秋自命方是有志若

日譜

卷三十一

六

只爲一鄉士一國士則自待亦甚薄矣然究其實則一鄉士亦未易稱也一鄉士就一縣言善蓋一縣始謂之一鄉士然其規模則止於覆一縣覆一國則不能矣況天下與百世之上下平賢者之規模自能覆一國大賢之規模自能覆天下聖人之規模自能覆千百世上下其器識自不能強也學者變化氣質要就其所有諸已者而日日擴充充實之美而光輝自生由一鄉士進而爲一國士天下士總從此可欲之善做起而美大聖神豈外此而別有他道哉願我同人今日須先求有諸已者

是何物事有而據之勿令失墜則善矣

二十一日

濟源薛空如自省試迂道顧我夏峯甚欽其貧而有志也書贈 苔蘚滋滿徑羣年臥病頻何緣聲氣好嚶鳴山谷春玉川空如子省試渡歸津迂折百里道徒步踏勞塵顧我夏峯側訪我百泉濱入座展書讀味投而意親挑燈傾欲語羞言白髮新此志期不惰須先矢守貧菜根蔬蕪斷孔顏樂未涇余也四十載良友共披陳今日卻持贈應目爲奇珍朝行見通集道我問清嘔

日譜

卷三十一

七

二十四日

注孫秋捷赴汴謂之曰些小得意與些小失意而遂改其常度者固是器識之小正緣不知學之故不學培面人生不幸莫大於是爾今日立身之始須有一段抵擋流俗之志

二十五日

阮嗣宗步兵贊 余偶與錦帆諸君子有竹林之約涓公以其家藏七寶圖拈分題余得步兵遂爲之贊 希踪明哲沈跡楚藁赫豔昭婚六旬醉擬倉冀咨謀酌陳設廣武睇觀見存庸劣紛紛市朝

另闢一轍陶陶竹林滄桑漫閱疎致重提儼在坐
別策杖來尋影若扶藜

二十七日

長垣邵雪嵐過訪次見貽原韻 耄年蓬里百泉濱

策杖竹林問逸民桑梓名流逢客地芝蘭清韻襲

幽人三湘化雨銘勳島五岳和風散幅巾見說南

山橋色好萊庭彩舞羨長春

九月

初一日

與諸同人曰夫子曰一貫而曾子以忠恕明之何也

日譜

卷三十一

六

蓋夫子所言者道而曾子所指者心也忠者中心

也恕者如心也舍忠以言恕而道何以立於不涸

之源舍恕以言忠而道何以遊於無碍之域惟忠

恕合則能盡已心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能推已心

天下無不可與之人渾言之曰道實指之曰忠恕

試思我輩有一事一念之忠恕則一事一念無不

可行一事一念不忠恕立刻便行不去不必向夫

子問一貫第求之吾心之忠恕而足矣

初六日

老夫從來性急胸襟不喜俗人俗事然人安能脫俗

事安得盡雅不能耐俗亦不成雅甚至於屈辱亦
要能耐耐得屈方得伸耐得辱方得榮成我存耐
齋說當置案頭

初九日

喜張尙若郎君舉孝廉詩以贈之 喬木清陰誦兩

河青青玉樹燦榮柯南山霧雨斑斕映北海扶搖

霄漢摩革履殷聲尋祖武金蓮燭影接鑿坡耄年

舊好聯新譜魂夢欣馳溢水過

十二日

楊映斗三兄第見顧口占以贈 山容蒼翠景秋妍

日譜

卷三十一

九

載酒尋遊採菊天竊喜過門聯雁序爭輝花萼影

翩翩 五倫獨有弟兄長白首從遊竹馬行觸我

鶴鶴原上憶一尊聊爾共飛觴

十三日

與李煉菴書 稿入集

十四日

王裕卿家譜序 稿入集

十九日

贈郭芝仙主試中州 驅車言邁迤途中途無極和風

滿路鶉侍從金門天際迴樵歌山谷旅形孤一朝

額俊膺宸簡百載論文勤士模孺子也隨桃李燦

燕南豫北巧緣符

贈鄧秉衡三試中州 識韓歷載憶東昌河朔回瞻

道路長名世應期擢事業宗工却運煥文章中天

樸械迎春麗上谷飄蓬沐日光咫尺衛源輝紫氣

扶筇不及待途傍

二十二日

復段子襄書 稿入集

二十三日

答馬習仲問 稿入集

日譜

卷三十二

手

十月

初一日

吾友鹿江村沒二十七年矣馬子習仲忽出其四十

年前癸酉所倡和詩一首余一再讀之宛見吾友

之眉宇神情於字裏行間也口占步韻 江村干

古士之子幸如何片語經題重千秋投分多耄年

懷舊雅小友寄高歌北海亭回首誰云成逝波

初四日

塗孫自汴歸是日祭告祖考

初五日

復郭芝仙 書入集

初六日

鄧元回 書入集

初十日

口占別馬習仲 搔首憶甲申在事不堪說調帝恨

無門岳摧欲平挈奮管繫長纓之子真英傑所謀

雖未諧心同星日揭東海訪成連溟渤滌煩熱一

朝雁信訖不禁聲哽咽既喜接郵函復喜來車轍

曳履對牀頭挑燈共懽悅醵酒話難避長途慎風

雪子年近耳順我亦榮公列一別十二春再經幾

日譜

卷三十一

主

回別

十一日

復戴巖年 稿入集

十二日

答陳子石問學 稿入集

十三日

寄王夢翹讀禮 稿入集

十五日

為第九孫浴投婚書踐裝挹初臨危之劑也

十八日

寄廖楷予明府 學從章句久忘真此日提綱又一

新千古圖書歸法塵兩河桃李競先春于春風校

三珠價公球原非百里人孺子擔簞擬立雪村廡

明月指迷津

寄楷予書 稿入集

十九日

復李梅村書 稿入集

龍谿密語序 稿入集

謂立兒等曰凡裁答書札應酬文字隨人指點此中

有無限提撥鼓舞接引曲成之妙用在焉所謂筆

日譜

卷三十一

三

墨之靈辭之不可已也文章千古事不朽寸心切

切不可草草視之試看古人文字其精光自是不

磨

二十日

語諸同人 人有一碗肉一斗酒而即醉飽者倍之

則難容矣再倍之必傷食而身病此豈養生之道

哉好吃獨食者身病而不郵言利者必欲專之於

已毫不肯分惠於人人之欲利孰不如我余嘗見

談學之人犯此病者亦不少初以偏見而成勝氣

不獨輕薄目前人而再苛求前輩此皆好吃獨食

之意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二十二日

為熊洛叙拙忍居學言序 稿入集

二十三日

楚人楊職方司兆傑字慕廬過兼山堂再拜稱贊黃

皮人有排律三十韻其友王式駿亦有詩

二十四日

為張貞子字說 稿入集

二十七日

陳國鎮千里衝寒視余夏峯恐其速歸賦此留之

日譜

卷三十一

三

濶別經四載朝來遂我思暫收哭妹淚榻畔慰衰

遲午夜挑燈話聲滋尚忘疲江村沒云久獨子能

守師此中私淑人正賴交倡之善發師之蘊藁我

共担持莫漫輕言去新春是歸期

十一月

初一日

題江癡之學道淺言 數年類見未能知相士多慚

空相皮學道源流差有會淺言託寄繫深思 學

問問然未易識丈夫嘗嘆不逢時君年七十一編

出千載子雲應有知

李升如不遠三百里衝寒視余夏峯見子如見父也

喜贈以詩 數載不相見相見未云遲一日衝寒

來奕奕挺英姿風霜不能折客路凜脩持不受流

俗沒便是脫穎時耿子為師友無庸慮見歧況能

讀父書開朗有襟期憶與而翁交生平不忍欺知

已沒已久寤寐儼在茲今朝接象賢恍如睹鬚眉

仁者必有後天道元無私而翁應含笑老夫喜題

詩

初二日

獨坐 蔬食貧知美布衣閑覺尊靜中看未發聊以

日譜

卷三十一

五

甯心魂

曾孫婿王郎子存器識端疑言笑不苟北愚君可謂

有後矣為二十八字志喜 英英眉宇迥非常家

世出來稱善良光我門楣思舊好鳳毛指日看飛

翔

初三日

古人所謂氣機言鼓舞人心之道也善鼓舞人者偶

拈一事令人踴躍百世後猶有生氣況目觀之者

乎海樵子曰渡江之擊楫陽門之弔卒睢陽之哭

像其殆知此道與

初四日

常存不滅者道也天地生生之機也人不聞道形存

而生理亡矣苟聞道則我之動靜語默渾是一

道在而人在矣或問道何以聞曰博學之審問之

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是聞道之工夫聞道後

如何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百

益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是聞道之光景

初七日

晨起 眼暗既難觀細字耳聾未易聽高聲天來六

事都休問一日三餐睡五更 不聞道不能如此

日譜

卷三十一

五

十五日

魏蓮陞不遠千里築室兼山堂東畔編輯北學手自

磨錄志足嘉也余時坐其榻上倦即眠相鄉相君

額曰雪亭余平生以師弟友朋為樂因口占二十

八字 築茅相傍共嚶鳴北學一編寄遠情此日

雪亭誰著眼後人指點自光生

二十二日

北學編序 稿入集

十二日

初一日

淇水李生挺孺應麟各奉父命視余喜為一絕 遺
枝同氣最相親百里聯翩視故人歸去但言衰朽
囑世間樂事在人倫

初二日

乾卦五爻皆稱龍三爻變文而稱君子君子正謂龍
德之人也聖人作易以立人道三四人爻也終日
乾乾夕惕若字字緊切聖人憂慮天下之心真無
窮也夫

郭公望舉第二孫口占志喜 聞君曾說夢蘭遲座
客爭傳湯餅詩池上鳳毛今所羨頻年三教長孫

日譜

卷三十一

天

枝

初四日

雪亭與蓮陸熙侯語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性盡人
性物性以贊化育此等事非堯舜禹湯以聖人而
在天子之位如何能做的先儒謂師冕見一章及
階曰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此
便是聖人贊化育處讀論語看聖人要在此處著
眼此人皆可以為堯舜塗之人可以為禹箇箇人
心有仲尼滿街皆聖人捧茶童子亦會慎獨之意
學者識得此意日用飲食起居何處非性命流行

第在擴充而推致之所謂曲能有誠愚必明柔必
強矣

初九日

學者先要有把柄則日用間著衣吃飯應事接物一
一都有歸著無把柄則茫茫然無所適從心不能
為身至身焉能為事物至日月空馳流光虛度其
可惜也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誰不由戶莫由斯道
只是如此

十二日

口占贈蓮陸熙侯 九十夏峯叟健食復安眠不讀

日譜

卷三十一

天

養生書非禪亦非仙無事不生事為後不為先雲
亭有同心一夕是百年

十四日

答趙寬夫書 稿入集

十五日

新鄉張欲翁字動子來贊

二十四日

與魏柏鄉書 稿入集

二十五日

與崔新安書 稿入集

二十六日

示詮孫 士子赴公車親師取友是第一緊要事爾
入都面崔玉階著伊差人引去見蔚州先生定有
以教爾也訪陽城白先生長君為後日見白先生
之地可同耿子亮去拜成和州公楊職方處訪問
吳陵季令婿駿臣震之諸同人素極嚮往蔚州先
生不可錯過庶不負此番公車耳

二十七日

復崔惕菴 稿入集

復李素園 稿入集

日譜 卷三十一

天

寄張上若 稿入集

二十八日

我登賢書在萬曆庚子迄今康熙壬子蓋七十三年
余九十矣詮孫將赴公車口占以示 我生十七
登賢書止策不收十次餘今日有孫能繼祖父看
孺子赴公車 英英多士萃京師憶我當年結社
時海內故人零落盡兒曹應自有新知 計程燈
節入長安風景昔今無二觀學問果能自得為
飛魚躍眼前看
孫婿楊誠甫讀書夏峯八年今歸去歸路口占用以

志勉 以非麋鹿難常聚共學八年今別離五世

欣然無間隔歸家骨肉是良師 伯氏吹壎使
高堂其順夫奚疑立身之道別無法家運隆昌只
在斯

日譜錄存卷之三十一終

孫徵君日記錄存卷之三十三

康熙十二年癸丑九十歲

正月

後學 永年武汝清 校訂
武陟王 翰

初一日

益齋李孫金 相 世 齋 齋

晨起扶掖拜天地祖先

元孫五歲隨其祖父兼山堂行禮

元夕同進陸熙侯話夜 霜鬢今朝九十年欣同一

仲對燈前并州廿載忘為客應有他人作話傳

初二日

為李霖九題醉雪齋 霖九親翁年未懸車耽情高

日譜

卷三十三

臥一廬傍渤海間讀書課子之暇輒浮白對客雪

齋毋香頗助老懷爰題醉雪因為齋額

初五日

為尚威如題發齋 人不能自立總坐於悠悠少者

壯壯者老歲月易逝出頭無時此夫子之所為發

憤也不憤而何以樂不發而何以憤我輩今日撫

時自問反身自考如諸孤相聚弟兄師友有一段

不容不憤之意即欲悠悠而不可得感如與其諸

弟讀書之室余因額以發齋

答李合 書 稿入集

十二日

答李梅村書 稿入集

答崔玉階書 稿入集

十三日

問柏鄉說陽明是禪從何處見何是禪曰陽明教旨

無善無惡心之體無善無惡是告子之言告子是

禪宗也孟子道性善告子云無善無惡陽明犯眾

忌全在此句佛經千萬言總不出無善無惡陽明

無善無惡心之體是說心非說性性與心自不容

混而為一

日譜

卷三十三

問無善無惡是未發之中否曰無善無惡無惡之可

言并無善之可言乃至善也正是未發之中

問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果是太極之體乎既發以後

果是太極之用乎這太極果在於人之一心而無

事傍求乎曰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必慎其獨以致

中和便是做此事的工夫非有他出極雲以此質

之梅村先生何如

十五日

或問朱陸異同學者至今紛紛未定原是如何曰德

性學淵原非二事無有漸次不落階級亦陽明然

制取一半而執一半品題象山是與學成崎重
而因與殆將兩失之說者謂紫陽大儒當不失言
或者感於象山攻砥之詞太激聊作尊聞行知之
說姑訓誥使可幾及語雖涉於回文想亦不謬於
紫陽紫陽大儒聞道在晚年朱子不自諱後人何
必代爲之諱

十六日

紫陽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
但見有正經幾個字在方好讀六經時只如未有
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如讀學

日譜

卷三十三

三

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
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

問敬何以用功曰只是內無妄想外無妄動故伊川
謂敬則無已可克省多少事若靜坐而不能遺思
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莫把做一件事看要之
只消一操字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到純熟時
操亦無用矣

十七日

程子云纔言性便已不是性此言從無聲無臭發源
來非但氣習無著處並戒慎恐懼都用不著是真

見未生前面目的人中庸開口說天命之謂性終
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須知子思從一切安排
不得處沒奈何下箇天命字從一切不假造作處
沒奈何下箇率字又從一氣渾然不可名狀處沒
奈何下箇中字獨字正與無聲無臭之詩遙相唱
和

周濂溪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三箇希字是必要實
到天上此心方可休歇此從五十有五可欲之謂
善兩章悟來志學到知天命之後耳順從心善信
到大而化聖不可知則行住坐臥日用飲食

日譜

卷三十三

四

天游故曰知我者其天平須以天爲知己纔無
延平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未發時有什麼
氣象可看竟有人焉向此處一眼覷定不但喜怒哀
哀樂失所從來即戒懼慎獨無從下手正在勿忘
勿助之間敬以存之而已是理學絕頂一步

十八日

學者有謂陸象山王陽明禪也非理學正宗也余曰
孔孟之學以修齊平治爲實用荆門之政當滯之
功禪也乎哉又有謂人不識心宋儒見心者僅一
象山數百年後僅一文成調高和寡不足深怪子

曰志之周程明之文清俱不識心乎一言以為知
一言以為不知不可不慎也學者虛公之難如此
老安少懷友信夫子豈能做的盡此夫子胸中一幅
熙皞圖括出供大家欣賞耳

學者莫先於治心心只是一箇心人心危而道心微
治心使危者安而微者著非是將道心來換去人
心只常常喚醒使常存而不放養得此心虛明專
靜道理便從裏面流出所謂深造而自得者也無
自得處如何言治心

十九日

日譜

卷三十三

五

題王子存卷 稿入集

二十日

示瀾孫二則 爾父來夏峯眷戀老父不忍言歸故

園祠墓惟爾是寄子弟成立惟爾是賴宗族鄉黨
之和睦親戚朋友之酬應皆爾身任之規模宜寬
大處事宜平和凡事有不得者皆求諸己先儒有
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宜以此自責臣罪當
誅今天王聖明忠臣宜以此自責甯人負我毋我
負人交友宜以此自責即此推之聖賢原無求人
之理故夫子於子臣弟友而曰我無能一焉蓋原

是能不盡的一見為已能則其虧缺多矣堯舜
病到底只是猶病文王未見到底只是未見開之
未能信到底只是未能信道理無盡頭處故學亦
無歇手處耳只有一自滿之心便全盤放下矣

學人第一要耐得窮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如窮不
能耐安望其不淫於富貴不屈於威武哉孔之疏
水曲肱浮雲富貴顏之單瓢陋巷不改其樂其得
力只在一窮字江村先生嘗云窮字見抬舉人故
非道之富貴則不處而非道之貧賤則不去非樂
貧也非樂道也亦樂貧也亦樂道也蓋貧即是道

二十一日

日譜

卷三十三

六

耳此味知者甚少老夫生平守泮陽嗣子孫不如
我要錢做甚麼子孫強如我要錢做甚麼願我後
人勿忘此訓

劉心周問動心忍性工夫 曰公意既經憂患之後
便是康莊之途無復拂亂之事非然也富貴人亦
有憂患得意時亦有拂亂但無志人受磨折便倒
有志人受磨折便奮舞說諸人皆能自樹方能承
天故陽明龍場萬死一生良知纔得出頭其所經
動忍者深矣動忍者戒慎恐懼之功存心養性之

事也心靈而能應故貴動動者常極而活潑也不
動則心死矣常動乃能使之常靜性寂而能止故
貴忍忍者變化而藏密也忍則性又死矣常忍
乃能使之常伸動忍之時義大矣哉躬自厚三自
反乃孔孟家法唯高明有以教之

二十二日

題雪亭詩集序 稿入歲寒集

二十四日

寄銘甫弟 嘉靖辛酉至萬曆庚子四十年耳祖不
及見孫庚子至今康熙壬子七十三年矣孫御及

日譜

卷三十三

七

見祖獨不得日侍祠墓宗族親友聚廬而處則又
魂夢不安也賢弟賢姪幸皆成立當倍率宗眾謹
守祠墓是千里外九十老人所望於弟者

二十六日

題宋聲甫母節紀畧後 稿入集

二十八日

答周計百書 稿入集

寄杜君異書 稿入集

二十九日

客問先生生平何所嗜好余拈放翁詩少聞佳士輒

心賞老見異書猶眼明此外無所嗜好也

二月

初一日

賈密字此度四川人移居揚州其父官太守讀余歲
寒集而有合也遺言令其子來問學

初二日

送王夢航赴闕 綵舞萊庭樂遂初詩慶愛日譜居
諸百年母子款烏鳥千載君臣奏水魚燕嶺雲霞
環去轍蘆溝風月上離裾長安知己如相訊一枕
沈眠數卷書

日譜

卷三十三

八

初三日

登封耿逸菴介湯孔伯書來問學 逸菴名介以太史
道丁艱歸遂不出其清操惠政 出為泰副自大名
士民思之孔伯素稱其好學

初四日

此度將告歸贈以二十八字 有引費子此度每人也
曰於都門讀余歲寒集搗其尊人鮮民公閱之
而若有合也遺言令之問學余愧無以益此度而
咸鮮民公有知己之言於其 若翁遺命令從遊地
歸也為贈此以代蘋藻之薦

幽

初六日

北天南喜應求聞所聞今見所見搗將何物慰冥

耿逸菴臨路索手書 與君一河之隔家居十載
從孔伯識其為學人也遂承枉顧虛懷下詢數日
來或口語相印或手疏相質具見近裏著已知行
並進之功而君猶兢兢於氣質之未能變化途徑
之或有差失此足以見君好學之切矣僕嘗聞鹿
伯順言學說心在事上見人有實蹟便學有實用
離事物而虛談性命性命何著外性命而泛言事
物事物何歸公所云敬恕本體功夫一齊俱到變
化氣質須戒慎操存久則不放方能見活潑潑地
而氣質自能變化矣事無棘手從學無歇手來君

日譜

卷三十三

九

與孔伯為友洛學之興有厚望焉

題江村手蹟後 逸菴論學服膺江村欲得其手蹟

朝夕相對如見其人焉因簡篋中有少年手錄唐

詩一紙付之筆墨有靈精神相合逸菴當不徒以

字觀之

初七日

寄白東谷司寇書 稿入集

寄都平情陽城令書 稿入集

初八日

書李異幹卷 余平生五值患難賴祖父之靈皆有

良友護持幸不罹於禍壬午癸未在五峯甲申在
凌雲棚實借異幹父子之力天山三箭卷已詳其
事每誦錢牧齋地老天荒事總非尙留陣血漬戎
衣秋風三箭如鳴叫閉向西郊射兔歸異幹之父
華午君已賚恨而沒英雄壯志付之寒烟冷草所
望光大而發舒之者全在後人大易所以重幹豈
也異幹之兄若弟勉之哉老夫竊附贈人以言亦
區區一念報德之意聞子之父著有臥雲集惜已
不存異幹他日當搜輯而繼此志

初九日

日譜

卷三十三

十

錄李忠節死事一則 名昌期 入取節錄續集

初十日

答費此度問學 稿入集

十一日

費孝貞先生實錄一則 入取節錄續集孝子門

十二日

此度連日每語及茅止生津津津平有意於其詩與文

余曰此生不獨以詩文見長甲申前二十年已知

大物之有所屬矣言之鑿鑿然闢逆勢初張止生

作黃巢考余曰子考黃巢何為止生日非考黃巢

也考李自成也後自成遂成了一箇黃巢止生每
有先見嘗謂余曰劉元德臥陳元龍於百尺樓上
我亦有百尺樓上當臥范少伯張子房李鄴侯耳
此其妄之所存也

憶昔孫文正嘗云談學之人口裏儘說的去只伯身
子不乾淨或曰乾淨亦不難文正云卻非容易江
漢以濯秋陽以暴亦只是一箇乾淨偶憶此語因
拈一絕以告同人 斯文未喪道不亡全賴尼山
作主張討得此身乾且淨濯之江漢暴秋陽

十三日

日譜

卷三十三

十一

朱子曰我之集註不過解字至於正義具在經文又
曰註以通經經苟通矣何用註經以明理理苟得
矣何用經又曰集註已是萬不得已若更於註上
認箇光景有甚了期又曰人能執讀經文久之自
有細字註疏從經文旁迸出觀此語與象山原未
有不同後之人平白以多識二字抹殺朱子一生
得力尙自詡承晦庵一燈也自誣誣人並誣紫陽
矣

十四日

蔣中完舌存圭約諸書能暢陽明象山所未暢而程

朱自賞處又爲種種拈題化異同融道器非獨上
智一流與俱空明即章句小師同歸了徹人極服
其挾三教聖人之蘊余獨惜其雜以二氏未得爲
醇儒耳請以質之天下後世

十四日

寄湯孔伯書 稿入集

十六日

學者有戒慎恐懼之小心而後有浴沂風舞之活趣
有浴沂風舞之歡暢而後得戒慎恐懼之受享話
無兩歧機可互用有謂從浴沂風舞中竟戒懼則

日譜

卷三十三

十二

可從戒懼中竟浴沂風舞則不可不知其何說也
俟正有道

老夫九十矣在見鹿伯順談見利思義渠管新餉便
不私一文談見危授命渠發金花便慷慨認罪聊
無引避談久要不忘渠一言許從孫閣剖入關便
辭吏部司官而赴危壘此之學在躬行而不在口
語者也邇來談學者說理極精密而躬上愈疎漏
即自命爲知學於宋儒荆棘林中掉臂橫行者吾
未敢輕信也

中牟師門畢氏姑媳兩節婦 入取節錄續集

十七日

千百年來孔孟並稱則孔孟之為大聖大賢三尺童子無敢議也千百年以前孔子不與墨子並稱乎孟子不與荀子並稱乎則墨與荀之非不賢可知也此豈一朝一夕之所推一人一口之所定乎後之議者謂墨子無父荀子性惡遂不得與大聖大賢為列三尺童子亦無敢議也夫墨子豈真無父哉其著書有兼愛一篇孟子謂其流弊勢必至於無父荀子性惡有激之言猶之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固各有指也荀子趙郡人同人議入北

日譜

卷三十三

三

學編因考其始末名況字卿周末楚蘭陵令作荀子三十篇宋神宗元豐七年從祀追封蘭陵伯明嘉靖九年以言性惡罷祀邇蜀人費密考更詳

十八日

甚矣哉言之不可不慎也墨子賢大夫以一言流弊遂至無父荀子大儒以有激一言遂成性惡今之釋氏其微遠甚於墨而尊崇之者至謂雪山與尼山並高有辭而闕之者則笑其腐且陋也彼固自以為妙萬物而為言然吾實有戒心焉憶少年與賈太公卿估謁一前輩前輩教之曰楞嚴經不可

不熟讀余應之曰平常喜讀佛骨表前豈然然賈太公二十年後猶舉此言以告同人稱為直諒之友

偶閱一聯云名教儼身心師生官吏到服俱成經史則無事非學理學為日用兵刑錢穀入手皆是文章則觸處見道此段學術須是陸文安王文成耳復戴道默書 稿入集 寄戴荆碧書 稿入集

十九日

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于豈好辯哉

日譜

卷三十三

四

予不得已也今之釋氏視楊墨殆有甚焉有闕之者遂笑其腐也隘也蓋由講究異端二字未確遂緣閃禪宗一路謂自古無理學外之禪學也信斯言也則當日孟子之好辯真是多事憶孫文正與同官王幼生遊西山一老僧素與縉紳談禪謂今日晴霽正好請教幼生講楞嚴一章老僧講天命之謂性一章文正獨無語老僧與幼生請問文正曰偶有一怪事兩人亟問有何怪事文正曰天晴日霽之下忽然秀才變成和尚和尚變成秀才豈非怪事兩人大笑曰命之矣老夫嘗發一語云以

秀才選秀才不必強入雪山之室以和尚還和尚
不必拉進尼山之門兩不相侵法各爲用正夫子
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耳

題費此度中傳論 稿入集

二十日

蔡仲公祖特過夏峯信宿專爲講習非泛泛也僕雖
衰病不敢忘麗澤之益錄三則以識此番良晤稿
別存

二十四日

復陳子石趙來吉書 稿入集

日譜

卷三十三

五

復李松友書 稿入集

聞劉震之訃愴然感而傷之 之子從遊十二年謹

躬恕物衆推先一編未了斯人死老淚潸潸欲問

天 公車將脂衛河濱字介庸齋擬問津詎意書

傳君已歿空餘梁月炤征輪

沈孫家報至備述蔚州公相見相勉之言口占志感

家報傳來字字真未嘗謀西倍相親天涯此日

存知己叔季何嘗無古人

二十五日

簡蔡仲 昨勞枉顧夏峯之雲山草木倍有靈氣九

十病叟不覺神欲王而形欲起也別後錄面論三
則請教極知無當但從不敢作欺心語老公祖自
鑒此痴腸耳良友難逢良晤不易一番相晤不敢
輕易錯過知有同心也

二十六日

學問到致知時已是近裏者已但不可憑空臆度須
在物上討箇諦當故不曰先而曰在格者即神之
格思之格感而遂通之義也物字即物有本末之
物所包甚廣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中條件故
十傳不傳格物亦以誠正修齊治平已舉格物之

日譜

卷三十三

六

大凡耳能毋自欺則致知於誠意能不至於有所

而辟則致知於身心能有諸已無諸已則致知於

家能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則致知於國與天

下隨處省察隨處涵養所謂藉盤錯以別利器耳

主靜者言不以心爲物役也非閉門枯坐一切不去

料理須將此戒懼之心刻刻提起人能刻刻提起

此心便可酬酢一切不爲物役靜就靜於此哉

二十七日

耳目口鼻手足魄也聰明如此持行則魂也魂魄相

附則人物之形色成而可以指名矣世人疑鬼神

在身外往往窮之於幽夫子著落在人身上活則神死則鬼故曰情狀與死生互文見義

出入無時莫知其細心之體也日乾乾夕惕若正是與他一箇安泊處

二十八日

李梅村問孩提知愛知敬固本不學不慮之良知來而慕少艾慕妻子是良知乎非良知乎與性善有無相碍否曰知愛知敬與慕少艾慕妻子俱是不學不慮之良正陽明所謂無善無惡心之體其善也擴而充之其不善也遏而絕之皆復性之功有

口譜

卷三十三

七

何妨於性善

又問日間志氣清明猶能照管此心到夜間雜夢擾擾必是此心不淨何以能通乎晝夜何以能寤寐恒一乎曰陽明有言晝之所必不為者夜必無是夢夢之不清畢竟是心境不淨然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莫知其細心境豈易淨哉中庸之戒懼孟子之求淨心之功做一生一生做不盡

嘗聞之先正云德恒過於福者身安福恒過於德者身危常處不足以爲可加之地一有餘則立見其損矣此盈虛消息之理天道人事之不必爽者省

得此理省卻許多妄想

人有傳公勇凶信者驚而且疑口占二絕 築室山城臥謝安國門易出里門難留琴堂望車聲久忽

護驚傳肉已寒 海內故人零落盡何堪吾友又云亡說傳倘作笑君夢病叟焚香祝彼蒼

二十九日

學者最怕不虛心心不虛則自有勝氣有執見學術不明風俗不厚皆此勝氣執見爲之祟也凡人看一書有短處有長處長者我取以爲法短者我用以爲戒則長短皆我師也凡聞人之言或譽我或

口譜

卷三十三

六

毀我譽者指我以前途毀者告我以險阻則毀譽皆師資也三人行必有我師古人能自得師其謂斯乎

三十日

客問心性之說余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此中庸所謂天命之性也此箇性字是天用事渾然至善孟子所以道性善也一落於人則氣質用事故有人心有道心孔子所以云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莫知其細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正望人以操存此心使不迷於天命之性無害人

知求鷄犬之故而不知求此心之放孟子之哀哉
哀人之失其本心也本心即所謂性也復性須識
本心故云盡心知性以知天陽明無善無惡心之
體語雖涉於告子義不謬於孔子此老夫自少時
所聞於師友之言如此請質高明

三月

初一日

大哉心乎南北海千古上下無一物一事一時不通
徹貫注於此心之中此心真是與天地相似易所
謂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也無端而擯藩樹棘自

日譜

卷三十三

九

隘其乾坤非面墻則坐井耳總因私欲錮蔽失其
本心欲認本心須撤私欲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
性也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盡心者
克己也知性而歸仁矣

初四日

復許典三書 稿入集

初六日

視聖人太難謂必不可為者是無志顏淵曰舜何人
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孔子曰我欲仁斯仁
至矣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

不足者則聖人豈絕德哉視聖人太易謂必可為
者是氣浮文王望道未見堯舜其猶病諸孔子曰
君子之道四即未能一焉又曰是吾憂也何有於
我哉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是豈可輕易承當願
我同人勵必為之志而黜冒認之浮氣虛心而實
體之庶其有濟

初七日

康熙癸丑策問以陽明為禪淫孫與郭駁臣耿亦賢
等對策直謂陽明非禪禪棄人倫遺事物陽明忠
孝節義功業文章世廟稱為有用道學其教旨無

日譜

卷三十三

十

善無惡心之體語雖涉於告子告子論性陽明論
心心性豈容混而為一其非禪也明矣孟子之闢
楊墨闢無父也闢無君也使陽明而為禪則禪又
何可闢上策不收未必因此諸子尊問行知不違
乎心可與言學矣

初八日

兼山堂語諸同人 余自十八歲赴公車便以親師
取友為事所志在登制科以娛二親兩殿春闈二
親相繼見背痛未伸一日之養遂於仕進願陳守
不見諸侯之義官府則有憐而欲周之者亦遂謝

不敢承送不為鄉黨所棄公車十二次每頌陽明先生人以下第為恥我以下第動心為恥以自慰萬歷己巳以後兵事漸興地方不靖時與親友遊地五峯山中嗣是五經患難賴天地祖考之靈幸不罹於禍留此餘生日思所以報答天地之德祖考之恩唯有勸人為善一事與子言孝與臣言忠即素不相聞之人有過訪而見問者無不披衷相告自矢勿欺愛我者謂交不可濫心感而誌之然有人來過而問者又不忍不告也易之道扶陽抑陰化小人為君子民吾同胞物吾與此九十歲老

日譜 卷三十三 三

人之養心也

初九日

宋與贈過訪兼山堂相聞於二十年之前相晤於二十年之後口占以贈 朝來爽氣映山村不速相過客到門坐對無言真莫逆開尊諸子率鉉孫為劉公子與崔河道書 稿另存

初十日

駁臣北歸以得晤魏蔚州為快事駁臣西歸以得晤白陽城為快事二老當世所稱真實學人君家兄弟亦可謂有緣矣為贈此 上策不收未可憂對

州一識勝封侯陽城未忍輕言別春風十日足千秋 只今宇內稱雙壁何幸君家入眼收我老難期相會日好從口角想風流

十一日

魏蓮陸自大梁歸述烈女王氏一則 入取節錄續集

十二日

桂平孟我疆傳畧一則 入歲寒二集雜著門

十三日

寄耿保汝書 稿入集

十四日

日譜 卷三十三 三

邇來學者賢知之士多闕入釋氏程范公所謂入人因其高明者也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釋氏只棄人倫便有老大罪過縱有他長又何足問邪不能教人人自即於邪耳孔門若回之愚參之魯敢望賜之穎悟然卒得其傳只是他朴實頭做法不露一毫才智回之請事斯語參之日省吾身便是欲仁仁至知行合一功夫

十五日

馮少墟謂聖人易做是論心之本體人皆可為堯舜

箇箇心裏有仲尼也若論功夫一生做聖人一生
做不到聖人夫子且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君子
之道四即未能一焉而況他人顏淵曰舜何人也
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善學聖人者也而問
不能問寡若無若虛絕無自賢自聖之心曾子之
忠恕日省弘毅任重子思之戒懼慎獨致中和而
位育孟子之勿忘勿助以集義而操心直養而泰
天地皆是善學孔子即濂洛關關以至河東姚江
莫不各有學聖實際功夫萬不可以虛憍自負冒
昧承當也秦州發賣道統居之不疑固是天生聖
人一流然未免少中和之氣若非姚江治錢之手
安能遊聖人之門而登孔聖之堂哉

日譜

卷三十三

重

十六日

窮達一致窮而裕有爲之畧達則守不移之操萬物
一體之懷隨分自盡豈問窮達夫子之蔬水曲肱
堯舜之時雍風動無二致也禹稷同類回人信得
及顏回同禹稷未免疑焉賢於堯舜生民未有真
是乾坤萬里眼自春秋時一眼只看到今日那一
件好事那一箇好人難得孔聖人而能別開一生
面乎

十七日

語同人 聖賢垂訓苦心千言萬語總是打動人良
心教人自己立志而人多愆忽與習俗相安學者
先要看破習俗於習俗所難割處割得斷得免爲
鄉人方可望其適道只此便是學聖賢子之學志
伊尹之志定從此處做起

十八日

談實修者諱言頓悟談頓悟者諱言實修故有謂紫
陽之後實病不可不洩陽明之後虛病不可不補
此傳紫陽陽明者之病非二子之病也非修不能

日譜

卷三十三

重

悟不悟何謂修易曰大畜剛健篤實光輝日新其
德是日新基於篤實也明甚修中悟悟後修自是
分不開的

達天德者必固聰明睿知聰明睿知不固則不足以
達天德矣故其道從闕而章的然則日亡矣戒懼
慎獨遷世不見知而不悔易所云貞正而固也固
之時義大矣哉

十九日

人生如逆旅寄幾何時不蚤自豎立思所以不生而
存不死而亡者以答天地父母生我此身一場到

的敬手成足之際我所攜之而來者絕無所攜之
而去此之生也真同生而死亦徒死耳豈不可憐
子曰朝聞夕可蓋急望人之有聞也又曰四十五
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然子好學有進無
止使稍為悠忽三十三歲瞬息過矣願我同人互
相策勵隔遠不及晤者遙相教誥即如對老夫面
語也

問蓋自豎立當從何處立起曰只是要虛心能虛心
則能實實三人行必有師從善改不善則善不善
皆師資也古人凡有所言皆為我設不論橫說豎

日語

卷三十三

五

說皆足取益自然言言警動而氣質且因以變化
大聖大賢舍己從人若無若虛只是一箇虛心自
賢子知驅而納諸陷井而莫之辟只是一箇不虛
心

二十二日

學須變化氣質不到變化氣質終非深造自得之君
子也大學曰德潤身心廣體胖孟子根心生色胖
面盎背夫子論成人曰智廉勇孝文之以禮樂夫
智廉各具一節以禮樂文之則無智廉之名而渾
一中利之德所謂充實而光輝大而化之境也

踐形盡性之聖人全體靈通光昭百世後之學者
有一分得力則有一分變化陸象山一接傅士瞻
深訝面目殊常孟我疆從衆見歐楚侗楚侗獨持
我疆留曰君何氣象之超羣乎此皆學之明效大
驗也謂氣質終不可變者困而不學者也

二十三日

邇來諸公見顧者以老夫馬齒頗長謙沖自下有古
人好善忘勢之風然以非躬承之實切惶愧尤西
川云吾人學問人皆我師非我為人師也故常自
見已過此實理非自謙也

日語

卷三十三

五

易之言不可為典要聖賢教人皆是以人治人因物
付物俱不可以典要求之一有執著便成窒礙試
看孔聖人與及門諸子語自見

砥節修行之人未免有以善服人之病服則夏日令
人畏養則冬日令人愛果令人愛郭林宗之折角
王逸少之蒲葵謝康樂之遊屐人皆慕而效之况
乎係綱常闡名教誰不景從如其不愛雖強之心
不服矣

質直而好義也取而行遠夫子所以判問達也是集
義所生非義襲而取孟子所以判餒餓也當為真

狂狷不為偽中行又曰甯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

一善成名此是諸儒直接孔門命脈處所以痛除

五霸之假而深惡鄉愿之似語雖不同期於共明

此道朱陸正好相商姚江謂諸公在此講學恐終

成義襲而取學問須從吾心慊處安身孔顏之樂

其在斯乎

重刻孟雲浦先生語錄序 稿入集

二十四日

尤西川云學問是陶冶造化之功不在陰陽五行上

立脚此從孔顏好學中看出未可為他人言也

日譜

卷三三

三

子終老道途顏子貧天而萬世賴其教澤大而經

緯天地小而變化氣質真是不從陰陽五行上立

脚

一本散為萬殊萬殊原於一本見為一則萬即一也

見為萬則一仍萬也集義是只見其一正行旁行

總求其心之所安故迤而休義襲則見其萬顧此

失彼性恐其摸之不肖故勞而拙

問集義從何處集起曰從日用間接人應物上集起

老安少懷友信孔子之集義也親親仁民愛物孟

子之集義也孔孟一生集不滿此願然志仁無惡

欲心仁至則當下無不可了此願集義者從吾心

之安焉處集則無不自慊從古人之跡象上集則

終成自欺矣

二十五日

孟子願學孔子然卻非亦步亦趨點畫畫摸模孔

子所謂離合而與之相究觀與上大夫言則闡闡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見陽貨見王駟其

規模自別各成其是而已若律而回之便成義襲

二十六日

耿亦襲有雲南之行余謂之曰大凡與人相處須我

日譜

卷三三

三

能包裹的人方能陶鑄的人不獨成已所以成物

若一味令人容我甯直不能成人弁不能成已矣

大人格君心之非孝子喻親於道君子成人之美

此是孔孟學問與人相與毫無益於人則其人可

知矣

二十七日

學聖人只論工夫本體是天生成的一副完全家當

萬物皆備無容言也情遷物誘之後本體喪失工

夫所以復本體也反身強恕是復本體的工夫終

身反身終身覺不誠終身強恕終身覺不恕用一

分工夫復一分本體故曰工夫即本體也

贈袁泰徵孫序 稿入集

二十九日

古人有一分道德自有一分氣象無庸表暴自不容
掩封人一見夫子而知其為天之不鐸此固封人
之眼界非常正見聖人過化存神之妙不獨大聖
黃叔度令人鄙吝盡消魯仲連李太白令人不敢
言名利事皆氣象有大過人者彼不足起人敬而
令人畏者乃躬自菲薄非人之咎也

奇耿子亮書 稿入集

日譜

卷三十三

五

四月

初一日

或疑容德與直道不容並行二者何居焉曰萬物並
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聖人之道與天準
焉有不能並行者哉只論當下應容而容則直道
在其中矣應直而直則容德在其中矣如天行春
令當下只有一溫而四時之氣固無一不在也子
謂容直而有妨猶之乎知人愛公之未達也微箕比
至不同矣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清在和不同道矣
孟子曰其超一也總之各得天地四時之氣各行

其當下之一令而已君子亦仁而已矣孟子之所
以願學孔子也

初二日

示猶子暨諸兒 吾家口外小興州城郭人永樂靖
難借方戎廷而酬贊焉奉召內徙受壓於容之賈
家莊越七世曾祖始遷北城以上世為農曾祖教
余之敬所公讀書登嘉靖辛酉鄉試後遂世為儒
甲申以後畿南地多為從龍諸貴人築地故攜爾
等移居蘇門之夏峯小興州固開闢以來之小興
州也今成一片黃沙白草香不可問畿南萬萬不

日譜

卷三十三

五

至為興州祖父墳墓關心燕豫此鄰當歲修展視
宇宙元一家人沉祖宗與兒孫精氣皆不相隔也
弁州是故鄉古人之情固各有在於此可想見我
輩今日之情

初四日

猶子度雅懸弧之日吾家五世俱集孺幼入室有酒
盈樽道博浪禹鼎盧侍御作不遠之客侍御與兒
輩訂世好善氣迎人滿坐皆快光映茅屋何羨蓬
萊老懷暢然為句以紀之 作容蘇門廿四年也
不來釋不談二元躬耕百畝瞻多口輝映懸孤借大

賢

初五日

與及門二三子暨諸兒曰老夫年九十矣國難從前

五經危險不罹於禍亦天幸也哉至魏之事有乙

丙記事丙子危城有守容記畧成寅五峯有天山

三箭卷暨掃盥餘語甲申凌雲有寺華午傳甲

辰表忠書未有刻册故傳者不一目前不一後將

益訛矣濟甯之述也衙役以刻書 本官本官

以刻書速而著書之人將安處罪故投呈本縣自

請入京認書之真假幸當事司馬司冠家守諸大

日譜

卷三三

三

列多方為濟甯周旋故濟甯得以無事復任濟甯

無事而老夫遂陰受其福時已抵柏鄉矣聞此信

故旋車不意劉督以前自請入部必欲與部中回

國因復入都抵涿鹿進陸求解於家宰劉蕃求解

於司寇一子秦廷之哭自不泛泛望兒亦任國之

皇轍皇商之司寇司寇遺字劉督劉督令吳道分

附本縣速差人請老夫歸蘇門此表忠書之始末

也爾輩談之事起於濟甯而事即於濟甯後面

之葛藤是亦老夫之自取也斷此葛藤司寇之力

蓮陸北歸口占以送 去歲冬初至今年夏半歸邊

君千里伴魚躍與鳶飛 九十增城別舊時在十
年我今與子約來歲臘之前

初六日

題沈君湯銘像贊 見君之貌知君之心胸懷有託

物欲不侵有時長嘯有時孤吟公之佳允我有賞

音結茅百泉共臥雲林

十二日

寄蓮陸 日來強步至雪亭不見亭中主人此心又

未免介介然也乃知姚江念謙之殆如是因細讀

北學編手編詳讀竟卻遺一萬不可遺之人容明

日譜

卷三三

三

初五經進士講學林尖山與楊李毛焦稱燕南五

丈夫從來配饗靜脩邑乘中載之甚詳此人不可

當吾世而失也博兒贊道文輯此編此博兒之疎

意欲補入餘不盡言

望雅西歸安邑諸生周世澤等二十八人以書稱贊

答新鄭令李煉菴問學書 稿入集

十四日

答楊鄂州書 稿入集

答王夢航書 稿入集

十八日

方正一則康惠民字念劬關中人 入取節錄續集 十九日

山西交城令錢塘趙吉士修縣誌刻余視常二河文 又自為祭文一通畧云公其亡矣自古聖賢皆有 死在公亦又何悲而吉士不禁泣然涕之無從也 公實非今之人而吉士亦豈以世俗之哀哀公乎 嗚呼雨去邑而使其民悲思之如父母者非公平 甫下車而造孫徵君之廬者誰乎松山先生之廢 宮其再新乎擊忠羣烈祖以豆乎旌孝而不惜屈 司馬之膝以拜其部民冷之人而有如公者乎乃

日譜

卷三

五

以相去三千餘里之人素未得見其面領其語忽 然得吏於其鄉而問業焉孰謂公遂亡也將遂冥 冥泉下而淒涼於荒崖蔓草中耶將存為名臣股 為明神昭其精靈以司吾下土也此文當令一河 不朽因錄其槩以並存其人

二十一日

興化李季子名淦執贊

季子號彌園中丙戌福建鄉 試文辭長倩甲戌進士南渡

後官至右都御史兵入闕公仰藥死 贈官保戶部尚書保文定公之孫

與彌園曰余意而讀章句知有紫陽而已弱冠後余 友鹿江村讀子靜集而發之後得鹿江傳習錄坐

臥其下常至忘食暨聞朱陸異同紛紛聚訟姚江 效靜論於紫陽又成聚訟至今未有定論靜言思

之道一而已矣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 知陸以尊德性入宋以道問學人德性與問學豈 容分為二哉彌園既有志於學過蘇門而就質於 野叟余聞之先正云學有胸中造物之功讀有字 書要識無字理不識無字理逐處處碍矣曾子于 思易則則者然人猶信之禹稷顏回則道其誰信 得及股有三仁非孔子一語判定其聚訟又不知 當何如矣元儒季止蘇門甚多人知許平仲與學

日譜

卷三

五

之功而不知趙江漢傳學之力與學傳學雖有獨 善兼善之分亦總是一件事也我輩今日各就當 人之身分各成當人之品格要歸認其身而已矣

二十三日

淦孫下第歸口占志勉 額點須知龍是鯉毛存細 辨虎非羊男兒器識宜宏遠莫依尋常筆墨行

二十四日

天雄倡和詩味入居也入居者山居巖居樓居茅居 蜀居船居水居村居各極其致余謂總之柴桑樂 是出居之意因為一絕 入居今古高人致端難

一言以蔽之樂是幽居安汝止千餘

二十六日

贈耿隱之 天啓乙丙瑤破張肆茶一代之忠良君

家掛客意氣揚天子親詢姓字香批客沒去感秋

霜浩氣孤忠天並長平生莫逆鹿奉常儂附同心

披肝腸昔年書楚過東昌嗣君見之心傍從今日

君來臥我牀隔世故人儼在望乍對憶舊歡無量

急呼從者解行裝

二十八日

錄李長倩死事一則 入取節錄續筆

日譜

卷三十三

五

二十九日

懷友詩 存序余生平借良友提攜之益晚年老廢尤

以誌老懷在者張志氣之未申存者感河 孔聖有

山之修阻日月易邁諸友其知余心否耶 四友又復借六侍顧我耄而病同人望更亟匡我

之不逮諸賢時寤寐端亮曰孔伯當仁不肯避明

達蓮陸氏到手無棘事新安 勇向學識力何超

異滄州 道 訟在愆晚節扶其秘寬夫善補過力為

明學地垂老輕去鄉薦馨其旅食渥城有五修谷

問借筆記習仲能知幾介祇稱高寄于新饒伏賜

儀甫具誠器構斯安賤貧守身明大義渾穆稱保

汝不以窮失意退步震之賢虛懷亦夔智騷臣有

氣魄熙侯無俗果子石稱孺慕含真嚴指視天章

多慧根子亮本美質振公孝友人乾真羨篤志友

蘭與裕卿問學漸有次鬼盟荆園語鄂州辨學字

廉幹推逸菴此度博綜備進德而修業努力各自

治我年已九十燭光安足熾願言日有長助我勿

失墜

日譜錄存卷之三十三終

日譜

卷三十三

美

貧樂道而曰非樂貧也亦非樂道也然則所樂者何物亦曰樂學而已時習而悅則無在非樂甯止樂貧不時習則無一可樂又安知所謂道而樂之哉學然後樂樂然後學不樂不學不樂王素州所以有樂學歌

初九日

鍾生爾知自都門來爲余言蔣虎臣遊峨嵋端坐而逝遺詩云俯然猿鶴本相親老衲無端墮孽塵欲向蘄湯求避熱那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無報答生生世世

日譜

卷三十四

三

祝能仁蜀撫疏開禮部覆命奉 旨建塔此殿之歎抑褒之歎如其取也虎臣原清修士世味淡如不忘忠孝渠原不諱談禪如其褒也君臣以二帝三王之道治天下上之教矣民胥倣矣豈可以訓此時廟堂諸公多知學者不知何以處此虎臣庚戌冬過夏峯爲其尊人中完公文集求序又爲其大父求墓誌辛亥春復過夏峯憩余樂是居者久之塵外之意自不可忘故聞言而錄以俟後之君子考衷焉

初十日

我讀鹿鳴之詩曰我有嘉賓鼓瑟鼓琴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總欲其示我以周行蓋君之所以禮遇其臣者至矣天保之詩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如不爾或承則臣之所以忠愛其君者至矣此與虞廷賡歌之意同一揆也

十一日

我讀蓼莪之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蓋父母之德原是報不盡的須如曾如閔始是酬報萬一徒以誥贈爲

日譜

卷三十四

四

顯揚終是第二義我讀棠棣之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既翕和樂且湛蓋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即有閔牖外禦其侮此兄弟之手情萬不至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詩人蓋深刺之以示戒也

十八日

居業說 稿入集

寄魏家極書 稿入集

十九日

語張子發 周元公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三箇希

字一直欲到天上去此語蓋從孔孟志學尚志中
看出立與不致是希賢希聖事到知天命從心不
踰矩則直與天游而人不與焉居惡在仁是也路
惡在義是也此亦希賢希聖事大人之事備矣亦
只是讓精仁讓則與天為游而人不與焉總從此
志中發皇孔子好古敏求孟子願學孔子纔是干
古有志人我輩不能遠立此志願物誇深而膽力
薄則勝明責志說日宜三復以勵吾氣

二十日

周元公曰人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言言平有

日譜

卷三十四

五

所用恥則為聖為賢無所用恥則為愚為不肖故
夫子與子貢論士首揭行已有恥不辱君命稱孝
稱弟必信必果皆行已有恥也否則無恥矣恥者
生人一點不昧之良行道之人弗受乞人不屑皆
恥之所流露但幾希乍見忽起忽滅惟賢者能勿
喪耳我輩不必言做聖賢做豪傑只求免於無恥
而已

二十一日

人生天地必有與立其不能立者是無志氣夫志吾
志也氣吾氣也無之尚得為人乎靜言思之舉世

皆生而奄奄殆盡則志氣之銷亡也久矣夫子曰
匹夫不可奪志孟子曰配義與道有不可奪之志
氣則不受制於造物將何事不可為能配義與道
則能贊化育之流行堯舜湯文周孔皆從志氣中
辦出一節不可磨滅之事而堯舜湯文周孔之面
目遂萬古常新愈久而光輝愈發越志以帥氣氣
以輔志言志而氣在矣言氣而志在矣言立志養
氣而盡性至命一以貫之矣故千古聖人只此一
箇物一件事

二十二日

日譜

卷三十四

六

先儒謂吾人一日之間便有上古中古叔季之象余
嘗思之一念之恬愉即唐虞三代之象一念之紛
競即春秋戰國之象一日之間此念遷轉不知凡
幾能令此心之常恬愉而無紛競則世界即有捨
攘而吾心原自雍熙則日在光天化日之下而時
時享安居樂業之休如必際唐虞三代而身始樂
則春秋戰國時孔孟亦難度日矣鹿江村之言曰
當下自有樂地願外便惹愁腸故君子欲其自得
之也

二十四日

語梁貞怡曰學問要有頭腦無頭腦從何處下手下手做到何處終身茫茫畢竟一無所成高忠憲曰學問起頭要知性中間要復性了手要盡性只一性而已堯舜湯文周孔諸大聖人端不待此性之分量然其下手做工夫總之一軌而已故性以敬知性以敬復性以敬盡先儒每教人居敬窮理所以明此性也以友輔仁所以共明此性也得此把柄在手則日用閒應事接人饑食渴飲無時無處而非性之所流行散見也

二十八日

日譜

卷三十四

七

姜定菴遺其子堯字汝皋來夏峯問學

二十九日

臨漳王荷興字熙載孫爾楨字天木二子介耿保汝

字來贊

六月

初二日

答姜定菴書 稿入集

答劉心洲書 稿入集

初三日

口占勉熙載天木 漳水有二子標格迥出塵孝友

無間言矩步有持循心同金可斷味投蘭自芬聯袂過兼山一見輒相親披襟繁縛滌矢口肝膈陳連夕南州榻談興欲津津日譜錄數則事當揮塵頻道東有歌子相望鬱德隣二仲應交權講習當日新

初四日

語熙載天木曰聖人垂訓立教直欲天下萬世皆入於聖賢之域其四教曰文行忠信其雅言曰詩書執禮只是在用上說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孔子沒孟子方說出心性孟子沒秦漢儒者多

日譜

卷三十四

八

求諸訓詁濂溪明道說性命入微妙矣紫陽出不得不從躬行實踐上說知得孟子之言便知孔子之言精妙知得朱子之言便知周程之語著實

初五日

寄陳國鎮 尊君小我六歲乃先作古人耶憫悼何言賢昆玉仁孝情何以堪嘗聞之先正發憤力學多在讀禮之時蓋用極難報稱真真切切此在君家更不川老夫之多言耳賤體尚可稍支襄大事有期還欲作數行文字以見七十年世好之誼

十一日

鍾爾知名國士十年前從其先生郭九如同拜而九
如今以門孫自處今仍正師弟之名以書贊其意
十七日

語鍾爾知曰聖人之言極坦易極精微是在讀者之
領會如顏路請于之車于路使門人為臣高舉遠
以為窮理盡性之至獨異於佛氏言性處念臺謂
夫子當日原自說得分明實車買柳無臣有臣正
是一副見成道理雖愚不肖可與知者此之謂天
然自有之理此之謂天然自有之性門人輩
私意所動故憤憤兩先生皆大儒而所見如此不
日譜 卷三十四 九
善會之及成朱陸矣要知劉之見從高出有前說
不可無後說正不妨並存耳讀有字書識無字理
學者執泥聚訟受病皆緣不識無字理

十八日
復李鄴藩書 稿入集

語胡延長曰程子云未讀論語是如此人既讀論語
仍是如此人便是不曾讀所謂飲食而不知味讀
書破萬卷總是不識字謝上蔡對客拈子見齊衰
師見見二章曰讀論語要從此處看聖人心事此
纔是會讀論語者

敬無間斷便是誠心有間斷便非敬若敬則自無間
斷非敬即是誠敬則所以誠之也故曰涵養須用
敬念臺云學者只持守可觀而和靖於涵養分上
大是得力

十九日
易云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孔子性相近是就質
美者說習相遠是就質濁者說孟子道性善是謂
質雖濁而性之善自具故謂人之有四端也猶其
有四體也驗之於平日夜氣微之於路人行乞力
辨告子之非是將先後天理義之性氣質之性一
日譜 卷三十四 十

齊弁出來為立教之宗厥功偉矣內聖外王總不
離一性字內聖外王之學總不離復性二字復性
之外安有學問哉

二十日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聖人境地學者不可輕言真
實學道之人只合於日用之間戒分外之事嚴願
外之思德不可以其小而不慎心不可以其微而
不謹無事時存養存養此而已有事時省察省察
此而已在養省察之久而分外之事願外之思漸
清此時遂昭然揭出一段不昧之靈光此之謂不

失其本心保得此心不失須是素位而行不願外之君子

二十四日

題戴定園偶見續錄 稿入集

二十五日

題周拙菴蘇門獨釣像贊 稿入集

七月

初一日

夜來不能安眠因憶夷齊採薇食周粟為故主也

嚴陵共臥不事王侯存故人也而許由以堯讓而

日譜

卷三十四

十一

洗耳由何為也哉誠大怪事靜言思之古今來不

可少由一人無由則天地未免窄小一富貴盡之

矣靜修先生題許由掛瓢圖云堯天萬古大無鄰

何地容君作外臣莫占箕山最深處後來還有避

秦人余云堯天既已大無鄰何地不容作外臣到

處一瓢無外慕卓哉萬古之高入

初五日

心一物耳聖賢言心須合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而

一貫之纔是心之全備故一盡心而知性知天無

餘事矣

初七日

大哉聖人之道論本體一性盡之矣故中庸首揭天

命之謂性論功夫而復性之道一慎獨盡之矣能

慎獨則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道豈有餘蘊哉

初八日

道不可須臾離正為道本之天命之性一刻離便與

天命隔斷故君子就所親而戒慎乎其所不親就

所聞而恐懼乎其所不聞直是時時與天命相對

越無隱見無顯微無隱見顯微之謂獨故君子慎

之

日譜

卷三十四

十二

初九日

無極而太極獨之體也一獨耳指其體謂之中指其

用謂之和總是純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

私故無欲二字直下做到聖人濂溪可謂窺聖蘊

矣白沙詩云無極老人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

初十日

從來學者多以敬字為入門一不敬則隨俗習非茫

無所主將何事不可為先儒云主一之謂敬心本

有主主還其主便是主一

十三日

十三日

夏峯大聲題辭 稿入集

十四日

孔子言易有大極者言陰陽變易之中而有至極之理是就氣中指理以示人周子無極而大極者雖無聲無臭之中而有至極之理則專以理言無極而大極天地之性也以不雜者言之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氣質之性也以不離者言之也總之一太極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孟子道性善言其不雜程子謂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言其不離

日譜

卷三十四

三

十五日

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之理要開眼便能見得如忠恕二字一箇忠做出百千恕無忠則做恕不出喜怒哀樂未發為中中節為和然中不可見而和可見中其一本而和則為萬殊也程子曰性者心之理也又曰心統性情以其具眾理而應萬事則性其一本而心則萬殊也諸如此類甚多知此則體用一源微無間開眼便見
為甥孫張德符立嗣說

十六日

知晝夜則知死生矣晝則必夜夜則必晝是自然之理非將昨日晝夜來作今日晝夜是昨日晝夜盡了今日晝夜再生造化不窮往者過來者繼舊者滅新者生自然而然死生便是此理精氣為物物倏生是聚也始也游魂為變物便死是散也終也彼死生輪迴之說豈足言造化之道哉

十七日

孟子仁人心也一語似說心即是仁然以仁存心仁義禮知根於心其言亦出於孟子孔子稱回其心不違仁仁之與心固當有辨蓋偶見仁甚切於人而不可失與下文入路之義同故李延平亦謂孟子不是將心去訓仁學者須識得此意方可語識仁

日譜

三十四

古

十九日

程子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蓋孝弟是性命中事至親至切此處能省察力行性命豈外是哉故曰孝弟為仁之本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二十二日

贈虞城劉木天 陽明王子明之大儒當世學者推

為孟子之後一人然其教言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犯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言及其身道有誠之為儒學至今人猶有疑其為禪學者晉菴先生論性獨曰陽明教言是論心非論性性與心豈容混而為一只此一言破百年之疑定千秋之案余極快心於斯語本天君親承師訓敬述以請教

二十三日

聖學到底只一敬字端肅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至一無適湛然統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朱

日譜

卷三十四

五

于言敬者一心之主也敬者非以為心能主敬敬豈能主心曰心主敬即放能敬即存非心之主而何

二十五日

健日服藥時覺病魔心君寤寐交攻夜來鷄鳴之類奮殺賊之氣微有戰勝之意為拈此句 雲路風清輩白平無端意念擾虛靈鷄鳴憤發降魔力依舊堯天舜日明

二十六日

喜怒哀樂有未發之時而未始淪於無故先儒以未

發為陽之動喜怒哀樂為發之候而未始淪於有故先儒以發為陰之靜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性之所以為性也故莫見乎隱亦莫隱乎見莫顯乎微亦莫微乎顯此之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學者不明於此便是痴人前說夢

二十七日

程伯淳見獵有喜心謝上蔡十年不能去一狩字薛河東二十年治一怒字不去此皆大儒親自體驗之言莫看的容易大凡看的容易者皆口頭承當也未曾實下功夫

日譜

卷三十四

六

二十八日

顏子一陋巷貧士志欲希舜人似信不及不知出乎舜則入乎鄉人勢不容中立洵可憂也俗之為田宅與馬雅之為琴書大之為功名小之為技藝須一一對壘過而朱子獨約以財色兩箇古今史冊上賢知一流人其享用在於此其埋沒亦在此非拔俗之豪傑烏能免於鄉人哉

二十九日

或問聖人可學而能然古今學聖人者不知幾千萬人而見知聞知之統寥寥幾人焉賢知愚不肖之

遇不及者不必論橫渠大儒也十五年學簡恭而
安不成惡在其聖人可學而能也程子亦曰可知
學不成有許多病痛在余曰此見其學聖處果
實學聖再加十五年功夫仍見其未成也一自以
為是則全體皆非愈學而愈遠矣

三十日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要看到著底處則我輩之眼
自覺舜一生只認得自己是庸人故曰人心惟危
蓋稟乎有難於頃刻即安之意故一生只是舍己
從人好問好察木石鹿豕可以居造若云以天下

日譜

卷三十四

七

為愉快舜實無此念也所以至聖造極做到聖人
地位大禹只是克艱一生得力在勤儉二字所謂
勤將補拙儉以補過思天下之禍由已溺之安能
以天下為得意乎此舜禹所以有天下不與非虛
言亦非勉強也念嘉謂顏子善學舜曾子善學禹
有為者亦若是顏子固言之矣曾子之忠恕日省
倘亦禹之克勤克儉不自滿假者乎

桀紂於未放伐之前一日猶是天下之共主當放伐
之日則為天下之獨夫天之所不能佑人之所不
能庇有天下不獨舜禹不與焉即湯武亦不與焉

一有與天下之心便非聖人矣夷尹蕞得百里之
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皆不為此不可以律漢唐宋三代之
命主而况其他道統所以不在上而在下也夫子
賢於堯舜其在斯乎

八月

初一日

送王夢航任贛南觀察序 稿入集

初二日

孟子謂今之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見之不羞而相

日譜

卷三十四

六

泣者幾希又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謂人
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放心又謂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
正路而不出哀哉謂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又
謂拱把之桐梓人皆欲生而養之至於身而不知
所以養之者豈憂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矣兩箇
幾希兩箇哀字兩箇弗思有多少打動喚醒人心
處讀者宜猛然汗下恥心自生憤氣自發若只依
一段閒話看過便是不曾讀象山讀孟子而有得
也遂能直接孟子姚江讀象山而有得也遂能直

接象山江村讀姚江而有得也若能直接姚江此纔是善讀書人

或問孟子於一體具體者而曰姑舍是於夷尹惠三子曰不同道乃所願則學孔子也遂能直接孔子然則孔子何師乎曰子貢有言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則是誠大識小之賢皆其師也夫子自言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善者從不善者改則其善不善皆其師也子思言祖述憲章上律下齊則又其師也天地為師矣然終是龍自御歸而求之有師師非兩件也所以為萬代帝王師親師取友者知此義則無時無處不受師友之益矣

日譜

卷三十四

九

初三日

人有三等上智下愚與中人上智下愚少而中人多上智不廢學力而不恃學力此心常得空明下愚不知學力為何事此心放逸已久所請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非不移也難移也獨此中人乘於物感不能不恣為情識膠於意見不能不執為勝氣紛紛雲擾騎我空明此時而加意提撕則空明自若不然則積蔽日深漸至昏昧遂成不移之愚可不慎哉上智不費學力朱子所云學粹提撕言

用力之無多也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日日提撕時提撕則愚可明弱可強矣學力之時義大矣哉

初四日

語劉雲林曰士先立志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然內攝外誘志亦未易立也故陽明有責志之說夫子自十五志學到得耳順從心纔完志學之事孟子以何志為士之事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是志也豈容一日不立豈容一日不責哉雲林從邊有口今過兼山堂乞額其讀書之齋余題曰尚志因出陽明王子止生孝子黃志尚志二較以示

日譜

卷三十四

十

勉

初五日

語郭孚伯郭熙侯曰劉念臺云聖人於道體指出一易字大是奇特只此一字將天地間無一事不攝入於善心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只見得此理平分物我無大無小直是括盡融地令人不可思議慈湖所以有心易之說蓋無人不具此心易也二子學易久故以此言志勉

初六日

語張動子曰君子之無適莫孔子絕四猶只是一箇

行無所事蓋日用之間動靜云為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能順以應之如饑食渴飲夏葛冬裘不起一見則亦無往而非道矣纔起一見便屬我見強我合道動成障礙從古賢知之士做出多少驚天動地之事總只是無事生事故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

初七日

周磯公索書 士先立志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御之馬安所適從有覆溺墮蹶而已延津周磯公以讀禮之時遠室家而讀書蘇門其器識可知已先

日譜

卷三十四

王

介楊新礪通姓名繼借李晉生過余兼山堂襟期開朗語言清亮於吾言無所拂逆余因與言前輩名儒多從讀禮時做起蓋仁孝之人當讀禮之際孺慕倍切故發念最真礎公似隱然有味於中也因勸讀兒索手字故叙其論交之始以俟他日友道之終

初十日

夜間不寐偶成贈王夢航 南嶺雖云僻而遠新建 旌旗在眼中天地百年光射斗比肩接踵見英雄

十一日

孟子敘道統之傳見知者或二 人蓋同時親炙之者其見既真其論自平見之有功於聞也大矣孟子學於子思故以見知自負孔子後漢唐宋既不足當百年之興王則道統不得不屬之元公矣程朱 其見知者也承元公者吾友鹿江村以為定屬之姚江然有識之者論尚未定邇來學者有稱為孟子後一人者有謂與濂洛並峙千古者有謂與濂溪明道宜並列四配十哲之間者則陽明之學將大明於天下斷不至沈淪於後世庶足慰江村四十年特達之知矣

日譜

卷三十四

王

十二日

偶憶生平所知楊忠愍死權相左魏周死逆璫其聲烈節日月爭光百世而後令人瞻望然念當日獄中之苦以父母所生之身而罹此凶慘想孔孟處此不能化小人為君子則有引身而退耳或不必定要與惡人作對頭

十三日

孝者所以事君忠孝無二理亦不分輕重然古人有言親在不敢以身許人又云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則親者吾身之親而君者天下之共主也甲

申公變聞有以諸生辭母妻投江而殉義者慕忠君之虛名而絕孝親之實理亦忍矣哉

十五日

客問趙溫嶠徐茂三子者優劣何如曰苞奉君命守封疆勢不得棄城以令母然揮兵一戰母頭落地此心亦大忍矣苞宜與其事之人言我輩以城為存亡君等大家同心戮力以報天子我下城與老母死一處庶遊魂得侍母靈以歸故鄉耳 嶠無所事事而絕裾以為小失余謂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嶠當絕裾之時已置母於度外矣

日譜

卷三十四

重

何顯身顯親之足云 庶雖以母之偽書而歸以致母氏殞命然非庶之所能逆料也庶只得別豫州而去苞囑二子心太忍庶心不忍此中相去數千里耳庶終身不設一謀苟全性命於亂世亦足對元德不愧為孔明之友

十六日

人不能取友雖直諫多聞日在側與我毫不相干能取友則得一勝已者因知我之不若則勝已者吾師也有憎已者因知我之不肖則憎已者吾師也有疑已者因知我之未信於人則疑已者吾師也

有異已者因知我之尚同於人則異已者吾師也此之謂能自得師學者第一當講這段便是希賢希聖之路

十七日

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心生色眩面盎背獨此是人生真樂君子王天下而不與舜禹有天下而不與都是憑這一點受用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復性然無淨雲富貴之懷到底不能復性到底不成學問

日譜

卷三十四

重

十八日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要看出淵非空言無當所以真實為舜之意舜之飯糗茹草木石可與居遊而好問好祭樂取諸人以為善顏之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而問不能問寡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舜與淵遇有窮達而道無加損也至今讀有為者亦若是一語有多少風力在

十九日

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用力而力足無棄人之不用力何也又曰仁遠

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蓋欲仁而仁至無柰人之
不欲仁何也仁則安不安則危仁則榮不仁則辱
仁則為聖賢為豪傑不仁則為頑冥為禽獸則仁
之繫於人何如而人都不知欲所欲不在仁則必
在不仁不欲仁則必不用力於仁故多自驕於陷
井而莫之知避也此之大惑總由不知學顏子一
聞克復四勿之訓言下承當曰回雖不敏請事斯
語是之謂真欲仁而實用力故夫子曰回也其心
三月不違仁彼日月之至者好學不如回故不違
亦讓回學之時義大矣哉

日譜

卷三十四

五

二十日

周濂溪無欲故靜此千聖秘訣也故白沙句云無極
老人無欲教一番拈起一番新程伯清生平令人
不忍欺新法之爭安石亦不深忌伊川每云此某
不及家兄處伯清德性和粹老夫更為醉心而師
法之學者變化氣質當取法伯清伯清之言曰吾
學雖有所本天理二字是自己體貼出來學伯清
又當自體貼天理始友郭隔遠不獲常相晤臨路
語此志勉

二十一

容問做人宜從何處做起為學先從何處學起曰便
從當下做起如當下所交接者何人酬酢者何事
人還其人事如其事各無違拂此便是真實學問
當下不妥貼而人多怨望事多乖外尚堪言學哉
程伯清吾學雖有所本天理二字卻是自己體貼
出來無時非當下無時不體貼伯清百世師也

二十三日

夫子以無求安飽敏事慎言就正有道為好學而生
平蔬水曲肱行庸德謹庸言動曰是吾憂何有於
我回之生平筆瓢陋巷不情如愚而問不能問寡

日譜

卷三十四

五

故曰不如邱之好學有顏回者好學今之人情正
與此相反安飽亦無得意之事天大事都不照管
橫口而談居之不疑吾不知此之於學也何如作
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學之樂不學之苦蓋
天淵矣吾人飲水冷暖自知各自勉力是日注孫
為望兒慶五十七歲長幼咸集五世一堂兼二人
從遊在坐為書此段

二十四日

學問之事助不可忘不可只有酒養克治而已入門
之始克治力居多進步之後涵養力居多功深力

到則隨克治隨涵養即涵養即克治無論有事無事此心常覺活潑

二十五日

夫道一而已矣故人生只有這件事人與禽獸草木皆秉天之氣而生人則天之靈氣故盡人性而物性皆盡矣仁與義禮智信皆從吾之性而出而仁則義禮智信之統體也故能安仁而義禮智信渾全矣綱舉目張寸鐵殺人與弄一草兵器自別

二十六日

理氣之說紛紜不一有謂理生氣有謂理為氣之理

日譜

卷三十四

三

者有謂有是氣方有是理者邇劉念臺云理即是氣之理斷然不在氣先不在氣外知此則知道心即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亦即氣質之本性一切紛紜之說可以盡掃矣

九月

初一日

聖人之道一感一應而已矣感應之道以人治人因物付物而已矣君子所以無適莫夫子所以絕四天下所以何思何慮也揖讓征誅行水總謂之行其所無事應如是而如是天地自清寧為魚自飛

醒吾心自活潑不閉於此逐日營擾不知所行何事所謂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誰不出戶何莫由道鹿江村嘗云我輩明明白白過一日勝如糊糊塗塗過一生知言哉

初二日

復楊鄂州書 稿入集

復段子襄書 稿入集

復李煉菴書 稿入集

初三日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曰君子去仁惡乎

日譜

卷三十四

三

成名則名固所以徵實也非此名將從前之仁人君子俱泯滅無聞何以法今傳後第實至而名不至不失為君子如名至而實不至未免為小人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有此一恥則忠信進德修辭立誠自不至犯鬼神之忌聞的不止分君子小人而降解降殃天命實式臨之可畏哉可畏哉高名厚利兩者俱非容易受享之物而放利好名顯盡今古之人至好名一念尤中賢知之隱微故往往有輕殞其身如百節俠一流人蓋亦不少矣其實學道之儒利不足言名亦無意必得其名與不

失顯名皆無名心而名自隨之者也學道之人須過節依之關方可入道

初四日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必請所與必曰有孟子謂之養志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不請所與曰亡矣孟子謂之養口體此等語亦要活看孔子煮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必有酒肉必請所與必曰有勢不能也夫子與子游論孝曰敬與子夏論孝曰色難夫敬與色不在服勞奉養之外一事一飯必以誠敬愉色將之便是仁至義盡如徒服勞奉養而攝

日譜

卷三十四

五

慕不存菽水何以承歡孝之道何以通神明也

初五日

贈素園李憲副詩 稿存原本

初七日

道統之傳自堯舜至孔子潛見毋顯飛九位不一時不一總歸於一中而已矣中德鮮能非賢知之過則愚不肖之不及自堯舜以精一開萬世執中之功孔子以時中妙萬世執中之用執之中自有時非時則拘泥時之中自有執非執則游移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處未可以形跡求也程門教人看

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此際正不容有絲毫形跡耳

初九日

學者須先有一段靜氣方可言入道有靜氣則不遑聲色精神收斂心志亦漸清明動靜合一足就已成言已成則無動靜之可分靜固靜動亦靜也車百輛無異蔬水曲肱學未成則無端之擾攘滅於東而生於西此須時時戒慎恐懼體認天理驅除人欲方可收戰勝之功

二十日

日譜

卷三十四

五

寄耿保汝書 稿入集

十月

初十日

弔蔣虎臣 虎臣少中虎人龍素心人學政 歲輔書幣走河濱黃門圭約業弁言辱首掄請告歸田里夏峯枉車輪軒冕來山谷新知若舊親賁臨辛亥臘淹留王子春野餉嚴過盤村嚴戒逾絕談說忘忌諱謫坐畧王賓衰朽仰寬綽孺子沐真醅眷言大 結造憚遲速具狀儼再拜復乞誌出珉分手約再 賦唱問嶙峋坐遊觀物化脫然遠世

塵壁題聯具在舟中句若新日月驚遷易莫由瞻
笑噴

十九日

與蕭章佩 稿入集

與王枚卜 稿入集

二十四日

彰德許典三名三禮赴海甯任以長篇過贊夏峯臨

別曰先生何以教我曰夫子固言之矣事大夫之

賢友士之仁事字友字中是夫子所以陶鑄士大

夫以成其賢與仁從事之友之豈夫子告子貢之

日譜

卷三十四

三

意大人格君心之非孝子喻親於道方成其為忠

孝成已成人正已物正此方是孔孟本領

十一月

初二日

答耿逸菴書 稿入集

初六日

贈馬生生成均 稿入集

寄李性甫 稿入集

十三日

答陳子石問學 稿入集

二十日

寄孟調之書 稿入集

題忠奇手蹟 稿入集

二十二日

袁泰徵存省齋說 稿入集

十二月

十三日

復吳冉渠書 稿入集

十五日

復湯孔伯書 稿入集

日譜

卷三十四

三

諸公為余祝九十之辰口占以詩 荅再流光九十

年不問瞿曇不問儒學詩學禮差無復夙昔庭訓

凜昭宣履薄臨深恒在念指視儼然手目先少年

聚順家庭樂東羨即廢鳴鳥篇平生未敢忘三益

變澁滄桑客舍遷五世曾元饒厚幸一時賢友更

多緣蘭臭芬芳扶患 飄蓬旅處授田屋應求不

遠來千里提誨盡荒暮氣鞭初度撫懷驚虛度遠

通詩文錦字連流情聲響中夜敬奉箴銘洗過

愈

十六日

題趙錦帆園野歌驪卷 錦帆其部為中州至盟

雅者三十年來蘇門即與之訂交更以身心性

命之旨策我燭光頃見其令甘泉時秦人所贈交

與歌與詩俱知錦帆治狀益信文人善吏事余之

所醉心者此不過一端耳

二十四日

聞許佑之訃音愾然感而傷之 憶昔江村問學時

鷄群鶴立羨英姿昨聞君病今傳訃零落同人重

我悲

二十六日

日譜 卷三十四

寄楊慕廬 書入集

寄吳陵季 書入集

癸丑祀竈之夜夢過公望齋頭醒而紀此 不登多

景樓屈指十年矣相望一舍間遙遙如千里昨夜

夢又過騎驢風雪裏頓忘年久我神魂 躍起

顧中素心斯妙理劉子時在坐聞之讚其是

敬頌靈桂堂斗酒佐雙鯉鷄鳴夢乍回儼然君在

九

日譜錄存卷之三十四終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三十三

康熙十三年甲寅九十二歲

正月

後學 通州唐 校訂

初一日

後學 通州唐 校訂

晨起拜 天地祖先在歲一人故之而起今子孫人

掖之始能起因滿康節先生焚香告天詩亦為一

詩貽湯孔伯以孔伯祝余九十文以康節擬余也

康節安樂渾造道司馬精神整日書此語頗親其

微 我於古人審所從生平最愛堯夫叟先生生

當全盛時羣賢功業乎何有不事王侯鑄羣賢博

日譜 卷三十五

挽乾坤道在手興來為吟自在詩客至且飲歡喜

酒林間高閣望中希花外小車不來久焚香每前

告天詩先生心事昭黍斗外王內聖此一身安老

懷少而信友湯子擬我愧非倫先生敬敬不敢偶

懷古詩成欲寄君曉起東風儼在柳

初二日

邀尹芝仙周春甫二公以詩代柬 我生前甲申甲

寅九十一生平鮮嗜好有友願已畢浮家山水間

所幸得二逸尹君彥明商妙得琴中秘仙乎復仙

乎春雨真堪述周公邑侯父道氣凌 非披琴時

一彈走筆皆音律星聚此山中田家丁醜秣鶴背
望聯翩願期此人日

初三日

賦得窮巷兩簞瓢 窮巷兩簞瓢李生與劉子劉子
產江南李生來北地所遇固非時文能探妙理
足因鹽車自徇深所恥山水借不孤衰豈得

初四日

或問軍興無人不騷動此時學問應如何曰古人無
事嘗若有事有事御如無事禹之行水疏濬決繫
皆是應如何而如何所以謂之行其所無事果能

口譜

卷三十五

二

行所無事天閻地陷皆定數也不能行所無事鶴
唳鳴鳴皆異事也唐虞揖讓三盃酒湯武征誅一
局棋水到渠成易云天下何思何慮此是學問第
一義

初十日

草堂小集詩 稿存原本

十一日

二尹子說 稿存原本

十二日

祝程太守 稿存原本

十三日

輓裴柅初 稿存原本

二月

十一日

祝冀涓公 稿存原本

十二日

與崔六醜 稿存原本

二十七日

復崔玉階書 稿入集

三月

口譜

卷三十五

三

初三日

復宋與瞻 書入集

初四日

復熊伯遇 書入集

十五日

先正云添一箇喪元氣進士不如添一箇守本分平

民余謂添一箇孝子仁孫勝添一箇狀元宰相此

語人多信不及信得及便知孔顏之所以樂

十六日

老夫生平無他嗜好少年以俱存無故為樂壯年以

兄弟友朋為樂老來以兒孫師弟為樂此三樂者
真無窮極也人人有此受享人人不能受享

十七日

富貴貧賤均一非道也一則不處一則不去捫之而
乃以相平相平則失其所重鹿江村貧字兒抬舉
人是從不去非道之貧賤看出千載下貧字兒有
多少光彩

二十日

和李岫旭韻 病臥攤書差足娛到門老友起屏驅
易從未畫機誰識琴到無絃調自孤添消他年留

日譜

卷三十五

四

東脯乾坤此日供飛芻素心相對忘晨夕久訝烟
霞替滋濡

二十八日

語張子發曰君子進德修業之事總是人情世故之
事人情世故不諳而曰吾進吾德吾修吾業於何
處見德之進業之修哉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
誠所以居業一忠誠盡之矣

四月

初二日

為知還堂集序 稿入集

初三日

恭儉美德也然不可以聲音笑貌為恭而以聲音笑
貌為之則為大機械儉而以聲音笑貌為之則為
真鄙吝堯之允恭克讓光被曰表格於上下總一
恭德之洋溢也禹之無間然美服冕孝鬼神盡溝
洫總一儉德之發皇也恭儉之時義大矣哉

初五日

顯親揚名孝之大者人子皆知之然使親為貴人之
親何如使其親為賢人之親聖人之親孔夫子之
封啟聖公周程張朱能令其親配饗啟聖此是第

日譜

卷三十五

五

一等顯揚者

初八日

語王爾韜曰孟武伯問孝夫子何不曰親有疾子宜
用心調養以瘳厥疾乃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此語
有多少打動人子處人子體此意而體疾守身當
下便可升堂入室爾韜有徵疾其父玉卿為之問
方理藥因以此語之憶韓康伯有疾遇神人之言
日當三服

十六日

入自勉 自憤 自排 自反 自賈 目修 自

進 自得 自成

入自戒 自暴 自棄 自用 自專 自矜 自

誇 自私 自利

一戒一勉為學始終之道盡是矣時時刻刻勿忘此

言不忠不升堂入室也

入自勉總之一能自反八自戒總之一勿自用一勉

一戒能深造不已則自得矣此之謂自成功不到

無不明掘井九仞虧於一簣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今日之勉只算的今日事明日之戒只算的明日

事文王望道未見孔子於我何有終其身只有一

日譜

卷三十五

六

自勉而已矣

二十四日

寄吳稜季書 稿入集

二十八日

韻兒讀唐史錄其人物之最著者數十人問誰當第

一曰人各有賞識老夫生平最服狄梁公梁公事

女王艱危動忍卒能返周為唐功最大而心獨苦

故第一老夫之所以醉心梁公者為其能包容女

至不沾沾自求潔身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然又在

婆師德包容中而已不自知師德久為將相獨能

以功名終亦人傑矣哉賞鑒古人全為對症自己
故獨有取於二老

五月

初五日

與浩溥沐浴浴漢暨用楨曰憶昔汝祖父讀書江村

一時應童子試者六人伯順謂余曰郎君等不必

俱發科登仕只本分孝第力田思不失前輩書香

便是天地間第一等人家今言猶在耳老夫倏忽

九十一歲曾孫應考者六人歸而錄其文令余觀

余曰江村老友已代余命爾之祖若父矣爾等第

日譜

卷三十五

七

奉此言以往便是孝友堂佳子弟

十一日

答李梅村問學書 稿入集

十二日

與劉一六郭公望兩社友論風俗 子曰里仁為美

紫陽以里有仁厚之俗為美余謂仁厚多端大要

以子孝婦節為重節孝多則仁厚莫美於此節孝

少則不美莫過於此余少時見六院出巡莫不首

重節孝良有司月兩至鄉約所講聖論聞有節孝

事則扁以旌之表行所以勵俗也節孝之所以自

為義襲集載所生心逸日休義襲而取心勞日拙
十九日

與崔玉階云自今天子宰相皆有好學之意足下以

二三君子啟沃於其間則學之興也在指顧間矣

況國子監與學之地貴門生與學之人此番選拔

天下之人俱在斯文未喪足下豈無意乎

二十日

容城趙玉峯使君以卓異行取吏部士民形之碑

文志思諸紳士以衰朽受塵外之知以碑文相囑

衰朽亦不忍以不文辭也扶病數言見我仰止之

日譜

卷三十五

十

意惟諸君子潤色之成使君一段光美 政苑民

玩政猛民畏假樂君子憲憲令德直異方騰內召

即起畿內循良闈中名士不佞智巧不立岸異六

里容陽別開天地爰及朽人屬訂史指授大義

善自裁處表正風俗首崇節義貞女乞言幽魂攸

遂邑有前哲風韻猶存使君至止重光里門君之

去矣哀此愚民葢貴多學先已得鄰甘棠永茂退

邇不遺五尺之石百世之思

二十一日

人有疑孟子莞諸侯以王天下與孔子之言不同蓋

孔子之時諸侯皆周所封建周之典禮猶未泯滅

孟子時七雄非周所命者四百里民彝壞亂極矣程

子曰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不以爲主則獨夫而

已矣君子救民於水火之中時爲之也

二十二日

一生苦樂惟人自取止爭看的破看不破少之時謀

望於進取得失分而憂樂形焉得者幾八其壯也

馳逐於功利貴賤別而榮辱招焉貴者幾人其老

也屬意於子孫賢不肖異而成敗係焉貴者幾人

看得破皆天定之數豈容一毫介意於其間此等

日譜

卷三十五

十一

處既無介意則無時無處而不可領天地四時之

趣視世人之毀譽欣戚浮沉聚散爭如我山房白

雲之卷舒無定形來去無定方也古之達人高士

誰非吾師誰非吾友其無愧怍於心者自然醉益

於面故學者須尋孔顏之樂無此樂終難語自得

二十三日

許典三問孟子以盡心知性爲知天存心養性爲事

天某今倒轉用之先以知天事天爲存養工夫何

如日循序漸進聖賢垂訓立教不得不然到深造

自得之後則左右逢源感而遂通有何何用博文

以約禮獨不可約禮以博文乎獲上以治民獨不可治民以獲上乎尊德性而道問學獨不可道問學而尊德性乎學者最怕是此執見

二十四日

學聖人只論工夫本體是天生成的一副完全家當萬物皆備無容言也情遷物誘之後本體喪失工夫所以復本體也反身強恕是復本體的工夫終身反身終身覺不誠終身強恕終身覺不恕用一分工夫復一分本體工夫只在本體上做性命是本體盡性至命是工夫明德至善是本體明明德

日譜

卷三十五

十一

止至善是工夫

二十五日

氣運之升降風俗之醇漓謂為一定之數不可挽回則至誠之位天地贊化育善降祥而不善降殃者種種皆聽於天地造物而已毫不得操其權則聖人亦造物中之一人耳安所稱造命而至命哉謂無一定之數則堯之水湯之旱豈變理之無道耶有定者有定之數也無定者無定之數也聖人總任運以無心豈容一毫執見私意於其間嘗聞愚夫愚婦有一念之誠亦足感動天地鬼神者此亦

有其數在焉余嘗過金提店士人為余言郭巨埋兒事歷歷然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莫知其他者孟子傷其舉一而廢百孔子美其篤信而守死行雖過而志可憫誠能動物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意如斯

二十六日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謂一毫不可移易者此世儒拘泥之論非達人見道之言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聞道之人命自我立豈制於修短之氣數哉孟子曰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故李

日譜

卷三十五

十二

鄭侯曰君相不宜言命甯直君相士君子不論窮達徇善兼善皆不可以氣數自護鹿江村嘗云有志之丈夫不受制於造物知言哉

二十七日

憶前癸丑余與鹿伯順楊爾承同赴公車時伯順銳意獨學進取之意勃然余謂之曰人生何事最樂伯順曰樂莫樂於好學爾承曰人皆以學為苦而子獨樂之何也伯順曰王汝止曰不學不樂不樂不學愈學愈樂愈樂愈學此趣非深嗜之不知其味爾承曰只發賣道統一事亦可笑矣得謂之學

人伯順曰發賣道統謂少涵養可也然自任之真
魄力之大豈尋常章句中人耶陽明持甯藩不動
心不能不動心於王泰州講學能令樵夫聞道曰
離山十里柴在家裏離山一里柴在山裏此豈可
輕言泰州哉學問宜痛除將就旨認純一無偽以
義理用事一徇形跡或稱兵向闕以為忠或理兒
割股以為孝或仗節斬筓以為法或觸槐曼面以
為勇六言之所以六蔽也學之外別無可樂矣樂
學歌曰宜三復

二十八日

日譜

卷三十五

古

一部易經括於乾之一卦乾之一卦括於君子終日
乾乾夕惕若一爻其所為終日乾乾者何也進德
修業欲及時也德之進也無跡可尋業之修也有
事可據忠信以進德立誠以修辭忠信與誠豈二
物哉進德修業豈兩事哉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天
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一者誠也此可作居業說

二十九日

學問要有頭腦無頭腦從何處下手手做到何處
終身茫蕩畢竟一無所成高忠憲曰學問起頭要
知性中間要復性了手要盡性只一性而已堯舜

湯文周孔諸大聖人滿不得此性之分量然其下
手做工夫總之一敬而已故性以敬知性以敬復
性以敬盡先儒每教人居敬窮理所以明此性也
以友輔仁所以共明此性也得此把柄在手則日
用間應事接人物飢食渴飲無時無處而非性之
所流行散見也

三十日

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景逸先生曰
情之發性之用也性之體不可見故見之於未發
未發一語實聖門指示見性之訣靜坐觀未發氣

日譜

卷三十五

五

象又程門指示初學者攝情歸性之訣

六月

初一日

與李友郭書扇 老夫病起每與友人舉邵堯夫焚
香告天詩渾是吾夫子老安少懷心事近與友說
風俗舍孝翁更無可言孫婿友郭庚子辛丑間曾
攜其弟任夏峯聞此言最悉者不煩老夫娓娓第
念子兄弟節孝之裔孝弟固屬天性而應事接物
時時當以此念推之紹聞衣德竊有厚望矣

初二日

學者須先有一段靜氣方可言入道有靜氣則不
聲色精神收斂心志亦漸清明動靜合一足就日
放言已成則無動靜之可分靜固靜動亦靜也兵
革百萬無異蔬水曲肱學未成則無端之擾擾滅
於東而生於西此須時時戒慎恐懼體認天理驅
除人欲方可收戰勝之功

初四日

久不用苗將稿矣師旅饑饉一時俱見切念早潦者
天時也溝洫者地利也引而導之者人力也督人
力盡地利傳徵減稅以任天時之不及者善政也

日譜

卷三十五

六

前輩穆文簡公有言江北之待天時不如江南之
盡人力盡江南之人力不如修三代之善政今之
修善政者蓋難乎其人矣

初六日

荀助陵訪陳太邱驚太史之占至今傳為盛事文若
道似伯夷陳羣曾著之滕上者家教謂何乃皆為
曹用文若至加九錫始悔晚矣羣之仗殺伏后亦
太忍矣太邱乃有此等子孫耶三國人才之盛然
識題目者獨有孔明一人宋儒猶謂其行不著習
不察吾不知其所謂著之察之何物何事也題目

不得清楚下筆安得有好文字不識題而亂做者
此等文字正自不少

初十日

孔子之謂集大成春秋以前之公案惟孔子定之朱
子集諸儒之大成春秋以後之公案惟朱子能定
之朱子歿陽明拈朱子晚年定論而朱子之議論
始定則朱之後陽明之集大成可知也後之學者
尙曉曉何哉

十二日

客問學是如何事夫子一生時習不厭曰盡性以至

日譜

卷三十五

七

命盡人以合天總只一學字徹始徹終無內無外
對已曰自成對物曰兼成已在物上成成物方謂
之成已學在誨上學不厭自能不倦總只是一箇
心一件事堯舜之性性此也湯武之身身此也五
霸之假假此也賢知之過過此也愚不肖之不及
不及此也惟學能令過者不過不及者無不及而
假者歸於真此夫子時習之功所以為萬世斯文
至盟也

十四日

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要知夫子所以與二

三子者果是何物真是無行不與知所與則知所
取矣易曰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
民有一時一事而非財成輔相以左右其民者乎
財成輔相合而言之無有餘不足之分亦無天地
之分也財成正所以輔相輔相正所以左右斯民
中庸贊天地之化育其謂斯乎非孔子其誰與歸
十六日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
移此就其常理言之孟子必曰性善程子乃以自
禁自養專屬之人爲此亦各就其所見而極言之
日譜 卷三十五 六

以盡夫子之意非與夫子之旨相悖也子思曰天
命之謂性性豈有不善者哉率性之謂道乃知不
道者不率性者也修道之謂教則約人之情使合
於性變化其氣質而歸於理耳一有執著便成三
說矣

十七日
憶爲兒時 母夫人多年病嘔吐苦不知醫坐視其
病困不能以身代余自二十二遭先君子喪亦癯
嘔吐多年兒輩苦之時與醫講說漸有所知年過
六旬病始脫體切愧平生不能療母疾今幸借兒

以瘳已疾也醫以手足痿痺爲不仁程子謂仁者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若不屬已自與已不相干如
手足之不仁氣與氣已不相貫皆不屬已故狀仁
之妙莫切於醫狀醫之妙莫切於仁

客有攜其子若孫來問名且請爲之說余曰蘇老泉
之名其子賦輟三 宛州之名其子曰深曰渾名其
元之子曰黜曰沈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汝曹
顧名而思義此正家尊之事何煩老夫客曰達人
名士繫一方之觀望此言一出人便取信且後生
小子亦知敬畏焉因憶諸兒輩命名命字皆出吾

日譜 卷三十五 九
友鹿江村意亦如斯

十八日
婁子靜云理學所包者廣感之爲氣節建之爲功業
發之爲文章蓋有功業氣節而理學未醕者未有
醕乎理學順之而功業不建逆之而氣節有失立
德而不能立言者分爲四科合爲一事三善皆備
王伯安其人也

十九日
夫子於怪力亂神則不語於利與命與仁則罕言於
詩書執禮則雅言一雅一罕一不語只此三字而

生平詞言詞言慎言不出其言全體之精神俱見於此甚矣哉言之不可苟也一苟於言百行皆苟夫子於衛必也正名乎於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拒父之勿問季氏逐昭公陽虎囚桓子不直斥大夫陪臣而曰惟禮可以已亂蓋思深慮而心苦矣老夫平生多言今過九十猶犯此病儼此以誌吾過

二十日

告遠近同人視病者曰學問須明於困亨之義則無往而不自得不明其義困固險阻達益隕越矣士

日譜

卷三十五

辛

當困窮宜守吾貞往則非貞不貞不利何有元亨困象曰貞無咎有言不信困而言人誰信之不在不言而無所事凡民耳故屯之象曰君子以經綸經綸之道若曰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在曾子不曰仁以為己在不亦重乎在屯經綸之君子即在困亨貞之大人明於困之數則不難處亨矣子曰竊比於我老彭只此一言已攜老彭於千秋不然千載下誰知有老彭者孔明隆中自此管樂人曰謙志也蓋孔明知管樂而管樂亦非尋常管仲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孔子已有定論教事

不槩舉趙謀燕毅泣曰臣曠昔之事昭王猶今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乎子孫誠足以動物義足以服人此其人何如哉而可輕視耶古人多有不可及處後學當錄其長不可輕摘其短嘗見賢知多犯此病故述以告我同人

二十一日

答客問太祖較漢唐宋開闢之至猶盛人知其德此堯舜功過湯武而不知石敬瑭以燕雲十六州割贖我廷而中國之疆兵戰馬俱喪漢唐有和親之

日譜

卷三十五

壬

恥宋有納幣之辱明幸際剛健之大人作於上一切可以有為故其立國規模迥出漢唐宋之上皇陵御製碑文字字真誠天生聖人豈偶然哉

二十二日

消孫讀書之所曰借問居夫世無賢愚老少各有事無閒人也爾年未三十事祖父敬兄長教子姪大節攸國爾如借閒誰當忙者因請易之曰不然字各有義求得其味豈泥於助余正苦人之能忙而不能閒也人止此心耳終日接接時刻不甯非心有主而事咸宜飲食寤寐美景良辰皆在昏夢

中衷適非大有學力人烏能開淵明云偶受問靜
蓋亦為忙所苦故愛此閒老夫九十外人欲閒而
不能敢望爾之能閒敢望爾之求閒乎述此志勉

二十八日

為郭公望七十贈言 稿入集

二十九日

甚矣同心之難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諺云三
人同心黃土成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五人同
心也書云三后協心同底於道三人同心也五人
三人又不可得故云一人知己足不恨嚶鳴之好

日譜

卷三五

三

寅恭之雅誠快事哉朋友參商不足言而僚友傾
陷無代無之嘗見明嘉隆之際夏言排去張孚敬
而言豈勝於敬哉嚴嵩謀放夏言而嵩豈勝於言
哉濟艱大之事而成天下之功者內外同心小大
竭力猶恐不能勝任況於相擠相戕如管家敵國
乎同人傳曰至公大同濟險阻亨艱危舍此別無
術矣

七月

初一日

復周計百書 稿入集

孫徵君日譜錄存 卷三五

初二日

連日思慮不清夜臥不甯念楊敬仲不起意三字為
口訣以治之人心無無念時意不能不起但要清
其旁雜之念妄念邪念可不起而浮游無屬切之
念其來也人亦不自覺正於此驗學力淺深

初四日

余來蘇門僅見郭宗伯一家有譜國史家乘萬不可
缺而俗多忽畧一日偶為枚卜孝廉言之枚卜歸
十日而成家譜一帙其勇於為義如此嗣後不患
無譜矣家家記述其祖父人人敘錄其子孫仁孝

日譜

卷三五

三

同心古今一也

初五日

四民之業士農仍不失古意工商市井之心不可為
也願我子孫先期為士不得於士不妨為農孝弟
力田助不士亦士也

初六日

或問五霸假之也孟子遂薄霸功以為仲尼之徒無
道桓文之事者正而不譎非夫子之言乎如其仁
如其仁夫子何嘗不大其功曰說話各有對症戰
國時不知尊王止知有霸故孟子只提仁義二字

四二一

以歷倒勦功勦功正是行仁義而不能由仁義行
故以一假字定其案霸者之民權虞如也亦未可
輕視謂勦有假則可謂全然是假則不可由仁義
行是德之純一無偽至誠無息處行仁義恐未免
猶有色取行違之意聞達之辨夫子於子張已言
之陽明云諸公在此講學恐只落得一箇義襲而
取此語極有理會莫輕易看過

初十日

讀古人書要知古人之言之旨原情核理審時度勢
先得我心之所同而因以得古今論世者之心之

日譜

卷三十五

語

所同毛會侯曰閻廿一史自正文外不敢旁及一
字蓋以予雖不知古人猶不至大誣古人也嘗嘆
李溫陵者流逞其私智黑白混淆彝倫倒置如猛
獸奇鬼逼人不可迫視宋儒論斷諸語類板幅拘
滯使人才智腐於胸中對之白日欲臥會侯亦解
悟人非苟於立言者因錄此段以質公論會侯又
謂孟雲浦善學姚江者也夫姚江以明理為宗以
躬行實踐為要而人以異學目之蓋起於學姚江
之學而過焉者也今人習紫陽諸書而僅為帖括
先賢者豈亦紫陽之過學姚江之學不致再傳而

失其真雲浦有力焉

十八日

復耿逸菴書 稿入集

二十四日

卒伍為將帥韋布依鄉相者古人亦時有之然皆以
非常之才遇國家非常之變故不得不破格而用
之任要重之職釐煩劇之務非其人鮮能有濟如
平常之才而當非常之任國家之不幸亦伊人之
不幸也老夫拙於才不敢輕言天下事每以孝弟
力田望子孫庶不至於失已為鄉黨自好之士足

日譜

卷三十五

語

矣

二十六日

或曰先生終身不入仕又不急望其子孫入仕而孫
曾童稚應有司之試何鼎鼎也曰使之知讀書明
義理不應試便以為廢儒業作農家子弟而面目
語言日益俗鄙安望成人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
入大學使其明 行於父子兄弟朋
友之間而推之以達於上下前後左右之際不入
仕所以安貧養志不讀書便自敗德喪心學不學
所聞甚大應試自應試得不得無所容心為儒為

士如斯而已

八月

十三日

寄崔王階書 稿入集

十七日

跋李坦元手書 稿入集

十八日

復戴定園書 稿入集

二十八日

王師南征路出衛源有蒙古不訓者數十百人入

日譜

卷三十五

庚

輝縣山中搜掠民間衣蓄一空二十九日十一騎

至夏峯入余兼山堂韻兒出其衣被捲之而去老

夫避之樓上鄉之婦女依樓而棲者二百餘人幸

皆無恙

三十日

郡廳縣諸公聞余有兵戒俱來慰

九月

初一日

共城諸紳士暨諸戚友邀余入共城入夜至李霖九

齋頭即下榻其家冀涓公王枚卜王藍水諸同人

話夜

初二日

城中諸公聞余至俱來相勞 是日集涓公大隱園

初三日

池邊候之招與其太公夜話

初四日

學師袁泰徵 孟濬生光祿各治具就余

壽春徐勝之尹芝仙暨門人姻戚各攜具集於李舍

初六日

返以終諸戚友復為挽留病軀以不勝酬應暫歸有

日譜

卷三十五

壬

小使自故園來容城縣志告成 聞姪孫承宜入

學

十五日

題靜修先生敘學後 稿入集

十六日

答唐青壇相公書 稿入集

二十九日

示孫 漢家奉孝廉然漢史固燼卻無孝子傳傳

孝友自晉史李密始東堂念狷狷非本色乃知真

孝子固非等閒人也論語孝弟仁之本孟子堯舜

之於孝弟又曰仁義禮智樂之實總歸於事親從
兄拜舜唐虞之孝子也孔子春秋之孝子也孫女
正謂孝友之士宜在朝廷孝者所以事君也為子
不孝斷未有為臣而忠者訓人家子弟只教之以
孝弟則其造福於人也大矣老夫生平承良友提
攜勉之以為真孝廉迄於今抱愧於心子其勉之

十月

初一日

復劉心洲問學書 稿入集

初二日

日語

卷三十五

天

寄魏蓮陸書 稿入集

初六日

一寒生才可以學平昔亦有嚮學之志只是不肯實
用功夫余詰其故曰未免為貧所苦故不暇耳余
曰孔之樂在其中顏之不改其樂全是要治貧子
儂矣而舍梁肉寒矣而舍文繡是求儂寒也因古
二十八字志勉 寸寸光陰片片金光陰去矣學
不深曲肱陋巷人皆便只少浮雲富貴心

初八日

與王照誠書 稿入集

初九日

與崔承一書 稿入集

十四日

贈孫獲甫二絕 忽漫別來廿二秋每思洄溢感
遊飄蓬同作無家客我固躡躑躅子白頭 論交
白鹿江村兩世金蘭共一門特地遠來無可獻
山長笑佐清尊

十八日

答陳子石問 稿存原冊

十九日

日語

卷三十五

三

語何生 稿存原冊

二十五日

與耿保汝任含真曰二子此番為十孫漢納采至

姻

只一論財遂壞風俗孔子

公治妻南容表二賢擇德 茅止生與余緒

其婚書云江南錦綺之物斷不敢令纖毫入公

以點清德耳一時同人以為知禮

十一月

初一日

占象屯先是三無與余同至蘇門以

為居傳三無自其先世皆遠於易

余與居三月因得聞學易大旨繼而余卜居夏峯

三無復與余豈同餐夜同榻嘗題余兼山堂云兩

山相兼土之藏水之潤風之散日之暄氣至化行

總是無聲無臭一背自止趾之動勝之隨身之安

輔之序事因時起依然何慮何思至是卒余晚以

聯亦有一日形銷高眠莫共兼山樹千秋業在講

易嘗讀聞嘯樓之句三無姓李氏諱鼎字震表余

以其口無雜言無煩惱心無機械固號為三無

也妻兒望兒皆其堪顧兒尚兒注孫孫皆從之

日譜

卷三十五

三

遊

十五日

復趙寬夫 久望吾丈有滄水之行可過兼山堂不

意其不能來也見手札知有鼓盆之變悽惻久之

吾丈何以堪此凡事到難堪之際須學力以勝之

來札云於此中默默磨勘悟出一恥字云讀之

再三愈覺淋漓痛切孔子云知恥近乎勇孟子云

恥之於人大矣此字見真是太阿在手干聖萬賢

所從入之途雖異而其歸則一總離此字不得保

汝適來亦

何喜如之新鄭君大有

州人也既得行取是吾道之行爲 良深衍義印

出當以兩部見示以應湯孔伯之求也

二十日

語遠近新舊同人曰同人共學最要除去忌諱之意

方能相長試看孔門氣象夫子見南子往公山子

路則不悅夫子欲正名子路則以為迂夫子於子

路亦曰由之瑟奚爲於邱之門若由也不得其死

然此何嘗有一毫忌諱夫子又曰志意不立于路

待此可見夫子爐錘雖嚴卻有一段相信之意在

此方是聖門朋友

日譜

卷三十五

三

二十一日

飢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浸不倒死生患難考不

倒而人之能事畢矣余謂素位而行之君子上也

不淫不移不屈之大丈夫次也循理守分安命余

之所謂不倒也

二十二日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此分明指

孔子說乃今思之孔廷俎豆輝煌萬古其堂曰明

倫其學曰不怨不尤與及門絃誦詩書疏水曲肱

浮雲富貴此段境地與王天下何闕漢唐宋三代

令至王天下雖不足霸而有餘分羹之語何忍言之太宗於父子兄弟之間又何如故陳橋兵變恐亦不能無慚德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然耶否耶

二十三日

邇來成我存誠學專言耐字謂涉世立身須有得於耐之義方能有成要耐的貧耐的賤耐的屈辱耐的小人耐的橫逆舉史冊中唾面價金奪馬牽牛等事一一搜出以為磨礪之助老夫每以此語同人共為勉勵構斯推韓子新韻兒推震之各指其

日譜

卷三十五

三

事應應予為之喜曰吾老而病默自省察尚覺血性猶在二子於此處裕然如此便是真實學問顏子犯而不校必是曾子眼中曾見他不校非口頭虛語也二子益矣

二十四日

天位於上地位於下人以身蔽焉中處而曰位天地贊天地配天地不幾乎大而無當哉靜焉思之唐虞三代之世堯舜禹湯文武參贊之力也春秋以後迥乎不同矣而夫子之所以參贊者更遠且大試觀今日非夫子之道人何以得安富尊榮何

以為忠孝節義何以為聖賢豪傑凡此皆夫子之道也今日之天地皆仲尼之乾坤也不獨仲尼凡遊聖人之門而登明倫之堂者無一人無參贊之責也無一事非參贊之事也人各有家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是即一家之位育也人各有身親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是即一身之位育也吾心吾性即天天豈遠乎哉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事天即贊天也事天豈難乎哉一日用飲食之事而已矣如必聖人而在天子之位方可言參贊是自棄其天者也

日譜

卷三十五

三

二十五日

江村先生云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不識無字理逐處有碍朱陸遂成異同三仁何以合併禹稷顏回何以同道識得無字理則五經四書在從何處領會無不可直証源源本本蓋道一而已矣萬殊原於一本一本散為萬殊天地萬物古往今來總是家人總之這件事非有二也

十二月

初一日

盧禹鼎待御於闕異菴築草亭三楹顏曰就正為題

一絕 每從花外望軒車多少高人此小居惟道
夏峯添爽氣因君新築一茅廬

初九日

郭孚伯甫仲張養重尙戚如暢卜九劉雲木見過口

占貽之 未悉三千餘歲事已成九十一年人自

慙日月成虛度慢勞諸君來問津

十四日

張動子攜其弟靜子過兼山堂爲老夫稱九十一歲

之觴二子兩母同庚其一段怡怡友愛之意令人

悅而起敬老夫因謂之曰士希賢賢希聖只從此

日譜

卷三十五

語

一念怡怡做去便無不足願昆玉勉之

十五日

耿保汝有文爲余稱九十一歲之觴安邑馬振公兄

第其同社周世澤吳君炤薛良瑾楊震初郭續汾

楊念祖張宏憲王昊之王奎斗南初謙喬宏德景

之瑄劉日益陳所蘊謝鼎南二謙郭繩汾劉枋齡

張宿焜劉喬齡王一中馬蕙楊天爵等以景乾願

之文介馬構斯爲余稱贊且致祝焉安邑理學伯

之者曹貞子先生呂見齋行其賑聲氣之通無遠

不至是夕同人大家鼓舞次日江陵添繼伸介字

煉菴趙寬夫字稱贊併祝 憶昔讀書江村鹿太

公稱八十之觴遠邇親友暨門人雲集忠節爲金

衣公子二辭以侑觴太公偶自歌之今余年九十

有一五世一堂親朋滿座老夫愉快亦戲爲二辭

設謂我耄年我胸中別有天饑餐困睡隨方便

也不學禪也不談元一編孔孟徹宵旦我耄年氣

求聲應一夕得多賢 莫謂我蹉跎既蹉跎沒奈

何一息尙存休再錯音賢初和楚村又過朋來自

遠尼山樂我蹉跎朝開夕可一著豈須多

十五日

日譜

卷三十五

語

客問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聖人豈不能使之憤

悱必待人自憤悱然後啟之發之乎余曰夫子無

端爲此言其故何也正所以使之憤使之悱也魯

論二十篇顏曾有顏曾之啟發由求有由求之啟

發其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又曰羣居終

日言不及義難矣哉那一人不在使之憤使之悱

之中不獨及門士即千百世而後兩廡諸賢以及

愚不肖那一人不在啟發之中那一時非使之憤

使之悱之處豈有前一層後一層善讀書人要全

體領會庶忠簡有言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方是

善讀書人

二十日

余讀唐史文皇開明雄畧平定天下遊刃有餘治績亦多可觀此古今罕有之帝也惜身範未脩家教未著故宮闈骨肉之間多慝德焉按唐歷二十一君國祚三百為子所逼奪者二為婦所乘者三為賊所逐者五為妻所殺者一為宦官所立者九為所殺者三議者謂文皇兄弟不得其死且滅其十子武氏殺唐子孫殆盡豈偶然哉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文皇未之思耳先儒謂漢

日譜

卷三十五

美

唐宋王不足而霸有餘五霸之命雖虞如也切莫輕視

二十五日

史稱漢高豁達大度以匹夫而有天下亦可謂命世之豪傑然分羹一語未免失言子房亦嘗分過間萬不至就烹此言豈可令聞之後世嘗思夷尹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漢高竊處海濱豈不莫莫乎大哉與舜禹比隆矣惜其不學遂不顧慮至此功利念重倫常皆輕唐宋兩太宗弟姪皆不得其死而絕不聞有悔恨之意人心何

乃至是買生間之想不能不痛哭太息也

二十六日

從來儒者未有不論性氣者也言人人殊董子曰性有生之質專以氣言則不是程子曰性即理也專以理言亦不是性者理之寓於形氣者也性無善惡而氣有邪正正氣配理為上智邪氣克理為下愚者或不可移全歸之自暴自棄不惟非理并非氣豈下愚不移之旨哉善乎子思子天命之謂性天何嘗命人以不善率性之謂道乃知不道者非率性者也修道之謂教則 人之情便合

日譜

卷三十五

三

於性變化其氣質而歸於理耳信乎中庸為聖人傳授心法論性者準於此

二十七日

韻兒近年留心看鑑余謂之日先儒謂通鑑為萬世之國津要子靜云為善不同同歸於治為惡不同同歸於亂通鑑之大旨也亦古今萬卷書之大旨也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讀通鑑之法也亦讀古今萬卷書之法也如讀而不能從不能改與不讀何以異

二十八日

為蘇門交友序 先正云元有三儒許平仲之與

耶律晉卿之止殺劉靜修之不仕三人而已讀元

史姚文 之父于兄弟賢子聲趙江漢各

皆萃止蘇門蘇門一席地而一代人傑焉亦靈

矣哉夷考平仲請公當年化民成俗蘇門迄今傳

述則學非口耳之學其為躬行之學可知也學非

躬行說精說一有何裨蓋夫子一生學力專注之

躬行行庸德庸言躬愈行而愈覺其有未得也

平仲之學能化老僧歸俗此豈在口耳上做工夫

其平時與臣言忠與子言孝與弟言恭與友言信

日譜 卷三十五 笑 終

其嘿 感動於人心者固自有在 云說得一文

不如行得一尺平仲諸公之學其躬可知已余來

蘇近三十年遠遊學人過訪莫不津津乎姚許之

人余謂遠在數百里外者不能常至百里之內可

朝發而夕至固聯為社或月一會因姚許化民成

俗以求夫子之所漸至魯至道竊思凡過蘇門者

非我所敬事之人則其事我之人也我所敬事則

我之師友也 事我則我之子弟也樂莫樂於良

師友樂莫樂於佳子弟則我輩今日之聚晤處有

光於姚許不為山靈所笑

孫徵君日譜錄在卷之三十六

康熙十四年乙卯九十二歲

正月 後學 永年武汝清 武勝王 輯校訂

初一日 九世孫 孫金柱 孫士瑛 孫錫

天地 祖先拜後畏寒不能會親友相知者就榻間

為語

初二日

寄黃岡韋世兄 弟某於前庚子京兆鄉試以尚書

受知於吾韋夫子之門伊時弟某年甫十七黃口

無所知識承吾夫子既署語於闈牘復獎掖於面

日譜 卷三十六 一

命謂人生當於功名科第之外審擇何以力學而

以立身恐少年趨向味定諳切提誨感極涕零嗣

後幾厥南宮伏處草莽取耿一念貧且益堅雖蒙

兩朝屢賞弓旌而烟霞錮疾未敢稍易初心自忖

生平有負師恩未敢有違師訓自浮家河朔將三

十年第且九十有二矣近於令親程公祖處得聞

老世臺密受庭傳大光家學一發祥於芾九再輝

映於孫枝天復錫有道以大年極天倫之盛事弟

病體蹒跚聞之不禁舞蹈七十七年之世譜宛在

目前吾師未竟之志俾以賢子若孫若曾善繼而

善述之此更門牆老腐生之所心禱而手額也第
曩有小言數種路遠郵致為艱俟吳日請正第有
六子十三孫十三曾孫二元孫皆知耕讀仰邀蔭
樾率陳左右他日當有負劍辟屨修通家之誼者
或不忍拒之庶之也

初六日

余叙中州人物醉心劉湛露賀景瞻兩先生之忠節
而理學者也湛露之孫始首嘗從余遊曾序其遺
集景瞻之孫振能曾為祖乞立傳近觀其春秋歸
義真有獨見者湛露諱理順和縣甲申殉國難諱

日譜

卷三十六

二

文烈景瞻諱仲軾獲嘉林居殉義里人私諡文貞
西華李和字寒石高才能文章以氣節自持中壬
午鄉薦嘗寓百泉甲申逆闖之變恥與李賊同姓
改為理遠遁不知何終

初十日

滇南盧頌夢明末時司訓中州貧不能歸寄棲於孟
莊無妻子一姪孫相依同人為之授粟授衣歷年不
倦年九十餘卒王夢龍為之具棺其姪孫治老諸
生亦七十餘矣家資其費得歸里父子完聚焉
百泉之下流十餘里有裴園水清竹茂稻美魚肥余

二十餘年與同人常居停其間額其亭曰會心田
水部華石題曰燕門第一園主人為裴茂才酌古
好客有塵外意

初八日

答耿逸菴 自念此身一日不填溝壑尙期策燈燭
之末光得與良友過相聞問共証斯道是亦報稱
膏蒼之一端獨是塵飛雲擾山中人不得片席安
枕亦運會所乘吾輩安能容心哉昨蒙古越孔道
七八十里蘇門一帶大肆殺掠夏峯敝衣敗絮雖
在不免較之鄰近村疇逸倖已多手教孟莊之說

日譜

卷三十六

三

可謂窺機之先甚似至愛頃寬夫適菴正有字主
且述提誨諸切信友足乎矣至與寬夫辯論之言
更見近日實詣讀之不勝快慰寬夫所云收斂非
謹慎之謂須要求此心恬適使生機盎然勿墮枯
稿一路臺台所謂體認天理而要之以王敬本體
上夫了百當正與寬夫之意互相發明二君之
見所謂分之而無可分也僕謂此事各就所歷處
要自修自証到一層便覺一層非止境即朱子氣
強理弱之說亦是就人生氣質情識處猛一指點
要著人扶起本性好用工夫尊兄扶抑之言已見

其大矣

初九日

為吏部候選知縣南湖郭公墓誌銘 余讀書京師

識宗伯蘇門先生在萬曆壬子越四十年避地共

城始交其嗣君公望

因令其二子迺熙遇熙從遊方憊得近素心修

公已矣嗣君來請銘誼不容辭按狀公諱士棟字

公隆別號南湖世居新鄉安仁里洪武初有諱欽

者遷定國村三傳至都舉人官通判載循吏傳至

千之歲貢官典寶贈通判祀鄉賢千之生蒙吉歲

日譜

卷三十六

四

貢官同知誥贈禮部尚書蒙吉生流是為公父孫

進士泰政以清直著母茹淑人生五子士栴士梓

士楷士標繼宗伯公嗣次即公公生頴異天性孝

友不瑣計細物小節而恢恢有志嗜好不同人議

論亦不傍人籬下宗伯公每以大器期之十六入

邑庠十八食原領學使曹履吉批其卷曰此十八

房華樣也從楚黃易義侯金沙張公亮兩君遊註

大易四書解乙亥舉行優公嘗隨泰政公任吳楚

豫章齊晉及秦愉容色無違禮至事諸兄一如事

泰政公庚辰攜家赴陝西任至咸陽聞泰政公變

悲痛仆地又慮母淑人驚潰不勝假使事送還隻

身西奔三千餘里兵荒亂離淚枯糴血悲感路人

比至西甯知泰政公為秦戎兵丁凌人怒而答之

倏忽告殞直指使王章按其故公楚然曰先君執

掌王事積勞成病豈因一卒殞命哉直指深服公

孝且疏請卹得俞旨三越月抵家容色深墨

鷄骨如柴裹蓋皆本文公家禮祭儀嚴肅十餘年

不稍替甲申國變後遂頽然自放不事家務壬辰

歲貢考授縣令癸巳母淑人病侍湯藥累月不解

帶甲午母沒寢苦枕塊不御內者三年服闋後猶

日譜

卷三十六

五

鬱鬱如無所歸三月十日為公誕辰猶懸兩先人

像拜泣終夕越二十一日忽無病而逝公之生平

仁愛天植視諸猶子如子有姊孀居迎養於家奉

之調至河陽流民范得正以貧鬻妻公力阻售主

得全恤以衣食平生絕念非分之得事必受

虧於人與人交用膽相示然諾不輕尤以禮自持

邑中言禮者必於公取證焉夫士大夫得立朝行

道則為帝臣王佐否則不過庭闈孝弟讀書樂善

而已公有志未展則於家庭日用間亦復無憾素

少許可兄弟相師友每就質於予書理詩旨益

切入再訂四書解頗有心得所謂一息尚存一息不廢學也公生萬曆庚戌閏三月十日卒順治丁酉三月二十一日年僅四十八配蘇氏開封府教授贈吏科給事中藉時靈女男四逆熙廩膳生先聘浙江布政張縉彥女未娶卒娶昨城趙允碩女連熙庠生娶戶部主事李不伐女遇熙增廣生娶禮部員外郎劉源湛女繼白河縣鄧林尹女遵熙聘進士李芳辰女女一適舉人裴平蔡男庠生酌古孫女一連熙出將於本年十一月一日安兆孟莊之阡祔祭政公之側子序次生平是可銘也銘

日譜

卷三十六

六

日殫心目盲蘊志青細其維學之疆有懷明發禮樂隄防其為行之方性修乃耀惟聞有章雖於身之膏所遇信有後之必昌有阡鬱鬱孟莊之陽生既依止魂則徜徉嗚呼是為君子之藏

初十日

余向有輯蘇門遺事十則未成帙今欲補入數則合而成紀事二卷

蘇門有嘯臺有邵窩自晉宋以來天下皆知之然二公之精於易天下未必知也堯夫大儒內聖外王之學為君實諸公所敬事天下猶知其精於易公

和無妻子居士室跡其行事仙家者流然火有光而不用其光此一語終身用之不盡千萬人用之不盡千百世用之不盡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語足盡之余晚年益服膺此語請以質之讀易

君子

十人社 友朋相闕楊晉菴謂兩炭相燃其酸自發各孤一處燄立熄矣夫子雖不愠於人不知而明來自遠樂多賢友意可知已適於同人常過我兼山堂者聯為十人社陽武三趙錦帆盧禹鼎張含齋新鄉四劉一六郭公望任聯璧周顯成汲縣二

日譜

卷三十六

七

蘇案中李范林合之大隱而十炭愈多而光愈烈不問可知或曰公和火有光而不用其光又何說也曰不用其光乃所以善用其光稽康烏能知此因題二十八字 四海由來通氣聲十人百里快同盟餞長薪積光逾盛竊比公和善用明

十一日

為三莊記 入蘇門紀事三莊者夏峯孟莊裴園也

孟莊為郭大參孟諸公鄉墅去夏峯里許公隆令其子迂熙遇熙從余遊以星聚堂為同人講習會聚之所高鑄馬爾楹取極皆攜家寓此劉公融亦結

茅爲乞身移家之地雖未果有留琴堂在焉

十二日

爲蘇門書院紀 余移家共城嘗在來百泉書院蘇門一片地爲古昔諸君子所徘徊踟躕稱地靈人傑者始於晉大於宋而盛於元晉之有公和居士窟囑聲出林谷答稽康數語見道甚明考其生平亦高蹈之流耳宋之康節其來也受易於其城令李公之才安樂窩蓋不爐不扇之地所稱內聖外王之學者也至元則可謂德星聚矣耶律晉卿曠邵學來居於此若姚雪齋許魯齋趙仁甫賈肥鄉

日譜

卷三十六

八

諸公開有元一代之運網維世道羽翼聖教人皆知尊而信之矣考百泉志中明成化間河南提學使吳公伯通創百泉書院宏治間提學車公暨又建思賢亭以祀孫邵姚許賈諸公獨不及仁甫舊厯間邑令董公良杞修百泉志并遺其姓名噫仁甫之懿行表著竟泯滅而無傳者豈文獻之不足耶抑尚論者之疎畧耶元史暨函史載江漢先生趙仁甫復傳甚詳又魯齋年譜中載姚雪齋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趙仁甫魯齋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菴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成問

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遂手抄以還聚學者謂

之曰吾今始知問學之序矣按本傳載元兵南下

德安時姚文獻樞以行臺郎從軍得趙仁甫執手

定交攜與俱北是時洛閩學未行於中國仁甫乃

以記憶程朱諸經傳註錄出之以傳樞於蘇門出

建大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者

配食日夕禮焉刻諸經授學者求遺書至八千卷

請仁甫講授其中乃原戴農堯舜所謂繼天立極

孔子孟子所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發明演繹者

標其宗旨揭其條緒北人知有學則樞得復之力

日譜

卷三十六

九

也嗚呼江漢之學不獨有造於姚許而開北方之草昧由是劉因郝經楊奐皆得其書而尊信之且先生終其身不得榮以祿是先生潔一身之進退者爲猶小而振一代之學術者則更大也今諸先生雍雍濟濟皆得享俎豆於一堂而令先生滅沒於寒石冷草九原可作不獨嘆其學之失朋而弁述源流之所自後學者豈可視前人之疎畧而任其缺漏與有志於風教者其將有考於斯

十三日

紀王冲和 吾鄉王冲和老諸生也匿地之後流寓

於輝老而病病而死其子孫數口將為溝中瘠借
孫紹開一言而眾為購之死者得葬生者得不死

十四日

孟雲浦集中輝縣鄉進士郭野號樸菴目已育獨心

慕尤西川先生一得小紀命其子讀而聽之而悅

之老夫來蘇門二十餘年百年內之賢者紳士父

老絕無一人言及之非雲浦集且不知有樸菴矣

當詢問其居在何處後嗣有無

十五日

大小戴世居魏郡斥邱斥邱口成安縣舊見成安志

日譜

卷三十六

十

云小戴之後憑字次仲僑寓汝南及輝縣家世禮

記尤習京氏易年十八舉明經拜郎中復拜侍中

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口當附僑寓志內

劉湛露 賀景瞻兩事 入紀事中

十六日

熊洛教子伯遇夢飛同廣平宋乾度拱微安陽步伯

潛翔從學

是日江陵漆繼俾世昌同趙寬夫來學曰學問原是

全體大用一了百當之道學者只從事於此一事

更無不盡所謂一事者復性而已如樂正子何如

入孟子便從可欲之善直推到美大聖神地位此

可欲之善便是人之性善從來惟堯舜孔子方能

滿此善之量故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乃

所願則學孔子也只此一點性善終身學之不盡

豈非全體大用一了百當者乎

十七日

李寒石一段 入蘇門紀事

杭世拯博學能文章父母歿以貧老無所歸寄厝兩

河王蓼航貧之得合葬夏峯

鹿忠節之孫洞觀卒於臨洛其孤寡依余而居郭公

日譜

卷三十六

士

望周給歷久不倦李霖九魏蓮陸為之結廬蓮陸

復託郝思皇為之歸襚葬於夏峯

十八日

劉端毅公王宏治間為輝邑令公廉仁恕諸廢威舉

禁喪葬無作佛事想當時亦有聞其風而興起者

否

十九日

為大宗伯郭公傳 公性端謹出語驚人為諸生時

李襄毅化龍稱為中州第一秀才進士選庚吉士

不妄交接門無雜賓同館中為一焰人題壽詩額

云中興柱石公曰未嘗有廢何云中興竟不應授
編修李家宰載為姻戚六年無一語為人居間辛
丑為會試同考官所取皆名流時有講學京師者
一給諫約借在公曰此如老僧在人煙湊集處誦
經言是而意不誠也獨不往癸卯與江試回同
鄉沈龍江鯉在政府公謂之沈留飲曰余在田間
久近事未諳幸時見教公曰公為政所平章者皆
各曹之事虛心與各曹議自有確見如有疑於心
與同館公議同鄉私與雖公亦私也沈是其言楚
藩之事初即置宗人於辟獄具而蕭司寇與其屬

日譜

卷三十六

三

侯閣屬為公同年公曰草草殺高皇帝于孫後有
償之者兄及司寇也其屬追司寇於朝房而止其
事歷遷中允論德度子李襄毅公為大司馬有將
領欲求遷秩者託琴士說公向司馬言公曰此賣
朝廷疆土所得子每痛恨之言何至於吾耳乎琴
士絕不與見王子復典順天鄉試事竣告歸家庭
居十年絕無一字遺長安初劉村諸將四路之敗
廷議王守已未庚申間遼警日急公憂時倍切時
弟澆官京師數遺書并語當事言可以戰庶可以
守諳切數千言甚中時弊辛酉憲宗御極起少詹

事掌南翰林院事疏辭不允尋陞禮部右侍郎時
勢孔棘未敢例辭壬戌二月廣甯陷奮然具疏力
疾就道其畧云人謂山海真足以守臣謂我之兵
力足以勝敵敵而後得安不足以勝敵敵不
得安內帑有金錢四海有壯士而不奮然從事待
帑金費盡一絲一粒取之民間恐征求繁而邦本
竭矣疏上即攜家行時畿內人心風鶴途皆南
首公獨盡室北轅至中途感瀉痢至順成門外養
病未見朝而逝朝臣言公此行以身殉道之事惜
未究其志賜祭產廩贈禮部尚書公性孝友恬靜

日譜

卷三十六

三

官京師守父贖澳公之訓嘗云行未嘗有近名之
事故敘列先世遺行不敢一語誣先人名其齋曰
適量為窮通得喪莫不有量貧賤未嘗無樂富貴
未嘗無苦貴適其量而已甯陵呂公坤謂家庭素
所推服為真儒有抑之者力申助孫文忠承宗督
師闕門公嘗有書勸其選時將恢復文忠多用公
議所著有菜竹園草若干卷 歲寒老人曰公為
詞臣口不談學而躬多實修所交接皆一時名紳
余於王子曾識其人而心儀之又十年壬戌東事
方棘國事日非公與其弟澆深憂之日與當事

饒為招兵禦敵之策而當事者不能用因力疾上疏以痛哭流涕之言而抒其忠憤鬱結之氣此與孫文忠同一心事志未遂而身已殞惜哉

二十日

題餓夫墓 彭了凡名之燦蠡縣人甲申後葉蒞生妻子相繼死來依余蘇門性簡癖不與俗諧然嗜山水人有欲授之餐者以食嗟來為恥曾登九山絕粒數日余挽之如下後竟生死虛臺墓廟堂之東隅余題曰餓夫墓為文以誌之同人贈詩

二十一日

日譜

卷三十六

古

余來蘇門以李國華為居停國華長厚而涇渭分明與人交久而能敬即有橫逆之加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族黨姻親子弟有失所者多依之其從姪孫舍名凝有古俠士風國華甚重之時為余道其人與事
保定魏蓮陸久從遊廿年解官每視予夏峯輒不忍去結茅於兼山堂東偏額曰雪亭

二十二日

為趙江漢傳 入紀事中

二十三日

蔣虎臣庚戌冬過夏峯為其尊人中完公文集求序又為其大父求誌墓辛亥春復來謝余樂是居者久之自謂某住此雖無多時卻是兩年

二十四日

客有慕蘇門山水源泉之幽僻思築茅於此一為遊地一為談學請余手書宗旨數語以當書紳余嘉其意與之曰道之大原出於天中庸天命之謂性也只一性字天地萬物古今宇宙一齊貫徹率而行之則謂之道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一毫有意於其間則非率矣一部中庸皆修道而教之事言天道也為人道榜樣總為盡人以合天生安不廢學孔子生民未有之聖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信為好古敏求曰學而時習之其所習者何事無處無時非盡性之功也一盡性而天德王道無餘蘊矣千聖萬賢其學皆為復性非學則可欲之善無由而見何以能有諸已而馴至於美大聖神之域耶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全借學之一事以君子之存而留小人之去此聖學之所關於天下萬世者厥功大矣哉

日譜

卷三十六

圭

二十五日

爲大叅公郭公傳 公定識不倚濼而有爲兄沮爲
宗伯公成進士初爲行人有請其兄者因兄公遂
量轉戶部主事會有權關差利可數萬計公力辭
曰象焚在賄吾不欲以此賈也遷荊州府知
府州縣糧上易其煤原封不啟火以息諸生剽
悍監司抗鱗聚數千歃血煽亂縣令畏懦公遣
健丁往勾之衆皆散糧十人以坐其率自是諸生
遂不敢逞歲大稔公爲酌其重輕停徵勞徠以救
民急安賊閔天子方事諒伐督師檄土司兵公曰
土司今皆餒民耳安得兵乎募半人三千荆人三

日譜

卷三十六

六

千諭將領之安賊遂不能爲害尋陞津門兵備問
民之疾苦而津兵兩營久疲頓歲支金按數以給
公爲條畫班次休息訓練部伍肅然時魏璫心
腹以覺華島督將託公公曰實中冗葦安用此輩
噬排耶此島與夷隔一水甯得罪巨璫不敢悞封
疆事璫又託兵部爲某求旗鼓公持益堅璫遂賊
陸御史彈公乃補揚州守吏以公費銀餌公笑
卻之未幾遷南昌守鈐強宗勘通賊如意練兵繕
營房米鹽械器各屬邑得兵一千三百自備無不
鞏而身寇至豫章謚如擢山西糧道及至諸寇孽

太原公持議合剿粵其要害悉去某懼賊如虎
軍不倍閑而縱之掠民公爭之以是憾公賄監臣
某毀公於捷疏中尋以參議歸閩而太常卿張鏡
弘薦公河濱重任補鞏昌公至多儲火礮烏鎗濟
據築城以開荒剛罷其催科時兩省發後季至次
金二千臺使者來問羨公以之抵進賊也擢莊浪
兵備副使在年黑尙仁嘆夷以利諸燕番亦濟濟
客商不行環千里爲墟公振旅出奔遇西番覲我
兵整不敢偏時松山將士鹿君至旌旆煌耀遂避
去兵糧壞商兌復削身無完衣公恥爲侵平諸

日譜

卷三十六

七

番皆曰親我 有爭辨爲亭平之資番之力以禦
賊頗得其助而邊事亦不囂囂又爲驅盡屯田
民買牛種以軍饗民釋訟無賸錢五涼惟莊慶公
在莊二載練甲積穀爲西北一隅雄遷涼州叅政
涼去莊三百里故多強番公曉諭過所出沒公
齒頰爲三尺而能絕長久害以勞成疾卒於官陝
西巡按王章具疏陳官贖得恤公謹言訥進退
有度歷官廉約常取給於家臨終無長物云所著
有官草暨家藏集若干卷 歲寒老人曰公歷官
絕無染指常取私家之積以爲在官之費雖其家

素厚亦其清操節守之已定故不見可欲而遷
公家世前未有顯秩然多實德祖孫父子兄弟列
鄉賢祠者五人可謂能世其德矣

尹芝仙名煜尹彥明後裔也以中書撫琴中先帝意
每到得意時先帝擊節曰仙乎仙乎因號芝仙今
流寓蘇門官紳以先帝舊人多禮敬之與邑令君
父周春甫封君友善二君嘗並轡過余兼山堂為
竟日談春甫名尚禮喜作詩余嘗評其詩其人恭
謹無論少長一於謙沖絕不欲人知為邑令君父
也家於都門

日譜

卷三十六

六

耿之基定興人弱冠中武舉其父權以諸生投筆為
武弁押江西漕運釐革積弊致為運丁所誣係獄
八年之基汲水以活其父事得白余為立孝子傳
語遠近新舊同人二則 學問原是全體大用一了
百當之道學者只從事於此一事更無不盡所謂
一事者復性而已如樂正子何如人孟子便從可
欲之善直推到美大聖神地位此可欲之善便是
人之性善從來惟堯舜孔子方能滿此善之量故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
也只此一點性善終身學之不盡豈非全體大用

一了百當者乎 可欲之善知愚皆具有諸已之
信非賢人不能美大則必顏曾思孟並贊於禹曰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宰我子貢有若之贊孔子曰
賢於堯舜生民未有若聖神則須是堯舜孔子

二十六日

田友蘭書來云先生讀易大吉成而義文周孔之道
傳尚書近指成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傳四書近
指成而孔孟之道傳理學宗傳成而後世諸儒之
道亦無不傳余曰道之傳也不借於此久矣日月
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吾友邇來讀書有長進故作

日譜

卷三十六

九

此解若會得源頭時經書中任從何句下手無不
可理會全體夫子所謂一貫也因書以貽之
新鄉任節婦蘇氏贈以詩云衰殘歷閱九十一生平
最愛節義風撐天柱地三綱立巾幗冠裳功用同
廿年避地蘇山裏柏舟喜洗百泉水南望鄆城為
比鄰釣竿時遇任公子任子家世稱巨擘母氏黃
門蘇公女貞淑性諸織錦詞蘋蘩夙嫻盛筐管夫
子地下促脩文于歸二載泣鸞分堂上祖姑暨舅
氏勸慮未亡惜寒雲身雖未亡心早亡踞白祖姑
寬身腸未歸喪姑幼喪母天分伶仃徒悲傷生難

死易已分曉遺孤在抱切傍徨秋及廿依斷杆冷
熊九甯讓秋月光祖姑何慰衰顏解舅氏積病身
漸康彼蒼有意憐節孝孤纔幼齡蔚文豹一出冠
軍橫秋鶴人道毋儀乘父教次丁祖姑舅氏艱辛
子讀禮增湘斑在苜冰霜廿餘歲承歡繼姑無違
顏泉臺不負倫常足貴而能忘崇簡素全節完名
闕化遠國史他年應相附 衛郡蘇黃門環中公
有女適新鄉任孝廉光靈公公恩選玠甫二載即
稱未亡人年僅廿齡耳明大義賦幽閒貞靜之德
事尊長孝而有禮撫孤幼慈不廢嚴教子昌九弱

日譜

卷三十六

三

冠登賢書通國皆頌其節迄今二十餘年矣聖天
子表圖之書雖尙有待賢使君旌廬之典豈容或
稽綱常所係風教攸關不揣衰耄僭附一言以爲
同人之倡乘彝之好人有同心耳

余嘗以劉靜修望劉一六郭林宗期郭公望二君今
日之行徑已具有兩賢之體段蓋欲其擴而充之
光輝發越進一步有一步之得力勿令人謂樂正
子齊修於二之中四之下也因爲句云靜修一六
之前度公望林宗之後身一念發皇無止足好從
芳蹟見重新

二十七日

劉一六甫拜除書未抵任即圖解官謀於余余曰出
處當自決莫貽後悔一六曰子意決矣余曰意既
決一辭再辭無不得請之理元有劉靜修之不仕
今又有一六劉再錫云前度劉即今又來一六則
更於靜修有光矣

郭公望余初抵蘇門即與之論交嘗以郭林宗擬之
今且三十年矣久益令人服今兩家子孫爲朱陳
之好初張大隱謂余曰公望六行之士久爲月旦
所推戴司農手書六行之士四字爲額以贈之

日譜

卷三十六

三

二十八日

耿逸菴錄其與趙寬夫問答書來質寬夫書云要希
聖只是收斂收斂非謹慎之謂去其所本無全其
所本有而已逸菴書云吾聞之師曰學問之著落
在日用倫常能於此中見得觸處皆天命流行便
是透得大原本所在我輩果有戒懼工夫久則氣
質自然變化因循意日用間體認天理而要之以
主敬時時小心翼翼而後觸處皆天命流行也
宋之儒小傳 宋與贈天演之派曾舉孝廉未仕
來問學余題其讀書之室曰周易齋

二十九日

馬玉衡河圖說 應入蘇門記事

張于度小傳 應入蘇門記事

二月

初一日

諸同人問人生何事最樂曰逢良友最樂又問其次

曰讀書最樂讀未見書若逢良友讀已見書若逢

故人凡開卷無非樂處矣同人曰世無不讀書之

人而鮮有能樂者何也曰讀書不在誦其言而在

識其字如讀孝字第字而為人不孝不第便謂之

日譜

卷三十六

三

不識字何樂之有即就孝為百行之原所包甚廣

先聖言事君交友戰陣等事有一毫不盡分便是

於孝有虧欠夫子言堯舜盡於孝弟孟子言孝弟

可以王天下聖學舍此無以明王道舍此無以治

昔日姚許在此化民成俗豈能於孝弟外別有高

妙我輩今日共處斯地皆有倡率之責不可輕視

此身同流合污信得及自不容分知行為兩事日

用間無往非倫常之境遇無人非同道之應求何

樂更可以逾此

題拳拳錄 余幼讀理學書程朱之外絕不著意庶

伯順得子靜陽明集反覆玩味曰吾固意當有此

也暨觀朱陸同異陽明少靜論於紫陽曰吾亦知

應有此也孔子何以與墨子並稱孟子何以與荀

子並稱初並稱未見其不是論必久而後寤耳朱

陸同異陽明靜論至今訟不息殆有甚焉然有識

者已蚤見其一本萬殊與不殊一本之為矣讀梅

村拳拳集與江村吾友識力見地若出一人至謂

象山陽明之非禪而兩人尊信之真亦若出一人

余讀拳拳集見梅村遂若見江村敬附數言同人

讀拳拳錄有疑其語近禪者曰生無其生死無其

日譜

卷三十六

三

死夫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又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如何曰無生死曰要得其立言之旨曰生無

其生謂幼而不遷第長而無迷焉老而不死與無

生何異死無其死謂充實之美即殺身成仁舍生

取義其光輝發越與天無極此何嘗死又外篇序

教有三也性一而已教者淑世之旨性則生人之

大凡也夫聖學本天禪學本心其介甚嚴豈容混

而為一曰三教之旨法各為用彼此不相借彼此

不相侵持以出世各尊躬行知行所無事其何傷

於天地之大與日月之明哉請與著述之人面商

之以見我輩共學之意

初三日

申耀陽傳 河朔有六行之士申君耀陽者名紹芳字繩武世為延津人祖東塘公諱志深萬曆初歲進士以苦學名里開坐臥一室歷四十年牀繩几木當手足處痕深寸許所著有時習語錄延人士以鄉賢祀孔子廟庭父奏廷公如填舉萬曆乙酉鄉試官九江府通判能繼父學有望邁詩一卷學者稱之耀陽生而教異敦孝友事奏廷公色養備至大母老遂閉戶奉菽水歡考終時年九十

日譜

卷三十六

語

奏廷公衰矣禮不為喪君為陳祭治墓經營祠墓皆有成績實承父志焉奏廷公樂施與故人婚喪每厚為周恤君必善體之豐腴有加迄居奏廷公喪三日不粒食蔬糲居於外者三年每伏臘薦享盡誠盡哀祀事必備未嘗累兄若弟至族之兒孤婦寡皆撫恤如親弟子復聯同族會族共飲食而齊好惡修葺祖塋不役支庶遵范文正遺意自捐百金置腴田八十四畝於墳墓之側以為祭田豐則治俎豆儉則備周恤台申之老稚嘗有待以舉火者丙寅值歲凶出粟百石以濟飢者好施棺殮

滑不可枚舉邑之大使驛丞皆賴以殫殮聞者羨

之君重節義一日過此山縣烈女墓式而感焉往拜其家已零為衰草君具陳其邑令尹重表識之始去君翁繼芳蚤世婦李氏矢志節操者四十年君俾成其節為白有司詔旌其閭表章前輩文獻如文舉所著嘉言重錄以傳君生平喜讀書坐臥其下口不絕吟手不絕披歷少壯陵谷兵戈水火弗衰所著有資治說約十數卷于宣國刻行於世君歿後合族追其隱行泐之碑載生平甚詳僅磨乙酉拔貢曾司訓於祥符惜未究其才云 夏峯

日譜

卷三十六

語

老人曰余移家蘇門去延津僅百里嘗問其鄉人士言申氏父子祖孫殖行力學之狀心切嚮慕之一日申茂才宣國至夏峯持耀陽公所著資治說約求敘意閱千古心血傾注余惜君之才未遇於當時而喜君之學尤可見於後世篝燈詮次其生平不禁老懷傾倒也

初四日

重建烈女祠碑記 大梁之西郭舊有六烈女祠李公空同為文記其真末蓋天順正德間事也崇禎末年大梁沒於水祠與碑皆為地中泥後三十年

士人掘地得之囑於信值刻磨其字盧龍韓子鼎業見而傷之告於余因聞於里之大史王君夢航贖以金樹於信陵君祠右夢航復為詩紀其事又二年上谷魏子一鰲過信陵祠見烈女碑謂風化所闕疑別為祠時有王烈女未嫁殉夫事言於學使史君雲次將配六烈女而七以候旌未果又一年余季兒博雅復言於河使崔君惕菴慨相地於上方寺東隅與信陵祠并時會使臬金陵府行屬方伯金君治公始為落成七烈女靈爽相聚於一堂風教頓興於千古袁朽喜諸君樂善之有同心

日譜

卷三十六

五

方伯公見義之能獨力韓子乞一言勒之石余謂陳烈女未結褵而剪髮殉夫至五十二年始遂初志張為婦一載高甫三月年俱十九耳能矢志相從百折不易劉氏引梁上於一縷王媛繫樹間之三尺至張婦痛夫田銳孝行之冤獨反覆以伸大義終亦以自縊死六烈女畢命雖有後先而從一則無二致其為維綱紐麗照臨空同之文言之詳矣獨是運會遷流人心剝蝕而閭風興起一念本於性生故在上之人倡之則為風在下之人效之則為化家得之則風化在一家官表之則風化在

一國天子旌之則風化在天下史乘書之則風化在千古可見人性皆善觸無不覺叩無不應所謂王化起於閭門貞烈存於巾幗大梁一席地為兩河表率之區女之貞淑如此士風民俗不更可見耶即如空同子之文既沒而復出閱世二百年沈埋三十載精光所寄鬼神尚為之護惜今當崇重節義之時復有王烈女殉夫之事烈女父王碧字同邑于天祥將嫁而天祥病逝女誓不他適先是天祥幼養於王姓娶婦生于烈女取而養之有程嬰保孤之志已逾一年王姓竟奪之去烈女遂投

日譜

卷三十六

五

縊死是夜有星光墜其家亦異矣哉至誠所感召前後同軌以愚夫愚婦之知能可為參贊位育之極至總不外性分之所固有謂非熙朝景運攸隆與在上之風教暨風俗之醇篤何以臻此耶袁盡不文聊誌梗槩祠成於甲寅秋九月冬十二日為之記

復題拳拳錄 余幼讀程朱書履食其中不復知其他迄余友鹿伯順得子靜陽明集反覆流連曰吾固意當有此也復觀朱陸同異姚江效評論於建安曰吾亦知應有知也天下事理一而分殊殊途

而同歸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余嘗思之人性皆受於天天即界以森然之理所
謂性皆善也然不無高明沉潛之異故為之剛克
柔克焉學問之功所以輔天而復性也後之學者
不知天之所以為天而遂狃其性之量不是彼而
非此則遺本而急末至較量字句之間何啻千里
之差耶嗚呼學問之道益難言之矣梅村李子佐
郡之暇涵泳於斯道日深有拳拳錄一帙不泥成
說不執已見與吾友識力見地若出一人要皆本
諸天而生余讀而灑然曰若公者可謂善言學矣

日譜

卷三十六

天

程子云不學便老而衰余衰老日甚借公以勵
光敬附數語以當面質

初五日

同人問姚江之學深切著明無復可疑然其身分造
詣所謂一之中四之下者當在何等曰姚江之學
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姚江豪傑之才適往之志
當其昌言於逆璫蠱政之時捷之朝而不悔意氣
激烈文章節義迥出一時及其擯斥流離於萬里
絕域形影孑立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
迫於中勢限於外蓋吾之身已非吾有而何有於

吾身之外至於是而後知平日所挾以自快者不
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憎吾之機械盜吾之聰
明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
則姚江之學世之而愈長時之而愈光鼓舞天下
之人至於今而不怠姚江之時念卷接應而起念
卷真姚江知己姚江功人

初六日

與李梅村 昨見論學者雖黃姚江初亦甚怪繼而
思之亦不足怪也羅文恭之言曰正學之明獨在
孔孟之時而其後莫盛於朱然夫子方且責原壤

日譜

卷三十六

天

惡鄉愿而病異端楊墨之弊孟子自謂書不得已
二程朱陸之於佛往往若敵墨之吾侵而及其身
不免於偽學之禁又何怪乎今日之陸黃姚江也
哉有欲與老公祖者俟面時尙之郭生駿臣一字
弁致詳在彼字中第故不再贅也

又言雖黃姚江之人向來與祖
鄉共講學之人也今伯鄉絕非前日之見拳拳錄
序亦可謂老公祖知己

初七日

宋與贈孝廉同行不著實不察如何是著察曰吳草

廬謂諸葛孔明為行不著習不察之人余謂孔明舍孫曹而事昭烈者蓋著於此察莫察於此草廬以宋孝廉而事元恐亦不免為不著不察

初十日

復戴定園 霖老來悉道況清嘉殊慰懸結翰教遠
註恍如被襟促膝於滄澗之間也今老夫九十有二念吾友亦六十有八千里相隔觀面維艱取取寸心兩地可信者惟此共學一事是非毀譽勸之已明疾病死生守之頗固返顧生平雖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不敢自欺識 理二字銜準

日譜

卷三十六

三

經緯原是千聖真脈非語言文字本當故說箇心即在事止見說箇已即在人上見說高遠在卑邇上見說上達在下學上見戰兢惕厲不敢將就冒認者只是慎獨而已數十年來奉教於師友者以此印證於同學者亦以此印如此老力駁姚江之言本勝氣所鼓舞並不會識認 建安面目亦奚足怪我輩可因之而益勵燈光耳草率作報幸知已教之

十一日

重修太室山法王寺記 太室之中有所謂大法王

寺者由來舊矣自兵燹頻仍梵刹佛宇雜之荆榛瓦礫釋氏適菴自江右經過駐錫於此覆土誅茅蕭然自適嘗過徐夏峯叩其所學蓋釋其服而儒其心者也心翰計之辛亥冬金壇蔣虎臣太史竣畿輔督學事迂道過我將渡黃河問二室之勝訪適菴於法王寺與之語連日夜傾倒之移晷於中州學使史君雲次暨兩河藩臬諸使者共贖金數百俾飭其舊刹與居靜接衆之所規制宏壯亦云備矣工既訖適菴走字乞余一言以勒之石余迂且老素守先儒之訓於佛氏之學未有所窺焉可

日譜

卷三十六

三

以為此言因憶高陽孫文正言與一宰官暨一老衲遊西山坐中老衲講中庸宰官講楞嚴意與勃勃不自已兩人問文正何無一言文正曰適見一異事秀才忽變為僧僧忽變為秀才兩人大笑而去虎臣究心內典所至與方外為緣而其行徑儼然一苦行老頭陀毫無沾滯於去來之故真所謂秀才而老禪者適菴制心和平皈依儒業所至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實致力於日用倫常問其友嘗舉許文正能令老僧與儒適菴然笑其非知我者余知其意有在矣余嘗與友人言法各為用至

學術之辨毫釐千里不敢稍有馳越以聞後人擬議之端獨是入世出世之界天地生生之心分焉生生者太極也物物各具一太極萬物共分一太極人日由其中而不自知聖人見其道於太極流行之際佛氏見其道於太極寂靜之中流行之際理歸於有而實寂靜之中理源於無而虛有無虛實之際此所謂毫釐之辨也適菴能從無而見其有從虛而見其實此老夫之所望者至修建始末學使史君已有貞珉紀之不再贅將虎臣公諱超丁亥進士官翰林院修撰兼理順天學政自太宰

日譜 卷三十六 三

遊峨嵋山而史公諱逸表乙未進士官河南河

十二日

無窮身世有用精神日圓晏安積成暴烈時為警省漸入精微古人吃飯著衣便是盡性至命吾人談天論地總非行已立身日用之功性靜心可入學周之道非勝氣能參讀有字書要省無字理學而時習習何事與逝者如斯斯何物也天地之大猶有憾夫婦之愚可造端三月不違愈見

不足日月之至儘有可觀富貴利達人一轉念即豪傑矩行法言士聊生泥滅凡民賦性原同因習而遂降才雖異情發豈殊夜氣猶存當默省枯亡我者何事雞鳴而起急追尋舜跖分者何途但求放心要在責志功有深淺理無精粗誦詩讀書與業不妨德業學詩學禮獨聞亦是共聞父兄師友之間反躬無愧起居飲食之際樂趣何窮仰望同人告教小子

題壁 人生最繫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者見在夫過去已成逝水無容繫也未來茫如

日譜 卷三十六 三

風無可冀也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通行時止自有當然之事應盡之心乃悠悠忽忽姑待之異日該責於他人歲月虛擲肚懷空老良可浩嘆

蘇門遺事序 入夏峯集

遺事凡例三則 入夏峯集

十二日

修廬臺安樂窩巖 蘇門山水甲天下固不借靈於公和一臺堯夫一窩也然蘇山蘇水不知閱幾千百年甯有幾公和幾弄夫哉公和當晉季無妻子史氏稱之曰好讀書撫一絃琴性無患怒與稽康

數言深得大易之旨夫豈不言也哉其默足容三
 公和方稱足色耳堯夫讀書百泉之上志堅意苦
 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就席者數年窩名安樂蓋中
 心安焉而後樂心不安則不得樂也夫安豈易言
 哉一念之私一事之偽更有惡於志而疚於心者
 堯夫之樂固即孔顏之樂與此二子者所稱千古
 士也予嘗薦蘋藻思結異代之知俛首思之公和
 不言而我多言堯夫窺升天之秘而我識閣若此
 者二子之所棄也然二子雖于棄而我之皈依二
 子當益切故對遺像若親承教旨焉今臺與窩創

日譜

卷三十六

雷

建既久日見傾圮一傾圮而蘇山蘇水未免驟焉
 無色甯止愚昧無所仰承如思親亭聚遠亭皆在
 百泉之上載在縣志甚明今過求其跡多湮沒埋
 滅不可考詢之士著皆茫然莫知其始嗟乎風雨
 所侵愈久愈圮而復之愈難則臺與窩之終為二
 亭也且有其勢夫土木瓦礫之墟歷數百年於今
 有顯則有晦有創則有壞至壞矣然後待維且挽
 之者而後興豈不以其人歟王按君亮教新學宮
 輝士永賴新晉宋兩處士之基費十之一二耳德
 且與蘇山蘇水並風教之存敢望諸大夫之識治

體者

十三日

步涉橋記畧 其城之南有村曰西夏峯為輝新孔
 道每夏秋水暴發溝澗水集架木為橋行人苦
 之順治己亥本村茂才郭守一糾附近好義者易
 木為石鳩工庀材不期月而橋成借余言以記類
 未余謂之曰今之世好新奇以驚惑愚人之耳
 自或潘祠或梵剎動費千萬金窮鄉下邑罄囊奔
 赴甚至儼然士林號稱知禮者皆附會恐後偶有
 一二以稍異則鬪然譏議不以為病狂喪心則唯

日譜

卷三十六

雷

為迂濶不達時務此正道壅塞而不知其為非也
 今欲正人心厚風俗不必遠求就目前方便以往
 枉輿梁濟行人以澹渠築隄防水患老幼咸厭厭
 輸資爭先助力不惜費不憚勞即此便是厚風俗
 維人心之大端繼此而鄉井可復之義愚夫婦共
 具之知能一人倡之眾人和之相倣成風習焉若
 性雖請晚近非三代乎哉今始知考工一書無在
 非關人心風俗之意於此修橋之舉鼓舞恐後則
 凡為正言行正事道如此橋可幾也橋成於閏三
 月十三日 此係順治十七年作誤入於此

十四日

蘇門山 蘇門之山等三 奉章木不生色然何為

博得古今傳幽事由來在百泉百泉奇絕自生妍

山不在高靈在仙更有名人踵後先靈脈原自蒸

山延千里相望幾盤旋應有高人得其全

咏嶺臺 長嶺山頭事最奇清譚叢裏別開基道康

數語深於易喜怒不形亦我師

咏餓夫墓 嘯臺一餓夫素守清整志同人誦孤詣

行道訝且喟一客向予言擬人失其類欲追採薇

人情事已迥異之子無死法千古何所置予謂人

日譜

卷三十六

異

盡生誰解生之事人亦莫不死誰識死之義生也

淡視生塵好無一嗜所惡甚於死故不為死悖側

隱與差惡兩途迴環積荷食即苟生瀆死復手示

蘇門來依子故園竟絕意怪癖未足多深操良非

易客子聞予言為下數行淚拭淚復沾衣濕染空

山琴

遊百泉諸大夫慶園 運我來遊三十年園林臺榭

半頽然靈泉珠吐仍依舊假者難真真者全

誠在孫簡示在家在外請子若孫 陶公最曠達倦

懷在五子迂叟瘳賜八比懷倍難已責子更責孫

但恐荒蕪非欲聘詞翰詩書養其恥物誘幸未

深立身從伊始毋輕調舌鋒恭慎所自起勿輕臨

機心害還中於已留得一分機循得一分理祖以

欣光榮親知推嘉美爾曹各思之我心已千里

十五日

懷慶三子來從遊各求二字以為命名之意余字之

以盟雲盟石盟嶽或曰嶽與石可盟也雲無定在

何以盟曰雲故無體自無出有而變化形雨澤降

故言天下之至變者莫如雲而此萬物者亦莫如

雲曰卿雲曰慶雲承日光景煜有目之所共見顧

日譜

卷三十六

異

不可與盟乎況乎從古英雄豪傑皆以風雲之會

雲龍之合而聲施不朽而顧不可與盟乎甚矣人

之狂所見而忽所不見蓋可見者有盡而不可見

者無盡也知無盡之義者可與言學矣

十六日

題三廬詩有別余來蘇門近三十年矣魏運陸築室

於兼山堂東側題曰雪亭盧禹鼎蘇於闕吳卷

之左題曰就正軒劉公啟築茅於孟城題曰留琴

室三君子或頽年頽末或數月一來或數年一來

總之春燕表歲時歸之意因題一絕寄我停雲

夏琴僊臥廿餘霜三子何來築舍傍就正留琴與
立書後人指點更風光

十七日

百泉記畧 稿廢缺

十八日

思親亭考 共城人物載在詩書者男則高子子羔
女則共姜此一鄉領袖天下後世所瞻望者思共
姜有祠而高子無祠是亦缺典然高子祀於孔廟
矣俎豆在天下在萬世即不祠不見少也若思親
亭者雖不可以例高子不可以無考考之以興孝

日譜

卷三十六

三

也亦所以崇詩文正也文正時與門人知契登臨
歌呀於蘇山之巔歷多年所殺其子師可官衛輝
路總管時履其地而憶其親之語言行事恍若見
其親焉為亭以寄所思亭在百泉之上聚遠亭之
滿二亭俱廢獨有文正門人白愈專棟之記在夫
亭固師可之亭也而思親之心則天下人心之同
然也白子為之記而思其師兼思其親淋漓蒸動
於筆下此讀者不興起故謂思親亭不可無考
一考之而文正父子師弟之面目全呈亭已儼然
登時於蘇山之麓矣余因亭之廢也而考其故址

為興孝之思又不能不致慨於忠烈士之無蹟可
考者史稱宗澤招太行忠義之士十數萬澤沒武
穆南渡所遺兩河忠義士避難山中有終元之世
未入版籍者予心欽其烈不能不憾於文獻之不
足耳

二十日

兩文正考 兩文正者耶律晉卿與許平仲也二公
前後居蘇門仕元功最大史載其詳姚文獻樞與
其姪燧子輝居輝以化民成俗子孫世為輝人故
有專祠晉卿之遺蹟雖梅溪之名尚在而無片椽

日譜

卷三十六

三

以寄其憑弔平仲僅止有思親亭碑石在闕壯繆
祠中碑云亭在晉卿祠東隅今兩祠俱無所存者
此一編耳抑知兩文正之在蘇門固非尋常可比
擬也崔子銖之言曰元有三儒許平仲之興學耶
律晉卿之誅殺劉靜修之不仕三人而已夫學不
興則民彝亂矣殺不止則民命戕矣視化民成俗
於一鄉一隅者其功德當更何如三儒者所稱一
代之人傑終元百餘載而存其三百泉一片地遂
獲其二百泉亦幸矣哉所修嘗有言怪得西山無
爽氣只因少我一茅廬則賢人於山水如人之有

滑山水於賢人如人之有眼眼與骨豈有待於人乎

二十一日

竹林七賢考 七賢者嵇康阮籍山濤向秀阮咸劉

伶王戎也

二十二日

雜風議 有一代之風俗有一國之風俗有一隅之

風俗山川所鍾毓習尚所漸摩久而無變相率遂

成固然不知風俗亦何嘗之有以仁帥者以仁從

以暴帥者以暴從姚許諸君子帥之之道也輝舊

日譜

卷三十六

甲

志言君子崇尚禮文小人好飲而直婚姻喪蓋有

相周之義禮志言詩書總論涵濡淡洽文物彬彬

視昔稱盛此或姚許諸君子化成之日乎今世

道喪消風日漓非敢輕言俗澆為姚許者正不容

自弛其維挽之責也夫道莫大於興孝興弟事莫

重於養生送死然此固人心之同然第不觸則不

見耳粵西孝子七千里徒步尋親一經括出入人

有興孝之思吾鄉趙廷柱者一愚民耳曾剖骨愈

母疾子為築廬以居一郭姓者請解衣觀之驚曰

爾於母如此耶小人與母時有觸忤今而後無敢

犯矣夫誰使之哉王老生者因飢寒而病病而死

其子若孫數口將為溝中瘠借孫紹開一言而眾

為購之死得葬而生者免於飢寒某農文老而無

子諸大夫食之衣之且時饗之以酒肉白溝張有

道客死亦諸大夫葬之題其塚曰遺民張果中墓

此數事在諸大夫無意為姚許而實姚許化民成

俗之事予固曰風俗之偷有司與士大夫不能無

咎而深有慕於姚許諸君子故不能不致望今之

為姚許者

救時議 王孝廉遵道之言曰輝邑昔稱豐富土厚

日譜

卷三十六

甲

民酒士敦樸而鮮浮言民安樂而羞健訟前輩治

輝者止於臥理而有餘不則一蒲鞭而無不足治

至於今大非昔比矣昔豐富今漸貧瘠矣昔安士

今漸流亡矣昔化國今漸愁民矣昔王勝峯今客

役三矣昔甲不累乙今羊代牛死矣斯言也三十

年前病已先見昔所云漸者今成不返之勢矣客

役三豈另有譏羊代牛死當日不知何指今如豆

草號馬等類恰中其言夫豆草軍需所繫自宜銷

算也而供草供豆之人不得蒙其利非有意遺累

也而買馬僱馬之役卻實受其害東支西補無所
不為百孔千瘡由此而山子謂一事有一事之本
末當局者既非為私橐之潤便當為公溥之謀酌
事機之重輕量時勢之急緩合盤打算徹底澄清
務絕影射之姦痛懲貪頑之習庶甲不至於累乙
而牛可免於羊代語云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
乃可鼓也輝民此日憂深厝火痛比逸堂焚林而
獵今已不堪場澤而漁後將安繼乎敬以質之仁
人君子

二十四日

日譜

卷三十六

三

荒田議 輝之四境獨西面遼瀾遙望西山一帶翠
色撲人嘗聞步柳陰下小橋流水稻秀蓮實雖江
南不是過未幾淫雨漂沒連歲不登數里外一望
盡成茂草農人終歲勤動尙不能支而田既荒蕪
耕鑿無力租賦又復相迫勢不得不逃一家逃所
遺地極累及族屬族屬各不能自顧豈堪代人賂
累不能不與之俱逃逃亡愈衆而地之荒蕪愈多
有司按籍徵糧糧不能完則官受累那移補湊苟
且權宜迨至那無可那湊無可湊王令送以經死
兵令又以鬱死嗟此二君其孰使之至此哉民靡

財盡荒地之累此其大端至閩縣之受累羊代牛
死者又不知凡幾也上臺諸公有軫念民艱方欲
入告除荒為民請命轉盼間開荒之檄又下矣議
除者意在蘇民議開者意在裕國此固各有說焉
當救死不贍之時而責之以急公赴義之事民誰
與我最意目前宜急議除荒荒除矣則民之復業
者必衆復業者衆則荒不期開而自開民與國兩
有利焉望當路之仁人君子以一身一家視之同
心以救此一方民輝事庶乎其可為也

流寓議 蘇門紀事

日譜

卷三十六

三

貢院議 入蘇門紀事

二十八日

輝邑西有白雲寺佛剎幽鉅泉冽而林鬱遊人往往
稱之余舊於文安王孝子等父過於此寺而海內
因是皆知白雲之名顧地洵借人以靈哉
王原文安人父珣以不能支門戶迹跡輝縣之夢覺
寺依法林長老二十餘年原幼不識父面甫受業
即別母尋訪其父數年歷盡艱苦相見號泣挽歸
一家相聚可謂誠孝之心無忝所生矣

二十九日

徵君孫先生考終錄

趙御衆

門人鍾國士較輯

後學王 軺

第四孫 澹

九世孫世政 同錄

御衆 仲春望後過夏峰候

先生函文晚侍食 先生能飲酒食肉但音聲不甚爽

亮相痰在喉吻間未敢有請罷歸廢所次早 先生

盥沐畢呼 至座前日汝如許年來磨鍊過亦不

易到此向後當更勉之 說可欲之謂善章其畧云

日譜

卷三十六

居

人性本善自形隔氣分而重之以習非學無以復性

只爭有諸已無諸已是分途處于聖賢賢都從有諸

己三字立基惟有諸已則天理必存人欲必去乃日

積月累至于充實田地狀充實猶可爲也充實之極

則資深而左右逢源至於光輝將見睥面盎背有厥

有儀出於自狀不可爲也孔門再問也到充實田地

顏曾便到光輝田地若化若神非老夫子不能答夫

子發滯人之盟入衛子貢疑之子曰要盟非誠也此

便是夫子精義入神聖不可知處若以神爲幻渺不

可測識如世人所謂鬼神之神失之遠矣起手是有

諸已到了手仍是有諸已亦曰熟之而已矣 御衆側

聽教誨亦以爲誨人不倦如平時提撕耳及渡河而

南忽接四月廿一日訃音始痛前此之言是徹底打

開皆永別遺訓語也踉蹌奔哭已成莫追所幸 先

生第四孫澹及同學鍾子國士自初疾至屬纊一言

一動皆從備記錄因得其爲訂輯彙成一帙見 先

生於生死委順之間爲不愧不怍之實際名曰考終

錄云

歲乙卯三月

先生偶感風寒遂不甘食雖飲酒少許一日假寐覺曰

日譜

卷三十六

居

適夢高薦馨來爲吾拜喜且曰先生已得官矣薦馨

吾老門生作古年餘今謂吾得官其歲在龍蛇之兆

子因手書日譜中云學問以了達生死爲極詣狀世

之所謂了達生死者輕生輕死非真能了達生死也

真能達生死者則生不徒生而生足取重於世死不

徒死而死足取重於世聖門諸賢顏子克復而天下

歸仁一聞視聽言動之目則請事斯語由雖在四友

六侍之列狀未知生焉知死如由也而能承當夫子

必不日不得其死狀了達生死者必不能忘吾父母

所遺之體目能視視遠聞耳能聽聽遠聰口能言言

遠從四體能動動還理是之謂天下之大孝唯天下之仁人乃能為天下之孝子言能自重其父母之所遺也 至十二日又手書日譜云吾十有五章是夫子自書年譜也孟子願學孔子可欲之謂善章是孟子為孔子寫神也可欲之善是孔子志學之知也有諸已則立矣充實之美則不惑矣充實而有光輝則天命流行有威有儀矣大而化聖而不可知則耳順從心矣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非孔子孰能當此而快愉乎余謂充實可為也光輝不可為也威儀在學修悔慄之後我輩為學亦只在立與不惑上著手下

日譜

卷三十六

果

學而上達在其中矣 十七日又手書朱陸流弊一則於日譜中 朱陸流弊先生嘗言之矣於此又諸諸言者恐人不識朱遂不識陸耳他冊已詳故不錄 十九日親承李梅村公令其子對來費因請學問入門先生答云君家庭訓得之極真今益以一言學而時習悅樂不愠所以存養此心勿令之放也聖門學問功夫摠之是求仁語類子克復而天下歸一歸不復違則心存而不放存誠以開邪也須從深造自得則居安資深而左右逢源所以忘憂忘食而危老日月之至至之時依然仁也而至之前至之後非取仁則襲義耳豈可與終食不違者同日語哉陽明

之言日諸公在此講學忘到底成一個義襲而取羅念菴痛除將就冒認正是對症請以質之庭訓二十四日先生第十二孫濂乳名桐哥以脾病久忽感傷寒嘔血屬先生痛悼不禁因手書數言於譜中云四孫一曾心童子試當赴府沐孫浴孫以其弟廉久困於病不忍去老夫聞而喜日不去勝去是日遂殤此兒雖十一歲儼如成人能行文愛親從兄孺慕正切老夫薄德慧者天公夫復何言明日以下殤禮葬之先生是日 至二十八日門人鍾國士自原懷歸入拜飲食愈少 先生日爾徒桐哥竟死矣飯至不舉七國士含淚不

日譜

卷三十六

聖

政者隨退 二十九日王温石自贛州歸持其父翠航公與先生書讀之甚喜 王獻甫寄書為其父五修求傳先生諾之 三十日晚先生體忽寒熱傾之汗出至四月初一日有客問禪多妙旨先生應有所得請求指示先生日近得一語實為要訣但未敢指以示人容再拜請者日許平仲能化老僧還俗此語通徹天德王道一齊了貫亦不必逃亦不必歸摠此人倫日用世界共游于光天化日之下豈非絕妙要訣乎先生自是日遂不粒食諸子及孫曾等皆侍寢 二日衛輝太守程公念伊送郝公雪海手書自遠

東至先生手跋數行云老夫日益衰天地生生之氣不以遠阻不以老問千古聖學皆本諸天我輩果信得及無往非光天化日便省許多葛藤矣自是日常吟旅館寒燈獨不眠與月落烏啼霜滿天二絕句四日到心六在聯壁郭公望周顯承四先生來視疾榻前不能多言猶出糞承李梅村公手書與曰先生講論先生自絕粒後氣雖弱每早必監沐惡凡少時至屬穢不廢五日門人王柔來視疾先生云病棘矣柔診脈曰無妨先生曰氣弱六日鍾國士至榻前省問先生命看夢麻雲海雨公手書云此正好驗學問得力處 七日曲周王廣

日譜

卷三十六

吳

生名體健搗門人申涵光札來贊是晚先生次孫淦亦自汴歸先生甚喜乃進所攜梨膏等物食皆不甘八日晨起坐口授與廣生一則云君篤信虛妄不遠數百里見顧老夫因憶在江村時得交令先君子去冬雨雪次公冲翰在視夏峰三世交情儼在目前自顧老病數日不能飲食遂不能與之言念學問在斯不在口區區一得之見只隨時隨處體認天理此外更無他說我輩試自認如何是天理天理是如何體認則一切可相忘於無言矣授言畢淦乃前致云昨在汴時方邵村且語淦仰候至意先生云邵村為

謂蒼云是坦菴先生之子先生云他是左浮丘家人

九日門人崔壽村自都門寄書至乃令一孫口誦尋復索親視之 十日袁太徵先生復來視疾按先生自感疾來皆仲子奏雅與袁先生商訂方劑奏雅精醫理以先生臥有入秋難胃之症因殫力于岐黃先生每進和服其藥輒效至是見先生病作不敢據已見恐誤乃與袁先生斟酌焉 先生氣益弱從此日後遂不能下牀狀每晨猶必盥沐令人扶起坐移時雖便溺亦必令扶掖下榻其不苟如此 十一日邑候周公遣使來問疾 十二日又遣使來問是日冀涓公先生扶病來視疾 糞承李梅村公以書來問疾 十三日邑侯周公太翁猶其孫偕劉長

日譜

卷三十六

吳

人來視疾太守程念伊公遣人來問疾 十四日蘇環中先生令其子如來問疾復書相候並訊及蘇得社文 十五日門人耿極自回隆來省疾先生以不盡其掌作字不能辨乃命筆書籍云吾將逝矣此後勉之全在爾等勿讓人肩師率父顯祖古之大題目須自己做一番 十六日病愈篤自絕粒食來唯日飲回眼湯梨汁數匙雖氣弱不能大言狀神理如平日適門人郭嘉熙來省疾命筆書示云保汝在此勉之非可讓人也既又執過照手畫掌中千秋二字 河道彭悟山公遣人來問疾 十七日諸孫環

侍親途至前令去帽以手拍其頂云勿外道因以手

書其掌中云○○○親夫子之教○孝○○○多此

一○不可不知所書字有不識者不敢再問記之既

又示長公立雅云你自是一個人要小心又審江村

二字江廿歲伯順先生也示泰雅云有○用示望雅

尚雅云第七○○○大父○○○之力示博雅云八望

汝甚切示韻雅云第十一汝是個好男子勉之鬼神

不負汝也又示諸孫輩云孫潛有志又呼慶哥及曾

孫椿齡云 輩勿負汝祖不必我一戒也 程太

守公念伊復遣人來候轉致直隸督學王涓來先生

相尚原札中有云孫徵君尚矍鑠如舊碩果不盡使

入景仰附此幽懷以志所思先生著書多種弟雖人

竊望盡見寄以為帳中之秘乃以家刻三種付之 十

八日晨刻云病日已矣扶我起為我拭沐具衣冠當

把酒少酌送我觀化門人暨諸子孫皆婉言慰慰先

生首身 時熟睡及覺侍側者曰適尹芝仙喬梓來

視疾方出門矣先生曰我欲會你尹先生急遣使請

問曰再無相會之期矣為我幸致周太公 王枚卜

來盡其掌云勉力好做法又盡和氣高掌云老弟于

勉 十九日先生云子時令眾人俱退靜以休

息是學問實際乃披衣起坐片時自吟旅館寒燈獨

不眠之詩復後笑云眠的化為不眠不眠的化為眠

二十日晨刻先生云病來心中煩熱不得爽快程

睡明道云人有四百四病由不得自己是心須教由

自己因博雅手云你們不省我心裏從何處做功

夫是日沈日雨尊得相露一瓶進之先生三把和一

既許覺喉中頓爽朕氣愈弱矣 二十一日泰雅診

脈甚平和唯左手三部微細已極扶坐片時午刻命

服衣加冠勿驚擾忽門人韓灑業來視疾先生正

彌五猶執其手曰子新子新侍榻者恐增感觸令之

退尚領先生自視手足正襟迷眼目長逝矣是為乙

卯四月二十一日未時嗚呼山頽水壞誰能不悲哉

先生捐軀客後三日方殮顏

如如生四肢柔和人皆異之

學以復性為宗先生九十二年著書不下百萬餘言

無非上傳孔孟下接洛閩與天下後世究竟世學而

無如學者終日體性而不見性則虛無高妙之論書

之耳今所記錄先生言動眠息僅月餘事善觀者即

先生之百萬餘言大夫病中指示物至關裁言簡意

厚真精盡注是先生與善之誠出於自朕也諸子若

孫輩夜環侍藥嘗而進禮檢而哀是膝下克孝之善

日譜 卷三十六 手

日譜 卷三十六 手

致於自狀也賢大夫之存問鄉先生之省候以及親
 養生徒視楊不修是在人所善之心發於自狀也孟
 子曰天下之言性也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又曰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不鑿者自狀之謂也外自狀
 而言性舍是而以言道也則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者
 也是錄也見先生與人無非率性而已矣自率性性
 自全其天晝夜之道通焉夫何生死之足云嗚呼一
 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若先生者乃所謂考終命者
 與

日譜存卷之三十一終

學政
 酌堂先生齊政

跋

同治甲戌廣平武酌堂前輩約同志...
 日譜行世先生裔孫士佩...
 角時見先仲兄華峯日記所作...
 以為余弱冠就外傳先李丹...
 日頂路上用單行細楷撮舉一日...
 省如無言可紀即於是日書虛度二字...
 小前先生日譜也今前

學使...之士先親為快伏願讀...
 所知...省吾身一脚踏...
 即自乘筆而書之以不負先生...
 輩怡悅持贈之盛情則家置...
 仲兄名...生丹...
 居教授以終皆先生...
 不朽云鄉晚浴河

不先...
 不先...
 不先...

三魚堂日記

同治庚午
於浙江書局

序

履向爾陸清獻公遺書並其年譜竊慕公之為人獨未見
公日記今始得吳江柳君湘生所刻尋繹累日乃為之言

曰

國朝理學諸儒研窮微奧可稱紫陽功臣者無過安溪李
子至立身制行粹然無毫髮疵則有不逮於公焉公確守
程朱其貶斥陽明及論梁溪蕺山之偏或頗以為過然理
之至當不容有二是非同異之界辨之必明而持之必力
乃公衛道之志則然非有門戶之見存也是記所錄凡舟
車之所歷耳目之所搏日星之運江河之流時政之得失

王魚堂日記

序

民生之利病固不畱意而又或求諸書卷或反諸心身或
取諸友朋之議論其要則由學問思辨以歸於篤行而以
徒事空言為大戒此公之學所以體用兼該雖持異議者
究不能有所不足於公也唯所載諸子瑕類多出於傳聞
之辭如陽明下南昌縱士擄掠及得盜即金寶子女翟稼
軒居鄉暴橫貪淫顧亭林殺叛奴而盡取其所有張考夫
之效過嚴而無法如此類比似未盡足據苟卿子有言是
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公於陽明
雖不信其初通宸濠謀蓋特一時之見稼軒亭林考夫事
亦不過偶述所聞使公晚年重定是記其必有所辨正或

加刊削無疑柳君篤者儒書取付剗削其嘉惠後學之意
可謂勤矣履恐所載傳聞之辭讀者不察輒以訾訾前賢
也因柳君屬為序言附論之如此世有知言君子或不以
為僭云道光二十有一年歲次壬寅秋八月震澤後學張
履謹誤

三魚堂日記

序

二

後序

古之君子因省身之學而有日記蓋本於曾子吾日三省
之說而兼古史記言記事之體君子之嚴治其身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無有異也唐李習之始為來南錄以紀道里
而宋元諸儒如黃勉齋許益之以至明之黃繼生皆有所
述見於紀載蓋其慎也本朝平湖陸清獻公理學推伏
當代從祀聖廟世無異詞其所著書皆已刊定獨三魚堂
日記一種未見印本愚嘗得其書數卷愛其理境精純詞
語簡質以為可資檢察考是非友人吳江柳子涓生喜刻
前哲遺書屬以行世君又從友人所借得全本校刊改題

三魚堂日記

序

一

陸清獻公日記凡十卷寄予楚中屬為序焉予謂公之書
不待序而行即言序則今茲所列張廖二家之言其辨世
俗諸疑與夫年譜之宜相輔而行者其語皆切當矣至於
公所紀載傳聞異詞當時固自有說而今不復為詳論者
此固在善讀其書者之自得之而非愚一人所能定也淺
陋庸劣如^椿固不當敘公之書徒以柳子誣諉之勤不欲
沒其所自始故略敘緣起用明平時嚮往之私亦以竊附
名見為幸云道光癸卯仲秋五日婁後學桃椿謹序

校勘陸清獻公日記凡例

一原書祇標丙午公車日記丁未南旋日記等名自乙卯
以下逐年編次並不分卷數茲以篇帙繁重釐為十卷
一原書漕河至北京路程暨邊海沿江郡邑衛所並錄在
書前茲改附卷一末

一原書先生所手錄者未得寓目姚君寄示庚申後四卷
乃輾轉傳鈔之本卜氏本雖未殘缺又係蠅頭草書皆
不能無誤茲參校以先生文集年譜及松陽鈔存三魚
堂臚言等書正其訛謬其為諸書不減必確鑿無疑者
方改之否則概依原文不敢妄動一字倘別有善本借

三魚堂日記

凡例

讀當於卷後附以正誤

一卜氏本云照古香堂鈔本校正又有珩按不下數十百
條蓋皆平湖畱意是書者也而不詳其姓氏又凡珩按
盡引年譜文集茲以二書久已風行海內無庸贅述唯
存有發明者兩條以見崖略餘悉從刪

同邑後學顧廣譽敬識

三魚堂日記目錄

卷一

丙午 康熙五年 丁未

卷二

丁未 己酉 庚戌 壬子

卷三

乙卯 丁巳

卷四

戊午上

卷五

三魚堂日記

目錄

戊午中

卷六

戊午下

卷七

庚申 辛酉 壬戌

卷八

癸亥 甲子

卷九

乙丑 丙寅 丁卯

卷十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三魚堂日記

目錄

二

三魚堂日記卷一

吳江後學

丙午 公車記



十一月廿六日家中起程晚宿新帶

廿七至平湖

廿八自平湖開船到嘉興

廿九停船嘉興

三十同嵩來自嘉興開船晚泊王江涇

十二月初一至蘇州

初二泊船閘門外過沈平遠王錫九

三魚堂日記 卷一

初三至無錫

初四至常州

初五至呂城

初六至丹徒

初七在丹徒因糧船挨擠步行至鎮江渡江至瓜州復步行至陳家灣雇小船更餘至揚州驛子行侯海谷家時福

建葉名字晉太倉張名為煥願名梅同寓

初八在驛子行寫驛因進城觀覽驛價六兩一錢

初九自揚州起程至邵伯鎮遇鄭元閣昆季

初十至高郵州打尖始遇趙吳行遂訂同行晚宿界首

十一寶應打尖宿平河橋

十二至清江浦渡河宿王家營

十三宿新集舊路從魚溝至新集近因河決舊路不通西

至桃源河東過渡始得至新集

十四仰化集打尖宿宿遷按碑記宿遷在春秋為鍾吾國

今屬淮安

十五峒嵒集打尖此地屬宿遷有峒嵒山地以山名也宿

紅花埠此地屬邳城縣為江南山東兩省分界之地

十六邳城縣北關打尖縣北多小水皆有橋可過宿李家

莊此地屬沂州沂水在其旁是夕遇張介石

三魚堂日記

卷一

二

十七過沂河橋行四十里至沂州又行三十里至鴉莊打

尖又行二十里宿伴城鴉莊伴城皆沂州地

十八行四十五里至青駝寺打尖又四十五里宿琛莊青

駝寺屬沂州琛莊屬青州沂水縣

十九行六十里至蒙陰縣打尖又四十里至嶺陽嶺陽濟

南府新泰縣地也嶺山在其西北國語魯有具山敖山疑

卽此山

二十行二十里至新泰縣又二十五里至翟家莊打尖又

三十五里至羊流店羊流晉太傅羊叔子故里也其地有

玉皇閣登高遠眺徂來新甫兩山秀錯汶流繞其南雲嶺

峙其東亦一佳境也翟家莊羊流皆新泰縣地

廿一行三十里至化馬灣又二十五里至崔家莊打尖又

四十里至泰安州化馬灣崔家莊皆泰安州地

廿二行五十里至店苔打尖又十里至長城鋪又四十里

至張夏店三地皆長清縣屬也張夏店東北去濟南府城

八十里

廿三行五十里至杜家廟打尖又二十里至齊河縣又三

十里至晏城鎮晏城相傳為晏平仲之采邑屬齊河縣杜

家廟屬長清縣

廿四行四十五里至禹城又十五里至劉普站屬禹城打尖

三魚堂日記

卷一

三

又四十里至平原南二十里鋪

廿五行二十里至平原縣又五十里至黃河涯打尖又三

十里至德州渡衛河而西北行二十里至留智廟衛河為

漕艘往來之路今因水凍有浮橋可渡留智廟屬德州其

北卽屬景州為山東北直交界之所

廿六行四十五里至景州打野尖又三十里至漫河鎮屬景州

城又二十里至阜城縣

廿七行四十里至富莊驛屬交河縣又三十里至單橋打

尖又十二里至獻縣又二十八里至商家林按碑記獻縣

古壽陵地其南十餘里有河曰滹沱昔民有單姓者建橋

利涉因以名其地云單橋商家林皆屬獻縣又按碑記獻縣三面距河今縣北十里有臧家橋其水疑卽滹沱也

廿八行三十里至河間府又二十里至河間縣二十里鋪打尖又三十里至石門城屬任邱又七里至關張村又十三里至任邱縣

廿九行四十里至莫州又三十里至雄縣莫州本古州名今廢屬任邱縣自莫州至雄縣中間皆爲湖有長隄貫之人馬皆從隄上行隄之中有鎮曰趙堡口

正月初一行四十里至白溝河屬新城打尖又三十五里至新縣

三魚堂日記 卷一 四

初二行六十里至涿州打尖又四十五里至寶店屬良鄉

初三行二十五里至良鄉又二十五里至長新店又八里至蘆溝橋打野尖又二十五里至彰義門是夜宿孫長班家

初四至接待寺寓中

初八過堂 丁未 南旋記

三月初二同嵩來瞻武巽行跨驢出東便門午後至張家灣登舟少頃襄平呈人亦至時隨行者裝行李大車上經通州城城內壅擠車阻不得行明晨始至按徐文貞張家灣城記曰自東

門東南行六十里有地曰張家灣水陸之會也嘉靖甲子始築城東南濱路河阻水爲險西北環以濠

初六放船至張家灣南門初四五兩日因舟人有事故至是始放船

初七去河西務數里泊船

初八早至河西務泊楊村

初九泊丁字沽

初十早至天津衛午間過關泊船關外自張家灣至天津皆順水舟人謂之北河

十一泊靜海縣

十二泊馬廠

三魚堂日記 卷一 五

十三飯時至青縣自天津至青縣皆濁流其水從青縣西南而來自青縣東南則皆清流兩流合處如一線中分又行三十里至興濟縣又三十五里泊船去滄州五里

十四早至滄州州之南有朗吟樓多人題詠晚泊馮家口此地東岸屬東平縣西岸屬交河縣皆河間府地河間府凡十六縣二州滄州八縣在衛河東岸景州八縣在衛河西岸

十五至泊頭

十六至東光縣

十七至桑園

十八至老君堂

十九至德州

二十至故城縣

廿一大風泊故城縣不行

廿二至甲馬營

廿三去渡口驛十里

廿四泊王家淺去臨清十五里

廿五早至臨清日中進城泊船南板開外南板開臨清下

開也自天津至南板開皆逆水舟人謂之御河即衛水也

蓋衛水自河南而來至臨清而與汶合迤邐而北數百里

三魚堂日記

卷一

六

至天津入海臨清一州為汶衛二水合流之處南板開乃

自京而南第一開汶水北流出口之處也衛自臨清南門

入汶自東門入汶衛合流自北門出

廿六飯後過南板開比暮過板開泊船開外板開臨清上

開也又名新開開

廿七飯後過關臨清凡二關二關俱在城內日中抵戴家

灣開此開屬清平縣東去縣四十里開南月河上有來青

寺寺有觀音閣可遠望月河之制環繞開旁水洞則塞水

溢則開以殺水勢亦名洩水河凡開皆有之

廿八廿九泊戴家灣守開

三十早過戴家灣開日中過土橋開又過梁家鄉開晚去

新開里許水淺不行新開又名永通開

四月初一飯後放船抵新開口守開

初二守開不行

初三早過新開日中抵東昌府開口按碑記東昌即古聊

攝春秋戰國時為齊之西境魯仲連射書處也漢為東郡

唐為魏博地濟深環東清衛遶北城中有五層樓樓名光

岳取挹三光而齊五岳之義或曰取有光東岳之義城東

開河東岸有三元宮極壯麗嘉靖時進士丁懋儒碑文云

三官之神國朝祀典所不載有天地水府之說有上中下

三魚堂日記

卷一

七

三元之序意其神蓋古之司天司地治水有功德於人者

如薛收句芒之類後人承訛習舛因有三元之名云

初四初五泊東昌府守開

初六午後過東昌府開更許抵李海務開

初七早過李海務開至周家店開

初八早過周家店開飯後過七級上下二開至阿城下開

初九飯後過阿城上下二開至荆門下開

初十早過荆門上下二開飯前至張秋張秋屬陽穀縣一

名安平鎮有城船皆從城中過飯後至沙灣沙灣有河決

口其水自全龍口來今已塞然此處河面甚闊是日適遇

大風折柁舟幾厄幸同帮者共救得免夜過戴家廟聞又過安山關

十一飯後過靳家口關日中至袁家口關

十二二十三泊袁家口守關

十四午後過袁家口關又過開河關更許至北柳林關

十五午後過北柳林關至南旺分水龍王廟按碑記南旺

湖即古大野週迴百餘里跨漕東西其東湖跨汶南北南

曰蜀山北曰馬踏大抵自北柳林直至濟寧其東隄外一

帶大水皆南旺東湖也其西湖今已淤塞非東湖比自臨

清南板關至分水廟亦皆逆水自分水廟以南則皆順水

三魚堂日記

卷一

八

矣比暮過南柳林關更許至寺前鋪

十六日中過寺前鋪關午後至火頭灣關是夜微雨自出

京後至此始雨

十七晚過火頭灣關因舟人訛傳荷蘭國進貢有捉船之

做不肯行

十八午後至濟寧濟寧即古任國其南城上有李太白酒

樓乃太白與任城令賀知章飲酒之所有太白所書壯觀

二字城外有古南池杜子美有游南池詩即此地也與太

白樓相對自南池渡橋而南有報功祠西向祀諸水神及

宋司空而下治水諸臣者萬歷時總理河道萬恭碑記曰

濟寧地當濟泲沂泗之交唐武德中尉遲敬德為盧龍節

度使苦北地餉道乏絕乃開呂梁夫呂梁者非孔子所舊

觀龍門者尉遲公以其險類真呂梁故借名如東坡赤壁

者云遡四百里而上及任為天井關關故尉遲公所建特

堅緻不敗底石博厚專車刻云大唐武德七年尉遲敬德

建而今治河者誤為元人分水創建非也元肉食者鄙襲

唐人之誤餉上都向天井而分水焉夫濟寧地魯與徐境

山嶺齊洶勢便形利矣乃仰視南旺而南旺地簪又與任

城太白樓岑齋激水而逆諸南旺凡九十尺湖可分水宋

司空則從南旺分流焉而古天井關故在然委也非源也

三魚堂日記

卷一

九

報功祠逆濟寧南門而峙沂泗流於右汶濟流於左皆匯

於祠之前方折千二百里而入於安東注於海則報功祠

實扼濟泲沂泗諸水而襟帶於任按此碑敘地勢最悉蓋

濟寧為汶泗合流之處其自城之西北而達於南門者汶

之合濟而來者也自城之東北而達於南門者泗之合沂

泲而來者也然詢之士人云泗水來處順治時已改從他

道今未詳合於何處濟寧東去曲阜九十里

十九午後過天井關

三十早過任城關至趙村關更餘過關

廿一飯前過石佛關日中過新店新莊仲家淺三關謁子

路廟午後過師家莊棗林二間夜過南陽關

廿二飯前過利建邢莊二間飯後過沫海關自南陽至此
旁皆大湖在北地者為昭明湖日中過楊莊關至夏鎮午
後過開泊關前按碑記夏鎮一名夏村亦曰夏陽此地為
沛縣之東鄙蓋一聚落耳自沽頭河淤塞乃改鑿新河以
通泇而夏陽南接邳宿北隣汶泗東界滕嶧西扼曹單遂
屹然為重鎮士人趙又如曰漕河自嘉隆以來凡三變其
始由魚臺穀亭過沛縣至徐州此舊路也繼乃經夏鎮至
徐州而不過邳是為新河最後乃從夏鎮東開泇河而不
至徐今自夏鎮東折而為八開達於泇口者此泇河也其

三魚堂日記 卷一 十

東南流至徐州者有大隄塞之順治時雲間顧大申見山
有兩河書院至顧見山又改為兩河書院并祀盛公以下
五人其文略曰今上御宇十有四載大申以屯部郎中奉
聖書視河夏鎮受事之初歷徐沛經滕嶧訪求新泇兩河
疏塞故事邦之長老猶能道之其言曰嘉靖萬歷之間河
患屢告往往漕與河爭道河自西東決則衝曹單橫射魚
臺穀亭而潰漕之勝自北南灌則淤沛唯截徐泗泗大浮
橋而扼漕之吭於是欲議利漕不得不先議避河南陽口
新河之役自松陵盛公始也功未底夏村怨讒士聞落職
去自是數十年無敢議改者世宗乙丑河逆溢漕艘弗克

達萬安朱公被命濬盛公未竣工言路有劫公虐民者遣

官勸議疏再上得報可留城之功以舉神宗之初徐邳屢
塞湘源舒公鑿韓莊河四十里沁水劉公繼之復益泇口
河百二十里咸以功鉅費繁中較甲辰大開泇河遂成功
於長垣李公云然人情紛紜李公幾曾不避也議者謂松
陵為萬安之權輿長垣為湘源沁水之嗣美凡以去河漸
紆則害漕日淺自泇流通遂而河自為河漕自為漕且漕
資河之利而河不為害者其六士載大申聞而歎曰嗟乎
當日賢士大夫之拮据荒度如此夫從古任水之難難於
任事任事之難難於慮始暑雨而寒民日怨咨利未及身

三魚堂日記 卷一 十一

罔不騰口及觀厥成而億禩稱便也歷數前後經理雖由
明君哲相始終倚任而諸君子之興而輟輟而復集招尤
叢謗曾勿利鈍之是計而身名之是圖以幾於永賴者不
誠忘身體國矯矯烈丈夫哉傳曰以勞定國則祀之五中
丞者烏可以無祀盛中丞應期吳其人朱少保衛萬安人
舒少保應龍全州人劉司空東星沁水人李少師襄毅公
化龍長垣人書院旁有聖廟及義學塾師教習其中官給
廩餼亦南北所僅見又有金龍四大王廟極壯麗有姚公
希孟碑文大略言金龍四大王余初以為必龍神及觀朱
平涵相國所著湧幢小品載神事甚詳神姓謝諱緒朱謝

太后之族兄弟四人神其季也見宋日衰隱居金龍山宋

凶赴水死明初嘗顯神因得救封云徐文貞漕運新築記

年秋河決而東注自華山出飛雲橋截沛以入昭明湖於

是沛之北水逆流歷湖陵孟陽至谷亭若千里其南溢於

徐渺然成巨浸運道阻焉萬安朱公衡奉蠶書總理其事

得復沛渠之舊而時諸者為澤於茲地甚不獨今不可

治也即能治之他歲河水至且復淪沒若運事何召諸吏

士及父老而問計或曰道南陽折而南東至於夏村又東

南至於留城其地高河不南陽折而南東至於夏村又東

然馳疏以請詔報可凡鑿新渠存可續也公率僚屬視之

或以為奇疏舊渠起留城迄境山五十三里當議之初也

或以為方命或以為厲民諍之以眾口撓之以貴勢詎之

以重勞瘁之以危言賴先皇帝明聖不怒不疑公始得竭

智畢力以竟厥初志然則茲渠之成固公之力實先皇帝

成之也昔禹治水盡舍其前大堙塞之圖而創為疏導之

說彼其驟聞者豈無或駭且謗乎惟舜信之深任之篤至

三魚堂日記 卷一

八年而不二焉是以得建萬世永賴之績則決水底平雖

謂舜之功可也而虞夏之史臣與後世之文人咸知稱禹

而莫知頌舜其得為探本之論哉

贊其議者河道都御史潘公季馴

廿三飯後過關比暮過韓莊開自夏鎮至此旁皆大湖疑

卽赤山湖也夜至得勝關

廿四早過得勝關日中過莒梁橋開午後過萬年莊開夜

過了家廟開

廿五早過頓家莊開飯後過候選關午後過臺兒莊開泊

船

廿六飯前過泃口晚泊審灣日

廿七飯後出董家口自審灣日董家口中過駱馬湖駱

馬湖至宿遷西數里入湖董口反在駱馬湖口西數里舟

人云湖水盛大時輕舟可竟出駱馬湖口至宿遷不必由

董口也日中至宿遷宿遷在河北岸河自西而來至此乃

折而南益河行數里一折此其一也晚泊崔鎮是夜大雷

雨

廿八早泊桃源東岸守風不行晚泊三岔

廿九早進清口泊船禮神清口乃河淮交會之處河自北

而南淮自西而東至清口乃合流而東船入清口西行逆

流半里許乃折而東南行順流至天如關關西有甘羅城

故址關南有大湖關北卽河淮交會之處兩邊皆以隄障

三魚堂日記 卷一

之以達於清江浦午後過天如關晚至淮安泊關外淮安

凡三關向在清江浦及板關近因撤關差但委於淮海道

故移在府城外清口全龍廟有蘇茂相碑文其略曰國家

歲轉東南數百萬之粟以實天府皆出淮安清口以達於

北清口者淮與黃交會處也黃濁淮清必淮足抵黃流始

無壅天啓丙寅春茂相奉蠶書來董漕務五六月間南旱

北霪淮勢弱黃挾雨驟漲倒灌清江浦高郵之墟久之泥

沙堆於清口幾為平陸中間僅一泓如綫關外有漂母祠

韓信釣臺

三十守關不行

閏四月初一守關不行

初二午後過關晚泊涇河

初三泊高郵

初四日中至揚州過關泊船

初五早至瓜州飯後過江至鎮江夜泊船丹徒自天如間

至瓜州二間皆順水

初六泊奔牛有明初王慎碑文云距毘陵城西三十里而

近為奔牛堰沂堰水西行又百八十里歷雲陽達京口為

鮮河其地勢東傾蓋堰不足以時蓄洩也古嘗於京口呂

城奔牛為三廂莫詳其創建之始考圖志丹徒水道自六

三魚堂日記

卷一

西

朝來通吳會隋初壅塞煬帝時有詔浚治則是廂在齊梁

前已有之宋陸放翁謂自創為鮮河時三廂已具其說近

是錫鏐日昔人創望亭呂城奔牛三堰蓋為丹陽下至無

不制是故創堰錫鏐日昔人創望亭呂城奔牛三堰蓋為丹陽下至無

節之以通漕運節之以通漕運

初七早至常州泊毘陵驛前與行上岸另覓小船至江陰

余五人日中開船夜至洛社

初八至新安

初九日中過濬墅關晚至蘇州泊胥門連日皆大雨不上

岸
初十飲時過吳江晚泊王江涇

十一飯後至嘉興午後至平湖二更餘至家

附漕河至北京路程

京城四十五里通州 十五里張家灣舟登 十里李兒

泗 廿里鄒縣 廿里和合驛 廿里蕭家林 十里

板營口 十里靳家莊 十里紅廟 廿里河西務河

西驛屬武清 四十里蔡村 十里白廟 十里蒙村

十里黃家務 十里楊村驛屬武清 廿里滿溝 十里

桃花口 十里尹兒灣 十里丁字沽 十里天津衛

楊清驛屬武清有戶關 三十里楊柳青 廿里新口 廿里

濱流屬靜海 十八里靜海縣奉新驛 四十里唐官屯

三魚堂日記

卷一

五

三十里流河驛 十里馬廠 三十里清縣 三十

里興濟縣乾寧驛 四十里倉州長蘆鹽運司 十里東岸

廿里磚河驛屬倉州 十五里石窩兒 廿里薛家窩

廿里齊家堰本七家堰因七齊聲相近故俗誤為齊家堰 廿里油坊

十里下店口 十五里東光縣 三十里蓮兒窩驛吳

橋 四十里安陵 三十里桑園良店 三十五里老

君堂 三十五里德州德水 四十里四女祠 三十

里故城縣屬河間府景州 廿里防前鎮 三十里鄭

家口 三十里甲馬營驛屬武清 四十里武城縣屬高州

三十里渡口驛屬清 十五里油房 十里客廠

十六里露筋廟	三十里邵伯驛	六十里揚州府	驛有	三十里瓜州鎮上下二開	鎮江府丹徒
縣開收江有小口可轉	二九丹徒鎮	三九新豐	鎮	五九丹陽縣	東有七里橋從此而南則至金壇奔
牛另有口可	五九呂城	二九奔牛	十五里洞	子河	十五里常州府
出孟河至江	二九七字堰	一九橫	林	三九洛社	十五里高橋
				三九新安	二九望亭
				九蘇州府	一九滅渡橋
				八尺	二九平望驛
					三九王江涇
					三九杉青閘嘉
					興府
					附漕河路程
					鍾吾驛六十里至直河驛
					曹家店
					莫家莊
					阜河淺
					龍江淺
					直河驛六十里至下邳
					直河巡司
					沙防淺
					是頭灣
					下邳驛六十里至新安驛
					圯橋遺跡
					張子房授書樓
					新安遞運

三魚堂日記 卷一 九

所	新安驛六十里至房村驛	馬家淺	集	房村驛	呂梁上下二洪	黃鍾集	彭城驛	泗亭驛	茶城	灣	附邊海郡邑衙所	海自雷州府始迫內地迤東而肇慶之清即廣州之新	靈惠州之平陸及漳泉之金門銅山興化之平海福州	之禺安溫州之蒲門迤北而台州之臨頂靈波之大嵩	等衛至靈之東北為定靜龍山而海岸西折至觀海為	靈之西北三山為紹之東北壤址相接此東南海岸第	一口也界中為錢塘出海之處其北則杭之海靈嘉之	海鹽澈乍及松之金山衙而海岸又北歷青浦上海及	蘇之吳淞嘉定而海岸又西其南北對峙者南則常州
	房村驛七十里至彭城驛	雙溝淺	里至	屬徐州驛	新立城小洪在驛前		屬徐州	沙河	中開	豆腐店									
		里至			大洪在工部分司前			此以下係新河	萬曆年間開	高皇廟									
					洪口集			石都也	內華開										
					五里				牛角										

三魚堂日記 卷一 九

之江陰常熟北則通州泰州此東南海岸第二口也界
 中為長江出海之處然崇明海門兩岸會哨故鎮江金
 山得恃無恐迤北為淮安為河濟出海之處然波勢衝
 激帆檣難集又迤北為青州登萊外護賊不敢舍舟就
 陸棄長技而敵騎兵也又迤西北為濟南之濱州等縣
 會通出海之處則天津重守所不可頃刻弛也至如東
 北遼東則衛所聯絡大洋曠絕且石磯暗礁海道難犯
 籌海者所不必計也總之天下濱海之郡除雲南荒徼
 自雷州起至遼東延袤萬里歷省六郡二十有四其他
 衛所不計焉出海要口有四其他支河雜港不計焉

三魚堂日記

卷一

三

附沿江郡邑

江源起自四川岷山東南而至成都之新繁縣分而為
 二環成都而合於新津南行而至敘州府東折而至重
 慶接漢支流又東而至瞿塘此江流川中地也出瞿塘
 而為夷陵為襄陽為荊州至桑鎮而與漢水合迤東為
 承天之景陵為德安雲夢為黃為蘄至黃梅至小孤山
 江勢遂折而南環安慶而北至濡須口而又東為和為
 儀真為揚為通為泰此沿江北岸一帶地也其在南者
 荆之枝江松滋與襄陽對公安石首與荊州對漢陽
 漢陽在江北武昌與德安黃州彼此遙映九江池州與
 與武昌府對

蕪州安慶門戶相當至蕪湖一邑為江流環折之衝北
 接和州西控無為誠哉南北之要津也自此而東則龍
 盤虎踞金陵之形勝為雄舟車駢集鎮江之衝要為最
 所賴江陰靖江與通泰互映為長江萬里之關鎖此沿
 江南岸一帶地也以上二條係子與所輯

湖廣黃州府北與汝寧府交界東與廬鳳二府交界西
 與漢陽府交界南與武昌縣隔江相對

由廣州至南雄十二站計一千一百六十里經三府廣
韶州七縣地方 番禺三水清遠英德曲江始興保昌上水十六日

由南雄過嶺至南安一站計一百二十里歷一日

三魚堂日記

卷一

三

由南安至江南省城十六站計一千四百四十里經五
 府南安贛州吉 十三縣地方大庾南康贛縣萬安太和
安臨江南昌 廬陵吉水峽江新淦清江
豐城南 昌新建下水歷十一日

自南昌府至南京十五站 鄱陽湖分東西二湖西路
 徑而平東路曲而險但冬月水淺西湖難行二湖至鷹
 嘴口乃合路至九江府湖口縣入揚子江安慶池州
太平應天

三魚堂日記卷一終

三魚堂日記卷一

吳江後學柳樹芳湄生校刊

丁未 南游記

六月初二飯後開船至邑

初三午間同仲宣自邑中開船至嘉興寓王心字家

初四薄暮下船

初五至雙橋

初六午後至杭寓昭慶天香房

十八飯後叫湖船至出山埠陸行至江干埠頭徐龍浦家

寫船薄暮下船

三魚堂日記

卷一

十九午後過富陽縣又行四十餘里泊船是夜大風雨雹

二十午後至桐廬縣又行二十餘里泊船

廿一飯前過嚴子陵釣臺晚泊嚴州富春驛前

廿二至蘭溪縣

廿三早在蘭溪開船行二十餘里至水家灣因舟子家於

此泊船不行

廿四午後過龍游縣停步又行二十餘里泊船

廿五飯後過衢州府又行四十餘里泊船

廿六日中至江山縣薄暮至清湖山 （屬江）

廿七午後在清湖起早至石門街

廿八早過江郎山日中至峽口打中火午後過密嶺至保安橋

廿九早過仙霞嶺至廿八都打中火日中過楓嶺 （一名大竿嶺）

自清湖至楓嶺皆屬江山縣楓嶺以南則浦城縣地此乃

浙閩交界之所午後過五顯嶺至九牧鋪

七月初一至仙陽鎮打中火晚至浦城縣

初二早出浦城縣東門行二十五里至富嶺街打中火又

行二十里至洋頭清湖橋擔不熟此路至此不肯行

初三在洋頭另雇擔夫步行十五里至前洋 （此地有一路可至龍泉）

又五里至南坑又五里至河源河源乃浦城慶元交界之

三魚堂日記

卷二

地又十里過打鼓嶺至上源

初四在上源另雇擔夫天雨不行

初五飯後自上源步行五里至湯源又十里至漆下又十

里至上漆打中火又十里至中漆又五里至下漆又五里

至竹口自洋頭以來山路崎嶇至上漆地稍平

初六行十五里至新窰又五里至山後嶺又五里至棘蘭

隘又五里至菊水打中火又二十里至慶元縣

八月廿七飯時在慶元縣起身晚至竹口

廿八至上源

廿九至富陽街

九月初一天雨不行

初二自富嶺起身行二十里至艸鞵嶺又十五里至上湖打中火又二里至周家堂此地屬閩浙大路走浦城者在此分路又十里至仙陽街又十五里至魚梁

初三早過九牧日中過五顯嶺又行數里有盤天嶺走永豐廣信者在此分路又行里許至楓嶺打中火晚至廿八都

初四行十里過小竿嶺又二十里至保安橋打中火又四十里至江郎街

初五日中至清湖寫船

三魚堂日記

卷二

三

初六自清湖開船晚去衢州三十里泊船

初七日中過衢州晚去龍游三十里泊船

初八早至龍游驛前午後至蘭溪又行十五里至女埠

初九飯前至嚴州驛前又行二十五里至胥口屬建德又三十里至釣臺謁嚴子陵祠又四十里至桐廬縣

初十日中至富陽縣風大不行

十一日至江頭上岸至出山埠途遇王子和年兄坐談片時遂叫船至昭慶

十七夜至家

按志慶元縣五季時為松源鎮王審知據閩奪而有之

迄宋屬處州龍泉至甯宗慶元二年吏部尚書胡紘請

於朝以所居松源鄉為縣遂以年號紀名故曰慶元元

因之至明洪武三年復屬龍泉即以縣治改為慶元巡

檢司至十四年復為慶元縣隸於處州府自縣治至本

府四百里至本省一千餘里青田在其東北浦城在其

西北東至福建壽甯縣界九十里南至福建政和縣界

五十里西至福建松溪縣界三十里北至龍泉縣界五

十五里東北至景甯縣二百里蓋三面隣閩惟北則距

龍泉景甯四塞皆山縣脈發於正南天馬山逶迤曲折

從西轉東直抵縣治南控霞峽北引象山溫陽聳其左

三魚堂日記

卷二

四

石龍蟠其右仙桃列於東南薰錦二山名峙於西北大溪

自東以北濼迴波瀾旋繞縣山多田少地僻民稀舟楫

不通市無奇貨民惟重本薄末農圃之外無餘事也故

上戶貯蓄以為富中戶力田以自給下戶佃耕食其羨

餘而已是以富不至巨萬貧不乏食亦樂土也自宋南

渡以來詩禮相承英才輩出魁天下而贊廟廟者代不

乏人至明宏治以後人文否塞科第絕響縣治東有狀

元坊為宋大觀庚辰科狀元劉知新立西有尚書坊為

宋紹興甲子科陳嘉猷立又按廣輿記王伯厚名應麟

開慶問嘗充讀卷官得文信國卷亦慶元人

己酉 隨筆 四月初八日起

凡人有事而我欲助之當置身事外不可身入事中此戊申年

話山叔

凡事不可輕隨人此丙申年仲堅叔祖語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君子欲卓然秉正於其間同類者必

惡其相形我即未嘗有所激亦難免乎人之忌况又從而

激之禍不旋踵矣秉正既必為人所忌而君子又不可以

不秉正然則如之何日其惟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

之乎學者不可不一日三復此言此因四月初七過話山叔祖言及仕途之難而

識

三魚堂日記

卷二

五

中庸云有餘不敢盡夫有餘之言非有恃於理也特有餘

耳然君子且不敢盡此視詩人所戒斯言之玷者又加深

矣出言時不可不思此語四月初八因貞吉先生語而識此

司馬溫公我箴曰洞徹以解人之疑我洞徹非盡之謂也

言所當言耳四月十八

游戲之言斷不可出諸口嘗記永則戒人曰莫道是誣諧

其實是輕薄此至言也况在我無心之言或偶犯人所忌

便恨不能忘嘗見朋友中往往有以此成隙者甚可懼也

中正之士一涉誣諧人便輕忽其亦何取於此哉近日此

風頗有亦有靜穆之士見眾皆誣諧我獨特正不洽於俗

強為效顰不知守我靜穆未嘗不可見重於人何必學此

輕薄乃為和眾耶四月十八因吉翁有所戒行此

在我不當以游戲而犯人所忌或他人游戲之言偶犯乎

我之所忌則不可揣其有心而含慍也即或果出於有心

亦當自省不當惡人若我無愧於心即彼人之言如浮雲

之過太虛耳何損於我若我不能無愧於心我方自修之

不暇而暇惡人耶四月十八

聖人論孝曰色難當親心與己有不合之時色為尤難四月廿三因吉翁言記此

翁言記此

人之待我有至陋者在我不可以陋處之有至刻者在我

三魚堂日記

卷二

六

不可以刻加之惟自處於仁禮可也苟我亦效其陋與刻

焉旁人或不見彼之陋與刻但見我之陋與刻即若人亦

且自忘其陋與刻但覺吾之陋與刻其招尤而叢怨也多

矣即無論怨尤吾生平所自期待者何如乃效此輩所為

耶左傳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斯言可三復矣五月初二有感自警

春秋之義不責下責上不責小人責君子大易之義不憂

衰憂盛以此思之人生何時可不戒謹五月初二

施存梅為諸生時村居讀書嘗以糖食粉團誤蕪硯墨食

竟口盡墨不知也此雖不可為訓然亦可想見前輩用心

之專七月廿三武林寓中吉翁談

貞吉云人之作孽莫甚於口我聞人多矣見語言尖酸者罕有不逢天譴如縣西中丞公之後賢否不一今其子孫顯者其祖父皆木訥者也惟瞻開最利口而今則已絕矣嗣端之無後也其亦由此乎故人惟若拙若訥為貴即真拙真訥亦何病乎吾在二十前見人能言者嘗自恥不如自今思之亦正賴其不如也此皆聰明過人之質其言皆足動人聽聞若彼肆言而無味者又不足論矣可不戒哉

七月廿五日
孝道至廣凡一舉一動不合於理為人所嫌詬及父母甚可懼也八月十五日吉翁有感而言

三魚堂日記 卷二 七

作縣官為民斷曲直職也而以賄焉失其職矣乃有兩造俱無賄者私心且不悅曰吾何為為彼徒勞是不惟失職且忘其職矣豈不謬哉八月廿七日北寺寓僧行感而言不十日而其言驗

收一僕則僕之親倚僕以橫於鄉里者不啻十人此十人者又各有親不啻各十人是一僕收而為害者百人也豈不可畏哉八月廿八日叔祖談

成大事者必資眾力故小事不可輕動眾當養之以大用也廿八日開叔祖有感而言

九月廿二日子與自吳門歸由尹山橋而東南出尹山湖過吳淞江暮宿於同里因論東南水勢蓋從蘇州至嘉興

自北而南者官塘也太湖在官塘之西吳淞江在官塘之東諸湖或在吳淞江之北如尹山湖是也或在吳淞江之南如龐山湖是也皆在官塘之東吳江縣乃吳淞江之首又古之水勢自吳淞而東直抵於海自吳淞壅塞水不能即東乃折而南為澱山湖又南而為泖又南而東為黃浦又東而北始達於海則其勢迂曲故常壅而為患

昔趙漸齋乘輪出至時家灣偶觸一秀才其人大罵漸齋出轎從容敬謝之罵猶不止從者皆不能平漸齋惟自謝過而已後數日罵者犯人命漸齋聞之曰我累之矣使我稍與之計較其人當自戢不至於此蓋惟知含忍猶非盛

三魚堂日記 卷二 八

德之事盛德者須和顏色至誠以教誨之九月二十日吉翁有感而談學中之有雜租也所以贖貧士也其弊也僅為奸胥所侵食而借貧士之名以開報官府無一實受其惠者而小民則不勝其病蓋收租之際學胥勒索無所不至故種

學田者未有不貧既貧而止則官為召佃召佃無有應者則著總甲開報其有力者則賂總甲以免所開報者必貧弱之戶也故有學田之處附近居民無不受其累又學田亦有條銀吏胥復借其名發米於行場以易價所發者必濫惡之物而所徵之價或倍於常價則商賈無不受其病矣九月廿一日北寺寓僧言

己酉 庚戌 公車記

己酉十一月十一日家中到平湖

十五到嘉興

十六同松來駿功在嘉興開船泊關口

十七至蘇州泊關門

十八飯後開船泊關外

十九飯前過無錫夜泊常州

二十飯前過丹陽夜泊鎮江西門

廿一早飯過江抵瓜州上關寫船行數里止

廿二早至揚州過關因糧船挨擠泊關上不行

三魚堂日記

卷二

九

廿三夜移船東門

廿四薄暮始自揚州開船行數里止

廿五飯前至露筋廟關口因糧船塞關口乃復從外湖轉

晚泊高郵北門外

廿六因大風不行舊時運道在高郵北門外進金口關迤

邐東北行無風波之患近因連年水災關內岸卑恐湖水

淹沒乃塞金口關糧艘自關外從湖中北行遇風逆輒不

可開壬子九月初四因往淮上復過此則從金口關內行不走外湖矣

廿七早出湖口傍東岸行西望汪洋無際行二十里始收

口口邊東岸又衝決里許持杵插而築者如林舟傍西岸

行東望亦復汪洋無際舟人云此地名清水潭日中過界
音首被災之民號呼道旁者猶纍纍也晚泊劉家壩去資
應二十里

廿八早過寶應日中去平河橋四五里水淺不行舟人云

因此地前後河道淤塞故閉天妃關來水欲涸之以爲挑

淺計也遣人至平河橋雇騾

廿九跨驢至淮安西門飯店是日遇虞景銘年兄始聞劉

夫子之變按淮安即古淮陰駿功云山南日陽北日陰水

北日陽南日陰穀梁天王狩于河陽傳云水北爲陽山南爲陽

三十在淮安雇小船價二錢至清江浦關口登陸叫擔擔

王魚堂日記

卷二

十

至王家營每擔七分半渡河渡河船一錢三分至王家營

楊荆石驛店中寫驛價每頭四兩五錢銀色約九一二

王家營舊地因上年河患盡蕩爲洪流此地移而東三四

里非復向時之王家營矣壁上有鴛河遊子渡河作蓋我

鄉遊者誌感也

計二月初一在王家營起程行三十里至魚溝屬桃打尖

又行五十里宿新集遇常州趙慎旃名中始知與行之變

初二行二十里至崔鎮又二十里至仰音化集打尖又五

十里至宿遷仰化集屬宿遷新集屬桃源

初三行六十里至响嘔屬宿集打尖又六十里至紅花埠

屬鄰

初四行五十里至鄒城打尖又二十五里至大埠屬沂州又

四十五里至李家莊

初五至沂州打尖宿伴城集蒙山在伴城西北自伴城以

北皆山路

初六至青駝寺集打尖宿梁莊集是日午後大雪晚復晴

初七至蒙陰打尖宿蒙陽

初八在蒙陽雇驢與駿功共乘飯後始行晚宿羊流

初九在崔家莊打尖宿音音泰安州泰安州在泰山之南歷

城在泰山之北萊蕪在泰山之東長清肥城在泰山之西

三魚堂日記

卷二

七

初十至長城鋪打尖遇沈仲舒宿張夏

十一至杜家廟打尖宿晏城自杜家廟以北皆平地無山

路

十二至禹城縣西半里許打尖宿平原二十里鋪

十三早過平原縣又行三十里至曲路店又二十里至黃

河涯打尖自曲路店北至黃河涯兩岸高聳中間行道如

溝出溝即為黃河故道自西橫亘於東黃河涯之地在其

北晚渡德州河宿留智廟按漕河自德州東北行陸路自

德州西北行

十四至漫河鎮打尖宿富莊驛

十五至商家村

十六至河間縣北二十里鋪打尖宿任邱縣

十七至趙堡口因橋斷雇船渡河打尖宿雄縣南門

十八早過白溝河橋至新城縣打尖遇朱廉菴南歸又行

三十里三家店此地屬涿州在州之東南

十九行三十里至涿州又三十里至琉璃河打尖又十五

里至寶店又二十五里至良鄉又二十五里宿常新店

二十午前進彭義門至孫長班家迷定寓

庚戌正月十六過堂

二月初七進內城小寓

三魚堂日記

卷二

七

十六復至外城寓

廿八揭曉長班至鴻臚寺報名

廿九黎明進 朝謝 恩於午門外行三跪九叩頭禮

閏二月三十至禮部領殿試卷

三月初一 殿試黎明進至 太和殿前行三跪九叩頭

禮畢 殿上傳策問下皆跪受起就位單東雙西皆立書

初三至禮部領三枝九葉頂

初四傳臚至 太和殿前候讀卷官朝畢鴻臚寺引諸進

士分班跪下傳臚畢行三跪九叩頭禮隨榜出至東長安

門外看榜

初六至禮部喫 恩榮宴

初十領 賞黎明至午門外跪受舉行三跪九叩頭禮隨穿便服至闕左門候內院選庶吉士

十五黎明至午門外謝 恩行三跪九叩頭禮

十六辰刻至國子監謁 先師廟先行二拜禮皆鵠立俟

三鼎甲至殿上獻酒二三甲首名至兩廡分獻畢復行二拜禮而退出廟門鼓吹彩旗迎至彝倫堂見祭酒在監者

行四拜禮餘行二拜禮祭酒坐受臺上設酒餚拜畢各拈花易服而出是為釋褐時漢祭酒李仙根

十七遣長班至禮部繳項

三魚堂日記

卷二

三

廿二會館迎賀宴於報國寺

四月十一午刻同松來出都宿長新店

十二琉璃河打尖宿三家店

十三白溝河打尖宿雄縣

十四任邱縣打尖宿河間北二十里鋪是日過石門見先賢子路宿處碑旁有子路祠

十五藏家橋打尖按碑記其水乃滹沱河支流宿富莊驛

十六漫河打尖宿南留智廟此地有太山行宮自四月十二至十八香火最盛

十七早渡德州衛河至曲路店打尖宿平原南二十里鋪

曲路店屬平原縣

十八行四十里至劉普站又十五里至禹城西里許打尖又二十里至禹城南二十里鋪又二十五里宿晏城

十九杜家廟打尖宿張夏

二十行四十里至長城鋪又二十里至界首鋪打尖此地屬長清又四十里宿泰安州泰安州去曲阜百五十里

廿一過汶河至崔家莊打尖宿羊流汶河在崔家莊之西北三四里南旺在崔家莊西南不過三十里又按羊流三

官廟碑記曰羊流鎮乃司馬晉僕射羊叔子之故里西背

徂來東向啓南汶水流其南泰岳環其北羊流之汶疑是

三魚堂日記

卷二

古

汶之支流非崔家莊西之正派也其水微甚俱平沙不若

崔家莊西之汪洋

廿二至翟家莊又至新泰縣打尖宿蒙陰縣翟家莊翟字

土人讀若追與宅字同音新泰店主人係里書其家有條

銀赤歷微糧皆錢七銀三蒙山長百二十里蒙陰泗水費

縣沂州所管蒙陰在山北其二縣一州俱在山南

廿三梨莊打尖宿青駝寺集

廿四鵝莊打尖宿李家莊自鵝莊南行四五里渡河掌鞭

云此即沂州河至李家莊又東渡沂河疑一是沂之正派

一是沂之支流

三魚堂日記

卷二

古

四七七

廿五鄒城打尖宿紅花埠

廿六峒嵒集打尖宿遷馬陵山在峒嵒集西土人亦謂之峒嵒山自峒嵒集至宿遷西即駱馬湖東即沐水行於

二水之間土人云沐水自鄒城而南過宿遷折而東北入海鄒城北關所渡之水疑即沐也沐水之西為宿遷界東

則沐陽界

廿七仰化集打尖宿新集是日遇雨

廿八漁溝打尖至王家營渡河叫擔至清江浦擡花巷雇

小船至板閘換至淮安 河至王家營又折而東渡頭下

船順流而南乃轉而東泊南岸 自清江浦至天如閘水

三魚堂日記

卷二

五

皆自西而東其北與大河止隔一隄民居皆在隄上

廿九暮泊高郵

五月初一暮至揚州關外

初二早步行過關換船

初三早在揚州開船至瓜州風雨泊江口不行

初四泊江口不行

初五風少息日中過江至丹徒鎮泊船

初六日中至丹陽適遇平湖避捉船者遂坐其船以歸晚

泊呂城自丹陽以北皆逆水自丹陽以東皆順水然此間

有江湖非一定也

初七日中過常州晚泊橫林

初八飯時過無錫自無錫以上皆順水至無錫則逆水過無錫又復順自此至嘉興皆順水矣晚抵關

初九早過關舟子尙畏吳門捉船不肯行

初十泊船不行

十一叫小船從虎邱至盤門會葉子偉晚復從虎邱至關

上

十二叫小船復至常州泊橫林

十三早至常州候韓撫軍不遇至趙慎旂年兄家慎旂尙

未歸晤趙年伯因畱夜飲年伯諄諄以古道相勸曰做官

三魚堂日記

卷二

六

如做文要反覆思維又曰立心第一事到不能兩全處甯

失官無負心苟負心以全官獨不為子孫計乎又曰事須

參酌眾論問之左右問之疏遠問之鄉紳問之諸生庶無

蒙蔽之患又曰官不可不清能清矣不可敖清而敖取禍

之道也又曰士人初入官不能知錢穀之數勢不得不需

人彼習知錢穀者未必能守道義中途得吏便與關說及

至任雖至差謬不肯舉摘若過於防閑又非疑人莫用用

人莫疑之道此處最難故平時算法亦不可不學算法苟

熟則人庶不敢欺又曰徵糧設立圖差此大弊之道圖差

必攬納細戶之糧恣其侵食而不完納臨比支吾積久便

指為逃戶官府無從辨其逃與不逃也然業戶可逃而佃戶不可逃吾在公安時凡稱業戶逃絕者喚佃戶至堂上責其完納即其所佃之田官為立文契以與之無幾時業戶皆自出願輸糧贖契縣遂無逃戶此法須先合魚鱗黃冊為一方知田之所在又曰在公安凡受詞訟必召而鞠之告之以官府之不能盡明胥吏之不能不索詐與其受辱於官吏何如息一朝之忿為愈必不可已然後聽之往往有懷詞而去者又曰良吏欲息訟則奸民必越訴今日某上司下縣提人明日某上司下縣提人官反為之奔命不暇無法以治之在公安凡越訴者臨起解時先令其當堂具詞不能具詞者

三魚堂日記

卷二

七

口授吏書代為具受而審之重責其曲而越訴者然後起解上司復諭原差俟上司審後必帶回縣覆審於是人無敢越訴者今又有畏縣官越訴之實乃愚上司又曰今之在衙提人者此更當有法以處之縣令惟逃人盜案最易誣誤此必嚴保甲保甲苟嚴凡本地人之出者與異方人之至者皆有稽查則奸人自無所容庶可無二者之患其法必責成總甲總甲雖微賤亦必有良心須感之以德諭之以利害不可一概輕賤凌虐又曰昔之積陰德者只在愛百姓今之積陰德者尤在愛紳衿紳衿中賢否不一不優禮其賢者何以激勸其不賢者乎馬培原宰武進秀才以文章見者必使公服見之於賢

館與之坐其以事干賓者必坐堂上而見之必服青必跪趙年伯名繼鼎庚辰進士公安知縣以卓異升兵部主事十四在常州開船十五早至關上自關上開船晚至嘉興十六至家

壬子 淮游記

八月廿八泊王江經長虹橋廿九泊蘇州楓橋三十泊橫林九月初一泊丹陽

三魚堂日記

卷二

六

初二過江泊揚州關上初三至邵伯初四飯時至高郵晚至界首初五至寶應因淮安城西楊家廟決口未塞自寶應以北皆水壑不可行初六在寶應步至平河橋雇騾至淮安西門雇小船至板開寓三元閣廿一在板開遇海鹽曹年翁自京師歸詢知黃河水勢蓋河向自黃家嘴而南今決自黃家嘴而東黃家嘴以南俱淤於是回空糧船乃自黃家嘴決口順流而東復折而西

逆流過王家營至清口自京陸行歸者過新集則非復舊路須沿河至黃家嘴渡決口復沿河至王家營聞徑從宿遷渡河至清江浦此路為穩黃家嘴在桃源之下

廿三張繩其年兄自京師水路歸過板剛詢知董口久於北來船皆出駱馬湖口繩其言京師交際之無益及旁聽之弊皆可慨嘆又言王伯勉東籬之清節為今日中流砥柱使人矚然

廿五南歸
初五至家

三魚堂日記

卷二

七

三魚堂日記卷二終

三魚堂日記卷三

吳江後學柳樹芳湄生校刊

乙卯

正月廿四家中啟行更餘抵平湖泊船弄珠樓前

廿五午間到西門大人暨二伯父諸弟星送至萬陳橋而返夜泊新豐

廿六飯時至嘉興進城謁郡君時嘉善周端臣同坐愚問及兩淮鹽政利弊端臣痛言割沒之弊割沒也者割其鹽之多者而沒之於官也此本不可以定常額自割沒定為常額而鹽商始不勝其苦矣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一

廿七履平校吉先歸午間晤曹秋岳岳言時事之壞皆由不能收拾人心如仙霞嶺之關夫萬餘因亂無所得食而盡歸於寇使早收拾其心而用之何寇之不可平哉

廿八早起命定邸同先生先歸午間至杉青聞祭神夜泊平望

廿九早從太湖至蘇州進閘門於坊間見禮記大全買之午後出關夜泊望亭

二月初一早過無錫日中過常州夜泊呂城

初二早過丹陽午後至鎮江過江泊瓜洲下關候潮更餘過下關

初三早過上關日中至揚州泊驛子行口

初四至驛子行侯御藩家寫驛每頭四兩二錢

初五在驛子行起行偶吟古風一首曰豐亨隨過去遲速

總平常我今跨驛北萬事正難量所賴此方寸養之有微

長執卷對先聖猶如在家鄉時嘉興下允文名中字字同行晚

宿邵伯

初六雨不行日中始行夜至高郵途中成一詩曰湖水正

瀟漫風雨復聯綿路上泥深尺僕夫不肯前天晴何可期

日中強加鞭長堤渺無極一步一盤旋整轡坐驛背慄慄

恐隕顛寄語當途者須知行路艱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二

初七進高郵南門出北門過清水潭時西堤已塞東堤尙

浩瀚如故自東堤過浮橋至西堤復至西堤過浮橋至東

堤蓋因羽書緊急故築浮橋以濟糧艘仍自高郵西門外

湖行或自六安關或自界首口復入內湖有清水潭紀事

一詩曰去歲波濤上今年成坦途東堤雖未竣功成良已

多羽書傍午至暫從浮橋過糧艘仍湖行安瀾未可歌

廟謨正焦勞莫愛久蹉跎日中至界首打尖晚至寶應

初八過平河橋二十里打尖午後至清江浦渡河宿西王

家營前歲過清江浦河勢洶湧今則僅如衣帶蓋河自黃

家嘴決而東在清江浦者止淮流也昔之淮合泗沂而始

大今則泗沂亦從河而東故淮流僅如此有過漂母祠一

詩云區區淮陰一飯恩何事千秋耀姓名止為人間多涼

薄爭傳漂母到於今

初九至魚溝打尖從魚溝而北數里渡河此河本平地因

黃家嘴決口未塞故河流從此而東午後至新集是日嘉

興繆天時名永始同行

初十至仰化集打尖午後至宿遷走泰安州與臨清者至

此分路宿遷為馬陵山之足土人云其泥色有數種蓋即

禹貢所謂厥貢惟土五色也

十一循駱馬湖而西北行四十里至蔣家店打尖又七十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三

里至塢頭此地直河東岸土人云直河自郟城沂州而

來南至姚灣口入運河其西數里即沂河沂河小於直河

蔣家店屬宿遷壩頭屬邳州

十二行四十里至興隆集打尖屬邳州此地艾山下又

七十里至馬蘭屯此地軍地屬沂州衛民地屬嶧縣此地

東南去臺兒莊十八里

十三行四十里至陰平打尖屬嶧縣始晤金子乾自打尖

後行五十里望見運河在左至臨城集此地屬滕縣西南

去夏鎮二十五里

十四行四十里至新集打尖又五十里至望塚集地皆屬

滕縣望塚在縣治之西五十里望土人讀若旺

十五行六十里至黃路橋打尖屬鄒縣未至黃路橋約二

十里道上山旁有石碑大書盤古遺跡四字打尖後又六

十里至濟寧濟寧古任國東北去兗州府六十里兗州東

北去曲阜三十里濟寧東南去鄒縣七十里愚因思孟子

中所記屋廬子之鄒是自北而南然友之鄒是自南而北

皆不過一日之程

十六行四十里至康莊驛此屬廢驛濟寧州地西去南旺

四十里因雨不行繆天老言北人讀湖若呼讀吳如字讀

何帶鼻音讀馬若吳語之買讀開如若讀翟如隻又如灼

三魚堂日記

卷三

四

又如宰

十七行二十里至程村站屬汶上又二十五里至汶上縣

南門太平橋又二十五里至沙河站打尖又三十五里至

東平州又三十五里至戴家廟屬東平

十八行五十里至阿城開打尖屬陽穀繆天老早分途自

張秋過河至開州又五十里至李海務過河從西岸行又

二十里至東昌府

十九行六十五里至豆腐王屯打尖屬堂邑又四十二里

至三里鋪復過河從東岸行至臨清新城南門

二十早進城候卜年翁時金子乾在坐言慕方伯之宰錢

塘收糧用井字式櫃一櫃有九眼每里自落一眼最為清

楚

廿一午後出臨清北門至塔灣過河宿

廿二行三十五里至油坊屬清河又三十五里至武城縣

河西打尖又五十里至鄭家口屬故城縣在故城南二十

五里

廿三行六十里至留智廟屬景州打尖遇高子建走泰安

州者至此合路又四十里至景州又二十里至漫河屬阜

城北人讀阜若吳音之武

廿四行二十里至阜城縣又四十里至富莊驛打尖屬交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五

河又三十里至單家橋屬獻縣又二十里至獻縣又二十

八里至商家林屬河間衛見張秋工部差役言沿河百姓

供柳及閘夫淺夫載柳有各衙門勒索之苦

廿五行三十里至河間府又四十里至新中驛屬任邱打

尖又十里至古石門有先賢子路宿處碑又二十里至任

邱縣又二十里至香城鋪見任邱縣告示推撥補玉田錢

糧此法甚不便會記垣中有人言之不知部議何故不允

廿六行廿里至莫州又十七里至趙堡口云是趙北口此地乃

任邱雄縣交界之所處大湖之中長堤貫之諸橋聯絡其

間髣髴杭州蘇隄又十三里至雄縣又十里至王克橋打

尖屬雄縣又三十里至白溝河又三十里至新城縣
廿七行三十里至三家店又二十里至涿州打尖又三十
里至琉璃河屬良鄉南界又十五里至寶店又二十五里
至良鄉縣

廿八行二十五里至長新店又五里至蘆溝橋東門打尖
又三十里至彰義門進寓接待寺寺僧號耐如時匣中止有盤

費二十二兩命孫長班到司務投文書北人讀務若戶
廿九候子振見長班讀郝若好上聲

三十吏部示大選廩生小京官及截取各官各備五人連
名互結一張親填履歷籍貫并有無抗糧違礙等情於次

三魚堂日記 卷三 六

月初一日親自赴部投遞如不在截取之內并過期續到
者槩不准收特示

二月初一至吏部文選司投供時知縣一項在余前者有
陰生一人及丁未吳一輩蘇堯松陳國祝任辰旦曾榮科

在余後者庚戌十四人屠又良葉變錢霞俞雲來趙廷珪
莊搢李誼周之麟郭昂于棟如陶虞鳳曹燕懷周道泰夏

晉序立階下聽唱名各將結狀置桌上進士打拱舉貢竟
出

初二候李易齋名年兄言漢中之變起於不能駕馭時王
輔臣奉經畧莫洛之命到漢中進勦入見經畧自筆帖式

以下皆坐不為禮懷慍而出軍士皆不平又其它待之多
不堪者遂致大變蓋經畧為人廉潔而短於應變可惜也
易齋高陵人高陵在涇渭合流之處涇在北渭在南涇陽
縣在涇水之北去高陵西五十里李讀甘肅之蕭若胥

候屠尹和年兄言今京官皆仰給於外吏外吏以不多交
京官為妙無益徒滋煩費耳有臺省致書於邑令且寄以
扇幣者邑令受扇反幣以一金賞其使者曰外吏不敢通

書以職名手本稟謝而已此可法也故在京投供之後止
可見房師其餘同鄉先達皆不必拜候掣籤命下之日

檢當拜者於一二日內拜畢即於近京州縣一游俟領憑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七

時始入謝恩即出不必逐處辭行以省應酬之煩尹和
之言蓋得之其族屠給事名粹忠午間候見陳夫子送禮

六色收一絹一著回至乍子橋口問長班乍字讀若灼又
窄字讀若宰近字讀若形

初三程履常名乘來會言近例進士捐銀五百兩者以內
閣中書用捐一千兩者以中行詳博用進士已選州縣未

領憑者亦照此例因十二月大選劉長發得平涼龍光得
禮縣裴天錫得狄道張楷得兩當許日琮得靈遠皆下未

進士故大司農特開此例

初七候趙年兄名廷因談及毛子晉家書籍其後人不能

守皆賣於季滄葦錢牧齋以其子孝廉今河南永城知縣
上安不能守盡以其書予族人錢會曾亦賣於季滄葦又
云牧齋初學集之外又有有學集其晚年之文大抵皆留
心佛典在書坊見貞觀政要係唐人吳兢所輯近日法若
真所刊不過六薄本討價五兩又常州人錢啟新字國端
名一本所著象像管見五本討價九錢

初九兒和碩康親王題副都統麻哈達等於正月二十三
日率領官兵攻取桃花嶺招降偽遊擊張漢泉桃花嶺通
近緝雲係要害之地賊既敗去遂於二月初七恢復處州
府城因賊眾尚在仙居縣路通緝雲桃花恐其斷我歸路
三魚堂日記 卷三 八

是以暫令綠旗兵丁屯守處州撤回滿兵協守緝雲桃花
復調台州兵丁酌量分布速取仙居縣考地誌桃花是馮
公嶺之隘名 至琉璃廠見店上有柏鄉夫子所著聖學
知統錄二本格物致知解一本以九十錢買之
十一赴陳夫子酌談及寶雞之政甚言催科不可專事敲
朴當委曲勸諭其極貧不能還舊通者尤當設法通融如
豆麥粟布雜物皆准收納或以發工食或隨時糶賣民甚
便之又適遇府署傾圮例應各縣輪修寶雞當用數千夫
舊皆私派於里長吏書佐貳皆以為勢不得不然躊躇夜
半躍然日得之矣明晨悉點欠糧貧戶充之准給糧票皆

歡呼從事所費比於里長僅十之二寶雞在鳳翔之南
棧中至漢中者必由之鳳翔在西安之西泰州在鳳翔之
西聲昌在泰州之西與汝州在漢中府之東南又言盜不
可不緝然今功令盜案太重報數多恐難於緝獲初報時
須斟酌又言北方丁銀甚重窮丁宜於豁免不妨以殷實
者補之期於不虧額而止陳夫子讀賠若皮

十二會黃伯和戚然有憂時之色
十五至報國寺集土見有陳選小津集註羅念菴輿地圖
因價貴未及買

十六赴柯素培酌素老言部例之可與如初選官員有已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九

領憑而其缺又為督撫別題者則繳憑於部而另選可也
又必勸其到地方繳憑督撫督撫題進此何說也

十七同曹石閣見陳夫子言熊敬修名賜履 孝感人張幹
臣名貞生 鹿陵人皆深於理學熊尚簡默而張樂以告人張病篤

時往候之猶捲捲言之不已自出其所刊白鹿洞講義跋
聖門戒律相示余攜歸寓中錄之 陳夫子深言京債之
不可借

十八晤屠尹和尹和述孫肥瞻曰 朝廷勤學前古所無
坐處環列皆書籍尤好性理五經四書嘗以太極圖說
命日講諸臣各自具解以進一日 命講性相近也孫對

云性本聖愚一樣但此論理義之性若氣質之性便不能一樣然卻遠不多所以說相近 上曰理義氣質有兩箇性乎對曰理義即在氣質之中一而一者也 上曰這說得好於所坐室中顏曰敬天左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右曰以責人之心責己皆 御筆自書書法亦斐然歐顏於酒色俱無所好惟好獵自滇黔兵興以來深以好獵為非益篤志於學見章奏有德邁二帝道過三王諸語曰二帝三王豈朕所能過戒羣臣以後不許如此性最寬大最聰明所望 聖德更進振朝綱以及天下者則惟在勇斷耳十九游天主堂見西人利類思看自鳴鐘利送書三種曰

三魚堂日記

卷三

十

主教要旨曰御覽西方要記曰不得已辨又出其所著超性學要宗余其書甚多刻尙未竟廿一南懷仁來答帖言法年所製渾天儀在司天臺其木者則留天主堂 振五同屠尹和來述屠芝巖之言曰作縣最怕是逃入督捕司不可不託 人每年以一禮送之如有逃人口稱有家口在該縣所託之人即密寫其口供先付提塘報知如果有之則乘提差未到密拿起解不特可免累且有功矣如拿而不得則喚地方隣佑嚴查一番提差雖至亦必無所得可免失察之虞此最不可不留心又言盜案不可輕報銷引不得不勒派此不過俗吏常套

午後胡存古以江西熊飛渭李基所刻元橋張養浩牧民忠告來

廿三同屠尹和至天主堂觀渾天球其製如雞卵畫三垣五十八宿黃赤道於其上東西斜轉外為一圈以象地平渾天球半在其上半在其下蓋地本在天中今卻在天外星本在天下今卻在天上以人從外視之也蓋古之所謂渾天象者如此若渾天儀則又不如此又西人於牆內畫一猫置管於牆中使人從管窺之則見猫在牆外余初不解其故尹和之僮見之曰管中所見牆外之猫非牆內之猫也指牆外所畫絕不似猫者曰此管中所見之猫也驗

三魚堂日記

卷三

十一

之果然蓋西人最巧算人從管中視與平視不同故如此使畫猫於牆外則從管中視之反不似猫矣廿六胡存古又來言其令伯胡伯時名右寅平生著述最富藏書甚多因子不肖盡散失不存可惜 是日大風晝晦廿八南敦仁道人送赤道南北兩總星圖 同葉星期至馴象所看象星期言居官要虛心又要耳根硬斯二者兼之最難此至言也廿九會周紫芝談湖廣形勢曰荊州雖與澧州相對然得澧而不得岳則運糧不便故今進取之要在岳賊若失岳

則漫亦不可守故其所爭亦在岳洞庭入江之路在岳之西門長不過十餘里大抵江自荆至岳由西而東也自岳至武昌由南而北也過武昌則又東矣紫芝又歎近日多以豐沛之人為才能甚有請盡停大選諸途而用旗下能員如安撫靳輔者聞 朝廷大以其言為不然所以得止又莫經畧雖操守有餘然力主撤藩之議以基禍又蔑視漢人以及於敗亦豐沛習氣使然也

三十同屠尹和至天壇游神樂觀在天壇之西者為先農壇

四月初一至報國寺買伍客菴逸我軒稿五本用銀二錢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三

初二候陳夫子言少司農魏象樞字環極蔚州人人極方嚴又言

做官不可輕易出牌如一事有原牌有催牌又有催催牌原牌有號而催牌未必有號迨注銷之日原牌銷而催牌未必銷奸胥便因之有恐嚇鄉民之患

初三胡存古以舊山東撫臣周有德撫東奏疏江西撫臣蔡士英撫江集及許鍾斗集來求售留看未決蔡在江西奏免袁瑞二州浮糧最為善政考其疏瑞自明初奸民黎伯安妄微爵賞以偽寇陳友諒索餉倍徵之冊抱獻故爾遂為定額今雖灰燼之餘無冊籍之可據幸瑞郡志書尚存考其口糧則元至治間其編糧一十二萬五千石有奇

至明洪武間則增至二十二萬五千有奇至後少有增減猶額載二十二萬四千有奇至今相沿者即此舊明全書之數也袁郡亦因明初偽將歐祥歸附之時投獻冊籍誤以三升之鄉斗報作官斗之升今元明冊籍無存亦幸獲明之志書其所載重賦顛末昭然可證順治十年九月奉旨這浮糧積欠重困一方應從原額清汰以前朝三百餘年之苛累一旦減免真大德也蔡係今湖廣總督蔡毓榮之父甲寅卒

初五至天主堂晤利類思以中星簡平規圖歸因前南敦仁送星圖有時盤未知用法故以問利利出此圖亦有時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三

盤要將時盤中空白之紙盡鑿去單以內外二圈置星圖上則時刻可攷

初六候金子乾言其二令郎名洪字振聲在舊總督白秉真家坐館白甚文雅喜詩性情亦最謙和午後其令郎來答刺言白甚以侵欺一案為冤每對人自誓言我即無賴豈忍奪飢之物乎甚怨故大司農米斯翰以為皆其所中傷又云白言時事之壞起於不能收拾人心又方初變時不當分兵當併力一處俟其平定又用力一處其言皆中理非漫無主張者其稱冤也似可信今江西巡撫白色純是其同祖弟出京時惓惓以收拾人心叮嚀之

初八金君采名鳳來答刺言海豐王夫子之變實由醫者
朱冠侯之誤傷寒而誤用參也 凌欲上來候知吾鄉文
宗考試光景可歎也 西人利類思以南懷仁不得已辨
來送因前初五日愚曾以歲差及太陽過宮之疑叩之故
以此書相贈讀之豁然西法會未易吹毛午未間楊光先
之說方行士子為歷法表者有云知平行實行之說盡屬
塵羹考引數根數之談俱為海東何輕易詆呵如此西人
之不可信特亞當厄襪及耶穌降生之說耳 屠尹和來
述趙禹玉之言謂府縣前酒館必當禁止省民間多少浮
費又述屠芝巖之言謂殘百姓以奉游客豈仁人之所忍
三魚堂日記 卷三 古

徧問前門諸坊無有也
十二屠尹和來言作縣遇上臺有急徵者當鼓舞大戶先
完不宜敲朴小民紳衿以名帖致意富民以花紅示勸此
徵糧之一法也地方盜案多者宜令境內之船皆編字號
冊上登記明白某字號係某人船或有發覺便易查究又
約會隣縣俱行此法此弭盜之一法也 同尹和至程禹
門寓禹門言王幼扶之在青浦也狎胥吏而深拒鄉紳耳
目壅蔽宜其敗也大抵書吏必使官府與士大夫疏遠然
後彼方得肆其奸禹門又言徵糧用十聯板串則可無重
徵之弊胥吏欲壞其法者必以為板則完納不能足數者
三魚堂日記 卷三 十五

為又言地方鹽引有難銷者可與鹽商婉商蓋渠所行之
鹽非止一縣或它縣易行者不妨與商通融愚云衙役待
之當極嚴又當體其仰事俯育之情尹和謂工食當全發
早發愚謂工食固宜早發然讀蔡公士英撫江集云存留
支給項款必京邊兵餉解完方許計及此又不可不知
初九到前門書坊內見胡致堂讀史管見是張天如所刻
又見四書經正錄係無錫生員張雲鸞所著崇禎三年會
經進呈其大意專闢李卓吾之邪說亦似有識之士然閱
其數處亦未盡純愚以一紙寫理學諸書如讀書錄居業
錄困知記木鍾集及敬軒敬齋康齋整菴魯齋草廬之集

卽不便完此不可信也 牛樞臣來陳子方來名延言西
事自臨鞏平慶至漢中俱不可問存者西鳳延耳甘肅西
寧隔在河西則從邊外往來
十三會利類思愚因閱南懷仁不得已辨云太陽在本道
永久平行一日約五十九分疑日一日行一度西法以一
日為九十六刻則宜有九十六分如何云五十九分舉以
問利利云西法一日分為九十六刻一度止分為六十分
蓋度自度日自日度至三百六十日有三百六十五故一
日平行約五十九分也利又云要知歷法須盡看諸歷書
西法諸歷書板皆在天主堂得數金便可全印 見熊敬

修辭新命疏自敘前此欲歸未歸之情曰臣幼齡失怙病
患嬰纏十日九疴又老母星星皓髮常在牀席故幾番講
罷輒言陳下悃蒙 皇上面諭四書尚書講畢即允放回
臣私心自幸以為庶幾得遂烏鳥之情詎意逆賊猖狂致
屢宵旰主憂臣辱何忍言歸辭甚懇切愚前聞周紫芝所
述與此同

十四答雲間監生田晟沈道暎帖皆云王幼扶之在青浦
也糧極清楚以其每圖設一簿不相混也由陳獻可之子
億常為之料理 見工部題奏銷高郵清水潭錢糧事內
云高郵州清水潭東西堤決口並西堤南口石工先經總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七

河王題估工料銀二十九萬九千零臣部覆准工完核減
造冊題銷今該督王疏稱東堤原估銀兩除本工夫料用
過外餘銀暫借新莊口應用其清水潭東堤俟新莊口完
工之日酌議興修

十五程禹門言松民有大惑不解之積弊不肯完正額之
糧而饋遺胥吏以為遲緩之局茲斯土者須遍處曉諭先
去此弊然後可為也 屠尹和同丹陽一監生來言御史
金壇徐君諾武盛德之士

十六子振來言北人讀陸與盧皆若路滿人言哈番者猶
漢人言官也

十七俞滿洲來讀必若此

十九以扇筆箋送利類思止領一扇至葉星期寓所適武
進莊厚存設酌於葉寓因留余時同席者葉星期錢赤城
俞漢乘趙禹玉陶廣臣于隆吉郭 高子建星期述前
與黃伯和臧介子同席臧呼黃為年兄黃弗悅見於辭色
其度量可知星期醉頗有我醉欲眠卿可去之態時同飲
者獨子建陶廣臣莊重次之趙禹玉

二十候子振借延綏鎮志

廿一候陳夫子言上司差役到縣堂上叩頭縣官立受之
口辭亦可惟撫院差役不肯叩頭多在後堂見又言錢糧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七

拆封後不可留庫中恐庫吏有侵取換色之弊到傾銷時
則銀匠受虧而不美之名歸於官又言印宜置身邊不可
置印箱內用印只須在衙內不必在堂上初到時姑令吏
書用幾次蓋用印有宜正用者有宜斜用者有宜用在正
面者有宜用在反面者恐不知體式看過幾次便只須自
用若自家忙迫則至親心腹者方可代用又言申上司體
有驗文有詳文驗文止有文書無書冊既申之後縣間無
把柄詳文則有文書又有書冊上司留書冊而發回文書
存縣作憑當度事體用之又言錢糧兵餉最急工食等項
次之倘本年錢糧一時不能盡徵而且有上年舊欠者則

宜將本年所徵盡解兵餉而於工食等項則用新舊搭支之法在寶雞會行之吏書皆言不便密申藩司不令之知待其阻撓然後示之又言收糧時櫃上每里每圖要勿混為妙

廿二答劉价人价人倦倦以清心寡慾相規真作令本原之論也又言完糧申根必要一存糧房一存內衙方有查

考 至陶廣臣寓求其一帖與成耐微索迂言

廿三赴陳夫子酌

廿四早至吏部過堂齊集東階上唱名至中間正立道姓名鄉貫從西階下不打拱

三魚堂日記

卷三

六

廿五黎明進東長安門俟於東廊下俄頃銓部諸官皆至掣籤滿漢尚書於東廊下西向坐侍郎旁坐選司諸郎在滴水下北面坐筆帖式一人在滴水下南向坐籤桌置選司前先掣名籤次掣缺籤時掣縣缺者九人先唱吳一蜚三掣皆江南回避最後得山陰次唱陳國祝得青浦次唱蘇堯松得婁縣第四及余得嘉定而會榮科則崑山葉燮則寶應李麟則金壇屠又良則扶溝任辰旦則上海陳夫子遣人至戶部借嘉定縣由單送閱

廿七蔣莘田來議論侃侃君子也言未亂之先 朝廷已決意捐蘇松浮糧而行九分考成之法矣今之勢則又未

能可惜也前阿總督出京時與之言此二事及板荒渠亦

深知此為民累但以亂而未暇今板荒尚可望捐

五月初一葉星期欲予代借銀予堅辭之又力薦杭州莫

與昌予亦不敢許也 廣鳴述沈子升有外題之言吁世

途險巖可不畏哉 星期言張考夫已故惜哉

初二見臺中論捐輸疏有云常人之情所惜不過資財所

慕無如爵位如捐銀可以得官不但本人不復吝惜即借

貸亦肯相成吁是何言哉是何言哉 覽開州志見開人

王嗣虞字底柱博極羣書明天官家言精究古今昏旦測

候又以西洋法覈七政行度不失分寸著歷體略數卷以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九

明季歷訛入都至欽天監與諸歷官辨論諸歷官皆服以明經擢知清源縣居官但據案嘯咏直指使者按部方與客圍棋不出迎以是得劾罷歸又嘉靖時有王循古注五經圖說獻於朝此二書當託孫青門覓之

初四廣鳴言監生納銀先選知縣之議以明大司馬不肯而止 趙禹玉言常熟先輩稼軒係錢牧齋之門人其晚節最善然其居鄉暴橫貪淫不可言與錢相結為黨錢在宏光時所以不得志者則以阮大鍼在 本朝所以不得志者則以馮銓 廣鳴言中州人讀堡若補 陳夫子讀

初九曾崑山言惠州去東莞止一日之程陳清瀾子孫甚多然知讀書者亦少其書板至今皆存

初十督捕李贊元之門客史徵一者言李最留心河防歷法所著有河防要覽又纂集天文書尙未成 廣鳴言浴前不可小便此養身之道

十一早聞江撫題留五縣之信午後吳珂鳴來會言接待寺乃徽欽初至燕京之寓所也

十二廣鳴言曾有邢氏律歷考一書計二十八本賣與陳子近名修子近於歷學最精以此得疾而死蓋歷學微渺欽天監以五官四科分任之而子近欲以一人兼之宜其病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三

也廣鳴又言曾受學於陳獻可得黃道銓一書又言陳獻可之門人最高者為張御嘉秀水學生住嘉善之九里灣十四孫退谷先生遣人送考正晚年定論等書 周紫芝言武昌知府子成龍向為同知行保甲之法最善其人居湊密之處必親自查驗簡輿從步行不擾民其法十家互相保其有不軌可疑之人不責十家之舉報但書無保二字於其名下則其踪跡叵測可知然亦不違罪也呼其人諭之曰汝自今以往要學好它日地方有事我必罪及於汝往往多遠去者境內以清管出見負販者買肉四五斤問之曰汝安用許多肉家有祭祀乎曰有客耳曰汝不節

如此必至匱乏匱乏必借貸借貸多則不能清不能清則莫肯借莫肯借則凶年無以為生無以為生則不能不為小盜以漸至於大盜此何可長也責之五板而去

十五至吏部書憑掌科向外坐簷前另設一桌唱名至桌前投一供狀一履歷手本桌上置一簿於簿上書一花押打一拱而退不論何項出身何項官皆打拱與銓選規矩不同

十九李金壇言汲縣為衛輝附郭有子擊磬遺跡 曾崑山言惠州博羅縣張萱前朝嘉靖時名賢也有西園集其書甚多此與陳清瀾皆粵中大儒東莞博羅相去亦最近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三

二十偶閱大學衍義補歷象之法二卷見邱瓊山取詩十月之交注而不取堯典天與日月皆左旋之注蓋瓊山亦未知二說之一也又尙書注載六合儀三辰儀四游儀並列為三重而不言其誰所作瓊山謂此李涪風所作 郭廿一同蘇曾任李五人同至吏部具呈乞暫停領憑 郭子抑言寶應西直至黎城地方湖面闊百里寶應湖曰白馬湖高郵湖曰鏡社湖中間略一斷又有射陽湖在寶應東七十里邗溝在揚州西門外 廿三會胡世泓甲辰武進士乃胡天文名振鉞字景由之子也世習天文科事其先從嘉靖自興邸至京 廣鳴言沈火文

所輯聞一冊分別文章之體最便於初學又言家中有楊光先諸書及西洋書九種

廿五至報國寺買日躔表二本乃西洋歷書中之一種也

讀之始知郭守敬消長之說西洋法未嘗不用 會白介

玉年兄白上書言招撫延安事在寓中候 旨大臣多傾

動願議荆者余叩其大意大約言延安風俗剛勇易與為

盜亦易與為義若得奉 朝廷命往招撫則今之盜皆我

精兵也王輔臣豈足平哉不然大兵未足恃也其言可施

行非孟浪者 見戶部覆民王惠臣請開山西河南溫峪

山等處疏云本年二月內應州民武應元等呈稱邊遙山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三

內出銀砂若將一兩煉熟可得數錢銀洞甚深此利可得

數千百萬兩臣等部具題差往開採所得銀數不多恐有

匪類之人聚集濫行亦不可定議政王貝勒大臣議停其

採取奉 旨依議在案今王惠臣等雖稱在明末親歷其

事俱皆熟練我等捐資雇工採取如採得銀一兩亦納六

錢恐以邊遙山得銀不多又恐有無藉棍徒聚集生事王

惠臣等不赴部投告越行叩關應各責四十板奉 旨依

議王惠臣等俱從寬免議又總河王覆募藩司疏云海口

若上源決口堵塞黃河歸正沙隨水去無煩另議疏通奉

旨該部知道 廣鳴看白年兄五星不能過戊午

廿九孫長班自吏部回言部中已設堂不扣缺矣 早至

增壽寺會曹達夫言信陽人劉源由監生在楚中軍前効

勞奏事至京甚有寵於 朝廷 金君采來言六味丸三

十以後便不宜用蓋中用澤瀉久服澤瀉令人目盲

閏月初一始雨

初二至任千子寓始見部中覆稿 同胡止水會漏刻科

蔡九旌蔡言銅壺滴漏交節氣始設平日不常設蔡言歷

主古法不甚服西人 夜大雨

初三會吏部司務鄭鴻知廿九部覆設堂原稿出於滿人

郝家宰以其不甚和平故初二又設堂改定今稿 會汪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三

鍾如言內閣書籍自明季來散亂無查考近因

皇上至內閣見其散亂命中書清理故諸中翰日至衙門

翻閱頗費查檢

初四薄暮大雨

初五施挺寶趙州道州判會署江華縣事因廣鳴來會

廣鳴言侍衛中有瑣三者最有寵

初六會曲阜朱年翁朱館於侍御黃敬璣家為余借得南

懷仁靈臺儀象志其書凡十六卷內二卷係儀象圖另為

大板凡一百十七圖讀之始知西法不用指南鍼以其尚

有偏也

初八蘇年兄來言部覆已奉 旨依議 蘇字雲木原人 樓王午舉人

初九李子正言北方之細米即稷高粱即黍也又有一種

叫黃米者則古所云梁也似細米而大白介玉言梁即黍

非高粱也二人爭論不決以律管累黍之說推之則黍是

圓者高粱非黍之說是

初十孫長班取金吾左衛經歷司經歷加一級王統印結

來

十一至鴻臚寺投辭 朝謝 恩紙隨即至吏部領憑候

唱名先投印結及領狀即授領

十五發諭單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五

廿五出京廣鳴赤城晉度石墨介玉禹玉同送上轎晚宿

寶店

廿六至三家店打尖晚宿白溝河此地屬容城縣

廿七至莫州打尖宿任邱縣

廿八至河間二十里鋪打尖宿商家林

廿九至富莊驛打尖宿漫河

三十至留智廟打尖宿黃河涯

六月初一至平原縣南二十里鋪打尖宿禹城縣南二十

里鋪此地又名常家店

初三至新莊打尖此地屬泰安州離州三十里晚宿泰安

州 癸亥過羊流問土人云至曲阜一百八十里 過泰安州問土人云至曲阜亦一百八十里

初四行至中途遇子占得五月初六家信過汶水至崔家

莊打尖宿羊流 按古碑云羊流乘南枕汶水不知 與崔家莊北之汶水是一是二 遇嘉定

監生朱祥發程時彥適張夫子至相會諄諄以操守為勉

又云游客多深可虞宜求慕藩司一示禁之又以嚴若韓

為託又云徐健菴與藩司交最深與學生為一人之交又

云風俗奢靡當禁告許當禁又云事上接下卑亢之間最

宜著意斟酌

初五過新泰縣至濰陽打尖過蒙陰縣十里至保德店宿

初六至垛莊打尖宿青駝寺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五

初七至鴉莊打尖宿李家莊凡兩涉沂水問之土人云沂

水打一大灣故兩次渡云在途中掌鞭者取黃米細米各

一穗來看始知其種之分

初八至郊城縣北十里鋪打尖宿紅花埠

初九至峒峪打尖宿遷縣 戊午十一月南還十九日早 自宿遷起身約行二十餘里

過一決口又行十餘里又過一決口經古城道中見左是 一小河右是決河宿新興集蓋舊時所行新集一帶已衝 沒矣附記次日由

魚溝至西王家營

初十至仰化集打尖宿新集

十一至郭家道口渡河至三顆樹打尖宿西王家營 錢

爾載言陳億常之不妥嘗應山陝總督盧從峻之聘沿途

謁見地方官爲一縣令所密稟而罷又云癸丑館選熊青
嶽主之實無私而爲徐健菴所賣者良多

十二早渡淮淮水方漲雖黃河仍行於黃家嘴而一望瀟
漫非春初比至平河橋打尖宿寶應土人有頌星期買辦
之公者爾載言初政不宜驟用寬

十三黎明至界首打尖宿高郵州戊午十一月廿二自清
水潭暮至高郵西堤已

復決壞一
片汪洋

十四黎明至邵伯打尖飯時至揚州下船薄暮放船至瓜
州上閘

十五早過閘泊江口守風因讀張文潛集最喜其冬日絕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三

句云忽忽新冬已一旬自憐憔悴楚江濱滿前魑魅何曾
禦尙愧無功作逐臣又離京後作云淮畦沽酒兩三家春
去芳叢有晚花莫道長安在天上斗牛猶有客乘槎最不
喜其江上絕句漫作一詩嘲之云宛邱先生學頗純惜從
蘇氏雜狂禪莫道紛紛渾是夢人生何事可茫然

十六泊江口守風看張集喜其論漢曰文帝之所以深害
侯者乃所以深愛之宣帝之所以寵霍光者乃所以深害
之論德宗曰德宗先討田悅是先攻其堅故天下亂憲宗
先平元濟是先攻其易故天下定又論魯仲連曰孔子請
討陳恆不可則止仲連以布衣而出身救天下之患此墨

子摩頂放踵之學論吳起曰起從事於法而不知權此主
少國疑眾情未信時之深忌子產所以欲焚戰書論商鞅

曰善養生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有賤丈夫焉不能忍歲
月之勤而急其效於耳目之前於是服毒石餌惡草以激
之方其效也剛壯勇力倍於平時然不過數年而遺毒餘

孽潰裂四出一日皆作而不可制 午後風少息渡江謁

張太夫子拳拳以操守關防游客爲言晚泊丹徒鎮

十七看張集喜其譏司馬遷之反覆詳敘晁政荆軻寶嬰
灌夫之事又論丙吉曰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

入郡御史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三

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吉當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
有先白臣臣以是知之此其爲能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
吉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獨食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
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歟又論趙充國
云武帝戰匈奴之強而不能引匈奴於弱而後戰太宗知
頡利之方強雖足以勝之而未可以無患故與之臨渭水
而盟其後李靖以孤軍而功過於衛霍之百戰惟投其時
故也句踐與范蠡謀吳句踐不能忍而欲發也數矣蠡獨
不可至稻蟹之變而遂起而不疑此卽充國之法也論李
郭曰李光弼治軍行兵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

風服子儀子儀能使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余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為人至誠不欺主於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服其義光弼則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此於服人之道小矣漢高偽遊雲夢雖能執韓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徒繼踵而起此非服英雄之道也按文潛之論李郭最正然其論治術則引老子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

三魚堂日記

卷五

五

取之必固與之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為之也金石烈士山焦者所以為今日之霰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為之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為今日之炎烈也故聖人未有不尚乎術也此則蘇氏之餘習大抵聖人言術必歸之道蘇氏之徒言道必歸之術 晚泊橫林 十八午後至蘇州晚泊胥門舟中爾載出朱錫鬯所寄春秋意林抄本此書二卷係朱劉原父所著原父又有三傳權衡一書錫鬯家亦有之

十九午間至嘉興

丁巳

十一月初四陸翼王來會於壽泉樓下翼王博聞而樸實君子也家多藏書如儀禮經傳通解金仁山許白雲真西山魏鶴山文集及西山讀書記其家多有學部通辨三書孫北海亦從翼王借得韓元少徐彥和皆從借抄翼王言北海學博而才敏其所著諸書雖不皆精然多有益於學者博學之士皆收入門下相助校對朱錫鬯願寧人其尤也願寧人有日知錄多發先儒所未發又言桴亭確菴當婁東一張盛行之時獨卓然以實學自勵不肯隨聲附和桴亭上馬撫臺二十四款皆切中時務 諸莊甫以太倉王石隱書來并致所刻說文論正二本石隱書自云此書

三魚堂日記

卷五

五

十年靜悟十年考正集成三十萬言誠宇內所未有之書亦宇內不可少之籍其自喜如此莊甫言石隱少習醫壯而友桴亭確菴乃勉於學二子皆兒事之其學不從入股入而能刻勵成一家言余夏間閱撫院觀風卷擬以太倉童生王宗為第一接石隱札乃知即其令孫莊甫又言翁寶林為確菴高弟 下午答拜廣平李湘李係王主簿之姻家與柏鄉夫子有親柏鄉曾對李言及愚之耿介云 翼王極口吳江潘次耕之博洽余曾於健菴所見之不誣也

初五從翼王家借道命錄及胡敬齋集敬齋集止三本然

目錄自第五葉後缺疑其書尚不止此查焦弱疾經籍考亦不載此書卷首有門人鄒揚余祐序其第一篇奉子先生書託其於京中尋程子遺書朱子語類伊洛淵源錄晦菴文集等書噫先輩於書亦難得如此至後與羅一峯書云洙泗授受具見論語河洛授受具載遺書文集紫陽授受具載語類文集蓋皆已求而得之矣

初七居民錢師達來謁言近日濬河之役生員張遂良等具呈請委姚縣丞愚向聞王主簿每債主來索逋輒以濬河為期孰知事無一定居官者何可以此存於心哉

十二午間到蘇即赴方道臺弔會錢爾載邱近夫知道臺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三

雖從宜與採木得疾然實自夏秋以來憂鬱所成蓋因都中有權要之僕到蘇自撫軍以下皆屈己下之且諷道臺優禮道臺終不肯見其人大怒口出惡言撫軍亦頗以相形不悅勢甚危疑以此隱憂成疾嗚呼道臺真君子哉賈行略知為方相國從哲姪孫乙酉舉人由齋縣教諭升國子監助教累升刑部郎中廣東雷廉道山西靈武道裁缺歸癸丑補江南布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守千霄號文賢年五十七十五至嘉興

廿一大興人原任寶應縣知縣謝懋勳係官生以河工註誤落職今寓居安東縣來會云安東縣治濱河去雲梯關

海口尚遠去清江浦六十里 候余遜菴語及察院西倪

伯屏報德祠曰昔時規模頗好內有假山為趙雍客移置

有儀軒其兩旁之房僅存者亦為生員徐名世所據予有

感因作有儀軒歌歌曰吁嗟有儀軒其石何離奇問石何

自來來自故侯祠聞昔祠初成吏名競祝釐或持觴酒勸

或獻萬年辭翼翼堂與室尊嚴若神祇孰知祠中石一朝

遷在斯廢興誠可歎此理豈渺微我聞召公棠周人永勿

移翦拜各相戒千載以為期動之何如耳今古豈異時感

應捷桴鼓聖賢寧我欺恭寬信敏惠斯須不可離反躬而

已矣何歎亦何疑遜菴又言其父昔為馮涿州延訓其子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三

源濟自源濟六七歲起至成進士選庶常遜菴之父未嘗

一日離也選庶常後涿州躬率其子拜之若初受業者曰

先生之職雖自此終然愚之求先生者正自此始蓋吾子

已貴恐不免自大非先生自幼教訓者不可以為其師又

在其家數年然後去涿州教子一節甚善又言新建縣堂

記今刻王內三句名實陸翼王文

廿二晤趙公亮元侯余以近例叩之公亮曰老親有此意

門人不欲也其志甚好

廿三陳上驥字星來送公歸集言見余所評先正文始知

俗體之非

廿四李玉如名實來語及近日納銀之例余曰予得無意乎
玉如曰自聞老師為己之學始知讀書非止為功名誓不
敢失身余甚喜其不敢失身四字知納銀之為失身其學

已進乎道矣復借讀書錄居業錄困知記三書去舊歲問
玉如看

何講章云看大全蒙引存疑今歲十月來見問
近讀何書日看性理非老師指教不知有此書

廿五評奚士柱由誨女一節文見得注中所謂自欺不是
掩飾只是氣粗不能自知

廿六翼王來會以胡致堂崇正辨示我抄本也云有曹月

川集因留濟未曾帶歸夜行燭一書亦在集內又云有許
魯齊集為葛瑞五借去又云平生最留心於三禮會著有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三

儀禮集說余問孫北海之為人曰北海雖出處未正然居
官敢言亦不苟取家甚儉諸子皆布衣僕婦有衣袖帛大
怒以其壞家風也與北海聲氣相合者魏環極葉詡菴熊
敬修張幹臣也

十二月初一赴蘇眉生酌翼王在坐言錢牧齋之文初宗

六朝繼與嘉定四先生友然後歸於正而四先生之文則

本於歸震川蓋震川一脈獨傳於嘉定而及於虞山也震

川墓誌係唐叔達筆託名於王文肅初文肅欲自作數日

不成卒使叔達為之翼王又言黃陶菴每在神前以三事

自誓不妄取不二色不談人過其館於錢牧齋也時張公

國維巡撫吳中取陶菴觀風第一張公至牧齋所請與相
見甚歡時適有以千金之事求牧齋為言於張公者牧齋

適別有一事干張公不便又言勸陶菴言之陶菴堅不肯

其人不得已索太翁一書與之曰子言此則吾甘旨之奉

有餘孝莫甚焉陶菴卒不肯曰不可破我不妄取戒既第

後不肯干瀆有司太翁每以家貧為言卒不能移其意蓋

其誓於神前者皆能力踐其言又言明季士大夫相聚上

者言道德次者論文章最下寧可涉聲色無有及於貨利

者視今日真天淵矣余言陶菴之學間入於禪翼王言陶

菴本從濂洛入門後喜靜坐又喜閱經諸書因不無夾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三

雜又言此事是非誠難辨在江寧得學部通辨乃始知之

又言魏環極言孫北海諸書以考正晚年定論為第一又

言嘉定前輩之書嚴永思通鑑是一好書雖有云溫公通

鑑有資於治者取之無關於治者略之今嚴書所詳溫公

非不知之乃其所不取者也然嚴書亦不為無益又言徐

九一雖溺於聲色而晚節甚好宜其有子昭發名也又言

在程文宗署內閱文同事者多孟浪有一卷題是以皮冠

文內用獸人司原句閱者不知其出左傳也大抹之恐直

言其所出則閱者不悅因婉言之曰依稀記得左傳上有

此句署中又無左傳因取韻書令查之果有比句閱者仍

取而批之曰雖出左傳殊屬不雅翼王處北可謂直而婉
乃處世之良法 眉生極言苛比濫差之為民病

初四自嘉定起身從外岡安亭過崑崙江由白鶴港南十
二里至孔宅岸上見有宣聖衣冠墓登岸讀其碑乃孔子
四十四代孫禎仕隋為蘇州刺史因家焉而以宣聖衣冠
葬於此遂循其墓道過一小橋橋北即先師廟先聖及四
配皆塑像左為啟聖祠祠內有孔子周流列國圖右為子
之燕居有吳道子畫聖像石碑二祠後即先聖衣冠墓墓
後有書院守祠僧聖歸居之僧云道子聖像碑其大者相
傳為徐文貞家摹刻亂後埋沒於瓦礫中康熙九年移置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三

於此其小者相傳為松江顧氏家物則在此已久又云塑
像先是萬歷時陸古堂倣闕里像為之歲久圯壞今年八
月邑中士大夫改塑以舊像為不文俱從改易然失其真
矣陸古堂即纂廣輿記者孔宅南去青浦九里
廿五會嗣開叔祖言風俗之不古如賣婆尼姑及居間人
皆昔所僅有而今則所在成羣皆由不歸四民之業故流
蕩至此
廿九大人言能見可之講書但自誇一番而不能使其委
曲入於童子之耳予因悟聖人言忠又必言恕蓋能盡心
而不能推己其弊如此

三魚堂日記卷三終

三魚堂日記

卷三

三



三魚堂日記卷四

吳江後學

戊午上



正月初一錢爾載來言邱近夫人品甚高但微嫌有曲徇人情處

十二周好生來出莊渠遺書相示內有與余子積書云朱子晚年定論近始見之似不計年之先後論之異同但合己意即收載之耳今亦無論其他如戴荅何叔京書所謂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放便是做工夫本領此正中年以來未定之論與中和舊說相同也文公論心

三魚堂日記

卷四

一

學凡三變如存齋記所謂心之為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得惟存之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會南軒始聞五峯之學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卻平時涵養一節至夫別南軒詩所謂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何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中和舊說論此尤詳其後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力工夫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祭南軒文始所同贊而終所共棄其此類也夫大抵先生自其初年固已卓然有志聖學然未免為言語分卻工

夫至於中年以後方有一定規模今日正當山先生已定之論而反證其未定者庶幾有所持循也觀此條莊渠之學頗正余在嘉定時得莊渠遺書止有大學指歸等雜著並無奏議書牘蓋止其後集好生所得乃其全也

廿八至楓涇舟中看山曉閣明文選見曾與撰弗人送劉漢中教授廣信序云信州鷺湖古朱陸辨論同異處也自宏正以前則朱勝隆萬以後則陸勝嘉隆之間朱陸爭而勝負各半說得明白然會意卻是要調停於朱陸之間會又送林守一序云使司馬子長而與人交必不能成史記其意謂必目中無人獨往獨來然後其氣無礙而能著作

三魚堂日記

卷四

一

此不成議論又曹毅雪賀施存梅八十序十分回護謂昭代奄豎之禍三為振為瑾為忠賢而忠賢為烈頌功德如莽迫帝后如操私人典兵室有藏甲如產祿之南北軍文貞文定不能尼振文正文恪不能尼瑾如揚方沸之羹而欲澹灑之以仙掌之露湯所甚難為時計者獨有抽薪一法耳自寅秋膺簡命縱騎不復出詔獄之威亦稍殺止則以曲逆之沈思運仲弓之妙用委蛇調劑師既不言世亦不得盡知不然一跌而為蕃武再跌而為訓注往事可鑒又何幸焉噫存梅所處何時所居何位所行何事可以抽薪兩字寒責耶

廿九會王天市端南懷仁所送坤輿圖說熙朝定案及戊午七政歷以歸蓋因吉水有天主堂天市遷吉水而南懷仁送之也會孫執升以史論一編二編見贈孫言金陵有諸生黃俞邵者其家有千頃齋最富於書明文選大抵皆從其家借得者余謂明文選何以遺呂涇野羅整菴孫云以其腐而遺之查此選理學之士遺者甚眾如胡敬齋魏莊渠馮少墟皆不與

三月初三閱明文選見倪鴻寶敘菴吳公墓誌云西漢循吏趙廣漢不及張敞張敞不及韓延壽韓延壽不及黃霸黃霸不及朱邑朱邑茂矣然猶不及河南守吳公也史曰

三魚堂日記

卷四

三

吳公不舉其名是不可名也史曰治平第一不詳其跡是不可跡也其庭不必鉅第其袖不必記籍其野不必神爵其道路不必有鳥攫肉其生不必太傅封侯其死不必桐鄉之俎此最善用賓主法其閱倪鴻寶黃石齋文澁持陳明卿譚友夏章大力羅文止艾千子張受先文數十首惟千子朱史禮樂志論差為有用文字

初四閱金正希文嫌其多衰颯之氣張天如文頗精實而氣多滯有陳宏緒號石莊者文氣甚爽未詳其為何人陳臥子平內盜議頗佳

初六閱隆慶朝文田一雋羅念菴祠田記李維禎告信陵

君祠文俱可人意手慎行與可寇邸公論江陵事書最是
有關係文字

初七閱馮琢菴寄山陰王相公書伍容菴上首輔書是有用之文而陳眉公袁石公等書俱纖細無足取又馮琢菴文昌閣記云今祠家多援周天列星而以人事之取斗四星圖繪其像而謂之魁指戴筐六星為縞衣素舄青童白馬而謂之文昌夫以懸象著明列宿之次乃能下而與人通其言語文字聽其鐘鼓管籥饗其牲牢酒醴此其說宜儒者所不道最足醒人

三魚堂日記

卷四

四

初九閱蔡復一續文獻通考序云春秋傳所記叔向子產往往立談之間歷數先聖之典意其人不盡神識當必有掌故轉相傳習而今不可知矣說得最好

十五從貽孫借得唐荆川所編諸儒語要其書凡十卷高景逸序云前六卷皆諸先生所得語後四卷則辨晰同異然前六卷載周程張朱五先生上蔡龜山五峯南軒之語而終以象山慈湖白沙陽明之語如河津餘干不得與焉則去取未當也後四卷雜取先儒之言而不著明姓氏則條例未善也又有續語要六卷則係薛文清吳康齋陳賡夫章楓山胡敬齋曹月川蔡虛齋魏莊渠徐養齋尤西川呂涇野王心齋羅念菴羅近溪錢緒山王龍溪鄒東廓

十七人之言宛陵王一騰所纂輯也然遺羅整菴邵二泉亦不能無議徐養齋尤西川未詳其何人 曹月川余未見其書今觀此編所載如云人氣聚而生氣散而死猶曰書之必然安有死而復生為人生而復死為鬼往來不已而為輪迴哉其言卓然又此編載其太極圖說述解序存疑錄序儒者宗統譜序家規輯畧序則其書皆傳於世尤西川大約是良知家然其言有甚精當者如云凡人有向善之心而又使人怪者多是自己勝心浮氣有以致之且如講說事理或論文說書少有所見即思壓人或是挾知故問人言未畢即伸己意此等處雖善亦惡也又或被

三魚堂日記 卷四 五

人規警不肯認過改悔委曲輾轉尋路出脫則是彼有愛我之心我反拒之以此交人人誰容乎必須虛心平氣謙己下人求益不求勝可也又云未悉人言而輒伸己意此學者通病此病卻在未悉輒伸之間不在議論是非處又云後生於前賢及前輩語言有與我不合者尤須下氣抑心反覆詳味必不可從然後斷之尤須克去勝心勿以一言得失輕議前人苟同之與立異皆私心也更學何事又云正大光明之士未免有以善服人之病又云風水家壞人心術斷以大義禁而絕之可也六經四書不言風水苟於禮義有關孔孟當詳說之矣又云我儒言仁統四德然

四德亦各統仁隨時隨事立名非有偏全之異理一而已按幾亭學古第一卷內又云禮義知皆仁也言心也若以事則仁義知皆禮而已矣是故教人為國以禮禮也者三者之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者也非禮則三者不可見亦無自行

十六虞卿言孝山之行聘於張端士也張素著孝山一以儒素之禮行之聘金田准正禮止四十八兩內外大禮各六兩柯儀止二兩不用座船不用鼓樂銀數雖少必開明於帖上不用含糊人皆怪之不知此有作用在非特要省費也

三魚堂日記 卷四 六

廿八至嘉興舟中閱程孟陽耦耕堂集纖細無可取廿九於書坊買得雷禮大政記揭北海集霍涓厓集 聞文宗內署有通外作弊者事發覺文宗震怒將新進童生刑訊而陸翼王亦被不韙之名迺途之不可近也可不懼哉

三月初三書客來買得范文正韓魏公王龍溪集儀禮經傳前漢書又買楊復儀禮圖內缺旁又兌得舊板伊洛淵源錄西洋天問畧

十六往常熟舟中閱條菴野抄此書係吳人蔡士順字孝輯專記天啟時事見方震孺孩未論挺擊東林事曰善處

人骨內之間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當因己之調停而遂疑挺擊之奸化為烏有也又不當謂發奸者盡小人而遂掃蕩不留種也東林之中原多依草附木奸險貪橫實繁有徒爾時不肯依附者自是剛腸男子然不當因不肖者而遂為竭澤之漁也又不當因親以及親因友以及友而更為瓜蔓之抱也此論最公平 侯震陽論沈灌葉向高疏曰向高近日舉動似委卸處多主張處少以求全為智以避謗為高夫惟首揆無屹立之丰裁而後奸輔有播弄之行徑灌疏云臣居五臣後不能行意是灌又且歸責於向高向高直在無可推無可諉之地何如毅然擔任截

三魚堂日記

卷四

七

然剖分票一事是日是非日非票一人可曰可否曰否此數語可以砭懦

十八赴席館

二十閱常熟志志修於嘉靖乙亥平湖馮汝弼作縣時也查有明一代人物當以吳訥為第一傳稱其非聖之書不讀文非關於世教不為所著有小學集解北溪字義等書永樂時人其所著尊經閣記發明朱子子游祠記甚明朱子記中引隋書儒林傳序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及荀卿非十二子篇媮媮事無廉恥嗜飲食是子游氏之儒雖引之而不明言其所出得訥記而愈明訥云荀去子游幾二

百載其時弟子鄉人或狙於習俗遂議及子游故朱子云云修志者邑人鄧欽其論水利甚妙曰常熟固吳水之壑也昔之人於其境縱之以為浦橫之以為涇為浜小大貫輸棊布而杼織得古溝洫之遺意今其迹具在而浦獨常廢而不治茲非湖沙之為害乎湖沙之日至人狎視之久則不可以有為矣至其不可為而委之曰此非人事之不至乃氣數之必至非也攷之前代有挑江之營卒有浦口之置閘有圍田之厲禁有濬川之舟楫有水課之殿最所以為浦謀者悉矣今當浦之漚也則起大役以治之役已則為廢以奏績於朝以為自今水可以無暴不復為之後

三魚堂日記

卷四

八

計非誤歟按志常熟入江入海之浦港有數十處大約與嘉定同 常熟又有周木字近仁亦務理學嘗議懿祖祧祭不宜與視朝時刻相連謂前禮甫畢後禮繼行雖有強立之容恐肅敬之心未免倦怠而不專乞免朝又嘗求朱子延平問答刻之而為之序

廿三偶思不貳過之境界其難處有二一則因循怠忽率制過將復生一則雖有心改過而見識未到如因噎廢食矯枉過正亦是貳過

廿八卓先生以熊勿軒名禾五經訓解借看下層旁訓上層順敘看來未必是勿軒原本查序勿軒係慶源輔氏門人

又有古微書華容人孫毅纂古讖緯之書而自附以論其
偶檢其一段頗好曰三墳以伏羲為楚人之子矣鄭玄六
藝論又謂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皇甫世紀
云女媧氏亦風姓伏羲之妹也譙周古史考則云遂人次
有三姓乃至伏羲伏羲次有三姓乃至女媧鄭玄以大庭
氏是神農之別號而譙周以神農炎帝非一人自神農至
炎帝一百三十三姓羅泌路史至以為軒轅之前別有軒
轅而有巢之上更一有巢何上古之多茫茫也夫以帝王
最貴而隱民習汨猶若此况於後世一介里巷修名者其
孰為表而傳之使聲施不朽哉

三魚堂日記

卷四

九

閏月初一接吳準菴薦舉呈稿內有理學入程朱之室文
章登韓柳之堂等語此非予所敢居然豈可不自勉耶
初二查唐書藝文志類書類有宣公備舉文言二十卷蓋
宣公應舉之底本也卷帙不若北堂書鈔藝文類聚之多
必精而約惜不傳又查宰相世系表自續至宣公世次俱
可考若賈若遜則係旁支
初三閱天原發微見雲峯胡氏云朱子嘗欲於方圓圖內
取出方圓在外庶圓圖虛中以象太極今從之然愚意取
出方圓固足以見太極之虛置一方圖於內尤足以見太
極之虛而實又蔡季通問極星只在天中東西南北皆取

正於極而極星皆在上何也文公無以對此段未知出何
處按若依今西法論極星則可無疑矣

初四閱天原發微鮑靈辨正曰朱子易本義以陰陽之變
解易字以陰陽之理名太極則太極為易之本明矣管齋
蔡氏謂易乃太極之所自出又解易字作無極字則易反
在太極之先矣豈不大乖乎節齋又云主太極而言則太
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亦非朱
子太極無不在之意而未知理氣本無先後也節齋又謂
陰靜陽動靜者常偏居動者常去來與周子一動一靜互
為其根之旨亦不同而天原發微皆承其謬而未之正辨

三魚堂日記

卷四

十

正極有功於發微 偶思乾南坤北而交則應乾北坤南
然後天方位乾西北坤西南各退位居之者想是日中則
昃月盈則虧怕處其盛之意耳
十四到嘉定 元祈叔帶抄本齊東野語此書係南宋時
周密字公謹所著內有辨復覆伏三字音義一段甚好曰復
覆伏三字音義相出入易於混亂今各疏於左復有三音
房六切者復歸之復也字書訓以往來是也易卦之復毛
詩復古復竟土語言可復也克己復禮皆是也易注云還
語注猶覆與詩為恢復之復其義一也扶富切復又之復
也字書訓以又是也書復歸于毫詩復會諸侯語復夢見

周公則不復也及復見復聞之類皆是也芳六切與覆同音者反復之復也易乾象贊反復道也釋文芳六切本亦作覆是也覆亦有二音芳六切者反覆之覆也字書訓以反是也中庸傾者覆之註敗也與易反復道也之復音同義異敷救切者覆幘之覆也字書訓以蓋是也扶又切者伏兵也左傳君爲三覆以待之是也伏亦有二音房六切者伏羲之伏也字書訓以伺也匿也隱也是也二伏之伏及伏羲伏生亦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烏抱卵也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及後漢大丈夫當雄飛安得雌伏皆是也前五行政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顏云房富

三魚堂日記

卷四

十一

反用字者不可以不辨焉

十八耆民陸公綦率其孫廷錕來執贄按字書錕字訓赤金余字之曰德純金貴其純德當同之也

十九始接薦舉命下之報見邱近夫潘次耕同在舉中此可喜也

廿二會徐果亭徐言學問不在多積書然書多可以備查考書亦不必皆宋板然宋板可以資校對 諸同人設酌於張瑾家朱元度時祀授黃挺等十二人各舉所疑以質問然溫故知新之學余固不能無愧也黃挺以容齋隨筆贈

廿五出關舟中閱容齋隨筆有一條云唐人呼縣令爲明府丞爲贊府尉爲少府李太白集有錢陽曲王贊公賈少公序贊公少公之語益奇愚以容齋推之則今人稱明公亦由明府之稱而推廣之耳 韋蘇州逢楊開府詩自敘其少年不羈之事高適亦少落魄年五十始爲詩人之不可量如此唐史不爲韋蘇州立傳此不可解 樂天詩云江州去日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願聞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格是猶言已是也味此詩可見人情 唐時禮部試進士許挾書策宋時御試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其不苛求人如此 靈馨阿堵晉宋間人語

三魚堂日記

卷四

十二

助耳後人但見王衍指錢云舉阿堵物又山濤見衍曰何物老嫗生靈馨兒今遂以阿堵爲錢靈馨兒爲佳兒殊不然也 舊唐書謂韓退之時有恃才肆意亦斥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辨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撰順宗實錄煩簡不當頗爲當世所非按此斥韓文之失亦是而并及諱辨則過矣 唐穆宗初年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宰相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誕節之制起於明皇今天下宴集休暇三

日肅宗亦然代德順三宗皆不置節名及文宗以後始置
宴如初則受賀一事蓋自長慶年至今用之也 唐書世
系表皆承用逐家譜牒故多有謬誤內沈氏者最可笑金
天氏之裔沈炯尊黃之沈封於汾州晉滅之春秋之沈封
於汝南蔡滅之顧合而為一 漢武帝末年盜賊滋起於
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
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
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光武時羣盜處處並起遣使者
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
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弗問聽以禽討為効但取獲賊多少

三魚堂日記

卷四

三

為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此二
事均為治盜而武帝之嚴不若光武之寬 漢光武詔曰
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何事汗七
十二代之編錄唐太宗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
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
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
皇耶二帝灼知封禪之非形諸詔告而終於消惑 政和
宣和間朝廷置書局以數十計其荒陋而可笑者莫如博
古圖 閱隨筆十五
卷摘十一條
廿七過丹陽 隨筆言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雖子美

有激而云然要為失言 釋氏以正五九月為三長月故
奉佛者皆茹素其說云天帝釋以大寶鏡輪照四天下寅
午戌月正臨南贍部洲故當食素以徼福俗謂之惡月士
大夫赴官者輒避之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
從諸藩府辟置為重觀韓文公送石洪溫造二處士可見
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
官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覆極言而上之人亦不
以為罪如白樂天長恨歌元微之連昌宮辭杜子美兵車
行前後出塞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
別哀王孫悲陳陶哀江頭麗人行今之詩人不敢爾也

三魚堂日記

卷四

四

唐人論隋惡者莫過於柳宗元曰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
九垓以為墟燹以毒燎煽以虐焰沸湧灼爛號呼騰陷
晉宋間謂朝廷禁省為臺故稱禁城為臺城官軍為臺軍
使者為臺使卿士為臺官今人指建康為臺城則非也
漢武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是時對者百餘人帝獨善
莊助擢為中大夫後六年當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於是
董仲舒等出焉資治通鑑書仲舒所對為建元按策問云
朕親耕云云對策陰陽錯繆云云非必即位之始年也
十干戊字只與茂同音俗呼為務非也許叔重在東漢與
馬融鄭康成輩不甚相先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

今文不同 秦王猛代燕園鄴苻堅自長安赴之至安陰
猛潛謁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
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卻人主以為名臣竊少之 建除十
二辰史漢歷書皆不載日者列傳但有建除家以為不吉
一句惟淮南鴻烈解天文訓云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
為平午為定未為執申為破酉為危戌為成亥為收子為
開丑為閉今官歷每月逢建破平收日皆不用 歌詩謂
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云 左傳蔡聲子謂楚子木曰
善為國者賞不僭云云木於大禹謨罪疑惟輕四句也叔
向遺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云云本於呂刑惟良折獄

三魚堂日記

卷四

五

哲人惟刑也旨意同而經傳煩簡不侔矣 晁以道著易
規云世儒論易所謂應所謂位所謂承乘所謂主皆非是
繫辭言卦爻象數剛柔變通之類非一未嘗及初應四二
應五三應六也以陽居陽以陰居陰為得位得位者吉以
陰居陽以陽居陰為失位失位者凶然則九五九三六二
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既為有應無
應得位不得位之說而求之或不通則又為承乘之說謂
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逆陽乘柔則吉陰乘剛則凶其不
思亦甚矣又必以位而論中正如六三九五為得正則六
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三四承不得用中乎卦各有主而

一 概主之於五亦非也 隨筆廿二卷 摘十一條 容齋疑周禮所作
謂漢書儒林傳盡載諸經專門師授此獨無傳至王莽時
歆為國師始建立此則疑之太過

廿八登岸 隨筆言熙寧罷詩賦元祐復之至紹聖又罷
於是學者不復習為應用之文紹聖三年始立宏詞科除
詔詰制勅不試外其章表露布檄書頌箴銘序記誠諭凡
九種以四題作兩場引試唯進士得與而專用國朝及時
事為題每取不得過五人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增
試制詔內二篇以歷代史故事每歲一試所取不得過三
人紹興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兩科裁訂別立一科

三魚堂日記

卷四

六

遂增為十二體曰制曰詔曰表曰露布曰檄曰箴曰
銘曰記曰贊曰頌曰序凡三場試六篇每場一古一今而
許卿大夫之任子亦就試為博學宏詞科所取不得過五
人任子中選者賜進士第雖用唐時科目而所試文則非
也 六經旨意未嘗不一而用字則有不同者如佑祐右
三字一也而在書為佑在易為祐在詩為右惟維唯一也
而在書為惟在詩為維在易為唯左傳亦然又如易之无
字周禮之漚眡莖蠶垂舉戲稟剡網簪等字他經皆不然
溫州雁蕩山前世人所不見故謝靈運為太守未嘗游
歷因真宗時昭應宮採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於外 今

人用碌碌字本出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孫愐唐韻引此句及王弼別本以為碌碌然又為錄錄錄錄鹿鹿陸陸祿祿凡七字史記毛遂云公等錄錄因人成事唐韻以為錄錄漢書蕭何傳贊云錄錄未有奇節顏師古注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馬援傳今更共陸陸莊子漁父篇祿祿而受變於俗後生或不盡知 書字有俗體不可復改者如沖涼況滅決五字悉以水為之雖士人札翰亦然玉篇正收入於水部中而之部之未亦存之而皆注曰俗乃知由來久矣 婦人呼夫之兄為伯於書無所載爾雅曰婦稱夫之兄為兄公玉篇於字音鐘注云夫之

三魚堂日記

卷四

七

兄也新按漢書陳平傳事兄伯如事乃父則婦人呼夫之兄為伯者由來久矣 史記衡山王

傳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漢書傳云日夜縱與王謀反事

如淳曰史讀曰勇縱與猶言勉强也顏師古曰縱音子勇

反縱與謂獎勵也楊雄方言云懲慇勸也音與上同 今

世俗浮薄少年或身為卑官而妄稱宰相執政貴人之字

皆大不識事分者第四卷止 第八條

廿九自驛子行起程行六十里至大儀集地屬江都因驛

橋內震撼不寧至店體倦靜坐不觀書卓先生言在驛橋

宜懸空坐不宜倚靠及睡

四月初一行四十五里至蘆龍打尖地屬天長又行十五

里至天長縣又二十五里至石梁橋亦屬天長橋中如卓先生言果不倦 隨筆言唐世科舉之柄專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為之助陸宣公權德輿皆然見昌黎與祠部陸員外書及答劉正夫書 賈誼過秦論中帶他兒良王廖漢書注家皆無所釋不知其何國人獨呂氏春秋云王廖貴先兒良貴後僅見二人之名 東坡祭張文定文云賦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所自作此外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

第八卷止 第三條

三魚堂日記

卷四

六

初二行六十里至新鋪打尖又三十五里至義井地屬盱

眙土人讀為吁眙 隨筆言南北語音之異至於不能相

通故器物花木之類雖人所常用固有不識者如毛鄭釋

詩以梅為柶竹為王芻蓂為翹翹之草是已顏師古注漢

書亦然淮南王諫武帝伐越書曰輿輻而諭領服虔曰輻

音橋項昭曰音旗廟反師古以服音為是然今南方竹輿

正作旗廟音予謂項氏音輻字是也 柳子厚復杜溫夫

書曰三厚生書書皆逾千言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

也語人必於其倫生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

我道連而謁於湖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顯人為

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刑統衛禁律云不應度關而給過所若冒名請過所而度者漢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兩行書繪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過所二字讀者多不曉六書自許叔重說文蔡伯階石經後有已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畧者著字林五篇以補之唐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而考功禮部課試貢舉許以所習爲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今之世不復詳考韓子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看至第十二卷摘四條

三魚堂日記

卷四

九

初三行二十五里至盱眙縣縣在山頂上此地卽義帝故都或云其縣治卽義帝殿也與泗州只隔一淮過淮卽泗州泗州舊有浮橋今移於臨淮泗州因此得免於兵馬之往來泗州北有頭鋪河蓋卽淮河也淮至泗卽分二過泗復合故自盱眙山上望之泗州只如水中一洲頭鋪河甚濶過頭鋪河行二十里至管公店又二十里宿包家集地皆屬泗州土人云祖陵在泗州西北二十里舊唐書云房喬字元齡新唐書別傳房元齡字喬而宰相世系表元齡字喬松三者不同止看隨筆一卷初四行五十里至馮家窪此地相近有苗家集本應至彼

打尖因有水故移於此地俱屬泗州又三十五里至青陽係大鎮亦屬泗州隨筆言自崇寧以來時相不許士大夫讀史作詩至於修入令式本意但欲崇尙經學痛沮詩賦耳於是庠序之間以詩爲諱政和後稍復爲之東坡行香子小詞曰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淨名浮利休苦勞神欸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盡天真不如歸去作箇閒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浮雲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國軍將皆命卿然此特將帥耳至有若樊遲皆親卒伍之事見於左傳山南爲陽水北爲陽穀梁傳之謬也董晉爲宣武

三魚堂日記

卷四

二十

節度使以單軍入逆城從容安定唐史猶譏其懦弛苟安殆不然也是時朝議以晉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用汝州刺史陸長源爲行軍以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遂安曹操自擊烏桓諸將皆諫旣破敵而還悉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僥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第三卷止 第六條初五行六十里至歸仁集地屬宿遷此地北首卽歸仁堤橫焉堤之南北皆水土人云黃河尙在堤北六十里黃河漚上有遙堤遙堤決則黃水直至歸仁歸仁堤自此地起

東至白洋河長五十餘里近因黃河自孫家堂決故此地得免水患。隨筆言東坡作益公堂記是時熙寧中公在密州為此說者以諷王安石新法也。漢武帝田蚡公孫宏皆得罪於公論而實有大功於名教田蚡黜黃老刑名百家之書延文學儒者公孫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武帝表章六經三人實有力。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國迨漢則其名簡雅一日故故者通其指義也書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二曰微謂釋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錄氏微三曰通如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劉知幾史通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傳義他

三魚堂日記

卷四

三

書無用此字者。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自古食蔗者始為蔗漿宋玉招魂所謂濡髓包羔有柘漿是也其後為蔗餠孫亮使黃門就中藏吏取交州獻甘蔗餠是也後又為石蜜南中八郡志曰榨甘蔗汁曝成餠謂之石蜜是也後又為蔗酒唐赤土國用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是也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榨瀋如其劑色味愈於西域遠甚然只是今之沙糖蔗之技盡於此不言作霜然則糖霜非古也歷世詩人亦無一章一句言之惟東坡過金山寺作詩送遂寧僧圓寶云涪江與中冷共此一杯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黃魯直亦有

荅梓州長老寄糖霜頌則糖霜見於文字者實始二公禮部韻畧所分字有絕不近人情者如東之與冬清之與青至於隔韻不通用而為四聲切韻之學者必強立說然終為非是如撰字至列於上去三韻中仍義訓不一又靜之與靚其義一也而以靜為上聲靚為去聲按漢書賈誼服賦澹乎若深淵之靚師古注靚與靜同史記正作靜楊雄甘泉賦暗靚深注靚即靜字今析兩音為非理。唐世五月五日揚州於江心鑄鏡以進故東坡詩云講餘交翟轉回廊始覺深宮夏日長揚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逸監興亡

三魚堂日記

卷四

三

初六天雨不行初七北過小橋至堤上隨土船過一小河掌鞭云水盛時此地皆水不可行須從白洋河渡行數里復過一河又行數里至埠子打尖地屬宿遷土人云此地西至睢寧八十里至徐州二百八十里初八行十餘里渡黃河渡處地名孫家堂黃河新決口所在也又沿河西行二十里至宿遷一路見河多淤淺將來可慮必又在孫家堂以西又六十里至桐峪集因思平日於孔子得之不得有命一句頗有得力處自今思之朱子命不足道一句尤不可不時佩服。卓先生言今徐州

河道吳煒戊子舉人曾管南河駐高郵留心河務有河工條議
又南河另有志板
在高郵工部衙門

初九行六十里至紅花埠因思唐以來詩文好用截前歇
後語歇後如貽厥刑子之類截前如王摩詰詩云朱門先
達笑彈冠截去貢禹單用彈冠二字張文潛詩云眼前魃
魅何曾禦尙愧無功作逐臣截去構机居四裔句單用禦
魃魅字令未曾見其出處者不知其為何語三代秦漢之
文無此法

初十至郟城北十里鋪宿李家莊共行一百二十里李家
莊地畝屬郟城其丁屋則屬沂州故俗云腳踏郟城頭頂

三魚堂日記

卷四

三

沂州沂州地西接滕嶧東鄰海州沐陽士人讀沐為沐浴
之沐讀浴為愈

十一過沂河行四十五里至沂州又二十里過鴛莊河又

五里至鴛莊又二十里至伴城士人讀鴛若河鴛莊河即

沂河蓋沂自州之西北彎至州之東南故兩次渡沂云

十二行四十五里至青駝寺又四十五里至塚莊屬沂水見

主人家織繭機其制比吾鄉布機甚短以兩手度之尙不

及寸許 轎中反覆思吾道章因作文一篇云聖心渾然

一理之妙卽下學之心而純之者也蓋道以一貫為至而

一貫之心不過忠恕之熟焉者耳孰謂聖賢授受有外於

下學哉今夫聖門之學未有不該本末兼體用者也靜焉

而戒慎恐懼動焉而誠意正心由是達之天下莫不各得

其所自始學以至成德皆是道也太賢如曾子宜其聞之

素矣乃一日者夫子若慎重以博之曰參乎參知吾道之

至博而未知吾道之至約也參知以隨事精察者求吾道

於博而未知就隨事精察者求吾道於約也吾道貫萬事

而所以貫乎萬事者非他焉耳吾道貫萬物而所以貫

乎萬物者非他焉耳而曾子卽應之速而無疑若前此

猶爲無本之學而至此始知有本也若前此猶爲無體之

學而至此始知有體也宜乎門人共疑之哉將謂以戒慎

三魚堂日記

卷四

四

恐懼者爲一乎此固參平日所持於靜者也將謂以誠意

正心者爲一乎此固參平日所持於動者也由尊德性而

道問學非徒參聞之吾徒共聞之矣而茲所謂二者何謂

也由明德而新民非徒參習之吾徒共習之矣而茲所謂

一者何謂也會子曰此非有外吾平日所謂本也但吾日

從事於本而推之不能無滯則其本猶未全也言則真能

立其本矣此非有外吾平日所謂體也但吾日從事於體

而施之不能無病則其體猶有缺也言則真能施其體矣

是夫子之一卽學者之忠有安勉而無異同也夫子之一

以貫卽學者之忠以行恕安勉殊而由體達用由本及末

未嘗殊也學者誠通乎忠恕之旨則所以為下學者不可不盡其功通乎一貫之旨則所以為上達者不可不造其極要之惟下學乃可上達則忠恕要矣

十三行六十里至蒙陰又四十五里至新泰鰲陽地 閱三

代兵制思今日八旗之制頗有兵農合一之意但古者以比間族黨州鄉而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今則以伍兩卒旅師軍而易其比間族黨州鄉之名此不能無異

十四行二十里至新泰縣又六十里至羊流地亦屬新泰

思天下事之名存實亡者莫如衛軍之用以運糧民壯之用以供差遣全非當年設立之意

三魚堂日記 卷四 五

十五行六十里至于崔家莊此地南即徂來山出崔家莊

即望見泰山又四十里至泰安州人云州北去濟南府

一百八十里西南從寧陽縣至兗州府亦一百八十里至

曲阜一百五十里 凡見衍聖公必投門生刺稱老師不

必介紹皆可見周其人言

十六行三十里至新莊又三十里至長城鋪此地屬長清

縣有姜女廟廟有碑辨姜女為杞梁妻俗傳秦始皇築長

城時者誤也又四十里至張夏店

十七行六十里至杜家廟地屬長清 卓易菴言少年時

曾見前輩李虛舟教其平居書室內寫字用青布帷蔽於

前勿對日光則壯而目不眩蓋所以養目力也余向見卓畏日光疑其精於雙鉤書法過用目力而至此不知其能養也 又二十里至齊河縣又三十里宿晏城屬齊河

十八行五十里至禹城北十里望又三十里至黎吉寨二十里至平原南二十里鋪 同行有驟病且垂斃者掌鞭不知痛捶之驟即斃民力且竭而上不知何以異此欲作禹城驟以誌之未成

十九行二十里至平原縣又三十里至曲路店又二十里

至黃河涯又三十里至德州過衛又二十里宿留智廟

二十行四十里至景州又三十里至漫河二十里至阜城

三魚堂日記 卷四 美

縣考地圖景州即古廣川董仲舒鄉也

廿一行四十里至富莊驛又三十里至單家橋又十二里

至獻縣三十里至商家林

廿二行五十里至河間北二十里鋪二十里至新中驛十

里至石門二十里至任邱縣

廿三行四十里至莫州十七里至趙堡口又十三里至雄

縣四十里至白溝河

廿四行三十里至新城縣三十里至三家店又三十里至

涿州

廿五行二十里至琉璃內河又五十里至寶店三里至宏

恩寺又二十三里至良鄉會李彰城見其官舍無事較之
江南煩劇之地不啻霄壤縣糧止有一千餘連定州撥補
亦不及四千驛站錢糧有一萬二千餘一應交接皆資於
此但苦於上臺給發之遲每先借債以應辦驛中諸務各
有經營之人不甚費心有尊官過往則在城外一接不必
遠白筆帖式以下則并不必迎接也近來驛中應付者止
苦撥子馬此專為緊急軍務而設限一箇時辰行一百里
故倒斃為多如良鄉每歲止許開銷馬二百匹而撥子馬
倒者固不止此數也其餘惟頒詔典試則用驛馬應付有
限即督撫奏章近來亦止許鋪遞不許用承差馳驛北缺

三魚堂日記

卷四

七

止怕逃人然近例不許旗下人在地方拿人必稟地方官
然後許拿亦少失察之患
廿六行二十五里至長新店五里至蘆溝橋二十里進彰
義門至席文夏寓
廿八候陳夫子述魏環老言薦舉時再四躊躇欲并及余
恐未必能詩而止又言少詹王澤宏為予掇挽
三十葉詠菴聞子至先來拜候先達中能誠心下士如此
亦僅見也 閱性理諸詩卻遺朱子鵝湖一作未詳何故
五月初一借得卓易菴名永淮海水利畧係王鐵山子明
德字亮士所著前所云吳堦河工條議即本於此亮士之

論條析最為明白
初二候張夫子拳拳有意於學問亦深以姚江之學為非
會柯窩苑厚重不佻佳子弟也言東莊有書來惟恐薦
舉之及

初四謁薦主 文夏言綬寇紀畧刻於無錫者係他人改
本文夏家有原本

初七赴葉初菴酌初老問珍示與慕撫軍交能不竭人之
歡乎此一問可以知珍示之為人矣又述 朝廷好學仁
厚一日講孟子問性無善無不善章注中蘇氏胡氏之說
如何退謂左右曰吾甚悔此問倘講官不能對豈不使其

三魚堂日記

卷四

三

內愧乎外聞所傳喜問瑣碎之事皆妄也 初老語語以
躬行為重論學不以陽明為不是出衛爾錫潛齋寤言相
示衛亦微向陽明者寤言中云立大志審微幾踏實地又
云初學不制俗情無以見至情然至情未能發動終擺脫
俗情不來故致曲集義皆因其所發而擴充之使有火然
泉達之機又云學者未能中行寧為狂狷未可與權先求
有立未能溫良恭儉讓先為剛毅太訥此皆名言 初老
言 講筵須識京中話如萬物二字必讀作忠戶
十五會義山言丁巳北闈房考王錫韓一人守正王係初
菴門生然必不肯中初菴之子曰此非所以報老師也其

言卓然

十六見張爾公四書大全辨大約好引史論經此其所長而多翻朱注非純正之書也比之見聖編則較敏然才又不如內引陳幾亭則稱嘉善陳氏引譚梁生顧麟士則稱或曰 寓匏來言近日詞林尋閱史約書十八講太極圖注深有味乎繼之者善一繼字繼之即所謂萬物資始也不言始而言繼蓋陰陽無始也此等處朱子發得真是十分明白

廿二見副憲金鉉疏論澄清之源當自督撫始曰督撫果清廉也參一入而人人改絃易轍若督撫未清廉也參一

三魚堂日記

卷四

完

人而人人皆爭賄以厚饒究竟貪者歸於漏網仍取之於民是不參貪官而民懼參貪官而民益懼最為懇切又疏內論縣令捐納亦婉而直曰知縣為親民之官但居是官者多係筮仕之人雖科甲出身自負卓犖而或迂濶不近世情書生未諳禁例者有之印筆帖式官學生監生題授之官其中原有在部院等衙門歷練日久者亦有少年從未涉歷政事者至於捐納知縣一途急公砥行遠大為期者或多而射利營私志趨卑下者恐亦不少况以用兵不得已而開事例原以衛民其中有害民者相與姑容是因衛民而反激民害既難別於未用之先自當慎於既用之

後

廿七見楊光先不得已書其駁西法曰西法三百五十里而差一度是三百六十度共差九萬里止矣而若望疏云臣自大西洋八萬里航海來京其輿地圖則又云大西洋起午宮第十一度東行歷已辰卯寅至中夏止丑宮一百七十度共計一百六十度以每度差二百五十里積之止該四萬里何云八萬里此條駁不倒傅掌雷明書云西洋非一國計其里有八萬有九萬亦有近十萬者皆以海程計勢迂迴若有陸路可通不過五萬餘里

廿九魏環老來候 數日前武園託子展來云晤環老問

三魚堂日記

卷四

手

及余武園述余意以避嫌不敢即來見魏云然則吾當先往

三十始見魏環老一見如舊相識言及丙辰冬推閣泉之時 皇上問嘉定無錫兩縣俱好朝議方推而參疏夕至矣環老言及尚義形於色予但自謝至誠不足以感動上臺無怪也

六月初一會孟端士言近日纂皇輿表其簡帙比一統志尤多

初二赴環老酌津津海內循長極口海甯許三禮益都王綜臨淄舊任邵嗣堯但邵性格急又贊閩中李光地之忠

義學問時坐有新選泉州通判段炳然欲作詩寄之好賢之懷真不可及極贊新推閩臬于成龍 同席者寧波董允瑄山東乙丑詞林唐夢齋 前葉初老請帖雖云五簋實則倍之魏則真用五簋酒卮皆審器檢樸之風可師也初四看杜詩五言古別張十三建封作內用居諸二字此時文不通之字古人亦犯之

初五赴武園酌朱商三爨自孝感來同席言新推閩臬于成龍之在楚也廉能著稱其子自家來謁不許入見地方多盜募得其渠魁收爲家丁厚待之使之緝盜既而盡得羣盜并所收之人殺之蓋亦不能無偏云

三魚堂日記

卷四

三

初七閱大全養心莫善章見黃勉齋一條云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而攻之者眾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爲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爲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愚因想及求放心章雙峰述勉齋之說曰此章首言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

求末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箇心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依後一條則似寡欲即在求放心之內依前一條則似寡欲又在求放心之外二條不同然其實一也寡欲即在求放心內孟子於養心章則又抽出言之耳即如操存章程子曰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亦是抽出一敬言之

三魚堂日記

卷四

三

初十看大全辨見其於朱子分析處必強辨其合如大學三綱領至善在明新外朱子或問云慮其禮雖粗復而有不可謂之克有不純不可謂之復粗克粗復之說似是而非八條目正脩在誠意外朱子小注云如在官街上差了路其說精矣而必辨之曰信如朱子所云則是誠意尙多缺陷幸有正修兩段可以補其不足果爾則子思孟子之言誠身而不及正修其差錯豈有已乎正修兩傳雖屬身心工夫仍在誠意境是未知朱子所謂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也十二看中庸喜怒哀樂節或問見朱子謂龜山其慟其喜中固自若之說雜於佛老恍若見聖賢應事之心與異端

不同異端之心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聖賢之心當喜怒哀樂之時則是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皆可謂之無心而誠偽之相去天淵

十九講勇而無禮果敢而窒想勇而無禮是輕浮一流果敢而窒是執拗一流勇與剛之分亦如此 看讀書錄見文清云知崇如博文禮卑如約禮又云道問學是知崇尊德性是禮卑覺中庸論語得此豁然

二十閱陸桴亭分野圖一行所謂自南正達於西正得雲漢升氣為山河上流自北正達於東正得雲漢降氣為山

三魚堂日記

卷四

三

河下流歟嘗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東井處百川上流故鶉首為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星紀居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為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為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為析木此等處甚明至謂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於天稷之下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此不可解雲漢在天本有定位似每日有升降不知何故謂升降因月而異此升降似以隱見言又桴亭性善圖說大旨謂人性之善正要在氣質上看此只說得朱子不離氣質一邊畧了不雜氣質一邊此圖

甚不必作至論高顧大旨而深取高子無聲無臭即至善也一語謂陽明以善為有聲臭故說無善無惡豈知善固無聲無臭者乎不知高子此語亦未是謂善無聲無臭是知無極而未知太極也知沖漠無朕而未知萬象森然已備也雖若異乎陽明之說而實與陽明之說同歸也

廿一閱桴亭月道圖說始知洪範注所云月立春春分從青道者言月行太陽立春春分之道則謂之青道非謂立春春分之時而月行青道也月行九道十有九歲而一周非一歲而歷九道也一千六百九十八日有奇而一行一道非一季而即能徧一道也桴亭此圖大有功於學者 看

三魚堂日記

卷四

三

讀書錄文清論養氣章云知言者盡心知性物格知至之功又在持志之先理明則能持志集義而又無忘無助長則浩然之氣自生矣余向疑知言持志是一項事歷觀諸講章無有說得明白者得此豁然又曰主敬可以持志寡欲可以養氣此又補本章所未及

廿二查舊所抄圖書編內有云月上弦於東井不弦於牽牛上弦於牽牛下弦於東井又邵子云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前數語大抵即桴亭所云以交初所臨而言也若邵子數言則卻似月一年而歷南北與十九歲而徧九道之說似不同疑月一歲之

三魚堂日記卷五

吳江後學柳樹芳涓生校刊

戊午中

七月初四較對因知記見整菴論薛文清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云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若云一有一無則非理氣無縫隙之論矣此一條說得最好與整菴別處論理氣不同余前疑文清之言未融得此豁然

初五偶讀杜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亦身輕竊思農工商賈是其本業不可謂之俗物有身列士林而心競錐刀言之

三魚堂日記 卷五

津津有味者其真俗物也歟

初八看報見太常卿朱裴請行朝議之法欲會九卿科道於天安門外將所共見共聞真是真非者舉劾數人歲行

一次此與田六善請差巡方皆是為督撫之權太重而言

雖非本論然救時之法似亦不得不行其一次日又見朱

請復孔子王號請將本朝文臣及始制清字之臣從祀文廟殊可笑譚字上述姚大司

寇之在部遇大獄意與滿人不合姚只默不言滿人問之

則曰公等所論甚善但人命至重不可輕易宜再斟酌仍

未出議論滿人固問然後徐發己之所見所以滿人多服

之此可為處異己之法

十一孫愷士自高麗歸來候問其路言自遼陽至鳳皇城

是高麗舊界今則以鴨綠江為界過鴨綠江南行二十四

日至其國都約來當與淮陽相對矣蓋高麗之國跨在海

外處中國之東三面距海惟北則與遼陽相接其國最南

之境離日本海面不過二百里此行也 皇上命使臣訪

求其國書籍得詩文集二十餘部以歸其國學者五經四

書皆遵大全永樂時所頒賜亦有溫公通鑑孫監生係明

元化之孫館於耿額駙耿進其詩於十四邵靜山來言 朝廷喜察邇言余謂邇言不過是淺

近之言原非左右近習曖昧之言之謂人主聽言自當於

光明正大中擇其可否不然則譏說殄行即借我之察以

進矣

十五與靜山借容城孫奇逢字鍾元理學宗傳一書其書混

朱陸陽明而一之蓋未知考正晚年定論也但慈湖龍溪

近溪海門則列在末卷補遺之中蓋亦知其非矣 靜山

言張幹臣教門人直言其失曰我有過切磋在子子有過

是我職任也與熊敬修最厚然常直言其差處 皇上命

賦詩對以不能詩命寫字對以不習字勸 皇上留心大

學問見門人算命必非之曰子欲預知未來之富貴貧賤

何用

廿一見理學宗傳章本清心性說曰心學傳自虞廷雖曰
觀諸孩提之愛敬則人生之初其心本無不善觀之行道
乞人不受嗔蹴雖怙凶之後本心猶有未盡泯者不知此
乃聖賢多方引誘或指點於未喪之前或指點於既喪之
後無非欲人自識其真心以自存也不然人莫不為孩提
也曾有漸長不為物引習移者乎乞人不受嗔蹴曾有永
保此心而勿喪者乎譬之穀種不種不生譬之真金不淘
不淨近之論心學者如何競指眾人見在之心即與聖人
同也其說甚正然觀其意卻似以心為主而以理從之不
是以理為主而以心從之又見錢緒山論師門虛寂之旨

三魚堂日記

卷五

三

曰變動周流虛以適變無思無為寂以通感大易之訓也
自聖學衰而微言絕學者執於典要泥於思為變動感通
之旨遂亡彼佛氏者乘其衰而入即吾儒之精髓用之以
主持世教為吾儒者僅僅自守徒欲以虛聲拒之不足以
服其心言及虛寂又從而避忌之不知此原是吾儒家常
茶飯淪落失傳以至此耳此其援儒入墨推墨附儒可謂
巧矣又論無善無惡曰目無色故能盡天下之色耳無聲
故能盡萬物之聲心無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直是放
言無忌愚思王氏諸高弟語言流傳者宜做陽明要書例
摘而辨之庶使後世勿再惑也

廿六閱性理朱子論讀書法云書只貴讀縱熟看過心裏
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不曉得底自然曉得已
曉得者越有滋味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
記得者皆讀之功也又曰讀書之法循序而漸進熟讀而
精思愚閱此不覺爽然向來正病在思之功多而讀之功
少所以學問不能長進何可不自勵 象山云六經皆我
注腳率天下之人而禍六經者必此言也夫此正朱子所
謂以意捉志而非以意逆志也 學者不知正學而輕於
信人如理學宗傳所載賀克恭之於白沙南元善徐珊等
之於陽明此正朱子所謂篤志而不好學則所信非其正

三魚堂日記

卷五

四

者南元善字大吉潯南人陽明座師聞講學遂列弟子列
徐珊師陽明舉鄉試癸未南宮以心學為問陰以陽
明講讀策問歎曰吾烏能味吾知以俸時好耶不對而出
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魏良弼等直
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克
恭刻白沙像懸於室中
八月初二講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覺此章易為良知家
所借蓋鑿與不鑿其辨在毫釐之間非居敬窮理未易明
白 閱念臺學言見其以靜亦靜動亦靜講周子主靜二
字據朱子太極圖解則主靜二字全不是此意此乃是程
子定性書之意似不當牽而一之 左襄南以黃太沖文
五篇借閱內有沈清溪墓誌言心性之辨亦明大約自羅
整菴痛言象山陽明之後如高景逸劉念臺皆不敢復指

心為性但心性之辨雖明亦不過謂心為氣而性為理心之中有性而性非即心云爾其欲專守夫心以籠罩夫理則一也特陽明則視理在心外高劉則視理在心內高則以靜坐為主劉則以慎獨為主而謂無動無靜高則似周子主靜之說劉則似程子定性之說及朱子中和初說而皆失其真

初七江右同年賀世封來會自言出門時對其子曰汝勿望我為官攜金歸與汝但勿以贖累汝足矣其言斬釘截鐵君子也在京吏科李宗孔延之訓子子頗不牽教即辭之亦人所難

三魚堂日記 卷五

五

初八看念臺學言見其論升沈得失之際不能徹底澄清一日乘間又竊發因思克伐怨欲不行不但是不行到外面叫不得仁就使連念頭都際住了而其根尚潛伏如程子之見獵畢竟有時而發亦叫不得仁陽明病瘡之喻正是此意中庸所謂無所偏倚是無纖毫病根潛伏也既又思之朱子言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若與此不同何故曰朱子所言是就無病之人說無病之人只怕得發時走作若有病根潛伏則當其未發便叫不得無偏倚

初九方太翁來會言榮陽署中北望太行甚近及至榮澤

渡河太行尚離河濱甚遠嵩山在榮陽西南古之榮陽郡甚大今之榮陽縣乃古榮陽之一隅也 嵩來將學部通辯刻成此舉最為有益曹月川集榮陽署已有

十四閱張江陵集見其與莊簡公論禪蓋此公亦漸染於此與他人論禪者不一略不知其為異端也 江陵答大同巡撫賈春宇云俺答既死彼中無主爭王爭印必有一番擾亂在我惟當沈幾處靜以俟其自定有來控者悉撫以好語使人人皆以孟嘗君為親已然後視其勝者因而與之不宜強為主持致滋仇怨也此純是戰國機械以程朱處此當如何曰程朱亦不強為主持但其來控則以至

三魚堂日記 卷五

六

誠告之曰朝廷無成心但爾眾其推服能效順者當立之江陵請開經筵疏有聖功已密而益密聖德日新而又新之語因思大學曰又日新孟子曰又從而振德之此兩又字最有味凡為學教人俱不可不知此又字 江陵於萬歷二年請飭學政疏內一款云聖賢以經術垂訓國家以經術作人若能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問何必又別標門戶聚黨空談又一款云國家明經取士說書者以宋儒傳注為宗行文者以典實純正為尚今後務將頒降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資治通鑑綱目大學衍義歷代名臣奏議文章正宗及當代詒律典制等書課令生員誦習講解俾

其通曉古今適於世用其有剽竊異端邪說炫奇立異者
文雖工勿錄試題亦要明白正大不得割裂文義以傷雅
道然立法雖然而江陵亦不免於禪豈非所令反所好乎
廿一看復卦咸卦見朱子於復卦象注曰安靜以養微陽
也於咸卦初爻注曰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
宜動也復之安靜是言初動之時宜靜以養之咸之宜靜
是言當動之際宜靜以審之皆是周子主靜中意而周子
之主靜則又不止於止也

廿三閱咸有三德蔡注恍然有悟予向疑貫之旨孔門
自曾子而外不輕以示人而伊尹輒以告太甲曰善無常

三魚堂日記

卷五

七

主協于克一得無疑其跟等無序乎細玩無自廣以狹人
之注然後知其用功之要全在乎此而所謂協于克者
乃是教以立志必期至乎此而非其下手工夫也蔡注體
會及此可謂精矣夫子告哀公曰所以行之者一亦是此
意而必繼之曰凡事豫則立又繼之以擇善固執皆是下
手工夫 看王元美望太湖詩云青天不道向外生白日
如從此間沒此二句雖是形容太湖之寥廓然亦可見人
之見識易局於一隅若不從太湖之外看而只就太湖中
看則幾疑天日只在太湖邊上矣
廿六到欽天監會邵武峰談歷邵言西法不能出古法之

範圍而多改頭換面以自異如歲差消長之法西法不能
異於古也而將宮次移易則便若大異天周有餘日周不
足所以有歲差譬之湍水然在內者勢狹而轉急在外者
勢寬而轉稍緩此古法也而西法則分爲幾重天遂若大
異惟以地爲圓體此爲獨得而弧矢算法亦勝於郭守敬
愚因問天文家之言曰冬至日在箕斗之黃道此道出辰
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夏至日在井鬼之黃道此道出寅
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是日之北而復南南而復北者黃
道之勢然也然以歲差推之假使千萬年後冬至日躔退
在井鬼則冬至之日亦當出寅入戌歟武峰曰不然若使

三魚堂日記

卷五

八

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則井鬼之黃道亦改而南矣蓋所謂
日躔在井鬼者非必定與井鬼之宿同在一處也但與之
相當耳或南或北固隨時不同也故夏至躔井鬼則此道
便出寅入戌冬至躔井鬼則此道便出辰入申余爲之恍
然因思向見傅仁均答王孝通曰日躔宿度如郵傳之過
宿度既差黃道隨而變矣余初看之殊不解不知黃道如
何樣變今乃悟所謂變者乃南北之異耳但仁均說得不
明白不如武峰之言鑿然又思西法謂列宿與天各有運
行以此致歲差其說亦不然看來依西法則列宿移而黃
道不移依古法則黃道移而列宿不移不知是否當再叩

之 武峰出小渾天球來看下作一架子便是地平以天
球置其上天球之上有一銅圈是子午圈子午圈之旁有
一半圈附在子午圈上游移不定從半圈上看便知某星
出地幾度某星出地幾度是謂高弧余因問渾天儀之制
曰古人只作一器郭守敬以其不便推測分爲幾件今西
洋人則又分爲六件 余問天文書孰妙對曰有周雲淵
所著文選最好其要者已載於黃玉耳鼎所編管窺輯要
亦名天 此書亦好但雜耳又言楊光先於歷法甚疏不足
以服西人又言監中占驗用觀象玩占

廿七義山以靳總河疏略來示見其第一疏要疏雲梯關
海口南岸自白洋河至雲梯關約長三百三十里北岸自
清河壩至雲梯關約長三百里又自雲梯關至海口八十
里皆要取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隄其先後次序實與潘
季馴塞決束水以水攻沙之法不合未知何故義山亦言
治河當從歸仁隄高堰始使淮流不旁洩而清口之力足
以刷沙則雲梯關海口不待濬而自通此亦是一說

祖禹來會余問前借寓宛淮揚水利圖是何人筆譚云邵
伯人史 名繼尹者與其塾師姓黃者最留心此事圖從其
家出又言今河工第 大病是部例新築堤防三年不壞
然後准開銷錢糧自定此例後每當水勢洶湧時慮新隄

之潰陰決舊隄以洩水勢由是舊隄方成新隄復潰禍無
窮矣又云防河如防邊古九河故道在今滄景間者兩旁
皆有高隄可見大禹當時亦必用隄防今書生之論謂當
聽河使復東北故道如此則當重立隄防其費無限此豈
可易言哉余問依潘季馴以水刷沙之法則治河當從歸
仁高堰起今靳總河乃先挑濬海口何也對曰此則今昔
不同勢以水刷沙之法止可以治活沙今則海口淤塞已
久上有板沙則歸仁高堰海口之工不能不並興 張黃山
嶽書言高郵有名昌象者有河圖及歸
仁隄說又有姓進名民表者爲之梓

廿八看左傳疏孔穎達序謂賈逵服虔之徒雜取公羊穀
梁以釋左氏方鑿圓枘杜元凱左氏集解專取邱明之傳
以釋孔氏之經所謂以膠投漆愚因思今日講程朱之學
而雜取象山陽明之說是猶賈服之訓左傳也 又杜序
疏云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齊等及仲尼
修改因魯史成文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
之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爲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
爲例其以日月爲義例者惟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
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敘故不書日
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二
條以外皆無義例公羊穀梁之書或日或月爰生褒貶先

儒弱於二傳橫為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又曰春秋有日無月者十有四有月無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此皆說得最是 周禮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孔疏謂諸侯無內外史然劉炫引康誥太史友內史友似諸侯有內史矣則曰徧舉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又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言外史似有內史矣則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當是小史南史外史非官名也又左史右史亦非史官之名也皆能自伸其說藝文志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王藻云功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二文不同孔疏以陰陽動靜之理推之而

三魚堂日記

卷五

十一

主玉藻 又云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何史 杜序云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據孔疏此是魯春秋之舊凡例 又疏云春秋之文詳略不等螟螽蜚蠊皆害物之蟲蜚蠊言有螟螽不言有諸侯反國或言自某歸或言歸自某晉伐鮮虞吳入郢直舉國名不言將帥及郊與用郊皆無所發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是其史舊有詳略義例不存於此故不必皆改也此亦去了許多葛藤

廿九閱杜序發傳之體有三疏云是發凡正例新意變例歸趨非例三者所云發凡正例者傳稱凡者五十先儒多云即明以意作傳無新舊之例惟杜則云發凡言例是周

公垂法史書舊章所云新意變例者經文顯者傳本其纖微經文幽者傳闡使明著有自發大義者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皆是新意所云歸趨非例者經無義例不著善惡故傳直言其指歸趨向而已非褒貶之例也此三者括盡春秋之大綱又杜序爲例之情有五疏云五日懲惡而勸善者與上微而顯不異但勸戒緩者在微而顯之條貶責切者在懲惡勸善之例先儒發例如此者甚多朱子於戒慎恐懼中提出慎獨即此意也 杜氏駁去素王素臣黜周王魯之說最有功於春秋

三十閱杜注弔生不及哀疏中詳言其既葬除喪之意此

三魚堂日記

卷五

十二

杜注之最差處 孔疏論鄭伯克段只譏其失教而以處心積慮之說爲非最是覺伯恭博議不免過當 隱三年日食條下引襄廿二年九月十月皆日食廿四年七月八月皆日食注疏皆不能言其故此誠不可解

九月初一看注疏曲沃即聞喜也而今則曲沃聞喜爲二縣矣翼卽絳也而今則翼城絳州爲一州一縣矣又按疏唐叔始封在太原晉陽縣則今之太原府也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則今之絳州其後又遷新田則今之絳縣皆在平陽府蓋益遷而西南去始封之都遠甚

初二閱左傳文元年閏三月襄二十七年十一月辰在甲

昭二十年二月日南至哀十三年十二月歲知春秋時問法差錯最多所以杜預作長歷止就春秋日月考其節候最為有見孔疏論之亦最詳後世乃欲以春秋驗歷法或欲以歷法證春秋皆見笑於杜氏者矣 孔疏論董狐書法不隱仲尼稱為良史而春秋魯君見弑左氏以為諱國惡禮也見仁非一涂此論亦最是 僖元年諱國惡下孔疏說得此意尤精 與學生講登東山節問曰孔子既如是不可及何以又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余曰且未說及此講至末節曰孔子豈不可及哉但學之當有序

初四閱孔疏論桓不書王穀梁以為桓無王故不書王杜三魚堂日記 卷五 十三

氏以為王不班歷故不書王劉炫以為闕文三說未敢定為孰是但劉據襄二十七年哀十二年傳稱司歷過也杜氏釋例皆指為魯司歷似歷非王朝所頒且子朝之亂王位且未定何能頒歷而亦書王駁得甚是孔氏則又以為歷或諸侯所為亦遙稟天子正朔子朝之亂經仍稱王不責人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卒公疾在外雖不與小斂亦同書日之限辨得亦最好 桓三年日食孔疏論所以食之故未甚明查通考交食之法自隋以前猶未詳著大抵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惟隋張胄元獨得其妙以為日行黃道月行月道交絡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

黃道謂之交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則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孔氏法隋尚近看來猶未通此法其云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南此恐亦未確 昭七年疏云每一百七十三日有餘則日月之道一交交則日月必食可見孔氏向未知張胄元之法 有年大有年之書先儒云桓宣不宜有而有杜孔皆不主此說頗覺平正 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此是以夏時言觀桓四年春公狩于郎經傳可見杜注亦云田狩從夏時 桓五年州公如曹疏引鄭

三魚堂日記 卷五 十四

元云殷地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克殷雖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三等之地及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小國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爵尊國小蓋指州公虞公也此一段大抵欲調停王制周禮之異同也然尚說得未明白因其言推之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初封之制也五百里至百里者黜陟之制也公侯之地百里有功則可加至五百四百里伯七十里有功則可加至三百里子男五十里有功則可加至二百一里若如州虞之屬未嘗加者則仍其始封之地而已

初五赴少詹王澤宏酌尤展成宋既庭在坐宋言北闈諸同考惟徐灝至公無私雖張少宰子出其房然實暗中摸索

初六閱孔疏論啟蟄而郊明堂位言周之正月郊者蓋春秋之末魯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本遂謂正月為常又鄭玄注書多用織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崑崙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樂冬至祭於圓丘者祭天皇上帝月令四時迎氣於四郊者祭五德之帝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

三魚堂日記

卷五

十五

帝曰汁光紀魯無冬至之祭惟祭靈威仰耳惟鄭玄立此為義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肅言天體惟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啟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注直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觀此可見注一書必知此書之來歷 從譚左豫處借魏冰叔名集集內多闕其文則確成一家言直可與歐蘇相上下其學見於與諸子世傑論文書自言不曉星緯九州形勢聲律飛走潛植之性不能情狀物審若不爾則

吾文當更磅礴也吾好窮古今治亂得失長短議論自謂蘇氏後恐無其偶又延陵書院記云漢唐之黨禍君子與小人相攻也至雒蜀之黨分而君子與君子相攻矣雒蜀之爭是君子之講學與君子之不講學者相攻也至朱陸之黨分近日程朱陽明之說異而君子之講學與講學者相攻矣為學者各有所得力之處要歸於聖賢之道而已又蔡忠襄名懋德山傳云姚江王文成公以道學立事功為三百年一人泗北宋以來儒者之恥於此三文可窺其學

初七查一統志雲夢澤在德安之安陸縣南五十里又云

三魚堂日記

卷五

十六

在荆門州北連德安府雲夢界考此二處去江尚遠不知何以古云跨江南北 查德安亦古江夏地故注云在江夏安陸枝江華容以地勢言之則雲夢又在洞庭之西查汴河故道自滎陽縣合京索須鄭四水東經開封府城內又東注泗州下入於淮累因河決而汴河自府西中牟縣入黃河矣 魏冰叔文有云二帝三王之言天也傳注百家歷象也說得甚好又云青城之難作於徽欽而伏於熙甯之全盛煤山之變不在甲申而在萬曆承平之日所謂病未深而脈先敗焉者也亦深中又自謂函葬於經學而好論史觀其書易諸序信然又曰論古人者必吾之說

立於此使天下聰明才辨好學深思之士欲更立一說而無以爲口實如漢武帝欲通身毒國非借道昆明則必不可通也姜伯約守劍門而郤艾尙得從陰平絕度非論古之極致又曰書易詩禮春秋之氣得其一皆足以自名而世之言氣則惟以浩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者當之於是而蘇軾氏乃以氣特聞論氣最好覺子瞻之自言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將公共之氣私爲獨得不免欺人矣又云善學者必日進而不已然諸有所極則不可以復進而不已者無進境而有變境也天之雨非有進於晴也今日晴而明日雨則人樂其日新而不窮魏自

三魚堂日記

卷五

七

論文然亦可以悟學

初八閱左傳郤曼論楚子一段有感於持盈之道向讀所謂余心蕩者未知如何謂之蕩杜注謂蕩動散也動散二字與主一無適正相反臨事而思慮散亂不能專一是之謂蕩非必荒淫放佚然後爲蕩也然以爲盈而蕩者則又何故夫思慮散亂之人必隱然有一段自滿之意若以目前之事爲不難而旁思橫想浸淫至於不可收拾非精神耗散而喪身則謀爲顛倒而僨事然則郤曼何不於王前一言提醒使之收拾其心以幹大事而惟退而竊歎也曰郤曼亦必言之而史不及詳然亦知雖言之而非一時所

能收拾其矣盈之爲害也蓋楚子之心蕩亦猶莫敖之舉趾高也然莫敖之病浮可以威救之楚子之病深非一時箴儆所能愈惜乎郤曼不能見之於早至於此而後知也 莊二十五年日食孔疏云古之歷書凶矣漢興以來草創其術三統以爲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月交會近世爲歷者皆以爲一百七十二日有餘而日一食觀此條益知孔疏猶未達張胃元交食之法 莊二十六年晉士爲爲大司空孔疏云晉自文公以後世爲盟主征伐諸國卿以軍將爲名司空非復卿官故文二年司空士穀非卿也雖則非卿職掌不與成十八年傳曰右行辛爲司

三魚堂日記

卷五

六

空使修士爲之法是其典事同也觀此知當時官制變革名同實異亦猶今日之布按非復明之布按也 成二年晉司馬司空皆受一命之服疏云司馬司空本是卿官之名但晉之諸卿皆以三軍將佐爲號其司馬司空皆爲大夫之官 義山來言杭州應搗謙係高士有學問尤精於易朱錫鬯 朝廷屢問及於薦舉諸人中最爲赫然 初九閱孔疏以筮短龜長爲卜人假託之詞而非正理最是又云臭是氣之總名原非善惡之稱但既謂善氣爲香故專以惡氣爲臭說臭字亦最明

初十閱信九年甲子晉侯詭諸卒孔疏云春秋之世史失

其守赴告之文多違體制計諸侯之薨當具以薨之日月告於鄰國隱三年傳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是赴者安稱日也襄二十八年傳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子告故書之是原赴不以日被問乃稱日也文十四年傳曰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是赴者不言死月魯史不復審問即書以來告之月也此甲子晉侯卒蓋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惟稱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故在戊辰後也按此外如晉惠公卒於僖二十三年九月而經書於二十四年之冬孔疏皆云是因赴告而然願寧

三魚堂日記

卷五

九

并禳火事相類而不同者子產是恐以鬼神而廢人事子玉是不知借鬼神以安人心孔疏說得甚明左傳襄王出居於汜杜註云是南汜在襄城縣南秦軍汜南杜云是東汜在滎陽中皆屬鄭地皆音凡然今鄭州汜水縣土人又讀在滎南作已不知何故查正韻汜音凡在覃韻汜音已在紙韻二字不同據襄廿六年疏在中牟襄城者是地名在成皋者是水名成四年晉伐鄭取汜祭孔疏云杜注中牟縣有東汜襄城縣有西汜知此汜祭非彼二汜而以成皋縣東有汜水者以晉人所取當是鄭之西北界即今汜水也字書水旁已為汜水旁已為汜相亂也又衛懿公與狄

三魚堂日記

卷五

十

之孔之尊杜最至 甯羸論剛克柔克俱在修己上說與書解不同而自不相背 晉大夫莫賢於士會父子而范氏不能如韓魏之盛考杜注士會係士蔿之孫宜其後之不昌矣然猶有數世之久則士會父子挽回造化之力也是猶宣德宏治之繼永樂歟 與學生講由堯舜章末二句覺與上孟好辨章吾為此懼一句相合此不是誇張語乃是憂深慮遠之語當時守先待後一段臨深履薄光景直從堯舜之兢業發來

十三閱文六年閏月不告朔孔疏云必於月朔為此告朔聽朔之禮者人君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而又恐移聽於

三魚堂日記

卷五

三

左右故因月朔會羣吏而聽大政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眾以斷之玩此一段可以識政體 葛藟猶能庇其本根疏云比之隱者謂之興與之類者謂之比說比與甚好 孔疏疑鄭臨之種類太奇又疑其處者為劉氏一句似漢儒之附會疑得亦是論語執圭之圭向疑是國之命圭今觀文十二年西乞術來聘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疏引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然則玉必還其來使而云致諸執事者禮終雖還初聘之時其意欲致與主國玩此則非命圭矣 陸翼王以孫

北海禹貢山水考來送其中考核亦多可據但每將他人之說與己意夾持間架不清

十四閱左傳文公四不視朔夫不視止於四則視朔之時多矣不知告朔之禮自何年始永廢並不見經傳而論語注云魯文始不視朔蓋其端自此開也 杜注高陽高辛才子並云是其苗裔孔疏云大戴禮司馬遷皆言顓頊帝嘗代別一人春秋緯命歷序顓頊傳九世帝嘗傳八世典籍散亡無以取信要二帝子孫至舜時始用必非帝之親子據此則代別一人之說難信大戴禮云黃帝產元囂元囂產蟠極蟠極產高辛是謂帝嘗帝嘗產放勳是謂帝堯

三魚堂日記

卷五

三

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謂帝顓頊顓頊產窮蟠窮蟠產敬康敬康產勾芒勾芒產蟠牛蟠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謂帝舜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謂禹所云產者亦不必是父子相接或如杜氏所云苗裔耳司馬誤認以為父產子 十五會朱錫鬯出雜文數首示余典雅不浮言收拾春秋唐宋諸儒傳注凡二十餘種將鼓舞龔藩司刻之又言顧宦人又成一部韻書刻於淮安將竣又出錢牧齋家藏書目觀之云從江甯千頃齋主人黃虞稷處借得又云監板經史亦多差誤顧宦人有考訂數紙

十六侯大年以汪荅文所刻鈍翁類稿借閱其書尚多先
借十四卷至三十一卷其文規模韓歐自負甚不淺然不
脫文人習氣經解亦甚淺惟十六十七卷解三禮者最精
確蓋其所得力也其二十一卷內有答從弟書云僕宦遊
十五年矣其有經學修明者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子
天生其內行醞備者得二人焉曰魏子環極梁子曰緝名
乙未進士此四君子者皆與僕為友可見其志趣其二十
二卷有送姚六康任石埭序附會釋老則不講學之故
十七閱鈍翁類稿有二古之君子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未
有不浩然自得者也今之君子側身遲回於進退之際恆

三魚堂日記

卷五

三

皇皇焉不能自主者何也非其人為之其時為之也古之
君子力耕以為食力蠶以為衣俯仰身世無求而皆給故
當其不得志而退也畢其生可以无悶今之君子仰無以
養其親俛無以畜其妻子飢寒之患迫於肌膚此其時與
古異矣當不得志其能避世長往浩然於寂寞無人之地
哉吾以是知其難也讀此一段不覺為之慨然不得不令
人思許魯齋治生為急一語又與歸元恭書曰昨讀所刻
太僕集中間頗多牴牾如閣字考宋志三公黃閣北齊書
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閣設內屏皆作閣字此杜詩黃閣
老三字所自出也竊謂凡唐宋稱閣老閣下者其字俱從

合不從各前明則不然宮禁有東閣有文華閣學士入閣
辦事者有內閣閣老閣下之稱與前代不同雖從稱閣可
也按荅文說甚是若元恭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又傷寒
書序云雜病而誤猶可補救獨傷寒一證既有陰陽表裏
之異於其中又有三陰三陽半表半裏虛實傳變留匿隱
伏難測之微證若繭絲法同射覆投之稍乖死生判焉非
若雜病之可以或誤者也予讀荅文此條又為慨然豈獨
醫有難測之微哉治天下亦有之 荅文於樞偶之言獨
推松陵吳漢槎陽羨陳其年以為儼然陳梁之餘覆而徐
庚之後勁 荅文推重歸太僕至矣作歸詩考異又作震

三魚堂日記

卷五

三

川年譜其意中自以為接震川一派殆亦近之又與計甫
草論道書曰宗門之教固有不可思議者然欲合孔子之
教與禪為一則辟諸傾乳入酒終於酒乳俱敗此條似是
而非如此言卻似宗門原有妙處但不可與吾儒合則亦
何怪天下之從之哉 昔之佞佛者多合三教今之佞佛
者又多分三教
十八張老師設酌黃伯和謝瞻在同席張老師嘗荅文集
中置經解是有為而發不可為訓又言其傲又言明史宜
及今成尙有文獻可徵初奉 旨開局也滿人必欲先將
實錄翻譯呈看酌定所以遂中寢三今又言黃太沖汰存

錄亦有過嚴處夏彝仲則有過寬處又言諸大小臣啟奏惟魏環老應對詳明餘鮮有及者

十九閱孫北海河紀見昔之論河源者紛紛不一合而言

之有三大約言出于闐葱嶺者其下源也言出崑崙者其

中源也言出西番朵甘衛西直四川馬湖蠻部正西二千

餘里去雲南麗江西北一千五百里俗傳為星宿海者其

上源也自星宿海東北流經崑崙山之南折而東流復繞

崑崙山之北葱嶺想又在崑崙之北至積石經河州始入中國張

見其下源而不見其中源崑崙之說見其中源而不見其

上源至元學士蒲察篤始窮歷而得之自星宿至崑崙三

三魚堂日記

卷五

五

千餘里自崑崙至積石又三千餘里自積石至龍門又三

千餘里而或以為二萬一千三百餘里者誤也 子向見

言黃河者皆云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慶城下達濟

寧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縣里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

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諸書

正統十三年決張秋疑是兩處決過開封城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

是汴城在河北矣然嘗問從中州來者則今汴城仍在河

之南甚疑之今觀河紀載宏治時巡撫徐恪疏云宏治二

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諸處直趨張秋而汴南之

新河又淤乃知所謂汴城在河北者只是正統以後宏治

以前之事 又按河紀國初糧船自儀真抵淮安謂之裏

河俱分入五壩轉盤黃河謂之外河原不相通後平江伯

疏開清江浦由天妃口徑通黃河仍設閘以司啟閉其後

恐黃水灌入河臣乃議塞天妃口以杜黃水創開三里新

河設通濟閘以通淮水此段說天妃緣由最明在萬歷三

然亦未詳新河創自何人 潘季馴楊一魁二人相接為

總河一主築隄東水一主分黃導淮此議論之最不同者

河紀中盡言其有功未嘗剖析孰非孰是 季馴云人欲

棄舊以為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分支以殺勢而

臣謂濁流必不可分然觀萬歷廿五年總河劉東星疏云

三魚堂日記

卷五

五

河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趙家園石

將軍廟西河口出小浮橋下二世乃賈魯老黃河故道自

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至三十七年北徙濁河而

此河遂淤萬歷七年總河潘季馴議復開之以工費浩繁

不果則是潘公四治河東水之策雖行而故道之策未全

用也按潘公第一次治河在嘉靖末只佐朱公衡開新河

非其本意第二次治河在隆慶末開所謂故道垂成而廢

第三次治河在萬歷六年功成高堰而故道仍不果行第

四次治河在萬歷十六年惟見嚴閘禁築遙隄諸議不見

別作為但其始終不主開加之議只就河言河是即復故

道之意也 河紀嘉靖十二年劉天和之治河亦似有見
蓋謂運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故棄魚臺穀亭之淤河不治
聽河向趙皮寨南行而專濬漕河此在朱潘楊李之前自
成一策 嘉靖初尚書胡世寧論河勢南分二道東南一
道東分新舊五道說得最詳然只是嘉靖初年黃河之勢
不應刪其姓名年月混入禹貢注 最可惜者萬歷初徐
尚寶貞明潞水客談一書講求西北水利神宗用之業有
成緒而為近侍戚畹所阻懷宗至補此書示近臣銳意行
之而又以寇亂而止

三魚堂日記

卷五

七

二十會黃俞部以徵刻秘本書目見贈又言黃勉齋陳北
溪集俱有又言向時南國子監書板甚多今惟廿一史完
全餘皆不可稽考但雜貯於舊府學而已舊府學今改作
兩縣學國子監則改作府學又云儀禮通解鄭樵通志皆
南監板也今不可問矣儀禮圖有北監板係呂涇野刻
苕文集中有與梁御史論正錢錄書云嘗恨文章之道為
錢所敗壞者其患不減於舟州大函幸而有一吳氏不量
氣力以與之爭而又不得其要領未知吳氏是何人 偶
思近日如魏冰叔汪苕文顧壺人可謂卓然矣而皆不免
傲僻之病以其原不從程朱入也呂東莊從程朱入矣而
亦不免此者則消融未盡也 翼王言顧壺人係徐公肅之
母舅顧宏善乃其嫡姪鼎草

初嘗通書於湖棚在金剛經後使一僧振之以往其僕知
之以金與僧買而藏之後其僕轉靠葉方恆葉重託之
人有所冀於此僕曰金剛經上何物也乃欲詐我乎
懼遂與徐封翁謀夜使力士入其家殺之取其所有并其
所託亦盡焉葉訟於官下獄幾死賴錢牧齋救之得免遂
不復住崑山游歷燕齊秦晉之間與博聞之士相往來如
傅山李因篤其好友也其學問日以淵博然性不諧俗著
述尚多有十三陵志又云容城孫奇逢鼎革初亦幾蹈
北海友然兩人學術則不同

廿二左傳杜注宣十七年有崇友于之好一語乃知敬後
習氣自晉人已有 成二年孔疏大路二字革木是卿大
夫車之尊者鄭子蠲叔孫穆子受之於王皆稱大是也金
路是諸侯車之尊者亦稱大定四年大路在賓階面是也又辨
天子車之尊者亦稱大顧命云大路在賓階面是也又辨

三魚堂日記

卷五

未

內朝外朝凡人君內朝二外朝一內朝二者路門內外之
朝也外朝一者庫門外之朝也若諸侯三門皋應路外朝
則在應門外魯之三門庫雉路則外朝在雉門外如此之
類不看注疏如何得明 夫子論治必先富之然韓獻子
曰國饒則民驕快敬姜曰沃土之民不材蓋聖人原重本
富不重末富 樂武子善鈞從眾一言與子犯師直為壯
之說同稱妙絕達滑論屬楚子囊言君命以其亦是這
箇派頭
廿三孔疏許今潁州許昌是也漢世名許縣耳魏武改曰
許昌靈公遷葉悼公遷夸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許

男斯遷容城

定四年無傳無注疏不知在何處

按一統志許昌即開封府

許州葉即南陽府裕州葉縣城父在汝州白羽即鄧州內

鄉縣皆是楚地蓋許自葉而夷而析雖名為國其實是楚

之縣矣戰國之勝若欲遷時亦是如此想太王之遷亦必

奉命於殷亦是此局面 成七年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

適吳舍偏兩之一焉疏云惟言留一偏不見原將車數不

知去時幾乘車去也邱明為傳辭皆易解此獨蹇澀或誤

玩此可見文無起伏照應便屬蹇澀 讀季文子對韓穿

之言至信以行義一句因思當時最重在信然所謂信只

是克踐其言世儘有言之克踐而心實虛浮者所以聖人

三魚堂日記

卷五

五

言信必緊連忠字此是王伯之辨然聖門所以必言忠信

者又不是只怕人信而不忠蓋亦怕人忠而不信世有一

等人心實無私而力量未足外反或遺漏此又是學問疏

密之辨學者所當致力雖忠而不信也叫不得忠然分看

卻是一件

廿四孔疏襄九年辨分野云天有十二次地有九州當彼

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也星紀在

於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遙屬戌亥之次徒

以相傳為說其說不可得而聞之蓋古之聖哲有以度知

非後人所能測也按孔氏不作斷語最是愚意此必由歷

代星官占驗而得之如某宿有變其驗恆在某國遂定以

為此國之分星蓋非一人一代所能定也其理亦本不可

解所謂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乎方隅庶幾得之

若唐一行山河兩戒之說恐亦近穿鑿 左傳襄九年遇

艮之八一句孔疏云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周易

以變為占占九六之爻連山歸藏以不變為占占七八之

爻此固是矣然傳只云遇艮之八而不云艮之第二爻是

八亦未免蹇澀 查地圖山西河津縣是祖乙居耿之耿

與解州鹽池相近左傳所謂沃饒而近鹽也觀此則殷之

河患乃在山西

三魚堂日記

卷五

五

廿六孔疏襄十一年作三軍云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

多少量敵強弱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牽之戰晉車

八百乘計有六萬人惟三卿帥之此說甚明然復依鄭氏

泥詩公徒三萬一言謂僖公時已有三軍自文公以來懼

伯主之令軍多則貢賦多自減為二軍然其作其舍不見

於經者非是故有所舍故不書生出許多葛藤 孟氏使

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使盡為臣此處文法亦甚蹇澀大

意是言叔孫只取子弟不取父兄比季氏只得一半孟氏

只取子弟之半比叔孫又只得一半若無昭五年傳則此

處幾不可解 又秦后子十里舍車終事八反亦蹇澀

十二年疏因什吏二字知管十人置吏異於周禮五人爲伍之制最細 師曠論衛出君與孟子腹心手足之意一般春秋於此亦只書曰衛侯出奔齊然有以警其君而無以警其臣畢竟可疑 楚公子比鄭公子歸生齊陳乞本無其心必書曰弑正可與此同參 襄廿一年疏云杜解地邑自爲其例言在者指知其處言有者以示不審此例最好

廿七孔疏襄廿二年御叔以臧武仲爲聖人云此聖字與周禮知仁聖義忠和尙書惟狂克念作聖睿作聖詩人之齊聖皇父孔聖諸聖字一例看最是 襄廿五年楚蔣掩

三魚堂日記

卷五

辛

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消函數疆濼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賈達以爲此九事是賦稅差品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以下以次而重如周禮一易再易不易之意杜孔雖不用其說然疏內仍詳載之蓋左氏之旨雖未必然然亦可見土田當分等則從古而然 然明謂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子產喜其語而其告太叔則曰政如農功日夜忍之吾於是歎子產之善用言也蓋愛民而惡不仁爲政之道無出此矣而非思則愛惡或至於偏觀子產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及處子產子南之際豈漫然愛惡者哉其

得力於思深矣 程鄭降階之言本屬善言然因其平素偃蹇知其決不因學問而思謙退故曰不在程鄭必是勢窮而然

廿八襄廿七年傳云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疏云仲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禮以爲後人之法觀此則知禮記所述不必皆三代之制亦有春秋卿大夫所行而仲尼采之者 宋之盟叔孫以違命貶雖有小是不錄杜預之說最是而疏闢之亦最明 晏子云在外不得宰我一邑句解云若出在外雖吾一故邑尙不得主之況耶殿乎此說甚是疏以宰訓益以外謂在耶殿之外費費

三魚堂日記

卷五

辛

解 孔疏解大雅小雅云小雅所陳皆小事也大雅所陳皆大事也王道既衰變雅並作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又云正雅與二南同時故曰周德之衰杜注云衰小也言是周未盛大之時蓋杜注以委子之歎是歎正小雅服虔劉炫則以爲歎變小雅杜似長 亥有二首六身孔疏云古之亥字體殊不然蓋春秋昨亥字有二六之體異於古制亦異於小篆 爲子焉之戒懼也而其子爲掩至於被戮襄二十一年且掩又非不賢者甚矣權勢之不可戀也此叔孫昭子所以致歎於高彊也范

武子之戒變鄭公孫黑肱之貴而能貧有位者不可不三復 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蔽湫底以露其體疏解之曰凡人形神有限不可久用神久用則竭形太勞則敝不可以久勞也神不用則鈍形不用則痿不可以久逸也固當勞逸更遞以宣散其氣朝則聽政久則疲疲則易之以訪問訪問久則倦倦則易之以修令修令久則怠怠則易之以安身安身久則滯滯則易之以聽政以後事改前心則亦所以散其氣也此一段可與寬猛相濟之理同看而太史公自敘所言蘇子瞻御試策所論皆偏矣

三魚堂日記

卷五

三

又露其體下即接以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疏云神隨形而盛衰既露其體則神識亦弱此又可味 廿九閱申豐論極疏引鄭康成云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不知其小者夫深山窮谷固陰近寒極陰之處冰寒所聚不取其冰則氣蓄不泄結凝而為伏陰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為霜詳載申豐之言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其實霜不是盡由冰亦政失所致也吾於是知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老執其一隅之見而未知道之大端然道未始不在此也又於此知古人之變理陰陽周密無遺 觀 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知季氏之巧於卸罪欲名實兼

收 女叔齊之論儀與北宮文子之論儀淺深不同而各極其妙 叔向論鑄刑管孔疏有二意其前則曰伊訓云 夫三肇修人紀制官刑穆王作呂刑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皆是豫制刑矣而云臨事制刑不豫設法者聖王雖制法舉其大綱但其犯一法情有淺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可恕難其時事議其重輕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入不豫設法告示下民令不測其淺深常畏威而懼罪也其後則曰子產鑄刑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議之如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於天下莫之能革以今觀之不可一日而無律也斯有旨矣古者分地建國奕世相承知國為吾土眾實我民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臨事議罪秦漢以來長吏以時代其民非己若任其縱舍必將喜怒變常愛憎改不得不在法以齊之此又是一意前說勝愚常云律可而例不可定前說正是愚意

三魚堂日記

卷五

三

三魚堂日記卷五終



三魚堂日記卷六

吳江後學



八午下

十月初一閱孔氏解三墳五典不偏主一說及解禘廟所
 陳災癸女則皆云非吾徒所能測絕不穿鑿最為得體
 疑相忌之際為禍最速觀於樂高陳鮑之事可不懼
 哉 子產處鄭乞之事此與鄭之戰孫叔敖初則南轅終
 則曰窮我亦八同一無我 昭二十一年魯待范鞅十一
 牢據疏因十四年魯人失禮為鮑國七年遂致范鞅之怒
 其後哀七年吳遂殺百牢一失禮遂無有底止益歎子產
 之善事大國 叔孫穆子不肯行賂於樂王黷昭子不肯
 行賂於范獻子同一正氣 晏子論和同政云說和義而
 不言政古人未有政也疏亦不言政為何物疑即今之醫
 藥疏謂急就滿乃有鹽豉秦漢以來始為之 昭二十一
 年梓慎曰二分二至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
 道也至相過也注云二分日夜等二至長短極然不言日
 夜等長短極何以便宜日食孔疏亦不甚明 孔疏子太
 叔論禮條下云既言天之經不可復言地之經故變文稱
 義既言則天之明不可復言則地之明故變文言因因之
 與則互相通也正是變文使相避耳此可想古人換字之

三魚堂日記

卷六

法又太叔云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疏云性
 曲者以禮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此意亦最精 左傳后
 稷有子伯封此與堯舜之朱均同 昭二十九年孔疏論
 鍾黎烈山只援引經傳絕不武斷最得不知為不知之意
 初三借得鈍翁類稿三十二卷至五十卷內有王西樵傳
 名士錄乙載其所作偽詩傳論略云近世所傳子貢詩傳
 申公詩說皆偽也明有鄭人豐道生好撰偽書自言其家
 有魯詩世學一書傳自遠祖稷實自撰也又作詩傳託之
 子貢以為張本而所謂世學者若相與發明尋有妄人依
 旁詩傳別撰詩說其體類小序其說與豐氏盡同惟篇次
 小異道生敘詩傳源流又詭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虞喜
 奉詔摹石而宋王子韶開河得之其說最支離而同時諸
 公無覺之者郭子章刻之於楚李維楨為序亦不一致疑
 惟道生同郭同應賓者著九經考異辨之特詳然微周氏
 其偽亦灼然也凡古書源流存亡真贗漢藝文隋經籍降
 及鄭通志馬通考諸書可覆而按也漢書儒林敘諸家授
 受尤悉並無一言及子貢詩傳者考虞喜傳亦無奉詔書
 石經事獨申公為魯詩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
 隋志明言亡於西晉安得至今猶存此書本不足以欺後
 世而姚氏詩疑問引傳說與序等遂若詩傳果出子貢之

手者按西樵之論最有功於詩注載之集中亦最有見余
 向因疑之然未知其出於豐坊也 鈍翁集有云公伯寮
 親與七十子之列而敢於毀季路邢和叔本程門高弟而
 遽誣宣仁以附紹述之說比例固好但察雖史記列弟子
 中而家語無之未可定為弟子也即使果弟子矣或在七
 十人之外而未必在七十人之內即使內矣而或在執
 費以後叛其師友或在執費以前未聞聖教皆不可知古
 事遠難難以臆斷也 又陝西提督李思忠墓誌銘云
 本朝用薄板五六寸作滿字其上以代簿籍每數片輒用
 牛片貫之謂之楮子 又為文文肅公震孟之子秉字孫
 三魚堂日記 卷六 三
 作墓誌云秉所著有定陵注略先撥志始烈皇小識甲乙
 事案欲向其子點字與求之又云文肅係文衡山之孫彭
 之子
 初四赴李學士天馥酌同席新選武陟縣鄒象雍言吳伯
 成之在無錫也其最有力處在盡遣前任侵那各官回
 去蓋其時適逢康熙九年以前錢糧停徵遂力稟上臺凡
 赦後錢糧那解救前者但行查免而浮報其數以作部費
 遂得允行此其最有造於地方者也而其性豪侈所空亦
 不下數萬用術以脫身至今尚未補完至其聽訟無一虛
 公者一日可了百十件所謂才者如此又言吳國對之提

學也狼籍為從來所未有
 初六施愚山來投刺并送詩一冊其詩頗有古人風非尋
 常月露風雲之話張老師曾贊其人洵不誣也
 初七葉詔老來會言及皇輿表云此書因為期太促未能
 精核近得吳任臣十國春秋又加考正然未確者尚多若
 遽加頌刻遺笑後人其害猶淺若後人不知奉為信史則
 其罪大矣須啓奏更加考訂乃可刻耳此真君子之言又
 言薦舉中湯名斌施名閻章品行之高又言張幹臣之苦
 節
 初八閱孔疏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奔鄆又奔
 三魚堂日記 卷六 四
 隨疏云鄆都在江北唯東王走西涉睢又南濟江乃入於
 雲中知此雲在江南昭三年王與鄭伯出於江南之夢謂
 此也言江南之夢則江北亦有夢矣相如子虛賦云雲夢
 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又云隨義陽隨縣其國在
 楚之東也鄆江夏雲杜縣則是楚之西南吳師猶尚在楚
 更東來奔隨國者蓋謂楚與隨有恩謂可保守故也今按
 一統志德安府治唐為安州春秋時為鄆子國闕辛為鄆
 公卽此則此鄆在楚都東北矣又鄆陽府鄆縣古麇國則
 又在楚都西北矣又荊州府有鄆城在府城南二百里楚
 昭王時所築則此在楚都西南矣又似與江夏無干又沔

陽州景陵縣則古之江夏雲杜然又在楚都東南而非西
南未知孰是孫北海據沈存中說謂楚子入雲是江北之
雲恐難信但沈氏定以江北之監利景陵江南之公安石
首爲雲夢此則近之大抵此澤在江南者迤而西在洞庭
之右在江北者迤而東與洞庭遙對矣胡三省通鑑注據漢陽志云雲在江北
北夢在江南見廣烈定九年晉車在中牟疏疑此與論
王三十三年鑑斷語之中牟當在河北而非河南之中牟最是定四年辨豫
章在江北而非江南之豫章亦是 哀公元年有田一成
有眾一旅杜注云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孔疏云方十
里應有九百夫而止五百人者以井衍沃牧隰舉之法推
三魚堂日記 卷六 五

崩帝王世紀依世元王亦立此但可傳疑難武斷也孔
疏言仲尼感麟而作春秋所以感者以聖人之生非其時
道無所施與麟相類故爲感也杜以獲麟之義唯此而已
而深譏公羊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之說若謂麟應孔子而
至則邱明子思孟軻荀卿皆尊崇孔子之德何以不言此
說最大雅 哀廿七年傳云君子之謀也始中終皆舉之
而後入焉注云所謂君子三思此不是始中終皆舉只是
一思 孔疏衛在汲郡朝歌文公遷楚邱成公遷帝邱則
在東郡濮陽則朝歌已爲狄有後又入於晉然疏未明言
初九柯翰周來會言初七見薦舉諸人會於眾春園有
三魚堂日記 卷六 六

以媿詩緘封呈汪若文者眾止見其結句云杯盤狼籍醉
巢由文人輕薄之習有以自取可不畏哉 閱邸報工部
題七月內礪山縣石將軍廟及蕭縣九里溝等處黃河沖
決愚前過宿遷見河流淺濫謂將來河之決必在宿遷以
上不幸言而中
初十會葉訊老適翼王在坐訊老言魏環老之不可及云
今大僚入與滿臣言事則唯唯謹謹出則盡歸咎於滿臣
環老則不然與滿人言未嘗苟同出而對人言則亦不諉
罪於滿臣此真是大臣之用心又言黃太冲學案嫌其論
吳康齋附右亭事不辨其誣而以爲妙用不可訓又稱陽

明之人品功業翼王言其論良知之偏詛菴言人能如此
做去亦好余言依良知之說恐入於禪詛菴言今若有窮
禪客亦妙此皆有感於時而云然然詛菴論學微主陽明
子因初交未敢深言尙有待也借張瑤泉文集而反 前
八月十九會魏環老出其婿李名恒恍試卷閱之文甚懇
摯余因言及白折價一兩五錢太重魏云始定價時部中
援舊例尙不止此再三搜尋乃得一兩五錢之例此似失
於詳審凡事尙可循例米價隨時不同豈可循例且亦非
部中所能遙定必應令督撫照時價報進而部中權衡之
乃爲妥當

三魚堂日記

卷六

七

十一將瑤山之唾居存錄發兩僕抄其書頗有發明故全
錄之集內有王山遺響一種則皆雜記其山居之事此一
書殊可不作雖春風沂水亦足見賢者之高致不必瑣瑣
著述至五六卷之多也所謂王山者在泰和縣東南七十
里其始名義山晉華陰王子瑤修道於此仙去亦名子瑤
山唐貞觀中長安匡智與其姪亦修道於此山仙去故又
名匡山唐末有羅韜字洞晦者建匡山書院於其麓黃勉
齋饒雙峰嘗講學於此 王山遺響內有一條云居茅屋
中每從搜覽之暇默坐觀心焚香一炷雖本體照徹不得
遽信覺山空人靜諸緣屏退點塵不到精神收拾透爽快

然又其序云建我師祠以俎豆薛胡羅高四先生則其學
大抵微近於梁谿 又一條云塘南王公云孔子曰無知
陽明言知善知惡是良知姑就初學所及言之使從此透
入必透到水盡山窮處乃可夫單提良知既爲後人所疑
而塘南又淺視良知提出無知水盡山窮從何下手此說
得好 又一條云水簾洞王山中天半路斷始以梯升繼
則磴石而上然空中階級意在速成根脚不平未及旬日
雨過則崩程子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闢譬如九層之臺須
大做脚始得又稱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
實地上安脚更好嗟嗟夫心之所之曰志學者立志當以

三魚堂日記

卷六

八

君子自待以希賢希聖希天自期最不可薄視此身隘視
此心掀天揭地全在脚跟否則便小有成就亦非大規模
久則且如風中草任其披靡如水上萍聽其飄蕩做得一
分便損一分做得一層便壞一層子是以因山徑之既成
復傾不能不與學者求其所以立脚所以栽根此一條最
警切不可不猛省夫康節猶空中樓閣也而況不如康節
者乎 又一條引孟我憑山居詩云門外一川水亭中數
卷書眼前多少事誰道是幽居須知此事是何等事爲天
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又
一條論做詩云後生纔得科第去學做詩做詩何用好是

李杜撤下許多好人不學卻去學醉漢此等議論大有益
學者其序云箕山別號諫止遊畋一疏直與宣公奏議並
垂在經筵命之講經則陳說無餘命之賦詩則辭以小道
不足為益寶錄云其文集總名庸書此係抄本雖有其目
而尙未全其文氣頗弱內有合刻薛王語錄序云非文成
之異於文清而學文成者之異於文清此似涉調停語
又有合刻胡敬齋張古城兩先生集云二人皆餘千人張
有陸學訂疑未知張為何名序言其劾李攷省僧繼曉遠
貶景東又云饒雙峯亦餘千人楷墨鮮徵張吉字克修見
三元考明成化
十七年辛
五進士

三魚堂日記 卷六

九

十二閱箕山集有與魏庸齋論尋孔顏樂處庸齋云舍功
問效如舍舟渡水舍梯登屋終日尋不可得否則講說高
妙動涉禪機茫無把握不若溯流窮源從切實下手處尋
去水到渠成自有樂地箕山云樂者即吾之本體成之性
得之天非從外面攙和非從後來添設獨恐為境遷為物
撓為慾蔽遂舉本來樂體被無端怨尤填胸滿膈非用一
番功夫一番尋求便說曠達放誕總非向來真樂又云識
本體固難復本體尤難二先生說尋字最好皆本集注朱
子之意庸齋又云從何尋曰下學上達克己復禮箕山有
自述其山房舊有扁命云尋孔顏樂處聯云問孔子何以

樂日發憤忘食問顏子何以樂曰既竭吾才又云言孔顏
樂處即知思孟樂處皆足補集注所未及 又庸齋疑好
仁惡不仁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見過內自訟好德如好色
顏曾漆雕開仲弓子路南容儘足以當之何云未見箕山
答之有三意一則云夫子所歎未見或偶以此勉人或有
所感而云非竟以為空谷足音一則云夫子生平無一日
非望道未見之心則是數者尙不能以信諸己安能以信
諸人此又是就其極而言當合看末又言此仍非必不可
幾之事誠能從內自訟做起由勉歸熟安知不將且暮遇
之尤妙 又一篇云執著有執著之失和平亦有和平之

三魚堂日記 卷六

十

失此非著實體認者不知 又與人書云人欲合知行為
一我必分知行為二單提致知不如實說篤行為明白切
實若以力行工夫總以致良知三字盡之雖是透脫恐學
者竟走入空寂一邊此條最足羽翼程朱 又與熊青嶽
書云若提明善二字謂可包知行則致良知亦可包知行
姚江復起將有辭於吾矣與前書同意不知青嶽何以有
此論 又與羅先生未詳何人書云令師青老見解不偏考究
有年其閉道錄頗與某私淑羅文莊之意有合又孫北海
學問淵深所梓薛文清胡敬齋羅文莊高存之四先生學
約俱有不謀而同者按此則箕山所推重者此二人而已

又有一書言宋儒語略前序後跋議論參差予所取於
 簞山者正在於此人能勇於從善如此天下有何事哉使
 象山有此心則必無無極太極之爭使陽明有此心則必
 不執良知之說必不為晚年定論之書今人挾一偏之見
 恥屈於正論多方以求勝孰知先生之所以不可及者乃
 在於能屈即氣能抗萬乘之威力足以卻紛華靡麗之習
 乃區區整菴一書遂退然自下盡改其故學非天下之大
 勇其孰能之乎 竊思日求去過而過不能去者一則起
 於欲根之未盡一則起於氣習之未除一則起於見識之
 未真

三魚堂日記 卷六 十一

十三初將小學示學生因看立教篇內則一條歎古人之
 教必防之於未然必使之以漸進所以教無不成又因此
 條內有二十博學不教句歎今之少年以謀食之故未及
 二十俱已為師誤已誤人其害不淺
 十四閱張簞山與熊青嶽書論學問經濟雖不是兩箇畢
 竟經濟有從學問來者亦有不從學問來者從學問來者
 學顏子之學即志伊尹之志不從學問來者則為驕吝為
 器小為執拘甚至為奸險非不自謂有猷有為而其實毒
 蒼生而誤國事者即此自命為經濟之人其論最快正是
 今日用人對病之藥

十五與學生講小學明倫篇內子事父母一條想見古人
 一團愛敬之意融結而出分不得某處是愛某處是敬
 十六會黃俞邵問杜氏釋例亦云未嘗見云王魯齋有論
 語考證馮名雲驥之尊公宦於金華有其抄本又曾刻魯
 齋集又云江西廬陵黃瑞節有朱子成書載在通志前朱
 錫鬯所買參同契注即滅書中一種也又云江寧何楷有
 古易訂詁最好 與學生講小學見禮記說不登高不臨
 深不苟訾不苟笑夫苟訾苟笑與登高臨深一樣可不異
 哉

三魚堂日記 卷六 十二

十八會高郵王亮士言漸總河先挑海口之非蓋與潘季
 馴以水刷沙之法相背謬又言治河如治賊未有不治而
 能安者今則不患無治之之法但患上下之掣肘部中之
 銷算既刻而內外之陋規又難除若使主計者能如劉晏
 造船之法則河不難治矣又言河勢隨時不同看治河之
 言必考其年月又言高寶之河是淮水入海之舊道高家
 堰是梁武所築之堰此二意想是亮士應度之言因借其所著疏論彙
 歸集 會孔君聲之弟言包內光景云權使其士虜使其
 民可謂切中又曰多買漢人而虐使之此累蒸必墜之道
 十九汪君文來言吳俗禮教之弛禮既不行昏祭則家自
 為禮喪禮則迫於律而又廢壞已極又言儀禮有子妾有

服而律無之今人奈何不從律而從禮又言昌黎闢佛而子厚崇佛永叔闢佛而子瞻崇佛子固闢佛而介甫崇佛此皆文人欲自成一派不欲爲同之意此則太薄視數子又言北宋之學有三介甫也子瞻也伊川也在當時皆甚新故學者宗之介甫之學未幾卽亡子瞻之學行於金伊川之學行於南宋至元虞伯生歐陽元吳萊宋濂之徒則會而一之此段亦說得是但云伊川之學亦以新而爲學者所宗則失言矣至言元人合二家爲一則似其自道翼王言若文之攻歸元恭也因其望重有傾而下之意其攻錢收齋也亦然又言詔菴亦有此風近則漸近於道

三魚堂日記

卷六

廿三

矣 赴宋大司寇酌張能麟米漢雯李念茲同席

二十閱王亮士疏濬末議一篇此篇專論濱海形勢卽導淮九則中海口一條之意而此言之特詳大意言北至廟灣南抵泰州二三百里是卽所謂范公堤名場場分卽於上按地分界亦猶自淮及揚高寶各分界於其中也東爲鹽場龜戶居之西爲民田惟民種之挨堤內有大河名曰穿場河沿河各立場分各有石閘洩水入於運鹽港河以達於海是則各場皆有海口矣當年范公造堤之義有三一爲不開穿場河則場分隔絕鹽舫難於轉運一爲高寶真鹽下河一帶直達鹽場上下瀾漫毫無阻隔土水易洩

涓滴不留則民田盡成陸地而海潮泛漲斥鹵倒入則苗稼勢必枯焦又慮水壅莫洩故各造石閘以達港而入於海是卽所謂運鹽各港河也考前朝祖制自范公堤外皆係草場惟供燒薪不時禾稼是以不厭海潮故范公惟於堤上開口各立水簾而不問閘下之港與河也今草場既於前朝變價以充邊餉則在官之草場盡爲各竈之私產開墾耕刈盡屬禾苗雖欲不實爲築壩不可得矣倘惟議開復而不議建閘以時啟閉非持平之論也又云地脈田雍而豫而揚至海而盡此舊說也若海中大勢必至黑洋方爲大海其色深黑而味苦若其出海千餘里雖則茫然

三魚堂日記

卷六

廿四

無際實則非可橫行之地蓋耕牧之地至通泰興鹽而盡其未盡者分沙五支直入大海之中凡千餘里所謂五餘沙也潮長則洋洋湯湯茫無畔岸潮落則沙壅土漲深不容尺其沙土堅硬更甚鐵石海船可載數千斤者必遠而避之惟沙船底窄可以掉臂其中其船卽因沙以得名故海口之開無與於疏防又云若淮黃會而東趨則滙聚於安東對面之馬邏建義蘇家嘴新溝口柳蒲灣五大險工一帶處所入海欲於對岸開一支河以殺河勢又懼有傷安東必築高堤以固之

揚民情愈同若議築程家壩一帶決口則吁泗等州縣必
爲力爭謂與彼地不利查萬歷年間潘季馴築塞高堰決
口之後吁泗皆樂豐年載在潘公申辨泗州鄉紳常三省
疏中若非當年赫然震怒將常三省力行勸罷高堰石工
焉能告成而不意彼地奸人利於私販又將石工未及之
處復行盜決以致貽害若此也又議用災民供畚鍤云細
心分別壯健定爲一工派於泥水險要地面每日照六分
定例日給米四升銀二分婦女及老幼定爲一工派於高
原地面日給米三升銀三分如其人力微小則量減銀二
分若夫疲癯殘疾雖不能資其力役之用而實可課以綯

三魚堂日記

卷六

十五

索賠擊之工亦止給以米二升銀二分所有節省銀米存
爲犒勞壯健鼓舞工作之費夫役不必遠調而自集災民
不必賑恤而共飽又云苟得其人而任之必假之以用舍
之柄濡之以持久之計裕之以錢穀之資與之以便宜之
略重之以生殺之權而斷不可拘牽之以文墨淆亂之以
議論限勒之以程期恐動之以詰責始可漸次以期其功
倘決一口而必俟部覆以施功用一錢而必俟估計以銷
奏拔一人而必拘資格以注冊罪一夫而必待奏奪以施
刑欲求平成立奏此必不得之效

廿二校對黃山語錄因其論好名二字字竊思好名亦不

可一例論愚不肖之人惟恐其不好名賢智之人惟恐其
好名出處取予惟恐其不好名學術政教惟恐其好名又
黃山謂夫子之道中以貫之愚謂曾子言忠恕是誠以貫
之若程朱重主敬則又是敬以貫之此當互看黃山語錄
上卷云學問止有漸進工夫別無頓悟法門又云諸家言
自然言頓悟不問元氣虛實專用表散之劑不害人不止
矣此最足見其學之正又云儒者言學爲人所說過者不
必更說然舍人所說過者更何從說聖賢言語愈讀愈有
味越講越無窮又深取章楓山先生之言已盡之說此足
見其學之樸實又論氣云氣無動無靜以所行有動有靜

三魚堂日記

卷六

十六

矣氣無聚無散以所附有聚有散矣論陰陽云陰陽有相
生之時無未生之時此尤足見其體認之細
廿三校對黃山語錄因思博施濟衆修己以敬二章一是
順說一是逆說合看可見體用之妙 黃山論典試分房
所急者在植桃李而非有以人事君之心切符今日之弊
又云儒者之學不宜單提靜字以類於禪然靜則悔吝少
亦收斂雜馳之一端此亦說得斟酌 因黃山之文思辭
章之學雖非儒者所尚然篇章句字各有其法亦格物之
功所不可少看程朱之文何等精妙文冗弱而不振者亦
是格物之功未至

廿四閱學部通辨見象山對朱濟道言收拾精神自立主宰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因思象山陽明景逸念臺皆是收拾精神一路工夫皆是心學但象山主靜陽明則不分動靜景逸主靜念臺則分動靜象山陽明則竟不要讀書窮理景逸念臺則略及於讀書窮理象山陽明則指理在心外景逸念臺則指理在心內究竟則一樣指理在心外者如鏡之影指理在心內者如樹之根得失自不同辨有明之理學較宋更難以陽明之功業高劉之節義皆天下所信服如順風而呼故辨之尤難今人見陽明之功業便以議之者為刻不知管夷吾之

三魚堂日記

卷六

七

在春秋是何等樣功業孔孟只以一小字一卑字斷之安得以其功而信其學哉且陽明即有功亦不過在一時而以朱子為楊墨以孔子為九千鑑其得罪在萬世吾豈能為之解耶

廿六看張江陵作呂豫所名調墓誌云公為人外溫而心

辨中毅而貌和於事訥訥不輕為可否於人恂恂不苟為異同嘗曰大臣協心體國苟利社稷嫌怨共之政本之地斷斷而爭如國體何世儒寥寥猥小曹參而卑丙吉然則虞廷云寅恭者非耶按江陵之贊呂公者如此而其身則殊不然蓋呂公之為人亦非中正之道也又作楊虞坡墓

銘云李郭無文韓范無武此似譽之太過又作軒轅問道頌述廣成子之言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心靜神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此似非刪書斷自唐虞之意大臣告君不宜及此讀其辛未程策論治不主更張而主綜核綜核二字是江陵本領乃惡更張而遂病孟子之法先王而取荀卿之法後王則過矣

廿七學生問伯夷伊尹柳下惠與楊墨同異愚因思夷尹惠皆在中一問但略有所偏若楊墨則偏在兩旁著壁去了又見黃山語錄云會點之樂是日月至焉之樂顏子

三魚堂日記

卷六

六

之樂是三月不違之樂但有生熟之分皆是實見與虛見不同此亦看得最好

廿八會富平李天生名因樓實君子也叩其所學極留心

程朱管纂輯大全或問業引存疑淺說謂之四書五則又言顧憲人亦住富平其學亦尚程朱近日所續日知錄多論學之言與前刻不同從左襄南處借得吳志伊春王正月辨三篇大意謂春秋自主周正若周禮則以夏正雜周正詩歌所咏則如今人稱攝提孟陬等語不泥昭代時令安得以周禮幽風而并疑左傳春秋諸書乎又謂商周改時月秦改歲始不改時月亦不得強合而一之以致彼

此交疑其言商亦改時月者則據梓慎云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漢律歷志云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陳寵云陽氣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陽氣已至人以為正夏以為春有此數據則殷之改時改月可知書之言惟元祀十有二月者今子月耳即位宜於歲首而不於歲首未踰年不應改元而改元則夏忠商質亦難以周禮證夏商也若夫秦則改年始而不改時月以閏月為後九月史記確有所據而文穎顏師古輩泥商周改月之見更謂秦以十月為正月若史家所載皆太初時追改非當日本稱則又拘矣其論甚辨然

王魚堂日記

卷六

十九

吾謂梓慎陳寵之言或以夏周之時月而遙推商之時月亦未可知難定謂改月商周則同踰年改元商周則異總之古事難以臆斷也 孫北海禹貢考謂碣石現在永平未嘗淪入於海此似其獨得之見夏彝仲禹貢合注亦未之知也 思禹疏九河當時必更有蓄洩之法蓋河者不可不分亦不可分者也不分則勢盛而易潰分則流緩而沙淤故分亦決不分亦決者也禹既疏九河必立蓄洩之法如今之閘坐然水大則通之以殺其勢水緩則閉之而勿分其力三代以下守其法所以無河患後世廢之則潰決而不可為矣愚因潘季馴之治河而悟及於此 于鱗

咏古詩有因知沮溺用即社稷臣二句最好又雜興詩有云馳驅名利場無駭不駑駘亦名言也

廿九會葉詠菴歎今世不講於禮又言熊孝感閑道錄雖刻自以有未慊處不多刷印亦見其虛心借黃太冲雜文二冊而歸 會王亮士余問何以欲分黃答云非分也暫分也而即合猶開河之有月河耳不暫分則河勢盛而清口之淮不能出又問縷堤答云濱河必須三層堤最近河曰縷堤縷堤之內曰觀堤觀堤之內曰遙堤即老堤也縷堤觀堤決而不妨決則可以緩水勢遙堤則不可決也又縷堤至觀堤觀堤至遙堤每三里五里則有隔堤隔堤縱

王魚堂日記

卷六

二十

而三堤橫有此隔堤則橫堤雖決不過決在此三里五里之內而已又問斗門滾水壩及閘之別曰通船者曰閘如閘而狹不可通船者曰斗門閘而淺不下板者曰滾水壩又曰禹貢先治水而後定貢道今則貢道先定而後治水所以難又言翟家壩至今未塞 三十陳子熟來會言幾亭書惟明儒統未刻又有李衛公李忠定張江陵三先生合纂亦未刻高子遺書板則在南都不可問矣 閱黃太冲文知山陰之學其病只在不知朱子所謂析之極其精合之盡其大二語故朱子分八條目而山陰則以誠意為了義曰致知致此也格物格此也

朱子以主敬置八條目之外而山陰則以誠意當主敬

太冲與姜定菴書云致知之知乃澄然未發之體因艱難

而不忍因乍見而惻隱此知之已發者吾之所致者在澄

然之體由澄然而發見發見者無所容吾致也噫如此說

則朱子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如何解乎 辨學術

異同若在經書文義上辨之則彼此膠執葛藤無已矣且

舍文義而單論下手工夫則得失自見

十一月初一聞變

初二出京

廿九到家始知二弟又於十月二十九日亥時遭變矣嗚

呼痛哉弟生平少卓然之志臨終乃井井遺言以衰經敘

又戒家人勿遽出柩俟我兄歸視嗚呼吾弟臨沒乃惓惓

於父兄如此此一念雖聖賢□□孝弟豈有外於斯哉己未

二月初十係弟百日補記

三魚堂日記卷六終

三魚堂日記卷七

吳江後學柳樹芳涓生校刊

庚申

正月廿五魚裳同松江蔡羽煥名奕唐欽文名來二子皆

有志於學

二月廿五李巢來兄弟來不及會留李子喬及楊名天藻

二札子喬書中欲輯文清敬齋涇陽啟新景逸五先生語

錄其留心先儒亦不易得也 有雲間范名安濟者以俞

汝為所輯荒政要覽寄余閱

四月廿四宋崑友名來弔崑友自壬子歲會於嘉興別來

三魚堂日記 卷七

已九年至是同好生來以所作致知在格物文示余曰學

術異同俱自此句始故欲借此以正世之謬其文大抵謂

格物工夫緊接小學小學之後知識漸開亦漸消故格物

者所以擴充其聰明範圍其聰明者也豈無生知良知而

生知不恆有良知不可恃也做格物工夫似偏似渙而不

厭其偏不厭其渙循其緩急輕重審其難易淺深由其當

然以及其所以然由勉而之安此所以為小學之終而大

學之始也致知在格物猶曰致知者必教之格物云耳全

在教者主張其論甚正後有自記尤說得痛切予但嫌其

開講微與口氣不合蓋就題論之小學是遠脈致知是近

脈舍近脈而單取遠脈則已失之太寬即以遠脈言之亦止可云小學之後不可不格物若重說小學之要緊則是題後繳法而非題前取脈之法矣又其落題亦微似論體不似經義式亦未免為時套所累予以此二處直告之蓋惜其文大有益於學者而不欲其為小疵所累也又示我以所刊習是編其言亦多切日用又崑友甚留心經濟其所作姚廣孝論亦是一篇大文字

五月初一徽人黃鳳儀凡字去為其姪候選同知來訪幕賓

余以錢爾載告之去凡亦以先用即選通判貢生向寓嘉善開典余因思近來捐納之例不但當為朝廷惜官亦當

三魚堂日記

卷七

十一

為朝廷惜人大凡富厚之人以勤儉起家往往多忠厚誠樸之子豈非朝廷之良民善眾乎若欲獎其急公加以散秩可也今不問其能否而官之所謂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及其債事不能不以刑罰隨之是獎之者適所以害之而已

初二旂公以所借吳康齋集寄閱

初六閱天之高也一節文思此章所謂鑿有二種一是不讀書之鑿一是多讀書之鑿不讀書之鑿不知故者也多讀書之鑿不知故之利者也

廿八到西塘會集來兄弟借吳立夫集歸

八月初一偶思夫子言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見聖人論治與綜核之治真有天壤之別綜核之徒論選舉未有不急防人之欺蔽者聖人則所重在舉爾所知蓋在我一段至誠之念正大之氣未有不能動人者何患賢才之不可盡知耶若沾沾以綜核為事則是名家之所為一法立而一弊生其為紛擾不亦甚乎此當與視觀察章同看

初二悟得天下道理只是一個旋相為官之法在醫家則謂之君臣佐使已入日抄

閏八月初二集來同錢孝瑞來以大明會典歷代名臣奏

三魚堂日記

卷七

三

議贈

廿四至平湖遙集率其徒沈顯渭字穎程佺字吧來受業

十一月十四往省舟中閱威咫尺所作韻法至論縱有四聲橫有七音之說似是而實非謂在樂五聲二變為七音若喉牙舌唇齒之音即止於七亦與樂之七音風馬牛不相及也夫十二律者聲之有定者也宮商者聲之無定者也今以一字而高下之則十二律殆幾乎徧律尚不可定而可定其為宮商乎且玉篇韻會及陳獻可其分屬互有不同其為牽合無疑此論實聞所未聞又相與面論三十六字母宜刪者六宜增者二十有八合之得五十八母切

韻指南等書不知聲之有母非三十六字之可統也故有音和類隔等門輾轉葛藤又云邵子不用見溪羣疑等母而以地音一百五十二爲母此是振古人豪之識但聲音之數則實無如是之多也若獻可之韻雖云本邵子實不用邵子之法又云從來韻譜止爲詩賦限韻而設原非審音而分韻元尚聲律而周氏之韻出一釐千古之訛洪武因之又云自唐以前之詩必以律呂調之而始可合樂至詞曲起則律呂卽在詞曲之中矣辛酉十一月閱邵子書知以律呂配聲亦是借說非樂中

十六閱威咫尺職方公傳因思論天啟問事當使崔魏自

三魚堂日記

卷七

四

崔魏三案自三案雖當日崔魏借三案以攻東林然君子正不得因崔魏而苛求於三案誠明於孔子所謂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則其論自定又職方公疏中云東林崔魏而外名教之途甚寬卽幾亭所云只論通不通不論東不東也此亦是至論

十九赴李撫院酌會曹秋岳自言所輯崇禎朝史上諭及奏疏分爲二集共有四千餘葉又言夏彝仲幸存錄議論多游移黃太沖汰存錄之言皆合大抵秋岳之意猶專主東林也又言梅村綏寇紀畧持論甚正大

二十至山東唐名夢賚寓唐出所作贈高念東先生莫忘

篇十首內有莫忘常何薦馬周惓惓指此語以示余蓋惟恐其負蔚州之薦也因言蔚州之初出也深以京邸匱乏爲慮不欲出有李恆岳者恆岳子名振藻係捐納主政張藻子王成進士蔚州妻兄弟也饒於財聞之謂蔚州曰子官京師約日費金幾何曰日一兩足矣李曰止於是乎我能爲子任之子果能出而有爲吾何惜焉蔚州卽起謝曰子能如是我卽命駕矣故蔚州之卓然於朝而無內顧憂者恆岳成之也又言古之時未嘗用銀今天下惟知有銀矣故富之權上不能操而下操之反以官爵易富人之銀則倒懸甚矣救其弊者莫若用鈔用鈔則富之權在上但恐法屢變而不信於民

三魚堂日記

卷七

五

此則在行之者何如耳又言欲天下之平必令反側子自安今滇黔未定而卽不能忘情於反正之人非所以安反側也川東之變毋乃當軸者實導之乎迨其變已萌而後行寬大則天下豈復能信乎又言高念東與同縣而比鄰其人清潔異常然頗不耐事有嵇阮之風一日高方與某弈其子在黔中家人自黔逃歸左右以告高徐竟局然後入問其子之生死亦信二氏又言會寓書施愚山勸其講學講學之效當見於十年之後又甚言朱二眉之不足信廿二會麗符甚言近日衙門改口供及胥吏有頂手之弊又言布政司向有備用銀一項凡無款之費如刊賦役全

書之類皆取諸此府縣亦各有備用銀今則俱奉裁矣

辛酉

正月十六嘉定李實同吳箴字聖臣來教贊

十九魚裳兄弟來留宿于舉盤銘及切磋琢磨之義商之
旂公謂荀日新三句內句句皆有切磋琢磨工夫予首肯
之

廿三松江唐變來執贊言山堂考索一書議論皆宗朱子

又湖州前輩莊元臣有古今文訣闡發甚明又言崑山朱

致一名用純講學以大全蒙引為本查吳江續志莊字忠甫本吳江人萬曆甲辰進

中書

三魚堂日記

卷七

六

二月初五會嗣開叔祖言法不可輕變所變之法雖善而
小民未必通知則胥吏反因以生奸非數年之久不能得
其益又言人之奸弊當預防之不可使至於甚至於甚而
後治之則所傷實多又言及東林云當日往往有為人所
用不覺其入者故人貴自立

初八旂公借真西山集寄來共五十一卷係正德時刊本

十一舟中閱西山集中問答一卷云大學之止至善正是
美與大之地位久而不息則大而化之至於聖矣愚向云
至善是恰好處是逐事說觀西山所云則是統說疑可兼
用

十二至崑山舟中讀西山集有葉安仁墓誌銘云葉名湜

字子是建安人為安仁令以循吏稱子采末云世遠道散

為政者芻狗其人鬼魅其俗以為非嚴法峻刑不能服而

朝夕所治者敲朴以聚財而已其間義利先後之說鮮不

姍笑以為迂闊而君用之於治邑不期年間其效章灼若

是然則謂古道不可行於今斯民不可以理義化其又果

然與又言君壯歲游文公朱先生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

故其為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愚向讀葉采近思錄注不

知其人觀此知采之學有自來矣

十三讀西山集通判廣州吳君墓誌銘云自古者銘鼎之

三魚堂日記

卷七

七

制變而為碑碣誅狀由一命以上苟絲粟可記必託之文
以傳其弊也有葩華而亡根實惟有德君子其言如金石
然後可信弗誣愚按此言最是然今之世偽文肆出益有
不待有德君子之執筆而假託其名字以炫耀於世者比
此而是世風之下可勝歎哉又滕德粹墓誌銘云自清
熙後義理之學日明然士多假竊形似竅弄筆舌間勿身
踐也按在清熙尚然況後世耶 至常熟
十四侯大年言馬元調有子名舒字應之今尚在其人亦
樸實所刻筆談板已在典鋪矣又言嘉定志水利係侯紀
原一人獨修

十八閱西山集史彌遠乞歸田里補還服制不允詔曰大臣之義與眾庶不同多事之時視承平亦異夫既任安危之責則當權輕重之宜其他賜彌遠詔尚多皆極其贊揚至云羣材彙進蔚有慶歷元祐之風公道砥平浸還乾道淳熙之舊西山亦不幸而處此時哉

廿五閱西山集夜氣箴曰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讀至此不覺悚然又題跋內有云觀胡文定公傳家錄自聖學之源流治道之機括脩己接物亡間鉅細皆為子弟言之故自致堂五峯昆弟至於西園或出或處皆能行天下之大道守古人之正法不知傳家錄

三魚堂日記

卷七

八

一書今尚存否又云以理論氣者濂溪先生之學也以理論數者安樂先生之學也二語最精

廿四與學生論子出一題宜主教不躐等說時文多亂拈廿七卓先生有八編類纂共一百本乃陳仁錫所纂八編者邱濬之大學衍義補唐順之之左編右編稗編章潢之圖書編鄧元錫之函史馮琦之經濟類編馮復京之經世實用編而首則列宋楊甲之六經圖焉其書條例亦不甚精 偶閱所載實用編論樂曰三分損益此從自管敬仲然敬仲謂五音非謂十二律淮南客乃嫁其說於律遂謂十二律亦復下生上上生下而所損益皆以三分一此其

說恐不然而馬遷誤信之又云十二律三分損益是因宮商角徵羽三分損一之說而誤用之而隔八相生是又因十二律三分損益之說而誤成之者也其論甚奇而序則謂其張紫陽旗鼓未知其如何樣張四月十七於屠武虬寓見焉有朱子錄要三月初二吳江楊秋以瞿氏家乘借閱敘稅收瞿稼軒之跋此亦奇男子也敘者瞿子元錫也字曇谷

初三於葉石君處借陸德明經典釋文凡九本八百餘葉此書係葉之族人借錢收齋絳雲樓藏本鈔錄不易得之書也予喜而為之跋此書除第一卷序錄外餘俱散見各經中然未有一跋云此與注疏中所引往往不同當查之

三魚堂日記

卷七

九

又葉石君云曾見鈔本孟子注疏比今刻本增多大約今之注疏皆非復初定之本矣

初六卓先生以四書百方家問答借閱輯此書者為郭倬字洙源其凡例自云曾輯名公答問所采多新說此編則不敢背注然予閱之則無一與注合者萬歷時風氣乃至於此又借尚書羣籥來看輯此書者為潘士遴甚駁雜不足觀借葉石君羣經音辨此書宋賈昌朝輯係鈔本又借卓先生申瑤泉墓誌銘石刻細楷葉向高撰鄒南皋篆蓋趙南星書丹此乃埋於墓者與今之樹於墓上者異矣四月初三過嘉善舟中憶左傳魯人以為敏句東萊博議

會痛駁之真可為學者章癸亥九月初一校考亭淵源錄第十九卷朱子答劉公度曰向見伯恭說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此一係正與博議之意甚合

十八好生同魚袋兄弟來以後湖志皇明政要二書借閱

廿五在杭州書坊內見朱子書八種共十七套文集五套

語錄五套經濟文衡二套奏議一套錄要馮復一京編一套年譜

一套易學啟蒙一套楚詞一套紙板甚精妙皆是朱崇沐

所刊又見儀禮圖其前有不分章白文十七卷共二本後

有旁通圖其正圖卻止存八卷亦不全之書也

廿六宋崑友來會言我輩今日要務當隨處體認天理亦

三魚堂日記 卷七 十

當隨處培養人材又言景甯知縣劉宗沛字子符辛丑進

士陝西蒲城人單騎赴任布衣蔬食極力撫綏亦今之賢

宰也因與同候應嗣寅見之貌樸而氣靜有道君子也出

刊文一卷相示大約與程朱不相背而小有出入惟欲改

定大學及論元亨利貞不主木義為難從耳予以劉念臺

之學叩之亦以為僻云念臺年少登科無人敢駁他故至

於此又見其未刻之教民論論淫詞小說之為民害亦最

有關係其易解刊已垂成又見其論語拾遺首列集註次

列大全次附己意又見禮學彙編要編做宋子儀禮經傳

體而自為條目然通解及楊氏圖則亦未見也又同崑友

會諸際南名殿其人有經濟之才現在應試諸理齋之後

也際南言餘杭令龔嶸雖係捐納出身然其弭盜法最善

得盜則召其鄰里而問之是其平日作惡者乎抑偶然過

犯者乎如其偶也有保則釋之如其平日作惡人也則立

置之死又言今日用兵俱恃炮與古兵法大異歸寓適仇

滄村來會滄村言徐伯魯禮記集注春秋演義最妙陳紫

峰易經通典不如存疑

廿七閱崑友謁劉青田祠詩跋云向聞先生埋金以遺子

孫凡有發掘處相傳以為美談余心疑之誠如所云則管

華之不若矣何以為先生及至括蒼寓城東張寶明家備

三魚堂日記 卷七 十一

問青田軼事如埋金發掘俱正統時巨寇鄭諫胡陶得二

子孫所為假先生以欺世爾愚按此為青田表白不可不

知飯後應嗣寅同二子及門人姚宏任即敬來會

廿八應嗣寅命二子禮璧字子禮禮琮字以來執贄二生言

其尊公已六十七所著尚有詩傳翼書傳拾遺又性理亦

有纂本為諸儒作傳欲人讀其書知其人也又言姚敬恆

之有志於學而不應試又言汪藻采之叔大儒名濬亦好

學今居平湖又言江西魏冰叔與其尊公相善今已沒

崑友復到寓論人不知而不愠云人非必君相一家之中

父子兄弟亦人也如舜之處頑嚚而克諸以孝即所謂人

不知而不愠也又言如來不生於中國未嘗見周公孔子之禮樂故其教如此若使其見周公孔子之禮樂必不如此立教又言佛教行而名山之神不血食矣又言曾在湖州孔廟觀察丁起鼓後有省視之禮主祭者徧觀殿上及兩廡所陳列之祭品然後行事此禮最是別處或不然者想為禮生所節去又言杭州張用霖名右民年七十外負經濟之志園化姚牧雲名佩紳有道氣寄迹卜筮海甯公許三禮甚敬之

廿九赴李方伯酌席間會山東唐夢賚字濟武唐言張沐之

赴四川也以一僕自隨貧無資斧而親友餽贖皆不受其

三魚堂日記 卷七 十一

平居未嘗脫冠露頂同席者河南王遵訓桐城方孝標

五月初一仇滄柱以黃太沖學案首六卷見贈其書序述

有明一代之儒者可謂有功而議論不無偏僻蓋執蕺山

一家之言而斷諸儒之同異自然如此愚因思經師與人

師不同而人師內又有三種有興起之師有成德之師若

蕺山先生者以為興起之師則可以為成德之師則不可

而太沖尊之太過所以多費周旋其書內凡二百餘人所

不收者何椒邱邵三泉陳清瀾林次崖陳紫峰

初二答拜潘江劉主考之孫名行諫者細問其出門之故

乃因其嫡母歐陽氏溺愛其女以致爭訟不能安其身而

出人家嫡庶不和往往致禍可畏

十二至常熟於卓先生處借廬山志及臨川文選志係康

熙戊申江西提學吳煒重修其實乃興化人李滢鏡月所

編輯也臨川四先生止艾東鄉天備子集中有用之文

十九好生自江陰來會旅公寄所買黃四如集來閱乃向

所未見也又胡雲峰四書通惜止有大學一本又耿橋常

熟水利全書亦最有用之書

廿七從侯大年處借山東全河備考係崑山葉方恆所纂

其書頗簡明又從卓先生借鄧元錫史記內編此書可以

不刻

三魚堂日記 卷七 十二

六月二十席文夏言錢牧齋有學集刻本多為人所改

廿一自常熟登舟

廿二泊小貞借宿於蘆花庵庵臨泖濱僧陸懷名心道曾在

天目為玉林之徒與談天目之勝甚悉又云此庵為楊鐵

崖隱居之所其前為鐵崖濯足灘舊有枕流閣鐵崖題中

廢重建又有老鐵亭今廢蓋鐵崖故居在小貞而此庵則

其所常往來者也庵之名蘆花則陸平泉所題又趙文敏

陶南村皆嘗至小貞而文敏之管夫人則小貞人也蓋元

時小貞有曹雲西者富而好禮故諸隱士皆依焉

廿三早僧指庵前之泖云此為橫泖其自泖塔一直上南

者為長泖二泖相竝其又南則為圓泖蓋即五舍泖也泖字在篇海字彙皆音柳其字始見於陸機對晉武帝之言愚因僧言思所謂三泖者乃陸機一時之言以其傍九峰者言之耳若夫五舍泖之南有小泖以及泖橋以南之泖皆不在三泖之數也僧又出天目志二本閱之其書係武陵人章之采輯有陳懋德序殊疏略不足觀按天目山一名浮玉山距武陵西北百餘里兩峯上各有一池若左右目故名東天目西天目亘抗湖微甯四府子瞻表忠觀記曰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此指東目蓋嘉湖之水皆由東目茗水一名甯水大率一水二名東目

三魚堂日記 卷七 十四

屬臨安縣西目屬於潛縣東目有分經臺云係梁昭明太子分金剛經處又云昭明日替洗眼於泉明一日後歷西山又以泉洗之目悉開故莊曰雙清志載宋洪咨夔於潛人東目過西山詩云西山許邁仙無人問只說東山有謝安富貴光明貧賤晦世情從古兩般看此一詩佳志中稱有薛應旂天目山志不知即是浙江通志中語否八月初六日塔東北泖橋以南者為長泖此說近之

輪云青浦北麓山有橫泖為三泖之一在泖塔東北泖橋以南者為長泖此說近之

廿六好生同族公兄弟來會以蔡虛齋集來閱惜缺三卷廿九至洙涇魚裳館中借黃山志閱之按黃山舊名黟山當徽寧二郡界東南屬徽之歙縣西南屬休寧東北屬寧

之太平縣天寶六年敕改黃山 會夏西求言願見山河渠書將刻成借顧偉南所輯客瀕雜鈔

七月初三至常熟會黃子鴻言無錫顧禹錫字景範有方輿錄最精詳今館於徐健庵家又言晉書無北海郡而北海之縣皆移於濟南郡若濟南之縣則不復見此不可解又言汜水之汜古音凡今音似見漢書如漭注

十三與黃子鴻談云查韻會舉要成皋之汜水音似從已襄城之汜水音從已漢高即位之汜亦從已而音泛曹咎自到之汜水則即成皋之汜水也又借其所訂晉地理志闕之於青州濟南郡有三疑云按二漢志及宋魏諸志

三魚堂日記 卷七 十五

濟南所領如歷城朝陽著土鼓於陵等縣皆同未嘗云有所移徙省廢今此志所領皆北海之縣而本郡故縣概無一見可疑一也又按漢志有北海郡景帝置後漢不改魏晉紀中皆有北海王宋魏皆有北海郡今本志濟南所領五縣前後志皆屬北海未嘗云有更置獨此志縣存而郡改可疑二也又按本志晉凡郡國一百七十三今止一百七十二計失一郡疑即北海也但通典不詳通考亦仍之蓋其沿誤久矣今當於濟南郡下改正曰領平陵歷城朝陽著土鼓於陵等縣另增北海郡漢置統縣五始列平壽下密膠東卽墨祝阿五縣於其下其考證甚詳然愚取左

傳杜注查之其言濟南當有歷城平陵朝陽及平壽卽壘
當屬北海見於桓十八年莊十年襄四年六年二十七年
之注信矣但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於野井註云濟南祝
阿縣東有野井亭則祝阿在晉固屬濟南也又莊元年齊
師遷紀邢邵郡注云北海都昌縣西有雲城則北海又有
都昌也此則又可疑查于鴻章本原云本志濟南所屬五縣其四縣皆舊屬北海
十五與子鴻談言胡三省注通鑑亦只是將諸史志及通
典作主但括地志及宋白續通典其書今不可見而備見
於胡注因借其漢地理志闕之查漢晉志皆有濟南郡濟北國兖州然考濟北所屬如東阿穀城則反似在南濟南
三魚堂日記 卷七 去

廿四在楓涇於楊氏借鄆陵縣志內載薛文清父貞爲鄆
陵教諭時例乏科貢論必謫貞以爲憂瑄乃隨任補弟子
員永樂庚子中河南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又列范甯於
鄆陵人物中余疑甯之時鄆陵恐不屬晉又陳寔潁川許
人鄆于許爲屬縣許祀寔於鄉賢鄆以故宅亦有祠
廿五閱鄆陵志見明初土田有夏地秋地之利疑各處所
謂夏稅秋糧者俱如此查鄆陵土田明初頃數不及二千
嘉靖丈量通其夏秋地一萬一千五百餘頃順治二年奉
文除荒徵熟開報熟地按年續報至七年其熟地四千五
百餘頃思按除荒徵熟此第一仁政自墾田卽升之例行
三魚堂日記 卷七 七

則反似在北又晉志兖州有濟陽郡卽漢陰晉更名所屬
有定陶縣故曹國高祖卽位汜水表作卽位定陶卽其地
此則又在南矣按水經注濟水至乘氏縣西分爲二瀆其
南瀆爲洧水東南至湖陸與泗合其北瀆東北流入於鉅
野澤查乘氏縣漢志亦屬濟陰宋白云在鉅野西南五十
七里湖陸縣屬山陽郡紀作湖陸莽曰湖陸此條丙寅八月見曹縣志
濟水圖始知其誤

而民不聊生矣又邑人梁廷拭曰開報者總名熟地未分
上中下恐他日盡報開熟之後又蹈明初止分夏秋不分
高下一概均徵之弊所望以後每年報熟卽如萬歷初知
縣陳登雲例酌量分上中下三則又萬歷末年福王之國
有旨附近州縣各買膏腴田三百頃以供王用當時若懼
違旨得罪不敢出一語則王莊立矣王莊立每歲王遣
中使收租其騷擾凌轍有司莫敢誰何且立莊則有佃戶
怙勢張威佃戶人人一中使也亡賴者因緣爲奸附和羽
翼亡賴者又人人一個戶也其播禍地方不可勝言鄆陵
知縣張舜典鳳翔人於文到之日卽具詳縣南北皆濱河地

多汗萊斥鹵無膏腴可答明詔願罷官為小民請命上臺重公言事始得寢

十月十七日常熟到家元祈威咫尺同貽孫公弋來有杭

人毛稚黃名先舒寄所著匡林又前九月內有杭人秦定叟

名雲寄所著紫陽大指

廿九至常熟在卓先生處借齊民要術此書後魏賈思勰

著凡十卷而萬歷間秀水沈士龍海鹽胡震亨字孝轅所梓

也又借顏氏家訓萬歷戊寅顏志邦序新安程榮校此書

有益日用然內多左袒釋氏顏魯公學多駁雜其淵源有

自哉查其舊序顏師古亦之推後人

三魚堂日記

卷七

六

十一月初六遇楊碩甫言瞿稼軒之在粵西苦餉不足預

徵鬻爵無所不至想此時粵西之民亦狼狽甚矣事豈易

言哉 會黃子鴻言晉書地理志張氏所置涼州十一郡

乃落去西海郡查魏書張軌傳始得之胡三省通鑑注亦

以為亡一郡蓋刻板之訛久矣胡卻不知查魏書耳又沙

州內落高昌一郡戊己校尉戊己二字訛作張茂以三字

亦查魏書校正

初九校對高忠憲年譜見其與管登之辨云若謂以覺包

理則理乃在外又云謂氣在虛空中則是張子所謂以萬

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虛自虛氣自氣不相資入者矣此

一條大可理會大抵梁谿一派看得性儘明白卻不認得性中條目又閱其靜坐說乃知高子所謂性體亦是指心亦大異於程朱矣其不欲言以覺包理特欲自伸其說耳

壬戌

正月朔閱徐鴻洲信古餘論見其論西銘是仁體因悟與

萬物流通者仁體也無物不有者仁體也無時不然者仁

體也故中庸費隱章論語子在川上章與西銘皆是言仁

體

十二唐欽文來會以紫陽通志借閱

廿三舟中閱紫陽通志見高彙旂格致論其學似正於景

三魚堂日記 卷七 九

逸又刁蒙吉寄嚴佩之書不滿涇陽而深推景逸以此與

陳幾亭同配享於道南祠其所著潛室劄記中亦多格論

但於景逸覺服膺太過耳又施璜所著思誠錄訓蒙諸條

其論甚正又通志所載江知默字月巖汪學聖字惕若皆

有志於學而以梁谿為宗者

廿六至館

三月初三到常熟買大學志志中載大學書板無多廿一

史十三經皆無蓋今之北監板廿一史乃是修志後所刊

查印板之載於志者有東萊集世史正綱詩樂圖譜儀禮

圖解不知今尚存否

四月十二會太倉吳省初名係梅村姪言梅村所著春秋

氏族地里二志尙未刻

廿三在舟中閱子張問仁節會墨因思聖門所謂仁者豈

非所謂一乎仁則一矣

廿八屠武虬以溫公集送

五月初一借得雷禮所輯南京太僕寺志

星佑家

七月初三到崑山於書肆中取宋史質來看王洙作嘉靖

開台州人此書雖云一百卷然止十二本覺太簡

初六書賈以續南雍志來係天啟間續查經籍刻本中並

無儀禮通解

三魚堂日記

卷七

三

十三夜夢至一所見屋梁上皆硃書文宗教條

十四旅公以邵二泉年譜示我有二泉為江右提學時所

行數事頗可師法姑記於此如查生員不葬親者不許科

舉又生員年少能文者限其每季讀書若干又憶涇凡小

辨齋集中有論儒童考試書亦為文宗者所當知

十七欽文同王令貽羅爰楫來執費以皇王大紀臣涇野

集為禮 陳翊聖同金玉持來會

八月初一在園化會許伯勤名伯勤與無錫高氏有世誼

言高箕旃之履歷甚詳彙旃丁丑進士為湖廣督學道如

李中丞本屐吳宗伯正治皆其所拔士李中丞為刻三楚

文獻

廿三到常熟閱顧涇凡與羅布衣書見兩人議論一主和

平一主正直因思處世之道只此二端所難得恰好者分

寸耳不講分寸而各持一說則二者皆必弊之道也

九月初一閱涇凡與高景逸論學問當從狂狷起脚書此

其病根

此條已入日鈔

事物之來勿躁勿妄細心體貼必求至

當

初二閱涇凡惟此四字編疏此最有功於世

初九家中船來

十一晚到家則大兒病已危篤矣

三魚堂日記

卷七

三

十二申時遂永訣嗚呼

丁卯六月偶見丁景呂傷子詩有說博游魂輕似絮西河老淚結為

冰之句追憶壬

戌為之黯然

十月初五自家中起程宿蘆花庵僧睦懷以玉林語錄見

示其論本來面目論萬法歸一與儒者之言甚相似而實

不同又言玉林之在天目每於歲除必度其所儲足供明

歲一歲之飯方令眾食飯若不足則便食粥若有施主來

可供幾日之飯則幾日食飯此深得王制量入為出之道

初七到館卓先生以徐日久所著騰言借看其書言明末

利弊極切徐係萬歷庚戌進士

十一月初二家人來知長媳於前月二十九日酉時暴病

身故嗚呼痛哉

初四抵家

十二魚裳兄弟來以朱集錦所印陳幾亭語類纂送

三魚堂日記卷七終

三魚堂日記

卷七

三

三魚堂日記卷八

吳江後學柳樹芳潛生校刊

癸亥

正月十六沐涇張慧字迪來執贄好生自十三到邗上以所借張考夫備忘錄兩日共看甚快

十七嘉定錢子辰來其向學之志甚誠但觀其所自敘則知其初未見予之前則專信象山陽明既見予之後則并信考亭近又見得朱陸各有是非惟從朱陸之是不從朱陸之非所據惟一理又云朱陸互相詆排各有好高之意而尤以陳清瀾為非又因夢孔子命公冶長南容授以大

三魚堂日記

卷八

學真傳悉改朱子所定又謂格物只在知本而以章句窮至事物之理為不知務其所見甚怪僻余一一為辨明未知其遷改否也惟其自敘云未讀書之先歲丙辰夢許魯齋勉以務學其時猶未知魯齋為何人也此則甚奇又其詩學康節有此志未能申八首最好

二月初二到郡會張平子言明季作縣者家人幕賓皆與外人隔絕不相見子弟來者即時入內去者即時出境不敢盤桓於境內

初六至館卓先生言九成宮宋搨者筆畫尙肥今因年久糊塗而瘦初學習之恐筆寒不若顏魯公多寶塔為佳

十五葉石君來言晉書李特載記中舉字音觸諸本多訛作二字

三月初四到家巢來好生來巢來言陳組授皇明職方輿圖考之妙好生言鄧州人讀格物之格為該前月席開宇言北人讀蔚

州之蔚

十四到常熟送兩席生先入都卓先生以常熟水利全書贈

十六至褚莊大風泊船土人云此地為沈萬三莊少西即

山涇又少西即爛路山涇爛路二水皆南通溯北通澱湖

廿四從好生處借得考亭淵源錄此書係莆陽宋端儀初

三魚堂日記

卷八

稿武進薛應旂纂修

四月初十嘉興會王子和言北方有司盜案撥補二事最難又言于總督在直隸則火耗之禁少寬在江南則火耗

之禁甚嚴

十四在杭州顧太尊之子名起佐及鄉親路嘉觀來候不遇

十六到應嗣寅家見其於愚前歲所言皆一一記錄其志

甚專

五月初二起身宿新豐

初三至吳江

初四至虎邱是日於閭門買得吳草廬禮記纂言

初六泊呂城

初七泊鎮江

初八渡江候剛不行

初九到揚州驛子行

初十在揚州買得括蒼二子及李古冲孤樹裏談見坊中有張逢元所纂儀禮注鈔本不及買

十一宿邵伯

十二宿高郵

十三宿寶應

三魚堂日記

卷八

十四渡河宿王家營

十五魚溝打尖宿新集

十六到宿遷自王家營至此一路決口皆已塞無渡河之苦

十七宿紅花埠

十八宿李家莊與同行泰州孝廉陳名伯龍談始知揚州

同年江允炳金相玉皆以中翰復捐納縣令而卒朱鸞鷲

捐納行人頒詔廣中而卒厲士貞未選而卒陳係翰林陳

志紀之弟甲午科

十九宿青駝寺見徐撫臺禁火耗禁私派及不要錢不許

多準詞訟告示甚快土人讀下雨之下作蝦去聲

二十宿蒙陰

廿一新泰縣與陳孝廉言泰興季滄葦季開山兄弟為人不同其父雖久富然滄葦初任蘭溪得數十萬河東巡鹽又數十萬狼籍異常以惡疾終沒後家即蕭條開山之家業如故其家兄名開生者卒關外家業亦如故又言泰興與泰州甚近而泰興獨不受水患故其地殷富 在驪驪中思催科之法初到任當與民約三月之內不施鞭扑使里長互相勸勉 至羊流

廿二至泰安州

三魚堂日記

卷八

四

廿三至張夏

廿四至齊河會郭子抑見縣志始知齊河東門外大橋下

卽古濟水 宿禹城二十里鋪

廿五宿黃河淮

廿六過德州河宿漫河

廿七至阜城進會三原王年兄 名焯見阜城縣志知古澤

水在阜城境內

廿八宿商家林途中見久旱田中枯槁因思北方之豐荒多由於天不似南方猶可人力挽回長民者當以蓄積為

第一義

廿九宿任邱縣途中見河間縣易知由單知圖撥之法近年屢行不但在鼎革之初豈可為訓又見蠲免順永保河

四府圍剩田土二十一年錢糧告示土人云昨日始挂小民早已完足矣此當如昔人救後不救前之法方善 是

夜始雨

三十宿白溝河

六月初一宿琉璃河途中看車箱兩旁下又釘一小橫木中間鑿為半月形含軸其中亦有於小橫木下為兩足以含軸者此卽考工記註所謂伏兔也又疑車箱四旁木皆謂之軫如今蘆席四旁有邊者亦謂之軫當再考

三魚堂日記

卷八

五

初二到京寓竈君廟 會王天市言王熙之僕陳九鼎本

嘉善人士大夫多與之往還頗有江陵游七之風

初五會曹徵之知崇禎長編十一二三此三年派在汪藻

采我濟南公原稿上填不知下落藻采已改正可見公論

在人

初六至席館

廿四黃俞邵來言史館有文淵閣書目係宣德年間楊文貞等編但不著卷數及撰人姓名故今修藝文志 明史難以

為據總裁諸公議止載元明二代之書亦不得已而然也

又言文淵閣書目所載不待今始散亡當其盛時館閣諸

公往往從掌者借書詭以它書還之而取其原本故閣中書之精者早已烏有矣又言已卯山東直指使者宋學朱係今冢宰之父死於正月初二之變然今兵門人頗有異論又言今史館言三案者大抵以黃太沖汰存錄之言為主

廿六盛珍示來言精膳一司自錢糧歸并戶部遂為冷曹文夏言工部諸司皆然可見一法變必有人不便之者

閏六月初一始命僕鈔考亭淵源錄

初二看薛方山序中言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不覺太息孔孟豈有二法哉方山

三魚堂日記 卷八 六

序中既言老而知朱學之精而又為調停之說如此蓋終不敢直指陸學為非也又其末言象山晚年亦得力於朱子以救陽明朱子晚年得力於象山之說亦屬調停

初四會趙無恤言禮部諸書板係祠祭司掌管然藏於庫中非奉 旨不敢刷印

初九赴徐立齋健庵酌立齋言魏環老薦舉時 皇上親言陸某應以江南繁劇之缺如無錫者與它倣然內閣不

知記此 旨否此言與張主考之言合立齋又言會典今方 命各衙門纂集事例將來要點總裁及纂修官然此

事甚難須大有力量者方能定得即如任子一項從來武

官無應文者自四輔臣改此例今欲改正勢必不能人情不一大抵如斯

十五報國寺集土見汲古閣刊李鼎祚易解京房易傳王弼易略例郭氏易舉正四種

七月二十赴孫妃瞻酌盛珍示同席言 本朝 天壇之制 上帝南向 太祖居東西向配 太宗居西東向配

世祖居 太祖之次 地壇 后土北向則昭穆宜易位而 太祖仍居東則反在穆位恐非禮又言六科中有

所謂錄書者彙萃歷年所鈔章奏此乃作史之本也瞻言 皇上所巡幸之地乃金之興安在古北口之外有富鄭

三魚堂日記 卷八 七

公王沂公題咏元之上都又在其西

廿一會徐勝力名嘉言翰林窮苦之狀不覺淒然

廿五飯於趙老師寓言高彙梅崇禎末為湖廣提學因得罪於袁彭年為其所劾歸平居亦不免求田問舍之病又

言祭酒司業明三百年無受監生禮者鼎革後猶然有之自海甯陳之遴始

廿七湯潛庵來會嘉定張名雲章甯波萬名斯同字季陳

名赤衷來會張以徐氏書目借閱其書甚富然鄭志六藝論聖證論皆無勉齋北溪雙峰史伯璿諸經解皆無魏鶴山九經要義止有尙書二十卷吳草廬纂言止有書易禮

廿八往會湯潛庵言魯齋遺書因修史懷慶府送至故史館中有此書想彼處尚有板也又言今學者好排擊先儒不知應如此乎大抵為姚江而發

廿九周卜年以汪氏所鈔王次點周禮訂義半冊借閱此書雖移易古本然集諸家之說最備讀周禮者所不可少

此書汪從朱錫曾借每半板十二行約有千二百紙

八月初一到選司時改新例於前廿八日先投供至初一到司唱名而已知縣一項捐納者多至八九十人不清濁但以文書到部日為先後余名已在七十外矣遇舊吳縣郭宏化山東人舊樂安縣宣文昌旗下人舊齊河縣承

三魚堂日記

卷八

八

捐知縣何憲會張家灣人三人雖皆捐納之人然本心頗好郭言壬戌進士邵秉忠之令樂安也遇上司查荒田邵慷慨言曰樂安貧民賴此荒田得免於飢若盡升糧必至死亡知縣甯受罪不報也上司為之動容得止樂安人德之如父母官言報墾田不論俸滿即升者往往得醜缺天道宜然何言嘗力勸齊河郭令勿查墾田以郟城令不論俸滿即升未免有學步之意為民所訟而止

初二萬名言

字貞

來會吳名

任臣來會吳云明史天文歷

法五行三志皆其手筆萬云修史諸公欲寬楊嗣昌據伊子孤兒籲天錄之言也然楊嗣昌是則黃石齋豈非乎

後為五河縣王申大計以貪酷參

初六往會黃俞邵適遇萬季野及其兄名斯備在坐季野

嘗助健庵修喪禮考言之璽璽真博雅君子也又言儀禮圖及通解皆有未當處又言明之孝慈錄不免武人為子大君之失又言服制當遵時王俞邵言吳草廬元史傳止有易春秋禮記纂言今世則又傳有書纂言若詩則未聞

有纂言也又言王東陵周禮訂義前有趙汝騰序焦氏經籍考便訛作趙汝騰之書又言陳北溪性理字義附北溪集中鄭樵六經輿論有言是後人所集又言陸桴授經圖龔方伯已刻 歸寓閱石君稿見其與胥峰書勸其將贖

三魚堂日記

卷八

九

祭田除輸稅外餘租年存七十餘石積至五年該二百五十石又每年加息三分又該二百八十三石共米六百二十三石若積至十年則千畝膏腴之田可以坐致噫此景賢祠田之所自來也後人不可不知人苟操至誠之念何事不可為哉

初七閱江南于總督謝恩疏知其年已六十七人能自勉固不在乎少壯哉

初九萬季野以其兄充宗所著學禮質疑贈我雖間有自信之過然真博雅君子也

十一從季野處借得充宗所著周官辨非其自信尤甚

十九黃俞邵來言元史之疏略甚有一人而前後重出者如藝文志則竟不作當時纂修者皆名儒而疏略如此豈非政令嚴刻諸儒迫於期限遂不及詳慎與元史不作藝文志恐其陋不在史而在元

二十會徐勿箴言附龍衣船北來船中所進乃優人具也此亦時事之可憂者勿箴以捐納復職言及捐納若無地自容者其一種不自安光景亦今日所難得也萬季野又以所著讀禮通考附論來閱在坊中見監板易經註疏其略例釋文皆另刻於後

廿二會吳志伊言周禮非周公不能作又言徐總憲借魏三魚堂日記卷八

鶴山周易要義鈔錄約有十五六本又言黃氏日鈔向極多今已少矣會張夫子言今浙東學者多主陽明爭意氣乎抑確有所見乎意大不滿於梨洲之學

廿七吳志伊來言其家有蘇老泉太常因革禮鈔本又言健庵家開元禮是朱錫鬯在胡兆龍家鈔得約有十五六本又言明初制度莫善於學校此建文所以多殉節之臣又言古今人一樣若上能作養自有入物出來又言薦舉之法是拔十得五之道

廿八校對考亭淵源錄第十八卷載朱子告郭友仁有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說郭是從禪學入門者恐此所述未

必確用功如何可這樣限定九月初二校到第二十卷劉涪叟欲做虛靜工夫朱子與

言李延平教人靜坐之不然而可見郭友仁所述未確

廿九赴李伯含名文酌會于隆九名棟言消安方蛟峰集

尚有板金壇王方麓紹聞編亦尚易得又言金壇多板荒其舊家苦於虛糧枯糧其民風甚刁

九月初一校考亭淵源錄十九卷朱子答正誼論性者道之形體及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此更當與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參之方妙

十一與徐勝力談及吳昌時勝力極言其氣誼能引翼人而為其引翼者乃反噬而嘗馬之豈足以服人哉嗚呼反

三魚堂日記卷八

噬者不必言矣昌時之引翼人可謂真氣誼乎此其好處亦不過游俠一局耳太史公游俠傳真害人不淺豈特昌時哉今之效其所為者蓋亦有之矣

廿一張武承名烈招至書齋與李子如名開三人同素飯武

承深以陽明之學為不是謂在嘉隆之際其弊猶未見而關之也難在今日其弊固已著而關之也易其書齋中有許魯齋全書因借以歸

廿五製籤共十五人第十四乃及子筒中只有漳平靈壽

二籤而予得靈壽會張老師言直隸守道李玠之父號君實富而好義居揚州巡道吳元萊係明大學士吳姓之

子

十月初二會兵部司務蔣起順天人言于撫臺之薦守道董秉忠最不滿於人又開百姓告官之風又讀獲鹿之獲如吳音畫字

初七看徐九一書經大全禹貢恆衛既從注唐割鹿城置鹿渾縣渾似當作澤又邢趙深三州為大陸者得之邢似當作邢查一統志可見

初九赴胡鹿起酌言其先人文節公為湖州司理其祖日夜以慈祥廉節責文節所以能有樹立又言同年許孫荃為通州坐糧廳始於不安命至於大塚狼又言運軍一路

三魚堂日記

卷八

十三

之費累其勢不得不虧欠

十一會黃俞邵言靈壽故少司空傅維霖所作明史持論頗不甚正今送在史館 赴劉名超凡酌自述其開原之政頗可觀非過言也

十二會萬貞一云顧甯人日知錄已十倍於前又云汪東川所管長編內竟未見我濟南公名字此可異也 會張夫子倦倦於西北水利又云當以教化為先 赴梅侍御

銷酌言北方自十六年前皆有赤歷若欲稽查當取準於此

十三赴李戶部文遠酌李獲嘉振世在坐言同年邵嗣堯

之令栢鄉也清直有餘而以酷敗

十四會張名雄言福建廈門金門二所雖在海中然離岸

近康熙初年蕩平之後空其地而不守海中人所以得出沒於其間耿逆之時遂為其盤踞張首先生其地勸當事

設兵守之而海中勢遂困又云澎湖在前朝亦會建所臺灣則係土官之地其人皆裸身不似人類後紅毛國取其

地為通市之所而鄭氏又取之紅毛國然土官之人僻居山穴鄭氏亦不得而管也蓋臺灣之地鄭氏尙不能盡有

紅毛國即荷蘭國

十六會靈壽前任衛原名秦龍今改秦翰言其初到任在康熙九年

三魚堂日記

卷八

十三

正當地方極難之時有七八兩年舊欠約五千兩力請於上司停徵又請除水衝沙壓地銀二千餘兩

十九華亭朱溶若始來會言從南宮來見其行保甲法不點定甲首日輪一人當之此法最善又境內有逃人則諭

令自首可以無貽累地方此亦權宜得最好又倦倦於積穀種樹弭關義學諸事皆君子之言

廿三接杭州兩應生札始知應嗣寅之變

廿七赴吳名涵席知東莊凶聞已確八月十三事也吳出其答書甚許可張武承之王學質疑但謂其應并論白沙

諸人又言東莊自甲辰以後行事最篤實

廿八赴徐名潮席徐勝力在坐極言闕陽明之非主人之氣甚謙然亦似主陽明述熊孝感之寄史館諸公書言陽明非正人其意似以熊為過當又述湯潛庵云人言陽明初亦交通甯王不知甯王一日未反則尙是親王以親王之禮待之不可云交通又人言伍文定先入南昌陽明冒其功不知文定偏裨也宜先入陽明大將也宜後入偏裨之功皆大將之功不為冒又言湯極不喜東莊言及陽明家庭之短又言湯亦不喜許西山之學余略陳已意然亦未能暢所欲言大抵陽明行事之本末非後人所能透斷此只當據所傳聞疑則傳疑可也若其學術之誤人則不

三魚堂日記

卷八

四

可不辨且陽明若無一毫好處則當時不能動得許多人其為害反小惟其原有好處所以動得許多人其為害反大勝力又言辨別異同此教者事不是學者事此言大非若止作一場說話則教者亦不必若論實用則學者舉足便要識路徑如何可不辨

十一月初二見祭酒王士正請增從祀疏漢則田何鄭康成宋則尹焞何基明則曹端章懋蔡清羅洪先呂坤呂柟及明季絳州貢生辛全其言羅洪先則曰闡良知之真傳其見識可知

初五發湯潛庵書

初八因陳端伯又借得史館中魯齋遺書

十一湯潛庵答書大約余前書是孟子好辨章之意潛庵來書是孟子反經章之意

十九赴湯潛庵酌潛庵云日講尙在啟奏後今歲移在啟奏前故五更卽入講章前朝係內閣參定今則悉由翰林主張無所忌諱

二十會朱竹垞因留宿竹垞言 皇上每日日講後大臣卽啟奏退卽起居 太皇太后看東宮讀書雖不絕玩好之事然不沾滯不廢政事又言宋元諸儒經解今無人表章當日就湮沒又言程朱雖妙然有日月必有眾星有河

三魚堂日記

卷八

五

海必有細流今諸儒一見與程朱異便以為得罪先儒如詩之鄭風亦不敢齒及古注疏所以議論最難蓋竹垞之學記誦辭章之學也又言吳草廬書祭言雖不載於元史傳而見於行狀詩祭言則曹秋岳家有之春秋祭言亦有人家有之然卻皆未見余問杜預釋例及康成六藝論則皆無有竹垞妻弟馮云在鳳陽幕中前知府高必大以報墾田加五十餘級及三年要起科則民皆逃亡墾者仍荒貽累無窮又云今大內之制使八旂婦女輪入供役朝入夕出故宮中女人甚少不比前朝多蓄怨女又宦者止供灑掃無事權此 本朝制之最善者

廿三吳志伊萬季野貞一姜西銘馬魯庵陳葵獻張漢瞻
 公酌貞一極言東莊之失然皆是東莊前半段事又言東
 莊之攻陽明即所以攻梨洲此言甚過或其初意氣相左
 則有之豈所以論後半段之東莊乎季野云東莊所以怨
 梨洲者以梨洲曾有書數其失又一日眾坐中語及羅念
 庵東莊不知念庵何人也梨洲之子唐突之所以東莊怨
 益深然此皆其前半段事不足道也戊辰見鄭禹梅所選
 主一父序痛言制義之無關於
 學問不知即是梨洲之子否

廿八會吳志伊萬季野言辛全字復元高景逸極重
 之言其已到吳康齋地位劉念臺則謂是儒而偽者也二

三魚堂日記

卷八

七

公之論不同吳志伊言周程張朱稱先賢在漢唐諸儒上
 始於崇禎十四年 會魏司寇司寇言吾輩須受得天下
 苦方成得人

廿九赴張夫子酌言浙東學弊在欲自立意見又言汪荅
 文論文必欲用翻案亦是此弊又深歎熊孝感初見信於
 皇上是一好機括後因一事不慎而為忌者所指摘遂
 概謂漢臣不足任道學不足信真可惜又言孝感威儀之
 間稍輕所以不能無失又言今日之病在急欲粉飾天下
 為唐虞三代惟恐指摘缺失出來有傷堯舜氣象所以每
 事不敢言

三十淮安閱百詩名若來會言顧甯人已不在所著音學

五書方在刊刻

十二月初一赴蔣起酌言靈壽向未嘗供沙

初二出京宿良鄉

初三涿州打尖行三十里宿松林

初四行二十五里至高碑店又二十五里至定興縣又四

十里宿固城店

初五行三十里至安肅縣又五十里至保定府又三十里

宿大吉店

初六行三十里至方順橋屬滿城縣又二十里至慶都縣

三魚堂日記

卷八

七

又三十里宿清風店

初七行三十里至定州又三十里至明月店又三十里宿

新樂縣

初八行四十里至青同屬新樂又五十里至靈壽縣

初九上任

二十往真定

廿二自真定歸過衛河橋在同下木佛二村之間即禹貢

恆衛既從之衛也

甲子

正月初八往真定見李道臺道臺極言治道貴清靜本非

大中之論然今日處煩苛之世不得不如此

十五鄉飲大賓傅維標介賓貢良猷耆賓張斗志斟酒供饌歌詩皆生員每一生供一賓或一主酒至饌至皆與之揖彬彬猶有古風

二十到保定見格撫軍撫軍云爾放心去做官我不比某巡撫見吳道臺道臺贈以家集又言苑洛志樂已刻成尚未刷印又言魏司寇惜不從縣令起家格撫軍亦然見李守道與言縣中灰車事窺其意不喜人說及上年之不公

廿一見井陘李道臺始知昨與守道同見撫臺已言及此

三魚堂日記

卷八

六

事守道即有護前之意 午後赴吳道臺酌道臺言國帑之虛一耗於西僧再耗於隨旅行走之冗員廣平同知王毅振同席

廿二又見守道而行與言灰車之事終不決止許減二兩而已在保定會陳信此係保定名士言近日修通志俱出郭蔡手不甚滿人意又言天下志書莫精於康對山武功

縣志

廿四回縣

二月初八與董子祈交盤

初九偶思今之回護姚江者有二一則以程朱之意解姚

江之語此不過欲寬姚江其病猶小一則以姚江之意解

程朱之語此則直欲誣程朱其罪甚大又思昔人云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與夫子主忠信徒義之意同我人存一差而不合於義者儘多故進思盡忠者必退思補過主忠信者必徒義陽明以致良知三字為學豈知此也哉

十六酌董子祈言旗人許嗣印為蒲州知州力於愛民不媚上官今為工部郎中又言紹興人段銳本心極好向資其助

十七借得傅掌雷明書其書筆力頗弱以張孚敬等置佞

三魚堂日記

卷八

九

伴傳張居正置權臣傳李贊置異教傳其識甚卓 張巡檢來言紫英水精寶砂皆出自石中蓋石之心也但有精粗之不同

十八閱明書宣宗本紀宣德六年三月御史陳祚請上講大學衍義上怒逮下詔獄并其父母妻子禁錮者五年思因思宣宗賢主也何至於此然則上世之君子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後世君子雖處有道亦當危行言孫但孫字亦有分寸耳

廿二閱明書儒林傳序曰宋儒之論儒也嚴用心毫釐盡疆而守即楊謝朱陸一時同學紛紛有異同之辨伊訓曰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七十子之徒各具一體未嘗相詰若沾沾以為得不傳之絕學而格一世於門外豈聖人無常克一之旨哉陳同甫譏之是矣傅氏此言殊失毫釐千里之辨其經籍志釋道書不具載又止載天府所藏而不及明朝人之書殊有見

廿八閱明書王守仁傳云守仁功高忌者蜂起有目為偽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擄掠及得甯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策其不勝而背之者嗚呼惟通宸濠吾知其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餘豈盡無因安得概指為忌者之言又云兵不厭詐守仁用兵專用詐孔子曰作易者

三魚堂日記

卷八

二十

其有憂患乎抑中古以後不能不爾耶掌雷此言抑大遠於會子固戰國策序蘇老泉用問篇之旨矣
四月初二往真定
初五李道臺留飯言及理學頗信姚江然知予專主朱子亦不以為非也

初七在真定買二程全書係河南刻本止有遺書外書文集共五十一卷

十五閱明書鄒智傳智與王恕言進君子退小人及勸其先論時政後就位恕皆笑而不答此即愚前所云邦有道亦當危行言孫之意乎又閱舒芬傳謂周禮者至誠盡性

之書也又謂周禮與儀禮戴記猶蜀之於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為本周禮為末謬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惑也舒氏尊周禮是也而以此抑儀禮則過矣其尊周子而貶程子亦是此病

廿五為靈邑諸生評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文見其多云虛能生實予謂惟實能生虛虛安能生實謂虛能生實者此佛老之見也朱子無極而太極之辨專為此

廿七席氏二生至

三十閱明書張居正贊云居正祖申韓之餘習結曹王之奧援器滿而驕沒身之後名臭家滅明之相本實撥於此

三魚堂日記

卷八

三十

萬死莫贖此論甚卓又佞倖傳云桂萼之為吏部尤私其所厚善而修睚眦怨獨以名薦魏校為國子祭酒屬使代疏草其條對經學時政往往精深當上意而校與新建伯王守仁爭名不相下萼為之搆守仁奪世封而校入侍經筵忤旨改補太常萼不能救此一段說得莊渠甚無色
五月初二閱諸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文益信老子有生於無之說為非

初四與席生講克己二字云己能入於視聽言動亦能入於喜怒哀樂子臣弟友禮樂刑政能急能緩能顯能隱有剛有柔有克伐怨欲意必固我或生於氣質或生於習俗

千態萬狀而總名之曰已已抄

初五閱明書見其以張玉入亂賊傳而謂高拱夏言皆不學無術妙極

十七奉憲往平山勘荒回自王角村渡河至故城村登趙王臺臺高約五六丈上有武靈王廟廟甚隘陋不過是鄉民所建然其來久矣臺東里許有養魚池寬約四畝

十九家眷至

二十往井陘勘荒

廿一回縣

六月廿五與席生講中庸所以行之者一也此一字與一

三魚堂日記

卷八

幸

貫之一本同但一貫之一是功夫熟後得手處此一字起手即要是徹始徹終者

廿八兩席生歸

七月初一守道文至不準辭平山

初二守道差人齎赴部入簾之文至

初三到平山

初四行署印事

初五守道另委井陘署印之文至

十一自平山回縣

二十起程宿青同

廿一宿定州路上想忠恕之義忠只是一心恕則千變萬化做得未熟忠自忠恕自恕做得熟了忠自能忠忠信亦然忠是一心之誠信是隨事之誠忠到熟時自無不信未到熟時固有忠而不信者

廿二早發定州渡滹水及唐水至清風店聞格撫軍之變是晚宿方順橋乙丑正月十二宿定州問土人云州城外二河一名唐河一名清水河

廿三宿安肅北關

廿四宿高碑店

廿五至涿州未至涿州十二里有張飛故里石碑及飛廟

宿良鄉

三魚堂日記

卷八

幸

廿六至京

廿七在飯店思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自是俗觀之不由於天便由於人故天無處不可怨人無處不可尤自君子觀之只是我認理不精處置得不停當無天之可怨無人之可尤

八月初二在寓思夫子之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此特自其一邊言之耳有必聞者亦有必不聞者如橫征暴斂之事豈肯使夫子知之又思朝四暮三與朝三暮四亦有大不同者待小人不可不知

初五會徐健庵言格撫軍之面奏由明中堂與郭舉旭之

言相反健庵欲予一見中堂予辭以有縣務不敢久留京師

初六會湯潛庵予以蘇松洋糧蘆課當以漲處補其坍處催科勿專敲扑及抑浮靡崇實學告之願承許可

初七出京宿良鄉

初八宿高碑店

初九宿安肅將至安肅有鮑河

初十到保定

十一莫格撫院會唐縣鄭年兄昱同太茂山云是太行之

隨地異名者華山亦然又言堯始封之地或云在唐縣或

三魚堂日記

卷八

五

云在順德唐山或云在山西總是傳疑

十二在王天市署中見吳紫庵言極喜其論韶武云權

非可常用故取韶而抑武此論似得夫子意蘇氏武王非

聖人論真鹵莽矣

十三送格撫軍殞喪禮大綱全差無處說起可歎可歎兩

道臺止爭祭品僧道之不應走中門抑末矣是日自保定

起身宿大吉店

十四渡唐水而澆水已涸過定州宿明月店在店中思道

不同不相為謀之義當世衰道微君子獨卓然秉正羣起

而咻之者不知凡幾也我既不能過化存神又未能磨不

磷涅不緇而與之相為謀危矣非為所誘而不知則日角

勝而不已故夫子告之曰不相為謀此為大賢以下言之

也不相謀有二法一如孟子之待楊墨一如孔子之待鄉

原非徒棄之而已也故詩曰宅山之石可以攻玉

十五過新樂十餘里有伏羲臺內有記云伏羲生於成紀

此又有廟者想是其所至之地至屯裏村東有沙地驕夫

云此即滋水伏流處上二十里有水下二十里有水獨此

中間四十里無水屯裏係真定縣

十七二鼓回縣

十月廿三讀涇野集第一卷始知五十稱天七十稱古

三魚堂日記

卷八

五

稀此為衰世言之非通論也又知子產所謂惟有德者能

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子產之意不過欲太叔以威繼我

寬傳者記之不詳卻似其次一定用猛

廿五閱涇野集第二卷知大禹思日孜孜躬陳治水之績

不以為嫌與趙充國不用浩星賜之計同一老臣保治之

志

十一月十三寅卯之間地大震須臾而定是日閱樂城志

云是古鮮虞地又云是樂武子邑恐武子之時鮮虞尚未

屬晉

十五讀涇野集送黃廣東序云今之聽訟也連判結以為

神空囿以爲靜過告訢以爲威習左右以爲察委屬吏以爲體納請謁以爲通久淹禁以爲慎法是以不中而民是以罔措此數語可爲炯戒

十七月食據欽天監頒行京師月食七分四杪初虧寅正三刻十二分食甚卯正二刻六分復圓辰正初刻是夜初虧月正在中位歷酉至戌而沒乃知邵康節所云冬至之日其言果然蓋以晝夜長短而言非以極南極北而言也

廿一閱左傳知白狄有二有在晉之東者昭十二年注所謂鮮虞白狄別種是也有在晉之西者成十三年所謂白

三魚堂日記

卷八

美

狄及君同州是也

十二月初七與三兒講如保赤子節因思天下事皆不可不學而能此只指一點誠心說耳即保赤子中亦有許多事須學而能此緣在致知格物後故只重一點誠心說又連日講致知格物見朱子言用力之方云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愚意此四句中皆有學問思辨在

十二閱涇野集第二卷陝西鄉試錄序云論異端於漢宋黃老爲小訓詁爲大論異端於晉宋齊梁陳隋唐佛爲輕詩賦爲重愚按亦須問是如何樣訓詁如何樣詩賦不得

一概抹殺

十五閱涇野集第三卷中見浩齋詩序云自孟子後漢時蓋汲陳郭諸賢似能行而未能明隋唐時王韓陸李諸賢似能明而未必行趙宋時周張二程馬邵諸賢似能明且行矣而未至此數語說得好又送汪希周序云凡官省下者率知獲上而不知治下知勤簿書而不知勤農桑知信史胥而不知信閭閻知奔走司院而不知行阡陌官是以日遷而民是以日敝此數語形容俗吏最精

十九封印閱涇野集有云今夫史司馬談之所肇也其子遷則終其志今夫經世之書邵堯夫之所興也其子伯溫

三魚堂日記

卷八

美

則成其志愚按爲人子者讀此不可不知自勵又重刊劉熙釋名序最好俱在卷三中又卷四中如張子抄釋序二程抄釋序周子演序卷十三又有晦庵朱子文抄序又卷十一中有朱子抄釋序又有宋四子抄釋序皆頗簡當獨司馬文正公集略序謂公任如程正叔而世不能黨恐不當尊公於程子之上

二十閱涇野集第四卷有云士之仕於世也矜於先而敗於後猶枯楊生稊未敢必其成也失於早而補於晚猶枯楊生華則亦可醜也昔匡衡甘貧窮經其始非不力也而卒以賊敗可謂鮮終矣魏相正色秉道其終非不令也而

進以許史可謂無初矣此一段得經經緯史之法又送周道通序作法最好紫陽道脉錄意思極好

廿二涇野集第五卷云學士君子者將以治國平天下者也當其未仕之先所宜急者莫有過於身家身家理而國天下不難矣然而學士君子往往舍其本源巧藝以謀進多術以干顯後雖有國天下之責莫從而理也此一段最中學者之病

廿三涇野集第六卷云衡有銖兩鈞石之星也若為塵垢所掩則不可得而辨矣天有斗樞三垣五緯二十八宿之星也若為雲霧所障則不可得而辨矣夫人心之有星亦猶天與衡也此一段說心最好又云即使項子之父母不悅於筆瓢乃顏子自以為樂而不改則雖夫子豈肯稱其賢此亦說得最好又云昔有為吏部者嗜酒至盜鄰舍酒醉眠其糟穢之間予嘗以為濫矣有為從子作詩以戒者至以酒為狂藥予嘗以為隘矣惟淵明有酒斟酌堯夫飲喜微醺之二子者則予所慕也此論與予所作活潑齋記不同又云夫子所謂一以貫之者其約乎故顏子曰約我以禮此看約禮卽一貫與愚向所見亦不同又卷七別東郭子鄰氏序一篇是不磨之文又云儿旌者先申舉矣則行查行查矣則覆勸覆勸矣則核實核實矣則保結保結

三魚堂日記

卷八

天

矣則類請此一段可見文移之多從來如此丁卯十二月又卷六內有送王溪石氏序最好

廿四涇野集第七卷有贈某敬之考績序及柳氏家譜序贈張惟靜提學序精妙異常又戴封君壽序云公之子欲使公為鄙人張殿中丞乎張生於景德天禧之間今已數百年其壽猶與太華終南爭高未艾也欲使公為汴人程大中公平程生於乾興景祐之間今已數百年矣其壽猶與嵩少黃河爭長未已也按張西山欲將橫渠之父入啟聖祠與涇野之言合

三魚堂日記

卷八

天

詢見皆與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之馬乃還自是羣公效法遂改自唐以來旁唱尊坐之敝習此一段居官者所當知又送少參棟塘陳君序論人心道心最好

廿八閱涇野集第八卷贈鄒汝獻掌教政和序論經義治事齋最好又一篇云盈天地間皆氣也氣而形皆物也物而則皆道也知形之顯於有卽道之妙於無知道之妙於無卽形之顯於有非舍形氣之外復有所謂道也此論可羽翼太極圖說又第九卷空同李子集序最好又一篇云時有升降陰陽盡之矣學無止足鳶魚見之矣陰陽盡窮通得喪皆非在我者也鳶魚見體用顯微皆非在物者也

是見道之言第九卷有甯中梁張公考績序最好又樞庭
遺痛冊序亦佳又等大司空石湖何公致政序最有關係
廿九閱涇野集第十卷有云淮水發源胎簪止可濫觴耳
及穎汝渦泗諸水以次而入然後其流始大以孟母仇氏
比胎簪以孟子之學比淮水謂微孟子則仇氏固戰國時
下婦人耳此論最精又贈李君言知兗州序亦好

三魚堂日記

卷八

序

三魚堂日記卷八終



三魚堂日記卷九

乙丑

吳江後學



正月初一閱涇野集第十一卷監規發明序儀禮圖解序
詩樂圖譜序可見其教人之切又一篇云民生之不厚皆
由士習之不良士習之不良皆由師道之不立切中今日
之弊

初二見其刻橫渠先生易說序心嚮往之又第十二卷有
云黃霸為郡則優為卿相則劣凡以其生於自足與自怠
耳此語人當書紳又第十三卷壽對山先生文雖未全美

三魚堂日記

卷九

然多可取又新昌呂氏家乘序言宋東萊呂氏藍田呂氏
及新昌呂氏自唐以前本同祖新昌呂氏出自呂端孫誨
隨宋南遷占籍新昌

初三閱涇野集第十四卷王端毅祠堂記謝上蔡祠堂記
皆有用之文又河東運司學進士舉人題名記皆有關係
又第十五卷有元城書院記有司馬文正公祠記有洙泗
講堂記皆然又重修東鹿縣護城隄記云洙泗之來也西
韓河自大鳴泉南入綿蔓甘陶自平山入松陽自秋山入
衛自壘壽入故渚汴至東鹿滋大說洙泗河形勢最好
初四往真定會筆帖式佟機爾泰渾問太極之義益滿人

之好學者也

初六回縣

初八閱涇野集第十六卷重建薛文清祠堂記言文清之生平甚詳又十七卷有仰止亭記有修白鹿洞記第十八卷有錢氏重修祠堂記環谷書院記篤志書院記卷二十有答張仲修書與辛侯修牌坊書皆好又答王端溪子德微書云滙澤釋禮而不考晦翁注詩而自信此二語似不
是又復對山書論漆沮亦未見定論又卷二十一有答魏子材書又答魏少穎書云即日張桂正士倫之所恥言耳不見漢之蕭曹丙魏龔黃卓魯同一傳芳千載無增減也

三魚堂日記

卷九

二

自二十二卷至三十三卷皆係墓誌未闕

初十閱涇野集二十四卷別周潤甫語言禹之導江河在拜昌言何以知言之昌在精一以執中未至於禹者在求其病之所切而去之如牛之訶言參之三省說得真妙又有書天機感應卷後語亦好又一篇云孔門論學惟仁為大學仁惟禮為急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仁也天體物而無不在仁體事而無不存夫子告顏子之為仁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亦此意乎按此一條可見約禮卽是一貫余向疑一貫與此約字不同非也又有別紀豫之語贈謝應午語別徐子中語贈廖叔高還衡陽語贈蕭鎮南語二十六

卷有云漢陳寔周舉始皆為掾載其明德不愧孔門之徒當時位通顯富文學如孔光張禹馬融杜欽之輩今視之高下何如也有巡撫宣府十二公傳內馬中錫王和順云是拙為諸生時之提學先生也按今人稱師者當時稱先生最妥十一開印卽在保定宿青同村真定生員孫荀家未至青里有溝名木刀溝又名閔子池是滋水之支流孫生言在新樂城外者係派河近真定之屯裏村者係沙河卽滋河蓋卽余上年秋間所過驕夫指為滋水伏流之處也

十二宿定州思先儒謂格物之外無致知工夫此言有味

三魚堂日記

卷九

三

蓋舍格物而言致知工夫則惟有良知耳良知不可恃也惟有主靜耳主靜亦不可恃也

十三過慶都謁堯廟廟有元郝經碑碑陰有邑人傅雲舉記言慶都自秦時分為曲逆卽今之完縣堯母之迹已在完縣不在慶都此廟自元始有之

十四見吳道臺言小民無知犯法放過一二亦不妨但使知有朝廷法度耳頗有哀矜勿喜甯失不經之意會南皮縣劉名址言滄州戴名明說有學問戴王綸王縉皆其子也又言南皮及甯津樂陵俱有黃河古道

十八過定州清水河見其木榜云清水河發源白龍泉迤

東歸入於唐河及考定州志則清水河即唐河其歸入者則澧水也未知孰是十月廿五閩井陘道地圖知澧水即唐其清水亦名唐河者則俗名也

廿四講天命之謂性三句覺得此三句俱在大學首節明德二字內戒懼慎獨則在上一個明字內

廿八在北紀城講鄉約問紀信臺莫知其所由黃大白京回言京師東便門外廿二日有氣自地下出打死千餘人壞房屋一千九百餘間

二月初一講中庸首章見得天地位只是天下大綱都好了故致中便能如此此尙未難萬物育是天下事事都好須致和方能如此此最是難事雖云體立而後用行然

三魚堂日記 卷九 四

用行更難於體立天命率性大德小德德性問學皆可如此分配天地位萬物皆猶言大綱正萬目舉

初四會崔平山言關東人謂地六畝為一晌言一牛一日所耕之地也

初六驗祭品中有黍稷稻粱粳五種梁係高粱稻乃南方之粳米粳乃南方之糯米黍稷同一種但黍黏而稷不黏獨不用小米吏云前任丁去之想必因祀典上止有黍稷稻粱也然予疑今北方所謂小米乃是稷所謂稷乃是黍之不黏者耳故府志云土人謂飯黍為稷存之以俟知者其以糯米為粳此必是吏之偶誤

初八早起祭壇因思子思前言性道後復言中和蓋言性道或疑其迂遠而道不可離之意猶未甚顯言中和則必不能不謂之大本達道而不可離也明矣

初十至魯柏院

十一在南燕川講鄉約回

十二海豐王名爾梅有書來霑化人蘇翮持至也蘇言霑化人李呈祥順治時言滿人不可用流徙救歸淄川人唐

夢資以救李呈祥罷官與高珩同里三人交最厚又言霑化有范仲亮名明究心經史住鉤盤河上又言霑化海豐俱在濟南之東北

三魚堂日記 卷九 五

十四看讀書錄謂太極純乎理陽動陰靜兼理氣又謂太極在陽動陰靜之前此等處皆看得未融非程子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

十八與方太翁言太極圖中之五行非指鑄鼎之金作室之木江河之水鑽燧之火也乃指天地間陰陽之氣有此五者耳

廿三禮科岳峰秀以所刻呂新吾小兒語宗約歌寄送見會場問吏治策云民有過曉諭遣之又云民之訟者召而質之平其怒而止此未知係何人語可書紳

三月初二講中庸以人治人見雲峰胡氏日以眾人望人

不敢遽以聖人責人正與或問意合史氏伯璿非之者誤也所謂眾人望人中亦有至善在

初三柏鄉回書來云知統一書有知統錄有續錄 同門王兄名錫輔濱州人初二來談從西安至鞏昌中隔關山即隴也故鞏昌謂之隴右禹貢積石在河州在河之東隴之西伏羌縣在鞏昌秦州之間往來孔道也與禮縣接壤朱圉山在其境內河西俱係漢時酒泉張掖等郡之地禹時未入版圖若邠地及獯鬻之地則皆在隴東西安府地會甯安定外即係河套又云陝西西北之境大約兩旁俱係戎落中間止一綫之路

三魚堂日記

卷九

六

廿四見明季吳勉學校刊孔子家語前題云宋王肅注此真大誤

廿六思姚江一派學術日異而月不同正嘉之際其詞詖嘉隆之際其詞淫萬歷以後其詞邪至今日其詞遁日抄廿八六諭集解刊成查會典不見有鄉約儀注呂新吾講鄉約儀注行五拜三叩頭禮靈壽縣萬歷年間知縣姜照齋鄉約儀注行四拜禮余從姜 里長自保定回知灰車已經詳允地方兩年大累一朝頓除
四月初一思太王處小乙之世當商之衰王季處武丁祖甲之世當商之盛武王處紂之季又當商之衰皆以有為

為時中文王處紂之初年當商盛衰之際以無為為時中十四闕山東首題墨見其以平實淡漠虛靜等字講夫子之牆最妙乃知牆如中庸之言綱宗廟百官猶中庸之言錦綱在外人便不知其錦大全中未有此說然卻不可易講牆字要求著落猶由之瑟章室室字須有著落也大全中不曾說到此愚前看大全時亦不曾見及此

廿九看左傳伶州鳩論景王鑄大鐘悟詩所云無田甫田惟秀驕驕即是此理若讀書人不知循序漸進之法便為伶州鳩甫田詩人所譏

五月初五閱席生衣做緇袍章文見包孝肅海忠介猶不免以是道為感又閱聖人百世之師章文想親炙三字見成周風俗之厚伯夷有功焉春秋之未至於戰國柳下惠有功焉日抄

三魚堂日記

卷九

七

初八見得同寅協恭集思廣益內皆有盡其才化其才之意

廿三奠李守道

六月初八閱樂城志見吾浙譚昌言萬歷年間為樂城令捐俸助民穿磚井一百眼後累官陞山東參政復發俸銀二百兩牌令小民又穿磚井三百眼百姓世食其利此事真可法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卷九 六

七月初三開元世祖紀中統二年頒斗斛權衡此事今當
法

十一晚有虹土人皆呼為絳音查韻書虹字原有紅絳二
音

十二馬夫以穀數種來看其所謂穀子者有紅黑白三種
黑者黏其所謂黍子者有紅白二種皆黏而指庭中所產

似黍者則謂之稷子又有一種其穗似狗尾草者則謂之
梁穀其種最貴蓋是粟之別種

十七行唐縣來勘災即往平山
廿三阜平縣來勘災即往平山阜平不用里長點糧多者

三魚堂日記 卷九 八
為單頭此法最好

八月初一講論語序說辨孔子始生之日

初二查春秋大全公羊言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
孔子生穀梁則書庚子於十月之後以此年十月庚辰朔

考之則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穀梁是
而公羊非周十月今八月是孔子生日為八月二十一日

無疑也然以史記考之則孔子之生乃在襄公二十二年
杜預亦主之朱子論語序說用史記生年而序公羊月日

於下於是說者自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推之除朔虛六
日則以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為孔子生日實今

之八月二十七日也二說未詳孰是通考吳氏程取索隱
之說謂史記以周正十一月為屬明年故誤而朱子因之

當再攷大抵以為二十一日生則當是己酉歲生七十四
歲以為二十七日生則當是庚戌歲生七十三歲

初四方太翁言平湖張初名孚吉精於易自負惟黃石
齊能知我及石齋主試浙江而張丁憂遂隱不出順治中

沒其遺書甚多馮尚桓其婿也
初八看席生費而隱文思程子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一語

是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內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二語
是周子動極而靜以下之意薛文清講動靜陰陽最明講

三魚堂日記 卷九 九
體用顯微卻有可疑當再查

初九仇滄柱有札來且寄銀河篇

初十馬夫往密雲與協濟馬盤費言自京出東直門過順
義至密雲凡一百三十里自密雲北至古北口凡百里出

古北口至 皇上駐蹕之所凡七十里

十三較王學質疑因思程子言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又云
性即理也此處宜將大學或問中所云心雖主乎一身而

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
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合看方明仁義禮智皆心之
管乎天下之理者也

十五下冰雹是日道臺留燕會丁景呂言夏貴溪張永嘉諸集宜合看明日又會言王阮亭詩從齊梁入不免文勝又言李道臺詩長於律不長於古在真定買李西涯集儀禮注二書回

廿一季試諸生

廿二始講書於學

九月初四安肅同年李文炳來言河南新鄭縣至禹州是往荊州之路新鄭縣至許州郟城西平遂平確山信陽是往武昌之路汝甯府城在大路東又言平山崔岳宗祖成名本安肅人虜出關外順治間為真定太守

三魚堂日記

卷九

十

十一曹彥範言 朝廷用哈哈駒子駒子猶言童子也又言滿音有多羅者蓋音之從唇兩旁出者也牙舌齒唇喉之外又多此一音

十月初一行鄉飲酒禮思古禮舉解在賓主獻酢之後今在賓主獻酢之前恐未是又思今之用湯即古太羹之意用茶即古元酒之意

初二至北青同村過胡家疇北臥龍岡上有高辛姜姬祠祠前有崇禎間碑記

十四勘災部差明格禮到縣

十五去

十九閱春秋纂例見啖氏所論夫子作春秋宗指以杜預何休范甯之說未盡善而獨主變周之文從夏之忠愚謂三家及啖氏皆是從損益上起見不若胡傳從三綱五常上起見從三綱五常上起見是天地位底事從損益上起見是萬物育底事

廿二至府是日學院下馬

廿三見井陘道借八府地圖

廿四學院行香後回縣

廿六閱八府地圖見順天永平河間三府與井陘道所查五府詳略頓殊即絳水及九河故道無一字及之其疏略可知凡事真貴得人哉

三魚堂日記

卷九

十一

十一月十二至府以次日輪靈邑供應學院也學院發現錢買辦而本府不敢動仍派各州縣供應不惟供應買辦簿上所開列并在內之門阜在外之承差以及各項執事不惟供應而且有使費又有不時之內票取用物件所以其費不貲一郡騷然為上臺者不可不慎予在學院門上止言窮邑只能供內簿所開不能及其餘亦危行言孫之道也見真定縣廣文李進光容城人有道氣

十六早至府因學院委看箭也

十七始畢 會陳子萬言有吳次尾所作剝復錄許子借

抄又言正字通之好余在書坊取視之乃康熙初年南康太守廖文英所著以正字彙之缺誤者也亦分十二集然其前又云張爾公輯未詳何故見水經注查直隸之水止有清漳濁漳易澗聖巨馬六水滌水南引禹貢恒衛既從句而其發源靈壽則未詳也

廿六悟心有未發已發之分其發也又有存心處事之分當理而無私心乃是合存心處事言之閱隆平志內有文昌祠記言地靈人固傑人傑地自靈譬有膏腴之田必耕而後穫非不耕而能穫也此論最好

十二月初三夢有熟讀忠獻集恥上昌黎書之句

三魚堂日記

卷九

十一

十二悟得喻義喻利皆有一貫氣象君子之心融洽於義發出來無非是義小人之心融洽於利發出來無非是利

丙寅

正月十一往府見道臺始知此番計典止薦永平安肅道臺深歎世道見甯晉志內載王之棟疏始知徐貞明潞水客談之難據見程大昌北邊備對言太行山南自河陽懷縣迤邐北出直至燕北無有間斷蓋數千百里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粗通微徑名之曰徑居庸關也者即其最北之第八徑愚按今太行山之關口多矣豈止於八此是南渡人說北邊話只說得一個影

十二回縣

十九至慈峪講鄉約查保甲

三十過北朱樂村訪曹武惠墓止一平地存二石而已在松陽河之西

三月初三到文廟省牲因向見新樂縣志載祭十哲兩廡有每位之簋有總獻之爵似乎煩簡得宜始命學中行之至冀州志云兩廡各一豕解為四十八分如先賢先儒之數則近乎煩矣未敢從

初三閱祭品而見以菠菜當菁菹未知何據查周禮注菁是蔓菁亦未知蔓菁為何物

三魚堂日記

卷九

十二

初四始至學講書

十五始見崔澄降四級調用之旨

廿六閱知者樂水章太全朱子講體仁體字覺得身體力行之體亦有味

三月廿一閱所借傳宅史記前有總督即廷佐等重修廿

一史敘蓋係南監板順治十六年重修者內有嘉靖八年

刊者有萬歷二十六年刊者有崇禎三年刊者又中有劉

欽等注語

廿三閱趙世家獻侯即位治中牟瓊注中牟應在相州非鄭中牟辨地里志之失最是項羽紀宋義留安陽索隱謂

應在宋州非相州之安陽辨師古之非最是又關光武紀王莽和戎卒正邳彤及考彤傳則作和成未詳孰是

四月廿四閱漢書循吏循林傳此三傳學者不可不讀又文致二字出嚴延年傳致字作密字解

廿六閱史記相如傳序上林八川而云東注太湖何謬至此注不能正而反附會之何也

閏四月十四思昔盛時人學問未成不敢出門出門亦無所容故人皆盡力讀書今自族下多收用粗鄙之人於是

文理未通之士皆可僥倖以取衣食竊厚利族下人日與此輩相與而族下之風俗壞漢人見此等粗鄙之人揚揚

三魚堂日記

卷九

十四

得意亦遂謂讀書可不必深求而漢人之風俗亦壞是兩相害也

十五見保定小報有永平府士民保留大計革職知府佟世錫者字內之事真無所不有

廿一閱康對山武功縣志載姚台縣居詩三十首不過是歎老嗟貧飲酒看花之事與白樂天秦中吟十首相去遠

矣至云一日看除目終年損道心亦何至如此可見胸無主張又云惟愁明早出端坐更人旁抑何不憚煩也又云

長羨劉伶醉高眠出世間自嫌多檢束不似舊來狂尤說得不是

廿三閱湯潛庵黜淫祠疏當與會典祭厲文同看一是不侮鯽寡一是不畏強禦君子之待幽明總是一個理

廿四上萬世師表牌

廿七王敦五來言安邑曹子休有文集又言高陵有呂涇野內外集板

五月廿二思古之井田隨其地宜非通天下可行也觀左傳所云疆以周索疆以戎索及為掩牧隰臯井衍沃可見

又周禮載師注疏尤明孟子所云野九一國中什一者恐亦是就賸之地形而言

廿九借張醫生家羣芳譜其書係新城王象晉所輯亦不為無用然考草木而不甚引爾雅及漢唐注疏覺少源委

如指飯黍為稷及將鄭風之茶與邶風之茶看作一物皆是疏處 數日來看得人之喜怒哀各有氣象程子欲人忘

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愚更欲人忘其怒而觀怒之氣象儘有怒得是而氣象不好者

七月初二往保定見于撫院大約撫院天資好而未學如獻海東青念壽生經皆是未學之故 會魏蓮陸言孫徵

君理學宗傳年譜板俱在輝縣以一金託之寄刷 會霸州保定諸同寅言土人謂樛為淀亦謂之甸

初九自方順橋起身至清風店宿一路泥水僕夫泥瘁因

三魚堂日記

卷九

十五

思此皆溝洫不修之故大抵北方街衢道路多兩邊高而中間下故一遇霖雨路便成河若使兩邊有小溝應無此患

初十過定州路遇滿洲學士傅自山西差回言出京時修機爾泰渾寄信候余也 書坊見楊一清關中奏議全集頗為有用之書

八月初五丁祭因與諸生言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宗廟之中安得有爭凡一切禮文習之不熟呼而不應必待再三而後動這便是爭

十九思不怨不尤之義其妙天之可怨處亦多矣人之可怨處亦多矣大抵天人多周於氣質中我以義理律之則見其可怨尤我亦以氣質衡之則益見其可怨尤惟靜以聽之而止盡我所當為久之天與人亦皆見諒即未見諒而我之浩然者質之義理而無愧作此聖人所謂知我其天也

三魚堂日記

卷九

七

九月初三與三兒行冠禮即往保定就婚

初十寅時合卷

廿八遣轎至保定迎接三兒夫婦

十月初四到署

十八講麟之趾振振公子見得公子之氣質是最難仁厚

的此不是文王后妃之德不能到此
廿一講騶虞一發五豝朱傳於庶類繁植見其仁注疏以不盡殺見其仁不如朱傳之大

十一月十八看唐風山有樞講章云忌作晉人曠達語乃知此詩與古詩所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大相遠蓋惟恐儉不中禮則虛過一生急欲自範於禮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是相勉以好樂無荒之樂非相勉以衣裳楚楚之樂不是要及時行樂是要及時行禮正所謂憂深思遠也蟋蟀之憂深思遠蓋惟恐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荒於奢山樞之憂深思遠則又鞭策之使急歸於不拘不縱不儉不奢之域也有蟋蟀之憂則不至於矯枉過正矣有山樞之憂則不至於因循不斷矣他人是憚亦不是怕落他人手亦是恐他人矯我之枉遂至於奢縱

三魚堂日記

卷九

七

廿二見詩經說約顧麟士亦引魯詩世學甚矣偽書之易誤人也

十二月初四好生自曲沃來言吳江八都人姚襄期姚四

夏為張考夫先生高弟 呂無黨亦言四夏為考夫高弟 看知其說者之

於天下也二句文覺得此章即是一貫道理 好生言明

儒分顏子子貢為兩樣學問隱然以子貢比朱子顏子比

象山

廿六府檄至奉 上諭真順廣大四府二十六年錢糧盡行蠲免

廿七與好生言人有剛柔清濁之氣稟行於酒色財氣之人欲上二者各有輕重淺深之分數故人品不齊須以理義克之理義亦不離乎酒色財氣卻不雜乎酒色財氣亦有輕重淺深分數已入日抄

丁卯

正月初三至府

初六三兒夫婦往保定聞天市之變也

三魚堂日記

卷九

六

廿一見于撫院守巡二道 會魏蓮陸言刁蒙吉之居家頗不滿於夏峰又與閔廟僧探光言五臺秋冬不可遊惟六月宜然或遇山水暴發石隨水下其勢不可當又多蛇虎之患 閱畿輔通志見物產田賦俱極草率

廿五宿新樂見店上有耕犁其身長而穹隆者謂之轆蓋卽古車轅之制詩所謂梁輶也轆端有上曲處臨耕時以橫木加其上橫木中有鐵環故可駕兩牛並係於橫木上犁下有鍤土之鐵器謂之鐮

廿六見湯潛庵薦耿介疏

廿七與好生言孟子曰仁人心也是指仁爲心象山是指

心爲仁 看冀州志流寓內載元好問字裕之秀容人學者稱遺山先生卒於獲鹿遺山之號獲鹿之卒皆金史所不載

二月初五始至學講書因爲諸生述守道之語守道言秀才之不通者宜黜余謂不通之秀才其害猶有限通的秀才更可怕守道問何故余曰通的秀才只是做得文字好其心只是要功名不會有爲聖爲賢的真念頭此等人根腳不正一旦得志在仕途上爲害無窮自古敗壞天下的小人多在極通秀才內出來諸生皆悚然

三魚堂日記

卷九

九

有一黃梨洲北方有一孫鍾元皆是君子然天下學者多被他教得不清不楚

初九丁祭覺得聖人屏氣似不息不是升堂時始屏是無刻不調其氣故雖升堂之時自下而上氣易動而不動十三方太翁來言邵子昆在井陘道署中因丁景呂言北方之學者不通幾欲攘臂氣質之難變如此又可見言不可不慎又言井陘道處父子兄弟之間最乖戾又言丁景呂於上年八月執贄於道臺因道臺授意於真定代爲具贄籠絡甚巧邵子昆執贄之故不知其詳又言井陘道好處止有拒棗強一節

廿四好生自保定歸言魏蓮陸見王學質疑曰此刺譏之談不必刻方太翁言王言遠見學語通辨亦云是門戶之書

廿七與方太翁言朋友切切惻惻分數要看是何等樣朋友當何等樣切惻其性情有剛柔之不同其病痛有深淺之不同其與我交又有久暫之不同雖皆當切惻然其中分數須當酌量因論邵子昆魏蓮陸而及此

廿八覺孫鍾元鹿伯順一生苦志只做得不踐迹底事三月初二崔湜係平山崔令姪自平山過言郭茶之革職以救蔡毓榮人甚賢之

三魚堂日記

卷九

三

初七覺得吾斯之未能信一語意味深長蓋大綱之信猶易節目之信最難知處信猶易行處信最難順處信猶易逆處信最難已入日抄

十二寄開叔祖書云飽繫山城無一善狀雖所如不偶動多掣肘然亦由自己學問不足略將未完整頓便當為藏拙計歸來再讀書不敢望有用於世求胸中不汶汶足矣

方太翁言五伯之假假在心者今人之假假在事十三新河令王培來送呂新吾四書翼四禮疑交泰韻二十看詩變伐大商句朱子以順天命解變字注疏則以國語伶州鳩之言五位三所者解之便如今星家之講命

一般是漢儒不如宋儒處

廿七思江南均里均役之法亦因官收官兌而民便之耳若止均里均役而不官收官兌民之受累猶如故也改板圖為活圖又從而均之皆非古法

廿八思程子云心要在腔子裏即主一無適之謂

廿九方太翁言行葦之卒章云以引以翼壽考維祺講家云人老則志易昏力易怠故須引翼此最切高年之人

四月初四至定州會秦州尊遂至眾春園瞻拜韓魏公蘇子瞻像皆係明朝人建不見有宋時遺物獲鹿魏雙鳳到店中會甚贊靈邑田賦志

三魚堂日記

卷九

三

初六早至唐城郝雪客即葬於唐城中二夫人附於左右其制若一室不似南方人家附葬同穴異室也上為發券外為石門板從隧道入請子祀土祭文即予出名霑化李呈祥亦來會葬言山左風俗葬時搭棚俱飾以布帛有一棚之費至千金者畿輔猶不至如此然紙張旌旗亦不貲又言明季左光斗亦講水利見桐城志又言講學要視躬行象山陽明皆能躬行者其意似不以陸王為非予未敢率對思不躬行之人任其妄言無害何則人總不信也躬行之人人將奉為模楷稍有偏僻便流弊無窮

初七回縣

初十至府會安平陳子萬言吳次尾有文集張爾公為作傳次尾係其年業師故子萬家有其書又言正字通確張爾公作廖氏為之刻而取以為己作又會行唐言耿逸庵議論多貶駁陽明又會新河縣王益仲極贊靈邑志方音一條又言朱子於北方之音亦有未盡合者如葉縣之葉今河南人皆讀作繁與枝葉之葉同音而朱子卻作攝音十一見新道府後二十二州縣會於舊撫院署十二會陳子萬言吳梅村綬寇紀略敘歸德府事多不真會王益仲言呂新吾父為郵小吏調和人兄弟一事真是可敬見說郛日中載有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韓

三魚堂日記

卷九

三

愈論語筆解吳縝新唐書糾繆金華鄭氏家範桓譚新論但不知其書全否又如大事記古今考皆列於日凡例中載何良俊一條云經之流別爰有傳注史之流別爰有志載瑣碎猥雜多不可分故陶氏悉舉之總名說郛云胡應麟一條云宋元間小說陶氏說郛尚數百種今全書存者第程史筆談百餘家餘大半湮沒矣又有明季陶挺說郛續十八閱呻吟語問治人之道曰無忿疾於頑竊思頑是最可忿疾者千態萬狀他反要來愚我誘我我涵養稍不足忿疾便生又閱草木子元世祖問左右孔子何如人或應

之曰是天的怯里馬赤怯里馬赤者即古之象胥今之筆帖式也此語最有味不但得納約自牖之義

十九思今人指周程張朱為宋儒便不是是猶指孔子為春秋人物指孟子為戰國人物也呂新吾不免此病

五月初七查詩序乃錢鏞奄觀銚艾錢以啟土鏞以去草銚以穫稻鏞又謂之銚又謂之鍬又謂之鍬蓋即今南方所謂鏞也鏞又謂之鏞又作鉏今南北皆謂之鏞但南狹

而北闊耳銚又謂之鏞鏞鏞鏞鏞皆在耒耜之外今之犁乃耒耜之變古人不用牛耕故不曰犁而曰耒耜見周禮匠

人注疏按今犁頭鐵器及下種之器名耒耜者其頭上樓北人注疏人皆謂之鏞然則鏞與鏞即耒耜三才圖會下

三魚堂日記

卷九

三

種器名樓車

初八看絲衣章此詩朱子既不依注疏釋祭之說而門堂二字尚仍注疏之舊而偶未改蓋正祭省器在廟堂不於門堂

十六思明之賦役有夏稅秋糧即唐之租有均徭即唐之庸有里甲即唐之調其夏稅秋糧之名雖似本楊炎卻與楊炎不同楊炎之法是并均徭里甲總入在夏稅秋糧之內

十九思今州縣有二事當整飭一有司官不得認上臺為師生一要緊冊籍宜有責成如順治十四年龍邊賦役全

書至內外皆不可得此大可怪

廿九至府會行唐見耿逸庵吳天與聖人皆有四府其道如何策及孝經易知又言耿與湯議論頗不合

六月初九思鹿江村孫徵君皆一代偉人其品之高則所謂不伎不求何用不臧者也其學之勇則所謂未之能行

惟恐有聞者也只是不虛心不細心子路當日亦是這個氣象賴聖人之裁成所以終成千古大賢此段已入日抄 偶聞

方太翁論畫云遠山無樹遠水無波遠人無目於此可得敘事之法述近事者宜詳述遠事者宜略所謂聽遠音者

聞其疾而不聞其舒

三魚堂日記 卷九

十二偶檢舊所抄譚梁生見聖編有云孟子母姓卞卽古

掌字反爪爲卞今文廟考誤作仇愚按字彙仇字音掌注孟母姓其誤有自

十三偶見一友作生日詩云鐵漢有身經百鍊金人無口

學三緘二語最好然未易言不善鍊者只鍊得世情不會鍊得道義不善緘者只緘得當言的不會緘得不當言的

十五張學師言生員李喬楠有志古學 見張江陵通鑑直解言文帝欲與民休息故不用賈生之言而謙讓未遑

此最說得好

十六思孟子云先立乎大此立字工夫兼持志養氣直解

專以持志講此立字豈養氣工夫在從小體內乎殊誤

十九看國語三川震篇因思後世地震之變多矣不必皆

亡伯陽父何以知幽王之亡大抵天變與人事相參人事不爽天變偶至不至於亡如元氣壯盛之人偶感風寒也

人事既壞天變又至其亡必矣如元氣衰弱之人復遭風寒也觀其言周德若二代之季可知又思仁義禮智四者

各有體用而以其流行之序言之仁初發出只是一點萌芽及其盛則爲禮及其成則爲義既成而裁則爲智孟子

所以指仁爲人心義爲人路其實仁義禮智皆在心此條已入日抄

二十思初學讀戰國策不如將綱目自威烈王至秦始皇

三魚堂日記 卷九

并天下熟讀

廿一看夜行燭思此書篇名多淺俗蓋必月川先生因其

父之所問以名篇可見納約自隔之義而月川先生一閱

誠意如春風之隨處充滿有隙便入亦可想見小學是古

方夜行燭是因病加減之方 南方蜻蛉頭草北人謂之馬齒莧

廿二閱王覺斯集有禮記歌乃是將禮記刪木編成歌訣

其底裏盡見又有倪鴻寶代序詩云俗格與陳調掃除以

寸鐵覺斯之文病正在此而鴻寶石齋亦所不免即就石齋所作覺斯集序觀之以駁雜爲富以佶屈爲奇文怪僻

而意膚淺原其病皆起於退之陳言務去一語亦可謂不善學退之者矣文運至此國安得不亡

廿九好生述巢端明令郎名勉字子安言張考夫教法過嚴而無法在錢厚庵家十年而厚庵之子終於放縱破家以此不滿於考夫

七月十八思先覺二字有覺之而有以制之者有覺之而不必有以制之者亦有竟不覺而無礙其為先覺者 見湯潛庵回奏疏以薦耿介請寬董漢臣二事引咎此李斯獄中上書法也少失儒者氣象

廿二思不失其親一句工夫最難一有所失費許多深思

三魚堂日記

卷九

美

遠慮只救得一半 少年能敬畏老成人此第一好氣象其次則將老成人忽棄狎侮猶可徵色發聲以儆之若面敬畏而退則狎侮忽棄者吾末如之何也已

八月十五看國語管子對桓公曰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馮本肇末設象者立為一定之法也式權者用其通變之宜所以善此法也比綴以度以人之眾寡言人有眾寡難以一法治比校之連綴之宜分則分宜合則合各有度焉馮本肇末以事之本末言事有本末難以一法理等量之匡正之宜重而重宜輕而輕亦各有度焉是皆所謂權也 看李見羅云仕止久速外別無秋陽江

漢此言甚好然卻未盡如喜怒哀樂子臣弟友皆是秋陽江漢又以一貫言之則一個秋陽江漢貫萬個秋陽江漢

十七想漆雕開已見大意而能謙退精進所以子說如陳清瀾學語通辨亦可謂已見大意但少此一段氣象

十八看王覺斯擬山園集其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誥命

乃其所自作極其贊美當時風氣至於如此況復刻之集中恬不為怪真可駭異

十九得仇滄柱書知蔚州魏先生之變 聞太谷投高淡

人之門下世道如此真是可歎

三魚堂日記

卷九

美

廿四看王覺斯鳳凰臺記謂微李白詩則江山寂寞其沈淪於灌木宿莽也可勝道哉文人之權重不重乎然愚謂何如茂叔之於濂溪晦翁之於紫陽耶

九月初一看學語通辨後編朱子答廖子晦一條覺明鏡止可喻心不可喻性朱子大學或問中有鑑空衡平之說論顏子明睿所照亦以明鏡言之皆只是言心至象山論孟子萬物皆備而以鏡中看花言之則是以鏡喻性矣大謬此陳清瀾所以謂孟子萬物皆備是以萬物之理言陸學之萬物皆備是以萬物之影象言

初三閱國語風沙釐云吾委質於翟之鼓非委質於晉之

鼓也韋昭註云質贊也左傳狐突云策名委質材注孔疏云質形體也二說不同說異而不妨並存者此類是

初十偶有所感口詠仲尼以微罪樂生恐潔名之句未成詩查柄鑿之鑿音漕

廿一思春秋之末漸成一利口世界莊子一書以利口談理戰國策一書以利口議事夫子所以思木訥之近仁然則思剛毅者何曰此則以鄉愿多也

三十思子路雖稱忠信明決片言可以折獄然獄亦有子路所不能決者或人雖服而理未合或事可疑而情難得非忠信明決之無用蓋子路之忠信明決與聖人之忠信

三魚堂日記

卷九

美

明決猶有間也亦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者

十月三十思綱目序知伯之事於威烈王二十三年序子思之言於顯王二十三年皆是追敘法知伯子思皆綱目前人又思戰國策一書只應列在諸子算不得史

廿八閱學部通辨終篇言周子主靜靜字只好做敬字看此最宜玩又思朱陸皆以鏡喻心然一是真明鏡一是含糊之鏡

十一月初一思曾點之春風沂水即子思之鳶飛魚躍蓋以道極於至大而無外而僅於兵農禮樂求之則狹矣道入於至小而無間而僅於兵農禮樂求之則粗矣隨時隨

處隨人皆有當然之理有一毫缺欠便非所以報知己今

日有一毫欠缺他日便難保其無欠缺此即伊尹一夫不獲時子之辜耕莘樂道意思故謂其有堯舜氣象但點只是見得未能行得漆雕開所未信者亦是指此境界此條已改

入日抄

初七看西涯集卷六內非孔孟之學不講非堯舜之道不求非泉夔伊傅之功業不言有感

初八閱卷七論科目曰國家稽古定制敷言之義賓興之禮取諸虞周勸駕之意取諸漢園棘之制取諸唐柳名易書之法取諸宋而又主經義參論策罷黜詩賦因革損益

三魚堂日記

卷九

美

萃為宏規

廿五好生讀朱子行狀子曰一篇朱子行狀即是一篇太極圖說已入篇太極圖說即是一篇朱子行狀日抄

十二月初一閱太極圖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即所謂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定之之字指人心承上文善惡分來 是日子始有注朱子行狀之意

初五閱近思錄載通書第三章而不載第一章二章以其不出太極圖說之意也第三章一幾字乃補圖說所未詳即邵子所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也 圖說言太極通書便言誠圖說言陰陽動靜通書便言誠通誠復圖說

言五行通書便言元亨利貞圖說言中正仁義通書便言
五常百行圖說言修吉悖凶通書便言邪暗塞果確 近
思錄第三段程子論中和此是朱子因中和舊說之非而
特載此 卜年札來知呂無黨確已納監入場

十一閱近思錄明道論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
易云云因思書言人心道心易言形上形下孟子浩然之
氣四字卻括盡氣而曰浩然便已理氣合一所謂器亦道
道亦器也又思無友不如己者須先看道之同不同若道
先不同了又不必論如不如又須看心術之同不同若心
術不同矣亦不必論如不如己者與損者三友及

三魚堂日記

卷九

三

道不同二章有別

十五閱近思錄不載橫渠由太虛有天之名及一故神條
或以其詞未達意歟

十八閱近思錄以伊川顏子論列明道定性書前此有深
意蓋朱子嘗言定性書一篇之中都不見一個下手處又
云定性書不是正心誠意工夫是正心誠意以後事故將
伊川之論列於前是卽定性下手工夫也

廿八查近思錄橫渠心統性情一條爲天地立心一條皆
正蒙所無儒宗理要卽采之性理近思錄而列於拾遺內
蓋張子之書不能盡傳矣 閱儒宗理要內緒言覺其疏

淺

三魚堂日記卷九終

三魚堂日記

卷九

三

三魚堂日記卷十

吳江後學柳樹芳澗生校刊

戊辰

正月初七日 昭聖太后十二月二十四日遺詔到縣

文先去綴用藍印至是始成喪

十四陝西邵陽康其武來壬子舉人係同年康體謙之子言同

年杞縣張發辰之子開宗甲子舉人以理學自任邵陽與臨晉

相對韓城與河津相對朝邑與蒲州相對皆隔一河

廿一思朱子諸封事人復見其言殊正直然其中仍有一

段忠厚和平之意在所以後來雖危而不至於嬰禍已抄入

三魚堂日記 卷十

二月初四 太皇太后服滿

初五晨至 龍亭前釋服遂祭壇間道府於初二服滿又

二日始坐堂甚得體懸問因之

十二閱荀悅三游論可與班史游狹論同讀游字不知應

作何解疑是浮也查綱目班荀三論但采附於誅郭解之

下

十七閱小報知郭華野有劾明珠余國柱之疏

十九思以六經為聖人糟粕者猶以虛無之見置在六經

外以六經為我註腳者直以虛無之見置在六經內故王

弼之易何晏之論語猶有可取而象山之解經必不可從

也已入抄

廿五思易有三百八十四爻凡一事便有三百八十四樣

看這事做的是何人這個人所處是何位所遇是何時

三月初四方太翁查份彬斌贊四字本是一字論語文質

彬彬說文作份份

初六焚蒼巖山進香紙駕於堂罰為首阜隸修馬神廟九

十一思逸民章多就其清一邊說不比孟子分清和

三十行唐兩嶺口巡檢黃學盛來此人同伏城驛陸驛丞

管畫與圖頗有才幹而甚謹慎

三魚堂日記 卷十

四月初十思臯陶言載采采第一個采字即是視其所以

第二個采字便有觀由察安之意

十五潘武強來談言有張星耀者為戶部郎中其弟星法

為行人皆橫行一方又言無錫風氣不好如秦松齡侯果

華章志皆耽於賭侯有類書行世係他人筆又言馬世奇

素行頗不滿於鄉評賴大節而蓋

廿六在府見李龍眠聖賢圖石刻有宋高宗贊及吳訥跋

石在杭州

五月初六始見婺源志向疑通鑑纂本載潘氏總論不知

其為何人今發志文苑內有之字伯誠但鑑上多稱陽節

潘氏志則稱節齋

十九奠休甯李孺人主人杖衰出拜猶存古禮

廿一思義襲而取不但告子即從事知言義氣者工夫一

分未到便是一分義襲

六月初七查真定府志不載彭惠安查地事是一大疏漏

初九奉巡道提馬協濟伏城驛始聞楚中亂信

十一南紀城等村雨雹

十二卯時孫女生

十九思人生處處要樹立一界限事事要斟酌一分寸入

抄日

三魚堂日記

卷十

三

廿九查綱目書法於孝惠四年帝冠條下云於是帝生十

五年矣查荀悅漢紀高祖崩年孝惠已年十六安得如書

法所云又綱目高祖十年分注內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

角里先生正誤因杜詩黃綺終辭漢之句遂云綺里季夏

一人也黃公一人也今查漢紀四人曰東園公夏黃公角

里先生綺里季安得如正誤之言又查孝惠四年立皇后

張氏漢紀綱目俱云是魯元公主女然恐非魯元所親生

觀高帝七月上欲以魯元許匈奴此時尚未歸張敖也安

得至孝惠四年遂有如此長女荀悅譏其非禮恐亦未考

七月十九聞熊敬修徐立齋起用之信 閱潛確類書見

其載滹沱河滋河絕無源委真是無頭學問又太史公律

書言卯之為言茂也此書乃引之以證三泖之泖尤誤按

泖字疑本作卯因在正東而言昔人疑此為東江非無謂

也後人於卯旁加水耳蓋三江婁松皆在東北惟此在正

東

廿二看漢武綱目泖泖二字泖是泖落乃不顧利害之意

泖是泖廢乃不循規矩之意注不甚明

廿六一隅集完工

八月初七丁燕公來言湯潛庵因議董漢臣有大臣不能

言而小臣言之語余國柱添朝多弊政君多失德二句

三魚堂日記

卷十

四

以復於 皇上因此觸怒

十七行唐報至知湖廣巡撫丁思孔已於七月二十六日

入武昌楚地悉平 閱綱目漢成建始四年薛宣奏陰陽

不和由吏多苛政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此奏極似今之

時弊

廿六同年杭州柴煌子震字尺階從關東來言出山海關

往遼陽者從閭陽驛一路往瀋陽者從錦州府至甯遠州

又至廣甯縣至瀋陽自瀋陽而東北則為鐵嶺為開原尚

陽堡屬開原自瀋陽過河而東南則為遼陽自京師至山

海關者從通州三河薊州玉田豐潤永平府撫甯 見邵

子昆寄柴書諄諄勸其持準提咒此與于撫院念壽生經
真同一臭味

九月初四沈子飛名靈龍來言山東縣令平陰縣陳良玉聲

名第一

十三安平以中州田梁紫呻吟語序來看 綱目偶提王

莽之折節下士輕財好施光武之延攬英雄務悅民心邪

正不同而同於愛民好士 綱目雖極與嚴光然不載足

加帝腹之事蓋不予其傲也建武五年已入日抄

十一邵子昆有書來極詆王學質疑至欲毀其板焚其稿

十六閱元史祭祀志言漢承秦弊郊廟之制置周禮不用

三魚堂日記

卷十

五

謀議巡狩封禪而方士祠官之說與兄弟相繼共為一代

而統緒紊迨其季世乃合南北二郊為一雖以唐宋盛時

皆莫之正按此則古者兄弟相繼各為一代當攷

十七閱潛確類書文昌誤以漢書所載次序為史記

十九洪洞范彪西寄理學備考諸書來內有黃太冲所撰

周海門傳云性理也心氣也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非

言性無善無不善以無善無不善為性者海門之咎也然

陽明不曰心即理乎何可掩也大抵昔之為王學者樂其

病今之為王學者掩其病

廿三思救窮無奇策惟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是救窮單方

語朱子舒

廿九看賈誼鵬賦此篇喫緊處全在幾個道字不然便與

莊子無異

十一月初一看本草綱目此書乃嘉靖時李時珍所著附

脈學及奇經八脈乃不可少之書

初二停止草豆之文至自九月十四奉文提草豆至十月

廿九始奉 上諭傳免官民一大幸

初三閱桓帝延熹三年綱目趙岐為皮氏長以宦者左悺

兄為河東太守恥之即日棄官西歸可謂危行矣惜未能

言孫以至家屬受禍此李固之女文姬所以戒其弟也

三魚堂日記

卷十

六

十五刑部新定則例始頒到縣自康熙十六年奉 上諭

改定至是告成頒行

廿二讀李斯傳以督責為王道以申商為聖人何異指鹿

為馬

十二月初二玩綱目言孔北海才疏意廣只是大綱好細

日未盡

十一見得亾而為有三句無忌憚之小人如此鄉愿亦如

此此二種人皆與有恒相反一則務以驚人一則務以悅

人

廿三閱史記公孫宏傳不載其開東閣事亦是太史公惡

而不知其美處

廿七閱鄭汲傳鄭俠而和汲俠而清

己巳

正月初二思孟子養氣卽制外養中之法先立乎大是內
外本末交相培養

初六往府會晉州陳名祖法言黃梨州居鄉甚不滿於眾

口嘗爲東莊買舊書於紹興多以善本自與又言東莊第

七子甚慧不減無黨晉州初爲石門教諭與東莊結姻其

第二子東莊婿也 見淳化帖萬歷時肅王府摹本用釘

書法釘甚好

三魚堂日記

卷十

七

廿六巡道郵筒中見三河縣知縣彭鵬召對紀略

廿九閱本草載陶宏景云佛書稱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醍

醐可以悟學問已精益精之境

二月初二與三兒閱綱目元康九年有邱濬論五胡一段

在分注之末議論甚好然不應雜於朱子本文內三兒首

疑之甚是唐貞觀廿三年改官名犯先帝諱者亦有邱濬

一段甚好宋營陽王景平元年魏立天師道場下發明後

亦載邱濬一段又讀漢書儒林傳疑班固敘易獨詳而於

毛詩及春秋三傳甚略毛公及公羊穀梁子皆不載其名

及其授受尙書自伏生以下亦絕不知其授受不知何故

又授經圖多有錯繆如羸公是董生一派卻移入胡母生

下榮廣受穀梁春秋於瑕邱江公乃誤以爲博士江公

初五閱公孫宏儘有好處如誅郭解抑卜式殺主父偃皆

不可謂不是特阻汲黯董仲舒則不能爲之解

十四刁蒙吉之長子再濂寄蒙吉所刊斯文正統一部及

未刻潛室劄記易酌辨道錄大學論語翼註及行實

廿四閱刁蒙吉講冉子退朝章云注謂正名分者正政之

名則爲君之分正事之名則爲臣之分也講名分二字最

明

廿七閱刁蒙吉辨道錄載羅文莊之言曰理一分殊四字

三魚堂日記

卷十

八

本程子論西銘之言其言至簡而推之天下之理無所不

盡持此以論性自不須立天命氣質之兩名按整庵尊理

一分殊之語可也而便欲以此破除天命氣質之名則非

矣但知理氣之合而不知理氣之分可乎

三月十一陳端伯來言刁蒙吉曾有兄弟爭產之訟以此

不理於口又言明史先進呈諸篇因 皇上每句要注其

所出之書故因此擔擱又言好色拒諫爲根本之病又言

君臣之義與主僕不同當分別愚因思執笏之禮必當復然後臣僕有別

十二端伯言同年江德新之姪之淮字夢得昨甯教官署

縣印被參問軍精於堪輿與端伯道合有注解雪心賦已

坊刻雪心賦青囊經又言人之兩腎有強弱左強者多

生男右強者多生女以外腎驗之左大者左弱也右大者

右弱也當用補腎藥用羊左腎引之至左又言劉誠意未

嘗講風水皆世俗附會又言陽節潘氏鑑論載明燭達旦

事可笑又言堪輿二字出白虎通即天地也又言堪輿書

如郭璞之葬經管輅之管氏指蒙皆被人刪壞注壞又言

其鄉築牆塚之法先計其一村之丁若干應築牆塚若干

按丁而派有牛一頭者算一丁有驢二頭者算一丁所以

人不甚苦查潘確類書第一卷云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兩日思郭解之謙

讓只是一個克字與萬石君之氣味全別

三魚堂日記

卷十

九

廿三讀貨殖傳太史公只知人心不知道心只知氣質之

性不知義理之性

廿八日無黨來言四書大全俱係倪士毅通義本子當時

草率如此又言張考夫有家訓桐鄉姚大也鼓舞魏縣崔

維雅之子麟徵刊刻又言北溪字義無黨家有又言東莊

與黎洲不合因爭高且中之墓誌起又言在福州得蔣德

燦怒書又言已發未發是有界限的天命率性是無界限

的似不同又言子貢問一貫之語倘有人問之曰何謂也

當如何應之余曰應之曰夫子之道居敬窮理而已無黨

疑敬字不屬知余云敬統知行無黨又云考夫初年不欲

教子弟作經義晚年亦教為之又言考夫為人以謙讓為
主於老生多推以為勝已於後生多方鼓舞然少分寸老
生少年往往居之不疑反成病痛此皆東莊所不以為然
者也

閏三月初一無黨從晉州至鄧陵兩日與無黨語思山濤

天地四時猶有消息一語未嘗無理但就嵇紹言之覺消

息得太快耳

四月初九閱綱目晉安帝隆安元年分注魏王珪與慕容

麟戰於義臺實實云義臺在新樂縣西南然則是義臺誤

作義耳然縣志有義臺又有義臺可見讀書難以武斷

三魚堂日記

卷十

十

十七范彪西寄辛復元四書說六論解來 閱漢書鼂錯

傳峭直刻深四字直與深本是美字峭刻便成病痛

廿八日再濂言斯文正統係蒙吉初年之書故選陽明文

至多中庸孟子皆有翼註但尚雜陽明之學未及改定

五月十四看漢書食貨志管仲輕重斂散之法思請留起

運十分之一積穀於下年抵還可以平市價

六月初九看漢書賈誼言五學師古無注甚疎略

十六閱漢書武帝紀不載輪臺之悔可謂不知要

八月十七會傅燮調言其家尙有朱仲福歷法折中及耿

允樓農書又言四川富順陳雪灘遺書甚多

廿七有以三才圖來賣者係萬歷間上海王圻號洪洲所著而其子思義字允明所續成者也其書考核不精且強半無益如籩豆簠簋止拾博古圖之說區田不攷其所自始而圍棋雙陸佛老之像詩餘之譜皆登於冊絕無去取其農器蠶織器什器四卷最好

九月初一看元史不忽木傳歎許魯齋成就人材之功不可及也次焉者王鶚之於關關蕭軒之於李述魯翀乎

初四施行唐言衡陽有王爾農者名夫之其高風文學不減王价石

廿四無極人蘇善德來見以儀封隱士李國華字光生所刊

三魚堂日記 卷十 十一

程氏讀書日程示我與此間稍異內有夜讀法及果齋言讀書如銷銅作文如鑄器一條最好乃此間刻本所無

廿五府檄至奉 上諭本年地丁各項錢糧除已征在官外連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

十月初二見高士奇王鴻緒何楷陳元龍王頊齡休致回籍之旨

初三劉元慧葬母訃文至有某日作佛事之語異哉

初九舊固安令江西李本宸來言武昌守武廷括令固安時奇貪通州牧程俊令東安時躁酷皆于撫軍所薦又言

今固安令郭俊浙江人永清令陳國祝最循良

初十酌李代公言南城羅冠自登第後竟高尚不仕又言皇上過涿州地方官伺候甚難草料米炭之需皆自驗糧單打發故無閒費又言涿州城內驛丞衙門即軒轅殿基

十一月初九谷大理世兄言工部主事張獻京師謂之襪子張家京口之張與之連宗頗為輿論所譏又言余國柱徐乾學翁叔元王鴻緒京師謂之四大絳趙吉士等謂之小絳然吉士任交城平賊頗有功

十四閱斯文正統中王陽明與毛憲副書此文可與象祠記同傳

三魚堂日記 卷十 十二

十六平山學師劉芷言袁了凡水利諸書板俱在寶坻庫中又言平山崔華家藏書甚多新刻來易及痘書已成

十八閱綱目見顏之推仕於高緯羣小用事之時而沾沾於脩文殿御覽殊為家訓一書減色

二十夢中體認孟子無傷也是乃仁術也一節此當與鈞而不綱弋不射宿不殺胎不歿天同看愛物之仁只應如此此其所以為無傷也覺津津有味

廿一閱蕭望之傳見其不悅丙吉而非耿壽昌常平議君子與君子不能盡合從古有之

十二月初七在真定見李醒齋補刻玉海可謂賢學院矣

途中想堯舜之世不必無陳勝吳廣但決不至一呼而天下響應

十三柏鄉魏世兄荔彤送鑑語諸書來其中辨崔實政論之非及言明條鞭之未善皆與愚見甚合

十五閱隋劉炫與牛宏論令史之言讀周禮者不可不知此與李諤之論文體王通之答楊素皆隋代之至言柏鄉鑑語皆已收入去取最當

廿六從傅鷺來處借得紀錄彙編內有守溪筆記即震澤紀聞也內削去李東陽條又此書中載有水東日記菽園雜記餘冬敘錄皆是刪本然卻甚佳

三魚堂日記

卷十

十三

庚午

正月初一閱學統

初五賑飢 上諭到縣

初六夢先府君授蘇文一部上有皆戒二字

二月十二兵部侍郎王維珍工部侍郎齊稽奉差同馬太尊到縣

十九行唐舊廣文方于勃來係方從哲之親姪言從哲當日因與元詩教有舊每事爲其所把持因不滿於東林又言從哲癸丑主考崔呈秀馮銓魏大中繆昌期皆其癸丑門人

廿二于撫院自阜平至靈壽撫院云余前行取最阻撓者余國柱

四月十三賑事畢自三月廿八起日裹餼糧驅馳深山窮谷者凡四十五日

五月初六楊長班稟帖來知薦舉之信

十五部文到

廿九交印於阜平縣史匡經

六月初一出署

初四交盤

初五出印結

三魚堂日記

卷十

十四

初八起程宿新樂

十一至保定見撫院及守巡兩道保定府會陳謫公魏蓮

陸

十五至天甯寺

十六赴部驗到郎中梁欽構出至司務廳驗

七月初一與邵子昆談師生之道愚只以昔年不會執贄

蔚州不敢異同爲辭 同年孟名長安來言容城舊有苑

洛志樂板陝西又另有板與近日吳巡道所刻爲三

十六於邵子昆處借到宋陸唐老通鑑一部是節司馬公

通鑑爲之而冠以舉要歷及紀傳要括等共五十二本是

宋季舉業之書舉要歷止二卷不知是司馬公原本否偶檢五代紀於後唐長興三年刻本印九經出於馮道李愚之請後周廣順二年蜀孟氏亦刻板印九經此功亦不可沒

廿二會山東唐夢賚言目前朝局當以調和滿漢為急又云周家享國長久只是不管閒事如今之登萊淮揚皆以爲夷又言魏環極資李恒岳而成其廉凡人擇其可受者而受之是亦李恒岳也嘗以此面質之魏亦以爲然又見其案頭有嘉靖時南宮人劉濂古樂經

廿四萬季野同宣城梅定九名文鼎來梅長於歷法

三魚堂日記 卷十

十五

廿五曲阜孔尚任來言曲阜有孔穎達五經正義及孔叢子諸書板又言近日王總河開古河是欲引淮水入江姚敬恒言杭州生員沈志可名士則長於禮係應嗣寅門人

廿六邱象隨來言淮安賦役全書田額之數俱係折實之數斬總河查其未折之數謂其有隱匿賴舊由單得白又言喬石林等濬海口議既上 上命二滿臣會湯巡撫徐總漕問民情滿人與湯徐議不合滿臣復命竟隱而不言直至湯升詹事 皇上面問始知滿臣之欺

廿七在邵子昆處會唐夢賚唐言青城童子八歲能知未

來事唐大奇之配以女未幾童子病病愈後不復能有所知一純人耳此與漢武帝信樂大事相類子昆言柏鄉魏老師有一弟生而能言其前生事余因憶魏老師樛林隨筆中有一條言人生而能知其前生後不復記憶者是有物憑焉蓋有爲而發此最足破愚俗又唐言 皇上之惡朱方旦也以其勸順承郡王勿進兵王鴻緒結交哈哈駒子陰知之遂上疏參焉慕天顏之復起爲湖南巡撫也哈哈駒子以其江南德政歌私相看見 皇上來倉皇藏匿遂有是命

三魚堂日記

卷十

十六

廿九張雲先言斬總河居家甚孝友其用陳天一也不啻符堅之用王猛天一亦有魯朱家之風其治河之功不可沒其屯田亦先經題明但壞在管屯各官之多事及包夫之夫頭今王總河開古河洩淮於江亦是一法是斬所未及但須置開水漲則開開分洩於江水退則閉開使北出清口又言天一之母舅仲固存亦係能人嘗以巡撫事宜一冊與湯潛庵其大端勸其在二堂上簽押以杜弊端八月初九在子昆處見衡岳禹碑云此碑即在長沙城外字甚奇古然可疑又在塔僧子宜處見 御書金剛經十二朱錫鬲來言永樂時胡廣等纂大全多襲取先儒之

書可見其為小人今宜將先儒原書刊行庶天下知廣等之陋又言欲自纂一經籍存心考又言龔氏刻陸涓春秋傳已遭回祿又言吳草廬書纂言王次點周禮訂義劉貢父春秋意林權衡呂東萊書說皆已刻於徐健庵家

九月初一家眷至彭義門外

初二從彭義門城外至沙河門宿高弭店

初三至張家灣上小船至公雞店上糧船吏部傳啟奏之信余即從公雞店上岸

初四早由齊化門出西直門至 暢春園候引見因聞尙未啟奏至真武廟而退

三魚堂日記 卷十 十七

初六移寓永光寺中街

初八松江何世澄來會言滿人阿圖學問極好今在黑龍江又言新中舉人張昂甚方正

初十早至 暢春園候引見吏部滿司官引行取四人從園東小門入至 皇上前跪下即命出復從司官從東小門出 皇上所御屋題曰澹寧居

十三 命下

十六到部宣 旨

十八會中書科中書李旭升言初行取時太常少卿楊爾淑於陳總憲所昌言曰此番若無陸靈壽便不成一個行

取了

十九見陳澤州名廷敬 字說巖愚自敘所以不敢用師生稱呼之故陳云甚好昔馮中堂薦魏環溪我曾薦王阮亭汪鈍庵皆未嘗用師生之禮先輩正如此又云言職之難當鄭重今年春論章奏不宜專贊頌一疏欲先探 皇上之心而後盡言竟不見合可見其難又云忠而不見信必其忠之未至果能直道自然可行但患直道未至吾輩當自反見李厚庵愚問時事當先者厚庵云年兄係有根本之學任職兩月當自知之又云大抵今之時又不同於魏環溪之時當相機而動李吉文本有用之才立言稍失次序便

三魚堂日記 卷十 十八

為 皇上所窺破不可不慎言及薦舉之事辟人云一日 皇上講書畢因問曰今天下亦有留心性命之學者乎對曰今之留心性命之學者臣所知有山東布政衛旣齊靈壽知縣陸隴其臣曾見陸隴其所作一書實係有本之學蓋指呻吟語質疑言也又問陸隴其居官如何曰清廉愛民屢經大臣薦舉固不待言未幾吏部為臺班缺員請旨遂有九卿薦舉之 旨

二十會萬季野始見崇禎長編

廿二到部宣補四川道之 旨係二十日 命下 見于總憲又言康熙二十五年之行取由余國柱阻之當巡撫

出京之時卽丁甯云如此人不宜行取進來是時國柱爲總憲而銓部之權能操之

廿三在朱錫鬯所見通志堂所刻敖繼公儀禮集說衛湜禮記集說王次點周禮訂義楊復儀禮圖又見宋陳均皇朝編年錄要係宋板又見李燾長編係鈔本錫鬯言通志堂諸書初刊時皆有跋刻在成德名下後因交不終刊去然每頁板心通志堂之名猶在

廿四到任

廿六派協理山東道事

廿七會邵子昆言及大司農王隲自言我昔因于總憲之

三魚堂日記

卷十

十九

薦而有今日然止稱晚生未嘗有師生之稱我今日豈可因薦人而受人師生之稱此眞君子之言

十月初一 太廟時享前殿監察

初二於仇滄柱寓中遇朱錫鬯見元板黃鶴杜詩註錫鬯言著書必載其姓氏采其言而沒其姓氏者竊也此病起於明朝

初四編修晉江陳遷鶴來會言閩中從來不染於姚江之學惟一李贄出仕於外與王龍溪交而遂習爲橫議 會丹徒中堂言處今日之勢惟正以持己誠以待物 初七上畿輔民情疏至 乾清宮面奏

初九奉武場監試之 命同李厚庵在地字圍較射至計三而畢厚庵盛稱常州楊雪臣之學而贊閩中前輩張岳之集言及羅整庵甚不滿其議論太極圖

十四至順天府赴宴遂同吳孫兩主考入貢院

廿二揭曉

十一月初一會姜西溟言徐健庵修宋元通鑑甚覺掣肘蓋以南北朝爲疑也

初二子展在永光寺見呂無黨鬪牌徹夜可歎

十一會臧介子言中州新刻二程全書湯潛庵言其中多刪改非佳本

三魚堂日記

卷十

二十

十二月初七送諭湖南巡撫疏至內閣

十一徐爾潯來言議孔廟位次時徐健庵以崇禎時升程朱於左邱明之上爲非鄭山公則以爲是滿人多主鄭議後卒用調停以崇禎時太學改升上而未頒行天下今仍舊太學程朱列邱明之上州縣學則仍在下

十二子昆處借孫荀所輯皇明疏鈔七十卷三十六本自洪永迄嘉隆

廿一邱象隨言 皇上曾發五車韻瑞命翰林校對此書差誤甚多又言 皇上發出綱目校對係張朝珍所刻

廿二王公紳言科道舊有同居注侍班之制自大冶在

內閣時除去又言議河工時湯潛庵面奏減水壩之弊大
台謂減水壩非靳輔之法而潘季馴之法也因述潘季馴
之論甚悉 上頗首肯之杜肇臻奏減水壩原係潘季馴
之法但靳輔之減水壩與季馴之減水壩不同季馴之減
水壩放水入海靳輔之減水壩放水入田又言條陳面奏
之法自熊孝感自行

廿三吳門周靖宇救甯係周忠介孫來執贄

辛未

正月初一早起閱東林會約入朝候 皇上出祭鄧將軍
廟畢隨入至 太后宮行禮百官在午門外行禮 皇上

三魚堂日記

卷十

三

出御太和門百官至午門內行禮畢出候 賜宴

初六從梅定九借鄭世子歷學新意其書凡二大冊一冊
內二種一名聖壽萬年歷二卷一名萬年歷備考三卷此
二種即朱仲福所謂歷法折衷也一字不差一冊內一種
名律法融通四卷內二卷即聖壽萬年歷也不過略差幾
字外又有音義一卷第一冊末有刑雲路等四疏名附錄
初九周牧甯來言有所著篆隸攷異所見與王魯齋不同
魏超宗言救甯居喪極盡禮

初十顧貞觀來言滿內閣學士西安一名胡殿邦極好理
學又言高彙旃之學不純 陳紫馭來言范浚蘭溪人即

作心箴者今有香谿集尙存

廿五會中翰孫途係徵君之孫言徵君文集語錄未刻甚
多保定魏蓮陸所刻止十之一耳

二月初五在朝房有橫逆之加其人悻悻自得以罵人為
能事可駭

初六奉會試外監試之 命

十六至觀星臺見地平儀用二線蓋郭守敬之遺法黃赤
道儀上俱有游表表上有縫可以測星蓋以代管黃赤道
儀俱有三圈一為子午圈一為經度一為緯度

三月初一揭曉

三魚堂日記

卷十

三

初二午門外謝 恩至禮部赴宴

初四會徐文亦言黃太沖之在餘姚甚不滿於鄉人皆因
聽信其子如因修志而欲以孫月峯行狀出首燈籠上寫
內召翰林至干賓府縣皆其子之作孽

初九費望叔來言錢雲邦所刻雲肥藏書中有鄭氏規範
今板在雙林

十三會萬季野言明史歷志吳志伊纂修者今付梅定九
重修

十九唐欽文來言松江何乘赤 名南陽有經濟才

廿一劉介庵席上會仇滄柱言古文淵類板係舊文獻通

考板雖出恤民之意然通考板則可惜矣又言東城兵馬司指揮使鞠宸咨山東人有品

廿六同衙門公酌衍聖公孔毓圻

四月廿九答拜李厚庵厚庵言願甯人之韻書梅定九之

歷書皆從前所未有又講不行不明章言子弟中有知者

愚者不當急求其明且責其行能行然後能明子弟中有

賢者不肖者不當急求其行且責其明能明然後能行

廿三義山叔言郭華野行取進京時曾執贄於高其參德

勝也實由 皇上先有驅除之意曾密商之高高漏之於

徐徐即使郭參焉徐又素惡王之與爭利復使郭參之郭

三魚堂日記

卷十

三

商之高高素與王密力言不可郭復與徐謀并高參之而

高郭之交遂絕徐與高亦陽合而中離而王高之交則愈

固徐之初得氣也亦重賂高而借其力

廿八沈樂存言高之出身甚微而其父則竟儼然入鄉賢

也世道可歎如此又言高微時所執贄之朝臣有反執贄

於彼者又言傳之參崑山也王有力焉

五月廿二朝內遇譚祖豫言近日京師尋館者之多但知

臨淵羨魚不知退而結網可歎又言數年來朝政幸有戊

辰之一擴清然戊辰之攻小人者皆非真君子所以不能

服其心

六月十四在闕右門會議捐納保舉一事忽起大風波至

廿二日始得寬免之 旨方顯沛之時最承相愛者滿人

則鍾申保漢人自同衙門各道長外如譚祖豫之計畫盤

費張長史之殷勤執贄崔平山之躊躇前路皆有古人風

而沈樂存之慷慨願救九同衙門中之傑出者也又廿九日揚止

蕭言漢軍畢與策亦甚念此事欲申救

廿三會李厚庵言以持志作居敬看本朱子或問 送所

刻歷理新書

廿五會朱錫曾言陝碑十三經後附有五經文字九經字

樣二種借錫曾處陳北溪集係萬曆十三年刊本凡五十

三魚堂日記

卷十

三

卷內三十五卷至四十二卷止缺北溪又有字義及四書

口義語錄皆不在此集內

七月初六李厚庵來言前月十九日衛京兆面奏出巡所

屬地方事即有祁奚救叔向之事奇哉厚庵又言湯潛庵

晚年從余借建甯板朱子全集校對漸有歸正之意惜其

遂沒又言應嗣寅性理大全內言二程不歸統於濂溪猶

陳橋之篡潛庵甚不喜此言謂直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

心又言黃石齋之學甚偏

十二會厚庵言孝感之學非誠其罷官之時與大冶為婚

而與東海為腹心入京住東海之宅是誠何心又言再觀

祖刻書太多不免名心其關漢壽之辨亦辨所不必辨又
言顧甯人言治世大官少而小官多亂世大官多而小官
少此論最好又言耿逸庵亦是由陽明而歸於考亭
十八閱陳北溪集論孔文子因思今世閱覽博物之士雖
品行未必端方然亦聖人所不棄朱子謂是天地之量信
然

八月廿五會錫鬪極口李燾之長編言薛方山未見此書
卻作宋元通鑑可笑若王宋沐之宋元通鑑則又不過掇
拾續綱目成書明人習氣往往如此

廿八改補 旨下

三魚堂日記 卷十 三

廿九李厚庵來言存養工夫該動靜大學八條目不言存
養是接小學來句句內有存養作腳也中庸言存養亦便
包得擇執工夫下面只是抽出言之耳因言再永光以存
養專屬靜之非

九月初一在報國寺見錢塘胡文煥所刻百家名書內有
秋祭錄不過數十張 會厚庵其意欲以尊德性專就主
敬言而以道問學包力行

初三在厚庵席上萬季野言金仁山不應作通鑑前編改
易春秋經文又言杜氏通典中喪禮最好餘不及通考通
考中經籍考最好又言考亭淵源錄不言朱子生於閩此

不是厚庵言劉子翬屏山以其年考之非親受業於程子
者又言李習之翺未嘗肯認韓文公為師又言崇禎時以
孔明輩入孔廟畢竟不是又言初見許西山言天下有大
聖之學有大賢之學有大儒之學截然三樣門戶入乎此
便不能入乎彼其言甚誕又極言薛方山考亭淵源錄序
文之誤

初九出京至張家灣

十一上船

十五至天津會梅定九言李厚庵家教子弟先讀九經然
後學舉業文字又言勝朝言歷者有吳江王寅旭其歷法

三魚堂日記 卷十 三

高於陳獻可

十月廿二過寶應喬石林來會言斬總河之河工惟移天
如開可取其開中河雖亦好然亦因潘季馴之遙隄

十一月初二抵家

十八席文夏訂壬申之約

十二月初二三兒院試至郡寓曹園會秋岳次子敬勝言
有宋板書一大樹俱為成德取去蓋不敢不應也又言施
約庵之門惟孫子麟徐敬可計方誠為最又言平湖沈次

山學問秋岳最賞之

壬申

正月初一與三兒看河圖洛書

初八崑山吳槐葛太樸朱立誠朱立本來會送水東日記

震川集

初十李玉如吳變臣同金名潮來執贄變臣以舊板分年

日程來閱言其家有呂伯恭集邵二泉簡端錄日格子

十四李寰瀛率子泰來字履安婿丁廷煥字翼傳來執贄贄以

元祐黨人碑丁清惠集又徐善建字孝標亦來執贄

十七陳榮樟字楚材陸律字葭吹來執贄贄以聖賢圖像

十八安叔祖來言余前做屠我法詩序之過

廿九到館

三魚堂日記

卷十

三

二月初五平湖金廷煌字旭昌來執贄

三月廿二至館

五月初三歸

十四涑涇程宜詮以朱子文集來執贄係金山衛學生員

新進王鴻志字次飛來執贄

廿四閱時文因思在物為理即達道也處物為義即達德

也達道達德俱是性亦俱是命中庸首章言道不言德者

蓋道與德分言之則為二專言之則言德可以包道言道

可以包德

廿六王令貽來言孝感與大治結婚在丁內艱之後大治

百計得之初大治欲借學統不載魯齋以中之今乃成婚
姻此甚可駭

七月初四嘉興蔣鶴鳴字聲御嘉善張王典字悖五張秉維字質

夫俱來執贄贄以朱子綱目

初七到館見健庵所刻經解此舉差強人意

八月十二歸

九月初二到館

十一月初二侯大年言陸翼王所著禮記集說補正徐氏

以三百金買之刻在成德名下

十二月初四在館中起身

三魚堂日記

卷十

三

初六宿唐會思輯四書困勉錄例注疏大全或問俱不必

編入不欲廢成書也陸王之學不必多辨有學節通辨等

書在也內當分學問思辨行五項采宋元諸儒之言是謂

學采明興以來及近年諸儒之言是謂問發先儒之未發

以愚按冠之是謂思辨諸說之同異以愚又按冠之是謂

辨策勵學者勿徒為空言以學者讀此章五字冠之是謂

行

按年譜有云先生日記終於此

三魚堂日記卷十終



平湖陸清獻公著作甚富昌潛既刻其三魚堂文集及年譜賸言等書矣尙有三魚堂日記十卷爲道光季年吳江柳樹芳所刊亂後版亦燬失因復授諸劄剛氏以爲公全集之一云按是書始康熙五年丙午迄三十一年壬申公自記其游蹤行事而朝政之得失學術之是非以及同時諸賢之緒論罔不備見焉實足與年譜相表裏雖丙午以前並無記載卽此二十七年中若戊申辛亥癸丑甲寅丙辰己未等歲亦復闕如顧年譜爲人追述日記爲公自敘手筆不同詳略亦異然則欲知公生平以信仰止之思者烏可不讀是書哉是書原止鈔本又多訛謬柳君校而刻

三魚堂日記

之始成完書今刻仍屬諸柳君以不敢掠美也惟柳刻意在單行是以改題曰陸清獻公日記今列入全集中宜仍用原名以別於年譜當亦公之志也昌潛於公無能爲後何敢序是書且先有張姚兩先生之序矣爰特識其重刻之緣起如右同治九年庚午九秋湘鄉後學楊昌潛謹跋

跋

廣譽 踰冠嘗從先叔卜丈心岳游語及三魚遺書文出舊鈔日記相示亟假歸讀之蠅頭草書間有錯誤然卷帙次第分明實全書也今歲吳江柳君樹芳將刊是書而廣譽適授經盛澤因介子友陳君希恕屬以讐校之役廣譽見其書未完復從丈之季葆鈞借得曩所讀本白於柳君而重錄焉錄既畢乃與沈生日富王生忠悉心檢勘而歸之按是書之作蓋肇端於舟車跋涉之時用以紀道里述見聞非是則略其年月聯續無間庚申以後始有之前此猶否故凡家居以及治學讀禮之歲並皆闕如非脫漏也先

三魚堂日記

跋

生之緒論具在是書而事蹟則詳年譜故必合二書觀之而先生之言行乃備如丙午公車之始膺鄉薦丁未南游之往謁房考程公不參之年譜則本末不明然撰年譜者率取裁是書至連篇累牘亦兼慮是書之不傳耳今既以付梓則年譜貴用簡嚴毋庸如曩時之繁冗矣柳君倘有意重輯以與是書相輔而行則尤讀先生書者之一助也先生之歿至今百有六十年而柳君始以登諸黎棗俾大儒手筆得以傳諸無窮而覽者亦儼遊先生之世而親接其音容馨歆抑何幸也則柳君之功又曷可少哉道光二十一年歲次辛丑季秋月朔同里後學顧廣譽謹跋

書三魚堂日記後

書凡十卷前六卷從平湖卜君達庵夜鈔家錄出先是松江姚君春木椿有藏本祇後四卷曾勸梓行予諾之未暇也庚子秋以屬沈子南一白富校閱適其師平湖顧君訪溪廣譽見之以為非全書也欣然重為搜羅得假卜氏所藏將原本詳校一過介南一寄予予幸此書之散而復合急為付梓所謂天下之寶常與天下共之者也校是書者陳子子松壽熊王子新甫忠之力居多例得附書道光辛丑七月望日後學柳樹芳謹書

三魚堂日記

書後

重刻校勘姓氏

戶部郎中會稽李慈銘
教諭仁和譚廷獻
知州仁和沈彤元
知縣嘉興李宗庚
教諭仁和汪鳴皋
訓導錢塘王麟書
訓導平湖徐惟銀
訓導仁和高駉麟
舉人定海黃以周

三魚堂日記

重校姓氏

舉人烏程施補華
舉人仁和陸元鼎
舉人錢塘王彥起
舉人仁和張預
舉人仁和潘鴻
舉人桐廬袁振瓏
舉人仁和朱昌壽
優貢生仁和陳豪
優貢生海寧許誦禾
生員仁和許郊

校勘姓氏

姚椿 春木 婁 姚樵 建木 婁

迮鶴壽 青霞 吳江 顧宗海 雲泉 吳江

張履 淵甫 震澤 顧廣譽 訪溪 平湖

卜葆鈞 達庵 平湖 卜葆鈞 少嚴 平湖

陳來泰 詡庵 吳江 陳希恕 夢琴 吳江

沈超然 笑山 吳江 吳騰霄 寄松 震澤

殷兆鏞 譜經 吳江 沈日富 子饒 吳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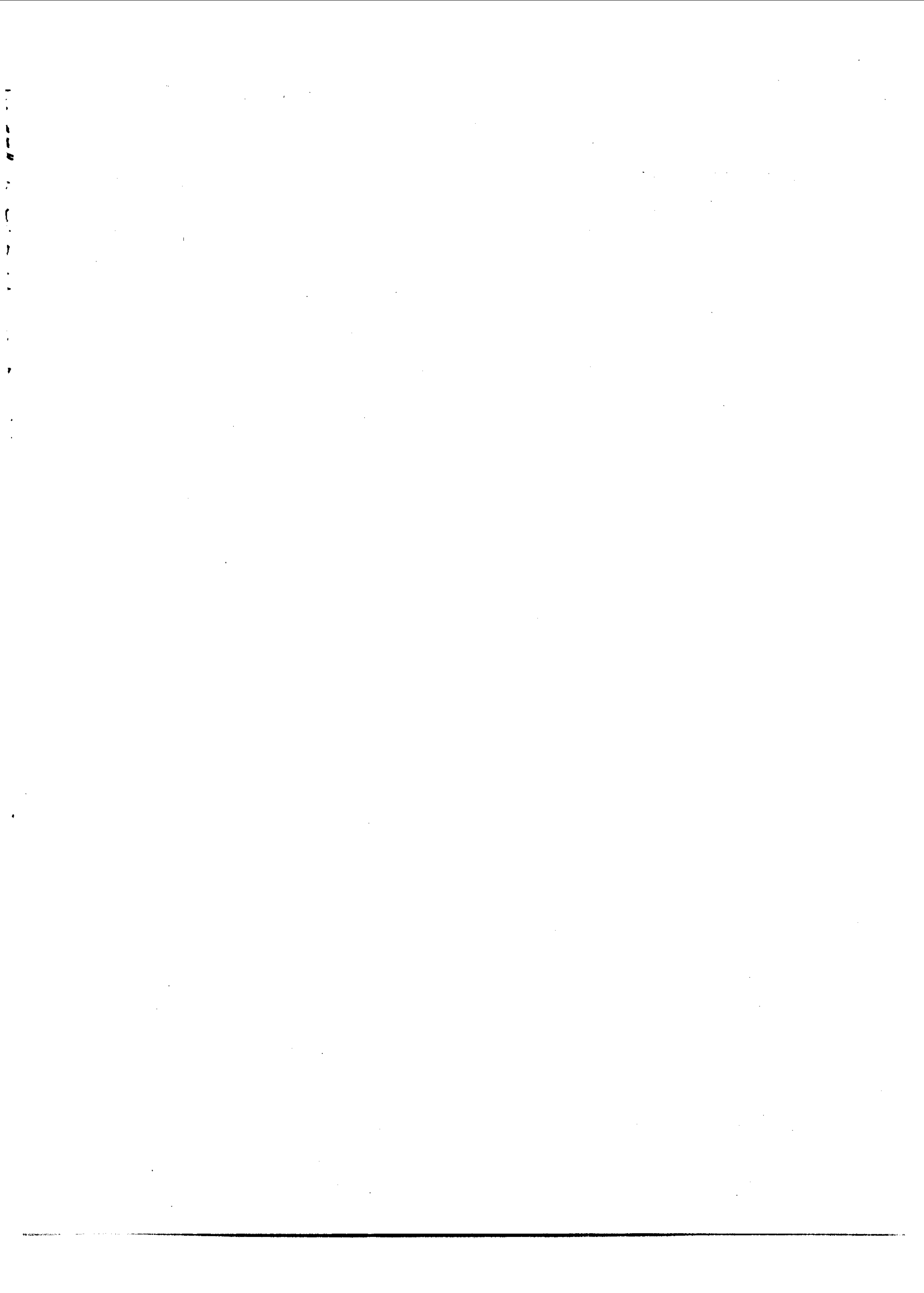
陳壽熊 子松 震澤 王忠 新甫 秀水

王希曾 吉人 震澤 柳清原 松琴 震澤

三魚堂日記

校勘姓氏

三魚堂日記 書後 校勘姓氏



採硫日記



採硫日記卷上

仁和郁永河撰

我朝聲施遠被偽鄭歸誠臺灣遠在東海外自洪荒迄今未聞與中國通一譯之貢者迺遂郡縣其地設官分職輸賦貢金餘帆往來絡繹海上增八閩而九甚盛事矣余性耽遠遊不避阻險常謂臺灣已入版圖乃不得一覽其槩以為未慊會丙子冬榕城藥庫災燬硝磺火藥五十餘萬無纖遺有

旨責償典守者而臺灣之鷄籠淡水實產石硫磺將往

採硫日記卷上

一 粵雅堂叢書

採之余欣然應曰吾事濟矣丁丑春王遂戒裝行同人言子聖平右陶裘子紹衣胡子慎履何子襄臣陳子子蔚表弟趙履尊表姪周在魯脫三鄭重有僕役徐文余與龍德喜請從郊送者曹子呂陽同行者王君云森也二十四日午刻出南門至大橋會雨留宿呂陽邸舍二十五日天稍霽行三十里渡烏龍江宿霧初收江光如練望海口羅星塔影如一針倒懸水中因賦絕句浩蕩江波日夜流遙看五虎瞰山頭烏龍渡在五虎山下巉巖五石皆如虎形海門一望三千里只有羅星一塔浮晚至坊口晤石君

某董君贊侯董君為諸羅令長子石為董君涓陽遂訂
偕行

二十六日度相思嶺憶余自入閩已六過此嶺年來齒
髮益衰憮然與感賦詩曰閩中七載作勞人六染相思
嶺上塵獨有蒼蒼雙鬢色經過一度一回新晚宿漁溪
二十七日曉行肩輿在晨光薄靄中村民攜犂牽犢往
來壠上余買山無日不勝慨然賦詩曰山色曉逾潔溪
聲靜自流人言隔壠阪犬吠出村陬細雨沾衣溼輕寒
動客愁白雲真可羨舒卷在峯頭午刻至浦尾輿夫以

採硫日記卷上

二 粵雅堂叢書

肩輿置小舟中余雖乘舟實坐輿上舟人持竹篙挽舟
在岸上行舟去甚疾岸上撐船舟中乘輦亦一時奇事
也岸旁多老榕根株盤結離奇萬態有十餘樹排聯半
里而仍屬一株者余嘗維舟其下至今念之愛其榮茂
如昔為賦詩曰榕陰垂一畝斤斧慨無施臃腫多駢幹
蠅蟪盡附枝風霜經飽歷歲月自榮滋相見長如此會
無凋落時再過涵頭煙火萬家亦一大村落憶余辛未
過此噉荔甚佳流連信宿而去今又六年矣至晚宿輿
化郡

二十八日行莆陽道中早麥已秀風過成麥浪蓋四月
時令也嶺南春早於此可見賦詩曰曉起籃輿逐隊行
今朝真喜得春晴翻畦蚤麥初成穗遠徑寒流自有聲
隴阪雲移青嶂合郊原風蹴綠波平年來已識躬耕樂
何事勞勞又遠征

二十九日渡洛陽橋至泉郡值陸師提督吳公英以詰
朝蒞任五營兵將兜鍪擐鞬臨郊列伍以迎而子衿亦
傾城爭出趨踰恐後因賦所見百里金戈繞路糾紛紛
鐵騎亂如麻無端佔畢咿唔者也曳藍袍候使車晚宿

採硫日記卷上

三 粵雅堂叢書

郡城

二月朔日宿沙溪

初二日行四十里至劉五店即五通渡也渡實支海廣
十餘里登舟颺風驟至巨浪如山帆掠水三尺傾斜欲
覆浪入舟中衣冠盡溼抵岸即廈門地顧視日影已墮
崦嵫復行三十里抵水仙宮漏下已二十刻旅舍隘甚
無容足地姑就和鳳宮神廟坐以待曉明日假水師裨
將公署館焉晤蕭山來子衛為余覓舟為渡海計值大
風不輟聞萬石虎溪二巖為廈門山水之勝拉石君董

君王君往遊至萬石巖巨石林立欹斜合沓若連楹複室而迴環曲折一徑可通偏仄處僂僂匍匐俯首側體然後渡有時瀑流淙淙橫拂肩袂聞其實在澗底石下行也洞中宏敞有石几可憑清泉可濯奴子陳肴核歡飲竟日抵暮循舊路返每值陡隘處令一人當關以猜枚鬥勝勝者得斬關度童子進酒飲不勝者至前隘處易勝者守關而不勝者奪之凡奪十七關始出洞而新月彎已挂林杪矣相共踏月歸賦詩曰何年月黑風狂夜吹落崦岬覆一谿詩裏未經摩詰畫袖中難倩米

採硫日記卷上

四

粵雅堂叢書

頓攜雲流石罅疑天近瀑濺衣裾識洞低盤礴不知春日永欲尋歸路幾番迷

初四日復偕往虎谿巖登其巔巨石大可一二畝高十餘丈圍圓似鼓曲磴綠石旁可登有巨石斜覆鼓上壁立插漢位置殊怪與萬石巖各擅其奇賦詩曰絕頂多奇石巖岬聚一叢懸崖臨巨壑巖嶂吼長風展折危欄轉筇支曲磴通扶桑遙在望落日晚潮紅巖畔頽垣小徑云是偽鄭公子錦舍聰舍讀書處惟有砌蟲唧唧草閒銅駝廢井何地茂有祇爲遊人增慨然萬石虎谿二

巖巨石雖多絕無峯巒峭削態小如拳大如屋率皆圓鈍椎魯物卽有層疊而上者望之亦曩卵耳廈門孤懸海中周廣二三百里步步皆山巖石無小大悉作卵形亦山川情性然也余以登涉致勞腰疾復作掖而後行者累日

十六日小瘥風亦暫止舟人促行遂登舟俄而急雨驟至雨過風復橫海船在巨浪中搖曳震蕩凡三晝夜無甯息登舷望港口左爲廈門支山右爲海澄縣古浪嶼山兩山對峙蜿蜒入海盡處有小山矗起中流舟子言

採硫日記卷上

五

粵雅堂叢書

是大旦門海船出洋必由此余謂水流峽中兩岸如門謂之疊是大旦門與金門廈門悉應從疊不當從門也若以形勢言大旦門爲廈門門戶金門廈門又漳泉門戶矣

十九日風息波平石君董君皆至方共敘三日闕董君忽委頓伏艙底大嘔舟人伐鼓鳴鈺揚帆起旋約行二十里抵向所見大旦門有十二船皆依山泊宿二十日無風不能行

二十一日黎明聞鈺鼓聲披衣起視已乘微風出大旦

門一望蒼茫淼無涯涘同泊十二船參差並進望舟左
數十里外有黃土坡隱隱可見凡自廈門往臺灣水道
當自乾趨巽舟師忽轉舵指坎比午至黃土坡下旋使
從者問之對曰舟無風不行依此暫泊耳復問此何處
曰遼羅是金門支山蓋已去大且門七八十里矣視同
行僅得三船餘皆不復可見頃之有微風復起旋行比
暮視黃土坡猶未遠以風力弱不勝帆也始悟海洋汎
舟固畏風又畏無風大海無櫓搖棹撥理千里萬里祇
藉一帆風耳憶往歲榕城晤梁谿季君蓉洲言自臺令

探硫日記卷上

六

粵雅堂叢書

旋省至大洋中風絕絕十有七日舟不移尺寸水平如
鏡視澈波底有礁石可識斯言誠然既暮就寢初更風
漸作寤聽舷間浪激聲甚厲而艙中董君呻吟聲若相
和不輟夜半渡紅水溝

二十二日平旦渡黑水溝臺灣海道惟黑水溝最險自
北流南不知源出何所海水正碧溝水獨黑如墨勢又
稍竄故謂之溝廣約百里湍流迅駛時覺腥穢襲人又
有紅黑閒道蛇及兩頭蛇繞船游泳舟師時時以楮鏹
投之屏息惴惴懼或順流而南不知所之耳紅水溝不

甚險人頗泄視之然二溝在大洋中風濤鼓盪而與綠
水終古不渝理亦難明渡溝良久聞鉦鼓作於舷間舟
師來告望見澎湖矣余登鷓尾高處憑眺祇覺天際微
雲一抹如綫徘徊四顧天水欲連一舟蕩漾若纖埃在
明鏡中賦詩曰浩蕩孤帆入杳冥碧空無際漾浮萍風
翻駭浪千山白水接遙天一綫青回首中原飛野馬揚
舳萬里指晨星扶搖乍徙非難事莫訝莊生語不經頃
之視一抹如綫者漸廣漸近矣午刻至澎湖之媽祖澳
相去僅十許丈以風不順帆數輾轉不得入澳比入已

探硫日記卷上

七

粵雅堂叢書

暮

二十三日乘三板登岸三板即脚踏板也海舟大不能近岸凡欲往來則乘三板至欲開行又換上岸高不越丈浮沙沒胛草木不生有水師裨
將統兵二千人暨一巡檢司守之澎湖凡六十四島澳

日南天嶼草與西與坪貓與布袋澳八單山東與坪水
坡尾西吉花與鋤頭橋馬鞍與東古將軍澳布袋與虎
井與船航與岑鷄與豬母落水桶盤與月眉後鼻西與
頭風櫃尾鷄籠與鐵線灣紅毛城四角與雙頭掛暗澳
案山仔林投仔牛心與蠟仔灣天妃澳有副將衙門鎖管港

有統城有巡檢司小菜葉潭邊蠅仔灣小池角龍門港
大菓葉大池角龜壁港沙港底中墩與竹篙灣鼎灣與
吼門陽與雁靖與赤嵌仔小門與陰與土地公與旋鉤
與姑婆與鷄善與員貝與吉貝與墨與悉斷續不相聯
屬彼此相望在烟波縹緲閒遠者或不可見近者亦非
舟莫即澳有大小居民有眾寡然皆以海為田以魚為
糧若需米穀雖升斗必仰給臺郡以沙磧不堪種植也
居人臨水為室潮至輒入入室中即官署不免頃之歸
舟有習師鸞魚者持巨蟹二枚赤質白文脈狀甚異又

採硫日記卷上

八 粵雅堂叢書

鯨魚一尾重可四五斤猶活甚余以付庖人用佐午餐
庖人將剖魚一鯨從腹中躍出剖之更得六頭以投水
中皆游去始信鯨魚胎生申刻出港泊澳外舟人駕三
板登岸汲水畢各謀晚食余獨坐舷際時近初更皎月
未上水波不動星光滿天與波底明星相映上下二天
合成圓器身處其中遂覺宇宙皆空露坐甚久不忍就
寢偶成一律東望扶桑好問津珠宮璇室俯為鄰波濤
靜息魚龍夜參斗橫陳海宇春似向遙天飄一葉遊從
明鏡度纖塵閒吟抱膝橋鳥下薄霧冷然已溼茵少閒

黑雲四布星光盡掩憶子友言君右陶言海上夜黑不
見一物則擊水以視一擊而水光飛濺如明珠十斛傾
撒水面晶光熒熒良久始滅亦奇觀矣夜半微風徐動
舟師理柁欲發余始就枕

二十四日晨起視海水自深碧轉為淡黑回望澎湖諸
島猶隱隱可見頃之漸沒入烟雲之外前望臺灣諸山
已在隱現間更進水變為淡藍轉而為白而臺郡山巒
畢呈目前矣近岸皆淺沙沙間多漁舍時有小艇往來
不絕望鹿耳門是兩岸沙角環合處門廣里許視之無

採硫日記卷上

九 粵雅堂叢書

甚奇險門內轉大有鎮道海防盤詰出入舟人下旋候
驗久之風大作鼓浪如潮蓋自渡洋以來所未見念大
洋中不知更作何狀頗為同行未至諸船危之既入鹿
耳又迂迴二三十里至安平城下復橫渡至赤嵌城日
已晡矣蓋鹿耳門內浩瀚之勢不異大海其下實皆淺
沙若深水可行舟處不過一綫而又左右盤曲非素熟
水道者不敢深入所以稱險不然既入鹿耳斜指東北
不過十里已達赤嵌何必迂迴迺爾會風惡仍留宿舟
中

二十五日買小舟登岸近岸水益淺小舟復不進易牛車從淺水中牽挽達岸詣臺邑二尹蔣君所下榻計自二十一日大且門出洋以迄臺郡凡越四晝夜海洋無道里可稽惟計以更分晝夜為十更向謂廈門至臺灣水程十一更半自大且七更至澎湖自澎湖四更半至鹿耳門風順則然否則十日行一更未易期也嘗聞海船已抵鹿耳門為東風所逆不得入而門外鐵板沙又不可泊勢必仍返澎湖若遇月黑莫辨澎湖島澳又不得不重回廈門以待天明者往往有之矣海上不得順

採硫日記卷上

十 粵雅堂叢書

風尺寸為艱余念同行十二船未至蔣君職司出入有籍可稽日索閱之同至者僅得半餘或遲三五日至七八日最後一舟逾十日始至友人僕在焉訊其故曰風也余曰同日同行又同水道何汝一舟獨異曰海風無定亦非一例常有兩舟並行一變而此順彼逆禍福攸分此中有鬼神司之違計遲速乎余以舟中累日震蕩頭涔涔然雖凭几倚榻猶覺在波濤中越二日始謁客晤太寺靳公馬齊公參軍尹君諸羅令董君鳳山令朱君又因齊司馬晤友人呂子鴻圖握手甚慰渠既不

意余之忽為海外遊以為天降余於異域得見故人尤快相過無虛日取臺灣郡志究其形勢與呂子共相參考蓋在八閩東南隔海水千餘里前代未嘗與中國通中國人曾不知有此地即輿圖一統志諸書附載外夷甚悉亦無臺灣之名惟明會典太監王三保赴西洋水程有赤嵌汲水一語又不詳赤嵌何地獨澎湖於明時屬泉州同安縣漳泉人多聚漁於此歲征漁課若干嘉隆間琉球據之明人小視其地棄而不問若臺灣之曾屬琉球與否俱無可考臺之民土著者為土番言語不

採硫日記卷上

十一 粵雅堂叢書

與中國通况無文字無由記說前代事迨萬厯間復為荷蘭人所有荷蘭人即今紅毛建臺灣赤嵌二城臺灣城今呼安平城赤嵌城今呼紅毛樓考其歲為天啓元年二城彷彿西洋人所畫屋室圖周廣不過十畝意在駕火礮防守水口而已非有埤堦闔關如中國城郭以居人民者也 本朝定鼎四方賓服獨鄭成功阻守金廈門屢煩征討值鄭氏京口敗歸欲擇地為休養計始謀攻取臺灣聯檣並進紅毛巖守大港大港在鹿耳門之南今已久淤不通舟楫以鹿耳沙淺港曲故弛其守欲誘致之成功戰艦不得入大港視鹿耳不守遂

命進師紅毛方幸必敗適海水驟漲三丈餘鄭舟無復膠沙之患急攻二城紅毛大恐與戰又不利請悉收其醜類去時順治十八年字一月也於是成功更臺灣名承天府設天興萬年二州又以廈門爲思明州而自就臺灣城居焉鄭氏所謂臺灣城卽今安平城也與今郡治隔一海港東西相望約十里許雖與鯤身連實則臺灣外沙前此紅毛與鄭氏皆居此者誠以海口爲重而緩急于舟爲便耳成功沒於康熙元年子經繼立經卽錦舍經統縉子無遠畧其下諸將多來歸者 朝廷悉以一

採疏日記卷上

三

粵雅堂叢書

官界之由是歸誠者日益眾康熙二十年鄭經亡子克塽繼年甫十四幼不諳國事而總督姚公啟聖銳意圖勦多設反間閒其用事諸人人心離叛無固志遂與提督施公焜先後進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戰於澎湖二十二日再戰王師克捷已入天妃澳臺灣門戶已失鄭眾危懼欲遷避呂宋不果蓋其下皆謂克塽孺子不足謀國事而歸誠反正猶冀得爵賞遂定計降有旨原其罪十月克塽率其族屬朝 京師授漢軍公甯靖王朱術桂先依鄭成功歷三世近四十年聞克塽

降爲詩曰流離來海外止賸幾莖髮如今事畢矣祖宗應容納與其二嬪同自經以殉魯王世子輩安插河南臺灣遂平夫成功年甫弱冠招集新附草創廈門復奪臺灣繼以童孺守國三世相承卒能保有其地以歸順朝廷成功之才信有過人者况乎夜郎自大生殺獨操而仍奉永曆之紀元恪守將軍之位號奉甯靖王魯王世子禮不衰以視吳耿背恩僭號相去不有閒耶臺灣既入版圖改爲承天府爲臺灣府僞天興州爲諸羅縣分僞萬年州爲臺灣鳳山二縣縣各一令一尉臺灣

採疏日記卷上

三

粵雅堂叢書

縣附郭首邑增置一丞更設臺廈道轄焉海外初闢規模草創城郭未築官署悉無垣墻惟編竹爲籬蔽內外而已臺灣縣卽府治東西廣五十里南北袤四十里鎮道府廳暨諸鳳兩縣衙署學官市廛及內地寄籍民居多隸焉而澎湖諸島澳亦在所轄鳳山縣居其南自臺灣縣分界而南至沙馬磯大海袤四百九十五里自海岸而東至山下打狗仔港廣五十里攝土番十一社曰上淡水下淡水力力茄藤放索大澤磯啞猴荅樓以上平地八社輸賦應徭曰茄洛堂浪嶠卑馬南三社在山

中惟輸賦不應徭戶有傀儡山番井山中野番皆無社
名諸羅居其北攝番社新港加泗灣音萬刺灣歐王音蕭麻
豆等二百八社外另有蛤仔難音葛難等三十六社雖非
野番不輸貢賦難以悉載自臺灣分界而北至西北隅
轉至東北隅大雞籠社大海表二千三百十五里三縣
所隸不過山外沿海平地其深山野番不與外通外人
不能入無由知其所暨總論臺郡平地形勢東阻高山
西臨大海自海至山廣四五十里自鳳山縣沙馬磯至
諸羅縣北鷄籠山表二千八百四十五里此其大畧也

採硫日記卷上

西 粵雅堂叢書

雖沿海沙岸實平壤沃土但土性輕浮風起揚塵蔽天
雨過流為深坑然宜種植凡樹藝芄芄鬱茂稻米有粒
大如豆者露重如雨旱歲遇夜轉潤又近海無潦患秋
成納稼倍內地更產糖蔗雜糧有種必獲故內地窮黎
穰至輻輳樂出於其市惜蕪地尙多求闢土千一耳五
穀具備尤多植芝蔴果實有番樣土音讀作蒜查無此字或云當作蔴黃
梨香果波羅蜜皆內地所無過海即敗苦不得入內地
荔枝酸澁龍眼似佳然皆絕少市中不多見楊梅如豆
桃李澁口不足珍番石榴不種自生臭不可耐而味又

甚惡蕉子冷沁心脾臙齒不快又產於冬月尤見違時
惟香果差勝檳榔形似羊棗力薄殊遜滇粵椰子結實
如毬破之可為器有椰酒盈椀肉附殼而生用與檳榔
共嚼余愛二樹獨幹無枝亭亭自立葉如鳳羽偃蓋婆
娑臆前植之差亦不惡瓜蔬悉同內地西瓜盛於冬月
臺人元旦多啖之皮薄瓢紅可與常州並驅但遜泉之
傳霖耳郡泊無樹惟綠竹最多一望猗猗不減渭濱淇
澳之盛惜止一種輒數十竿為一叢生筍不出叢外每
於叢中排比而出枝大於竿又節節生刺人入竹中往

採硫日記卷上

五 粵雅堂叢書

往牽髮毀肌莫不委頓世有嵇阮難共入林花之木本
者曰番花葉似枇杷枝必三叉臙腫而脆開花五瓣色
白近心漸黃香如梔子宜於風過暫得之近則惡矣自
四月至十月開不絕冬寒并葉俱盡草花有番茉莉一
花干瓣望之似菊既放可得三日觀不似內地茉莉暮
開晨落然香亦少遜焉街市以一折三中通車行傍列
市肆髮鬚京師大街但隘陋耳婦人弓足絕少閒有纏
三尺布者便稱麗都故凡陌上相逢於褻下不足流盼
也市中用財獨尙番錢番錢者紅毛人所鑄銀幣也圓

長不一式上印番花實則九三色臺人非此不用有以
庫帑予之每盛額不顧以非所習見耳地不產馬內地
馬又艱於渡海雖設兵萬人營馬不滿十匹文武各官
乘肩輿騎黃犢市中挽運百物及民間男婦遠適者皆
用犢車故比戶多畜牛又多蔗梢牛嗜食之不費芻菽
曩鄭氏之治臺立法尙嚴犯姦與盜死不赦有盜伐民
閒一竹者立斬之民承峻法後猶有道不拾遺之風市
肆百貨路積委之門外無敢竊者天氣四時皆夏恆苦
鬱蒸遇雨成秋比歲漸寒冬月有裘衣者至霜霰則無

探疏日記卷上

六 粵雅堂叢書

有也海上颶風時作然歲有常期或逾期或不及期所
爽不過三日別有風期可考颶之尤甚者曰颶颶無定
期必與大雨同至至必拔木壞垣飄瓦裂石久而愈勁
舟雖泊澳常至齏粉海上人甚畏之惟得雷聲即止占
颶風者每視風向反常爲戒如夏月應南而反北秋冬
與春應北而反南三月二十三日馬前暴後便應南風
白露後至三月皆應北風惟七月北
風多旋必成颶幸其至也漸人得早避之又曰風四面
皆至曰颶不知颶雖暴無四方齊至理譬如北風颶必
轉而東東而南南又轉西或一二日或三五七日不四

面傳徧不止是四面遞至非四面並至也颶驟而禍輕
颶緩而禍久且烈又春風畏始冬風慮終又六月聞雷
則風止七月聞雷則風至又非常之風常在七月而海
中鱗介諸物游翔水面亦風兆也此臺郡之大畧也爲
賦竹枝詞以紀其槩

鐵板沙連到七鯤鯤身激浪海天昏任教巨舶難輕犯
天險生成鹿耳門

探疏日記卷上

七 粵雅堂叢書

安平城旁自一鯤身至七鯤身皆沙岡也鐵板沙
性重得水則堅如石舟泊沙上風浪掀擲舟底立
碎矣牛車千百日行水中曾無軌跡其堅可知
雪浪排空小艇橫紅毛城勢獨崢嶸渡頭更上牛車坐
日暮還過赤嵌城

紅毛城即今安平城渡船往來絡繹皆在安平赤
嵌二城之間而沙堅水淺雖小艇不能達岸必藉
牛車挽之赤嵌城在郡治海岸與安平城對峙

編竹爲垣取次增衙益清暇冷如冰風聲撼醒三更夢
帳底斜穿遠浦燈

官署皆無垣墻惟插竹爲籬比歲增易○無垣垣

為蔽遠浦燈光直入寢室

耳畔時聞札聲牛車乘月夜中行夢迴幾度疑吹角
更有牀頭蝦蟇鳴

牛車挽運百物月夜車聲不絕○蝦蟇音偃忝即
守宮也臺灣守宮善鳴聲似黃雀

蔗田萬頃碧萋萋一望龍葱路欲迷網載都來糖部裏
只畱蔗葉餉羣犀

取蔗漿煎糖處曰糖部○蔗梢飼牛牛嗜食之
青葱大葉似枇杷臃腫枝頭著白花看到花心黃欲滴

採硫日記卷上

六 粵雅堂叢書

家家一樹倚籬笆

番花葉似枇杷花開五瓣白色大本臃腫枝必三
叉花心漸作深黃色攀折累三日不殘香如梔子

病其過烈風度花香頗覺濃郁

芭蕉幾樹植墻陰蕉子纍纍冷沁心不為臨地堪代帚
因貪結子種成林

蕉實形似肥阜排偶而生一枝滿百可重十觔性
極寒○凡蒔蕉園林綠陰深沉蔭蔽數畝

獨榦凌霄不作枝垂垂青子任紛披摘來還共蔓根嚼

贏得脣閒盡染脂

檳榔樹無旁枝亭亭直上徧體龍鱗葉同鳳尾○
子形似羊棗土人稱為羊棗檳榔食檳榔者必獲

根蠟灰同嚼否則澀口且辣○食後脣口盡紅
惡竹參差透碧霄叢生如棘任風搖那堪節節都生刺

把臂林間血已漂
竹根迄篠以至於葉節節皆生倒刺往往牽髮毀

肌察之皆根之萌也故此竹植地即生
不是哀梨不是楂酸香滋味似甜瓜枇杷不見黃金果

採硫日記卷上

九 粵雅堂叢書

番樣何勞向客誇

番樣生大樹上形如茄子夏至始熟臺人甚珍之
肩披鬘髮耳垂瑤粉面朱脣似女郎馬祖宮前鑼鼓鬧

侏離唱出下南腔

梨園子弟垂髻穴耳傅粉施朱儼然女子○土人
稱天妃神曰馬祖稱廟曰官天妃廟近赤嵌城海

舶多於此演劇酬愿○閩以漳泉二郡為下南下
南腔亦閩中聲律之一種也

臺灣西向俯汪洋東望層巒千里長一片平沙皆沃土

誰爲長慮教耕桑

臺郡之西俯臨大海實與中國間廣之閒相對東則層巒疊嶂爲野番巢居穴處之所鳥道蠶叢人不能入其中景物不可得而知也○山外平壤皆肥饒沃土惜居人少土番又不務稼穡當春計食而耕都無蓄積地力未盡求闢土千一耳

採硫日記卷上

手

粵雅堂叢書

採硫日記卷上

譚瑩玉生覆校

採硫日記卷中

仁和郁永河撰

余以採硫來居臺郡兩閱月爲購布購油購糖鑄大鑊冶刀斧鋤杓規大小木桶製秤尺斗斛種種畢備布以給番人易硫土油與大鑊所以煉硫糖給工匠頗飲并浴體以辟硫毒鋤平土築基刀斧伐薪雜草杓出硫於鑊小桶凝硫大桶貯水秤尺斗斛以衡量諸物又購脫粟鹽鼓筐釜椀箸等率爲百人具計費九百八十金買一巨船載之入資十七覺舟重不任載心竊疑焉遂止

採硫日記卷中

粵雅堂叢書

弗入更買一船爲載所餘費半前船或曰舟有大小受載有量今頗未盡量何徒費爲余曰吾忽心動方欲使兩船中分之匪直載所餘也言者匿笑去王君意圖便安不欲更張而中分之志遂寢余事既畢擬旦日登船郡守靳公名治揚號斗南司馬齊公名體物號誠菴咸謂余曰君不聞鷄籠淡水水土之惡乎人至卽病病輒死凡隸役聞鷄籠淡水之遣皆欲歔悲嘆如使絕域水師例春秋更戍以得生還爲幸彼健兒役隸且然君奚堪此曷合僕役往君留砲城遙制之何如余曰茲行計役工匠番兒數

百人又逼近野番不有以靜鎮之恐多事貽地方憂况既受人託又何惜一往明日參軍尹君復鳳山尉戚君

嘉燦皆吾鄉人來止余行曰客秋朱友龍謀不軌總戎

王公命某弁率百人戍下淡水繼兩月無一人還者下

淡水且然况鴛籠淡水遠惡尤甚者乎又曰縣役某與

其侶四人往僅以身返此皆近事君胡不自愛耶余笑

曰吾生有命若蒼者主之水土其如余何余計之審矣

不可以不往尹君與守戎沈君長祿為余作丸散藥及

解毒辟癘諸方為贈珍重再三又吾鄉黃巖顧君敷公

採硫日記卷中

二 粵雅堂叢書

隨父南金先生任江南糧儲道往京口順治己亥被掠

留臺居臺久習知山海夷險與余一見如故交亦來謂

余曰水土害人鬼物為厲有識者所不計若夫去險就

夷居安避危胡可不審君亦知海道乎凡海船不畏大

洋而畏近山不患深水而患淺水舟本浮物有梳御風

有舵辟水雖大風浪未易沉覆若觸礁則沉膠沙必碎

其敗立見今自郡治至鴛籠舟依沙灘閒行遭風無港

可泊險倍大洋何如陸行為得乎君將偕我往若必從

舟則我請辭余曰謹受教王君圖便安卒登舟挽之不

可余與顧君率平頭數輩乘笨車就道隨行給役者凡

五十五人時四月初七日也經過番社即易車車以黃

犢駕而令土番為御是日過大洲溪厯新港社嘉潤音

辣灣社麻豆社雖皆番居然嘉木陰森屋宇完潔不減

內地村落余曰孰謂番人陋人言甯足信乎顧君曰新

港嘉潤灣歐王麻豆於偽鄭時為四大社合其子弟能

就鄉塾讀書者獨其徭欲以漸化之四社番亦知勤稼

穡務蓄積比戶殷富又近郡治習見城市居處禮讓故

其俗於諸社為優歐王近海不當孔道尤富庶惜不得

採硫日記卷中

三 粵雅堂叢書

見過此恐日遠日陋矣然觀四社男婦被髮不禪猶沿

舊習殊可鄙自麻豆易車應至倒咯音洛國番人不解

從者語見營官中途為余治餐意余必適彼為御至佳

里興至則二鼓矣問誰為宿處則營中也無已乃之守

戎趙君所趙君名振天雄人孝廉與余友侯君敬止善

談次及天雄平干鄴下汧壘諸故人皆能了了蓋皆三

十年事矣漏下三十刻乃就寢

初八日仍馭原車返麻豆社易車渡茄港尾溪鐵線橋

溪至倒咯國社日已近暮憶王君此時乘南風駕巨艦

瞬息千里余至則後矣乃乘夜渡急水入掌等溪遲明
抵諸羅山倦極坐憩天既曙復渡牛跳溪過打貓社山
疊溪他里務至柴里社宿計車行兩晝夜矣車中倦眸
欲瞑每至深崖陡壑輒復驚覺所見御車番兒皆徧體
雕青背爲鳥翼盤旋自肩至臍斜銳爲網罟縵絡兩臂
各爲人首斷脰猙獰可怖自腕至肘繫鐵錮數十道又
有爲大耳者

初十日渡虎尾溪西螺溪溪廣二三里平沙可行車過
無軌迹亦似鐵板沙但沙水皆黑色以臺灣山色皆黑

採硫日記卷中

四

粵雅堂叢書

土故也又三十里至東螺溪與西螺溪廣正等而水深
湍急過之輟中牛懼溺卧而浮番人十餘扶輪以濟不
溺者幾矣既濟值雨馳三十里至大武郡社宿是日所
見番人文身者愈多耳輪漸大如椀獨於髮加束或爲
三叉或爲雙角又以雞尾二羽爲一翹插髻上迎風招
颺以爲觀美又有三少婦共舂一婦頗有姿然裸體對
客而意色泰然

十一日行三十里至半線社居停主人揖客甚恭具饌
尤腆云過此多石路車行不易曷少憩節勞遂留宿焉

自諸羅山至此所見番婦多白皙妍好者

十二日過啞束社至大肚社一路大小積石車行其上
終日踳踳殊困加以林莽荒穢宿草沒肩與半線以下

如各天至溪澗之多尤不勝記番人狀貌轉陋

十三日渡大溪過沙轆社至牛罵社社屋隘甚值雨過

殊溼假番室牖外設榻緣梯而登雖無門闌喜其高潔

十四日陰霾大雨不得行午後雨止聞海吼聲如錢塘

怒潮至夜不息社人云海吼是雨徵也

十五日十六日皆雨前溪新水方怒不敢進

採硫日記卷中

五

粵雅堂叢書

十七日小霽余榻面山霧霧障之凡五日苦不得一觀
其麓忽見開朗殊快念野番跳梁茲山實爲藩籬不知
山後深山當作何狀將登麓望之社人謂野番常伏林
中射鹿見人則矢鏃立至慎毋往余領之乃策杖披荆
拂草而登既陟嶺荆莽膠結不可置足林木如蝟毛連
枝累葉陰翳晝暝仰觀太虛如井底窺天時見一規而
已雖前山近在目前而密樹障之都不得見惟有野猿
跳躑下向人作聲若老人歎又有老猿如五尺童子
箕踞怒視風度林杪作簌簌聲肌骨欲寒瀑流潺潺尋

之不得而修蛇乃出蹠下覺心怖遂返

十八日又大雨嵐氣益甚衣潤如洗堵前泥濘足不得

展徘徊悵結賦詩曰番舍如蟻垤茹簷壓路低嵐風侵

短牖海霧襲重緋避雨從留屐支牀更著梯前溪新漲

阻徒倚欲鷄棲頃之有番婦至噴首瘡體貌不類人舉

手指書若有所欲余探得食物與之社人望見亟麾之

去曰此婦有術善崇人毋令得近也

十九日晨起忽霽差爽人意計二三日水落可涉則前

路匪遙矣比午方飯南風颼颼起積末衣潤頓乾覺快

探疏日記卷中

六 粵雅堂叢書

甚飯罷風漸橫草木披靡念兩海船當已至不然殆矣

王君奈何意甚憂之薄暮有人自海濱來云見二巨舟

乘風而北益駭披襟坐大風中至三鼓勉就枕然竟夜

無寐

二十日辰刻風定無從得二船耗顧君慰余曰君無憂

二船也彼非南風不行既久無南風昨風又橫無行理

何憂為土官使麻荅為余問水麻荅是番兒之嬌健者問水探水之深淺也

曰水急且高未可涉也

二十三日余念二船遂叱馭行行二十里至溪所眾番

為戴行李沒水而過復扶車浮渡雖僅免沒溺實濡水

而出也渡凡三溪率相越不半里已渡過大甲社即崩

雙寮社至宛里社宿自渡溪後番人貌益陋變背雕

青為豹文無男女悉剪髮覆額作頭陀狀規樹皮為冠

番婦穴耳為五孔以海螺文具嵌入為飾捷走缺一男

子經過番社皆空室求一勺水不可得得見一人輒喜

自此以北大槩畧全

二十四日過吐霄社新港仔社至後龍社甫下車王君

做衣跳足在焉泣告曰舟碎身溺幸復相見余驚問所

探疏日記卷中

七 粵雅堂叢書

以不死狀曰自初三日登舟泊鹿耳門候南風不得十

八日有微風遂行行一日舵與帆不洽斜入黑水者再

船首自俯欲入水底而巨浪又夾之舟人大恐向馬祖

求庇苦無港可泊終夜徬徨十九日猶如昨午後南風

大至行甚駛喜謂天助頃之風厲甚因舵劣不任使強

持之舵牙折者三風中蝴蝶千百繞船飛舞舟人以爲

不祥申刻風稍緩有黑色小鳥集船上驅之不去舟人

咸謂大凶焚楮錢祝之又不去至以手撫之終不去反

唧唧向人若相告語者少聞風益甚舟欲沉向馬祖卜

旋求船安不許求免死得吉自棄舟中物三之一至二更遙見小港眾喜伴生以沙淺不能入姑就港口下旋舟人困頓各就寢五鼓失旋船無繫復出大洋浪擊舵折鷁首又裂知不可爲舟人告曰惟有划水仙求登岸免死耳划水仙者眾口齊作鈺鼓聲人各拔一匕箸虛作掉船勢如午日競渡狀凡洋中危急不得近岸則爲之船果近岸拍浪即碎王君與舟人皆入水幸善泗得不溺乘浪勢推擁登岸顧視原舟惟斷板折木相擊白浪中耳余急問後船安在王君曰彼舟利涉自十八日

採疏日記卷中

八 粵雅堂叢書

已先余舟數百里矣尙何能知之余聞王君言意欲迴車復自計曰驅馳千餘里何惜數日程不往探後船確耗乎

二十五日與王君共一車兼程進越高嶺三至中港社午餐見門外一牛甚臃囚木籠中俯首踣足體不得展社人謂是野牛初就勒以此馴之又云前路竹塹南嵌山中野牛甚多每出百千爲羣土番能生致之候其馴用之今郡中挽車牛強半是也飯竟復登車道由海墘橫涉小港迂迴沙岸開三十餘里王君指折舵碎舟脫

死登岸處甚悉視沙開斷木廢板尙有存者惟相對浩歎而已又浮一深溪至竹塹社宿溪水湍急役夫有溺而復起者奴子車後浴水而出比至無復人色有人自雞籠淡水來者言二十日風後有一船至余聞之甚喜謂王君曰沉舟諸物固無存理然大鑊與治器必沉沙中似可覓也且一舟猶在無中輟理君無惜海濱一行遂留王君竹塹社余復馳至南嵌社宿自竹塹迄南嵌八九十里不見一人一屋求一樹就陰不得掘土窟置瓦釜爲炊就烈日下以澗水沃之各飽一餐途中遇麋

採疏日記卷中

九 粵雅堂叢書

鹿麕麇逐隊行甚夥驅獺獍獲三鹿既至南嵌入深箐中披荆度莽冠履俱敗真狐貉之窟非人類所宜至也
二十七日自南嵌越小嶺在海岸閒行巨浪捲雪拍轅下衣袂爲溼至八里分社有江水爲阻即淡水也深山溪澗滙爲此出水廣五六里港口中流有鷄心礁海船畏之潮汐去來深淺莫定余停車欲渡有飛蟲億萬如急雨驟至衣不能蔽徧體悉損視沙開一舟獨木鑊成可容兩人對坐各操一楫以渡名曰莽葛蓋番舟也既

渡有淡水社長張大整折沙際迎遂留止其家視後船果已至當風橫時棄擲數物餘皆獲全然不過前船之餘計所亡已什八矣爰命張大為余治屋余留居五日以待

五月朔張大來告屋成

初二日余與顧君暨僕役平頭共乘海舶由淡水港入前望兩山夾峙處曰甘荅門水道甚隘入門水忽沸為大湖渺無涯洩行十許里有茅廬凡二十間皆依山面湖在茂草中張大為余築也余為區畫以設大鑊者二

探硫日記卷中

十

粵雅堂叢書

貯硫土者六處夫役者七為庖者二余與王君顧君暨臧獲共處者三為就地勢故錯綜散置向背不一張大云此地高山四繞周廣百餘里中為平原惟一溪流水麻少翁等三社緣溪而居甲戌四月地動不休番人怖恐相率徙去俄陷為巨浸距今不三年耳指淺處猶有竹樹梢出水面三社舊址可識滄桑之變信有之乎既坐定聞飛湍倒峽聲有崩崖轉石之勢意必有千尋瀑流近在左右晝夜轟耳不輟覓之累日不可得見初五日王君自海岸馳至果得冶器七十二事及大鑊

二具餘其間之水濱矣又數日各社土官悉至日八里分麻少翁內北頭外北頭鷄洲山大洞山小鷄籠大鷄籠金包里南港瓦烈龍折里末武潤灣雷里老釐繡朗巴浪泵音奇武卒荅荅攸里族房仔嶼麻里折口等二十三社皆淡水總社統之其土官有正副頭目之分飲以燒酒食以糖丸又各給布丈餘皆忻然去復給布眾番易土凡布七尺易土一筐衡之可得二百七八十觔明日眾番男婦相繼以莽葛載土至土黃黑不一色質沉重有光芒以指燃之颯颯有聲者佳反是則劣煉法

探硫日記卷中

十一

粵雅堂叢書

槌碎如粉日曝極乾鑊中先入油十餘觔徐入乾土以大竹為十字架兩人各持一端攪之土中硫得油自出油土相融又頻頻加土加油至於滿鑊約入土八九百觔油則視土之優劣為多寡工人時時以鐵鍬取汁灑突旁察之過則添土不及則增油油過不及皆能損硫土既優用油適當一鑊可得淨硫四五百觔否或一二百觔乃至數十觔關鍵處雖在油而工人視火候似亦有微權也余問番人硫土所產指茅廬後山麓問明日拉顧君偕往坐莽葛中命二番兒操楫緣溪入溪盡為

內北社呼社人爲導轉東行半里入荊棘中勁莠高丈餘兩手排之側體而入炎日薄菲上暑氣蒸鬱悶甚草下一逕透迤僅容蛇伏顧君濟勝有具與導人行輒前余與從者後五步之內已各不相見慮或相失各聽呼應聲爲近遠約行二三里渡兩小溪皆履而涉復入深林中林木蒸翳大小不可辨名老藤纏結其上若虬龍環繞風過葉落有大如掌者又有巨木裂土而出兩葉始葉已六十圍導人謂相也相之始生已具全體歲久則堅終不加大蓋與竹笋同理樹上禽聲萬態耳所

探硫日記卷中

三 粵雅堂叢書

創聞目不得觀其狀涼風襲肌幾忘炎暑復越峻坂五六值大溪溪廣四五丈水潺潺巉石間與石皆作藍靛色導人謂此水源出硫穴下是沸泉也余以一指試之猶熱甚扶杖躡巉石渡更進二三里林木忽斷始見前山又陟一小顛覺履底漸熱視草色萎黃無生意望前山半麓白氣縷縷如山雲乍吐搖曳青嶂間導人指曰是硫穴也風至硫氣甚惡更進半里草木不生地熱如炙左右兩山多巨石爲硫氣所觸剝蝕如粉白氣五十餘道皆從地底騰激而出沸珠噴濺出地尺許余攬衣

卽穴旁視之間怒雷震蕩地底而驚濤與沸鼎聲聞之地復岌岌欲動令人心悸蓋周廣百畝開竇一大沸鑊余身乃行鑊蓋上所賴以不陷者熱氣鼓之耳右旁巨石間一穴獨大思巨石無陷理乃卽石上俯瞰之穴中毒焰撲人目不能視觸腦欲裂急退百步乃止左旁一溪聲如倒峽卽沸泉所出源也還就深林小憩循舊路返衣染硫氣累日不散始悟向之倒峽崩崖轟耳不輟者是硫穴中沸聲也爲賦二律造化鍾奇構崇岡涌沸泉怒雷翻地軸毒霧撼崖巔碧澗松長槁丹山草欲燃

探硫日記卷中

三 粵雅堂叢書

蓬瀛遙在望煮石逐神仙五月行人少西陲有火山孰知泉沸處遂使履行難落粉銷危石流黃漬豔斑轟聲傳十里不是響潺湲人言此地水土害人染疾多殆臺郡諸公言之審矣余初未之信居無何奴子病矣諸給役者十且病九矣乃至庖人亦病執爨無人而王君水底餘生復染危痢水漿不入晝夜七八十行漸至流溢枕席間余一榻之側病者環遶但聞呻吟與寒噤聲若唱和不輟恨無越人術安得徧藥之乃以一船悉歸之而顧君又以他事赴省獨余不可去與一病僕俱時時

督番兒課匠役往來烈日下與深草茂林中日不少休而一二社棍又百計暗撓之余既不識侏離語與人語人又不解余盲目耳並廢直同聾啞是余一身且有兼病尙得以不病傲人乎以余觀之山川不殊中土鬼物未見有微然而至輒病者特以深山大澤尙在洪荒草木晦蔽人跡無幾瘴癘所積入人肺腸故人至卽病干人一症理固然也余體素弱十年善病恆以參朮代饗飧猶苦不支白臺郡至此計觸暑行二十日兼馳凡四晝夜涉大小溪九十有六若深溝巨壑峻坂陡崖馳下

採硫日記卷中

丙 粵雅堂叢書

如覆仰上如削者蓋不可勝計平原一望罔非茂草勁者覆頂弱者蔽肩車馳其中如在地底草梢割面破項蚊蚋蒼蠅吮嘔肌體如飢鷹餓虎撲逐不去炎日曝之項背欲裂已極人世勞瘁既至草廬中四壁陶瓦悉芴爲之四面風入如射臥恆見天青草上榻旋拔旋生雨至室中如洪流一雨過履而升榻者凡十日蟬琴蚓笛時沸榻下堦前潮汐時至出戶草沒肩古木膠結不可名狀惡竹叢生其間咫尺不能見物蝮蛇瘦項者夜闌閣鳴枕畔有時鼾聲如牛力能吞鹿小蛇逐人疾如飛

矢戶闕之外暮不敢出海風怒號萬籟響谷林谷震撼屋榻欲傾夜半猿啼如鬼哭聲一燈熒熒與鬼病垂危者聯榻共處以視子卿絕塞信國沮洳爲何如柳子厚謂播州非人所居令子厚知有此境視播州天上矣余至之夜有漁人結寮港南者與余遙隔一水纈布藉枕而臥夜半矢從外入穿枕上布二十八扎幸不傷腦猶在夢鄉而一矢又入遂貫其臂同侶逐賊不獲視其矢則土番射鹿物也又有社人被殺於途皆數日閒事余草廬在無人之境時見茂草中有番人出入莫察所從

採硫日記卷中

五 粵雅堂叢書

來深夜勁矢甯無戒心若此地者蓋在在危機刻刻死亡矣余以斑白之年高堂有母甯遂忘臨履之戒以久處危亡之地乎良以剛毅之性有進無退謀人謀己務期克濟心志素定神氣自旺匪直山鬼降心二豎且遠避百舍且余固以嗜遊來余嘗謂採奇攬勝者毋畏惡趨避遊不險不奇趣不惡不快况蓬萊在望弱水可掬藉令祖龍漢武聞之不將褰裳恐後乎

採硫日記卷中

譚瑩玉生覆校

探疏日記卷下

仁和郁永河撰

余既窮幽極遠歷海外無人之域其於全臺山川夷險形勢扼塞番俗民情不啻戶至而寸履焉可不一言俾留意當世者知之聞嘗於清旦策杖薄暮操舟周覽探討而得其槩焉蓋淡水者臺灣西北隅盡處也高山嵯峨俯瞰大海與閩之福州府閩安鎮東西相望隔海遙峙計水程七八更耳山下臨江墾現為淡水城亦前紅毛為守港口設者鄭氏既有臺灣以淡水近內地仍設

探疏日記卷下

一 粵雅堂叢書

重兵戍守 本朝內外一家不虞他寇防守漸弛惟安平水師撥兵十人率半歲一更而水師弁卒又視為畏途扁舟至社信宿即返十五六年城中無戍兵之跡矣歲久荒蕪入者輒死為鬼為毒人無由知汛守之設特虛名耳緣海東行百六七十里至鷓籠山是臺之東北隅有小山圓銳去水面十里孤懸海中以鷓籠名者自其形也過此而南則為臺灣之東面東西之間高山阻絕又為野番盤據勢不可通而鷓籠山之下實近弱水秋毫不載舟至即沈或云名為萬水朝東水勢傾瀉捲

入地底滔滔東逝流而不返二說未詳孰是從無操舟往試歸告於人者海舟相戒不敢出其下故於水道亦不能通西不知東猶東之不知西也止就西言自淡水港而南迄於郡治而南至鳳山縣沙馬磯亦有嶠港打狗仔下淡水三港山中澗水所出雖沙堅水淺難容巨舶每當潮汐亦可進舟設有寇盜伺隙或紅毛思復故物以數舶虛攻鹿耳牽制水陸而出偏師掩襲各港據土列營首尾夾擊則我兵守禦勢分三面受敵矣今獨重鹿耳安平之守而於各港一切世視非計之得也又

探疏日記卷下

二 粵雅堂叢書

郡治各邑悉無城郭戰守無憑當事者亦屢圖之以去山遠無水道不可得石往往中輟近有建議植竹為城者以竹種獨異內地叢生合沓間不容髮而旁枝橫勁篠節皆刺若夾植二三重雖狐鼠不敢穴矢礮不能穿其勢反堅於石而又無春築之勞但令比戶各植數竿不煩民力而民易從葺月之閒可使平地有金湯之壯其說可採所當亟為舉行不待再計者至若諸羅鳳山諸邑各有疆域舍已邑不居而寄居郡治臺邑之地若僑寓然似宜各度地勢植竹建城不獨撫字為便而特

角互援之勢亦成矣近者海內恆苦貧斗米百錢民多
饑色賈人責負聲日沸閩閩臺郡獨似富庶市中百物
價倍購者無吝色貿易之肆期約不愆傭人計日百錢
趨起不應召屠兒牧豎腰纏數十金每遇擄捕浪棄
一擲閒不甚惜余頗怪之因問臺久始得其故茲地自
鄭氏竊踞民間積貯有年矣王師克臺倒戈歸誠不煩
攻圍不經焚掠蕩平之後設鎮兵三千人協兵南北二
路二千人安平水師三千人澎湖水師二千人三邑丁
賦就地放給外藩庫又歲發十四萬有奇以給兵餉兵

探硫日記卷下

三

粵雅堂叢書

丁一人歲得十二兩以之充膳製衣履猶慮不敷甯有
餘蓄蓋皆散在民間矣又植蔗為糖歲產二三十萬商
舶購之以貿日本呂宋諸國又米穀麻豆鹿皮鹿脯運
之四方者十餘萬是臺灣一區歲入財賦五六十萬自
康熙癸亥削平以來十五六年閒總計不下千萬人多
而出少較之內地州縣錢糧悉輸大部有去無回者安
得不彼日瘠而此日腴乎又臺土宜稼收穫倍徒治田
千一給數萬人食有餘為賈販通外洋諸國則財用不
匱民富土沃又當四達之海即今內地民人襁至輻湊

皆願出於其市桂苻陸梁孰不欲掩而有之有如曩昔
鄭氏者乘閒覬覦實足為患而內地沿海且無甯宇矣
議者謂海外丸泥不足為中國加廣裸體文身之番不
足與共守日費天府金錢無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
不知我棄之人必取之我能徙之彼不難移民以實之
噫計亦疎矣我朝自鄭氏竊據以來海踪飄忽在在
入寇江浙閩粵沿海郡縣蹂躪幾遍兵戈垂四十年不
息至沿海萬里遷界為清野計屢煩 大兵迄不能滅
者以有臺灣為之基也今既有其地而謂當棄之則琉

探硫日記卷下

四

粵雅堂叢書

球日本紅毛安南東京諸國必據之琉球最稱小弱素
不為中國患即有之亦不能長守為中國藩籬安南東
京構兵不解無暇遠圖日本最大獨稱強國紅毛狡黠
尤精戰艘火器又為西洋附庸西洋人務為遠圖用心
堅深不可測識幸去中國遠窺伺不易使有臺灣置足
則朝去暮來擾害可勝言哉鄭監不遠何異自壞藩籬
以資寇巢不智者所不為也犄角三城揜隘各港堅守
鹿耳外此無良圖矣然守臺灣尤宜以澎湖為重澎湖
者臺灣之門戶也三十六島絕無暗礁在在可以泊船

故欲犯臺灣必先攻澎湖澎湖既得進戰退守無不宜
欲守臺灣亦先守澎湖澎湖堅壁敵舟漂蕩無泊即坐
而自困疇昔鄭氏尙與王師鏖戰澎湖既失遂至窮
蹙蓋可鑒也乃臺民居恆思亂每聚不軌之徒稱號鑄
印散劄設官者歲不乏人敗露死杖下仍多繼起者非
有豪傑之士欲踵武鄭氏也緣臺民皆漳泉寄籍人五
十年來習見兵戈不足畏又目覩鄭氏將弁投誠皆得
官封公侯以是爲青雲捷徑成則王敗不失爲進身階
故接踵走死地如鶩非性不善習見悞之耳往歲獲亂

採硫日記卷下

五

粵雅堂叢書

人問何爲叛曰我非叛諸公何過譴張復問印劄有據
非叛而何對曰冀投誠圖出身耳聞者絕倒不知鄭氏
方猖有來歸者廟謨不惜一官畀之不如是不足解
其黨今鄭氏反正薄海久安盜弄潢池有戮無赦甯與
前此同日語乎亦愚甚矣故臺灣縣易藏奸宄事較兩
邑爲繁諸羅鳳山無民所隸皆土著番人番有土番野
番之別野番在深山中巒嶂如屏連峯插漢深林密箐
仰不見天棘刺藤蘿舉足觸礙蓋自洪荒以來斧斤所
未入野番生其中巢居穴處血飲毛茹者種類實繁其

升高陟巔越徑度箐之捷可以追驚猿逐駭獸平地諸
番恆畏之無敢入其境者而野番恃其獷悍時出剽掠
焚廬殺人莫能向邇其殺人輒取首去歸而熟之剔取
髑髏加以丹腹置之當戶同類視其室髑髏多者推爲
雄如夢如醉不知向化直禽獸耳譬如虎豹遭之則噬
蛇虺攫之則噬苟不近其穴彼無肆毒之心亦聽其生
槁於雨露中耳客冬有趨利賴科者欲通東面土番與
七人爲侶晝伏夜行從野番中越度萬山竟達東面東
番知其唐人爭款之又導之遊各番社禾黍芄芄比戶

採硫日記卷下

六

粵雅堂叢書

殷富謂苦野番閉阻不得與西面通欲約西番夾擊之
又曰寄語長官若能以兵相助則山東萬人鑿山通道
東西一家共輸貢賦爲天朝民矣又以小舟從極南
沙馬磯海道送之歸七人所得餽遺甚厚謂番俗與西
番大畧相似獨平地至海較西爲廣有當事者能持其
議與東番約期夾擊勦撫並施烈澤焚山夷其險阻則
數年之後未必不變荆棘爲坦途而化槃瓠犍犍爲良
民也若夫平地近番冬夏一布粗糲一飽不識不知無
求無欲恆往來市中狀貌無甚異惟兩目拗深瞪視似

稍別其語多作都盧囑轆聲呼酒曰打刺酥呼煙曰篤木固畧與相似相傳臺灣空山無人自南宋時元人滅金金人有浮海遊元者為颶風颿至各擇所居耕鑿自贍遠者或不相往來數世之後忘其所自而語則未嘗改男女夏則裸體惟私處圍三尺布冬寒以番毯為單衣毯漬樹皮雜犬毛為之亦有用麻者厚可一錢兩幅連綴不開領脰衣時以頭貫之仍露其臂又有袒挂一臂及兩幅左右互袒者婦人衣以一幅雙疊縫其兩腋僅蔽胸背別以一幅縫其兩端以受臂而橫擔肩上下

採硫日記卷下

七 粵雅堂叢書

衣覆乳露腹中衣橫裏僅掩私不及膝足不知履以烏布圍股一身凡三截各不相屬老人頭白則不挂一縷箕踞往來鄰婦不避也髮如亂蓬以青蒿為香草日取束髮蟻虱遶走其上閒有少婦施膏沐者分兩結盤之亦有致妍者亦露倩盼之態但以鹿脂為膏舞不可近男子競尚大耳於成童時向耳垂閒各穿一孔用篠竹貫之日以加大有大如盤至於垂肩撞胸者項閒螺貝纍纍盤繞數匝五色陸離都成光怪胸背文以雕青為烏翼網罟虎豹文不可名狀人無老少不問一髭并五

毛盡去之有疾不知醫藥惟飲溪水則愈婦人無冬夏日浴於溪浴畢汲上流之水而歸有病者浴益頻孕婦始媿即攜兒赴浴兒患痘盡出其漿復浴之曰不若是不能愈也婚姻無媒灼女已長父母使居別室中少年求偶者皆來吹鼻簫彈口琴得女子和之即入與亂亂畢自去久之女擇所愛者乃與挽手挽手者以明私許之意也明日女告其父母召挽手少年至鑿上齶門牙旁二齒授女女亦鑿二齒付男期某日就婦室婚終身依婦以處蓋皆以門楣紹瓜瓞父母不得有其子故一再

採硫日記卷下

八 粵雅堂叢書

世而孫且不識其祖矣番人皆無姓氏有以也番室做龜殼為制築土基三五尺立棟其上覆以茆葭簷深遠垂地過土基方丈雨暘不得侵其下可炊可春可坐可臥以貯笨車網罟農具鷄栖豚栅無不宜室前後各為牖在脊棟下緣梯而登室中空無所有視有幾人為置幾榻人惟藉鹿皮擇便臥夏并鹿皮去之藉地而已壁閒懸葫蘆大如斗旨蓄毯衣納其中竹筒數規則新醅也其釀法聚男女老幼共嚼米納筒中數日成酒飲時入清泉和之客至番婦傾筒中酒先嘗然後進客客飲

盡則喜否則愠愠客或憎之也又呼其鄰婦各衣毯衣
爲聯袂之歌以侑觴客或狎之亦不怒其夫見婦爲客
狎喜甚謂已妻實都故唐人悅之海外皆稱中國爲大
唐稱中國人曰唐人
若其同類爲奸則挾弓矢偵奸人射殺之而不懟其婦
地產五穀番人惟食稻黍與稷都知食麥其饗飧不
宿春曉起待春而炊既熟聚家人手搏食之山中多麋
鹿射得輒飲其血肉之生熟不甚較果腹而已出不慮
風雨行不計止宿終歲不知春夏老死不知年歲寒然
後求衣饑然後求食不預計也村落廬舍各爲向背無

採硫日記卷下

九 粵雅堂叢書

市肆貿易有金錢無所用故不知蓄積雖有餘力惟知
計食而畊秋成納稼計終歲所食有餘則盡付麴蘖來
年新禾既植又盡以所餘釀酒番人無男女皆嗜酒酒
熟各攜所釀聚男女酣飲歌呼如沸累三日夜不輟餘
粟既罄雖饑不悔屋必自構衣需自織耕田而後食汲
澗而後飲績麻爲網屈竹爲弓以獵以漁蓋畢世所需
罔非自爲而後用之腰閒一刃行臥與俱凡所成造皆
出於此惟陶冶不能自爲得鐵則取澗中兩石夾槌之
久亦成器未嘗不利於用剖匏截竹用代陶瓦可以拒

酒漿可以脯饋養鄉黨親戚緩急有無不相通鄰家米
爛粟紅饑者不之貸也社有小大戶口有眾寡皆推一
二人爲土官其居室飲食力作皆與眾等無一毫加於
眾番不似滇廣土官徵賦稅操殺奪擁兵自衛者比其
先不知有君長自紅毛始據時平地土番悉受約束力
役輸賦不敢違犯法殺人者勦滅無子遺鄭氏繼至立
法尤嚴誅夷不遺赤子併田疇廬舍廢之其實土番殺
人非謀不軌也麴蘖誤之也羣飲之際誇力爭強互不
相下格犂未釋手白刃已陷其脰閒有平時睚眦醉後

採硫日記卷下

十 粵雅堂叢書

修怨旦日酒醒曾不自知而討罪之師已躡其門矣至
今大肚牛罵大甲竹塹諸社林莽荒穢不見一人諸番
視此爲戒相率謂曰紅毛強犯之無噍類鄭氏來紅毛
畏之逃去今鄭氏又爲中國勦滅盡爲臣虜真 天威
矣故其人既愚又甚畏法曩鄭氏於諸番徭賦頗重我
朝因之秋成輸穀似易而艱於輸賦彼終世不知白
蠟爲何物又安所得此以貢其上於是仍沿包社之法
郡縣有財力者認辦社課名曰社商社商又委通事夥
長輩使居社中凡番人一粒一毫皆有籍稽之射得麋

鹿盡取其肉為脯并收其皮日本人甚需鹿皮有買船收買脯以鬻漳郡人二者輸賦有餘然此輩欺番人愚腹削無厭視所有不異已物平時事無巨細悉呼番人男婦孩稚供役其室無虛日且皆納番婦為妻妾有求必與有過必撻而番人不甚怨之苟能化以禮義風以詩書教以蓄有備無之道制以衣服飲食冠婚喪祭之禮使咸知愛親敬長尊君親上啓發樂生之心潛消頑慝之性遠在百年近則三十年將見風俗改觀率循禮教甯與中國之民有以異乎古稱荆蠻斷髮文身之俗

探疏日記卷下

十一 粵雅堂叢書

乃在吳越近地今且蔚為人文淵藪至若閩地叛服不常漢世再棄而復收之自道南先生出而有宋理學大儒競起南中人固不可常俗限在上之人鼓舞而化導之耳今臺郡百執事 朝廷以其海外勞吏每三歲遷擢政令初施人心未洽而轉盼易之視一官如傳舍孰肯為遠效難稽之治乎余謂欲化番人必如周之分封同姓子孫世守或如唐韋皋宋張詠之治蜀久任數十年不責且暮之效然後可噫蓋亦難言矣而又有陷阻潛撓於中者則社棍是也此輩皆內地犯法奸民逃死

匿身於僻遠無人之地謀充夥長通事為日既久熟識番情復解番語父死子繼流毒無已彼社商者不過高坐郡邑催餉納課而已社事任其播弄故社商有虧折耗費此輩坐享其利社商率一二歲更易而此輩雖死不移也此輩正利番人之愚又甚欲番人之貧愚則不識不知攫奪惟意貧則易於迫挾力不敢抗匪特不教之且時時誘陷之即有以冤愬者而番語侏離不能達情聽訟者仍問之通事通事顛倒是非以對番人反受呵譴通事又告之曰縣官以爾違通事夥長言故怒責

探疏日記卷下

十二 粵雅堂叢書

爾於是番人益畏社棍視之不啻帝天是舉世所當哀矜者莫番人若矣乃以其異類而歧視之見其無衣曰是不知寒見其兩行露宿曰彼不致疾見其負重馳遠曰若本耐勞噫若亦人也其肢體皮骨何莫非人而云若是乎馬不宿馳牛無偏駕否且致疾牛馬且然而况人乎夫樂飽暖而苦饑寒厭勞役而安逸豫人之性也異其人何必異其性仁人君子知不吐余言七月望炎暑漸退新涼襲人有役夫自山中初至者十二人方共具飯醪為中元祀鬼事向空山羅拜余笑而

寶之酒其明日有三人忽稱病

十七日病者又五人北風大作

十八日風愈橫而十二人悉不起爨煙遽絕

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大風拔木三晝夜不輟草屋二十餘間圯者過半夜卧聞草樹聲與海濤澎湃震耳屋漏如傾終夜數起不能交睫

二十二日風雨益橫屋前草亭飛去如空中舞蝶余屋三楹風至兩柱俱折慮屋圯無容身地冒雨攜斧斫自伐六樹支棟力憊甚而萬山崩流並下汎濫四溢顧病

採硫日記卷下

粵雅堂叢書

者皆仰卧莫起急呼三板來渡余猶往來岸上尙欲爲室中所有計不虞水勢驟湧急趨屋後深草中避之水隨踵至自沒脛沒膝至於及胸在大風雨中涉水行三四里風至時時欲仆以杖掖之得山巖番室暫棲暮無從得食以身衣向番兒易隻鷄充餒中夜風力猶勁二十三日平明風雨俱息比午有霽色呼番兒棹莽葛至山下渡余登海船過草廬舊址惟平地而已余既倖生存亦不復更念室中物敝衣猶足蔽體解付舟人就日曝乾復衣之遂居舟中

二十五日水既落乘海船出港至張大所有病者殞舟中爲藪葬山下以屍骨無渡海理也

二十八日視舟中病者轉劇因遣海船急歸余獨留張大家命張大爲余再治屋

二十九日復大風雨四晝夜洪水又至走二靈山避之驚怖有甚於前幸早避得免涉水然在空山中竟一日夜不得食

初四日雨止風息再返張大所

初八日有一船入港言初五日三船同自省中來半渡

採硫日記卷下

粵雅堂叢書

遭風一船已碎其一不知所往友人顧君敷公在焉念之甚切自此旦旦出海上望之

十五日中秋節番兒報舊址茆屋成尙有臺郡病夫二人不能歸者從余走海岸沙際遙望午後張大攜肴核至與余就沙際飲抵暮而返不見一帆

十六日乘莽葛返茆屋中與病夫二人俱視新結茆三區區各三楹余與二病夫各占一區夜惟孤影四面猿啼鬼嘯聲不輟有臺令李子鵠梅花書屋詩一卷雋永可玩坐常至夜分一夕甫就枕殘燈既熄帳前有火光

如盃碧色去地三尺許知其燐也審視久之而滅

二十五日忽聞有海舶至驚喜出戶則顧君數公至矣問遭風飄泊何所云是日西岸頗無風半渡風至舟人強持之已見鷄籠二靈諸山值潮落不得入港陳某一船已觸岸為齏粉惕然轉舵歸西岸泊定海鎮山下舟中器具悉敗需補製而大風又半月不輟故遲來幸無恙而余前遺歸一船亦以是日至問病者歸去何若則死過半矣計兩船中復來夫役近六十人明日再修釜尖煎煉硫土一如曩日夜則與顧君共論前代海防及

採硫日記卷下

五

粵雅堂叢書

偽鄭故事議其得喪一夕就寢未寐視屋外火光如箕赤色耀目余以見慣不怪顧君駭曰君榻下何故燃燭余笑曰火從君枕畔來照吾榻下君試反顧必有所見顧君遽躍起方結衣禪欲出戶火光漸滅又一夕有鳴鏞過枕畔恐野番乘夜加遺出戶視之不見一物十月朔疏事既竣將理歸棹命眾役夫向山前刈薪午後又使人舫三板水涯以待見四人並坐樹下疑刈薪有先歸者趨問之已不見種種幻妄皆鬼物也人之居此甯不病且殆乎

初四日復出至張大家與別遂登舟

初七日未刻值風便與顧君船同出大海北風方勁巨浪如山行不數里余舟橫折有聲回視顧君一船亦大呼檣折二船在巨浪中既無復入港理隨風蕩漾意必飄南方千里外憂不能寐

初八日侵曉風稍息余攬衣出視晨光初動宿靄未收而一輪紅日從鷓尾水底湧出三躍而後昇大如車輪海波盡赤不瞬息已丈餘高矣向聞登州日觀擅奇殆未必如余所覩也將午遙見遠山在有無間猶疑為海

採硫日記卷下

六

粵雅堂叢書

上雲氣午後審視漸真舟師謂是省城官塘山夜半抵官塘猶屬海外孤島不連內地初九日自官塘趨定海鎮已刻將近山顧君一船已先至相見如夢意二船橫折無並全理竟達會城嘆為神助望山上兩城遙峙前人築為犄角互守計者也命舟師掉三板登岸周覽一匝畧得形勢之概沿海市肆甚布漁艇有大於海舶者覽畢登舟乘順風南行去岸甚遠仍行大海五六十里至五虎門兩山夾峙勢甚雄險又有巨石綿亘入海如五虎踞踞中流實閩省門戶也

門外風力鼓蕩舟勢顛越既入門靜渌淵渟與門外迥別矣左望山巒斷處為梅花嶼沙淤水淺非潮長不能出入更進為亭頭土音讀作城頭是近海大村落至則暮矣命從者攜卧具與顧君偕登怡山僧院假宿焉老僧粗解文義可與語壁間有詩倚韻為五言律弱水歸帆遠驚濤日夜紛青衫餘蜃氣寶劍有龍文暫息并州駕還瞻故國雲鐘聲與禪誦清響得重聞

初十日復登舟苦水涸必候潮至始行行十里至閩安鎮有副帥屯兵千人守口再行十里膠淺不前

採硫日記卷下

七

粵雅堂叢書

十一日行不數里

十二日趁微風以棹佐之望見南臺大橋周子宣玉率數僕乘小艇來迓既見歡甚余與宣玉共乘小艇同至大橋登陸入城求晤曩時饒送諸交好惟裴子紹衣何子襄臣表姪周在魯三人在餘或歸家或他適不可得見獨呂子鴻圖先我渡海歸差可喜再觀城市景物憶半載處非人之境不啻隔世不知較化鶴歸來者何如余向慕海外遊謂弱水可掬三山可即今既日極蒼茫足窮幽險而所謂神仙者不過裸體文身之類而已縱

有閩苑蓬瀛不若吾鄉濶濶空濛處簫鼓畫船雨奇晴好足繫吾思也憶遊歷所觀再為土番竹枝以詠之生來曾不識衣衫裸體年年耐歲寒犢鼻也知難免俗烏青三尺是圍圍

烏青是黑布名

文身舊俗是雕青背上盤旋鳥翼形一變又為文豹鄰蛇神牛鬼共爭獐

半線以北胸背皆作豹文如半臂之在體

胸背爛斑直到腰爭誇錯錦勝鮫綃冰肌玉腕都文遍

採硫日記卷下

六

粵雅堂叢書

只有雙蛾不解描

番婦臂股文繡都遍獨頭面蓬垢不知修飾以無

鏡可照終身不能一覩其貌也

番兒大耳是奇觀少小都將兩耳鑽截竹塞輪輪漸大

如錢如椀復如盤

番兒大耳如盤立則垂肩行則撞胸同類競以耳

大為豪故不辭痛楚為之

了髻三叉似幼童髮根偏愛繫紅絨出門又插文禽尾

陌上飄飄各鬥風

覆額齊眉繞亂莎不分男女似頭陀晚來女伴臨溪浴
一隊鷓鴣蕩綠波

半線以北男女皆剪髮覆額狀若頭陀○番婦無
老幼每近日暮必浴溪中

總貝雕螺各盡攻陸離斑駁碧兼紅番兒項下重重透
客至疑過繡領官

銅箍鐵鐲儼刑人門怪爭奇事事新多少丹青摹變相
畫圖那得似生成

老翁似女女如男男女無分總一般口角有髭皆拔盡
採硫日記卷下 九 粵雅堂叢書

鬚眉都作婦人顏
腰下人人插短刀朝朝磨礪可吹毛殺人屠狗般般用

纒罷樵薪又索綯
人各一刀頃刻不離斫伐割剝事事用之

畊田鑿井自艱辛緩急何曾叩比鄰構屋斲輪還結綯
百工俱備一人身

番人不知交易借貸有無相通理鄰人有粟饑者
不之貸也畢世所需皆自為而後用之

輕身矯捷似猿猴編竹為箍束細腰等得吹簫尋鳳侶

從今割斷伴妖媿

番兒以射鹿逐獸為生腹大則走不疾自孩孺即
箍其腰至長不弛常有足追奔馬者結綯之夕始

斷之

男兒待字蚤離娘有子成重任違颺不重生男重生女
家園原不與兒郎

番俗以婿紹瓜瓞有子不得承父業故不知有姓
氏

女兒纔到破瓜時阿母忙為構屋居吹得鼻簫能合調
採硫日記卷下 十 粵雅堂叢書

任教自擇可人兒

番女與鄰兒私通得以自擇所愛

只須嬌女得歡心那見堂間孔雀屏既得歡心纔挽手
更加鑿齒締姻盟

亂髮鬢髮不作綯常將兩手自搔爬飛蓬畢世無膏沐
一樣綯髮是室家

番婦亂髮如蓬蟻蝨逸走其上時以五指代梳

誰道番姬巧解釀自將生米嚼成漿竹筒為甕牀頭掛
客至開筒勸客嘗

夫攜弓矢婦鋤耨無褐無衣不解愁番屬一圍聊蔽體

雨來還有鹿皮兜

鹿皮藉地為卧具遇雨即以覆體

竹弓枯矢赴鹿場射得鹿來付社商家家婦子門前盼

飽惟餘瀝是頭腸

番人射得麋鹿以付社商收掌充賦惟頭腸無用

得與妻孥共飽

莽葛元來是小舸剗將獨木似浮瓢月明海濤歌如沸

知是番兒夜弄潮

採硫日記卷下

三 粵雅堂叢書

番人夫婦乘莽葛射魚歌聲竟夜不輟

種秫秋來甫入場舉家為計一年糧餘皆釀酒呼羣輩

共罄平原十日觴

秫米登場即以為酒男女藉草劇飲歌舞晝夜不

輟不盡不止

梨園做服已蒙茸男女無分只尙紅或曳朱襦或半臂

土官氣象已從容

土官購戲衣為公服但求紅紫不問男女

土番舌上掉都盧對酒歡呼打刺酥聞道金亡避元難

颶風吹到始謀居

番語皆滾舌作都盧穀穰聲

深山負險聚游魂一種名為傀備番博得頭顱當戶列

骷髏多處是豪門

深山野番種類實繁舉傀備番以槩其餘

採硫日記卷下

三 粵雅堂叢書

採硫日記卷下

譚瑩玉生覆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西坡類集卷四十二

迎鑾日記

康熙三十有七年

南丘宋學敏仲

迎鑾日記

康熙三十有七年冬十二月

六飛歸自關東時遂徵寧謐薄海宴安

望上德感化神庶務就理獨淮揚一帶河堤衝決

地方屢被災傷蒙

天恩汪濊蠲租賑濟至再至三萬民感頌永永無

既復念河工重在得人

特命直隸巡撫于成龍仍以兵部尚書總督河道

迎鑾日記

假以便宜行事

竊命有加其一切修防事宜

聖衷久有成算非親為指授未易底績于是有明

春

巡幸江南查閱河工之命三十八年正月准鴻臚

寺咨沿途各官着五十里以內迎送准兵部咨

沿途安設塘站調遣扈從兵馬准總督倉場咨

預備船隻緯夫准工部咨預備木柴准光祿寺

咨凡日用猪鷄鵝鴨等物照時價採買准禮部

啓
上所過救濟仍行致祭時江南江西總督臣張
鵬翮

新命甫下尚承謙泰中未即蒞任一應條辦及修
理

行宮道路皆萃臣等一身爰遣員分委以按察使
趙世顯董其成諸費皆取給於官俸役食毫不
問之民間正月二十一日臣等發棹吳門涉江
渡河往來察視二月初五日會總督於揚州府

迎鑿日記

鼓率屬員夙夜趨奉恭聞

涉駕二月初三日出京由水路奉

勤太后臨幸江浙於省方屬俗中曲盡晨昏定省
之禮

勤孝崇隆超越千古臣等躬逢

盛典謹索筆於

龍旂約尾間按日記錄名曰迎鑿日記云

二月二十五日總督臣張鵬翮提督臣張雲翼
江寧巡撫臣宋華安徽巡撫臣李鈞學院臣張

下條紀俱頂
馬過D另行
日空一字

榕端、鹽院臣卓琳總兵臣劉合高梁、及司道
諸臣於山東臺兒莊地方跪迎

聖駕

張蓋坐船首望見首臣即問云聞爾偶病幾日
今已全愈否臣鵬翮奏云臣托

勤上洪福臣已全愈又云第三員為誰臣等奏云

臣江寧巡撫宋華不聞第身員為誰臣林端奏
臣學院張林端是日

馳驛黃林庄鴻臚寺率臣等於

迎鑿日記

行宮前行三跪九叩頭禮又蒙 問總督身子全
愈否臣鵬翮奏云臣已全愈薄暮大風雨雪

二十六日

馳驛宿遷縣

二十七日卯刻放行辰刻

御舟泊劉老碕

山東馬閣歸仁堤庵後者為大學士臣伊桑阿臣

阿爾泰在籍大學士臣張玉書戶部尚書臣馬
齊兵部侍郎臣喻成龍工部侍郎臣常綬在籍

工部侍郎臣李枏

督撫隨

駕時督臣鵬翮復抱微恙臣等遵

旨隨行

於馬上顧臣華云宋華多少年紀臣奏云臣年

六十有六

臣做笑云健甚逢次侍衛馬武傳

書要用眼鏡又問服甚藥臣奏云臣所服不過

迎鑾日記

四

尋常藥餌因幼年多病中年以來時時謹飭是

以老年畧可支持少頃又

問巡撫可將家世奏來爾父大學士及爾幼年侍

衛一段業已知之不必奏臣奏云臣祖沾以明

萬曆朝舉人為山東福山令有惠政伯曾祖繼

嘉靖朝進士萬曆朝官至吏部尚書謚莊敏明

史有列傳此後官即署者尚有人臣惟稟遵家

訓不敢負

朝廷不敢負先世時提督臣張雲莫危

與臣聯轡而行侍衛海青傳

問提督三江入海是那三江提臣未及對臣華

云三江為黃浦江吳淞江婁江今婁江湮沒無

傳所存者黃浦吳淞二江耳又

問何謂三泖臣奏云謂上泖中泖下泖也又

問有山否臣奏云其地有九峰所謂三泖九峰也

峰南明處士陳繼儒居其地彼時頗多亭榭今已

蕩然矣海青復

旨少頃回云

迎鑾日記

五

皇上說巡撫奏的是與昔日王鴻緒所奏同又

問御舟可至松江否臣奏云自蘇至松江路淺阻

湖湖又風浪可虞臣雖未至聞之頗確午刻至

黃河岸

臣用西洋儀器驗視河堤旋渡河中刻至歸仁堤

復加驗視

駕返侍衛馬武於馬上傳

旨提督臣鵬翮曾閱過黃河幾次此堤曾到否臣奏云

臣曾同吏部尚書熊賜履督臣傅臘塔安徽撫

江有良查過堤壓河占地畝非查河也前歲同督臣范承勳潘日柔格河臣董安國安徽撫臣陳汝器查勘河臣所題應修各工至估計錢糧係河臣自行題准原未沿河通查少頃又傳

巡撫是有年紀的人及有名望的人家有何治河善策即刻與中堂會議覆

臣隨向中堂云河道關國計民生最為重大必歷任河工之員將全河數千里情形了然于胸

迎鑾日記

六

中方可從長畫策即勿勿看過兩三次恐亦未能洞悉况原未嘗過歷人臣責乎無欺臣實不敢妄對中堂云巡撫所奏與我們所見同隨覆

訖

二十八日

馳蹕清河縣百刻

皇太后御舟自北來

皇上親迎數里文官督撫以下武官將軍提督以下於河干跪迎請

皇太后安隨家

皇太后賜問爾等好麼

二十九日文武各官早渡河候

傳因風大

御舟暫停傳

各官於南岸祇候不得渡河而北

三月初一日卯刻

均奉

皇太后渡河泊清口大風雨

迎鑾日記

七

上未馬幸高家堰臣率與諸大臣扈從至關廟

少憩

命河臣于成龍潘日柔格府尹徐廷璽臣率

跪

御座西大學士尚書侍郎諸臣跪

御座東出河圍指示諸臣諭云河道關係重大朕

親臨閱視拯救民生爾等有何善策諸臣奏云

皇上自有睿裁臣等恭候

聖訓

此云治河一事朕籌之最久昨想有法說與于成龍成龍甚喜今與爾等說知大要以先治上河引水刷沙為主反覆指示明晰諸臣皆嘆服聖謀奇偉臣等奏云此法奇而正上與神禹相合所謂行所無事也

又云昔直隸巡撫沈朝聘因百姓被災對之而泣朕謂爾不思所以拯救徒泣何益今與爾等商議正欲拯救百姓耳諭

上為欣慰薄暮還

迎鑾日記

御舟隨傳

請大學士伊桑阿阿爾泰尚書馬奇侍即常綬哈成龍李拱總漕桑格總河于成龍協理河務府尹徐廷璽江寧巡撫朱華員外郎赫韶吳登德費揚古等朕念河道關係民生攸關親行巡幸由運河一帶以至徐州運南黃河緬加看閱黃河底高灣多以致各處受險又至歸仁堤高家堰運口等處留心細閱見各堤岸愈高而水愈大此非水大之過皆因黃河淤墊甚高以致節

年漫溢黃河若淤高二尺則水高一尺淤高一尺水即高一尺若治河單以築堤終屬無益如不將黃河刷深徒費錢糧且運口太直黃水倒灌要之湖口淤墊以致清水不能暢流各河與洪湖之水如何得能敵黃若將清河至惠濟祠俾灣由北岸挑引入惠濟祠後入河而運河再向東斜流入惠濟祠交匯黃水如何得能倒灌朕欲將黃河各險工頂溜灣處開直使水直行刷沙若黃河刷深一尺則各河之水少一尺深

迎鑾日記

九

一丈則各河之水淺一丈如此刷去則水由地中而行各壩亦可不用不但運河無漫溢之虞而下河漫溢之患似可永除矣朕意如此是否爾等直奏不得以朕旨為疑是朕亦是一時意見亦不能保其必然且攔黃壩灣曲馬家港窄狹雖將時家馬頭之口堵築而黃水不能暢流山陽南岸韓家庄等處險工甚屬可虞至於下河不必挑濬如將上河修築堅固則下河不治而自治矣今朕念民生運道親行巡幸如不測

本窮源、分晰條治、於民生何益、將來每歲加帑、高家堰等堤、堵築時家馬頭等口、徒致糜費錢糧、滄官百姓、今應將清口之西壩臺加添挑水壩、修築堅固、加長過於東壩臺、將清口安置裡邊、洪澤湖擇其水深之處、開直成河、使湖水流、出、黃河灣曲之處、直挑引河、使各險處不得受衝、董安國馮佑、將河道廢壞已極、此各工程責令賠修贖罪、其下河現有積水、不得不引出歸海、將中場河射陽湖蝦鬚沙溝一帶挑通、引積

迎鑿日記

十一

水流、出歸海、其欄黃壩、應行挑拆、時家馬頭暫緩堵築、俟黃水流定、汰黃堤築成之日、再將時家馬頭決口堵塞、至於歸仁堤、人皆稱係保護、明季皇陵、此俱係妄談、三四十里路之堤、如何護得明季皇陵、此堤之修、尚因水漲之時、毛城舖等處發來之水、至歸仁堤攔口、仍歸黃河之意、此堤亦應酌量修築、至於運河之水、少有不濟、治之甚易、爾等係河臣、係爾等專責、若此治法一成、則河道可保無虞、如不然、另想別策

務必將被滄州縣之水災盡除、方不負朕南巡救民之意、爾等若挑挖引河、其原有工程、仍照舊令各官修防、不可怠忽、俟挑完引河、黃水歸入故道、再將下河中場河與射陽湖涇河蝦鬚沙溝、挑數處通流、使水歸海、至於邳州清河桃源安東山陽寶應高郵江都泰州興化鹽城等州縣百姓、困苦已極、如欲賑濟、而窮民不沾實惠、殷實之人、反得行其買賣、每一州縣、或截留漕糧一萬石、或截留數千石、比時值減價糶費、

迎鑿日記

十一

則窮民實有裨益、邳州差部官一員、籍貫其餘別處米石、責成總漕孫格、總河于成龍、同地方大臣、委令地方官糶賣、如此救治、諒百姓似不致流離、河道永無決、朕意如此、是否允當、爾等直奏、不得以朕旨為必是、爾等會同建議具奏、初二日風雨未行、諭諭戶部、朕君臨天下、期於黎民樂業、各獲其所、凡與利除害之事、靡不舉行、竭克賑濟之恩

去一字

靡不下逮。比年以來，因淮揚所屬地方，壅滯水
患業已歲踰額賦，嗣恤頻施，又勸支數百萬帑
金，責令在河諸臣，於應挑應募之處，酌量修理，
務使氾濫之水，匯歸入海，被濟之虛，舍田畝，盡
皆涸出，用底幹旱，乃錢糧竟爾虛費，卒不能使
積潦有歸，田廬未涸，民生未遂，朕聞之，惻然軫
懷，值此四方無事之時，欲將一切修舉事宜，詳
閱指示，用是躬親臨幸，沿途審視黃河水勢，諮
訪地方父老，比至歸仁堤，高家堰，量地形高下，

迎鑾日記

十二

應挑應募，已經一一明示河臣，惟是被濟地方，
米價翔湧，生計維艱，朕日擊民依，深用憂念，着
將漕糧截留十萬石，予高郵寶應興化泰州鹽
城山陽江都安東七州縣，各留一萬石，悉數時
價減值發糶，餘米三萬石，着於邳州留八千石，
宿遷桃源清河安東四縣，各留五千五百石，亦
較時價減糶，此各州縣發糶之米，着就近交與
漕運總督河道總督，邳州着運司官一員前往
監視，再截留十萬石，於揚州淮安各收貯五萬

迎鑾日記 卷一

石，這應留漕糧，不論何處米石，着就近截留，爾
部即遵諭行，特諭。

初三日午刻至淮安。

駐蹕總漕衙門，萬民獻衣獻宴。

早南漕官百姓之意，朕知道了，俾朕從不致進獻，
澤諭而達。

初四日

駐蹕總漕衙門，河道總督于成龍轉傳與大學士
伊桑阿阿蘭泰等奉

迎鑾日記

十三

此諭直隸廣平府知府石佳英，年久保守好，用度
節儉，着補授兩淮運使，正項錢糧外，伊每年應
得之數，留伊足用，餘銀着解送河工，兩浙長蘆
兩廣河東福建，此五處運使，亦照伊應得之數，
留伊足用，餘銀着解送河工，倘有自己所得銀
兩，不發科派商人，從重治罪。

初五日卯刻放行。

駐蹕界首。

初六日卯刻放行，大雨。

馳驛高郵

初七日卯刻啟行，午後抵揚州府。

傳入城，駐驛張氏民居。

幸天寧寺。

初八日

馳驛揚州

申奉

皇太后幸天寧寺，賜寺僧千金。

駕還於行宮門首，顧督臣鵬翮云：爾病全愈否。

鵬翮對云：臣已全愈，少頃賜臣鵬翮。

御膳六盤，時萬民獻宴，溫諭不收。

初九日午後啟行。

馳驛金山

初十日

馳驛金山

十一日午後啟行，過鎮江。

馳驛丹徒鎮

十二日卯刻啟行，兩淮南人項鼎玉等叩

求免加斤贏餘銀兩奉

部將商人叩關本交與總督查議，又

此諭大學士伊桑阿等，商人叩關本已經交與總

督，爾等會同議奏，後叩關者多，或交總督，或

交巡撫，隨時查明覆

覽

馳驛常州

十三日卯刻啟行，望城縣饑民蘇祥等五十五

叩關請賑，隨給銀五十兩，諭令回籍奉

迎鑿日記

此諭刑部朕愛養民生，慎重刑獄，凡有奏獄時

示矜全，茲鑒與南巡，見沿途老婦孀，踉蹌

迎，心甚嘉悅，念此編氓皆吾赤子，原期生聚教

訓，共底善良，其或陷於刑章，致因囹圄，改過無

路，惻然傷之，所經過山東江南兩省，見在監禁

人犯，除十惡真正死罪及詔赦不赦等罪，并官

吏犯贓不宥外，其餘自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十

五日以前死罪及軍流徒罪以下已結未結，俱

着寬釋，此朝廷建幸所至，欲使道生之至意，可

通行曉諭令咸悉朕懷爾部即遵諭行特諭
地諭諭戶部東南為財賦重地朕時切軫念頻歲
以來雖在邊塞用兵之際未嘗不晝夜殷殷懷
懷寬恤茲以中外昇平特事建省并開河工比
至江南親察民間瘼瘵之狀見淮南北地方登
罹水患深用惻然已經屢屬屢賑仍命截留漕
糧減價平糶其餘各州縣因市肆安輯耕鑿恬
熙而頌賦浩繁民生拮据歷年道負積算日增
合江蘇巡撫安徽巡撫所屬舊欠帶徵錢糧計

迎鑾日記 十六

及百萬念小民方供新稅復急舊逋物力維艱
勢難兼辦里井既多催科之擾官吏復滋泰罰
之煩應沛特恩舉行蠲豁除康熙三十三年恩
詔內已經赦免外其三十四五十六年奏銷未完
民欠一應地丁錢糧米麥並雜稅爾部行文該
督撫察明俱着免徵務飭有司悉心奉行俾窮
屠薪屋均沾實惠如有已徵在官說稱民欠希
圖侵蝕肥己者一經發覺定從重治罪朕深慮
官禁與巡歷方隅無非尊尊民事但使閭閻豐

足則國家裨益良多以此不惜蠲除頻敷德澤
凡厥官吏軍民宜咸知朕意爾部即遵諭行特
諭
地諭諭吏部朕以勤求民隱閱視河工特舉鑿與
巡省南服一切供御之費皆自內庭儲備不下
煩於有司而經過山東江南地方各官恪辦夫
船等項効力殊屬勤勞此等官員有因公誣誤
罰俸住俸降俸降級革職留任者着察明悉從
寬免爾部即遵諭行特諭晚

迎鑾日記 十七

地諭諭無錫縣黃洋墩
地奉
皇太后幸惠^山泰園
十四日卯刻啟行午後抵蘇州府
地諭織造衙門巨擘進書畫數種蒙收六種

臣啟奏臣夙仰慕

御書因遠達 關廷未蒙

恩賜今幸親

天顏敢冒昧懇請移時侍衛海青捧出

御書仁忠誠民四字云叶巡撫看好麼臣跪瞻之

迎鑿日記

下見

文章煥爛如雲漢昭回昔人風韻唐宋體格兼備

真其書法大成為從古帝王所不及但此四字

臣不敢當又傳

諭明日另書綾上用一寶賜爾臣隨叩謝出

十五日雨

侍衛織造衙門

十六日雨

侍衛織造衙門侍衛馬武海青五十大監李王捧

出綾書仁忠誠民四字

御書天馬賦一卷

御筆臨米芾書一幅

淵鑿齋法帖十冊

御製耕織圖一冊

御書懷花清朗四字云可做爾書房匾又涼帽一

項上級大宋珠一顆石藍龍緞袷衣一件元

青緞貂褂一件石青緞羊皮暖靴一雙

此諭俱係朕躬現着今解賜與爾又賜鹿肉乾

迎鑿日記

八束猪鹿尾六個猪鹿舌六個猪野鷄一隻猪

家鷄一隻羊三羣子酒一瓶大監梁九功

又捧出竹柄白面詩扇一把

諭云此係朕征兀魯特時在口外作的詩與巡撫

者即賜與又

諭云爾做官好故此賜爾臣隨行三跪九叩禮謝

恩伏念臣起家門廢由侍衛外補黃州府通判歷

任理藩院院判刑部員外郎中陞任通永道全

事僅僅循分守職未有寸長蒙

口
皇上破格陞授山東按察使甫五月陞授江蘇布

政使未及五月
轉簡江西巡撫蒞任四載調補江寧巡撫不過索

已率屬安靜守拙今蒙

皇上曠代洪恩頒賜多禮不但感激涕零亦且愧

而汗下臣子孫衆多異日分給世守永戴

聖恩臣惟有祇遵

聖訓始終一節以報高厚於萬一而已是日大

學士伊桑阿等議得兩淮商人項昂玉等叩

迎鑾日記

二十

附本內稱河東加斤久蒙

恩免長蘆兩浙加鹽

二十五斤納課三分五分一錢不等獨兩淮加

鹽二十五斤納課二錢五分將此加斤銀四十

餘萬兩額懇酌免等語但各處商人加增鹽課

之由并河東加斤係何年奉

諭免及長蘆兩浙兩淮加鹽均屬二十五斤而

課銀輕重不等之處檔案俱在戶部現今無從

查考相應交部俟回京之日逐一查明再議又

稱額外贏餘銀十五萬兩額懇豁免等因廉

口

三十三年十二月部議加增各關差鹽課銀

一疏具題奉

諭加增銀兩俱出於該差官員所私得贏餘之

數不得借端於定額外多徵貽累商民欽此開

載甚明並未令派商人相應再行嚴禁嗣後不

許私派商人亦不得擅給俱令巡鹽御史及筆

帖式將所得贏餘銀兩解部如有私派者一經

發覺從重議處抑臣訪問兩淮相循弊端凡行

鹽之處督撫以下官員俱有餽送陋規江南總

迎鑾日記

二十一

督衙門陋規一萬兩督臣張鵬翔蒞任已經裁

革巡撫衙門陋規一萬兩宋華自到任至今從

不收受通計各處所費銀兩數目頗多將此餽

送陋規舉行禁止亦不許商人擅自應給庶商

力充然有餘而

國課無缺矣奉

諭依議奉

諭朕巡幸江南經過沿途地方見百姓接駕者

甚多路傍麥苗茂盛恐其踐踏該督撫通行曉

諭不許百姓踐踏麥苗又

幾莖百姓諒也不惱，但恐眾百姓者朕未克傷損者多，所以此番南巡，朕不輕登岸亭子。

廿奉

皇太后幸虎丘

十七日雨

馳蹕織造衙門

十八日

馳蹕織造衙門恭遇

萬壽聖節

迎鑿日記

二十二

諭先行禮，各官於行宮門外叩祝，自抵蘇以來，各郡士民赴行宮謝蠲租恩者，日以萬計，或獻宴獻衣，俱濫諭不收。瑞光寺元妙觀及鄧尉華山諸處紳士商民僧道人等，皆建醮祝壽，內而扈從諸臣，外而各省將軍督撫提鎮司道諸臣，及在籍各官，多有進獻。

重收字蹟書籍文玩各一二種，隨時賜

御書衣物有差者，民年至百歲內外者，各有

賜，如九十一歲諸生褚蒙家，賜海鶴半套。

字九歲能書，童子江弘文家，賜御書石刻千字文，及布金二十錠，皆異數云。

十九日

馳蹕織造衙門

諭諭吏戶兵三部，朕憐念東南民生風俗，特行巡省，兼以黃淮為患，親閱河工，比備歷堤堰，詳加相度，以疏濬修築之法，指授河臣，刻期興作。隨南涉江表，徧察民依，頃至蘇州府駐蹕，有浙江文武官吏及在籍官員，迎謁於行在，言浙民

迎鑿日記

二十三

望幸之心甚殷，且切令詞詩，不啻再三，朕勉狗與情，揚旌前發，以三月十九日啟行，自出京師以來，一切供御之需，皆已備備，其沿途日用，令該衙門照各地方時價採辦，一無所累於民。如有官吏借名科派，致擾閭閻者，察實以軍法從事。地方大小文武官員，與扈從官員，藉稱親舊，私相餽遺，與受之人，及扈從大小官員隨從人等，有橫行生事者，一并軍法從事。凡經過地方，百姓各安生業，皆如常時，務令無廢申隴。

屆

不報耕、毋得惶懼引避、方今正屆農時、所過田
畝、勿令踐踏、其軍民人等、懷挾私怨、受人指使、
擅於駐蹕處所、輒行告訐者、一舉嚴禁、不准仍
照中興儀仗例、嚴加治罪、爾部即傳諭、從大
小官員人等、并行該督撫、於各府州縣城市鄉
村、徧張告示、徧行曉諭、務令億兆、通知、以副朕
體恤惠愛至意、特諭、太監李玉傳

巡撫馮的、字、及平日詩文、取來看、臣啟奏、臣幼
年頗習字、中年以來、簿書鞅掌、草草批判、竟不

迎鑾日記

二十四

成字、偶作署書、及一二成續、皆于代之、至文
章一道、臣不敢言、獨聲律之學、稍稍津逮、見有
刻本、蒙

恩、豈索、不敢冒昧、進呈、容繕錄、另日覆
音、隨傳

音、爾于幾人、寫字者、是何名、行幾、年若干、曾做官
否、臣奏、臣于六人、見存者三、寫字者、係次子、至
年四十四、丙子科、順天副榜貢士、又傳
音、爾刻本、詩可即進來、不必繕錄、隨以臣所撰、

津詩集二十二卷、恭進訖、辰刻

御舟出對門、幸浙江、暮抵平望

二十日卯刻、啟行、辰刻奏事、存柱傳

命江南江西總督、臣張鵬翮、江寧巡撫、臣宋肇
登舟

均諭朕此番巡幸、見江南氣象蕭索、比前此不同、
其何以故、臣鵬翮奏云、連日陰雨、百姓多著舊
衣、似不甚美觀、其實地方情實、與前不甚相遠、
又 諭云、去歲吳中大熟、米價何以不賤、臣肇

迎鑾日記

二十五

奏云、吳中為江海通津、往來艱難者、絡繹不絕、
從來米價不大貴、亦不大賤、又 諭云、邇來此
中吏治、與前不同、當年巡撫韓世琦、那樣貪婪、
今日巡撫宋肇、如此聲名、彼此相去遠甚、臣肇
奏云、臣至愚極陋、筮仕之初、想望一方面而不
可得、安知有今日、今蒙我

皇上千載殊知、屢
賜褒獎、臣非草木、敢不益加勉勵、臣到任以來、將
種種弊政、漸次革除、如松江漕糧、從前地方官

紳士民刻有公議幫貼一書。其實公議即私弊也。臣嚴行禁革。其書。此後當不致復踵前弊。臣鵬翔奏云。臣到任。即與撫臣嚴飭地方官。第一嚴禁火耗。或加至五六分者。臣等即行題奏。久之當有成效。又諭云。朕聞明李吳中富庶。與今不同。臣鵬翔奏云。臣生也晚。聞諸故老。皆云。明李太監魏忠賢亂政。殺害忠良。縱騎四出。當周順昌被拿之日。有五人馬。以義憤毆死校尉。致罹慘禍。今山塘五人之墓是也。彼時民不

迎鑾日記

二十六

聊生。豈今

聖世之比。又諭云。吳人每日五餐。得毋以口腹

糜事乎。臣等奏云。此習俗使然。

又云。此事恐爾等亦未能勸化也。臣鵬翔等奏

云。地方有三事。臣等啟奏請

口

云云說來。隨奏云。恭遇我

皇上南巡。蠲免江南康熙三十四五十六年積欠錢

糧。軫念淮揚被災州縣。裁留漕糧二十萬石。平

難積貯。加惠民生。萬姓歡呼。感戴

皇上浩蕩之恩。查有康熙三十七年淮揚被災海

州高郵等九州縣。淮大二衛。經前任督臣范承

勳。同撫臣宋學等會。題戶部議覆。照例免十

分之三。尚有七分未免。災民拖欠地丁漕項等

銀十九萬兩零。漕糧米麥等項共十一萬石零。

事關錢糧。臣等未敢請免。伏望

聖恩分年帶徵。以紓民力。奉

旨俱着免了。說與大學士。又奏稱蘄州一郡為江

迎鑾日記

二十七

南財賦重地。事務殷繁。知府缺員。伏乞

皇上選擇賢能之員補授。庶於地方有裨。奉

旨爾等將好官舉來。欽此。該臣等保舉江寧同知

丁易。松江同知石文焯。徐州知州孔毓珣。此三

員俱係好官。伏候

皇上欽定一員。

云云何人在此。臣等奏云。石文焯在此。奉

旨着將石文焯補授。又奏稱蘇松糧道所管錢糧

漕米甚多。係緊要之缺。今糧道劉殿邦係新任

布政使劉殿衡之兄。例應迴避。查有兩淮運使

劉德芳做人老成、操守謹飭、才堪任使、雖陝西糧道、但陝西錢糧少、蘇松錢糧多、更屬緊要、伏乞

皇上將劉德芳補授蘇松糧道、庶人地相宜、奉

旨、着將劉德芳補授蘇松糧道、俱說與大學士、傳

旨、補授、見有于成龍啟奏補授兩淮運使之例、此

後不為例、臣等奏云、江南州縣原有調繁調簡

之例、但原定繁簡地方、今昔異宜、如吳江宜與

當年錢糧多、不能先、近以全完議叙、長洲首縣

迎鑾日記

二十八

賦重難完、竟以地簡目之、似當另行酌定、以便

題詞。云、有治人、無治法、如爾等題來、朕無不信、心處

正無庸改例也、臣等奏云、江南某司趙世顯、才

幹優長、此番効力頗多、

云、誠然、臣等又奏云、江南為財賦重地、以後著

司缺出、望

皇上將彭鵬補授。

地首首、是日

天顏和霽、垂問愍愍、俾臣等下情、一一詳奏、誠為

非常榮幸、晚至嘉興皂林

驛、二十一日辰刻啟行、抵謝村。

驛、二十二日辰刻啟行、抵杭州府。

驛、驛驛織造衙門。

馬諭諭戶部、朕因淮揚地方、數被水患、躬臨巡省、

目擊田廬湮沒之苦、深加軫恤、既截留漕糧以

迎鑾日記

二十九

濟民生、仍蠲除積欠、以舒民困、其昨歲淮揚兩

屬被災錢糧、曾經該督撫具題、部議照例減免

三分、今念百姓糊口維艱、安能辨賦、應破常格、

用沛特恩、淮安府屬海州山陽安東鹽城揚州

府屬高郵州泰州江都興化寶應九州縣、並淮

安大河二衛、康熙三十七年未完地丁漕項等

銀一十九萬有奇、米麥十一萬有奇、著全與蠲

免、爾部行文該督撫、即飭各州縣、張示曉諭、務

體朕憫惻災黎之至懷、俾窮鄉僻壤、均霑實惠。

有不肖官吏私微侵蝕者。察出定治重罪。特諭

二十三日

諭 諭織造衙門。兩辰刻。其稱謝進獻。賞資。與蘇

州同。幸雲棲寺。

三十四日

諭 諭織造衙門。其稱謝進獻。賞資。與蘇州同。辰

刻

為奉

皇太后幸西湖。休養。備覽諸勝。

迎鑿日記

二十五日

諭 諭織造衙門。兩午後晴。

諭 諭命。且郡王。誠郡王。赴教場。宴賞。駐防滿洲

官兵

二十六日

諭 諭織造衙門。

諭 諭戶部。朕以省方問俗。延歷三吳。比至浙省。

見緣路農桑。因備龍。而地有肥磽。時有豐歉。

歷年正供錢糧。因輸納維艱。致多逋負。雖已准

分年帶徵。而新舊之賦。取給於一時。恐力作之

氏。終難於兼辦。應通行蠲豁。以弘庥澤。除康熙

三十三年以前。恩詔赦免外。其三十四五六年

奏銷未完。欠地丁錢糧。米麥互謀。稅著一舉

免徵。爾部行文該督撫。責令有司。悉心奉行。務

俾均霑實惠。如有官吏。以完作欠。說辭侵蝕者。

察出定從重治罪。夫朝廷頻賜田租。所以優恤

民力。誠使閭閻之間。人敦本業。家有餘儲。則藏

富在民。朕深嘉賴。可傳示官吏。軍民人等。令咸

迎鑿日記

知悉。爾部即遵諭行。特諭

諭 諭吏部。朕項自江南。巡歷浙省。沿途供御。悉

經備備。不以纖毫取辦。閭閻而地方官員。料理

夫船等項。一無缺誤。殊屬勤勞。此等官員。有因

公誣誤罰俸。住俸降俸。降級革職。留任者。着察

明。悉從寬免。爾部即遵諭行。特諭

諭 諭刑部。朕巡視東南。行次浙省。因官吏軍民

依惡誠懇。特留罪數日。以慰嗚呼。奏請之情。獨

念獲罪人犯。身淹刑獄。一干法網。無緣自新。茲

來與經臨。惻然矜憫。用沛好生之澤。幸示格外之仁。該省各屬地方。有罪犯現在監禁者。除十惡等真正死罪及詔款不赦等罪與官吏犯贓不宥外。其餘自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以前死罪以下已結未結。悉着寬釋。夫省刑寬罪者。朝廷之殊恩。守身奉法者。小民之常分。必使朕庶芻風。咸知家過。斯稱朕尊尊教育群生至意也。行文該督撫備傳所屬。張示曉諭。爾部即遵諭行。特諭。

迎鑾日記

三十二

再幸西湖

御書西湖十景諸額。幸以危從。得涉湖山之勝。薄暮。獨坐冷泉亭。吸杯茗而還。

二十七日

馳驛織造衙門

馬臨教場。大閱滿洲官兵。

諭浙省各官隨

駕除克危

是晚中堂掌院諸臣傳述昨晚奉事畢。

此評論各官云。如大學士吳瑛。總督張煦。副總督宋華。三人做官。朕可以無憂。

二十八日

馳驛織造衙門

出山吳山三幸西湖。遣太監顧問行內務府即

中保善院進香。賜御書匾額。是日擬嚴行。因見民起。留宿。位。一。日。嚴。行。

二十九日

迎鑾

迎鑾日記

三十三

馳驛塔樓

三十日卯刻放行。晚

馳驛嘉興府

四月初一日運蕪州。

馳驛織造衙門

初二日

馳驛織造衙門

諭諭戶禮二部。朕子育黎元。勤求治理。日孜孜

以施德澤。厚民生為急務。而江浙二省。尤東南

委地。朕時切軫念。比歲以來。蠲豁田賦。賑濟凶荒。有請必行。無災不恤。雖漕項錢糧。向未蠲免者。亦曾經特旨蠲免。愛養之道。倍極周詳。庶幾民生日益康阜。用是來與時邁。於視河事竣。連歷江浙。諮訪民間情形。見淮揚一路。既因潦災。而他所過州縣。察其耕獲之盈虛。市廛之贏絀。視十年前。實為不及。此皆由地方有司奉行不善。不能使實惠及民。所以小民雖懷愛戴之誠。而朝廷恩澤。卒未下究。朕目擊屢懷。至思拯

聖日紀

三十四

恤。裁留漕糧。寬免積欠。已另有諭旨。惟各道差關差。向因軍需繁費。於正額外。令在差官員。以所私得贏餘交納充用。今思各官執首自損私案。勢必仍行苛取。商瘠民困。均坐此弊。著將加增銀兩一概停罷。以紓商民之累。其兩淮鹽課。康熙十六年。曾加增四十萬兩。今恐商人辦課維艱。漸致匱乏。著減去二十萬兩。此外有應行應革事宜。朕運都以後。仍加商確。次第舉行。該督撫藩臬。皆地方大吏。亦著悉心體訪。凡有可

為民興利除害者。作速勘實陳奏。嚴革雜派。禁止刁訟。然後胥吏不能作奸。良民得以安業。倘官吏有悖旨妄行者。許商民首告。該督撫察出。即行奏。朕視民如傷。惟恐一夫不獲。其所。值海寓昇平。兵革不事。正當與民休息之時。故特渙渾德音。減徵寬稅。以為閭閻留有余之力。萬一嗣後別有急需。或不得已而稍議加增。想在小民亦能共諒朕懷。輸將之恐後也。至於江南浙江。人文梅盛。入學名數。前已酌定增額。今

聖日紀

三十五

著於府學大學中學小學各增五名。舉行一次。以示獎勵。人才至意。爾二部即遵諭行。特諭大學士伊在阿等傳。廣西巡撫王啟元降四級。調用員缺。著將貴州按察使彭鵬補授。又云。鵬係骨鯁之臣。必顧名節。侍衛五廿口傳。與大學士伊在阿阿爾泰原任大學士張玉書。有吳廷楨文學屬優。因冒籍革去舉人。事情不甚大。准其復選。

初三日

駐蹕織造衙門卯刻

幸華山、鹽城、泰州、興化等州縣。饑民鄧美芝等

五十口，遂次叩關請賑。照賑例，每名每月

各給米七斗五合。後請賑者甚多，俱

命日率依此給發。又奉

諭百姓來接駕者，恐踐踏麥苗，着督撫再行曉

諭飭禁，辰刻。

御舟至高板橋進膳。臣鵬翮、臣華、同漕、臣桑格侍

岸上蒙賜御饌四盤，內鮮茄一種。又賜臣

鵬翮湯麵一碗云：此麵甚淡，然而有味，爾以為

何如？臣鵬翮奏云：誠如

此諭。又賜臣華蒸麪點心一盤云：此係北方麥

味較勝。臣華拜賜後，遂與諸臣分嘗。每飯

更思高華

御題為翠巖寺額

御製詩一首：警蹕來初地，青山鳥道深。風生松壑

合。雲暗石苔侵。靜晝飛聞蝶，餘春噪晚禽。空留

支道跡。物外托宸襟。今次南巡，凡名勝多荷

御筆留題。如吳門雲泉卷，改題為慧業寺。

御書般若臺精舍扁額。常州馬蹟山祥符寺，改題

為神駿寺，并

賜御製詩一首：檻外青山縱目收，繁花初落葉新

凋。更教點染烟雲色，添得窗前翠欲流。

庚子特頒湖山增色

初四日

駐蹕織造衙門寅刻

幸洞庭，命臣華隨駕各官免危從。午刻，舟抵東山。

上乘竹輿，至席次園林。茶罷，還舟。觀者擁道。

臣命華不必迴避，時侍衛海青傳臣華至

御前，接叩關狀。於欄人中踉蹌而前。帽為之墮。海

青向眾云：此老巡撫也。爾等須讓道勿擁擠。

臣望見，為之一笑。迨還行宮，漏下二鼓矣。

初五日

駐蹕織造衙門

初五日

駐蹕織造衙門

麵俱應作

御製省方詩一章東南農事已春深。采隴花開滿地金。獨愛小民勤力作。馬頭堪慰省方心。侍衛馬武傳

昔原出京船隻用夫若干。今回鑿仍照數給發。如有多要者。將姓名登記。亦不許私自多給。如有私給者。查悉。說與督撫知道。是日傳

啟行。因臣民懇留。住一日。

初六日

鑿於望亭

迎鑿日記

三十八

鑿口賜尾從大臣櫻桃。巨華分散三類。

初七日過無錫。再

幸泰園。留

御書額。至常州府

駐蹕

初八日丹陽

駐蹕

初九日登陸

駐蹕句容行宮。

初十日抵江寧府。

駐蹕織造衙門。其稱謝進獻。賞賚與蘇杭同。

十一日

駐蹕織造衙門。

十二日

駐蹕織造衙門。

止奉

皇太后幸報恩寺。先是寺塔毀於火。賜帑金重修。至是告成。御題匾九面。逐層懸挂。

迎鑿日記

三十九

十三日

駐蹕織造衙門。遣兵部尚書席爾達。祭明太祖陵。

文曰。維康熙三十八年。歲次己卯。四月庚子朔。

越十三日。士子。

皇帝遣經筵講官兵部尚書席爾達。致祭於明太祖。

祖曰。維帝天錫。勇智。奮起布衣。統一寰區。周詳。

制作。鴻謨偉烈。前代莫倫。朕曩歲時巡。躬修醑。

薦。景其遺。鞞。不圖成規。茲因閱視河防。省方南。

邁。園陵如故。嗚松栢以興思。功德猶存。稽典章。

十八日卯刻放行

賜錫金山

十九日

賜錫金山

上末舟舉網得鱒魚。賜寺僧五百金。浙閩總督

郭世隆覆奏兩浙鹽商方永昇等叩。關請免

康熙十六年加增課銀六萬二千餘兩。奉

旨。運所增銀兩。着免一半。該部知道。

上諭。諭戶部。朕巡幸江南。徧察地方疾苦。深知民

迎鑾日記

四十二

間生計艱難。故將通省積欠錢糧。盡行蠲免。所
過州縣。有被災者。俱經極濟。務俾得所。並鳳陽
府屬。去歲潦災甚重。是用破格加恩。以示優恤。
康熙三十七年。該府屬壽州泗州。並州鳳陽臨
淮懷遠五河虹縣蒙城盱眙靈璧十一州縣。並
泗州一衛。未完地丁漕項等銀米。著一槩免徵。
爾部行文該督撫。即飭該地方。有司張示曉諭。
令窮鄉僻壤。咸悉朝廷曲矜災黎之至意。如有
不肖官吏。恃旨私徵。使百姓不實受惠者。察出

定治重罪。爾部即遵諭行。特諭。

二十日

賜錫金山

御製閱河詩一章。淮黃既濬。濬費經營。跋涉三來。不
憚行。裁處堤防。親指畫。竹期耕稼。樂功成。賜

河臣于成龍。

三十一日午刻至揚州。

駐蹕張氏民居。

御製閱歷江南示意詩一章。財賦稱茲地。時巡復

此經。春膏宜豆麥。烟景適林亭。靡麗風應換。敦

龐訓。屢形。施恩頻已竟。聊爾憐華俗。

迎鑾日記

四十三

賜錫揚州

復奉

懿太后幸天學寺。傳事存柱大學士伊桑阿等轉

傳

上諭。李宗孔先在給事中時。肯言事。因言事不合

外轉。朕今至揚州。見彼八旬有餘。甚老。在彼後

進者。俱得上進。而彼不得上進。可憫。任克溥因

請封誥。隨憐其老。賜與。此亦與彼相同。應給與

內陞京堂之名。彼得榮耀。爾等議奏。本日奉

高李宗孔給與給事中應陞平秩又加一級大理寺少卿之職加級時傳

前次日啟行官民懇留未允

二十三日己刻啟行舟過灣頭

上登岸觀關與河臣于成龍協理河務臣徐廷璽

計議良久晚 駐蹕仰伯鎮

二十四日抵界首

駐蹕存柱傳奉

上諭諭江寧巡撫宋榮朕今次前來見金山寺避

迎鑾日記

四十四

風館二處眾僧特設救生紅船在江以救溺水之人亦是他們好處除伊等地該錢糧外將一切丁銀雜派等項今後俱着豁免

二十五日

御舟過寶應鄉民獻魚藕

山收藕廿枝至淮安

駐蹕

二十六日

駐蹕清口日夕

舟乘小船至洪澤湖觀水勢諸臣隨從漏下一鼓

運

御舟

二十七日卯刻

駕臨河堤親授河臣方略以杖畫沙示之良久返

舟進膳畢渡黃河復往勘清河縣引河過桃源

抵淮鎮 駐蹕

二十八日

駐蹕宿遷縣

迎鑾日記

四十五

二十九日

駐蹕邳州之河口傳奉存柱大學士伊桑阿等傳

明日至江南交界江南文武官員典各回任總

督張鵬翮仍往陝西審鞫江寧巡撫事繁總督

印務交與吏部右侍郎陶岱署理

張雲英奏請前送木家倉外是口遣侍衛

五哥等往海州雲臺寺進香

賜御書匾額

五月初一日江南文武諸臣於山東臺兒莊地

方、晚送
御舟北上
十五日旋屠具奏謝

西波類聚卷四十

孫華全校字

迎鑿日記

四十六

西波類聚卷四十一

迎鑿二紀

皇上御宇四十有二年

高立宋學牧仲

迎鑾二紀



江寧縣知縣程君加三級



皇上御宇四十有二年無日不以加惠元元為念

曩因河堤冲决有關運道民生屢荷

翠華巡幸指授方略自康熙己卯回鑾後迄今

壬午又歷三載值河工告成

上允河臣張鵬翮疏請今秋

親臨閱視指示善後之策臣聞

命赴迎境上嗣奉

迎鑾二紀

諭暫停臣祇遵旋吳明年春再往恭迎扈從月餘

備荷種種

恩遇抽毫拂素撰續迎鑾二紀一卷

壬午九月二十四等日節准兵部咨調遣扈從

兵馬安設塘站准鴻臚寺咨文武各官五十里

以內迎送在籍各官免准總督倉場咨預備船

隻驛夫准工部咨預備柴炭准光祿寺咨日用

猪鵝等物照時價採買准禮部咨

皇上所過嶽瀆歷代帝王陵寢預備致祭准戶部

咨沿途喂養馬駝牛羊草束照時價採買

二十五日自吳門登舟迎

二十六日舟抵常州准吏戶兵工各部咨奉

上諭諭吏戶兵工四部朕念黃淮兩河為運道民

生所繫屢次南巡親臨閱視以覽濬修築之法

指授河臣閉六壩以束淮散黃通海口以引黃

歸海比歲以來工程次第告竣修防漸有成效

昨年冬月河臣張鵬翮曾以河工善後之策及

迎鑾二紀

應修之處請朕親閱指示茲當農事之際減約

從員輕柴南下自徐州一路循視堤堰沿途皆

設營壘不御屋廬日用所需悉已儲備經過地

方一切供張宜通行禁止倘有官吏藉名科派

累及小民或指稱預辦擅動庫帑察出定嚴加

治罪地方大小文武官員與扈從官員託言親

舊私相饋遺及隨從人等有妄行生事者俱以

軍法從事聞閭百姓各事本業不須引避有懷

挾私怨擅於駢蹕處所告訐者一概不准仍照

以上係序除撞頭
外俱低一字寫
以下係紀頂
格寫過則另
行起口則宜

律治罪爾部即傳諭扈從人員並行各督撫於
所屬府州縣徧張告示務令通知以副朕體恤
民生至意特諭

十月初一日抵淮安會同督臣阿山分委司道
府廳州縣各官誠諭勤慎起事

初五日抵宿遷

初九日自宿遷登陸晚抵山東紅花埠

十二日接總漕咨十月初八日奏事存住來保
傳與大學士馬齊

迎鑾三紀

上諭朕乘冬月巡閱河工途中皇太子抱恙就延
教日今已全愈但身體尚弱宜加調理朕不便
遠舍前往若再候教日起行恐河凍天寒水手
繹夫未免苦累朕因此停往閱河江南官員各
有職守不必越省迎接俱着回去來歲春朕巡
閱河工應備各項俱着於來春預備可作速行
文曉諭是日自紅花埠旋吳二十二日抵署
癸未正月初七日准兵部咨預備船隻於正月
二十日到宿遷每日用練夫六百名動正項錢

朕

初九日自吳門登舟迎

二十三日抵宿遷會同總督安徽巡撫提鎮諸
臣督催文武各官備辦迎

駕事宜

二十五日自宿遷登陸住詞峪

二十七日至紅花埠

二十八日至鄭城縣

迎鑾三紀

二月初一日子時內務府營造司郎中佛保到
郊口傳

上諭巡撫宋學有年紀的人不必速接着回宿遷
祇候時將軍督提諸臣已先往前途辰刻臣學
同安徽巡撫臣喻成龍兩淮鹽院臣羅瞻狼山
總兵臣劉含高及司道諸臣於鄭城北五里墩
跪迎

聖駕

上乘馬

皇太子 四貝勒 十三阿哥隨行

上望見 臣等向

皇太子云、此即宋學向 臣云爾多少年紀 臣對

云、臣今年七十、

上微笑向

皇太子云、還健、略問諸臣年歲即行、申刻村舍

進膳、

賜 臣等迎 駕各官 御饌、

駕將行、一老年侍衛詣臣曰、公宋巡撫耶、余名鄂

迎鑾三紀

五

羅年六十八

世祖朝侍衛、與公同事、守

孝陵多年、今扈從南來、

上命與公相見、因握手話舊、言貌依稀辨之、

上乘馬方行、鄂羅趨進履 旨、

上為欣然、鄂羅舊臣碩德、

聖眷最篤、稱馬法而不名、薄暮

駐蹕 詞 晤

初二日、五鼓啟行、午刻抵宿遷縣、河漕督撫諸

臣扈從、侍衛馬武傳

旨、朕經過泰安新泰蒙陰沂州郟城等處、見民有

饑色、應急行賑、救經過地方、雖經賑濟、錫免錢

糧、但州縣倉穀、年久朽爛、無稗于散賑、着總漕

桑格、將漕米留二萬石、交與張鵬翮、揀選賢能

官員、運至濟寧兗州等處州縣、或價平糶、有應

賑之處、即行賑濟、再交米二萬石與桑格、於泰

安一路散給、又將收稅有力之官七員、並奏在

京旗民犯罪降級贖罪人一百名、令伊等俱照

迎鑾二紀

六

養蒙古例、以所用之多寡、分別議叙、

上登御舟、過中河登陸、渡黃河閱堤工、晚

駐蹕小桃源卸居、

初三日、於黃河南岸隨

駕閱堤

初四日酉刻

御舟進清口停泊、

初五日辰刻

御舟啟行、亭午

駕進淮城

駐蹕總漕公署進膳紳士進詩賦或收或發還百姓進衣進宴皆溫諭不收賜漕臣桑格

御書

召河臣張鵬翮進見面加獎勞

御製覽淮黃告成詩一首殷勤久矣理淮黃幾度風塵授治方九曲素稱天下險四來實為兆民傷使清引湯須謹慎分勢開疏在不荒雖泰安瀾寬肝食誠前善後奠金湯賜鵬翮淮安道

迎鑾三紀

府廳各官賜御書有差侍衛馬武等傳

昔者總漕桑格將今歲漕糧截留二萬石運至泰安等處被災地方會同巡撫酌議糶賑再動漕項銀一萬二千兩交與侍讀學士殷特布等費往賑濟薄暮登舟夜行

初六日過寶應高郵

初七日辰刻過邵伯更樓奉

諭諭總河張鵬翮此地舊日被災形狀與今山東饑民無異朕今日觀此地安居景象豈忘山

東饑民乎朕念運糧賑濟關係緊要乘今日順風爾作速回清江料理轉運漕糧差官前往散賑將抵揚州一路商民奏樂叩迎絡繹不絕

駕幸天寧寺

皇太子西貝勒十三阿哥侍行各官扈從

齊罷還御舟晚泊塔灣

幸行宮凡進詩賦照前或收或發還進衣進宴照前溫諭不收

初八日辰刻放行泊瓜洲

迎鑾三紀

初九日

駕幸金山天氣晴和

過烏探歷

御書勸靜萬古四大字

皇太子書水天浮玉四大字鎮江將軍馬三奇

請勸石山中

命江南二巡撫暨現在扈從各官赴江天寧彌

勒殿觀御書特江寧將軍鄂羅輝副都統鄂

克遜鎮江將軍及副都統蔡統茂趙珩江南扶

督張雲翼同至

山南面據案陳設筆研綾紙

皇太子 四貝勒 十三阿哥侍

世命臣學作字臣奉臣幼學書未就筮仕多年草

草批判絕不成字偶作書及牒牘俾令臣手

筆代之曾於三十八年啟奏過今

天顏咫尺愈愧悚不能搦管安敢巡撫喻成龍亦

以不善書對提督張雲翼書

帝德如天四字 臣學等奏云

迎鑾二紀

九

皇上御書日月也 臣等瞻火耳 恭請

親灑宸翰 俾臣等跪觀 有萬其幸

比領之 遂草書程頤雲淡風輕一絕 又行楷用黃

庭堅體書前詩一通 又 書

花一聯 復作行書 蔡生 蔡石 草香 散糖 瓶

皇太子 四貝勒 十三阿哥書

皇太子書雲裏帝城雙鳳閣一聯 四貝勒書

湘平兩岸閣一聯 十三阿哥書綠野明斜日

一聯 臣學等奏云 我

皇上御筆集書學大成 高出從來帝王之上 非臣

下贊頌所能盡

皇太子 四貝勒 十三阿哥 仰荷

皇上指授筆法 咸入鍾王之室 臣等於名山勝地

恭逢

聖主揮毫 允為曠代奇觀 伏乞

天恩頒賜墨寶 臣學復奏云 昔宋臣范成大蒙宋

迎鑾二紀

十

孝宗賜石湖二字 奕世傳為美談 在孝宗不過

南來備安之君 我

皇上乃堯舜之主 相去霄壤 臣功業雖不及成大

然遭逢之盛 不啻過之 臣家有別業在城西陝

乞

皇上賜臣西陝二字 壓倒成大 不令獨有千古

此云 此二字頗難寫 臣對云 誠然 臣常求之善書

者 多不能書 刑部尚書王士禎與 臣同學 常云

此二字 倘得

御書方為不朽盛事。臣下情不勝願望。時諸臣競進求書。臣奏云。臣老矣。以齒當先。賜臣。臣笑云。朕本好書。爾求之甚力。且爾七十歲人。朕不忍却。走筆作西陂二大字。面賜臣。臣叩頭祇受。

上還行宮。向侍衛云。宋學啟奏是有學問。口氣少項。命侍衛海青將西陂字取入。重書一過。賜臣復。賜御製元旦七言律詩一幅。賜安徽巡撫喻成龍除夕五言律詩一幅。賜將軍都

統提督及布政使劉殿衡。江常鎮道施朝輔。鎮江知府王侃等。各賜御書有差。羣臣謝恩訖。復賜素饌。薄暮放行泊京口。

初十日過常州無錫。十一日未刻抵蘇州。百姓奏樂叩迎。喧闐數里。金壇民譚近雅等叩。請令原任知縣劉茂位清丈田地。又有獻湖漕成業者。請開練湖舊水濟漕。俱奉旨交臣學查議。吳縣人倪尚暨生江弘文獻詩。

命大學士張玉書祭酒孫岳頌暨臣學全閱。獲奏。臣等奏云。弘文詩雖未成。青年可造。尚用韻雜亂。命發還。

駐蹕織造衙門。江南督撫進蔬果百種。不收。九款詩賦。照前或收。或發還。進衣進宴。照前。溫諭不收。紳士商民僧道於瑞光寺元妙觀及各名山建醮祝壽。賜將軍督撫提鎮御饌。此後駐蹕蘇州。諸臣每日兩蒙賜饌。臣學又蒙特賜御饌一次。又

特賜御厨點心八種。十二日。駐蹕織造衙門。辰刻。幸虎丘。申刻還行宮。御製虎丘詩一首。秀壁名吳水。懸蘿接紫霞。仁風期大吏。厚俗止紛華。停輦輿情問。開軒飲鮑除。笙歌陳勿用。意使盡桑麻。侍衛海青馬武奏事。存住捧出。

賜臣學並賜御製督撫歲一幅。

上諭云爾在此做官多年安靜和平特以賜爾
虎丘詩中意爾會得麼臣學奏云臣至愚極
承之此地多年毫無善狀蒙

天語褒獎感愧無地伏讀

御製虎丘詩仰見我

皇上敦樸戒奢移風易俗一德意流露行墨間臣

不才敬當奉揚

仁風幸觀

聖化特隨

迎鑾二紀

駕迎

駕及在籍各官多有進獻

上量收一二臣學恭進

萬壽詩七律百韻一冊並進家藏書畫數種蒙收

萬壽詩及書籍墨蹟六種又進

皇太子蒙收文玩書畫五種

十三日

賜臣學哈密瓜三個哈密瓜乾一盤西域六稜葡

萄一株西域公領孫葡萄一株

駕幸浙江傳

昔巡撫宋學免隨臣駕

十六日赴平望接

駕

十九日晚

駕自浙回舟泊王江涇

二十日丑時

御舟過平望午刻

駐蹕織造衙門吳縣民錢廷彪等叩臣聞請將原

迎鑾二紀

任吳縣知縣今陞廣西上思州知州梁鳳翔仍

留原任奉

旨交臣學查議江南督撫進宴百桌收分臣賜從

官

上諭諭大學士馬齊張玉書朕至浙省將浙省原

任堂官翰林官員有因公呈悞革職降級年六

十以上接駕者俱着給還原品今至蘇州着

將原任堂官翰林官員內有因公呈悞降級年

逾六十以上者查明具奏伊等俱已年老幸遇

朕巡視着將原品給還。臣等准內閣咨查有原任詹事府衙門左春坊左諭德秦松齡翰林院檢討降補行人司行人馮勗翰林院檢討降調潘耒翰林院檢討徐欽等四人具摺開列付奏事存住等轉奏本日奉

旨着各給還原品。臣等覆奏金壇縣前令劉茂位原以貪劾去任毋庸令其清丈田地。謹近雅等依律治罪。又奏丹陽練湖舊有蓄水濟漕之說今湖久已淤塞開墾成田不必更張俱奉旨

聖鑒二紀

五

依議。臣等奏為糙米折價難覓荒田開墾匪易謹具摺奏仰祈

聖裁事。一為蘇松常三府屬白糧向係雇船裝運全書編有運船飯米一萬七百餘石。迨白糧改於漕船帶運却議將飯米照依改折白糧事例每石折銀一兩五錢解部。但此項原係編徵糙米今令州縣照白糧折解定價與時值懸殊。又江蘇等八府州屬漕糧向例正米耗米每石概給贈米五升。續經部議耗米不准給贈。每年計

有或存米二萬餘石。部定每石折銀一兩五錢亦與時價過昂。康熙三十五年以前之米先經題准將本色搭運其三十六年以後部議復令折解。殊滋苦累。恭請

聖恩准將或存飯贈等米仍於漕船搭運以實天庾。一為淮揚二屬鹽城高郵泰州興化寶應五州縣及歸併鹽城所水塗版荒田地二萬三千餘頃今已漸涸。惟是前項田地係康熙七年河決冲塗。至康熙二十九年涸出。比因積淤日

聖鑒二紀

六

久難於開墾。及三十二年復被水沉。經前督臣傅臘塔於謹陳淮揚年久版荒等事案內會題奉

旨蠲免錢糧俟水涸開墾起徵。今雖陸續涸出但淪沉三十餘載之地草根固結未易耕種。且原主已不可問。必須招徠墾種。若起科期迫欲墾之人觀望不前。口國賦反致虛懸。合請

睿慈俯寬起科年分。容臣督令地方官分晰確查除未涸者仍俟每歲委員查勘外其已涸見在

接寫

冊

有人承墾之田，定限三年之後起科，若雖已涸出，佈種乏人，尚須招徠承業者，定限六年之後起科，俾小民樂於趨事，盡力耕墾，按年輸賦，仰戴

皇恩無極矣。事關國賦民生，臣謹具摺啟奏，恭候

聖裁，以便另疏請旨施行，奉

旨回鑾後具奏。

迎鑾二紀

七

蒙頒發

御製詩二集，命臣等照式刊刻。

三十一日

皇太子幸鄧尉華山支硎諸名勝。

賜臣等

御書清德堂額，又命臣等撰官箴三命，凜家學一

迎鑾二紀

六

經傳對聯，並書以賜。又賜關東羊二羣，奶子酒一瓶，鹿肉乾二種，鹿舌、鹿尾、魚乾、風羊、肉、糟雞等物。臣等覆奏原任吳縣知縣梁鳳翔居官素優，但陞員無保留之例，不便准行，奉

旨將原呈人逐釋，傳諭明日放行，官民跪請留

駕，仍留一日，命督撫潘臬各將藏書目呈覽。

時督藩臬諸臣皆無，臣等進西陵藏書目一冊，

計教萬卷，皆尋常書籍，無甚秘本。

上覽過云，今日冗甚，不及細覽，可暫發還。

三十二日

命隨

駕各省督撫以下州縣以上各官俱寫字進

大學士馬齊張玉書監閱

蒙優老殊恩命於吳門祇候敬賦一律即書

以獻隨刊續奏

越韶光開輦路湖山秀色入船窓

康衛頌

康衛頌

迎鑿二紀

九

優詔及自憐遺際近無雙

內閣存案餘俱發還

武大小各官

御書有差在籍各官求

御書命各屬字呈

各官求

皇太子書

賜恭臨

御書唐句一幅

命侍衛馬武內大臣管鑾儀衛事阿靈阿考驗

寧撫標遊守千把各官

三十三日

駐蹕蘇州辰刻

召至行宮別殿

據案東向

命近前云巡撫氣色很好

皇上天恩眷注

云巡撫有何養生秘術

迎鑿二紀

三

術云氣色何以如此好

起居節飲食

之說或有之

族人常有壽至八十九者

五起居飲食如常

天語垂問

晒之又問爾服何藥

君子湯又問用人參否

對云服八味地黃丸六

三錢

上頌太監李玉云取好人參賜與

上云爾為巡撫朕不魯聞人說爾有異樣好處自江西調任以來安靜和平且蘇州何地十二年未嘗多出一事來朕到此無一人說爾不好爾真是好官深得大臣之體臣對云臣生明末中原大亂八歲陷賊中匿一蘆席下賊以鎗刺席颯有聲幸不及臣是天留臣為

聖朝大馬也順治四年三月奉

迎鑾二紀

三

臣諭諭吏兵二部國事當開創之初文武大臣俱

為國宣力在京三品以上在外總督巡撫提督

總兵各送親子一人入朝侍衛察試才能授以

任使時臣父權官國史院大學士臣年十四遵

諭入侍會記一日侍宴中和殿蒙

世祖章皇帝賜臣珍果十二盤臣叩頭謝恩畢

取一二品置懷中

世祖望見問曰爾意云何臣對云臣祖母丁今年

政七十臣將携歸與祖母嘗之

世祖聞而色喜云此後任爾携帶臣祖母及舉家

蓋終歲飽一天厨也臣幼蒙

先帝恩遇如此及臣之壯也蒙我

皇上破格簡拔敷歷中外濫竽旄節今又得瞻觀

皇太子臣何人斯遭逢之盛無以加矣臣昔在

江右四載不過潔己率屬毫無建樹蒙

天恩調撫江蘇等處臨行萬姓遮留兩泣臣亦淚

下霑襟即今江右人過臣家必望門下拜臣家

人偶過江右餽遺飲食不絕足見江右人情之

迎鑾二紀

三

厚臣初至吳門人多不信浪傳臣被盜失金珠

甚多後臣奉

命同吏部尚書熊賜履兩江督臣傅臘塔赴淮安

查堤壓河占地畝二臣偶以此事問臣臣不勝

愕然迫歸署適值講鄉約之期臣遂於公所笑

語士民云昨聞此間喧傳本院失去金珠請與

爾士民一熟計之若係家閒金珠何必携來署

中收藏若係吳門屬官所餽或在一二年後猶

鼠同眠亦未可定乃本院蒞任方一月無向屬

官索金珠之理，即索亦未必敢送，是此金珠必
江右物矣。何以江右之民愛本院之深耶？衆為
笑謝。今十二年之久，皆深信與江右無異。兩淮
鹽商每年陋規，餽巡撫萬金。臣自江右至今計
十六年，弊未受，各關差有應餽五千金，或三二
千金，臣俱不受。紬緞食物，間受之，司道亦然。近
苦無柴，擬向知府要，此臣實情也。若布衣蔬食，
臣舊家子，有所不能，臣不敢自欺以欺

皇上

迎鑾二紀

臣笑云：朕皆知之。

臣問地方官某某，臣俱以實對。又問蘇州知府何

如，臣對云：知府石文焯，係三十八年

皇上南巡，前督臣張鵬翮與臣面奏，蒙口恩陞授

之員，到任來實心任事，願為稱職。今日聞印抄

文焯以盜案降一級調用，業經奉旨，惟是文

焯有加二級，不知却臣何以未曾抵銷。臣請

皇上寬恩留任，庶於地方有裨。

臣云：爾即具摺子來。臣奏云：臣今年七十，原擬疏

請休致，因聞

聖駕南巡，故中止，恐致仕後不能再覲

天顏也。今臣仰瞻之願已遂，欲懇

天恩放歸林下，伏候 口俞允，以便具疏。

臣云：爾精力尚健，不必陳請。臣對云：貪位慕祿，人

臣所戒，但既蒙

皇上如此弘恩，臣何敢復請。謹勉供職，或一年

或二年，實已衰憊，再當疏請，倘遺悞封疆，罪

滋大。至任子為近世所輕。

迎鑾二紀

皇上用臣，原屬非常曠典。

本朝國史，自當明書某年月日。

臣以宋學為進，惟真某年月日，宋學致仕去

俾臣為

聖世完人足矣。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蓋言晚節

末路之難也。臣在江右，曾寄一級與臣妻。臣妻

駭甚，曰：家間有之，何庸此。臣子至，舉人赴京會

試，曾於三十八年蒙

皇上垂問，又子致，起皆候補道員。幼子筠原大

學士李天馥之婿亦舉人赴京會試皆頗知自愛不事奢華臣妄取何用若埋多金於地自喪生平臣不為也臣曾伯祖謙謹莊敏為明吏部尚書與海瑞齊名臣祖沾為山東福山令頗有遺愛至臣父權官愈大心愈小家訓最嚴臣每荷

望上一番罷卷即加一番樂暢不但以負

朝廷為懼兼以負祖父為懼也臣蒙

皇上高厚隆恩不啻家人父子用敢披瀝至此

迎鑾三紀

三五

上微哂首肯臣奏畢趨出方至戶外聞

上語侍臣云巡撫啟奏甚好即刻侍衛海青五十

太監李玉捧出貂帽一頂圍龍緞袍褂一襲人

參三觔

賜臣臣昨曾求眼鏡今五十捧出綠端玻璃眼鏡

一枚並賜臣云

此以備用者不佳即以

此所現佩者賜爾皮套上用金線繡四篆字裝飾

精絕尤為奇珍臣隨行三跪九叩頭禮謝

恩祇受訖官民再請留駕未見

御製詩一首癸未春二月二十日自杭回至蘇州是夜兩二十一日朕欲北行地方大小官員百姓留住二十二日兩甚再留不能起行二十三日兩晴又欲留故書懷以示踟躕是夜兩河工又至吳鄉船趁風春兩姑蘇留約尾黎情江浙戀青馳翠華景從無雲蓋徧獲時巡有折衷不意龍蟠虎踞勝豈因景物雜譙冲又

迎鑾三紀

三五

御製巡省江浙見閭閻稍有起色示諸臣省刑愛

民詩一首巡方不用駕樓船白舫蘭橈問市屋

和氣成春知歲稔清風布澤愛時妍齊民但示

蒲鞭辱報國應同竹節堅莫恃才名輕庶物冥

冥中自有青天已刻

駕行晚泊游豎閣

二十四日過無錫

幸泰園晚泊常州白象橋

二十五日過常州丹陽抵鎮江

二十六日辰刻自鎮江登陸往江寧常熟民華時雍等叩。閣請移游關於無錫收稅。句容民胡聖齋等叩。閣請將章職知縣白良瑄留任。俱發。臣學查議。薄暮抵江寧。

馳蹕織造衙門

二十七日兩

馳蹕織造衙門。凡獻詩賦。照前或收或發還。進衣進宴。照前。溫諭不收。賜將軍督撫提鎮御饌。賜督臣阿山。御書。命江寧府縣各

迎鑾二紀

官寫字進呈。隨發還各。賜御書有差。臣學

覆奏。華時雍胡聖齋叩。閣二案。照律擬罪。奉

部依議

皇太子幸報恩寺

二十八日卯刻

聖駕仍由陸路返鎮江

遣

皇太子詣明太祖陵酌酒。晚大雨。

馳蹕金山。臣學具摺請將蘇州知府石文焯留任。

奉

石文焯着照該撫所題留任。該部知道。

御製登金山望長江七言律一首。烟雲清處曉霞飛。萬里滔天映紫微。靈液渺茫浮淑氣。孤峰崢嶸照晴暉。花翻浪擁疑天色。風動帆張共德威。晝夜如斯莫間歇。體乾勉已識瓊瑤。賜督臣阿山勒石山中。

二十九日辰刻

幸焦山。午後渡江泊塔灣。幸行宮。勇至會試中式一百十八名。

迎鑾二紀

三十日放行。經揚州。夜過邵伯。

三月初一日辰刻。經高郵。夜過寶應。

初二日。過淮安。賜漕臣貂帽。龍紋緞袍。銀鼠

緞褂各一。至清江浦。

上乘輿往高堰勘堤。

馳蹕關帝廟。河臣進宴。收賜從官。

初三日辰刻

登舟往六壩閱工。晚回關帝廟。

初四日。自高堰還清口。進膳。賜督撫御饌。

乘輿由河南岸抵桃源渡河夜行

初五日抵宿遷登舟

初六日過邳州黃林庄入山東界夜行

初七日黎明過夏鎮辰刻江南文武各官於梅

林間跪送

聖駕

上停舟命將軍鄂羅舜督臣阿山漕臣桑格登

舟面加訓諭將軍漕臣退

命臣孽及安撫喻成龍登舟臣等以次跪

迎鑾日記

元

御座前

天顏和霽云朕此番南巡看江南風景比二十八

年大好了臣等奏云江南地方屢蒙

皇上破格優恤元氣漸復萬民感戴

天恩大有熙皞氣象

上云督撫大吏只要安靜和平地方便受福桑格

原無異常才能却安靜和平深得大臣之體如

自負清廉遇一小事便搜求無已民何以堪宋

孽久仕剝地亦安靜和平民心悅服深得大臣

之體喻成龍才品最優但要戒性子為主臣孽

等奏云臣等蒙

高厚

上問一二屬員臣山孽俱以實對又問海州知州

陳鳴年居官何如臣孽對云居官好

上又云從前漢軍督撫題參多係漢人漢人督撫

題參多係漢軍這都備了以後總要從公九經

朕簡用或薦舉之員一有改操即當糾劾不可

迎鑾日記

辛

寬假臣等對云

天語仁至義盡臣等敢不凜遵臣等退

命提督張雲翼上江布政使趙世顯以次進見

臣出賜二將軍提督各級袍褂三貂帽一

賜狼山總兵劉含高級袍褂三四臣謝恩畢

諸臣跪送

御舟北上十七日旋署具奏謝

恩

西坡類纂卷四十一

孫品全按字

西坡類纂卷四十二

高丘宋華牧仲

迎鑾三紀

兩河底績萬世永賴

三紀



康熙四十四年正月



兩河底積萬世永賴自非

聖謨獨運曷克臻此康熙四十四年正月

以清口一工雖經告竣尚須親臨察驗用籌善

後之策又山東藉饑之民兩年賑收得所果否

殷阜應加周覽二月

乘舟南巡因江浙望幸最切爰舉省方大典臣表

年久任封疆今三次迎

迎鑾三紀

鑾蒙

恩獨渥榮幸之餘繼以戰栗敬撰迎

鑾三紀藏之家塾俾奕世子孫知此日遭逢之盛云

二月初五等日節准總督倉場咨預備船隻准

兵部咨預備綽夫安設驛站准鴻臚寺咨文官

五十里以內接送武官一百里以內接送准工

部咨修理橋梁道路備辦柴炭准光祿寺咨備

鷄等物照時價採買准禮部咨經過地方應致

祭職濟歷代帝王陵寢照例預備

係序除禮頭
係一字寫
係紀相頂格
遇D則另行
口則空一字

初八日准吏戶兵工各部奏康熙四十四年正
月二十三日奉

諭諭吏戶兵工四部朕屢念民生加意河道屢

行親閱一切疏濬修築事宜悉經周詳指畫獲

告成功前黃河之水往倒灌清口者皆由仲

莊開與清口相對路馬湖水勢湍急遂逼黃流

灌入清口朕視河時躬臨相度命河臣彭仲莊

剛政建于楊家莊出口工竣之後河臣報稱黃

水暢流入海絕無倒灌清口之患朕尚未經親

迎鑾三紀

二

聞今欲特蒞其地察驗形勢用籌善後之規其

中河黃河運河有應加修防者亦隨宜指示以

圖經久至于山東省藉饑之民額兩年來極力

賑贖繼以有秋幸皆得所其民間生聚果否朕

身并于沿途親行周覽焉乘茲仲春解凍減從

輕裝備河南下往還皆用舟楫不御空廬經過

地方不得更指稱繕治行宮妄事科斂其日用

所需俱自內庭供御從無橫取辦于民前此

屢次南巡聞聞皆所深悉倘有不肖官吏藉名

預倫擅動官帑並圖日後加沐補償以為巧取
侵漁之地者事覺嚴行治罪決不寬宥所在官
吏私覬覦從人員及隨行人役生事擾民者俱
如前旨以軍法從事奸民挾私控訴者從重坐
罪爾部即通行傳飭仍令該督撫張示徧諭俾
小民咸知朕意特諭

初十日自吳門登舟迎

駕

十二日過無錫蘇州織造李煦家人自京回南賚

迎鑾三紀

皇上賜臣

御書除夕詩一幅傳

旨巡撫是有年紀的人朕特賜御書御製詩一幅

巡撫見此詩即如見朕一般隨望 闕謝

恩祇受訖

御製詩辭舊迎新歲事終未知來日與今同平生

惡酒難堪飲一世勞心不計功滿座兒孫教樂

苦教班鶯鶯勸和柔此宵家宴逢除夕須遣紛

紆靜守中

二十二日抵韓庄開衣都顏真杜龍格等口傳
上諭自韓庄開往徐州回至宿遷上船預備馬匹

修理道路

二十九日抵山東仲家澆准

行在兵部咨奉

旨停往徐州

三月初一日仲家澆北十里同江南將軍鄂羅

齊馬三奇總督阿山副都統鄂克遜達爾花蔡

毓茂趙明提督張雲翼安徽巡撫劉光美學院

迎鑾三紀

張廷樞總兵劉合高穆廷杖及司道 奏 跪迎

聖駕鴻臚寺啟奏內臣李王傳

旨知道了跪泊南陽鎮

賜將軍督撫諸臣克食傳

旨接駕各官明日行禮

初二日

御舟將行將軍督撫諸臣在岸侍立

皇上在御舟開窓問宋華多少年紀臣跪奏云臣

七十二歲

山笑云、還是好好的、即開船、晚泊赤山、接駕各官行禮、臣進

望與表樣本二部、
山云、刻得着實精、太好了、錦套一部留覽、綾套一部、送與

皇太子

初三日

上賜臣及山東巡撫趙世顯克食、又持賜臣、上用麵一碗

迎鑾三紀

今

皇太子分賜自京隨

駕大臣菓品、開船泊韓庄開

初四日、自韓庄開開船

山見臣在岸行走、傳

音、巡撫係有年紀的人、兩岸高、不便上下、以後坐船在御舟前行、以備

宣召、晚泊丁廟開

初五日、大風雨雪

御舟未行

山諭山東巡撫趙世顯、朕為兩河告成、特來巡視、道經山左、見民生自去歲休養之後、漸有起色、朕心甚慰、夫岸黃童白叟、歡呼載道、感恩叩謝、者、日有數十萬、今仲春之時、麥苗未長、所以無妨、倘回鑾之際、正值農忙、麥秀、恐傷稼穡、爾即

晚諭百姓、果免叩謝、各務本業可也、故手書特諭

御製喜雨詩云、乙酉南巡、途間觀麥少雨、上巳日抵微山湖口開、春雨大霽、因賦五言近體一首

迎鑾三紀

六

以志喜、農事極東阜、心閒不自勞、湖添濟運水、風送逐漁篙、雨罩湖光隱、春深日影高、遙觀兩岸麥、樂志賦輕如

今河臣張鵬翮、提督臣張雲翼、學臣張廷樞、臣榮

恭和、臣榮詩云

聖德福林阜、通行不覺勞、甘霖方應節、春水已

盈篙、夾岸歡聲起、滿天

御氣高、老臣慚獨後、心急促輕如、先一日臣已奉

有在、御舟前行之

廿是日

御舟仍泊丁廟開扈

駕滿漢諸臣所乘船隻皆集湖口臣舟不得前進

頭等待衛兼副都統馬武傳

旨令各船分泊兩岸送臣舟從

御舟旁經過在前行走

初六日自丁廟開行過荃兒庄入江南境過

邳州是日忽病痰喘

初七日過宿遷泊桃源

迎鑿三紀

初八日渡黃河

御舟泊清口開工

初九日

駕進淮城駐蹕漕臣衙門鄉民進獻食品

諭不收蘇松揚州皆然

初十日奉

旨淮揚道李梅著調補淮徐道淮揚道員缺著將

張聖鐸補授

駕出淮城登舟過寶應至高郵

十一日 至揚州便益門泊

十二日

駕幸天寧寺復登舟至茱萸灣駐蹕行宮

御製述懷詩云朕每至南方覽景物雅趣川澤秀

麗者靡不賞玩移時也雖身居九五樂佳山水

之情與衆何異但不至曠日持久有累居民耳

所以一日即過者亦恐後日錯借口實而不知

所以然也至于茱萸灣之行宮乃係葺商百姓

感恩之誠而建起雖不與地方官吏但工價不

迎鑿三紀

下數千嘗覽漢書文帝惜露臺百金後世稱之

况為三宿所費十倍于此乎故作述懷近體

首以自警又括之壁間以示維揚之衆又駐塔

灣見物華先存節屋重桑麻惠風徧拂維揚市

沛澤均霑吳越家作鑑道君開艮嶽長虛揚帝

溺瓊花洗胸經史安邦用莫違爭能縱慾奢

十三日

駐蹕茱萸灣

行宮臣病稍愈赴

行宮恭請

賜齋糗諸臣克食傳

首揚州府知府左必蕃原係監察御史此等官員

俱經內陞將伊亦著內陞仍管揚州府知府事

十四日自萊蕪灣開船

駕幸金山傳

昔明日往蘇州

十五日

迎鑾三紀

九

御舟進京口過丹陽

十六日過常州抵蕪錫

十七日

駕幸蘇州駐蹕行宮

此間巡撫病好了麼臣奏云恭值

皇上萬壽臣病已好了只是氣虛些

十八日

萬壽聖節諸臣赴

行宮前行禮侍衛俱出捧出

御筆書扇二柄一墨書金扇一金書白扇俱

御製柳梢青詞云可與宋巡撫看臣即跪求蒙

賜金扇一臣復奏云臣蒙

賜御書甚多但未泥金書此扇乞并賜臣

此另用泥金於石青扇上書微山湖口

御製喜雨詩一首賜臣因前扇所書皆一詞也

御製柳梢青詞云大塊光風春晴一望滿目從容

桂棹初搖牙檣始立淑色烟籠口隄遠對賓

鴻村庄東安平氣融樂志情深讀書意遠與古

迎鑾三紀

十

和同奏事存柱等傳

昔朕有編輯資治通鑑綱目一書是朕親閱過六

次者巡撫有力量刊刻歷朕呼李煦替你臣奏

云臣蒙

聖恩優渥無可報効此書情願刊刻無庸李煦替

臣進

呈書畫等物

此收七種

山云、你是有年紀的人、今偶抱病、不必在此伺候、
回衙門去安送、就是明日往虎丘、後日到松江、
亦不必隨去、且奏云、松江是臣所屬、
聖駕巡幸、自然該隨去、奉

上諭、江南督撫學院、上下兩江舉貢監生、生員人
等、有書法精熟、願赴內廷供奉抄寫者、報名齊
集、江寧蘇州二處、回鑒日親加考試、晚刻侍衛
五
臣傳

山、巡撫宋華、是老臣、凡有自用的小菜、不妨進來、

迎鑒三紀

十一

十九日、進

山、皇典表四十部、並小菜點心八種、以後每日恭進、
駕幸虎丘、途次微雨、即回、奏事治儀、正存柱、藍相
來保、傳

山、問、扈從各督撫、浙江學院靳謙、若官何如、臣奏
奏云、靳謙係臣同鄉、素不相識、然江浙咫尺、聞
其考試、至公、真不要錢、諸臣同此覆奏、隨奉

山、傳、謙至行宮前、特加獎勵、

山、發全唐詩一部、命江寧織造臣曹寅校刊、以給

林彭定求等九人、分校、照常陸續、

山、御書恭伯廟匾、至德無名、子游廟匾、文開吳會、

二十日、

山、命內臣舉九功、捧出、

御製松花石硯一方、並匣、雕刻精妙、銘云、惟靜以

為用、是以永年、賜臣云、此硯止有兩方、留一

御用、一以賜爾、此是獨賜爾的、他日公賜諸臣、

爾還有分、又

賜高麗參一斤、土木參一斤、臣又進書畫等物、

迎鑒三紀

十一

廿收五種、

山、獨賜將軍督撫諸臣食品、有差奉

山、宋華是老臣、與衆巡撫不同、著照將軍總督一

樣、頒賜、計活羊四隻、槽雞八隻、槽鹿尾八箇、槽

鹿舌六箇、鹿肉乾二十二束、鱈魚乾四束、野

雞乾一束、哈蜜瓜四箇、水乾二盤、瓜乾餅一箇、

瓜乾二片、瓜乾二條、乾者黑奶皮餅一袋、枯勒

白奶餅一袋、阿兒占酒一瓶、琥珀光多蘇酒一瓶、

二十一日、

賜臣一御案白玻璃魚缸一箇、酒金藍玻璃瓶二箇、藍玻璃盤一面、黃玻璃小盤十面、藍玻璃花筆筒一箇、白玻璃小魚缸一箇、藍玻璃座、藍玻璃水丞一箇、

駕幸虎丘、傍晚回行宮、

賜督撫諸臣克食、

二十一日早、

賜督撫諸臣克食、內閣覆奏常熟縣民掃吳氏叩

賜告廣吉士趙微介一舉交巡撫審理、奉

前依議、內南書房傳

旨、命巡撫將進過冊頁人員、近蘇州者回鑾日考試、近江寧者在江寧候考、地方文武、及外省應從各官、紳士、方外諸臣、懇求

御書、或匾額對聯、

上擇而賜之、凡諸臣進獻文玩、量收一二、松江江寧揚州皆然、

二十三日、

迎鑾日記

十三

上以詩字考試、江西巡撫李基和、江南學院張廷樞、及江南藩臬以下、州縣以上各官、

上登舟出葑門、晚泊崑山縣、

二十四日、

駕幸崑山、晚泊葑葑、松江府屬貢監生員孫毓等、奏稱青浦縣有孔宅、為隋末孔子三十四世孫、蘇州刺史顏英先聖衣冠處、求

御書匾對、傳

旨赴松江伺候、

二十五日、

駕幸松江府、馳驛小教場、

二十六日、

上出行宮、左右開弓射、

皇太子、十三阿哥同射、內大臣侍衛、在外督

撫文武各官、以次進射、

二十七日、

賜督撫諸臣克食、復至小教場較射、臣在旁侍

立、

迎鑾日記

十四

此令侍衛伍計傳

昔、巡撫是有年紀的人、今又偶病、在日中晒、恐頭

暈、可往後坐、臣奏云、

劉上神箭、臣見所未見、忘其為病、

上射畢、令各官兵射、又傳

朕已射完了、巡撫可回去歇歇、

勝明董其昌芝英雲氣圖題云、華亭董其昌書法

天姿迥異、其高秀圓潤之致、流行於楮墨間、非

諸家所能及也、每於若不經意處、于神獨絕、如

遊藝三記

十五

微雲卷舒、清風飄拂、尤得天然之趣、嘗觀其結

構字體、皆原於晉人、蓋其生平多臨摹閣帖、於

蘭亭、聖教序、能得其運腕之法、而轉筆處、古勁

藏鋒、似拙實巧、書家所謂古欹脚、殆謂是耶、顏

真卿蘇軾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根柢則皆

出於晉人、趙孟頫尤規模二王、其昌淵源合一、

故摹諸子、輒得其意、而秀潤之氣、獨時見本色、

草書亦縱橫排宕、有古法、朕甚心賞、其用墨之

妙、濃淡相間、更為變絕、臨摹最多、每謂天姿與

功力俱優、致此良不易也、康熙歲次乙酉三月

南巡駐蹕松江府書、其昌孫建中、候選州同、奉

旨有缺即用、傳

諭明日啟行、官紳士民、跪請留

駕、

先留一日、

二十八日、

御書聖蹟遺徽四字匾、澤及魯邦、四海均雷化育、

裔分吳會、千秋永世蒸嘗對朕、

遊藝三記

十六

頤賜孔完、先令諸臣、衆生員、在

行宮門前、展閱畢、復傳學臣、教官、各生員、進

行宮面諭、諸生勉力讀書、如願在內庭書寫者、報

名候考、

上珠書手諭、諭江南總督阿山、巡撫宋榮、朕為兩

河告成、楊家庄新河建開、故來巡視、因爾等同

地方士民所請、過江而南、見百姓雖不能家給

豐裕、且幸安居樂業、而無菜色、朕心少慰矣、編

氓皆吾赤子、數十年休息培養、民雖至愚、皆已

深知所以扶老携幼日計數萬隨舟擁道歡聲洋溢者降乘之誠也但人多路隘菜花麥秀遍地青苗不能保其無損朕甚惜焉爾等即出示曉諭萬勿踏壞田苗有負朕念特諭

賜督撫諸臣克食

上出南門閱黃浦江

上見臣同諸臣在

行宮前侍立令頭等侍衛兼副都統馬武傳

旨巡撫在此歇歇罷不必隨駕傍晚

迎鑾三紀

駕旋臣至

行宮前恭迎後蒙賜諸臣克食

上諭動正項錢糧賞提標六營兵丁一月餉銀

二十九日

駕幸侍即王項齡尚書王鴻緒東西兩園由西門

跨塘橋登舟幸浙江臣於河干跪送

上在船望見令內臣梁九功傳

旨建撫可在蘇州等處

四月初一日臣回蘇織造臣李煦賚到

御書三種云

聖駕啓行時留以賜臣一福壽二大字題云江寧

巡撫宋榮年逾古稀步履壯健故特書福壽二

字賜之又見臣請

賜魚麥堂三大字匾光孫敬舞詩書內卿黨優游

禮讓中對聯

十二日

上自浙回鑾臣於吳江三江口跪迎

迎鑾三紀

上問你病好了麼臣回奏云好了又

問全好了麼奏云全好了又

問頭不暈了麼奏云不暈了

上見臣僕跪岸傍橋下

諭云你們起來接巡撫去罷

駕進蘇州行宮臣恭謝

御書之賜賜督撫諸臣克食

十三日早

賜督撫諸臣克食、臣進

皇與表六十部、具摺進、臣選刻江左十五子詩、並

薦吳士玉、顧嗣立、宮鴻曆、郭元鈺、張大受、才學

素優、請

賜考試奉

旨、俞允、午後復

賜諸臣克食、

十四日、臣求家祠匾額、蒙

迎鑿三紀

十九

賜世有令儀四字、

遣掌院學士揆叙、赴府學考進冊頁及願赴

內廷抄寫人員、傳

旨、郭元鈺等十人、前已考過優獎、今不必再考、

賜督撫諸臣克食二次、

十五日、梁九功傳

旨、朕有自用豆腐一品、與尋常不同、因巡撫是有年紀的人、可令御厨太監、傳授與巡撫的厨子、

為他後半世受用、

賜臣地連、江海屏藩重、賦甲東南節鉞雄

對聯、臣具摺請休、求九功轉奏、奉

旨、巡撫摺子、朕看過了、仍發還、

諭云、巡撫說他、不忍辭朕、年定衰邁、求於

致仕、後從伊子處、奉朝請、他、不忍辭朕、

朕亦不忍舍他、且江南人、亦不忍舍他、

奈何、他現、校刻通鑑、一二年後、朕自有

迎鑿三紀

二十

定奪、臣復奏云、校刻通鑑、臣子姪皆可代理、但

既蒙

皇上如此眷注、臣亦不敢再辭、正擬謝

恩時、忽傳九功進內、又令宣

諭云、朕思巡撫說的是、回鑾後、自有定奪、臣遂叩

頭謝

恩訖、兩廣監院色克圖、題恭兩廣運使陸曾、虧空庫銀四十餘萬、內有那發商人銀兩、請將陸曾等革

職奉

部交江南江西閩浙督撫議奏應否即行革職。臣等會議得。而廣蓋臣所奏陸曾等虧空庫銀。若即革職。恐虧空銀。難于清完。應行兩廣督臣審追奉

部陸曾王用俱著暫免革職。虧空庫銀情由。該督審明追完銀兩具奏。該部知道。吏部覆江西學道劉球。才具各冊。並未詳查。任意誣寫。明係頂替濫取。應照才力不及例降調奉

迎鑾三紀

二十

部劉球居官如何。詢問江南江西督撫。臣等回奏。劉球前任江寧知府。居官好。今陞江西學道。居官亦好。奉

部詢問江南江西總督。建撫奏稱。劉球居官好。劉球著從寬免處分

賜督撫諸臣克食二次。傳

賜明日啟行。官紳士民跪請留

賜留二日

十六日

賜臣油綠龍紋緞袍一件。石青素緞褂一件。秋帽一頂。石青緞靴一雙。寶石藍緞襪一雙。松花江大綠端硯一方。臣

進綾紙筆扇。蒙收用

賜督撫克食二次

十七日。取中考試人員。以恭米等五十一人。同前考郭元舒等十人。俱赴

行宮引

見各

迎鑾三紀

三

賜御書石刻孝經一部

賜督撫諸臣克食二次。又

特賜鹿尾五箇。鹿舌七箇。野雞乾七束。浙魯魚

乾一袋。七星魚乾一袋。柳條魚乾一袋

十八日

駕出蘇城。登舟北上

十九日、至蕪錫縣

駕幸惠山、午後登舟、抵常州、時麥苗茂盛、望雨甚殷、御舟過時、甘霖大霽。

二十日、抵丹陽、時河水淺澁、重運糧艘、尚未出京口、御舟到時、河水驟長二尺。

三十一日、抵京口、登陸。

駐蹕龍運。

三十二日、

駕幸江寧省城。

迎鑾三記

三

二十三、

達戶部尚書徐潮、致祭明太祖陵、鄉民進獻食品。

蒙 收新麥一盤。

二十四日、考試進冊頁人員、江寧一帶、久未得雨、是日甘霖大霽。

賜 句容三茅觀第八洞天匾、漢將子文廟沛澤庇

民匾、鷄鳴寺鷄鳴古蹟匾、宋程顥祠接統濂溪匾、

國朝傅臘塔祠、兩江遺愛匾。

二十五日、

三十五、

駕幸報恩寺、雨花臺、傳

諭明日、啓行、官紳士民、跪請留

駕、 允留一、

上命江寧知府陳鵬年、恭和

御製回舟至常州甘霖大霽詩。

三十六日、

上諭諭江南總督阿山、江寧巡撫宋榮、安徽巡撫

劉光美、朕念切民生、凡巡幸所經之處、諸詢利

弊、訪問官方、未嘗少懈、向因江浙人情、好尚詞

迎鑾三記

三

訟、因而傾家敗業者、往往有之、邇來習俗頗覺

淳厚、詞訟已減大半、生聚稍加、繁庶兩賜、有時

麥田茂美、朕心甚慰、念江寧安徽、稅糧已經節

次蠲免、今車駕親臨、特頒沛澤、將江寧安徽所

屬地方人犯、亦應照浙閩加恩、槩從末減、可將

康熙四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以前、凡罪犯詔

款不應赦者、不赦外、其餘死罪以下、已發覺未

發覺、俱着減等發落、四十二年秋審、奉旨監候

後決者、一併減等發落、仍開具人數奏聞、蓋普

天赤子咸在化育之中、縲綆愚民、亦有自新之
路、爾等其體朕矜恤黎元、慎重民命之至意、可
詳恪察、明遵行、特諭、

御幸演武場較射

山與

皇太子、十三阿哥、及內大臣侍衛總兵以下

各官、依次進射、

三十七日

回鑾

迎鑾三紀

上詣明太祖陵、經靈谷寺、至龍潭登舟、

二十八日

駕從龍潭登陸、至高脊地方、復登舟、順流而下、

駐蹕金山

二十九日

賜漢焦先山高水長匾、宋周敦頤理明太極匾、米

芾寶晉道踪匾、宗澤志蓋永昭匾、陸秀夫志節

不磨匾、

國朝羅明昇奮勇致身匾、明昇南陽人、鎮江營都

司、順治己亥、海寇入犯、戰死談家洲、傳

諭明日啟行、大學士張玉書、同各官跪請留

駕、七日留一日、

三十日

駐蹕金山

上書唐張祐龍出曉堂雲對聯、未竟有龍自雲端

蜿蜒而下、長教犬萬日驚觀、嘆為百靈初順、寺

僧奏云龍掛、

上云、此龍見也、

迎鑾三紀

閏四月初一日

上渡江、駐蹕朱芑學

行宮、先一日、高吳寺塔放光、

初二日

賜漢董仲舒正誼明道匾、宋胡安國經術造士匾、

歐陽修賢守清風匾、取中考試人員錢榮世等

七人赴

行宮引

見

初三日傳

諭明日放行各官及紳士商民跪請留

駕此留二日

初五日臣請

皇上萬安梁九功傳

問巡撫好麼臣奏云臣好九功又傳

諭江南地方寒暖不時朕加意調攝飲食止七八

分飽連日甚好有暇但寫字耳昨

聖太子未請安稱朕懷抱恬適並無一些火氣

聖紀三

五

初六日皇建字畫等物

十林子種 御舟自萊蕪灣北止

初七日早過高郵

御舟晚泊淮安南黃浦地方

初八日

駕幸淮城 駐蹕漕臣衙門

初九日

上登舟泊清口

初十日

駕往高堰閱工

上諭淮徐道李梅病甚留一大大照看可去之時

即帶至京師這員缺緊要著將天津道蔣咏錫

調補

十一日

駕幸忠濟祠閱工渡黃河

十二日

駕幸桃源九里崗閱工

十三日過宿遷

聖紀三

五

十四日泊臺兒庄

十五日

御舟至夏鎮時臣先往珠梅閣伺候將軍督提司

道諸臣在夏鎮恭請

聖訓

也傳各官至

御舟旁

而諭武官須刻練兵馬文官須安靜奉職地方自

有公論非可矯飾干譽諸臣叩謝畢赴前途候

贊

十六日

曾過珠梅閣

馬見總漕桑格、臣帶、在岸站立

脚爾等因何在此、桑格奏云、臣願送

皇上進京、臣帶奏云、臣願出境遠送

上云、巡撫可即留此、總漕送至濟寧、臣帶隨同將

軍諸臣前行、將五里許、梁九功飛馬前來賞

御書製硯說一卷賜臣傳

迎鑾三紀

文

昔爾君官很好、向勝爾御書甚多、今又特賜爾製

硯說一卷、並賞

御製高吳寺詩

望太子

望十三子、及諸臣恭和詩、令臣賞送織造曹寅

勒石寺中、臣隨至

御舟前、面陳感戴之私、叩頭恭

謝、後同將軍督撫提鎮諸臣、在岸跪送

聖駕

御製製硯說、盛京之東、砥石山麓、有石礪、質堅

而溫、色綠而瑩、文理燦然、握之則潤液欲滴、有

取作礪具者、朕見之、以為此良硯才也、命工度

其小大方圓、悉準古式、製硯若干方、磨、陰、康、試

之、遠勝綠端、即舊坑諸名產、亦弗能出其右、爰

襄以錦匣、腫之斐几、俾日親文墨、寒山磊石、洵

厚幸矣、顧天地之生材甚夥、未必盡見收于世、

若此石終埋沒于荒烟蔓草、而不一遇、豈不大

可惜哉、朕御極以來、恒念山林藪澤、必有隱伏

迎鑾三紀

文

沉淪之士、屢詔徵求、多方甄錄、用期野無遺佚、

庶愜愛育人材之意、於製硯成而適有會也、故

濡筆為之說、甲申中秋日錄舊作製硯說於避

暑駐蹕山莊、故又記之

御製詩、朕覽奏章少倦、甲夜得寢、又被清磬驚醒、

復睡、夢中作成、起時已忘、少半、故前後增補、以

成四韻、賜紀蔭老和尚、通來未臨法書、久不作

字、手滋難於運管、字不甚佳、春夢深沉、新剎中、

徒聞清磬、在隣、東方疑鼓、若真非相、不解金經

蓋是空、莫望眉橫無著落、曾寬意湖有塵籠、毫光
咫尺臨高眺、滿目江干淑景融、康熙四十四年
歲次乙酉三月中旬書。

望太子恭和、問俗民風指點中、群情常望九霄
東。

鑿與楚楚先親禮。

聖景無為盡妙空、新制重：晴旭照。

御書燦、晚烟籠、霞盤梵、明經行處、浩蕩天光瑞

氣融。

迎鑿三紀

三

望十三子恭和、六經蘊積五雲中、應現聲揚

寶寺東、月殿相輝長夜朗、仙衣涵影見方空、偏

疑浮玉江干外、始信天邊曙色籠。

聖藻新題憐老衲、招提靈宇露光融、大學士臣張

玉書恭和、江表春回指額中、朝琪已障百川

東、眼前耕鑿經綸家、物外烟雲色相空、浪靜無

聲禪欲定、山環如黛月初籠。

宸懷契合垂、大藻光燭高、是萬象融、予告大學

士臣張英恭和、江郭祇園一水中、高僧石隱市

塵來、忽晴

御藻垂霄漢、彌望天花落半空、清激機鋒塵界靜、

光明色相紫雲籠、試看佛日昭回處、紺宇千秋

景物融、大學士臣陳廷敬恭和、江淮河漢禹功

中、歲月虞巡正向東、天地平成元寶相、乾坤俯

仰自高空。

帝心勤與茅簷運。

聖藻遙將法界籠、花雨曼陀迎、靈道三春恩共

為方融、戶部尚書臣徐潮恭和。

迎鑿三紀

三

宸遊瑞為塵寰中、偶憩江皋梵室東、境靜真如常

在日、心清貝葉若聞空、續紛

塵藻天花落、瓊瑤瑤瑛瑞霧籠、仰親璇題思

聖德高、是萬象盡昭融、禮部侍郎臣胡會恩恭和

法駕初臨紺殿中、和風甘澍滿江東、一聲清磬傳

塵積、萬片香雲湧碧空、寶地河山佳氣統、銀灣

草木瑞烟籠。

宸章題就真如徹、極望春暉到處融、掌院學士臣

擬叙恭和、蓮漏沉、月正中、海潮音徹大江東。

聖心照與天心合

聖性真如佛性空金聲聲傳三界鍊玉毫光現五

雲籠禪房萬載留鴻寶花木長看瑞氣融侍

讀學士臣查昇恭和

玉策平臨法界中茶更灣水接江東

宵衣未穩三更夢清琴初傳萬慮空墨灑金輪花

雨濕詩垂寶笈絳雲籠佛光長護升恆壽照徹

山河萬象融侍講學士臣陳壯履恭和梵刹平

涵水月中浮圓高峙海雲東六時花雨觀金界

迎鑾三紀

三

五色龍文下碧空心印早恭真諦徹禪關長

見瑞烟籠山僧林作山門鎖奎壁光芒並日融

編修巨揚瑄恭和初停仙躡化域中清琴冷

冷隔院東神悟獨能超夢覺片塵端不染塵空

光分蓮炬星芒映香散銀毫月影籠一白

天章揮灑後千秋佛日倍昭融編修巨勵廷儀恭

和雲馭重經梵室中天花繚繞日初東靈山老

初窺真乘當代如來指性空萬象總歸心鏡照

絳塵無著月華籠碧琉璃界禪

宸翰墨彩慈光一片融編修巨高與恭和金輪覺

世日方中淨域瑤瑤峙海東

聖主心隨清梵遠鴻篇魯振法雲空香風縹緲

播徐動瑞靄紫迴塔半籠共慶

君王無量壽莊嚴寶藏妙光融檢討巨張廷玉恭

和

行宮高敞柳中紺宇弘開華路東

聖主詩成雲滿室老僧心定月當空天花散處香

風繞寶墨懸來瑞色籠羣向下方聞妙諦四

迎鑾三紀

三

時法界總春融編修巨鏡名世恭和

駐輦題詩虎苑中詞源直湧百川東人天擁衛禪

樹闌輪墨游行吐海空寶語單提齊警者大來

千卷盡牢籠沃洲老初來恭學拜誦

宸章宿解融編修巨蔣廷錫恭和古制重輝舜日

中奎光永鎮蜀岡東寺門當水公三面塔勢干

雲入半空西翰下方雷法雨起心初地脫樊

籠山僧親奉如來語從此禪關似雲融戶科掌

印巨湯右曾恭和省方鑿路慶雲中浩思波

滄海東、羣仰至仁周宇宙、高懸妙悟照虛空、香
臺瑞雨朝初潤、花界祥烟晚更籠、傑閣江山傳
康藻、毫端萬象入冲融、舉人巨賈圖維恭和寶刹
高懸法界中、宗風分派開江東、閒雲裊磬來精
室、妙諦拈花散碧空、宿垢應知無色相、香臺何
處有樊籠、欣逢

聖澤輝煌日、淨域同瞻氣象融

二十六日旋蘇、具奏謝

恩

連卷三九

三五

西坡類集卷四十二終

孫乾全校字





聖天子教教四訖德洋洋濊車書文物之盛超邁前古

甲寅冬予奉

命使泰寧與程往來凡六越月自冀北山右歷陝及川

綿亘四省凡五千九百餘里考山川之源委誌風

景之異同日見耳聞排日紀錄道中叨蒙

訓旨達頌

恩賚叠沛皇華原隰屢鈐

雍正十二年 月 日奉

旨前往泰寧與達賴喇嘛相見兼

命閱視經過地方營伍隨於十月朔後五日

陞辭自海定起程回望觚核心增紆懋西山送翠馬首

戒塗行三十里許過蘆溝橋橋當朝會往來孔

道建自金明昌初橫跨二百餘步翼以石欄雕

刻金狻數百枚其下為桑乾河本曰渾河亦曰

聖慈感切之忱尤難登述昔揚雄提槩懷鉛時訪方言

土俗况

國朝幅員式廓編氓歸化予得憑茲輶軒周覽形勝

尉候亭障六合一家咸頌

皇仁而服德教所得不既多乎爰從暇日區為上下二

卷較韋莊之峽程記范成大之攬轡騁驚二錄詞

義差可勢幣以脩采風之故實云爾是為序

初七日發良鄉禮 佛於弘恩寺過寶店琉璃河
一名劉李河水經注謂之聖水元和志謂之迴

云隋建訪覓碑版不可得

北燦石岡上有多寶佛塔五級玲瓏舊傳塔記

天氣晴和初冬尚暖極極登場村墟如畫縣東

水欲結蓋是時未置橋也又三十里抵良鄉宿

渾源州從靜海縣直沽入海蘇軾詩北渡桑乾

黑水俗稱小黃河色黃濁而流動駛發源山西

城水流合胡良拒馬二河下有鎮水鐵柱俗傳

唐末王彥章萬善膠是日宿涿州本古涿鹿之

野有督亢陂隋書食貨志齊皇建中開幽州督

亢舊陂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即此也西南為樓

桑村漢昭烈故居

初八日次定興縣北河村即拒馬河也有橋明萬善膠定興縣北河村即拒馬河也南有渡為北今通水

涑易沙三水合流處名河陽渡漢及晉

五及由范陽故城得名今道北有十五渡九渡

而樹汲及蓋音近而訛

初九日黎明抵安肅縣縣有梁門口與地記云南

昌水所匯今無此水按水經注易水東分為梁

門陂是南昌即易水以流近縣南故改名又有

雞爪泉湧分三派流為河保定總督李衛來迎

午後至省治閱兵北關外宿蓮花池別業元萬

戶張柔故基也柔佐元開國以勳績聞

初十日再閱兵教場申時發保定過陞陽驛及方

順橋其河本名順水源出完縣伊祁山曰濡水

流入清苑徐河是日兼程行歷慶都界抵清風

店宿已二更矣

十一日過唐河河本滏水自唐縣流入一曰清水

有渡是日天陰凝雪至定州大雪晚次新樂古

中山地也有伏羲城在西南

十二日晴過藁城之伏城驛抵真定府治校閱提

兵標營將士於教場宿隆興寺

十三日登佛香閣瞻拜法身高七丈餘紺鬚眉為

丈夫相十臂兩足手執兵仗閣三層廣八十楹

中空洞四圍開牖拾級而上及頂財見菩薩面

目寺剏隋開皇中

本朝康熙三十七年

聖祖仁皇帝遣官重修

御製碑文勒在貞石是日復閱武小教場事畢啟行渡滹

沱河北魏謂之清寧河自山西繁峙導源下流

至直沽入海按周禮并州其川滹沱朱子謂高
貢恒衛既徙之衛即滹沱水經無滹沱專篇散
見於易滹巨馬諸水中今滹沱南注非復昔日
徑流舊志以雷塘溝之合滹沱者為古衛水明
楊慎又指九河之徒駭為滹沱大約水道變遷
後人多懸揣傳會耳宿獲鹿縣縣西抱犢山舊
名草山韓信使人持赤幟從南道望趙軍處
十四日過井陘口有闕曰土門太行八陘第五陘

也陳餘聚兵拒韓信處上為井陘山俗呼韓信
臺涉微水抵井陘縣治南關外有綿蔓水昔信
擊趙使萬人先行背水為陣謂此水也宿挾桃
園及雨雪

十五日天陰無雪出固關明正德時改建乃燕晉
控扼要地過關即山右界矣固關環紆石子如
升斗大散漫點石間稜稜矗矗寒風逼人馬毛
縮蜷抵樂平栢井驛及西郊舖有試劍峰舊建

淮陰廟於上宿平定州州在萬山中鳥道盤空
一綫陡落其東浮山煉石竈土人傳女媧補天
處荒誕不足信

十六日仍陰微霰過黑砂嶺歷孟縣芹泉驛宿壽
陽有鴉峪一名秀谷通鑑晉天福九年劉智遠
敗契丹秀谷是也山路崎嶇多泥淖余諭守令
前途揭示天寒雨雪毋勞民修治道路

十七日薄陰微日憇太安驛晉撫石麟率官弁送

於石帖村晚宿榆次王胡鎮有堡城左傳石言
於晉魏榆今榆次是

十八日微陰閱太原營兵於王胡鎮南余乘馬馳
射村民環集夾觀羅拜馬首是夕宿徐溝克城
鎮相傳克自涿鹿遷此

十九日初晴過祁縣賈令鎮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晉賈
辛為祁大夫鎮蓋以辛而名其縣治莫奚封邑也
有裔舅犯故里又有漢司徒王允祠是夕宿平遙五里莊

二十日至平遙縣治觀三清觀漢栢城東有尹吉甫將臺按吉甫伐獫狁至太原在隴右平涼境朱傳誤以晉之太原當之後人因附會古蹟耳
憇介休張蘭鎮唐書太宗追宗金剛至張蘭堡即此過鄰家村距縣治二里許有林宗故宅及墓墓前存漢祝一株清風襲人髣髴墊巾風際其縣以介子推名今有祠在西關城內又有文潞公祠遂宿義棠橋汾水所經也有驛西南為

高直既修太原至於岳陽又壺口雷首至於太岳指此趙襄子臣原過得朱書唐高祖舉義白衣老父詣軍門傳神語助兵皆其地也今存原過祠宋老生墓是夕宿新置舖
二十三日至趙城塗過羗國使者延見之縣有媯皇陵趙簡子墓過洪洞有碣曰師曠故里曰叔向食邑又有皋陶廟蘭相如墓縣北惠遠橋有通霍渠南為聚瑞橋澗水如帶西匯入汾臨汾

雀鼠谷開元時北巡并州出此路

高河橋即滂水三橋之水並資溉田抵平陽府治宿

二十一日過靈石冷泉關關為平陽咽喉李商隱有寒食行次冷泉驛詩蓋舊驛也至水頭村過烏斯藏使臣延見於行臺登韓侯嶺有廟踰嶺宿仁義鎮相傳劉武周築此仁義河經流其下源出沁源縣流入汾
二十二日過大會頭上霍州道遙頗憇施莊再憇州治州以霍山名北關外有扁曰依霍太岳也

二十四日謁帝克廟校閱營兵於廟左演武場
二十五日發平陽憇襄陵趙曲鎮有馮溝澗過曲沃蒙城驛北有碣曰虞城伯益故里曰文中子故里宿高縣鎮
二十六日憇侯馬驛過隘口亦曰厄口晉所置鐵嶺關也出口有碣曰裴晉公故里再憇聞喜上

東鎮宿縣治故桐鄉也漢書元鼎六年將幸緹氏至左邑桐鄉聞南粵破以為聞喜縣其故城在今縣東南東又有碣曰狝璞積書處

二十七日憩夏縣水頭鎮晚宿安邑運城

二十八日登歌薰樓觀鹽池池周百二十里宗分東西為二各置塲粉明分東西中為三池東西

屬安邑西屬解州水經注水出石鹽自然印成

洵坤輿中神異物也唐賜名寶應靈慶池今池

北土阜有神廟坊曰地寶天成南臨池即歌薰樓坊曰舜彈琴處是日抵解州謁 關聖廟宿

州即其東閣有碣曰風后故里

二十九日晨起朝服赴 關聖廟拜

萬壽牌

十一月朔發解州憩虞鄉再憩七級鎮宿蒲東之

寺坡底

初二日遊普救寺隨開州兵演武塲蒲本齊蒲阪也

西藏日記

六九五

初四日遊普救寺隨開州兵演武塲蒲本齊蒲阪也

皇仁 匪伊朝政之俗取淳朴敦厚年殺屢豐米直每斗平

業所在鼓腹擊壤是日抵風陵渡口一曰風陵堆史記作風陵水

經注謂之風墟按關鄜載女媧墓女媧風姓故名爰具牲犧茶

故却北負關陝南阻大河憩匝河鎮抵風陵渡

口一曰風陵堆史記作風陵水經注謂之風墟

按關鄜載女媧墓女媧風姓故名爰具牲犧茶

河既渡宿陝西潼關縣是日也風恬水激暖若

三春

初三日登麒麟山觀元李鐵鐘山為縣城盤跨北

河之衝故潼關又名衝關晉豫雍三省分界處

也故潼關在華嶽北隋移縣東即古城關唐移

北臨河則今縣治經華嶽廟登閣見三峰削成

翠落天半遂遊華山蜿蜒而登至青柯坪在

山谷盡處陟嶽之初級也二鼓回華嶽鎮宿

初四日再登嶽廟之閣摹畫三峰勝景因思昔時

王蒙知泰安州張絹素廳壁日對泰山興到輒

一舉筆圖成示陳汝言值大雪汝書張小弓夫

於筆彈之遂為雪景一時推為神筆王陳以繪

事擅藝千古然必臨摹真景儻肖天然之趣余

西藏日記

六九五

今亦同此意耳。南華書局額賜司道等至華陰縣。想敷水唐驛也。白居易詩：春風敷水店門前。水經注：敷水南出石山之敷谷，北流注于渭。是也。又名羅敷水，有謂即樂府羅敷者。誤。羅敷趙人，今却別有羅敷潭。是日過華州柳子鎮宿州治華陰東，有碣曰王猛墓。州東有碣曰唐汾陽王故里，曰陳希夷墜驢處。

初五日，想赤水即古灌，水經注：水出石腕之山。

東北流與黑水合，北流注于渭，今名高谷水。再想渭南出豐原驛，過澇河即首水。水經注：渭水又東，首水自倒虎山南，摠五水單流，北注有澇橋，一名萬里橋。其地有半日村，唐郎士元別業在焉。宿零口亦曰冷口，冷水至此入渭水。經注：冷水出浮肺山，宋敏求長安志：零口水濁利灌溉。

初六日，過臨潼之新豐，東有碣曰南原，鴻門按史。

記注新豐古城，東未至戲亭道南有新原，南北洞開，即鴻門。今臨潼有戲水，鋪鴻門亭是其蹟也。劉項遺壘，都付榛蕪久矣。至縣治西安將軍督撫率官弁來迎，延見行臺，因登驪山之巔，有老子祠，刻玉為像，晚浴于湯池。水經注：魚池水之西南有溫泉，世以療疾，即此。唐開元中建華清宮，其上築會昌城，置百司，公卿邸第，徒增繁侈。今池水四周甃石如環，中一小石鑿七竅，出

泉飛流，葦漱湔滌，神襟覺山水有清音。月宿臨潼，有張橫渠講學坊。

初七日，想咸寧灞橋鎮，水經注：灞水歷白鹿原，東又北入于渭。漢書注：霸水古曰茲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唐時多于此橋折柳送別。岑參詩：山開灞水北，雨過杜陵西。今縣治有少陵原，樊川黃陂猶存。過灞河至漣水，三輔黃圖云：漣水出藍田北，北至霸陵，入灞。唐詩：鹿原陰面漣川。

渭今府城東北有龍首渠乃導澧水者也終南
太一寒草薈薈渭流襟帶澄如匱鏡時督撫標
營弁暨滿漢兵列隊出迎進西安長樂門以督
署為行臺延見文武官弁等

初八日拜發

奏章

初九日出安定門演武場校閱督撫等標兵余亦
乘馬騎射晚書布額詩文賜將軍將標營

初十日發西安憇長安縣三橋鎮渡澧水入咸陽
界長安志澧水自長安縣界東下流入渭遂過
渭水浮橋水徑注渭水東與豐水會于矩陰山
南水上舊有浮橋三輔黃圖橋在便門外跨渭
水亦名中渭橋又曰咸陽橋杜甫詩塵埃不見
咸陽橋是也憇縣治過馬跑泉宿興平東關
十一日過興平縣漢之槐里也登西坡謁姜嫄后
稷祠有玲瓏石形質甚秀其驛曰白渠本成國

故渠魏衛臻征蜀所開非漢時白渠也今湮廢
憇馬嵬鎮唐楊貴妃墓在坡前再憇東扶風鎮
宿武功本古郃國堯封后稷于此漢置郃縣
郃即郃

十二日憇扶風縣西有班固馬援墓坊曰古美陽
城按漢美陽故城在武功西北後魏移置古郃
城扶風非故城治所或地界相錯而混再憇岐
山縣之益店鎮抵縣治宿登西城北望岐山南

眺五丈原按河圖岐山在崑崙東南名地乳漢
書注其山西岐俗呼為箭栝嶺今曰鳳凰山以
周初驚鷲鳴此故名五丈原在石橋山側與寶
雞接壤蜀志諸葛亮由斜谷出據五丈原與司
馬懿對于渭南即其處

十三日微雨憇鳳翔縣界第五村再憇寶雞即店
鎮西北有瀑布三泉遙望陳倉諸峯與終南太
白綿亘羅立雪影暗飈寒颯颯襟渡沂水水發

源隴州自汧陽流入水徑注汧水自茲山東南流又東流于渭水是夕宿寶雞縣有坊曰陳倉古道即秦文公祀陳寶處祠在縣東二十里渡汧後所必徑也

十四日在寶雞雨止午登北山遊八角寺金臺觀南眺羣峯俯矚渭水山有碣曰雞臺金臺有張三丰祠園徑娑羅泉在縣東二里三丰養真于此惡蛙聲咒之後產蛙不鳴今有碣曰張三丰

得道處

十五日天陰無雨過渭河橋及清澗河抵益門鎮鎮西據益門山元平章李思齊築為入北棧之始俗牲帛祀棧道之神過二里關有巡司憩觀音堂歷大散關關東即和尚原與仙人武休馬頰畫眉諸關聯絡臂指富秦蜀之喉襟水經注西當水出陳倉縣之大散嶺昔孔明引兵出散關圖魏吳玠托和尚原為宗守英風勁烈山谷

爭雄今遺營殘壘唯寒鴉數點出沒可登煎茶坪坪高二十里石磴峻峭山巔積雪盈尺人馬行雲霧中聞水流瀲灩土人云是瀑布散過石壩鋪一名白莫孔明曾築寨蘇軾有詩再憩東河橋宿黃牛鋪吳璘以兵援黃牛堡即此地十六日天陰微雪冰漸覆地憩鳳縣草涼驛一名草橋即康節過此有草涼樓詩雪止再憩王家臺宿縣治自縣之斜谷抵褒城之褒谷搃曰連

雲棧有板閣三千八百餘間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為飛梁閣道然觀張良勸漢高燒絕棧道則自秦漢時已有非孔明初造也或更加修築不可知

十七日晴出縣西門南折登鳳嶺嶺甚峻石斷斷如編齒馬踏有聲憩心紅鋪橋棧漸多再憩廢邱關一曰費邱晚宿南星鋪自鳳嶺以南始有竹

十八日憇榆林鋪過歇關嶺下嶺入紫柏山即華

陽國志之紫柏坂也地多紫柏有留侯祠碣曰

張良辟穀處再憇廟臺宿留嶺驛

十九日過高眉關入馬鞍二十四嶺憇青羊鋪有

青羊河水經注水東出馬鞍山歷谷西流至故

道城東西流入故道水即謂諸嶺之水也再憇

武關驛即武休關過河宿褒城馬道驛有馬道

河一曰樊河入褒水上有橋故又名樊橋驛有

碣曰蕭何追韓信處蓋流俗相傳之說也

二十日憇二十里鋪過十里關再憇青橋驛以青

橋山而名其北有河西南流入褒水是日始出

北棧宿褒城縣治所歷觀音碣褒如鋪並怪石

嵯峨懸崖欲墜江流激湍如南奔騰難頭關

居山絕頂唐韋莊詩石狀維如磧山形可類難

是也關下有門即五丁所開石牛道名褒谷口

有七盤嶺自褒以西柑橘甚賤民多種田服用

水牛

二十一日憇祁店再憇沔縣黃沙驛有黃沙水按

水經注黃沙水北出遠山山谷邃險人跡罕到

谿曰五丈谿水側有黃沙屯諸葛亮所開其水

南注漢水則驛即其屯地也是日宿縣治出東

關祭武侯廟廟本蜀校尉習隆等表建波沔水

復祭武侯墓登定軍山水經注沔陽故城南對

定軍山武侯遺令墓此又沔東關有馬超墓

二十二日由沔入南棧憇茶壩再憇青陽唐驛也

武元衡有宿青陽驛詩任龍門閣至大安驛舊

大安軍治此有大安河源自普明山南流與漢

江合九域志謂之金牛驛過驛為寧羌之烈金

壩石櫃閣杜甫龍門閣詩清江下龍門絕壁無

尺土石櫃詩石櫃層波上凌虛蕩高壁蓋指漢

江也名東漢水按地志烈金壩在嶓冢山下杜

佑通典漢中金牛縣嶓冢山南導漾水東流為

漢水然漾水發源甚微合五丁峽諸水流為沔厥流漸大耳又有嘉陵江名西漢水在州境西北是日過五丁關峽曰五丁峽亦曰金牛峽兩山夾道曲折如卷石壁千尋松栢交映水從峽中噴薄而出滾滾馬蹄間狎石森羅奇險萬狀遂抵滴水鋪宿

二十三日天陰徑栢林驛憩寧羌州治再憩黃壩驛有黃壩水及田水可溉田過七盤關盤折而

上其嶺七盤亦曰五盤杜甫詩五盤雜之險山色佳有餘有坊曰秦蜀交界下嶺宿碑頭驛川省廣元所轄也

二十四日憩神宣驛登黃荆嶺及龍洞背兩峰夾峙巖壑森出一山如狎龍橫跨其間洞有水合嘉陵江抵朝天鎮宿有巡司古籌筆驛也武侯嘗駐軍籌畫于此誦義山猿鳥風雲詩句懷侯久之

川省廣元所轄地土厚水深民多厚重質且勇於從教其來直唯者治其自鳳翔以西接此川省市價供平歲收豐稔

二十五日具牲帛祭嘉陵江神乘船過廣元界抵昭化宿有桔栢渡距昭化二里一名桔栢潭為嘉陵白水二江合流處白水即羌水也杜甫桔栢渡詩青冥寒江渡駕竹為長橋是時曾置竹橋矣兩岫山峽衿束江流波濤迅疾其山石父理詭異經穴攢簇呀然蔭然或尖若筍或圓若球或若懸甍或若積瓦或半圍若洞孔或斜壓若頽崖或突若虎攫或隱若獅蹲柳宗元萬石

亭白居易太湖記所摹狀不盡者在廣元界有洞深邃曰甘露洞石壁斷穴如蜂窠中刻浮屠像曰千佛崖崖上錫至正五六年蒙古名號俱稱仕蜀經此留記

二十六日過天雄關登牛頭山俗名五里埡盤旋石磴級忽升降者三十里劍門之險阨也憩大木塘過劍州高廟鋪歷誌公寺七里坡自坡造南峯盤環疊栢林甚繁遠望羣山攢削切漢穿

雲少近則峭壁迴抱如城郭狀即劍門關也本
古梁山又有劍山大小二鑿石架閣小劍勢尤

峻嶮名劍閣道姜維自指中為鄧艾所推還
保劍門即此有大小劍二水分流至西漢口石始

合名水會渡一云水回渡杜甫有詩註家泛引
水徑注之會口當之非也關內碣石多刺唐人

舊句是夕宿劍門驛

二十七日自劍門西行登五里坡石磴硯硯盤辟

而上憩青樹塘古栢數萬夾道仰窺天罅碧痕

一樓過漢陽舖下憩石洞溝復上坡栢樹漸稀

過义手坡循山之半腰下宿劍州亂峰俯仰如

筍立石大者如屋廬如象牛小者如盆盎

二十八日出州西門登大坡過清涼橋憩柳池溝

舊為柳溝河沿坡蒿礮登頓數十里宿武連驛

北周廢縣也西坡古刹曰覺苑有碑二一錫道

遠樓三字字徑尺餘大曆五年顏真卿書一錫

郭璞曰縣路翠武功貴縣路青武功榮岷山何
榜茲地勉忠孝翊聖世慶元丁巳治路種松岷

山何者宋縣令何瑛劉宋元嘉中僑置武功于
此故仍其舊稱但郭璞晉人何以先有武功之

目識記揣謬不足信矣蜀中氣候不甚寒崖草
帶綠麥苗正青人皆衣單袂山麓紫花含咲燕

蝶穿柳往來

二十九日自武連南行石磴曲折十里餘至山頂

曰瓦子碛自碛循山行山坡行履似往仍迴東

西迷目平轉三十里憩梓潼上亭舖再平轉二

十里至梓潼廟廟在山巔燬于火復轉磴而下

者二十里抵縣治宿棧道竟為潼江在縣西七

里自平武縣流入一名馬閣水有馬閣山舊傳

鄧艾伐蜀路出江油見高崖峭壁乃來馬懸車

造作棧閣因得通路故山水取名也

三十日出縣南門憩石牛舖再憩綿州魏城驛西

魏之廢縣也過銅馬鋪渡涪江水徑注涪水東南流注涪縣西蓋州本漢涪縣水以此名自江油縣流入州北分二派至彰明廢縣南合流有廉謀二水注之南達州城西會安昌水入潼川州界謂之內水晉義熙中朱齡石以奇兵從內水向黃虎是也夕宿綿州西關自梓潼至銅瓦多平山小溪板橋茅舍麥苗芋眠豆藿彌望行者有去險就夷之樂自銅瓦至州治高高下

下地勢盤迴為蜀東北要衝彰明廢縣在州北有李白宅青蓮鄉白所生之地也州產水蘿蔔脆美如梨

十二月朔發綿州憩皂莢鋪再憩德陽羅江驛唐故縣也羅江有二源一曰寧江一曰冷水並自安縣流徑驛北匯焉過白馬關相對者為鹿頭關杜甫有鹿頭關詩山勢自劍門來至此始盡關下落鳳坡有龐士元墓廟宇二重中塑孔明

士元像古栢兩株甚森秀經靈龕鎮下坡道路坦平天氣融冶修篁夾岵過綿陽河渡口即綿水也自綿陽縣流入晚宿德陽治川省皆撫來迎

初二日憩漢州之小漢鎮過金雁橋橋跨雁江水俗稱金雁河自什邡縣流入東南至州城合沱屏河抵州治唐漢驛東南有房公湖一名西湖唐房瑄為刺史所鑿陸游詩統城鑿湖一百頃

島嶼曲折三百里其勝槩可想也過新都彌牟鎮有清白江即古湔水自新繁縣流入今名彌牟河路左為武侯八陣圖祠宇巍然按明楊慎記新都之八陣圖其地象城門四啟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徑旬復突出今如小冢漫衍不可辨識抵新都縣治漸晚官弁軍民迂者眾乃乘炬入成都

初三日在成都古益州治此西北有石笋二杜甫

詩陌上石笋双高踞是也舊稱武擔山文翁學堂故址即今府學

初四日閱馬于箭道出府南門謁昭烈廟進杜少

陵草堂杜詩背郭堂成蔭白茅即此

初五日校閱營兵于教場

初六日在成都

初七日恭迎

上諭及

賜物輜軒西恩思

恩賚遠頒彌增感戀是日發成都想新津之金花橋至

雙流舊縣隋置在二江之間故名二江一曰郫

江水經注江水又東南徑武陽縣有郫江入焉

今名金馬河一曰汶江今名簇錦河合于竿橋

河並自温江縣流入南關有碣曰先賢瞿君故

里按寰宇記瞿字鵠子後漢徙為人入峨嵋山

得道新津漢徙為地也過黃水河竹橋再憩花

橋鋪過金馬河竹橋竹橋法以竹百餘束橫列

河中覆以遠條覆以欄楯袤十餘丈廣丈餘以

葦籬約之又編竹為墩實以石分置四隅設有

大墩二對峙上流用巨索繫橋之脇視水消長

以制緩急人馬行則動盪有聲隨波升降亦異

觀也是夕宿新津

初八日微雨憩邛州之斜江河其水自大邑縣流

入遂宿州治自成都迤西而來瓜疇芋區野花

匝匝水磴山碓之屬旋轉波中竹高八九丈林

中谷谷鳩鳴童穉赤足嬉遊余憑軒寄眺亦忘

其為冬序矣州有文君井及琴臺

初九日晴出州南關過浮橋有邛水一名南河合

文井江水經注文井江李水所導至臨邛縣與

僕布水合即此憩觀峩店一曰卧桂店與蒲江

交界再憩名山縣黑竹關宿栢站自邛州浮橋

登土坡以抵栢站岡隴平夷稻畦環繞芭蕉竹

翠碧文溪
栢 碧蔭拂衣鸚鵡畫眉共語

初十日過洗馬池及白土坎坡勢漸高厥土赤墳

石圓而理森踰縣治十里入山地蓋險峻峽澗類棧中景

象厯金雞關一名雞棘關過孝廉橋旁有高孝

廉墓按輿地碑目墓碑漢建安十四年立有二

一曰高順字貫方一曰高君實字貫光並舉孝

廉世遠年湮不可定為何人墓也徑桐梓林有

土司跪迎道左循雅河而西緣山傍岸抵雅州

府治宿雅河本名青衣江自蘆山縣流入水徑

注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沫水

即平羌水也源出生羌界亦自蘆山流入水流

甚急波濤洶湧湖淋而下如河勢奔激潮奔利蜀塞之巨川也河有小鐵索橋是日薄陰

十一日出府南門上坡西南行山勢峭峻林木叢

菁陰濛細雨屈折蟻封間亦泥如膏馬蹄黏泥

行步以寸計遙見兩山夾峙中如巨門松栢穿

柱泉流奔洩地名對巖履棧上下沙石曼摩有

府治宿雅河本名青衣江自蘆山縣流入水徑注青衣水出青衣縣西

蒙山東與沫水合沫水即平羌水源出生羌界亦自蘆山流入水徑甚

急波濤洶湧湖淋而下如河勢奔激潮奔利蜀塞之巨川也跨河

有小鐵索橋是日薄陰巴蜀江水沃野土地肥美有竹木果實之

饒民俗勤儉米直不過數分自雅州以後舊界又錯越嶓嶓山

商旅艱阻故米直漸昂貴

教人多悖思馬亦喘汗至風木下登道轉高山

禽隸雀竦立人行樹底面皺碧色迤西亂山萬

笏天日冥蒙礪中大石傾仆星塊兀鱗紛錯哇

罪水覓石罅流怒而噴激鉤如雷震竟一日之

力僅行四十五里泥淖顛蹶而至觀音舖宿焉

十二日過飛龍關雲霧四塞咫尺不辨人馬行三

里餘始開霽山路漸燥盤折而下者十五里曰

斜麻灣一曰麻柳灣復繞山而轉歷高橋關有

高橋水自雅州八步石發源流合榮經水是日

懋新設站抵榮經縣宿

十三日出縣西門越坡跨棧忽上息下林木愈稠

飛泉陡注時見番民持畚鍤治道過鹿角嶺經

箐口及安樂舖山愈險峻雲霧沉黑細雨飄滿

嶺歎秋啼岩聲馬蹄撒快行者相顧失氣味不散茲棧

是夕宿黃泥舖

十四日過大相嶺舊傳武侯南征經此而名嶺高

四十里峰巒屏幃四峙氣霧曉昏居民罕睹日

有碧色一壑者為瀘江復轉而北江在山下山
路甚隱不可並跡蓋此壑山為徑者進里後即于平狀之勢不能復見今由瀘江轉
還至瀘定橋東岸宿為瀘
水即大渡河山勢峭直洪波迅急石塊大小無
數不可施舟楫往時土人率用草船從三渡口
以濟康熙四十年打箭爐歸我版圖西番諸長
絡繹貢獻距化林八十里地名安樂山忽平夷
有司以聞

聖祖教諭相視遂建鐵索橋東西長三十一丈一尺廣九

尺施索九條生其橋長丈餘覆板于上欄柱皆鑄鐵為之午前則
滿鋪木板午後風起減板一半狀若窻櫺以通
風氣行人凌風跨板而過左右動搖如騰身雲
霧中兩耳清聲轟激心神震悚昔年

欽賜佳名瀘定
御製碑記勒石自是貢道廣通教教託遐方矣橋設巡司
及把總守之
十八日過橋西北行徑明正土千戶界內至咱里

萬馬奔騰 四字法化金銀碗右有此句 此處在酌改

歷小煮大煮二壩暫憩登大岡山高萬仞路徑
陡絕盤旋而上俯矚羣山拱伏如兒孫瀘江一
抹痕遠貫山脚過冷竹關黃草坪下坡歷金釵
石里山此壑于密徑只道瀘江流見下者此壑
礪漸狹得木地山頭道水遂止宿

十九日大藏為權稅之四懸枋楊縣南山最高
廣瀑布湧起此壑若多馬奔騰下積路在山半
寬者方五六尺山壁復突出大石行者稍不戒
下墜江中此壑若多馬奔騰下

壩南小項南達爾查及番僧首目等以鼓樂禱
種未迎自木小狽梯以西山勢略開江岫有地
番人累石為棚樓相與聚居如打箭爐牛徽外地
舊傳武彥鑄軍器于此故名康熙初歸附後以
西番侵擾討平之設官兵戍守雍正七年移雅
州府同知駐此其地連山接野馬道鑿室為通
西藏西海之要區茶貨所聚市肆稠密烟火萬
家外有瞻對喇滾把底及倥斯申單東草什咱



雍正十三年乙卯元旦在泰寧率文武官弁拜

萬歲牌於都岡樓是日天氣晴和臣民懽悅望

闕抒誠感荷

忻懽遠被車書文物之廣洵前古所罕見也午宴達

賴喇嘛及僧徒百餘人酋長百十八人

初二日申時大雨雪

初三日晚晴

初四日達賴喇嘛進丹書于都岡樓是日給賞土

司等金帛

初五日余進丹書與達賴喇嘛

初亦見至初九日見達賴喇嘛如前

初十日余受達賴喇嘛丹書

十一日道場竟資給眾僧二百人達賴喇嘛恭脩

請

聖安之儀

十二日立春春車雨雪聞雷泰寧一帶雪山至六月

十三日大雨雪

十四日微雪

十五日晴晚復大雪

十六日大雪晚晴

十七日達賴喇嘛起歲經道場

十八日至二十日見達賴喇嘛如前

二十一日晚雪

二十二日見達賴喇嘛如前

二十三日達賴喇嘛贖受其銅像畫像餘却之

隨分頒從使官屬

二十四日道場竟復資僧徒如前

二十五日見達賴喇嘛如前

二十六日恭迎

上諭及

賜物至泰寧

二十七日賞土司^{考人}布^{考人}未復等及^{考人}不勞其^{考人}借^{考人}信^{考人}道

二十八日^{考人}大風

二十九日再宴達賴喇嘛其僧徒酋長如前數

三十日午時大風雪晚晴

二月朔日達賴喇嘛宴餞于都岡樓上建三簷黃

繖一彩幢二絨纓白旗二皂纓赤綠白旗二錦

帳四番僧數人俯睥睨上吹海螺喇叭以迎余

同達賴喇嘛中遁入余東坐西向達賴喇嘛西

坐東向座高七尺加四褥次章嘉胡土克畜西
向座高四尺五寸諾木罕東向座高二尺再次
都統羅格副都統福壽西向公瑣南達兒扎東
向皆褥地坐其下東列席六從使官升西列席
二番僧酋目及西藏使臣章嘉弟子等褥地對
向坐坐定僧揭席幕餚三行餅餽層疊上列杏
桃諸品初獻時二老僧向上三拜北面倚柱坐
口喃喃誦番詞誦竟樓西南隅鼓吹大作其鼓

以鐵為腔鞞一面形如半瓜四番優躍而出一
人抹首赤錦三人抹首素帛並錦窄袖紅草履
腰束絛帶膝綴銅鈴右握斧左握悅魚貫躬身
入庭中屈右膝以手抄地至額已而竦軀雙拳
斧起距曲踊使仰合節有長蛇率然之勢斧柄
置鈴敲琅琅與鼓相應良久鞠脆告退中華優
前奏樂樂三終番優更躍而進撫其斧作踳立
狀揮其悅作躡伏狀十蓮十決仍鞠脆退如前

中華優再奏樂樂三終番優三上側身立兩臂
運掉支左趾右若射若搏欵搖斧振鈴揮悅前
逐散列四隅復聚而肩隨欵而鱗次仍鞠脆退
如前是時觀者目為愕眙心神震蕩問其制云
唐時公主嫁西番所携之樂伎也余嘗攻周禮
棘師掌教舞棘樂苑人掌教舞夷樂鞞鞞比掌
四夷之樂與其教歌禮記曰昧東夷之樂任南
黃之樂今番優蓋即任昧之道意耳宋熙寧中

嘗取樂於高麗以俗國風則此亦可資輶軒之
采矣遠樓上樂作宴遂畢

初二日治行并以金帛贈達賴喇嗎及宣化使首長等

初三日發泰寧達賴喇嗎送至惠遠廟門番僧等

晚送道左泰寧四面枯山百物不產歲多風

寒燥不時其地為控扼諸藏要區元以番僧八

思巴為大寶法王鎮撫各部明初置烏斯藏朵

甘二指揮司官故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

封番僧為大寶大來二法王及闡教護教闡化

贊善等王各給印誥俾導其眾後製金牌信符

以通茶貨

本朝德威大播諸番獲托宇下

皇上煦育仁慈勤加綏輯番民親使車言旋引手加額

咸切訓行近光之恩益信教名洋溢遠矣余因

避遮多山瘴自泰寧東南行進德落溝崇山峻

嶺木木葱鬱

登舟上舟下遠望一峰為尊者人謂山也想下

板廠連東多杉樹山勢連連非空爛然如

銀其間復含碧色數級者為年冰也遂帳宿於

山下簡見烟霧紛霏籠罩有峰少頃則積雪瀟

漫山林隱形失是夜雪深二尺按杜甫詩更奪

蓬婆雪外城元和志大雪山一名蓬婆山胡三

省通鑑注蓬婆嶺其地在雪山外金履祥書注

岷山數百峰大雪山三峯闔其後一谷名鐵豹

嶺者有西岳廟廟下名羊膊石江水正源也其

西南分一源又為大渡江蓋大雪山綿亘番界

高貢第指蜀江所發以為岷山導江其實江源

在大雪山猶導河積石而河源却在崑崙也

初四日發雪山被粘推義霏屑頭瓊琴緣詰曲而

上者十里許積水一泓地

名海子四圍銀鋪手標練光來自爰陳姓帛西

向茶磨山也神人騎旋轉雪中深若陷淖想馬

家店迤東一派杉林宵無涯際梢頭雪片綠壁

登防

如柳絮成團又三十里許乃帳宿于中岵
隨其地有溫泉

初五日自中岵起程雪勢雖微山登愈峻憩卧牛

莊附山傍澗而行硯樓精多至熱水塘氣甚鬱

蒸馳而過宿打箭爐按宋史嚴道縣有硯門

砦元史志至元二年授雅州硯門安撫司高保

四虎符名勝志飛越山下有唐時三硯城今雅

州府西北天全州與打箭爐交界為唐之和川

鎮宋元之硯門蓋蕃民皆壘石為之故曰硯門

曰硯樓篇海云硯樓石室是也

初六日發打箭爐憩柳楊宿頭道水途中山桃初

綻綠草茸茸香風馥郁撲人口鼻

初七日過大崗山憩黃草坪及小煮壩過瀘定橋

宿東岸公署橋跨大渡河按漢書以青衣水為

大渡水水經注以旄牛徼外之鮮水為大渡水

唐宋以後始以古澁水為大渡水澁水即水經

注之澁水也然班固云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

泐郡道元云澁水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則大渡

與泐澁至下流始合耳古青衣水今謂之平羌

江方輿勝覽大渡河于黎州為南邊要害之地

河流澎湃如瀑船筏不通名曰噎口殆天設險

以限蠻夷今自建橋之後梯航貢獻王路蕩平

迥軼前代規模矣

初八日憩冷磧宿化林坪化林都司署內長春花

一株高大五尺開花如椀大坪下崖中產石燕

每長夏陰雨則飛出墜草間人得之則石也具

燕形

初九日過飛越嶺名勝志唐飛越縣在飛越山下

為沈黎西境要害之所憩林口宿泥頭舖是日大

初十日憩富莊宿清溪縣治縣南有清溪閣故以

取名名勝志古清溪閣唐韋韋所鑿以通好南

詔者自此出邛部經姚州而入雲南謂之南路

在唐為重鎮嘗僑置寧州于此是日過風

十一日過大相嶺秋田作石黃泥舖及箐口宿榮經縣治

縣以榮經二水得名榮水在城北一出相嶺一

出番界經水在城南一出瓦屋山一出改丁河

一出汶川五水會流總名榮經水北至雅安西

入青衣江縣界麥苗四寸遍處皆茶花

十二日天陰微雨過飛龍閣觀音舖及新添站

宿雅州府治按高貢茶蒙旅平和夷底績正義

曰蒙山在蜀郡青衣縣蔡山不知所在與地唐

記蔡山在雅州嚴道縣嚴道今榮經縣也並無

此山名葉夢得妄以雅安縣東周公山當之明

統志遂謂蔡山在州東五里又有地名旅平在

州東十里夏禹治水功成旅祭於此皆荒謬不

足證信和夷水經注和上夷所居之地寰宇記

和川路在嚴道縣界西至大渡河五日程唐書

志雅州有和川鎮兵蔡傳云和夷地名嚴道以

西有和川是也但又云有夷道則非水經注夷

水東過夷道縣北在荊州域若嚴道以西古別

無夷道之稱也雅州有延錦花葉似秋海棠花

如紫荊草本而矮科孟冬開花季春始萎

十三日過金雞閣觀名山縣有蒙山即高貢之茶

蒙也水經注縣有蒙山青衣所發元和志山在

縣南十里每歲貢茶為蜀之最寰宇記山頂受

金陽氣其茶芳香茶譜山有五頂中頂曰上清

峯所謂蒙頂茶也再憇新店宿栢站是日恭迎

上諭及

賜物至并接印中報

十四日微陰憇大塘抵邛州宿鶴山書院觀去年

所作石刻復書扁留之鶴山在城西八里相傳

漢胡安于此乘鶴仙去故名益部耆舊傳胡安

臨邛人聚徒于白鶴山司馬相如從之受任四

周林麓盤爵景候融和絳桃綠柳燦若錦繡縣

界有火井蜀都賦火井沈熒于幽泉是也名勝
志民欲火者先投以家火頃許如雷敕用竹筒
盛其焰藏之拽行終日不滅井有二水取井火
煮即成鹽

十五日晴憩斜江河宿新津縣治地產獺民多畜
之捕魚

十六日憩雙流舊縣川省督撫等來迎謁武侯祠
過萬里橋進成都府南門宿督署元和志萬里

橋架大江水在縣南八里蜀使費禕聘吳諸葛

亮祖之禕歎曰萬里之路始于此橋因以為名

杜甫詩萬里橋西一草堂本寺為禕祠成都府南門外是日書南送

李冰祠

十七日在成都赴滿洲城校閱旗兵

十八日再閱旗兵

十九日三閱旗兵

二十日進成都北門外昭覺寺為宋園悟勤禪師

塔院今住持百餘僧多僧侶

二十一日校閱標兵事畢發成都帳宿於昭覺寺

二十二日憩天迴鎮晚宿新都縣治賞土司官南

嶺華陽國志蜀以成都廣都新都為三都號名

城廣都即故雙流縣也新都故城在今治東二

里蜀志法正依劉璋為新都令即此

二十三日憩彌牟鎮武侯祠觀所作石刻是日天

氣驟熱從人改服單袂菜花黃豔遍地如金翠

竹黍天百卉競綠間以碧桃紫蘭香穠遠襲其

菜子堪壓油莖葉不可食也過十里河橋抵漢

州東漢益州刺史治舊有雒縣以城東洛水得

名亦曰沉屏水華陽國志所稱蜀之淵府浸以

綿洛者也宋明道程子曾為州牧多善政至今

祠之出北門乘船觀漁人縱獺捕魚不滅火陵

所詠綿州東津景色晚刻恭迎

賜物至

二十四日過金雁橋裴松之蜀志注劉璋子循守
雒城張任勒兵出雁橋與先主戰即此地想小

漢鎮宿德陽縣治是日天陰微雨

二十五日陰雨想孟家店過綿陽河上落鳳坡謁

龐士元祠書扁曰忠節凜然朕曰人傑不必以

成敗論亦忠須得於是非明宿羅江縣治夜雨

微宵

二十六日早拜發

秦章午時雨止發羅江想皂角舖過綿河宿綿州西

關有越王樓杜甫詩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

甍照城郭是也甫又有左綿公館海棕詩今無

考

二十七日天陰無雨自綿州過河想沉香舖及魏

城驛羅隱有魏城逢故人詩澹烟喬木隔綿州

即此處也晚抵梓潼縣宿水經有梓潼水出其

縣北界南入于涪時蜀中一種花盛開儼如紫

丁香木本無葉高一二尺彌山谷嗅之輒頭痛
名悶頭花

二十八日天陰徑梓潼廟晉謁觀所書乃文宣化

碑精其二扁勒石想上亭舖宿武連驛名勝

志劍門東南有七盤嶺廢武連縣設焉

二十九日想柳池溝溝南有墓碑書大順二年蓋

獻賊借號也今州守刊去之是夕宿劍州寰宇

記武侯相蜀于此立劍門以大劍山至此有隘

東之路故曰劍門有小劍城大劍城相去三十
里

三月朔日天陰想石洞溝宿劍門驛蜀有萬年松

產岷嶺山長二三寸宛然成樹米置箱篋經年

不枯植盆盎中沃以水青翠如初

初二日晴想大木塘宿昭化縣治縣界與廣元之

龍門石橋相錯南接劍門古葭萌白水地也寰

宇記有馬鳴閣在利州昭化縣魏志徐晃與夏

庚淵拒劉備于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馬鳴閣道

初三日陰由昭化桔栢渡登舟抵廣元縣城守記

廣明十年傳宗幸蜀張忠子神見于利州栢栢

津即此方與勝覽昭化驛有古栢土人呼栢栢

故以名潭

初四日陰廣元登舟進千佛崖觀所書石刻舟過

看海扁額及偈文名勝志千佛崖即古龍門閣

先是懸崖架木作棧而行後鑿石為千佛像遂

成通衢想沙河舖由陸路過朝天閣宿朝天鎮

初五日陰自下峽登舟溯流而北過上峽及三灘

峽仍回朝天鎮宿蓋嘉陵江有上下二峽危峰

聳峙一水中貫其上流為三灘水淺而駛舟人

畏之灘北曰三灘峽峯巒凹凸怪石參差猿猴

成羣跳崖攀樹宗文同詩頗若畫屏隨峽勢水

如衣帶轉岩陰洵紀實也

初六日晴歷龍洞背想神宣驛宿朝頭舖亦曰磚頭驛川路至此始竟

初七日陝西兵弁來迎過七盤關想黃壩驛是夕

抵寧羌州治劉宗為東益州舊謂之白馬城水

徑注東帶白馬城一名陽平關瀘水南流入沔

謂之瀘口按陽平關在州北九十里蜀志先主

次于陽平關與淵卻等相拒又姜維表請分護

陽平關口即其處道典張魯弟衛據陽平關橫

山築城十餘里周地番記褒谷西北有古陽平

關

初八日想滴水舖過五丁關及金牛峽再想寬川

舖宿大安驛一曰大安關名勝志三泉在大安

軍東門外瀕江石上宋史紹興中劉子羽留吳

玠等守三泉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

有水乃下令築壘按潭毒與四川廣元錯壤為

蜀口之障舊時壘砦尚存余留扁于峽曰升平

此處見利維新木版今有日食之
便行旅者
嘉陵江流者

孔道

初九日憩青陽驛再憩沮水水經注汧水又東南
逕沮水成而東南流注漢曰沮口按汧水一曰
沮水寧州本漢時沮縣地縣蓋以水名也宿汧
縣治水經注汧水又東逕汧陽故城南城蕭何
所築漢建武十四年劉倫北定漢中始平壇
即漢平壇于北南對定軍山蜀志先主自陽平
南渡汧水緣山稍前于定軍山勢作營即其地

其故城在今治東南十六里

初十日謁武侯祠觀所題詩勒石渡汧水拜武侯
墓書扁二曰名垂宇宙曰醇儒氣象留于祠并
題其墓碑後渡汧水東行憩舊州舖及杜項舖
宿褒城縣治褒谷長四百七十里與斜同為一
谷北口曰斜南口曰褒西谷高峻中間谷道褒
水所經史記張良送高祖至褒中說以燒絕棧
道者也又有箕谷蜀志建興六年諸葛亮揚散

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
口有石如門曰石門蜀都賦岵以石門蓋在漢
中之西褒中之北司馬遷有云巴蜀四塞棧道
千里唯褒斜館穀其口

十一日過雞頭關及觀音碓觀所作詩俱勒石名
勝志明洪武中增損歷代舊路修建雞頭棧八
十五間有雞頭巡司即今雞頭關也憩青橋驛
抵馬道驛宿名勝志去褒城五十里曰馬道山

馬道驛設為有甘亭關隋開皇置今為甘亭成
亦謂之甘亭山

十二日徑馬鞍二十四嶺憩武關驛再憩青羊舖
過畫眉關宿留壩

十三日微雨憩廟臺過柴關壩再憩榆林舖宿南
星舖棧中多冬青樹生石罅中枝幹臃腫根木
下垂糾結纏絡如龍蛇之狀杜甫詩下有冬青
樹石上走長根是也

一五二二八八丹黃參日在... 6 之三

十四日憇廢卯關及新紅舖過鳳嶺宿鳳縣治

十五日微雨憇王家臺再憇草涼驛及北星宿黃

牛舖夜雨更盛

十六日晴憇東河驛再憇煎茶坪又想益門鎮觀

所作石刻始出棧道唐歐陽詹棧閣銘曰秦之

坤蜀之良連高夾深九州之險陰谿窮谷萬仞

直下奔崖峭壁千里無土余往冬經陝此地

躡雪噤風攀磴上下今則春林杳霭山谷萋迷

別具一種景色楊柳南雪擊擊歌遂渡渭水

宿寶雞縣治元和志陳倉城在寶雞縣東二十

里雞爪峯之下有二城上城秦文公築下城魏

將却昭築按蘇軾詩雞嶺雲霞古即指此峰又

軾詩回趨西虢道今有虢國故城與岐山縣交

界謂之西虢渭河有磻溪石相傳呂尚釣處上

有膝痕軾詩安知渭上叟跪石留雙斛是也

日恭迎

賜物至

十七日憇卯店及連村宿鳳翔府治府唐肅宗置

與成都京兆河南太原為五京本漢時三輔地

也蘇軾鳳翔八觀詩曰石鼓曰咀楚文曰王維

吳道子畫曰維摩像曰東湖曰真興閣曰李園

曰秦穆公墓墓在城東南隅軾詩秦泉在城東

墓在城中無百步是也秦泉秦宮名亦謂之祈

年宮石鼓今在京師太學內

十八日抵岐山縣小憇再憇益店宿扶風縣治過

番使廷見石行臺

十九日憇杏林宿武功縣治水經注斜水逕武功

縣亦謂之武功水諸葛亮遣虎步監孟瑛據武

功水司馬懿因水長攻瑛亮作竹橋越水射之

橋成馳去其水北流注于渭是日西安藩臬來

迎

二十日憇河道村及馬嵬鎮宿興平縣治是日過

風晚刻兩縣本周大邱地秦曰廢邱項羽封章
邯都此

二十一日晴憩馬創泉宿咸陽縣治秦故都也西

京賦秦里其翔實為咸陽三秦記以在九峻山

南渭水北山水俱陽故名商鞅所築冀關處周

鎬京在縣東二十五里是日將軍督撫來迎

二十二日上畢原謁文武成康陵及周公太公墓

按帝王世紀文武成康皆葬于畢左傳杜注畢

國在長安西北今咸陽縣北五里畢原是也亦

謂之畢陌秦謂之池陽原漢曰長平波皇覽云

文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京東杜中

史記成王葬周公于畢禮記太公逸葬于周正

義曰葬于鎬京陪文武之墓道墟荒阜故老表

而撰之歷代尊崇亦可謂一體君臣祭祀同也

憩三橋抵西安府治宿督署中是日恭迎

上諭及

賜物至

二十三日延見將軍督撫學使等

二十四日拜發

奏章校閱旗兵

二十五日雨

二十六日晴再閱旗兵

二十七日三閱旗兵

二十八日校閱騎射過滿洲城晚復雨

二十九日大雨

三十日晴謁 文廟觀碑洞其碑刻凡二百二十

餘座中有唐國子學石刻九經易九卷書十三

卷詩二十卷周官禮十卷儀禮十七卷禮小戴

記二十卷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公羊氏傳十卷

穀梁氏傳十卷孝經十卷論語十卷爾雅二卷

考唐時立之學官必云九經謂易詩書及三禮

三傳石經則兼孝經論語爾雅仍目為九經貞

觀中孔穎達作易書詩禮記左氏春秋五經正義永徽中賈公彥撰周禮儀禮義疏宋邢昺疏孝經論語爾雅孫奭疏孟子皆奉詔作唯公羊疏不注姓名穀梁疏用唐楊士勳于是有十三經之目明代但取四書五經頒為功令又踴躍于宋元儒一家之言而注疏盡廢我

聖祖仁皇帝稽古右文諸經傳注各有彙纂博綜兼收集漢唐宋諸說之長

皇上頒示鑿宮扶植經學甚盛典也石經文刻自開成中鄭卓同周焯崔球張次宗孔温業等共為校定今傳為歐陽率更書者誤舊唐書識其字乖師法然終勝今之監本坊本窮經好古于此與有助焉余前過西安有作今亦刻石建曲江雁塔寺唐時進士題名處也留扁曰慈雲法雨又過興善寺留扁曰涅槃妙心

四月朔日發西安憩灞橋抵臨潼縣南留扁曰

行

行

初二日登東岫頓憩新豐零口抵渭南縣有下邽故城蓮勺城俱在縣北漢書宣紀常困于蓮勺鹵中注如淳曰蓮勺縣有鹽池縱廣十餘里其御人名為鹵中元和志唐之下邽即漢之蓮勺也是夕宿赤水

初三日憩柳子鎮及敷水宿華嶽廟訂東蓮使來

也

初四日晨起登華山天氣陰晴翠色溟濛過王猛臺按晉書載記猛隱於華陰山聞桓温入關被禍詣之捫鼻諱當世之務温欲與俱南猛請還山結師遂止此蓋其遺蹟云危希夷峽舊傳陳搏隱處今有雲臺觀遙遞而前巒壑幽與抵娑蘿坪十八盤及青柯坪回心石風雨交至蜿蜒入千尺幢仰見蒼崖削瀾洞蒸嵐倚眉猿緣

突露天罅其撒披陡上者三峯曰蓮花曰仙掌
曰落雁餘峯兇孫羅立不可紀極隱現于烟霧
之中若拱若伏爭奇角勝飛泉奔注界道噴珠
余自客冬出都叨荷

天慈筋力頗勝時暑躡磴披巖殊覺健舉觀茲奇特興
趣轉盛而垂綆峻滑難登洗盆玉井相望咫尺
恰如方丈三山航海者風輒引去誦火陵鐵鎖
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二語撥淖而歸

仍宿華嶽廟

初五日憩釣橋宿潼關縣治水徑注華嶽本一山
當河河水逆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脚蹋開而
為西王涯仙掌辨云天設四瀆自有以通無假
神力銳而出者為虎牙偶而背者為熊耳角而
嶽者為牛首冠而峭者為雞頭其亦有所作乎
斯論越矣又水徑注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
因謂之潼關自潼關東北流歷黃卷阪北出東

峭通謂之函谷關又門水北逕弘農縣故城東
城即故函谷關校尉舊治處也漢武帝元鼎四
年徙關於新安縣以故關為弘農縣弘農郡治
按秦函谷關在陝州靈寶縣西南十二里漢弘
農縣隋桃林縣也潼關故城在今潼關縣東南
四里王應麟地理通釋自潼關至函谷歷陝華
二州之地俱謂之桃林塞即左傳晉唐嘉所守
者也

初六日校閱滿漢兵畢登潼關城樓觀所作石刻

復書扁曰河山在望出關謁禹廟看石刻遂渡
黃河憩匡河及新店宿蒲州之寺坡底名勝志
河西岸有蒲津關通陝西朝邑縣界即秦孟明
濟河焚舟之所

初七日憩七級抵虞鄉縣本西魏之南解縣也北
周保定初改名元省今仍分臨晉置是夕宿解
州

觀所不刻

初八日晨謁 闕聖廟發解州觀鹽池謁池神廟

書扁曰靈貺并想作不刻麻徽宿運城是日過風按左傳音

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卯瑕氏之地沃

饒而近鹽杜預曰鹽鹽池蓋即今池是也山海

經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甚寒而清謂之帝臺漿

郭璞曰今河東解縣南壇道山有水潛出渟而

不流即此處卯城在臨晉縣東北十五里故瑕

城在縣西南五里水經注涑水又西南運瑕城

是也

初九日憩陶村及水頭鎮宿聞喜縣治水經注涑

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泰葭谷俗謂之葦谷至

周陽與泚水合左傳臺貽泚泚之神此泚水也

涑水西迤董澤陂左傳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注

曰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蒲楊柳可以為箭是

也周陽故城在縣東二十里史記田蚡傳景帝

封蚡弟勝為周陽侯即此晚刻雨

初十日雨止憩上東鎮及隘口過侯馬抵高縣鎮

宿

十一日憩蒙城及趙曲鎮入平陽府謁帝克廟是

夕宿府治

十二日憩陽曲鎮經洪洞縣春秋楊侯國晉并之

賜羊舌氏為米邑今縣東南有故楊城水經注

汾水南過楊城西即此也又經趙城縣造父之

封邑也史記周穆王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為趙

氏抵霍州宿是日恭迎

上流

賜物至

十三日憩施莊及仁義鎮遊淮陰侯祠過靈石縣

隋開皇時巡幸傍汾開道得靈石于此故置縣

取名再想索洲鎮宿義棠橋

十四日過介休縣憩湛泉及張蘭鎮歷平遙縣漢

名平陶後魏避諱改水經注沁水東南注于文

水運大陵縣東南屈到平陶縣東北是也宿五里莊是日書扁曰漢代人傑送淮陰祠

十五日憩祁縣水經注侯甲水又西北流逕祁縣故城南自縣連延西接鄆澤是為祁藪爾雅之昭餘析矣後為祁奚米芑國語悼公使祁奚為元尉注云奚晉大夫高梁伯之子也奚孫孟始絕左傳魏獻子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鄆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孟也鄆在今介休縣東北平

陵亦曰大陵在文水縣東北梗陽在清源縣南塗水在榆次縣西南漢書之梗陽鄉塗水鄉也馬首今壽陽縣孟今陽曲縣西北大孟城一曰大祁城再憩克城過徐溝縣宿永康鎮是日晉撫來迎

十六日抵王胡鎮校閱太原旗兵憩石貼宿太安驛遠望西山峴嶠諸峯亭亭拱立翠綠攢汾水夾流晉陽之形勝也

十七日憩清平鎮抵壽陽縣治寰宇記馬首故城在縣東南十五里水經注洞渦水東流南屈受陽縣故城東即壽陽也韓愈有次壽陽驛詩再憩芹泉驛以芹泉山而名其泉源有二出南山谷曰南芹出北山谷曰北芹二泉合流東入平定州界亦名琴泉是夕宿新興店

十八日憩平潭鎮抵平定州州為唐廣陽縣有故城在州南三十里有綿山在州東一名紫金山

澤發水之源也按水經注澤發水一名阜漿水一名妬女泉元和志妬女子推妹舊傳同子推焚死唐書高宗將幸汾陽宮并州刺史李冲元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灾乃別開御道知頓使狄仁傑止之遂罷役今有唐李謹碑在娘子關本古承天關亦以妬女改名蓋因水有妬名村俗鑿空祀為妬女又以水出綿山渡人并附會為子推之妹考其毋說不

載祀典而碑稱如水與雲致雨俾造化力則勝
臘廟祭似亦報功非誣但神疏應釐正身宿栢
井釋是日多風

十九日憩故關入北直界再憩松橋過井陘縣穆
天子傳獵于劍山之西河注云燕趙謂山脊為
陘即陘山也宿徵水

二十日憩獲鹿縣中山國之石邑也再憩趙陵鋪
渡滹沱河宿正定府治隆興寺本隋龍藏寺故

址有隋碑係開皇六年恒州刺史鄂國公金城
王孝德立石齊開府長兼行泰軍九門張公禮
撰文志以法信刻

二十一日發正定府本春秋鮮虞國地左傳晉荀
吳假道于鮮虞杜預注中山之新市縣水經注
滋水又東出新市縣入滹沱河新市故城又東
經常山城北今有新市城在府西北恒山郡城
在治西南十五里恒山即常山遊漢文諱改名

是日憩伏城驛宿新樂縣

二十二日憩明月店抵定州古中山國也漢為安
喜縣蜀志先主討黃巾有功除安喜封即此唐
常置定武軍蘇軾雪浪齋故址在父廟後軾于
元祐八年由端明學士出知定州集內有中山
松醪賦蓋在州時作也是日天氣熱宿清風店
二十三日憩慶都縣因克母慶都誕克于此故名
有都山一名望都山水經注博水出望都縣東

南流逕其縣故城南是日保定提督率官弁來
迎宿方順店

二十四日晨拜發

奏章遂行憩大激店抵保定府治仍宿督署蓮花池
別業府治唐曰定州宋曰保州元合稱為保定
路有清苑河在城西二里源自雞距泉來分流
統城南劉因詩十載難泉隱是也因又有橫翠
樓賦云西北有峯琅然而秀者為郎山西四十

里有泉穴城而來者為難水橫翠樓元萬戶張
柔所構即營蓮池者也水經注徐水屈東北迤
即山又屈迤其山南寰宇記即山在清苑縣西
北五十里

二十六日校閱旗兵

二十七日發保定府想曹河水經注徐水又東左
合會曹水水出西北朔寧縣曹河澤東南流左
合岐山之水又東南迤北新河縣故城南王莽

之朔寧縣也曹水又東入于徐水是日救安南
縣縣即戰國時之武遂史記趙使李牧攻燕拔
武遂是也水經注易水東流屈迤長城西又東
流南過武遂縣南新城縣北俗又謂是水為武
遂津津北對長城門謂之分門按分門亦曰汾
門即梁門陵隋名縣為遂城劉因遂城道中詩
鐵城秋色接西垣是也再想固城宿北河店
二十八日陰雨想高碑店宿涿州水經注漢高祖

六年分燕置涿郡涿之為名當受涿水通稱矣
涿水出上谷涿鹿縣東北流迤涿郡故城西與
桃水合又聖水自涿縣東與桃水合世謂之涿
水又挾河東北注聖水世謂之挾活河又謂之
巨馬水按此則涿桃聖三水及挾河並滙一流
今之巨馬河蓋兼諸水之稱又有范水在州西
南范陽郡以此名

二十九日晴發涿州想琉璃河宿長新店

閏四月朔日恭詣
圓明園復

命



詞垣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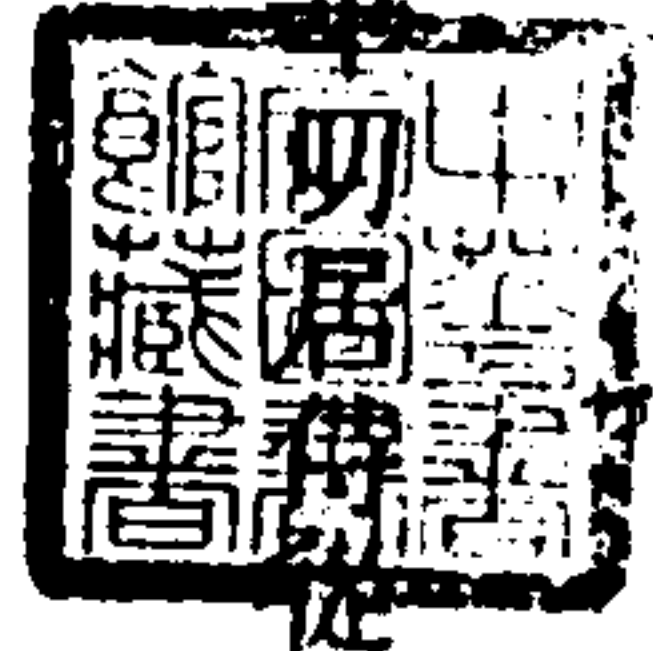
宋九芝題

光緒十年
綠窗重刊

詞垣日記

詞垣日記

方蔚自丙戌成進士入翰林忝列清華
文館見人才之盛祕書窺



天祿之藏從容蓬島者七年可謂幸矣癸巳改官御
史間與兒子輩縱談前事歷舉舊游真有如歐陽
公所云願瞻玉堂如在天上者暇中編為一卷以
示後人

道光甲午三月奉新帥方蔚子文記

帥氏清芬集

詞垣日記

綠窗重刊

道光六年丙戌

三月初六日

命太子少保 體仁閣大學士蔣公 攸銘 工部尙書陸

公 以莊 為會試正考官一品銜署工部左侍郎王

公 鼎 署禮部右侍郎湯公 金釗 為會試副考官

初八日入第一場

欽命四書題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
無求備於一人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欽命詩題賦得鶯聲細雨中得聲字五言八韻十一日

入第二場十四日入第三場

四月初十日榜發會元王慶元直隸天津府鹽山

縣人方蔚中式第七十七名本房為第十二房翰

林院編修李公鈞直隸河間府河間縣人丁丑進

士

十一日考官率會試中式舉人詣

帥氏清芬集

詞垣日記

二

續窗重刊

午門謝

恩行三跪九叩首禮

十三日入

保和殿覆試

欽命四書題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

欽命詩題賦得首夏猶清和得和字五言八韻

欽取一等第一名吳文鼎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方蔚

名在二等第四十六名

按覆試之法始于後漢見後漢書黃瓊傳

二十日

命大學士託公託津曹公振鏞尚書黃公銜侍郎王公

引之杜公壻李公宗昉武公武忠額副都御史韓

公鼎晉為

殿試讀卷官

二十一日

策試天下貢士王慶元等二百六十五人于

保和殿

帥氏清芬集

詞垣日記

三

續窗重刊

策以薦舉訓練文體刑法四事先是二十日讀卷大臣

密擬策題恭呈

欽定後入內閣局門鑲版搨黃鴻臚寺官設黃案一于

保和殿內稍東又設黃案一于丹陛上正中是日平

明內閣官朝服奉題設于

殿內黃案上讀卷官等朝服入至丹陛下稍前立諸

貢士公服由

昭德貞度二門入

單名由昭德門入 雙名由貞度門入 中左門 中右門

部官唱名散卷鴻臚寺官引諸貢士由

中左中右二門入至丹陛下稍後立大學士自

殿內黃案上奉

制策出至檐下授禮部堂官禮部堂官跪受與至丹陛

正中跪陳案上行三叩首禮禮畢退鳴贊官在案

旁立讀卷官等聽贊行三跪九叩首禮禮畢趨出

諸貢士亦聽贊行三跪九叩首禮禮畢北面立禮

部官散題紙諸貢士皆跪受已行三叩首禮禮畢

帥氏清芬集

詞垣日記

四

錄重刊

各入

殿內就席對策

二十四日入

午門聽宣是日

車駕自

圓明園入宮讀卷大臣以擬取前十卷恭呈

御覽

欽定名次後啟彌封以次傳宣讀卷大臣帶領十人引

見于

乾清宮方蔚名在第三初讀卷大臣宮保尙書黃公

銳得方蔚卷異之以爲古茂淵懿近日未有以視

宰相曹公振鏞及同事諸公交口稱譽首列進

呈而方蔚素不善書書法殊遜佗卷至是進

呈前十卷

上詳加披閱以方蔚卷爲第三而擢第九卷朱昌頤爲

狀元昌頤浙江嘉興府海鹽縣人原擬第一名李

帥氏清芬集

詞垣日記

五

錄重刊

秀發第三名賈楨第四名許前軫第五名汪南培

第六名麟魁第七名成觀宣第八名林星章第九

名朱昌頤第十名溫承梯

欽定第一名朱昌頤第二名賈楨第三名帥方蔚第四

名麟魁第五名李秀發第六名許前軫第七名汪

南培第八名成觀宣第九名林星章第十名溫承

梯

上御太和殿傳臚

賜第一甲貢士朱昌頤賈楨帥方蔚三人進士及第第

士熊炳離等一百五十二人同進士出身儀先一日既引

見前十人讀卷大臣奉卷至紅本房書第一甲第一名以下十名訖奉卷至內閣凡第二甲第三甲卷甲第名次以次畢書啟彌封授填榜官榜兼清漢文中書舍人書鑾儀衛陳鹵簿于

太和殿前陳五輅于

午門外東西鄉樂部和聲署設中和韶樂于

帥氏清芬集

詞垣日記

六

傳記類

太和殿南檐下設丹陛太樂于

太和門內北鄉皆如儀內閣學士奉榜詣

乾清門請

皇帝之寶鈐已送

寶入仍奉榜出夜漏未盡一刻王貝勒貝子公等文

武官一二品以下及侍班執事各官皆入

朝諸貢士隨入大學士一人立殿外東檐下禮部尙

書一人次之宣制官一人立東樂縣之南皆西面

左都御史一人立殿外西檐下京畿道御史二人次之講官四人翰林四人給事中御史各四人立稍後傳臚官立西階上每成一入皆東面東西班科道各十八人立品級山前皆北面王公百官朝服序立諸貢士公服在眾官之次皆立儀仗外禮部鴻臚寺設黃案一于

太和殿內稍東又設黃案一于丹陛正中設雲盤于

丹陛下設龍亭于

帥氏清芬集

詞垣日記

七

傳記類

午門外內閣學士朝服奉榜置

太和殿內黃案上黎旦禮部尙書入請

上御禮服出禮部尙書前引

午門鳴鐘鼓

乘輿御太和殿中和韶樂作奏隆平之章

其辭曰啟文

珊網宏開羅俊英梧岡彩鳳誰啗樂終鑾儀衛官

鳴氣如珠河似鏡集賢才于蓬瀛贊鳴鞭階下鳴靜鞭三丹陛樂作鳴贊贊排班王

以下入八分公以上分左右翼立丹陛上讀卷官

執事官及一二品以下各官趨入至丹墀內就班
鳴贊官贊跪叩興王公百官俱行三跪九叩首禮
禮畢退樂止大學士入詣黃案前奉榜出至東檐
下授禮部尙書禮部尙書跪奉榜與降自中階陳
于丹陛正中黃案上行一跪三叩首禮禮畢退立
東偏鳴贊贊齊班丹陛大樂作奏慶平之章其辭
關大啟五緯麗祥光九苞彩鳳鳴高岡序班引諸
日華五色舜衣裳濟濟踰踰多士思皇貢士至品級山南序立贊有

帥氏清芬集

詞垣日記

八

制諸貢士皆跪樂暫止宣制官立丹陛東宣
制曰某年月日策試天下貢士第一甲賜進士及第第
二甲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宣畢傳
臚官三人唱第一甲第一名姓名以次接傳凡三
傳至丹陛下序班引狀元出班就從六品品級山
下跪唱第一名已又唱第一甲第二名姓名者三
序班引榜眼出班唱第一甲第三名姓名者三序
班引揆花出班皆就正七品品級山下跪唱第一

詞垣日記

甲已又唱第二甲第一名某人等若干名第三甲
第一名某人等若干名均不引出班各就原班跪
丹陛大樂作奏慶平之章鳴贊贊跪叩興諸進士
行三跪九叩首禮禮畢樂止鳴贊贊舉榜禮部尙
書進就榜案前北面跪奉以興降自中階儀制司
官以雲盤承榜導以黃蓋由

太和門

午門中門出禮部尙書及一甲進士隨榜出序班分

帥氏清芬集

詞垣日記

九

引二三甲進士由

昭德門

貞度門左右掖門出禮成鑾儀衛官贊鳴鞭階下鳴

靜鞭三中和韶樂作奏顯平之章其辭曰海榴舒
木槿初榮宣賜

宮衣最有名薰來殿閣微涼生風
樓梧塵在圓致皇風于昇平

上還宮樂終王公百官皆退朝禮部尙書奉榜至

午門跪置龍亭內行一跪三叩首禮禮畢入校尉昇

龍亭出

七二九

御仗批頭前導樂部和聲署導引樂作奏禧平之章其辭

曰賢綱寬整才俊畢登疏附先後一至人性聖教澤長多士盈景運開龍虎蒸

東長安門外張榜如儀

前期順天府官設采棚于

東長安門外是日一甲三人既隨榜出兼管順天府

府尹順天府府尹順天府府丞皆朝服迎入采棚

案上設酒爵三及金花采袖一甲三人入順天府

堂官揖授爵一甲三人揖受爵飲簪花披采已一

帥氏清芬集一〇詞垣日記

十一 緣實通列

甲三人出揖順天府堂官揖授鞭一甲三人上馬

行順天府官備繖蓋儀從和聲署作樂前導送入

順天府領宴一甲三人至順天府堂檐下下馬順

天府堂官出迎同至露臺詣香案前望

闕謝

恩行三跪九叩首禮禮畢至堂上賓主相見東西鄉互

行四拜禮禮畢啟宴堂上設席六南北鄉一甲三

人三席南鄉順天府堂官三席北鄉順天府堂官

起奉酒兼尹送狀元酒府尹送榜眼酒府丞送撥

花酒一甲三人答送酒已各就席宴畢趨出仍詣

香案前望

闕行一跪三叩首禮禮畢一甲三人揖別上馬順天

府堂官揖送備繖蓋儀從鼓樂以次送鼎甲三人

歸第鼎甲同集狀元第先一日引

見後狀元具簡延各科鼎甲前輩是日狀元大張樂治

具于其第自大學士以下凡由鼎甲起家者咸集

帥氏清芬集一〇詞垣日記

十一 緣實通列

非鼎甲不與鼎甲前輩至新鼎甲行四拜禮前輩

皆答拜禮畢各就席飲少選榜眼揆花辭別備繖

蓋儀從鼓樂各送歸第如儀

是日順天府差官送

恩賞宴一筵扁一面

二十六日赴禮部領

恩榮宴

欽派內大臣禮部尙書松公松筠主宴是日已刻鼎甲

及諸進士咸集禮部露臺上望

闕設香案堂上設主席大臣席讀卷官席鑾儀衛使
席均在後稍同行又于前稍同行設禮部尙書侍
郎席與主席大臣等席上下相鄉受卷彌封收掌
監試護軍叅領填榜印卷各官席在堂左右供給
官席在露臺左鳴贊序班官席在露臺右相鄉宗
室進士一甲進士席在露臺左二甲一名三甲一
名進士席在一甲進士席西稍後均北鄉諸進士

帥氏清芬集

詞垣日記

主

錄

席在露臺下左二甲右三甲相鄉主席官讀卷官鑾儀衛使禮部尙書侍郎每員各上席一受卷彌封收掌監試護軍叅領填榜印卷供給鳴贊序班等官每二員共中席一宗室進士一甲進士二三甲一名進士士每人各中席一諸進士每二人各中席一主席官等皆朝服赴部禮部堂官出迎屆時鴻臚鳴贊引主席等官暨一甲進士及二三甲進士同詣香案前望

闕謝

恩贊排班贊行三跪九叩首禮禮畢主席等官升堂立

詞垣日記

精膳司官視席儀制司官簪花已和聲署樂作序

班官引一甲進士至堂檐下東鄉立諸進士序立
於後謁主席官讀卷官鑾儀衛使禮部堂官等皆
行四拜禮主席官等皆荅揖謁執事官等皆行再
拜禮執事官等皆荅揖禮畢主席官出立堂檐下
光祿寺官執爵注酒主席官受爵揖舉酒酌地如
是者三光祿寺官注酒以授主席官主席官以次
授一甲三人一甲三人受爵揖立飲皆卒三爵每

帥氏清芬集

詞垣日記

主

錄

揖主席官皆荅揖禮畢各就席啟宴和聲署升歌
啟天門之章其辭曰啟天門日麗黃金榜趁驂騑生平溫飽何曾望念無生叨渥澤天來廣難持寸草心莫報君恩蕩涓埃矢竭酬天貺 珠筵內金壺玉燂月臺上絲竹鏗鏘繼自今木天清徹增岱巖不辭土壤光祿寺官行酒供
饌如儀宴終各官出席率諸進士同詣香案前望
闕行一跪三叩首禮禮畢眾官退諸進士皆隨出
賜進士宴于曲江亭未賜進士宴于瓊林苑皆日
聞喜宴明賜進士宴于禮部謂之恩榮
國朝因之而口語相沿猶謂之瓊林宴云

七三一

二十七日狀元偕諸進士詣

午門前上

表謝

恩是日鴻臚寺官設黃案于

午門外甬道正中序班引狀元及諸進士由

東長安門入至

闕下序立甬道左右東西鄉狀元奉表詣案北面跪

陳于案行三叩首禮禮畢退序班引狀元及諸進

帥氏清芬集

八。詞垣日記

十四 續修四庫全書

士北面排班立鳴贊贊行三跪九叩首禮禮畢退

禮部官奉表送內閣進

呈

是日領

恩賞表裏各一端

二十八日入

保和殿朝考

按會試覆試

殿試皆禮部掌之 朝考翰林院掌之

欽命題政在養民論建設義倉義學疏賦得清如玉壺

冰得涵字五言八韻

欽取第一名徐繼畬山西代州五臺縣人

案 朝考謂之考 庶常鼎

甲姓名例 不入榜

二十九日詣國子監恭謁

先師孔子朝服行三跪九叩首禮禮畢歷觀進士題名

碑及石刻十三經更衣至彝倫堂謁祭酒門外行

四拜禮祭酒坐受禮畢升堂博士執爵注酒祭酒

舉爵揖授鼎甲鼎甲揖受爵飲簪花披采已鼓樂

帥氏清芬集

八。詞垣日記

十五 續修四庫全書

送出如儀是日至者惟鼎甲三人及滿洲進士三

四人而已

舊制新進士至國子監朝服入 文廟行釋菜禮禮畢出更衣詣彝倫堂謁祭

酒行釋福禮今儀節亦稍有不同

五月初一日

欽授第一甲第一名進士朱昌頤為翰林院修撰第二

名進士賈楨第三名進士帥方蔚為翰林院編修

是日詣

圓明園祇候引

見

初二日

上御出入賢良門內閣翰林院帶領新進士引

見首鼎甲次宗室其餘滿洲蒙古漢軍直隸以下各以

次分班帶領

是日

命協辦大學士禮部尙書汪公廷珍兵部尙書玉公玉

麟教習庶吉士

帥氏清芬集

詞垣日記

共

錄實重刊

初四日新進士引

見畢一甲進士前已授職二三甲進士奉

旨分別錄用改翰林院庶吉士者四十七人以進士觀

政六部者三十二人以知縣分發即用者一百二

十五人其餘歸進士班候選者五十八人

初八日領

恩賞坊價銀八十兩進士坊價銀一甲八

十六日赴吏部聽候宣

旨望

闕行三跪九叩首禮禮畢赴翰林院上任具朝服謁

先師殿更衣謁

韓文公祠均行禮如常儀

二十一日教習庶吉士汪公玉公上任鼎甲及諸

庶吉士同集翰林院教習至院朝服謁

先師殿更衣謁

韓文公祠均如儀升堂互行四拜禮已就席坐鼎

帥氏清芬集

詞垣日記

七

錄實重刊

甲及諸庶吉士晉謁行四拜禮教習皆離席荅揖

禮畢鼎甲及諸庶吉士咸執經前教習朱書署日

其端謂之號書

六月十六日大拜前輩同鄉前輩及素識館選後

通行投刺自是日始至十九日凡四日是日鼎甲

及諸庶吉士咸集庶常館蚤飯已同行及前輩門

各投晚生白全簡三不請見其師門及姻戚相識

帖不投凡大拜儀惟大學士雖不由翰林起家新鼎

甲及庶吉士均執弟子禮請見用白全簡故事新庶吉士謂大學士為閣師凡未散館以前補授大學士協辦大學士者庶吉士見之稱之曰老師自備日門生初見用光名白全簡三常見用光名白全簡一散館以後遷大學士協辦大學士者編檢見之如前輩用年家眷晚生白全簡備之日中堂自備日晚生未散館以前新鼎甲及庶吉士見掌院學士亦執弟子禮如見大學士散館以後授掌院學士者編檢見之如前輩備之日老前輩投刺及自備均自尙書以下凡由庶吉士授職編與見大學士同

修檢討者大拜投刺如常儀其由庶常散館改佗曹者不行此禮惟鼎甲已授修撰編修者雖凡翰散館改官後輩仍行大拜禮

帥氏清芬集

○詞垣日記

大

緣窗重刊

林謁前輩皆衣公服攜紅氈二初見公服攜紅氈具白全簡一照科分淡淺分別署款前輩在十三科以前者署年家眷晚生不及七科而未散館以前前輩官至庶子及四品京堂者亦署年家眷晚生其餘不及七科者署年家眷侍生同年及世好姻家署年世姻往時年誼備年晚生侍生世誼姻誼如之近始有署款愚姪者及門投刺升堂藉氈展拜主人答拜初非其舊矣及門投刺升堂藉氈展拜主人答拜初行四拜禮茶畢辭出揖別主人揖送其備謂備前常見長揖輩通曰老前輩自備則循照科分前輩在七科以前者後輩自備曰晚生前輩不及七科者後輩自

備曰學生其前輩由庶常散館改佗曹者初見亦攜紅氈行禮不論科分品秩具晚生白全簡一年家眷侍生紅全簡一備之曰老前輩自備曰學生鼎甲授職後散館改官編檢等官由大考及佗事改官者後輩見之仍循照科分分別備謂其投謂署款行禮凡言七科十三科皆合前後輩兩科計均如常儀

七科者中間五科十故事前輩與後輩相見備之三科者中間十一科

後輩曰老先生自備曰學生大學士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備庶常並皆同前輩接後輩儀近乃概以兄弟通備而學生

帥氏清芬集

○詞垣日記

五

緣窗重刊

之備專屬後輩往時十三科以上前輩備後輩曰館丈詞丈師于弟子備年其有師生之誼而不冝以師禮自居者亦備之殿試讀卷 朝考閱卷 教習庶吉士與庶吉士均有師生今則有誼非師生不及十三科而亦備後輩為館丈詞丈者殊乖舊制矣故事館選後拜前輩初往具晚生白全簡三不請見謂之投帖再往始照科分分別備晚備侍用年家眷及年世姻字具白全簡一衣公服攜紅氈請見謂之求面近乃多于晚生三白簡外增一分別備謂白簡初往即請見行禮則併投帖求面而一之矣

帥氏清芬集

詞垣日記

三

蘇州重刊

按唐宋時先輩特為進士通稱凡朋友皆稱之李肇國史補所謂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也孫光憲北夢瑣言記王凝語某叨忝文柄今年榜帖全為司空先輩一人則且以之稱門生矣東坡與李方叔書亦稱方叔先輩足下方叔名輩在東坡之後通後梁紀梁震過江陵高季昌雷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者季昌甚重之呼曰先輩胡三省注唐人呼進士為先輩至今猶然程大昌演繹露唐世呼舉人已第者為先輩今則前輩專為先達之稱又師稱弟子曰年兄殊無義理

繆彤傳臚紀事稱榜眼揆花為年兄益猶以之稱同年今專以之稱門生不知自何時始也

八月二十日前輩答拜是日起至二十一日凡兩日鼎甲及庶吉士咸集庶常館前輩公服至館鼎甲及庶吉士公服迎入前輩設拜褥西鄉後輩設紅氈東鄉行四拜禮已後輩西鄉前輩東鄉答行四拜禮禮畢少坐前輩辭出揖別後輩揖送其不親答拜者前輩遣人持年家眷同學愚弟紅全簡

詞垣日記

帥氏清芬集

詞垣日記

三

蘇州重刊

一至館併還大拜所後輩視其科分還一年家眷晚生或年家眷侍生白全簡有年世姻誼者謂之仍用年世姻字換帖凡答拜遣館人請前輩科分最深者一人定期
二十八日具呈乞假歸
九月初四日出都
十月二十九日抵江西
十一月初十日旋里

道光七年丁亥

九月初六日自家啟程北上是日抵會城

十三日僦舟一攜內子胡氏長子汝慈長女及家人使女等凡八人登舟啟行取道杭州蘇州八都

十一月十二日抵王家營

十三日僦車發王家營

十二月初三日抵都僦居宣武門外南橫街

十六日呈請銷假入院供職

七三五

道光八年戊子

三月二十九日入

乾清宮考試試差

欽命題友直友諒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賦得落花水面

皆文章得章字五言八韻

四月初五日起至初七日凡三日吏部帶領考試

試差各員引

見

帥氏清芬集

○詞垣日記

圭

緣窗重刊

初六日引

見于

勤政殿

五月初十日逆裔張格爾俘至京師

十一日獻俘于

稷廟

十二日

上御午門受俘禮成奉

旨在京文武大小官員俱著加恩賞加一級欽此

七月初六日禮部題請

欽簡山東山西河南鄉試考官

初八日紅本發出奉

旨山東正考官著何彤然去副考官著帥方蔚去欽此

何公廣西平樂人乙丑進士時官國子監祭酒

初九日詣

帥氏清芬集

○詞垣日記

圭

緣窗重刊

午門前聽候宣

旨謝

恩行三跪九叩首禮

常服挂朝珠行禮如遇朔望及三八五等日則衣公服

十二日領

恩賞程費銀二百兩

十九日乘驛出都

與何公同行

八月初四日抵山東

初五日總理場務山東布政司鍾

鍾祥

按察司李

文耕 提調鹽運司王定柱 監試督糧道魯垂紳等

差官送請赴入簾宴公啟

初六日已刻布政司鍾等差官持帖三速赴入

簾宴朝服出至山東巡撫署監臨巡撫琦琦善偕

學政龔守正率眾官朝服出迎升堂列坐席端茶

罷同詣香案前望

闕謝

恩行三跪九叩首禮禮畢各就席堂上兩主考巡撫學政席南鄉堂左右司

帥氏清芬集詞垣日記

道等官席 啟宴大合樂執事官行酒供饌如儀酒

東西鄉 三巡起辟與正主考何公同入貢院監臨提調監

試及內簾監試收掌房考官等以次畢入

布政司差官送

恩賞宴一筵采帛四端塗金栝盤一具花一對

內簾官畢入後局門與何公衣公服坐聚奎堂籤

分各房官

初八日刻第一場題四書題三擇可勞而勞之又

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故為政在人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賦得百川學海得川字五言八韻

十一日刻第二場題五經題各一

十二日申刻至公堂送入第一場硃卷與何公衣

公服坐聚奎堂籤分如例是後第一場硃卷入皆

按數籤分以為常

十三日卯刻與何公升堂閱卷自是日起每日早

坐堂上率各房官公同校閱至日入始散以為常

帥氏清芬集詞垣日記

十四日刻第三場題策問五道

二十六日卯時次子之憲生

九月初六日揭曉中式舉人六十九名駐防旗籍

舉人一名副榜貢生十三名解元李左賢武定府

利津縣附學生

初八日已刻布政司鍾等差官持帖三速赴鹿

鳴宴朝服出至巡撫署巡撫琦學政龔率司

道等官朝服出迎升堂列坐席端茶罷詣香案前

望

闕謝

恩行三跪九叩首禮禮畢升堂立諸中式舉人晉謁以次謁主考監臨學政各行四拜禮又謁提調監試房考等禮畢各就席啟宴樂作工歌鹿鳴之詩執事官行酒供饌如儀酒三巡起辭巡撫學政以下各官及中式舉人等皆起送布政司差官送

帥氏清芬集

○詞垣日記

美

蘇齋重刊

恩賞宴一筵采帛四端塗金栝盤一具花一對

初九日布政司差官送

恩賞程費銀二百兩

十三日自山東啟程回京時何公留任山東學政

二十四日抵都赴

圓明園宿翰林院朝房

二十五日寅刻詣

宮門遞摺恭復

恩命

召見于

勤政殿

十一月初八日恭上

聖母恭慈康豫安成皇太后徽號禮成

上御太和殿

頒恩詔于天下內外文武官俱照見任職銜給封方蔚

備員翰林以已官

帥氏清芬集

○詞垣日記

美

蘇齋重刊

贈父母

馳贈祖父母均如制

道光九年己丑

四月十八日庶吉士散館是日平明教習庶吉士

玉公王公戶部尚書王公鼎道光七年衣公服率

散館鼎甲丙戌三人又癸未三庶吉士丙戌四十

補散館五人皆衣公服入

圓明園大宮門至橋南謝

恩行三跪九叩首禮禮畢教習退鼎甲及諸庶吉士領

卷八

正大光明殿恭應

御試

欽命題王言如絲賦以動靜須防一念差為韻賦得窗

中列遠岫得中字五言八韻

欽取一等第一名修撰朱昌頤方蔚名在二等第二十

二名

帥氏清芬集

詞垣日記

天

錄重刊

二十二日

上御勤政殿內閣翰林院帶領散館鼎甲庶吉士引

見奉

旨分別錄用鼎甲前已授職者六人庶吉士授編修者

十六人授檢討者二人留庶常館教習者一人以

主事補用者十一人以知縣即選者十四人歸進

士原班銓選者一人

十一月二十三日亥時第三子汝忱生

道光十年庚寅

三月初六日充

國史館協修官分修食貨志

道光十一年辛卯

四月初九日入

圓明園

正大光明殿考試試差

欽命題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

帥氏清芬集

詞垣日記

天

錄重刊

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賦得水流心不競得心

字五言八韻

十二日起至十四日凡三日吏部帶領考試試差

各員引

見

十三日引

見于

勤政殿

五月初六日

上御出入賢良門吏部帶領翰林院保送御史之編修

汪于泗等十員引

見奉

旨周曰炳朱嶠黃爵滋趙光帥方蔚徐寶善俱著記名

以御史用欽此

七月十九日為長子汝懋娶婦廖氏同邑舉人景山官學教習

廖公炳

激女

帥氏清芬集

。詞垣日記

手

道光十二年壬辰

四月十五日入

圓明園

正大光明殿考試試差

欽命題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君

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賦得麥秋至得豐字五言

八韻

十九日起至二十一日凡三日吏部帶領考試試

差各員引

見

二十日引

見于

勤政殿

六月二十五日署

國史館纂修官

十月二十日為次子之憲聘婦程氏新建進士湖南衡州府知

帥氏清芬集

。詞垣日記

手

府程公
煥采女

十二月十九日補

國史館纂修官

道光十三年癸巳

二月二十五日吏部帶領 記名以御史用之編

修帥方蔚蔡廣颺周開麒等三員引

見于

勤政殿奉

旨湖廣道漢監察御史員缺著帥方蔚補授欽此

帥氏清芬集

詞垣日記

三

續前

男汝愨校字

道光二十九年歲在己酉夏四月刻于廬山白鹿洞

詞垣日記

先大夫初刻紫雲軒詩艸經義稿館課錄及此日記板皆寄存章江門外癸丑歲粵匪圍城悉遭兵燹迨後復刻板藏于家辛酉之敵屍宅被焚又付一苜丙寅歲三次重刻此卷未經付梓棄置二十餘季莫磨徵索茲用編入清芬集均依舊式不改易焉

光緒十年歲在甲申仲秋月帥之憲謹識

帥氏清芬集

詞垣日記

三

續前

七四一



道光丁酉刊



轉漕日記

河南糧鹽道署藏板

序

昔人謂文章之妙如萬斛原泉隨地湧出遇物曲折無不如意夫文以抒意也至於無不如意則是眼前有自具之文筆底有自然之文隨時傾瀉意到筆隨在人意中出人意外此非可與俗人言已

夢韶觀察同年博極羣書氣空流輩往者持節珠江曾有使粵日記久為藝林膾炙已而出守河洛所至有政聲寅僚為鑄判語錄存余服其才之敏心之細而謂此

轉漕日記

序

一

未足以盡夢韶也丙申秋余奉命轉漕江安夢韶亦以開封尹權河南轉運事旋擢是職丁酉季冬余陳臬來中州下車十日夢韶歸自內黃水次袖一編示余曰此上屆轉漕日記也子漕吏故知漕盍觀之余卒讀一過如天花雜狀尋形叵遍以事繫日以律和聲憑弔古今藻績山水令人如在漳衛直沽間至於鹽漕兩大政條分縷晰若網在綱後賢手此冊視事陳牘汗牛可為棄物此又經緯在胸不僅以英辭麗句垂條結繁也抑

余滋愧者大江黃河之濱淮徐鄒魯之域舳艫千里檣
帆蔽空山燼湖激可歌可詠而余以才非太白不能觸
景吐懷間有所得亦拉雜堆垛弗堪持示賞音安得如
我夢韶者一為滄峙增色也因愆懇急付梓並識數言
于首夢韶之文無不如己意夢韶之政無不如人意此
固未足以盡夢韶也

道光丁酉嘉平中澣年愚弟成世瑄拜序

轉漕日記

序

二

題辭

清芬世德一經傳瓊宴簪花記廿年名列甲科聯玉筍
燭輝午夜撤金蓮曾張鐵網珊洲畔旋縮銅符板渚邊
五馬風清勳績著包歐王范繼前賢
挽粟飛芻貢上方職兼調鼎費平章情形熟似山為米
法制操同網在綱豈遜應龍均估權不殊劉晏效輸將
星槎指點天河去絳節牙旗達 帝鄉
登朝述職契 宸衷銀箭聲傳曉漏中畫接 龍光融

轉漕日記

題辭

十一

湛露香飄豸繡被薰風冰銜疊音臣心惕 溫語三承
聖眷隆更喜金章重入握蘭亭又唱汴城東
攜句驚人可問天買絲我欲繡青蓮編年紀月詩如史
挖雅揚風吏是仙艷說聲名齊謝朓况兼政績嬌韋堅
擬香竊效南豐祝願結龍門御李緣
斗山望重下懷傾為溯淵源始識荆燕市昨曾通夙契
梁園今又訂新盟珠編記事千章雅玉屑霏言四座清
天假此緣同聚首快瞻偉績報隆平

服政清廉道本醇使君原是學中人郵程妙得江山助
史筆猶留翰墨新萬竈引輪徵澤普兩河轉漕樂風仁
經綸調燮鹽梅寄指願金甌卜 紫宸

平湖 錢福昌 辰田

長河一路聳吟肩斗酒高歌不計篇才子聲華東觀好
詩豪重說李青蓮

纂輯依然舊史才棠陰到處手親裁最難雨雪都如願

幾載梁園燮理來 集中有喜雪
喜雨諸作

轉漕日記

題辭

二

天中佳節拜 恩新汴水重游喜即真我到蘭臺纔兩

月欣隨大雅步芳塵 公以五月五日由山東觀察移大
梁吉出守河南同於是日 召對

官資畧分覺情深試院追陪劇賞心 丁酉八月公提調
文閣吉預充監試

他日汝南成治譜敢將風雅託知音 時奏
補汝寧

武進 費庚吉 廣廷

文章經濟非兩事古人難兼今豈多瀛州李侯玉堂器

獨抱治術同蕭何君年弱冠即名世早躡鼇脊登鸞坡

珠江秉節典秋試鐵網收盡珊瑚柯一麾出守洛陽郡

士農抃舞民風和梁園循聲更稱最姓名首列褒甄科

輜車入覲叩丹陛九華春殿鏘瑤珂 帝曰汝鈞績不

懋宜錫殊典流恩波游升監司駐鄴郡歲督豫餉浮漳

河君也竟旌早臨莅令甲一下捐煩苛繁陽河水勢東

注長檣巨艦高裁我材官肅隊導前馬黃皮袴褶深雍

韉君坐檐帷判赤牘清風扇處無奸訛百名十姓披簿

籍五米九穀躬節籬持廉恥竊太倉粟博物能辨瓊山

禾雲岬北指風迅利千艘直下龍騰梭胡牀踞坐澹無

轉漕日記

題辭

三

事陶泖毛穎頻摩挲或繙史冊寫忠孝自奏節士臨江

歌或攜寶僚恣酬唱觚騰航捷朱顏醜與酣催換官燭

寫字穩時倚蓬窗哦全收風景入鎔鑄靜飲藻思歸壑

磨珠聯玉綴積成帙其氣彪炳聲猗那昨來訪君獲縱

覽如讀飛檄蘇沉疴驂鸞攬轡久著錄以視此記慙惡

池風流文采一斑見令我起舞神婆娑匡時偉畧徵蘊

蓄傳家治譜勤搜羅昔賢一官勒一集况君大筆燕許

過八州計日擁節鉞矢音温室磨卷阿

任邱 邊浴禮 袖石

乍見先呼酒感龍門一樽情重論文依舊示我潞河排
日記筆底旋風驅走疑中有神工護守論史規時知眼
力總古今人物周旋久披未竟早低首 午秋曾訪津
門柳遣愁懷孤吟小舫雉堞鷺候本乏九能工賦說也
似浩然出畫欣睹此鴻篇巨手擬取雪泥詩一卷倩魚
緘就正香山袖來問字我其又有紀程小稿容抵都寄
呈筆

轉漕日記 題辭

四

右調金縷曲 用集中邊袖石韻

長洲 顧元愷 杏樓

轉漕日記卷一

河間

李鴻章 署理

道光十六年丙申九月二十七日河南糧鹽道章質夫
觀察 廷榜 因固始縣距原籍安徽廬江縣在五百里
內奉 旨迴避歸部銓選其遺缺以廣東南韶道蔣
月川觀察 明遠 調補 撫軍桂燕山中丞 良 因蔣觀
察到任需時現當開兌漕糧疏請以余署理開封府
印務以歸德府萬荔門太守 貢珍 署理 先是余於

轉漕日記 卷一

十一

十五年計典保薦卓異本年六月奉部覆准調取引
見因有承審要案未即請咨至是權攝道篆擬於
明年押運抵通就近赴部 經理漕務向用總運一
員監兌四員本年總運為開封府鹽捕同知永雲樵
司馬 銘 監兌為開封府理事同知薩司馬 靈阿 署鹽
捕同知常司馬 大治 彰德府糧捕通判奇別駕 臣 候
補通判趙別駕 登峻 永常兩司馬已於二十六日先
赴楚旺漕次奇別駕自由彰德前往 楚旺地隸內

黃彰德濱臨衛河各州縣將經徵漕糧運赴該處入倉暫貯兌交幫船領運。

二十八日謝委。

二十九日陸司馬趙別駕赴楚旺。

十月初一日午刻在府署接印即於是日卸開封府事。

河南漕務在開封彰德衛輝懷慶四府所屬四十

一州縣及歸德府所屬商邱寧陵睢州陳州府所屬

太康扶溝河南府所屬洛陽偃師鞏縣孟津登封許

轉漕日記 卷一

二

州及所屬長葛共五十三州縣額徵米十一萬零七

百九十三石零兵米及津貼幫丁米在內麥四萬六千一百七十

八石零豆七萬四千八百九十九石零共二十三萬

一千八百七十石零如有緩徵帶徵隨時加減本省

未設軍船由直隸通州幫天津幫山東德州左幫任

城幫臨清前幫後幫平山前幫後幫江南徐州前幫

後幫共十幫糧船協運額船三百六十一隻外兵米

船三十二隻共三百九十三隻除臨前後平前後徐

前後六幫軍船外其通州天津德左任城四幫及運

載兵米俱雇民船通省額徵漕項銀十一萬六千四

百零三兩零光山縣獨無漕項除支解外造冊候撥河南

鹽務本地不產鹽未設場竈開封彰德衛輝懷慶陳

州五府許州一州並南陽府所屬舞陽縣食長蘆鹽

每年額銷二十六萬九千三百三十引歸德府並衛

輝府所屬考城縣食山東領運長蘆鹽每年額銷九

萬二千二百六十引河南南陽二府陝汝二州並許

轉漕日記 卷一

三

州所屬襄城縣食河東鹽商運民銷每年額銷七萬

九千一百四十引汝寧府光州食淮鹽現行票運每

年額銷七萬七千七百三十八引通省額收鹽規銀

一萬三千六百二十兩零除支解外造冊候撥

初三日祭庫神盤庫漕鹽二項共貯銀十五萬二千

四百四十九兩七錢八分七釐庫大使以開封府

經歷兼之提支軍銀一萬九千兩暫存內署以備

帶赴漕次屆期給發本年支軍約需銀二萬四千餘

兩業經前道提銀五千兩交總運承司馬帶往支
軍者各軍船弁丁應支俸工潤耗盤剝席片及折色
行糧月糧等項銀也。

初七日同署開封府萬荔門太守等饒章觀察請開歸
道張心階觀察坦陪。

初九日部撥南河餉銀三萬兩委試用未入流莫本管
解。

初十日在 行宮恭祝

轉漕日記

卷一

四

皇太后六旬萬壽。

章觀察起程入都。

是日移入道署署規

模宏敞週圍約二三里大堂東為儲備庫西為官廳

二堂左右有鶴樓二畜鶴數千日以高粱二斗飼之

堂後為仙人樓內宅在其西偏前後兩層東偏為僉

押房又東幕友所居簽押房南船房五楹以會賓客

前後有池亭山石花木之勝簽押房北有射圃西為

長廊廊下有洞入數武以丸泥塞之深長不知幾許

俗傳通城東招討營四十里其不經之談歟廊盡處有

土山前道黎雲屏觀察學錦築室其上顏曰彝山舊
壤又西為菜圃。

十二日 奏署摺回得 旨報 聞。

十四日章觀察復回省由省回籍在途得其太夫人病
耗也。

十五日辭行定於十七日赴楚旺水次督兌漕糧

十六日中丞暨司道以下俱來送

十七日辰刻啟程與幕友司稿案者湯薇堂學博朝棻

轉漕日記

卷一

五

掌書記者胡晴臯茂才

致中

偕行並邀邊聯璧孝廉

表兄珏同往為司出納出北門行二十五里抵柳園

渡口以少牢祭河禮生贊行二跪六叩禮乃登舟得

句云又向河壩一問津簿書叢裡暫抽身憑君滿掬

東流水洗盡胸間萬斛塵登岸行六里新店早尖祥

地縣又十八里封邱縣宿 封邱古封父國遺蹟有封

父亭春秋吳晉會於黃池即其地也戰國為宋地康

王欲奪其舍人韓憑妻息氏築青陵臺以望之氏作

詩自誓。所謂妾是庶人不樂宋王是也。漢高帝厄於楚。有翟母者。飯之。及帝業成。欲酬其恩。而母已亡。遂封其墓。故曰封邱。原隸開封府。雍正三年。改屬衛輝府。漢百里嵩。邑人。為徐州刺史。史所稱甘雨隨車者。東門外有祠。禱雨輒應。邑多邊姓。明邊有猷。官山東布政使。加太僕寺卿。近有邊青藜。官直隸蠡縣知縣。與任邱邊氏為同族。支派較遠。其譜系不可考矣。邑令張西林明府。景州人。與余同鄉。往答其拜。

轉漕日記 卷一

六

十八日辰刻。早飯後行。三十五里。黃德集茶尖。滑縣地又十八里。牛市屯宿。仍滑縣地薄暮。與幕中諸君子。村外一游。得句云。居停不耐市聲譁。村外閒行日已斜。深巷幾聲聞吠犬。叢林萬點集歸鴉。天因向暖難成雪。地為濱河半帶沙。更喜寺僧能款客。禪房小坐試新茶。十九日辰刻行。三十五里。沙店早尖。仍滑縣地又三十五里。宿滑縣。館於縣署。滑縣古滑伯國。非春秋秦人襲鄭所滅之滑也。其滑在今偃師縣署西偏有滑伯祠。大堂後

過廳中門常閉。相傳其下為滑伯墓。唐宋曰滑州。歐陽修治滑日。名其室曰畫舫齋。蔡襄書額。嘉慶十八年。教匪李文成等。聚眾謀不軌。與近畿逆匪林清等。密相勾結。期於九月十五日同時起事。前邑令韓城強公。克捷偵知之。捕文成至。施以三木。斷其足。賊黨遂先於九月初六日入城。劫文成於獄。殺公及夫人張氏。其冢婦徐氏。罵賊死。尤烈。戚友從難者數十人。同城文武咸被害。公子逢泰望泰。先事回籍獲免。

轉漕日記 卷一

七

仁廟以公首破逆謀。功在社稷。加知府銜。賜諡忠烈。入祀昭忠祠。滑縣及韓城各建專祠。夫人張氏贈恭人。並封徐氏為節烈恭人。凡被難者。俱從祀。逢泰襲輕車都尉世職。後官福建糧道。望泰。欽賜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與余為丁丑同年。現官四川成都府同知。余為史官時。手輯公傳。今歷公舊部。欲詳詢就義時事。而吏胥都非舊人。無能道者。蓋及今二十餘年矣。緬

懷前烈。歔歔久之。

二十日辰刻。偕邑令婁明府內謁滑伯祠。並謁忠烈公

祠。敬題長律三十韻。滑伯畱封域。強公有廟堂。桑

麻今樂土。烽火舊沙場。在昔邪氛熾。惟公劫運當。教

名傳八卦。偽號託三皇。林清天皇李文成地皇馮克善人皇幻術愚黔

首訛言造白洋。詐稱白洋劫寇方謀不靖。公已察非常。欲

正鯨鯢戮。何容魍魎藏。保民斯保國。擒賊必擒王。法

試囊頭苦。刑遭則足傷。元克雖鼠伏。逆黨尙鴟張。縱

轉漕日記 卷一

八

使先機燭。難將後患防。黃巾中夜嘯。碧血滿門涼。致

命完臣節。騎箕返帝鄉。糜軀悲冢婦。碎首繼尊嫜。穿

獸羣思鬪。池魚盡被殃。遺孤存趙氏。大節抗睢陽。苞

蘖連畿輔。崔苻起。殿廊外。援先隔絕。內難早銷亡。

遂遣王師下。明將國法彰。流氛清慧宇。逆燄掃機

槍。此地欣披霧。何人戒履霜。豐功垂百世。義烈炳三

光。褒德推恩澤。昭忠錫典章。一堂歆俎豆。奕葉

被冠裳。公子叨同譜。通家屬未行。昔曾編簡冊。今又

拜宮牆。青史真無愧。丹心永不僵。千秋畱勁草。百里

愛甘棠。掃壁題長句。升階蕪蕪香。遺徽誰比烈。近有

趙城楊。道光十五年趙城教匪曹順作亂邑令楊延亮闔門盡節晴皇詩曰。滑伯

城頭烏夜啼。寒風獵獵吹靈旗。星芒閃爍月初墮。青

燐飛入強侯祠。侯在。先朝十八載。滑臺身現絃歌

宰。那知種花皆白蓮。邪氛一片迷塵海。侯乃聞之。髯

戟張孫恩。擒到繫銀鑰。渠魁雖已剪。梟獍克徒其奈

多。豺狼風雨滿城月。重九賊夜乘城城不守。城存與

轉漕日記 卷一

九

存亡與亡。狗城更得梁鴻耦。捐軀况有徐夫人。拚教

骨肉成飛塵。田橫有客競從死。池魚殃及葭葦親。

九重聞變赫斯怒。天戈一掃蚩尤霧。聽鼓聲聲思良

臣。疊沛。繪音表祠墓。我行今過甘棠封。弔侯往蹟

憂心忡。歌成不禁淚盈把。彈向斜陽楓葉紅。聯壁詩

曰。忠烈遺風久。肅將游踪何幸到。琴堂軒窗此日新

官廨。鋒鏑當年舊戰場。渠賊就擒欣縛虎。孤城難保

歎亡羊。試尋舉室捐生處。砌草常留碧血香。薇堂亦

有詩不備錄。行二十五里。濬縣尖。濬縣古黎陽地。衛水淇水合流爲黎。魏武帝以大枋木遏淇水爲堰。又名枋頭。晉桓溫伐燕。爲慕容垂所敗。卽此地也。後爲濬州。明改爲縣。與滑縣俱隸直隸大名府。國朝雍正三年。改屬河南衛輝府。城南有浮邱山。南北長而東西狹。其形如舟。城堞半跨山上。東爲大伾山。勢較高。然遙望亦一培塿耳。未入城。與聯壁晴阜先登浮邱。游碧霞元君廟。登樓一眺。衛河經其西。彎環

轉漕日記

卷一

十

如帶。聯壁有詩云。積翠壓城頭。登臨豁遠眸。河流環似帶。山勢狹如舟。紅葉露樵逕。白雲藏寺樓。仙人誰挹袖。空自到浮邱。入城館於黎陽書院。飯後與邑令王明府步鰲游大伾山。大伾卽禹貢導河所經之山。外戴土而中多石。不甚高峻。宋時河水猶經其下。靖康元年。梁方平之師潰於黎陽。金人由此渡河。凡五日。騎兵方盡。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此。我豈得渡哉。遂破滑州。嗣後河漸南徙。山上舊

祇有禹廟。康熙十五年。邑令劉德新創道觀。隨山勢修造殿宇。下層鑿山爲呂祖洞。上層爲呂祖閣。其後爲萬仙樓。皆西向。其南偏有斗姥閣。魁星閣。張三丰睡像石龕。北偏爲道院。出城二里許。卽至山下。迤邐而登。夾道古柏森然。已饒幽趣。先入呂祖洞。深廣如夏屋。石像就厓鑿成。轉行而南。峭厓壁立。對面有軒。小坐流覽。其旁則斗姥閣。再南循級而上。魁星閣及張三丰石龕在焉。睡像亦鑿石而成。神氣如生。折回

轉漕日記

卷一

十一

至呂祖閣。閣凡三層。高類浮圖。僅至中層。足力已倦。少憩。登萬仙樓。中祀老子。四壁範仙像萬餘。長不盈尺。各極變態。憑欄眺望。千里平原。歷歷在目。山下多積沙。蓋卽黃河故道也。口占一絕。振衣直上碧孱顏。南望河流去不還。指點黃沙尋禹蹟。濤聲猶繞大伾山。下至道院。啜茶一盃。欲謁禹廟。詢之道流。始知在山頂也。不能復登。爲之悵然。邑爲先賢端木夫子故里。明威寧伯王越。邑人有將才。總制三邊。累

著戰功嘗有句云髯為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後與獻縣陳鉞同附中官汪直有小中官阿丑善俳優操兩鉞效直狀趨踰上前曰吾行軍仗此兩鉞耳直敗越亦遭貶國學生盧柟亦邑人博學多聞以詩酒自放得罪邑令為所陷下獄瀕死謝茂秦向朝貴訟其冤曰生有一盧柟不能救乃於千載下哀湘而弔沉乎尋得釋卒以沉酒而死一以阿附敗名一以疎狂買禍可不鑒哉 又四十五里井店宿已漏

轉漕日記 卷一

三

下矣 井店屬直隸開州距城七十里開州古為旌邱為瑕邱春秋晉趙鞅納蒯賁於戚亦此地也漢武帝時河決瓠子帝親臨決口令從臣自將軍以下皆負薪作瓠子歌功成築宮其上曰宣房州西南有瓠子口蓋即其處宋為澶淵真宗時契丹大舉入寇寇準勸帝親征至澶淵士卒望見黃蓋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奪氣請盟而退

二十一日辰刻行二十五里繞道至次范村內黃縣地請商

中宗陵有宋開寶七年御祭碑穹窿矗立文典奧而字秀逸後為享殿墀下豐碑林立則皆有明及我朝御祭碑也詩以紀之 訪古停征轡郵程入內黃名都傳亳土其西有村曰亳城為商故都遺塚拜商王聖敬承家遠嚴恭享國長史難尋墜簡事但紀祥桑塵世幾輪轉園陵蔓草荒狐狸時露跡塚多穴松柏不成行歷代隆追祀行人屢薦香豐碑林立處披讀幾傍徨 又十里東莊早尖仍內黃地內黃令汪明府瑒與城守營張

轉漕日記 卷一

三

都閫飛鼎來迓飯後又行三十里渡衛河漳水於總此合流運水司馬等及各幫千總迓於河干又五里抵楚旺楚旺原名楚王鎮秦將章邯圍趙鉅鹿楚以宋義為上將軍將兵救之至安陽逗遛不進日置酒高會項羽諫不聽遂殺義奪兵救趙鉅鹿一戰羽由此名顯諸侯此地秦漢時蓋安陽境也鎮有楚王廟內黃縣治在楚旺東南三十里故殷墟也春秋為衛地戰國屬魏曰黃漢曰內黃古以河南為外河北為

內故稱陳畱曰外黃此曰內黃也柯城春秋會牽城

春秋會繁陽城戰國趙廉頗皆在境內明隸直隸大

名府國朝雍正三年改屬河南彰德府邑為先

賢遠伯玉故里唐張公謹邑人秦王將殺隱太子卜

其濟否公謹投龜曰不疑何卜卜而不吉庸得已乎

後副李勤經畧哭厥破定襄敗頡利封鄒國公其孫

釋一行善推步修大衍歷沈佺期邑人官太子詹事

詩與宋之間齊名稱沈宋王伯當亦邑人初為盜後

轉漕日記 卷一

古

隨李密歸唐密叛被誅伯當從死公館甚寬敞堂

後上房七楹東為幕友所居西為花廳又西為射圃

植柳數株箭廳有聯云黃菊開時堪對酒綠楊深處

聽鳴弦頗切當

二十二日總運監兌及縣令丞簿及各幫千總俱來謁

本年漕糧除去緩徵添入帶徵實徵米麥豆共二

十三萬七千八百二十六石四斗一升八合九勺向

分四廠兌收開封一廠彰德一廠商邱寧陵衛輝一

廠洛陽偃師鞏縣懷慶一廠太康扶溝許派常司馬

監兌開廠薩司馬監兌彰廠奇別駕監兌衛廠趙別

駕監兌懷廠通州幫船二十隻兵米船三隻領運

千總張集成天津幫船十七隻兵米船三隻領運千

總慶齡德左幫船二十四隻兵米船二隻領運千總

姜時揚任城幫船四十三隻兵米船三隻領運千總

宛超羣以上俱民船每兩隻抵一隻額船一百一十

五隻實船二百三十隻抵壩即自散歸故無押空之

轉漕日記 卷一

古

弁臨前幫船二十九隻兵米船三隻領運千總王恩

錫空運千總楊月桂臨後幫船五十五隻兵米船四

隻領運千總羅鳳標空運千總齊璋平前幫船四十

一隻兵米船三隻領運千總郝淮空運千總明善平

後幫船四十一隻兵米船三隻領運千總廖壽彭空

運千總文陞徐前幫船四十六隻兵米船四隻領運

千總曹永平空運千總富昌徐後幫船四十五隻兵

米船四隻領運千總王光烈空運千總雅達那共額

船三百九十三隻。實船五百零八隻。運舟十六員。內惟慶齡楊月桂齊璋文陞未到。餘俱抵次。飯後拜客。並謁楚王廟。得句云。一劍豪同朱亥椎。奪兵救趙振聲威。如何蘇子持迂論。亞父當於此日歸。楚旺村落蕭條。現當兌漕之際。商賈稍集。貨物殊不齊備。所見不逮所聞也。廣東門人潘廷昭陸羣儒由京回籍。枉道來謁。

轉漕日記

卷一

六

二十三日。午刻。赴廠驗米。米質乾燥。稍帶糠粃。飭令風

颺潔淨。然後入廠。

二十四日。飯後習射。

二十五日。辰刻。天津幫船抵次。領運千總慶齡來謁。因

河水淺滯。咨直隸大名道。轉飭沿河各州縣。雇備剝船。

二十六日。飯後習射。

二十七日。濃陰釀雪。天氣嚴寒。張都閫到鎮。彈壓。

申刻。請求薩常三司馬。奇趙兩別駕。及汪明府晚飯。

夜間微雪。

二十八日。曉晴。飯後赴廠驗米。獨汲縣無倉。米皆露

積。覆以席片。雨雪皆可慮也。行文令其修建。以為明

歲之用。各幫泊船。均有地界。徐前後幫。以任城幫

占其泊船之處。具稟申訴。委內黃主簿鄭長煦往勘。

二十九日。開廠米收完。署彰德府劉芾林刺史同年

蔭棠來次。接邊袖石茂才。浴禮。在府署。書以詞。佐筆札。新歸里。

見寄。強酌臨卽酒。病相如天涯游倦。鷄裘都舊。不

轉漕日記

卷一

七

是饑來驅我急。肯踏軟紅奔走。多感是風流太守。燕

寢凝香容借榻。儘燒蘭擘錦周旋久。驪歌唱。黯回首。

清霜髣髴盡黃河柳。數歸程寒鴉老樹。夕陽古堠。遙

憶梁園今夜雪。官閣燈明如晝。應也念鄒枚賦手。量

取三升知已淚。倩西風吹上君懷袖。重會面。幾時又

調寄金縷曲。余和日。自飲離亭酒。黯銷魂。屋梁落月。幾回

感舊。匹馬河干衣袴褶也。逐征塵北走。差勝似梁園

株守。鄴下山川憑攬勝。掉吟鞭。倍愴分襟久。雲樹杳

幾搔首。新詞一闕。羸周柳伴魚緘。傳來驛使。寒梅亭堠。別後相思。今暫慰。浣讀堪消短晷。真抵得。河梁攜手。爲報踈狂。仍故態。倒金尊。起舞揜長袖。尋舊約。隔年又。門人愛春圃。進士七來謁。蒙古人河南駐防丙戌春闈所得士畱於公館小住。

十一月初一日黎明詣關帝廟大王廟行香。彰德營熊參戎殿元來拜。

初二日衛廠懷廠米收完。劉芾林暨總運監兌等移

轉漕日記

卷一

六

尊公請

初三日彰廠米收完。請熊參戎張都閫並答劉芾林諸君席。平後幫空運千總文陞抵次。

初四日各廠收麥。向例先收花麥。至收豆後。方收白麥。

初五日爲余生日。畱劉芾林等早麵。晚間與幕中諸君子小酌。仍用袖石韻。作金縷曲白壽。且盡杯中酒。再休論風塵面目。年年依舊。五日暫權京兆事也。逐

監司行走。假頭銜。糧鹽分守。幾點輕霜。飛鬢角。攬青銅。始訝吾衰久。年少景。怕回首。寒姿本自同蒲柳。况移來紅塵大道。秋風古堠。四十餘年。彈指過。何事消磨。白晝滿盤棋。讓人先手。莫謂桑蓬。虛遠志。喜清風。攜得盈雙袖。歌覽揆。這番又。

初六日赴廠驗麥。麥質乾燥。惟多稗而雜土塊。風颺以去其稗。篩簸以去其塊。僅歷開衛懷三廠。天已曠暮。不及赴彰廠矣。陳金麓同年宗魯於吏部郎中

轉漕日記

卷一

六

任內乞養回籍。枉道來訪。是日同雲密布。天氣驟寒。意必厚得雪澤。乃夜分微作飄灑。不成分寸。旋即晴霽。

初七日赴廠驗麥。由彰廠歷衛懷二廠。仍以前法治之。未到開廠。又復抵暮。永雲樵司馬等在內。黃汪明府公館。請劉芾林晚飯。邀余作陪。即席有贈。仍用袖石韻。勸酌紅兒酒。不比那梨園供奉。風光太舊。素口蠻腰。都韻絕。盤內明珠。雙走問誰是。杭州太守好。

是眼波撩逗處。奈禪心絮已霑泥久。孤負爾。儘回首。
青青却惜章臺柳。怎禁他行人攀折。長亭短堠。幸
許西園陪雅集。良夜拚教作畫。聽一曲琵琶妙手。歸
去著書人不寐。恨添香。少个雙紅袖。知後會。定還又。
初八日。各廠均置篩篩麥。晚間呈樣尙佳。燈下閱公
文感賦。倏忽煙雲過眼忙。拈毫也自費丹青。幾番
驛遞勞奔馬。一半空文等餽羊。官吏承行多玩愒。
朝廷立法本精詳。後人那敵前人智。毋作聰明亂舊

轉漕日記

卷一

辛

章。子刻出查夜。各廠巡警甚嚴。馬上得句。村市
靜無譁。人煙有萬家。遠燈行熠燿。急柝亂蝦蟇。飛鏃
寒風勁。彎弧缺月斜。青驄歸得得。一路踏霜華。
初九日。衛廠懷廠麥收完。赴彰廠查驗。麥色自過篩後。
甚潔淨。臬司因直隸捕獲大河二幫。習教水手魏
蘭白二等。供出夥黨多名。行文通緝。委候補知縣周
煦徵來。次查糧船水手。有無習教匪徒。當令各幫運
弁造送水手名冊。轉飭總運等。及內黃縣會同委員

明日前往點查。
初十日。開廠彰廠麥收完。劉芾林定於明日回彰德。
晚間設餞。並邀委員周令一敘。
十一日。各廠收豆。
十二日。接中丞牌文。以籍隸內黃蘆商張履萃。欠課
悞運。查封備抵。委內黃縣及周令同往抄沒。並有籍
隸上元而在汴省游幕蘆商王昌濟。亦以悞運同科。
其寓所資財。移司委員查抵。是日傳各幫運弁晚

轉漕日記

卷一

壬

飯。壽田家叔錫晴自河開赴汴。路過楚旺。欲留小
住。
十三日。赴廠驗豆。豆質乾燥。稍帶灰土。飭令風颺。惟中
雜黃綠豆。雖不及萬分之一。然星星觸目。究嫌成色
不純。黃綠豆較黑豆價昂。斷非有意攪和。蓋於播種
時。闖入也。竟無法汰之。詢知往年亦多類此。姑准入
廠。
十四日。因本年臘月初九日。為家叔六十初度。演劇設

席預爲稱慶。

十五日冬至黎明率總運各官在關帝廟叩賀

聖節敬成一律節逢長至一陽生綿葢脩儀賀聖明

鳳掖遙瞻金闕迥鴈班迴憶玉堂清定知計日祥

雲沛且喜今宵皓魄盈春信果然同黍谷千倉積粟

賦抵京家叔偕門人愛春圃赴省

十六日各廠豆收完連日查究各幫水手均無習教

之人惟臨後幫水手張麻子與直隸咨緝名單姓名

轉漕日記 卷一 三

籍貫年貌相符屢經委員等研訊不承本日親行提

訊亦無確供自係恃無質証飾詞狡展詳請解直隸

案質審

十七日赴廠驗收白麥麥質乾燥顆粒亦飽綻少帶稔

糝先用風車搗之再用簸箕揚之接徐後幫運官

王光烈稟因上年盜米革丁陳六吉汪萼南涸跡在

次飭內黃縣拿解徐州衛究辦

十八日巳刻當堂發各幫支軍銀本年應發支軍銀

二萬五千九百二十兩六錢七分二釐除扣存徐前

後兩幫在壩借支辦公等項銀一千四百七十三兩

二錢六分一釐外應發銀二萬四千四百四十七兩

四錢一分一釐先發銀九千零四十七兩四錢一分

一釐約十分之四下餘一萬五千四百兩發交總運以備

各幫沿途支領原帶庫銀二萬四千兩計不敷銀四

百四十七兩四錢一分一釐先行墊發

十九日早飯後赴各幫驗船由徐後幫逆沂而上至通

轉漕日記 卷一 三

州幫止約長二十餘里各船器具齊備艙內鋪藉亦

復完整日來天氣晴暖河內絕無流澌可占利涉

事畢又赴座船一覽船共四隻書役各一隻余與幕

友各太平船一隻倚窗小坐啜茶而歸

二十日巳刻赴開廠率總運監兌傳集各幫運弁當堂

烙斛以部頒鐵斛爲母將各州縣所製新斛較準加

以印烙封貯待用回館張撥派漕糧榜某縣應兌

某幫也是日白麥收完臨後幫空運千總齊漳

抵次

二十一日巳刻赴開廠率總運監兌眼同各幫運弁查驗糧色

二十二日辰刻赴開廠率總運監兌祭倉神開斛兌運漕倉十詠探筒欲試探囊智攜來釣月筒長虹憑貫白積蠹漫藏紅兵法攻心上文機學理工金針如可度治粟有同功樣盤米色先呈樣倉人進滿盤摘來星的燦擊到月團樂棄取平心酌精

轉漕日記

卷一

五

蠶稱意難躊躇冰鑑握莫謂取材寬鐵斛鍊此錚錚體平量一斛珠肖形分子母依樣畫葫蘆累黍頒嘉量傳薪驗合符化身千億在胎息憶洪鑪布袋縫就機中素黃雲一袋裝漸教山阜積不費斗升量人跡隨流水肩頭送夕陽將軍休負腹裏飯任徜徉簸箕妙取南箕象臨風用簸揚憑看珠錯落惟任手低昂惡似祛稂莠居前愧糶糠田家同此景秋晚布裙忙埽帚莫笑千金享棲糧待掃除

空場平似鏡短帚曲如梳稼穡三冬後雲烟一瞥餘呼童還憶否庭院落花初蘆席畱得寒蘆影鋪來席萬條倉箱憑覆藉風雨戒漂搖薄翼層層展明珠顆顆跳烟波尋舊夢絮雪壓輕橈竹篩密織玲瓏竹頻搖米入篩燕泥拋窸窣珠網結參差端賴虛心受何容細目遺一塵原不染風格此君宜風車忽聽輕車走吹噓滿腹中亂拋千粒雨飽送一輪風不藉馳驅力惟資鼓盪功寒宵聞軋軋隔巷紡

轉漕日記

卷一

五

聲同木杵雨粟君休訝迎風撒一杵黃梁堆片席白木把長鑊作隊隨鴉集餘糧任鳥銜漕艘方兌運計日挂征帆二十三日委試用府經歷俞敦本解倉場輕資折席銀八千三百七十九兩五錢八分三釐飯後拜客夜間不寐隨口打譚不覓歡娛不惹愁絕無一事攔心頭如何伏枕難成寐終夜朦朧澀倦眸到底癡人妄念多便無風處也生波升天入地非非想嚇

走南柯一睡魔。聞道禪家善制心。色聲香味不相侵。倘教一夢華胥穩。學念南無觀世音。佛法由來不可思。苦無慧劍斬情絲。不如且數更籌臥。拚得明朝起又遲。

二十四日。張撥派各幫津貼銀米榜。本年應搭運臨清磚三千九百三十九塊。到通交納。飭六軍幫均勻分配。候過臨清時裝載。委員周令回省。

二十五日。飯後習射。

轉漕日記

卷一

美

二十六日。濃陰竟日。雪意閣雲。入夜復晴。如此者屢矣。悵悵無似。作望雪詩。長至已經旬。祥雲猶未沛。方冬行春令。杲杲陽烏曬。黃埃一尺深。田苗渴欲壞。蝗蝻遺在地。來歲恐貽害。陰陽氣不交。甚哉早既太。虔禱遍山川。穆卜及蒼蔡。今日天驟寒。黑雲垂似蓋。不見雪作花。但聽風喧籟。入夜望長空。明星若編貝。誰把烟氛掃。還比并刀快。陰晴屢誤人。天公弄狡獪。我爲治粟臣。河水涉衣帶。漕糧半入艘。征途已告戒。對

此抱隱憂。耿耿殊未艾。焚香夜告天。願把封章拜。倘令瑞雪霑。醴膏滋沆漉。盈尺兆豐年。農夫得攸賴。拚逾十日期。不促征帆挂。或者天聽卑。一言納草芥。風雲渙號施。粧成銀世界。門人丁篠泉明府。嘉藻來謁。

二十七日。天復濃陰寒甚。委平後幫空運千總文陞。押運天津等處兵米。壽田家叔自省回楚旺。

二十八日。晴。臨前幫空運千總楊月桂抵次。改委

轉漕日記

卷一

毛

內黃主簿鄭長煦。解輕賫折席銀。食回網魚。戲成。網爲求魚設。魚偏觸網回。如何魚入罾。終向網中來。自是魚貪餌。非關網易罹。有網魚不見。得魚網不知。

二十九日。家叔歸里。

三十日。議駁裕州知州王彬。請將淮鹽減價敵私。稟王牧奉臬司。委赴南陽府屬新野唐縣等處緝匪。因該處界連湖北襄陽。襄郡所食淮鹽。較該處所食潞鹽

價昂私梟販運致潞鹽侵灌淮綱請將淮鹽減價敵私以固藩籬奉 中丞批行核議夫減價敵私固是一法然或成本較重商力又復疲乏一經減價則又恐缺運招私古人成法原不可執一論也使湖北鹽引滯銷該省早應議及况兩江制軍兼理鹽政因地制宜亦必量加調劑何待該牧鯁鯁慮之所稟殊屬越俎如以私梟充斥該處在所必經但當隨時緝拏以杜侵越 國課攸關孰能輕議減哉詳文駁之

轉漕日記

卷一

无

十二月初一日黎明詣 關帝廟 大王廟行香

初二日全漕兌竣 連日嚴寒河水間有冰凍之處札內黃縣暨十幫運弁撥派丁夫預備打冰

初三日辰刻祭 大王廟回館獎賞十幫弁丁以銀牌花紅羊

酒等物 督運開行詩以紀之 繫纜河濱一月餘連檣

北上快何如去來有定隨陽雁首尾相銜入貫魚舟楫誰勝巨川任斗升總是太倉儲尅期挽出中州境

好待飛章報 玉除

初四日委總運率臨前幫千總王恩錫平後幫千總廖壽彭徐前幫千總曹永平乘駕撥船打冰 各監兌

辭歸

初五日親率各幫弁丁打冰 首幫之前十幫分段敲

打本幫之前各幫自行敲打幫船隨打隨進 打冰

詞 運糧河畔船初乘運糧船下冰早疑扣舷且莫

歌水調自製新詞唱打冰 鐵鍬木杵森如林但聽

千夫邪許音薄冰打得琉璃碎堅冰打作搗衣砧

轉漕日記

卷一

无

不分淺瀨與深灘打過一灣又一灣前幫打冰冰早

泮後幫不打船行難 無人不似聽冰狐有船都作

負冰魚使君督戰入冰陣照見此心冰不如 連朝

打冰冰已開大船小船銜尾來挽入畿南合守東那

管前途冰作堆

初六日打冰 幫船均挽入直隸大名縣界出河南境

稟請 中丞入 奏並報明 漕帥 倉督 河帥

暨直隸 制軍

初七日打冰 廖運官以雙杉閣錄別圖求題

號菊屏 松江華

亭人能為三截句應之 衡水荒寒凍不流與君同

上木蘭舟披圖細認臨風樹恍在雙杉閣內游 驪

歌一曲唱當筵雪瓜留痕已十年

圖作於道光丁亥 贏得扁

舟載書畫風流果是米家船 年來閣子是誰憑定

憶尊鱸學季鷹打碎琉璃三十里為君題句細裁冰

初八日打冰

初九日打冰 賞十幫千總縐袖袍料各一端水手制

轉漕日記

卷一

三

錢二百千

初十日冰堅不能敲打遂於大名縣第六店一帶地方

泊船守凍報明 各憲

十一日因辦漕務奏銷留總運在船彈壓啓程回省辰

刻行三十五里東莊尖又三十五里井店宿 整頓

輕裝返汴城寒梅香裏度雙旌漕艘送去千帆穩河

水分來一勺清鴻爪又留今日跡馬蹄重問舊時程

行人莫悵歸期促佇看曙光兩度盈

十二日辰刻行四十五里濬縣尖又二十五里滑縣宿

衛輝府耿遜軒太守

省修

以開檢命案亦於是日

抵滑暢談久之

十三日辰刻行三十五里沙店尖又三十五里牛市屯

宿 本日天陰而寒大有雪意向夕復晴

十四日辰刻行十八里黃德集尖又三十五里封邱縣

宿

十五日辰刻行十八里新店尖又六里渡河又二十五

轉漕日記

卷一

三

里抵省謁 中丞暨藩臬兩司初更回省省視 堂

上兩大人慈體康健為慰 時通省尚未得雪於次

日隨班祈禱

二十日午刻封印 前在漕次將和邊袖石金縷曲詞

三閱寄河南府葉小庚太守前輩

申薌

茲蒙屬和並

以所刊天籟軒詞學新纂兩函見寄詞曰誰勸青蓮

酒訪遺蹤天津橋廢高樓非舊重葺寄巢

郡齋名 寬十

笏且息輪蹄奔走笑差勝槐安郡守六易星霜方秩

滿戀 皇恩奚啻三年久堪容膝長聚首 新詞忽
寄屯田柳伴梅花鱗函遠歷雙雙亭墩貽我三章金
縷曲快讀藉消寒晝應推是花間高手欲向旗亭偷
賭唱柰輸君先占雙紅袖同此樂幾時又
二十九日歲除 是日立春

轉漕日記

卷一

三

轉漕日記卷二

河間 李鈞 夢韶

十七年丁酉元旦隨 中丞詣 行宮叩賀

聖節並赴 文廟及 各廟行香赴院稱賀午初回署叩

堂上兩大人新禧合家歡慶 京師已於去臘十三

四日得雪尺許河南尙未 中丞委署開封府鹽捕

同知常司馬赴輝縣百泉衛水發源處取水擇於初六日

在 關帝廟設壇祈禱 是早天微陰暖甚午後風

轉漕日記

卷二

一

初二日移司轉請引 見咨文

初五日常司馬自百泉回隨 中丞在 關帝廟迎水

初六日卯刻赴 關帝廟行禮已刻得雪比至行午香

時六花飛舞匝地瓊瑤官吏同聲額慶斷續至初七

日丑刻止積厚已四五寸矣喜而有作 屢詣 神

壇事禱祈縉紛瑞雪正逢時恩霑大地應知溥澤沛

新春不算遲愛惜莫將花逕掃殷勤先向麥田滋降

康都是豐年玉嘉貺何由答 吳慈 撒鹽飛絮白

成堆漠漠同雲黯未開。玉屑亂霏千里遍。冰花直湧
百泉來。遙知瑞色連。幾旬早聽歡聲動草萊。梁苑
何人工賦雪。好將賓客召鄒枚。署開封府萬荔門太
守和曰。殷勤盼澤又春祈。密灑祥霽正及時。嵩嶽雲
連千里濶。去冬曾於嵩山取水泉源珠散六花遲。寒威應使遺
蝗淨。生意潛教宿麥滋。呼籲萬民神感召。歡聲羣頌
上蒼慈。飛絮成團玉作堆。同雲匝匝驟難開。豐
占歲首三農喜。復見天心七日來。梁苑寒光搖棨戟。

轉漕日記 卷二

二

闕風高唱下蓬萊。陽春一曲真難和。白戰誰銜壯士
枚。
初七日。接總運稟。知運河水泮。糧船已於初一日開行。
初八日。謝降。中丞來署盤庫。
初十日。又雪。連日據各州縣稟報。通省均已得雪。大
者盈尺。小者五六寸不等。不勝欣慰。
十三日。又雪。
十四日。蒙中丞發給咨文。委佐雜三十餘員分赴

各府州查鹽

十五日。又雪。家君二月初一日生辰。因即日押運北
上設筵演劇。預行稱祝。喜雪詩連日和者甚多。摘
一錄數章。學使趙蓉舫給諫同年光和曰。歲首祥霽
應禱祈。春膏豈必異冬時。天心蘊釀原非靳。人意歡
騰轉爲遲。六出繪成豐稔兆。百泉分得坎流滋。麥苗
暢茂蝻萌淨。闔澤優霑慰。聖慈。世界銀粧又玉
堆。東風一夜凍雲開。噓將春氣氤氳至。散作天花次

轉漕日記 卷二

三

第來到處歌聲喧。葭屋連宵詩夢憶蓬萊。坡仙新詠
傳鈔遍。梁苑重題愧賦枚。甲午季冬拙作喜雪辱承賜和藩司朱蔭
堂方伯樹和曰。天公有意待虔祈。恰值蘇門水至時。
一勺降靈休見少。三農慰望未嫌遲。嶸山早領和甘
味。梁苑欣覩土脉滋。帝力。神功昭感格。歡生萬
彙荷。鴻慈。爲盼堦前雪作堆。靈壇預定隔年開。
天從元日連朝釀。澤自皇都次第來。繡甸有人歌
祿。深玉樓無處不蓬萊。回思歲內關心卜。摸到金錢

第幾枚臬司楊桂山廉訪年丈振麟和曰豐年降玉

詎關祈端為祥雲已後時客臘春光晴益新正雪

意釀遲遲風雲和會中天普嶽瀆鍾靈大地滋一辦

心香同請命兩河蒼赤戴宸慈遙見天花散作

堆層城一夜玉梅開春燈爛漫連宵打賀版頻番待

伴來一百七縣州縣先後報雪芳甸地應蒸沆瀣瓊樓人訝住蓬

萊萬家喜氣騰歌詠梁苑詩成勝賦枚署南陽府鄒

鍾泉太守同年鳴鶴和曰青壇虔接上辛祈帝鑒

轉漕日記 卷二

四

臣心雪及時入地蘇融欣已遍自天蘊釀故應遲如

期喜逐雲霓望潤物還同雨露滋全豫吏民翹首切

一誠默感 昊蒼慈未消前積又成堆是處農人

笑口開百道遠分泉水足萬花飛簇嶽雲來祥雲先

已呈京國惠澤旋教遍草萊芋甲吐新豐歲兆東風

拂處詠條枚署彰德府劉蒞林刺史同年和曰穎粟

關懷為麥祈六花如掌正乘時歲逢酉熟嘗先溥瑞

應寅恭澤未遲飛絮漫空紛舞艷流膏入土暗含滋

年頭三白農心慰率育恩濃荷聖慈遙望彝

山玉作堆春城無處不花開連番德澤從天降一片

歡聲動地來東閣爭看摘翰藻西疇莫更歎汗萊歐

蘇高詠編成帙佳句難憑闔數枚候補同知黎藕華

司馬淦和曰積誠幾度事虔祈連名飛翼補臘時後

素有胎彌皎皎先花等伴故遲遲諺以雪不即消為等件祥徵

集霰雲濃合潤比流膏露暗滋勝似雨金并雨玉降

康全賴上蒼慈萬象全包失眾堆浩然一白望

轉漕日記 卷二

五

中開歡生新歲偕春至清極深宵儼月來瓊采遍裝

南苑樹醴膏已醒北山萊陽春高調原難和勉效鄉

人大小枚四叠錄署祥符縣管樹荃明府貽莊和曰自

盼祥翼曉夜祈東風送喜恰乘時事求稱願原非易

澤倍知甘轉為遲嵩嶽同雲神力溥衛源分潤物

華滋崇朝慰滿三農望仁愛由來感昊慈珠玉

隨風散作堆琉璃世界一時開恍疑月自塵中度真

覺春從天上來岳牧丹誠通冥漠神仙清夢隔蓬萊

歐陽禁體難追步。那數梁園舊馬枚。洛陽縣鄒松友

明府堯廷和曰。信有真靈應禱祈。新年瑞雪未過時。

雲邊舞倦依依墮。天外飛來故故遲。春色漸融民氣

樂。土膏潛潤物華滋。謳歌早愜三農願。煦育全憑

覆幬慈。片片飛花積作堆。便教頃刻也能開。無邊

清景隨心領。不斷寒光撲面來。隴畔恩膏滋沆漑。

眼前世界認蓬萊。麥秋預識田家樂。餅餌盈盤不計

枚。三疊錄一陽武縣許菊士明府廣謨和曰。年豐更作屢

轉漕日記 卷二 六

豐祈虔禱靈壇雪應時。玉戲天公頻獻瑞。花開人日

未嫌遲。早教破凍寒梅吐。佇看連雲宿麥滋。感召祥

和欽大府。歡聲到處頌仁慈。連番積素已成堆。極

目寒雲尙未開。大造無心知廣被。陽春有脚喜同來。

九天咳唾傾珠玉。萬戶耕耘闢草萊。雅集梁園羣作

賦。監司高詠壓賓枚。鄭州施曉巖刺史熙和曰。纔呼

如願打灰堆。又見冰花處處開。匝地祥雲經歲到。滿

天飛絮送春來。頓教芳信傳梅柳。共喜醞膏遍草萊。

我向程門類立雪。賈餘勉效士行枚。錄一候補縣王滋

庵明府治泰和曰。瓊瑤霏屑萬花堆。四望空明眼界

開。恰好壇前風送到。恍如車後雨隨來。甘膏普被中

原麥。厚澤無分下地萊。預卜順成年穀稔。萌生先已

達條枚。錄一邊景韶副車表兄筭和曰。蒼穹元默應

齋祈。飛灑祥霏幸及時。帝里霑濡恩既渥。天工醞

釀候非遲。花開昨夜千林滿。玉種豐年百穀滋。更喜

遺蝗深入地。村村歡抃戴鴻慈。幾處平鋪幾作

轉漕日記 卷二 七

堆。同雲一色未曾開。澤如好雨量深淺。舞趁迴風勢

往來。銀海頓教裝世界。瓊樓真覺到蓬萊。陰陽變理

關台輔。名覆金甌應卜枚。星槎家叔奎垣和曰。迎到

仙泉共禱祈。連朝瑞雪喜知時。迴風舞絮逢春早。著

樹如花破凍遲。大地繽紛同布縠。新苗醞釀慶蕃滋。

探梅回憶西泠路。曾踏瓊瑤訪淨慈。霏霏鎮日宿

雲堆。入望晶瑩倦眼開。匝野塵消銀海澗。半空風戰

玉龍來。團茶小閣思陶穀。春酒高堂戲老萊。膏澤霑

需知歲稔已看生意動條枚。下南廳高樞庵司馬。
 步月黃沁廳于邗山司馬。卿保密縣王仁庵明府。應
 定項城縣許蕙庭明府。樸東河試用李明府。應
 西亭家蘭唐海瓢晉錄兩少尉幕友高君。承錫查君。
 變勤鄒君導源均有和章佳什甚夥不及備錄。
 十七日接總運及各運弁稟知糧船因阻風雪又河水
 淺滯行走甚緩初十前僅可抵龍王廟也。大名因定
 於二十五日起程。

轉漕日記 卷二

八

十九日午刻開印。自得雪後官民同慶僚友各設春
 盤互相酬酢幾於應接不暇從此應酬稍減可免酒
 食之困矣。蓮舫舍弟銜自家來署。
 二十二日雨。自辰刻斷續至申刻止約有三寸積雪
 未消又逢甘澍土膏飭起庶彙欣榮洵豐年兆也再
 登前韻誌喜。密雨如絲不待祈無聲潤物恰知時。
 行春且喜甘霖早。饑歲無妨瑞雪遲。葭屋又霑新澤
 溥。麥田深接舊痕滋。兩河士女笙歌沸共飲醲醑感

聖慈。積素還畱玉數堆。溟濛不放濕雲開。省耕
 早看青犁出。灑道剛迎絳節來。是日在藩署瑞靄幾
 重迷草樹。恩膏一例遍蒿萊。催詩好續梁園賦。喜
 雨亭中客召枚。
 二十三日委候補同知黎司馬會同南陽府赴楚豫交
 界查勘行鹽引地並議緝私章程。題幕友張逸舟
 積農桑圖。識君未及少年時。鶴樣清臞髯有絲。展
 卷今番欣一晤。當年張緒好風姿。半依山色半溪

轉漕日記 卷二

九

光綠樹陰中看插秧。安得攜家圖裡住。與君同占水
 雲鄉。陳筠軒堯松賣卜圖。跣趺領會靜中緣。一
 縷沉沉裊篆煙。底事勞君頻屈指。指頭悟澈石頭禪。
 身坐盤石一。盤陀一片証三生。過眼雲煙看得清。
 手作屈指狀。遮莫迷津能指引。升沉懶去問君平。
 二十四日辭行。中丞暨司道以下俱來送。
 二十五日。以行裝尚須檢點。改於次日起程。
 二十六日辰刻起程。仍與湯薇堂胡晴臯邊聯璧同行。

出城後日暖風和。纖塵不起。土膏滋潤。麥隴回青。真好氣象。卽景成句。籃輿欸欸出城闔。滿眼風光及早春。殘雪依稀。彈野雀。暖風駘蕩。醉行人。幾絲綠挂楊枝。早萬隴青。回麥氣勻。遙望帆檣。徐度影。吟鞭又指大河濱。二十五里抵柳園口。祭河登舟。順風下水。頃刻達彼岸。又六里新店尖。又十八里封邱縣宿。值張西林明府太夫人七十生辰。綵觴宴客。余與幕中諸君登堂稱祝。同預賓筵。

轉漕日記

卷二

十

二十七日辰刻。遇下北廳龔司馬慶祥亦來稱壽。少談而行。三十五里黃德集尖。值南皮張內弟光泰來訪。遂與偕行。又十八里牛市屯宿。時甫申初。二十八日辰刻行。三十五里沙店尖。又三十五里滑縣宿。未至數里路旁有園。遙望樹木葱鬱。停轡一游。園澗數十畝。雜植果樹。惜別無池亭之勝。主人郭姓。甚樸愿。畧致欸曲而別。晚接總運稟知幫船於十八日抵山東館陶縣。前題強忠烈公祠詩已蒙婁

明府勒石。因屬代備牲醴。於明晨致祭。連日暖甚。夜西北風峭寒。

二十九日辰刻。詣強忠烈公祠致祭。木主神龕。粧飾一新。寓人皆已驅遣。庶昭誠敬。碑立於階下。刻工尙好。其陰則刻薇堂晴臯聯壁諸作。行二十五里。濬縣尖。早起微風而暄。愈行愈厲。飛塵撲面。寒襲重裘。浮邱山碧霞元君廟。有社會。香侶雲集。過其下本擬一登。爲風阻輿。晴臯聯壁往焉。余去歲游大伾山。未謁

轉漕日記

卷二

十一

禹廟。深以爲憾。遂於飯後與聯壁復登大伾。呂祖洞萬仙樓諸勝。以次游覽。山上風勢愈猛。層巒疊嶂。高不勝寒。振袂飄然。幾欲乘風飛去。下至道院少憩。復由觀後繞道而南。乃至禹廟殿三楹。中塑聖像。前爲石亭。已頽敗。階下有王文成碑。刻賦一篇。未及卒讀。又有碑刻七律一首。作者爲明人永嘉王叔臬。詩曰。初冬飛蓋拂晴雲。共陟嵯峨探秘文。河勢已非神禹鑿。山形迺自太行分。崖端彷彿懸金粟。洞口虛無散

紫氛登覽壯懷聊此寄。酒闌歸路已斜曛。余亦口占成句以紀游蹤。絕巘臨無地。峻嶒不可攀。為瞻神禹廟。又上大伾山。振策探仙境。垂旒識聖顏。河流迷往蹟。澗水聽潺湲。申初下山。風沙迷目。加緯夫挽輿而行。三十三里。過搭襪村。天已昏黑。籠燭前進。又十二里。井店宿。

三十日辰刻行。風止天晴。餘寒料峭。三十五里。東莊尖。內黃汪明府來迓。又三十里。渡衛河。又五里。抵楚旺。

轉漕日記

卷二

圭

行館舊地重來。風光如昨。但浮屠桑下。不過三宿緣耳。定於初三日下船。漫成一律。竹馬兒童夾道譁。戟戟清

肅又停車。別無多日偏經歲。來是重游似到家。宿雨萌生新砌草。春風吹淡舊窗紗。匆匆暫把征塵掃。銀漢還乘貫月槎。薇堂和曰。身節遙臨靜不譁。部民爭迓使君車。春風送暖開三迓。甘雨含膏被萬家。把酒躬陪青案玉。敲詩日侍絳帷紗。揚舫更泛桃花水。星漢欣隨博望槎。晴臯和曰。弓刀一隊靜無譁。候館重

迎使者車。難得再來人。望歲似經小別。客還家。新詩疊織機中錦。舊句看籠壁上紗。星漢待探牛斗路。壯遊何幸附仙槎。

二月初一日。家君誕辰。謹於堂上遙祝。早起大風。已午間微雨。晚晴。回拜楚鎮文武各官。贈汪明

府。宦海知誰臭味同。令君高誼古人風。口碑爭頌循良吏。眉壽欣瞻矍鑠翁。年七十餘尚健。麥隴千村融地脈。棠陰一路接天雄。內黃界連大名。汪倫送我情無限。都在桃

轉漕日記

卷二

圭

花潭水中。

初二日。續發行李下船。添雇小船一隻。分載從人。發省城信。暨家書。汪明府辭歸。內黃營張都閫來候。亦即辭歸。以明日祭文昌也。署內黃主簿羅參軍。萬清。以硯一方。扇一柄。贈行。扇頭詩畫。皆所自作。畫秀詩太纖。

初三日。飯後登舟。欸乃一聲。平流如掌。篷窗閒坐。胸次悠然。余自戊子歲。于役粵東。泛舟兩月。數年來輪蹄

馳逐僕僕風塵。偶然橫渡黃流。無復舟行之趣。此行
差快意也。乘興爲詩。自泛星槎已十年。放舟又擬
小游仙。好乘春水來天上。直送行人到日邊。錦纜徐
牽三尺雨。竹篙輕點一溪煙。轉輪促我郵程急。莫認
襄陽書畫船。意有未盡。再成一絕。鶯聲噫噫柳
如絲。緩蕩煙波艣一枝。記否嚴冬風雪裏。耐寒曾唱
打冰詞。行十八里。晚泊劉垌。清豐縣地。入直隸界。
清豐古頓邱地。詩送子涉淇。至于頓邱是也。漢京

轉漕日記

卷二

十四

房邑人。易學甚精。長於占驗。以孝廉爲郎。元帝時。日
蝕陰晦。房上疏指陳時政。爲忌者所中。下獄死。張
內弟自陸歸里。

初四日。卯刻行。五里過第六店。

去歲幫船
守凍處

河面漸濶。風

逆不得速進。引緯而行。約三四十里。天已曛暮。遂泊
不及傍村落也。入直隸界後。兩岸青青。麥田彌望。
桑梓關懷。爲之一慰。

初五日。風仍不順。且時而擱淺。雖嚴催不能着力。終日

推移。又僅行三四十里。仍未依村而泊。閱通鑑感
晉諸王事。羊車一去。桃符死。典午癡兒作天子。蝦
蟆聲在華林園。宮中獵獵南風起。南風起兮將若何。
魁柄旁移倒太阿。家事紛紜竟難了。可憐同室日操
戈。趙王倫與齊王冏。皇家太弟成都穎。楚及淮南皆
至親。親藩又自長沙領。東海河間分稍疎。天潢一派
聯文景。文景雄猜作法涼。遂令奇禍伏蕭牆。江山奪
得曹瞞業。畱與兒孫作戰場。骨肉參商古未有。喋血

轉漕日記

卷二

十五

官庭爭碎首。鷓蚌相持苦未休。坐教利付漁人手。胡
騎紛紛上殿來。忍看青衣喚行酒。龍顏早未識劉郎。
荆棘銅駝歎洛陽。自爲驅除啟新主。一言慟煞豫章
王。又詠晉肥水之捷。百萬貔貅化作塵。江東勝
算出何人。遂教國脈終存晉。纔識天心已厭秦。偶爾
桓沖言不效。果然王猛見如神。圍棋賭墅無聊甚。折
屐匆匆喜是真。

初六日。天未明。卽聞鳴金開船。意可趨程前進。乃行未

數里狂飈怒發浪湧有聲終日維舟未移寸步即來
船亦滅迹矣悶而成句 船頭浪打布帆垂盡日依
依傍水湄怪底宦途多踳踳行舟也被逆風吹 余
船泊南岸別船泊北岸幕中諸君終日未得一晤可
謂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矣 大名府陶鳧薌太
守前輩標以東來迓

初七日卯刻行三十里泊龍王廟距大名府城十八里
有縣丞分駐於此 大名古魏地唐曰魏博又曰天

轉漕日記 卷二

七

雄宋升為北京置畱守明為大名府 國朝因之大
名元城附郭兩縣大順廣道駐此 五鹿墟在城東
即晉公子重耳乞食處馬陵道在城東南即孫臏伏
弩射龐涓處 唐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與澤潞節度
使薛嵩為婚姻常有吞併之志嵩家青衣紅線能劍
術乘夜盜承嗣牀頭金合承嗣懼其謀遂寢宋寇準
知天雄軍契丹使過曰相公重望何以不在中書準
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韓琦畱守

北京重九宴客有詩云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
晚節香後人為建晚香亭 晉東晉元城人疎廣之
後因避亂改姓官著作郎嘗補笙詩宋潘美大名入
從太祖征伐數有功以不救楊業致有陳家谷口之
敗劉安世元城人官臺諫遇事敢言稱殿上虎 飯
後往拜陶鳧薌前輩鳧薌與余同出孔荃溪夫子之
門昭慶原任貴州藩司先官清河道因案聖誤降補是職傳學
有吏治素耳其名一見如故少談往拜大順廣道陸

轉漕日記 卷二

七

費玉泉瓊觀察觀察為易州牧時相圃舍弟鉅任廣
昌學博蒙其薦舉以疾未晤晤大名縣沈明府炳章
元城縣於明府斯年復回郡署晚飯鳧薌前輩方輯
畿輔詩傳託余代為採訪並以所刊詞綜補遺見贈
談次知山東濰縣教匪馬剛入署滋事首逆已獲因
叩其在 文穎館遇賊事嘉慶十八年林逆之變鳧
薌充 文穎館纂修九月十五日入直賊自 西華
門入者先撲 文穎館殺堂吏數人鳧薌在複室校

書其僕拒賊於門身被數刃方危急間聞外有呼者曰此非路也賊闕然去呼吸存亡可謂再生之慶矣回船鳧鄉前輩暨沈明府俱來拜別後投以詩曰尺書幾度付郵筒客路欣教雁贄通東道盤餐賢地主北門鎖鑰古天雄使君行部多隨雨太史吟壇徧采風好是晚香亭畔坐黃花老圃屬陶公

初八日卯刻行十餘里又遇大風泊趙家寨元城縣地萬籟調刁艤舟竟日傍晚風少息又行數里遂泊元城

轉漕日記

卷二

六

縣於明府在小灘距龍王廟四十里相候知船不能到遣人來饋肴蒸並告知明日丁祭而回

初九日卯刻行二十五里過小灘又四十五里泊衛家淺館陶縣地入山東界本日天氣晴明微風蕩漾舟行甚駛朱子詩日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洵有味乎言之也賦得此日中流自在行得流字五言八韻

不費推移力春江送客舟夷猶行此日自在想中流竹箭三篙浪垂楊兩岸樓煙波隨浩蕩風雨幾

句留高挂帆初穩輕搖艤亦柔曠觀憑縱目利涉記從頭是處堪容與伊人任溯游乘槎欣得路仙境訪瀛洲觀岸上拉繆者又成一律微風披拂霽煙靈滑笏春流淨若措舵手屢教魚尾掉緯夫遙見雁行排河渠迤邐如長巷船室清幽勝小齋閒倚蓬窗無箇事幾回撥悶檢詩牌

初十日卯刻行十餘里又遇大風泊兩時許又十餘里過南館陶村名蓋館陶廢治也又二十里泊李家園館陶

轉漕日記

卷二

七

晨起攬鏡鏡裡顏如舊惟嫌兩鬢蒼飢驅廿餘載失却少年郎壯志應難副童心尙未忘蛾眉時一畫老婦拜姑嫜過南館陶接鳧鄉前輩和章

河干纔別遞吟筒衣帶盈盈鯉信通錦纜牙檣新轉運玉堂金馬舊詞雄清才合賦梁園雪妙筆曾傳粵

海風觀察著有早晚姓名書御展自天題處奏

膚公欲傾家釀醉郵筒師友淵源一脈通秋雁名篇推李嶠元亨奇字問揚雄余與觀察同出孔荃溪夫子門下苔岑

夙契來今雨。燕趙重煩補國風。河嶽英靈遺集在。藥

籠準擬乞梁公。再疊前韻却寄。報章欣又接書

筒。佳什重將款曲通。梁苑賦才今寂寞。鄴臺詩骨劇

沉雄。大名亦多君下筆濃垂露。笑我停橈慣阻風。此

去遺珠搜故里。定期集古助歐公。月下與聯壁登

岸閒步。夜大風。船身震撼寒氣撲人。

十一日卯刻行二十餘里。過館陶縣。館陶古陶邱地。

禹貢導沈水東出於陶邱北是也。漢曰館陶。今為東

轉漕日記 卷二 三

昌府屬縣。水次距城約三四里。隱隱可望。又二十餘

里。遇風少泊。繼以微雨。又數里。泊傅家頭。仍館陶地過

館陶。得四絕句。綠繞春城水一篙。煙中遙望戍樓

高。芊綿草色如相送。柔櫓聲中過館陶。綠繞孤村

水一篙。樹陰斜颭酒帘高。杏花消息風吹透。燕子聲

中過館陶。綠繞平疇水一篙。荷鋤人去夕陽高。麥

田兩岸青無際。布穀聲中過館陶。綠繞長堤水一

篙。幾株濃覆柳陰高。柔條不繫扁舟住。細雨聲中過

館陶

十二日卯刻行十里。過尖莊。臨清州地又六十里。泊菜園。距

臨清不及十里也。接總運稟知幫船於本月初四日

過臨清。蒼茫野色又黃昏。盪入煙波月一痕。沽酒

難尋紅杏墅。泊舟多傍綠楊村。琴書自得窗間趣。雞

犬遙聞岸上喧。指點清泉前面是。明晨準擬叩關門。

十三日辰刻行五里。過南水關。署臨清州候補同知貴

格以東來。關以纜為之。兩岸之間橫牽為界。迤東曰

轉漕日記 卷二 三

大關。則限以牓。即南糧幫船所由之會通河也。設牓

七十二。蓄水濟運。故俗曰牓河。至此合流於衛。又五

里。泊臨清西關外。日尙未午。本擬飯後再行。綠家丁

船戶。上岸買什物。人不能齊。遂止。臨清古為清淵。

又為清泉。元魏始曰臨清。本縣治。今升為直隸州。南

北衝要。運道所經。設關權稅。巡撫委知州監收。山

東糧船。尙有在河下候兌者。知前幫未開行也。明

謝榛州人。布衣工詩。列前七子中。乾隆三十九年。

逆匪王倫作亂連破壽張堂邑陽穀等縣遂圍臨清

舒將軍赫德率禁旅討平之臨清雜詠折柳為

樊不可攀一繩橫互水中間於今虎豹真無勢估客

謳吟曉度關盈盈帶水湛清波歲運皇糧百萬

多南自江淮北漳衛千秋利澤會通河何李才名

孰比倫布衣當代有詩人東邦壇坫多風雅今日誰

為謝茂秦曾作圍城遞紙鷲天戈一掃靖烽煙兒

童此日頭都白小劫滄桑六十年發家書暨山東

轉漕日記 卷二

三

經秋山撫軍額布候啟晚間月色朦朧與聯壁由

馬市街赴關上一游臨水有名靈閣蓋取有仙則名有龍則靈之意

未入歷頭二兩廂坐岸上觀漁人搬罾

十四日辰刻行未數里濃陰四合細雨廉纖萬點輕瀝

波紋如繡不但眼前好景滌盡塵氛甘澤一犁更足

為農人慶也雨意連綿大有終日之勢遂泊賦得

春帆細雨來得春字五言八韻坐對溟濛雨輕舟泛水濱

平添三尺浪穩送一帆春蘊釀催花信霏微斂麴塵

濃垂沿岸柳涼撲倚窗人風颺千絲軟煙拖十幅勻

有痕天際影無恙客中身往跡思南海前途近北

宸恩波流浩蕩計日涉龍津申刻變而為雪

登岸一眺見有佛刹日淨寧寺古柏森然少事游覽

冒雪而歸

十五日天微明聞爆竹聲詢之為舟人祀神乃復就枕

辰刻興天已放晴行十餘里為風所阻過午始行又

三十餘里泊安泰寺仍臨清地詠明瓦窗以蛤蜊為之泛

轉漕日記 卷二

三

舟有客游春江木蘭之柁木蘭艤吟眸欲縱秋水雙

碧紗不羨玲瓏窗草間吠蛤其形厖此中別有光明

幢良工磨洗借奔瀧琉璃片片聲琤琮縱橫櫺格排

如杠眼前春色窺蘭汀水晶失色雲母降綺疏窈窕

明金缸更禁夜雨聲聲撞鄴臺聲價不可扛欲評真

質徒紛咤何如此瓦來南邦鏡中常看波淙淙泊船

且繫垂楊椿吹火烹鮮酌玉缸聽我水調歌新腔

安泰寺巨刹也與聯壁晴臯登岸欲往一游叩扉不

應歸坐岸上月色皎然聽晴臯吹笛

十六日辰刻行天氣晴爽微風不波六十里泊武城縣

西關縣為東武城古清河郡地今隸東昌府言子

所宰之邑乃南武城即今嘉祥縣也隸濟寧州又

是漫漫一日程名區指點最關情先賢別有絃歌地

空使游蹤到武城漢崔炎邑人長鬚偉貌魏武帝

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使炎代已而自捉刀立牀頭

既遣人問曰曹公何如使者曰雅望非常然牀頭捉

轉漕日記 卷二

七

刀人乃英雄也元魏崔浩亦邑人白皙如女子自比

張良而謂稽古過之撰國書三十卷請勒石以彰直

筆為忌者誣搆坐誅其他崔氏人物尚多故清河為

崔氏之望接總運稟知幫船於十二日抵德州山

東糧船尚未開行城垣以土為之頗形荒陋月下

與聯璧入城一覽街市尚繁庶臨河故也

十七日卯刻行風靜波平一路所見山東幫船絡繹不

絕六十餘里泊竹竿廂仍武城地接家書知幼女以痘

殤署開封萬荔門太守丁內艱遺缺以鄒鍾泉太

守同年接署月色甚佳與聯璧入村閒步傍岸

須登眺身勞不耐閒連宵欣有月一路惜無山村小

纔成聚河長慣坐灣迴看泊舟處燈火渺茫間

十八日辰刻行五里過鄭家口故城縣地少泊市廛殷庶巨

鎮也又十餘里風暴作終日不息遂泊入夜風更

劇

十九日卯刻風少定行十餘里萬竅怒號浪花如雪又

轉漕日記 卷二

七

不能進矣抵暮又行數里泊蘇家樓仍故城地過鄭家

口後河流曲折大率皆對頭灣蘇家樓村中舊有一

樓舟行三次見之故有三望蘇家樓之諺今圯迴

風吹送片帆斜蟻磨盤旋路幾又孤負行人三度望

畫樓何處是蘇家

二十日卯刻行未數里風又大作停泊終日既夕又行

數里泊賈家林仍故城地風姨肆虐簸浪揚沙船身加數

纜引之猶覺震動較日間更有餘威也悶甚故城

縣許小塘明府。瀚以東來並差人支更。阻風效張
平子四愁詩。前日之風風浪麤。狂姨拍手相揶揄。
舟子繫船白日卧。行不得也啼鷓鴣。美人贈我雲錦
帆。長繩十丈懸桅尖。我所思兮在鄉縣。故城欲挂帆兮
風已變。昨日之風風颼颼。浪花如雪堆船頭。挽過
三里又五里。綠楊望斷蘇家樓。美人贈我青竹篙。岸
草點破羅裙腰。我所思兮在德水。德州欲持篙兮風又
起。今日之風風怒號。長河滾滾翻銀濤。行人爲唱

轉漕日記

卷二

美

公無渡寸心被繫如猿狖。美人贈我木蘭漿。渡口桃
花映三雨。我所思兮在析津。欲蕩槳兮風未馴。明
日之風風何如。已聞畫角吹烏烏。安得冷然轉蘋末。
魚鱗春水明一渠。美人贈我長錦纜。條條牽惹垂楊
線。我所思兮在潞河。欲解纜兮風正和。五更風止
二十一日辰刻行三十里。抵故城縣東關許明府來拜
並送酒筵。詢之爲乙酉江西拔貢。與二三舍弟同年
也。清謹而有幹才。入城荅拜。故城古清河郡地。漢

爲甘陵。金曰故城。今爲河間屬縣。樓堞參差帶夕
陽。萬家煙樹鬱蒼蒼。一帆未出山東境。城郭俄驚到
故鄉。梓里文章舊有名。後先幾輩列蓬瀛。晦翁外
轉。朱紹庭侍御濂溪死。周六泉太守。年少今猶見。賈
成烈肅寧人。壽椿河間人。又二十餘里。泊四女寺。地屬山東
生。賈連生編修。疎故城人。恩縣距城五十里。恩縣於此兌漕。恩縣古爲貝邱
宋曰恩州。今爲東昌屬縣。四女不知何代人。舊說
謂其父母年老。以無子偶發慨歎。四女相顧謂曰。安

轉漕日記

卷二

老

見女子不能事親耶。遂易男子衣冠。孝養父母。終身
不嫁。寺原在北岸。中塑其父母像。四女巾服左右侍。
薇堂曾親見之。後圯於水。移建南岸。飯後與聯壁晴
臯入寺展視。祠三楹。狹隘已甚。無其父母像。四女巾
服如舊。各執如意桃燭等物。仍事親意也。舊碑沒於
河北。山東糧道張詩於觀察。祥河新立詩碣。序稱四
女宋氏。實姊姊五人。若莘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善
屬文。若昭著女論語十篇。唐德宗朝。悉入禁中。典秘

籍拜若莘尙宮。女官名若昭若憲嗣其職。若昭贈梁國夫人。若憲於文宗朝譴死。蓋據唐書尙宮宋若昭傳也。夫身入宮禁。若昭並受夫人封號。安云不嫁。既拜女職。自有采章。何以又皆巾服。且明言四女。似與若昭姊妹五人者。未盡脗合。証以薇堂所見。並所執之物。余終以舊說為然。賦四絕句。綺羅換着老萊衣。巾幘鬚眉世所稀。多少紅顏辭白髮。桃夭時節賦于歸。奇節天教聚一家。都將返哺慰慈鴉。田荆孟荀

轉漕日記 卷二

五

無顏色。報得春暉姊妹花。代父從軍有木蘭。歸來依舊訂紅鸞。空閨歲月高堂膳。更比沙場遠戍難。落日空祠傍水潯。客來瞻拜幾沉吟。生男未必如生女。移却人間父母心。附錄詩船詩。不櫛皆成國士風。故應祠廟此邦崇。十篇閨閣知論語。一傳才名附尙宮。衛水清泠涼月白。貝邱蕭瑟野花紅。年年轉漕帆檣利。極目靈旗澍雨中。

二十二日辰刻行。十餘里。抵畫兒樹。德州地徐前後幫船。

在此停泊。運官來謁。詢知幫內平靜。畫兒樹。廬南石相國夫子蔭漕祖塋也。有馬尾松兩株。輪囷如蓋。土人謂可入畫。故地以樹名。少泊往觀。其地河水環抱。樹木鬱葱。洵為吉壤。巍然一塚。無碑可讀。或即雅雨先生佳城歟。飯後又行。一路河南幫船。魚貫停泊。直抵關外浮橋。總運及各運官陸續來見。知山東船僅開三幫。尚須少候。方能前進。山東船共十幫。臨清關內五幫。關外五幫。關外者。德正濟左濟右臨東

轉漕日記 卷二

五

前臨東後等幫也。總運在前押行。關內者。濟前濟後東昌濮州東平等幫也。糧道在後押行。關內幫船。又因受兌各州縣。有在關外者。分出五小幫。仍濟前濟後等名附前五幫內。河南船向候前五幫開竣。銜尾而進。後五幫則在河南船後也。行三十里。抵德州西關。泊浮橋口。德州古平原郡地。禹津河在其境內。故曰平津。元魏為安德。隋曰德州。今隸山東濟南府。糧道駐此。國朝田雯號山薑。官至戶部侍郎。盧見曾號雅

兩官至兩淮鹽運使。俱州人以風雅名世。爲後學所宗。申刻。往拜糧道張詩。於觀察。觀察庚辰進士。由部曹。簡放博雅工詩。書畫亦所擅長。尊甫與家君同年。故春明舊雨也。自余出守後。別來將十年矣。歡然道故。以轉漕詩集見贈。復拜駐防營佛旗尉。貴城守營安參戎。明署德州沈明府。湘明府已赴余舟相左。平前幫廖運官。以詩稿請政。筆氣雄秀。雋才也。並呈二律。奉檄來曹鄴。登龍謁李膺。科名金殿

轉漕日記

卷二

三

早。品望玉壺澄。五馬梁園寄。千檣使節承。和平與公怒。嘖嘖弁丁稱。題就裁冰句。談詩色笑溫。粗官遇優禮。畧分竟忘尊。惠政元絃鶴。豪情太白樽。三江開府去。舊話許重論。余和曰。自訂蘭舟誼。詩名久服膺。英詞黃絹妙。藻思綠波澄。鄴下羣才掩。雲間一派承。平生甘說土。疊疊向人稱。又誦清風句。重將舊雨溫。耽吟逢賈島。壯志勗王尊。流水琴三疊。扁舟酒一樽。知君詩律細。剪燭好同論。接家書知舍姪文

入泮。

二十三日。詩於觀察暨佛旗尉安參戎。以次來拜。東昌府下河廳譚司馬。爲紹在州查河。亦來拜。總運水司馬移尊早酌。飯後。偕赴各幫。抽查糧石。均極乾燥。詩於邀午飯。並往校射。署東偏有園。高柳數株。方塘半畝。土山拱向。曲逕交通。頗饒野趣。箭亭題曰序雁軒。詩於有賦曰。繁鬲城之一角。拓園徑於十弓。序嘉賓以弧矢。闢小厦於蒿蓬。分行雁外。列坐軒中。孰

轉漕日記

卷二

三

具擘窠之手。請書官解之東。古木陰繁。周遭曲垣。籬花雨漬。池草風翻。觸鄉心於遠塔。趨靜境于塵樊。際散衙而吏退。亦何礙乎窺園。其地有亭有臺。宜秋宜暑。舊井蛙鳴。新巢燕語。夜聞支更之鶯。晝見搬葺之鼠。琴書而蹟寄。蝸廬。兄弟而情聯。雁序。一席清談。頻年拙宦。四方之事。必先三耦之儀。習慣。渺懸的于心旌。固束身于腰褱。何來林外之鳴。正度岡頭之雁。靜中思動。寂裏聞喧。可以調榮衛。可以息勞煩。使我強

飯與君笑言。倏斜照兮在地。又明月兮當軒。射失已
以反求。園日涉以成趣。半畝風煙。幾行鷓鴣。旨酒設
兮犀尊。羅羣從來兮豹侯。樹相與迢迢乎軒中。不必
登高而始賦。同射者安參戎。譚司馬。主人得雉。上
燈入席。觥籌交錯。賓主歡洽。並訂次日音樽。子初歸。
二十四日。山東總運泰安府通判官鄧亭別駕。隆德州
衛趙守戎。焜俱來拜。別駕即於是日登舟。已刻。踐
詩舫之約。同席者安參戎。譚永兩司馬。聯璧晴臯。暨

轉漕日記

卷二

三

詩舫幕客數人。子正歸。山東船尙未開竣。余擬次
日先行。前途相候。

二十五日。已刻。沈明府來送。正欲解纜。又遇石尤風矣。
不果行。以詩謝詩舫。並畱別。賦別京華十度春。化
疆今喜過平津。敢借大雅稱同調。難得長途遇故人。
射圃鳴弦朝序耦。歌筵顧曲夜聯茵。東風也為君畱
客。三日停橈衛水濱。詩舫和曰。舊譜堂前甚大春。太
邱交誼話津津。使車昔作同行侶。戊子科余與夢韶同日奉命典試

粵仙舫今為共濟人。酒畔花光真似錦。河干草色漸
如茵。開頭換舵君先去。後會流杯路水濱。岸上有
董子讀書臺。德州衛即其地。為醇儒書院。有聯云。化
雨常新。闕里遺風臨德水。春風廣被。江都教澤潤長
河。尙妥。按董子廣川人。即今景州也。景德相連。蓋均
廣川境耳。寂寞兩城隈。斜陽董子臺。如何安德境。
引重廣川才。教澤濃霑雨。鄰封近聽雷。同為桑梓地。
尸祝亦宜哉。安參戎知余未行。傍晚復到舟。一叙

轉漕日記

卷二

三

二十六日。行五里。以風劇不能進。泊北倉。山東兌漕地
也。

二十七日。山東前五幫開訖。河南幫船銜尾而進。行
未數里。風又大作。遂泊。終日不能解纜也。詩以遣悶。
數載任繁劇。承乏大梁守。公事夢如絲。拮据及手
口。嗟哉太史公。真同牛馬走。揭來事轉輸。三旬乘鷁
首。燕居春晝長。清閒得未有。同舟兩三人。落落素心
友。詩或歌一篇。酒或飲一斗。借此安樂窩。暫作逋逃

數詎余耐苦辛。清福難消受。枯坐百不聊。嗒焉若喪
偶。冥心馳域外。悶懷不可剖。况觸風姨怒。終日獅子
吼。停舟寂寞濱。自卯常至酉。面壁類枯禪。閉置如新
婦。回憶府中趨。較勝今吾否。乃知鈍根人。俗情易紛
糾。動靜必相循。勞逸均難久。心實貽之戚。境豈任其
咎。性蘭牢縛。靈情絲難殺。藕一枕常遺。遠我愛漆園
叟。謂聯 夜間風止。

二十八日丑刻行六十里。抵桑園。仍德州地少泊。與薇堂諸

轉漕日記

卷二

書

君登岸遊覽。入大士尼庵。有吳橋范文正公景文所
書碑。字極古拙。時天啟七年。公官太常。飯後。又二
十五里。過安陵。又十五里。泊通州幫越而前矣。安
陵屬景州。入直隸界。河間協副將向於此催漕。景
州漢廣川地。隋曰椿縣。唐曰景州。今隸河間府。漢
董仲舒。州人。少治春秋。下帷發憤。三年目不窺園。武
帝時。舉賢良。對天人三策。拜江都相。稱漢醇儒。嘗夢
蛟龍入懷。作春秋繁露。元魏高允。州人。太武時。為景

獻太子傅。與崔浩同修國史。浩被收。景獻欲脫其罪。
教以對上語。及入見。允直陳無隱。帝嘉其直。赦之。高
齊封隆之。亦州人。參神武帷幄之謀。歷事五朝。始終
完名。世稱長者。明戈瑄。亦州人。憲宗時。官御史。歷著
風裁。仕至刑部尚書。子姓蕃昌。至今為景州望族。
就枕後。聞幫船夜行。不能成寐。帆楫順流下。聯翩
度雁行。通宵人語鬧。一片水聲忙。子夜歌難就。丁沽
路尚長。朦朧措倦眼。把卷趁燈光。

轉漕日記

卷二

書

二十九日寅刻行十餘里。風起水湧。不能推移。遲至午
後。又行十餘里。風復作。遂泊。距連鎮約七八里。客
路艱辛。已慣嘗。風姨何事太披猖。千艘簸蕩魚難貫。
萬仞憑陵虎正狂。野色迷濛吹草綠。日光黯淡帶沙
黃。石尤遮莫頻相阻。已送行人到故鄉。天津德左
兩幫。一夜過盡。

轉漕日記卷三

李鈞 夢韶

三月初一日卯刻行七八里抵連鎮仍景州地少泊飯後又

行三十里過東光縣發家書 東光古安陵地又曰

觀州今隸河間府土城殘缺可度行人 宋劉摯邑

人官御史峭直有氣節章數十上朝貴側目神宗以

王安石亟稱之疑其從學對曰臣北人少孤獨學不

識安石也累遷尚書僕射卒以嫉惡太嚴被讒死於

轉漕日記 卷三

竄所 安陵舊治古濠東遙指城闕在眼中千里舳

艫春水碧兩行旌旆故鄉紅芳辰倏又逢初月里語

猶能辨土風此去吾家真咫尺寄書還擬託歸鴻

又十里遇風泊油房口仍東光地余屢向榜人問程笑曰

此公故鄉乃不識道里耶感賦 我本河間人來至

河間地雙目却如盲諛為程不識少小客長安一官

嗟匏繫繼乃走風塵投筆為外吏歲月去堂堂二十

餘年事某水與某邱曾未供游戲華表鶴歸來惘惘

如隔世故園春已深萬井足生意麥隴午風柔杏花

新雨霽老農荷鋤歸笑語無猜忌青雲鳥倦飛鹽車

困騏驥不待起秋風早動尊鱸思塵甌奈依然未遂

買山計 是日清明

初二日卯刻行十餘里遇雨少泊煙水迷離好景如畫

霽灑約兩時許變而為雪瓊英飛舞旋落旋消甘澤

及時可為枌榆誌喜 春雨賦以雨絲風片煙波畫船為韻 客

有泛舟衛河者鬣影張帆雁聲曳艣自在中流綠波

轉漕日記 卷三

南浦欣李郭兮舟同怨石尤兮風阻乃放棹於鄉關

遇及時之好雨水墨紛披冷雲若凝綠眠野樹紅蝕

朝曦鴨頭漲處魚眼生時漠漠兮濃還作陣濛濛兮

細不成絲四面煙籠波光乍烘瘦扶雙槳涼壓一篷

岸草凝碧林花泣紅聽涓涓兮泉瀉又滑滑兮泥融

織就水晶簾子隔來雲母屏風潤既塗酥寒猶集霰

一半飄綿幾分垂線倦濕林鶯冷偎檣燕艷霏樹杪

之花素染波心之練水影天光滂成一片乃設寶筵

濡毫擘箋。召客賞雨。願乞佳篇。則有湯君若士。胡氏
思泉。便便五經笥。桂巖邊孝先。咳天邊之珠玉。起紙
上之雲煙。若士吟曰。何處雨聲多。聲聲雜棹歌。綠蕞
青箬笠。我欲釣煙波。思泉續曰。細雨廉纖帆不挂。主
賓無事蓬窗話。邀我來作畫中詩。請君細看詩中畫。
孝先於是振袂起舞。曼聲而歌曰。河之水兮清且漣。
兩復雪兮灑芳田。牙檣列兮錦纜牽。班生此行兮何
異登仙。主人曰善。酌以醕焉。凍雨初歇。餘霞在天。問

轉漕日記

卷三

三

征夫以前路。告舟子而拏船。申刻雨止。又行二十
里。抵泊頭鎮。泊。泊頭。巨鎮也。屬交河縣。交河。漢曰
中水。金曰交河。以高河滹沱河二水交流。故名。今隸
河間府。地距吾家百里。余新婚。攜婦赴南皮省岳
家。曾於此渡河。後又往來數次。今婦歿垂二十年矣。
重來舊地。爲之愴然。傳過郵籤第幾籌。黃昏纔駐
木蘭舟。千帆冒雨仍銜尾。一路乘風到泊頭。唱晚慣
聽漁父曲。買春欲醉酒家樓。臨流忽惹鱖魚泣。銀漢

曾經渡女牛

初三日。因僕輩登岸買食物。未能早行。余與聯璧亦往
一游。見有雙忠祠。不知所祀何人。扁鐫不能入。歸舟
命役往訪之。乃知故明殉節刑部侍郎孟肖形。及進
士孟綱宜祠宇也。南皮人惜未瞻仰。已刻。正欲開舟。
大風起矣。傍晚。移至鎮北而泊。兩日來臨前後兩
幫。俱已前進。本日遇平前幫。水司馬親押是幫。過船
晚飯。

轉漕日記

卷三

四

初四日。卯刻行。十餘里。又遇大風。停泊至夕。又行二十
餘里。泊薛家窩。仍交河地楊柳枝詞。碧玉粧成一樹
嬌。臨風纔解鬪纖腰。趙家飛燕分明是。漏洩春光第
五橋。煙縷垂垂欲綻金。窺人青眼豈無心。柔條底
事難攀折。老樹濃遮一片陰。旖旎韶光知未知。隔
牆空自蕩晴絲。流鶯來往如梭織。百轉難傳隱葉詞。
爭怪騷人欲斷腸。惱懷先唱謝秋娘。他年飛絮知
誰屬。莫使穠華委路旁。

初五日卯刻行三十里過磚河驛滄州地又三十里泊滄

州南關 滄州古渤海郡地又曰棗州唐宋置橫海

軍今隸天津府濱海產鹽長蘆即其地也地多蘆葦故名天

津運司原駐於此現祇設監掣同知舊城在迤東四

十里明初移此我朝設駐防營 千童故城又號

卅兮城在州東南秦始皇遣徐福發童男女千人入

海求仙因置此城麻姑城在州北漢武帝東巡至此

祀麻姑五壘城在州南河間獻王子景成侯雍使五

轉漕日記

卷三

五

子分居城中各築一壘故名 開元寺鐵獅子高一

丈七尺長一丈六尺在舊城相傳周世宗北伐命罪

人輸鐵鑄此以鎮蛟龍寺久廢相距甚遠不能往觀

閩州志有項行吾長歌一篇雄偉稱題讀之可代目

也 地控幽薊風煙通怒猊雄踞當其衝張牙鉤爪

勢如攬千載躍躍稱神工憶昔中原爭逐鹿遼人虎

視燕雲北石晉搖尾前乞憐鼠拳獻圖州十六柴皇

英武起大梁掃清河朔驅羣羊電掣霆擊抵橫海

貅十萬何騰驤嚴疆作鎮須神物特有國工申薄罰

洪爐湧出百獸王閃爍鸚結雄威發甫定關南運已

更悲風獵獵回前旌耶律五京方鼎峙空雷巨跡猶

專城迄今光怪騰中夕虎豹見之皆辟易似恨當年

功未成怒張彫尾森矛戟我來道左勒征鞍金精奪

目雙眸酸短歌長吟增歎息髣髴欲吼西風寒 宋

包孝肅曾為轉運使所乘轎尚存分司署中稱曰包

公轎 晉刁協州人諳習故事累官尚書左僕射元

轉漕日記

卷三

六

帝南渡制度皆所裁定後死於王敦之難明馬昂州

人在樞部時與冢宰王翺鹽山人均為英宗眷注凡有

簡任文以咨翺武以咨昂故所用皆得人 國朝戴

明說號定園亦州人官至戶部尚書工詩善書畫少

談經濟晚遁禪學惟於前明革命之際以科臣屈節

流寇是為瑕玷其子王綸順治乙未以第二人及第

博學多聞能世其家 滄酒屢見前人題詠王阮亭

目之為麻姑酒其美可知泊舟親往行沽其味薄澀

有如柿酒蓋非家釀不能如法非陳窖不能得味曉嵐先生嘗論之矣然名不可不驚買數罌載之畱以贈人此去吾鄉擊柝聞行人繫纜又斜曛新糧我泛運河棹故壘今過橫海軍萬頃蘆花生積鹵三杯竹葉博微醺狡狴未訪柴皇鐵惆悵荒城隔暮雲州別駕喬君邦哲向以師禮尊余來候並以滄酒見遣伊年四十其子松年已捷南宮觀政水部矣令人健羨平前後兩幫又於夜間前邁

轉漕日記

卷三

七

初六日辰刻入城回拜喬君歸舟卽行順風揚帆舟如激箭快甚片帆倏借好風催有客憑窗倦眼開舵尾連推雙楫去船頭遙送一村來烟波都覺含生趣篙艣方知是鈍才從此鴻毛多遇順仙山指顧達蓬萊三十五里過興濟故縣治也今廢居民以編草笠爲業明孝宗后張氏興濟人午後風甚又不能進將睡復行三十五里泊青縣青縣古爲永安宋曰清州金曰會川今隸天津府境內有西山中山諸勝

又有峭帆亭皆未見何處西山展畫屏遺蹤還問峭帆亭此邦果有出藍輦繞郭垂楊一色青任城幫過訖

初七日卯刻行三十餘里過流河驛仍青縣地遇風少泊又三十餘里過唐官屯靜海縣地已黃昏矣新月高揭輕風滿帆又四十里泊靜海縣時巳子初靜海金爲靖海明改爲靜海今隸天津府國朝高爾儼邑人由翰林累遷吏部尙書宏文院大學士秉銓公正時論

轉漕日記

卷三

八

歸之廟杜訥邑人少育於杜氏蒙其姓後始歸宗以善書供奉內廷授翰林官至刑部侍郎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慎密前後疏奏多所建白子廷儀孫宗萬俱由翰林起家歷官卿貳元展成亦邑人由外任累遷巡撫有政聲余爲史官時輯其傳直隸學使潘芸閣少司馬錫恩將於明日按試天津本日宿此以更深未通問也徐前後兩幫又於夜間過訖意有所觸輒書數語讓過前幫又後幫風帆

日日看人忙。天台有路終須到。捷足先登也不妨。
飯罷倚窗惟把卷。睡餘伏几又敲詩。此時雖覺無聊
甚。難免他時憶此時。共說連朝暖異常。新衣催換
舊衣裳。做裘戀體休生厭。乍熱還饒數日涼。不覓
樽蒲不着棋。算來都怕費心思。耽吟却把枯腸索。抽
盡春蠶縷縷絲。

初八日辰刻行十餘里。抵獨流鎮。仍靜海地少泊。鎮以河得
名。貨物甚備。其最有名者則醴也。馨烈異常。買之以

轉漕日記 卷三

九

供饋餉。臨河又多賣蘆席者。午後。又行二十餘里。泊

楊柳青。天津縣地涇渭淄澠一樣收。桃花軟浪去悠悠。

如何此水偏清鯁。不願同流願獨流。圓似傘輪撐

一柄。勁如箭筈插千條。北方風氣君知否。楊柳雖青

不折腰。

初九日辰刻行三十餘里。抵天津。泊北關外火神廟前。

天津星躔析木之次。故曰天津。古為渤海郡地。明

置天津衛。國朝雍正三年。改衛為州。九年設府。改

州為縣。並割河間所屬之靜海青縣滄州南皮鹽山
慶雲隸焉。其地五方雜處。俗尚奢靡。衛河自西南
來。曰南運河。其流濁。白河即潞河。自西北來。曰北運
河。其流清。至縣東北。會為三岔河。出大直沽口入海。
大直沽長一百二十里。謂之海河。糧艘自南運河放
至三岔口。溯流入北運河。抵通州。九河故道。俱在
河間天津之交。久已湮沒。逆河蓋即今之海河也。遇
潮則逆行而上。明于忠肅公為御史時。巡視長蘆

轉漕日記 卷三

十

鹺政惠民通商。私梟絕跡。趁好乘槎。一問津。片帆

東指大瀛濱。鰲頭紅看三山日。馬頰青連九派春。定

有鶯花娛過客。儘饒魚米羨游民。艤舟且傍垂楊岸。

擬扣烏臺訪故人。午後過河謁鍾秀峰。靈離使。河

五府一州食長入城。拜天津道王執軒觀察同年。允

運使新升江西臬司管椒軒廉訪同年。通羣新運使

文如亭都轉。綸天津府陳謙齋太守年丈。彬天津縣

李仁山明府。百齡管廉訪暨府縣已先施矣。劉總鎮

允孝 赴通州閱兵以東來周都閫鳳岐來拜 未司

馬晚間來見定於明日先行 向夕大風而寒入夜

微雨河水陡長尺許蓋潮至也

初十日離使暨執軒觀察等以次來拜離使將於明日

赴山東巡視芸閣學使以東來 午後赴離院送行

入城拜張總鎮周都閫都閫由廣昌調此相圃舍弟

任學博時與有舊也申刻執軒招飲余癸巳歲述職

入都執軒官吏部郎別來幾五載矣傳杯叙舊酬酢

轉漕日記 卷三

十一

甚歡席間食河豚魚比目魚味絕佳子初歸 城內

外市屢殷富百貨雲連然無可游眺之處即查氏水

西莊亦久廢矣

十一日河南幫船均已過竣其在天津北倉交卸保定

雄縣遷安霸州東安玉田良鄉固安寶坻九處兵米

船亦已到齊共一萬一千八百餘石 留原委運弁文陸候兌定

於明日押同幫船前進 申刻管椒軒廉訪招飲椒

軒仍居運司署定於十三日交卸署極宏濶有池亭

花木之觀余與椒軒亦自癸巳冬在都一別彼時椒

軒官戶部郎余已五年作郡撫今追昔感慨繫之談

至更深而別椒軒以連陽秋凱圖屬題先是道光十

二年湖南猺匪趙金隴句結廣東連州八排猺滋事

椒軒從禧尙書公恩瑚將軍松額往討之獲金隴連

州猺就撫繪圖以紀為題滿江紅一詞 蠡爾猺疆

記會費 天朝勦撫問何人短衣躍馬參戎幕府草

檄橫磨龍鼻盾援袍親擊鼉鳴鼓羨仙郎才調世無

轉漕日記 卷三

十二

雙兼文武 燕巢幕魚游金壺漿迂鏡歌譜看策勳

殿上冠飄翠羽笳鼓聲喧梅嶺月旌旗影濕花田

雨傲凌煙寫入畫圖中如親睹 接家書知署中平

安

十二日管椒軒王執軒暨天津縣俱來送已刻行城東

北角即三岔河北岸有望海樓

列聖幸天津皆於此駐 蹕行十餘里泊紅橋仍天橋下有河

來漚乃西淀水也與聯璧折回登望海樓飛鸞聯互

憑欄一眺極目青蒼樓後疊石為山引水成沼惜久未修葺鞠為茂草矣山桃盛開折數枝而同 到此須登眺危樓傍水濱鶯聲三月節帆影兩河春日射扶桑樹屋躔析木津 翠華猶在望 鑿輅憶時巡 發家書

十三日以風急未能開舟

十四日辰刻行十餘里泊西沽仍天津地舟中納姬 客

况無聊三月時為尋春色挂帆遲好從渡口迎桃葉

轉漕日記 卷三

三

不向堤邊唱柳枝近作楊柳枝詞年紀合應憐碧玉因緣早

已繫紅絲定情自愧無釵合贈爾香奩一首詩薇堂

和曰輕舟小泊艷陽時沽水尋春正未遲明月即當

初滿夜好花獨摘最高枝前緣合種藍田璧今夕欣

牽繡幕絲從此著書添侍史含情低詠定情詩晴臯

和曰到來恰是賞花時小駐征帆不覺遲大令江頭

渡桃葉香山下聘楊枝謫仙船好藏金屋少女風

柔綉色絲欲代催粧吟未就東君先有定情詩聯璧

和曰正是雲英未嫁時含葩養艷為君遲到來勝地重三節選得名花第一枝鏡裡芙蓉窺艷質堤邊楊柳眉晴絲畫眉約鬢郎君事定減郵程數首詩司簽蔣箴和曰撩人最是暮春時為訪名花放棹遲何幸蒹葭依玉樹不須楊柳折空枝年華聞道初加髻絲分從知暗繫絲却扇吟成新句好言情愛煞義山詩晴臯疊曰汝南碧玉破瓜時蓮步珊珊到未遲淺黛輕分楊柳色小紅新試海棠枝游仙恰引劉郎棹償

轉漕日記 卷三

四

聘何須織女絲他日徵蘭符吉夢裁箋載獻弄璋詩

十五日寅刻行五里過丁字沽仍天津地未定子牙諸河之

水滙為三角淀自南入運形如丁字故名又十餘里

過北倉仍天津地是日風甚順揚帆直下共行八十里泊

楊村 楊村武清縣地距城三十里武清隸順天府

漢曰雍奴三角淀即古雍奴水也四面有水曰雍不

流曰奴 楊村以上多暗灘糧艘至此必須起剝其

地設通判一員歲備剝船數千隻以待剝運河南幫

船均已陸續剝訖徐前後兩幫尙未過楊村也未

飲卯時酒已過丁字沽春風巢燕子春水渡雍奴說

餅方抽麥題糕不佩菜楊村出糕乾糧艘方起剝萬斛費

量珠

十六日卯刻行船屢擱淺四十里泊南蔡村仍武清地飯後

與幕中諸君子閒坐各占俚語爲六言詩余曰遠看

摺扇一把近看席篷一挂若有巨靈大手借他招涼

過夏薇堂曰遠看一個椰瓢近看一隻輕舸若貯詩

轉漕日記

卷三

五

篇百首送他海上飄颻晴臯曰遠看魚兒擺尾近看

舵兒分水若有萬丈絲綸方許一鈎釣起聯璧曰遠

看一行飛雁近看一條長絳若教作字長空也好寄

書鄉縣連夕月光皎潔波面浮金清景可玩

十七日卯刻行水多淤淺宛轉避之不能速進晨起微

雨得句云煙樹漠濛望不真霏霏細雨灑如塵波紋

誰刺團花繡百萬金針露孔勻四十里過河西務

仍武清地又十餘里泊土門樓香河縣地雨打篷窗蕭蕭竟夜

聽雨如夢令 點點暗和更漏好夢惺忪未就一

夜雨情濃愁煞嫩紅消受休驟休驟荳蔻含苞依舊

十八日卯刻行二十餘里見太行山迤青一抹掩映於

煙靄間眺望久之層氛西望鬱蒼蒼遙指煙巒是

太行兩戒山河分此脊太行爲天下之脊九州形勝扼其吭

雲飛雨捲藏仙境虎踞龍蟠拱帝鄉自別靈巖今

五載那禁拭目看嵐光又二十餘里過香河縣遇

雨少泊香河隸順天府古卽武清地也境內有大

轉漕日記

卷三

六

小龍灣二水傳爲遼海運故道薄暮又行十餘里

泊甘露寺仍香河地

十九日卯刻行河勢灣曲如往而復又有三望蘇家樓

之意三十里泊石槽通州地廖運官託承司馬介紹

欲列門墻余愛其才不能却也本日以詩爲贄過舟

修弟子禮翰林門下而有干城之選玉堂又添佳話

矣詩序曰壽彭江左庸材淮濱末弁趨公鄴郡得識

荊州猥承知遇之恩久切追隨之願繼讀袁簡齋太

史呈託師健中丞詩。淺子仰宮墻。六年不敢窺。自顧
螢末光。敢敵青陽輝。倘蒙衆人待。反失硜硜爲等句。
思才大如子才者。處貴賤之間。尙復如此。况赴赴一
武夫耶。孰意籠收藥石。惟良醫無棄材。履進圮橋。以
孺子爲可教。不遺封菲。許附朱監。忝列門墻。壽彭固
爲一時之幸。濫登瓦礫。夫子恐貽衆口之譏。謹賦蕪
篇。聊當執贄。詩曰。得傍龍門喜欲狂。感恩知己兩難
忘。不圖十六衙官隊。豫省十幫共重空運官十六人竟附三千弟子

轉漕日記 卷三

七

行。從此程門常立雪。居然由也許升堂。雄冠定惹儒
林誚。虔祝南豐一瓣香。三度操文柄。英才盡屬公。
慚非桃李質。亦備藥籠中。莫向同門說。須防鳴鼓攻。
扁舟流水上。日日坐春風。余和曰。抗顏莫笑退之
狂。好士真難每飯忘。愧我南車疎指引。屈君北面列
班行。迢迢煙水聯雙舸。彷彿琴書聚一堂。從此金蘭
堅夙契。風流常許接荀香。武庫推英俊。洵能敬爾
公。長鯨騰海上。俊鷗出雲中。巨響何辭叩。名材不待

攻扶搖看直上。萬仞駕天風。

二十日卯刻行。十里過鄆縣馬頭。鄆縣古爲鄆陰。今廢。
併入通州。馬頭距舊治十餘里。早飯時偶談田齊
君王后高齊顯祖事。牽成一絕。巾幘鬚眉兩擅奇。
聰明天賦過人姿。古來一副英雄手。擊碎連環斬亂
絲。又二十餘里。泊崔家樓。仍通州地無風將十日矣。抵
崔家樓。不過未申之交。仍擬趨行。狂飈忽作。艤舟傍
岸。至夕不能解纜也。又成一絕。又聽空中畫角聲。

轉漕日記 卷三

六

雪花飛舞浪縱橫。風姨似惜臨歧別。特與詩人續舊
盟。題廖菊屏詩稿。曲折隨人意。生花筆一枝。置
之才調集。恰是性靈詩。宛轉情生處。淋漓興到時。挑
燈吟不倦。撚斷數莖髭。菊屏以詩謝曰。重疊瑤章
錫陽春白雪音。拋磚時引玉。點石卽成金。屢作稱揚
語。無非獎誘心。南針蒙指示。從此更耽吟。
二十一日卯刻行。八里過小河口。仍通州地兌漕原在張家
灣。後移通州。今小河口。尙有通張家灣故道。又十餘

里忽起大風。日色晦冥。河水鼎沸。泊至黃昏。颼颼未已。距通州石壩。卸糧之所僅十餘里。竟不能到矣。坐糧廳齊約齋農部。承榮余妻兄也。差人來迓。

二十二日卯刻行。河水淺滯。糧艘雲集。乘隙而進。午後抵通州。泊東岳廟前。通州漢爲潞縣。唐曰元州。金曰通州。今隸順天府。白河潮河溫榆河諸水至此。滙爲潞河。由天津入海。東岳廟前有支河一道。卽溫榆水也。各省漕糧。挽運抵通。由坐糧廳監督驗收。轉運

轉漕日記

卷三

九

京倉設倉場侍郎二員董其事。行役來千里。通津第一州。地爲京左臂。路盡海東頭。細雨燕山樹。春風潞水舟。天儲方待納。誰領富平侯。是日驗通州。天津德左臨。前四幫隨驗。隨收辦理妥速。入城謁倉督鐵仁山少司農。麟司農已卯翰林。玉堂舊雨也。拜坐糧廳承浦亭水部。霖暨齊約齋。均以米色純潔見譽。約齋畱午飯。劇談至晚。歸舟求司馬來見。伊先到二日。現已移寓客館。贈以詩曰。文章自昔有淵

源交誼。休從宦海論。卅載科名推父執。與家君一辛酉同年家沆瀣。溯師門。司馬爲秀楚翹夫子堂弟循聲早種花。盈縣蒙恩常教酒。滿尊百里豈堪容。驥足早移鶴。蓋到梁園。

公餘常得奉周旋。贊治南牙近一年。江上琵琶吟白傅。社中簫鼓祀朱仙。駐朱仙鎮歲寒久訂雷陳契。春暖同乘李郭船。爲詠印須懷雅誼。鴻泥畱証此時緣。二十三日辰刻。約齋來拜。復過伊舟一叙。飯後。余入城拜客。命僕輩收拾行具。移寓延壽庵。別所乘舟。

轉漕日記

卷三

十

此是棲身安樂窩。住來不覺五旬過。前途又試輪蹄鐵。擾擾紅塵可奈何。晤通州協太仁庵副鎮。平保通州李萼亭刺史。宣範州城有新舊之分。新城乃拓舊城西面爲之。寓所在新城界內。歸寓行具俱已移入廟宇。整潔後院。有室三楹。可以安頓細小。承浦亭李萼亭俱來拜。約齋以北漕防弊畧節見示。甚透澈。錄之畧曰。歷來驗卸米石。百弊叢生。而東豫爲甚。緣東豫漕糧。係粟米麥豆三色。最易使水。故有

船上之米甚爲乾潔袋中之米忽致潮濕者皆驗後使水所致該船戶等祇知多出升合不顧利害而經紀等不但多圖使費并有以不起濕米爲無能者至於旗丁一船一名只能照管軍船何能兼顧剝船是以船戶代役交相舞弊習以爲常今擇其最關緊要者概舉數端預爲防範一驗米須臨艙打樣胥役等毋得參末議也向例坐糧廳驗米令舍人打樣挨艙呈驗應瞭應起取決于官倘稍假詞色或不臨艙簽

轉漕日記

卷三

三

樣則混淆黑白諸弊叢生應於驗米時嚴諭舍役等臨艙簽樣靜聽吩咐毋得顛預亦毋得干預一風晾米石勿假手經紀舍役也向例驗米如有潮濕卽飭弁丁認真風晾隨乾隨起若派人押晾得遂所欲卽以濕爲乾不遂所欲卽以乾爲濕一經覆驗則弁丁均受其累應於驗米時如有潮濕不堪起卸者除責懲船戶外立飭弁丁趕緊風晾以專責成庶經紀舍役無所施其伎倆一驗後須當日起完也向例百家

經紀起米日行三萬石每家約起軍船一隻東豫軍船每隻不過四百餘石儘可一日起完無如該經紀代役等萬不肯當日起完畱其一半任聽船戶使水并有勒令使水者量水之多寡定費之輕重積弊相沿最堪痛恨應於驗後務令當日起完則船戶無使水工夫入袋之米可期乾潔一經紀呈樣斷不准多耽時日也向例經紀起米遇有潮濕准其呈樣但此中情弊難以概論有真係原來潮濕而呈樣者有經

轉漕日記

卷三

三

紀代役勒索不遂而呈樣者有經紀代役通同使水因船戶使水過多而呈樣者及使費加足仍將濕米起去此等惡習厯任均受其欺朦應於驗米時親赴該經紀承起船上詳細查看如有潮濕卽稟明若延至次日始來呈樣者非勒索不遂卽通同舞弊一概不准並治其有意耽延之罪庶呈樣之弊或可斂戢一上壩稽查必須嚴且勤也向例一廳驗米一廳上壩抽查過壩米石遇有升合短少米色潮濕者卽

將經紀代役嚴行懲辦。蓋所起濕米。總俟本廳不在壩時。乘間偷過。及至到橋。每變發熱。不能進倉。大受其累。應常在壩上。或於裡河廳嚴密抽查。遇有潮濕。立即出袋風晾。嚴辦代役。并治本經紀以用人不當之罪。以上五條。均係北漕積弊。為害匪輕。然而辦旗丁易。辦船戶難。辦船戶易。辦經紀難。辦經紀易。辦代役難。蓋旗丁尚知羞恥。而船戶喪盡天良。經紀尚有身家。而代役絕無顧忌。故船戶雖無弊不作。若代役

轉漕日記

卷三

三

不肯起濕米。則船戶亦無從下手。船戶縱不敢舞弊。而代役勒令其使水。則船戶亦何樂不為。祇須嚴辦代役。自然百弊皆除。尤在發軔之初。懲一警百。庶鬼域望風知畏。若因其初犯。稍事姑容。將覬覦漸生。紛紛效尤。害有不可勝言者。

二十四日。辰刻。謁倉督王雲榭。楚堂少司農。昨日白司

農與家君辛酉同年。叙世誼焉。申刻。承沛亭齊約齋招飲。同席者。永司馬。暨山東總運官別駕。並聯

壁晴臯。官別駕與沛亭亦屬內戚。暢飲縱談。毫無拘束。亥正歸。是日。驗收臨後一幫。

二十五日。辰刻。鐵仁山王雲榭兩司農。俱來拜。通永道魏笛生觀察。茂林自京公旋。亦來拜。余與笛生。壬午丙戌兩科。同分會房。癸巳入都。復見於保陽郡署。一別數年。各道契濶。午後回拜。贈以詩曰。兩度春闈共校警。保陽近復識荊州。竭來潞水通新漕。又向燕山續舊遊。愧我南牙官寂寞。感君東道誼綢繆。正供次

轉漕日記

卷三

三

第輪。天庾。借作平原十日雷。是日登文昌閣。閣在東南隅城上。為課土地。通惠河之水。發源玉泉山。建閘蓄之為轉運。繞城而流。閣傍有軒三楹。可以眺遠。前坐糧廳程蕉雲水部。川佑題聯曰。西接蓬萊。會見三台超列象。東連渤海。底須百尺傲元龍。額曰。只談風月。余題句曰。飛甍高壓女牆頭。傑閣登臨豁倦眸。千里暮雲隨野盡。一灣春水抱城流。几窗瀟灑藏書舍。帆楫依稀認客舟。西望長安真不遠。蓬萊宮闕是皇州。

東路廳何玉民司馬耿繩歸自京亦來拜。

二十六日午刻相圃舍弟自京來自戊子歲弟以選拔銓授廣昌學博與余相別嗣因保舉離任領甲午鄉薦候試京華十載睽違一朝歡聚詩以誌喜 雁序分飛已十年寒齋坐破廣文瓊功名待向花封建姓字先從桂榜懸梁苑愧余官落拓燕臺憐爾客屯適銜杯且叙天倫樂旅館春風棣萼聯 潘芸閣學使本日按臨通州余與學使昔同提調史館昕夕過從

轉漕日記

卷三

三

後於癸巳年入都一晤別來又經五載午後往拜暢談數刻藉釋渴悰 是日驗收平前一幫 回拜何玉民司馬

二十七日齊約齋約同聯璧相圃赴壩樓一眺凡漕糧交卸後經紀裝入袋中以船名曰弔載船載至壩前用人夫扛至裏河即通惠河又用船載至大通橋運入京倉樓建於石壩上遙對盤山嵐光隱隱樓下人夫負重者襁纒不絕額題大觀樓聯曰天下供輸歸什一樓前

風月自無雙又有前倉督莫寶齋先生晉聯曰天近九重邊檻外披雲迎日月地臨萬戶上檐前聚米作山川時承沛亭亦在樓中談數刻又與約齋泛舟裏河至八里橋入岸上佛寺海棠兩株含苞欲吐折數枝返棹而歸得句云無邊風景入憑欄勝地登臨此大觀曲折河流環一帶蒼茫山勢接干盤遊仙客欲騎鯨去負米人同列雁看餘興方酣歸未得扁舟更許泛晴瀾 入城天已黃昏與約齋酒樓一叙新豐

轉漕日記

卷三

三

市上料無人識馬周也 歸後門人德琴南山自京來謁琴南壬午春屬所得士現官刑部員外 京察一等未蒙 記名 糧運廳徐小如別駕鏞來拜 二十八日邀德琴南早飯 是日驗收平後任城兩幫 二十九日齊小巖比部妻兄承彥自京來候 題魏笛生觀察瀟陰補襖卷子道光乙未與張詩舸觀察在文昌閣雅集圖也即詩舸所畫 凌虛高閣俯城闔 禊事重修潞水濱三輔雄開京兆地一觴雅繼永和

春風前鶯語聯新約。雪上鴻泥証夙因。詎我轉輸來已晚。可能添作卷中人。詩於昨日抵通。午後來拜。

三十日辰刻回拜齊小巖。兩倉督請余與詩於早飯。笛生作陪。飯後回拜徐小如。別駕未晤。遂赴舟次。荅詩於拜。詩於亦於天津納姬。出見麗人也。申刻。末司馬招飲。與官別駕廖菊屏邊聯璧同席。司馬出其和作。並疊韻賀余納姬。和曰。早欽家學有淵源。交契

轉漕日記

卷三

七

欣從孔李論。日下文章推巨手。河間禮樂是專門。趨公久聽南衙鼓。好客常開北海尊。愧我樗材叨世末。幸隨冠蓋到梁園。輶車計日賦言旋。輸貢勤勞閱半年。入覲定知蒙上考。此行真不愧登仙。往來桑梓。還鄉錦。騰踴功名下水船。載誦瑤章慚郢和。好畱鴻爪記良緣。登日禮泉莫漫誚無源。才德堪同絡秀論。使者輝光臨潞水。美人顏色艷津門。聘錢自有珠盈斛。香宴同傾酒滿尊。折取一枝春意好。早教渴病

慰文園。香衾午夜費周旋。小謫紅塵十六年。天下有情都眷屬。洛中名宦卽神仙。芳隣巧結芝蘭契。同夢常牽書畫船。願向氤氳酬大使。赤繩爲結好因緣。

是日驗收徐前一幫。相圃回京。因初一日在部投供也。接家書知河南於三月十二日得透雨。四月初一日辰刻詣倉場衙門公謁。差人赴各衙門道賀。是日驗收徐後一幫。魏笛生以所選三朝玉尺文式見贈。聯璧進京尋寓所。

轉漕日記

卷三

八

初二日徐後幫有數船米豆稍帶潮濕。限三日風晾。題魏笛生兼葭閣小集圖。昔我客長安。閣中常徙倚。白露望蒼蒼。秋在蘆花裏。舊夢隔春明。十有餘年矣。今窺尺幅中。恍如躡屐齒。壇坫盛一時。魚雅諸君子。作記做西園。推君執牛耳。龍樹記前蹤。爪痕猶在紙。閣畔有龍爪。槐一株。願晴我今思轉輸。行當遊帝里。勝地訪城南。載酒頻來此。蘆芽滿地生。河水清瀾瀾。東望潞城隈。思逐兼葭起。珠江送別圖。憶

昔同為侍從臣。嶺南曾步後車塵。即今潞水停舟日。又見珠江返棹人。祖席艷邀花埭月。友聲情戀穗城春。愧余漫寫郵程記。余有使粵日記紀事何如畫裏真。水繪園讀書圖。水邊繪出讀書聲。借榻名園養翮成。黃卷青燈情似昨。春風回首雉臯城。前有巢民後有君。名山事業要平分。陳髯空賦梅花句。只向筵前乞紫雲。晚間邀齊約齋永。雲樵廖菊屏及薇堂晴臯小集。

轉漕日記

卷三

三

初三日。以漕糧即日交竣。諸臻妥協。同水司馬傅十幫運官。在文昌閣午飯。聯璧歸自京。賃寓石頭衙。萬升店。候補倉監督姚玉峯比部。文璐來拜。初四日。水司馬親赴徐後幫。督同風涼。晚間呈樣米豆均已乾燥。承沛亭齊約齋。請余與詩於在文昌閣。午飯。笛生作陪。酉正散。同拜姚玉峯比部。初五日。魏笛生復於文昌閣。邀余與詩於一叙。同席者。承沛亭齊約齋。太仁庵何玉民。徐小如。李夢亭也。搨

戰甚譁。修爵無算。戊正散。余出扇扇詩於寫圖以紀。是日徐後幫收訖。

初六日。報明全漕兌竣。並於倉場請赴部引。見咨文。因候咨尚需數日。廖菊屏同山東濟左幫楊運官。和請余與詩於暨水司馬赴昌平州遊明陵。明十三陵在州西北天壽山。成祖長陵。仁宗獻陵。宣宗景陵。英宗裕陵。憲宗茂陵。孝宗泰陵。武宗康陵。世宗永陵。穆宗昭陵。神宗定陵。光宗慶陵。熹宗德陵。莊烈帝思陵。

轉漕日記

卷三

三

本年。翠華臨幸。親祭五陵。則長陵獻陵景陵泰陵永陵也。卯刻。與聯璧晴臯同行。二十里。東壩茶尖。又五十里。沙河尖。菊屏在此相候。遇詩於及其友莊師劍茂才。景賢沙河舊為縣治。今廢。北路廳駐此。又二十里抵昌平。寓城內西大街客店。昌平古曰燕平。今隸順天府。霸昌道駐此地。居京師正北。距居庸關四十里。故重鎮也。今城池鞏固。而市井蕭條矣。唐狄仁傑為昌平令。有老媪訴虎害其子。仁傑

一五... 丹黃參日... 2 ...

移檄於神虎自伏罪。漢寇恂州人爲潁川守移汝南父老詣闕請曰願借寇君一年唐劉蕡亦州人應賢良科極言宦寺之禍考官歎服而不敢收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顏厚

初七日卯刻與諸同人出西門行八里許卽見長陵山勢三面環抱形如椅圈氣象雄壯先過石坊五里許入大紅門又三里許至聖德神功碑亭龍首龜趺穹然矗立文不及遍覽款爲洪熙元年四月十七日孝

轉漕日記

卷三

三

子嗣皇帝高熾謹述我

高宗純皇帝於乾隆五十年重修明陵 御製哀明陵七言詩

三十韻勒於碑陰其左右旁面則鐫乾隆五十二年

暨嘉慶九年 御製詩文也亭四角有華表四

俗名出望過此爲像生石器四獅四豸四駝四象四麟四

馬十二文武職官軀幹雄偉雕鏤精緻而每具各有

殘缺又過石坊二里許有山河一道源出山西北九

龍池河身寬濶現止細流水盛時當極浩瀚也石梁

傾坦渡梁七八里山勢漸高迤邐而登乃至陵外大門繚以周垣重門五楹曰祿恩門窳窳宏深白石欄楯門內兩堦寬坦松柏森然享殿九楹曰祿恩殿重

檐四翼陛栴三重殿內甃以卓面青石其光可鑑楠木柱合抱不交中爲寶座供成祖文皇帝木主殿左堦有碑亭刻順治二年禁止樵蘇 上諭一道碑陰刻乾隆五十二年 御製七言詩二章左旁刻嘉慶九年 御製七言長律詩一首殿後又一重門內爲

轉漕日記

卷三

三

碑樓顏曰長陵碑高兩丈許以昌化石爲之題曰大

明成祖文皇帝之陵樓後爲寶城周圍三里寶頂高

出城上登樓一眺松柏滿山葱葱鬱鬱諸陵東西相

望宛在目前延佇久之東至景陵永陵又東爲德陵

以路險不能入回至長陵早飯詩於舫與其友莊君因

力倦與楊運官先回余與永司馬聯璧晴阜菊屏西

至獻陵慶陵裕陵茂陵泰陵又西爲康陵以路遠不

能至循山而南至定陵昭陵已近河干諸陵較長陵

具體而微。惟永陵定陵。規制相埒。周垣之外。並加重垣。永陵寶城。塚口。以文石為之。尤為華侈。今重垣已圯。殿宇俱經改作。尙屬完整。本年所祭五陵。裝飾一新。朝廷優禮前代。實屬有加無已。諸陵門外。各有豐碑一座。似為紀功德而設。而俱不着一字。殊不可解。如以為大莫能名。何長陵又有聖德神功之頌。豈不自相矛盾耶。且諸陵俱無石器。蓋其地專以葬長陵。故規模極為宏遠。其後仁宣崇儉。祔葬陵旁。繼體

轉漕日記

卷三

三

諸君亦遂因而不改。是以陵前儀制。均若統於一尊。若其祔葬之次。以昭穆而論。獻陵應在長陵之東。景陵應在長陵之西。以下遞為左右。今俱不然。且定陵躋於昭陵之上。慶陵又躋於獻陵裕陵之間。不論世次。但就吉穴。蓋篤信青烏家說耳。過河七里許。經萬貴妃園寢。乃至思陵。陵本田貴妃園寢。故距諸陵甚遠。蓋思陵在日。並未自營吉地。迨殉國後。昌平州吏目趙一桂。即啟妃攢。以葬帝后梓宮。本朝始為建

陵。殿宇寶城。一如諸陵之制。殊恩異數。曠古所無。門外碑亭。乃順治十六年大學士金之俊奉勅撰。文極為婉悼。陵右側為殉節司禮監王承恩之墓。短塋四蔽。封樹儼然。門內有碑。載順治二年諭祭文。外又有碑。載順治十六年諭祭文。宸章疊錫。慨念孤忠。承恩不死矣。歸路率成一律。以紀游蹤。珠邱長閣。萬年燈。勝國神靈。此式憑屋。社俄經二百載。寢園遍訪十三陵。河山尙控幽燕壯。文獻難從杞宋徵。

轉漕日記

卷三

三

問道。鑾輿親酌奠。松楸一色。湛恩承。晚間菊屏等設飲。藏闈拇戰。賓主皆酣。初八日。寅刻行。二十里。沙河尖。又二十五里。過立水橋。入僧寺一茶。又二十五里。東壩尖。又二十里。同抵通州。兩倉督於是日回京。將於初十日。奏豫東兩省全漕完竣也。初九日。齊約齋過訪。知引。見咨文。可由倉場經咨吏部。毋庸候領。因將搭運兵米。畱水司馬在通候兌。檢

點行具定於十一日進京

初十日辭行。晚間亦司馬在余寓邀張詩舲齊約齋

暨官別駕便酌。

十一日辰刻守土諸君俱來送。何玉民司馬以其先德

蘭士先生道生詩稿見贈。齊約齋餞余與詩舲暨

亦司馬官別駕於壩樓承浦亭陪席間詩舲述前坐

糧廳程蕉雲水部所題樓上對聯頗工作而識之

高處不勝寒。溯沙烏風帆七十二。沽丁字水夕陽無

轉漕日記

卷三

三

限好對燕雲薊樹百千萬疊米家山。未刻行四十

里抵京被堂晴臯聯壁先已到寓。蓮舫舍弟亦於是

日抵京同寓者江西廬陵縣鹿進軒傳先明府也。

征衫又染。帝京塵回首鴻泥感夙因。桐葉紀年經

再閱荆花含笑恰三人。重編此日春明錄。誰識當時

侍從臣。慚愧不才蒙薦稱也。隨計吏覲。丹宸。

轉漕日記卷四

河開 李鈞 夢韶

四月十二日辰刻。王曉林少宗伯同年樞來拜。本月初

十日考差。曉林奉派閱卷。四書題窮則獨善其身二

句。經題楚人伐鄭信公賦得雁點青天宇一行。得書

言八。詩題為白香山句。聞詩內有用墨豬者。殊堪發

笑。飯後遣長班赴部投咨文。遂赴棉花二條街衙

視相圃舍弟相圃自通州回。患痔未愈。鑿坡家叔垣

轉漕日記

卷四

一

亦與同寓候秋試。談良久。同年艾德庵其邁宗人李

和軒倫通兩農部與之比隣。因往拜晤。大雨忽至。遂

回車。甘霖滂霈更深始止。余前著使粵日記。凡沿

途接見者。原載甚詳。繼而刪去。然萍水之蹤亦未可

盡沒也。故此行於酬酢諸節。無不載入。但京師人海

故舊頗多。若將往來通候者。一一存識。不惟筆不勝

書。竟成一本門籍矣。豈不可嘆。擇其切近而有情事

可紀者載之餘。悉從畧。

十三日往謁兩倉督順路拜客。宗人李燕軒吏部蔭體素壯近頗清羸其積勞所致歎令弟新塘侍御純余僚婿也去歲客游豫中詢近事甚悉歸至相圃處晚飯妻兄齊小帆中翰承厚就往一談本年冊封琉球小帆頗有浮海之思可謂壯哉。入夜復雨。

十四日巳刻新塘來拜。留與共飯本擬出門拜客雨聲斷續抵暮弗止憚於跋涉矣。靜室垂簾晝寂寥芭蕉窗外雨瀟瀟往來車馬紛如織愁煞春泥巷一條。

轉漕日記

卷四

二

遣書役回汴帶家書

十五日拜客會者頗多吳西穀少京兆同年滿鵬年五十有二幡然一叟矣抵暮歸車殆馬煩不勝其憊小詩自嘲。未午出門去歸來日已晡豈惟勞僕馬先已辱泥塗倦眼生雲翳飢腸轉轆轤十年嘗此味還認舊時吾。

十六日拜客亦多會晤

十七日辰刻張詩舸

十三日到京

來拜同赴吏部驗到詩舸

因押運三次引見事隸選司余以卓異引見事隸功司功司漢掌印為徐梅樵員外澤醇堂官是日到者卓海帆少宰年丈秉恬也定於二十四日引見。在司遇湖北德安府保薦卓異方餘庵太守長慶邀與共飯飯後謁前少司寇秀楚翹夫子堃余會試座主惟夫子在都自引疾後優游林下十有餘年世兄輩騰蹕功名英英競爽可謂全福相見之下溫語纏綿不覺移晷退而拜客前江蘇臬司裕魯山同年

轉漕日記

卷四

三

謙讀禮家居已逾百日而引疾不出謂余曰旗員百

日服滿國朝定制余曷敢過之特以采薪而遂廬墓之情非得已也其詞婉矣黃昏歸寓往來棧簡亂如麻門簿官單細檢查才說這街都拜過續來又有兩三家。

十八日在鹿進軒處早飯午後拜客前總漕朱蕉堂年丈為粥因病請假艱於步履而談興甚濃坐數刻始得辭出在門人帥子文侍御方蔚處借高麗名臣傳

一部海外文章可廣聞見。王曉林請午飯。同席者
吳淪齋閣學。其濬毛芾村宮詹。樹棠李栢堂學士。煜
龍伯華編修。瑛巫雨池侍御。宜袂沈舜卿。魏皆張圖
南。頌雲兩比部。莊琪園。瑤羅芙舟。士芬兩水部。暨吳
西穀。戈德菴諸同年也。脫畧形骸。縱談無忌。可謂真
率會矣。酒數行。潘芸閣學使亦請午飯。遂赴其約。談
至更深而歸。

十九日。已刻姚玉峯比部請早飯。午後拜客。王曉林毛

轉漕日記

卷四

四

芾村李栢堂巫雨池。爲丁丑值年。在芾村寓公請。清
談薄飲。又至更深。接包封。知署中平安。

二十日。以應酬繁冗。欲赴園靜攝數日。因接包封料
理公務。並發家書。耽延半日。不果行。晚赴琉璃廠
一游。

二十一日。飯後。同晴臯赴園。途中得句。出郭廿餘
里。紅塵隔市闌。徑鋪鷺卵滑。墻砌虎皮斑。村舍多臨
水。樓臺直到山。御園欣在望。計日觀天顏。申

列抵園。過前湖。俗名扇子河新荷已滿潭矣。寓宮門西
一畝園內。監楊姓宅。原爲刑部公寓。那文毅公。彥成家
君辛酉。題曰近光堂。楊監貨得其半。改名先迎堂。門
臨溪水。前後兩院。共十二楹。几淨窗明。精潔可喜。詩
以紀之。暫借陳蕃榻。臨渠室數楹。乍離塵市遠。不
覺夢魂清。境與三山接。園因一畝名。近光真得地。先
許湛恩迎。文毅公所書近光堂三字。楊監棄置
敝篋中。檢視精采煥發。可稱墨寶。卷而懷之。當不嫌

轉漕日記

卷四

五

從者之廖也。晚與晴臯登臨河樓一茶。夜間已
有白鳥。

二十二日。辰刻。吳淪齋來拜。飯後。謁潘芝軒相國年丈。
世恩王定九相國夫子。鼎並赴澄懷園。謁少司馬祁
春圃夫子。鶴藻夫子前爲庶常時。主講保定蓮池書

院。兼閱河間瀛洲書院試卷。余爲諸生時。肄業其中。
甚蒙激賞。每試輒冠其曹。然彼此未識面也。迨通籍
後。始行執贄禮。夫子謙退不居。知己之感。何能一日

忘哉拜吳淪齋暨翁二銘廷尉同年心存徐惺庵學士士芬杜芝農庶子受田賈雲堂侍講植吳崧甫修撰鍾發諸君均已散直晤談良久時尙柳帖翰苑無不習之諱稱清秘堂為萬柳堂南書房為深柳讀書堂亦雅謔也始食王瓜

二十三日巳刻鹿進軒來拜畱早飯定九夫子暨澄懷園諸君以次來拜午後雨天氣驟涼蓮舫舍弟偕前榮陽縣丁小泉明府嘉藻來寓將昏雨少息與小泉

轉漕日記 卷四 六

晴皇蓮舫赴虎城看虎口占此地真宜號虎牢雄威久已歛咆哮憐君失却深山勢捲伏居然一睡貓二十四日辰刻引見於勤政殿得旨准其卓異加一級仍註冊回任候升詩以紀恩曠曠曉日肅朝儀引奏重教叩玉墀聖主垂裳勤政殿仙郎簪筆考功司來隨虎拜良堪幸歸候鶯遷莫厭遲隔日紫宸應召對好端象笏更書思是日同引見者張詩舫照例回任鹿進軒因獲盜以

同知升用歸寓芝軒年丈暨軍機陳子鶴吏部同年孚恩來拜託子鶴代備謝恩摺飯後赴進軒處道賀並拜軍機諸公晤鄭春溪水部喬林歸後詩舫春溪相繼來拜坐談久之小泉回城晚與晴皇蓮舫赴昆明湖一眺薇堂於午間來候即歸二十五日吏部述旨蓮舫回城聯璧來園二十六日寅刻遞摺謝恩卯刻召見於勤政殿垂詢押運及地方情形奏對無悞歸寓同李

轉漕日記 卷四 七

新塘齊小帆早飯午後赴芝軒定九兩相國處辭行進城拜客遂赴蔣丹林大鴻臚前輩祥墀之招丹林前輩哲嗣笙陔閣學立鏞文孫譽侯編修元溥一門三世同列清華時人榮之此外惟杜石樵少宰場芝農庶子筠巢編修翻亦祖孫父子並列朝紳可與媲美日夕出宣武門辛酉年丈何仙槎大司空漢李芝齡總憲宗坊卓海帆少宰王雲榭倉督馮厚田凌學士芝趙菊言太常盛奎蔡聽濤太僕世松彭春農

大司成那時錢鏡軒比部相楊疊雲方伯殿那請余與詩於暨新授貴州鎮遠府陸虹江太守同年元煇於春農邸舍毋戰藏闔談飲甚暢比散賓主俱陶然矣過詩於寓少談而歸永雲樵司馬於昨日抵京知兵米兌竣幫船陸續回空

二十七日張幼軒太守前輩翰請於天和會館與新授

陝西興安府郭仲昭太守維暹同席李奕蘭仙蟠王葆元式利兩中翰同年亦於此見招觀劇數折復赴

轉漕日記

卷四

八

趙述園侍御前輩光祖之約與新授山西太原府遺

缺知府牛玉山太守鎮同席飯後拜客晚間毛芾

村吳西穀李栢堂龍伯華沈舜卿復在芾村寓公請

王曉林陪

二十八日祝蘅畦前輩慶春周芝臺祖培兩學士汪岱

青編修于泗各請早飯復與牛玉山同席飯後拜

客李滋園編修蔭新暨新塘齊小帆小巖兄弟在

龍樹寺請午飯與聯璧晴臯偕寺初僅有蒹葭閣西

面無窗不能看山余舊有句云最宜待月三更坐只少看山一面窗自出京後迤西另建一樓窗中列岫滿目嵐光張瀚山方伯年丈岳崧題曰看山樓可補

從前之缺廳南展寬數尺菱蘆萬頃青到欄前頗饒

勝概壁間書畫大半仍舊惟添林少穆制軍前輩則

題聯云似聞陶令開三逕來與彌陀共一龕集成語

故佳殿楹又添湯敦甫家宰前輩金釗一聯云何處

菩提莫錯認庭前槐樹無邊法藏且笑拈開外蘆花

轉漕日記

卷四

九

尤屬渾脫余癸巳入都嚴冬非游覽之時不到此者

將十年矣酒牛高螺舟編修人鑑相姚聖常比部

世兄晏請晚飯催邀數次流連不忍去也即席成句

十年不到此間游又向招提駐紫驢南牖拓開臨

水榭西窗添建看山樓情聯桑梓休辭醉興寄蒹葭

不待秋更有催符來召客祇園未許久淹畱先螺

舟繼聖常次第赴之席間陡作齒痛是日德庵三次

作陪已不勝其憊而余可知矣

二十九日鐵仁山倉督暨同年受次農副憲慶鄂心齋

學士爾端沈聽篁給諫鏐董子誥比部基誠王若溪

中翰積順在聽篁寓請早飯復赴前湖南糧道胡觀

察鏐之約飯後入城拜客倭良峯學士仁請午飯其

兄即余門人愛春圃仁也新選國子監博士與之同寓席間識錢

辰田侍御福昌歸路投刺

五月初一日辰刻赴鴻臚寺謝恩何仙槎趙菊言蔡

聽濤諸年丈祝衛畦前輩復請余與詩於衛畦寓

轉漕日記 卷四

十

詩於即日出都繼赴吳霽峯河帥前輩邦慶之約飯

後入城拜客復為李燕軒所訂席間倦不能支入傍

室小憩片刻精神始復

初二日陳子鶴請早飯與永雲樵同席尚有數客未盡

識也巫雨池莊琪園羅芙舟暨李子畚農部鈞經

鹿儕水部姓諸同年公請於鹿儕寓王曉林戈德庵

李栢軒暨賈運生編修臻朱紹庭成烈步香林際桐

兩侍御孔集堂吏部慶鈺白幼迂農部謙卿趙卓峯

儀部鍾雁徐笑陸水部棟呂麟臺玉林郭舒士翹兩

中翰呂磻溪博士際揚諸同鄉公請於龍樹寺帥子

文德琴南愛春圃暨朱瀛山侍御溥郭葵臣編修道

陳卓堂駕部熙曾盧七橋比部同伯諸門人公請於

陶然亭陸續赴之罷宴已黃昏矣陶然亭原名江

亭康熙中工部郎江君藻所築為休沐地其後都人

士日事宴游遂為城南之勝自有龍樹寺以來壇坫

為其所奪亭畔風光漸形寥落矣

轉漕日記 卷四

十一

初三日整頓行具擇於初六日出都楚翹夫子世兄

毓庶常檢等請早飯與陸虹江暨成侍御明兩同年

同席餘未盡識飯後復與虹江赴同年張耕梅比部

惇訓陶心江宗政惟輝沈松盟第陶查仙際堯兩中

翰之約

初四日辰刻聞報蒙恩升授山東督糧道先是恩漕

帥特亨簡放葉爾羌參贊大臣陝西周方伯天爵

升署漕運總督本日楊桂山廉訪升授陝西藩司張

詩於升授河南臬司遂遣是缺。飯後赴園謁潘

芝軒王定九兩相國並晤軍機諸公託陳子鶴代備

謝。恩摺仍寓先迎堂聯壁蓮舫偕來。

初五日寅刻遞摺謝。恩卯刻。召見於勤政殿以

山東督糧道駐劄德州距河間在五百里內。奏請

迴避蒙。恩調補河南糧鹽道其山東督糧道以蔣

月川觀察調補。是日同。召見者新授開封府遺

缺知府費慶廷太守。庚吉原任江蘇常州府李方赤

轉漕日記

卷四

三

太守。瑋煜暨方餘庵郭仲昭兩太守也。奏事處吳

監餽角黍一盤皆方式。

初六日寅刻遞摺謝。恩復蒙。召見自卓異引。見

後旬日之間三覲。天顏疊承。溫諭。聖恩高厚

感激難名恭紀以詩。纔荷遷除又量移。丹綸稠

疊沐。恩施漫誇繡豸膺新秩最好遷鶯返故枝。

蕃資仰邀三接禮菲材難答。九重知太倉積貯和

羹具夙夜惟應慎乃司。午後入城應楚翹夫子之

召永雲樵陪西正歸發家書。

初七日賀者紛紛禮宜報謝拜過客又須重拜矣。午

刻右安門外玉泉營翟舒堂茂才。錦招飲於尺

五山莊薇堂聯壁蓮舫咸預莊本貴家園亭賃直為

宴游之地前歸德府恒心農太守。豫愛其風景買作

墓田而割其一角為小有餘芳以供游宴其內時加

局閉非相識者不能入也。即席成句。大有山林趣

城南尺五莊池荷鋪作地岸柳列為墻暇日開三徑

轉漕日記

卷四

三

薰風醉一觴隔籬呼酒處別圃有餘芳。歸與聯璧

飲於王曉林寓在坐者朱紹庭步香林戈德庵李和

軒徐笑陸諸同鄉也。覓句飛觴賭飲甚闐。

初八日巳刻永雲樵邀余與蓮舫暨幕中諸君游御河

橋天熱甚余與薇堂先歸聯壁晴臯蓮舫日夕而返

是晚復承趙菊言年丈見招同席者仍昨晚在曉林

處諸同鄉。

初九日。中丞因余在開封府任內審結命盜重案及

京控省控四百一十九案專摺保 奏發摺時尙未得余升信也

上以

臣鈞

業經升道蒙

恩賞加一級

因賀客亟須答拜

凡有宴會概行辭却盡日拜客

初十日辰刻赴鴻臚寺謝

恩順路拜客毛伯雨副憲

式節

前視學畿輔運舫相圃一府學生一縣學生俱

蒙選拔感恩知己兼而有之彼此往還俱相左兩次

招飲又以赴 園辭覆是日始得一晤暢談移晷少

轉漕日記

卷四

四

慰歉衷歸赴相圃處晚飯

十一日在文昌會館請楚翹夫子觀劇永雲樵戈德庵

陪兼赴許青士太常前輩

乃濟

及小門人吳吏部

之約 伶人有當場畫蘭者頗工秀

十二日姚伯昂少司寇前輩

元之

相圃

請早飯不獲

辭飯後拜客時承沛亭丁內艱並往唁之

十三日巳刻赴吏科領憑口占成句 謂我赴新任我已身帶印謂我回舊任又須領符信是新是舊吾不

知既膺斯任勉爲之高深須効涓埃報豈爲鷓鴣借

一枝 事畢赴 國史館一游與張綱堂侍讀

李雲浦

光涵

高南渠

樹勳

蔣譽侯三編修共飯公膳

盤餐仍是當年風味清談久之歸路拜客

十四日李雲浦請滙元堂觀劇不獲辭飯後拜客

十五日拜客已遍前江西撫軍韓三橋中丞

文綺

請午

飯不獲辭賓主兩人清談至晚

十六日辰刻甘肅延榆綏道汪鑑湖觀察同年

琳

以卓

轉漕日記

卷四

五

薦入都來拜暢談久之 飯後移寓右安門外三官

廟留聯壁蓮舫料理未了事件 三官廟以菘花爲

業佳卉甚蕃爲士大夫宴游之所余占其東偏一院

永雲樵司馬本日引 見得 旨准其升授開封

府鹽捕同知 始聞蟬聲 齒痛夜不能寐

十七日雨花木如洗室宇生涼齒少愈而身作寒熱有

似感冒終日偃息在牀如此清景惜不暇領畧也

始食茄

十八日晨起神氣清爽齒疾亦愈翟舒堂昆仲邀晚飯歸途遇雨臨德倉奏銷冊須於月內具題署中送來用印外附家書鈐印後交差局限七日專足送汴。

十九日卯刻薇堂晴臯暨家人輩先發辰刻聯壁蓮舫來晤知行具已齊定於明日就道共飯而回相圃來送畱與晚飯昨日考試京堂試差題爲股肱耳目論賦得碧碧黃黃麥際天得秋字五言八韻詩題爲楊誠

轉漕日記

卷四

六

齋句謹擬一首碧與黃相錯黃借碧共稠麥隨天際遠天人麥間秋疊浪騰霄畔層雲接隴頭色連春草長影帶夕陽浮金翠千塍富丹青兩筆勾無邊涵淨字有跡劃平疇仁里新禾納誠齋舊句畱早爲蒼赤計盛世足來牟

二十日辰刻僧厨備齋頗精潔午刻行三十里宿黃村地屬大興時甫未正聯壁蓮舫西初到

二十一日寅刻行四十五里于堊尖地屬宛平又十二里渡

永定河古名無定河一曰桑乾又曰盧溝俗曰渾河發源於山西渾源州至天津入海色渾濁而性剽悍消長靡常畧與黃河相似黃河惟蘭州城外有橋故諺曰天下黃河一道橋此水止有盧溝橋亦可云一道橋也登舟成句濁浪排空日色昏濤頭一線挾沙奔行人錯認黃河渡便擬揚帆下孟門又六里過固安縣又四十里宿曲溝地屬固安固安漢曰方城隋曰固安今隸順天府永定河道駐此晉張華邑

轉漕日記

卷四

七

人博極古今以文章名世贊伐吳功封廣武侯進司空著有博物志固安以北初刈大麥以南並刈小麥矣

二十二日卯刻行四十五里孔家馬頭尖地屬新城新城漢曰新昌唐曰新城今隸保定府又四十里宿雄縣雄縣漢曰易縣晉曰易城唐曰歸義五代曰雄州宋於此設關以禦契丹今隸保定府余癸巳冬自都歸里大雪失道更深始至店中窗無紙門無簾

以席蔽之。聯壁襪被未到。和衣而臥。其寒可澈骨也。回憶往跡。率成一絕。河鮮入饌。酒新筍。繞屋槐陰。翠欲流。猶憶前年歸路晚。三更風雪宿雄州。

二十三日辰刻行。三十里。鄭州尖。地屬任邱任邱鮑朗如明

府承燾來。迓朗如前任河南宜陽縣。經余保薦。卓異。

執弟子禮。自癸巳都門一晤。迄今五載。班荆道故。握手歡然。

鄭本州治。唐開元中。因字形類鄭。改為莫州。五代石晉。割燕雲十六州。以賂契丹。鄭其一也。今

轉漕日記 卷四 太

廢併入任邱。漢遼東太守公孫瓚。為袁紹所敗。於此築城固守。名曰易京。東坡送將官梁左藏赴鄭州詩。至今父老哀公孫。蒸土為城鐵作門。周扁鵲。姓

秦名越人。州人遇長桑君。事之十年。遂精於醫。城東北有祠。每年四月。香火甚盛。又四十里。抵任邱。寓

於邊氏外家。諸舅已歿。聯壁表兄。竟為家長矣。人事代謝。為之慨然。朗如明府來候。並送酒筵。任邱

城為漢中郎將任邱所築。因以其姓名名縣。西關有

任將軍墓。即邱埋骨處也。又大將軍任光。封阿陵侯。其故城在縣東北陵城村。邑前輩龐雪崖先生。堽謂

縣以光得名。邱仍邱墓之邱。非人名也。似較前說為

長。又漢吾邱壽王。邑人。官至光祿大夫。故別稱吾邱

吾。虞音相近。又訛為虞邱。境內有虞邱臺。傳為壽王

讀書處。漢韓嬰。邑人。文帝時為博士。傳詩。與齊申

魯轅固兩家。並列學官。今韓詩惟存外傳。邑西沙村

其故里也。乾隆中。賜名思賢村。三國魏邢顒。邑人。

轉漕日記 卷四 太

為平原侯。植家丞。植頗疎之。庶子劉楨諫曰。君侯采

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元魏邢邵。邑人。文章典

麗。既瞻且速。與溫子昇齊名。明邊大綬。邑人。為陝西

米脂令。掘闖賊和墓。歸里。京師陷。被執。至壽陽而逸。

著虎口餘生錄。

二十四日。回拜朗如明府。並候諸親友。聯壁將謁選

教職。不同赴河南矣。午間治具為別。余贈以詩曰。莫

怪相投勝漆膠。外家兄弟類同胞。儘饒宦海關心侶。

那及寒窗總角交。教澤君應希馬鄭。循聲我敢望歐
包。男兒各奮桑蓬志。不必臨歧別淚拋。晚赴城隍
廟觀劇。雖村歌社鼓。難語聲容。然聯臂嬉遊。猶是兒
時興趣。不必紅氍毹上。月媚花嬌也。蓮舫於是日
歸里。

二十五日。朗如明府邀余與聯璧早飯。清談過午。歸後
以詩謝之。洛中自昔共蘭舟。過眼雲煙幾度秋。可
喜故人逢鮑叔。又聞雅化播虞邱。情甘淡泊憐同調。

轉漕日記

卷四

三

續奏循良契上游。東道感君風誼重。不辭稅駕暫旬
留。朗如和曰。感公畧分說同舟。絳帳追隨已十秋。豸
繡新恩承 殿陞。鼇情私淑戴山邱。程門雪積欣
重立。梁苑雲停憶舊游。慚愧荒莊無報稱。高軒肯爲
不才留。邊玉峯太親翁 九鈞 邀晚飯。仍與聯璧偕
食。間微雨。聯璧欲送余至河間。定於明日同行。
二十六日。辰刻行。三十里。辛中驛尖。仍任邱地朗如明府候
送於此。又四十里。抵河間。家中平安。惟舍宇傾頽。不

堪棲止。余薄宦十年。尚無一瓦之覆。殊自愧也。與
壽田家叔少談家事。適獻縣陳四表伯。李李子口陳
問亭表弟親家。承緒來候。邀與共飯。留表伯同聯璧
寓蓮舫宅內。回家感賦。衣錦欣從故里過。荒蕪
三逕近如何。堂前幾度迎。鸞誥門外依然設。雀羅
賀監回鄉情悵惘。晏嬰卜宅計蹉跎。誰家第宅更新
主。輸與吾廬閱世多。河間漢曰渤海。曰河間。隋唐
曰瀛州。宋曰瀛海。明爲河間府。國朝因之。九河

轉漕日記

卷四

三

故道俱在府境。故曰河間。又全境無山。土人謂之無
山府。漢景帝子獻王德。分封於此。稽古崇儒。築君
子館。以招賢士。與韓嬰毛萇。講求經術。故河間稱
文獻之邦。武垣城在府城西南。漢武帝東巡至此。
望氣者言有異女。訪之得趙氏。拜婕妤。是爲鈞弋夫
人。生昭帝。瀛臺在城東南隅。傳爲馮道讀書處。高陽
臺與瀛臺南北相望。蒲萊臺在府署後。有蒲甚勁。秦
始皇東巡。繫馬於此。漢龔遂爲渤海太守。勸農桑。

教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漢毛萇，邑人，為獻王博士，作詩註世號毛詩。其故宅曰毛精壘。唐劉長卿，字文房，邑人，以詩名世。金劉完素，字守真，邑人，精於醫。著有原病式一卷，城東劉守村，其故里也。余原籍安徽泗州盱眙縣，明岐陽王後也。世襲指揮公。詩雄從成祖北遷，始家於河間郡城。

二十七日辰刻謁家祠，並候別院尊輩。飯後拜本府哈問梅太守。忠阿本縣沈月海明府。如潮及郡城

轉漕日記 卷四

三

文武各官並諸親友。

二十八日赴西鄉祭掃。先塋與村中父老席地一談。旋赴高北村適王氏姪女家，李子口適陳氏女家，省視兩處均留飯。歸已二鼓。陳表伯於是日回獻邑。二十九日哈問梅太守請早飯，沈月海明府陪。午後在南園棗香書屋小憩，園為先曾祖惠州公所闢。書屋即罷官後投讀處也。迄今六十餘年，老樹俱已朽蠹，現經壽田家叔雜植花木，尚未成陰，余為諸

生時肄業其中，撫景流連感而成句。一脈井泉冽，幾叢花木蕃，最宜人跡少，不厭鳥聲喧。對此懷先澤，非徒賦小園。何時溫舊業，把卷謝塵樊。春臺堂叔祖請晚飯，食畢陣雨生涼，復赴南園一眺。

三十日由哈問梅太守處接大名府陶冕鄉前輩書，並兩疊前韻見寄，乃三月間信也。不煩驛使寄筠筒，疊韻吟成候雁通。旗鼓早應三舍避，藥韃合讓萬夫雄。關心隴畝思甘澤，得意帆檣趁好風。六義祇今留

轉漕日記 卷四

三

訓詁粉榆先為酌，毛公灌園心事託連筒。領郡新銜綬半通，得句君如丁卯健。論年我愧甲辰雄，別來南浦懷卿月。錄就西征述祖風，同是玉皇香案吏。定應天上羨羣公，有感再疊曰：靜坐漁磯理釣筒。仙源杳渺路難通，龍門有價酬元禮。狗監何人識左雄，未必妍媸淆藻鑑。任教屈曲學屏風，自天零雨崇朝事。錯把愆期咒社公，一勺清應倒碧筒。酸醜嗜好異，苓通看花夢得思。前度佞佛何充禮，大雄藥誤難

逢醫國手船輕休逞飽帆風散材合置蕭間地日炷
鑪香退自公 又其門人高君繼疇和曰醇醪心醉
對詩筒二十年來刺未通鸞掖簪毫推領袖羊城入
穀盡英雄隨車潤挹千村雨輓粟清餘兩袖風計日
丹屏書上考豸冠先換黑頭公 命中先期決射筒
幾人蕊榜姓名通翻新花樣爭非孟依舊頭銜負薦
雄故紙重鑽思化羽神山將到引迴風尖叉吟就敵
難穩一字師資感至公壬午會試卷薦於黃惺溪夫子房中實觀察激賞而贊成

轉漕日記

卷四

五

吳君長卿亦有和章不備錄余疊韻答之並寄高
吳二君 消夏灣頭飲碧筒錦鱗又得尺書通琴心
疊奏情彌摯鼓角三嚴氣益雄望歲勞君作霖雨移
舟幸我遇迴風仙源有路知重到檣散何須感鄭公
玉律宮商協鳳筒河汾教下拜王通詩壇定有傳
心秘文陣都推命世雄佳製恰宜薇盥露丰標想見
樹臨風一函封付梅花使附問青邱與駿公 沈月
海明府請晚飯候補縣劉明府克邁許明府夢蘭暨

捕廳黃少尉應中陪

六月初一日辰刻鮑朗如明府因公進郡劉許兩明府
暨經廳徐參軍沛然捕廳黃少尉公請於經廳署朗
如陪 蔚林族叔祖請晚飯定於明日與蓮舫同赴
河南

初二日辰刻行朗如暨劉許兩明府徐參軍送於南關
王陳兩婿與麟姪送於關外三十里商家林尖地屬獻縣
又三十里抵獻縣赴陳家莊拜候陳氏表伯叔飯後

轉漕日記

卷四

五

宿於南關旅寓表兄弟輩來候邑人盧淑芳明府同
年經自河南奉諱歸里亦來候以天晚不及答拜
獻縣漢曰樂壽白景城金曰獻州今隸河間府 獻
王墓在東郊外八里許余幼時曾往游覽前為享殿
後為寶城荒草芊芊斷碑橫路而已 五代馮道邑
人歷事四姓十二君自稱長樂老封瀛王明陳鉞邑
人官右都御史與王越同附中官汪直所謂行兵仗
此兩鉞者也陳家莊乃其故居余姻戚陳氏乃明尙

書陳瓚之後與鉞不宗。國朝紀文達公明邑人於書無所不讀四庫全書提要半出公手詩文其緒餘也由大宗伯參知政事以清節著王餘佑亦邑人明諸生入國朝不仕居易州之五公山自號五公山人從容城孫徵君奇逢講學能得其傳。

初三日卯刻行四十里富莊驛尖地屬交河已見水程又四十里宿阜城。阜城唐曰漢阜今隸河間府。飯後與蓮舫登城一眺街市荒涼有如村落余戊子歲典試粵

轉漕日記

卷四

庚

東自富莊驛宿阜城途間風雨交加異常辛苦回首已十年矣不勝感喟。

初四日寅刻行五十里景州尖已見城內有塔高十三級傳為高齊時所建諺云滄州獅子景州塔正定府的大菩薩同為直隸巨觀。望景州塔。未見景州城已見景州塔愈行看愈真倒向青天插日月相盪摩煙雲供吐納雉堞何森然裙腰圍一匝惟嫌寺宇卑難演三乘法我對如來發洪願稱此另為建大刹。

門列滄州鐵獅子殿供正定大菩薩。又二十里過劉智廟地屬景德兩州入山東界又二十里渡運河宿德州已見時南糧船方過揚州三幫張詩於廉訪在省未回是否入覲尙未奉到。批摺署道篆者為濟南府王中峯太守鎮亦未到任佛旗尉貴安參戎明舒自庵刺史化民以次來候飯後入城答拜途中得句驅車又過高津城風物依依似有情不是枌榆隣白社那無霖雨及蒼生文章未許開生面山水端應

轉漕日記

卷四

壬

續舊盟多少兒童渾不解還騎竹馬遠來迎。雄縣以南德州以北旱苗缺雨望澤甚殷。

初五日寅刻行舒刺史送於郊四十里苦水舖尖仍德州地又三十里過恩縣茶尖已見水程又三十里宿腰站平原地屬平原即趙平原君食邑今隸濟南府。漢東方朔邑人待詔金馬門以詎諧得幸亦時有法言悟主三國魏管輅邑人精易學通占相之術言輒奇中。初六日寅刻行四十里過高唐州又二十里新店尖仍高

唐地 高唐即春秋齊穆孟姬為陳氏所請之邑非宋

玉賦中之高唐也唐曰崇武五代曰魚邱今隸東昌

府 鳴犢河在州境內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聞殺寶

鳴犢臨河而返即此 周綿駒州人孟子所稱善歌

者 過高唐州 温墩一線射朝陽車馬勞勞曉趨

裝正值行人怯長夏不煩神女下高唐綿駒里畔秋

禾秀鳴犢河邊蔓草荒遙望隔城孤塔影巋然也是

魯靈光城內有塔 又六十里宿在平阮仲寅明府烜輝

轉漕日記

卷四

三

迂於郊復候於館 在平古曰重邱今隸東昌府

在平原在城內僅如土阜後因修城取土刻為平地

矣阮明府說 周魯仲連邑人魏約趙帝秦仲連欲

蹈東海死恥為之民燕將拔齊聊城被譖不敢歸齊

還攻之不下仲連射書城中為陳利害燕將自殺唐

馬周邑人客游都下代中郎將常何應詔陳便宜二

十餘事上召與語大悅拜侍御史 火色為肩憶馬

周仲連排難劇風流俗人不識名賢里艷說紅裙善

度詭

初七日辰刻行途間土脉含滋知於昨日得雨秋禾甚

茂高粱已齊肩矣六十里東昌府尖渡運河入城拜

祝詒亭太守慶穀 托寄大名府陶鳧前輩書 運

河即會通河居臨清上游僅隔四牖現在河水驟長糧艘

銜尾前進本日方過興武九幫 東昌府首縣曰聊

城即齊聊攝地秦為東郡漢曰清河唐曰博平明為

東昌府 國朝因之 古聊城在府西北即魯仲連

轉漕日記

卷四

三

射書處 國朝傳以漸邑人以順治丙戌科第一人

及第官至武英殿大學士為 本朝開科狀元 又

四十五里宿沙鎮仍聊城地飯後與蓮舫村外納涼

初八日卯刻行三十五里過莘縣又十八里十八里舖

尖仍莘縣地 莘縣古有莘氏地漢曰陽平後周曰陽武

唐曰莘州今隸東昌府 宋王祐邑人世有陰德嘗

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蘇軾有三

槐堂記子旦字子明為宋賢相贈魏國公諡文正

又三十里過朝城縣途間泥水甚大知亦於前日得雨。朝城春秋齊桓公率諸侯朝周為會於此故名。今隸曹州府。輿中作小詞遣悶。隴畔前宵新雨沛泥痕濺滿行人轡夾道高槐濃滴翠堪醒睡綠陰深處蟬聲沸。隔水人家村犬吠炊煙縷縷疎林內頻問郵亭將到未紅日墜幾聲牧笛橫牛背。漁家傲又二十里宿郭壇。地屬觀城觀城夏少康所封邑也。隋曰觀城今隸曹州府。

轉漕日記 卷四

三

初九日卯刻行五十五里濮州尖又四十里宿董家口。仍濮州地濮州。顓頊所都故曰帝邱春秋衛成公遷此。漢曰鄆城。隋曰濮州今隸東昌府。舜生於姚墟即此地。歷山雷澤皆在境內。州以濮水得名昔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後衛靈公夜止濮上聞鼓琴聲召師涓聽而習之師曠曰此亡國之音也。魏陳思王植初封鄆城侯築臺於此後人稱曰陳臺。周計然州人姓辛名研少有心計邀

遊海上號漁父。范蠡請見越王研曰越王烏喙狼步不可共安樂也。漢汲黯州人武帝時由謁者遷主爵都尉以嚴見憚帝不冠不敢見嘗曰甚矣黯之戇也。又曰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終於淮陽太守晉吳隱之州人為廣州刺史以清節著過食泉有句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過濮州作。顓頊遺墟不可尋帝邱風會久銷沉。歷山當日躬扶耒濮水何人夜聽琴。漢代直臣留勁節鄴都才子矢芳音。荒城落日

轉漕日記 卷四

三

迷禾黍過客空牽弔古心。途中買梅子數枚紅黃可愛嘗之其酸沁齒戲成一絕。止渴聊嘗數顆梅。寒漿酸沁齒牙來知渠他日供調鼎風味依然似秀才。州城以北泥濘難行以南缺雨。初十日卯刻行五十里高莊尖。地屬荷澤荷澤即禹貢所導之荷澤也。今為曹州府首縣。店有女子題壁詩。頗近穠纖一派錄之。清峭春寒料峭風蝶裙香褪鬢雲鬆生憎鄉夢愁邊斷難捺相思酒樣濃千里親庭

違色笑十年夫婿各西東。彤奩寶鏡朝來啓。憔悴蘭香舊日容。款曰丙申暮春七日。杜陵女史陸行北上。宿此店中。燈下感懷。率題一詩於壁。並書一紙。交荃芳。寄呈霞夢夫君鑒正。書就己五鼓矣。冷硯欲冰。弱腕無力。亂爬蛇蚓。知不免爲方家嗤點也。婢子翠煙。小薇捧硯侍。又六十里宿東明集。地屬東明。東明漢曰東昏。莽改東明。蕭寶卷所得侯封。卽此地也。今隸直隸大名府。薄暮微雨。旋止。熱甚。署中遣人來

轉漕日記 卷四

三

十一日寅刻行六十里。黃家集尖。地屬長垣。考城縣席明府來迓。長垣古爲匡邑。子畏於匡卽此。漢曰長垣。今隸大名府。地有鶴城。卽衛懿公養鶴處。又五十里。渡黃河。抵河南蘭儀縣。署令潘明府。第元在省未回。蘭儀廳張司馬。承恩。暨縣丞尉等迓於河干。宿柴壩公館。齊竹泉內姪。恩銘。暨兒子。長壽。先候於此。詢知署中平安。中丞遣官來迓。蘭儀原爲蘭陽。卽

古東明地。隸開封府。嘉慶二十四年。河決儀封。廳。卽儀封人請。將廳治併入縣治。改名蘭儀。國朝張清恪公。伯行。儀封人。公館卽在堤上。河帥駐節處也。後有敞軒。下臨陂池。前蘭儀司馬鄒鍾泉同年。建亭其中。種蓮數畝。現值盛開。晚坐軒中。遙望草樹蒼茫。頗饒幽曠之致。而荷香入座。清沁心脾。尤可滌除塵慮也。入河南境後。禾黍芄茂。可慶豐年。顧之色喜。接大名府陶鳧前輩書。以陸費玉泉觀察和章見

轉漕日記 卷四

三

奇。料峭春寒。滯藥筒。時患肝疾初愈。愧難息影。賦幽通。閉門未許傾三雅。奪席還看角兩雄。鳧蘇太守與夢韶觀察倡和數疊原韻。偶檢陳編留爪雪。病中自檢舊詩。爭傳好句愈頭風。平生御李心期在。驚坐無緣識孟公。觀察過訪因病未晤。晚香堂裏。擘吟筒。津鼓聲中驛騎通。觀察轉漕過天。讀畫愛連牀上下。太守精于鑒別積書甚富。飛觴狂決劍雌雄。使君牋牒清漳水。太守輜軒古魏風。太守方輯畿輔詩傳爲報長生喧。鼓吹。治平第一屬吳公。太守詣東廣微祠禱而立應

十二日寅刻行四十五里招討營尖地屬祥符縣李叔

鯨明府漢來迓又二十五里城岡茶尖署開封府鄒

鍾泉太守同年來迓又二十里抵省城府廳州縣暨

佐雜迓於近郊入城謁中丞暨朱蔭堂方伯署臬

司開歸道張心階觀察於是日赴工差人往候回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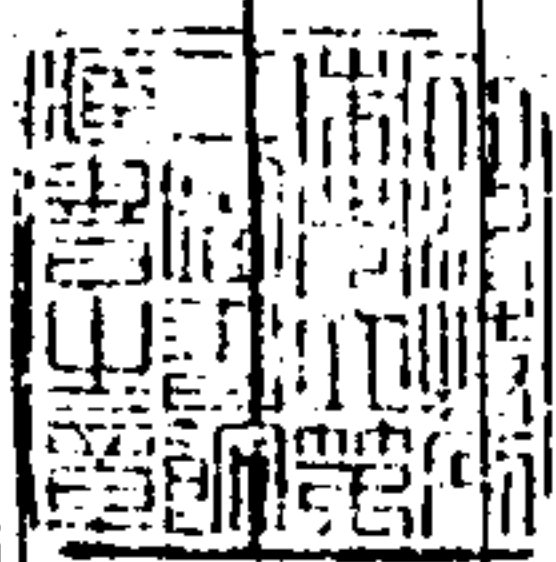
叩見堂上兩大人仰見福履安康慈顏悅豫不勝

欣慰卽於是日申報回任視事紀以詩曰不分頭銜

竟卽眞仔肩終付代庖人好乘蓬島迴風力重問桃

源舊日春蟻佃尙期酬 聖主烏私幸可慰慈親虛

舟去住眞難料宦海萍蹤有夙因



求闕齋日記類鈔

光緒二年丙子
冬傳忠書局槧

求闕齋日記類鈔二卷

卷上

問學

省克

治道

軍謀

倫理

卷下

文藝

鑒賞

卷首序目

品藻

頤養

遊覽

右鈔錄曾文正公日記略分十類夫修己治人之道之大綱也修己者知行並進治世者文武兼資故首問學次省克繼之以治道軍謀至於倫理者通乎內聖外王而大本大經之所在故上卷以是終焉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古有明訓矣文藝雖若學之末務而昔賢以為載道之器援古證今徵文攷獻有心者毋敢忽焉故以鑒賞品藻次於文藝之後至若頤養以全形遊覽以擴見亦恆視人之所志所業以為重輕安可概目為餘事歟此

編次之微意也先賢有言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大有為者其平居之課身心也至密其求寡過也必夙夜匪懈而後日起有功今湘鄉曾文正公薄海戴其忠勳奕世宗其德望其被諸竹素銘諸鐘鼎與旗常者既已為人所共見共聞矣而一讀其所為日記則條綜於日用行習之間檢攝於幽獨密微之地誠所云言有教而動有法瞬有存而息有養者歟故能削平寇難光輔 中興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播威名於瀛海之表存膺 聖朝之懋賞沒極人世之哀榮可不謂天挺人豪古今罕覩者乎公供職京朝十有四年其日記曰茶餘偶談曰過隙影等篇半就散佚其曰絲絲穆穆之室日記每

卷首目序

二

日以八事自課亦屢有存者咸豐初載由衡州治軍東征克武漢戰彭湖入守章門凡此數年隨筆記注均缺失無從檢尋唯自戊午以後迄於同治壬申二月易簪之日所自書日記無一朝一夕之間無一點一畫之苟則傳家之墨寶希世之奇珍已宋時洛闕數大儒講學皆有語錄蓋及門諸子聞其師之緒論因時編葺或不免雜以己意而稍失其真此編所鈔謬託於朱子語類之義而一句一字悉出於公之自記不敢於中有所增損世有達者其將不以僭竊罪我耶光緒丙子八月既望後學湘潭王啟原識

求湖齋日記類鈔卷上

湘鄉曾國藩隨筆

湘潭王啟原校編

問學

夜深思將古來政事人物分類隨手鈔記實為有益尙未有條

學問之事以日知月無亡為吃緊語文章之事以讀書多積理

高為要 辛丑二月

讀書之志須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學 辛丑閏三月

至鏡海先生處問檢身之要讀書之法先生言當以朱子全書

為宗時余新買此書問及因道此書最宜熟讀即以為課程身

日記卷上

一

體力行不宜視為瀏覽之書又言治經宜專一經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則萬不能通一經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讀易又言為學只有三門曰義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遺精管窺而蝨測文章之事非精於義理者不能至經濟之學即在義理內又問經濟宜如何審端致力答曰經濟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歷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時河南倭良峯前輩用功最篤實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作飲食皆有劄記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檢皆記出先生嘗教之曰不是將此心別借他心來把捉才提醒便是關耶存誠又言檢攝於外只有整齊嚴肅四字持守於內只有主

一無適四字又言詩文詞曲皆可不必用功誠能用力於義理之學彼小技亦非所難又言第一要戒欺萬不可拚著云云聽之昭然若發矇也 辛丑七月

倭良峯前輩先生言研幾工夫最要緊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是時幾也周子曰幾善惡中庸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劉念臺先生曰卜動念以知幾皆謂此也失此不察則心放而難收矣又曰人心善惡之幾與國家治亂之幾相通 王寅正月
靜坐思心正氣順必須到天地萬物育田地方好 王寅正月
默坐思此心須常有滿腔生意雜念憧憧將何以極力掃卻勉之 王寅正月

日記卷上

二

吳竹如言敬字最好予謂須添一和字則所謂敬者方不是勉强一持即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意 王寅正月

誦養氣章似有所會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顛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須臾不離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萬一 王寅正月

心得語一經說破胸中便無餘味所謂德之乘也况無心得而有掠影之談乎 王寅正月

易大壯卦象大象正與養氣章通

靜字全無工夫欲心之凝定得乎 王寅正月

靜字全無工夫欲心之凝定得乎 王寅正月
中庸明善誠身一節其所謂裕者乎 王寅正月

精神要常令有餘於事則氣充而心不散漫 王寅正月
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一日姑待後來補救則難矣况進德修業之事乎海秋言人處德我者不足觀心術處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 王寅正月

讀書窮理不辨得極虛之心則先自窒矣 王寅正月
咸恆損益四卦可合之得虛心實心之法 王寅正月

不能主一之咎由於習之不熟由於志之不立而實由於知之不真若真見得不主一之害心廢學便如食烏啄之殺人則必主一矣不能主一無擇無守則雖念念在四書五經上亦只算游思雜念心無統攝故也 王寅正月

日記卷上

三

巽乎水而上水頗悟養生家之說 王寅

良峯前輩言無閒最難聖人之純亦不已顏子之三月不違此不易學即日月之至亦非諸賢不能至字煞宜體會我輩但宜繼續續求其時習而說 王寅

存心則緝熙光明如日之升修容則正位凝命如鼎之鎮內外交養敬義夾持何患無上達 王寅十一月

至岱雲處看渠日課岱雲近日志日堅而識日卓越閱之喜極無言平日好善之心頗有若已有之之誠而前日讀筠仙詩本

日觀岱雲日課尤中心好之也 王寅十一月
樹堂來與言養心養體之法渠言舍靜坐更無下手處能靜坐

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因教我焚香靜坐之法所言皆閱歷語靜中真味然能領取又言心與氣總拆不開心微浮則氣浮矣氣散則心亦散矣此即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王

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體則如鼎之鎮此二語可守者也惟心到靜極時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畢竟未體驗出真境來意者只是閉藏之極逗出一點生意來如冬至一陽初動時乎貞之固也乃所以為元也蟄之坏也乃所以為啟也穀之堅實也乃所以為始播之種子也然則不可以為種子者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此中無滿腔生章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不可

日記卷上

四

謂之至靜之境也然則靜極生陽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靜極仁心之不息其參天兩地之至誠乎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藏極靜中之真樂者矣我輩求靜欲異乎禪氏入定冥然罔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有所謂一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庶可謂之靜極可謂之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不然深閉固拒心如死灰自以為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况乎其並不能靜也有或擾之不但憧憧往來乎深觀道體蓋陰先於陽信矣然非實由體驗得來終掠影之談也 王寅十一月 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

後造偽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百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私著也無私著者至虛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誠天下之至虛者也當讀書則讀書心無著於見客也當見客則見客心無著於讀書也一有著則私也靈明無著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時不雜既過不戀是之謂虛而已矣是之謂誠而已矣以此讀无妄咸中孚三卦蓋扞格者鮮矣 王寅十一月

日記卷上

五

正之情作文時無鐫刻字句之苦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讀書積理之功也若平日醞釀不深則雖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達之不得不臨時尋思義理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則不得不求工於字句至於雕飾字句則巧言取悅作偽日拙所謂修辭立誠者蕩然失其本旨矣以後真情激發之時則必視胸中義理何如如取如攜傾而出之可也然而須臨時取辦則不如不作作則必巧偽媚人矣 王寅十一月 在何宅聽唱崑腔我心甚靜且和因思古樂陶情淑性其入人之深當何如禮樂不興小學不明天下所以少成材也 王寅十一月 竹如教我曰耐予嘗言竹如貞足幹事予所闕者貞耳竹如以

一辭字教我蓋欲我鎮躁以歸於靜以漸幾於能貞也此一字足以醫心病矣癸卯正月

寫字時心稍定便覺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靜所以致病也寫字可以驗精力之注否以後即以此養心癸卯正月

萬事付之空寂此心轉覺安定可知往時只在得失場中過日子何言能稍自立哉癸卯二月

記云君子莊敬日強我日日安肆日日衰蕭欲其強得乎譬諸草木志之不立本則撥矣是知千言萬語莫先於立志也癸卯二月

唐先生言國朝諸大儒推張楊園陸稼書兩先生最為正大篤實雖湯文正猶或少遜李厚庵方望溪文章究優於德行癸卯二月

二月

六日 日記卷上

六

夜讀楊園先生集中有數條破我伎求之私如當頭棒喝癸卯二月

讀楊園近古錄真能使鄙夫寬薄夫執癸卯二月

因作字思用功所以無恆者皆助長之念害之也本日因聞竹如言知此事萬非疲軟人所能勝須是剛猛用血戰功夫斷不可弱二者不易之理也時時謹記朱子語類雞伏卵及猛火煮二條刻刻莫忘

凡讀書有為人為己之分為人者縱有心得亦已的然日亡予於杜詩不無一隙之見而批點之時自省良有為人之念雖欲

蘊蓄而有味得乎癸卯二月

竹如言交情有天有人凡事皆然然人定亦可勝天不可以適然者委之於數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癸卯二月

鏡文言讀書有心得不必輕言著述注經者依經求義不敢支蔓說經者置身經外與經相附麗不背可也不必說此句即解此句也癸卯二月

今早友人見示一文稿讀之使人忠義之氣勃然而生鄙私之萌斬焉而滅甚矣人之不可無良友也癸卯三月

六日 日記卷上

七

其中而天地位此縣縣者由動以之靜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此穆穆者由靜以之動也由靜之動有神主之由動之靜有鬼司之終始往來一敬貫之辛亥七月

莊子曰美成在久驟而見信於人者其相信必不固驟而得名於時者其為名必過情君子無赫赫之稱無驟著之美猶四時之運漸成歲功使人不覺則人之相孚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矣辛亥七月

有蓋寬饒諸葛豐之勁節必兼有山巨源謝安石之雅量於是平言足以興默足以容否則嘒嘒易缺適足以取禍也雅量雖

由於性生然亦恃學力以養之惟以聖賢律已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度量閔深矣辛亥七月

知己之過失即自為承認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事豪傑之所以為豪傑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便是此等處磊落落過人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身多少膠葛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辛亥七月

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即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為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為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為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即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為文學之科此四者闕一不可予於四者略

日記卷上

涉津涯天質魯鈍萬不能造其奧窔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從事庶以漸磨之久而漸有所開義理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四子書曰近思錄詞章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曾氏讀古文鈔與曾氏讀詩鈔二書皆尚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經濟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會典曰皇朝經世文編考據之學吾之從事者四書焉曰易經曰詩經曰史記曰漢書此十種者要須爛熟於心中凡讀此書皆附於此十書如室有基而丹雘附之如木有根而枝葉附之如雞伏卵不稍歇而使冷如蛾成煙不見異而思遷其斯為有本之學乎辛亥七月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頤君子以

慎言語節飲食損君子以懲忿窒慾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此六卦之大象最切於人願以養身養德鼎以養心養腎尤為切要辛亥七月

坐右為聯語以自箴云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辛亥七月

治家貴嚴嚴父常多孝子不嚴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情而流弊不可勝言矣故易曰威如吉欲嚴而有威必本於莊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辛亥七月

書味深者面自粹潤保養完者神自充足此不可以偽為必火候既到乃有此驗辛亥七月

日記卷上

九

盜虛名者有不測之禍負隱隱者有不測之禍懷忮心者有不測之禍辛亥七月

除卻進德修業乃是一無所恃所謂把截四路頭也若不日日向上則人非鬼責身敗名裂不旋踵而至矣可不畏哉辛亥八月

顏泉明尋求姑姊妹及其子而並收其父之部曲妻子且斂賁履謙之衣衾與其父果卿同盛德之事足以貫日月矣辛亥八月

是夜思人之見信於朋友見信於君父見信於外人皆絲毫不可勉強猶四時之運漸推漸移而成歲功自是不可欲速不可助長辛亥十一月

室慾常念男兒淚慾念當思屬纊時辛亥十一月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陽惡曰忿陰惡曰慾治身之道必防其患
剛惡曰暴柔惡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語曰節飲食
凡此數端其藥維何禮以居敬樂以導和陽剛之惡和以宜之
陰柔之惡敬以持之飲食之過敬以檢之言語之過和以斂之
敬極肅肅和極雍雍穆穆縣斯為德容容在於外實根於內
動靜交養睟面盎背 壬子正月

余生平雖頗好看書總不免好名好勝之見參預其間是以無
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無杜元凱優柔巽飭一段之趣故到
老而無一書可恃無一事有成今雖暮齒衰邁當從敬靜純淡
四字上痛加工夫縱不能如孟子元凱之所云但養得胸中一

日記卷上 壬子

種恬靜書味亦稍足自適矣 壬子
處逆境之道惟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於從而順
令者伯奇也等句最為親切 壬子

偶作聯語以自箴云禽裏還人靜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極樂生
一本孟子夜氣章之意一本論語疏水曲肱章之意以絕去枯
亡營擾之私

本朝博學之家信多閑儒碩士而其中為人者多為己者少如
顧閻並稱顧則為己閻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江戴並稱江則為
己戴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段王并稱王則為己段則不免人之
見者存方劉姚并稱方姚為己劉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其遠而

在上者李厚菴朱可亭秦味經則為己之數多紀曉嵐阮芸台
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學者用力固宜於幽獨中先將為己為人
之界分別明白然後審端致力種桃得桃種杏得杏未有根本
不正而枝葉發生能自豈茂者也 戊午十一月

邵子所謂觀物莊子所謂觀化程子所謂觀天地生物氣象要
須放大胸懷游心物外乃能絕去一切繳繞鬱悒煩悶不甯之
習 戊午十一月

讀書之道朝聞道而夕死殊不易易聞道者必真知而篤信之
吾輩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無把握焉能聞道 己未二月

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
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 己未二月

傍夕與子序登樓論老年用功不可有驕氣暮氣 己未三月
念不知命不知禮不知言三者論語以殿全篇之末良有深意
若知斯三者而益之以孟子取人為善與人為善之義則庶幾
可為完人矣 己未三月

聞子序談養氣章末四節言孔子之所以異於伯夷伊尹者不
在高處而在平處不在隆處而在汗處汗者下也平者庸也夷
尹之聖以其隆高而異於眾人也宰我之論堯舜以勳業而隆
孔子以並無勳業而汗子貢之論百王以禮樂而隆孔子以并
無禮樂而汗有若之論他聖人以出類拔萃而隆孔子以即

類萃之中不出不拔而自處於汙以汙下而同於眾人此其所
以異於夷尹也此其所以為生民所未有也 己未三月

讀東坡但尋牛矢查歸路詩陸放翁斜陽古柳趙家莊詩杜工
部黃四孃東花滿蹊詩念古人胸次瀟灑曠遠毫無渣滓何其
大也余飽歷世故而胸中猶不免計較將迎何其小也沈吟玩
味久之 己未四月

思夫人皆為名所驅為利所驅而尤為勢所驅當孟子之時蘇
秦張儀公孫衍輩有排山倒海飛沙走石之勢而孟子能不為
所搖真豪傑之士足以振厲百世者矣 己未五月

為入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惡三惡之目曰天道惡巧天道惡

日記卷上

十一

盈天道惡貳貳者多猜疑也不忠誠也無恆心也四知之目即
論語末章之知命知禮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仁者恕也已欲
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達者四達
不悖遠近信之人心歸之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禮云推而放諸四海而準達之謂也我欲足以自立則不可使
人無以自立我欲四達不悖則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達
人之義也孔子所云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所云取人為善
與人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則識大量大不知此則識小量小
故吾於三知之外更加知仁願與沅弟共勉之沅弟亦深領此
言謂欲培植家運須從此七者致力也 己未五月

讀書之道杜元凱稱若江海之漫膏澤之潤若見聞太寡蓄
太淺譬猶一勺之水斷無轉相灌注潤澤豐美之象故君子不
可以小道自域也 己未五月

與子序言聖人之道亦曰學問閱歷漸推漸廣漸習漸熟以至
於四達不悖因戲稱曰鄉人有終年賭博而破家者語人曰吾
賭則輸矣而賭之道精矣從來聖賢未有不由勉強以幾自然
由閱歷悔悟以幾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勞餓乏拂亂動忍
等語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亦與賭輸而道精之義為近子
序笑應之 己未五月

余近日常寫大字微有長進而不甚貫氣蓋緣結體之際不能

日記卷上

十一

字字一律如或上鬆下緊或上緊下鬆或左大右小或右大左
小均須始終一律乃成體段余字取勢本係左大右小而不能
一律故恆無所成推之作古文辭亦自有體勢須篇篇一律乃
為成章辦事亦自有體勢須事事一律乃為成章言語動作亦
自有體勢須日日一律乃為成德否則載沈載浮終無所成矣
己未六月

作書者宜臨帖摹帖作文作詩皆宜專學一家乃易長進然則
作入之道亦宜專學一古人或得今人之賢者而師法之庶易
長進 己未八月

德成以謹言慎行為要而敬恕誠靜勤潤六者闕一不可學成

以三經三史三子三集爛熟爲要而三者亦須提其要而鉤其元藝成以多作多寫爲要亦須自闢門徑不依傍古人格式功成以開疆安民爲要而亦須能樹人能立法能是二者雖不拓疆不擇民不害其爲功也四者能成其一則足以自怡此雖近於名心而猶爲得其正 己未八月

念天道三惡之外又覺好露而不能渾亦天之所惡也 己未九月

余復胡中丞信中有云惟忘機可以消眾機惟懵懂可以拔不祥似頗有意義而媿未能自體行之 己未九月

凡人涼薄之德約有三端最易觸犯聞有惡德敢行聽之媿媿不倦如功忌名幸災樂禍此涼德之一端也人受命於天如臣

日記卷上

古

受命於君子受命於父而或不能受命居卑思尊日夜自謀置其身於高明之地譬諸金躍治而以鑊錙干將自命此涼德之二端也胸苞清濁口不臧否者聖哲之用心也強分黑白過事激揚者文士輕薄之習優伶風切之態也而吾輩不察而效之動輒區別善惡品第高下使優者未必加勸而劣者幾無以自處此涼德之三端也余今老矣此三者尙加戒之 己未九月

君子有三樂讀書聲出金石飄飄意遠一樂也宏獎人材誘人日進二樂也勤勞而後憩息三樂也 己未九月

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者凡事皆然即以圍棋論生而爲國手者上智也屢學而不知局道不辨死活者下

愚也此外皆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高則習之而高矣

教者低則習之而低矣以作字論生而筆姿秀挺者上智也屢

學而拙如薑芽者下愚也此外則皆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

教者鍾王則眾習於鍾王矣教者蘇米則眾習於蘇米矣推而

至於作文亦然打仗亦然皆視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長而眾人

之習隨之爲轉移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

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猶執策而歎無馬是真無馬哉 己未

李中甫自黃州歸來稍論時事余謂當豎起骨頭竭力攢持三

更不眠因作一聯云養活一團春意攜起兩根窮骨頭用自

警也余生平作自箴聯句頗多惜皆未寫出丁未年在家作一

日記卷上

古

聯云不怨不尤但反身爭箇一壁靜勿忘勿助看平地長得萬

丈高曾用木板刻出與此聯絡相近因附識之 己未十月

夜閱荀子三篇三更盡睡四更即醒又作一聯云天下無易境

天下無難境終身有樂處終身有憂處至五更又改作二聯一

云取人爲善與人爲善樂以終身憂以終身一云天下斷無易

處之境遇人閒那有空閒的光陰 己未十月

今夜醒後心境不甚恬適於愛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

清白坦蕩遠甚夫子所稱日月至焉者或亦似此乎 己未十月

近日之失由於心太弦緊無舒和之意以後作人當得一鬆字

意味日來每思吾身能於十三字者用功尙不失晚年進境十

三字者謂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實三忌三薄三知三樂三寬也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實余在京師嘗以扁其室在江西會刻印章矣三忌者即所謂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貳也三薄者幸災樂禍一薄德也逆命億數二薄德也臆斷皂白三薄德也三知者論語末章所謂知命知禮知言也三樂者即前所記讀書聲出金石一樂也宏獎人材誘人日進二樂也勤勞而後憩息三樂也三寡者寡言養氣寡視養神寡欲養精十三字者時時省察其猶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乎己未十一月聖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積善餘慶其所言者也萬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禮樂政刑仁義忠信其所言者也虛無清靜

日記卷上

六

無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當以不言者為體以所言者為用以不言者存諸心以所言者勉諸身以莊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為聞道之君子乎己未十一月日來心緒總覺不自在殆孔子所謂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也軍中乃爭權絜勢之場又實非處約者所能濟事求其貞白不移淡泊自守而又足以驅使羣力者頗難其道爾己未十二月孔子所謂下學上達達字中必自有一種洞澈無疑意味即蘇子瞻晚年意思深遠隨處自得亦必有脫離塵垢卓然自立之趣吾困知勉行久無所得年已五十胸襟意識猶未免為庸俗之人可愧也已己未十二月

天下事一一責報則必有大失所望之時佛氏因果之說不可盡信亦有有因而無果者憶蘇子瞻詩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吾更為添數句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修德不求報為文不求傳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中含不盡意欲辨已忘言己未十二月

與作梅暘論易圖及風水之說又論天下之理惟易簡乃可行極為契合庚申正月

此身無論處何境遇而敬恕勤字無片刻可弛苟能守此數字則無入不自得又何必斤斤計較得君與不得君氣誼孤與不孤哉庚申正月

日記卷上

七

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曠達蕭然自得者與之相處較吾之短其次則博學能文精通訓詁者亦可助益於我庚申正月讀書之道以胡氏之科條論之則經義當分小學理學詞章典禮四門治事當分吏治軍務食貨地理四門庚申三月凡事皆有至淺至深之道不可須臾離者因欲名其堂曰八本堂其目曰讀書以訓詁為本詩文以聲調為本事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居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古人格言儘多要之每事有第一義必不可不竭力為之者得之如探驪得珠失之如舍本根而圖枝葉古人格言雖多亦在乎吾人之慎擇

前已矣 庚申四月

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將俱要好師好友好榜樣 庚申四月

聞季高說有孝子孝婦二人因其家火起昇其母靈柩於外二

人平日皆不以力著婦尤孱弱誠至則神應一也情急則智生

二也勢激則力勁如水之可以升山矢之可以及遠三也因是

以推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 庚申四月

諸生呈繳工課余教以誠勤廉明四字而勤字之要在好問

好察云云兩事反復開導 庚申五月

九弟諫余數事余亦教九弟靜虛涵泳蕭然物外 庚申五月

余身旁須有一胸襟恬淡者時時伺吾之短以相箴規庶不使

矜心生於不自覺 庚申七月

夏弢甫言朱子之學得之艱苦所以為百世之師二語深有感

於余心天下事未有不艱苦中得來而可久可大者也 庚申八月

憶八年所定敬恕誠靜勤潤六字課心課身之法實為至要至

該吾近於靜字欠工夫耳 庚申九月

傲為凶德凡當大任者皆以此字致於顛覆用兵者最戒驕氣

惰氣作人之道亦惟驕惰二字誤事最甚 庚申九月

與作梅鬯談當今之世富貴無所圖功名亦斷難就惟有自正

其心以維風俗或可補救於萬一所謂正心者曰厚曰實厚者

恕也仁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澆薄之風實者不說大話不說虛名

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偽之習

因引顧亭林所稱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者以勉之 庚申九月

東坡守駿莫如跛五字凡技皆當知之若一味駿快奔放必有

顛躓之時一向貪美名必有大污辱之事余以求闕名齋即求

自有缺陷不滿之處亦守駿莫如跛之意也 庚申九月

送人銀錢隨人用情之厚薄一言之輕重父不能代子謀兄不

能代弟謀譬如飲水冷暖自知而已 庚申十一月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謙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

禹之不與謙若漢文之不勝而勤謙二字尤為徹始徹終須與

不可離之道勤所以做惰也謙所以做傲也能勤且謙則大字

在其中矣千古之聖賢豪傑即奸雄欲有立於世者不外一勤

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謙字吾將守此二字以終身儻

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乎 庚申十二月

勞謙二字受用無窮勞所以戒惰也謙所以戒傲也有此二者

何惡不去何善不臻當多寫幾分徧示諸弟及子姪 庚申十二月

吾祖父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識定志

確乎不可搖奪實為子孫者所當遵守近年家中兄弟子姪於

此三者皆不免相反余之不信僧巫不信地仙頗能謹遵祖訓

父訓而不能不信藥自八年秋起常服鹿茸丸是亦不能繼志

之一端也以後當漸漸戒止并留誠諸弟戒信僧巫地仙等事以紹家風 庚申十二月

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儉兼老莊之靜虛庶於修己治人之術兩得之矣 辛酉十月

周末諸子各有極至之詣其所以不及孔子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獨缺亦猶夷惠之不及孔子耳若游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不可棄也 辛酉八月

與九弟言與人為善取人為善之道如大河水盛足以浸灌小

日記卷上

辛

河小河水盛亦足以浸灌大河無論為上為下為師為弟為長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則日見其益而不自知矣九弟深以為然 辛酉八月

孟子光明俊偉之氣惟莊子與韓退之得其仿佛近世如王陽

明亦殊磊落但文辭不如三子者之跌宕耳 辛酉九月

修己治人之道止勤於邦儉於家言忠信行篤敬四語終身用之有不能盡不在多亦不在深 辛酉十一月

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變換本質別生精彩何況人之於學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變化氣質超凡入聖 辛酉十月九弟有事求可功求成之念不免代天主張與之言老莊自然

之趣囑其游心虛靜之域 壬戌二月

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閒數十寒暑僅須與耳大地數萬里不可紀極人於其中寢處游息畫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如煙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粒耳知天之長而吾所歷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而當思擇善而約守之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夫如是則

日記卷上

辛

自私自滿之見可漸漸蠲除矣 壬戌四月

讀原殷伯夷頌獲麟解龍雜說諸首岸然想見古人獨立千古確乎不拔之象 壬戌四月

閱王而農所注張子正蒙於盡性知命之旨略有所會蓋盡其所可知者於己性也聽其不可知者於天命也易繫辭尺蠖之屈八句盡性也過此以往四句知命也農夫之服田力穡勤者有秋惰者歉收性也為稼湯世終歸焦爛命也愛人治人禮人性也愛之而不親治人而不治禮人而不答命也聖人之不可及處在盡性以至於命盡性猶下學之事至於命則上達矣當盡性之時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驗或有應有不應聖人於此淡

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著力若不著力此中消息最難體認若於性分當盡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學則以淡如泊如爲宗庶幾其近道乎 壬戌十月

古聖人之道莫大乎與人爲善以言誨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養人也皆與人爲善之事也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故又貴取諸人以爲善人有善則取以益我我有善則與以益人連環相生故善端無窮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師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學無常師即取人爲善也無行不與即與人爲善也爲之不厭即取人爲善也誨人不倦即與人爲善也念忝竊高位劇寇方張大難莫平惟有

日記卷上

三

就吾之所見多教數人因取人之所長還攻吾短或者鼓盪斯世之善機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機乎 癸亥正月
處人處事之所以不當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細周知表裏洞徹則處之自有方術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以不好問不善問耳 癸亥二月

修己治人之道果能常守勤儉謹信四字而又能取人爲善與人爲善以禮自治以禮治人自然寡尤寡悔鬼伏神欽特恐信道不篤閒或客氣用事耳 癸亥八月

溫孟子分類記出寫於每章之首如言心性之屬曰性道至言言取與出處之屬曰廉節大防言自况自許之屬曰抗心

高望言反躬刻厲之屬曰切己反求 癸亥十一月
百種弊病皆從懶生懶則弛緩弛緩則治人不嚴而趣功不敏一處遲則百處懈矣 甲子三月

前以八德自勉曰勤儉剛明孝信謙渾近日於勤字不能實踐於謙渾二字尤覺相違悚愧無已勤儉剛明四字皆求諸己之事孝信謙渾四字皆施諸人之事孝以施於上信以施於同列謙以施於下渾則無往不宜犬約與人忿爭不可自求萬全處白人是非不可過於武斷此渾字之最切於實用者耳 甲子四月
夢見姚姬傳先生頰長清癯而生趣盎然 甲子十二月

日記卷上

三

每日細閱數則以養此心和平篤實之雅 乙丑五月
蘇詩有二語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余爲廣之云修德不求報能文不求名兼此四者則胸次廣大含天下之至樂矣 戊辰四月

爲學之道不可輕率評譏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惟學問遠過古人乃可評譏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人講理學者動好評貶漢唐諸儒而等差之講漢學者又好評貶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習譬如文理不通之童生而令衡閩鄉會試卷所定甲乙豈有當哉善學者於古人之書一一虛心涵咏而不妄加評騭斯可哉 戊辰四月

近日見紀澤牙疼孫兒小疾每以家中人口為慮又惦念南中諸弟各家竟日營營擾擾偶思咸豐八年四月葛學山扶乩即已預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敗溫甫之變天下萬事皆有前定絲豪不能以人力強求紛紛思慮亦何補邪以後每日當從樂天知命四字上用功治事則日有恆課治心則純任天命兩者兼圖終吾之身而已 己巳七月

老年讀書如早苗業已枯槁而汲井以灌溉雖勤無益古人所以戒時過而後學也然果能灌溉不休則禾稼雖枯而菜蔬或不無小補耳 己巳七月

偶作韻語以自箴云心術之罪上與天通補救無術日暮途窮

日記卷上

五

省躬痛改順命勇從成湯之禱申生之恭資質之陋眾所指視翹然自異胡不知恥記纂遺忘歌泣文史且憤且樂死而後已 己巳十一月

古來聖哲名儒之所以彪炳宇宙者無非由於文學事功然文學則資質居其七分人力不過三分事功則運氣居其七分人力不過三分惟是盡心養性保全天之所以賦於我者若五事則完其肅又哲謀聖之量五倫則盡其親義序別信之分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足充無穿窬之心而義足此則人力主持可以自占七分人生著力之處當自占七分者勉勉求之而於僅占三分之文學事功則姑置為緩圖焉庶好名爭勝之念可以

少息徂外為人之私可以日消乎老年衰髦百無一成書此聊自警 己巳十二月

靜中細思孟子之萬物皆備張子事天立命王文成之拔本塞源鹿忠節之認理提綱 己巳十二月

聖祖庭訓之仁厚張文端公家書之和平每日含咀吟咏自有益於身心 庚午正月

偶作一聯云戰戰兢兢即生時不忘地獄坦坦蕩蕩雖逆境亦曷天懷 庚午五月

細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約有四端曰慎獨則心泰曰主敬則身強曰求仁則人悅曰思誠則神欽慎獨者遏欲不忽隱

日記卷上

五

微循理不聞須臾內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齊嚴肅內而專靜純一齋莊不懈故身強求仁者體則存心養性用則民胞物與大公無我故人悅思誠者心則忠貞不貳言則篤實不欺至誠相感故神欽四者之工夫果至則四者之效驗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萬一之效耳 庚午八月

前日記所云思誠則神欽者不若云耐苦則神欽蓋必廉於取而儉於用勞於身而困於心而後為鬼神所欽伏皆耐苦之事也 庚午十月

昔年於慎獨居敬等事全未用功至今衰老豪無把握悔之晚矣 庚午閏十月

記性日壞過日之事頃刻即忘因二記事冊於應記者逐日略記一二從本日為始庚午十二月

古來聖哲胸懷極廣而可達天德者約有四端如篤恭修己而生睿習程子之說也至誠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訓也安貧樂道而潤身晬而孔顏曾孟之旨也觀物閒吟而意適神恬陶白蘇陸之趣也自恨少壯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懼於古人心境不能領取一二反復尋思歎喟無已辛未二月

近年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總由於名心太切俗見太重二端名心切故於學問無成德行未立不勝其媿餒俗見重故於家人之疾病子孫及兄弟子孫之有無賢否強弱不勝

六日記卷上

美

其繁擾用是憂慙踟躕如繭自縛今欲去此二病須在一淡字上著意不特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逆于孫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一大半關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辛未三月

近來每苦心緒鬱悶毫無生機因思尋樂約有三端勤勞而後憩息一樂也至淡以消忤心二樂也讀書聲出金石三樂也一樂三樂是咸豐八年所曾有志行之載於日記者二樂則近日搜求病根迄未拔去者必須於未死之前拔除淨盡乃稍安耳辛未四月

閱理學宗傳中朱子陸子孫氏所錄朱子之語多取其與陸子

相近者蓋偏於陸王之途去洛閩甚遠也辛未五月將周易之象及常用之字分為條類別而錄之庶幾取象於天文地理取象於身於物者一目了然少壯不學老年始為此蹇淺之舉抑何陋也辛未十二月

前曾以四語自儆曰慎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求仁則人悅習勞則神欽近日又添四語曰內訟以去惡日日新以希天日宏獎以育才曰貞勝以蒙難與前此四語互相表裏而手工夫各有切要之方不知垂老尙能實踐一二否辛未十二月

閱宋元學案中百源學案於邵子言教之訓一無所解愧憾之至辛未十二月

六日記卷上

老

省克

憶自辛卯年改號滌生滌者取滌其舊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衰了凡之言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也改號至今九年而不學如故豈不可歎余今年已三十資稟頑鈍精神虧損此後豈復能有所成但求勤儉有恆無縱逸欲以喪先人元氣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無失詞臣體面日日自苦不至佚而生淫如種樹然斧斤縱尋之後牛羊又從而牧之如焚燈然膏油欲盡之時無使微風乘之庶幾稍稍培養精神不至自速死誠能日日用功有常則可以保身體可以自立可以御事俯畜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積累自我一人享用而盡可以無

愧詞臣尚能以文章報國 庚子十月

與小岑譚有不合處自念一二知心亦復見疑則平日之不自修不見信於人亦可知矣可不懼乎 辛丑三月

三十年為一世吾生以辛未十月十一日今一世矣聰明日減學業無成可勝慨哉語不云乎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自今以始言其不得自逸矣 辛丑九月

夜歸與九弟言讀書事九弟悔從前讀得不好若再不認真教他愈不能有成矣余體雖虛弱此後自己工夫尚可拋棄萬不可不教弟讀書也 辛丑十二月

日記卷上

庚

雲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謂我無處不著怠慢之氣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於朋友每相恃過深不知量而後入隨分不畱分寸卒至小者齟齬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處事不愚不精明患太刻薄須步步畱心此二言者皆藥石也直哉岱雲克敦友誼 丁寅正月

果能據德依仁即使游心於詩字雜藝亦無在不可靜心養氣如作詩之時只是要壓倒他人要取名譽此豈復有為己之志 壬寅正月

凡喜譽惡毀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 壬寅正月

小珊前與予有隙細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見信苟我素能禮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慢罵忿戾不顧避於忘身及親若此此事余有三太過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此時一語不合忿恨無禮二也齟齬之後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 壬寅正月

日記卷上

庚

言物行恆誠身之道也萬化基於此矣余病根在無恆故家內瑣事今日立條例明日仍散漫下人無常規可循將來蒞眾必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之 壬寅正月

數日心沾滯於詩總由心不靜故不專一當力求主一之法誠能主一養得心靜氣恬到天機活潑之時即作詩亦自無妨我今尚未也徒以浮躁之故故一日之間情志屢還耳 壬寅正月

凡睽起於相疑相疑由於自矜明察我之於小珊其如上九之於六三乎吳氏謂合睽之道在於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戒之勉之此我之要藥也 壬寅正月

客來示以時藝讚歎語不由中余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謂巧令孟子之所謂飾其我之謂乎以為人情好譽非是不足以悅其心試思此求悅於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且我誠能言必

忠信不欺人不妄語積久人自知之不讚人亦不怪苟有試而譽人人且引以為重若日日譽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滅忠信喪廉恥皆在於此切戒切戒王寅正月

竹如說理實有體驗言舍敬字別無下手之方總以嚴肅為要自問亦深知敬字是喫緊下手處然每日自旦至夜瑟備赫喧之意曾不可得行坐自如總有放鬆的意思及見君子時又偏覺整齊些是非所以拚著者邪

家人上九日有爭威如論語曰望之儼然要使房闈之際僕婢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氣象對之方好獨居則火滅修容切記切記此予第一要藥能如此乃有轉機否則墮落下流不必

問其他矣王寅正月

吾齒長矣而詩書六藝一無所識志不立過不改欲求無忝所生難矣王寅正月

日內不敬不靜常致勞乏以後須從心正氣順四字上體驗王寅正月

每日游思多半是愛人說好為人好名可恥而好名之意又自謂比地人高一層此名心之癥結於隱微者深也王寅正月

借雲每日工夫甚多而嚴可謂惜分陰者予則玩泄不振王寅正月接家信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節欲節勞節飲食又言凡人交友祇見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待鮑明日秦越謂我與小

珊有隙是盡人歡場人忠之過宜速改過走小珊處當面自認不是又云使氣亦非保身體之道小珊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勞逸疴癢無刻不繫於大人之懷也若不敬身真禽獸矣王寅正月

日來自治愈疏矣絕無瑟憫之意何貴有此日課之冊看來只是好名好作詩名心也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亦既不克痛前舊習何必寫此冊王寅

唐先生言最是靜字工夫要緊大程夫子是三代後聖人亦是靜字工夫足王文成亦是靜字有工夫所以他能不動心若不靜省身也不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淨的總是要靜又曰凡人皆

日記卷上

有切身之病剛惡柔惡各有所偏溺焉既深動輒發見須自己體察所溺之病終身在此處克治余比告先生謂素有忿恨不顧氣習偏於剛惡既而自窺所病只是好動不好靜先生兩言益對症下藥也務當力求主靜使神明如日之升即此以求其繼續者即所謂緝熙也知此而不行真暴棄矣真小人矣王寅十月

自戒潮煙以來心神仿徨幾若無主退欲之難類如此矣不挾破釜沈舟之勢詎有濟哉王寅十月

竊蘭泉來言理見商余實未能心領其語意而妄有所陳自欺欺人莫此為甚總由心有不誠故詞氣虛矯即與人談理亦是

自文淺陋外為人果何益哉王寅十一月

馮樹堂來渠近日養得好靜氣迎人談半時邀余同至岱雲處
久談論詩文之業亦可因以進德彼此持論不合反覆辯詰余
內有矜氣自是特甚反疑人不虚心何明於責人而問於責已
也王寅十一月

此刻下手工夫除謹言修容靜坐三事更從何處下手每日全
無切實處尙曉曉與人說理說他何益王寅十一月

岱雲欲觀余饋貧糧本予以雕蟲瑣瑣深閉固拒不欲與之觀
一時拚著之情自文固陋之情巧言令色種種叢集皆從好名
心發出蓋此中根株深矣王寅十一月

日記卷上

王

凡往日游戲隨和之處不能遽立崖岸惟當往還漸稀相見必
敬漸改微逐之習平日辨論夸誕之人不能遽變聾啞惟當談
論漸卑開口必誠力去狂妄之習王寅十一月

朱廉甫前輩借蕙西來二君皆直諒多聞者廉甫前輩之枉還
蓋欲引余為同志謂可與適道也豈知余絕無改過之實徒有
不怍之言竟爾盜得令聞非寫竅而何王寅十一月

自立志自新以來至今五十餘日未曾改得一過此後直須徹
底盪滌一絲不放鬆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
日生務使息息靜極使此生意不息

至岱雲處與之談詩傾筐倒篋言無不盡至于初方歸此時自

謂與人甚忠殊不知已認賊作子矣日內就著詩文不從戒懼
謹獨上切實用功已自誤矣更以之誤人乎王寅十一月

馮樹堂來因約岱雲來三人暢談小酌二君皆有節制惟于縱
論無閑仍不出昨夜談議而往復自憙自謂忠於為人實以重
外而輕內且昧昌黎知名箴之訓總之每日不外乎多言不外
乎要人說好王寅十一月

於與人往還最小處計較意欲俟人先施純是私意縈繞克去
一念旋生一念飯後靜坐即已成寐神昏不振一至於此癸卯正月
早起心多游思因算去年共用銀數拋卻一早可惜癸卯正月
會客時有一語極失檢由忿字伏根甚深故有觸即發耳

日記卷上

王

飯後語及小故予大發忿語不可遇有忘身及親之忿雖經友
人理論猶復肆口漫罵比時絕無忌憚樹堂昨夜云心中根子
未盡久必一發發則救之無及矣我自蓄此忿僅自反數次餘
則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換一箇人才過兩天便決裂至此
雖痛哭而悔豈有及乎真所謂與禽獸奚擇者矣癸卯正月

車中無戒懼意為下人不得力屢動氣每日閒總是忿字忿字
往往知而不克去總是此志願放耳可憐可恥癸卯正月

坐車中頻生氣雖下人不甚能幹實由忿忿絕無功夫遂至瑣
細足以累其心癸卯正月

自去年十二月廿後心常忡忡不自持若有所失亡者至今如

故蓋志不能立時易放倒故心無定向無定向則不能靜不靜則不安其根只在志之不立耳又有鄙陋之見檢點細事不忍小忿故一毫之細竟夕躊躇一端之忤終口沾戀坐是所以忤也志不立識又鄙欲求心之安不可得矣是夜竟不成寐展轉千思俱是鄙夫之見於應酬小處計較遂以小故引伸成忿懲之不暇而更引之是引盜入室矣癸卯正月

所以須日課冊者以時時省過立即克去耳今日一記則所謂省察者安在所謂自新者安在吾誰欺乎真甘爲小人而絕無羞惡之心者矣癸卯正月

早起吐血數口不能靜養遂以斲喪父母之遺體一至於此再

日記卷上

書

不保養是將限入太不孝矣將盡之膏豈可速之以風胡縶之木豈可牧之以牛羊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况我之氣血素虧者乎今惟有日日靜養節嗜欲慎飲食寡思慮而已癸卯正月

樹堂蕙西蓮舫三人先後來陪客坐不安席若舌比平時較短者屈伸轉旋俱不適黃弟卿約飲竟不能去不知身體何以虧乏若此不敬身之罪大矣高景逸先生云接教言連日精神不暢此不可放過凡天理自然通暢和樂不通暢處皆私欲也當時刻喚醒不令放倒然則人之精神短弱皆自己有致之也癸卯正月

戊戌同年國拜予爲值年承辦諸事早至文昌館至四更方歸

凡辦公事須視如己事將來爲國爲民亦宜處處視如一家一身之圖方能親切予今日愧無此見致用費稍浮又辦事有要譽的意思此兩者皆他日大病根當時時猛省癸卯正月

赴張雨農飲約更初方歸席閒面諛人有要譽的意思語多諧謔便涉輕佻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也歸途便至杜蘭溪家商事又至竺虔處久談多言不知戒絕無所謂省察者志安在那恥安在那癸卯正月

余體不舒暢悶甚不適高景逸云凡天理自然通暢予今悶損至此蓋身被私意私欲纏擾矣何以自拔哉立志今年自新重起爐治痛與血戰一番而半月以來暴棄一至於此何以爲人何以爲子癸卯正月

日記卷上

書

日來居敬窮理并無工夫故聞人說理聽來都是隔膜都不真切愧恥孰甚癸卯正月

聞劉覺香先生言渠作外官景况之苦愈知我輩舍節儉別無可以自立若冀倖得一外官以彌縫罅漏缺瘠則無以自存缺肥則不堪問矣可不懼哉癸卯正月

自正月以來日日頹放遂已一日志之不立一至於此每觀此冊不知所謂可以爲人乎聊存爲吉朔之餽羊爾

看書眼蒙如老人蓋安肆日偷積偷之至腴理都極懈弛不復足以固肌膚束筋骸於是風寒暑侵日見疲頓此不能居敬者

之不能養小體也又心不專一則雜而無主積之既久必且悖
求迭至忿忿紛來其究也則搖搖如懸旌皇皇如有所失總之
曰無主則已而乃釀為心病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養大體也
是故吾人行父母之遺體舍居敬更無別法內則專靜純一以
養大體外則整齊嚴肅以養小體如是而不自強吾不信也嗚
乎言出汝口而汝則背之是何肺腸癸卯二月

言多諧謔又不出自心中之誠每日言語之失直是鬼蜮情狀
違問其他癸卯二月
觀人作應制詩面諛之不忠不信何以爲友聖人所謂善柔便
佞之損友我之謂矣癸卯二月

日記卷上

美

年在壯歲而頽惰稱病可恥孰其今年管已四十日矣一事不
成晏安自甘再不懲戒天其殃汝惕之惕之

予對客有意慢之容對此良友不能生嚴憚之心何以取人之
益是將拒人於千里之外矣况目賓如此違問閉居火滅修容
之謂何小人哉癸卯二月

考試之有得失猶歲之有豐歉必有耕而即期大有是貪天也
然絕不施耕耨之功不已棄天平我則身爲惰農而翻笑穠蔘
爲多事傾孰甚焉

憲西面責予數事一曰慢謂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曰自是謂
看詩文多執己見也三曰偽謂對人能作幾副而孔也直哉吾

友吾日蹈大惡而不知矣癸卯二月

癸卯二月

季師意欲余致力於考試工夫而余以身弱爲辭豈欺人哉自
欺而已暴棄至此尙可救藥乎癸卯二月

竹如言及渠生平交道而以知己許余且曰凡閣下所以期許
下走之言信之則足以長自是之私辭之而又恐負相知之真
吾惟有懼以終始而已云云予聞此數語悚然汗下竹如之敬
我直乃神明內斂我何德以當之乎日來安肆如此何以爲竹
如知已是汗竹如也癸卯二月

處眾人中孤另另若無所許可者自以爲人莫予知不知在已
本一無足知也何九人爲癸卯二月

日記卷上

老

今年忽忽已過兩月自新之志日以不振愈昏愈頽以至不如
禽獸昨夜痛自猛省以爲自今日始當斬然更新不終小人之
歸不謂雲階招與對弈仍不克力卻日日如此奈何癸卯三月
何丹畦請余爲是正文字予儼然自任蓋矜心之內伏者深矣
癸卯三月

日內沾滯於詩明知詩文以積久勃發爲佳無取乎強索乃思
之不得百事俱廢是所謂溺心者也戒之癸卯三月

飯後無所事事心如懸而不降者知其不能定且靜也久矣癸卯三月

五月
事在朝房言一事謂無樣子失言欲以口舌勝人轉爲人所不

服也 辛亥七月

孫高陽史道鄰皆極耐得苦故能艱難馳驅為一代之偉人今已養成富梁安逸之身他日何以肩得大事 辛亥九月

凡事豫則立本日下午天因明日有天壇興工監視行禮及製造神牌行禮等事日內未經慮及頗覺心中不定懼致貽誤皆不豫之故也 辛亥十月

是日因早間聞人言刑部同堂諸君子疑我去年所上摺有參劾刑部之言心不怡者一日以平日不見信於人遂招此羣疑眾謗也 壬子正月

是日忿忿二念皆大動竟不能止恐遂成內傷病矣 壬子正月

日記卷上

戊午六月

心生忿憤甚無養之故也

子序之言欲余捐除雜念輕視萬事淡泊明志信良友之言余今老矣忿不能懲忿不能窒客氣聚於上焦深用愧憾古人所以貴於為道日損也 戊午十一月

惜忿之心蓄於方寸自咎局量太小不足任天下之大事 戊午十一月

心緒作惡因無耐性故刻刻不自安適又以心中實無所得不能輕視外物成敗毀譽不能無所動於心甚愧淺陋也 戊午十一月
余在軍中頗以詩文廢正務後當切戒 己未二月
思人心所以擾擾不定者只為不知命陶淵明白香由蘇子瞻

所以受用者只為知命吾涉世數十年而有時猶起計較之心若信命不及者深可媿也 己未五月

高聲者衰憊之狀如七十許人蓋受質本薄而疾病憂鬱多年纏綿既有以撼其外讀書學道志亢而力不副識遠而行不逮又有以病其內故不覺衰困之日迫也 己未五月

閱日知錄易經有曰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讀之不覺愧汗 己未六月
觀何廉昉書扇頭小字個個權奇自成風格余年已五十而作書無一定之風格屢有遷變殊為可愧古文一事寸心頗有一

日記卷上

庚

定之風格而作之太少不足以自證自慰至於居家之道治軍之法與人酬應之方亦皆無一定之風格傳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又曰君子成德之稱余一無所成其不足為君子也明矣 己未七月

此心褊激清介殊非載福之道當力移寬大溫潤一路 己未十月
寸衷微有鬱積總由中無所得下學而不克上達故世俗之見尚不免膠擾於懷來耳 庚申正月

至老洲頭登大舟舟係吳城船廠為余新造者極堅實極華麗因慨然曰誦韋公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之句為之愧悚不 己未五月

恭讀 殊批余之帥心自用余昔已亥年進京臨別求祖父教訓祖父以一傲字戒我今 皇上又以帥心戒我當刻圖書一方記此二端 庚申八月

與作梅圍棋一局旋復論人情之厚薄讀書人之多涉於虛浮作梅所陳多見道之言余所發多有傲之詞 庚申九月

作梅言見得天下皆是壞人不如見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薰陶玉成之心使人樂於為善云云葢風余近日好言人之短見得人多不是也 庚申九月

見羅瞿江三縣令因語言不合理余怒斥之甚厲頗失為上者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之義 庚申九月

日記卷上

余德薄能鮮忝竊高位又竊虛名已干造物之忌恐家中老少習於驕奢佚三字實深悚懼 庚申九月

九弟信言古稱君有爭臣臣有爭君今兄有爭弟余近以居位太高虛名太大不得聞規諫之言為慮若九弟果能隨事規諫

又得一二嚴憚之友時以正言相勸助內有直弟外有畏友庶幾其免於大戾乎居高位者何人不敗於自是何人不敗於惡

聞正言哉 庚申十一月

古人言畫課妻子夜課夢寐吾於睡中夢中總之一種好意味

葢猶未免為鄉人也 庚申十一月

夜因武甯楊令與鄭奠互訐之案頗為鬱屈不平繼思謙抑之

道凡事須力戒爭勝之心痛自懲艾 辛酉正月

身體若有病者奄奄思睡或以積閣文牘太多此心歉然若有所負疚者而然與 辛酉六月

少荃論余之短處總是儒緩與往年周毀甫所論略同 辛酉六月

誠中形外根心生色古來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潤無不達於面貌余氣象未稍進豈者欲有未淡邪機心有未消邪當猛省於寸衷而取驗於顏面 辛酉七月

陸放翁謂得壽如得富貴初不知其所以然便躋高年余近浪得虛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獲美譽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將具奏摺辭謝大權不敢節

日記卷上

制四省恐蹈覆餗負乘之咎也 辛酉十一月

日內與張廉卿屢談渠學問又已大進而余志學二十年至今毫無進步耄已及矣 辛酉十一月

二日因作摺將公事拋荒未斷古人有兼人之材余不特不能兼人亦一日兼治數事尚有未逮甚矣余之鈍也 辛酉十一月

洪琴西與之言風俗移人凡才人皆隨風氣為轉移雖賢者不能自拔於風尚之外因言余老無能有所樹立但不欲開壞風

氣導天下以惡習耳 辛酉十二月

見隋觀察時詞色太厲令人難堪退而悔之 壬戌二月

近來事有不如意者方寸鬱塞殊甚亦足見器量之不閑養氣

之不深也 王戊七月

寸心鬱鬱不自得因思日內以金陵甯國危險之狀憂灼過度
又以江西諸事掣肘悶損不堪皆由平日於養氣上欠工夫故
不能不動心欲求養氣不外自反而縮行慊於心兩句欲求行
慊於心不外清慎勤三字因將此三字各綴數句為之疏解清
字曰無貪無競省事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欽慎字曰戰戰兢兢
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勤字曰守眼俱到心力交瘁
困知勉行夜以繼日此十二語者吾當守之終身遇大憂患大
拂逆之時庶幾免於尤悔耳 王戊九月

五更醒展轉不能成寐蓋寸心為金陵甯國之賊憂悸者十分

日記卷上

星

之八而因僚屬不和順恩怨憤懣者亦十之二三實則處大亂
之時余所遇之僚屬尚不十分傲慢無禮而鄙懷忿恚若此甚
矣余之隘也余天性極急痛自刻責懲治者有年而有觸即發
仍不可遏殆將終身不改矣愧悚何已 王戊九月

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
而必欲順從設法以誅鋤異己者權臣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
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亡為慮者聖賢之用
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厲我之德性其庶幾乎 王戊九月
近日心緒之惡襟懷之隘可鄙可恥甚矣變化氣質之難也 王戊九月

光景似箭冉冉又過十年念德業之不進愧位名之久竊此後
當於勤儉謹信四字之外加以忍字渾字痛自箴砭以求益炳
燭之明作補牢之計 王戊十二月

近日常見得人多不是鬱鬱不平母乃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
乎 癸亥正月

比來每以說話微多遂覺神氣疲茶不支甚矣吾衰身膺重任
大懼墮越實深惴惴 癸亥正月

日內應酬繁多神昏氣乏若不克支持者然後知高官巨職足
以損人之智而長人之傲也 癸亥二月

觀人有鈔冊鈔余文頗多自以無實而享盛名忸怩不甯 癸亥五月

日記卷上

星

古人云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也遠矣余身當大任而
月餘以來竟日暇逸不事事公私廢閑實深慙懼惟當迅速投
効去位冀免愆尤耳 癸亥五月

是日應辦奏稿方不誤次日發報之期一念之情遂廢本日之
常課又愆奏事之定期乃知天下百病生於懶也 癸亥六月

近日省察自己短處每日怠玩時多治事時少看書作字治私
事時多察人看稿治公事時少職分所在雖日讀古書其曠官
廢弛與廢於酒色遊戲者一也莊子所謂臧穀所業不同其於
亡羊均也本無知人察吏之才而又度外置之對京察褒嘉之
語殊有愧矣 甲子二月

日內鬱鬱不自得愁腸九迴者一則餉項太絀恐金陵兵譁功
敗垂成徽州賊多恐三城全失貽患江西一則以用事太久恐
中外疑我擅權專利江西爭釐之事不勝則餉缺而兵潰固屬
可慮勝則專利之名尤著亦為可慮反復籌思惟告病引退少
息二三年庶幾害取其輕之義若能從此事機日順四海銷兵
不用吾引退而長終山林不復出而與聞政事則公私之幸也
甲子三月

戶部奏摺似有意與此間為難寸心抑鬱不自得用事太久恐
人疑我兵權太重利權太大意欲解去兵權引退數年以息疑
謗故本日具摺請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義 甲子三月

自古高位重權蓋無日不在憂患之中其成敗禍福則天也 甲子三月

因念家中多故紀澤兒病未全愈心中焦慮之至而天氣陰雨
作寒恐傷麥收又不知兵事之變態何如彌覺憂皇不能自甯
因集古人成語作一聯以自箴曰彊勉行道莊敬日強上句箴
余近有鬱抑不平之氣不能彊勉以安命下句箴余近有懶散
不振之氣不能莊敬以自奮惜強字相同不得因發音變讀而
易用耳 甲子四月

沅弟談久稍發據其抑鬱不平之氣余稍沮止勸解仍令畢其
說以暢其懷沅弟所陳多切中事理之言遂相與縱談至三更

其諫余之短言慮兄弟骨肉之閒不能養其生機而使之嗚遂
深為忠告曲盡 甲子八月

聞家中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錢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費
如此深為駭歎余生平以起屋買田為仕宦之惡習誓不為之
不料奢靡若此何顏見人平日所說之話全不踐言可羞孰甚
李蒼漢言照李希帥之樣打銀壺一把為炖人參燕窩之用費
銀八兩有奇深為愧悔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員亦多窮困而吾
居高位驕奢若此且盜廉儉之虛名慙愧何地以後當於此等
處痛下鍼砭 丁卯四月

吾平日以儉字教人而吾近來飲食起居殊太豐厚昨聞魁時
若將軍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婦女在家並未穿著綢緞軟料吾
家婦女亦過於講究深恐享受太過足以折福 丁卯十一月

與萬篋軒偶談家常渠家百萬之富而日用極儉其內眷終年
不辦葷菜每日書房先生所吃之葷菜餘贖者撤下則內室吃
之其母過六十後篋軒苦求始準添葷菜一樣今亂後而家不
甚破子孫俱好皆省儉所惜之福也 丁卯十一月

心緒憧憧如有所失念人生苦不知足方望溪謂漢文帝之終
身常若自覺不勝天子之任者最為善形容古人心曲大抵人
常懷愧對之意便是載福之器入德之門如覺天之待我甚厚
我愧對天君之待我過優我愧對君父母之待我過慈我愧對

父母兄弟之待我過愛我愧對兄弟朋友之待我過重我愧對朋友便覺處處皆有善氣相逢如自覺我已無愧無怍但覺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濇則處處皆有戾氣相逢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矣此念願刻刻凜之戊辰四月

青年曾以居官四敗居家四敗書於日記以自儆惕茲恐久而遺忘再書於此與前次微有不同居官四敗曰昏惰任下者敗傲很妄為者敗貪鄙無忌者敗反覆多詐者敗居家四敗曰婦女奢淫者敗子弟驕怠者敗兄弟不和者敗侮師慢客者敗仕宦之家不犯此八敗庶有悠久氣象戊辰四月

余蓋屋三間本為擺設地球之用不料工料過於堅緻蓋過於深費錢太多而地球仍將黑暗不能明朗心為悔歎余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家實不能儉傍夕與紀澤談令其將內銀錢所賤目經理講求儉約之法戊辰四月

紀官姪得取縣案首縣令考試甚嚴當可免於物議甚以為慰吾每慮吾兄弟功名太盛發洩殆盡觀近年泰丁之漸多子弟之向學或者祖澤尚厚方興未艾且喜且惴惴也戊辰四月

在京酒食應酬雖不甚多而每日疲精以徇物遠不如外省之得以自由自問胸次添出鄙俗之見殊無謂也戊辰十二月
余生平於酬酢之際好察人情之順逆厚薄京師勢利之鼓處處皆有冷暖向背之分余老矣尚存於心而不能化甚矣余之

鄙也己巳正月

余以老年吃齋風中行路殊非所堪又念百姓麥稼已失稷梁不能下種將成非常之災又念紀澤兒在運河一帶風大河淺家眷各船膠滯難行又念施占琦運書箱在海中恐有不測種種懸念不勝焦灼己巳四月

余日衰老而學無一成應作之文甚多總未能發奮為之忝竊虛名豪無實際愧悔之至老邁如此每日辦官事尚不能畢安能更著述邪己巳五月

初到直隸頗有民望今諸事皆難振作恐虎頭蛇尾為人所笑尤為內疚於心展轉慙沮刻不自安己巳五月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學業既一無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叢集自顧竟無補除改徙之時愛媿曷已己巳八月

念生平所作事錯謬甚多入居高位而德行學問一無可取後世將譏議交加愧悔無及己巳八月

余回憶生平誓尤叢集悔不勝悔而精力疲憊自問更無晚益之力乃作一聯云莫苦悔已往誓尤但求此日行為無慙神鬼休預怕後來災禍只要暮年心氣感召祥和己巳八月

夢在場中考試枯澀不能下筆不能完卷焦急之至驚醒余以讀書科第官躋極品而於學術一無所成亦不能完卷之象也庚午正月

念此生學問文章一無所成愧悔無已 庚午二月

自二月杪石目失明至是四十餘日不敢治事每日暇逸愧悔

身閒而心亂益生平之一無所養甚矣 庚午四月

人而不勤則萬事俱廢一家俱有衰象余於三四月內不治一

事於居家之道大有所損愧悚無已 庚午五月

余年來出處之間多可愧者為之踟躕不安如負重坎年老位

高豈堪常有咎悔之事 庚午十月

到江甯任又已兩月餘應辦之事全未料理悠悠忽忽忝居高

位每日飽食酣眠慙愧至矣 庚午十二月

自省目病之源在肝肝病之源則由於忤心名心不能克盡之

日記卷上

辛未四月

宋

故在室中反復自訟不能治事 辛未四月

至花園一覽園在署西現在修工未畢正值趕辦之時偶一觀

玩深愧居處太崇享用太過 辛未十二月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應了結之件久不能完應收拾之件久

不能檢如敗葉滿山全無歸宿通籍三十餘年官至極品而學

業一無所成德行一無可許老大徒傷不勝悚惶慙赧 壬申二

治道

閱溫公謹言疏慨然有感 戊午十月

隋開皇之十二年有司家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曾不一

紀煬帝嗣位東征高麗南幸江都遂至困窮唐天寶之八載帝

觀帑藏金帛充物古今罕儔曾不數年祿山反叛九廟焚燬六
飛播遷遂以大變故國之富不足恃獨恃有人主兢兢業業之
一心耳 辛亥七月

李牧在趙匈奴不侵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林甫為相開鳳反盧
杞柄政李懷光叛反叛非其本心也故人君慎置左右之臣其
益於人國者多矣 辛亥七月

陳湯斬郅支單于之首匡衡抑其功僅得封關內侯郝靈荃得
突厥默啜之首宋璟抑其功僅得授郎將其後湯以非罪而流
靈荃以慟哭而死宰相妨功病能人之不得伸其志者多矣 辛亥七月

日記卷上

宋

唐宣宗之立不能平於李德裕至毛髮為之灑浙此與霍光驩
乘而宣帝芒刺在背者何以異功高震主或不無自伐之容公
孫碩膚赤烏几几此周公所以為大聖也 辛亥九月

裴耀卿置輸場於河口河口即汴水達於黃河之口也南人舟
運江淮之米自汴以達河口吳人不習河漕便令輸米於河口
之倉而去則吳人便矣三門即砥柱山在洛陽之東地最險不
可行舟耀卿於三門之東西各置一倉又鑿山開車路十八里
以避三門之險江淮之米既輸於河口之倉矣官為別雇舟沂
河漕至三門之東視水可通則徑以舟過三門水險則由車路
挽過三門輸入三門以西之太原倉然後入渭以漕關中自江

淮至河口自河口至三門自三門入渭至長安凡三次轉搬乃得達也今天下之漕糧概用長運漕至袁浦黃高於清則百端營謀行灌塘渡舟之下策虞黃倒汙湖之巨患種種做壞未知所底故鄙意常欲行搬運之法於袁浦置倉楊莊各倉亦修葺之分天下之漕艘半置河以南半置河以北每年各運兩次為河帥者治河則不顧淮治淮則不顧河治運則不顧河淮庶幾易為力乎 辛亥七月

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財用曰鹽政曰禮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皆以本朝為主而歷朝前代之沿革本末衷

日記卷上

辛

之以仁義歸之以易簡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其苟且者知將來之必做其至富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 辛亥七月

文官加養廉始於雍正三年之耗羨歸公武官加養廉始於乾隆四十六年之補缺額名糧 戊午十一月

王霞軒來辭行將以明日往南豐余告以用紳士之法宜少予以名利而仍不說破以養其廉恥霞軒深以為然 戊午十二月

溫循吏傳太史公所謂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識大體而已後世專尚慈惠或以煦煦為仁者當之失循吏之義矣思為將帥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齊嚴肅為先不貴煦嫗也 己未三月

三代下不矯激不足以得美名不要結不足以得民心 己未九月
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甚高動謂無人可用 己未九月
胡中丞言州縣辦上司衙門之差所費不過百千而其差總家丁開報至三四千串之多縣令無所出則於錢糧不解積為虧空皆天家受其弊故湖北州縣現無絲毫差事如有向例由州縣辦差者皆由藩庫發實銀與州縣令其發給不使州縣賠墊分毫其名則天家喫虧其實則州縣無可藉口錢漕掃數清解為天家添出數十倍之利信為知言 庚申四月

日記卷上

辛

終者鮮矣三曰不勝古人所謂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蓋惟恐其不勝任也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方望溪言漢文帝之為君時時有謙讓若不克居之意其有得於不勝之義者乎孟子謂周公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其有得於惟恐不終之義者乎 庚申六月

盛世創業垂統之英雄以襟懷豁達為第一義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為第一義 庚申六月
料理官事摘由備查一也圈點京報二也注解摺紳三也此三者夜閒之功課亦留心庶事之一法也
沅弟信極論文士之涉於虛空不可用其言頗切當 庚申八月

李次青赴徽州余與之約法五章曰戒浮謂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謙謂次青好為逾恆之謙啟龍納侮也曰戒濫謂銀錢保舉宜有限制也曰戒反覆謂次青好朝令暮改也曰戒私謂用人當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也 庚申八月

委員之道以四者為最要一曰習勞苦以盡職二曰崇儉約以養廉一曰勤學問以廣才一曰戒傲惰以正俗紳士之道以四者為要一曰保愚懦以庇鄉一曰崇廉讓以奉公一曰禁大言以務實一曰擴才識以待用 辛酉八月

九弟臨別深言馭下宜嚴治事宜速余亦深知馭軍馭吏皆莫先於嚴特恐明不旁燭則嚴不中禮耳 辛酉十月

日記卷上

辛

向來安徽與江蘇合闈鄉試既有長江之險難於遠行又以號舍之少難於錄遺故上江深以鄉試為苦余意欲令上下分闈考試故於五月奏摺內略一及之本日看定北門東門之閒可為貢院基址惜高下不甚平耳 辛酉十一月

治世之道專以致賢養民為本其風氣之正與否則絲毫皆推本於一己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改為人上者專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廣也 辛酉十一月 一省風氣係乎督撫司道及首府數人此外官紳皆隨風俗為轉移者也 辛酉十一月

周馥甫將赴上海催餉余勉之以維持風教勿自菲薄引顧亭

林日知錄匹夫之賤與有責焉一節以勸之 辛酉十一月 為督撫之道即與師道無異其訓飭屬員殷殷之意即與人為善之意孔子所謂誨人不倦也其廣諮忠益以身作則即取人為善之意孔子所謂為之不厭也為將帥者之於偏裨此皆以君道而兼師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師又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皆此義爾 壬戌三月

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得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治事不外四端曰經分論合詳思約守操斯入術以往其無所失矣 壬戌四月

日記卷上

辛

定城南城外發賑章程因冒濫者多十六日發至四萬四千人之眾後此斷難為繼乃定為每人發小票一紙十九日察看真正飢民給與一票二十二日持票領米二十三日再加察看給二十五日之米票二十五日再加甄別給二十八日之米票每三日一發上次給下次之票庶幾漸免於冒濫 壬戌四月

近日公事不甚認真人客頗多志趣較前散漫大約吏事軍事餉事文事每日須以精心果力獨造幽奧直湊單微以求進境一日無進境則日日漸退矣以後每日留心吏事須從勤見僚屬多問外事下手留心軍事須從教訓將領屢閱操練下手留心餉事須從慎擇卡員比較人數下手留心文事須從恬吟聲調廣徵古訓下手每日午前於吏事軍事加意午後於餉事加

意燈後於交事加意以一縷精心運用於幽微之境縱不日進
或可免於退乎 王戊八月

每日應辦之事積閣甚多當於清早單開本日應了之件日內
了之如農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無本日不了者庶積壓較少
王戊閏八月

大君以生殺予奪之權授之督撫將帥猶東家以銀錢貨物授
之店中眾夥若保舉太濫視大君之名器不甚愛惜猶之賤售
浪費視東家之貨財不甚愛惜也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
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余則略改之曰竊人之財猶謂之
盜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

不能力挽頽風深為慙愧 癸亥四月

是日在途中見麥稼為旱所傷高不過二三寸節氣已屆收割
而吐穗極少聞有用人力施水灌溉者高或六七寸色青而穗
亦可觀嵇康所云一慨者後亡信人力足以補人事之窮然百
分中不過二三分餘則立見黃槁從三日之內大雨亦無救矣
日擊心傷不忍細看 己巳四月

為強吏者全仗年豐民樂此心乃可以自恬若事事棘手則竟
日如在桎梏中矣 己巳五月

聞吳文節公集觀其批屬員之案甚為嚴明對之有愧吾今日
之為督撫真尸位耳 辛未正月

古聖王制作之事無論大小精粗大抵皆本於平爭因勢善習
從俗便民救敝非此六者則不輕於制作也吾曩者志事以老
莊為體禹墨為用以不與不違不稱三者為法若再深求六者
之旨而不輕於有所興作則咎戾鮮矣 戊辰十二月

欲制夷人不宜在關稅之多寡禮節之恭倨上著眼即內地民
人處處媚夷豔夷而鄙華借夷而壓華雖極可憾可惡而遠識
者尚不宜在此等著眼吾輩著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
月人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目下在上海甯波等處助我攻剿
髮匪二者皆有德於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
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礮學造輪

日記卷上

舟等具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長我皆有之順則報德有其
具逆則報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挾持無具則曲固罪也直亦
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內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無能制
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 王戊五月

華衡芳徐壽所作火輪船之機來此試演其法以火蒸水氣貫
入筒筒中三竅閉前二竅則氣入前竅其機自退而輪行上弦
閉後二竅則氣入後竅其機自進而輪行下弦火愈大則氣愈
盛機之進退如飛輪行亦如飛約試演一時竊喜洋人之智巧
我中國人亦能為之彼不能做我以其所不知矣 王戊七月
至機器局觀一切製造機器屋宇雖不甚大而機器頗備旋觀

新造之輪船長十六丈寬三丈許最要者惟船底之龍骨中間龍骨夾層兩邊各龍骨三根中骨直而徑達兩頭兩邊骨曲而次第縮短骨之下板一層骨之上板一層是為夾板板厚三寸龍骨之外惟船肋最為要緊約寬厚三寸有奇皆用極堅之木計此船七月可以下水戊辰五月至廠廠拜劉佐禹馬格里渠備洋酒點心小飲刻許開新作之礮三十六筒可以齊放則三十六子同出如傾盆之雨可以連環放則各子繼出如拋急鼓又開放火箭每箭筒長尺許圓徑寸餘遠約三里許又開放開花礮辛未十月

軍謀

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守城者為主攻者為客守營壘者為主攻者為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為主後至者為客兩軍相持先吶喊放鎗者為客後吶喊放鎗者為主兩人持矛相格鬪先動手截第一下者為客後動手即格開而即截者為主中間排隊迎敵為正兵左右兩旁抄出為奇兵屯宿重兵堅札老營與賊相持者為正兵分出遊兵飄忽無常伺隙狙擊者為奇兵意有專向吾所持以禦寇者為正兵多張疑陣示人以不可測者為奇兵旌旗鮮明使敵不敢犯者為正兵羸馬疲卒偃旗息鼓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為奇兵建旗鳴鼓屹然不輕動者為正兵佯敗佯退設伏而誘敵者為奇兵

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守城者為主攻者為客守營壘者為主攻者為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為主後至者為客兩軍相持先吶喊放鎗者為客後吶喊放鎗者為主兩人持矛相格鬪先動手截第一下者為客後動手即格開而即截者為主中間排隊迎敵為正兵左右兩旁抄出為奇兵屯宿重兵堅札老營與賊相持者為正兵分出遊兵飄忽無常伺隙狙擊者為奇兵意有專向吾所持以禦寇者為正兵多張疑陣示人以不可測者為奇兵旌旗鮮明使敵不敢犯者為正兵羸馬疲卒偃旗息鼓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為奇兵建旗鳴鼓屹然不輕動者為正兵佯敗佯退設伏而誘敵者為奇兵

忽主忽客忽正忽奇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能一一區而別之則於用兵之道思過半矣己未

兵者陰事也哀戚之意如臨親喪肅敬之心如承大祭庶為近之今以羊牛犬豕而就屠烹見其悲號於割剝之頃宛轉於刀俎之間仁者將有所不忍况以人命為浪博輕擲之物無論其敗喪也即使倖勝而死傷相望斷頭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口陳吾前哀矜之不遑喜於何有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為和悅或為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田單之在卽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

連策其必不勝兵事之宜慘戚不宜歡欣亦明矣嘉慶季年名將楊遇春屢立戰功嘗語人曰吾每臨陣行閱覺有熱風吹拂面上者是日必敗行間若有冷風身體似不禁寒者是日必勝斯亦肅殺之義也己未

田單攻狄魯仲連策其不能下口而果三月不下田單問之仲連曰將軍之在卽墨坐則織葺立則仗鎗為士卒倡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涕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余嘗深信仲連此語以為不刊之論同治三年江甯克復後余見湘軍將士驕

盈娛樂慮其不可復用全行遣撤歸農至四年五月余奉命
至山東河南剿捻湘軍從者極少專用安徽之淮勇余見淮軍
將士雖有振奮之氣亦乏憂危之懷竊用為慮恐其不能平賊
莊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仲連所言以憂勤而勝以娛樂而
不勝亦即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指也其後余因疾病疏
請退休遂解兵柄而合肥李相國卒用淮軍削平捻匪蓋淮軍
之氣尚銳憂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奮以作三軍之氣二者皆可
以致勝在主帥相時而善用之已矣余專主憂勤之說殆知其
一而不知其二也聊志於此以識吾見理之偏亦見古人格言
至論不可舉一概百言各有所當也 辛未

日記卷上

庚

史記敘韓信破魏豹以木罌渡軍其破龍且以囊沙壅水竊嘗
疑之魏以大將柏直當韓信以騎將馮敬當灌嬰以步將項它
當曹參則兩軍之數殆亦各不下萬人木罌之所渡幾何至多
不過二三百人豈足以制勝乎沙囊壅水下可滲漏旁可橫溢
自非與工嚴塞斷不能築成大堰壅之使下流竟絕如其寬河
盛漲則塞之固難決之亦復不易若其小港微流易壅易決則
決後未必遂不可涉渡也二者揆之事理皆不可信敘兵事莫
善於史記史公敘兵莫詳於淮陰傳而其不足據如此孟子曰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君子之作事既徵諸古籍詎諸人言而又
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從事耳 辛未

約期打仗最易誤事然期不可約信則不可不通也 丁巳
治軍之道以勤字為先身勤則強佚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
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惰者莫氣也常常提其朝氣
為要

凡打仗一鼓再鼓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減凡攻壘一撲再撲
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滅

守城煞非易事銀米子藥油鹽有一不備不可言守備矣又須
得一謀勇兼優者為一城之主

軍中須得好統領營官統領營官須得好真心實腸是第一義
算路程之遠近算糧仗之闕乏算彼己之強弱是第二義二者

日記卷上

堯

微有把握此外良法雖多調度雖善有效有不效盡人事以聽
天而已

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為先之心須人打第一下我
打第二下 己未二月

近年從事戎行每駐紮之處周歷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
伐之樹無不破之富家無不欺之窮民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

七八受害於兵者亦有二三日擊心傷喟然私歎行軍之害民
一至此乎故每於將官委員告戒總以禁止騷擾為第一義

軍事有驕氣惰氣皆敗氣也孔子之臨事而懼則絕驕之源好
謀而成則絕 無事不謀無事不謀自無惰時矣

古人有言曰作事成克厥愛雖小必濟畏敬所謂逆取順守亦此意也軍營用民夫其先則廣取之虐役之其後則體卹必周給錢必均法可隨處變通總須用人得當耳

洋煙為壞營規之最盡行汰去不可稍存姑待之意黎明點名卯正辰初即可點畢嗣後每早或查營或點名或看操三者總行其一不專行查營一事也

練勇之道必須營官晝夜從事乃可漸幾於熟如雞伏卵如鍊鍊丹未宜須臾稍離丙辰

戰陣之事須半動半靜動如水靜如山己未二月

軍事不可無悍鸞之氣而驕氣即與之相連不可無安詳之氣

八日記卷上

李

而情氣即與之相連有二氣之利而無其害有道君子尚難養得恰好况弁勇乎戊午

凡用兵之道本強而故示敵以弱者多勝本弱而故示敵以强者多敗加於我審量而後應之者多勝漫無審量輕以兵加於敵者多敗

凡修壘以濠深為妙木城及外牆均有流弊恐反為賊遮蔽礙子也

修砌之事軍士四出征劍有老家以為基址亦行軍一法也擇地有兩法有自固者有阨賊者自固者擇高山擇要隘扼賊者擇平坦必經之路擇淺水津渡之處嗣後每立一軍則修砌二

十座以為老營環老營之四面方三百里皆可往來梭剿庶幾可戰可守可奇可正得四軍可靠者則變化無窮於景鎮作一榜樣而他軍效法行之可得也但不知何為法術亦可得見乎與李少荃許仙屏言團練之無益於辦賊直可盡廢如必欲團練則不可不少假以威權己未四月

近年馭將失之寬厚又與諸軍相距過遠危險之際弊端百出然後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愛雖小必濟反是乃敗道也推之以敬臨之以莊無聲無形之際常有凜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守是二者雖蠻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己未六月

八日記卷上

李

帶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仁者即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當望其成立望其發達則人知恩矣禮者即所謂無眾寡無小大無放慢泰而不驕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凜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守斯二者雖蠻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己未八月三日

余至武昌央藥局看造火藥之法以銅為輪以鐵為轆轤地為大磨盤以牛碾之盤大徑二丈三尺周圍七丈許每盤用四牛每牛連曳兩輪盤外周圍溝槽約寬八寸許火藥在槽內牛行槽外馭牛之人行槽內每牛以一人馭之每兩牛四輪之後則

有錐藥者一人隨之執銅鏟於槽內鏟動庶輾過之後火藥不患太緊也又有小磨盤磨橫與磨麥相似僅用一人又有櫃篩橫篩炭其法絕精非圖說不能明己未八月

營務處之道一在樹人一則立法有心人不以不能戰勝攻取為恥而以不能樹人立法為恥樹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鎔造就己未九月

凡軍驕氣則有浮淫之色惰氣則有晦滯之色須時時察看而補救之琴長三尺九寸立法定術所以無大小必須持之以敬帶兵之道勤怒廉明四字缺一不可也但兵以力作主巧作客軍務須從日用眠食上下手庚申正月

日記卷上

奎

呂蒙誅取鑑之卒魏絳戮亂行之僕古人處此豈以為名非是例無以警眾耳目之官五斗才今人不及八斗古人有餘也耳窄路打勝仗全係頭敵數人若頭敵站不住後面雖有好手亦被人擠退了然而安天下者莫如仁吾故曰有仁此有土也乎

出青之法即漢書趙充國傳所謂就草庚申三月天下之人稍有才智者必思有所表見以自旌異於人好勝者此也好名者亦此也同當兵勇則思於兵勇翹然而出其類同當長夫則思於長夫中翹然而出其類同當將官則思於將官中翹然而出其類同為主帥則思於眾帥中翹然而出其類雖才智有大小淺深之不同其不知足不安分則一也能打破此

一副庸俗之見而後可與言道庚申四月

古人以用兵之道通於聲律故聽音樂而知兵之勝敗國之存亡余生平於音律算法二者一無所解故不能知兵耳庚申十月

用兵之難莫大於見人危急而不能救明成繼光紀效新書中有立牌即古之盾也有圓牌即今之藤牌也統謂之曰擋牌又有所謂剛柔牌者其法以生漆牛皮蒙於外而以湖綿搓成小團及頭髮裝於內蓋戚氏自以巧思製造非有所師於古也古之千盾所以捍禦矢石今之擋牌所以捍禦礮子礮子所當無堅不破豈矢石所可同年而語哉國藩初辦水師時嘗博求禦礮子之法以魚網數層懸空張挂礮子

日記卷上

奎

一過即穿不能禦也以絮被漬濕張挂礮子一過即穿不能禦也以生牛皮懸於船旁以藤牌陳於船梢不能禦也又作數層厚牌以竹鱗排於外為一層牛皮為一層水絮為一層頭髮為一層合而成牌亦不能禦也以此而推戚氏之剛柔牌不足以禦礮子明矣鳥鎗子如梧子大者或有法以禦之拾鎗子劈山礮子凡大如黃豆以上者竟無拒禦之法近時楊軍門載福等深知礮子之無可禦遂屏棄魚網水絮牛皮等物一切不用直以血肉之軀植立船頭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聽之而其麾下水師弁勇亦相率而植立直前無所迴避明於此義而古來于盾檣牌諸器皆可廢矣友人劉騰鴻時衡治軍刁斗森嚴禦不

可犯臨陣則埋根行首堅立如山有名將之風惟過於自意在武昌時嘗獨立城下呼賊以礮擊之賊發十餘礮不中堅坐良久乃還在瑞州時亦如是卒以徇難殞我壯士人百莫贖此則剛毅大過於好謀而成之道少有違耳己未

余初不解造羣子之法以生鐵令鑄工鑄之渣滓未融經藥輒散且多蜂眼鳴而不能及遠乃與吳坤修竹莊商用熟鐵打造其法以鐵先練成直條每條燒紅其端截出半寸打成圓類又燒其端又打成顆每顆如蒲萄大後至江西商之姚鑲以此法打造姚君又作為鐵模半湯截鐵條之端置模中宛轉錘鍊圓滑可愛於是及遠較多一里有奇也今胡南湖北江西三省打

日記卷上

奇

造羣子均用此法每礮用百餘顆多者或三四百顆噴薄而出如珠如雨殆無隙地當之輒碎不仁之器莫甚於此矣然海軍尚未靖謐此其亟宜講求者也己未

行軍之道有依次而進者有越敵人所守之寨而先攻他處者姑以通鑑所紀兵事言之宋明帝泰始二年晉安王子助之亂袁顛相拒於滬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游兵強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既梗糧運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

日記卷上

奇

百擊之眾軍相繼竝進胡收兵而下興世遂於錢溪立城國藩按是時官軍在下游楮圻袁顛等在上游之滬湖劉胡等又在上游之鵲尾更上乃為錢溪越滬湖鵲尾兩寨而上立城於錢溪此險途也厥後賊屢攻錢溪不勝糧運中梗而鵲尾滬湖竝以潰降此越寨進攻而得勝者也

泰始三年魏尉元上表言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為賊用兵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揚戍東安則青冀諸州可不攻而克若四鎮不服青冀難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為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或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

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國藩按宋與魏歷世兵爭宋有青
州歷城徐州諸鎮遠在海岱與魏接畛而下邳宿豫沂水東安
四城乃在淮南去魏尚遠魏越青州諸鎮而進攻四城此險途
也厥後四城破而青州歷城徐州諸鎮相繼沒於魏此越鎮進
攻而勝者也

梁簡文帝二年侯景之變郢州刺史蕭方諸以徐文盛軍在西
陽不設備西陽即侯景以江夏空虚使宋子仙任約帥精騎四
百由淮內進郢州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子仙等入城方諸
迎拜遂擒鮑泉虞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徐文
盛等軍直上入江夏文盛眾懼而潰國藩按侯景與徐文盛皆

六日記卷上

案

在黃州夾江築壘乃越徐軍而上入江夏此險途也而江夏以
無備而破徐軍以失勢而潰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陳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屯西岸之柵口侯瑱屯東岸之蕪湖相
持百餘日旋均出江外隔洲而泊二月丙申西南風急琳引兵
直趨建康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為瑱用琳擲火炬
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瑱發拍以擊琳艦又以蒙衝小船擊其
艦琳軍大敗軍士溺死什二三餘皆棄舟登岸國藩按王琳與
侯瑱同屯蕪湖之上琳乃越瑱軍而直下金陵此險途也而瑱
軍自後躡之反為所破此越寨進攻而敗者也
唐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高麗既拔遼東蓋牟諸城至安市將

決戰高麗韃鞨合兵為陳長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
以拒王師平原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
萬之眾可不戰而降上不應後攻安市竟不能拔降將請先攻
烏骨城眾議不從遂自安市班師國藩按道宗請越安市而進
攻平壤此雖險途而實制勝之奇兵也太宗不從無攻而返此
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安史之亂李泌請命建寧王倓為范陽節度大使竝塞北出與
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新三注日必欲使建寧自置夏
陽之北光弼自太原取竊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
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上悅已而不果行國藩按是

六日記卷上

案

時大軍在扶風郭子儀在馮翊李光弼在太原勢宜先取兩京
李泌欲先搗范陽賊巢此亦制勝之奇兵也事不果行致史思
明為關洛之患此亦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元和十二年淮蔡之役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
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
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辛未李愬李祐李忠義李
進誠軍出東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
柵命士少休命乾糲整鞬勒雷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
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時大風雪旌旗裂夜半雪愈甚行
七十里四鼓愬至蔡州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

為坎以先登想入居元濟外宅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國藩按元濟精兵盡在洄曲董重質麾下李愬越之而直入蔡州此越塞進攻而勝者也

朱梁均王四年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趨黃州以繩梯登城徑趨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逼國藩按楚之岳州東北與吳為鄰嘉魚陸日等處吳必立寨設備乃王環越之而直趨黃州此越塞進攻而勝者也

口記卷上

宋

唐同光元年後唐與朱梁相拒於楊劉德勝之間時梁將段凝軍臨河之南今開州王彥章進逼鄆州今東平府唐臣李紹宏等請棄鄆州與梁約合帝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志冬十月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甲戌圍中都城破之擒王彥章帝召諸將問進退之計諸將請先下東方諸鎮城然後觀釁而動康延孝李嗣源請亟取大梁乙亥帝發鄆州中都丁丑至曹州己卯至大梁滅梁壬午段凝將其眾五萬自滑州濟河入援解甲請降國藩按郭崇韜之初議直取大

梁也時梁將王彥章軍在鄆州段凝軍在河上越兩寨而進攻此險途也厥後破中都擒王彥章而段凝猶在河北越一寨而進攻亦險機也然段凝隔於河北若自白馬南濟則阻於大河若自下游直濟則一阻於大河再阻於新決之護駕水勢難入援遂得直取汴梁以成大功此越塞進攻而勝者也

以上九事張興世之據錢溪宋子仙之取鄆州許德勳之下黃州皆水路越攻而勝王琳之下金陵以水路越攻而敗尉元之取下邳四城李愬之入蔡州郭崇韜之策汴梁以陸路越攻而得之李道宗之策平壤李泌之策范陽以陸路不越攻而失之成敗得失固無一定之軌轍也咸豐四年十月十一日賊目陳

口記卷上

宋

王成據蘄州秦曰綱據田鎮我舟師越蘄州而直下十三日攻破田家鎮十四日蘄州之賊亦潰此越塞進攻而勝者也十一月水陸各軍會於九江時賊目林啟榮據九江黃文金據湖口石達開羅大綱等同在湖口我舟師彭玉麟等十六日越九江而下攻湖口陸軍羅澤南等十二月初五日下午攻湖口十二日水師敗挫二十四日陸軍亦無利而歸此越塞進攻而敗者也咸豐六年五月初二日武漢黃州未破楊載福以舟師駛下直至舊縣往來如飛此越塞進攻而勝者也故知勝敗無常視將才為轉移耳當時越九江而下攻湖口之策發於國藩定

於羅君羅山劉君孟容二人事敗之後或深咎此策之失且專歸罪於劉君者非事實也

倫理

萬化始於閨門除刑于以外無政化除用賢以外無經濟王貞十一

所貴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書籍字畫在乎能自樹立子孫多讀書無驕矜習氣戊午十月

聞溫弟信國事故事憂鬱填膺不能辦一事夜不成寐戊午十一月

念溫弟不得歸骨其賦命太苦余於手足之間抱愧多矣己未正月

九弟所寫溫甫哀辭字秀勁近古刻工亦佳家有賢子弟為之

日記卷上

欣然庚申正月

沅弟專二人送信勸我速移東流建德情詞懇則令人不忍卒讀余復信云讀出師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孝讀沅季此信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友

遂定於二十四日移營東流以慰兩弟之心辛酉四月

沅弟來久談敘以胸襟宜淡遠游心虛靜之域獨立萬物之表

又每日宜讀書少許以擴識見弟圖安慶前後皆有強寇人數

甚單地段甚廣晝夜辛勤事躬親雖酷暑大雨而每日奔馳

往返常五六十里余憐其大勞故欲其以虛靜養心也辛酉八月

紀澤兒體氣清瘦系念殊深或稱其讀書太勤用心太過因教

以遊心虛靜雖有榮觀宴處超然之義癸亥十月

閱張清恪之子張懋敬公師載所輯課子隨筆皆節鈔古人家

訓名言大約興家之道不外內外勤儉兄弟和睦子弟謙謹等

事敗家則反是夜接周中堂之子文翁謝余致聘儀之信則別

字甚多字跡惡劣不堪大抵門答為之主人全未寓目聞周少

君平日眼孔甚高口好雌黃而喪事潦草如此殊為可歎蓋達

官之子弟聽慣高議論見慣大排場往往輕慢師長譏彈人短

所謂驕也出驕而奢而淫而佚以至於無惡不作皆從驕字生

出之弊而子弟之驕又多由於父兄為達官者得運乘時幸致

顯宦遂自忘其本領之低學識之陋自驕自滿以致子弟效其

日記卷下

驕而不覺吾家子姪輩亦多輕慢師長譏彈人短之惡習欲求

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習力戒其驕欲禁子弟之驕先戒吾心

之自驕自滿願終身自勉之因周少君之荒謬不堪既以面諭

紀澤又詳記之於此戊辰正月

接沅弟信知紀官姪於正月初九日申刻生子欣慰之至吾兄

弟共得五孫丁口漸盛只望兒姪輩讀書少有所成將來孫輩

看作榜樣便是世家好氣象若兒姪輩不能發奮用功文理不

通則榜樣太壞將來孫輩斷難成立此中關鍵全在紀鴻紀瑞

二人吾家後輩之興衰視此二人為轉移也戊辰四月

與紀澤一談囑其看理學書俾志氣日趨於剛大心思日入於

沈細 庚辰七月

鴻兒稟稱澄弟臨別以火狐馬褂送我蓋眉生述杜小坊之言謂天下之最暖者莫如火狐勝如紫貂玄狐云余曾兩次述此言與澄弟聽或弟意疑我畏寒遂解已所著衣以贈我耶余本有貂馬褂狍馬褂而弟歸途少此禦寒之具寸心十分不安

接澄沅兩弟信澄勸送眷回籍沅擬以晚女許聶家皆有庇誠顧恤之意久宜於外疾病相尋如舟行海中不得停泊惟兄弟骨肉至親能亮之也 己巳十一月

求闕齋日記類鈔卷下

湘鄉曾國藩隨筆

湘潭王啟原校編

文藝

易經有聖人之道四而朱子專重以下筮者尙其占一句似未的當因言古人說經多斷章取義以意逆志不必定符本義 壬戌四月

閱經義述聞如弗過過之弗過防之等字深有所會余於本朝經學小學諸家獨服膺王懷祖先生父子之精核益以其於經文之虛神實訓體味曲盡也 辛酉二月

擬閱校船山周易內傳王氏說理之書每失之艱深而不能軒

豁與正蒙注相同 丙寅七月

今日看書經見蔡傳訓詁良多不講如以敷言爲敷衍之言之類宜致漢學家之指摘 壬子六月

溫召誥於古人周情孔思四字若有所會 庚申十月

溫書經無逸用吳文正公纂言本若有所會 乙丑正月

思書經呂刑於句怯若有所會 己未九月

呂刑篇於後世古文家蹊徑最近惜不能盡通其讀 辛酉六月

余好讀呂刑而苦不能盡通其讀茲閱戴氏之說有愜余心者

如制百姓於刑之中天齊於民俾我一日暨非從惟從等句皆

穆然有當於人心欣賞無已 辛酉七月

讀顧命康王之話喜戴氏治經與所見多同惜其生前未與
談辛酉七月

溫盤庚上盤庚中因戴存莊兩採宋元及木朝治漢學者之說
每多當人意處故樂觀之辛酉七月

邵位西言詩序係孟子萬章之徒所作大序與小序不當分而
為二所以記次第非所以明章旨也猶史漢法言之有後序爾
其言奇而頗確庚申八月

閱子序詩經說學有根柢其用意往往得古人深處特誇據太
少恐不足以大鳴於世耳戊午十一月

自去年九月廿一日始讀儀禮至是粗畢老年能治此經雖嫌
其晚猶勝於終不措意者昔張蒿庵三十而讀儀禮至五十九

歲而通此經為國朝有數大儒余今五十七歲略通此經稍
增炳燭之明惟蒿庵以前名儒窮儀禮者絕少能於荆棘荒蕪

之中獨闢康莊斯為大難余生木朝經學昌明之後窮此經
者不下數十人有蒿庵之句讀張皋文之圖康莊共由之道而

又有人以扶掖之則從事甚易矣丁卯二月

俞樾蔭甫所著羣經平議之十四卷論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
之制較正鄭注思通鬼神有超乎戴氏考工記圖者丙寅四月

夜又批船山禮記二條余閱此書本為校對諺字以便修板再
行刷印乃覆查全書辨論經義者半校出錯謬者半益非校讐

家之體例然其中亦微有可存者若前數年在安慶金陵時則
反不能如此之精勤此軍營事簡老年差可慰悅之境而流寇
縱橫制敵無術體衰目昏學問無成則又可深為憂灼之境也
丙寅十月

閱桐城張承華蓉溪所為學庸臆解三十四葉單其言大學文
須用古本而不煩補傳義須宗朱子而不取陽明與余平日之
說相合餘亦多獨得之見丙寅十月

孟子所謂善言德行者當為後世理學諸家之源善為辭命者
當為後世詞章諸家之源孔子自謙不能辭命而以善言德行

自許蓋在己者實有盛德至行而後能自道其所得也論語一
書乃善言德行之尤著者因默誦學而為政八佾三篇乙丑五

朱彬經傳攷證其訓詁攷證亦與王伯申先生相仿其言書經
大字多語助辭則前人所未發也己未五月

閱戴東原緒言閱錢竹汀聲類此書未刻於本集其義例亦不
分明乙丑正月

錢辛楣先生聲類一書分釋詁釋音釋訓釋語釋天釋地名號
之異等目皆因聲得義者足見古人先有聲音後有文字余前

有意為是書而未果錢氏此書亦未成之書故未編入潛研堂
叢書中癸亥正月

陳荔秋所送之陳蘭甫澧著聲律通考一種漢書地理志水道

圖說一種略一緝閱服其精博已巳二月
樂律之不可不通以其與兵事文章相為表裏辛酉十月
紀澤作音學考約近五千字於考古及審音二者均有所得為之一慰已巳八月

澤兒呈所著分韻說文解字略一緝閱其法用廣韻之次第佩文韻之字數抄錄許氏注及大徐翻切其有申明原注之說則以夾行注之其於注外別有陳說則於翻切之下夾圈以別異之其佩文韻所有說文所無者則有楷文而無篆文仍用篇韻各說以注之其佩文韻所無說文所有者則別為補編仍依翻切以分東冬鍾江各韻丁卯十一月

日記卷下

四

讀五代史於歐公不偽梁一段不謂為然辛未

閱周保緒所著晉略趙惠甫所寄來者周名濟荆溪人書成於道光十八年亦近世著作才也辛未五月

諸子中惟老莊荀子孫子自成一家之言餘皆不免於剽襲庚申一月
王懷祖先生讀書雜志所校管子各條似不如校他書之精實辛酉七月

讀淮南子精神訓至大禹竭力以勞萬民句若有所感庚申十一月
讀脩務訓中功可強成名可強立若有所會淮南子本道家者流而此篇之旨與荀子相近大抵理之足以見極者百家未嘗不相合也庚申十二月

關准子做真訓言有道之士亦須遇時為之增感庚申十二月
揚子法言究不如文中子之平實蓋子雲文學中人非道德中人也

船山氏最推重正蒙一書以余觀之亦艱深而不能顯豁其參兩篇言天地日月五行之理敷尤多障礙丙寅六月
正誼堂叢書凡五十六種張清恪輯刻吳竹莊所贈也因取正誼堂中清恪公所輯程子二十篇讀之至晡時讀畢凡十卷取論語二十篇之意編采二程粹言略分門類頗為精當壬戌四月
張清恪公所輯朱子七篇每篇各分上下仿孟子七篇之意張公益以程配孔以朱配孟也壬戌四月

日記卷下

五

讀張文端公聰訓齋語文和公激懷園語此老父子學問亦以知命為第一義己未四月

閱羅羅山人樞衍義姚江學辨等書服其見理甚真所志甚大信為吾鄉豪傑之士甲子十月

鍾涵齋遜言蓋理學之緒餘而參以陰陽果報者庚午正月
聖武記又閱一徧畢中有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八篇未閱以昔年在京閱過嫌此八篇敘事冗亂也丁卯十二月

閱曾香聖先生漫鈔及各種香聖名廷枚賓谷之伯父也其書仿困學紀問容齋隨筆之類特根柢不深耳戊午十一月
莫子偁交出何願船二信內有張石洲蒙古游牧記四本又朔

方備乘凡例數頁信為當世積學之士 辛酉七月

古文之道謀篇布勢是一段最大工夫書經左傳每一篇空處較多實處較少旁面較多正面較少精神注於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處皆目也縷索要如蛛絲馬跡絲不可過粗跡不可太密也 己未八月

古人文筆有雲屬波變官止神行之象實從熟後生出所謂文入妙來無過熟者此也 庚申九月

古文之道布局須有千巖萬壑重巒複嶂之觀不可一覽而盡又不可雜亂無紀 庚申十月

古文之道亦須有奇橫之趣自然之致二者并進乃為成體之

日記卷下

六

文 辛酉七月

古文之法全在氣字上用功夫 辛酉十一月

為文全在氣盛欲氣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際似斷不斷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無限妙境難於領取每段張起之際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紆非紆古人無限妙用亦難領取 辛亥七月

奇辭大句須得瑰瑋飛騰之氣驅之以行凡堆重處皆化為空虛乃能為大篇所謂氣力有餘於文之外也否則氣不能舉其體矣 辛亥七月

吾嘗取姚姬傳先生之說文章之道分陽剛之美陰柔之美大

抵陽剛者氣勢浩瀚陰柔者韻味深美浩瀚者噴薄而出之

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十一類言之論著類詞賦類宜噴

薄序跋類宜吞吐奏議類哀祭類宜噴薄詔令類書牘類宜吞

吐傳誌類敘記類宜噴薄典志類雜記類宜吞吐其一類中微

有區別者如哀祭類雖宜噴薄而祭郊社祖宗則宜吞吐詔令

類雖宜吞吐而檄文則宜噴薄書牘類雖宜吞吐而論事則宜

噴薄此外各類皆可以足意推之 庚申三月

類纂所選書牘有不盡厭於吾心者未知古人書牘何者最善

辛亥

古文中惟書牘一門竟鮮佳者八家中韓公差勝然亦非書牘

日記卷下

七

正宗此外則竟無可采諸葛武侯王右軍兩公書翰風神高遠

最愜吾意然患太少且乏大篇皆小簡耳 庚申三月

閱駢體文鈔將其所分類歸併於吾所分三門十一類之中嫌

其繁碎不合古義也 庚申三月

余所編經史百家雜鈔編成後有文八百篇上下未免太多不

足備簡練揣摩之用宜另鈔小冊選文五十首鈔之朝夕誦讀

庶為守約之道 庚申三月

往年余思古文有八字訣曰雄直怪麗澹遠茹雅近於茹字似

更有所得而音響節奏須一和字為主因將澹字改作和字

文章陽剛之美甚要於慎湧直怪四字陰柔之美莫要於憂茹

遠潔四字惜余不知其意而不能竟其學 癸亥九月

嘗慕古文境之美者約有八言陽剛之美曰雄直怪麗陰柔之

美曰茹遠潔適慧之數年而余未能發為文章略得八美之一

以副斯志是夜將此八言者各作十六字贊之至次日辰刻作

畢附錄如左 乙丑正月

雄 劃然軒昂盡棄故常跌宕頓挫捩之有芒

直 黃河千曲其體仍直山勢如龍轉換無迹

怪 奇趣橫生人駭鬼眩易玄山經張韓互見

麗 青春大澤萬卉初葩詩騷之韻班揚之華

茹 眾義輻湊吞多吐少幽獨咀含不求共曉

日記卷下

遠 九天俯視下界聚蚊窟窟周孔落落寡羣

潔 穴意陳言類字盡楚慎爾褻貶神人共監

適 心境兩閒無營無待柳記歐跋得大自在

偶思古文古詩最可學者占八句云詩之節書之括孟之烈韓

之越馬之咽莊之跌陶之潔杜之拙 丙寅正月

離騷三百二十四句誦畢老年讀生書成誦稍補少壯之缺陷

亦一樂也 丁卯三月

九章惜往日似偽作當著論辯之 戊午十一月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千古傳誦余究不知其深處太史公以鄒

陽與魯仲連並列余亦不知其所以相合之處 辛亥五月

夜溫長楊賦於古人行文之氣似有所得 己未九月

輿中讀上林賦千餘言略能成誦少時所深以為難者老年乃

頗能之非聰明進於昔時乃由稍知其節奏氣勢與用意之所

在故略記之 丁卯正月

余近年最好揚馬班張之賦未能迴環朗誦偶一誦讀如逢故

人易於熟洽但衰年讀書未必能久記耳 二月

漢魏人作賦一貴訓詁精確一貴聲調鏗鏘 庚申四月

古文之道與駢體相通由徐庾而進於任沈由任沈而進於潘

陸由潘陸而進於左思由左思而進於班張由班張而進於卿

雲韓退之之文比卿雲更高一格解學韓文則可窺六經之闢

日記卷下

輿矣 庚申三月

二日內始悟昌黎諸文皆學書經 辛亥九月

二日內因讀辛劉詞又大悟韓文之妙實從子雲相如得來 壬

二日內覺於古文大有所得乃悟韓文實從揚馬得來而參以

孔孟之義理所以雄視千古 壬子正月

韓文柳州羅池廟碑覺情韻不匱聲調鏗鏘乃文章中第一妙

境情以生文亦以生情文以引聲聲亦足以引文循環互發

油然不能自己庶漸漸可入佳境 己未九月

閱韓文送高閑上人所謂機應於心不挫於物姚氏以為韓公

自道作文之旨余謂機應於心熟極之候也莊子養生主之說

也不挫於物自謙之候也孟子養氣章之說也不挫於物者體也道也本也機應於心者用也技也未也韓子之於文技也進乎道矣庚申十月

讀原毀伯夷頌獲麟解龍雜說諸首岸然想見古人獨立千古確乎不拔之象王戌九月

韓公周情孔思四字非李漢知之極深焉能道得出為文者要須窺得此四字乃為知本辛酉二月

韓文誌傳中有兩篇相配偶者如曹成王韓宏兩篇為偶柳子厚鄭羣兩篇為偶張署張徹兩篇為偶推此而全集中可以為偶者甚多古人之文可為偶者甚多惜不能一一稱量而配合之耳癸亥十月

溫韓文數篇若有所得古人之不可及全在行氣如列子之御風不在義理字句間也癸亥十一月

柳子厚山水記似有得於陶淵明沖淡之趣文境最高不易及庚申八月

夜閣古賦識小錄深有味於柳子厚之囚山篇戊午十月

姚公謂蘇氏學莊子外篇之文實則恢詭處不逮遠甚辛酉三月

蘇子由謂東坡晚年以文章為鼓吹真知文章中之樂境余亦微知之惜無寬閒歲月竟其所學耳辛酉正月

讀震川文數首所謂風塵中讀之一似嚼冰雪者信為清潔而

波瀾意度猶嫌不足以發揮奇趣己未六月

閱震川古文遂并翻其四書文閱之其渾灑流轉之氣乃更勝於古文也辛未五月

閱湯文正集惟傳狀碑銘之類不愜吾意餘如語錄告諭書牘之屬皆有誠意挾正氣以行學問本極淵博講學又甚公允不可及也己巳三月

程伯禹出示洪稚存上成親王書即嘉慶己未獲咎發遣新疆者當時直聲震於天下今觀之亦無甚觸忌諱之處正月

閱梅伯言文集歎其鑽研之久工力之深王戌九月

至錢警石先生久談得見其族兄衍石先生家書數十封擗踞一閱實嘉道間一碩儒也癸亥九月

閱錢衍石先生與其弟警石先生家信服其學問精博機趣洋溢癸亥九月

閱陳秋舫吳偉卿所作應制賦氣勢流利古不乖時今不同弊心賞其能而自愧弗如也癸九三月

吳竹如文集方存之代為編出者計十二卷粗閱數十葉於儒釋未陸之辨割斷最精戊辰七月

閱吳南屏梓湖文錄數十首歎其少而能文老而不倦為不可及辛未六月

左季高信內寄祭胡潤帥文稿一篇情文并茂殊為傑構辛酉

馮敬亭名桂芬奇校邠廬初稟二冊共議四十二篇粗讀數十篇雖多難見之施行然自是名儒之論 壬戌九月

賈蘭泉近作辨論十餘首多閱歷之言而文義未能入古 甲子

與次青論古文之法次青天分高成就當未可量 己未六月

蔣琦齡所陳時政十二事約計萬餘言多可見之施行文筆亦

雅健暢達末條請崇宋學而抑漢學似與各條不類 壬戌

申前在此豈談言渠文筆所以不甚豐者為在己之禁令太多

難於下筆耳余勸其破除禁令一以條暢為主凡辦事者先貫

數陳朗暢也 己未十一月

劉霞仙所作辨蔡壽祺誣劾一疏置身甚高辭旨深厚真名作

日記卷下

十一

也 乙丑五月

閱部抄中見霞仙以本年擬奏一疏除調如此名奏議而反以

獲譴頗不可解 乙丑八月

張廉卿文有王介甫之風日進不已可畏可愛 庚申四月

閱張廉卿近所為古文喜其人古甚深因為加圈批 庚辰七月

石芸齋所作房山石經山訪碑記亦偉觀也 庚午二月

思白香山陸放翁之襟懷澹宕殊不可及古文家胸懷雖淡泊

而筆下難於寫出思一為之以寫淡定之懷古所謂一卷水雪

文者也 己未六月

古文一事平日自覺頗有心得而握管之時不克殫精極思作

成總不稱意安得屏去萬事酣睡旬日神完意適然後作文一

首以撼胸中奇趣 己未十一月

余於古文一道十分已得六七而不能竭智畢力於此匪特世

務相擾時有未閑亦實志有未專也此後精力雖衰官事雖煩

仍當篤志斯文以卒吾業 辛酉正月

久不作文機軸甚生心思遲鈍尚不能成篇亦因見客太多瑣

事煩瀆神智昏攪故也 乙丑二月

昔年每作一文輒數日不能成麻不知老年何以轉無此病豈

反健於壯歲耶抑用心未能銳入耶 乙丑三月

念生平稍致力於古文思欲有所述作今老憊而一無所成深

用自愧 丙寅三月

日記卷下

十一

與兒子一論所作之文考據與筆力兩無可取 庚午二月

每一作文未下筆之先若有佳境既下筆則無一是處由於平

日用功浮泛全無實際故耳 辛未五月

作孫芝房芻論序一首約九百字至三更始畢老年作文頗覺

吃力而機勢全不湊泊總由少作太生之故耳 己未六月

作莫猶人墓表文筆平衍無復昔年傲岸勁折之氣蓋老境日

增耳 己未十一月

思作金陵官紳昭忠祠碑而不能成遂竟日昏睡如醉如痴向

來習態如此而數十年因循不肯苦學作文至今已衰老悔無

及矣 己巳五月

作苗君墓志銘畢細閱竟無一字是處昔余終年不動筆作文而自度能知古人之堂奧以為將來為之必有可觀不料今年試作數首乃無一合於古人義法媿赧何極 己巳八月

作唐公墓志覆視無一是處乃知昔年自詭為知文而曾不一動筆為之不可恃也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非閱歷何由大明哉 己巳十月

郭瑀銘辭作畢全不合古人義法深以為愧 庚午正月

思作江甯府學宮記苦探力索竟不能成一字固屬衰憊之象亦由昔年本無實學故枯竭至此深為歎愧 庚午二月

日記卷下

作聖廟公墓表文成視之無一當意之處甚矣余思之鈍學之淺而精力之衰也余前有信寄筠仙云近世達官無如余之荒

僻者須筠仙信力雪此語之誣余自知甚明豈有誣乎時未入經學所作擬莊三首頗能善談名理亦略通訓詁奇字之學 庚午三月

余昔年鈔古文分氣勢識度情韻趣味為四屬擬再鈔古近體詩亦分為四屬而別增一機神之屬機者無心過之偶然觸之

姚惜抱謂文王周公繫易象辭爻辭其取象亦偶觸於其機假令易一日而為之其機之所觸少變則其辭之取象亦少異矣余嘗歎為知言神者人功與天機相湊泊如卜筮之有繇辭如

左傳諸史之有童謠如佛書之有偈語其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古人有所託諷如阮嗣宗之頌故作神語以亂其辭唐人如

太白之豪少陵之雄龍標之逸昌谷之奇及元白張王之樂府亦往往多神到機到之語即宋世名家之詩亦皆人巧極而天

工錯徑路絕而風雲通蓋必可與言機可與言神而後極詩之能事余鈔詩擬增此一種與古文微有異同 戊辰四月

是日思詩既選十八家矣古文當選百篇鈔置案頭以為揣摩因自為之記曰為政十四明為學十五書鈔文一百首鈔詩十八家 壬子正月

余既鈔選十八家之詩雖存他樂不請之懷未免足已自封之陋乃近日意思尤為簡約五古擬專讀陶潛謝眺兩家七古擬專讀韓愈蘇軾兩家五律專讀杜甫七律專讀黃庭堅七絕專

日記卷下

讀陸游以一二家為主而他家則參觀互證庶幾用志不紛然考境侵尋亦只能長吟以自娛不能抗手以入古矣 壬戌三月

五言古詩有二種最高之境一種比興之體始終不說出正意始知碩人但頌莊姜之美盛而無子兆亂已在言外太叔於田

但誇叔段之雄武而耦國兆亂已在言外曹阮陳張李杜往往有之一種盛氣噴薄而出跌蕩淋漓曲折如意不復知為有韻之文曹鮑杜韓往往有之余解此二境而曾未一作此等詩自愧亦自憾也 甲子二月

夜閱陶公述酒詩為南宋鄧陽湯文清公漢所注於陶公瘦詞
微旨盡得解釋欣悅無已 丙寅三月

閱陶詩全部取其太閑適者記出將鈔一冊合之杜韋白蘇陸
五家之閑適詩纂成一集以備朝夕諷誦洗滌名利爭勝之心
辛未十二月

閱文選雜擬古人措詞之深秀實非唐以後人所可及特氣有
驚窮峻邁者亦有不盡然者或不免為詞所累耳若以顏謝鮑
謝之辭而運之以子雲退之之氣豈不更可貴哉 辛酉十二月
批校太白樂府每日僅校二十首或十餘首蓋余於樂府向未
用功茲稍一措意至無入處也 戊辰四月

今日記卷下

末

自來讀杜詩頗有小得無事則心頭口頭不離杜詩雖細加咀
嚼而竄有為人的意思 癸卯二月

杜詩韓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彼自有知言養氣工夫惟其知
言故常有一二見道語談及時事亦甚識當世要務惟其養氣
故無纖薄之響 癸卯二月

溫杜詩五古觀其筆陳紳縮吐茹之際絕似史記憶古人有謂
杜少陵似太史公者不記是東坡之言乎抑他人之言乎 甲辰
閱杜詩五古古人妙處只是造句之法變幻無窮故終身無一
複句猶之毛詩無相襲之調也昔嘗以作古文宜用杜詩造句
之法近來久未溫習及此矣 己巳十月

溫杜詩五古愛其句法瘦勁變化通於古文造句之法憾吾能
知之而手不能為之耳 庚午正月

夜誦杜韓七古頗多似有會於古人沈鬱頓挫之義 丙寅四月
閱白香山集因近日胸襟鬱結不開故思以陶白蘇陸之詩及
張文端公之言解之也 己巳五月

車中看義山詩似有所得夜緝樊川集證之亦然知何大復明
月篇之有心得也 癸卯正月
與李眉生談詩極佩杜牧之俊偉 壬戌

日內於蘇詩似有新得領其沖淡之趣灑落之機 辛酉六月
溫蘇詩朗誦頗久有聲出金石之樂因思古人文章所以與天
地不做者實賴氣以昌之聲以永之故讀書不能求之聲氣二
者之間徒糟粕耳 辛酉十二月

今日記卷下

末

放翁七言絕句實能道得空曠胸懷出 辛酉正月
將祁文端公詩集閱二三卷昔年深不以公詩為然茲多閱數
十百首其中多可取者 己巳三月

不伯韓詩所詣在韓白之間 甲辰十月
主身念園處觀渠所為詩宗法晚唐頗有法度予性好言詩蕙
四謂余於詩太自主張不免自是細思良然

夫南屏寄毛西垣詩緝讀一過信為朋輩中所不可多得宜南
屏之亟稱之也 辛酉三月

何廉舫信均七律十六章才人之筆人人歎之不置己未

作七律五首和何廉舫詩次韻同和者為李次青吳子序甘子

大許仙屏等數人而王霞軒鄧彌之何敬海等亦將和之余因

見廉舫詩才軒舉所著駢文樂府皆有可觀憫其閩家殉節因

欲和詩一二章以慰勞之本無意次韻也子序次青諸君皆次

其韻余亦遂勉為之己未正月

閱馮焯詩稿焯代州人字穉華其七世祖如京官廣東左布政

使六世祖瑩以進士官至同知五世祖光裕以舉人官至湖南

巡撫四世祖祁官編修會祖均弼以舉人廩生官至湖北按察

使祖成以舉人官浙江知縣焯為潛山縣天堂巡檢又署屯溪

巡檢刻詩四卷清穩不俗昨和余詩八首今日問之程伯勇始

知其入因取其詩披閱數十首兼閱其會祖及祖刻詩乃知其

世家淵源有自也壬戌四月

觀李眉生詩愛其俊拔而有情韻將來必為詩人紀澤前後作

次篋字韻詩二首韻穩而脈清吐屬亦尚名貴將來或亦為詩

人殊以為慰戊辰四月

趙惠甫近作書懷五章又錄舊作詞十調見示皆才人之筆也

丁卯七月

海秋言七律須講究操采聲調不可專言上乘證果反昧初開

切中子病又盛贊予五律癸卯二月

昔年每作一詩輒不能睡後遂閣筆不復為詩今試一為之又

不成寐豈果體弱不耐苦吟耶抑機軸太生成之艱辛耶甲子

論詩以上

作字之法綵絲如蠶之吐絲穆穆如玉之成璧庚申三月

作字之道用筆貴勒貴努而不可過露勒努之迹精心運之出

以和柔之力斯善於用勒用努者庚申十月

寫字之道如脩腳匠之脩腳古人所謂撥燈法較空靈余所謂

脩腳法較平穩庚申十二月

凡用之筆未有十分台手者往往有小毛病不稱人意善書者

於每用一筆先識其病即因其病勢而用之或筆之病次日又

有小變又因其變症而用之或者因病成妍則善於用筆矣五月

用狼筆寫新宣紙悟古人頓挫之法撲筆之法只是筆不入紙

使勁撲下耳辛酉十月

京中翰林善寫白指者相傳中有一絲牽貫於行間作大字亦

當知此意味辛酉十月

作書之道寓沈雄於靜穆之中乃有深味雄字須有長劍快戟

龍拏虎踞之象鋒鉅森森不可逼視者為正宗不得以劔拔督

張四字相鄙作一種鄉愿字名為含蓄深厚非之無舉刺之無

刺終身無入處也作古文古詩亦然作人之道亦然治軍亦然

辛酉十一月

摹書譜一過乃知藝之精其致力全在微妙處若人人共見共聞之處必無通微合莫之詣若一向在浮名時譽上措意豈有是處辛酉六月

作字之道點如珠畫如玉體如鷹勢如龍四者缺一不可體者一字之結構也勢者數字數行之機勢也辛酉七月

大抵作字及作詩古文胸中須有一段奇氣盤結於中而達之筆墨者卻須遏抑掩蔽不令過露乃為深至若存絲毫末知見好之心洗滌淨盡乃有合處故曰七均師無聲五和常主淡也辛酉九月

日記卷下

干

因讀李太白杜子美各大篇悟作書之道亦須先有驚心動魄之處乃能漸入證果若一向由靈妙處著意終不免描頭畫角伎倆壬戌四月

作字之道全以筆陣為主直以取勢橫以出力當少勝矣壬戌二月
讀孫子驚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句悟作字之法亦有所謂節者無勢則節不緊無節則勢不長壬戌七月

出筆宜顛腹互用取勢宜正斜并見用筆之顛則取正勢有破空而下之勢用筆之腹則取斜勢有歇屬踟躕之象甲子十二月

夜寫零字頗多略有所會於昔年體如鷹四句之外又添四句白點如珠畫如玉體如鷹勢如龍內跌宕外拙直驚轉頸屋漏

痕可寅三月

古來詩家文家書家皆有所謂筆陣者厚蓄於陣之初而不必究極於陣之終陣將酣時又已另作變態矣丁卯十月

作書思偃筆多用之於橫抽筆多用之於豎豎法宜努抽並用橫法宜勒偃並用又首貴有俊拔之氣後貴有自然之勢

大約書法不外羲獻父子余以師義不可遠幾則先師歐陽信本歐陽不可遠幾則先師李北海師獻不可遠幾則先師虞承興師虞不可遠幾則先師黃山谷二路并進必有合處杜陵言書貴瘦硬乃千古不刊之論東坡駁之非也辛酉四月

日記卷下

壬

不領略也己亥五月

因寫零字偶有所得知歐虞用筆與楮相通之故書家之有歐虞楮及李北海猶詩家之有李杜韓蘇實不桃之祖也丁卯十月

悟北海上取直勢下取橫勢左取直勢右取橫勢之法大約直勢本於秦篆橫勢本於漢隸直勢盛於右軍豎東晉諸帖橫勢盛於三魏諸碑唐初歐公用直勢楮公用橫勢李公則兼用二勢丙寅四月

孫過庭書譜稍得王大令之法辛酉十月

余往歲好黃魯直書深得晉人真意而逸趣橫生當更致力作書之法劉石菴善用偃筆鄭板橋善用蹲筆王夢樓善用縮

筆惟努筆近人無善用者古人惟米元章最擅勝場吾嘗於此自極其思耳 辛酉正月

董香光專用渴筆以極其縱橫使轉之力但少雄直之氣余嘗以渴筆寫吾雄直之氣耳 辛酉二月

作書之法古人師歐李劉黃今人師鄧鄭劉王 壬戌九月

作字之法亦有所謂陽德之美陰德之美余所得之意象為陽德之美者四端曰直曰皴曰勒曰努為陰德之美者四端曰歇曰偃曰綿曰遠兼此八者庶幾其為成體之書在我者以八德自勗又於古今人中擇八家以為法曰歐虞李黃鄧劉鄭王 十一月

日記卷下

主

作字之道二者并進有著力而取險勁之勢有不著力而得自然之味著力如昌黎之文不著力如淵明之詩著力則右軍所稱如錐畫沙也不著力則右軍所稱如印印泥也二者闕一不可亦猶文家所謂陽剛之美陰柔之美矣 甲子五月
閱劉石菴清愛堂帖其起筆多師晉賢及智永千文用逆蹴之法故能藏鋒張得天之筆多師褚顏兩家用直來橫受之法故不藏鋒而聯絲縈帶以發其機趣二者其理本一貫特逆蹴與直來橫受形迹判然難合而為一耳 辛酉六月
看劉文清公清愛堂帖略得其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藝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遠作文然作詩然作字亦然若能含雄奇於

淡遠之中尤為可貴 辛酉六月

夢劉文清公與之周旋良久說話甚多都不記憶惟記問其作字果用純羊毫乎抑用純紫毫乎文清答以某年到某處道員之任曾好寫某店水筆夢中記其店名甚確醒後亦忘之矣 辰
作字之法險字和字二者缺一不可本日閱王簪林瞻語亦於此二字三致意焉 辛酉二月

偶思作字之法可為師資者作二語云時賢一石兩水古法二祖六宗一石謂劉石菴兩水謂李春湖程春海二祖謂羲獻六宗謂歐虞褚李柳黃也 丁卯十一月
日內頗好寫字而年老手鈍毫無長進故知此事須於三十歲

日記卷下

主

前寫定規模自三十歲以後只能下一熟字工夫熟極則巧妙出焉筆意間架梓匠之規矩也由熟而得妙則不能與人之巧也吾於三四十歲時規矩未定故不能有所成人有恆言曰妙求無過熟又曰熟能生巧又曰成熟故知妙也巧也成也皆從極熟之後得之者也不特寫字皆然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規模後求精熟即人之所以為聖人亦係先立規模後求精熟即顏淵未達一問亦只是欠熟耳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己未四月
觀何廉舫書扇頭小字偶儻權奇自成風格余年已五十而作書無一定之風格屢有遷變殊為可愧古文一事寸心頗有一

定之風格而作之太少不足以自證自慰至於居家之道治軍之法與人酬應之方亦皆無一定之風格傳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又曰君子成德之稱余一無所成其不足為君子也明矣已未四月

余近日常寫大字微有長進而不甚貫氣蓋緣結體之際不能字字一律如或上鬆下緊下鬆上緊或左大右小右大左小均須始終一律乃成體段余字取勢本係左大右小而不能一律故恆無所成推之作古文辭亦自有體勢須篇篇一律乃為成家做人立品亦自有體勢須日日一律乃為成德否則載沈載浮終無所成矣已未六月

日記卷下

余坐三十以前作字未能盡心間架不穩手腕不穩四十以後雖略有長進而手腕時靈時鈍時則如古人所謂薑芽凍癡蠅者可自笑也辛酉正月

日內於作字之道若有所會惜精神疲乏目光眇眇老境日臻不克竟其所學古人所以貴及時力學也辛酉正月

余往年在京深以學書為意苦思力索幾於困心衡慮但胸中有字手下無字近歲在軍不甚思索但每日筆不停揮除寫字及辦公事外尚習字一張不甚間斷專從間架上用心而筆意筆力與之俱進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達之腕下可見思與學不可偏廢辛酉二月

作字之道剛健婀娜二者闕一不可余既奉歐陽率更李北海黃山谷三家以為剛健之宗又當參以褚河南董思白婀娜之致庶為成體之書辛酉十月

余老年始略解書法而無一定規矩態度仍歸於一無所成今定以間架師歐陽率更而輔之以李北海神師虞永興而輔之以黃山谷用墨之鬆秀師徐季海所書之朱巨川告身而輔之以趙子昂天冠山諸種庶乎其為成體之書辛酉四月

日記卷下

日內作書常有長進蓋以每日不間斷之故辛酉十一月

古之書家字裏行間別有一種意態如美人之眉目可畫者也其精神意態不可畫者也意態超人者古人謂之韻勝余近年於書略有長進以後當更於意態上著些體驗工夫因為四語曰飢鷹鷹視撥鐙嚼絨欲落不落欲行不行癸亥九月

近來作書略有長進但少蕭然物外之致不能得古人風韻耳甲子五月

余作字不專師一家終無所成定以後楷書學虞劉李王取橫勢以求自然之致利在稍肥行書學張歐黃鄭取直勢以盡觀視之態利在稍瘦二者兼營並進庶有歸於一條鞭之時丙寅

八月

日內作字手甚喫力擬用跌欵注卷四字訣為之用力輕勻或轉可歷久不變丙寅十月

余近習字非求字佳老年手指硬拙有如薑芽借古帖使運動稍活耳丁卯四月

習字一紙似有所會因就前所作詩二句復增二句云側勢遠從天上落橫波雜向弩端涵刷如丹漆輕抹換似龍蛇節節銜自此專從側橫刷換致力不復以他妙雜榮吾慮矣丁卯十

鑒賞

日記卷下

于愚處觀宋高宗書幽風字畫雅潔圖亦工雅絕倫癸卯

黎壽民送手卷係劉石菴翁草溪二公乾隆四十八年在順天關中所寫各臨蘭亭一木又書詩跋甚多余以其物尤可珍貴庚申九月

李少荃贈以姚惜抱先生所書草字千卷書蘇公登徑山詩中有缺脫姚君學懷素書不甚沈著特字以人重耳辛酉九月

觀錢子密家藏書畫二種一為其太高祖母陳太夫人畫冊凡十幀內一幀畫一黑犬一幀畫一蝶未入花叢時一幀畫一蝦

一蟹二小魚一幀花籃一幀古柏一幀梅花仙女一幀修篁茂

林一幀楊梅枇杷二桃一幀喜雀一幀蘿蔔白菜皆清華名貴

秀絕人寰每幀有其夫錢綸光廉江先生題詩二句乾隆三十一年其子文端公陳羣進呈 御覽 高宗於每幀題七絕一首并 御題一跋於後發還文端公及其子侍郎汝誠各作十詩恭和元韻而汝誠詳跋於後以誌慶幸逮乾隆四十七年文端與侍郎皆歿而 高宗因閱錢選所畫烏犬偶憶陳太夫人原冊遣人回浙取至京師再呈 御覽 高宗再題七律一首長跋一幀仍歸錢氏信名蹟奇遇也其一種為直廬問廢圖圖文端公早朝先至其母陳太夫人所問安之象為王肇基所繪亦非俗筆壬戌十二月

于愚以所藏董香光等尺牘王孟津草稿乞與一觀諦觀之非真蹟也甲子五月

錢子密出示其先世錢文端之母夜紡授經圖 高宗及諸名臣題詠甚多觀玩甚久信家寶也乙丑 以上書畫

休甯瞿令福田送石軍帖一本王夢樓跋斷為淳化祖本且定為唐刻考核未必確鑿而神采奕奕如神龍矯變不可方物實為希世至寶余行年五十有一得見此奇可為眼福瞿令又送趙待制仲穆所畫飛白竹上有施愚山沈繹堂諸先生題跋亦可寶也余以世間尤物不敢妄取審玩片刻仍爾璧還去年黎令福疇送劉石菴翁草溪二公在關中所書手卷余亦璧卻此三件可稱祁門三寶辛酉正月

日記卷下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龍思永帶來法帖多種中有三希堂帖又有宋拓皇甫碑王虛舟跋非真蹟也又有大觀帖王夢樓姚姬傳手蹟賞玩片時劉伯山攜其所藏西岳華山廟碑在世所傳三名本之外三名本者一長垣本宋漫堂成親王等所遞藏後歸劉燕庭者也一四明本全謝山及范氏天一閣所遞藏後歸阮文達者也一華陰本王山史朱笥河等所遞藏後歸梁蔭林者也劉氏本則其父文淇蓋贖於揚州市肆得之久不見稱於世亦可寶也甲子楊海琴信寄到湖南永州等處金石各種及彙刻鄧石如篆隸又集中興頌字為聯見贈展玩良久楊以乙巳翰林出守永州性賦金石新升鎮鎮道者也乙丑正月

日記卷下

在李小湖處借得宋揭閣帖觀玩良久乙丑二月

至李小湖處久談觀其先人春湖先生所藏四寶中之丁道護碑善法寺碑又觀明刻木夏承碑乙丑五月

李小湖所藏法帖一曰楷書孟法師碑筆意似虞承興而結體絕似歐陽率更與褚公他書不類一曰丁道護書啟法寺碑附碑而字體有類晚唐矮方而勻整間春湖侍郎以千金購之蘇州陸恭家一曰宋揭虞廟堂碑即春湖侍郎曾經翻刻者也一曰善才寺碑名為楷河南書實魏棲梧書仿褚法耳又有晉唐小楷共十一種其中樂毅論東方贊絕佳乃悟古人用筆之道如強弩引滿蓄而不發歸途作詩二句云側勢遠從天上落橫

波旋向弩端涵丁卯五月

觀李小湖所藏法帖一唐揭虞書廟堂碑一楷書孟法師碑一丁道護書啟法寺碑一魏栖梧書善才寺碑余於楷書尤愛不忍釋又觀大觀帖三卷亦舊搨也展玩良久丁卯十月

至李小湖處看其所藏法帖如歐書化度寺碑褚書孟法師碑虞書廟堂碑皆天下之至寶也又有魏棲梧書善才寺碑丁道護啟法寺碑蔡伯喈書夏承碑亦皆上品戊辰七月

在李壬叔處見陳香泉法帖見其草書題畫一首飛舞變化賞玩無已惜余老年學書不復能副吾意之所至耳戊辰八月伊遇葵新刻易程傳朱義呂東萊音訓為一篇甚可愛己未

日記卷下

莫子偲得唐人寫本說文僅木部下半一百八十篆自作校勘記比較孫刻大徐本邢刻小徐本異同其佳處不可勝舉大喜以為天下之至寶也癸亥三月

馬徵銘有影宋鈔本集韻今東南亂後僅存之本可貴也甲子至莫子偲處觀渠近年所得書收藏頗富內有汲古閣開化紙初印十七史天地甚長又有白紙初印五禮通攷其殊字相傳係秦文恭公手校又有通志堂另刻之禮記釋文又有明刻千家注杜詩均善本也歸後子偲以杜詩本見餉嘉靖丙申玉几山人校刻竟莫知為何人也丁卯四月至丁雨生家吃飯之後看渠所藏書其富甲於江蘇之官紳最

精者有宋刻世綵堂韓文東都事略等書渠欲以之饋余余素不奪人之好因取其次等者如明刻內經東雅堂韓文笠澤叢書三種攜之以歸丁卯

汪梅村寄新刻皇朝中外一統輿圖凡三十二冊首冊序跋凡例中卷為京師北二十卷至俄羅斯北海止南十卷至越南國大致以康熙乾隆兩朝內府圖及近人李兆洛圖為藍本而增小地名頗多亦鉅製也甲子二月

與劉開生同觀蘇松常鎮太五府州新圖東西十九號每號十格南北十四排每排十格每格見方二里半中國自有地圖以來以此為最精矣戊辰九月 以上圖籍

日記卷下

苗仙露河閒人精六書諧聲之學觀所藏君子館磚開元瓦詩冊屬予題詩壬寅

雷蘊邨以誠送一硯云係韓襄毅雍之硯刻一瓶形襄毅自題曰韓瓶硯後歸王文成公題硯背數十字至本朝乾隆中歸阿

文成公王蘭泉侍郎題硯匣百餘字咸豐中孔宥涵繼錄以贈雷侍郎今雷又以貽我也甲子十一月 以上古器

頤養

精神委頓之至年未五十而早衰如此蓋以稟賦不厚而又百憂摧撼歷年鬱抑不無悶損此後每日須靜坐一次庶幾等一既於湯世也己未五月

夜洗澡近製一大盆盛水極多洗澡後致為暢適東坡詩所謂淤槽漆斛江河傾本來無垢洗更輕頗領略得一二己未四月

石芸齋言養目之法早起洗面後以水泡目曰屬肝以水養之以凝熱之氣祛散寒翳久必有效云云而後漢書方術傳云愛畜精神不極視大言二語亦養目之法庚申四月

放翁每以美睡為樂蓋必心無愧怍而後睡夢皆恬故古人每以此自課也辛酉正月

放翁胸次廣大蓋與陶淵明白樂天邵堯夫蘇子瞻等同其曠逸其於滅虜之意養生之道千言萬語造次不離真可謂有道之士惜余備員兵閒不獲於閒靜中探討道義夜睡頗成寐當

日記卷下

思玩索陸詩少得裨補乎辛酉正月

務觀言養生之道以目光為驗又言忿怒二字聖賢亦有之特能少忍須臾便不傷生可謂名言至論辛酉正月

養生家之法莫大於懲忿窒慾少食多動八字辛酉正月梁茵林中丞歸田瑣記言養生之道不特食宜少眠亦宜少可謂名言辛酉正月

余少時每遇困乏即夢魘道九十二年間先大夫數數呼喚不醒每以為憂今三十年矣而此病如昔精神亦似未甚衰減者辛酉二月

癩痒異常手不停爬左腿已爬搔糜爛皮熱作疼夜用水晶界

尺與貼取其寒而潤也 辛酉六月

養生之道當於眠食二字悉心體驗食即平日飯菜但食之甘美即勝於珍藥也眠亦不在多寢但實得神凝夢甜即片刻亦足攝生矣 辛酉十一月

養生之道莫大於眠食眠不必甘寢寤睡而後為佳但能淡然無欲曠然無累閉目存神雖不成寐亦尙足以養生余多年不獲美睡當於此加之意而已 壬戌正月

日來癢痒異常徧身若有芒刺者然數夜不能成寐本日尤不耐煩因服歸脾湯一帖睡後竟能酣睡至五更方醒近數月所未嘗有也 壬戌正月

日記卷下

壬戌

累年不能成寐之病今春忽得痊愈連宵多得美睡殊不可解豈俗所謂時好運好百病皆除耶抑憂勤變為逸豫清明變為昏溺為衰耗之徵耶 壬戌二月

余自三十時即不能多說話說至數十句便氣不接續神尤困倦今已三十餘年故態不改亦不加甚故知身體之強弱千態萬變未可以一事之偶強而遽信為壽徵一事之偶弱而遽信為敗徵也 壬戌九月

余少時讀書見先君子於日入之後上燈之前小睡片刻夜則精神百倍余近日亦思法之日入後於竹床小睡燈後治事果覺清爽余於起居飲食按時按刻各有常度一一皆法吾祖吾

父之所為庶冀不墜家風 癸亥四月

細思近日之所以衰頹固由年老精力日衰之故亦由圍棋太多讀書太久目光昏澀精神困之愈困也嗣後當戒圍棋即看書亦宜少減每日靜坐時許以資調攝 癸亥

因咳嗽勉強靜坐數息果有效驗可停一二刻不咳靜坐良久間以偃臥直至燈時覺咳痰微減矣 丁卯九月

近來因眼蒙常有昏瞶氣象計非靜坐別無治法因作一聯以自警云一心履薄臨深畏天之鑒畏神之格兩眼沐日浴月由靜而明由敬而強 庚午三月

日記卷下

壬戌

總由名心未死之故當痛懲之以養餘年 庚午二月

閱范文正集尺牘年譜中有云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卻歸無中去誰是親疎誰能主宰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委來往如此斷了既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樂人忽有憂事便喫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更憂身後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可得下請寬心將息云云乃勸其中舍三哥之帖余近日多憂多慮正宜讀此一段 庚午四月

日內寸心憂灼迄無寬舒之時以是病愈難減總由少壯不能努力老大悔憾甚多致心境愁悶異常耳 庚午四月

黃靜軒勸我靜坐凝神以目光內視丹田因舉四語要訣曰但
凝空心不凝住心但滅動心不滅照心又稱二語曰未死先學
死有生即殺生有生謂妄念初生殺生謂立子鐘除也又謂此
與孟子勿忘勿助之功相通吾謂與朱子致中和一節之注亦
相通庚午五月

閱福壽金鑑午正數息靜坐仿東坡養生頌之法而心粗氣浮
不特不能攝心並攝身不少動搖而不能酉刻服藥後行小週
天法靜坐半時許庚午五月

丁雨生力勸余不看書不寫字不多閱公牘以保將盲之左目
其言懇惻深至余將遵而行之庚午五月

日記卷下

謹

許仙屏送有瑪瑙中空積水者與空青相類紀澤命匠以金剛
鑽鑽之取水點於余右目中閉目少頃傍夕小睡庚午十二月
吳竹如為余診脈渠謂余病在心肝虛火上炎宜靜坐以養之
非藥所能為力庚午十二月

問翰仙言何鏡海得靜坐之法於熊槃隱賀幼補學之目已瞽
而復明余亦思一試也庚午十二月

楊莘庵寄信言治目方每早黎明未起時以兩手掌之根擦極
熱加以舌尖之津閉目擦八十一下久則有效日內試為之而
初睡時擦一次黎明又擦一次不知果有益否辛未二月
近來每日圍棋二局耗損心力目中動念之時夜間初醒之時

皆榮繞於楸枰黑白之上心血因而愈虧目光因而愈蒙欲病
體之漸痊非戒棋不為功辛未四月

有一守備馬昌明善於道家內功云能為余治目疾與余對坐
渠自運氣能移於吾身五臟云云因與之對坐三刻許辛未八月
竹如處坐甚久燈後歸腳腫愈甚常服之鞭已不能入肥而復
硬且似已腫過膝上者大約作文及看生書俱嫌用心太過有
損於血而氣不能運化故至於此以後當不作文不看生書辛未八月

養生之道想息眠食四字最為要緊息必歸海視必垂簾食必
淡節眠必虛恬歸海謂藏息於丹田氣海也垂簾謂半視不全
開不善用也虛謂心虛而無營腹虛而不滯也謹此四字雖無
醫藥丹訣而足以卻病矣辛未八月

日記卷下

謹

日內眼蒙益甚或謂調息養神尚可補救因試為之捧土而塞
孟津深恐其無當也辛未十一月

品藻

何子貞來談詩文甚知要得藝通於道之旨子貞能自樹立者
也辛未十一月

樹堂至情動人情不得使舍弟見之興感又惜不得使霞仙見
之也說到家庭誠有味乎言之癸卯正月
看子貞所批圈古文及史記信乎其能自立者揚子雲云其為

人也多暇日者其過人也不遠矣自念如此悠悠何以自立者
子貞者名不苟立可敬也 癸卯二月
竹如兄與人交雖人極濃厚渠常冷淡使人穆然與之俱深真
是可敬 癸卯二月

何子貞來談及渠在 國史館每去手鈔書十頁錄東華錄所
不載而事有關繫者約鈔五千字聞之服其敏而好學予前冬
入史館而絕不供職對之愧殺 癸卯二月

羅椒生來久談有志之士聞然日章不勝欽服 癸卯二月

朱廉甫得福建道御史有志獻納得居言路可喜也讀廉甫詩
數首知其用力已深其心血亦足可以力戰不衰予所不及也 癸卯

四月

日記卷下

美

吳子序言聖人言保國保天下老氏言取國取天下吾道只自
守老氏有殺機云云其義甚精好學深思子序不愧 癸卯四月
接霞仙書懇懇千餘言識見博大而平實其文氣深穩多養到
之言一別四年其所造遠臻此對之慙愧無地再不努力他日
何面目見故人耶 癸卯六月

劉蔭渠自新城來見六年不見一面即深相愛重喜其與三十
年在京相見無異仍是樸訥書生氣象未染軍營氣習亦無官
場氣習也 戊午七月

孫芝房信寄近作古文一本夜閱論治六首通達事理文亦勁

快傑作也 戊午七月

李希庵信論事有識

汪梅村名士鐸績學士也江南人庚子舉人出胡中丞門下江
甯城破陷賊中年餘後逃出至績溪山中去年胡中丞請之來
鄂署修讀史兵略一書其學精於輿地曾補畫水經注圖又精
於小學又曾作南北史補注其師友為胡竹莊培翬胡雲莊承
琪陳碩甫煥徐星伯松張石舟穆之屬又言胡墨莊六種胡竹
莊儀禮及焦理堂羣經宣室圖等書最好 己未八月

馬徵麟業師陳雪樓乙未進士曾任甘肅知縣著有周易廊及
詩集古文馬讀書頗有淵源曾著三立明辨謂立德立功立言

日記卷下

美

三者各築集諸書自為條例又有馬壽華號小坡馬復震號星
平皆桐城人在此投効志趣亦不卑 庚申正月

鄧守之頗通小學蓋其父完白先生與李申耆先生皆當代名
宿濡染較深也 庚申三月

季高次青幽談夜又與季高久談季高言凡人須從喫苦中來
收積銀錢貨物固無益於子孫即收積書籍字畫亦未必不為
子孫之累云云多見道之語 庚申四月

羅澹村中丞以乙未進士歷官直隸湖北浙江等省凡二十五
年家無一錢舊屋數椽極為狹陋聞前後僅寄銀三百兩到家
夫人終身未著皮襖真當世第一清官可敬也 庚申四月

胡中丞熟商江南軍事又言凡事皆須精神貫注心有二用則必不能有成余亦言軍事不日進則日退斷無中立之理二人皆許為知言庚申四月

周發甫頗習吏務所言亦曉事理辛酉十月

賀宏勳帶瀏陽精於古樂者邱慶齋等六人來邱係毅士先生之子六人者皆承毅士之教講求古樂帶來樂器琴一瑟一鳳簫一洞簫一匏一壎一篪一笙一因合奏樂以鼓節之音節清雅穆然令人想三代之盛古昔聖王脩己治人之術其精者全存乎樂而後世之獨闕者乃首在樂余因古人治兵之道作詩之法皆與音樂相通而懵然不知深以為恥思訪尋毅士先生

日記卷下

之徒黨相與講求一二故招集六人者自瀏陽來皖兒子紀澤粗曉音律明年當令來營究心茲事辛酉十一月

錢子密送其尊甫錢警石先生泰吉文稿泰吉為香樹先生之曾孫衍石先生之弟為海南教官二十七年又在海南為山長九年現避亂寓江西新建鄉間生平最喜校書所校各本題識名曰曝書雜記壬戌四月

賡渭春中丞信中抄寄渠與司道論湖北軍務一函地勢之熟詞氣之謙均不可及癸亥四月

李少基殺蘇州降王八人殊為眼明手辣癸亥
李善蘭王叔楊峴見山來坐攜陳碩甫先生奩片一紙知已由

賊中逃到滬言將來皖年八十二歲段茂堂之弟子東南之精於經學小學巋然僅存矣癸亥五月

李王叔帶來二人一張斯桂浙江蕭山人工於製造洋器之法

一張文虎江蘇南匯人精於算法兼通經學小學為阮文達公所器賞癸亥五月

柳賓叔名興恩丹徒壬辰舉人七十六歲精於穀梁之學曾在

阮文達家課讀十餘年學術頗有家法也戊辰十月

單地山於席間盛稱余所作江忠烈神道碑背誦如流老輩好

善不可及也己巳正月

馮樹堂來久談三十年前老友自祁門一別至是忽十餘年矣

日記卷下

暢敘一切渠絕無老態在山中於調養也辛未三月

陶霞仙近年所作詩文淵懿暢達較昔年已大進辛未九月

邵蕙西示以方世兄所作論年方十五而才華如此黃子壽來

示以所作選將論真奇才也

吳翔岡言識見高明者特患踐履不平實高明則崇效天平實

則卑法地因進之以腳踏實地事事就平實上用功戊午十二月

次詩又作懷人詩十六首再用何廉舫原韻綉麗道勁才人之筆己未二月

觀鄧彌之吳竹莊和詩竹莊詩牢騷噴薄而出不忍卒讀益其

中鬱抑深矣己未二月

接何廉舫信寫作俱佳依戀之意溢於言表才士不遇讀之慨然己未三月

張廉卿近日好學不倦作古文亦極精進余門徒中望有成就者端推此人臨別依依余亦篤愛不忍舍去求為其祖作墓志近日當應之也己未九月

陳大力來與之言襟懷貴宏大世俗之功名得失須看得略平淡些庚申三月

趙惠甫上條陳一篇識解閱遠文辭通雅逸才也辛酉八月

劉仲良庶常乘璋廬江人李少荃之門生氣象崢嶸志意沈著美才也辛酉十月

嚴仙舫信來薦其內姪向師棣果令器也壬戌

郭雨三之胞弟用中與其子階自東台來談最久階字慕徐其業師為揚州劉孟瞻文洪之子經學已有師法矣壬戌八月

閱嚴秋農先器識而後文藝論嚴看咸仙舫通政之子樂園廉訪之孫年十八中咸豐丁巳舉人今僅二十三歲而史事爛熟識見遠大洵吾鄉英俊也壬戌八月

與許仙屏談氣節文章二者缺一不可囑其勉於此以與鄉人相切磋癸亥十月

歛人汪宗沂者王子懷之壻呈所作禮樂一貫錄雖學識尚淺而頗有心得甲子二月

孫文川賈鍾麟皆紳士之有才者也乙丑正月

薛曉帆之子薛福辰所遞條陳約萬餘言閱畢嘉賞無已五月

戴醇士之長子有恆季子穗孫來見尙能世其家學穗孫新得優貢器宇軒昂可喜也戊辰正月

蒙陰管縣令福曜河南駐防係倭良峯相國之胞姪福新伯親

察咸之堂弟字煥卿雅筋有循吏風戊辰

石琢堂之曾孫名師鑄字似梅者自湖南來鈞仙有書薦之盛稱其才果俊才也辛未十二月

雷州舉人陳喬森談甚久陳號逸山許仙屏有書極贊其文行不羣也五月 以上獎勵

監印委員莫祥芝患病入城醫治求一見語言時明時昧頗連可憫戊午

黎宗銘零陵人向在王璞山營聰明警敏字仿左季高體絕肖志趣高亢方期漸進於誠實遠以疾歿殊為可惜戊午七月

成章鑑在吳城病故不勝悲悼成以武弁而知忠義愛民謀勇兼優方冀其繼塔楊而起不意其遽逝也戊午十月

夢江岷樵如平生歡多年未一入夢茲忽夢之不勝傷感但不知溫甫弟果尙生存否溫與岷亦至交也戊午十一月

接孫芝房信告病勢垂危託以身後之事並請作其父墓志及刻所著詩十卷何防紀略四卷散文六卷又請邵位西作墓志

刻所著詩十卷何防紀略四卷散文六卷又請邵位西作墓志

亦自爲手書別之託余轉寄又接意城信告芝房死矣芝房於去歲六月面求作其父墓志余已許之十一月又寄作古文一本求余作序余因循未及即爲而芝房遽歸道山負此良友疚憾何極芝房十三歲入縣學十六歲登鄉舉二十六歲入翰林少有神童之目好學勵品同輩所欽近歲家運極蹇其胞弟蔡洲主事叔季孝廉相繼下世又喪其長子次子又丁母憂又喪其妻又喪其妾皆在此十年之內憂能傷人遂以隕生如此美才天不假之以年俾成大器可悲可憫因憶道光二十八年劉某雲將死之時亦先爲一書寄京以告別請余爲作墓志凡內傷病神氣清明不亂使生者愈難爲情耳已未三月

日記卷下

星

子序寄其姪昌等之文因閱一過識見卓越有子序之風惜其早死也戊午十二月

袁漱六有志讀書期至於古之作者而竟百不能償其一二良

可深痛今年六月郭雨三親家陣亡茲又聞漱六之喪中年哀

樂觸緒生感古人所云既悲逝者行自念也己未十月

胡宮保於八月廿八日亥時去世哀痛不已赤心以憂國家

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護諸將天下甯復有似斯人者哉辛酉九月

羅伯宜來談極久深歎黎壽民之敦厚早逝爲可惜壬戌

周駿甫在滬淪逝老年一膺薦牘遽被參劾抑鬱潦倒以死悠

悠毀譽竟足殺人良可憐傷壬戌八月

趙景賢竹生以一在籍紳士苦守孤城四面援絕至半年之久城陷身殉良可痛憫擬爲一疏歷敘其賢行動績而自請不能赴援之咎壬戌

聞姚秋浦之喪深以爲憂姚自去年五月署皖南道至今餘無日不在艱危困苦之中茲以疫病四日不起可勝悲惋

鄧守之子解字作卿於本日寅正在公館內去世完白先生之

孫也余派人料理殮殯未刻昇出其父曾諄託我教訓培植余

以公私繁冗久未一省視不知其一病不起有負重託殊爲歎

灰癸亥五月

至楊樸菴處看病觀其安閒淡定視死如歸不愧學道君子之

日記卷下

星

自然病則十分沈重無可挽回矣癸亥六月

袁午橋臨終有遺函寄余中云勿以苗逆爲易剪勿以長淮爲

易收讀之悚動哀感癸亥七月

李希菴於十月廿八日子刻棄世苦戰多年家無長物忠盡廉

介可敬可傷旋又聞錢警石先生仙逝老成凋謝彌深悵惘十一月

范雲吉於十三日戌刻棄世仁厚正派而有識見方意其大有

爲於時而止於此良可痛也癸亥十二月

聞張鍊渠沒於安慶爲之怛然不釋蓋鍊渠於徽休開餉時百

計維持大受毆辱而余查辦之札復過於嚴厲也乙丑八月

至塔軍門家直延入上房具酒相待其母八十歲相對涕泣其
三弟咸豐四年已死其次弟本年八月十三日亦死其兩弟婦
寡居并出拜見三兄弟皆無子僅塔軍門一女次弟阿陵布四
女親房無可承繼之人實為可慘其妹其女并出拜見泣求提
拔其婿等戊辰十二月
以上感傷

游覽

白溝河上游為巨馬河巨馬河出廣昌縣至涑水分為二支北
支經涿州北關外繞而東合琉璃河統名曰白溝河宋遼分界
在此故曰界河此河自二月至十月皆可坐船風帆蘆葦似江
南風景惟橋多而矮橋在船上則不能多過其下十一月冰

日記卷下

嶺

凍亦無船也此河至雄縣之南匯為西淀下游至天津入海
十二連橋即西沱也宋何承矩為滄州節度使請於順安砦西
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於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百七十里築
堤瀦水為屯田以遏敵騎之奔軼於是雄莫霸州平戎破魯順
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溉田獲漁稻之利而水深
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此東淀西淀之所由起也

河間府古瀛洲也

獻縣之北過一河上有橋甚高下有船風帆往來蓋子牙河也
滹沱河發源山西由廣平北流至天津入海自與滏陽河合流
後即謂之子牙河

自交河阜城景州至劉智廟一帶皆傍運河之西岸行至明日
德州渡河則過東岸矣向來此數百里間地窪積水夏潦甚盛
故使江西者甚為難行景州南北常須坐船沂運河而至德門
今年此間夏雨無多故昨二十九初一及今三日皆路乾好走
甚難得也然聞黃水由微山湖全灌入運頂託北流故運河水
極旺而衛漳之來源亦旺景州之南北岸已決口矣

四女寺有一滾水壩運河水太盛則開閘放出下游由直隸之
甯津慶雲一帶入海土人稱鹽河亦稱老黃河若秋冬春則無
水矣

日記卷下

嶺

入海李氏地圖謂為馬賴河蓋附會九河古名而稱之士人謂
為趙王河蓋運河之西岸本有趙王河入於運故指此為趙王
河之下游也

東昌府城東有一龍灣滾水壩運河水多則開閘放出下游由
禹城惠民一帶入海李氏地圖謂之徒駭河余問之士人仍稱
曰趙王河此河與昨日之馬賴河水勢皆小莽運河滾壩皆在
未曾備河以前四女寺滾壩則在既會衛河以後也

大清河河廣約三十丈水深而濁但不似黃河之湍悍耳大清
河本濟水也出王屋濟源縣絕黃河出而溢為滎東北會汶而
入于海古之濟水如此自濟水絕流已久而凡東平州以下經

東阿平陰歷城濟陽等處至利津入海者概謂之大清河其源自平陰縣南之柳溝諸泉由東平州北門外過折而東北汶水爲戴村壩所遏之餘之水來會又折而北運河夏漲張秋鎮減壩之水來會自是浩浩一巨川矣昔之清河濟爲主而汶附之今之清河汶爲主而柳溝諸泉附之運河減壩又附之也又爲鹽船所經歷故亦謂之鹽河

自別京外西山後幾十日不見山至舊縣始見四圍皆山蓋泰山支麓也

東平州北關外渡河廣約三十丈蓋大清河自汶水來雖爲戴村壩所遏全汶入運而其溢出之水漫壩而下者卽經東平州

日記卷下

吳

之北門外蓋昨日所渡大清河之上游也李氏地圖以州城在此河之外誤也州城內外多積水南門外一橋下積漲頗深橋南尤泥濘難行今年尙好往年雨多環城皆水竟不可行須繞道行十五六里也州城甚大周四十里漢爲東平國取禹貢東原底平之義劉宋後魏曰東平郡隋曰鄆州唐元和中置天平軍節度宋政和初升爲東平府元曰東平路明曰東平州初隸濟甯府後改隸兗州府 國朝隸泰安府實四戰之地也元韓仲暉初於安山開會通河今僅有一安山關而已汶水本自大清河入海自明宋尙書禮築戴村壩遏全汶入運三分北流七分南流而汶水遂爲運河之源矣此渡處地名草

橋夫南旺湖分水處尙五十里過渡後又十里至汶上縣

過高櫓橋行僅一里許卽坐船泛小河問之士人云名泉河由泰山來夏月大雨則溪漲流出下注運河冬則無水矣

泗水橋長約五十丈泗水出陪尾山下游分二支南支入獨山湖北支過兗州府會沈河過濟甯州入運此橋北支也

白馬河源出大龍山西流會於汶入運河

出兗州府城卽望見東南有一山高秀迥出蓋鄒縣之嶧山也在縣南二十五里秦始皇刻石於此晉郗鑿避寇於此自嶧山之北眾山綿亘數十里嶧山之南綿亘百餘里昨日今日大道之中皆山相送也蓋皆泰山之支麓嶧爲主峯余問之士人有

日記卷下

吳

曰連青山者有曰高山者有曰龍山者其名不一昨日所過之泗水白馬河今日所過之南沙河北沙河及鄒縣之南小溪數處皆發源山下西北流入於運河或入於泗水入於南旺昭陽微山等湖孔孟桑梓山川雄秀絕倫也

南沙河廣與北沙河等水深尺餘古之濼水也出連青山入辟河又行二十五里至官橋鎮相傳卽孟嘗君封薛之故邑鎮南

關外有一水自東南來西北入運河又行十餘里有一水其大士人云名十字河亦自東南來西北入運河

連日皆行運河東隄之外黃河豐北決口未塞水淹豐沛魚臺金鄉嘉祥鉅野一帶皆在運河西隄之外鄒縣滕縣途中間遇

饑民攜老抱幼北去乞食又牽耕牛數十頭一路求售僅得千錢一頭蓋折本不啻三四倍矣

至韓莊沿途見道西湖水浩淼風帆往來蓋微山湖本在運河之西近被黃水冲溢湖水湧過運河之東也韓莊向有店二三千家運河貫於街中微山湖在西隄諸店之後近為黃水所淹房屋無一存者皆結楫為廬栖止河干頭盡為湖所吞僅餘兩線單隄中走一泓運河其溜極急自此下游無隄以東之運河寬五六十里矣余騎馬行泥淖中繞道數里至此渡運河又二里許渡新河新河者上游亦受微山湖之水下流仍入運也微山湖之下游向係民田因全黃入湖大瀆頂託北行餘水則

日記卷下

完

散湯四溢此其湧而南流下游入運者也在船上行十五里所過民田村莊房屋堅固者尚峙水中未倒船至荆山橋之南岸一村莊前上岸荆山橋者其河甚寬上游受微山湖之水下流入運今汪洋一片則此河軌道不復見矣但見長橋露於水面其長約二里許北岸一小山南岸一石牌坊而已上岸後坐橋行十八里至黃河北岸渡一新河係官為新開者蓋欲引微山湖之水洩入黃河以殺湖漲也僅二丈寬與黃河僅隔一堤新河則船渡而黃河則坐輪行過無勻水矣河堤之下即至徐州府在堤上見徐州北門內有東坡之黃樓南門外有雲龍山山上

有放鶴亭東南隅有戲馬臺皆歷歷在望

符離集古符離縣城也睢河在集中上有橋下有船往來睢水有三源出江蘇碭山縣者為睢河出河南虞城縣者北一支為洪溝河南一支為巴渠河至蕭縣與睢水合下游入洪澤湖至宿州城北關外隔水用船行三里許據方輿紀要汴水經州城北今汴水竟無蹟矣李氏圖亦不載也州牧郭世亨來見據稱此水係北股河南股河上游係黃河南岸之減壩所謂天然閘者是也往年皆盛漲今年黃河北決無減壩南流到此因雨水太大合州成災故環城皆水云

日記卷下

完

五河縣與淮水會又行三十里至新橋渡解河河面甚寬解河來源不遠上游僅三四十里下游僅二三十里即入澮河也方輿紀要無此河李氏圖有之冬夏皆有船從前有橋今塌矣洪澤湖以黃河南岸減壩數十年所放之水積淤漸高又加廿二三年中牟祥符決口水皆入洪澤湖廿九年開吳城六堡淤湖尤甚不能容水故數年來宿州靈璧鳳陽一帶水無所歸遂成澤國此泛舟所行之水皆村莊民田也行二十餘里即入淮河沿河而下又行二十餘里凡五十五里至臨淮關梁縣城市鎮甚大且繁盛按漢慎縣本屬汝南郡劉宋僑置汝陰郡於此因此為慎縣東魏置平梁郡陳曰梁郡隋唐皆曰

慎縣朱紹興間避諱改曰梁縣從故郡名也元仍朱舊明初省入合肥縣今爲梁鄉縣

廬州府城東門名成武門南門名德勝門東門外過一橋橋下河內有船即肥水也上游來源不遠即在合肥境內下游匯爲巢湖土人名爲交湖音之誤也湖去府城四十里由湖流出爲黃落河入大江也三十七里至派河上有橋下有船問之土人此名上派河尙有中派河下派河三河皆通巢湖也
桃城店街外有一河以船搭浮橋河中船頗多問之土人云名桃城河上游出西北一帶山下下游入巢湖也
距舒城七里有一河頗深名七里河過船後又行二十里復有

日記卷下

辛

一河無船幸水小有橋易過聞山水盛漲時極難過也此二河下游皆出巢湖入大江其地有市鎮卽名南港至此望諸山四圍如畫西一高峯名春秋山南一高峯名鹿起山又十里至梅心驛公館面山後有舫齋極雅諸尹銜西農所造也
自入安徽廬鳳以來不見高山今日始行山中小關本名北峽巡檢駐紮於此大關本名南峽卽古夾石山也三國時孫權攻皖張遼自合肥馳救聞城已破至硤石築壘戍守後曹休攻皖陳遜朱桓等拒之追至硤石卽此地也此二關爲南北要隘自此以北猶有北方風景自此以南則純南方氣象也自此以北水皆北流由洪湖入大江自此以南水皆南流由從陽河入大

江

呂亭驛卽宋元嘉間立呂亭左縣卽此地也

桐城縣中有一河縣城在河南出公館後過河橋經城下行行四十五里至陶冲驛自昨日入桐城境後山水卽極蒼翠明秀爲出京以來所未見今早新雨千巖競秀萬壑滴翠尤步步可愛陶冲驛換馬後行二十里過一沙河編竹爲簾置轎其上河廣約四十丈若山水暴漲則難過也此已入潛山縣界矣後又過小河三次不用竹簾其水上游皆發諸山之麓下游皆合於從陽河入大江也

日記卷下

辛

皆浮水而過又五里過河馬亦用船轎用簾自城內起凡四十里至小池驛
潛山縣山甚高山中泉水及雨水下游皆由石牌河入大江每山水盛漲時則橫潰壞田爲患河本多於桐城而隄防亦不如桐城之堅實故桐城得水溉田受水之利而潛山則但受水之害也潛山出篾席精而賤是日買一牀縣城以北山與桐城相等以南則草木不茂矣
以上壬子
弋陽縣之派自靈山來靈山在上饒境在弋陽之東北六峯巒峙形如筆架與廬山之五老峯略同縣之對河南岸有龜峯山形如龜去縣南稍西約三十里南臨上饒北繞弋溪弋溪發源

於靈山西流至縣之西門注入上饒江縣北門外有橋去城不半里橋南有小山可紮營城外有山可紮營西門外有小平坡可紮營皆守城者所宜占也西門外過弋溪河五里許有黃土岡可紮營攻城者所宜占也東門外有詹家山最高羣山頗多皆可紮營守者攻者皆宜占也咸豐五年羅李紮西門外之黃土岡余今紮詹家山之側

自荷包塘過半里許小憩於野策馬登一山名曰響石巖其北為峭壁南略斜上為平頂在龜峯之東登此山即見龜山之背對面東南一山亦壁立高平如臺形與龜峯略同又行二十里至雙港住宿雙港係一大壑余紮營之處名曰五鼓嶺坐西向

日記卷下

辛

東後曰虎形山月輪山對面山巖山右脇有一水從巖嶺來右東南角有一水從陳坊吳坊來會於雙港東北流至於黃沙港入弋陽江

余率師由建昌入閩自港口行四十里至塘陂灣紮營盤坐西向東北遙望東南外山為天華山最高西南雲臺山東隅為降兵峯北至貴溪五十里東至光澤縣一百八十里南至耳口寨四十里西南至上清宮五十里

上清宮內有樞星門下馬亭有正殿有雍正九年御碑亭極雄偉皆為賊所毀神像狼籍宮門外有趙子昂玄教碑尚完好旁有雍正年一碑上無覆亭剝落盡矣

上桂洲即前明夏貴溪相國故宅有水發源於瀘溪自西而東流至安仁之上合入廣信大河也下游西北隅為龍虎山即張真人修煉之所上游東北隅為象山即陸子講學之所正東為魏姑峯即餽頭嶺正南為出雲峯正西為西華山東北至塘陂灣五十里北至貴溪縣七十里西北分三路至鷹潭四十里至安仁九十里至鄧家埠七十里西南至金谿七十里東南至耳口寨四十里

西華山之東一大壑即上清宮曠野也西華山之西一壑較上清宮之野略小去西華山半里許為獅山葬前明一天師墳有石人石馬獅山之北接沖天山俯臨江水即上清宮之水口也

日記卷下

辛

鶴泉源其東南為雲林山雄秀聳特撫建之巨鎮也東北即龍虎山西北為仙鶴峯南為白馬峯東至孔坊十五里西至青田橋二十里北至魚塘三十里

金谿膏腴之區近被賊蹂躪殘破不堪城中僅有一二民房未毀餘皆頽垣破瓦目不忍觀城北為鷓鴣嶺南為鶴梅峯山牌嶺諸山南路左至瀘溪百里有至建昌府百一十里西南至撫州府百里

金谿王家嶺南有仙人嶺東有大猛山西北有羅家山東北有韓婆嶺與意城仙屏筮皆同遊麻姑山進城北門出南門約十三四里

入山山高四里許中有半山亭過亭後有試劍石有雙瀑泉鳥
窟潭水月潭伏獅潭又上為金龍為龍門橋水簾洞與廬山之
栖賢三峽橋最相似橋內有神功泉極清冽又進為一大壑北
為仙都觀觀外為仙橋觀內有瑩蓮池壁上嵌魯公書麻姑壇
記中龕麻姑神像今燬矣廟後為螺蚌巖巖後為大松祠側為
十賢堂後為慈惠庵仙都觀之上有碧濤庵庵內有大士閣
飯後又遊丹霞洞在仙都觀之西南約八里許小溪側有大石
中窪相傳窪內舊為入洞之門今為砂石所閉塞其上為行人
徑路頓足欲然有聲土人謂其下空洞故履之成聲然山色粗
獷絕無靈異之象縱有小巖深洞必非佳境不足以宅仙靈矣

日記卷下

申刻歸仍至龍門橋小憩麻姑山之勝以此為第一昔人傳會
不足珍也

出建昌府城西約二十里有麻嶺巨石峭壁聳立千尋有水繞
於峭壁之北約小半里許流出是為麻源洞口入麻嶺內兩岸
皆石壁中夾一溪清流激湍東岸摩崖有雲門二大字西岸摩
崖字甚多不可辨識谷口有店約二十餘家出谷口二百步許
有五谷山羅星極圓儼護水口又百步許有平坡土人名曰曾
和坡五谷山與此坡似斷似連坡之西一谷坡之東二谷每谷
各有一溪溪源約各十五里許東二溪匯於石橋三溪匯於谷
口店舖前是之謂麻源三谷東岸山皆石壁西岸皆土東岸山

最高者為雲谷峯下有平岡即華子岡

建昌府城守之甚易攻之頗難東面及東南隅貼近江大河
東門外即太平橋橋東有洲洲南有從姑山洲是為新河與江
江相會處洲尾曰楊林渡兩河相隔約一里有奇中有小港穿
通兩河港有橋曰平江橋由楊林渡東岸循河而下約三里餘
為寶塔山山下為萬年橋欲圍攻建昌城者東岸自從姑山起
至洲尾止可紮三四千人須於上下楊林渡搭浮橋以通岸
北頭河沿不便紮營宜紮於石仙峯及望馬岡等處西面宜紮
師公山王家山等處西北隅之鳳凰山側亦可迤邐連紮數營
此圍城之說也若攻城三面皆石山不能挖地道亦不能起土

日記卷下

山難為力矣為守城之計者則宜占住太平橋占住中洲通東
路之接濟庶不至於圍困

雪琴所修湖口昭忠祠中廳各營官哨官神主在焉後廳各勇
神主在焉西一所為慈悲禪林僧徒所居其後為觀音閣中一
層為鍾馗樓樓之西為坡仙樓刻東坡記於壁東一所為浣香
別墅中一層為聽濤眺雨之軒後一層為芍芸齋齋之後身為
且閣亭亭後有小池有假山石洞穿洞而出登山為鎖江亭余
去歲及今過此皆住芍芸齋中
是日彭雪琴與余登石鍾山時北風吹雨蕭然有秋意因題一
聯云長笛不吹江月落高樓遙吸好風來因棹小舟至鍾山下

尋石洞入可數十丈仍由東大石下出大石即東坡所稱可坐百人者也余曰石鍾山者山中空形如鍾東坡歎李渤之陋不知坡亦陋也上鍾山之下亦有深巖

建德府城內本寓後有高樓可以眺望因額以北樓風韻四字以房主人姓謝也

周子墓距九江府城十五里在石塘鋪之東南五里辰正起行已正到其地發脈于廬山之蓮花峯東行至江濱繞折迤邐皆平岡遠至西頭入脈結穴係鈴穴兩穴木沙環抱甚緊坐北向南近案為一金星遠朝即蓮花峯所謂迴龍顧祖也溪水從右流出微嫌右手外沙太少耳墓為咸豐五年羅蘿山所修墳頂

日記卷下

吳

結為龜形約六尺徑一丈四五尺

岳武穆王母姚太夫人之墓在九江南四十餘里坐船行四十里至沙河鎮上岸又陸行八里許墓上地名株嶺山水粗頑非佳城也

再入山謁岳武穆之配李夫人墓墓去河鎮十一二里許去株嶺姚太夫人墓之西名曰太陽山坐北向南墳下三丈許有陳巖叟墳岳夫人墓不知其初所據明宏治九年童某修縣志以為葬在此厥後嘉靖六年何某修志以為不葬在此係與姚太夫人合葬株嶺也嘉靖十年陳氏墳遂葬於下方至崇禎二年兵陳二家構訟逮至本朝康熙雍正訟百餘年久不決至乾

隆五年九江府知府施君廷翰判斷定為岳夫人實葬在此陳氏墳因其太久亦不復遷二姓皆永禁葬墳遂為定案詳巡道李君根雲批亦以童志為斷今詳文并批皆刻於東一碑石西一碑係乾隆十年縣令禁芻牧者墓有古樹皆乾隆中所禁近年亦枯朽矣

大抵吉地乃造物所最闕惜不容以絲毫詐力與於其間世之因地脈而獲福蔭者其先必係貧賤之家無心得之至富貴成名之後有心謀地則難於獲福矣吾親友中如長塘葛氏既富後而謀地金蘭常氏既貴後而謀地邵陽魏默深既成名後而謀地將兩代改葬揚州皆未見有福蔭蓋皆不免

日記卷下

若

以詐力與於其間造物忌巧有心謀之則不應也

日內紫營在黃梅城外約四里許用羅盤審定縣城在午位廬山亦在午位去營約百四十里排子山在坤位四祖山雙峯尖在庚位最為峭聳去營約四十里多雲山在酉位去營十餘里小溪山在辛位龍平山在乾戌位最為高峻去營約五十里祖山在亥位去營二十六七里東山在壬位綽壁鎮在子癸位獨山鎮在寅位馬尾山在卯乙辰巽巳位東北一帶自綽壁至馬尾山皆平衍西北一帶自四祖山至東山皆高峻惟南面無山百餘里外過大江乃有廬山耳至錢家山龍泥潭等處晒看地勢在錢家山用羅盤視之龍泥

潭在子位黃梅縣城之來脈也縣城在午位河水自西而斬州界來經錢家山及縣城之西自丙位流出下入龍湖一塔在丙位所以鎮水口也又一塔在巽位所以培文峯也季玉山在午丙位即現駐營之處槎山在辰位即湘後三營之外山河西諸低山在庚辛酉位石家墳山在未位斬州黃梅諸大山之後以

己未
至沙溪紫營是日所行之處皆兩山之中夾一溪民居極少竹木極多
桃樹嶺上下約共五里頗陡峻高不如桐梁山而窄斗過之略似棧道也

六日記卷下

美

由建德至祁門日行萬山之中泉冽竹茂與吾鄉風景相似特大渡黃桶高至五尺人皆以梯登廟上蓋瓦屋街市道旁處處有之鱗次櫛比殊可駭異

箬坑四面皆山中央有河泉甘林茂實山谷之佳境也

歷口者歷山之口也祁門萬峯叢巖惟歷山最爲一縣之主峯以上庚申

自伏甯回祁門行三十里至岸脚因便遊齊雲山肩輿行六里許至洞天福地中有石岸相傳張邈遺修練之所張邈遺年百八十歲羽化仙步行里許至一天門羅漢洞二天門三天門及正殿等處又步行二里許至紫霄岸齊雲山即白岳也結構甚小而羅漢洞

實爲奇特正殿有五峯前有香爐峯亦秀拔天成名四固不虛傳矣辛酉

登焦山絕頂一覽各寺皆在山之南同游者爲彭雪琴侍郎王慶李小湖大理聯琇黃昌歧軍門翼升鄧守之布衣傅密方元徽大令峻謨陳小浦廣文方坦皆隨余自金陵來者也李雨亭都轉宗義莫子佃大令友芝張芑堂觀察富年皆自揚州來者也
也在山頂山北兩寺小憩良久歸寺觀雪琴守之作書數幅由焦山開船至北固山登山四望雄壯伫立良久旋入鎮江城在知府周輯瑞署後登城一望與北固山相距兩箭許守府城不可不兼守北固城周約十七八里旋出城八里登金山已在

六日記卷下

美

南岸不復在江心矣眺望良久旋渡江至北岸八濠口擬於此處開一新河俾鹽船由瓜洲之小口子轉入新河庶小浴免行江路而大船灣泊鎮江對岸亦無風濤之險也

與雨亭等步行查勘中飯後坐轎由八濠口至瓜洲大江沿途細看旋開船將赴揚州

自揚州開船出江與方元徽圍棋三局至三汊河觀行宮舊址聖祖仁皇帝於康熙四十三年南巡過此御製碑文賜寺名曰高旻寺其右有高宗五言律詩碑一道此外一片瓦礫蕩然無所有也午正至瓜洲口中後出江登鍊平輪船將長龍船拖帶於後逆風逆水又值退潮之際輪舟亦不能速行至二

始到草鞋夾外又換小舟入夾行十里許至燕子磯灣泊是日
共行百九十里在輪舟看鄧守之冊頁四本

由天妃閣過五壩在頭壩之上入高良湖小河至吳城七堡昔
道光二十七年黃河穿入洪澤湖之決口看舊黃河影今將成
平曠矣

至十里灣登岸一看岸即洪澤湖東岸之大堤南至蔣家堤北
至東清堤凡石堤長一百三十里本日所登者蓋南距蔣堤七
十里北距東清堤五十五里也

洪澤湖昔年自東清堤起即為大湖至雙溝止乃為湖尾凡渡
湖三百二十里近則自東清堤以上皆游成平陸直至高良湖

大日記卷下

李

乃為大湖自高良湖至老子山六十里湖水一望無際自老子
山以西則湖面漸窄自盱眙至雙溝尤窄猶彭蠡湖至南康以
至湖口也特彼之窄處在下流此之窄處在上流湖千雙溝上
三十餘里為浮山口即梁武帝築堰處也

泗州僧伽寺塔唐時最為宏盛李太白及韓蘇皆有詩韓即送
僧澄觀七古一章皆在舊泗洲今之泗州則虹縣治所改非僧
伽之寺矣而頗有樹木亦為江淮間所僅見

明皇陵周圍約一百里有曠野其平如水坐南向北北面之
東為鳳陽府城其西為鳳陽縣城羅圍之內南北約三十里東
西約四十里大致則渾圓非橢圓也圍內之水由東北隔一圓

山下出山形如緯帽高十餘丈墳高約二丈許登墳一望四面
之山十餘丈廿餘丈者皆若俯出其下天光極為圓聚信異地
也 以上乙丑

宣村之東六里曰鳧村孟子之母宣獻端範夫人之墓在焉因
往展謁孟子之父邾國公同塚墓在鳧山之背俗名馬鞍山即
龜蒙鳧繹之鳧也策馬登鳧山頂一望回至宣村又行二十里
至曲阜縣未刻謁至聖廟衍聖公孔祥珂陪同行禮旋至殿上
及後殿敬謹瞻仰即聖配拜官夫人之寢殿也又至東邊謁孔
氏先世五王名崇聖祠閣歷代支派圖碑二座閣孔壁相傳即
魯恭王聞金絲之壁今僅一尋常照壁耳壁之西為孔子古井

大日記卷下

李

其南為詩禮堂在此小坐飲茶茶罷至大成門內閣孔子手植
之檜環以石欄高僅尺許有似立石色凝紅有似肉芝檜欄之
北為杏壇有似樓觀旋出大成門外閣御碑亭十三座其九為
國朝碑其四為唐宋金元碑旋至西邊謁啟聖祠又至後殿
瞻聖母顏夫人寢殿又閣金絲堂觀各樂器皆衍聖公陪同周
歷各處旋出廟至衍聖公府

至顏子復聖廟瞻拜行兩跪六叩禮又至後殿為復聖夫人寢
殿至西邊閣杞國公顏路祠其後殿為端獻夫人祠出外為樂
亭亭前稍西有井相傳即陋巷井其南有一古檜傳為唐樹兩
廡配享為顏韻顏之推真卿臬卿等八人

出城北門謁至聖林約三里許有萬古長春坊稍北有紅牆夾甬道道皆有古柏儀樹勻排又北有樓觀卽林墻門也過下馬牌後有洙水橋橋北入大門至享殿行禮殿後甬道之右爲子貢手植之樹稍北爲乾隆駐蹕亭康熙駐蹕亭又北爲宋眞宗駐蹕亭又北卽聖人墓墓之東爲伯魚墓其南爲子思墓其西南爲子貢墓旋至周公廟行三跪九叩禮廟之規模甚小周公墓在陝西相傳此爲魯太廟遺址兩廡配享魯三十三公也旋行十里許謁少昊陵曲阜頗以此墓爲可疑然墳塚疊石爲之廣八丈九尺高二丈規模奇古云是宋時所爲則其來已舊矣又行二十里許謁啟聖王林行六叩禮聖兄孟皮墓在其南享

日記卷下

殿坍塌不蔽風雨矣午初三刻回城往返約六十里作一聯寫贈衍聖公云學紹二南羣倫宗主道傳一貫累世通家去正至衍聖公府赴宴茶罷閱乾隆三十六年所頒周朝銅器十事曰木鼎曰亞尊曰犧尊曰伯彝曰冊曰匱曰蟠夔散曰寶簋曰夔鳳豆曰饗養卣曰四足鬲古澤爛然信法物也又觀吳道子所畫至聖像無題識絹本有小印二方一曰會稽太守章一曰紹興又觀趙子昂所畫至聖像綾本無題無印又有一冊畫明君臣像如太祖成祖世宗憲宗等君徐達常遇春鄧愈湯和劉基朱濂方孝孺楊士奇于謙王鏊王守仁洪若水李東陽湯遜等臣俱有畫像而無題識又有大軸元世祖明太祖像二幅又出示

元明兩朝衍聖公及孔氏達官所蓄遺之冠帶衣履采色如新亦生平所未見也

濟甯州鐵塔寺有僧王長生祿位因與毛寄雲拈香拜謁閱視濟甯州城外土圩從玉露菴登圩城東北隅也轉西正北常清門正西青雲橋至西南隅運河府河相鈔之處小坐又由正南之興隆門東南隅之韋馱棚正東之楊家壩歸玉露菴午正回寓凡三十四里濟甯州三面皆水運河自西北而來繞至城南從東南而去下入南陽湖凝山湖以達於江南府河自東北而來繞城北城西二面下入馬場湖匯運河而去府河卽泗水由兗州城而來故曰府也濟甯之土圩南則穿入運河及月

日記卷下

河之外北則穿入府河之外故遼闊灣曲難設守太白酒樓在濟甯南門城樓之傍純皇帝曾經巡幸兩次有御製詩二碑一乾隆二十年一係三十九年甲辰也飯後至曾子讀書廬扁書宗聖遺址四字廬已頽敗中塑曾子子思孟子三像謁分水龍王廟行六叩禮廟對汶水有大雄殿有宋尙書禮祠配享者爲白老人潘同知此間運河兩邊岸高如山約十丈有奇當日開河之土覆於兩岸也登廟後高坡一望乃知南旺湖現在泗成平陸車馬可行向來特有一湖此段全不設守今乃知其疏矣

沈家口一帶河窄水淺舟屢擱淺大雨如注各勇下水拖舟風大作寒行路甚苦午正始抵戴廟風雨不止遂不復行

至泰安府西正至岱廟頭門凡五門正中曰正陽門左右曰掖門又左曰仰高門又右曰見大門余入仰高門院中左右有宣和

碑右有祥符碑二門曰仁安門院中左右皆有乾隆御碑亭餘碑甚多正殿曰峻極殿祀東嶽大帝後殿曰寢宮祀大帝與

碧霞元君正殿丹墀之下東有古柏如龍爪有藤蘿繞之西有新柏如鳳翼有倒挂嫩枝葱翠異常又有一柏正當甬道名曰

獨立大夫稍南有一太湖石甚奇名曰扶桑石其西院有環詠亭自宋元以來題詠各碑環嵌壁間李斯刻碑亦白山頂移嵌

於此其內為東嶽帝之便殿陳列朝所頒法物珍器於此中有乾隆間頒鎮圭長三尺許厚二寸許上青中白下紺色首為

涼玉邸為溫玉環詠亭之南有唐槐蒼古無匹旋赴東院有炳靈宮宮前有漢柏六株尤為奇古又登仰高門正陽門之樓一望

望嶽色暝時還寓料理明日登岱各事

四月十六日與幕客六人登岱出泰安北門三里許過岱宗坊旋至玉皇閣小坐有孫真人化身據道士云孫某在此修鍊年

九十四歲康熙四十年化去今手足皮骨尚在如乾臘然惟頭係土塑耳又至關帝廟小坐有鹽當會館旋過飛雲閣有孔子

登臨處坊旋過萬仙樓下未登樓旋至妯姆閣小坐水聲清激

可聽旋過水簾洞在大路之西園中誤刻於東旋閱石經峪在大路過溪之東約步行小半里其上為摩天嶺嶺上泉流澗

中巨石鋪於澗底縱橫五畝許刻金剛經其上字大徑尺四寸許中署三大字曰暴經石又有明汪玉著著論談文其子汪坦

刻之石上側署二大字曰經正旁一巨石曰試劍石旋還大路遇一小橋土人名曰東西橋自此橋以下路在溪之西自此橋

以上路在溪之東矣夾道翠柏成列土人名曰柏洞旋至壺天閣小坐自城至此凡十八里又過迴馬嶺至二虎廟登岱程途

至此得半矣路稍平夷微有陟降名曰快活三過此為雪母橋有瀑布名曰御帳坪小坐蓋途中最勝之處也遙望東邊石壁

摩崖一碑曰萬丈碑過朝陽洞有元君殿今頽毀矣旋至五松樹小坐有石坊曰五大夫松秦時松久不可見今亦有虬松數

株又過此為對松山溪之兩岸古松森列與東西橋之柏洞皆岱嶽茂林也自此以上為憊十八盤過昇仙坊為緊十八盤岱

嶽中最高險峻之處至南天門小坐旋折而東行里許為碧霞元君廟又東北一百步許為東嶽大帝廟余即在此停住卯初

自城起程午初一刻到此不覺登陟之艱蓋號為四十里實不過三十二三里小憩片時旋至兩廟各行三跪九叩禮因捻匪

未平默為祈禱中飯後小睡片時旋與幕友步行登覽各處先至岱頂即所謂天柱峯也中有玉皇殿殿外有巨石陂陀相傳

摩崖一碑曰萬丈碑過朝陽洞有元君殿今頽毀矣旋至五松樹小坐有石坊曰五大夫松秦時松久不可見今亦有虬松數

日記卷下

李

日記卷下

李

爲山之顛頂門外有無字碑廣二尺許厚一尺五六寸高一丈
二三尺志稱爲漢時立石頂之西南爲青帝宮又西爲寢宮內
有元君臥像門鎖未得啟視其南爲北斗台台上兩石幢高二
尺許寢宮之西爲孔子殿以上宮殿四處及北斗台皆已頽敗
旋至岱頂之東有乾坤亭因 純皇帝書乾坤普照扁而名之
也又東爲日觀峯亭亦有 純皇帝詩碑其後一碑題孔子小
天下處此亭本可觀日出今已頽毀上無片瓦不如玉皇殿東
軒看日出之便又東南爲舍身巖改名愛身巖巖之側爲仙人
橋兩石壁之間三石相銜下臨深谷有如飛橋又東爲東神霄
山卽日觀峯迤東之聳起者實一山耳遙對西神霄山卽南天

日記卷下

李

門迤西之聳起者傍夕歸觀東嶽殿後唐明皇摩巖紀泰山銘
其傍小泉曰聖女池凡泰頂之可觀者略盡於此此外如丈人
峯不過三石略具人形東天門西天門北天門不過各立二石
而已大抵泰山自北而南分兩大支一小支西大支由西神霄
峯而南至臥馬峯傲來峯一帶東大支由東神霄峯而南至乾
坤山老人寨二虎山摩天嶺一帶中一小支自東支之二虎山
分出南至馬蹏峪水簾洞白楊洞一帶東大支及中小支皆不
甚長惟西支自傲來峯以西綿亘三四十里重巒巨嶂惜不及
徧游也亦分兩支發源於南天門目下乾涸至對松山始見
流水下經傲來峯出郡城之西門外名曰黃西河又名涂河東

支發源於二虎山自二虎山以南大路皆在此溪之沿名曰中
溪又曰環水余粗識脈絡如此餘不及詳

因昨夕陰雲凝雨計五鼓斷不能觀覽日出遂高臥不起而暮
友黎純齋及許叔芸王鼎丞 叶亭甥等四人登玉皇殿東軒五
更巖風凝雨過後竟得一觀 日出之勝乃知天下事未閱歷者
不可以臆測稍艱難者不可以中阻也卯初二刻起行下山中
過水簾洞萬仙樓均小停登 眺至山麓王母池小坐辰正一刻
卽入郡城下山行走極速登岱者別有一種山驕長六尺許
兩損弧而向上如一弓小橋然昇夫以皮韋承肩上下石磴轉
皆橫行昇夫面皆向前以直行則皮韋正圓在頂後橫行則皮

日記卷下

李

韋斜曳在肩側也

此次登岱所心賞者在廟則爲鎮圭爲李斯碑爲漢柏唐槐爲
龍爪柏爲扶桑石在山則爲玉皇頂無字碑爲紀泰銘爲南天
門爲御幃坪外此雖有勝蹟非所欽已

由濟甯起程至嘉祥縣將謝曾子林廟大雨之後積潦盈途行
三十里至新開河茶尖沿途見運河堤墻概行坍塌憂慮之至
因思一律改爲板築與程刺史繩武商議良久又行十八里至
嘉祥縣未正始到住嘉祥書院至宗聖廟叩謁行三跪九叩禮
廟中規模扁小朽敗已甚左子思配享右孟子配享後爲啟聖
廟名義志樓尤朽敗不能庇風雨旋至宗子五經博士廣甫家

一坐其頭二門及大堂等一概頽毀無存內室亦甚淺陋即雍正間所賜省身念祖扁亦無懸挂之處僅皮置於棹上余前聞嘉祥聖裔式微久思有以任卹之本日捐祭產銀千兩又贈廣請銀四十兩及見此景况則又愀焉不安怒焉不忍而非人力所能遽振也

由嘉祥至南武山本不過四十餘里因路上處處隔水繞道行五十餘里始至南武山未刻到已正在紙坊集打尖即住宗聖廟之東省身堂廟在南武山下山高約五十丈一片頑石不生廟外內柏數百株大約二尺圍上下殆嘉慶間所植附近居民種五穀者少皆藍及菘曾氏閭族人丁不過三百貧苦特

日記卷下

矣

甚文生曾毓鑑等來備述窳狀未正謁廟先拜萊蕪侯廟在正殿之西後有寢旋拜宗聖廟廟修不知始於何時初係宗聖在前殿萊蕪侯在後寢明正統間重修始改為宗聖在中萊蕪在西至萬曆間重修有太僕少卿劉不忌碑記載曾質粹之孫名承業者承襲時興訟事碑立於萬曆七年在廟庭之東南至國朝雍正七年請帑重修規模始大後有寢殿前有御碑亭刻 純皇帝宗聖贊兩廡祀弟子陽膚樂正子春東西各五人中有宗聖門前有石坊三座西刻謁林墓在廟西南里許北東西三面皆石山墓在平地今雨後墓道被淹石馬翁仲皆在水中僅墳未淹耳亭堂及門額敗異常幾於片瓦無存有碑曰廊

國公宗聖曾子之墓緣宗聖公墓久已佚亡不知所在明成化初山東守臣奏嘉祥縣南武山有漁者陷入一穴中得懸棺有石鵞曾參之墓宏治十八年山東巡撫金洪奏請建享堂石坊即今林也余觀山石頑嶺地勢散漫不似葬聖賢者殊以為疑至章賦棚看新築之增高六尺基厚一尺六寸頂厚一尺二寸長五丈余以河沿隄墻全塌故欲改為板築令程刺史先築數丈為式觀者以為築成後半月不雨可保三年也

日記卷下

矣

仲興之南岸數里即桃源縣又十餘里即成子河余本擬至成子河看視捻匪竄清江之要隘因隔水三道陸路不能去水路又不通舢板遂不果去殊以為歉旋又開船行七十餘里至雙興開泊宿距楊莊僅十二里耳聞清水潭二閘決堤高郵興化東臺鹽城俱被水淹田廬漂沒所憂者又不僅在賊矣七月十五日自五河開船距臨淮僅十里小泊忽於西正二刻大風暴至雷雨交作冰雹掠面附近舢板翻沈二隻余船亦傾倒危急之至幸近岸側各船人下水拖船上岸大風將頭蓬二蓬繩索扯斷有如刀截颺去江中而船乃定戊初二刻風稍息乃慶更生聞譚鰲舟覆溺死矣舢板覆溺八隻死者四人各船在下三五里外者風略小幸得保全余生平經江湖風波之險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安陸河中與郭筠仙凌秋洲同舟狂風竟夜咸豐四年三月初七日帶水師在岳州南津港大

風猛起湖中各船多覆港中之水被風捲去各船皆擱於乾地
凡二日風息水回而船始活不謂老年又受此驚嚇也夜遣人
四處問壞船消息

至雉河集登岸一看新渦陽縣城基卽彭恬舫定濶所相視之
處也墮已浚而城未修又至雉河街上西頭新築土圩知縣卽
住其中以上兩頁

去年六月二十九日清水潭決口距馬棚灣十里程觀察國
承修此工於十月二十二日興工十二月初九日合龍凡修運
河西隄四百餘丈實做掃工二百九十丈余坐轎至該處驗工
由西堤行走東堤工程僅及三分之一尙有深塘掃工未做余

始得見挂纜進占之法

至新河看瓜棧及河堤東塢西塢余三年二月至此議挖新河
設立瓜棧爲過掣之地其時尙是荒江寂寞之濱今則塵市樓
閣千檣林立矣

已刻與幕友至元武湖看荷花出太平門同坐小船每船約受
三人長約八九尺窄行於荷花之中自太平門外行三里許登
麟洲一望旋復下船麟洲之西北爲趾洲爲老洲其西南爲長
洲爲新洲洲上向有百餘家亂後復還不及一半矣行五里至
神策門登岸進城凡行荷中八里許天氣陰而微雨既不濕衣
亦無烈日實主樂之自神策門行至妙相菴約十里許午未置

酒申初散

與吳竹如朱久香同看荷花至長洲新洲登岸在民家小坐二
洲中又有小湖上有小山旋回船午正驕陽正熾燥熱殊甚卽
在城樓中飯久香學使卽席作七律一首

中秋約幕府諸友在樓上置酒月出已高爲雲所掩勢將雨而
涼風頗動稍息炎蒸之氣

一覽自昨日起調湘勇隊將後園瓦礫挑成二山圍係
賊中伊王李秀成之府圍牆極大周圍約三里許雖蓋知府
二府三府衙門於中而空地尙有三分之二故欲挑起瓦礫以
栽竹而種菜也

至清涼山看新修之翠凝亭覽觀形勢金陵城實太大西北開

地荒田太多若將城縮小由雞鳴山起至鼓樓迤南至小倉山
順蛇山之脊以至漢西門當不滿十里而神策金川儀鳳定淮
清涼五門均割截於城外局勢當稍緊耳以上丁卯

泊黃浦墩登岸一觀小金山四面臨水中一圓亭約徑六丈圍
十七八丈許樓上地下周圍窗格純廟題詩甚多旋至惠山
觀昭忠祠及第二泉

將往遊太湖約丁雨生中丞李質堂軍門及官紳等十餘人同
遊定以初七日游木瀆范墳等處初八九日遊東西洞庭閱視
應設水師之所開船行二十五日至木瀆至許緣仲所寓葛園

一覽水石之勝旋肩輿至靈巖山登絕頂極覽歸至端園中飯
飯後肩輿至天平山步行登山有下白雲一線天中白雲上白
雲四名實則從山腳至山頂尚不及二里余陟其巔同行丁仲
丞等五人俱中道而止下山後往謁范墳西為高義園因范文
正公之義田而立 純皇帝題扁及詩碑在焉東為范濟文正
公之高祖唐麗水縣丞名某之墓在焉蔡在天平山之左舊山
質皆石無土羣石矗立土人名曰萬笏朝天結穴之處有土方
數十丈其後石山壁立亦不似吾鄉堪輿家所稱老山抽嫩枝
反落脈峯頂云云者不知何以貴盛久遠如此旋肩輿行三里
許至無隱菴蓋天平山為最高之三峯南向其東貼近左齋為

小日記卷下

三

范氏先墓又東曰牛頭山中有 御路為 純皇帝幸范墳所
由之道又東迤邐而南凡五峯中一峯稍高者朱家山即支硎
山也天平山之西迤邐而南凡四峯其第三峯曰馬鞍山與東
邊之朱家山相對即無隱菴之後山也其第四峯較高即靈巖
山也東西兩嶂儼立相對中間大壑相距二里許西正三刻回
木瀆登舟往返約三十二三里舟行將赴胥口乃彼處市鎮中
間橋密而岸窄余舟太大節節逼隘至一橋下兩岸夾立石壁
良久不得過夾余乃登岸至許緣仲家宿而令各船次第倒行
退去三里之下丁中丞及司道等來會游興為之頓減因改議
明日不復游洞庭東西山但至胥口一覽而已

與丁雨生李質堂同赴胥口查閱太湖形勝同登香山之背在
胥口之西其後為小團山大團山最高者曰窮窿山胥口之東
曰清明山亦曰胥山其山腳拖入湖中者曰菱湖觜其迤而東
北者曰堯峯山堯峯之尾曰七子山其與胥口相對橫亘於此
者橫山其內曰橫塘此皆濱臨太湖之山也其湖中之山東洞
庭距胥口約二十餘里西洞庭距胥口約三十餘里長沙山約
距十里許此目中所見者其極北之馬蹟山極西之大雷小雷
皆不見也太湖若立水師宜分三營以一營駐東洞庭轄蘇州
吳長江震四縣湖而西洞庭亦駐船數號與浙會辦以一營
駐馬蹟山轄常州陽湖無錫宜興荆溪四縣湖面以一營駐大

小日記卷下

三

雷山轄湖州長興烏程兩縣湖面闕畢回至木瀆中飯後開船
自木瀆回蘇州
至洋涇濱回拜法國領事白來尼傾誠款接雖其母其妻子之
臥室亦預為騰出引余與丁李兩君閱看所居樓閣四層一一
登覽玉宇瓊樓鏤金錯彩我中國帝王之居殆不及也以上戊辰四月
自前日在青它寺打尖後即見大道之西有一大山蓋蒙山也
前日昨日皆見此山并大路而北本日自龔家城行十五里至
蒙陰縣大道轉向西行似即蒙山北頭盡處矣至整陽大道之
西有一石山土人稱曰青雲山即整山也
出新泰城北望見一山土人曰蓮花山一曰新甫山過羊流店

後望見西北大山即徂徠山將至羅家莊則徂徠山將盡泰山在目前矣

至章夏打尖大道循河而行詢之士人此河名葛乙河其源自汶水分出而雜以泰山各溪壑之泉下游入大清河也

將直隸地圖細閱略考水道約直隸大河不由東西淀而入海者凡三曰南運河其源為山西之清漳水濁漳水河南之衛河

山東分汶北流之運河逕流至天津入海曰際河其源出蒙古

過承德府至永平府之際州入海曰北運河其源出於古北口

獨石口外至密雲合流又匯以昌平州之水玉泉山之水南海

子之水至天津入海由東西淀而入海者凡四曰滹沱河其北

源出山西之代州南源出平定州至衡水縣分為兩支均經東

淀而入海曰猪龍河其源為無極靈壽之滋河阜平新樂之沙

河渾源靈邱之澧河至邢州合而為一經西淀東淀而入海曰

白溝河其源出於房山涑水又匯易州之易水乃經西淀東淀

而入海曰桑乾河其北源出於蒙古經過宣化其南源出於朔

平大同至保安州合而為一至懷來縣入關經東淀而入海本

年桑乾河決於蘆溝橋以下至今未塞故雄縣積水未消也

戊辰十一月

將看永定河工行十一里至玉皇廟茶尖旋行三里許至灰壩

看減河減河原所以減洩正河之盛漲近因正河之身高於減

日記卷下

七

日記卷下

七

河之堤遂至減河反奪正河之全溜而正河乾枯積沙日高減

河下游亦凝塞矣旋看南上汛第九號該處為前裘文達公擬

開減河之處距灰壩僅八九里如灰壩減河修復則此間不必

再開矣旋至南上汛十五號閘仙岱看決口該處於戊辰七月

潰決至百五十餘丈之寬已於去冬修築現存口門七十餘丈

須於二月興工三月底合龍乃為得時旋回至南上汛署打尖

尖後行二十餘里至龍王廟南下汛署內住宿中間過小清河

一道深僅尺許又於下游過河即永定河決口以下之流也

至南下工十號看去秋新堵閉之決口蓋去年七月初七日在

該處決口是日又在上游閘仙岱決口此口無水旋即修堵余

嫌其單薄須加培也辰正至南二工十四號打尖中飯後看金

門關係乾隆三年建亦滾水壩也旋至南三工十三號看已廢

之草壩此處本不應有工惟十一號兩邊坑塘甚深余雖未下

車心憂其險旋過乾河至北岸三工看已經堵閉之旱口此處

緊靠北隄有一深溝正河分溜竄入溝不能容以致潰決頗難

施工旋至第十二十三號此處河如之字初向北則十三號當

其衝折而向南則南四汛當其衝故兩岸皆險也午刻在金門

閘龍王廟拈香行禮申正在十五號龍王廟拈香行禮旋過乾

河至南四汛署住宿此處至固安縣八里

至龍王廟將軍廟先後拈香看南四工四號險工即昨所看之

之字河也旋至九號看隄自九號至十二號河身極窄切逼南隄河中隆起高土如埂如山高過南隄寬則數十倍過之若非剷挖河中大堤南隄三四里極可危也旋至十七八號打茶尖看大壩此處於上年三月決口四月堵塞將合龍而不成八月上流決口此處河乾乃築大壩避坑塘之深棄原隄不用而於河中另築一隄約五里許開一引河余嫌其淺窄也自南四汛二十號起至南五汛十三號隄卑不過三四尺寬不過三尺許土牛高不過二尺許真同兒戲至十四號汛署打尖飯後至南五工十七號看險工至南六工十二號雙營住宿

日記卷下

美

紛紛至戶部呈報升科據為己業亦一勘視旋至南七工四號此處為上年決口之處內外坑塘甚深河身中有一大洲隆起其高過於南隄土膠而堅洲之南隄之北僅十餘丈不足以容河身又曲折迎溜頂衝極可危也再下二三里看六七號新開之引河於河身堅土中生開一河底寬僅四丈五尺面寬僅十二丈深僅一丈四尺斷不能容永定河之全溜聞此下十六里并無河影純仗生開新河十六里以下雖有河影而節節高仰計永定一河非處處開挖河身別無良法甚可憂也

至新橋打尖此橋本琉璃河水今永定河於南上汛十五號決口竄入琉璃河內時有水泛溢民地如新橋附近則泛溢頗寬

適費觀察送到所勘新城雄縣文安等處河道圖說閱看良久大抵直隸水患有二北則永定河決口竄入大沽河而新城安州雄縣受其害南則滹沱河改道不入子牙河而竄入滹水而深州饒陽任邱文安等處受其害又聞麥稼已壞無可挽救水旱并災民困已極焦灼之至

途中見麥稼為旱所傷高不過二三寸節氣已屆收割而吐穗極少間有用人力施水灌溉者高或六七寸色青而穗亦可觀稽康所云一溉者後亡信人力足以補天事之窮然百分中不過二三分餘則立見黃稿縱三日之內大雨亦無救矣目擊心傷不忍細觀

日記卷下

美

至南七工四號驗收引河工程正月所看之坑塘已填隆起之沙洲已裁去鷄嘴又在洲旁挑一引河使大溜不得直薄南堤第一段引河一百四十五丈口寬十二丈底寬八丈九尺至四丈五尺不等深一丈二三尺不等凡行二十里許至十五段工程丈尺均與第二段相同至龍王廟拈香行禮又行一里許看十五段之末一截則口寬僅九丈底寬僅四丈矣至十六段則口寬僅六丈底寬僅三丈六尺矣自此以下余因病不能往聞十九段口寬僅三丈底寬僅二丈不復成其為引河矣旋回小惠家莊公館往返約五十里

看南六工十三號南五工十七號兩處工程至南五十四號汛

署打尖旋看南四十八號以下之引河大約口寬八丈底寬三丈二尺深一丈五尺如此者七里許以下再開溝工七里則更窄更淺以上至引河頭則口寬底寬各加二丈許旋看十八號大壩頗爲堅實又看十二號工切坎上如法南岸做挑水壩二座亦尙得力又看九號工靠河北坎裁去鷄嘴開挖一河申正二刻至南四大公館住宿

至新橋打尖卽正月二十五日打尖之地也飯後遷行五里許至民間捐辦決河亦於初七日合龍約夫役二千人費錢萬串內外不發官帑余因賞錢四百串

大日記卷下

夫

行走順引河而下行中泓新挖之處卽謂中所稱張家墳一帶中洪也原河極爲灣曲今皆挖爲直河約二十里許

至南七號看坑塘卽前此之廢河昨日所看新大壩之後身也又行十餘里至龍王廟拈香行禮又行十餘里至南七工十七號看新挖之河亦截灣取直之工也

順永定河而下行十餘里與大清河相匯崇地山侍郎厚來舟次與之久談至船頭同看與北運河相匯旋又與子身河相匯入天津之圩圍又與客入船一坐旋至望海樓與南運河相匯雨河同向北流名曰海河入海河四箭許登岸以上已已至車邏壩余甫起早飯後登東岸看車邏耳間劉受亭程敬之

兩觀察隨同閱看餘官伺應者頗多閱畢復登舟行六里至新壩卽程敬之今年所修之工長六十六丈寬六丈正月四日興工七月二十五日告竣者也椿之排於海湧石以下者不可得其得見之椿三層每層二排三排不等釘法尙堅海湧石亦堅實兩頭壩牆亦穩又看南關耳開旋至監工棚內一坐茶畢又至工廠內一坐卽程敬之住廠也

至馬棚灣登岸看隄工卽同治七年所修者當時冒雨興工礮築不固今面上碎石已多坍卸石下之土亦被水齧卸入湖中矣急須修補而估計需五萬二千串之多又難於籌款也

大日記卷下

夫

據爲偽宮者也本年重新修造自三月興工至是粗竣西邊花園工尙未畢雖未能別出邱壑而已備極宏壯矣早飯後移居至新署儀門行禮大堂行拜牌禮旋至各處觀覽

登福山望內洋及對岸之狼山山頂有碑臥地因土人誤傳高峯爲殿山其下小阜爲福山特立碑以辨其失言高者實福山也

六月初八日梅小巖孫琴西請遊後湖辰正出署至太平門城樓小坐同遊者爲薛慰農山長桂薌亭觀察旋出城登舟行七里許登岸至老洲湖神廟一看小坐半時許午初二刻返棹清風徐來一散炎融之氣荷香撲鼻不以盛暑爲苦回至太平門

2120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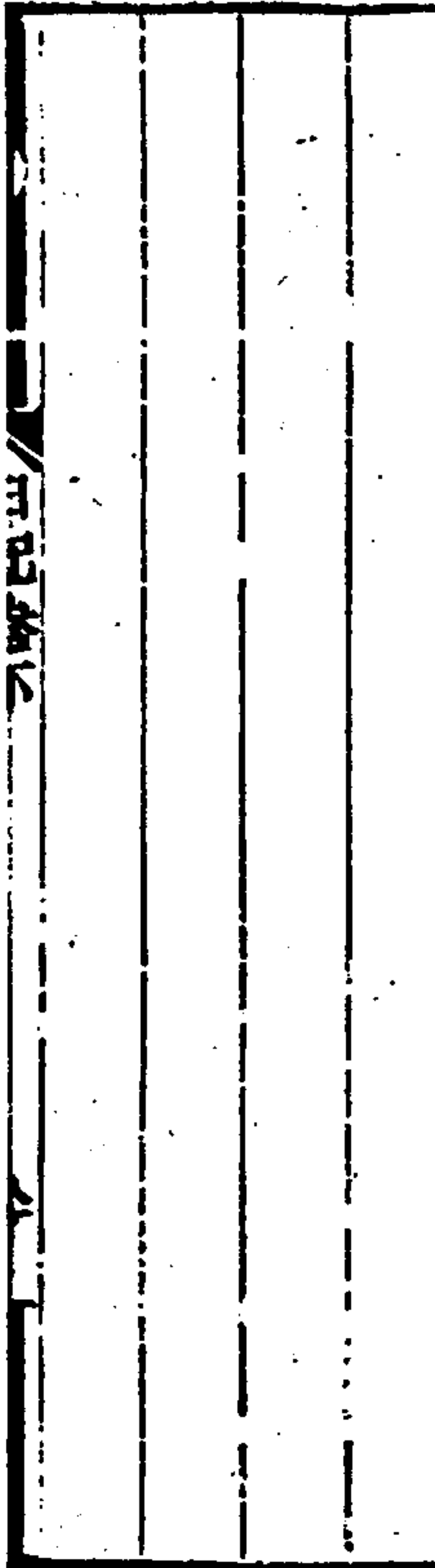
8

Z121.5

152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升輿進城至妙相庵未初二刻登席酒半大雨席接荷池雨盛
 荷喧景物清快席散又在廟中遊覽出廟陸行二里許至通心
 橋登舟行八九里許至大中橋小泊點燈余船張燈八十三炷
 同行之船各張五六十燈及十餘燈不等行至下游遇商民燈
 船約三四十號燈最多者與余船同喜復略見太平景象矣以
 辛未



ZW 21181888612553